叢書集成續編

一四五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叢書集成續編　第一四五册目錄

文學類

詩文別集——明
楊忠愍公集五卷首一卷末一卷……明　楊繼盛撰　知服齋　一
師竹堂集三十卷……明　王祖嫡撰　三怡堂　七五
泌園集三十七卷……明　董份撰　吳興　三九一

新文豐

楊忠愍集

丁酉夏五

龍氏珂

楊忠愍公集卷首

世祖章皇帝御製表忠錄序

自古賢臣正士効力王家率授命致身捐生赴義蹟其所遭若無厚牟然而時過論定聲稱振揚迄於代遠風遥流徽彌茂流連曩迹如邇其人是以孟軻有言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夫當其矢心靖獻奮不顧軀豈遊視後人美歎靡窮哉獨以浩然之氣成特立之操內無懼心外無慙德而已顧竭志盡忠者人臣之設善善惡惡者大道之公循省往哲愛結於中誠有不能自已者也朕萬幾之暇紬繹載籍每覽忠孝節義之事未嘗不反覆三致意焉至明史嘉靖年間有直臣楊繼盛者以諫死於戲賢哉觀其劾仇鸞嚴嵩二疏凜凜乎烈丈夫矣夫尊爵厚祿握權當軸者何可勝數權臣怠然刑之瀕死謫官遲方慰尉令姑得至一曹郎獨行不懼者哉夫繼盛特曹郎耳非有貴盛之勢之任與拾遺補闕之責也以疏逖之臣惡權寵之姦遂思執白簡而彈去之其勢不敵夫人知之矣乃毅然不顧且繼盛一官又非未經擢折者方仇鸞主馬市議時眾皆類首縮頸塞默不敢異繼盛排羣說力言不可致權臣怠然刑之瀕死謫官遲方慰尉令姑得至一曹郎

令他者處此且保軀固位未遑安敢復蹈齒舟迹而繼盛歷事未月又有捨身圖報之章蓋念君恩難負姦輔難容建言當計榮卑報國不憂生死洵忘身殉君忘家殉國者也且是時嚴嵩與仇鸞隙思繼盛言遂欲立貫之以爲己用故數假王命內示其私繼盛懍一委蛇可立取通顯不即緘口屏息循墻自効亦何所不容而乃重公室藐權門慷慨叫闔從容就義有臣如此良國之砥柱哉蓋繼盛自有生後夙耀閎圖謀苦備至故堅貞之性百折弗回可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矣嗟乎繼盛儻諱言之耻撫立言之責尚能不畏彊禦披膈犯顏如此今之爲臣者乃急任言職直節罔聞感私德而辜主恩畏權威而忘國事以視繼盛能不媿然汗下哉朕故咏浩氣丹心之句不勝三歎爲直臣

惜也

順治十三年歲次丙申仲春朔日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恭照簡錄

楊忠愍集三卷附錄一卷明楊繼盛撰繼盛字仲芳號椒山容城人嘉靖丁未進士官至兵部武選司員外郎以疏劾嚴嵩爲所構陷棄市後追贈太常寺卿謚忠愍事迹具明史本傳繼盛本以經濟氣節自許不屑屑於文字後人重其人品掇拾成編仰蒙

世祖章皇帝御製序文表其忠藎一經褒予贖世猶生故雖朽蠹陳編彌深寶惜此本乃康熙開藩山章鉅所校凡奏疏一卷雜文一卷詩一卷行狀碑記別爲一卷附焉其論馬市劾嚴嵩二疏史傳限於體裁僅存大略集本乃其全文披肝瀝膽伉直之氣如生自作年譜一篇學問人品具本末尤史傳所不能詳遺囑一篇作於臨命弁一夕墨迹至今世守倉猝之際數千言無一字塗乙尤足見其所養詞雖樸質而忠孝之意油然尤足以感動百世惟年譜中自記從韓邦奇學律夜夢虞舜一事頗涉怪異然繼盛非妄語者蓋尊思之極緣心構象世說載衛玠以夢問廣樂樂云是想管子曰思之思之鬼神通之固亦理之所有昔吳與弼作日錄自稱夢見孔子人疑其僞繼盛此語頗與相類明以來無疑之者此則係乎其人有不待口舌爭者矣

高宗純皇帝御製讀楊忠愍集詩

家學關西素行淸浩然惟與義爲鄰一生名節堂堂在

兩疏風霜字字新報國不辭履虎尾排奸直欲犯龍鱗

開編省識忠良氣不媿牽衣折檻臣

御製旌忠祠詩 保定府治西

祀明楊繼盛

捐軀不畏逆龍鱗兩疏千言萬古新直使權臣陰喪膽

何妨烈士顯忘身降神獨萃扶輿氣懷古重過滾水春

居節丹靑藏寶笈 內府藏居節所畫小像及上等鬚眉宛是箇中

人

御製居節畫楊繼盛小像詩

有生孰不惜華年生死還應義以權遐想皋夔千載上

豈辭龍比一身捐鬚眉正色眞無忝史策芳名歷久傳

西市從容吟四句丹心浩氣至今懸

楊忠愍公集卷首 五 知服齋藏

明御製誥命

皇帝制曰貞臣篤靖獻之義弗慮險危熙朝昭激勸之

公罔遺存歿矧殺身而爲國宜特典以褒功爾故原任

兵部員外郎楊繼盛剛方賦性忠藎存心方筮仕於留

言輒建言而外論有聲民牧旋晉兵部殫志効官擾識

抗疏論罷馬市深壞啓釁之憂指斥椒臣力矢糾愆之

憫言已見知於當亡身終不免於權奸追念忠賢特申

卹錄茲贈爾中順大夫太常寺少卿諡忠愍錫之誥命

於戲綸綍寵褒用慰孤忠於已往著光普赫益培正氣

於方來欽哉靈爽尙歆殊命

隆慶元年十月二十三日

楊忠愍公集卷首 六 知服齋藏

明御製祭文

維隆慶元年歲次丁卯冬十一月壬子朔越二十六日丁丑皇帝遣直隸保定府張烈諭祭原任兵部員外郎贈中順大夫太常寺少卿諡忠愍文曰惟爾剛方秉性慷慨致身令聞早著於南曹杭疏屢陳於北闕始論馬市之當罷析敵情而直氣嚴嚴既斥權奸之當誅履禍機而忠肝烈烈其言奉驗其命已領死者不可復生百身難贖枉者不可不直三命宜頒遵遺詔以加恩憫孤忠而錫卹特贈爾中順大夫太常寺少卿諡忠愍葬祭並加錄廕是遣式顯忠貞之節庸倡臺諫之風英爽不磨遐思斯服

楊忠愍公集目錄

御製文 表忠錄序 表忠錄論 四庫書目 附明製誥命 諭祭文 遺像一

卷一 奏疏 諫罷馬市疏一道 奏劾嚴嵩疏一道

卷二 雜著 序五篇 引三首 跋一首 說一首 記一篇 書十首 祭文六篇 補序一篇 補書三首

卷三 中

詩 各體共九十二首

卷四

年譜 遺囑

卷五

附錄 請代夫疏一道 祭夫文一首 事略十條 附案一篇

卷末 下

附錄 本傳一篇 行狀一篇 墓誌銘一篇 遺集序跋十篇 詩記一篇

楊忠愍公集目錄終

奏疏

請罷馬市疏嘉靖三十年

兵部車駕清吏司署員外郎事主事臣楊繼盛謹奏爲乞賜聖斷罷開馬市以全國威以絕邊患事臣以南京吏部驗封清吏司主事考滿到京陛臣今職荷蒙皇上養育簡用之恩雖粉骨碎身何以克報況臣官居兵曹職專馬政觀此開馬市之誤豈敢苟避禍患隨衆隱默不言竊惟去年套衆悖逆天道大肆猖獗犯我城闕殺我人民擄我妻子焚我廬舍驚我陵寢其辱我中國極矣臣在南都傳聞此報冠髮上指肝腸寸裂恨不能身生兩翼飛至都下以答衆殺數人民之慘姦擄婦女之辱其憤恨不平之氣皆欲與逆賊決一死戰雖深山窮谷之隱逸亦願出以復天下之讐今馬市一開則舉相謂曰朝廷忘赤子之讐以雪城下淩辱之恥不惟天下臣民共相慶幸我列祖列天之靈亦相慶幸多矣及臣至都下見倘答求開馬市之書大放肆無狀竊意上賜聖怒其徑討之志已決其問罪之師斷不可已及廷臣會議題奉欽依准暫開行臣不覺仰天大呼啁然長歎曰國事乃至此哉夫以漢之武帝唐之太宗不過二霸主耳猶能威震夷狄氣壓突厥以皇上之英武國家之全盛英雄豪傑勇夫壯士之伏於草茅下位者又不可勝數其奮發套衆反不能生擒酋長剿絕苗裔而乃爲此不得已下策之事哉臣請以開馬市之十不可者爲皇上備陳之夫開馬市者和議之別名也敵素賓服中國夷狄已和天下已無事矣將焉用武哉有邊鎮之責者曰弛其封守之防無兵戎之寄者益長其偷安之氣矣廢弛既久一旦有急何以整頓此懈天下修武之心五不可也宣大人民懷攜義之心久矣一向雖有外交之事猶畏王法之嚴而不敢自肆也今馬市一開則彼之交通者乃王法所不禁將來勾引之禍可勝言乎此開邊方私通之門六不可也天下人民憚於水旱征役之苦人人有思亂之心特畏國家之兵威而不敢變動也今馬市一開則彼皆以爲天下兵威已弱蠢茲小醜尚不能服羣起爲盜此和議之事何以上解列祖之怒下舒百姓之恨乎此忘

又焉能制則將來腹心之變可勝言乎此起百姓不靖之漸七不可也去歲答眾深入壁未見一兵交戰然猶以為我軍倉卒未備其疑畏之心尚在也今皇上聲罪致討調兵半年及至於今止為馬市之開則彼得以窺我之虛實矣目中又安有乎我哉此長北敵輕中國之心八不可也俺答之性詭變無常謀深計巧反出我之上我將欲以此羈縻乎彼殊不知彼實以此愚弄乎我或遣重臣載金帛至邊等候開市彼違約不來交易未可知也或因交易而即行猖獗撞關而入未可知也或今日交易而明日入寇未可知也或遣眾入寇而駕言別部落入寇未可知也或以疲馬而遷索重價或因市馬之後而別有分外不堪之求又未可知也是我不能以羈縻乎彼彼反得以愚弄乎我矣此墮賊人狡詐之計九不可也

彼地之產馬有窮中國之生財有限大同之馬市一開宣府延綏等處定不可罷以馬與銀數計之每年市馬約數十萬匹四五年間須得馬數百萬匹每年約用銀數百萬兩四五年間須費銀數千萬兩一旦彼地之馬已盡中國之財告乏將安處乎永久之計將安在乎此中國之財彼地之馬兩難相繼十不可也彼倡為開馬市之議以欺誑皇上者其謬說不過有五有曰外開馬市暫以為羈縻之術內修武備實以為戰守之計臣殊不知馬市之開乃所以羈縻乎我非所以羈縻乎彼也卖牡無歷請開馬市之後或別有所請許之再有所請又許之請之不已漸至於甚不堪者一不如意彼即違約則彼之人寇為有名我之不應其所求為失信矣就謂俺答無饜之欲可以市馬之小利羈縻之乎如曰欲修武備以圖戰守雖不用此羈縻之術亦可矣此其說之謬一也有曰方今急缺馬用正欲買馬一開馬市則我馬壯多彼馬漸少豈不兩便然市馬非以之耕田駕車也不過為征討計耳如交易果可以無事則市馬又將安用乎不益重其寄養之擾乎況彼以馬為生又安肯以自乘之良馬而市於我乎不過瘦弱不堪之物不服水草將不日俱斃而已此其說之謬二也有曰初許市馬暫繫乎俺答之心將來許貢則可為永久之計夫謂之進貢者豈古之所謂咸賓來王者哉不過我賂彼以重利苟免目睫之不來彼貪我之重利暫許目岑之不人目況市馬我猶得以少價其費許貢則彼白手來取重利矣是市馬則獲小利而無名開貢則雖有名而費大市馬固不可許貢亦豈可哉此其說之謬三也有曰俺答至日最不失信觀其聲言某時搶某處再不愆期可驗彼既許其市後不來則斷保其再不入寇殊不知彼之種類日繁加之以擄掠人口日增其日用之服食器用俱仰給於中國市馬之利焉足以盡供其所費彼非盡皆義士孰肯守小信而甘於凍餒以至於死乎縱使少有羈縻不過暫保一二年無事耳不知二三年之後將何如處哉此其說之謬四也又有曰佳兵不祥不可輕用與其勞師動眾征討於千里之外而勝負難必孰若暫開馬市休兵息民而急修內治之為上乎噫為此說者是損國家之兵威養敵寇於日盛壞天下之大事必自此言始矣若曰佳兵不祥則舜之征苗文之遷莒湯之伐葛伯高宗之伐鬼方豈盡皆不祥者哉蓋春生秋殺之迭行上天生物之道也恩賞兵刑之並用王者御世之權也譬如人身四肢俱皆癰疽毒日內攻乃猶專食膏粱而憚用藥石將不至於傷其元

氣乎此其說之謬五也夫此十不可五謬之說明白易知則馬市之開不利於我中國明矣而於敵人則甚利焉蓋數十年來敵以中國之百姓爲佃戶秋後則入而收其租雖已得計猶有往來奔走之苦日夜殺人之勞也去年入寇莫敢與敵虛實既已覘矣故今請開馬市則可以坐收中國之重利況馬多擄自中國者春時草枯則市之秋後馬肥則入而再擄之及至來春又再市之以輪迴之馬獲毒蚊之利是昔日彼猶爲出門討租之人今日我則爲上門納租之戶臣言及此其憤恨可勝言哉夫此事利於敵而不利於中國滿朝臣工皆知其不可然有人敢議而行之無一人敢非而止者何哉彼議而行之者其意以爲征討之事已難收拾敵再入寇皇上剛明必追究夫謀國者之不忠專征者之不勇誤事之禍何以能免況歲丑日交

通已有成效莫若委曲姑開馬市猶可二三年苟延日後時事未知如何且暫免目歲之禍暫固目歲之寇敵縱背約再爲脫避之計未晚也然不思皇上所以寵任之專禮遇之厚爵位之重錫予之隆者蓋欲其主張國是征討逆賊也豈徒欲開馬市而已哉其所以不敢非而止之者其意以爲事權既不在我時勢已至鵠突有欲謝重擔於人而無由者吾何以冒禍擔當使有所言而馬市罷開弛其防守而敵再深入則必歸咎於止開馬市之人加之以誤國事之罪矣孰若隱默不言大家因循之爲上乎然敵人之寇與不寇不係於馬市之開與不開歲此未嘗有議開馬市而止之者去年敵眾何以深入此時罷開馬市敵或再生之身自今已往之宮皆皇上欽賜之職也臣蒙此莫大之恩則凡事有益於國家可以仰報萬一者雖死有所

說臣以孤寒進士初入仕途父母早喪妻子無依非不知

不顧而日夜祇懼思所以捨身圖報之道又未有急於請誅賊臣者也況臣官居兵曹以討賊爲職然賊不專於戎敵凡有害於社稷人民者均謂之賊臣觀大學士嚴嵩盜權竊柄誤國殘民其天下之第一大賊乎方今在外之賊惟俺答爲急在內之賊惟嚴嵩爲最俺答者邊圍之盜瘡疥之疾也賊嵩者門庭之寇心腹之害也賊有內外攻宜有先後未有內賊不去而可以除外賊者故臣請誅賊嵩或少遲顯禍立見及至失事又謝罪於人雖以嵩丞相之專恣未有如斯之甚者是嵩雖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權有丞相之權又無丞相之干係以故各官之陞遷未及謝恩先拜謝嵩蓋惟知事權出於嵩惟畏懼奉承於嵩而已此壞祖宗之成法一大罪也權者人君所以統馭天下之具不可一日下移臣下亦不可毫髮僭竊其禍纔之計因皇上之留票本蓋任人圖政之誠心也豈意嵩一有票本之任遂竊

威福之權且如皇上用一人嵩卽差人先報曰我票本薦之也及皇上罰一人嵩又揚言於衆曰此人不親附於我故票本罷之皇上有一人嵩卽差人先報曰我票本救之也及皇上罰一人嵩又揚言於衆曰此人得罪於我故票本罷之皇上用一人嵩卽差人先報曰我票本薦之本報之凡少有得罪於嵩者雖小心餘避嵩亦尋別本帶出旨意報復陷害是嵩竊皇上之恩以市己之惠假皇上之罰以彰己之威所以羣臣感嵩之惠甚於感皇上之恩畏嵩之威甚於畏皇上之罰也用舍賞罰之權既歸於嵩大小臣工又盡附於嵩嵩之心膽將不日大且肆乎臣不意皇上之明斷乃假權於賊手如此也況寡皇上之大權至於此也臣敢以嵩之專政叛君之十大罪爲皇上陳之

二大罪也善則稱君過則歸己人臣事君之忠也書曰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謨斯猷惟我后之德蓋人臣以己之善而歸之於君使天下皆

稱頌君之德不敢彰己之能以與君爭功也嵩於皇上行政之善每事必令子世蕃傳於人曰皇上初無此意此事是我讓而成之蓋推恐天下之人不知事權之出於己也及今則將聖諭及嵩所進揭帖刻板栞行爲書一冊名曰嘉靖疏議使天下後世皆謂皇上以嵩所行之善盡出彼之撥置主張皇上若一無所能者人臣善則稱君之忠果若此乎此掩皇上之治功三大罪也皇上令嵩票本蓋君逸臣勞之意嵩乃令子世蕃代票恣父逸子勞之爲世蕃子也隨任豢養未間一日離家至軍門乳臭孩童亦豈能一人自斬七首級而假報軍功冒濫錦衣衛官爵以故歐陽必進得陞工部尚書陳圭告病回京得掌後府印信黃如桂得驟陞太僕寺少卿是嵩既竊皇上爵賞之權以官其子孫又以子孫之故陞遷其私黨此倆既作倣效成風蔣應奎等令子冒功打死發遣皆嵩有以倡之也已票送人未知何如東樓者世蕃之別號也嵩云小兒已票罰俸內分兩等甚有分曉皇上定是依擬臣初甚疑及後旨下果如嵩言卽臣所親見一事則其餘可知矣又奏經歷沈鍊劾嵩皇上將本下大學士李本票擬本又孰軟庸部奔走嵩門下爲嵩心腹感嵩之恩又畏嵩之威愴惶落魄莫知所措差人問

蕃則國安得起用雖有逆謀亦安得施乎進賢受上賞進
不肖受顯戮嵩之罪惡又出變之上矣此引背逆之姦臣
六大罪也嘉靖二十九年敵人犯京深入失律歸路已絕
我軍奮勇正好與之血戰一大機會也兵部尚書丁汝夔
問計於嵩嵩宜力主勦戰以伸中國之威以紓皇上之憂
可也乃曰京師與邊上不同邊上戰敗猶可掩飾此處戰
敗皇上必知莫若按兵不動任賊搶足便自退回以故汝
夔傳令不戰及皇上拏問汝夔求救於嵩嵩又曰雖是拏
問我具揭帖維持可保無事著蓋恐汝夔招出眞情故將此
言啜哄以安其心汝夔亦特嵩平日有回天手段故安心
不辯及汝夔臨刑始知爲嵩所誤乃大呼曰嚴嵩誤我矣
此人所共知也是汝夔不出戰之故天下皆知爲嵩主張
特皇上不知之耳此誤國家之軍機七大罪也黜陟者人

君之大權非臣下可得專且私也刑部郎中徐學詩以論
劾嵩與世蕃革職爲民矣嵩乃於嘉靖三十年考察京官
之時恐嚇吏部尚書夏言不當皇上既降其官矣其爲
明洞察其姦將應豐罷用夫應豐乃皇上供事內廷之臣
嵩猶敢肆其報復之私則在內之臣遭其毒手者又何可
勝數郎中科都給事中屬汝進以論劾嵩與世蕃降爲典
史矣嵩於嘉靖二十九年考察外官之時逼嚇吏部將汝
進罷黜夫汝進言官也縱言不當皇上既降其官矣其爲
典史則無過可指也嵩乃以私怨罷黜之則在外之臣被
其中傷陷害者又何可勝數邸夫嵩爲小人故善人君子
多與之相反嵩不惟罷其官又且加之罪不惟罰及一身
又且延及子弟以故善類爲之一空此時計數正人君子
能幾人哉是黜陟之權皇上持之以激勵天下之人心賊

聖意故先用寶賄結交情熟於皇上宮中一言一動一起一居豈嬉笑微歟之聲遊觀宴樂之爲無不報嵩知之每報必酬以重賞凡聖意所愛憎舉錯嵩皆預知故得以遂逢迎之巧以悅皇上之心皇上見嵩之所言所爲盡合聖意蓋先有人以通之也是皇上之左右皆賊嵩之閒諜此其姦一也通政司納言之官嵩欲阻塞天下之言路故令乾兒子趙文華爲通政司凡奏章到文華必將副本送嵩與世蕃先看二四日後方繳進呈本內情節嵩皆預知事少有干於嵩者卽先有術以爲之彌縫閽御史王宗茂劾嵩之本文華停留五日方上故嵩得以展轉撫飾其故是皇上之納言乃賊嵩之爪牙路夫此其姦二也嵩既內外彌縫周密所畏者廠衛門緝訪之也嵩則令子世蕃將數百官籠絡强迫結爲兒女親家夫既與之親雖有忠直之士孰無親戚之情於賊嵩之姦惡又豈忍緝訪發露不然嵩籍江西去京四千餘里乃結親於此勢屬不便欲何爲哉不過假婚姻之好以遂其掩飾之計耳皇上試問嵩之諸孫所娶者誰氏之女便可見矣是皇上之爪牙乃賊嵩之爪葛此其姦三也廠衛既爲之親所畏者科道言之也嵩恐其奏劾故於科道之初選非出自門下者不得與中書行人之選知縣推官非通賄門下者不得與行取之列考選之時又擇熟輿圖融出自門下者方補科道苟少有忠鯁節義之氣者必置之部屬南京使知其罪而不得言之而亦不眞既選之後或入拜則留其飲酒或出差則爲之餞贐或心有所愛憎則唆之舉劾爲嵩使令至五六年無所建白便陞京堂方面夫既受嵩之恩又附嵩且有流離宗族賤惡家業零落牽復合謀織方纔一月臣雖至愚欲言者又畏同類泄露孤立而不敢言而不敢門下之人每張大嵩之聲勢陰阻其敢諫之氣以故科道諸臣寧忍於負皇上而不敢於忤權臣也是皇上之目目皆賊嵩之奴僕此其姦四也科道雖籠絡停當而部官有如徐學詩之類者亦可懼也嵩又令子世蕃將各部官之有才望者俱網羅門下或援之鄉里或托之親戚或結爲兄弟或招爲門客凡部中有事欲行者先報世蕃知故嵩得預爲之擺布各官少有怨望者亦先報世蕃知故嵩得早爲之斥逐連絡蟠結深根固蒂合爲一黨互相倚附各部堂司大半皆嵩心腹之人皇上自思左右心腹之人果爲誰乎此眞可爲流涕者也是皇上之臣工多賊嵩之心腹此其姦五也夫嵩之十罪賴此五姦以彌縫之識破嵩之五姦則其十罪立見矣嵩握重權諸臣順從固不足怪而大學士徐階負天下之重望荷皇上之知遇宜深抵力排爲天下除賊可也乃畏嵩之巧足以肆其詭懼嵩之毒足以害其身甯鬱鬱終日凡事惟聽命於嵩不敢持正少抗是雖爲嵩積威所刼然於皇上亦不可謂之不負也階爲次輔畏嵩之威亦不足怪以皇上聰明剛斷雖逆鱗隱惡無不悉知乃一向含容於嵩之顯惡固若不能知亦若不能去蓋不過欲全大臣之體而姑優容之以待彼之自壞耳然不知國之有嵩猶苗之有莠城之有虎一日之害皇上何不忍割愛一賊臣顧忍百萬蒼生之塗炭乎況邇來疑皇上之見猜已有異離之心志如再賜優容姑待之恩恐致已海宰相之禍天下臣民皆知其萬萬不可也臣海諫阻馬市請官邊方往返一萬五千餘里道途艱苦妻子流離宗族賤惡家業零落牽復合謀織方纔一月臣雖至愚欲言

非不知與時浮沈可圖報於他日而顧危冒險攻難去之臣徒言取禍難成僥倖萬一之功哉願皇上既以再生之恩賜臣臣安忍不捨再生之身以報皇上況臣狂直之性生於天而不可變忠義之心痒於中而不可忍再恨壞天下之事者惟逆鸞與嵩鸞已誅死獨嵩尚在嵩之姦惡又倍於鸞將來爲禍更甚使舍此不言再無可以報皇上者臣如不言又再有誰人敢言乎伏望皇上聽臣之言察嵩之姦羣臣於嵩畏威懷恩固不必問也皇上或問二王令其面陳嵩惡或詢諸閣臣論以勿畏嵩威如果的實重則置以專權重罪以正國法輕則譴以致仕歸家以全國體則內賊既去朝政可清矣將見俺答既聞逆鸞之死今又間賊嵩之誅必畏皇上之聖臨知中國之有人將不戰而奪其氣閒風而喪其膽況賊臣既去豪傑必出功賞既明軍威自振如或再寇用間設伏決一死戰雖繫俺答之頸梟吉囊之頭臣敢許其特易易耳外賊何憂其不除邊患何憂其不絕乎內賊既去外賊既除其致天下之太平何有故臣欲捨死圖報而必以討賊臣爲急也然除外賊者臣等之責而去內賊者則皇上之事臣感皇上知遇之厚不忍負荷皇上再生之恩不能忘感激無地故不避萬死爲此具本親齎謹奏

疏入得

旨這厮囚誚官壞忽地捨浮言恣肆瀆奏本內引二王爲詞是何主意著錦衣衛拏送鎮撫司好生打著究問明白來說

順德龍鳳鑣校梓

序

壽韓苑翁尊師七十一序

君子之壽天下之治亂斯道之廢興攸係必天有意於斯世斯道之治且興也而後畀之以有永而不窮然畀於有位者或限其時而不及爲明道之事畀於志學者或限其位而不得與夫行道之責則其所係者亦偏焉矣惟我苑翁老先生之壽天下之治斯道之興恆必賴之謂天以全壽畀之也非徒自壽己也爲其壽乎壽者非徒自壽己也爲其能壽天下也能壽斯道也苟無補於治與道將焉用壽是故凡厥有位孰無治理之責然志存經濟者或奪於位之弗久而趨時固寵者又終其身而無濟於天下之事其何補於治也惟天純佑篤生先生天地忠誠渾厚之氣悉萃之以天下爲己任也越在內服彌亮率下越在外服綏民迪功越在翰苑文章範俗越在邊鎮强藩怙服夷狄懾畏斯固載在史冊昭人目目天下之所賴以爲治者其在今日撫守南都又能操持其紀綱而鎮撫其百姓天下之根本以固宗社之靈運以培南服以靖四方亦因之以寧矣行將經綸燮理之任屬之則所以係天下之重者何如也我國家道學之統自薛文清諸大儒出講明正學後先相望斯道之興也久矣自是而明道學者或口談性命之言而身冒貪汙之行或外飾溫厚嚴肅之貌而中藏毒忌闇濁之心或始而卓越峻潔凜不可犯終而喪其所守流於汙下而不善者則其所學不過欺世之機械釣名之筌蹄目不知有得於道焉否也先生以純篤之資果確之志蓋自弱冠時即有志性理之學其學之原則以精一爲

之矣其以天下爲己任也越在內服彌亮率下越在外服綏民迪功越在翰苑文章範俗越在邊鎮强藩怙服夷狄懾畏斯固載在史冊昭人目目天下之所賴以爲治者其在今日撫守南都又能操持其紀綱而鎮撫其百姓天下之根本以固宗社之靈運以培南服以靖四方亦因之以寧矣行將經綸燮理之任屬之則所以係天下之重者何如也我國家道學之統自薛文清諸大儒出講明正學後先相望斯道之興也久矣自是而明道學者或口談性命之言而身冒貪汙之行或外飾溫厚嚴肅之貌而中藏毒忌闇濁之心或始而卓越峻潔凜不可犯終而喪其所守流於汙下而不善者則其所學不過欺世之機械釣名之筌蹄目不知有得於道焉否也先生以純篤之資果確之志蓋自弱冠時即有志性理之學其學之原則以精一爲

精神凝固丰采鏘然步履强健視少年無以異也期頤之域可必至矣夫以是而壽焉未足以盡之也先生之壽可以年數拘哉天下之治垂之千萬年而無斁則先生之壽與治俱矣斯道之統傳之千萬世而無窮則先生之壽與道俱矣故謂先生之壽爲天下之壽可也爲斯道之壽可也謂天下斯道之壽即先生之壽亦可也不將與天地同乎故曰天以全壽畀先生先生盛即門下既牽先生及天下斯道之壽又牽其將來自壽之有地也於是拜手稽首祈躍謹書

壽徐少湖翁師序

君子之壽當圖不朽之眞而所以壽之者貴有懇懇相勉惓惓相成之義頎頎年數之末頌禱之私皆所不取也世之言壽者不過曰享年有永而已然命稟自然固一定不

易年歲自積於人之賢不肖無與焉若以此爲壽則夫巖
肆嶋嚴翁伯張里哆願冥森槐櫪殘秉賊者龐皓蔵糞不可
勝數且多不踰百年目過此以往卽絕景吞響湮滅無間
雖謂之不壽亦可也惟夫修諸己者道德卓犖建諸用者
勳業赫耀垂諸後音典謨曠曄則逈無紀極可與天地相
終始夫是之謂不朽而壽之所以爲眞也今夫言壽之至
者莫天地若然天地之所以爲壽者非謂其形體不毀已
也以覆載之德生成之功無聲無臭之教足以父母萬物
無窮目否則亦冥然翕聚之氣塊然凝結之質而已非所
以悠久無疆億載不朽者也是故人知壽於年者爲壽而
不知壽於理者斯壽之眞知壽於身者爲壽而不知壽於
天下者斯壽之大知壽於目睹者爲壽而不知壽於身後
者斯壽之永非深達始終之故善權修短之算者孰能論

壽於命數之外而不求壽於年數之間乎恭惟我夫子黃
閣元老黑頭相公以年言之似尚未可以壽之者然觀諸
所修爲者所建立者所垂後者半生積累以足垂萬年不
朽視世之昏耄罔生無所寄付者修短之相絕也亦猶衣豬與臺
艾夕柮之與松柏久茂也榮辱之相背也亦猶與臺
之與危軒華衮也已不可同年語況由此而進焉其所爲
不朽者當益宏遠峻懋謂不可以壽之乎昔丙午歲二三
子稱壽於三槐堂嘗記夫子舉尊爲令曰太上立德其次
立功其次立言言壽再令曰立德要知似德之非立
功要知貪功之戒立言要知尚口之窮言壽要知罔生之
辱夫德壽之基也功壽之輿也言壽之華也卽樽酒敎令
之間而不朽之道備矣然三者見其始而未見其終著其
端而未究其極則誠門弟子之深懼繼自今上之果能永

苑洛先生志樂序

世之談經學者必稱六經然五經各有司業而樂則絕滅
無傳論治法者必對舉禮樂然議禮者於天秩不易之外
猶深求立異可喜之說至於樂則廢棄不講全德之徽風
俗之敝植必由之良可悲矣然律呂與天地相爲終始方
其隱而未彰也天既生哲人以作之則於其既晦也天忍
任其湮沒已乎闡明之責蓋必有所寄者先生自倣秀才
時優抱古樂散亡之憂當其歲試藩司聞諸督學虎谷王
公云律呂之學今雖失傳然化之者既出於古人則抗人
亦無不可知之理特未有好古者究心焉耳先生於是楊
然首悟退而博極羣書凡涉於樂者無不參考其好之之
專雖發疽尋愈不知也既而得其說矣於是有直解之作
然化用之實未之悉也自是苦心精思或脫悟於載籍之
間或神會於心得之精或見是於羣非之中若天有以啟

其衷者終而觀其深矣於是有志樂之作曰志云者先生自謙之辭也非徒志而已也是故律生聲鐘生律律焉遷若之矣而律經聲緯之遞變體十用九之明示則未之及也圜九分積八百一十分班固著之矣而管員分方旋宮環轉乘除規圖之圖則未之及也六十調八十四聲蔡子著之矣而起調則例及正變全半子倍之交用調均首末長短相生之互見則未之及也六變八變九變之用周禮載之矣而以黃鐘祀天神以蕤賓祭地祇以太簇享人鬼一造化之自然以黃鐘一均之備布之於朝廷宮闈實古今之絕唱則又有出乎制禮之外者也宏編細目一節萬變信手拈來觸處皆合樂之爲道盡於是矣志云乎哉其於先儒世儀之圖論備錄不遺者是固先生與善之心然亦欲學者考見得失焉曰方其始刻之日九鶴飛舞先生之

庭者久之識者以爲是書感通所致觀仰秣出聽之說則鶴之來舞也固宜而其得樂之正也此非其明驗矣乎昔人謂黃帝制律呂與伏羲畫卦大禹敘疇同功然卦疇得程朱數子而始著律呂得先生是書而始明則其功當不在數子下豈曰小補云乎嗚呼太和在成化宇宙間故先生所由生太和在宏治宇宙間故是書所由始太和在嘉靖宇宙間故是書所由成則其作誠不偶然也後之有志於樂者苟能講求而舉行之則太和將在萬世之宇宙而先生之功至是爲益大矣然不苦心以求之何以知是書之正不得其說而精之又何以知盛之言不爲阿私也哉噫盛不敢躐學之而未能也講求之責深有望於同志君子云

送張龍翁老先生拜相序

嘉靖己酉歲春二月我龍翁老先生自南都冢宰拜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先時陰雨彌旬可厭迺命之時倏爾澄霽萬里一色若造化有以示其機者士女觀者無智愚大小皆以朝廷得相爲慶天人之交與何昭昭也盛等奔走稱賀先生乃戚然言曰惟子無臣承茲大命深貽無窮之憂將焉用賀二三子感戚相謂曰君子之仕也不得於君則憂不得行其所學則憂不得立大功於天地閒則憂乃今三者則俱得之矣不知先生之憂也何故及退而思之然後喟然歎曰先生之憂其國家之福乎蓋天下之事皆易事每成於憂而敗於喜夫喜則縱縱則視天下之事皆難也而忽心生憂則畏畏則視天下之事皆易也而愼心生愼忽之閒天下之治亂攸繫甚矣人臣不可一念之不憂也然憂有一己之憂有天下之憂夫憂以一己則其憂也私患得患失將至於終其身而不可解憂以天下則其憂也公雖身膺無窮之慮而天下之至可樂者隨之公私之際憂樂分焉不可不辨也先生自儆秀才時已有先憂後樂之志則夫身任天下之責其憂固有所不容已者況夫事之阻滯難處者又無有紀極乎是故或係國家之安危或係正學之廢興或係世道之升降或係綱常之修墜或係風俗之盛衰凡臣子所不忍言者憂僕未易數正賈誼所謂可爲痛哭流涕者也此而安常處順則亦可以自樂矣必欲殫智畢力整頓振作使氣運景象一如國初宇宙間不亦難乎則夫其始也以天下之憂爲己之憂其既也以己之憂與天下之憂至於天下無可憂之事而已之憂亦因之以釋是固先生所以行道立功先憂後樂之心而天人之所以交與乎先

生者此也謂非國家之福乎盛等叨門下其憂樂之情常相關故惟述其所以先憂者如此若夫歌詠頌美之辭固有待於天下既樂之後也豈敢預贊左右以啟其矜喜之端哉

集張節婦冊葉詩文序

成天下之事功易立天下之節義難語節義之難者又莫難於婦人之所守夫人固多事功懋峻赫炫照耀一世者然或出於遭際藝合矯激騁術以濟其所爲斯固遇之至順凡有中人之才者皆可能之裕如也至於當天下之至變而能氣如雷霆立如山嶽雖窘辱頓挫生死利害交於前而不可少動則非見足以定守足以確力量足以擔當貞荷者鮮不仆矣然又出於一時義氣激發所致初無俟於持久操守之難使歷之以終身又未知不變否也惟夫婦人之守節則撫而幼孤振而先業陰柔之身百責所萃其貞荷之難如此內無所藉外無所資煢然獨立狼狽無依其植立之難如此斯須檢點之或疏則羣議紛然而起凜凜焉戒愼避嫌之心自少至老一時不敢少懈則必有聖人之資聖學之功者始足以守之而不渝其操存之難又如此則視丈夫之成事功立節義者難易何如也是婦人之所守不爲天下之至難者歟臨洮張婦王氏之守節其艱苦萬狀雖不可以盡述然觀諸張子兔溪之狀王子渼陂之傳許子少華之表則其貞荷其植立其操存又不爲婦人守節中之至難至難者歟其上而朝廷旌表之下而諸君子歌詠歎賞之固足以彰激勸風俗之典亦足以見良心不死之機矣然節義在婦人者郡縣俱有之而節義在丈夫者天下固不多見節義之難者婦人盡之無少

政大夫贈先淑人爲夫人贈乃祖乃父如翁官如及祖如先夫人秩蓋聖天子知翁甚深任翁甚專而眷翁甚隆也乃咨命寵頒翁感躍無已遂載諸軸題曰隆恩命盛贊言於末盛於翁爲門下士義無容辭者乃拜手稽首應之曰於乎翁之此舉其忠孝兼至矣乎然謂翁之忠者以昭君賜也謂翁之孝者以彰先德也乃翁之意則欲持此以爲不忘其君親之具而敎天下以忠孝之機夫豈人之所能識哉蓋人臣非不能報君之忠而不敢忘君之難夫人子孫能顯其親者何限而不忍忘之者蓋鮮矣臣而至於一念之忘其君子至於一念之忘其親則其所以報之顯之者未知有得於忠孝否耶惟天約佑我國家故賚翁爲之臣惟天眷王氏之世德故畀翁爲之後則翁之一身固忠孝之曾也是故唯翁之忠在朝唯翁之孝在家庭唯

臺津五 册005版

翁忠孝之實在史冊斯固夫人之所共知者其在今日之膺榮命而必軸以懸之朝夕在目是不可以識翁忠孝之心哉翁之心不以一念而忘其君親者也而猶寄其識於諸賜之典者蓋欲其觀綸音之重若日對越乎君覩贈秩之崇卽先人之常如有見曰夫日如對越乎君則思所以報之者自不容一時之或弛先人常如有見則體祖父承恩欲報之心而殫智畢力代之以仰答者自不容一時之少懈是則翁之所以不忘其君與親之心也雖然必俟有所感觸而後不忘則其爲忠孝也亦有間矣翁之忠孝出於天性而其所以不忘者夫豈有待於此抑亦假之以表率百官垂訓子孫焉曰是故使子孫百官有所感而不忘其君則所以報之者爲無窮而其忠卽翁之忠有所感而不忘其親則所以顯之者爲無窮而其孝卽翁之孝推而

萬世臣子知所以報之顯之者皆翁之不忘者起之又非卽翁之忠孝矣乎是則翁之所以教天下以忠孝之心也夫既盡其己之心又推諸人而使各知所以自盡則謂翁之忠孝爲兼至也非歟噫體翁之心者是又在翁之子孫及厥百官而已盛雖不敢誠願與賢後昆暨羣屬共勉焉而後之觀者亦將有所感夫

望雲思親圖引

人子愛親之心存於中而不可解然後思親之心隨所在而不能忘世之言孝者不過曰舍菽藿絜致觀美勤定省諟服厥事而已然朝夕在側固其情之不得不然而少知天性之愛者皆可以爲之易易耳乃若遠從王事時當慕思之在君是故圖寧之在君非眞有愛親之心其孰能不遷且忘乎齊人孫子以儒行充獄掾子以排奸繫獄孫子常侍左右一言及厥母卽垂涕飲泣其憂戚思慕之情謂如也今旣三年矣每言及之其涕泣憂思之情如初子因此一節甚重之鄉友米子爲之引曰華乃原仁傑故事繪望雲思親圖贈之掾山子爲之引曰孫子之愛親如此可謂孝矣然孝之道尚有進於此者夫人之一身於親則謂之子於君則謂之臣均之無所逃焉者也然方其事君也鮮有不忘其親及其事親也又鮮有不忘其君者是忠於君而孝衰孝於親而忠廢又焉得謂之忠與孝乎孫子今日之事君旣知所以不忘其親矣則夫他日歸而事親也顧可以忘其君乎其事君而思親也歸而養之孝不可以不篤矣則夫他日事親而思君也起而官之忠惡可以不至乎是故孝能忠於君者孝之全也忠能顯其親者孝之大也此愛親之道視諸望雲而思者何如邪噫臣子之事君親惟在乎一心苟在乎君親則鞠躬盡瘁固忠也遯跡山林亦忠也舉足不忘固孝也不得已而至於忘之亦孝也不然則致赫炫之業者君子謂之負君辰百順以事者君子亦謂之不肖子況屑屑於聲色之末觀美之具乎孫子歸而質之鄉士大夫其愛親之道諒又必有進於此者當反而告子可也

劉司獄承恩圖引

風雨霜露皆上天生物之仁而雨露之恩爲最渥爵賞刑罰皆人君惠臣之典而爵賞之恩爲尤厚古之人臣雖刑之施所以行吾之志而厚吾之生者其報德之重當何如也世之爲臣者以彌縫爲要位之機械以阿諛爲固寵之筌蹄方且牽其己衛之能中豈知其恩惠之在君是故圖報之心輕以疏而盡忠於君者蓋鮮嗚呼臣道之不見於

天下也久矣孰謂不敢忘君之恩乃有如司獄劉子乎劉子陽中人以儒行起刀筆官於刑曹方子以排奸被杖繫獄適劉子治獄事自侍左右躬湯藥進飲食衛徨奔走於其閒故子得僥倖不死者劉子維持保護之功居多甲寅歲以三載考最得膺敕命乃感激繪圖誌不忘焉椒山子爲之引曰爲臣不忠於君凡以不知君恩之重起之也蓋人臣一登仕版則此身已屬於君其宮室服食之美車馬妾御之奉父祖妻子之榮無一而非君惠之所及則恩同於天蓋有如雨露之至渥者苟少思其君之所惠必將以心攄君以身殉國匡輔君德弼成王業鞠躬盡瘁朝夕不遑矣惟其受君恩而不知則視君於己若不相屬者欲其盡忠也不亦難乎劉子以承恩繪圖可謂知感君恩而不忘矣然錫子有大小皆人君酬賞之恩官秩有崇卑皆可德業參天地匹聖賢皆賴此以爲之貢軒是可苟焉已乎

必剛與廉二者合而介始成矣然乖愎以忤物則似介之剛而非剛矯情以駭俗則似介之廉而非廉毫釐千里不可不察也而世之號爲介者乃不求其合於天而求其合於人不求諸吾心而求諸聲音笑貌之末故能介於外者或不能介於內能介於始者或不能介於終則似介非介之意亦虛矣噫舒慘並行者上天生物之常也寵辱迭用不過欺世之機械要寵之筌蹄巳耳其害介也不既深乎觀李封君之介自心而身而家而鄉其介之操同自少而壯而老其介之操又同夫固合內外始終而一之者謂之天下之至介非歟則以之名軒也固宜論者猶以封君之介不及於天下惜之然述之者有司寇禹江潤天下之頌其介也固有待矣噫不苟和之謂介然介而不和者偏也不苟取之謂介苟有意取名焉雖非貨利亦謂之取矣敢以是足介說之義

跋

跋冀梅軒留朱子語略後

卜子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仕學一道也但世之學者皆溺於詞章之末或優而仕也亦利祿而已爾世之仕者皆急於刑名兵賦之圖或優而學也亦技藝而已爾未仕之時其學已如彼既仕之後其學又如此道學之不明也久矣何牽於梅軒有望乎冀子梅軒方其學也無非身

說

介軒說

介安從生生於吾心之義義安從始始於在天之利是故本諸心而原諸天非由外鑠者也夫人之所以植綱常宏德業參天地匹聖賢皆賴此以爲之貢軒是可苟焉已乎

記

記開煤山

臨洮八十里鎮林峽有煤山二區焉一在峽之西一在地竺寺寿先是開者數爲番民所阻有司至不能制予以諫開馬市諭官狄道尋欲開之而不敢專也會岸生張子汝言白於府縣允之委府相陳言往董其事乃番民阻之又如昔予遂偕揮使李子節門人李維芳陳悔宋誥親往治之至則先懾之以威次惠之以賞由是煤利以開番民遂服予不喜煤利之開而喜番民之服也遂記之

書

與繼津年兄書

承問足見兄爲國之忠樂善之誠弟不當阻抑之以隳其向上之志但愚衷有見其不便者數條請上陳之儻採納而無由乃今自尋事幹是自居受害之淵藪此不便二也弟訪問宣大將官俱云地方狼狽已極兵馬必難整飭所謂雖有善者無如之何兄欲任之萬無成功之理胡何道之則爲眾悅公今本部既東高閣而兄欲強行則堂官惡長慨然有開海運之請一無成功人皆笑之此不便三也到彼處行事凡有謀爲必先題請兄自忖當道者果欣而允之乎抑或故阻其所爲亟此不便四也許公之請必欲其駐劄陽和城兄無兵馬之寄一遇有警軍將各守信地遺一空城寇或逼圍將何以爲保身家之策此不便五也細觀許多之疏蓋恐一時失事兵部參劾故批兵部官枉內將欲謝擔於兵部衙門且又云責令容彼提調則若彼之屬官者勢機由彼持握豈得自專其事無事之日受彼提制有事之日替彼頂缸成功難必禍害預知此不便七也夫識時務者在俊傑此等時勢兄識之久矣而必欲爲此者蓋一念爲國之誠故利害有所不暇顧耳然欲幹天下之事當思如何下手如何收筒事成如何結果不成落何名目死生雖不計畢竟果不徒死否思之思之又重思之弟非阻兄忠貞之爲若損友者蓋眞見事必不可成故耳況此時兄十分小心迴避猶恐禍及何乃自投禍機乎情出迫切不覺涕泣而道直述其事詞意不倫牽惟情亮

又

仰讀手教足見兄以天下爲己任敬羨敬羨宣大係天下安危弟豈不知使弟在部必爲兄之所爲者乃阻抑若此者何蓋以兄處最嫌疑之故曰況老賊報復害人之巧入於至神者乎此弟之所甚慮而知己溺愛迫切之情如何能已此事在他人爲之如何不可而在兄爲之則甚不可兄才尚有大展時節此時且斂鋒蓄銳俟時可爲則事列一場勿徒惟盡其心而不計事之成否人皆知致身爲忠不知爲天下愛其身尤爲忠之大者請兄熟思

上徐少湖翁師救荒愚見

某竊以言得罪宜絕口不言天下事但聞窮民病苦之狀若割心肝日夜憂思至廢寢食故有欲默而不容忍者而夫子抱能受言之量居能行言之位而某極荷相知又有可言之機密容隱乎謹陳救荒愚見伏請尊裁城中饑殍死亡滿道人人驚惶似非太平景象夫京師之民各有身自忖其當道者肯恕兄乎此不便六也

役常業何以賴至於死而所死者皆外郡就食之人也蓋緣各處司民牧者無救荒之策之心而京師有捨米捨飯減價賣米之惠故皆閭風而來當其事者又不肯盡心鮮有實惠故每凍餓以至於死是以京師爲溝壑誘外郡之民而填之也救荒自有均平普徧之政何必煦煦然爲此小惠誘民以至於死乎莫若行令各處撫按有司作急賑濟然後出給告示諭以本處賑濟之故使各歸鄉里又將所捨之米預支二三十日以爲回家盤費之資則窮民有鄉井顧念之樂京師無死亡道路之慘矣連年豐稔止有此歲之飢一郡之衆特在上者區處之無其道耳官倉之粟可賑濟也富室之粟可勸借也亦可價賣也富室之粟可勸借也亦可責令減價糶也蓋官倉除備邊急緊不可動支外其餘有積至數十年將腐者合暫變賣收價到秋

易新似爲兩便富室有積粟至千萬石者皆坐索高價以邀重利故米價至於騰踊合依少定價蔵柳之又當以禮奬勸借官給以帖到秋償還則米價自可日減窮民自返故鄉矣窮民既無處辦米或賣產傭工止可得錢今乃分爲等類定爲價數則錢法紛亂而民益告病矣夫錢法之行也或朝貴而暮賤或此處用而彼處不用若有神以使之雖市人亦不知其所以然也其可以官法定之乎爲今之計當爲權宜之術不分等類不問大小俱責令折算通行其價數之多寡任從民便官府不得而與焉則錢法可通而商民俱便矣米價騰踊日甚一日今定爲官價似爲裁抑之術然在京師則有所不能行者蓋各鋪戶之米俱貴價糴買非若外郡富家田內自穫然今定爲輕價彼豈肯折本糴賣且各處賑米者一開便肯再來外米不肯來內米不肯糴不知其將來至於何如也如定米價亦俟春開賑米至者多然後議之北地既荒全賴南米之來使河道阻滯則來者延遲恐緩不濟事脫盜甚多或搶掠一船則後者聞風孰肯再來今宜行令各河道官使開河之時先放米船行一遇壅塞則遣官夫拽運一若轉運官糧然則米正月終可到矣又行令各處地方官使嚴加巡捕防守護送則賑者無失米之憂所來者必多矣南米來者既多何憂米價之不減乎盜生於貧雖勢所必至然荒年而至於盜起斯亦可憂矣間各處撫按分付各屬官令且暫寬治盜之法其意懼生變也以故各官於賊盜之獲日不安生是民之爲盜雖起於年凶亦上之人有以教之也夫濟荒自有長策末聞教民爲盜以救之也況漸不可長民民不可逞恐隄防一切紀綱蕩壞其變有不可勝言者宜行令各處撫按有司使遇賑盜仍治之如法則禁盜乃所以止盜而止盜正乃所以救荒也

與少司寇吉陽何公書 何公名遷字原集未載今補刻

敝鄉人劉大使儐曾莫小啟想已達左右矣得教命後即告病山居涵養數年然後出而幹事此弟定志也不意方投文書卽有此轉聞命驚惶若有所失以未成之學疏直之性進則有敗壞之凶退則有避事之罪天不成就用之太早幾非在我奈之何哉連日與二三相知講求出處之道議論紛紜莫知折衷請爲吾兄陳之或告弟曰方今之世和光同塵可以免禍以子所爲禍定不免與其得罪於人陰受不測之禍孰若出位建白直言時弊死則爲鐵脊之鬼生則爲田野之人以圖不朽以求不忝所生不亦可

乎此一說也或告之曰天下之事尚有可爲與其愚直以取重禍莫若上疏自劾收豪傑募死士行邊疆圖方略相機審勢與寇決一死戰以報蒼生殺擄之讐以雪朝廷城下之恥不亦可乎此一說也或告之曰位卑而言高罪也力小而任重什也莫若盡其現在之職不爲出位之思候權到手得行其志然後斬奸賊之首梟倭答之頭不亦可乎此又一說也卽此三說證諸本體莫知取舍學問至此莫知究竟萬望尋便速賜指教以爲弟行止依歸甚幸甚幸弟自到家養靜工夫不敢放下其處己接人視海次亦差有得跬過易州登大甯諸山乳泉諸洞遊覽之暇檢點海後似若少進但一入京師日與世情人物俱見可惡若不可一朝居者極知此是病痛常自寶假然此根終緣遣不去不知吾兄將何以教之乎此時此際眞若自天堂而墮於地獄由僊侶而降爲眾生寅入酉出日幹瑣事回思南都不覺痛哭流涕至忙迫中不及詳告統容鄙布不盡其外統扇之約弟赴京之遲兄舉事之早故坐失約然都下之品題不外於海日之相議者也拱候大政報成奉賀不具仲春念八日得華劄季春望日生盛頓首覆

又

違教渴思非言可盡南遊已久歸來風土反不能習日食麪椒夜臥熱匝疾火盛發遍體熱瘡兩目壅塞四肢癱木臥牀月餘方少愈而家叔病故貧不能葬凡百惟弟承當故臘月赴京之行不果意圖考滿得敎命後卽臥病不出未知竟能遂否也自抵家惟居野郎春來病少差日與舊會友數十人講舉子業會文之中因寓性命之談初若不相入邇來則浸浸然動矣倣縣大尹亦時入講一時士風

別時辱教言諄諄切於骨髓弟以愚疏謀爲捕謬自貽顚躓負教甚深圖上二年仰托雲庇居會如常身心甯靜患難之中若有所得是海日相講之學乃今日受用之處也所苦者危疑矛立日伍囚徒一點生機不見長進恐終爲鐵脊漢而已倭中望賜教萬萬此時此際生死未卜誌表之記兄與淡泉諾之矣不知肯不負否也有懷如海萬難悉一統惟鑒諒不盡仲冬念二日弟盛頓首謹狀

又

弟足初屈不能伸今夏一場傷寒則全忘矣且身體勁健異於昔日承諸同志周給不惟用度充足且置田百餘畝可以供給無窮今秋人田俱潦獨弟田獲收六七十石人以爲神云是弟坐監反勝做官多矣兩箇犬子一十歲一六歲新開蒙讀書俱聰敏可望賢累輩俱喫齋日誦道經

新弟平安弟禁之不止亦任之而已十歲子已省人事與
弟婦經理家務內外嚴謹弟可無內顧之憂謹瑣瑣告說
以紓吾兄愛弟之慮老賊千方百計必欲置弟於死頗聖
明還有主張令秋朝審賊輩以裕府差人送飯打路之說
臨擡申外亦聞主上牽聖明不究其事此時弟甚危矣豈
惟弟危雖裕府亦恐不利也自大廓老去後弟他事可無
憂矣

辭陝西巡按劉取書院帖　辭按院二帖原缺未載今補刻

臨洮府狄道縣典史楊繼盛上言職官居首領分莊鄙賤
奔於吏事之委郎遵赴不敢辭況蒙本院按部鞏昌禮取
書院教兩府生員夫以卑賤之官付以尊重之任是雖優
處之典實篤年誼之情苟非木石自當知感豈敢遲緩惹
罪不便第以學疏行簡既不足以語師道之尊嚴而事有
道不立久矣古之師道則可稽也或求諸市井或求諸山
林或求諸草茅田野之閒故雖古之明王必致敬盡禮後
之覇主亦知卑禮厚幣凡以師道尊嚴不可挾勢位以屈
之也本院有志書院是志欲行古道乃不能脫勢位之套面挾之憲牌提取若僕隸然一則曰毋得遲緩再則曰毋得遲緩是以典史召之也夫既以典史召之
緩再則曰毋得遲緩是以典史召之也夫既以典史召之
荒蕪縣舊無社學已買基址尚未修建儒童三百餘人尚
在寺讀書此時中止未免散去其分理縣政尚有數事未
會就緒此時離任未免中廢凡此將成諸務一旦廢棄不
無可惜切思臨洮鞏昌皆本院所按屬者也鞏昌有書院
臨洮亦有肄業之所必顧取本職離任往教而不移臨洮
生員於鞏昌莫若移鞏昌生員來學於臨洮使職任兼
教則既得以訓生徒又得以盡官職終其歲事似為兩便
不立何是職之卑賤不足惜而師道之不立則深可惜也

再上辭帖

遺冒尊嚴死罪死罪嘉靖三十一年正月初六日

嗚呼書院盛事也延師盛擧也本院負其勢欲其人而開之門卑礙宇其道甯喪溝壑而不顧且恨此相遇之所以甚殊而盛事之所以難成也敬謹將原禮呈納伏乞稽諸理而恕其狂矜其愚而不錄其罪不致縉紳之笑無貽同年之羞瞶無任悚懼之至嘉靖三十一年正月十六日

獄中與超然書院諸生書

書院諸友文會下昔承雅愛隨具謝言想已達矣年來學業如何牽勿蹉跎也有懷不盡外獄中作數十首附覽然予之志亦見於此矣繫獄友生楊繼盛載拜

祭文

祭煤山文 係先生狄道遺筆 原集未載今補刻

惟山有自然之利而人不知取山靈其熱中久矣昔知取矣未及於民而復塞山靈其抱恨久矣今特祭告復開使山之利得以利夫民而遠邇之民得以享山之利而今而後山靈其將以自慰耶亦或復自祕耶而使利及於無窮不止於一時已耶固知山靈之心必自慰而不自祕使利及於無窮而不止於一時已也

同鄉祭焦范溪父文

嗚呼唯公之德二靈協粹三懿用彰渾金璞玉秋月寒江唯公之容春柳秋霜碧梧翠竹巖巖其峯琅琅其璞唯公之學之行高明卓茂榘矱堅貞不流不激可愛可親唯公之學書窮經府鼠嶽雞碑落筆風雨擲地金石唯公之榮鸞封赫耀鳳誥輝煌彤雲豸護嬴服天香唯公之壽遐踰七袠華胥夢殘雖不憖遺考終永延唯公之子燕山毓秀范水文宗朝陽鳴鳳海內人龍唯公之孫瑤光瑜潤蕙郁蘭芳森森竹立繩武有將嗚呼惟人有善孰悉諸身德容行學功備則福惟天賜福萬有不齊榮壽子孫公介純禧萬事莫足久爲公慶一夢不回忽爲公痛存隆其實沒曜其聲死而不忘亦何足恫某等里閈雖誼休戚攸同俱客江南尤惟關情有淚如沱有哀如傷景行遺範山高水長敬陳薄奠聊寫蕪詞以闡幽德以泄鄉私幽明雖隔精神則通惟靈炯炯鑒此愚衷嗚呼哀哉尚饗

同鄉祭太孺人耿母毋氏文

嗚呼痛哉天道不齊有如是哉以太孺人之樹德幽貞宜享年有永以太孺人之相夫柔順宜偕老百年以太孺人之教子有成又宜膺其誥封而享其報茲固理之必然者也乃壽止五旬有一竟爾先逝而不少待邪天地間或然之數能幾何太孺人乃遽遭其變邪仁者弗壽良可恨焉相夫罔終良可悼焉教子未封良可痛焉此太孺人之所以可哀也然人而有子是謂不死子孫繩繩無窮是卽己壽之無窮也況子而有敬菴壯孰謂太孺人之享年不永邪妻之於夫壯盡其相之之道而已太孺人之治家教子俱有成績則相友之道已盡是雖五十有一而百年事業固已畢矣孰謂太孺人之相夫未偕老邪我國家之推恩也不以亡而或閒則夫人之沾恩也不待生而亦榮太孺人之存雖未有寵命之封而太孺人之沒將不日膺誥命之隕又孰謂其教子之未享其報邪是誠善或然之中而自有必然者壯太孺人壯天之靈獨不可以自慰也哉盛等里閈雖誼休戚攸同俱宦江南尤其關情者觀太孺人之可慰雖其切夫景仰屬望之私憫太孺人之可哀實不勝其痛哭流涕之至謹陳芻奠聊表微悃靈其有知洋洋來鑒尚饗

祭馬南川父文

嗚靈性樸質茂德懿行醞釀光昭景抱璞含眞不學而通不仕而崇不術而壽不疾而終嗚呼猗福籤壽桂子竹孫萬事已足不生而存某繫圜土舉世踽踽惟公憂惻遺問旁午自公之死孰爲知音西望悵然涕淚沾巾乃爲之歌曰松雲慘慘兮悲風烈薤露淅淅兮芳草歇甯山寂寂兮寒煙滅易水泠泠兮波聲咽郊原茫茫兮元虛結松楸蒼兮若木折追悼哲人兮腸欲絕何時生芻兮奠短闋

祭商少峯文

嗚呼人臣策名於朝此身卽爲君之所有而所以欲盡人臣之職者則惟以致身爲極奉而托官鞠躬盡瘁沒於王事者固所以盡其職不幸而下獄窘辱困苦死於桎梏者亦所以盡其職也今公雖死於獄謂之非沒於王事不可

此身得致於君則臣職已盡人道已畢謂之非沒甯不可亦何恨邪而一念憂國之心固將凝結於衷而萬年不朽則天地神人之所以共痛且惜者也況某等患難相與休戚相關牽裔之存猶懸赤幟之望感裔之死益輕再生之身其忍哭悲悼之情當何如哉謹陳薄奠尚其來饗

祭易州楊五文

嗚呼論友於三代之上當厥諸縉紳休采之列論友於三代之下當求諸山林草澤農圃工賈之間蓋君子小人之迭爲隱見每隨時勢之盛衰而正人君子之相與惟厥其義氣孚固要不當必以區區之勢位拘也自予登第除南銓始識西泉於賀客中然猶以爲特器達磊落人目及予以諫阻馬市被罰遠謫雖骨肉至親亦惡其後於家而惴於官樂其死而牽其不歸也西泉乃慰嘉禮送之意反殷

祭馬南川父文

嗚靈性樸質茂德懿行醞釀光昭景抱璞含眞不學而通不仕而崇不術而壽不疾而終嗚呼猗福籤壽桂子竹孫萬事已足不生而存某繫圜土舉世踽踽惟公憂惻遺問旁午自公之死孰爲知音西望悵然涕淚沾巾乃爲之歌曰松雲慘慘兮悲風烈薤露淅淅兮芳草歇甯山寂寂兮寒煙滅易水泠泠兮波聲咽郊原茫茫兮元虛結松楸蒼兮若木折追悼哲人兮腸欲絕何時生芻兮奠短闋

祭商少峯文

嗚呼人臣策名於朝此身卽爲君之所有而所以欲盡人臣之職者則惟以致身爲極奉而托官鞠躬盡瘁沒於王事者固所以盡其職不幸而下獄窘辱困苦死於桎梏者亦所以盡其職也今公雖死於獄謂之非沒於王事不可

此身得致於君則臣職已盡人道已畢謂之非沒甯不可亦何恨邪而一念憂國之心固將凝結於衷而萬年不朽則天地神人之所以共痛且惜者也況某等患難相與休戚相關牽裔之存猶懸赤幟之望感裔之死益輕再生之身其忍哭悲悼之情當何如哉謹陳薄奠尚其來饗

祭易州楊五文

嗚呼論友於三代之上當厥諸縉紳休采之列論友於三代之下當求諸山林草澤農圃工賈之間蓋君子小人之迭爲隱見每隨時勢之盛衰而正人君子之相與惟厥其義氣孚固要不當必以區區之勢位拘也自予登第除南銓始識西泉於賀客中然猶以爲特器達磊落人目及予以諫阻馬市被罰遠謫雖骨肉至親亦惡其後於家而惴於官樂其死而牽其不歸也西泉乃慰嘉禮送之意反殷

壽歟不有壽之之心而拘於分焉則雖有是心而未敢盡
魏國公某永康侯某相與從事南都者也於是協謀所以
壽公者而請於予曰自苑洛公來掌留機也凡政之重且
大者皆惟公是決春正月表請引年其歸志確也深賜我
二人憂賴帝心簡在不許其請而推任益專俾我二人無
徵咎於上下深荅有所倚賴今當七十之辰思無足以爲
公壽者而重有於先生之文有望焉予乃颺言曰大臣之
壽國家之氣運攸關然必德以基之天以畀之二者備而
後享年可以有永公之壽其德以爲之基者夫人之所共
知固無俟於言也而天之所以畀之者豈偶然哉佑我皇
祖眷我皇上福我天下蒼生之至意存乎其間也是故金
陵我高皇帝創業之邦天下之根本攸係我文帝躍坐鎮
國藎尤以之爲控制南紀之堰其爲地至重矣非有隆德

重望者而操持紀綱以鎮撫百姓其何能治則夫居守保
綏以揚宅中圖大之烈以培宗社靈長之運以備不虞不
軌之患實於公有望焉皇祖之所以賴公者何如也我皇
上雖垂拱燕京其心未嘗一日忘南都者而重寄其託於
公之身蓋以坐鎮留臺非公不可自其莊今日宣德意之
美嚴封守之防弛南顧之憂以保大定功藩屏王室則公
一人有大責矣皇上之所以賴公者何如也天下之治候
於南都之安南都之安候於公身之壽可一日無公哉是
故爲之繕乃城垣練乃甲兵振乃威武勤乃撫字齊其法
制而祛其不臧翦除其惡而綏輯其眾俾留都之民復國
初之舊而四方亦因之宿焉則天之所以賴公者又何如
也由是觀之天欲永我皇祖之烈不得不壽公以宏其化
天欲相我皇上之治不得不壽公以久其施天欲置我天

之烈者若使命不在天則不獲永年久矣越三月提牢有洲峯邱公者獨秉公義改佃於小請室雖牽脫籠桎然卑溼狹隘汙穢幽暗圄扉少開則臭風滿室那涸之氣塡塞五內此固病之所由積也至甲寅夏四月時獄疫大作死屍枕藉日與病者爲伍遂染病幾不可藥救當事者之殘毒又如初入獄然吏牽輩皆以必死惜之至有相與泣下者迨五月牟代之者我菴虛公也迺檢醫藥視飲食察形脈候寒熱臨榻撫摩有膿骨肉存問旁午情愛勤懇又脫之病室遷於外庫且維持保護周悉備至故楊子得有今日皆菴虛賜之耳夫舍己拯人義莫重焉生死骨肉恩莫大焉縉交於囹圄之中而援之切情莫篤焉士感知己懷此固極情發於言莫知所措且夫人能不以生死利害動其心而後可以幹天下之事然必素有所養者始能不以生死利害之不忘者非僞非僞毒承手諭所謂惟求此心他日相逢無相愧負之言卽此一語假寓無窮敎誨寧執事之愛人

可謂惓惓無已矣盛雖麤鈍敢不極力操持以求無傷尊執事之明耶盛在南都毒亦苦水土人情之異及今則與之相安覺獲益無窮焉蓋盛性素麤直大節雖不敢踰而節目委曲之間實欠檢點南都尚淸議動以小節繩人一言動之差卽衆九譁至麤直之性行將冀可變移此其爲益一也盛雖力學二十餘年祇爲舉業所梏學問之實用處則全未究也南都則政務簡而爲學之時多一向從菟翁講律呂易數等學似少知其大義加以六七年之功則於學問或可少進矣此其爲益二也盛素汗和樂無人交遊然性頗迂懶不好爲非禮之恭于請之事且家近京師禮遇之或疎請託之不遂未免得罪於鄉黨親識南都則去家甚遠無所攀繫淺薄之誚枉己之辱或可免之此其爲益三也入官之初獲此三益足以爲終身受用何幸如好之情固可以自信而相同之心則貴相始終繼自今菴

之何牟如之適來居官立身罪咎苦不自知僥中望不吝
指教萬牟萬牟因使旋謹此少代候敬匆匆難盡統惟台
照萬萬外具拙作四首請教催賜改教無任企仰之至十
月初三日盛生頓首謹具

補致鄧濬泉書

別後一路日會奏豪成日夜奔趨至京師十八日到任日
會次日賫本至端門閽拏內靈臺打一百知題目不合卽
趨出連日怏怏至十八日故又有此奏二王事本後原有
一段大意謂賊臣之得專權皆原於皇上父子之不相見
後俱削去止存此二句猶有此禍打後兩腿出血曛約四
五十碗內潰幾見骨今牟將平復逐日心亦坦然略無懼
懆意南都之事主張贊成專望老先生言不盡意統惟鑒
諒初會湖翁有欲老先生還朝之意並報二月十一日頓

首具

癸丑三月五日應天府當該林居龍從京回附此信至
得見椒山先生手書始知天相正人無恙喜甚喜甚海
上大笠生曉謹識

表節母貞女詩并序節母楊侍御霆后夫人
貞女其祖姑也
世之論者皆以天下國家之責屬諸君子之身婦人若
無所與焉者及觀斯傳然後知責之在君子者雖婦女
亦足以盡之故張母之不忍忘其夫而守節終身張女
之不忍棄其嫂而相從不嫁以至於死凡以各盡其心
焉耳然而邦之風化世之氣運時之禎祥恆必因之則
其所係也不亦大乎謂之無與於天下國家不可也夫
姑感嫂節而貞志以決嫂爲姑貞而節之守也益固相
觀而善夫固如此苟事君者能如母之不忘其夫則天
下皆忠臣矣與人者能如姑之不棄其嫂則天下皆義
士矣忠臣義士遍於天下太和將在宇宙間矣則其所
係也不亦大乎哉讀成小律聊以表厥行而樹之風聲若夫書之以詔後世則有太史公在

知服齋藏

母爲姑存身未死姑因嫂節老空樓萱階花泣百年淚漆
室人含萬古愁寂寂風侵機杼冷陰陰月暗鏡臺秋從來
多少冠裳客曾似沂陽婦女不
顧其節反婦女之不若也乎哉

送劉蘇涯鄉兄考績北上

春樹蒼蒼春浦晴紅亭賭墅送歸程蘋連鳥語憐人別花
落杯傾應悲雁序旅病偏因歸客劇夢思祇爲故鄉生
送君惟有東風淚點點沾巾無限情

送萬櫪潭少參山東

二月江南氣尚寒石頭城外水漫漫雲連峭壁千屏合日
映離鴻兩鑑看近渚晴花香細細傍人風裊繁團團聖朝
此際求賢切補續還思舊諫官

挽任侍御乃尊二首　四川巴縣人

巴國指南思定祖九疑遺澤長孫留琴臺蘇合乾坤老篆
水煙橫天地秋寂寂寒雲覆隴樹淒淒疏雨暗江樓欲知
身後流芳遠今日龍池有多頭

生芻處外悲風鳴一曲哀吟萬古情五友亭間山樹暗三
槐堂寂月華明巴人淚落嘉陵水澄野歌連上蔡城海內
知公身不死南臺伯雨振家聲

楊子江望焦山題金山寺壁原集未載今補刻

楊子有心涉楊子楫山無意合焦山地靈人傑天然巧彷
彿神遊太古間

送史沱村考績三首

十月征車辭建業三山霜葉照離杯晴煙千里孤城暮寒
雁三聲萬壑哀水國暮雲連渭樹郎官舟衙近中台阿戎
詩禮趨庭後爲道雷門指日開

一上離亭幾度愁十年塵夢歎沈浮悠悠月笛山城夕漠
漠寒雲江樹秋作客南來俱萬里送君北去獨孤舟他鄉
正有思歸興況復征旌出石頭

官閣不傳遷轄報紅亭厭詠送君詩昔乘驄老人猶識舊
倚秣陵城月高鷗狂鏡中宿溪漲檣疑天際行牛野分星
泣珠還今始知征雁迥隨雲樹沒德星暗逐使旌移形庭
驚太史燕雲如幕覆神京楓宸報政恩波潤椿座稱觴彩

久惜南遷客共聽絲綸出鳳池

送大宗伯兩洲王公考績二首 代韓苑翁大司馬作

台斗光芒臨紫極東風行召動江干春歸吳苑晴花合天入燕雲曉旆施寒禮樂百年開萬國星辰八座肅千官彤庭舊識尚書履天下蒼生屬謝安

風送老鶯啼禁樹春隨紅旆過江干文昌夜度三台近玉劍晴浮五月寒一代雲龍虛鼎席百年禮樂屬春官相逢若問留臺客爲道歸思鬢已殘

壽太常汪春谷母七十

南極星臨衡岳動北堂萱映瀟湘明漢宮瑤輅封仙檢塗水梅花照楚城海日蟠桃開壽域天風青鳥下蓬瀛金陵江夏隔千里西望白雲無限情

登泰山極頂

志欲小天下特來登泰山仰觀紹頂上猶見白雲還

送狄道訓導李南峯掌教清水

七載青氈多士服九重紫詔五雲開熙城桃李含春雨渭水魚龍驚夜雷悵望德星辭壁野相思明月照秦臺絃歌漫奏別離調衰柳西風無限哀

同門生五十人游臥龍山寺

出門已覺精神爽況復陽回宇宙清野樹含煙迷寺迥晴山披雪倚雲明

風送榆錢入戶

三月不知春忽暮重門深鎖貫城寒東風錯認王侯院恨送飛錢落枕單

閒築外城二首

萬里河山俱帝業如何謀計只六朝京備邊自是千年計塞外誰人築五城

病急須從標上治如何緩處用工夫庸醫費盡筐中藥待得良醫藥有無

和商中丞獄中生瓜二首

天意昭殊節狂庭產異瓜可憐成落寞徒自吐英華疏蔓牽瑤草幽香雜瑞花蒼生懸望切何事思煙霞

久獄半爲家眞同故里瓜行藏俱夢幻閱寂亦繁華天遣東陵種雲封西域花機心久已息卻此是煙霞

和商中丞朱葵二首

寂寂朱葵著意栽相投情景自徘徊每因擊露含珠泣恐誤傾陽帶曉開疏影風移搖夜月晴煙雲擁覆西臺幽香暗度重華殿時有游蜂送雨來

得意葵花新草栽暫時相對且徘徊百年殊召因誰瘦萬古丹心向日開不其羣芳發上苑卻似惜傾誠苦欲借天桃雨露來

檢點紅芳荷雨栽本分清景共徘徊醉傾晴日翩鸞舞笑領天風次第開吟席珠璣超翰苑德星芒彩動天臺西山不減東山興佳事還隨花事來

夏午睡胡敬所年兄因見教作此和謝二首

逐日課程惟有睡百年勳業本無心聖君賜我安閒地好做羲皇世上人

一息若存還報主萬年不死是吾心於今祇合昏昏睡笑殺當時勳業人

疏懶百年還舊癖功名此日負初心本來面目頻頻照恐落寰中第二人

賀狱吏孫東渠母壽并序

萬里河山俱帝業如何謀計只六朝京備邊自是千年計塞

子以狂瞽被責下獄幾死者屢賴東漊子左右保護於
其間其不屈權奸扶持善類追出尋常萬萬矣乃堂家
書來又諭東漊加意於子古誾鮮語有名公大人所不
能道子感其子之德而嘉其母之賢也仲秋十二日適
其母初度因作詞律以贈之觀者尚其諒子之心乎
南極星輝萊彩動北堂萱映海天明百年花老秋風冷千
里雲孤暮樹平赤鳳生煙迴紫氣青鸞傳詔下黃城題詩
增我班裳恨幾遍停思無限情

送宋司獄致仕 名秀山東甯海州人

共說山中好甲子百年林下見高人醒初幻成俱爲夢歸
去此身方屬君皆夜法星辭帝座秋風行召動乾坤西臺
多少台宪者一聽離歌淚滿巾

獄中紅苔

寒梧淒淒哀怨絕陰雲黯黯鬱愁結西風滿地苔痕紅盡
是潸囚宪淚血

朝審途中口吟

風吹柳鎖滿城香簇簇爭看員外郎豈願同聲稱義士可
憐長板見君王聖朝德厚如天地廷尉稱平過漢唐性癖
從來歸視死此身原自不隨楊

讀易有感

眼底浮雲片片飛吉凶消長只幾希自從會得羲皇易始
覺斉時大半非

九日崑峯賜飲疑和劉靜修先生九日九飲歌韻體
九首

一飲初歌第一歌乾坤萬物萃中和醉鄉能發天然樂況
復幽人情興多

二飲停杯歌二歌西風短髮任婆娑四時佳興俱堪賞誰
道當秋百感多

三飲幽人發浩歌百年風月屬子多此身不是乾坤蒂留
我蒼天欲若何

四飲須聽第四歌傷人休笑醉顏酡昔經雪浪翻天湧風
落杯中漫起波

五飲起來鼓缶歌萬年宇宙一紅螺閒中看破盈虛數聚
散浮沉總太和

六飲將酣豪興多仰天長嘯奈吾何片雲忽暗樓頭月只
欲凌虛一拂摩

七飲相關樂趣多風吹萬籟盡笙歌區區懷抱俱春意笑
爾高秋奈我何

八飲自驚飲量過疏狂成癖竟如何縱然痛飲珍珠酒卻
恐醉來語更多

九飲渾忘披翠蓑聖明恩厚復如何釀成四海合歡酒欲
共蒼生同醉歌

題殘菊

萬樹紅芳帶露殘獨憐黃菊對霜看東君不與花爲主一
任西風落砌寒

見山四首 爲人題號

雲穿石榻丹書淫亭枕泉涯白晝閒檜酒相看渾不厭知
君原是見眞山

萬里風煙何日盡百年宇宙幾人閒春來應有桃千樹休
認天台作故山

市朝自有武陵趣一息無心一息閒得意不須登華嶽榻
岑卷石亦青山

雲煙收盡酒后問風靜一簾明月閒不解紅塵尋遠壑漫將詩思傍青山

小雪

破窗不柰西風冷況復蕭條一敝裘疏雪飄殘憂國淚寒更敲斷貫城愁悲歌勞擾慙燕士坐臥渾忘是楚囚四海尋家何處是此身死外更無求

賞功喜作

踏碎塞城誰問罪深居臺閣亦加封聖明恩澗同天地不論無功與有功

雪晴

疏狂忘卻一身憂思人蒼生始解愁萬事無成憐我拙百年有恨倩誰收每思北闕開宣室羞對西風泣楚囚且喜陰雲薄欲散依稀遥見鳳凰樓

夜感月有懷

鎖合西臺煙霧浮孤燈相對夜悠悠寒敧草榻涼如洗風捲星河動欲流報主獨憐成孟浪論交誰復憶同游相知舊月情如許猶自偷窮人鳳樓

寒夜和敬所韻

乾坤一草閣宇宙半胸襟宿雨千年淚明霞萬古心疏楚語客夢住興帶愁吟肌骨渾如鐵寒威任爾侵

觀新歷

鳳歷初看小雪時百年甲子只須臾回頭往事渾如夢識破塵寰半局棋

大風中鳳洲年兄賜顧言及先寄詩扇未到

陰陰朔氣滿皇州烈烈悲風暗戍樓吹合凍雲寒欲雪蹴低霜幹鳥應愁百年執法歸廷尉四海何人憐楚囚閒說載平反多少人

報最歸來寵命新問君何以答楓宸閒中檢點案頭簿二

賞其發狂矣

劉司獄考滿索詩曰占以贈之

右軍曾遠寄蒲葵珠玉莫空投

送張觀海分教偃城十韻并跋

相知每恨未相識閒說遠遊情愛親曉日初分溫室樹文風先度偃城闉稀微殘月明霜劍密籌孤煙逐晚塵野鳥迴隨征棹沒客袍猶帶曙光新東觀海氣冲晴漢南望嵩雲接紫宸遊俗祇應來吏隱此行原不爲家貧河陽桃李荷蕾合洛渚魚龍變化騶穠楊謾勞非悲冷局清朝亦自重儒臣心旌搖落懸雙淚守拙支離愧一身君愛寒官儂愛死古來天地幾癡人

夫人有終日相處志或落落難合終身不相識亦有意氣相孚若素交然者蓋趣向之同與不同故耳觀海張子子雖未知其爲何如人然自予下獄素相與者或遠遊以示其疏詆排以忌其狂閒有下石肆毒以取悅邀功於權奸之門者觀海乃通問不絕奔走不逮主張於公議羣聚談論之閒雖時俗輩惕以重禍不恤也親素交者爲何如哉今之任偃城訓導予感其相知之深而悲其相違之遠也遂爲詩以贈之噫天不以科第與豪傑俾得行其志乃濫及予等閭茸者流不使正人君子相與以共濟王事固隔絕阻抑之俾離其羣而索其居良可悲矣然相知以心而不以迹各盡其心以求自靖雖終身不相見可也否則此言之贈祇貽泛交之譏今日相知之義將不爲他日相見之羞乎言至於此又不覺其發狂矣

至日早醒偶成

夢裏忽聞長樂鐘自驚誤卻上新封覺來月照西廂白寂寂析聲雜曉春

茂兄東城親家鶴峯獄中賜顧同宿二夜感作

寒燈高照影參差樽酒長吟慰夢思十載交遊仍有主百年骨肉更相知追談雲雨如疎日品第親朋異昔時明月不嫌草榻冷徘徊照我去遲遲

因冷感興

風滿孤城淚滿巾高寒偏傍薄衣人晴煙亦逐陰雲冷詩思應隨白髮新歸去此身方屬我愁來何事最傷神邊塵戍馬中原盜惆悵羞稱自靖臣

哀商中丞少峯和徐龍灣韻四首

憂時分外關何事因西臺君爲河山死誰悲梁木摧法星已殞知服齎琛

仍近月此日猶憐才魂魄心猶壯奸諛骨已灰

喪夏欲交驩書生臨將壇可憐當日獄乃爾借星冠白晝

燕山暮紅雲渭水寒他年麟閣上遺像許誰看

燕因善對泣梁獄共蘇騷功業半塵土秋風一羽毛雲連

寇老竹星暗呂虔刀遥憶瀟湘水悠悠咽楚濠

吁嗟成永隔生死事相關氣節雲霄上勳名宇宙間孤魂

憂國淚萬古鎖愁顏敢運將衰絕燕然未許攀

微雪有感

都城夜半初飛雪臺省應多祥瑞詩眼底饑夫寒欲死來

年縱稔濟誰饑

五歲兒入覲還歸不去同宿數夜有感

良知好向孩提看天下無如父子親我有乾坤大父母孝

情不似爾情眞

小兒索余畫駒馬官因索詩隨吟父子問答口號

我已因官累爾何又愛官街海騎馬者轟烈萬人看

憶鶴峯東城因寄二首

屋梁落月應懷我春草池塘夏夢誰記得別時懸淚眼佯

爲笑語怕相思

久惜離羣恨見遲誰知相見倍相思從今憶弟休憐弟又

恐別時勝此時

間有送贈與中官方士而起用者因遣新雪祇風不

應二首

再入天台雲滿開金丹一粒脫凡胎逼人嵐氣浮眉宇閬

苑神仙洞裏來

風捲寒雲落照斜郊原無日不飛沙可憐萬里瓊瑤雪化

作銀杯徹宦家

老天留我報君身惆悵蹉跎又一春幾度丹心連血碎數

莖白髮帶愁新回思往事眞堪笑自牽夏生似有神璞枉

不妨仍泣獻卿無計達楓宸

元旦獄中自製素紙燈籠獄卒以無文彩索詩賦此

二首

元日

鳳蠟水晶碎綵聯珠翠浮何如皎皎月是我大燈毬

有月何須燭無雲不怕風借誰竿百尺光照九天中

和鳳洲王年兄詩韻

末酬拚死恨虛負再生身和淚原非假詒書太任眞寒收

燕谷夕燼鎖漢宮春擾擾欲投石君何相問頻

立春和平山韻

殘雪禁春亦不遲晴煙送暖入簾幃香飛別院梅初發影

送新喜日潤移風佗寒雲山曙畫晴歸庭樹鳥吟詩年來
謫懶濫佳句欲報瓊瑤媿項斯

送徐龍灣審錄江南

寥落雲司庭半虛有功此去要何如西臺月下幽人榻南
國星隨使者車寒雁不堪雲暝夕秋風況是葉飛初秣陵
若遇相知問爲道疏狂病未除

送李東明審錄北直隸

悵望雲旌拂曙暉嗟君此去故人稀南山判草要誰易北
極恩光伴爾歸晚樹喜承新雨露春風醉舞舊斑衣漢廷
此日須元禮早促仙舟赴帝闈

苦冷三首

凍日權寒色狂風送冷塵漫愁衣服薄眼底是陽春

喜晴梅相映紅

陳平山鵲噪詩以此答之

惡事先傳應早避喜來不報亦何傷平生最愛鴉聲好野
好音惟恐隔深樹一聽惡聲共彈罹啼鳥亦知隨世變鴉
鳴何少鵲何多

鵲毋勞噪夕陽

又屢示灾變塞日不言少見祥瑞上表爭賀鵲之類也有感老鴉多矣

鵲從今俱漫啼

可厭老鴉常折翅依人喜鵲亦空啼長安公子多飛彈且向雲山深樹棲

苦陰雨

雲黯黯兮慘愁結雷隱隱兮哀怨絕雨潛潛兮血淚下水泠泠兮悲聲咽鳥亂啼兮憐人苦花零落兮誰是主欲入深兮無一穴欲高飛兮無翰羽捫胸問心心轉迷仰面呼

天天不語混宇宙兮不分薄煙霧兮氤氳西風起兮天霽
揩遠樹兮夕曛聚還散兮暮雲平晦復明兮日初晴何時
回怒兮天王聖明

題梅軒號

江南有梅不見雪冀北雪多梅花稀惟有中州風土好梅
花雪花相映輝孤根深托雲石窟天與清香豈偶爾不向
春光藉藍陽常隨上苑爭桃李老幹雪銷翻助清層冰萬
丈影涵明幽姿皎皎塵埃絕琴瑟逼人冷氣生萬樹叢中
呈淡粧百花頭上吐寒芳倘然遠崎輕風起吹落乾坤草
木香一枝潔素籌粉白娟娟月姬著新裳一枝黃蕚梁園
發攢金綴粟色微茫一枝朱英丹換骨錯認天桃帶淺霜
一枝紫蕤蕾初破曉霞飛落緋衣傍一枝同心並頭開晴
沙酣睡鴛鴦鷺鷥疏影籠月瘦骨插天勁楠穿石枯隙藏煙

鶯蝶不相識風雨要翩姸冰葩凍蒂應難落一任淒涼羌
笛弄蒋川古瘦清香原太始品題羣芳要無比一段幽閒
惟自知豈容凡眼窺紅紫羨君孤標迥絕俗梅花如人人
如玉得意移來軒後栽松竹交映憶衷曲樽酒相看花解
語似促早上金門去商家正須和羹材休爲花神滯野墅
花落結實調鼎春烹來端可薦梱宸推願分種千萬山以
解蒼生萬斛之渴塵

臨洮詩

浩氣還大虛丹心照萬古生蒋未了事留與後人補

其二

天王自聖明制度高千古平生未報恩留作忠魂補

補東岡代作

臨漳才子長安客厭見漳水東流不復回最愛城東峯蓬
山岡起寂寂空谷絕塵埃聲蕭林巒非一狀懸崖削壁列
屏障奔騰萬馬下天空倘悵萬寶息雲帳鬱蒼竹樹半晴
陰古洞薜蘿相背向危峯曉掛扶桑雲曙壑松風日夕聞
冥冥雲封羣巖暗細細泉流百道分晴月映蘚壁巖花醉
夕曛上有千歲不消之冰雪下有煙霞萬頃之氤氳君生
鍾此岡之秀下應嶽神上應元宿陟頂攬雄觀宇宙開日隘
八極如區圖君不見西周岡上鳳凰鳴至今千載流芳聲
又不見南陽岡上臥龍起興復漢祚垂青史羨君青瑣舊
知名十年已償林泉盟如今邊寇正縱橫漢家能有幾千
城勸君早展籌邊略休務區區山水情

楊忠愍集卷三終

順德龍鳳鎮校栞

予家原日外小興州人國初以州當被倭患詔徙居民入內地遼祖之莊小興州者不可考祖楊百源徙保定府容城縣人樂安里籍居城東北河照鄉世業耕讀百源生遠正述正生遷進生俊俊生青青生富富生子三人長繼昌即予同母兄次繼美予庶兄父妾陳氏所出其三郎不肖也母氏曹生不肖於正德十一年丙子歲五月十七日辰時父喜而謂曰卜者相者以予有陰德當生異子今觀此孩身首股三停必不凡也丁丑年二歲戊寅年三歲己卯年四歲俱在母乳抱狀愈奇異頭甚長且圓大人皆以爲壽星頭

庚辰年五歲父命各居將產分爲三父及庶母庶兄取其一兄取其一母及予及姊得其一耕種之苦負戴之勞母及姊俱身任之時予亦嘗負一小束禾隨母姊同行見者爲之歎息流涕

嘉靖改元壬午年七歲母得咳嗽勞疾親戚勸兄與母同居至七月六日母捐館予惟知哭泣哀號日則諸姊引攜夜則隨兄同寢其狼狽孤苦自爲至矣

癸未年八歲夏即善牧牛或宿於場園或宿於瓜鋪偶至里塾見諸生揖容之美吟誦之聲心甚愛之歸而告於兄欲從讀書兄曰若年幼焉用此予曰年幼能牧牛乃不能讀書耶又告於父始得從沈師諱琇者學受書四五遍即能誦從學四五日即能對句明年長而來學者師出對眾皆藏匿師呼跪出對云藏形匿影對成者先起予隨云顯姓揚名師云此絕對也自此相愛之甚始教以作文法冬十月師館於別鄉予遂歸乃從鄉耆陳師學讀經書

兄將來必進士矣

甲申年九歲四月退學供牧牛事七月間兄以牧牛失期見責云家事在吾二人汝奈何不謹慎即分居汝當餓死矣蓋亦戲而恐之也予曰分亦何妨兄乃分屋一間米豆各數斗驢一頭予早起自作飯食畢則將米豆上各畫字記之將門封鎖乘驢出牧午間回亦如之鄉人俱爲流涕兄亦佯爲不理至四五日後乃喜而語人曰我戲而勒之分居即能料理家事如此於是又合居冬十月農事畢又從塾師肄業

乙酉年十歲春秋從塾師學夏則牧牛父每退食及客至必命對一日客至無酒沽於館父出對云無酒是窮主子即對曰有兒爲名臣爺歎賞不置父由此鍾愛之而庶母亦漸加愛矣

丙戌年十一歲春沈師歸家乃從族伯翔讀是夏父恐誤學乃脫牧牛事至七月父以鄉間見聞不廣遂囑兄送邑庠生王姓諱允亨讀方少有進九月父得反胃病召至家日夜問安侍養十一月八日父捐館時柩在堂本縣拘兄作收糧大戶兄不得往予遂代役其收納記算亦酉點查俱不錯誤

丁亥年十二歲春夏務農事至秋乃就表兄王監生家寄食從劉先生簡齋學

戊子年十三歲春劉師辭歸乃從邵先生諱宸號南臺後登甲辰進士復姓一日師出同學作布陳相踐之戲師偶來過任南道御史眾皆藏匿師呼跪出對云藏形匿影對成者先起予隨云顯姓揚名師云此絕對也自此相愛之甚始教以作文法冬十月師館於別鄉予遂歸乃從鄉耆陳師學讀經書云老學生眾不能對問及予即應聲云小道士倆喜云此

己丑年十四歲夏陳師病故予又從農事冬初從陰師學
師諱從光號臨池縣庠生與其子陰標號豫菴後登辛丑進士同
筆硯發憤力學初若漸進
庚寅辛卯壬辰年十五十六十七歲均從陰師學師以家
事牽纏而講解之功日疏同游者又皆富室子弟日惟嬉
戲紛擾學業無甚進兄促予別學予以無故不忍辭壬辰
年庶兄故
癸巳年十八歲春府考候送察院不中歸甚慚憤乃將四
書自讀看一過又別治禮記經亦麤讀看一過五月府考
遂取中六月送察院考獲充縣學生員提學公江甯王后
岡題目四書使驕且吝二句禮記汙尊而抔飲二句論天
地變化草木蕃同案者十五人予考一等第四歸仍從陰
師學十月初乃與同庠王諱世雄號奕山共力親舊讀書
甲午年十九歲春夏仍同奕山兄讀書社學秋本縣貢士
李諱學詩號古城歸自太學設教甯國寺李乃端介有道
之士教人不論貧富惟因材加厚予遂從學復治書經師
一見便奇之出然非與題命爲文蓋寓相傳之意也予文
甚爲所稱許自是日日講究不懈冬十月娶胡邨張公諱
果次女爲妻先是鄉人見予學頗進富室多許妻以女予
日富室之幼女豈可處於兄嫂之閒邪張予兄之叔丈也
未可量之句郡縣自是有名秋試落第兄命在家教二姪
戊戌年二十三歲引二姪復居縣寺佛永僧房夏天行瘟
疫主僧病倒同舍生卽亡去兄遣人促予及二姪歸予曰
如予去則此僧死在旦夕善遣家人回兄又遣人促曰如

於社學所居房三間前後無門又乏炭柴匠席嘗起臥冰
霜而寒苦極矣時同會者胡默齋九齡侯中城忠愛許龍
川澄陰南峯邦彥幷豫菴奕山也
甲午年十九歲春夏仍同奕山兄讀書社學秋本縣貢士
李諱學詩號古城歸自太學設教甯國寺李乃端介有道
之士教人不論貧富惟因材加厚予遂從學復治書經師
一見便奇之出然非與題命爲文蓋寓相傳之意也予文
甚爲所稱許自是日日講究不懈冬十月娶胡邨張公諱
果次女爲妻先是鄉人見予學頗進富室多許妻以女予
日富室之幼女豈可處於兄嫂之閒邪張予兄之叔丈也
未可量之句郡縣自是有名秋試落第兄命在家教二姪
戊戌年二十三歲引二姪復居縣寺佛永僧房夏天行瘟
疫主僧病倒同舍生卽亡去兄遣人促予及二姪歸予曰
如予去則此僧死在旦夕善遣家人回兄又遣人促曰如

念經於外予自操井臼之勞犹桿五根剖開可以熟飯冬
師諱從光號臨池縣庠生與其子陰標號豫菴後登辛丑進士同
自汲水手與筒凍住至房口呵化開始作飯夜嘗敲油每
讀書月下夜無衾腿肚常凍轉起而遶室疾走使令微煖
其苦蓋難言萬一矣
乙未年二十歲師教既勤予資性頗高而用力又銳一年
之閒學業遂成師亦大肆力於學問嘗私語予曰我與汝
今日爲師徒後日可爲同年矣乃於城外築書舍方期來
年謝諸生與予同務舉子業焉
丙申年二十一歲新春師得癱瘓病予日侍湯藥百里之
外調攝既無脚力且少盤費惟徒步忍飢潛行而已然師
平日酒量甚大飲多痰盛竟不能起噫予之心喪至今耿
耿豈特三年哉是夏與庠友李鶴峯九皋及奕山會文於
甯寓寺上房條約甚密且相庠爲善情愛綢繆若兄弟然

相染毋家歸也予曰平日相與有病去之心甯忍乎如子相染同死於此亦可也於是止取二姪歸予爲之親供飲食遍求醫藥夜則同寢二十日而僧愈時兄亦染病矣信到予卽歸不解衣而事者月餘兄愈妻又病無一人近子自調養之數日而愈是年傳染甚多予親事三人而幸不染人皆以爲有神佑云

己亥年二十四歲時二姪常思歸家且供給不便予乃築草團瓢於西園肄業其中

庚子年二十五歲春提學甯夏黃公南渠考科舉予居第三時兄與本郡富民訟於府兄屈賄不勝囹於獄子曰兄負屈如此尙焉應試爲哉時各上司因築城之役俱駐於沙河予卽往訴撫按俱以事小拒予曰詞訟只當論屈之大小事之大小豈可拘也訟遂得白畢卽赴試中式第二

十一名主考童冏方李方泉房考莆田林瘦泉諱成立解元劉一麟也冬十二月長子生

辛丑年二十六歲會試落第歸仍肄業園瓢秋同年孫睟泉諸兄書約入監人有告兄者曰坐監歷事可三年而畢須費二百金兄曰若此則負累吾矣吾有子而多將來何以度日因議析居予亦懼其累兄不得已各居焉是冬入北監

壬寅年二十七歲在監春季考第一五月該撥部歷事因革其團弊凡已往弊端俱爲之一洗吏無不服堂上及諸先有睟泉之約不可背乃給引回家九月長女生冬徙居於縣

癸卯年二十八歲春復居鄉一日予置酒邀兄之外父及諸親數人會飲至半酣開子起而言曰初兄與予析居恐子坐監費多敗壞家事日今予坐監歸而農事所得更豐

十月到任考功司郎中鄭公淡泉諱曉時稱冰鑑一見而奇之退謂諸僚曰此人心志氣節事業將來未可言也遂甚相愛曰告以居官守身之道與夫古今典故

戊申年三十三歲本司郎中史沱郡陞予乃署司印此司專管吏事弊端甚多予立爲章程投到則嚴其登籍先後則示以定序點查則革其頂替考選則防其代筆取撥則革其團弊凡已往弊端俱爲之一洗吏無不服堂上及諸僚俱稱賞焉是年專肆力於詩文之學

己酉年三十四歲二月妾劉氏死三月二日午時三子生是時關西韓公苑洛諱邦奇爲南京兵部尚書此翁善律呂皇極河洛天文地理兵陣之學而呂律爲精予師之先攻律呂之學三月而得其數乃告於師曰樂學非他學比不可徒事口說必自善制器自善作樂播之聲音各相和

庚戌年三十五歲春韓師致政歸謁子曰子之樂已八九子之才不止於樂可旁通濟世之學至於樂侯子退閒時一整頓足矣子遂大肆力於天文地理太乙壬奇兵陣之學而各知其麤時本部考功郎中何子吉陽殷子白野張子龍山余子九厓楊子朋石涂子任齋劉子蘇涯約爲五日之會相與講論終日子一一九之果誠可語進道矣故子生死利害義利之關見之甚明閱卽敎曰繼盛之言是也下閣臣擬票旨語甚溫而咸寧侯仇鸞有揭帖進上乃下八臣會議八臣者大學士嚴嵩李本禮部尚書徐師階兵部尚書趙錦侍郎張時徹聶豹尚書趙守朴公諱錦知之守朴曰若此疏上則馬市決不可開然既已遣臣言其不可是避難也得開乃別遣張主事才行子遂上阻馬市之疏皇上連三閱卽敎曰繼盛之言是也下閣臣擬票旨語甚溫而咸寧侯仇鸞有揭帖進上乃下八臣會議八臣者大學士嚴嵩李本禮部尚書徐師階兵部尚書趙錦侍郎張時徹聶豹尚書趙守朴公諱錦知之守朴曰若此疏上則馬市決不可開雖徐公亦中懊之不敢或異會議本上遂下子錦衣獄拶一拶敲一百敲夾一夾後命下降子陝西臨洮府狄道

紹何云志欲小天下特來登泰山俯觀絕頂上猶見白雲還末序云子讀孟子書以爲天下惟泰山爲高也今陟其頂而觀之則知所謂高者特高於地耳而山之上其高固無窮也子於是而悟學之無止法矣

辛亥年三十六歲正月爲次男聘李鶴峯兄第五女先是倭患最急又官居兵部志欲身親兵事掃除醜虜豈意一入兵部之後見其上下所行俱支吾常套不得著實幹事時有開馬市之議子曰馬市一開天下事尚可爲哉卽欲疏陳其不可然方議遣子行乃草開市亭候命下卽上大駕司員外郎子雖不才然素安以天下事爲己任況此時媒孽與顯臣爲親子曰彼富我貧門戶不相對素不甚相孚不敢許鶴峯者幼年同牕且剛直據慨心志與己同遂結親焉二月買妾槐氏遂赴京考滿投文日卽陞兵部車疏陳其不可然方議遣子行乃草開市亭候命下卽上大駕司員外郎子雖不才然素安以天下事爲己任況此時倭患最急又官居兵部志欲身親兵事掃除醜虜豈意一入兵部之後見其上下所行俱支吾常套不得著實幹事時有開馬市之議子曰馬市一開天下事尚可爲哉卽欲結親焉二月買妾槐氏遂赴京考滿投文日卽陞兵部車駕司員外郎子雖不才然素安以天下事爲己任況此時倭患最急又官居兵部志欲身親兵事掃除醜虜豈意一入兵部之後見其上下所行俱支吾常套不得著實幹事時有開馬市之議子曰馬市一開天下事尚可爲哉卽欲疏陳其不可然方議遣子行乃草開市亭候命下卽上大

縣典史未到秋道時其上司僚友俱以予爲剛介性氣之士各懷疑畏然予處上司僚友一如吏初選者數日後各喜曰初以先生難處不意今乃平易守禮可親可愛如此予曰素位而行君子之常居官如戲場時上時下吾惟守分而已先是請官多靜坐不理縣事縣尹平定州李魚泉亦相愛不忍以瑣事相干予請曰豈有日食祿而不事事者邪凡有可代勞者望不吝差委於是始付以事予盡心爲之俱有條理而各上司因之亦以難事相委居月餘府縣學生員從學者五十人日相講論甚有趣味將門生贄禮幷俸資所餘買東山超然臺此臺相傳以爲老子飛昇之所蓋過函關西來所傳或不謬云乃於上蓋書院一區前三間爲揖見之所中五間爲講堂又後高處蓋殿三間爲道統祠上九位爲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前側

左爲周公右爲孔子兩壁側則顏曾思孟漢董仲舒隋王通唐韓愈宋周程張朱元許衡劉靜修明薛文清也秋道多西番回子俱習番經不讀儒書聘教讀二人於圖通寺設館募番漢童生讀書者百餘人至二月後各生俱知揖讓敬長上出入備禮其資質可進者三十餘人各父兄亦因而知道理棄番教學忻忻然相謂曰楊公來何遲也又此處先是山木去城近柴甚賤遞來則去城幾二百里柴漸貴而民病之城西七十里有煤山一區屢爲生番所阻官府不能制蓋番民利於賣木煤開則失利生番素服子者予往即開百姓便焉城西一帶俱園圃種蔬菜先年借洮水灌溉甚有大利歲久淤塞園圃漸廢募各園戶疏通之而水利之盛倍於昔時秋道應徵糧草舊無官冊惟書手有簿相傳作弊甚大富者買免而貧者反重予乃拘集書手扛於一次算一縣之總數比原額反多三十石蓋往時之飛詭俱查出是以多也將應徵輕重分爲三等而各戶之輕重均平無規避於其間者民間之地有糧重者白以與人亦不敢受予白之於府將前所餘糧用輕價買地二千畝地價不足則賣予所乘之馬及所得俸錢幷妻首飾也諸生分種一千畝有幷田之餘意其一千畝則佃種於人將所收子粒則擇諸生中之老成者四人收掌諸生之冠婚喪祭則量貧富補助餘則候年荒各生分用故此一事百姓之糧草既均而諸生養生之需亦足矣俗好禮佛近僧雖士夫不免予一禁之舊習遂革初時有稱不便者後來始知惡僧而崇正矣邊方愚民惟以織褐爲生上司差來承差書吏或減價扣買或以雜物易換雖撫按守巡亦多若此

然一褐之不得其價則一家之不得其養故有號泣於道者有求死於河者予遂出告示禁約公差人員買褐蓋陰寓各上司之發價府縣買褐也無何巡按差人買褐予乃拘其差人收其牌票欲爲申請而府掌印官相講乃已此聲一聞再無一上司來買褐百姓所得之利視昔年加倍故此一舉亦知非明哲之爲蓋欲爲百姓興利除害雖叢怨冒罪亦有所不暇顧云邊方之民久被殘虐易於感化予在任則謳歌滿道去任則哭泣而送於百里之外者千餘人孔子所謂蠻貊之邦行者信其然歟

壬子年三十七歲四月得陞山東諸城知縣報五月十一日得憑離秋道七月十二日到諸城任諸城濱海俗甚強悍予治事不數日民皆守法吏不敢奸八月初一日南京戶部雲南司主事之陞報至矣其興學校開荒田編武備

立保甲結城池均田糧平徭役數事平日之欲爲而不得者方欲少效一二無何九月十七日憑至而止十月初六日到任郤有北刑部湖廣司員外之報十一月初四日憑至初八日離京十六日抵淮安又有調兵部武選司之報先是得刑部報郤圖錯一百棍四棍一換送刑部從重議罪乃比依詐傳親王令旨律絞監候方子未上本之前司中日相與議論者汪子少泉名宗伊湖廣人周子松厓名冕四川人王子繼津名遂雲南人少泉則與謀議冒功一節乃其所見松厓則與知而不見其臺繼津則知其欲爲而不知爲何事上本後人部交牙牌辭僚友衆方知子有此舉各疾贊遠遊而一二知己雖有眷戀之情尚多畏縮之狀獨繼津則肝膽相許若親兄弟然子觀其義氣激發情愛懇至遂託云子二子一女一子已聘有妻一子尚未聘一女尚未許人長而娶嫁皆兄之事也繼津遂面許云此盡托弟而一小女正與三令郎年歲相當遂許焉自子入獄鎮撫司刑部之係護皆繼津也其受打之先王子西巖名之諧湖廣人送蚌蛇膽一塊托校尉苗生者齎酒一壺云可以服蚌蛇膽子曰椒山自有膽何必蚌蛇哉止飲酒一杯彼又云莫怕子曰豈有怕打楊椒山者遂談笑赴堂受打未打之先心已有定主打之時乃兩目觀心舌拄上齶牙齒緊對意不散亂口不呻吟蓋一呼叫則氣亂氣亂則血入心必死方打四五棍時心受疼不過若忙亂苦遂一覺照自思此心亂矣於是提起念頭觀己身若外物者打至五六十忽覺若有人以衣覆之者遂不覺甚痛謂之神助或其然歟打畢校尉郎推入包褓擡出至門外家人以門扇擡之至法司門口巡風官乃同年江西李天榮乃革去門扇藥餌諸物一皆阻住子兩腿腫脹相

八日到任

癸丑年三十八歲元旦謄眞本初二日齋至端門方欲進閽拿內監臺官知本意不合卽趨出日晚不懌至十四日乃齋戒沐浴三日至十八日本上二十日拿送鎮撫司打問先拶到手拶木繩俱斷子曰鬼神在上尚用刑哉乃改一百敲問所以主使之人子曰當此時之臣奸邪大先敲五十二敲夾一夾棍其問答之辭甚多子始終不屈乃重打四十棍釘肘鐶送監至二十二日晚奉旨錦衣衛打一百棍四棍一換送刑部從重議罪乃比依詐傳親王令旨律絞監候方子未上本之前司中日相與議論者汪子少泉名宗伊湖廣人周子松厓名冕四川人王子繼津名遂雲南人少泉則與謀議冒功一節乃其所見松厓則與知而不見其臺繼津則知其欲爲而不知爲何事上本後人部交牙牌辭僚友衆方知子有此舉各疾贊遠遊而一二知己雖有眷戀之情尚多畏縮之狀獨繼津則肝膽相許若親兄弟然子觀其義氣激發情愛懇至遂託云子二子一女一子已聘有妻一子尚未聘一女尚未許人長而娶嫁皆兄之事也繼津遂面許云此盡托弟而一小女正與三令郎年歲相當遂許焉自子入獄鎮撫司刑部之係護皆繼津也其受打之先王子西巖名之諧湖廣人送蚌蛇膽一塊托校尉苗生者齎酒一壺云可以服蚌蛇膽子曰椒山自有膽何必蚌蛇哉止飲酒一杯彼又云莫怕子曰豈有怕打楊椒山者遂談笑赴堂受打未打之先心已有定主打之時乃兩目觀心舌拄上齶牙齒緊對意不散亂口不呻吟蓋一呼叫則氣亂氣亂則血入心必死方打四五棍時心受疼不過若忙亂苦遂一覺照自思此心亂矣於是提起念頭觀己身若外物者打至五六十忽覺若有人以衣覆之者遂不覺甚痛謂之神助或其然歟打畢校尉郎推入包褓擡出至門外家人以門扇擡之至法司門口巡風官乃同年江西李天榮乃革去門扇藥餌諸物一皆阻住子兩腿腫脹相

摩若一不能前後腫硬若木不能屈伸止手扶兩人用力努掙足不履地而行入獄提牢則奸黨浙江劉撫也舊規官繫獄則有官監撫乃下予於民監自入監後棒瘡既上衙又爲强走所努動方依驢而立忽兩目響一聲不能聽事兩目黑暗不能見物予心自覺曰此乃死矣遂昏不省人事身不覺倒地若睡熟然至二三更始甦噫忽然而死忽然而甦如睡又醒則人之生死亦甚易事也兩腿腫脹衛心不能忍無藥可用又無刀針可刺正無計間司獄陝西澄陽劉時守送茶一鍾予飲之心稍定因茶思起人以瓦尖打寒事遂將鍾打碎取瓦之尖銳者將竹筯破開夾瓦尖在內用線捏緊以尖放瘡上用鼓棰打筯入肉五六分爲此者獄吏由東黃縣孫儒犯人浮梁何成也遂血出兩腿打有五六十孔流血祠噴丈餘後眩暈流於地一時約十數盌自出血後心稍清矣予恐睡倒則血必奔心自打後出衙入刑部三日夜挺身端坐頭不至地以故不能傷生云藥餌既不可得予潛使人在監買黃蠟香油自熬膏藥貼之至二十六日則右腿已潰將皮割去內肉流於地如稀粥止顯一坑長五寸闊三寸深一寸五分手摩至骨時有京師秀才侯冕送藥數之又內侍趙用送藥隔之劉櫃禁繫甚嚴內外不通外面傳已死四日矣家人甚忙乃托獄吏盧世經稍出牛骨簪一根爲信又左手寫出帖去家人始知予不死方救下刑部擬罪時山東司鄧中同年史觀吾名朝賓 諱建人欲從輕議而尚書何鑾高之門生侍鄧王學益世蕃兒女親家不聽當主使送擬此罪命下史欲有言學益怒曰視之無何史降官矣刑帖到司獄司鄧下老監日夜籠棺與眾囚爲伍死屍狂側備極苦楚二月初七日楚二月初七日

遷予於監東獄卒小房李脫籠棺九月朝審予帶長板鐐出門觀者如堵爭欲一見顏色至墟塞不能行人朝坐西廡下內臣圍予觀者以千數有饋飲食者有送錢銀者予俱卻不受內臣益鼓舞稱贊而罵嚴嵩老賊者以萬數審時爲首執筆者則吏部左侍郎王用賓也眾判以此律情眞奏請題奉欽依著照舊監候處決

甲寅年三十九歲夏獄疫大作日與病者爲伍四月二十六日遂染瘟疾時刑部醫官劉廷瑞江西人進予發汗藥二服下藥二服予病中欠主張俱依彼服遂昏不省人事提牢官又江西奸黨曹天祐此官乃人家奴僕讀書中進士後方出姓又斷絕醫藥如初獄然人皆以予必死牟五月提牢官乃浙江應養虛 諱明德 浦陽人乃親檢湯藥視飲食十四日方出汗噫若使命不在死之久矣是月二十六日養

此乃說堂官出予老監遷於外庫居處則甚便方養虛遷予時痛軟甚皆楊以重禍彼乃報然爲之其人品可知矣九月朝審福建李默爲首仍判以捕眞題奉欽依又如前監候是冬邊撫艾居蘿名希淸陝西管馬御史徐紳南直隸建德縣知府趙析陝西鹽座縣人共處置銀二百餘兩爲予買地三頃從此則家業漸立矣

乙卯年四十歲夏四月乃進定禮用媒約與繼津結親九月朝審復議情眞奏請或云張經任南直隸總督因倭寇失事皇上先已告廟打科官必欲殺之經用厚賄買逸嵩及諸奸黨贓銀二萬欲爲彼出脫者判與予同奏本請意以予乃皇上所繫念之人或得混免併死或云嵩知經爲皇上所必殺欲因以及予也奏上皇上一見經名卽意遂云依律處決予知之付命而已平昔予同志輩若王繼津疏見救猶豫不果方卜於神適賊心腹大理少卿胡植太僕少卿鄢懋卿莊冠日此何用卜繼盛負海內重望徐階得意門生階一日當國繼盛出而佐之我輩無遺類矣所謂養虎自遺患也賊子世蕃率諸孫復跪而泣曰爺如救楊某則舉家皆爲繼盛魚肉矣賊卽變色乃說言卜不吉王材爭之曰繼盛之死不足惜也關係國家甚大老先生還當爲天下後世慮然竟不可回報至子予付之一笑夫予死豈係嵩微論植懋卿輩天不過欲不朽此輩惡名耳特附半生逐年行事直書付男應尾應箕收藏以爲後日墓誌之用凡此皆據植牀書也

徐望湖王鳳洲楊朋石楊穀齋龔全山孫瞻泉應養虛李鶴峯諸公爲子奔走救解鳳洲爲余畫策以司業王材者渠門生也勸渠相救王果慨然往賊嵩初亦迫公論欲上疏救猶豫不果方卜於神適賊心腹大理少卿胡植太僕少卿鄢懋卿莊冠曰此何用卜繼盛負海內重望徐階得意門生階一日當國繼盛出而佐之我輩無遺類矣所謂養虎自遺患也賊子世蕃率諸孫復跪而泣曰爺如救楊某則舉家皆爲繼盛魚肉矣賊卽變色乃說言卜不吉王材爭之曰繼盛之死不足惜也關係國家甚大老先生還當爲天下後世慮然竟不可回報至子予付之一笑夫予死豈係嵩微論植懋卿輩天不過欲不朽此輩惡名耳特附半生逐年行事直書付男應尾應箕收藏以爲後日墓誌之用凡此皆據植牀書也

遺囑

愚夫諭賢妻張貞古人云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蓋當死而死則死比泰山尤重不當死而死則死比鴻毛尤輕生之際不可不揆之於道也我一時閙死在你前頭你是一箇激烈麤暴的性子只怕你不曉得死比鴻毛尤輕的道理我心甚憂倣將這話勸你婦人家有夫死同死者蓋以夫主無兒女可守活著無用故隨夫亦死這纔謂之當死而死死有重於泰山纔謂之貞節若夫主雖死尚有幼女孤兒無人收養則婦人一身乃夫主宗祀命脈一生事業所係如此若死則棄夫主之宗祀墮夫主之事業負夫主之重托貽夫主身後無窮之慮則死不但輕於鴻毛且爲衆人所唾罵便是不知道理的婦人我打一百四十棍不死是天保佑我那時不死於今豈有死的道理萬一要死也是重於泰山了所惜者只是兩箇兒子尚幼讀書俱有進益將來都成的只怕候了他一箇女兒尚未出嫁無人教導看管怕惹人嗤笑我就死了留的你在教導我的兒女成人長大各自成家立計就合我活著的一般我在九泉之下也放心也歡喜也知感你如今咱一家兒無有我也罷了無有你一時成不的便人亡家破弭了人家的願惹人家的笑你是一箇最聰明知道理的何須我說千萬只是要你戒激烈的性子以我的兒女爲重方可二貞妾名年幼又無兒女我死後就著他嫁人衣服首飾都打發他我在監三年他發心禮齋誦經是他報我的恩了不可著他在家守寡咱哥雖無顧照也無別意不過只是要便宜心腸只事讓他些與他便宜他就歡喜了不可與他爭競二姐四姐要你當看顧他五姐六姐也

要親近他應民自幼養活他一場也須分與他些地土甘乏舒家事說你能善處我又說莊後面故不須多言

父叔山諒應尾應箕兩兄人須要立志初時立志爲君子後來多有變爲小人的若初時不先立下一箇定志則中無定向便無所不爲便爲天下之小人衆人皆賤惡你你發憤立志要做箇君子則不拘做官不做官人人都敬重你故我要你第一先立起志氣來此一段立志之道心爲人一身之主如樹之根如果之蒂最不可先壞了心心裏若是存天理在公道則行出來便都是好事便是君子這邊的人心裏若存的是人欲是私意雖欲行好事也有始無終雖欲外面做好人也被人看破你如根蔡則樹枯蒂壞則果落故我要你休把心壞了此一段存心之道心以思爲職或獨坐時或夜深時念頭一起則自思曰這是好念是惡念

若是好念便擴充起來必見之行若是惡念便禁止勿思方行一事則思之以爲此事合天理不合天理若是合天理便行若是不合天理便止而勿行不可爲分毫違心害理之事則上天必保護你鬼神必加佑你否則天地鬼神必不容你你讀書若中舉中進士思我之苦不做官也是若是做官必須正直忠厚赤心隨分報國固不可效我之狂愚亦不可因我爲忠受讒遂改心易行懈了爲善之志此一段慎思之道若人父賢子不肖之詬此一段行之道我若不狂你母是箇最正直不偏心的人你兩箇要奉順他凡事依他不可說他人惡時是家人你兩箇要敬他讓他祖產分有未均處你斗爲那箇兒子不向那箇媳婦不向那箇他若是愛便宜也讓他罷切記休要爭競自有窮人話短長也此一段敬讓你兩箇年幼恐油滑人見了便要哄誘你或說你喫飯或誘你賭博或以心愛之物送你或以美色誘你一人他圖套便喫他騙不惺惺著他生一世兒氣便日日不奉不想天誅你我狂九泉之下也懊你兩箇是一母同胞的兄弟之道你兩箇年幼恐油滑人見了便要哄誘你或說你喫飯或誘你賭博或以心愛之物送你或以美色誘你一人他圖套便喫他騙不惺惺著他生一世兒氣便日日不奉不想天誅你我狂九泉之下也懊你兩箇是一母同胞的兄弟之道

不的人若是有這樣人哄你便想我的話來識破他合你好是不好的意思便遠了他揀著老成忠厚肯讀書肯學好的人你就與他肝膽相交語言必信逐日與他相處你自然成箇好人不入下流也此一段擇友慎交之道　讀書見一件好事則便思量我將來必定要行見一件不好的事則便思量我將來必定要戒見一箇好人則思量我將來必要合他一般見一箇不好的人則思量我將來切休要學他則心地自然光明正大行事自然不會苟且便爲天下第一等人矣此一段讀書學好之道　習舉業只是要多記多作四書本經記文一千篇讀論一百篇策一百問表五十道判語八十條有餘功則讀五經白文好古文讀一百篇每日作文一篇每月作論三篇策二問切記不可一日無師傅無師傅則無嚴憚無稽考雖十分用功終是疏散以自枉故也又日最相好豈有惱我詬我之理則惱我詬我者聞之其怨之其感益深有人向你說某人惱你詬你則云他與我平人感你之恩則云他有恩於我我無恩於他則感恩者聞人稱揚不已聞人之過則絕口不對人言人有向你說某人之過勿信勿傳勿喫我虧勿使人喫我虧宿受人氣勿使人受我氣人有恩於我則終身不忘人有怨於我則卽時丟過見人之善則對人稱揚不已聞人之過則絕口不對人言人有向你說某人之過勿信勿傳勿

不孝記之記之此一段待妳楊應民是我自幼撫養他成
人你日後與他部裏莊窠一所墳左近地與他五十畝他
若公道便與他若有分毫私心私積錢財房子地土都休
要與他麵銭他若守分到日後亦與他地二十畝邨宅一
小所若是生事心裏要回去你就合你兩箇丈人商議告
著他原是四兩銀子買的他放債一年銀一兩得利六錢
按著年問他要不可饒他恐怕小厮門照樣兒行你就難
管福壽兒甲首兒楊愛兒都是監中伏侍我的人日後都
與他地二十畝房一小所以上各人地都與他墳左近的
著他看守墳墓許他種不許他賣此一段恩威覆奏本已
上恐本下急倉卒之間燈下寫此殊欠倫序然居家做人
之道盡在是矣拏去你媳看後做一箇布袋裝盛放在我
靈前桌上每月初一十五合家大小靈前拜祭了把這手

卷從頭至尾念一遍合家聽著雖有緊事也休廢了
嘉靖三十四年十月二十六日椒山手書於福堂付應星
應箕兩兒藏好

附錄

張宜人請代夫死疏

刑部見監臣楊繼盛妻張氏謹奏爲籲天乞恩願代夫死
事臣夫原任兵部武選司員外郎因先任本部車駕諫阻
馬市預伐仇鸞逆謀因言不及時又本內脫字望恩僅從
薄譴旋因鸞敗首賜湔洗一歲四遷歷抵前職臣夫拜命
之後嘔恩感泣思圖報效或中夜起立或對食忘餐臣所
親見不意誤聞市井之談尚徂書生之習一時昏昧遂發
狂言復荷皇上天高地厚之恩不即加誅俾從吏議臣夫
自杖後入獄死而復甦者數次剜去臀肉兩片斷落腿筋
二條膿血流約五六十碗渾身衣服盡皆霑污日夜籠罩
備極苦楚又年荒家貧常不能給臣紡績織履供給餉食

已經三年該部兩次奏請俱蒙特允監候是臣夫再蹈於
死而皇上累置之生臣之感佩惟有焚香禱祝萬壽無疆
而已但閻今歲多官會議適與張經一同奏請題奉欽依
依律處決臣夫雖復捐軀市曹亦將瞑目泉下然臣仰惟
皇上方頤養沖和保合元氣昆蟲草木皆欲得所豈惜一
迴宸顧下逮覆盆螻蟻之私少從末減不勝大
幸若以罪重不赦願即將臣夫斬首都市以代臣夫之死
雖遠禦魑魅親執戈矛必能爲疆場效命之鬼以報皇上
臣於九泉稍有知識亦復啣結無既矣臣無任激切祈懇
皇恩待命之至奏入爲當所
抑不得達

張宜人祭夫文

維皇明嘉靖三十四年歲次乙卯冬十一月朔越九日未
亡妻張氏謹採首陽之薇挽汨羅之水致祭於夫君奉直

江伯陳圭及御史歐陽必進題項州黎寇平遣放忠奏捷
卽援故事授錦衣衞鎭撫無何放忠病廢嚴嚇以親弟應
襲又言放忠前斬賊首七級例宜加陞遂授千戶問放忠
爲誰曰嵩之厮役也嚇爲誰曰世蕃之子也不意嵩表率
百僚而壞朝亂紀一至於此今蒙明旨下本部查覈世蕃
猶私創覆草架虛遺臣欲臣依草覆奏天地鬼神照臨在
上其草現存伏望聖明特賜究正使內外臣工知有不可
犯之法疏入帝以冕爲挾私逮繫詔獄削籍可見公之劾
嵩皆據實情上奏抑見人之惡嵩皆有公論可憑也
公當送刑部擬罪時尚書何鑑受嵩意欲坐以詐傳親王
令旨鄙中史朝賓曰疏中但云二王亦知嵩惡原無親王
令旨二尺法豈可誣也嵩怒降朝賓爲高郵判官侍郎王
學益助成其說遂坐公絞繫獄

公當旣杖從法司門鴈夷裹來血淋淋下也諸熟公者揶
揄自引匿去獄吏一二緣嵩指謂曷曰嗇而不治職方氏
卽爲通公治鬼室公所止獄舍卑甚又久雨蛙黽分枕席
而臥久之應生乃當視獄從血肉中辨公別築室醫藥肴
問相繼始公以杖瘡甚左脚短三寸邛邛距虛已得神抹
更改室燥遂愈侍郎王學益與世蕃姻親聞之恚謂何用
我爲且累之言元宰若詈敵柰何郎不遽令苦地下亦令
苦地上而更相席哉風尚書求其主尚書知爲應生也難
之人或謂生且遜謝亡有應生嘵然曰夫夫也豈其以余
非人者益日夕候公自如移年期滿當報應生走尚書所
華語謂公力爭之可得也毋令天下有以詈廷尉案法曰
數反尚書熟計主上自管三尺一日爭不勝而且謂我速
死邪謝應生第待之生還欲自具草稾亦竟念其事乃已

總督半載俾斬五千乞賜原宥不納嵩知帝必殺經乃以
公名附經疏尾覆奏遂同日斬於西市天下共寃之
公之死也總督侍郎王忬常銜痛焉其子世貞素從公遊
又爲之經紀其喪弔以誄嵩固此深憾忬世蕃嘗求古書
於忬忬有臨摹類眞者以獻世蕃知之益怒會灤河之警
鄢懋卿乃以嵩意爲草授御史方輅令劾忬邨擬旨逮
繫爰書具刑部尚書鄢懋卿擬謫戍奏上竟以邊吏陷城律
棄市噫忬之痛公原出至性而嵩之殘害忠良豈徒及於
公哉

案公軼事與諸名臣先後劾嵩事實最夥難以悉詳茲
特錄其著於史書與本集各傳內有關會者亦聊以備
見聞而已

附錄賊嵩父子削籍伏誅案

賊嵩父子殘害忠良古今共憤凡讀忠愍公傳者
皆口誅筆伐唾罵遂加必欲得其死狀而後快心
今特將削籍伏誅事略附錄於
此以備天下後世之公論焉

明世宗肅皇帝自嘉靖二十一年宮婢之變卽徙居西苑
萬壽宮大臣希得進見惟嵩獨承顧問御札一日或數下
雖同列不獲聞以故嵩得逞志偏引私人居要地帝亦寖
厭之而漸親徐階會階所厚吳時來張翀董傳策各疏論
嵩帝雖繩言者然心不能無動初帝所下手詔語多不可
曉惟世蕃一覽了然答語無不中又陰結內侍纖悉馳報
報必重賚故每事必先有以待及嵩妻歐陽氏死世蕃居
喪不得入直惟所代票擬嵩每遣人持問世蕃值其方縱
淫樂不以時答嵩自爲之往往失指所進青詞又多假他
人手不能工以此積失帝歡會嘉靖四十年西苑萬壽宮
災嵩請徙南城離宮南城者英宗爲大上皇時幽錮所也

閣老頭以雪此恨階閣之厚爲偏嵩久之亦間驚曰兒誤
我多矣幸聖恩善歸汝雖行戍猶在枕席上久可望赦若
作此舉只如武元衡故事橫屍都門上方眷階厚陞應龍
官一震全族沉矣初階之入政府也肩隨嵩者且十年世
蕃又多行無禮階俱曲忍方應龍上疏罷嵩時階復往謁
慰藉甚嵩喜頓首謝世蕃亦盡出妻子相託階歸其子密
啟曰大人受侮已極此其時矣階僞罵曰吾非嚴氏不至
此負心難爲人將不食吾餘嵩遣所親探之語如前蓋階
亦知上猶戀嵩未能卽割也嵩卽歸階書問不絕久之世
蕃亦忘舊事謂徐老不我毒也乃鳩工大治館舍勢欲益
橫陰賊彌甚先是巡撫御史林潤既劾罷鄢懋卿等知仇
在必報會袁州推官郭諫臣以公事遏嵩里嵩方鳩工治
第其僕爲督諫臣至箕踞不起役人復毆以瓦礫擲之諫

臣亦不禁乃將嵩亨昊楫於潤潤乃上疏言臣巡視上江備訪江洋盜賊多人逃軍羅龍文家龍文卜築深山乘軒衣蟒有負險不臣之志推嚴世蕃爲主事之世蕃自罪誅之後愈肆兇頑日夜與龍文假託朝政搖動人心近者假治第聚眾至四千人道路洶洶咸謂變且不測乞早正刑章以絕禍本疏入詔以世蕃龍文即付獨逮捕至京潤下部諫臣捕世蕃徽州府推官粟郡捕龍文自駐九江勒兵以待均捕得之解京繫獄潤因論袁州府詳具嚴氏諸墨橫狀復上疏略曰世蕃罪惡積非一日任彭孔爲主謀羅龍文爲羽翼惡子嚴鵠爲爪牙占會城廒倉吞宗藩府第奪平民房而又改蘆視之宮以爲家祠鑿穿城之池以象四海直擬偏橋後宇儀鉞堂之規模也袁城之中列爲五府南府居鴻西府居鴻東府居紹慶中府居

紹庠而嵩與世蕃則居相府招四方之亡命爲護衛之壯丁森然分封之儀度也總天下之貲寶盡入其家世蕃已踰天府諸子各冠東南雖豪僕嚴年謀客彭孔家資亦稱億萬民窮盜起職此之由而日朝廷無如我富粉黛之女列屋駢居衣皆龍鳳之文飾盡珠玉之寶張象牀圍金幄朝歌夜絃宣淫無度而日朝廷無如我樂甚者畜蠆使徒招納叛卒日則伐鼓而聚暮則鳴金而解部領三劉相誼洪斗段回等數十百人明稱官舍出沒江廣刼掠士民其家人壽二銀一等陰養刺客昏夜殺人誘人子女奪人金錢半歲之間事發者二十有七而且包藏禍心陰結典樸狂朝則爲宿賢居鄉則爲宸濠以一人之身而總羣奸之惡雖赤其族猶有餘辜嚴嵩不顧子未赴伍隊龍請移近衛既奉明旨居然藏匿以國法爲不足遵以公議爲不足

世蕃擬爲授官兒藩典褒陰冀非常世蕃納其賄爲護持
向非聖神威斷或徙或誅則貽憂宗社矣世蕃罪擢髮難
數陛下曲赦其死謫戍邊衛不思引咎輒自逃歸羅龍文
招集汪直餘黨謀與世蕃外投日本世蕃班頭牛信者徑
自山海棄伍北走擬誘北寇相爲響應臣按世蕃所坐死
罪非一而陛望排上尤爲不道罪死不赦上覽疏曰此逆
情非常宥等第遣潤疏一過何以示天下其會都察院大
理寺錦衣衛鞫訊具實以聞命下階神之出長安門法司
官俱集階略問數語速至私第具疏以聞世蕃雖善探亦
不得知也疏中極言事已勘實其交通倭寇潛謀叛逆具
有顯證請亟正典刑以洩神人之憤上從之命斬世蕃龍
文於市二人聞相抱哭家人請寫遺書謝其父不能成一
字都人聞之大快各相約持酒至西市看行刑既而籍嵩
家得銀二百五萬五千餘兩其珍異充斥踰於天府嵩無
所歸踽踽涼涼依人爲計後寄食墓舍歷受苦靡以惡疾
死噫嵩以昔閣庸材竊貨啙利賴其子世蕃巧詐陰賊迎
合上意遂以朋奸比黨盜竊寵靈凡二十餘載朝中正大
之士幾爲之殘害一空及至罪惡貫盈事機敗露不特舊
類殲除且至梟首籍家靡有死所爲萬世唾罵而忠愍公
諸人以鋤奸盡義旋受褒揚廟食萬世忠義之氣至今猶
生可見上天福善禍淫之道自有昭昭不爽者豈可以一
時成敗而論英雄哉

楊忠愍公集卷五終

順德龍鳳鑣校栞

楊繼盛字仲芳容城人七歲失母庶母妬使牧牛繼盛經里塾覩里中兒讀書心好之因語兄請得從塾師學兄曰若幼何學繼盛曰幼者任牧牛乃不任學耶兄言於父聽之學然牧不廢也年十三歲始得從師學家貧益自刻厲舉鄉試卒業國子監徐階亟賞之嘉靖二十六年登進士授南京吏部主事從尚書譚邦奇遊覃思律呂之學手製十二律吹之聲畢和邦奇大喜盡以所學授之繼盛名益著召改兵部員外郎俺答瞷京師威甯侯仇鸞以勤王故有寵帝命鸞爲大將軍倚以辦寇鸞中情怯畏寇甚方請開互市者和親別名也俺答踞瞷我陵寢虔劉我赤子天下大讐也而先之和不可一往下詔北伐天下曉然知聖意日夜征繕助兵食忽更之日和失信於天下不可二以堂堂中國與之互市寇履倒置不可三海內豪傑爭磨礪待試一旦委置無用異時欲號召誰復興起不可四使邊鎮將帥以和議故美衣媮食弛備兵事不可五往時邊卒私通境外吏率裁禁今乃導之使與通不可六盜賊伏莽徒慮國威不敢肆目今知朝廷畏怯脾睨之漸必開不可七俺答往歲深入秉我無備故也倘之一歲以互市終彼謂國有人乎不可八或俺答負約不至至矣或陰謀伏兵突入或今日市明日復寇或以下馬索上馬不可九茂帛數十萬得馬數萬匹十年以後帛不繼不可十議者曰吾官思所以報國抵任甫一月草奏劾崇齋三日乃上奏曰臣孤直罪臣蒙天地恩超擢不次夙夜感懼思圖報稱蓋未有急於請誅賊臣者也方今外賊惟俺答西賊惟嚴嵩

恥未雪遠議議和示弱大辱國乃奏言十不可五謬大略爲互市者和親別名也俺答踞瞷我陵寢虔劉我赤子天下大讐也而先之和不可一往下詔北伐天下曉然知聖意日夜征繕助兵食忽更之日和失信於天下不可二以堂堂中國與之互市寇履倒置不可三海內豪傑爭磨礪待試一旦委置無用異時欲號召誰復興起不可四使邊鎮將帥以和議故美衣媮食弛備兵事不可五往時邊卒私寇鸞奸大露疽發背死發其屍帝乃思繼盛言稍遷諸城知縣月餘調南京戶部主事三日遷刑部員外郎當是時嚴嵩擅國威不敢肆目令知朝廷畏怯脾睨之漸必開不可七俺答往歲深入秉我無備故也倘之一歲以互市終彼謂官思所以報國抵任甫一月草奏劾崇齋三日乃上奏曰臣孤直罪臣蒙天地恩超擢不次夙夜感懼思圖報稱蓋未有急於請誅賊臣者也方今外賊惟俺答西賊惟嚴

未有內賊不去而可除外賊者去年春雷久不聲占曰大臣專政冬日下有赤色占曰下有叛臣又四方地震日月交食臣以爲災皆當致請以當十大罪爲陛下陳之高皇帝罷丞相設立殿閣之臣備顧問視制草而已當乃儼然以丞相自居凡府部題覆先面白而後草奏百官請命奔走直房如市無丞相名而有丞相權天下知有當不知有陛下是壞祖宗之成法大罪一也陛下用一人當曰我薦也斥一人曰此非我所親故罷之陛下宥一人當曰我救也罰一人曰此得罪於我故報之伺陛下喜怒以恣威福羣臣感當甚於感陛下畏當甚於畏陛下是竊君上之大權大罪二也陛下有善政當必令世蕃告人曰主上不及此我議而成之又以所進揚帖采刻行世名曰嘉靖疏議欲天下以陛下之善盡歸於當是掩君上之治功大罪三也罰一人曰此得罪於我故報之伺陛下喜怒以恣威福羣臣感當甚於感陛下畏當甚於畏陛下是竊君上之大權大罪二也陛下有善政當必令世蕃告人曰主上不及此我議而成之又以所進揚帖采刻行世名曰嘉靖疏議欲天下以陛下之善盡歸於當是掩君上之治功大罪三也令其擬上是當以臣而竊君之權世蕃復以子而盜父之柄故京師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謠是縱姦子之僭竊大罪四也嚴劾忠嚴鵜乳臭子旦未嘗一涉行伍當先令劾忠冒兩廣功授錦衣所鎮撫矣劾忠以病告鵜襲兄職又冒瓊州功擢千戶以故總督歐陽必進躐掌工部總兵陳圭游統後府巡按王如柱亦驟亞太僕皆藉私黨以官其子孫又因子孫以拔其私黨是冒朝廷之軍功大罪五也逆鷺先已下獄論罪賄世蕃三千金薦爲大將鷺冒禽吟吻兒功世蕃亦得增秩當父子自詭能薦鷺矣及郤陛下有疑鷺心復互相排詆以混前迹鷺勾賊而當世蕃復勾鷺也陛下令當司票擬蓋其職也當何取而令子世蕃代擬又何恠而約諸義子趙文華輩聚而代擬題疏方上天語已傳如沈鍊劾當疏陛下以命呂本本即潛送世蕃所令其擬上是當以臣而竊君之權世蕃復以子而盜父之柄故京師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謠是縱姦子之僭竊大罪四也嚴劾忠嚴鵜乳臭子旦未嘗一涉行伍當先令劾忠冒兩廣功授錦衣所鎮撫矣劾忠以病告鵜襲兄職又冒瓊州功擢千戶以故總督歐陽必進躐掌工部總兵陳圭游統後府巡按王如柱亦驟亞太僕皆藉私黨以官其子孫又因子孫以拔其私黨是冒朝廷之軍功大罪五也逆鷺先已下獄論罪賄世蕃三千金薦爲大將鷺冒禽吟吻兒功世蕃亦得增秩當父子自詭能薦鷺矣及郤陛下有疑鷺心復互相排詆以混前迹鷺勾賊而當世蕃復勾鷺也陛下之百日皆賊當之奴隸也科道雖入籠絡而部寺中或是引背逆之姦臣大罪六也前俺答深入犨掠其惰歸此一大機也兵部尚書丁汝夔謂計於當當致請以當十大罪爲陛下陳之高皇帝罷丞相設立殿閣之臣備顧問視制草而已當乃儼然以丞相自居凡府部題覆先面白而後草奏百官請命奔走直房如市無丞相名而有丞相權天下知有當不知有陛下是壞祖宗之成法大罪一也陛下用一人當曰我薦也斥一人曰此非我所親故罷之陛下宥一人當曰我救也罰一人曰此得罪於我故報之伺陛下喜怒以恣威福羣臣感當甚於感陛下畏當甚於畏陛下是竊君上之大權大罪二也陛下有善政當必令世蕃告人曰主上不及此我議而成之又以所進揚帖采刻行世名曰嘉靖疏議欲天下以陛下之善盡歸於當是掩君上之治功大罪三也令其擬上是當以臣而竊君之權世蕃復以子而盜父之柄故京師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謠是縱姦子之僭竊大罪四也嚴劾忠嚴鵜乳臭子旦未嘗一涉行伍當先令劾忠冒兩廣功授錦衣所鎮撫矣劾忠以病告鵜襲兄職又冒瓊州功擢千戶以故總督歐陽必進躐掌工部總兵陳圭游統後府巡按王如柱亦驟亞太僕皆藉私黨以官其子孫又因子孫以拔其私黨是冒朝廷之軍功大罪五也逆鷺先已下獄論罪賄世蕃三千金薦爲大將鷺冒禽吟吻兒功世蕃亦得增秩當父子自詭能薦鷺矣及郤陛下有疑鷺心復互相排詆以混前迹鷺勾賊而當世蕃復勾鷺也陛下之百日皆賊當之奴隸也科道雖入籠絡而部寺中或是引背逆之姦臣大罪六也前俺答深入犨掠其惰歸此一大機也兵部尚書丁汝夔謂計於當當致請以當十大罪爲陛下陳之高皇帝罷丞相設立殿閣之臣備顧問視制草而已當乃儼然以丞相自居凡府部題覆先面白而後草奏百官請命奔走直房如市無丞相名而有丞相權天下知有當不知有陛下是壞祖宗之成法大罪一也陛下用一人當曰我薦也斥一人曰此非我所親故罷之陛下宥一人當曰我救也罰一人曰此得罪於我故報之伺陛下喜怒以恣威福羣臣感當甚於感陛下畏當甚於畏陛下是竊君上之大權大罪二也陛下有善政當必令世蕃告人曰主上不及此我議而成之又以所進揚帖采刻行世名曰嘉靖疏議欲天下以陛下之善盡歸於當是掩君上之治功大罪三也令其擬上是當以臣而竊君之權世蕃復以子而盜父之柄故京師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謠是縱姦子之僭竊大罪四也嚴劾忠嚴鵜乳臭子旦未嘗一涉行伍當先令劾忠冒兩廣功授錦衣所鎮撫矣劾忠以病告鵜襲兄職又冒瓊州功擢千戶以故總督歐陽必進躐掌工部總兵陳圭游統後府巡按王如柱亦驟亞太僕皆藉私黨以官其子孫又因子孫以拔其私黨是冒朝廷之軍功大罪五也逆鷺先已下獄論罪賄世蕃三千金薦爲大將鷺冒禽吟吻兒功世蕃亦得增秩當父子自詭能薦鷺矣及郤陛下有疑鷺心復互相排詆以混前迹鷺勾賊而當世蕃復勾鷺也陛下之百日皆賊當之奴隸也科道雖入籠絡而部寺中或

好諛天下皆尚詔獄之弗潔流何以清是敝天下之風俗大罪十也當有是十罪而又濟之以五奸知左右侍從之能察意旨也厚賄結納凡陛下言動舉措莫不報當是陛下之左右皆賊當之閒諜也以通政司之主出納也用趙文華爲使凡有疏至先送當閱竟然後入御王宗茂劾當之章停五日乃上故當得展轉遮飾是陛下之喉舌乃賊當之鷹犬也畏厭衛之緝訪也令子世蕃結爲婚姻陛下試詰當諸孫之婦皆誰氏乎是陛下之爪牙皆賊當之爪葛也畏科道之多言也進士非其私屬不得預申書行人選推官知縣非通賄不得預給事御史選既選之後人則杯酒結歡出則饋遺相屬有所愛憎授之論劾歷俸五六年無所見白卽擢京卿諸臣忍負國家不敢忤權臣是陛下之百日皆賊當之奴隸也科道雖入籠絡而部寺中或是引背逆之姦臣大罪六也前俺答深入犨掠其惰歸此一大機也兵部尚書丁汝夔謂計於當當致請以當十大罪爲陛下陳之高皇帝罷丞相設立殿閣之臣備顧問視制草而已當乃儼然以丞相自居凡府部題覆先面白而後草奏百官請命奔走直房如市無丞相名而有丞相權天下知有當不知有陛下是壞祖宗之成法大罪一也陛下用一人當曰我薦也斥一人曰此非我所親故罷之陛下宥一人當曰我救也罰一人曰此得罪於我故報之伺陛下喜怒以恣威福羣臣感當甚於感陛下畏當甚於畏陛下是竊君上之大權大罪二也陛下有善政當必令世蕃告人曰主上不及此我議而成之又以所進揚帖采刻行世名曰嘉靖疏議欲天下以陛下之善盡歸於當是掩君上之治功大罪三也令其擬上是當以臣而竊君之權世蕃復以子而盜父之柄故京師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謠是縱姦子之僭竊大罪四也嚴劾忠嚴鵜乳臭子旦未嘗一涉行伍當先令劾忠冒兩廣功授錦衣所鎮撫矣劾忠以病告鵜襲兄職又冒瓊州功擢千戶以故總督歐陽必進躐掌工部總兵陳圭游統後府巡按王如柱亦驟亞太僕皆藉私黨以官其子孫又因子孫以拔其私黨是冒朝廷之軍功大罪五也逆鷺先已下獄論罪賄世蕃三千金薦爲大將鷺冒禽吟吻兒功世蕃亦得增秩當父子自詭能薦鷺矣及郤陛下有疑鷺心復互相排詆以混前迹鷺勾賊而當世蕃復勾鷺也陛下之百日皆賊當之奴隸也科道雖入籠絡而部寺中或

有如徐學詩之輩亦可懼也令子世蕃擇其有才望者羅置門下凡有事欲行者先令報嵩預爲布置連絡蟠結深根固蒂各部堂司大半皆其羽翼是陛下之臣工皆賊嵩之心膂也陛下柰何愛一賊臣而忍百萬蒼生陷於塗炭哉至如大學士徐階蒙陛下特擢乃亦每事依違不敢持正不可不謂之負國也願陛下鑒臣之言察嵩之奸或召問裕景兩王或詢諸閣臣重則置憲輕則勒致仕內賊既去外賊自除雖侍答亦必畏陛下聖斷不戰而喪膽矣疏入帝已怒嵩見召問二王語喜謂可指此爲罪密構於帝帝益大怒下繼盛詔獄詰何故引二王繼盛曰非二王誰不愧嵩者獄上乃杖之百令刑部定罪侍郎王學益嵩黨也受嵩屬欲坐訛傳親王令旨律絞郎中史朝賓持之嵩怒謫之外於是尚書何鰲不敢違竟如嵩指成獄然帝猶未欲殺之也繫二載有爲營救於嵩者其黨胡植鄢懋卿伺之日公不親養虎者卵將自貽患嵩領之會都御史張經李天寵坐大辟嵩揣帝意必殺二人比秋審因附繼盛名並奏得報其妻張氏伏闕上書言臣夫繼盛誤聞市井之言尚狥書生之見遂發狂論聖明不卽加戮俾從吏議兩經奏讞俱荷寬恩今忽闌入張經疏尾奉旨處決臣仰惟聖德昆蟲草木皆欲得所豈惜一迴宸顧下垂覆盆儻以罪重必不可赦願卽斬臣妾首以代夫誅夫雖遠禦魑魅必能爲彊場效死以報君父嵩屏不奏遂以三十四年十月朔棄西市年四十臨刑賦詩曰浩氣還太虛丹心照千古生平未報恩留作忠魂補天下相與涕泣傳誦之初繼盛之將杖也或遺之餅蛇膽卻之曰椒山自有膽何餅蛇爲椒山繼盛別號也及入獄創甚半夜而蘇碎甎盤手

劄腐肉肉盡筋挂膜復截去獄卒執燈顫欲墜繼盛意氣自如朝審時觀者塞衢皆歎息有泣下者復七年嵩敗穆宗立卽直諫諸臣以繼盛爲首贈大常少卿謚忠愍子祭葬廕一子官已又從御史郝杰言建祠保定名旌忠贊曰語有之君仁則臣直當世宗之代何直臣多歟重者顯戮次乃長繫最牟者得貶斥未有苟全者然主威愈重而士氣不衰批鱗碎首者接踵而不可遏觀其崇難時處之泰然足使頑懦知所興起斯百餘年培養之效也

行狀

楊忠愍公諱繼盛字仲芳其先小興州人也當洪武中州數患倭有詔盡徙其民內地而公之始祖百源者得保定之容城遂家焉百源有子遜正又三世爲公王父青青生封兵部公富爲公父富有子三人公其季也始兵部公娶於曹而生公兄繼昌矣已復媵陳女生仲繼美久之曹復舉公公始就襁褓有奇質兵部公居恒謂人曰吾門當驟大豈是子也邪公僅七歲而母曹捐館陳女妒日夷公於豎使牧公飯牛牛肥踰年從牧所以閒往里塾觀之言尚狥書生之見遂發狂論聖明不卽加戮俾從吏議里中兒誦讀揖遜而心好之歸謂兄請得受里塾學兄曰若幼何學公駭然曰夫幼者任牧牛乃不任學兄言於兵部公奇而聽之學公竟學然不廢牧也十餘歲而兵部公亦捐館久之兄坐邑賦踐更公遂往代至十二而從師受經爲舉子業漸有聲十八補邑諸生踰冠讀書於邑寺僧舍自勵刻苦恆讀至夜分燈且盡瞑坐而思屬文會天寒無下碪遶屋行且溫誦曰所肄令膢以上微煖得稍假寐五鼓起汲水手凍屬於綆呵之乃解其明年春諸僧病疫且甚同舍生俱亡去公獨曰吾去僧誰爲治湯藥者乃吾

死惜矣則爲之親爨事問醫謁藥餌僧以次愈而兄病疫
亦作報至公於是奔波歸日夜不解衣而扶侍亦愈時人
異之爲語曰疫無鬼以爲不信視楊氏子公既爲諸生數
從有司薦不利家益貧然益以勤苦其術業益進遂舉庚
子鄉試明年辛丑下第歸當入太學公兄繼昌計以入太
學當揖貢爲貧笈貲不可則乘公婦以入石穀公固強公婦以入石穀
廢著居廢著卽廢居言貧賣與貧貿
貶也此以指指言惑誤矣曰毋溷乃公爲也公游
太學再試居首爲名高故薦紳大夫邀館穀之稍稍具橐
中裝而歸治農有天幸輒歲公竟事歸爲酒召其姻族奉
兄觴曰始吾所以默而從廢著者懼不勝負笈費爲兄累
今幸有餘鏹足佐兄朝夕請得復從宇下鑿可乎兄愧然
許會復當計借有司以三十金爲公費公悉推兄使輸邊
獲敝官級曰吾道近可徒也甲辰復下第再入太學時祭
酒華亭徐公巽公材爲指授經義甚悉公遂以又明年之
丁未舉進士高第授南京吏部驗封司主事及與考功郎
鄭公曉遊鄭公者素負鑒以裁一世士而獨愛重公謂人
曰夫夫非吾所及也因爲公語古今成敗得失與國家章
奧大者公主事驗封而郎中以缺告驗封掌諸郡邑吏人
辟事者公已夙鉤得其弊乃爲嚴登籍定序先後革冒替
精誰何誰何者譙呵也驗其試吏冊得假手上下翕然稱
服公既以曹事簡稍用其力詞章久而厭之而是時關西
韓公邦奇爲兵部尚書韓公大儒公始從之而受樂三月
而得其數乃謂韓公曰樂體於理而用於聲者也有器而
後有聲夫器理所寄也乃瞞桐竹絲漆手製管和矣已製
琴及瑟若簫笙塤篪之類譜而合奏之若一以復韓公公
大悅曰技更進是乎居吾語汝吾欲制十二律之管管各

有志於學以明年辛亥春抵吏部甫見卽遷爲兵部車駕
司員外郎時咸甯侯仇鸞以雲中驍勤王驟得兵政天子
虛己聽之而侯鸞驕且內畏俺答請於二邊互市市馬侯
鸞主之奏以中國幣帛議遣使公乃上疏條論其十不可
五謬大略謂互市市馬者和親別名也寇踐蹂我陵寢虐
劉我赤子而先之和忘天下之大讐其不可者一矣往北
伐之詔下天下曉然知聖意日夜輸其兵食以助京師而
忽更之曰和失天下之大信其不可二矣以天朝堂堂而
下與俺答互市冠履倒置損國家之威重其不可三矣天
下豪傑日夜皆厲其長技以待試而甘心於敵今謂國家
厭兵無所用之隳豪傑效用之志其不可四矣庚戌之變
天下頓講習兵事旣久無故以和弛之使邊鎭美衣媮食
而自賢傑天下修武之志其不可五矣往者邊臣私通官

吏猶得以法裁之今導之使通其不勾結而危社稷者幾希開邊方通敵之門其不可六矣伏戎之莽荏苒有之往者厭國威不敢肆今謂縣官憚而奉敵乃爾其何有於我開百姓不靖之漸其不可者七矣敵睚深入時我雖不敢逆一矢然彼知我無備也備之已半歲而互市終之彼謂我尚有人乎長倨答輕中國之心其不可者八矣敵狡詐出沒叵測我窮財力而輦之邊彼負約不至未可知也因互市而伏兵若吐蕃清水之盟未可知也或互市畢郎人寇人寇矣而駕談它部我既無所攝問之未可知也或以下馬索上價或責我以他償或望我以苛禮未可知也墮其意而許之公務益敬其職冬月受請識竟暮弗倦臨洮民翕然稱楊公神明郎監司以難獄猶豫者輒問楊典史云何不以及令也公少暇則進邑諸生爲講說文義大指諸生人人得意恨見公晚而公捐俸祿給薪米行狀

超然臺爾辣立書院以居諸生祀伏羲而下至周孔配以濂洛關閩諸賢狄道之有地故多回夷其子弟悉習梵典公召而約束焉爲立二經師而身詢其稍異者三十人諸生日益眾無從取食公乃集邑吏搜飛灑者伏糧得三十石而屬所乘馬及婦張夫人服裝買民間最重賦地二千畝白於府以供糧予之乃倣古井田意制授諸生父兄使歛人粟以給筆札及婚喪之費又買城西廢圃使茹蔬而引洮河之水灌溉之地益以肥饒給諸生勝讀矣邑故有煤山生番制之不能開而仰給薪於二百里外公按衛指揮單騎往召生番諭之咸服曰楊公即須吾窮廬且舍而況此煤山邪邑遂不苦薪時有稱巡按御史使下邑責鬻禍者公持其人曰御史無責禍也責禍即御史吾且得請之其人大窘郡守尉爲宥解乃得脫去自是無來責邑禍

者矣公之爲典史狄道將二年其吏民愛之呼楊父諸生或稱關西夫子而倭數敗約入寇侯鸞奸復露罪至族公言大譽天子思之稍遷山東諸城令之諸城月餘卽遷南京戶部主事之南戶部三日而遷稍部湖廣司員外郎道復調兵部武選當是時相嵩最用事惡侯鸞刺骨而善公策以不得立貴之爲恨然天下之惡相嵩甚於惡侯鸞公始遷稍部卽欲移疾歸旣復調兵部則中夜起坐自詫曰天子遇我厚矣我何以報塞張夫人從旁笑曰君休矣且歸巳公曰何謂也張夫人曰夫一侯鸞而囚公幾死今相嵩父子百鸞也公何以報爲休矣且歸巳公霍然大悟曰吾乃今而知所以報也於是日夜密具疏謀論相嵩抵任之十二日而疏成爲癸丑元日將上之會上方怒諸給事有所行遣公已抵閶門矣趣當三日乃

上疏其辭曰臣先因阻馬市罪應下獄逆鸞威屬閣官鍛鍊必欲置臣於死陛下特寬其誅不二年間復至今職夫以孤直罪臣天地隆恩不死逆鸞之手而又遷轉如此之速則自今已往之年皆陛下再賜之年而臣身亦陛下再生之身也臣夙夜誠懼思所以捐身圖報蓋未有急於請誅賊臣者方今在外之賊惟俺答爲急在內之賊惟嚴嵩爲最賊有內外攻宜有先後未有內賊不去而可以除外賊者故臣請誅賊嵩當在劉綱俺答之先且嵩之罪惡貫盈神人共憤徐學詩沈鍊王宗茂等常劾之矣然止皆言嵩貪污之小而未嘗發其借竊之罪嵩之奸佞又善爲掩飾之巧而足以反誣言者之非陛下之仁恕又莫嵩之感恩而歸於正故嵩猶得竊位至今爲嵩者乃日懼言者之多而益密其彌縫牟於得陛下之再

題覆先面稟而後敢起稟嵩之直房百官奔走如市府部堂司嵩指使絡繹不絕一或少違顯加譴立見及至失事又爲罪於人是嵩雖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權而無丞相之責天下知有嵩而不知有陛下此壞祖宗之成法一大罪也權者人君所以統馭天下之具不可一日下移臣下亦不可毫髮僭踰嵩一以票本自任遂竊威福之權陛下用一人嵩卽先謂之曰我薦之也及黜一人嵩又號於衆曰此人非我所親故罷之陛下宥一人嵩又號於衆曰此人得罪於我故殺之嵩竊陛下之喜以市己之恩假陛下之怒以彰己之威所以羣臣感嵩甚於感陛下畏嵩甚於畏陛下臣不意陛下之明斷乃假權於賊手如此此竊君上之大權二大罪也善則稱君過則歸己人臣事君之忠也書

曰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顧之於外曰斯謨斯猷惟我后之德人臣不敢彰己之能以與君爭功如此陛下苟有一善嵩必令子世蕃傳於人曰上故無此意我謀而成之又將聖謨及嵩所進揭帖刻板梁行爲書名曰嘉靖疏議欲使天下後世謂陛下所行之善盡出於彼而後已也人臣善則稱君之忠果若此乎此掩君上之治功三大罪也陛下之令嵩票本蓋取君逸臣勞義也嵩何所取而令子世蕃代票又何所取而約諸義子趙文華等羣會而票擬屢更數手機密豈不漏泄所以題疏方上滿朝紛然已知天語既下前講若合符契如錦衣衛經歷沈煉劾嵩疏陛下發大學士李本票擬本部使所善問世蕃乃同趙文華擬票停當令文華袖入封進此人所共知也即劾之疏世蕃猶得票擬可知矣是嵩既以臣而竊

君之權世蕃復以子而弄父之柄百官孰敢不畏故今京師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謠此縱姦子之僭竊四大罪也邊事之廢壞皆原於功罪賞罰之不明嵩爲輔臣乃爲壟斷之計欲令孫冒功於兩廣故先置伊表姪歐陽必進爲總督姻親平江伯陳圭爲總兵御史黃如桂爲巡按朋姦比黨謾張爲幻先將長孫嚴效忠冒兩廣奏捷功陛所鎮撫又冒瓊州一人自斬七首級功造冊繳部效忠告病乃令次孫嚴鵠襲替鵠又告併前效忠七首級功加陛錦衣衛千戶今在職管事效忠與鵠皆世蕃豢養乳臭子也何嘗一日離左右而至軍亦豈能一人自斬七首級而假報戰功濫竊官爵以故歐陽必進得入爲工部尚書陳圭託疾得掌後府黃如桂得驟遷太僕寺少卿是嵩既竊陛下爵賞之權以官其子孫又以子孫之

背逆者皆鸞也而受賄引用鸞者嵩與世蕃也進賢受上賞進不肖受顯戮嵩之罪惡又出鸞之上矣此引背逆之姦臣六大罪也俺答犯兩地深入經時兵法擊其惰歸此一大機也而兵部尚書丁汝夔問計於嵩嵩乃曰京師不同勢敗於邊可掩也敗於京不可掩也且敵飽自退百故汝夔傳令不戰及陛下逮治汝夔求救於嵩嵩又曰無恐也吾爲密疏保若及汝夔臨刑而後知爲嵩所紿乃大呼曰厭嵩誤我矣是嵩以不戰紿國而以死紿汝夔也此誤國家之軍機七大罪也黜陟者人君之大權非臣下所得專且私也刑部郎中徐學詩以論劾嵩與世蕃革任爲民矣嵩於考察京官之時逼令吏部將學詩兄中書舍人徐應豐罷黜荷蒙聖明洞察留用夫應豐乃陛下供事內廷之臣嵩猶敢肆其報復之私則在內之臣遭其毒手者又

何可勝數邸戶部都給事中薦汝進以諂劾嵩與世蕃降爲典史矣嵩於考察外官之時復逼吏部將汝進罷黜汝進言官也縱言不當陛下既降其官矣其爲典史則無過可指也嵩乃以私怨黜罷之則在外之臣被其中傷陷害者又何可勝數邸夫考察大典也陛下持之以激勵天下之人心賊嵩之開諛其姦一也通政司納言之官嵩欲阻塞天下言路故令義子趙文華爲通政使凡疏到文華必將副本送嵩與世蕃先閱而後進蔽內情節嵩皆預知少有干涉即爲彌縫間御史王宗茂劾嵩之疏文華停留五日方上故嵩得以展轉摭飾是陛下之納言乃賊嵩之警犬其姦二也嵩既內外彌縫周密所畏者竇鄢衙門緝訪之耳目以爲有才蔽善奔走者以爲矯激善奔走者以爲練事卓行成套套不可破矣英雄豪傑亦入套中從古風俗之壞未有甚於此時者究其本源嵩先好利天下所以皆尚乎貪嵩先好諛天下所以皆尚乎諂源之不潔流何以清風俗不正而欲望天下之治得乎此壞天下之風俗十大罪也嵩有十大罪昭人耳目以陛下之聰明而若不知者陛下待臣子之心出於至誠蔽嵩事陛下之姦人於至神以至神之姦而欺至誠之心無怪乎陛其術中而不覺也臣請更以嵩之五姦言之知陛下之意向若其過於左

右侍從嵩欲試之以伺察望意先用重賄結納於陛下一言一動無不報嵩報則酬以重賞凡望意所愛嵩皆預知故得遂其逢迎之巧以悅陛下之心陛下既降其官矣其爲典史則無過可指也嵩乃以私怨黜罷之則在外之臣被其中傷陷害者又何可勝數邸夫考察大典也陛下持之以激勵天下之人心賊嵩之開諛其姦一也通政司納言之官嵩欲阻塞天下之言路故令義子趙文華爲通政使凡疏到文華必將副本送嵩與世蕃先閱而後進蔽內情節嵩皆預知少有干涉即爲彌縫間御史王宗茂劾嵩之疏文華停留五日方上故嵩得以展轉摭飾是陛下之納言乃賊嵩之警犬其姦二也嵩既內外彌縫周密所畏者竇鄢衙門緝訪之耳目以爲有才蔽善奔走者以爲矯激善奔走者以爲練事卓行成套套不可破矣英雄豪傑亦入套中從古風俗之壞未有甚於此時者究其本源嵩先好利天下所以皆尚乎貪嵩先好諛天下所以皆尚乎諂源之不潔流何以清風俗不正而欲望天下之治得乎此壞天下之風俗十大罪也嵩有十大罪昭人耳目以陛下之聰明而若不知者陛下待臣子之心出於至誠蔽嵩事陛下之姦人於至神以至神之姦而欺至誠之心無怪乎陛其術中而不覺也臣請更以嵩之五姦言之知陛下之意向若其過於左

天下之患不在邊徼而在域中此失天下之人心九大罪也先朝風俗淳厚近古自逆瑾用事始一少變至嵩爲輔臣諂諛欺君貪污率下通賄慇懃者貪如盜瞰而亦薦用奔競疏拙者廉如夷齊而亦罷黜守法度者以爲固滯巧彌縫者以爲有才簡節介者以爲矯激善奔走者以爲練事卓行成套套不可破矣英雄豪傑亦入套中從古風俗之瓜葛其姦三也廠衛既已親矣所畏者科道言之也嵩於進士之初非私屬不得與中書行人之選知縣推官非通賄不得與給事御史之列考選之時又擇熟轍圓融出自門下者方補科道既選之後或人拜則留其飲酒或出差則爲之餞贐或心有所愛憎則授之論劾爲嵩使令至五六年無所建白即陛京堂方面夫受嵩之恩既如此附嵩之效又如彼以故科道諸臣甯忍於負陛下而不敢忤於權臣也是陛下之耳目皆賊嵩之奴僕其姦四也科道雖人其籠絡而部臣如徐學詩之類者亦可懼也嵩又令子世蕃將各部之有才望者俱網羅門下或援之鄉里或託之親識或結爲兄弟或招爲門客凡部中有事欲行者先報世蕃故嵩得預爲之布置各官少有怨望者亦先

之姦或召問二王令其面陳嵩惡或詢諸閣臣諭以勿畏嵩威重則置之憲典以正國法輕則諭令致仕以全國體賊臣既去豪傑必出賞罰既明軍威自振俺答畏陛下之聖斷知中國之有人將不戰而奪其氣閫風而喪其膽矣何有跪奏入上志公意決貶去外賊除其致天下之太平何有於一相嵩方以宅事得上意搆公復下錦衣獄詰公何自引二王公對曰非二王疇不慮嵩者且王家事渠寵不憂爲嵩敗邪獄具詔杖至百有遺公蚓蛇騰謂服之可以禦杖公笑曰吾自有膽何蚓蛇爲御之第飲一巵酒畢受杖送司寇獄公創甚至夜半而蘇獄吏內畏嵩屏去藥食公辟穢器手破諸腐肉血稍稍起司寇當公詫傳親王令旨絞中外駭且怪以人臣阿私脩二尺不宜至此而郎史君坐稍持獄諭矣佐重公辭者侍郎王學益遷矣公以冬月行論從容讀書不輟且曰丈夫曾有死死分耳天得無稔嵩僇之邪將奈國體何是時海內士大夫陰傳錄公疏至紙爲貴而公當出朝審諸中貴人夾道指曰公勞以酒肉袖白金而遺之至枳道不得發公悉謝不受或謂中貴人是不齒數若曹者曰楊公天下義士今得見之幸也卻齒數固當而又竊指公三木歎曰奈何不以囊相嵩而囊楊公也上意且惜欲免之居二歲而獄有失律逮冬月行盡人藉藉謂公且不免有爲公居閒相嵩者曰公不憂萬世邪相嵩曰吾行當救之且十之其人復前說曰十之鬼乎人乎夫人則奚卜也而胡植鄢懋卿曰不可公不覩夫養虎者邪乃自遺患相嵩者領之已更有蜚語聞上竟以十月晦論死公臨當赴義出所著年譜授其子應尾曰後十年可開也復爲詩二章其一曰浩氣還太虛丹心照千古生前未了事留與後人補其二曰天王自聖明制度高千古生平未報恩留作忠魂補蓋慷慨曼聲長嘯以沒公沒之七年而相嵩姦狀大露上采御史鄒君應龍言逐之歸戍其子世蕃又二年而御史林君潤白發世蕃大逆狀論棄市籍其家貲五萬萬嵩削籍寄食於人以死又三年而天子崩遺詔褒錄諸死諫者吏部以公名居首贈太常少卿賜錄一子太學生無何用給事陳君瓚言賜公謚謚忠愍用御史郝君杰言賜祠公於保定額曰旌忠嗚呼國家之所以爲楊公者足矣當公再上疏再得罪以死天下稱公之忠痛公之冤而不知公之功實在社稷天下知先帝之怒公至僇其身而不知再用公之言以格獲嵩之姦於後天下知今上仁聖數用言官言褒郎公而不知其陰體先帝之遺意嗚呼公可以含笑地下矣公生於正德丙子五

月十七日殁於乙卯之十月晦春秋四十四配張夫人胡邨處士杲女婉嬿有志操嘗上書請代公死報聞丈夫子二長郎應尾太學生娶敎諭李君九皐女次應箕娶都御史王君遴女王君蓋爲兵部時聞公下獄慨然以女許聘者也而又有嘗許公婚而自悔匿避弗顧去者令共人扛不重悔忍然下汗邪天子旌公之明年而應尾謀改葬公持公所自著年譜徒步冰雪中八百里而謁世貞曰先子之沒鄉者實藁葬焉而未有誌銘也將渡江以請於少師華亭相公而藉吾子之狀爲先容不佞謝弗文應尾泣曰先子之遺意也不佞重謝弗敢蓋忠愍之沒相嵩實怒不佞而嫁於宄君子有至痛焉應尾重泣曰不得子之狀無以辭於少師公也先子郎死且不瞑既而王君以書來曰子爲狀而乞誌銘於鉅公大賢忠愍公意也不佞弗獲已爲

著狀而源淚涔涔流弗已至於序錄公遇難事則大慟幾絕投筆者三矣其辭之不能次固宜也公所上劾相嵩疏傳人人國史記之不佞故直書其文而稍去其浮漫者於右

隆慶戊辰冬十二月同年生吳郡王世貞謹撰

墓誌銘

公諱繼盛字仲芳別號椒山忠愍其謚也國朝之制非大臣不得與於易名公位下乃得謚者今皇上御極遡觀化源謂公死諫節甚偉宜尊顯以厲士大夫故奉遺詔贈公太常寺少卿陸子應尾爲國子生而特賜令謚其義則取諸危身奉上莊國逢難云初公舉嘉靖丁未進士授南京吏部驗封主事師事大司馬苑洛韓公盡通其天文地理太乙王奇兵陣之學名聲重一時辛亥遷兵部車駕員外郎當是時大將軍仇鸞驕然心憚敵欲利啖之以緩兵請

直諫以殞其生此其視唐子方諸人且猶遜之矧世祿祿者邪公死之歲刑部郎今藩參王君世貞爲求救於喬所厚喬曰行卜之其子世藩不可而其黨鄢懋卿等亦相與爭曰不殺某所謂養虎自貽患也故公竟死公死而地爲震者累年其後給事中今中丞吳君時來刑部主事今中丞張君獬太僕卿董君傳策相繼論喬喬又將殺之奏上地忽震先皇帝悟而止由此觀之精誠之至天地且爲之動矣喬業已伏公等其必欲殺公不足怪彼黨喬者獨何心哉夫其導喬以殺公恐遺患也然公死七年先皇帝用御史今中丞鄒君應龍言罷喬政逮世蕃謫戍嶺南又二年御史今中丞林君潤發世蕃逆狀詔棄市籍其家則夫所謂忠者果可以計免否也公死時應尾尚幼藩參君與其友吳君國倫徐君中行宗君臣倡諸縉紳經紀其後事

兵部主事今中丞王君遴歸公喪且以女婚其女子由是諸君者相繼獲罪而藩參蒙禍九酷今十有二年公既受恩鄒於朝又以御史郡君杰請建祠保定賜額曰旌忠諸君亦次第登用而喬之黨則盡已斥逐嗚呼後之欲爲君子小人者可以鑒矣公先世小興州人洪武中有諱伯源者奉詔徙居容城傳四世至青青生贈兵部署員外郎富是爲公考公生於正德丙子五月十七日辰時年僅四十子二長卽應尾次曰應箕皆張安人所出昔歲甲辰公領鄉薦卒業國學子時爲祭酒奇公文因曰與公爲講說經義與所以立身事君者公亦不鄙而聽之故子與公相知深公死子悲之倍於衆數謀於中丞王君視諸孤而且跋涉萬里爲公冤而欲得公以祭者蓋徹乎百世無論商賈暨其鄉人然則朝廷所以爲公者夫亦至矣書曰表厥宅里樹之風聲嗚呼於公何有哉祠成將以某月某日奉公主卽祠

得贈中順大夫太常寺少卿廕一子應尾爲國子生薄海以內郊圻之衆與夫樵兒牧豎無不悲酸以爲先皇帝之明且仁能鑒公忠誠於憑几之夕也又莫不日新天子之孝且仁能急於繼先皇帝之志卽其遺忠於嗣服之初也乃商人白受采等奏願捐貲以祠公於都城弗報乃容城士民走上官欲祠公於其邑乃保定士民走上官欲祠公於其郡乃副使曹君金以其士民之意白巡撫都御史曹公禮出庫金一百二十兩畀容城縣立祠既給事中陳君績以諡請則詔賜諡其曰忠愍巡撫按御史郡公杰以祠請則詔賜祠其曰旌忠嗚呼公之忠天下之達忠也其詔公之冤而欲得公以祭者蓋徹乎百世無論商賈暨其鄉人然則朝廷所以爲公者夫亦至矣書曰表厥宅里樹之風聲嗚呼於公何有哉祠成將以某月某日奉公主卽祠

而虛食焉庶足以余罔風於公乃巧記其禍事余奚忍
詞公城當公之抗疏也余正主
結都勻陳君玩六七子會文於
來者謂公仗垂死且擬刑會中
如是將焉文以我能執白庶往
余姓名共明日以草覩二陳君
獄者其毋亟試而舉爲之不愈
公當慮遺患哉亦以權夫繼公
士二百年深仁厚澤霑浹內
時士之奮其閒者以百計其
已消沮無繼悉氣矣乃太僕
以強諫起至於宜春父子竊弄
能禁在公九竭志盡詞不遺餘
址於保定從都君請也費取諸
金而成之也董其成則知府賈
其歌曰
名嶽降靈來大行聰明正直剛
秉節委質何相羊奸諛得志越
以後死遭逢全盛雨露不殊
公赴義之詩曰生前未了事
恩留作忠魂補公以忠魂補
後人李一息尚存則覩公一
了故曰余甚慙乎公勉慎修
甚懼焉余甚懼焉公少也
太學從事華亭徐公學文
韓公學樂乃遂知音及
而悟學無止法適北事
輝煌魂兮豈不來洋洋
雲翔遊如驚電制
馬市之議力言其不可者十爲說諛者五鑿鑿據經爲鶩
所中被健降伏道典史鑾誅四陛進武選司員外公思國
家慶陛厚恩欲舍身圖報至秉燭獨坐夜深不寐乃感於
宜人之言遂草疏列故相嚴嵩誤國十大罪五大姦比入
朝未浹旬也疏上天子動容卒以嵩有語乃下於理中以
引用二王之故獲受諸杖具不屈遂被大杖擬重獄竟以
姦嵩曲計附失律諸人後概卽命焉窕哉窕哉刑而及於
諫臣蓋今古未兩也公精忠奇節炳耀國史然人能知公
之忠於劾嚴相不知其阻馬市之議爲塞開邊大釁人知
先皇帝之卒去嚴氏而不知公之言先爲之投種人知
天子之能卻公不知危疑之際賴公以發其奸爲有功於
朝廷如公者忠莫忠焉而奠茲三偉功厥嗣宜永世嗣定
址於保定從都君請也費取諸官帑合都御史曹公所罰
金而成之也董其成則知府賈洪乃紀其事而歌以侑神
其歌曰
名嶽降靈來大行聰明正直剛秉節委質何相羊奸諛得志越厥常國是日非寵賂彰
逆黨扇禍釁啟疆駕言馬市爲國殃公怒衝髮抗厥章
中遘憂患謫西羌逆誅被詔服上襄天子隆恩不敢忘
投身報主臣道常稽首萬言慨以慷嵩禍甚鷙何可長
臣身不辭塗干將天子動容心徜徉奸臣膽落走且僵
視死如飴氣彌揚竟以形化返故鄉臨義之音何琅琅
被依五雲肝與腸帝曰朕有遺直古忠良何以旌之卜
其藏以葬以祭泉壤光錫之祠宇鎮北方泥金有敕何
輝煌魂兮豈不來洋洋公昔遊魂七陵衛假翼天路景
雲翔遊如驚電制事天荒北隴之人徒倀倀公歸歸不歸歸

有龐儻獨有靈來清場間其風者氣復昌憑人萬古扶綱常匪直也人獲其祥等河配嶽久且長

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奉敕提督操江兼管巡江前吏刑工三科左右給事中僊居吳時來撰

敕建旌忠祠碑記 隆慶四年八月

隆慶二年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郝杰言臣所部保定府故贈太常少卿楊繼盛產地也其吏民爲請立祠哀死勸生以詔永禩謹奏閣下候可上從之賜祠曰旌忠於是保定守貳君洪繙閱故牘得前都御史曹公亨副史曹君金何君東序捐公羨爲公葬祠未竟事有金若干因四倍之卜地城西門庀材鳩工埏埴繩鋸中三楹以居公像而兩亭其旁刻公所爲二疏者翼廡重門聳而環之軒軒肅肅

道路流涕於是龐石爲碑以辭屬余余與公同舉進士面心高其義爲之碑曰公諱繼盛字仲芳少時家貧嘗爲其兄飯牛云然性嗜學不辭勤苦以就其業嘉靖丁未舉進士授南京吏部主事地閒務簡遂以其餘力問典章於鄭公曉論樂於韓公邦奇講聖賢之學於大儒先生已還兵部員外郎當是時寇薄都城方得氣去而戚甯侯仇鸞驟貴用事兵政屬焉鸞欲與敵通焉市以鞫敵而固權公乃抗疏論其十不可五謬大指謂焉市者和議之別名也非國家所以內自完而讐服狄寇之道也其弊必至於廢邊防深敵師損國威不可以善後其說甚具中肯綮而逆於鸞遂下錦衣獄貶爲狄道縣典史無何而鸞族誅乃即貶所起公南京戶部主事三日而遷刑部員外郎當是時分宜嚴亦誅公而惡鸞欲引公之重以自爲外郎當是時分宜嚴亦誅公而惡鸞欲引公之重以自爲

以報主上與主上之報公者豈不交厚邸人臣錄其朝頂踵皆主恩也故不以君之讎不讎而死其官所以報非以求報也故曰公厚然論定於久而賞溢乎制亦不問事之成不成而報忠優於報功故曰主上厚人謂先皇帝神鞠鼕誅卒數大敹不爽而公以不幸先其禍痛憤憤何極然不痛憤又何以章忠臣之節與先皇帝令上咨嗟崇奬之至意哉故世必有大痛而後大忮之斯公之所爲垂譽長久者邪所爲祠者本發於二疏余故表公大節而略其他且爲辭以侑神焉辭曰

流旭兮旦開照靈旂兮驪昏霾輪迴森兮左黔雷圍元氣兮惠來帝嘉女兮怛女撫女壯兮下土彎天弓兮殲天狼血含光兮注月幢載逢干兮與俱行青虬兮白螭雲中兮遨嬉鷹余鸇兮上谷滌余腸兮桑乾靈來兮不

祠堂碑記 萬歷八年夏月

夫國於天地與有立焉窮獨其法制具哉蓋必有忠貞敢諫之臣能摘主闕權權奸力圖公室之安卽九隕其身初不爲回向易慮以成其義若是者蓋古今賴之當世廟時忠愍楊公以車駕員外郎疏折勳李臣仇鸞請尉狄道亡何鸞敗世廟心內直公一歲四遷至武選員外時分宜方馮寵恣睢瀆朝政公欲因癸丑歲旦日食上帑寤主卽於下亦將有感於斯祠若已庶之左督撫劉公應節孫公丕揚督學傅君孟春賀君一桂兵憲高君文薦王君琥徐君學古知府劉君汴賈君仁元各捐金助之而知縣王子德新張子與行相繼成之云

賜進士出身資善大夫戶部尚書侍經筵奉敕總督糧儲

前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崇陽汪宗伊撰

賜同進士出身通議大夫兵部左侍郎奉敕協理京營戎

上言分宜罪狀十叅五可召問二王知之分宜因挾此爲

政前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覇州王遵書

賜同進士出身通議大夫兵部左侍郎奉敕總督宣大山西等處軍務前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安肅鄭洛纂

墓祠碑記 天啓五年春月

容城楊忠愍公在嘉靖之季以詮劾奸相嚴嵩遇害藁葬定興縣東引村至隆慶元年遵肅皇帝遺詔贈官賜謚子祭錄廕又錫祠於保定府額曰旌忠而後公之冤始白至今皇帝天啓二年俞臣翔之請子公諡葬蓋追行莊皇帝顯皇帝所欲予而未及子者而後朝廷所以郎公之典始備然公東引村墓距直道尚三里許獨墓碑在道側凡往來其下者牽徘徊欲噓而不能去天啓四年夏翔被召爲少司馬瀕行與定興令王君永吉謀卽碑所建墓祠塑公像以便瞻拜憑弔與保定之旌忠者相望而後民聞所以

風公之烈始久嗚呼古忠臣烈士不幸而死於奸臣之手如伯嚭之殺伍子胥王鳳之殺王章曹操之殺孔文舉王敦之殺周伯仁李林甫之殺李北海盧杞之殺顏魯公秦檜之殺岳武穆者非一而獨公與武穆至今英雄之恨未銷輿儓小夫婦人孺子皆能誦姓名而感憤流涕所在祠廟不絕豈非其忠最烈而讒最酷哉然武穆死宋遂以不振公死而肅皇帝感悟誅奸行公之所論列蓋子閒之故老不死之人心矣當時不避患難周旋公者都御史王公遵大司寇王公世貞比部郎史公朝賓邱公秉文應公明首請録公忠者家宰楊公博請諡公者御史陳公瓚請祠公保定者御史趙公太題公墓道碑者家宰孫公丕揚今皆捨地爲公祠墓若昚孝廉范子士楫而畢力建祠費不煩民役不稽時昭往勸來助流教化者邑令王公永吉也此其公死而肅皇帝尚惓惓問公狀意欲釋而用之方知相人姓名皆當與公俱不朽凡公墓祠規制始竣年月日詳具王令公所自爲記中若其廟貌嚴翼肅然興起則予異日尚當超拜而弔賦焉銘曰

嗚呼號孚以爲鷹頑壯決也笛曰以爲明斗涕瞞也謂忠爲無益井可深也剸佞之及還缺折也敦厥血揖用自囓也噆正而噬寘辛夷楔也揮虹以通視靈旗楊也

會陰恒悲無稱耋也伊彭咸之故居引鄂以東歛也死乎不死乎俊與傑也

欽差巡撫直隸等處地方總轄紫荊等關保定等府兼糧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堂呂張鳳翔撰

重修祠記

楊椒山先生賜祠之拄保定暨容城與墓門者有三而郡西郭之有祠則自太守武公文達始迄今五十餘年矣敗瓦頹垣不可以妥靈爽惟與丐暨穢處於寒煙烈日中仰止者無所寄其憑弔歲甲辰余北歸過上谷魏子一韜言其之意愀然而力未能也閣常公大忠以名進士來佐郡慨欲修復之魏子得拮据贊其成寫書蘇門來問記夫先生之名卽深山窮谷販夫野老無不知之逢又何容贅一辭余惟先生所學隱而未彰今日修復之舉得觀厥成抑梓里後學者之大率也乃不辭耄年衰筆而爲之記余嘗思之凡今之仰止者大都曰以忠諫而死先生當日力欲除奸反以屬奸而死卒以先生一死而奸乃誅並誅其逆子惡黨先生之以諫死可謂忠矣而忠可謂仁矣余竊觀先生之學得之造化之源非獨以忠節見也先生年譜記受律呂之學於韓苑洛公邦奇三月而得其數乃播之聲音各相和諸苑洛欲制十二律之管每管備五音七聲各成一調先生猶思連三日夜而樂成嗚呼先生豈僅以忠節見哉卽此可概其全體矣夫世之談聖學者必稱六經然五經各有專業而樂則絕滅無傳論治法者必對舉禮樂然議禮者於天秩不易之外猶深求立異可喜之說至於樂則廢棄不講全德之微風俗之敝賊此之故先生序志樂有云信手拈來觸處皆合樂之爲道嗚呼先生豈僅以

先生拄狄道時爲道統祠由義黃周孔以至周程張朱劉靜修薛文清亦與焉顧沛遷滿番漢難理之地而猶諄諄以興學自任先生所得力於學者又豈特律呂之自見耶常公今日復修之舉不獨誅千古殺諫臣之奸慝媿千古不指佞之言官正欲以與千古不澌滅之學脈世道人心將終於此胥賴焉乃述先生未彰之學術用告後世至修建之次第工料之補葺祠宇併廊廡大門儀門皆一時修復牆圍以磚坊樹以木工多而費省巍然稱鉅觀焉是役也常公捐俸首倡而郡縣賢長吏與縉紳士庶皆欣然出囊橐以應至始終區畫指據督理者則魏子一龜與劉君履昌也朝夕課工收支出入者則生員薛立揚鄉耆潘進善也經始於乙巳六月告成於丙午二月例得勒之石云

金容歲寒居士孫奇逢撰

康熙七年戊申秋晉陽常大忠大孝郡人魏一鼇張秉曜同勒

遺集原序

楊椒山忠愍公直道正氣出自天性精忠峻節屢挫不回後以疏諍豪宰中蜚語被戮海內至今雖婦人孺子亦知慕公之烈也今讀其疏中語忠肝義膽眞足以寒奸諛之骨而詔獄諸詩詞旨春逸曾不以死生一毫動慮所謂浩然大丈夫者非邪昔夫子論鄙夫不可事君而多殺身以成仁於乎楊公成仁之志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彼鄙夫陰賊持詭辭以中傷善類徵固一時權寵終於伏誅遺臭豈非臣道之永鑒哉聖主閎承丕服遵先皇遺詔錄公之忠腸謚忠愍褒加等固以慰公忠魂而伸宇宙正氣也鳳洲王公持節鎭冀出是集授昇卒業爰請刻之郡以廣其傳焉題曰楊忠愍公遺集遵諭命也嗚呼忠義之心秉彝固有讀公是集者有不感發興起乎鳳洲公世致忠嘉雅抱經濟甫下車而威稜隴澤固已風馳雲靡矣其惓惓是集也崇正敦教之盛心魏士尤知嚮往云

隆慶二年仲冬吉日直隸大名府知府鄒昇謹書

遺集原序

楊忠愍公集成其子太學生應尾屬序於余余讀之輒爲掩卷興悼不自知淚之霑臆也痛乎余安能知文又安忍爲公序哉昔人有云文以氣爲主而才以昌之王充著養氣之篇劉勰廣程才之詒柳冕謂才多而養之可以鼓天下之氣天下之氣生則君子之風盛斯又世道關焉而文之時義大矣觀公所述年譜蓋自綺歲英敖夙挺艱阻備嘗混跡牧豕之羣所精掛牛之日卽以天下爲己任學以

悉誹江河一瀉乃徵其才光焰萬丈悉由於氣豈假雕篆以是佐摛繪以求工哉公在南司封自謂肆力於詩文之學信非誣矣夫靈蓮藝苑中散清流猶能占藻俟時鳴絃揆日摻霜葉之餘生歎廣陵之絕響公詩欲還浩氣於太虛矣忠魂於圖補胡悲且壯哉余在南臺罔識忌諱因獻狂瞽謂將從公以游李蒙採納卒之放相繼氓兒子棄市少泄天下之共憤慰公等之幽魂且知向之遇害非先帝意也天道有知人心不死牽而望君罔極追錄諫官僉公爲首賜爵太常諡以忠愍建祠以享血食麋子以裕後昆報亦隆矣雖昧大雅之哲終成烈士之徇垂聲宇宙爭耀日月視仇嚴獨安在哉忠愍見臣節焉遂美搜遺於太學見子道焉重爲校梓用傳同好於鳳洲見友誼焉一舉而三善備其是集之序隆乎遂殺滹而爲之序隆

慶三年三月吉日

賜進士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奉敕總理糧儲提督四譯館太常寺少卿莆中林潤謹序

遺集原跋

嘗謂忠臣之道自古難之公之平生所挾持者甚大故其精忠所發眞足以貫日月而動天地公之時何時也奸臣竊柄勢傾中外羣僚百執事將奔走承奉之不暇孰敢出一言以犯其鋒公乃奮不顧身獨能發其潛伏積微之惡於未露之日而爲天下國家防危杜禍於未然公豈不知主上之必不我諒邪將謂身可殺而權奸之惡不可漸以長生可舍而社稷之危不可不豫爲之所卒之身死之後奸狀日以暴著不至於簽身籍家而不已則公之料奸之筆所書也祇此一段從容氣象何處得來良繇其平昔嘯學深賦性定所謂荊山之玉爐七日不變者耶親彼賊黨輩竊權得意一罹斥而索索覆護也直糞中蛆巨可勝笑哉可勝笑哉今广錫爵錫謚賜祠賜葬國家之所以答公者

知愛國之忠眷見之矣夫大奸跋脫則正直拔茅由是先皇帝感悟信用忠賢而奸黨潛滅殆盡一時號稱治平公之遺利於天下國家者不既大且遠哉若夫形之咏歌風嫩秦漢而經濟謀略多在註述中見之令讀其奏議如十罪五奸之指摘五諺十不可之直斥詞嚴義正令人凜然起敬奮然忠義而廷杖之日大風揚沙正人墮淚既死之後地爲震者累年所謂精忠貫日月動天地非歟奉際今上仁聖遵先皇之遺詔錫之贈謚廕其後裔而建祠置祀所以報公者亦云厚矣益以徵公之精忠在宇宙間千古不磨者也公嘗師事存齋徐公苑洛韓公諸君子固有日矣宜其忠愛之道講之素明而成仁取義之有自也記曰爲人臣殺其身有益於君者則爲之公非其人乎余於公誼辱同年最相善因閱公之集感公之慷慨而莫與追踪

然引決自殘者何異吾悲後之儒者不知斯義往往失孔子論仁之指云忠愍亦然忠愍當世廟漸倦於勤嚴嵩擅而仇鸞橫公以次犯之至於再戮斷筋碎骨知死而不辭知引去之義而不肩可謂殺身之忠也已然而不可與慷慨殺身以死自見者比何也公以去奸爲志者也吾見其家藏疏稾墨迹凡數易而後定至元日拜疏於朝見機事未合袖疏而歸意念心苦非一日之積也若曰吾擊之而死無可言者萬一擊之而勝則國家天下之福也且也吾辭明吾指白吾事驗亦安知其果不勝也夫擊而去之公之望也擊之不勝而死公所揣也豈公所望哉觀其臨命賦詩猶以斯事屬來者爲拳拳未嘗不流涕而哀其志嗚呼比干尚矣若人者其亦比干之徒歟卽其論邊事情形俱有驗白則子貢之達也精樂律則冉有之藝也不畏威

罰刑戮則子路之勇也惜也洙泗之遺才也公四世孫聰福德人氏悲先集之久而懣漫也且有遺文未見於世者欲更刻之而力不贍大宗伯王公敬哉爲公文孫念子先生同門友勉以南來而江南都閫文君澤普官貧而樂義慨然捐貲刻之而副鎭金公夢叶又從而協成之皆可謂之賢德人數千里來辛苦羈旅揚其祖德可謂之孝非王公勉其來亦不克舉其流傳先德風示後人之意可仰也謹備書之小子亦得附名不朽云

康熙十二年歲次癸丑立秋日後學揚彭齡頓首拜撰

遺集續序

嗟乎公之忠烈同朝之賢者知之不賢者亦知之隆萬以下之君若臣無不知之迄於今卽婦人孺子豈有不辨日星之明而一識夫河與嶽哉然則余固可無言矣而猶有

兩先生之先後一轍乎余竊歎有明養士二百年忠者固多而其數奉莫與奸者相敵蓋元氣之漏喪一盡於戍祖之借難再盡於興獻之議忠義之氣斬焉無餘故奸如嵩輩得乘衰而椓壞國家之紀綱不謂當此剝落之餘有志存必死從容以當慨慨如我兩公者彼忠者望以步趨而奸者之寒心奪魄將百千萬計而未有已也今公四世孫聰福重梓忠愍文集念兩家之生死相等自北而南越三千里而問序於余余日公之忠誠自在天壤文與不文固不論也況乎其文又若韓若歐若蘇也哉夫韓愈歐陽修蘇軾亦嘗遭貶竄而未至於解脰陷腦以死殉之說轉歐蘇而且以大義解脰陷腦馬則當世之愛而重之後世之憑而弔之奚市矣貨賄籍沒矣萬世而後痛公之冤者日誅筆伐尚欲食嵩之肉而公則贈官錫謚廕子建祠肖貌其像而傳頌其文赫赫然如一日也然則忠臣之名較邑臣而孰富貴矣詎知逆節既盈天道不遠未幾而身爲編氓矣賊子棄市矣貨賄籍沒矣萬世而後痛公之冤者日誅筆伐嵩之殺公也以公與己必不兩立殺公則己得以永保其非孔子所謂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者哉然當日鎮之及己率發其憤以庶幾於君之一悟政之一改也豈較劉向朱雲之論爲九烈矣嗚呼公位非大臣可以不言創巨痛深鋒鋩銛挫可以不言且嚴嵩欲使公爲己用一歲屢遷之可以不言而公內不受奸人之牢籠外不畏強禦之威福重梓忠愍文集序 三九 知服齋叢書

永又何悲痛之有哉公之諫焉市劾嚴嵩二疏已載前史至我

大清

世祖皇帝覽其遺事不勝忠良之感

御製表忠錄序文並爲之論豈非公之精忠魄於一時而昭於後世哉其他文翰詩章莫不光偉激烈上薄青昊而浩氣丹心一語九公之所以自寫其生平者矣公四世孫聰福文行卓卓足以繼志述事哀公之集而重梓之命祇跋其編末祇小子安足以重公但願爲臣者誦公之文皆知忠敬之士立於其朝亦必優容愛護使爲良臣則主聖臣賢上與唐虞並美矣

康熙癸丑歲仲冬至前三日後學三韓吳國祇謹序

余兒時侍先大人側得鄉先賢楊忠愍公諡牘及長讀其文集年譜諸書未嘗不掩卷流涕想見其爲人公忠烈昭冊書英靈垂萬古生平立朝大節卷哭衢謠赫赫若昨日事不異述獨是異世而後感動至尊表忠詔嫩頒勒政府是公之身雖厄於當時之奸相而公之忠終格於昭代之

聖明此蓋公千載一時也昔山西夫子流離百戰之閒俎豆萬禩而下岳武穆西陵尺土鐵槍示刑公之出處雖不與二公同塗而食報竟先後一揆益以見直道之在人心而斯民之足與於三代也公四世孫聰福以余承乏江關渡江來覩爰以重鏤公集見告余不敢辭捐俸告成夫余武

人也得附數言於末以垂不朽此又余千載一時之大幸也夫

康熙癸丑歲陽月之吉同邑後學文培世頓首拜撰

遺集續跋

先忠愍遺有文集鏤之粹東流傳字內百餘載矣歷年久遠板蠹字漶新梓無力慮或失傳心切痛之又以南工刻畫之精良也欲重梓之南而不可得癸丑乃得持赴金陵奉薄同邑文君澤普景慕樂輸以竣厥事蓋文無所損而制遵乎舊其時縉紳先生名公顧士歷歷之言如昨日事而賦詩贈跋難盡紀爲所藏先忠愍遺筆並赴義前一夕垂誡後嗣之訓首尾蓋數千言展讀手跡凜乎不敢遺忘因以並附梓鐫獨可惜者先忠愍受苑洛先生志樂心傳著有樂經發前人所未發爲可不亟明於世但聰福力薄

不能再蒐僅藏其集以俟後表章之君子

康熙十二年癸丑冬月四世孫楊聰福薰沐謹識

遺集題詞

生平好閒人忠孝節烈之事遇有讀忠孝節烈者請教反覆惟恐後乃山居奔辟車騎過從者甚少不得已展卷臨對每於書冊間求古今名臣言行可爲法者如汲長孺責廷尉湯朱雲面叱張禹顏常山縛橋柱罵賊段秀實以笏板擊朱泚殿上諸事彙爲一卷皆厥其激切有生氣者最久而得椒山楊先生譜輯掩卷太息久之曰有是哉有是哉夫士居平講大義血氣奮發每根鉞鋸不相及一旦臨險巇稍稍頓挫卽意召灰敗逡巡引過咎至有呼親串以求拯援者縱或事勢不免慷慨屈折及事去而悔之咨嗟告戒其爲談虎而生怖見曲木而多警心者亦復何限而

乃鼎鑊在前蹈之如飴矯繳甫脫不厭韝韄如先生者此眞百鍊之鋼萬煒之藟也初得先生譜既而讀其狀又既而讀其奏疏與其論妻與論子書而於是漸求其詩若文惟恐其盡亦既輯成四卷將重付校刻而以爲未足問之西河毛太史太史曰豈在多乎忠臣義士在地爲河嶽而在天爲日星夫恒星列宿在天有幾嶽瀆之靈止於四五然而仰星斗而文章見焉履延袤廣運而后土氏之菁華無不著焉故士有以行傳者亦有以言傳者今椒山之行見諸史乘椒山之言見諸奏疏如是已矣且夫汲長孺朱子游輩有遺文乎予乃從其言就世所傳者合奏疏狀譜與其所爲詩若文而訂而錄之吾人束髮受學所習者八比並無先生經術與儒者身心性命之實存乎其間名爲經生與經何與其朝夕庶庶與年俱盡者但日取科第焉

已矣有如此之忠孝節烈足爲世法而且名言頗畫反覆
娓娓可以發人之性情增人之智慮而不一讀之再讀之
乎夫先生才高下筆犀利如竹刀之剖蓬术七首之淬肌
理滴血濡縷每讀之未嘗不心開也然則思其人而求其
言讀其言而愈見其人一日有天地當一日有斯集其以
繼諸古名臣遺蹟之後而共傳之甯有過焉

康熙戊寅中秋日蕭山後學章鈺楠鉛氏題於敬一齋

楊忠愍公集卷末終

順德龍鳳鑣校栞

三怡堂叢書

周德清著

庶子主師竹先生集序

中陽王庶子胤昌先生以德行文學領袖人倫余猶齔時
造先生廬承顏接辭有屣往賓歸之幸又六年而先生第
南宮選庶吉士拜國史余忝先生具員深有兼葭倚玉
之慚先生所爲朋余甚至余不能奉循則傚出爲邊吏學
殖日落先生掌握綵綸繪繡衣裳金匱石室之藏炳日星
而挾風霜矣生平庶酬詩文恒以片楮揭四壁域置方策
中不復繕寫草故多逸即君伯仲稍葺之無何仲卒復逸
十年伯子旁求垂二十年得其四五付剞劂而以余爲先
生布衣交委之序蓋國家稽古右文崇儒重道自師保凝

丞諸大臣坐論代言隆禮典樂讐經修史遣士掄才一切
文事必以皆翰林者任之而來學圖陋爲館閣體拾宋儒
腐敗之餘唾不中覆瓿德靖以來反正取材奐然一新道
其流弊雕蟲刻鵠芻龍土狗無裨於用先生嚌嘯道眞涵
泳聖涯所論撰出入六籍諸子二十一史其據證確其比
蓄富其鍛練精其見解超不摸擬前聖而矩矱自合不逐
趨時好而情事自暢有冠冕佩玉之度有行雲流水之致
有律呂克諧之韻有儁永不厭之味古爲大雅今爲大方
即其鄉何宗伯兄弟濟美厥祖馳驅中原莫與方駕而推
遜先生不啻自日出矣讀先生家庭庸語而知其修齊之

大泌山人李維楨本嘉父

極之思

右師竹堂集三十卷明信陽王胤昌先生所著也信陽當明中葉何先生大復倡復古學同邑如孟望之武邊谷樊少南諸名流相與和從頗極一時之盛胤昌最晚出而成進士年已四十一歲故其造詣較深綽有陵駕焚鼓之概王鳳洲嘗盛稱胤昌冲雅如黃叔度退讓如羊舜平淵博如杜征南文采如陸平原而百載亦謂汝南雖稱名都多奇彥魁壘然未歷百年前有何仲默後有王先生其人者吾懼其寶琛湮而山川不盡槁乎兩公之推許可謂至矣顧何以明史儒林無傳文苑亦無傳前情四庫全書又不著錄流傳絕少殊爲憾事戊午在都肆獲購此本雖首卷闕如頗自珍秘與張君中孚談及此集爲言信陽劉君怡宣藏有完牘展轉託鈔未果予性嗜古籍老而彌篤嘗擬搜刻鄉賢遺帙冀爲河南叢書以餉後學茲值官書局開辦之初委怡宣經理之即檢是集囑爲校勘以付鋟鐵查胤昌原書三十七卷其子延世萬歷刊本內尺牘五卷報慶紀行一卷係怡宣前刻本茲去樞聯一卷雖定三十卷而尺牘紀行仍附行卷後並益以怡宣所編年譜附錄以廣流傳怡宣更出胤昌遺像摹鐫卷首庶讀是書者瞻仰風裁而情殷嚮往於知人論世亦不無小補云胤昌所著

尚有辯宛錄竺華錄書疏叢抄家庭庸言諸書今都不可得睹夫距歷距今纔三百餘年而古籍日見淪亡倘再越百數十年其遂佚當更何如耶拖殘守缺豈異人任尒故歷敘顛尾爲吾鄉之服儒服冠儒冠者大聲疾呼毋忘鄉先正之遺型云癸亥夏正十月河南省長張鳳臺

卷之一
賦一首
太華賦
頌四首
萬壽紀元頌
壽宮頌
修省頌
箴一首
儲嗣勸講箴
應制銘五十六首
太極硯銘
月硯銘二首
蓍硯銘
龜磯硯銘
鐘硯銘四首
圓硯銘三首
方硯銘四首
玉硯銘二首
硯銘二十八首
琴銘四首
銀印色池銘

卷之二
五言古詩四十六首
人日同劉子良館丈直因往西苑觀落山茶有
玄兎詩應制　玉河冰泮
觀欹器圖
房玉貢馬恭賦　聖德無外詩
出京夜過蘆溝
同李惟賢大參遊天池紀
宿圓通寺
羅近溪先生邀游從姑山
訪王元美先生小祇園
余見桐司理邀遊慧山泉夜酌風雨大作
遊崆岈山　共天峯上人夜坐長廊
師竹堂集目錄卷之二
仙關
遇真宮張三丰舊隱處也
鄧鄧蕭使君邀飲叢臺
辛巳除夕書懷
送張校卷侍御之南京戴
桃花嶺爲太華楊公題
初夏即事
送黃思軒年丈册封蜀藩
宗伯沈龍江館丈見示先公畫竹命題其上
初度日老母寄房感賦

壽南臺李翁八十本寧太史祖也
感懷贈十洲楊先生
除夕書懷
贈唐活溪年丈擢兗州貳守
放生
送陳陸海館丈謫江西闆幕
七夕
己丑元日紀事
慈壽寺與別山禪師話六祖事
生日先阡感懷三首
病
雨中同何仙室丈人周右梅年丈陪遵儕鶴司理
泛舟至釣魚堂
與何敬圃遊靈谷寺
予與敬圃避暑南城櫻田子舊賜以雙鴛雛畜之
池中次日敬圃以詩示予率爾奉和
何敬圃宗伯遊太和有贈
王烈婦詩
山中書所見
送馮琢菴使代藩便歸壽太母太夫人

病起出廓
遼陽大捷聖諭指授成功賜文綺白金紀恩代
奉詔入直史館恭紀
赤兎
龍駒
秦騶
有感擬古三首
望雨
謁陵篇
臣悉心經理仍命作詩紀之代
恭題成祖御馬應制三首
大閱歌
驚幸石景山觀渾河湧溏念黃河時有衝決諭輔

七言古詩三十三首

進講大寶箴擬柏梁體
元夕同趙濱南館丈李秀巖環衛茅仲朱汝修
二山人集憲副劉仲修宅觀燈
元夕燈市與同館諸丈暨劉玄子進士盛泰甫山
人小集
長安宮人行
三月朔閣試畢同王環伊館丈出遇右園同會許
純吾侍御邀飲蒹中貴水亭
夏日同震川何太史過天壇訪潘鶴泉道人手談
贈李大將軍惟寅

送大冢宰汝泉趙公之留都
抵汴渚愛所中丞趙用吾侍御招飲憶早渡河風
滹之險有作
張玉車寄所輯岳祠志感而賦此
曹荔溪中丞見訪同上江滸坐琵琶亭慨然有作
東林寺次陽明先生壁間韻
錦繡橋贈別慧上人
訪張洪陽先生留飲別墅桂甚巨先人手植公生
子而芝產其下索予紀之
富春釣臺

訪張伯起幼于求志園不值留贈
贈張將軍
宿碧雲洞
回山王母宮
送憲伯楚石陳公入賀萬壽便歸省覲
畢從周贈予日本小刀子詩以謝之
題石衲射戟圖
送岳將軍之遼左
元宵有感
楊花篇
種竹
寄衣曲
妾命好
城南老父行
送王生之遼左
新正書所見
子藝索新茶以所攜虎丘並中泠餉之
中秋獨坐感懷
非賊婦
九日登南城樓
爲傅司馬部題高竹草堂
同宗伯何敬圖都伯沈星吾泛舟瀛河
五言律詩六十八首
陪駕恭祀長陵
陪駕恭祀永陵
陪駕恭祀昭陵
扈駕宿妙應寺毘盧閣
駕幸西壇
孝懿莊皇后挽歌
大行莊皇帝挽詩
韓王招飲煖泉應教
真定登大佛閣
登崆峒山
希夷峽
宿張超谷
由千尺幢至南峯絕頂
還家
送岳從周歸休寧

大龜山對月歌楚調
贈別陸沒川陸與予同游南雍茲以考功郎謫佯
黃州
金雞道中見梅柬王敬甫館丈
阻風柏鸛州李夢池館丈見訪舟中
武陽驛遇鄧定宇館丈夜話
訪王百穀半偈齋　郭龍渠中丞招飲
無錫舟中遇吳子道時與趙汝師召用命下
雷慕塘侍御以詩招遊焦山倚韻奉答
金山　得曾將軍子澄書
師竹堂集目錄卷一　六
題竹　種竹
普濟寺次荊川先生韻　中秋陰雨
深山夜行　山中夜坐
題硎
宿龍華寺月色極明夜半鼓琴漫作
龍華泉　重過龍旋寺
謝何啟圖宗伯惠菊　宿白馬寺
南陽道中　新野道中感懷
早行江路待渡
送唐柳所館丈册封鄖藩
送公東塔館丈謫澤州
壽盛母八十
送莊梅谷太史奉使關西
夏日訪桂巷上人
送裴紹野職方守山海關
送劉書川尚寶謫守興國
涵春丈令崇信以異績膺召忌者中之謫晉藩幕
賦壻
送陳別駕之信陽　送鄉人南還
戊子生日劉明吾計部以使來祝壽恭答謝
蟋蟀　中秋陰雨
苦雨
五言排律十二首
頌曆
郊拒臺郡陽觀齋宿溫室賜金佛瓢銀八寶紀恩
代申室作
陪祀帝王廟有作
益王蕖勞應教　壽元輔高中玄老師
進春侍班有述
送潘少泉使君遷留都少尹

送李仁卿郡守擢南司徒大夫
陸子易周仲謨赴村家筵地近龍旋龍華諸名勝
俯苦遂不往聞攜有侍兒作此嘲之
亡女生日　送葉棠山之官襄陽
贈趙生會舉
卷之五
七言律詩一百九首
元日早朝　慶成宴恭紀
萬壽節習儀朝天宮
承天門候駕　九日登華蓋峰候駕
師竹堂集目錄卷一　九
扈從曉發夜宿山中
鸞幸西苑觀稼恭紀
冬至駕出南郊　雪霽早朝
待漏閶闔
蒙賜御筆大書紀恩閶闔
文華殿進講大寶箴上起立以聽代
上林紅杏雙燕應制
黃鸝鵜應制
恭題宣廟御筆花鷂應制
恭題南薰紫騮馬應制
題四季爽孩兒應制
瀛洲亭古梧閣試
二月朔潛舟已過洪入閘
送蕭乾餐年兒奉使琉球
夏日集丁園同李惟寅劉玄子劉仲修分韻得章字
送吳滉初侍御出按山東
場方湖侍御按我兩河既督昭陵工竣陞海道憲副駐節登州賦此贈別
中秋對月懷趙定宇吳復菴二館丈
師竹堂集目錄卷一
送陳玉壘太史歸省尊公相公
登鄴華城樓有懷世昌弟
雪夜李本寧太史招同張陽和劉弘原劉復齋李夢池劉衡野諸館丈小集分賦
乙亥除夕
送義軒劉君備兵金城便歸省覲
暮秋同龔美諸君宴王氏山亭
少宰王公考滿之日署中鹿生子
送陳侍御督餉兩淮
送司徒大夫陳瑞華監兌湖南

流閑阻雨盛敏叔館丈遊登城樓
渡河
王時化由右諫出守順德新城功竣邀予登眺時
陳則濟以廷正恤刑滇南歸同登二君俱同鄉
同年
段太尉祠　羅山懷古
温泉　乾陵
郁州大佛洞　浩交川中丞招飲貢院
九日病起登南城樓下有傀儡之戲
卧龍岡謁諸葛武侯祠
太和絶頂　鄭明府邀遊少林寺
陽羅驛寄張子蓋館丈
富口甘將軍廟　仲冬望夕黃龍洲對月
賈孝徵侍御崔獻可計部邀飲海天閣
渡江駐滕王閣晉務溪中丞自德化馳來過訪適
夜分矣議咸
南昌館滕王閣飽同前李惟賢二大參見過倚檻
臨江
同朱奠每僉憲登麻姑山
東鄉道中

桐廬大雪遇傅愼所侍御戍回舟中夜話
同陸敬承太史謁濈陽先生靈洞山訖
同大司馬鄔崍張公謁岳墳
元日湖上憶同館諸君
元夕次馬恩愍韻
送臨淮侯李惟寅留守南都
送大中丞宋可泉年丈開府恒山
送周帶川年丈備兵朔州
人日小亭黃白梅盛開感而有作
十四日雪止小齋張燈邀郡侯李乾齋宴集夜分
月出得清字
元夕大雪張燈集伎奉何仙室丈人夜宴分得壇
字
春雪簡何敬圖
送宋遜菴補守禹州
見賢樓側杏花盛開予倡首句因與載眉齊社士
元諸子共集成之
送林使君守汝南　五日感懷
壽世昌弟　中秋夜深獨坐對月
送秦社村兵憲川中

元旦感懷時承重太母
過大王冲
春日侍何丈仙室遊豐泰巷
遊黑龍池值雨
送虞部郎牛唐龐致政南還
失鶴
贈醫士無錫陳生
何啟圖劉玄子諸君遊鐵佛寺予病不能從
送洪穆巷謫倅大同
夏日同李仁卿郗伯田子藝郡博遊何啟圖宗伯
園池次韻
壽宮保春陵王大司馬
山居漫興
延世兒以遼左功晉秩田子藝有贈次韻志感
子藝攻學宮西池爲大夫湖語異叙中文甚工而
事甚奇且以詩示因次其韻
泛舟
暮秋啟圖學士招凌波館賞菊
壽靈壁侯太夫人
史館辯官郭生其母八十請言作此貽之

清明遊西山出郭即事
送李大將軍總兵宣鎮
中秋邀郡守玻頤張公遊賢隱山寺
詠簷前鐵馬
秋懷
燕子磯關侯廟
秋夕同王觀察四槐泛舟董中丞西湖次觀察韻
九日同胡汝成蔡錫卿高汝器周子春何政圃王
拱之集周仲謨宅
己丑沙河除夕感懷

元日臨洛道中
亡室久不克葬啟圖丈極力物色得佳壤焉感
激之至情見乎辭

卷之六

七言排律四首
禁中春雨應制
除夕湖上夜歸
七言絕句五十八首
大閱詩十二章應制
元日皇極殿侍班恭紀十二首
賜藕鮮恭紀代
壽仙宝何丈六十

張助甫中丞綠波樓四首
雲窩峯道人留飲　宿太華絕頂
送何玉軒館丈罷官歸蒲坂
清明詞二首
張陽和館丈送太夫人還浙兼省尊公內山翁紀
榮誠別五首
部鄭道中謁呂翁祠祠
同馮正伯集顧與齋第三首
送王四槐年丈移鎮開原
館中詠鶴
楊孝子廬墓

送潘侍御雪松以諫遠謫
五言絕句九首
宿紫霄宮四首
何敢圖許大負不到恚維紀名四首
爲李將軍題畫
詞四十二首
奉吉擬撰詞曲
日
風
雪
春
夏
秋
冬
山
水
仁
義
禮
智
孝
弟
忠
信
琴
碁
書
畫
硯
筆
劍
望莊皇后發引哉吹詞
元輔郭公爲方塘翁作漁父詞十二首因和其韻共
和之
秋夜聽雨
贊七首
張陽和像贊　田子藝像贊
盛泰甫像贊　顏回基太醫像贊
畢從周像贊　自像贊
三節贊

卷之七
序十首
武舉錄序　貴州鄉試錄序代
贈大宗伯宮保龍江沈老先生南還序
金輿山房集序代　贈安堂集序代
送宮詹澈陽趙老師陟南少宰序
贈太史舍廬范先生之山東方伯序
贈大中丞冲菴顧公陟南少司徒序
贈周帶川膚功晉秩序

賀寧遠伯寅城李大將軍大捷序
卷之八
序十四首
贈憲使四槐王公移鎮開原序
贈敬菴李公祖總鎮固原序
送范溪焦公祖移鎮序
贈紉蘭趙公擢守安慶序
贈朱蘭室鄉丈擢守南康序
贈蕭湛泉年丈守保寧序
贈管子安擢守饒陽序代

贈敬所張公祖之汝寧別駕序
送龍澄源年丈之黃州序
送孫梧岡年丈之夷陵別駕序
送廻川沈先生之忻州別駕序
送閻野羅年丈令景陵序
贈陸錦沙進士令合肥序
贈仁軒李年丈令平山序
卷之九
序十七首
贈超省軒年丈之官仙居便道歸省序

刻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序代
孫子註疏序　重刻稽古緒論序代
古今醫統序　刻太上感應篇序
議疑子夕螢錄序　學圃藍蘇序
京訓序　書疏捷錄抄序
家庭庸言序　空華錄序
夢占類考序
重刻河南戊午叙齒錄後序
恩榮異數錄　哀榮錄後序
敬思錄序

卷之十
序十三首
贈鄱侯玻暄張公上績殊嘉叙
贈鄱侯星吾沈公首薦序
贈桂亭綦公首薦序
贈王太初兩臺交薦序
賀鑑峯尤鄱侯兩臺交奬序
贈約齋衛先生兩院交奬序
贈田子藝旌薦序
贈玉車張司理上績榮封序
劉如川榮封晉秩序
賀坡翁何丈寵錫崇階序
賀崇輔南嵐劉公晉陞三品服序
送北泉趙翁榮還崇國序
送上林馬君之官江寧序
卷之十一
序十二首
送劉石孔之略陽序
贈吳瑞穀司訓應天序
贈張柳池署新城教事序
送古村杜太翁還遼陽序
送友鶴冉年丈歸養序
送周進士請告歸楚序
送程玉峯還新安序
送閔山人南還序
送太湖鄒山人還吳門序
贈王廬岡篤行序
卷之十二
序十三首
壽元輔中玄高公六十序代
大司空貞菴曹老先生壽序
少保大司馬張公壽序
大方伯龍池王公六十壽序
壽見山田翁七十序
陸先生七十壽序
重齋老師七十壽序
兵憲安吾楊公祖壽序
壽水陽亢老師序
蔣翁八十壽序
卷之十三

仙室何丈壽序
李杏山先生七十壽序
左山趙翁壽

序十三
田子藝六秩壽序　壽楊翁赤壇序
誥封太夫人袁母何氏七十榮壽序
劉母詹孺人七十壽序
李母王孺人七十壽序
祁太夫人八十壽序
張母舒太夫人八十壽序
壽焦母八十五序
壽家姊方淑人序　壽朱母九十序
誥封太恭人董母榮壽序　賀伍年伯夫婦亞壽序
師竹堂集目錄卷二　三五
太淑人王母劉氏序
卷之十四
序四首
誥封管母陳太夫人壽序
誥封侯母朱太夫人壽序
劉母王氏榮壽序　壽新寧吳母序
記三首
遊華山記
雙蓼山水簾洞記　遊汝州嵩山
記八首
遊嵩山少林寺記　嵩陽宮記
玉人峯記　黃盖峯中嶽廟記
遊太和山記　遊從姑山記
遊麻姑山記　遊靈洞山房記
卷之十六
記十一首
遊西湖記二首　遊燕子磯記
山陵扈從記　通政司題名記
瑞燭記　奇石記
師竹堂集目錄卷二　六
丘園記　浮玉亭記
延綠軒記　錦湖記
卷之十七
記十首
北嶽恒山廟碑記
明因寺碑記　宋楊將軍祠碑記
固始令孟公生祠碑記
晉川劉公去思碑記
新建巡漕察院記　新建與安州城碑記
順德府修城記　信陽州重修譙樓記

耒陽縣重修儒學記
卷之十八
記五首
南鄉縣學田記代
四始縣重修春洞橋記
羅山李侯救荒記
紀四首
盧氏縣均田記
司鹽張公撤定武芮兵變紀
司馬張公撤定浙鎮兵變紀
議倉記
紀李翁亭
紀夢

卷之十九
傳六首
清白吏劉先生傳
李申丞傳
蕭中丞傳
孟忠慶先生傳
烈婦傳
記記
飾婦胡氏傳
卷之二十
傳二首
任母孺人傳
汪母鄭夫人傳
通奉大夫四川布政使司左布政使本陽亢先生
行狀
大理寺左少卿吉軒李公行狀
明威將軍竹里府君行狀
卷之二十一
行狀二首
誥封太恭人亡母袁氏行狀
誥封淑人亡妻高氏行狀
墓誌銘二首
封徵仕郎兵科給事中邦野孫公暨配孺人趙氏
合葬墓誌銘
明承德郎兵部職方司主事賀公墓誌銘
卷之二十二
墓誌銘七首
明應天府治中潘公墓誌銘
明南京大理寺評事申公墓誌銘
明禮科給事中二洲宴伸君墓誌銘
明郡學生陳惟功墓誌銘
明宕渠張先生墓誌銘
明內江張隱君墓誌銘

明碓齋王隱君墓誌銘
卷之二十三
墓誌銘八首
明孝廉上官伯子墓誌銘
明中順大夫袁州府知府葛公暨配安人于氏合
葬墓誌銘
明昭勇將軍東河王公暨配張氏黃氏合祔墓誌
銘
明居野王公暨配孺人朱氏李氏合葬墓誌銘
明勅封孺人蔡母程氏墓誌銘
師竹堂集目錄卷二
明誥封太淑人董母陳氏墓誌銘
明孺人胡室陳氏墓誌銘
明張太夫人墓誌銘
卷之二十四
墓表七首
明遼東副總兵贈都督同知謚忠勇黑公墓表
明戶部左侍郎劉公墓表
明亞中大夫陝西左參議村南冉公墓表
明勅封文林郎潮州府推官陳公太孺人程氏墓
表
明孺人楊氏墓表
卷之二十五
墓表四首
明烈婦汪氏墓表
明令人陸氏墓表
誄二首
王元美先生
王敬美先生誄
祭文十首
師竹堂集目錄卷二
祭成國公追封定襄王謚恭靖朱葵亭
祭誥封少師張公
祭張江陵相公代
同館公祭太師張文毅公
同館公祭贈太保謚文簡豫所呂老師
又代
祭贈少保謚文莊乾菴馬老師
祭龍山董給諫
祭李遵石給諫
祭太保朱大司空鎮山老師
卷之二十六
祭文二十四首
明南岡李翁墓表

祭大司馬邑來張公
祭太中丞近淮畫公
祭和石王學憲
祭戶部左侍郎受齋劉公
公祭少司寇宋東潭老師
祭賢禮部侯雪蕉文[illegible]丁后溪老師
祭元水閻老師
祭宮諭張子蓋年兄
祭孟我疆年兄
祭昭勇將軍方仰橋姊丈
祭都閫程松泉襄丈
祭諸昭海工部
祭王清泉年伯
祭孝廉周至港
祭處士胡仁軒
祭椿巷上人
祭畏菴上人
延世兄以遼左功晉秩告墓
顧服祭太恭人

卷之二十七

祭文二十首

祭郭相公太夫人
祭誥封一品夫夫人張母陶氏
祭誥封太淑人董母老夫人
祭誥封淑人外大母丁氏暨孝廉述山舅氏
祭誥封劉母唐氏
祭誥封宜人何母高氏
祭誥封恭人師母方氏
祭勅贈孺人馬老夫人楊氏
祭誥封太恭人陸母
祭誥封淑人舅母何氏
祭待贈王母楊氏
祭袁母劉氏暨茂才廣哥
同母舅祭胡姨文
祭節婦曾母祝氏
祭陳母程氏
祭張母胡氏
祭節婦孟大嬸鄭氏
祭同館劉年嫂

卷之二十八

策二道

武舉程策二道

論四首
人君無所不謹
順其時而要之以論
陰德論
卷之二十九
辨一首
月令辨
說二首
缺陷說
奏疏五道
師竹堂集目錄卷二
論革除附錄疏
擬陳東宮講學要務疏
乞休疏
卷之三十
表三首
擬登極賀表
擬上幸石景山觀漁河涸河念黃河時有衝決
屬輔臣及時經理仍命作詩紀之謝表
致語一首
擬萬壽聖節請兩宮皇母宴致語
露布一首
擬平嶺賊露布
啟十四首
請丁后溪館師
賀吳環洲賓府
請趙澱陽老師
請同館前輩
請饒陳楚石年丈入賀萬壽
請王四槐年丈
南城樓新修請王四槐憲副
師竹堂集目錄卷二
請陳楚石年丈
請鄭聚井太守
跋七首
題辨寇私錄後
讀抄附餘跋
書虎谷經後
先將軍遺墨跋
師竹堂記跋
刻金剛經跋
尺牘九十六首另刻
報慶紀行另刻
請楊虞坡冢宰代
請高宗伯館師
請丁后谿館師

賦一首

太華賦有序

汝南王祖嫡胤昌著

作有朝僧遍遊海外歷閱區中暨遇太華膜拜唄贊久而不去以爲名山勝此者高此者廣此者幽此者脩此者深而鎮靜峻峙者多矣若夫四向神倒一帶鬼遶幻境空之天蓉舞大都之煙堞雕在塵寰實標仙府未有茲山之饒者也余風攀疾疚雅慕冲虛猥以便飾之暇薄荅探討宿最高之

危峯窮無盡之大界未嘗不爽然自失蟻垤柯蟻非真境也及瞑目還思又復歷歷如非夢遊輒作賦一首私紀其蹟嗚呼斯地斯擾亘古大觀即長卿神化子雲玄奇總稽經赤莫能狀別寘陋蕪俚如余者寧不顑之鋪棻文士之軒渠乎雖然昔賢所賦多在幽僻窮荒之區屬屬寘以僻地余則局促摸捏如墨昔臨摹結約有貌彷彿其似而已金天正直庶幾免綺語之譏云爾

粲宵儀之崇顯道夜礴之比块剖洪濛而工服別分野而應象眷西顧以誕誠际上公而輔相顒素誠結衍寘兌方

天漢下偵星宿澄觀渤渺洸洞浩浩湯湯奉訓淮陽歷廬嶓崎龐綠特時戰薛崚嶒去天而咫列丹嶂之危坦堅壘五指居首三條處中四面成削一線僅通嶔崚空之冰梯焉憑虛之彩虹心慶回而悁悁自幾眩而矐矐維決繩挽去躋吻摯汪霤升霤井窺天寶躡霧穿雲依巖傍曲飛引壁之蝸牛肖登木之飆飆撞窈峽既仄徑孤緊祠不盈尺修乃竟阡若鼻顰物如耳屬垣面挨豬高之絕嶼趾臨不測之深淵鳥掠羽而畏舊猿斂脅而不前匱足次且側身仡忔括將夷而猶屬踏滑苔而重蘭捫嵐坎而新橛忪峻脊兮蒼龍迴健翮兮冥鴻慶赤城之石橋跨碧落之仙蹟岩嶮嶸既巃嵸鼓調調之天籟御泠泠之罡風弄珠簾之波瀑把玉井之芙蓉顛邁松檜巃蹐日月掌學疑啻盆池涼若丹竈未燔瓊漿尚煤聽霞洞之滴乳踐雲軿之現叔卿於杪樹覿周南於鑿穴發清籟於幽篁度流鈴於穠樾隧崇畢萃厥唯南峯隱蔽光互呼吸天通縱覽塵界蒼蒼濛濛宇宙不盡心目未窮荊暨岐梁睹漢隴聚兮培塿散分蜾蠃嘆陵谷之變遷終峯巒之揖拱天天暐暐煜煜煌煌欲翻銀濤候射金光電掣蜃竟蛇行靡常蜿蜒

逶迤何物爾長緬黃河與清潭蠶晴旭而波揚錯愕疑夢駭怖欲狂遍十洲之曠邈臨六合而翱翔玉若東睇扶桑西睨昧谷海沸金烏噓回玉兎擣大觀而鮮傳環蓽山而增懋倘遊岱之無期副名山而未晚亂曰曖太華埒崑崙兮巍巍峻嶽駐軒轅兮二曜迭運爲朝昏兮蔣侯旣隱金支翠旂翼香馥郁靈光陸離青蓋前導玉女後隨纖嫺窈窕婉孌旖旎昇若遵飛遷遷見之蜚遯而傾囑兮林閒靜而臧藏低佪而於邑兮衷鬱陶而嘔瞿恬澹而寡營兮抱一以醮契冥筌而脩舉兮守默以適睨弱水之淼茫兮嚮齊慧觚靚闇苑之寥廓兮曒曒錫壤册余將衆瑤石之九節兮和以濮濘茹丹丘之三秀兮飡以瑞液伐五粒之巨松兮侶拾琥珀煎長春之石髓瀕永弗諼兮

頌

萬曆紀元頌有序

臣惟乾坤肇畫二儀攸判大哉至哉之贊雖發揚造化之秘然聖人法天之道體元載物之妙寓於茲矣惟天作辟綏諧萬方鴻始以來羣龍繼統粤夫巍巍帝堯造契結繩虞虞唐錄傳禪正始禹湯迄武實歷相承如歌形先首成歲基春龐爽靡咸所以握長人之權以成玉燭之太和也三代旣渝而返拂頑幾稗披舊遺簡百千萬劫永填巍我七十二君大法斯泯迨及漢武乃始建元自茲相沿莫之能復沉淪兮矢潔好修誓偃佺兮再尋白帝問眞源兮葆我

我皇上恭儉中興神明昌祚追思玉几光撫瑤圖
改元萬曆誕布九有猗歟休哉臣伏繹其義曆以
萬計固上昭玄眷之罔極下示鴻祚之無窮然兢
兢業業允執厥中永綏天祿爲億兆主已溢言表
視前代侈心郊時拊瑞鳳麟不其陋歟臣幸生極
治之期躬聆御統之制舞蹈歡忭之餘謹撰頌詞
識此曠際弗慚蕪俚自同巷謳薈箴知不可乎其
辭曰
堯稽古聖代奮兆貞符基景命開泰運體乾元發建始示
居尊於我皇主神聖蘊淵微妙篤敬神龍躍叶上玄鷹舜

曆受堯禪極履載稟正朔淡神人遍海嶽維萬曆與天同
天不息曆無窮於我皇篤聖孝事兩宮隆徽號御平臺召
輔臣契都俞諮經綸勤簡編親儁彥時泛寒學靡倦仁天
浩同春敷徹崖谷潤稿枯帝容德錫福萬神受職靈幽贊
遹流貤爰饋禧五星順九土麗天保定受百福福之來日
不足於我皇德業隆卑法地效天崇維萬曆熙皡始環無
端曆無已延亦算應無疆神明胤永壽昌臣稽首載忭舞

獻頌詞式終古

河平頌有序

臣謹按黃河之水源于絕域自積石入中國至大

來代因以見聖澤汪濊與大河之流浩浩無窮云

而其詞曰

維茲大河源發崑崙導厥積石駭奔龍門以疏九道鉤盤南津滓滿滂漫滇戾襄陵以赴衆壑謙包並吞禹迄千載遷決靡常以疏以殺爲隄爲防怒濤驚浪日衝夜撞財殫力瘁委之朽壞未流橫潰孰究濫觴明資其力易陸以纜匪給蒼生實供赤縣維茲湯湯仰犀宵肝爰命臣工投以庸算上下志同神人協贊上帝鑒臨用溥洪澤九折縈廻循禹故迹節彈陽侯波停河伯龍馬負圖神龜載畫鼓枻揚拍恬卧几席吳杭越稻千里舳艫順流終日無侯衣柳

萬艘迅發兩岸歡呼賁如竹箭以達上都既盈倉廩亦裕室廬聖心豫悅續禹舊功爰嘉底績屬乎司空司空曰吁寵嗟帝憲玄貺永錫天子是膺夙夜惕厲秉心謙冲嗟此大河浩浩瀰瀰孰究其終孰遡其始孰怒如丘孰平如砥昔北被害茲兼受祉維功之竣輝映前史維何平成再矣沉璧與馬厥功何陋滔天漢涓涓星宿永安流永承天祐再拜獻頌天子萬壽

壽宮頌有序

皇上聖神御極沖虛思理無離宮別苑之飾聲色狗馬之娛惟是預營壽宮恪遵往制寧旅達觀玄

覽通知晝夜而一勞永逸不以艱鉅遺後卓哉聖慮且遜矣大小臣工莫不精白殫讜仰承休德南津浮滿滂漫滇戾襄陵以赴衆壑謙包並吞禹迄千載遷決靡常以疏以殺爲防怒濤驚浪日衝夜撞財殫力瘁委之朽壞未流橫潰孰究濫觴明資其力易陸以纜維天啟閎維地獻寶大略融結實稱隩區抑且崇邇昭陵時遊弓劍太卜諏吉司空庀材山陸奇琛雲屯麟集子來趨事悅使忘勞工役將竣所司請上親閱廼于九月十日駕發京師先是兩霽浹旬屆期開霽靈曜麗空瞰塵祛道駐蹕詣華殿奔陵殿上布袍角帶恭祀諸陵已乃周視壽宮天顏喜豫六軍萬姓歡呼踴躍遍滿崖谷誠千載奇覩也臣不佞猥以宮寮濫竽扈從目覩巨與不勝廑忭之忱輒忘謏陋濡毫作頌雖蕪俚之詞不足鳴盛美萬一然不敢爲子虛烏有之說徒滋謗訕庶幾竊效華封之祝云爾頌曰

於燦皇明茂膺篤祜觴慶鍾祥適啟天府勝埒十洲秀甲三輔天人允協華夷快覩川浮大木巖貢美砥百靈效職六丁運斧規詭仙都制標閎圃乃列七萃乃馭六飛士女耆老覲幸郊畿瑞烟紫氣滿布翠微祓恩虔祀降不違展思齋肅殷薦明禋更衣按轡躬閱吉壤流水澄澈岡山增爽靡陋靡侈是式是仰皇情欣暢爰發內帑以次受賞燿映文綺光播寶鋹長楊垀蹕紺殿通啓

月暾林靜和清周廬嚴護遠微先聲戈矛璀璨弓斗和平
暨儒宿衛日炫心傾緬懷遜后曰軒轅氏烝烝問道窮冥
致理咸池象德河圖受祉既聲上治復緒仙紀乘龍御天
不回甲子美哉橋仙但存虛址於萬斯禩儼鑾吾皇憂勤
旰食潛伯誕裳仁敷四海道冠百王豈曰舉蕝亦戒厚藏
穿泉設機奚啻聖狂天眷純德貽茲吉祥多男多福愈熾
愈昌河山胥久日月並光壽宮何爲宸居永康小臣摛翰
莫罄揄揚一人有慶萬壽無疆

修省頌有序

修省之言曷昉乎孔子觀易象而繫之辭也天威

莫甚于雷淫而震焉懼滋甚矣聖人以徒擾無益
故繼以修省修言畏省言思也能畏能思必敬必
戒何變之不可弭自漢儒創仁愛之說窮有疑焉
人君事天如子事父父于子過而不責乃苦他
人以愛其子不幾于遷怒也乎漢儒之意蓋以藹
然一體者以感動之而回護微婉默啟兩端導諛
感恩亦可以恃愛可以納約亦可以導決固不若
於赫上帝大德曰生雨露霜雪同德異名水旱厄運湯堯
不免五季何時禎祥迭見漢儒拘瑣傅會五行或應或否
亦自難明謂天昭昭聖世何慘謂天憯憯匹婦矣感憯憯
聖訓爲師庶幾小補云爾頌曰
昭昭幽遼孰窺易象一語確乎靡疑惟我聖皇烝烝致治
詹戒神明憂勤惕厲彼蒼何意祲厥相仍因踏涸瘁穀屢

對王安石不足畏之說也其失也媮而恣有謂有
心也者劉向洪範之著京房翼奉類應之占也其
失也誣而鑿言人而不言天責己而不責物衆言
淆亂折諸聖矣恭惟皇上握圖御極十有六年敬
天勤民有如一日任賢勿貳去邪不疑胡越一家
聲教四達信百年來有之盛際也邇者水旱頻仍
公私竭絀大河南北人至相食芻粟之積相繼焚
毀蠲恤之惠屢施哀痛之詔數下堯舜憂民禹湯
罪己曷以加諸聖心夫 夏諭禮官申飭中外毋
競侈靡以長澆漓毋事官 逛以妨職業大小臣工

莫不震讋隕越濯 飛廉惟仲副冲懷共回天意可
謂符周人陟降之詩契孔子修省之旨矣愚生謫
陋筆札是司謹攄丹衷用陋玄德雖蕪俚之譔不
足模至誠惻怛于萬一而垂之來禩俾遇災者以
聖訓爲師庶幾小補云爾頌曰
於赫上帝大德曰生雨露霜雪同德異名水旱厄運湯堯
亦自難明謂天昭昭聖世何慘謂天憯憯匹婦矣感憯憯
不免五季何時禎祥迭見漢儒拘瑣傅會五行或應或否
昭昭幽遼孰窺易象一語確乎靡疑惟我聖皇烝烝致治
詹戒神明憂勤惕厲彼蒼何意祲厥相仍因踏涸瘁穀屢

談災異不出二途有謂適然也者公孫弘倪寬之

不登吳越齊豫燕薊秦晉野無完廬溝饒殘壁草塲甫燼
運廩復災休明盛代胡爲來哉惟上悚惻責躬罔後曰予
不德萬方曷咎惟予輔弼爰暨庶僚其務精白期共弭消
彼不藏體吾忍飫腹一人向隅滿座
不歡緊我蒸黎寧不痛酸祗爾紛華損爾遊宴膏禮蕃樂
毋忘毋玩勤爾職業懋爾訐謨敬天之怒毋敢馳驅聖躬
兢兢聖心翼翼聖訓洋洋敢不欽式宋景熒惑殷戊祥桑
彼且遄假矧我聖皇我聞應天匪文以實厥實維何所其
無逸民溺已溺民饑已饑宣幽達隱惟善莫違儉而又儉
敬之愈敬十二聚民講求荒政爰母宗子一氣潛孚如標
之景如鼓之枹獄紀空虛年書大有五嶽無塵八荒同壽
豐凶一節終始一心方寸馭朽陟步臨深暴哉臣工是遵
是廸竊效蕘箴用垂遐逖

箴

儲帷勸講箴

乾坤父母長子曰震毓德青宮開筵紫禁膚質性成亦資
古訓於維聖功蒙養發軔正事正言惟兢惟愼有疑必質
有難必問毋曰穆穆而弗酬應業怠則荒功勤益進矗志
蕩目必絕必擯賢傳聖經是親是近毋徒博洽毋工聲韻
敬天勤民寧慾懲忿孰爲殷鑒孰爲古鏡惟日孳孳心澄

志定如井及泉如陟升峻巍巍犖躋淵淵靡濬予小臣
躬逢昌運竊附蕘箴仰瀆膚聽俯採芻蕘比隆堯舜

奉旨擬撰銘

太極硯銘

胚混凝堅象兩儀先肇一生水玄之又玄

卦硯銘

乾剛坤貞坎潤離明不出戶庭而山澤位列不下几席而
載爾魄韜爾光內涵河山之影外騰奎壁之章

初弦厥形惟玄厥精持盈恭默億載貞明

琴硯銘

可阜可斨惟爾形兮以治以察飾爾躬兮

鰲磯硯銘

瀕瀛海琢磨文圖蓬萊若瞻永祝萬壽

鼎硯銘　四首

虛其心實其腹道乃全參三才而立之用乃圓正位凝命
萬斯年

範鼎形作墨海調化筆端熙帝載
鉉金玉膏萬方井寒冽澤無疆

惟玄惟默象帝之先安汝止永不遷

鐘硯銘四首

肖形景陽策勛石鄉雨侯鄭衛文治永昌
卯之鑒鉤而質匣金紫雲神物爰發鯨音
執鑄陶形含章可貞以文治平混混厥聲
坦其中宏卯之斯鳴萬年寶之大鏞不傾

圓硯銘三首

圭瓶爲圓大樸既還守其太玄而以永年
坤轉乾旋用方體圓法天行健于斯萬年
象彼太極函三爲一其中則虛斧藻萬物

方硯銘四首

既剛既方無陂無側爰置座右以比玄德
剛方而直溫潤而澤翕受敷施奠安四國
堅不礙方不毀文明天下而安厥止
正爾德布爾式王道之行無反無側

玉硯銘二首

追琢其質溫潤而栗君子比德
知其白守其黑是以爲天下式

硯銘二十八首

惟玄默靜而正不曰堅乎磨而不磷
其德方其用剛飛紫霧吐玄光萬期年壽無疆
不水而潤不瑩而貞不涸不傾以眡我文明
圓爲良水爲液質蒼璧形方尺貯天澤沛芑四
澤其外泓其中靜其德證其功
大璞既琢含章可貞久于其道天下文明
君子慎動而博靜理故智以世計而善保其天
四方咸平一德堅貞供奉石渠贊我文明

龍淵之精實產玄瑛不水而澤以沛甘霖
房寸爲雲勺水爲雨雲行雨施惠流澤普
滋沼泉兮含芳辱玉質兮金剛完堅貞之玄德
知剛處柔知白守黑不下凡庶而四海咸若
與墨爲入與水爲出涅而不緇滿而不溢質礎
章體不動而用無方
封邑卽墨策勛石鄉如礪之誓爾功不忘
貞爾質以能守也虛爾腹以能受也不傾不涸
方不割廉不劌光不燿直不肆是爲廟堂之器
涵月魄隱星文吸靈露起玄雲
大成若缺用不竭大盈若冲用不窮含美抱質
惟玄默靜而正不曰堅乎磨而不磷

匪瑜匪瑾不緇不磷秉一德之堅貞漱六藝之芳潤
卉石汪泉玄流洋溢義畫堯文胥由茲出
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渾兮其濁虛極靜篤吾觀其復
非月非星象緯著非山非澤地文示非圭非錫民用利
刋山濟川厥功告成帝錫玄圭天下文明
抱此大樸垣而中虛漱芳掇藻左右石渠
星文炫秀雲根發潤寶而用之玄功默運
溫潤而粟堅剛且貞用宣綸縛如玉如金
惟虛故受惟靜故久知白而黑君子之守

羲桐宣響虞絃被歌君臣相悅天地同和
法天地象君臣聖以制器養和平禁邪淫吾以思義
鼓之和以平聽之肅而敬宣太和之音鳴泰平之盛
志在高山盤石永命志在流水河清誕聖斯其爲至樂之
感自然之應

銀印色池銘

於戲以爾赤心不奪于紫又油油與偕故貯之金屋其潤
色圖史爲緜素光哉

五言古詩

人日同劉子長館丈入直因往西苑觀鰲山恭紀

汝南王祖嫡胤昌著

人日喜晴和春融太液波小臣叨侍從載筆侍鑾坡大官給珍饌應候辛盤薦陛楯休禁鄙采勝肅秘殿歸極下階行徐徐過武英北瞻青瑣閣西出紫金城容與循河滸萬戚烟嵐嫵小憩中貴家紅梅照幽圃古柏繞藤蘿虬枝絳桂磨層軒丹掩映危堞翠蒼蒼錢瀛海石梁起玉棟金鰲峙晝鷁出長楊遊龍蕩芳芷南轉迎和門玄修蹟尚存明農盡去三窟狡蕩蕩敷堯仁

玉河冰泮

春風融餘冰石橋瑣沫濺矚彼御溝水禁廻自內院不獨聖澤邇況乃恩波遍遠瀉匪厭泉近浮澄江練宮桃映紅來綺穀俄成陣幢蓋倒天吳流蘇引鳳雛暗香傳茜舊餘燼煥璀璨瑜璀璨奇峯秀寸旃檀構霞彩射青霄虹光移曙隄柳垂金線有時鳴不流猶疑戀宸眷行人聽此聲年華感飛電緬懷濱渤邇朝宗急如箭浩浩衍天潢億載壯

赤縣

觀欹器圖

有器置清廟詢之欹是名厥安在中正厥覆由滿盈哲人觀萬變消息胡昭明持滿貴抑損毋與造物爭損之而又損永固無危傾三復仲尼言最哉終身行

虞王貢馬恭賦聖德無外詩

錦繡棚持作光明燭海上架山來宮中惜露臺深居昭儉德稽首頌康哉

玄兎詩應制

聖世昭靈貺衡星降其精佳哉見明駌適異常鍾形美髯疑易類濃鬃先含英摛凝可鑒光曜潤時流津肅肅喈瑤舟耿耿射金睛德叶慈烏感瑞同蒼璧陳秩緣餌靈藥豈是桑京塵赫赫我成祖定鼎勞經營發祥獻此物北極標奇珍茲圖無乃是恭玩紫氣盈吾皇繼熙洽天下臻和平盡去三窟狡蕩蕩敷堯仁

聖皇御宸極文教敷域中所勤匪遑畧秉心恒仲仲黙哉
控弦虜款義遐求通神駿簡其良貢之甘泉宮蹕曳瀚海
波鳴逐陰山風玉階集雲錦仙仗輝星驂帝閽歸天閑宴
勞頻且豐陋彼千金求駿哉貳師功走馬豈攸好所嘉道
人忠青青塞上草來牧嬉兒童解鞍息戰士四海春融融
小臣侍亥戟拜舞攄丹衷願謹朽索誠聖德預無窮

出京夜過盧溝

輟直出東觀銜命辭北闕深夜度盧龍高秋水鳴嗚嘐野
饒悲風寒空浸孤月斷續塞天雁蕭颯霜林葉漸覺神京
遠重與清渭別嚴程畏簡書不寐感明發圖報籌短長謀

生計巧拙愧焉惟夙盟鬱陶寸腸結

同李惟賢大參遊天池紀事

生平慕奇攬禽向希高蹤泊舟潯陽江坐對香鑪峯晚宿
東林寺微悟西來宗侵晨度虎溪一笑憶遠公不信盧山
高但見蒸雲封雲開露浮屠劍揮青芙蓉翛然神已往況
與長友同熟練曳我要短衣扶我笻木末俯飛鳥天際窺
冥鴻縱目錦繡澗如入芳菲叢講經臺萃徘試心石龍痩
瀑布濺寒沫竹林鳴剛風躡雲與披霞小憩膝僊容深壑
鷲雷雨幽澗迷杉松攀躋人天外出沒虛無中捫蘿至天
池依岫疑鬼工雪消明鐵瓦日麗雄琳宮登眺淩盧閣大

界烟濛濛屈曲度空翠危仄超長虹拜謁御製碑玄蹟垂
無窮蓬麓發清嘯無乃顒仙逢下觀佛手岩玉液流淙淙
覽之鑑毛髮酌之盪心胷深入窮其源乃與天池通上方
雙寶樹直幹摩青銅枝錯舞鸞鳳根古蟠虬龍孳可四十
圍蔭可五百弓樹下坐巨石石隙飛泉沖振衣而濯足慨
焉契予衷絕蠍訪老衲閉戸萬事慵拋經忘夏臘合掌藏
機鋒予亦悄無語紫色來高春歸仍凌虛宿月上諸天空
清泠不成寐隱隱聞晨鐘腥穢非所戀筍蕨亦可供終當
謝塵鞅蓮社來相從

宿圓通寺

早向天池飯晚投圓通宿門前石耳峯青黛倚天矗三更
吐孤月清輝淨灌木哀猿叫高嶺山鬼嘯幽谷長廊閒無
人霜風弄修竹掩關剔佛燈自取離騷讀

羅近溪先生邀遊姑山

仙真傳麻姑何緣復有從既匪列姬侍或當聯伯仲支派
一脉分靈秀雨山共乍覩彩霞爛深入嵐光重屧氣結樓
閣鬼工鑿巖洞丹壑濃棧護翠壁寒潭空怪石踞猊貌危
梁架蝦蟆乘風齊天柱縹緲欲飛動盱黎二水交閩粵華
峯控茫茫快陌界擾擾徵塵衆僉歎蓽路鶴唳跨泰岱

訪王元美先生小祇園
須達不愛金祇陀不愛地金地雨不愛移置舍衛州第石是
鷲嶺來水自恒河出一區羅萬象別有維摩室我本丘塹
人偶被微官寄不因使樣泛曙蔑航濟酌我以醍醐衣
我以薜荔選家向人道口作旃檀氣未須問二州且歸讀
十記

余見桐司理邀遊慧山泉夜酌鳳雨大作
自採虎丘茶來試慧山泉古寺夜雨急石溜清可憐正湏
羹藏籃旁射驚仄縣遠攬一鑑開就汲飢珠聯松枝引活
火竹院烹寒烟色映金莖露味勝玉井蓮初啜塵穢滌再

飲沉痾蠲品隲二云舛功德八乃全使君閔行役張燈列
華筵願爲屏緑竹願爲徹肥鮮澈石吸清泠枕流聽潺湲
共酌曹溪水互參趙州禪

遊崆同山

朝發回山阿暮入崆同岑驚雷瀉絶壁萬壑流哀音靈光
鑿牖次空翠沾衣襟宵籌氣候殊白晝驚寒陰蕭蕭六月
秋披裘尚不禁寞森羅萬象迴無塵俗侵綱懷神喆后至
道咨何深鼎湖杳何許廣成難追尋劃然發長嘯鸞鳳鳴
疆場三處千里隔一夜百感積雖于童僕親齠切年甚惜
髮短笑勞生鐘鳴歎行役永言菽水懷匪直烟霞癖碧山
共天峯上人夜坐長廊

送張敬庵侍御之南京繼於皇重根本建業擬鎮京綦膺雜葵緜經綸在時英張公瀛海彥修髯儼神明西江與中土攬轡俱澄清潞波春漲穩諧鷁悠悠行回首玉河橋先聲石頭城烏蓬太平隄萬樹黃鸝鳴玄湖錦鱗躍鍾阜彩雲生地勝多遐意吏散寡佾營豈直剖積蠹亦以適宦情歸來夔龍侶毋但鷹鸇名聖主銳理道儻載翊昇平

桃花嶺爲太宰楊公題

桃源非渺茫幽人良有託曼倩豈慢世滑稽規諷寓詼謔海岱鍾元臣玉衡散華灼秉銓叙流品評謨資商襲成蹊本無言盈門頌公博閎世玄都觀大隱平津閣思深雨露偏報重瑰瑤薄願言一宮府燮且賁丘壑功成奉身退先憂而後樂繡嶺燕紅霞芳草悠歌酌異釆春色九重多侑煩問丹棗

初度即事

時序倏代謝風雨歸殘春良木千章交坐對峯嶙峋永晝敞齋閤陋巷寡車輪況值休沐期時與藥裹親揚來趨供奉何幸逢昌辰覩茲夔龍侶翻憶巖皇人雅抱庸弗渝金馬堪沉淪

送黃思軒年丈冊封蜀藩

高人不可見寫用以私淑翁貽甚宏遠願公紹芳躅相業垂汗青忠貞資詒穀

初度日老母寄扇感賦

旅舍值初度妻孥强驩宴念此劬勞辰清渝渺悽歎忽傳家信至悲感復歡忭長跪問母安寄我一素扇云母所自持加母手選算再拜揚仁風恭持時把玩三角違菽水寸草憶針線徒慚扇枋　心忍障汗塵面古人御微辟終身守貧賤絕裾者誰子棄親甘遠宦沾襟已盈涕浹背時流汗理我舊斑裳歸歟亦未晏

壽南臺李翁八十本寧太史祖也

維楚多隩區郢中標玄宅幽巘發巖阿雲颺竟晨夕南臺有仙翁桂下原通籍肅明廷彈冠萍汲江煮白石存子旬宣長有孫文章伯庭枝競奇秀並譽連城璧緬我五華公剔歷多惠澤孤雲一榮念簪紱慨焉擲禰通良遠患疏歸聊自適急流爲親退茲道難今昔暢暢南臺翁蚤受玄元策炯炯兩頰丹湛湛雙瞳碧八十步矯健林壑遍芒屐四月值初度純陽此顯迹飛吟過洞庭君山不盈尺雲輧度翠旆星裾集瑤席郢曲自寡和釣天詎能繹予從太史後勝會心私懌登龍信有緣騎牛識豈易冥阨共鄰壤山川壯行役肯車從翁遊稱觴縞瓊液俯首覩烟霞乾坤任闔闢

感懷贈十洲楊先生

人世有殊途至教無二理昧者泥其流攻排恣詆毀卓哉蒲坂豪尋源析諸子靜定悟竺乾中正承閎里書受枉下玄氣識關門紫過我瑞雲亭麈麈剖眞旨半生醉夢醒一旦肯盲起苟俾大道明何憚俗儒訾從此兩忘言冥心遡無始

除夕書懷

客舍歲云暮百感生虛堂帝京饒佳麗信美非吾鄉兒女隔千里兄弟各一方悽其苜蓿盤冷落屠蘇觴悵焉寡歡悰寧獨蒔序傷檢書伴寒燭禮佛焚清香覽衣步檐楹星

河交輝煌爆竹戀殘夜疎鐘趣曙光迅曜不自由少年豈可常豈不慕放達其如思太康躋哉穆叔訓永念何時忘

望雨

驅馬郭門外麥隴何茫茫一春苦亢旱四野憂田翁仰視九霄上赤日行長空我聞仁聖朝甘雨隨和風豈茲天道舛無乃人事悤吾皇方側席引咎恒責躬渙號頒九衢震曜奔羣工惟此精誠念上與高旻通玄澤薄八荒潤槁蘇疲癃願采大田詠特筆書年豐

贈唐活溪年丈擢兗州貳守

使君守德州千里足恒產膏地多耕牛荒村無吠犬上績嘉北關少府陟東兗民聞新命下輦卧情何遄使君語及老辛苦幸自勉吾亦重去汝封壤且不違民罰使君言相視悲以泫此時送征車何時覩郊甸乃知惻愠吏益民良不淺三復德民謠采時有深感

往歲都下鬻鮮至秋始盛今五月已盈肆矣活烹生啜備極慘毒捕鼈者斷首剝膚猶然跳躍而田螺每一筐不止萬億南人嗜之價又廉予每經所謂兵部窪者不忍視也憶通籍時即放之玉河蓋是地禁中人不敢復捕行之十餘年茲髮種種重來于心戚戚焉

馬友人多笑予倡戈作此解并与

天津饒紫蝡舳艫輸神京壟斷亟射利伸夏肆已盈所貴
俏觴咏今乃供鍰鐺百千供一釜眷屬同圍城火熾湯漸
沸髖轉復縱橫旣在覆盆下邪有殼觫聲膏沫甘糜爛螯
甲猶支撐惡少喜生啖寧俟椒與橙郭索氣尙奮咀嚼口
已頰哀哉此微物胡嗜如侯鯖莫謂寘蠢軀貪畏寶同情
腹芒先朝魁赴海知匿形外躁中無腸異彼智術傾雖應
三辰次難免五鼎烹垂涎誰見憐不如雀與鼠都人善捕
龍饕筵競哀鳴剝膚足猶躃斷首目還瞠田螺數千肉僅
可供一羹嗟予煦煦者少苦疾病擾因之信果報戒殺誓
神明平旦屬童子遠近爲經營寘爾于何所玉河清且泓

古有放生池咸若皇仁宏綱思並育理人物第異名忍以
口腹慾無量受怖驚聞者誡予迂見者嗤予倡卿但用卿
法吾自堅吾盟毋爲勤學誤庶幾得養生

陸海熊子與予同舉進士讀中秘書聲稱藉甚居無
何以飛語謫判浙醳既量移常德停復病失期再
謫江西闔幕人無不爲熊子屈乃熊子意泊如也
夫逐臣去婦繾眷舊恩不忍觖絕皆人倫之正聖
人所取以風世者于其行賦此贈之登高送遠黯
然之懷亦畧可見云

顧承恩入掖庭光彩生行路羊車
耻邀幸峨眉竟先妬掩涕辭上陽躊躇不能去永念貫魚
寵恐暴當熊譽深惟芳華歇敢怨嬿婉誤有意訴幽寤無
金買詞賦天王自聖明曷哉保貞愫

七夕

乞巧迷鳩拙惜別憐雙星苟非悟幻質誰能耻浮名林靜
發清籟池定涵虛明守拙亦有意何如忘世情

有感擬古三首

徐君宰木拱季子挂劍去地下未必知寸哀良不易人生
貴知心未喻闊與金三復久敬意千載猶沾襟

二月桃李花顏色芳且好春暮委泥沙不如園士草物理

有盛衰不怨郎心薄傷哉白頭吟九原如可作
士所貴者心而可許人死匪曰自輕生貞終欲報知已豫讓
朝衣時習氏固已矣此義鬼所欽難語兒女子

己丑元日紀事

屠維赤奮若元朔肇孟陬景熙布端麗律轉扇和柔何事
黃道舛閶虛氛祲投占候忌正始仁愛示綱繆厥食僅三
分織缺匪全尤維時玉帛集萬國拜宸旒聖心切震懼警
戒懷殷憂避殿不受賀罪己重以周於皇秉恭儉典謨恒
經紬是宜錫靈貺召異昧厥由類應固可厭獻諫良足羞
蝕寸若可忽安知不如鉤凡事貴謹微滋蔓難圖籌盛滿

鑒霜冰逸豫嚴戈矛容光靡遺灼豈無覆盆幽民方苦饑疫吏復困誅求炯哉有懿訓撫虐成恩讐帶使陽明勝務期陰珍消過也天下見更也宇宙昭小臣備史局紀述師前修伐鼓而用幣胡能假以孚泰階調玉燭昌運肇金甌入荒仰離照億載延天庥

慈壽寺與別山禪師話六祖事

能師業負薪食力甘養母一聞般若音即擊須彌鼓馳走謁黃梅舂糧不辭苦半偈悟自性衣鉢授五祖再談宗派長宏濟渡且溥憐予火宅居憒憒清涼許避暄入化城莊嚴目未覩浮屠侵霄漢七寶散花雨大哉聖母功恒沙擬未數上人契名理掩關揮玉麈香消寂無言但見西山嫵維摩不二門吾將依五乳八萬信畏途寸衷有淨土

生日先阡感懷三首

人逢初度喜我逢初度悲遊水莫由返來日詎可期永念劬勞恩兼懷伉儷思多愁復多病循環無已時此身非木石萬感何能支淒淒楓傍拭淚讀殘碑祖德弗能述耆耋亦奚爲

去年顏尚壯今年已枯槁歲序苦見侵安得不速老生平歷艱辛衰暮幸自保誰能役此神爲雨憂百草龜鶴與蜉蝣達觀亡遲早武公真吾師庶幾以自考

逋籍二十載强半居田閒匪云甘僨蹇實以奉慈顏風木既永恨屐屩亦長潛儉德擬箴兌晦迹思開關新愁付白髮舊業僥青山吾家誓墓者高風邈難攀

病

我生三十强日日與病俱飲食居處間未嘗離須臾往有萬里行爾亦隨軀逐嗟哉二豎子真乃吾奴僕病乎爾何物亦有知識乎高明瞰鬼室此言良大誣肆爾經綢屬往往侵癃儒祛爾亦匪難豈俟揮麈談靈藥投爾膈砭砭玖爾虐吾腹吾膚而言爾者與病爲一也　我意誠絕爾焉能恃技巧念爾從我久未忍捐窮途舉世咸爾憎吾獨爲爾物情固辟泼華亭鶴傷翎困海隅雖不爲人珍幸免耳目娛釋氏苦有身莊周悲復蘇吾儒不朽者豈在血肉軀射虎扛鼎氣勢雄萬夫識肩輿斗酒不識軒岐徒七日苟不汗委頓付村巫世人有大病棄難之所無毒生方寸間致民肝腦塗國蠹身亦危尚何參苓圖病乎不爾嗔爾亦毋予遒從我至期頤

賞爾以醍醐

病起出郭漫吟示門人陶方二生

城市無佳步出郭天宇曉有如茂林中驟逸樊籠鳥遼近暮山橫深淺春波渺蓑蒻芳草生幽思知多少感此衰病身胡爲事役擾飛仙亦小技神遊八極表

雨中何仙室丈人周石梅年兄陪趙儕鶴司理泛舟至釣魚臺

方舟遡流上縈紆入幽窈霖雨結沉陰岩濛迷遠眺飛泉千仞瀉奔怒激石竅疑張洞庭樂忽發蘇門嘯清籟高木振哀響衆壑導天風吹餘韻泠泠轉要妙釣篁崎急湍虹梁度小艇蒋苔滋澄瀾拥巖對孤嶼還想垂綸者永石本同調鏗鏘聽不足泊没良自悼返櫂重回首空山留夕照

與何啟圖遊靈谷寺

晚涼江風清行吟並肩輿松杉十里陰霏微半空雨野服受溪光亂山有佳趣鐘聲度孤雲人語隔烟樹步月澹忘歸

師竹堂集卷二　五

歸問酒石橋去

子與啟圖避暑南城櫻田子藝飽以雙鴛雛留之池中次日啟圖以詩示予率爾奉和

有美雙文禽飛止共朝夕胡爲遺雨雛短羽尚淺碧不能使狐衛鴛鴦尤異者養雛于土窟敢矣鷃尺得非詩人羅窟間能使狐衛其子　獲異如皐射比翼若憐鐵交頸似相惜雖媿閒鷗清幸免腐鼠嚇放爾之寒塘同栖慊幽適顧影戢芳姿乘時養彩翮主人風池宴愛護永不迫

何啟圖宗伯遊太和有贈

玄嶽峻穹極環麗侈往牘駿骨謹退賢盤附酒谷臣與

師竹堂集卷二　六

掌秩宗幽贊叶雍肅居東蒼赤切拱北丹慄篤于時屆暮秋灝靈奏成熟攀躋陵鳥道徜徉混魚服穿雲入天門倒景俯地軸萬竅號剛風千巖競落木凝睇白榆界禮帝黃金屋下憩紫霄宮仍遵玉虛靡已訝爾闕氣爲訪成都卜明馨荷皇眷中正受介福

王烈婦詩烈婦太康人給舍王竹溪君兒婦也夫死以身殉余聞而壯之爲作此詩

捐軀固不易處死良尤難而況閨閣質如葦隨狂瀾烈烈王生妻玉結冰凝寒夫死誓相從勸諭徒百端豈不惜此身殉節性所安躍水合雙龍舞鏡鸞孤鸞都下翟氏婦事

師竹堂集卷二　七

夫筋力礮夫亡跪柩側二旬不肯餐親戚諭之食閉口唯悲泱奄息竟仆地並時儼雙棺我時往弔之低回但辛酸烈烈王生妻兩地芳名完人生處大塊逝水無迴湍奈何瞬息身臨難多盤桓正氣在婦女安用儒衣冠貞女耻二夫良驥無雙鞍所以古烈士白刃甘摧殘耿耿在天地億載心常丹琅然歌此詩四座慘不歡悲哉毋復歌載歌傷肺肝

秋雨讖感

高秋層雲黯窮巷淫雨惡那堪乘夜宿況復聽虛閣抱疚本不寐閔憂加有約瀟瀟斷仍續淚淚詩且慳終歸千載

馳霜鋒萬夫搏洞庭葉亂下匡廬瀑飛汐風急轉淒切更
深尙蕭索寒氣侵短檠哀聲伴殘柝怨婦泣數行戍臣淚
雙落矧伊鮮民懷皇皇重矍矍悲涕若泉流詎爾赴大壑
傷哉季路歎九原疇可作

山中書所見

七月深山中舉目田疇靜稻場草三尺破屋蕭條冷悍吏
憒索錢哭叫一何猛撫字者何人豈獨天爲睿媿此溫飽
身言之發深省

田家

田家多樂事至秋猶湛湛雞肥稻登場野老雜二三頹然
坐樹下白酒羅霜柑我獨騎款段日暮行山南舉手招我
飮就席皆沉酣視茲山澤人塵網深懷慚昏黑辭翁去相
送煩丁男林深不足怖此路素所諳

馮琢菴館丈奉使代藩便歸壽大母太夫人詞垣榮
之爲賦此作

聖主篤親睦傳制明光宮詞臣輟日直持節之雲中雲中
舊遊地威令稱尊公自歸駢邑田永挂祁連弓太史有王
母賢哉冠齊東冰蘗厲苦節愛勞成膺功鶴髮八秩強鸞
章三命恭錦歸稱壽觴珍賜出黃封金紫羅階下仙樂曠
且融侯脉蓬島接溟派弱水通綿予陰桑梓恨不趨歌鐘

師竹堂集卷之二終

七言古詩

大閱歌 代中堂作

汝南王祖嫡胤昌纂

聖皇九載春三月三日占歲豐民物和四海盡寧謐除戎保泰舉舊章大閱師徒翠華出九旂七星列轅門肅道清麾蓋至尊鼓角乘春晴旭暖旌旗拂曙瑞雲屯塵雲晴旭山川映一語不譁聽號令魚麗鵝鶴候縱橫虎翼蛇盤寫奇正組練森森霜雪明砲火轟轟電雷震閱罷還營集射侯三三五五翔爭鵠弧降射慣使雕弓箭猛將咸夸金僕姑

百步穿楊誇命中觀者如堵皆歡呼復有六郡良家子少年結客沙塲裏耀日銀鞍摩胡壘一時列隊羨鷹揚衛霍當橫戈出王關還思仗鉞庭亦隨羣策觀郊坰觀之未竟已覺魄稽顙憾指欽威靈欽威靈聲　神武英風雄姿符烈祖萬金御勝本帝王五材並用同今古都城父老競夾衢欣欣相告頌維揚已挽天河爲雨露即看沙磧變農桑謀臣不用談三策猛士何須守四方八表梯航趨馮會兩地方知是大觀高厚難忘列聖恩餘生何日謁陵門汀洲極目迷芳芷回首蒼梧欲斷魂

駕幸石景山觀渾河洌湧念黃河時有衝決諭輔臣悉心經理仍命作詩紀之仍用堂作

太行蜿蜒極漠野勢如雲際馳天馬海外十洲未足奇寰中五嶽風斯下清寧融結神京北崑崙萬里來龍脈疊嶂層巒羅四周晴空幻出芙蓉色天遣佳城鞏帝圖九陵相望列仙都玄宮五夜輝珠樹碧巘山秋閟玉福王福珠葆儻皇情春祀叨倍展謁行才渡沙河精爽越鶯旂依依昌平璇題寶揆紅門路異境罡微散香霧騶殿中宵警珮趨明樓啼日風雷護瑞草琪花徑轉幽靈區無地不丹丘泉飛萬壑寒堪泛嵐濕千山翠欲流小臣前歲使關中秦漢諸陵一望通石盡南山殫地利樹依北斗象天工下陳

遥想三千盛天府徒誇百二雄落日逢人尋往蹟咸陽原上但悲風不獨繁華易消歇由來福地種明德不然閟閣有此山胡爲靈秀今始發華表巍峨碣石尊鼎湖榮統桑乾澈豐碑龍篆施乾坤長隧魚燈明日月祠宮禮竣扈原廟炬焰星光明遠嶠複道淒淒扈象閒陰壑颯颯鼯鼠嘯嘷低徊夜已闌空山風急不勝寒壯遊自詫軼玄攬此地方知是大觀高厚難忘列聖恩餘生何日謁陵門汀洲極目迷芳芷回首蒼梧欲斷魂

駕幸石景山觀渾河洌湧念黃河時有衝決諭輔臣悉心經理仍命作詩紀之仍用堂作

西成萬寶奏美利邊塞無塵閭閻遂宸游豈是玩物華要
識親民省方意鑾輿時駐石堤山渾河山下流潺湲湧
澎湃勢轉急忧如天漢傾人寰讋御蹄涔尚如此矧伊長
河千萬里詎齊聲陋海門潮風狂險失瞿塘淡淵瀧衙決
疇與爭忽視桑田任遷徙日亟發水衙錢年年頻遣河
堤使聖懷軫念無時忘丁寧天語諄且詳得人經理乃要
務毋徒禹跡空茫茫微臣奉諭長虞謹妄厝敢忽利涉
任勞恨不身負薪濟時每愧才非楫檝傳聖語懋司空協
謀殫力攄河工千艘穩渡桃花水億載常依砥柱宮淵哉
吾皇識深退敭休聲咏神庥不喜河清頌揚厲真

同已溺心呼嗟萬事寧獨河淵涓涓不塞將奈何針芒蟻穴
恒圖細聖德神功永不磨

恭題成祖御馬應制

名駒產自涯洼滇隱隱頭角生虬麟揚鬃萬馬盡辟易舉
足千里無纖塵遠來西極圖疆土郊村兒趨趨如彪虎流矢
中腧愈奮迅晨皂柴燕何足數偉哉奇駿遺毫端不獨形
妙神亦完雄姿已令景隆走生氣猶欲踩呼韓恭玩良久
欻且愕乾坤再造頌清廟紀異徒誇天馬歌論功甚繪麒
麟閣

右龍駒

遼陽大捷聖諭指授成功賜文綺白金紀恩代中堂作

遼陽劍士雄如虎摧鋒百戰無殘虜殺氣遥連亡菟城威

聲遑論貢龍府星馳露布奏神京東顧瓦覓拊髀情致訇發踪成偉績由來廟算仰天成玄工不宰勞溫詔文綺白金重拜賜內帑光播雪作褒天機瑞映霽爭臣心私擬百鎮鋼籠服被以仁恩恩作買山計謝報矢彎垂玄皇幸苦不獨遼西鎮佳兵好解先民訓大寶時宜挾縵仁務農解甲休息郡

送溝大寶簽擬柏梁體

欽哉惟幹宅高崇紛蹟萬類咸併懷勿謂宸極天體窿爲君之難日忡忡寧以一人養簑中勿貝天下之羞勞禁奢防佚欲廣攻左史右事識盈充四時惨淨三光同聲律身

度琴和冲勿謂無知天垂鑒勿謂無害小易簒屨容靡誡瑰寶味取適口糟丘牿荒禽荒色肇克終好貨民困窮勿謂已尊儆或乘勿謂已實儆高大度文小心欽峽矣之罔弗恭堲旒蔽目視淫字聽塞耳聽靡雖欽哉篤前治有功置之座右

帝緯之盧懷兢兢貝觀相此陛

元夕同館諸丈李秀農環齋茅亭仲宋汝修二

微君巢憲副劉仲修宅觀燈登堂望月醉而賦此

天王萬曆開新紀海闖寧謐歌起帝京自昔稱繁華況遇元宵風物美六街雪霽淨重塵鰲山燈火雲盡書樓殺上珠簾不下鉤輕霧

冉冉碧波中羅襪盈盈明鏡裏窻使風流自擁情致訇發踪成偉績由來廟算仰天成玄工不宰勞溫詔文綺白金重拜賜內帑光播雪作褒天機瑞映霽爭臣心私擬百鎮鋼籠服被以仁恩恩作買山計報矢彎垂玄皇幸苦不獨遼西鎮佳兵好解先民訓大寶時宜挾縵仁務農解甲休息郡

送溝大寶簽擬柏梁體

欽哉惟幹宅高崇紛蹟萬類咸併懷勿謂宸極天體窿爲君之難日忡忡寧以一人養簑中勿貝天下之羞勞禁奢防佚欲廣攻左史右事識盈充四時惨淨三光同聲律身

竹枝詞劉禹錫竹枝

公精舍石帖

用二公事

招飲時留名嶽偈避喧常誦北山移緬予幸

識荊州面唱酬況復倩羣彥陽春白雪和應難良夜高人

逸名范老無人會獨樂湛公每自期

連昏戀登高臺望故鄉故鄉此際藥未央明珠翠羽照湍

水欲飛無翼川無梁曙吁乎黃金築臺傳往昔茫茫平楚

成陳跡但頻狂歌酒不空四時佳會皆元夕斗轉參橫月

已陰泠泠仙樂下瑤堦月中應奏霓裳曲直欲乘風上廣

寒

元夕燈市與同館諸丈暨劉玄子進士盛泰甫山人

小集因與呂蔡諸國手圍基憶丁丑是夕同館會

此物故者七人矣愴然有懷

帝京元夕稱佳麗百年況際承平世天街晴暖月倍明

海魚龍夜湖沸燈市連雲盡畫樓殺上珠簾不下鉤輕霧

暗消丹鳳襭香風遥襲紫貂裘綵棚火樹燄初春此時誰不逐芳塵金張許史恣歡寃擅絶藝雄姿到處爭辟易同時國手集一堂何事揚州滯小方吾家積薪遇仙姥授予秘訣非荒唐燈月交輝試數局碁聲如金復如玉悠然遠韻隨天風清音何必絲與竹追憶詞垣舊弟兄十年曾此共楸枰珠還合浦聊開抱甜聽山陽亦愴情嗟我重來頭半白昔箱齋中猶作客司業雖貧饒酒錢爲君沽酒酹佳夕佳夕易去可奈何東流之水無回波此時此會不爲樂唾壺擊碎徒悲歌

長安宮人行

行行重行行行御溝春水清輕陰三月暮飛絮滿都城水畔銷魂處一葉隨流去可憐此水無停波千里萬里迷烟樹人生何事最堪悲女人拔庭男遠戍遠戍有歸期深宮無見時不聞顏似玉但說髮成絲歲歲年年嗔手自摘傾蓋信從來姤感遇悲歷圖簉簷鴈圖漫長門賦先帝乘龍去不迴夜深聽望集靈鼎湖何記遺弓處莫遂攀髯痛若擢今皇御極承先志開設鼮羣羽衣除內庭傳制放宮人點名各有金錢賜紛紛拜龍立丹墀似夢非真轉自疑樊籠乍出雖心樂頓閱初徙亦淚垂回首大明門門深似王恩惹宮樹已不見況復依稀見玉顏裁裁宮樣粧款款凌波步紅綃翡翠圍紫袖鴛鴦護長安東街親戚迎誰無災母與弟兄車馬擁巷不得去不能辨貌似但呼名水邊樹影雜人影橋上歡聲聞哭聲我見此事長太息古人豔麗傾人國新政恒存節儉圖重譯窮荒歌聖德文老相談武皇之初年俊俸權閹種種滋蠱惑后庭充后不復御又向民閭選絶色遂令幽閉干天和旱蝗處處皆盜賊興亡治亂占今同格心外此更無職我願吾皇躬玄默愼終如始無反側關唯之化軼成周乾健坤承立宸極客寄長安傀儡食際時亦欲修羽翼醉歌燕市視華封多福多男壽千億

三月朔閣試畢同王環伊館文出懋右閶門會許純吾侍御邀飲張中貴水亭日暮出朝慨焉有作

鳳閣揮毫出左掖右閶門內中瑞宅層軒邃室巧相連盆池金鯉環奇石內酒珍庖羅几席嘉蔬滿畦手自摘傾蓋不用投轄留相逢況是高陽客酒酣別逕叩幽扉小亭太液金波浸卧榻建章玉樹拂疎欞幾行鴛鴦龍出啼清越百隊鳧鷖戲遠汀嘯歌不覺日西下幾玉飛珠石隙瀉水光日影蕩空明倚窗毛骨皆瀟灑磨儒何幸謁金門中秘圖書恣討論日享大官懶素飽來遊禁樂亦君恩玉上騰精罷游豫龍舟鳳艦繫閶署花柳殷勤拂御溝春

風盡日流飛絮　鑰初傳衛士傳長安門外重徘徊短簑
忽憶漁人浦烟雨橫舟花自開

夏日同震川何太史過天壇訪蕭鶴泉道人手談留
飲索題

嗟予性癖世所誚獨與楸枰結久要淮南冀北隨矣囊書
誚殘經探奇妙南有靜鮑北有顏鷹揚虎視雄人寰二子
相思不相識往往變服窺其間摳區小技胡乃爾生瑜
亮心何憀鶯泉道人豐且美閉關願得玄玄音劍客高僧
時往還轟雷掣電須臾起夏日聯鑣何太史尋幽散步天
壇裏寂寂長廊旛影高琤琤玉碎閒落子敲門直入圖方
幾心萬劫當自度眞竅鑿開混沌死鶴哀鶴泉且龍兵烹
茗閒坐說無生爛柯樵子同局戲隱橘仙人類聚萍月上
瑤階天宇靜爲予試讀南華經

師竹堂集卷三　十三

紙廬旛瀟瀟對殘壘馬服驅秦疾振山淮陰疑楚先背水
之險席間有作

席上贈李大將軍惟寅

凌晨渡大河奔雷浴日衝鯨波薄暮駐梁楚金盾銀燭開
芳宴一日之間且如此茫茫百歲疇能擬君不見朱仙鎮
北高原草云是黃河之故道又不見虎門之外多荒墳不
知誰是信陵君悽惻爲君歌慷慨爲君舞眼前便已成千
古但得樽中酒不空浮雲變態何足數

張玉車寄所輯岳祠志感而有作

宋室南渡誠可怪萬里長城忍自壞相檜能爲謀臣
烈金書鐵券多輝光飛將絕技匪人授蔣仙天才冠前後
龍江居首重干城虎旅專符典禁兵幕府北邊休戰士平
津東閣禮儒生德禮從來須不伐君侯高誼能垂市上

同漢相心我昔往來薦頭藻黃鸝碧草流哀音玉花驄子
西川豪高誼真可薄雲霄生平忠孝與侯契夢寐千載成
神交蒐侯故實爲侯志汗青耿耿闡幽秘嗣下當衡俠烈
冠燈前幾鼓英雄淚吁嗟乎金戈百戰空荒墟低佪不忍
讀此書爲人臣子二心者過此流汗應廻車

訪張洪陽留飲夜分別墅桂甚巨先人手植公生子
而芝產其下索予紀之

洪陽先生才絕倫經帷胄學稱名臣直道不慕夔龍侶雖
老甘與漁樵隣緬予弭棹滕王閣訪君幽齋留小酌引杯
燒燭自情親不覺高城孤月落君家別業向江開叢桂先
人手自栽未至九秋涼意發先聞十里異香來庾門愁弧
喜氣盈桂旁忽報靈芝生祺祥感召信不偶造物于此何
成努力乘時翊明后

富春釣臺

兩山相去僅數丈雲氣嵐光日塵盪峽中一水映翠微落
落淨綠好築衣亭臺千尺臨江渚云是披裘釣魚處幽巖
不見有垂綸惟有絲蘿拂孤嶼漁人導我濟危亭江流逾
碧山逾青夜深臺上感玄象寥廓何人應客星

訪張伯起幼于求志園不值留贈

君不見二陸相携同入洛提兵眼底無衛霍保身不信泥
途龜臨危始憶華亭鶴又不見風流麗藻稱潘郎閒居賦

茶自砍松枝鐃可怪豐干多饒舌中宵爲我剖頁訣萬法
非色亦非空一切不生還不滅色空生滅竟何如吸盡西
江向汝說他年記取錦繡橋廳嶽高僧留偈別

寫娛親情乾没頓忘慈母誠遂令千載身名傾勾吳張氏好兄弟連枝玉樹菰蒲生幸苦耕田自食力殷勤奉母無他營伯也公車不肯起閉門攻黃文選註博識能令倚相驚新聲解免周郎顧仲公年少稱白眉懷瑜握瑾韜清時窮經不主俊備說濡毫獨撰先秦詞縞子神交十年久早春擬醉君家酒閭門只尺不相逢解纜吳江重回首君不可馴神龍儔我亦不肯甘蜉蝣寰中五嶽亦云陡與爾同爲八極遊

贈張將軍

我本武胄學爲文如雛雖美鶴非羣君本儒生乃學武處

如距兎雄如虎歲暮聯鑣謁帝京南宮司馬俱成名已知定遠先投筆尚媿終軍未請纓君歸淮南我冀北欲逐歸旌猶未得君幟能令酋虜驚我銘亦可燕然勒都門餞別對斜曛春樹重重間暮雲帶礪恩深何以報致身百戰建奇勛

宿碧雲洞

碧雲洞外一玄鶴碧雲洞裏雙石床泠泠徹骨目不合呼童半夜敲僧房藉得裘披兩足床頭松子充饑糧既飽且暖乃熟睡不覺紅日明仙窗老僧笑問何所夢瑤臺十二朝元皇

田山王母宮有序

予垂髫時苦多病筮焦氏易林有西遇王母之篇茫然莫省所謂今年夏奉使韓薄過涇州則王母宮在田山上嵐光靈氣映几席間州守河間趙君邀大行肖岩李年丈偕予登謁憶筮詞十餘年矣茲行信定數哉感慨賦此

我生十四十五時卦贏多病愁難醫焦氏易林著神驗西遇王母昭占詞巫咸上天方朔逝廿年罔克莒茫無知慈航何由濟苦海凡骨豈合娛瑤池星軺西過徑原道回山秀拔饒芝草瓊臺玉宇出高崖烟霞恍惚蓬萊島州人云是

王母宮地脈遥與崑崙通周穆漢武曾駐此鸞旌鶴馭親相逢我聞嬰然感嘯昔嘉沐更衣捫蘿薛丹梯千仞拜金容惘然香案僧供役雲階稽首叩玄關予也何罪來塵寰何繩可以繫白日何藥可以駐朱顏蟠桃結實今幾度危枝何術能攀援俟命亘久杳無語碧雲暮合愁空山王母不可見聊息桑田變痒神而狗名奚殊逐飛電空同返照下瑶臺谷口猶疑八駿來黃竹歌殘青鳥沒涇流東去幾時廻

送寰伯楚石陳公入賀萬壽便歸祁陽省覲

豐年簫鼓家家樂民服刑清物咸若使君持憲凜冰霜村

落妥眠夜寥廓郊原十里起歡聲彩幟悠揚鉦吹鳴怪道山川生紫氣使君實捧上神京仲秋爽籌卿宴綺萬壽無疆届聖節九天閶闔拜宸旒華封三祝黎生悅野金錫宴動承明喜溢天顏憶姓名此日趨朝同舞仗前年攬轡須澄清前驅負出長安道猶看荷爹冠省覲恩暉暗旭煖庭幃具慶好承歡承歡日日開嘉醼萊綵宮袍色交絢駝峯熊掌未足珍上方帶得仙庖饌壽君壽親壽天下此行忠孝疇方鴈知公雅志在經綸榮名富貴何須詫暫別臨岐亦愴情殷勤父老望歸旌旌旆江莫遣文偃海申國應憐竹馬迎

畢生從周年少豪俠在金陵僧舍贈予日本小刀子詩以謝之

豐城靈氣射霄漢夜夜斗牛光燦爛千年鑒茂先眞精一旦開雷煥雌雄會合騰岩去寒鍔寒星但烟霧豹虎魑魅書成篋匕上抜刀殊不怖歐冶之後無神工割雞屠狗汗腥風聲爾島夷乃奇妙鐔頭一尺秋霞紅時圖夜半蛟蜿吼輝鋒久亦厭篋藏海鵬焚燒俊奴奔此物委棄如敝帚畢生好奇輕百金得之起舞天爲陰邂逅相逢即相贈感君豪俠衷懷深東南兵火悲風送觸機那大溪閒夢變遷陵谷恒如斯丈夫報國誓馬革裹奴未滅家奚爲慷慨激烈萬里行河山帶礪亘中盟胡笳羌笛可佰酒莫因

願爾報燕丹仇何當海隅風塵靜彈鋏松窗倦

題呂布射戟圖

將軍凝立雄如虎右手發弦左持弩一點寒星中小枝兩行逢逢鳴畫鼓遽也弭氣備也舞十萬貔貅難用武非關絕藝冠時流自是神謀佑英主嗚呼爾布信雄解紛況有俠士風關張義烈不爲伍忍心回面甘變詐爲人挽帳門縛虎何太急萬人之勇八尺軀乞憐將尾何嗟及荆卿七首刺秦王事雖不成名亦揚嘗聞臨射堅乎不藝止中戟

送岳將軍之遼左

遠別已黯然秋風況蕭索把袂慘不發令酸路幾何山海嚴關控沙漠憶昔授業專公門韶年即許官何垣我領鄉書師已化築場鴻未報落恩君棄諸生承世業虎符鵲印羣燁止知仕事身可捐祖意旁觀目先攝桃李不言下作畏意故未誠書盈篋荷文曜馬黃龍外落日寒風颯緊旆先登獨斬大酋旋星馳露布承恩賚省墓暫假還故鄉松楸滿眼俱荒涼通衢仰識丹霄署任戶部郎中所建坊舊業今無化日堂廳事屬武岡王雜書池塞易主不須悲

聽作斷腸聲我聞飛將饒威名東北雄時逾長城君依幕
府稽百勝磨崖先勒燕然銘有歌莫向離鴈傾加餐努力懋竹帛轅駒穴鼠頁虛生誰言異域無
親朋誰言治世銷戈兵聖明拊髀思顧牧僕射推心托父
兄

元宵有感

少年每遇元宵節通夕遊遨不暫輟邇來多病復多愁獨
對寒梅更凄絕誰家張宴舞且歌歡娛如此良夜何城中
歲歲華燈盛城外年年荒塚多歲歲年年若驚輪城中城
外總微塵不如還學少年態去住逍然任幻身

楊花篇有序

歌姬杜少韋自湖南來偶遇席上見之時值春暮
楊花粘拂鬢髮杯觴盡失故態姬嘗籍叙述悽苦
感而作此贈之

三月楊花大于掌迷漫盡日無人賞點點墮風入硯池盈
盈作雪飄書幌亂紅飛盡可憐春簷藉餘芳佳錦茵主人
惜爾留無計輸地傳觴意轉親湖南美人承玉潔腰支裊
裊風初歇歌闋唱罷怨別離章臺路遊愁攀折白言棄田
野處有草亭在竹內楚何吉陽題竹里清遊楚四大字　烟雨猶存師竹堂先
生有記悲
杜韋娘十二琵琶已擅場魂遊楚岡襄王夢牧憐蘇州刺
史腸少年不省窺門戶嬌若每觸歌師怒新聲習徹柳枝
詞弓鞋踏遍梨園路來時嫩葉未藏鴉瞬息芙條已作花
身似楊花何處定眼觀柳葉轉思家當筵訴罷風逾急疎
簾故捲干條入墮絮愁凝盃勺浮沉陰晝結琴書濕移尊
堪笑復堪疑高髻雲鬟變素絲湯餅頓輸何晏面遠山誤
認季常眉郢人雅善陽春調楚女愁康白雪詞白雪陽春
和者寡惜春況對傷春者陌頭一望綠依依猶記河橋曾
繫馬美人莫深愁楊花楊花且暫留邊相逢本飛
絮青衫何事淚長流淚弗流懷亦惡天涯感慨今猶昨更
與放勤唱消城故園楊柳今搖落感君自捧薛濤箋醉中
聊賦楊花篇隋隄漢苑君休問古道淒涼咽暮蟬

種竹

吾家子猷雅愛竹戎也於此亦不俗古人玩物各有真意
肯因人成碌碌嗟予性癖甘幽獨平生不帶看花屬惟與
此君有夙緣朝夕對之勝食肉竹里先生好猶舊手植森
森萬箠玉載酒敲門日不空彈琴自製江陰調有時長嘯
幽篁裏蟬谷遺音尚盈耳翠篠時鳥老鳳棲寂寂根似逐春
雷起先生仙去三徑荒疎籬蔓草如人長孤尊無復清遊
處舊有草亭在竹內楚何吉陽題竹里清遊四大字　烟雨猶存師竹堂先
生有記悲
相伴依茅屋復我西園千萬竿紛紛綠雪遍園下斸閒苔

鮮迴虛廡移卻瀟湘入坐看當年已見田橫義今日重交
辭客驢嫩徐漸舍香漢勞臨風感舊但辛酸

海雲堂東麓招焦處士

焦山兮青青海濤兮相空泉咽兮碧磵露洽兮丹楓明炎
燈兮沈幾託遐逝兮雲房欽高躅兮凝佇聆妙響兮薄暮
翳曖曖兮悵顯心繚悽兮未降
若有人兮山之幽紉蘭芷兮臨芳洲光陸離兮映中流鑑
貞素兮徐遊御虛泠兮發鳴榛酌寒泉兮薦爲荁蕩蠻
嵷兮魚龍愁願尙羊兮結網繆

七言古詩

寄衣曲有序

汝南王祖嫡風昌者

古今寄衣曲多悲歌纏綿而致身之義無有衣寄關山惟勸良人及早還又不見西鄰惡少美裝束錦襜狐裘徒豗豗人生忠義殊奇偉弱草輕塵能有幾可憐桓桓李將軍至今甘作單于鬼塞月悲笳幾處明絲袍戀戀寄秋聲須知海內君臣義莫念閨中兒女情

妾命好有序

朱淑真以才色配農家子人咸傷之今觀其所著斷腸集殊怨恨揆之人情固無足怪而國風忠厚之意微矣今反其意作妾命好使不得於所天者讀之感悟而不自處於薄迺于人倫其少補乎

人傷妾命薄妾幸妾命好茅屋在深山農家無煩惱邱壑自逍遙

田妾採桑炊熟共郎飽蠶老成衣裳終歲不入縣門去且喜生男又生女百年但得不分離即是人生至樂時君不見胡笳聲清且酸黃沙萬里嫁呼韓又不見琵琶伎擅樂部老來流落商人婦紅顏薄命奈若何妾之所得亦已多

瓦甌自舉新熟酒郎醉莫愁兒女守

城南父老行

長頸瘦軀如病鶴一月空齋良索寞曉來强起檢藥方似脫樊籠欲出郭行吟澤畔覺清涼慘淡悲風吼白楊何處哭聲來曠野嗚嗚絮絮悶人腸行行杖策到荒谷累日蕭條一破屋推扉獨坐白頭翁自補鶉衣向隅哭見予入門兵不揚馬革裹屍丈夫事三年文繡永留芳君不見東鄰

疑且駭予因慰告姓與名始知不是縣衙吏投淚控訴悲哀情自言家世此鄉住一男耕田一男戍採女十五未嫁人老妻七十供農具長男有妻次未婚骨肉數口依荒村不知商賈與工匠薄田十畝充饑飧年年生計望升斗女織男耕不憚苦官稅早輸心不憂豆粥菜羹勝醇酒豈知連歲遭荒凶一冬無雪草茸茸自春抵夏已四月旱風炎日朝朝同石爛泉枯田欲裂十里遠寄泥滓穴一點水如一顆珠望雨何似眼中血今春斗種藉富人到秋倍償仍送新把來下秧盡枯死黃頎率去誰能哭旋中粟米無一粒上司催糧風火急人傳又加地畝銀無可奈何只對泣

果然吏胥下鄉來奔突叫號山爲摧折屋敗垣遮兒焰督責時刻難遲鉤支吾輾轉無人色家私未足供搪塞可憐十五女孩兒賣與鹽商泛越國券成止得二千錢盡爲吏胥肩持還牽衣頓足吏不顧茫茫何處呼皇天三日無食饑欲倒滿村瘟疫誰能保老妻子婦相繼亡無衣無棺槨荒草長男十載戍遼西萬里音書隔鼓鼙戰骨多應河上死仍遣征人時一女顏如玉十四未省離娘傍商人買去不容別即日舟發之淮陽官租才了貧依舊孤燈破壁雪朽登高一望一悽迷只今惟有老夫在東乞西求日昏暝郊原早晚飽鳶烏誰爲殘骸掩土塊嗚咽訴罷不勝愁寒蕪落日風颼颼平生耻爲兒女態聞言不覺淚雙流老翁且暫已脫衣聊爾供薪水人逢離亂狗不如古往今來盡如此

王戌四月十七日予有慶午兒之痛閉戶月餘蓬頭垢面幾不可復識親友枉過皆謝不見時旱甚鄰里遍老父感而作此雖詞極鄙俚然皆紀實使長牧者見之安知不與石壕吏捕蛇說諸篇並增悽惻也嗟夫潯陽老婦區區一身無關世事且使詩人文士掩泣感傷至賦數百言不已矧茲老父流離哀苦有大不同者乎剪燭投筆爲之三歎

送王生之遼左謁王四槐憲伯次韻

王生負奇氣仗劍過遼水臣云事遊遊感恩眷知已此去

遼陽路幾千萋萋芳草媚春烟成功辭賞歸家卧御憶當年魯仲連

新正書所見

冬雪猶皚可春雪愁殺我瓶中既無粟爐中又無火官家擇日已開倉催租如虎驅羣羊尋思欲作自盡計一身雖死仍遺累一女顏如玉十四未省離娘傍商人買去不容別即日舟發之淮陽官租才了貧依舊孤燈破壁雪逾強誰家元夕喧簫鼓通宵唱徹黃金縷幾人歡樂幾人愁獨撥寒灰淚如雨

予墊索新茶以所攜虎丘並中泠餉之

華山處士睡正熟玉川先生致短牘開函云苦病相如欲得新茶澆渴腹今春與客遊虎丘雨前自採溪山頭中泠遠汲景純墓中泠泉在金山寺側郭璞墓傍珍之不異來灑洲分水一壺茶半筥活水還須活火煮松聲稍靜傾磁甌廿露醍醐詎如許先生家住西湖濱年年龍井嘗先春玉泉泠泉品第一得無因此思鱸蓴信美未足思天涯萍跡任所之金莖紫茸不須啜忘形痛飲真吾師先生頗動歸念故藉此留行

中秋獨坐感懷

中秋明月不常有登樓自取床頭酒世上知心能幾人不辭爲爾傾數斗杯中瀲灩金蛇走桂子紛紛香在手廣寒人健今何在手把茱萸不忍看

爲司傅野吏部題萬竹草堂

平生愛竹真成癖穠李夭桃詎能易敲門刻句忘親疎汲泉灌笋無朝夕自憐嗜好都棄捐獨于此君有夙緣草枯木落深山裏琴書枕簟俱蒼然君家住在湘江曲盡日瀟瀟對寒玉月明清嘯發幽篁逸韻天空吹斷續山公豈是竹林傳雅性亦慕王子猷一朝秉銓鑒流品汗青大業垂陽秋沙市萬竿凌碧漢渭川千畝何足詎願君永固歲寒盟直節虛心作貞幹嗟予亦構師竹堂年來荒蕪淞水傍迢遥未報平安信翠袖天寒望夕陽

同宗伯何敬圖郡伯沈星吾泛舟淞河

往年春初常苦陰今年亢旱春已深遠澗得水等擭璧鄰

縛夫去所恃官如矢今日來候夫屍棄城西途面目邪能識但集鳶與烏別君時倉皇不能語尙念衣未澣圖圖受酷暑獄吏橫索錢賣牛復賣田嫁君止知鋤與犁不意今作賊人妻君名已賊君身已腐妾名妾身貞獨苦不如與君相率卽九閽祇恐三年天不雨

九日登南城樓朋侶凋謝愴然感懷因翻杜意

九日登高非禳辟川原縱眺慰愁積孤城鴈過菊未華遠驛山橫日將夕短髮無心爲正冠浮生擾擾只悲歡去年人健今何在手把茱萸不忍看

市重雜如遺金農家愁極不能寐坐見田廬幾更易夜半
玄雲忽蔽空飛瀑奔泉四山至捲簾倚檻眺西樓牛馬不
辨惟洪流滄浪短笛聞漁唱麥隴長鑱聽野謳野謳漁唱
雜河滸頃刻黃塵成沃土兩岐五袴頌循良壯心未銷爲
起舞循良者誰曰沈公璽書再錫來天中清勤民事猶家
事惠愛而翁即若翁帶圍之覽爲民瘦廉平一念天爲通
樓船簫鼓豈遊豫豐年樂事人人同太守之樂不在酒今
日爲民盡數斗烏帽斜簪幽興花朱轓輕拂遐隄柳晴嵐
遠樹雙眼明片帆落日映孤城潦倒憐予亦共載空慚擊
楫大江行君不見茫茫瀛海安所期令名湮沒誠可嗟願
將齊南三春事再咏豳風七月詩

五言律詩

陪駕恭祀長陵

地據分封勝天開再造功虞姿元聖武宣力盡英雄寢殿
雲霄上戎衣霜露中小臣倍茲祀感頌意無窮

陪駕恭祀永陵

代邸崇三讓堯文煥四方覽仁同孝廟神武繼高皇獨斷
垂謨遠無爲御極長橋山蒼翠表瞻拜淚沾裳

陪駕恭祀昭陵

今古仙靈閟乾坤淑氣凝翠廻千馬下池抱九龍澄玉匣
明珠葆丹崖擁薜藤寒霜香霧裏爭拜漢文陵昭陵規制
視長陵永陵獨
嗇云

扈駕宿妙應寺毘盧閣

紺殿俯平川霜林媚夕烟慧燈明淨界寶月上瑤天西極
玄絲杳南山別夢牽塵緣猶未了那問老僧禪

駕幸西壇

龍墀鼓角傳鳳輦出春田芝蓋晴園日霜戈曉拂天壇開
仙陌草暉引御爐烟潘賦今誰奏選闈賜綺筵

孝懿莊皇后挽歌八首

德履孚潛顯仁風被遐遐乾坤成化育日月繼光華長信

餘彤管玄堂隱絳紗徽音難髣髴流恨入哀笳
疑休昭慶夏崇典正長秋祉肇當熊注神應跨鳳游虛無
來玉珮恍惚駐丹丘六魄玄城迥寒烟起墓秋
擬舉親蠶典鸞輿出內園三盆臺竟寂萬葉樹空繁霜草
秋盈苑雲車晝掩門月氏香可覓無計返仙魂
金所儲清禁瑤階引素旌祖筵悲太姒廣隧導飛瓊異命
隆徽號坤維永令名淑靈徒悵望縹緲隔蓬瀛
悽淡清河路招搖晝晏悠攀號同萬姓寂寞掩重丘天曠
蒼梧夕風悲玉殿秋茂林饒淑氣仙馭必來遊
未遂東朝養空遺內則圖尊崇熙寶冊恩禮煥瑤穹鳳逝

牧長寂龍膦劍不孤空山秋瑟瑟落日照平蕪
曉日仙輿度豐年瑞穀馨深仁沾草木哀淚滿郊坰椒精
崇千祀松楸護百靈瑤池應不遠夜夜觀雲軿

聖孝隆周典園陵倚漢官丹旌千嶂外玉輅五雲端形勝
山藏珮幽香谷薦蘭鈴歌悲薤露松澗瀉哀湍

大行莊皇帝挽詩五首

碧海鯨波靖黃河虎帳開玄戚伸異域渥澤浹塵寰側怛
頒遺詔憂勤想聖顏秖憐窮谷叟夜夜哭空山

玉輦遊天上何時返故宮雨迷湖水竹雲暗鼎湖弓感激
生成內淒涼霜露中西山白日匿松楸起悲風

師竹堂集卷四

思善門重掩千官躃踊哀遊聽皇極幄如聲采華來夜月
瑤階冷晨風素幔開西飛青雀杳目斷集靈臺

策士臨軒日臚傳聖語溫腐儒叨作養何以報深恩魚水
元臣契金湯帝業尊孤燈齋宿夜揮涕倍銷魂

萬齡同祝聖五月忽賓天倚伏貪虛文膳南風輟舜絃治平
超往代恭儉耀遺編父老荒村外應談隆慶年

韓王招飲煖泉應教二首

帝子開芳宴詞臣與勝遊薜蘿迷遠鳥鸞露狎輕舟豈是
乘槎客深慙授簡傳忘形歌大雅并轄不須投

利物同靈囿延賢陋雪宵燕無誇問苑咫尺即崆峒杯引

流雲外舟行積翠中泠然消暑氣況對大王風

真定登大佛閣

何代招提境層樓倚碧空輪蹄斜日外湖海一帆中蕭索
心多感蒼茫目未窮荊卿千載後易水尚寒風

登崆峒山

涇原弭使節乘興上崆峒不見昇仙處唯餘問道宮斜陽
金野潤幽徑玉霄通洞口招玄鶴泠然思御風

宿夷峽

避亂身長隱棲神骨尚留玄霄開玉峽碧巘擁丹丘草樹
山靈護風雷木客愁誰云同舍利鎮華重天球

師竹堂集卷四

宿張超谷次日登華山

躡霧眠山谷穿雲叩帝閽蔽虧看日月揖拱盡兒孫玉女
巖阿麗金天廟貌尊大觀吾願足羽化未須論

由千尺幢至南峯絕頂

雲壑千尋上天窗一線通仰攀猿挂樹俯視馬行空夜度
飛虹險神留鑿翠工應嗤韓子怯吾欲駕長風

還家

遠客還家日登堂百感生老親扶杖起幼女繞衣行未訴
書千紙先悲髮數莖不須更秉燭相對有餘情

送從周畢生歸休寧

執手漸覺別蕭蕭落木秋亂山橫遠驛野水送孤舟情爲
江淹重時因宋玉愁何年婚嫁畢好結向平遊

大龜山對月歌楚詞山鬼篇

獨立山之上霜天素月流鏡懸蓬島夜雲斂洞庭秋佳境
無如此深林不可留幽篁風颯颯哀怨嫺靈修

贈別陸浚川陸與予同遊南雍茲以考功郎謫倅黃
州

白下交偏厚黃州意更親自成堪自慰舌在未須論此地
饒詞客憐君作逐臣賜環應有日疑望大江濱

金谿道中見梅柬王敬甫丈

師竹堂集卷四　十二

行半西江路溪橋始見梅亭亭應自愛寂寂爲誰開歲暮
悲羌笛鄉愁散酒杯一枝難寄遠斜月共徘徊

沮風泊蘄州李夢池館丈見訪舟中

持節辭青瑣連床憶玉堂不知時序易忽訝鬢毛蒼嶽色
交情在江流別恨長王孫憐遠道春草夢池塘

武陽驛遇都定宇館丈夜話

得魯將軍子澄書

海內誰知己江干此遇君孤亭憐歲暮短燭坐宵分金馬
聊堪避銀魚亦可焚明朝岐路別記取北山文

訪王百穀半偈齋二首

吳江春月淨積雪與波澄爲話無生義來參有髮僧大千
容一室半偈了三乘遠寺清鐘落香消繡佛燈向西州身隱
混跡吳門者幽貞不可求卷書辭北闕灑淚向西州

諸天上孤燈萬木中塵緣消淨界無語領玄工

種竹

欲種千竿竹先鋤半畝蔬僻同楊子宅富擬鄴侯居雅志非棲鳳閒情且釣魚自裁辰日簡莫惜枉吾廬

普濟寺次荊川先生韻

石磴逢僧引荒林喜夜從嵐光迷古閣秋氣爽高峯對月吟山鬼憂時想臥龍更思投老計一洗俗緣空

深山夜行

四顧蒼茫裏深林覺夜分月光浮遠渙山影接孤雲宿鳥衝人起啼猿隔嶺聞殷勤與同伴相逐莫離羣

山中夜坐

秋爽木蕭蕭山空夜寂寥嶺輝蟾影潔天遠鴈聲遙問偈忝三昧談詩憶六朝病懷涼得藥面欲坐通宵

閒砧

微雨正新晴初聞砧杵鳴凄風傳別院遶響映高城月落聲愈急衣涼夜轉清年年勞素手遠寄玉關情

宿龍華寺月色極明夜半鼓琴漫作

萬壑秋聲靜千崖月色清歸僧衣履潤棲鳥羽毛明對此塵心盡因之夜氣生援琴時一弄遺響動蓬瀛

龍華泉

泉水氷何遠縈迴勢轉溶寒衍清遍月深窟險藏龍僧舍添新汲雲崖響暮鐘縱觀滇渤迴萬里欲朝宗

重過龍旋寺

重過龍旋寺石橋尚宛然泉聲疑遶榻峯勢欲磨天古殿多秋色疎林逗晚烟追思遊此地一別已經年

謝何敬圖宗伯惠菊

竹葉雖無分籬英尚有情渴調甘谷水夢繞錦官城豔態人心別幽香病眼明願言持晚節共保歲寒盟

南陽道中

十月南陽道霜風客鬢凋目隨征鴈去魂向故山銷亂竹斜通徑層崖險度橋旅懷堪自遣村外酒旗搖

宿白馬寺

孤村生暝色落木帶愁烟日淡平蕪草天清野渡船偶來白馬寺翻憶赤烏年髀肉悲馳逐僧窗一悵然

早行江浦待渡

西巖孤月墮南浦亂燈明江靜漁歌遠天寒鴈字清煙波終古意蓬鬢故園情何處覓舟子蘆花撥棹聲

新野道中感懷

敝裘風力急曠野氣蕭森落日問程遠前溪流水深青衫羈旅淚白髮倚門心愁極看長劍聊磨粱父吟

贈唐抑所館丈冊封鄭藩
聖王隆周典詞臣出漢庭琅函金錯落寶節玉光瑩攬勝
探王屋高吟壯使星經帷資啟沃春水早揚舲

送公東塘館丈謫澤州
歲暮河東去臨岐各愴神莫傷千里謫且保百年身別鴈
宮非冗詞垣跡尚新賜環方計日遲爾鳳池濱

壽盛母八十
桂子三秋茂萱親八秩強詞人歌上壽佳節近重陽白髮
持孤操黃華殿衆芳東籬歸未得爲爾媚斑裳

送莊梅谷太史奉使關西便歸壽尊公
閩山曉星軺隴樹秋大椿千載茂應憶鳳池頭

夏日訪桂巷上人明因寺
度世尚應世出家猶在家案頭窮萬卷門外憶三車淨水
甃金門直恭持玉節遊旌旗歌出塞茅土詠分周雲篆
慈雲覆清香慧日斜無勞除綺障久矣悟空華

送裴紹野職方守山海關
戊子生日劉明吾計部以使來祝悽然答謝
燕寢凝香地龍墀射策人雄關嚴虎豹高閣待麒麟列戟
青油壯稱觴綵服新咿屯絃管沸塞草自長春

送劉書川尚寶謫守興國
執手河梁別君爲去國人一麾仍出守直道豈謀身裘水
逢漁父甘盤識舊臣承明應再召翹首望車塵

涵春丈令崇信以異績膺召忌者中之謫吾藩幕賦
嚴程趨晉幕尊酒別燕山金石銷讒口風霜變壯顏花封
絃誦遠薇省簿書閒不用傷淪落君恩擬賜環

送陳別駕之信陽
帝里原通籍泰軍舊有聲五雲承簡命千里佐專城自古
催科苦勞君撫字清寄言申父老斗酒樂春耕

送鄉人南還
送爾還鄉國因之別恨生鶯花榮古道雲樹拂離旌日落
淮南遠天高薊北情黃山田二頃吾亦欲歸耕

戊子生日劉明吾計部以使來祝悽然答謝
孤臣語能盈怨婦襟感時兼抱病爲爾總關心

蟋蟀
蟋蟀緣何事清宵細細吟乍聞疑屋角傾聽又墻陰不盡
追憶懸弧日空堂暮轉辛松楸雲外夢風雨客中身髮與
年光短人隨宦跡陳感君慰寂寞書寄爲沾巾

中秋陰雨二首
此夕稱佳賞孤尊惱客情素娥天亦妬華髮爾何爭微雨
登樓賦淒風搗練聲盈虛知有數獨守太玄經

殷勤把酒問辛苦為誰圓缺合同今古陰晴閱歲羊長門
妝鏡冷遠塞戍衣單莫怨清光掩輕雲亦偶然

苦雨

秋雨妝寒士經旬不肯晴殘燈千里夢破壁四詹聲書為
窮愁著因懶病經無人問幽寂長自掩茅衡

五言排律

頒曆

天子朝冬朔星官候吉躔曆頒金闕曙劃聽玉階傳漏箭
開三正歡聲徹八埏龍官頻愛理鳳紀遞推遷漢看葭灰
動堯階莫莢鮮四時誠五序列宿信珠聯元會皇圖掌中
運旋感時何以報天馬竭餘年

郊壇恭駕賜觀齋宮溫室賜金榔瓢銀八寶紀恩代

中壹作

和聖德全渥恩先侍從大赉遍民慶亨逐陽和轉春隨春
漢時卿雲爛周郊旭景暉仙韶聆鳳吹太乙衛龍旗和煦
擅經帷一德推成均敷至教邦禮贊淵裁師傅崇難擬君
窺璇室齊明啟御扆繡楹香霧繞蒼壁瑞光圓柳盥兼金
臣契弗猶今皇思啟沃舊學日追陪滕滕嘉誤密開誠相
質天花八寶飛吉祥珍棻藥消渴飲善薇異數斯為盛奇
業恢周鈞歸旦奭商弼識伊尼獲謹諸臣列盈庭眾議推
逢古亦稀狐忠期皦日永以奉恩輝

陪祀帝王廟有作

景德崇殷祀脩禋啟閟宮靈旂風上下蘚羽殿西東百代
海艘開傍島塞馬靜無埃由豫酬孤願勞謙服九坡銀章
頒鳳篆御廐賜龍媒殲遇真千載溫綸日幾回陽和隨處
布壽域自天開黃閣清風遠瑤階紫氣來大河為玉液火

明良合千官肅穆同祼將承帝命奔走謁愚衷俎豆陳芳
潔精誠冀感通宮懸諧雅奏佾舞象成功一德歌無間千
秋祀不窮馨香隆寨運黍稷永年豐

益王典勞應教

建國隆周典分茅陋漢封盱江恩澤遠姑嶺瑞雲重地勝
宮門迴陽迴苑草茸是日冬至大庭陳醴席嘉宴起歌鐘劍佩
分清切箴圖仰肅雍蕭韶儀鳳為旻衍出魚龍雖終蘭菅
繼殷勤桂醑供銀箏調鴈柱翠釜獻駝峯促坐情偏洽傳
觴禮愈恭小心遵聖度大雅冠皇宗忠孝天資篤清虛秀
氣鍾無煩延海俶自可並喬松疎拙慙專對遲遲慰異逢

永言祕鴻寶尚冀紀玄踪

壽元輔高中玄老師

玄朊隆昌運嵩靈產異才箕裘承世業科第掇掄魁神解
鷺中土宏猷翼上台許身原稷契作賦陋鄒枚史局三長
擅經帷一德推成均敷至教邦禮贊淵裁師傅崇難擬君
臣契弗猶今皇思啟沃舊學日追陪滕滕嘉誤密開誠相
業恢周鈞歸旦奭商弼識伊尼獲謹諸臣列盈庭眾議推
海艘開傍島塞馬靜無埃由豫酬孤願勞謙服九坡銀章
頒鳳篆御廐賜龍媒殲遇真千載溫綸日幾回陽和隨處
布壽域自天開黃閣清風遠瑤階紫氣來大河為玉液火

宣即丹臺不用庚申守何煩甲子催多男看賓桂延世茂
王槐桑梓垂餘蔭爲驗魏下材長途勞策勵化雨荷栽培
冠蓋趨華宴殷勤獻壽杯萬年調玉燭四海詠康哉

進春侍班有述

北陸凝陰盡東郊淑氣淳晴煙廻苑柳瑞日映階茵鶯轉
珠旂曉龍樓淑勝新土牛呈稔歲金馬進宜春玉燭傳佳
節青陽應吉辰冠裳懽鷩序拜舞頌鴻鈞

送潘少泉使君還留都少尹

能成詠緹縈解上書歸方三載內逝已七年餘幽谷春蘭
八月揚船去孤城落木陰朝廷京兆重根本秣陵深世泰
折深閨夜月虛毋墳東思尺猶得慰離居
無南北公才欲古今惠柔申伯政佳麗六朝吟鳳去仙臺

迴龍蟠王氣森昔賢多感慨勝地任登臨愧乏明珠贈徒
懷國士心芳蘭江路永凝望欲沾襟

送李仁卿郡守擢南司徒大夫

有美西川彥峨峨秀氣鍾窮經先舊跡射策盛登庸吏事
專城最文章藝苑宗廉平遵孔訓惠直頌申封治績光千
石徵書錫九重鎬京雄建業國計仰司農鍾皐朝霞絢秦
淮夜月溶地原誇踞虎人自是猶龍五載交情重三春別
思濃鶯花憐遠道尊酒歎孤蹤謝樹培棠蔭賢山峙峴峯
願言宏翊贊贖代美奇逢

陸子易周仲謨赴村家筵地近龍湫龍華諸名勝僧

贈趙生會舉

燕市初逢爾悲歌意自親黃金求駿地青海射鵰人馬服
書應讀營平蹟未陳誰能安燕雀遲想繪麒麟說劍真無
敵投壺若有神好乘俠少氣萬里靖胡塵

師竹堂集卷之四終

七言律詩

汝南王祖嫡敞昌著

元日早朝

光射采恩海日懸香飄合殿奏鈞天華夷共祝無疆壽雲物應書大有年太液波融凝淑氣長楊風細散輕煙泰平元會真奇遘願上陳思保善篇

慶成宴恭紀

禮隆大報慶時雍日暖彤墀佩玉瑢合殿香風迴燕雀鈞天廣樂徧魚龍賜酺漢宴無勞紀湛露周歌喜再逢

宣勸上尊成既醉孤忠感激效華封

萬壽節習儀朝天宮

預祝嘉華寶月圓玄元宮殿肅千官天心道協明河直仙掌光凝瑞露繁金鏡錄成恩欲獻瓊樓高處不勝寒關山一點同今夕何日清輝得共看

承天門候駕

壁鷹瑤壇禮報成前驅午夜啟嚴城天街錦楯千官立複道繁星萬炬明冉冉紫霄迴寶輅森森丹陛駐華旌雕蟲應謝揚雄技欲賦甘泉感愧并

九日肇華城候

艱難垂裕永康衢世世祝堯年

冬至駕出南郊

南端霽色轉朱旂萬乘迎陽出紫微三殿慶雲隨鳳輦千門晴曙照龍衣明禋禮樂周雍秩線繞山川漢時圜獨有揚雄叨扈蹕甘泉歸奏奉恩輝

雪霽早朝

曉竹高城凍未消天街殘月趁趨朝清霜燦爛明宮瓦餘霰霏微綴苑條馥馥瑞煙凝寶座洽洽廣樂奏仙韶春和

議賑明時事願奉恩綸下九霄

待漏閣試

銀燭光凝瑞靄濃遲遲宮漏滴銅龍星懸北極層霄近月落西山宿霧重立仗豫調天廐馬鳴珂遙聽景陽鐘求衣華袞恩無補慙愧清朝鶺鴒從

蒙賜御筆大書紀恩陶貳

帝灑奎章賜輔臣瑤函初捧墨華新共看鳳舞翔天際忽訝神龍出海濱飛白當年徒筆札汗青從此貴絲綸黃扉恭對恩光渥感激無言誓致身

文華殿進講大寶箴上起立以聽代中堂作

琅函補敕翠華臨講說眞觀意獨深勿極聰明妨蔽塞常思儉約鑒荒淫解衣敢盡詞臣技前席應爭聖主心立聽

無勞欽大寶甘星昭著有皇箴

上林紅杏雙燕應制

上林紅杏本仙姿乳燕雙雙暖更宜輕逐曉風迷蛺蝶微拖香露濕胭脂花間並語疑鶯囀苑外低飛學鳳儀靈囿春和欣對育不妨長繞萬年枝

黃鸝鵡應制

奇姿被服麗坤文仙種元非翠羽羣中色雅宜金屋貯黃裳時襲御袍薰性靈慣學宮娥語恩重應忘隴樹雲清夜長秋宣妙偈普陀岩畔禮慇懃

恭題宣廟御筆花驄馬應制

玉墨花驄繫禁林回頭曲艦感恩深雄姿颯爽黃塵靖思經營白晝陰宛地已能空萬馬燕羣枉自重千金非緣御筆圖神駿要識兢兢索心

恭題商喜紫騮馬應制

水淺沙平碧草芊神駒飲齕自逌然貢來尚帶函關氣幸去全龍御篆煙天廐眞龍今再見人間凡馬敢爭先丹青不數開元妙蹀躞應同樂府傳

題四季耍孩兒應制

百子宮中百戲宜尋芳避暑競新奇錦棚的磔長生殿玉脚交加太液池麗日喜看榮棣萼薰風時聽奏塤篪後星

旋拱前星耀卜世綿綿未有期

碧梧金井夜涼生又見同雲滿禁城竹馬斜穿仙桂馥雪獅巧對瑞梅橫翦桐不敢爲兒戲讓棗交相飴爲友情龍種六宮傳畫史鑾斯千載詠芳聲

瀛洲亭古栢

靜几幽軒接建章階前老栢鬱蒼蒼錦官人去風霜苦玉署根移歲月長似見虬龍盤古砌忽驚雷雨暗虛堂誰云材大難爲用留取清朝作棟梁

二月閏漕舟已過洪入閘

春暖新渠靜不波隋隄楊柳映青莎錦帆三月離洪險自

粲千艘入閒多足倘漫思唐相晏轉漕今有漢庭何至尊
旰食從茲慰賑貸無勞議歲和

送蕭乾養年兄奉使琉球

青琅仙郎下絳霄麟袍龍節寵光遙月明孤嶼樓船穩風
靜炎洲颶浪消天子威靈馳日域蠻邦景物攬星軺歸來
應陋玄虛賦海晏雄篇頌聖朝

夏日集丁園同李惟寅劉玄子劉仲脩分韻得章字

帝城臺樹鬱相望選勝偏宜白晝長冷浸清漣涵古木翠
流幽石媚新篁千秋俠氣空燕市一曲薰風散建章休沐
恩深貧雅集不妨燒燭漫傳觴

送吳惺初侍御出按山東

攬轡行行出建章陽回驛路日初長花驄先帶霜臺色峨
豸猶含玉署香滄海波澄春寂寂岱峯塵靜曉蒼蒼年來
桑梓關心切願寫瘡瘼達聖皇

楊方湖侍御按我雨河既督昭陵工竣陞海道憲副

駐節登州賦此贈別

西臺幾載擅高風控制滄溟簡帝衷豫土省方驚繡斧昭
陵畫地贊玄工油幢行部山城靜鈴閣憑闌海市雄重譯
只今歸聖主波澄千里繫艨艟

中秋對月懷趙定于吳復菴三館丈

木落霜清斂夕煙玉盤冉冉上遄天敲砧西苑憐今夜吹
笛南樓憶去年黑髮妄希靈藥駐白頭誰見逝波還美人
千里音塵絕那得登高不惆悵

送陳玉壘太史歸省尊公相公

元老逍遙七泰尊詞臣省覲出金門十洲紫氣迎仗九
月黃花釀蓴樽浩渺嘉陵延世澤嶙峋棲樂賁殊恩玄蹤
相業無勞頌自有煌煌帝語溫

登鞏華城樓有懷世昌弟

野曠蒼茫落日陰危樓縹渺獨登臨風高遠塞飛寒葉霜
冷深閨急暮砧萬里那堪舒病眼一官何事負初心南雲

望斷孤鴻杳把酒憑闌思不禁

雪夜李本寧太史招同張陽和劉弘原劉復齋李亭
池劉衡野諸館丈小集分賦

風雪連宵撼敝廬玉堂忽枉故人書梁園授簡才應謁郢
地聞歌歎有餘雅興未回王子棹虛懷今御李公車瓊枝
銀燭相輝映獨倚蒹葭轉愧予

乙亥除夕

通籍承明五歲除年華來去渺愁予永消殘角迎春早香
燼空齋坐夜虛肉食漫勞唐舉相谷神常讀老聃書清朝
多病聽無補何日南山臥敝廬

送義軒劉君備兵金城便歸省覲

仙郎青瑣重朝端持憲新加獬豸冠擁虎千羣臨渭水鶯花三月出長安垂衣此日逢堯舜破膽從來說范韓黑髮司徒娛綵服朗陵爭繪畫圖看

暮秋同李襲美諸君晏王氏山亭

菊過重陽尚未開時逢秋暮好登臺遠山不盡寒雲外落木無邊御水隈世態可消長客感賦成況有大夫才與君十日東籬下徐採芳英入酒杯

少宰王公考滿之日署中鹿生子

天官上績簡宸衷瑞感仙麛產署中紫綬不須神二女畫

則濟以廷正恤刑滇南歸同登二君俱同鄉同年

車先已兆三公銅牌紀壽年應遠金鉉承恩養更隆科第綿延原世業湖南歌宴聽秋風

送陳侍御哲巖兩淮

憲節遙遙度路河即看斥鹵盡恩波瀕沙雪積私昏羨煮海風清國計多鹽鐵百年遵筦榷淮揚萬竈起謳歌孤燈辛苦緣封事不寐應知想玉珂

送司徒大夫陳瑞華監兌湖

聖書恭捧出神州錦纜牙檣擁上游雨過遠蒸雲夢澤月明清嘯武昌樓握籌策久推劉晏轉餉功應首鄧侯聞道東南民力竭素餐徒抱杞人憂

潼關阻雨盛敏叔館丈邀登城樓

雉堞孤懸灌木叢憑闌縱睇起悲風三峯太華重嵐外九曲長河急雨中阡陌總非秦故土丹青遙憶漢離宮只今萬國車書混設險何須百二雄

渡河

津吏初迎曉色開樓船簫鼓渡悠哉函關紫氣三峯近星宿黃河萬里來古岸漫尋盟石處中流遐想濟川才西馳玉節原親睦莫作乘槎漢使猜

王時化由右諫出守順德新城功竣邀予登眺時陳則濟以廷正恤刑滇南歸同登二君俱同鄉同年

天涯兄弟聚邢襄秋暮登高共舉觴故壘百年銷劍戟新城三輔壯金湯碧雲紅葉砧聲急楚水吳山驛路長聖代只今封事少知君未肯薄淮陽

段太尉祠

太尉荒祠草樹幽停車斜日薦蘋蘩槐梁枭叛平頭欣戴笏委空堂血尚流死事真堪慰遠並成功未許最城優低徊詞客難爲賦千古雄文煥柳州

驪山懷古

華清遺跡亂峯間卅節聊乘半日閒繡嶺春回空寂寞溫泉人往自潺湲千秋不復陳金鑑七夕徒憐誓玉環阿瞞

曲終村笛晚牛羊滿目下驢山

溫泉

幽薊煙塵別九重貴妃湯殿罷歌鐘中宵扈從無全仗大
駕蒼皇發六龍妝匣尚留金翡翠暖池猶浸玉芙蓉荆榛
一閉朝元路惟有悲風吹晚松

乾陵

乾陵雙闕峙高岡象馬夷酋儼列行一代大倫爭子姪三
朝宏業忽周唐南山柱竇秦皇錮西盜終窺呂后藏無字
穹碑誰記述九原重起駱賓王

邠州大佛洞

梁山絕壁俯涇濱寶閣雲間現法輪共詫五丁開石洞仰
瞻十丈作金身莓苔半蝕初唐字香火誰祠避狄人往蹟
無勞多感慨茫茫浩刼總飛塵

浩文川中丞招飲貢院

高名十載切躋攀此日登龍一解顏座上文光廻北斗尊
前佳氣對南山升車往績澄三楚開府先聲警八蠻辛苦
爲言泰父老中興良弼待公還

九日病起登南城樓下有傀儡之戲

獨上高樓俯大荒海天秋色正蒼蒼孤城落木砧聲急蓬
觜寒雲鴈影長百歲那堪餘短髮一尊今又負重陽雍門

來往神鴉集捲雲年年作怒波

仲冬望夕黃龍洲對月

夜靜扁舟下豫章澄江明月接微茫鏡中光射黃金塔天
上寒生白玉堂漁火幾家人寂寂關山一點樹蒼蒼思鄉
懷古情無盡醽酒悲歌坐未央

賈孝徵侍御崔獻可計部邀飲海天閣

海天高閣占鷗沙返照平蕪望眼賒檻外濤聲驚貝葉尊
前帆影浸蘆花當年誰送潯陽客此日虛隨漢使槎醉別
獨歸江瑟瑟月明彷彿撥琵琶

渡江駐滕王閣曹荔溪中丞自德化馳來過訪適夜

片帆幸渡南浦津郵亭四壁無居隣王事辭親敢嗟怨客
子畏人多苦辛聚戲遙臨已夜半醇醪自醉知情真孤燈
脈脈徒感激欲歌行路愁傷神

南昌館滕王閣師同前李惟賢二大參見過倚檻臨

分矣識感

江

傑閣雄文世並傳洪都名勝抗江邊憑虛欲吸千峯雪眺
遠真窮萬里船畫棟朱簾人已去落霞孤鶩景依然懷歸
王粲偏多感況復寒潮送暮年

同朱雲岳僉憲登麻姑山

初辭玉署灑洲地來訪丹霞小洞天仙都觀舊瀑懸崖飛
素練五峯當戶鎖蒼煙方平遺像摧風雨魯國殘碑閱歲
年回首仙壇成往跡何須清淺問桑田

東鄉道中

翠微濃淡上衣裳道出山陰應接忙處處松杉溪傍屋家
家樓閣竹爲墻平沙小市邀沽客古木叢祠坐女郎不聽
猿聲腸亦斷天涯東望是吾鄉

桐廬大雪迎傅慎所侍御感回舟中夜話

風雪舟中共一尊相逢疑欲賦招魂十年死別孤臣淚萬
里生還聖主恩炎海莫愁容鬢改故園猶幸菊松存九關
虎豹今看遞壯氣終當叩帝閽

同陸敬承太史謁瀫陽先生靈洞山房

會心終日狎禽魚林壑幽深自結廬靈洞月明常煮石危
樓雲護好藏書有時開逕延三益獨坐忘言契六虛聖主
只今資碩輔可容學士碧山居

同大司馬崌崍張公謁岳墳

殘雪方舟渡六橋棲霞祠宇鷹山椒金牌鐵騎無勞問白
馬朱騎尚可招南向樹同丞相栢西湖水接伍胥潮祁連
鬱鬱環孤塚麥飯諸陵久寂寥

元日湖上憶同館諸君

元日湖山物候新竹輿蘭槳混遊人六橋雪霽清波漲三竺煙消翠黛勻梅蘂未逢西驛使椒花遥媚北堂春石渠仙侶應相憶委珮鳴珂散紫宸

元夕次馬思愚韻

魚鑰春開不夜城喜調玉燭泰增平珠燈影射鰲山曉錦瑟風傳鴈柱清滿地遺鈿香霧杳一天明月彩雲輕涉辰依舊年華改獨折寒梅對短檠

送臨淮侯李惟寅留守南都

漢庭飛將出明光都國前驅負聲忙佳麗六朝誇建業元勛千載重岐陽喜看啓守增天壹況復登臨近帝鄉惟道

鳳臺多絶倡青蓮宗派到君長

送大中丞宋可泉年丈開府恒山

柱後勳名藉切雲新提鵲印擁三軍飛霜曾覩吳門練傳檄驚看蜀道文恒嶽天清占象緯滹沱月白靖妖氛泰平千羽皇風穆馳騎無勞露布聞

送周帶川年丈備兵朔州

幾年遷左樹奇功移節雲中簡命隆絃誦月明刁斗靜畊耘風暖戍樓空龍沙萬里勛逾茂馬邑千年地轉雄莫謂承平餘五利安攘原不恃和戎

人日小亭黃白梅盛開感而有作

幽亭人日春可憐蠟梅玉梅開相連氷肌雅宜金屋貯芳英故傍白衣妍小窓疎影月半墮誰家哀笛風初傳折來少婦泣如雨征夫遠塞何時還

十四日雪止小齋張燈邀郡侯李乾齋宴集夜分月

出得清字

良宵燈火映山城玉燭光調喜泰平繡佛長齋持半偈老梅殘雪占雙清律吹幽谷回春意歌聽輿人作頌聲太守風流歡未已持盃還待月華明

元夕大雪張燈集伎奉何仙宝丈人夜宴分得壇字

山城稍雪釀嚴寒窮巷張燈亦自歡翠帶香飄金菡萏紅妝春滿玉闌干占星喜聚耆英會樹幟同推大將壇莫道良宵成小集郡人已作畫圖看

春雪簡何啟圖

樓臺冷落元宵後風雪連綿二月初城上啼烏爭墮地案頭飢鼠亂翻書夜行忍返幽人棹畫臥寧要縣令車抽秘騁妍方憶爾見謝莊雪賦大裘廣厦亦愁予

送宋遜菴公補守福州

閩海雙旌驛路長九仙山色鬱蒼蒼已奏循良績申錫恩綸寵渥光華轂郊行春露冕黃堂燕寢晝凝香驅蝗渡虎君家事徵拜應看佐廟廊

見賢樓側杏花盛開予偕首倡因與戴肩吾程士元諸子共集成之

畫樓紅杏兩爭妍春色多情最可憐澆砌芳菲堪製錦倚闌縹緲擬登仙雲飛南浦簾初捲雨過西山枓欲然莫爲傷心輕濺淚前村且辦杖頭錢

送林使君守汝南

薊門晴旭送仙旌驛路爭看負弩迎汲黯淮陽傳往績文翁巴蜀已先聲鄭莊館闢星常聚懸瓠城高月倍明典郡莫興留滯感漢家良吏每台衡

五日感懷

午日蕭然掩竹扉閒庭時見燕雙飛龍舟誰閔陂塘竭角黍難充市野饑往日回風悲屈子遺蘭沉芷憶湘妃行吟憔悴非吾志獨上危岡一振衣

壽世昌弟

弱冠遊梁志未伸壯年終不赴戎均恥隨標榜稱名士甘守清貧作道民奏樂登臺簫引鳳著書閉戶樹成鱗白頭兄弟常相伴蒲酒榴花歲歲新

中秋夜深獨坐對月

泠浸瑤階濕欲流參差桂影玉杯浮纖毫可數疑晴晝瀲灩素平分作好秋此夜獨看憐竹院去年同賞憶江樓青天碧海無今古爭使愁人不白頭

送秦杜村兵憲川中

魏倘雲中久著名十年拊髀軫皇情豸冠象簡金臺下憲節油幢玉壘迎落木蕭蕭離思遠寒波渺渺旅懷清延賢幕府收奇績遊客爭歌蜀道平

元旦感懷時承重太母

搖落星河欲五更山城元旦亦孤清風傳殘角悲無定春解寒氷暗有聲辛苦報劉成往事艱難捧檄感餘生君親恩重頭將白不爲年華涕淚橫

過大王沖此地多虎故名

羅乘晚過大王沖落木蕭蕭起怪風沙渚遺踪心頗悸溪山殘血草通紅渡河遙想循良政攘臂空羞壯士功歲歉徵求皆赤地可憐猶肆爪牙雄

送張涵溟司理汝南

賢書早歲冠山東得意看花春正融遷史儒林推魯國漢廷法吏重張公天中懸望隨車雨海內行揚攬轡風虛已求言逢聖主好於封事竭孤忠

春日侍何丈仙室遊豐泰菴次韻

汗青未竟歸來晚攬鏡翻驚鬢已華何用浮名諮彩筆知塵世等空花祇園金布期無盡苦海濤生詎有涯但願

年年隨杖履持經絕勝黃麻

遊黑龍池值雨

眞宰運斤成異境玄工鑿石作靈湫雲生古殿陰堂結嵐合羣峯翠欲流雷雨只愁神物起參苓聊爲病軀留不因雅性躭幽賞未信茲行是勝遊

送虞部郎中唐麓致政南還

春明門外路波新望繫蘭橈意自親欲語汀花藁席煖多情檣燕送杯頻齊南誰復知三宿林下於今見一人予亦挂冠從此去翠虛高閣結芳鄰

夫鶴

師竹堂集卷五

遼海飛來歲月深山房賴爾伴孤琴亦知軒冕終非好猶在雞羣不可尋飲啄可憐空碧沼遲廻猶想步幽林應同赤壁三更夢一任青雲萬里心

無題

折齒誰云屢嘯歌墜鞭吾亦感鳴珂章臺楊柳情偏切溢浦琵琶泣最多爲雨爲雲愁北里傾城傾國總南柯獨憐辛苦田家婦老去無由見綺羅

贈隱士無錫陳生

道隱軒岐漸失傳知君秘授得眞詮丹爐自製通生劑竹杖常懸赴急錢南國家留藏器譜上池源接惠山泉憐予

久苦膚疢何惜刀圭爲少延

何啟圖劉玄子諸君遊鐵佛寺予病不能從

南巖幽桂有芳叢並馬衝泥霧露濛寒生諸壑暝重嵐畫結萬峯同慧雲淨護青蓮地法雨閒聽紫紺宮可信維摩常示病不能花逐下山風

送洪穆菴謫倅大同

蕭蕭落木薊門秋執手河梁思轉悠訛語莫傷慈母起悲歌月共酒人遊雲中將士知遷客申國兒童須故侯負弩君無卑運塞賜環予日望神州

夏日同李仁卿郡伯田子秋郡博遊何啟圖宗伯園池次韻

避暑幽林況碧潭坐傾河朔半沉酣漫論廣厦搆千萬且喜孤舟受兩三空翠流雲通海上垂虹斜日映湖南茫茫彼岸求慈筏非馬雕龍未易談

壽宮保春陵王大馬司

太和靈秀培高嵩特毓元臣簡帝衷千載安攘資偉畧三朝勤苦竭孤忠金莖露賜恩光渥油幕香凝壽域同莫訝新秋神愈王吾家舊有黑頭公

山居漫興

搖落秋光未足豁黃花紅葉間青杉薄田穀熟聊供稅荒

圃蔬肥可慰饑劍敵一人身亦廢丹期九轉骨應凡長天
目送孤鴻去千仞危岡拂弊衫

延世見以遼左功晉秩田子秋有贈次韻志感

槖鞬且漫詫登壇慧茲應憐險路難佞闕緤縈逢玉聖九
關范叔憶身寒生兒但可稱豚犬詒穀誰能比桂蘭往事
酸辛頭早白頻將勛業鏡中看

子藝改學宮池爲大夫湖語具叙中文甚工而事甚奇且以詩示因次其韻

方塘久傍伴池開一鏡空涵申伯臺小艇忽驚人舉棹中
流即有客傳杯窮源直欲乘槎去問字何當載酒來爲賞

嘉名誰作賦登高原屬大夫才

泛舟

一夜漸河新水生孤尊短笛放船行雲流幽壑帆檣濕棹
入危灘草樹縈極浦遥天心共遠洛鳥飛驚眼雙明扣舷
日暮閭漁唱回首滄浪愧濯纓

湖上夜歸呈李郡侯

別業城東傲竹扉迴塘清越翠成圍荷翻宿露金魚戲柳
拂晴煙畫鷁飛冠蓋百年同蟻穽乾坤五日此漁磯皆山
不減環滁勝豐樂欣看大守歸

暮秋敬圃學士招凌波館賞菊即席有作

名園佳菊媚秋光詞客東籬共舉觴遥
華縹緲羽人裝已憐晚節宜孤介更愛幽姿殿衆芳鼎鉉
久推調燮手好和甘谷壽吾皇

壽鑾壁侯太夫人

錦帆白粲薇江來玉帶蟬冠擁節廻西極久臈王母扁東
征共羨大家才侯鯖羅列供珍饌御醴殷勤上壽杯莫艷
元勛盟誓遠慈幃燕喜即蓬萊

史館辦官郭生其母八十請言作此貽之

閒爾慈親八十强寒燈深夜補衣裳安居不用誇金屋珍
味時能寄玉堂已見孤貞綿鶴算還看褒表錫龍光憐子

有母年幾若縮地無由捧壽觴

庚申先塋除夕

草屋蕭然少四隣夜深童僕轉相親寒燈耿耿渾無寐孤
壙凄凄若有神隙馬令人悲甲子尸蟲由爾訴庚申川原
一望悲何極愁見陰風哭野燐

清明遊西山出郭即事

阜城門外草茸茸釀得春光似酒醲寺列西山看聚蟻峯
朝北闕舞飛龍香輪注目迷芳徑麥飯銷魂奠墓松回首
故園何處是暮雲煙樹幾重重

送李大將軍總兵宣府

秋高上谷起歡聲紅葉青山映旆旌飛將到今誇隴右功
臣自昔頌西平令嚴刁斗胡塵靜樂奏鐃歌塞月明聖代
元勛輝竹帛勒銘不用屬書生

中秋邀郡守坡頤張公遊賢隱山寺卽席作

四時之月惟秋月月到中秋分外明八萬三千工欲滿一
年十五喜先晴光搖寰漢連江白露冷空山徹骨清太守
醉歸人影亂娟娟深夜照蓬瀛

秋夕同王觀察四槐泛舟董中丞西湖次觀察韻是
日談鄧定宇事昨使豫章與定宇有共隱天池之
約故末及之

開府城西有故廬賢峯環抱水雲居蓬窗共坐幽人艇華
轂驚迴憲使車羽客漫疑身是鶴濠梁寧信我非魚江干
舊侶幽盟在木落巨山好著書

九日同胡汝成蔡錫卿高汝器周子春何啟圖王拱
之集周仲謨宅

多病愁登九日臺追歡聊共菊花杯小鬟自是吹簫侶豪
客咸稱作賦才落帽勝遊堪再續沾衣往事不須哀菜萸
但願年年健竹葉何妨夜夜陪

己丑沙河除夕感懷時以亡室之喪請告南還

除夕天涯强自寬孤燈殘雪不勝寒多愁轉覺流光易久
客眞成行路難上苑煙嵐先媚媚中宵星斗尙闌干牛衣
共泣人何在獨坐傷心淚暗彈

元日臨洛道中

援逐征輪淑氣新褰帷處處可怜春青來驛舍山迎客綠
發河橋柳媚人三逕閒心懷栗里五雲回首戀楓宸曰頭
東觀成何事未老應慙早乞身未老乞身達士也故愧之
亡室久不克葬辱啟圖丈極力物色得佳壤焉感激
之至情見乎辭

旅襯經年厝淺沙迷途勞示指南車浮生百歲誰非客廣
厦千間此是家狐首聊堪酬素志牛眠詎敢冀空華桑田

陵谷須臾事感結重泉未有涯

詠僊前鐵馬時年十四

大宛從征獲貳師爭如爐冶範形奇突圍猶與西風戰立
仗羞隨上廐儀峽口暮猿悲亦滅戍樓殘角韻因遲千金
誰買神駒骨一夜秋籌萬里思

秋夜

城柝敲殘坐夜深蕭疎商籟滿高林生寒暗覺孤燈結
雨先愁病骨侵久客漸銷彈鋏念長貧惟有灌園心尙平
雅志何年畢悵想煙蘿寄素琴

秋懷

短墻蟋蟀叫偏能夜靜虛堂斷復仍鄉淚落如金井葉病
懷清似玉壺冰貧逢陰雨猶難遣秋到中年愈不勝唯有
床頭雙劍在寒光高映讀書燈

劉仲脩觀察六十

甘載歸田髮未皤帝城風物自婆娑高名七子公稱最大
業千秋仲孰多喜值芳辰爭促席閒看花甲任飛梭然藜
天祿成何事須酒呼盧且嘯歌

燕子磯關侯廟

浩浩長江日夜流將軍祠宇燕磯頭千尋惟石伸英氣萬
載洪濤鼓壯猷頗沛可憐扶漢主蒸嘗何事對吳侯興亡

一笑皆陳迹極目斜陽數點鷗

汝南王祖嫡胤昌著

七言排律

禁中春雨應制

微陰曉結綠楊隄淨掃天街碧草齊瑞圖嬌鶯藏濕葉御
簷歸燕帶芳泥霏霏祲祠霾輕雲壓苑低太液
恩波流廣遠西清曙色望中遂果恩懸溜宮鴉靜陛梢休
番仗馬嘶此際皇情應感悅四郊霖霈慰蒸黎

賜觀鮮恭紀　代中堂作

太液青蘆掃翠蘋深根十丈漱芳津鶯刀才薦冰姿潔鳳

闕初頒玉腕新春置飄颺香有跡靈犀點點淨無塵金莖
漢室徒虛賜瓊屑仙家未足珍願廣聖恩求治理持素

節效絲綸沉痾盡滌君恩重忍念荷裳乞此身

除夕湖上夜歸

武陵簫鼓動春聲除夕松棚萬戶明已訝清嬋流淨練還
疑野燒動高城波光激灩文魚躍樹影參差鳥雀驚醉臘
寒梅同玉映媚人芳草帶煙生誰憐物候添鄉思且逐繁
華暢旅情來日蓬船重載酒湖山隨處結新盟

壽仙室何丈六十

六旬花甲延仙籙五月葵心釀壽醪華戰乞身陪洛社黃
扉有子翊虞廷循良上績留淮楚騷雅中興揚日星健翮
又看雙鳳起長年那借九還靈晴蒸芝鼎分榴艷曉汪蓮
卮映竹青醉躡虹梁俯瀉水天風深夜度流鈴

七言絕句

大閱詩十二章應制

四海雍熙樂治平九重宵旰詰戎兵翠華未校長楊獵紫
氣先騰細柳營

君王策馬御戎衣赫赫天聲式九圍神武偃兵占太史六
符端正帝星輝

曈曨日出曉雲開絳節霓旌北極來昨夜雨師親灑道天

街風靜絕塵埃

黃幄金爐襲異香千官扈從列鴛行官羅血召承新賜萬
桑紅雲捧玉皇

南徼無虞北塞安一人有道萬民歡號號更切除戎念伏
鉞親登大將壇

司馬傳宣論六軍十千八陣變風雲旌旗影繞春山麗鼓
角聲嚴大漠閒

控弦十萬羽林郎氣殪強胡競擅場飛將當年誇射虎材
官今日見穿楊

侍臣詳按賞功圖遍賚諸營日未晡隱隱春雷聲歇

聲大地共嵩呼
貔貅按部隊成雲騏驥聯鑣錦作羣從此六方無戰伐好
驅黃犢事耕耘
颺旆鳴鉦壁壘開萬靈擁衛上之回轅門飛騎翩翩至報
道遼陽露布來
車攻吉日美周詩都試貙劉陋漢儀千羽已徵文德浹凱
歌齊奏武成詞
一統開基頌廓清絜庭三出駿功成吾皇神武光前烈億
萬斯年保太平

元日皇極殿侍班恭紀十二首

五更皷角曉霜清待漏朝房萬炬明魚鑰初傳人尚靜半
開左掖侍臣行
會極門循東館扉暗中環珮響丁當鳳簫象管微微試百
轉流鶯繞建章
文昭高閣近星辰千載西山紫氣新朱戶不扃金鎖放定
時皷下候雞人
過閤前趍中左門瑤階露淨履無痕樓臺整借閶人卧片
刻安閒亦主恩
上清寶界獨徘徊俯視白榆玉作堆倦倚闌干東北望小
橋黃幕是平臺

中極遥開警蹕傳叩頭忙起傍簷旋摳衣仰步斜廊上定
息凝神對樂縣
給舍雙雙導鷰來殿前葆扇一時開金爐香散飛春霧丹
梁恩色辨欲天明燦爛卿雲藹禁城歲協仙韶奠元會始祥
呈玉燭泰階平
履分扆錦帶雙垂咫尺天顏管借窺春色九重瞻喜色承
恩唯有近臣知
案覆黃綾殿正中珠簾高捲日初紅琅函展表才宣畢一
派仙韶奏碧空

師竹堂集卷六　四

履端天慶羣皇圖萬國冠裳虎拜俱寶座東西嚴侍從移
身奉玉對嵩呼
臚卿跪奏起歌鐘隨鷰貂瑞蟒玉重鵷鵷觀前歸象馬鳳
皇池上起夔龍

張助甫中丞綠波樓

仙人何事好樓居夜靜流鈴和步虛不用青藜雲外杖自
餘鴻寶枕中書
捲簾揮麈坐高櫺開府歸來倘黑頭拊髀正宜酬聖主全
身那得效留侯
六卿分治首天官赴義甘同敝屣看始信綠波吞七澤鑑

湖村自重黃冠
春水年年漾綠波桑田清淺幾經過不知二酉藏書後大
業千秋仲孰多

雲臺峯道人留飯

華峯玉井蓮十丈仙掌金莖露一杯五鼎萬錢非所願此
身只合飯雲臺

宿太華絕頂

謝句驚人憶謫仙幾回搔首問青天扁緣塵世能多少消
得蓮峯一夜眠

送何玉軒館丈罷官歸蒲坂

桃李無言蹊自成南征慧苑竟誰明五湖歸去扁舟遠宦
海波濤日日生

薊門殘雪氣蕭森執手河梁思不禁遠別莫興論落感中
條高卧主恩深

自憐薄命出形闈漸覺香消舊舞衣願化上林春社燕年
年猶得傍宮飛

清明詞

女伴相邀過野祠香塵欵欵襲遊絲阿姨自製燕臺曲不
是吳儂唱竹枝

賣酒人家花事穠小橋流水對西峯傲衣不是無心典記
得慈親手自縫

張陽和館丈送太夫人還浙兼省尊公內山翁紀榮

識別五首

綵服承恩出玉京潞河波靜正秋清文鸞丹詔天邊下畫
鷁悠悠鏡裏行

第一仙郎衣錦回薊門南望曉雲開稱觴莫羨侯鯖美自
有江魚入饌來

緑笙湘瑟度芳洲紅葉青山兩岸秋桂影參差銀漢冷版
輿何異廣寒遊

浩渺煙雲入畫圖月明清嘯出菰蒲滇南百戰歸來卧不
須辟穀學長生

是黃冠乞鑑湖

邯鄲道中謁呂翁祠

日暮黃粱尚未炊邯鄲古道謁仙祠紛紛塵土求名者盡
是盧生枕上時

同馮正伯集顧與齋第

孤舟遠客傍誰親新月江城正早春火樹莫辭花下醉當
年同是看花人

楊柳青青已作絛一枝先折贈河橋東風似惜無絲竹故

向筵前舞六么

省署諸郎應列星琐闥封事動明廷獨憐持節江南者白首抽書未汗清

送王四槐年丈移鎮開原

熊蟠虎旅靖氛塵煖日晴煙媚蚤春爲謝攀轅諸父老由來樞筦寄元臣

芳草萋萋淮水清長亭新柳繫離情雄關只在王畿內莫更殷勤唱渭城

胡越于今正一家可憐蝗臂敢當車遼陽戰士如虓虎不用停驂式怒蛙

漢家天子選龍媒駿足如雲郡國來漫向渥洼求汗血空羣元自產燕臺

當年胡馬肆侵陵驕將憑依勢轉增解拆逆謀成敵愾至今猶說故中丞

開原旗幟逼呼韓憲使威名膽盡寒雨歇閭山消祲厲風清遼海息波瀾

王家世業在青箱兩代何緣將畧長已見文章鳴藝苑還看勛績紀旂常

館中詠鶴

遼海飛來歲月深長從仙館伴幽琴霜翎徐引松間步清唳常驚月下禽

呪帘懷雲外心

楊孝子廬墓

欲報昊天罔極恩蓼莪詩廢信銷魂可憐半夜荒丘雨應爲孤兒洗淚痕

人言廬墓非爲孝我爲楊生一愴然多少華堂歡笑者松楸冷落自年年

送潘侍御雪松以諫遣謫

登高臨水欲銷魂送別長亭酒一尊莫道荼明門外遠乾坤隨處是君恩

萬里孤臣去國時風霜兩鬢欲成絲清朝自與懷沙異不用停驂式怒蛙

諫草爭傳紙價嬴古來人貌貴榮名蕭蕭匹馬孤村路慷慨還如攬轡行

抗疏辭朝亦壯哉萬山秋色馬頭來誰言立仗長揮斥駿骨千金舊有臺

五言絕句

宿紫霄宮四首

鸞鶴迎仙仗旌幢肅太清瑤階霜月下時聽步虛聲

前巖雙燈明虺虺吼猛虎悲風激高松山空月輪午

道人開夜宴簫韶奏仙子疑是九華堂殷勤認朱李

願借龍駕杖來餐霧一夜夢倘首視煙雲

何敬圖許大魚不至走筆促之四首

新水高於屋溪魚白似銀花間成小酌應念憶鱸人

清晨走稚子報道長須來坐久轉索冀持竿上釣臺

游鱗荇帶牽吹沫露珠溜不惜膾鸞刀寧憐泣紅袖

山木緣已遍長鋏彈自空主人放生者一任去爲龍

爲李將軍題畫

並選棲山林帶得遼陽信晴日暨閒庭雙化黃金印

詞

奉旨擬撰詞曲有序

主上冲齡踐祚勤政講學寒暑靡輟中外傳頌久矣會左右饋伕閣故智上頗爲所惑慈聖知之誡論嚴懇篤其尤者數人餘責黜有差輔臣復極諫便殿臺省交章而給舍王君守誠至引撞郎事上爲感悟蠱惑諸具悉令毀棄輔臣恩以翰墨嫉上遂疏史臣更番入直凡禁苑所藏圖書畫卷發令題跋殆無虛日文華講畢入內披閱鑒賞孜孜忘倦聲色玩好無隙可入矣一日奉旨撰二十八字詞曲每一字一曲又發八曲爲式予適右頰腫痛輒詘籍服藥以情懇院長不獲復傳先進八曲上

師竹堂集卷六

十

儒雅弗嫻此剞病軀深夜催促嚴急既寡檢閱之資又乏閒適之趣乃欲藻秀差強聲律弗舛不甚遑哉雖然在應制者大都頌禱而伯可諸詞淫褻柔曼類于俳優睹唐人鬱輪袍清平調又每下焉斯藝之詬也上所命題戲倫理之大象形之顯即文房諸具亦與凡盥匜之意非前代聲色遊豫屬其臣夸詡而詼調也迺予所作時寓規諷上不以爲罪猶見錄也豈非詞垣盛事儒臣希遘也哉伏日曝書偶見此稿謹葺而恭識之其他應制諸作另爲一編茲不具云

日

化國舒長喜扶桑麗景早出暘谷陽德方亨萬里堯天晴照五色呈祥眩目海內臣民瞻曜乾坤正快覩容光鍾山漫照神燭〇温生比屋人間有傾葵丹牧獻曝誠篤永就吾皇應共效華封三祝願使多男壽福曜靈與離明馳逐何須問弭節羲和年光一任轉轂

右調萬年歡

月

太液波澄看遥空雲斂井梧風歇冉冉冰輪光映玉樓金闕正遇太平時節喜八萬四千工轀銅龍滴夜漏遲遲廣寒仙樂清徹〇霓裳按拍更闌見姮娥振珮連袂姑射杵曰靈丸敬上長生寶册頻勸雨宮瓊液灝氣爽桂飄鸞翮惟願取歲歲年年團圓常如今夕

右調萬年歡

風

搖颺蓬瀛漸蕭蕭汎漾微拂千頃重譯占祥遣貢神香葱嶺漫道無形無影更藜籥洪鈞玄秉深宮喜燕雀高翔合殿違飄寶鼎〇微凉未迥飛揚陋徒思猛士橫汾清冷辨悉雄雌秖是蘭臺詞賦上遡虞廷勝境迎薰把五絃操軫四時應律脩通常送卿雲麗景

右調萬年歡

雲

非霧非煙看紛紛郁郁輪囷飄渺蒼蔚朝躋倏忽氤氳島瑞露形庭旋繞方車蓋頃成羽葆仙葩儼玉葉金枝常覆琪花瑤草〇呈祥未了濟時喜觸石五岳爲霖入表黃兆豐年青應賢良國寶遥想廣成論道翩翩至帝鄉幽宵何須問彀食鶉居乘虛萬年不老

右調萬年歡

雪

百花斂萼三白呈祥正是豐年時候容布同雲看頃刻光

瑩清晝飛絮縈珠簾透報春色先歸靈圃瓊樓玉宇賞羣仙樂清徹〇霓裳按拍更闌見姮娥振珮連袂姑射杵曰靈丸敬上長生寶册頻勸雨宮瓊液灝氣爽桂飄鸞翮惟願取歲歲年年團圓常如今夕

右調萬年歡

霜

高秋氣肅太液痕收已見井梧蕭索鶴馭翩翩青女司時來綽約縞寒林霏玉蘂挫物助歲功非虐禁城聽萬戶砧聲夜涼衣薄〇凌晨眺高閣黃葉丹楓春容驚錯落瞻望瑤階鬱葱葱光凝鵲鵲歲豐登民安樂慶西成皇恩溥博

願常玩易訓堅冰時時欽若

右調應天長

春

青陽布暖壽域鴻鈞轉仙桃醉晴絲捲新波濫玉隄淑氣輝金殿芳菲日建章宮樹流鶯囀○膏雨盈畿何霑渥乾坤編世登三歷紀萬賞花陋宋會既醉宜周燕雍熙樂年年濈辰承天眷

右調千秋歲

夏

朱明扇穆長養欣生育榴薦紅荷翻綠虬影舞仙槐龍種鎮有時布氣宇宙內甘霖飛況浸說道回首雲低始信舉頭日近○生草木藏寶瑾更珍禽瑞獸來儀充牣貞明兩

師竹堂集卷六

看新竹微雨過峯瞻萬歲懸飛瀑○合殿爐香馥永日縈絺讀清虛境銷炎燠已須滌暑冰更賜含風服聖情豫南薰時送慶雲由

右調千秋歲

秋

清商澄霽木脫炎雲退玉露零金風至飽宜鼓腹歌醉見豐年瑞民相告西成盡出吾皇賜○喜值虹流會時與華封際咸虎拜綿鳳曆甘谷薦初英壽舉浮仙桂齊祝讚太平萬萬千千歲

右調千秋歲

冬

玄英寧止嘉候書雲美玉樹茂繁苞啟芳殿霽晴暉椒宮詠麗綺豐稔兆天花亂翦瑤池水○皇情軫閭里饑寒恒切已善苑春契晏子十行恩詔下四海春温裏樂歲暮鳳城雙闕歌鐘起

右調千秋歲

山

峭嵽岩巒看亦霞千疊翠微萬仞含精毓秀輿地咸標重鎮有時布氣宇宙內甘霖飛況浸說道回首雲低始信舉頭日近○生草木藏寶瑾更珍禽瑞獸來儀充牣貞明兩曜隱蔽崑崙迭運嵩呼聲震吾皇萬壽同安靜願不讓卷石土壤巍巍共成神峻

右調漢宮春

水

道一天生漸濫觴涓滴渾淪浩渺趨子歸墟應契化機微杳流坎盈科歎如斯無停晝曉妙有本必貴觀瀾試例秋來行潦○圖書見人文肇洩萬古精英信不愛寶久靜鯨濤頌聖歡騰噴島少海呈潤河清上瑞飛馳報看恩波德澤汪濊萬載永蘇枯槁

右調漢宮春

仁

大德曰生大寶曰位臣民攸託凡在兩間均爲萬有豈限藩籬隔渥澤旁流洪恩覃布仰荷吾皇並育粤稽古帝堯如天當今重見溥博○歲稔人和刑清盜息春臺共登同樂草木山川魚鳥獸在在歌咸若島嶼傾心氊裘向化元氣貫通寥廓信盛世醇龐相忘難名聖作

右調永遇樂

義

剖決根心應酬因事唯吾調劑殊途同歸百慮一致天則原不易昧酌緩炎辨箴栝棬益信昭然在內妙化裁通變

宜民共仰吾皇盡制○人道漸磨天時舒慘並用疇能偏廢綱紀四方儀刑百辟六合咸歸極監二從周書一陋漢民物喜看生遂樂大有自天祐之吉無不利

右調永遇樂

禮

青海停波黃沙熄燧萬方共荷昇平嘉會惟時洋洋秩秩稱情經常大典超前代作述倫惟聖惟明笑叔孫綿蕞何爲誚魯儒生○百王損益協幽顯見朝廷郊廟肅肅寅清三百三千咸趨品節章程不讓已知天下治頌成功人樂和平願不刊垂萬斯年率謳攸行

右調慶春澤

孝

五倫百行伊何始罔極恩深莫比怙恃劬勞撫育顧復莫

罄詩人詠擬追踪芳軌豈左右承歡但進甘旨古今孰大魏巍獨頌吾皇美○正值太平豐稔貢萬邦玉食蔥顏藹喜問寢龍幃稱觴鶴禁樂事光輝彤史介福繁祉仰錫類一人儀刑萬里寶婺長明前星共耀歌周姒

右調齊天樂

弟

人生難得惟兄弟記取連枝同氣孔美怡怡詩詠棠棠此語真堪玩味賢哉姜被更春草池塘夜床相對倘論開元聯芳花萼獨何事○天祐皇家全盛喜塤篪和樂本支百世讓棗推梨親富愛貴至性由來不易蒸和感瑞看俗美

鶺鴒風淳虞芮四海雍熙荒陬遠徼悼恩義

右調齊天樂

忠

乾坤定位相傳久大義孰逃宇宙學校甄陶農桑養育恩德誠同厚況逢奇遘已委質事君登庸掄秀耿耿丹心庶幾夙夜翊明后○載恩葵藿向日更狗馬戀主豈由人授臨難全軀殉官媒利微物當知見詬致身匪謬但殫竭勤勞疏附先後千載虞廷賡歌喜起韶音奏

右調齊天樂

信

中孚玩易出令如金石上下惠心兼惠德始諒豚魚可格○四時胎合陰陽至誠配德穹蒼與國人交維止緝熙今見文王

右調清平樂

琴

嶧陽古木誰削鳴金玉崔嵬萬丈懸飛瀑更奏杏壇一曲○宓子單父稱賢雍門何用悽然吾皇時懷民瘼南薰獨撫虞絃

右調清平樂

碁

奕秋小技妙契談兵意虛實衆寡各爭利方紙即分疆場○翠華便殿時臨縝熙聖學精深好共襄龍論道莫因鴻鵠移心

右調清平樂

書

蓬萊永日雪藺揮仙筆鷺翔鳳翥映奎壁元氣淋漓猶濕○銀鈎寶墨相鮮科斗復見千年共識雲章藏處紅光上燭遙天

右調清平樂

畫

珍藏秘府遠陋宣和譜始信巨工心獨苦漫道神凝阿堵○丹青巧妙多途爭傳顧陸張吳好繪麒麟名佐還成職貢佳圖

右調清平樂

硯

金聲玉德方寸涵瓊液時近君王濡寶墨四海共沾亖澤○龍蛇煥發天章封侯允錫石鄉主靜厚堅朴重文房獨壽無疆

右調清平樂

筆

中山玉兔誰製成毫素夢綠生花　月露豈若頡皇獨步
○遥思謖謖忠勛熹簪執牘殷勤千古光昭信史一時特
紀明君

右調清平樂

墨

龍文烏玉自愛臨池浴晴嵐微滴松煙綠暈盡南山翠竹
○踰歲蟠結雙龍玄香暗透天風知在蓬萊深處光榮瑞
霧長虹

右調清平樂

劍

玉鐔泥檢秋水芙蓉淺皓靈上徹休咎感紫氣丹霞交閃
○銷兵久際承平風胡薛燭奚評疾視願觀孟氏短衣好
戒莊生

右調清平樂

孝懿莊皇后發引鼓吹詞

形褊耿耿遺貞素草滿園陵悲宿露啟玄宮乘玉輅暮秋
蕭索沙河路○仙仗千靈護漸隔迢迢煙霧悵望慈雲飛
度萬姓同哀慕

右調應天長

元輔郭公爲方塘翁作漁父詞十二首君家故事也
子既愛其詞之幽恬有桃花流水之趣而又慕翁
之高思一至其地不可得因如其韻和之俾童子
扣舷歌焉

芳杜洲中理釣竿綠陰深處弄飛湍青作幛錦爲瀾九淵
沖勝示鯢桓

不向君王乞鑑湖得魚沽酒共樵夫醉綢內有蓬壺笑殺
三閭非我徒

風雨連宵水滿塘簑衣箬笠漫徜徉歌歇乃和滄浪莫咲
狂夫老更狂

方塘寂寞對雙扉問字何人載酒來傾瓦缶歌金墨月落
汀洲尚舉杯

怕有漁郎來問津野航常繫古塘濱了官稅整絲綸不管
催租哭吋人

江湖滿地一漁翁家逐船移浦浦風嗢腐鼠送冥鴻此意
玄真諒與同

柴門斜逐夢花潭江上悠然見遠山餐紫翠枕潺湲一葉
煙波自往還

渭水無情日夜流空傳釣叟貴營丘桑海事此悠悠惟有
忘機是勝遊

紅蓼白蘋結近隣抄鷗蘆鴈伴閒身移圖畔釣江濱尊菜

鱸魚未是貧
巴蜀雲消春水生扁舟處處結幽盟歸去晚片帆輕認得
漁燈隔岸明
苦海茫茫未有涯浮生碌碌等空華眠蓬絮飽魚蝦誰知
真樂在漁家
物色當年紀漢庭一絲九鼎薄青冥傍孤嶼撫幽汀玄象
何人應客星

秋夜聽雨

幾陣空階落葉黃四簷風急潤衣裳哀猿巫峽更三點老
戍榆關泣數行聲斷續韵琳琅井梧蕭索楚天長打蓬門
外秋江濺擬起衡泥問容航

右調鵬鴒天

贊

張陽和像贊

制科大魁講幄從官遠宗明道近淑伯安千仞翠犀萬頃
清寒如學金玉如挹芝蘭所可摸者人貌翩翩若夫肫
肫考思烈烈忠肝如水行地如日麗天使後世忻慕願為
執鞭者又豈在於縑素間耶

田子藝像贊

貌和以平神王以清揮塵而談四座盡傾絕鯉庭之業毓
虎林之英慕節俠而涵以義理是我大明之田先生

盛泰甫像贊

汝髮何翼汝目何炯約身韋布而不慕乎曳裾奉母敲水
而實榮夫列鼎市驚虛左之車門維問字之艇斯古之孝
廉而隱者歟

顏陋巷太醫像贊

汝貌臞臞汝氣于于藉術混世援醫飾儒龍乞砭今靈效
昇漢虎求餌今威失貧竭於乎陋巷斯所以戶屨常滿而
名聞於都也夫

畢從周乞贊

始吾與子唱酬長干也以為詞客者流繼與子嘯歌燕市
也以為酒人者儔迨登太華躋崆峒方舟吳越而聯榻金
焦也又疑挾飛仙以遨遊吾與子莫逆且不知為何者茲
覩厥像其胎嬰情婚嫁而雅志玄草混迹湖海而系籍丹
丘者歟

自像贊

汝心雖慈而力不副汝志雖大而才不足一丘一壑適若
鴻鸞冠之紳之拘如猴沐疾病呻吟百年八九悲愴懷抱
十居五六勉強為善私謂可以告天幸苦積書庶幾以之
貽叙哂若爾者固不為後福之容容而胡為坐平之碌碌

耶

三節贊

予友張子厥名大信千里靡竟中隕神駿厥妻李氏矢志柏舟厥妾丘氏同節相求子女俱無兼之少艾金石冰霜不間中外大信之弟大教有聲先兄而卒妻亦幽貞秉節立孤艱辛萬狀與嫂相依蕭然窮巷苦心苦日相懋相突如竹松柏不改歲寒親戚官府亡一問者棹楔表閭乃多富舍予使過里征拜其廬固請相見且拜且歔雅以嫂事剡烈如此爲生者欽爲死者喜二子而在即遂成名上壽膺仕矣若是榮嗚呼是榮寧直張氏凡我申人藉光曷已

美哉三節千載猶存更二夫者毋過此門

師竹堂集卷七

序

武舉錄序

汝南王祖嫡胤昌著

萬曆己丑秋九月天下材官介士待試司馬集之釋宮校步騎射其中的者當以詞臣試籌略於是上命臣某偕侍講臣某往而以某官臣某分校之以是月十三日丁巳陛辭以十五日己未進諸士鎖院嚴試之遵制拔若干人具籍以獻臣以職事當序諸首簡臣不佞備員史局載筆事皇上十有七年矣四海安瀾萬宇有謐每侍交戟之內見

殊方異域貢琛效歎莫能名狀泰寧之盛未有如今日者也功臣宿將且奉朝請乃復搜羅武士汲汲焉務戎器之除衣衲之戒淵哉聖心非常情所能測識矣臣竊自念家世橐鞬自高王父荷戈從我太祖行間累功千戶後又累功萬戶受國家豢養之恩二百餘年矣臣以適子不能承

勿用之旨爲僨師地乎我皇上神武布昭威靈變化薄海內罔弗震讋而隸尺籍聯什伍者迺脫巾屢譟所在效尤兇悍悖逆孥戮非慘然亦有由也彼棄父母捐妻子以七尺應募何所爲也而朘削之不已自我致寇奈何以唐藩鎮擬使爲將者賞賜不用與士卒最下者同甘苦驅之爲亂亦不從矣臣故曰廉者觀人之要今之最切者也或難臣曰唐之汾陽不彪炳將苑哉窮奢極欲而人不非之何也汾陽功業既盛猜忌易生托以避禍非國之福也皇上推心置腹終始保全匪干律扞罔不輕對簿御將之道卓越千古矣汾陽際此必憂國奉公不問生產爲諸將倡不

然相一楊綰且減聲樂翔寬仁恭儉如我皇上者乎夫汾陽由武舉異等進也忠誠勛畧爲科目重者不言而以侈爲解是何詳毛瑣而捐夫赫赫也哉臣又怪古之俠烈以然諾爲重小惠片語卽以身許之甚至燔妻子碎支體不恤也諸士貞家子則世世受隱若蔭胄則延賞之典比之封建茲籍名天府以次見庸仗鉞擁旄乘陴守鄣深恩渥澤視然諾小惠奚啻霄壤如此而不感激圖報豈夫也哉矢喪元之志於死綏移借軀之勇於敵愾急一飯之報於厚祿較委質之義於私交得士如此寧直慰皇上拊髀側席愴愴至義臣等藉手萬一慄慄不稱任使懼庶幾幾少

釋乎不然肥己瘠人營私負國以科目爲利階以網羅爲壟斷强越檢柙弱毀冠裳皇上明則日月威則雷霆三尺具存沒有餘辱臣等非人之譴其何說之逭也宋岳忠武對其君秦平之問直爾言耳雖不出聖門臨財臨難之貞而分屬文武更爲劉激臣竊以不貪固廉不畏則無所顧戀亦廉之推也諸士第深思而力行之無論霍吳諸人卽高皇帝混一寰宇升諸版籍而後參井之野留爽闇昧得伊葛之儔何詎不可希慕保億萬載泰平之運名垂竹帛慶流雲礽寧有既乎臣不佞嘗一再分校禮闈所以面最多士者亦持此誠見夫忠臣貞臣未有不潔其身而能致者也諸士懋哉知是舉者爲某某同知是舉者爲某某監

試爲御史某某其餘百執事籍具之矣俱以次列於左方

貴州鄉試錄序　代

皇上握符御極於茲十年夙夜孜孜以進賢爲急申布功令振滌滌習德意屬馳海內喁喁嚮風唯是貴陽西南裔壤去神京幾萬里上所以搜奇仄陋者尤切歲屆壬午復當大比士巡按監察御史某實綱紀之四方文學博士應聘咸至以某暨某主考試某某同考試提調則以屬布政司某某而按察司某某司監試焉餘各錯采有差乃進提學所選士若干三試之得儁三十人籍氏名與文之雅正者爲錄以獻某不佞以職事當序諸首簡遞論次御史意

誌於多士曰某觀貴州之舉士也蓋歎天地與人交相感云夫風氣多移運行有漸山川鍾毓發洩有期人士感奮鼓舞有待勢若相懸而機實相貫者也鴻荒之初渾渾噩噩蒞遂爲文明之域茲地曰鬼方曰夜郎若照臨不及焉者高皇帝混一寰宇升諸版籍而後參井之野留爽闇昧得麗於光明斯非剖洪濛而開日月耶地屬荒服莫得要領而山川圖誌又禹貢職方所不紀箐穴蒸蠻葆就且難剜雲郡縣文皇帝樹藩設學而後隍池亭候星聯碁布肇萃漢洞若增而高若瘠而深壯哉一都會矣士徙中夏世稱

實箋然羅甸八番之陋刻木擊銅吹匏頓地左言贅結猶夫故也肅皇帝專科廣額人文丕變我皇上弘敷貢舉聲教四達貴之文獻寢與上國埒蓋天發其祥地呈其秀人應其期盛矣哉自載籍以來未之覩也其始應聘入境也竊自念傳稱鄒魯嫺于文學其天性然也唯茲逖土矯而習之曷易言嫺及獲縱觀其文通經術明世務翩翩稱引澤於理道往往有不盡收之恨則又肅然北嚮嘆曰我皇上鼓舞之神一王此哉蓋風氣所不能囿疆域所不能限者乎史所稱啟廸鴻化緝熙康乂光照六幽翔海表而行鬼區者何以加焉既又自思曰皇上方以久道化天下遘奇際盛自茲伊始愈隆愈洽無俟揄揚顧多士以言進御史及百執事所藉以宣上德意圖報塞萬一者亦惟多士之言爾矣言發於心而實因乎時者也繩結而後六經勿論已春秋迄於西京雄渾沖粹非後世所能及者則以去古未遠耳貴俗顓蒙淳樸未鑿猶亦去古未遠者也珠聯綺合卽匪性嫺然而涵濡聖化應期而興若戴勝鳴春蟋蟀鳴秋不知其然而然者其不以奇豪險僻相衒貿喚呼藻繢相剽襲也庶有可必者乎夫文載道之器也志趨道之的也學致道之準也志向端則學術正學術正則操述精斌斌乎愷愷乎揩之事業裕如矣是日真才是日實用皇上所顧俊登彥丕隆治理者唯此王司所矢公殚慮副任使者亦唯此多士辨之哉雖然生瘠土者襯義見異物者多遷言專本業而壹念慮也貫水不涵渟土無貨殖僻在遠徼綺麗鮮接蓋服勞而能儉者一旦去澳渫夥天衢得毋志奪紛華而脩忘窮巷者乎澹泊是甘寧靜是勵始終崇庳唯知精白靖共雅志弗渝庶今日資言自獻者可無負以人事君之義而協應文明宣皃霧秀慕爾貴筑人傑競奮寖爲海內重矣其懋之哉是舉也某例得備書云

贈大宗伯宮保龍江沈老先生南還序

大臣去國有道不合而去者有時不可而去者有憂讒思讒而去者有知止誠盈而去者要之不拂乎義而已矣吾於大宗伯沈先生有感焉先生廉介博雅起家進士蚤儲秘館游歷清華以經術事上久念親老請急歸迨親歿禫除不起蓋八年餘矣上以舊學特召啟沃是時同儕駸駸卿貳先生猶然官贊也不數年晉大宗伯學士加太子少保中外翕然不以爲驟而以爲淹也先生感激知遇殫忠盡瘁事關典禮持正弗撓善先生者微諷之先生正色曰庶民之家一事違禮醫尤隨之奈何邦禮而狗人哉以是名藩巨璫戚畹權貴亡不欲先生去者顧上任愈專寵愈

渥而先生以勞劇病乞骸之疏無月不上上溫慰勉留至輟上方珍饌中使相屬於道會先生子喪病益劇又數疏臣後得請寶鋻文綺充斥私第仍給驛歸用需簡命噫是不爲主恩臣節善始善終者哉先生以國家大典莫逾建儲言切且力主是瀕發猶申前議而保躬勤學親賢遠佞尤惓惓陳之君子曰沈先生之去可能也其去而不忘君不可能也中古以旋易進難退卽退也非甚不得已則有所要與冀也求所謂道不合時不可見幾鑒滿而不揣乎義者寥寥久矣先生得君最專際時最盛雖有齮齕無間肺腑雖居廊廟無殊丘壑特以孳孳爲國蹇蹇匪躬力不

從心以是求去宜乎恩禮有加而中外無議也先生年未六旬神清氣朗聲釋繁鉅葆天和爲他日翊贊地無論主上不忘先生恐先生亦不忍忘主上矣不佞以詞垣後進辱先生知最深建儲之議不以譾劣與有聞焉先生居官浩苦俸之所入及上賜咸散族人故舊蕭然不殊寒士此其大者可勿問其他矣嗚呼使先生優游泉石慕喬松而薄稷契也已足賢矣矧主上不忘先生先生不忘主上與美矣文章之權非公孰統一之耶或曰士固有一命而不爲窮三公而不爲達者公雖位司鼎鉉而黑頭勇退未嘗當軸處中以盡宛其用也用有所未究故鬱鬱勃勃洩

羨先生者知二疏志在保身先生志在謀國也

爲文章若造物以千秋之名償其所不足者而先生能不
待其用之究以去是以沖襟玄覽噴薄毫素卓然大家爲
縉紳先生立赤幟也公家食時讀書金輿山其請老也又
即是山著書焉故以名集附昔人藏副之意夫物之至堅
而弗渝者莫如金能載而致遠者莫如輿唯公文足以當
之又易乾爲金坤爲輿兩間靈秀匪海岱所得私者夫豈
偶然也哉中丞邵君刻之湖南而屬子序之予與邵公皆
公戊辰典試春官所舉士也

貽安堂集序代

貽安堂集者故太史李文定公遺文也當肅皇帝時公由

史官迄參大政編摩撰述金匱石室秘藏之外往往傳播
人間公是以有代言諸草已相莊皇帝首秉國鈞予百執
事以自有之權而公獨斟酌元氣霖雨四海于巖廊之上
而已其補袞闕決大疑或不得已而露章言之公是以有
數奏諸牘公既以醇德巍第回翔著作之庭士大夫競欲
得公一言以爲重而公雅樂與人爲善時藉以爲規勸未
嘗辭公是以有酬應諸葉蓋有以不朽請公文者而公辭
之已又戒其子若孫曰吾無意爲文不得已而有言愼勿
傳然公薨而中外薦紳大夫想望公之遺文者不啻殷彝
周呂於是乎門人中丞對泉李公謀于公之子尚寶君秘

書君收合散佚得什之一二刻而傳之非公志也或謂公
既受兩朝深知以雅辭攄隆指其文章一代治體攸繫何
可令後世無述焉顧遜而弗居者過或又謂公有治命在
而遵之亦過是皆不然夫古稱三不朽非有心於不朽者
也有心於不朽者其積必薄其發必不遠是烏能不朽也
公之大既使天下被天和履地德而無所歸功其一二可
見者若順義欵封之奏時咸以虜情叵測莫敢任後患而
公獨斷而行之至於今北徼宴然烽銷而矢戢肴誰之貽
也而公不有焉平生講致知之學有契於心吟風弄月脩
然塵壒之表其於檢式準繩若未數數然者公德且不居

矣何有於功功且不居矣何有於言故公之不欲傳乃公
之可以不傳者也今士習浮薄無實百世之精神而妄意
不朽蔑其實而欲居其名者何可勝道故摛詞操觚悉歐
其樸而漓之司世教者有隱憂矣公之文明白正大而不
露渾厚深醇而不晦讀其言可以想見其人夫陶窳俗而
治之俾返於樸則有公之型範在將於是集乎賴焉故傳
之非公志傳之而足以救世維風公之志也夫廊廟之文
先生長者之詞將紹典謨語蓋潤金石而詔來茲豈與曼
辭麗藻角色澤哉予又竊以公之抱損過矣某自出公門
殆將二紀以公之靈今獲待罪樞莞方將斤遺教以幸

無貢於任使其於是集之傳得無意乎故述公與刻者之志以爲序

送宮詹濮陽趙老師陟南少宰序

汝南王生曰觀人之術多矣其大在出處古之人豈無歷先生出無所冀而處無所要進退之間俾恬靜者勉而躁徯得重名而終不可掩不然捧檄而喜爲急仕買山而隱爲逃名甚矣人不易知知人不易也予於趙老先生有感焉先生盍從龍溪王先生遊得伯安先生之傳身體力行不以比自見予使旰江會近溪羅先生從姑山中謂予曰汝遵篤信濶泊陽明正脉也惜人無知者予出門下得所

依皈矣予使竣謁先生靈洞山房以近溪之言叩不覺雪盈數尺當是時先生以直道忤時由侍讀出臬嶺南又謫倅外郡先生豁如也居無何主上召耆舊錄遺直先生稍遷南太僕丞國子司業又稍遷宮諭掌南詞垣未幾轉北纂修玉牒未幾又爲南大司成未幾晉少詹學士掌府事咸以先生十年之間崎嶇嶺海跋涉山川行且論思翊贊不復南矣未幾而又陟南少宰去先生豁如也夫祖宗兩都並建而南尤根本要地少宰佐銓甄敘流品秩崇任鉅先生又南都人士所屬侍而觀法焉者近制政府樞筦往往自南而北矧先生及第迄今二十年持正弗回海內具瞻不啻山斗主上用耆舊錄遺直恐先生席未煖又復北

吏材精綜覈者鮮藻思彼蓋執刀筆鉛槧之末譏評爾夫文學政事機相通而理相貫者也古之學者獻訊誦法若將終身豈學養子於末嫁求合轍於先車哉體用內外聖賢之道固如是也予不佞辛未蒙恩儲養當是時海內治平

穆宗方銳意經術廣羅儁彥逮我皇上臨御日親儒臣故列詞垣者咸一時之選予所嚴事而嚮往者莫如范先生先生豐城人舉戊辰進士其讀中秘書務求經濟實用與人處亡貴賤親疎披露肝膽識者已知爲名相器先生雖醇謹和粹而事有不可毅然堅定萬夫靡以是竟忤執政意以修撰陟福建參議人咸憑惋先生獨喜謂先

下又多方賑救發於至誠人人盡力以故宛蔡千里白骨再肉而吾申更切則以建牙地也先生嘗陪推右轄報者以爲真申薦紳以書抵予援借寇故事廼父老子弟伏闕保留者相屬予以理諭遣之因歎先生得民之深如此今年春初子請告歸里歸未旬日則山東方伯之命下矣合郡皇皇罔知攸措而州守沈君儼然詣予曰夢斗不佞承乏茲土與旱厲會匪范先生督誨維持夢斗不足言其如民何范先生陟去曷論民思夢斗焉依乎願先生一言擬召之棠羊之峴也予喟然歎曰范先生良相也六卿且不得私矧外藩哉漢以來宰相多起自外而亦多剔歷於外

贈大中丞沖菴顧公陟南少司徒序

予世橐鞬雖棄去習博士家言而每飯未嘗不在疆場也今諸塞之難無如遼左不特黠虜狡夷窺伺蹂踐而孤懸一隅遍近三輔土瘠民貧力分財絀有未易枚舉者自寧遠公仗鉞專征屹稱雄鎮而瀋梟大吏不相統馭開府重臣文武兼制恩威稍拂機宜頓舛若大中丞沖菴顧公者豈非壯猷元老近代鮮儔者哉公經衜起家以詞藻主盟藝圃而于閩于粤于滇于越皆以武功顯薊鎮多壘又移公備兵茲地會遼撫臣缺上念經畧非公不可特晉都御史往蓋異數也公下車索形勝覈尺籍廣詢博採知兵貪

俱寡恭進圖說請加餉以鼓銳氣上亟命之軍聲大振往
卒自買馬公以馬價市貨易馬給之節省不貲遠歲大被
道殣相望公請自天津由海道運米六萬佐以賑銀全活
不可勝紀廣寧北門外有馬市河衝決洶湧山水暴漲城
垣危甚公築隄潛流民姓不恐他若綜理錢穀招撫降夷
甄別功罪城安反側修我長笑杜彼妄覬前後斬虜二千
有奇而不耍不濫則所養婦女人人能述者也公在鎮四
年勛猷茂著上所以寵眷者甚渥而心亦殫瘁殊績滿考
力請解任上嘉公不伐恩數有加居無何陟南少司徒蓋
優恤勞瘁漸畀樞筦主聖臣賢千載奇遘矣公將出關將

士攀留至不得發寧遠公以書屬王子曰不佞與公同事
久公推心置腹私爲感泣誨我規我無所不盡凡不佞稍
有奇而不耍不濫則所養婦女人人能述者也公在鎮四
年勛猷茂著上所以寵眷者甚渥而心亦殫瘁殊績滿考
力請解任上嘉公不伐恩數有加居無何陟南少司徒蓋
優恤勞瘁漸畀樞筦主聖臣賢千載奇遘矣公將出關將
士攀留至不得發寧遠公以書屬王子曰不佞與公同事
久公推心置腹私爲感泣誨我規我無所不盡凡不佞稍
樹尺寸紓主上東顧憂何者不微公惠哉公茲行矣不佞
何以爲懷子其一言奚直慰此噫戀亦全鎮父老士女意
也王子聞而歎曰顧公社稷臣哉自昔膺戎務者率幸一
時之近利而忽百世之永圖或養寇自殖妄殺示威孟子
深感於善戰老氏致戒於道家也公仁恕存心忠誠報國
所以撫遼者寧無赫奕而不忍鋒鏑之橫及寧任勞怨而
不使區畫之尙遺求知於天而毀譽是非所不計矢心於
上而成敗利鈍所不言于旄西指無論合鎮皇皇如子弟

贈周帶川膚功晉秩序

漢陸生之言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夫將相非
二途也又必安危而始注意不已宴乎斯蓋其時宜然有
爲而發非通論也帶川公弱冠魁中州繼成進士已掄儲
秘館矣會以藩姻改司理平反之聲著於歷下無何宗約
成例當除豁則召以辟臺出按淮南風紀大振中外嘖嘖
曰周公良相哉乃公兵備廣寧虜遁大舉烽燧熾於閭山

腥膻湔乎遼海宿將健卒相顧色動公指授方畧分布要
害機先借筭明悉聚米談笑樽俎神氣暇暢而捷書已馳
至矣蓋自公建節以來諸將稟成算小戰則小勝大戰則
大勝他若行朋馬修鎮城築邊臺除戎器覈錢穀祛冗冒
蓋聿新光弼之壘而驚見順昌之幟矣中外又嘖嘖曰周
公真將哉膚功之疊奏也上心嘉悅白金文綺不啻三錫
又由僉梟超晉大參旄鉞之擁旦及樞筦之膺靡遥寵命
甫頒驩聲雷動遼左將士擬揄揚盛美末緑而公屬吏郡
倅薛君趨侍幕下凡所籌畫悉與聞焉欲溥營平之意知
予與公同舉鄉書且以譔述爲職遣使乞言用宣凱唱於

戲予與公偕計時已將相奇之矣寧侯今日顧子介冑子
賦質厄瘁不能負戈行間少圖報塞棄去習文墨又非所
長公生大梁慕鄒枚諸詞客日以振藻爲事乃武功赫奕
如此天之生才信不可强元老壯猷上所注意者比隆成
周漢事烏論哉雖然自文武之途判也搦管染翰則鄙橐
鞬爲粗豪大劍長槍則輕縫掖爲么豎相疾互傾頭成冰
炭史所欲調停而歎息者可考而知也彼其人直私意耳
寧論國家大體哉公與大中丞樂軒公同心同德恒推轂
大將軍大將軍亦折節尊禮有金蘭之契此遼左之功所
由偉卓而他鎮艷羨以爲不可及乎夫將相調和則士豫
附士豫附則權不分有味哉陸生之言之也

賀寧遠伯寅城李大將軍大捷序

我皇上嗣大歷服十年於茲威稜輝赫北窮沙磧南盡島
嶼東極鼇江西踰葱嶺炎徼荒陬往不得其要領者咸重
譯梯航貢琛接踵蓋圖溢王會而紀越職方者也惟是東
虜背逆天道屢肆蹂踐我國家一統全盛何論元光元朔
長驅深入大創而翦滅之宜無難者顧皇上仁覆天下蠢
爾腥穢亦含血氣不忍殄絕且義取薄伐誡惕佳兵不欲
遼左赤子橫罹鋒鏑思得知信仁勇之將功心伐謀坐致
全勝庶幾古丈人元老云者則大將軍寧遠公者真其人

哉公生長茲土曉暢邊務而又忠貞世篤文武兼資力敵
萬人機屈羣策自結髮與匈奴戰大小百十皆以寡擊衆
以弱爲强宣威諸塞拓地千里以故宸旒倚之爲長城綰
紳重之爲國士行伍愛之如慈母瓊裘畏之如飛將晉秋
三公剖符五等永河山之誓依日月之光蓋自開基靖難
而後元勛宿將始終榮寵未有如大將軍者何其盛也遼
者襖郎兎之捷上愈嘉悅廣其貪祿延其世賞俾子孫師
緹騎宿衛命下之日遼海若瀆而深閭山若增而高三軍
踴躍歡聲如雷大將軍益感激踶踔矢圖報稱大中丞盧
延周公仗鉞擁旄填撫茲鎮其爰驩大將軍金蘭未擬也

大將軍之績公運籌爲多公恒不居益推轂大將軍每歎
曰李公古名將不過也予何幸同事藉以謐寧疆場少塡
主上東顧之憂惟兹偉績安可無紀則走使屬予揄揚附
昔人勒銘奏凱之義予未識大將軍其忠誠勇畧則忻慕
願爲執鞭者何敢以不文辭夫史遷所豔羨關發非李將
軍乎至其數奇隱恨又若惜而文之者何也道家所忌莫
重於殺然雷霆霜雪所以成造化也第當與否爾大將軍
紀律極嚴而撫循將士推心置腹不俟援枹樂爲陷陣自
偏裨至大將未嘗妄戮一人每折首獻俘惻然之態溢於
詞色嗚呼是心也天鑒之矣世系繁衍愈昌愈熾旂常鼎

彝赫奕無窮夫豈偶然之故哉或謂大將軍敦禮如卻穀
御衆如穰苴出奇如田單變士如吳起持重如亞夫畫策
如充國不伐如馮異狗國如李晟奉公如祭遵重望如子
儀斯人所共知者而開誠如亮不殺如彬則人或未盡知
而上獨知之者信任之專眷遇之渥不疑不御大將軍所
繇成功也推誠將將視漢高鼓舞不啻霄壤斯天王明聖
哉中丞公所以賀大將軍者意亦如此

序

贈憲使四槐王公移鎮開原序

汝南王祖嫡胤昌著

皇上神武御極函夏晏清蠻夷君長梯航重譯畢受纓弊盛矣哉圖濫王會紀越職方三代以旋未之有也蠢茲東虜背逆天道屢肆蹂躪上隆將權罔間罔御執馘馘醜歎寇諸塞言者猶以遐未盡聚斷斷力爭上深惟遠攬大振玩惕疆吏上功罪不應對籌切責不少寬藉明詔中外慎舉文武兼資可畀安攘者臺省疏未及上我憲使四槐公

軫東顧遼帥積首虜多不靳通侯之賞議者弗予特直以虜戮士明並日月威迅雷霆擐甲之夫罔弗感泣奮躍矢圖報塞矧公受上知攄所蘊蓄竟中丞公未竟之烈勛垂竹帛照重山河天道人事昭焉不爽不尤大奇也哉不佞又聞舊遼陽東鎮要害自委以與虜卒爲肘腋大患遼人王今憤恨公誠周咨耆宿殫慮慎圖復我故疆俾兩河有金湯之固勢合援速不戰爲功億萬生靈少免鋒鏑矣必中丞仲子趨庭所聞寧直詩禮六韜金板亦王氏青箱也皇祖簡中丞公三十年之前今上簡憲使公三十年之後父子相繼以武功顯皆東北也可不謂奇哉不佞將家子雖以儒術同公晉乃本業曷敢一念忘適子承先秩捧大司馬檄在遼行間久歸爲不佞言屬夷利我貢市爲我藩籬自三衛順附迤北建州諸夷叛服不常遼左用兵迄無寧月開原古肅慎地頗稱孤懸自王台效順速酋授首部落創聾我勢稍張識者謂今之所急生養耕作元氣復則兵威振營平之筴不可不亟講也自公監我汝南他務未遑惓惓以屯田爲務任勞任怨尺籍不脩移茲以治開原戈鋋化爲耒耜士飽馬騰坐收全勝所謂操左券以往者也不佞又聞之天道有乘除人事有損益往中丞公開府通州爲逆鬻所中功垂成而罷士論惜之上宵旰兢兢尤

人臣之事君也自盡其心而已有所冀而暴則心弗純然而獲上之眷聖人重之又何也盡心欲以行道獲上則所以能行其道者也惟無所冀而後能獲上獲出於冀則聞而已矣故曰反身而誠誠者無所冀之謂也敬庵李公起家制科藉甚藝圃時掄材儲養士競趨之公嘆曰仕貴實惠及民奈何以此易彼乃令吳堡吳堡秦隴敝邑也公獨以循良首稱名寘諫垣公脩髯偉幹屹然玉立侍從中上已屬目而又言事務切時宜存大體不搏擊爲名高嘗一分校禮闈廷試第三人咸出門下餘多名士公漠然不以

文藝見也都諫久而有聲者例二卿寺公又歎曰仕貴實惠及民奈何以此易彼則又出參河藩政事孳孳汝南中州諸道汝南最劇不易治公酌寬猛祛苛細崇教化重農桑簡文武之吏而以身先之二郡大治上銳志隆古屬精化理會大計羣吏太宰御史大夫兢兢思副德意慎舉天下循良尤異者僅二十餘人可謂嚴矣公褒然首列中外欣然莫不仰上綜覈名實遠陋漢宣而又多太宰御史大夫之知人也居無何擢公長秦憲臬蓋上屬意公欲畀崇鉅故首陟以風海內雖曰常格而鼓舞淬礪之盛典遠哉公膏車將發汝南父老依依莫知所措而子郡司理張公適攝郡篆謂予雅知公屬言以贈夫公始而牧邑不冀館秩繼而參藩不冀卿寺知盡其心焉爾矣延牧邑而以循良召參藩而以卓異舉獲上知眷獨深且至斯不可謂聖主純臣千載奇遘也哉司理君仁恕明允務究實惠其無所冀之心與公同也故不拂其請爲事赫赫之譽者告子與公同錄南宮十有六年矣公名位日崇建樹日茂而子滥竽詞垣茫無寸補思公不以此易彼之言不覺悔恧汗浹背矣

送范溪焦公祖移鎮序

自公之治汝南也吏畏民懷百廢畢舉盜賊屏跡四野恬然申之父老以爲治汝南者惟公一人而已是公之德之政固不能悉數即能悉數亦未足以盡公也某獨有感於其大者焉癸丑之夏師賊嘯聚勢甚猖獗時承平日久戎器未除一旦有警合省震動公料集精銳激以信義士卒感泣樂爲効死家君指揮某以詿誤謝職公檄取軍前授以方畧公以藩臬重臣親經行陣寢食甚薄人所不堪有司設帳供食輒止之曰血戰之徒辛苦莫拯獨厚奉我其何忍乎況羽書交馳王尊宵肝主憂臣辱暇及此哉士卒聞之爭相號呼歡聲動地賊亦相戒遁去無何伏誅公之功固昭昭在人耳目也撫臣上提公力不居曰幸地方無

事足矣何功之有以故賞不酬勞朝野共惜公處之澹如也家君每以語某以爲天下惟兵最難古之善兵者得之載籍未足深信及獲事公然後知公之將畧有出於古人者益知載籍之可信也又以今之有位者往往自負人不能屈及臨險冒危驚遑失措又或勢之所迫不得不然身家念重專意苟免如公之慷慨激烈以平賊爲任不計利害者誠不易得也則公之所處蓋有古人之所不能爲者他日以社稷爲任屹然爲名臣冠者非公其誰哉初公考校以蘇中郎洪忠宣策諸生如某不肖謬居第一舍弟某亦忝前列公謂某曰以子所對足占自待之不苟其可謂

志士也已某汪洸浹背以爲受知於公若此其何以副公望乎矧公以二公勉某則公之自處可知然則公徒以文云乎哉古謂士爲知己者死某於公何能報也公弱冠登進士爲御史不避權要天下聳望繼以言事得罪直道不挫公之性則然也今復以直道忤人其始終不渝者哉忌公者欲移公鎮他省不知他省之民猶汝南之民也移汝南之愛於他省是何厚他省而薄汝南哉公敗歷愈多則聲望愈重是忌公者正所以爲愛公者也雖然公以經濟之才中和之德行將輔弼天子左右斯民盛德大業必有被四海而及萬世者一方一時其何以盡公乎一方一時

自古迄今父子名位功業相埒者不可勝紀而好事者又舉其尤異詡爲曠際盛典若造物故爲是巧以夸耀於世者我朝茲類更多光掩前代不暇悉數如吾汝南趙氏者不爲大奇也哉大家宰汝泉公以嘉靖乙卯魁鄉書丙辰成進士才二十三爾長君紹蘭亦以萬曆己卯魁鄉書庚辰成進士年相若也家宰二甲爲司徒郎紹蘭亦二甲爲司寇郎家宰公出守荊州紹蘭茲守安慶何其符合若斯

哉家宰公以卓異冠郡吏天子賜宴賜金晉秩遂撫全楚未幾協憲佐銓陟南太宰其所在茂樹偉建人人能述也紹蘭茲守其以卓異冠而賜宴賜金晉秩開府協憲佐銓而躋天卿也奚俟卜哉趙之先潛德弗耀陰功及人世世不絕天之報之固宜獨其父子妙契若持左券繼此而續曠際盛典不知其誇詡如何寧直汝南大奇也哉或以爲家宰公守荊州未有戎事安慶方震鄰寇人咸以爲畏途而曲避主爵感漢人盤錯利器之說特畀紹蘭而紹蘭獨毅然請行似略與荊州事小異不知往歲悍王之蠹甚於鋒鏑匪家宰公殫力捐循漸祛而默銷之荊州之禍未知

厥極故冢宰公去荊久至今尸祝如新也安慶鄰寇何足
當漢朝歌紉蘭燮然之志所以爲拊循銷祛之策者深且
遠矣詎知下車蒞事羣盜不爲游釜之魚依人之鳥而他
日皖人去思伏臘不與荊俎豆相望乎不佞雅辱冢宰公
知幸獲交於紉蘭於其行也既壯之豔之而復冀之如此
予又聞荊州瀕江安處亦瀕江是地又相類不獨天時人
事已也紉蘭名位功業始終肖冢宰公也益無疑矣

贈朱蘭室鄉丈擢守南康序

自漢宣與良二千石共理之言後專城大郡者或頌或規
未有不援此爲詞者也夫規者成其美頌者揚其績二者
不同其贈人以言則同也然有喜規而惡頌者有喜頌而
惡規者有好頌人而不肯規者有能規人而不樂頌者觀
其施受人而人品辨矣於戲使民安其田里政平訟理而
無愁嘆之聲非古之遺愛易克臻此談何容易哉蘭雪朱
君筮宰吳橋以良稱陟宛平令赤縣繁鉅百倍他邑負郭
膏腴爲勳戚中貴者十九豪民奸吏依憑城社莫由究詰
諸責辦芻省君應之裕如復以良褥陟地官大夫所以贊

贈湛泉年丈守保寧序

大司農者固弗善久之乃擢守南康或曰朱公兼才也胡
弗內夫環千里與革予奪專之在我諸州縣長吏庭參長
跪白事不命之起不敢起一行部則朱輪華轂負弩導謁

前驅相屬於道視離雲闕月憐角悲笳情況何如也故曰優之也昔魏尙守雲中勞賞最甚幕府一弗合論罷久之感馮唐言復用且日禦匈奴欲優游內郡若登仙也惡以虜人失報詿誤論調乃得傑等去戎馬之區就絃誦之所又匪藉人言也豈可謂不遇哉君長於經術憫世儒泥宋傳註昧古疏義嘗示所撰辨疑錄凡經書未安者條析了了讀之豁暢而令襄垣時不取遺金擬卻餽暮夜尤難焉以君之學之才之守何鉅弗勝何窶弗到天子所以大優君者不駸駸乎從茲升哉予與君同領鄉書交游最篤襄垣金事秘弗語人可謂長者予故發之庶世之知君者在此而不在彼也

贈管子安擢守饒陽序　代蔣定庵

今兵部治周大司馬率屬分職經以四事而課吏獻功焉以事則有鉅細有繁簡以人則有閘望有績勞以官聯則三等而品秩遞均焉均之則遷轉之間宜無不同而乃有異焉者鉅細繁簡之設啟之也投之以細而曰不鉅投之以簡而曰不煩猶之遺烏獲以匹雛假士元以百里也則士安得以自表見而曰我能是我優是以千越俎之嫌也若是則績勞爲堅瓠而聞望爲夜錦矣某初入本兵爲郎蓋守在職方氏而子安爲武庫大夫武庫埒駕部其視武

之子安素所抵掌而扼腕者幸佐方略毋若居武庫時優游謙讓也且漢史所載閭閻無慍嘆怨息之聲者必歸之二千石良是又惟子安匪異人任也在昔王龜齡爲饒州建法信民救時立政毋論逋逃寧家民庶樂延即湖盜聞風一旦且遑逋時洪丞相請故學基以益宅以王持難竟不可得比移去民乃斷橋相留其視蠻貊卧藏下有兩心歟此固子安梓里中一文學儒者故事據子安才似不在龜齡下也感時撫事率作更始當必有慨於中而敷於政者矣視之異日者武庫之役其鉅細繁簡何如哉使子安乃能以鉅且繁者勝之也則觀風使者必以其績上天子

天子詔下公車而子安乘軒入國門彼都人士咸嘖嘖聚觀曰此固曩者武庫君來也若此則又何少於今日武選職方二部君矣

贈敬所張公祖之汝寧別駕序

張先生之教閤學也敦木實後文藝以身率之六館士感奮悰厲彬彬嚮化大司成亦尊禮不以屬待也先生偉軀脩髯目光射人而性乃坦夷洞豚腑罔不以臺省期居久之陟倅汝寧咸惜曰嗟乎使張先生列諫垣必能正色危言大有裨益即出而攬轡風裁可想茲僅倅也何說哉史某曰不然言貴切時局拘語默仕貴盡職奚論內外今

天子講學勤政知人安民六合爲家五兵不試可謂甚盛極治矣以紛更爲敢言以震越爲風力其於烹鮮之戒何也倅贊守表屬環千里皆所統轄非卑散矣先生專督緝捕而淮蔡昔所謂勁悍區也東北萑苻一望無際西南則層巒巨壑亡命淵藪往司捕者渠魁大盜莫敢詰且玩之養之而鼠竊狗偷及流遺貧窶譸張炫奇詆訛慘掠誣服不敢辯毋論傷和召殄滋蔓之害不可勝言如是慕臺省之虛名薄倅不爲也者何異指瘍弗能療而詡大科哉昔渤海寇熾所擊捕甚多弗能止冀遂不事勝之而務安之渤海大治也先生以經術爲太學師所作人輒效安知太

宰公不仰承上意以儒者治盜安之而不務勝之耶蔡人吾人天中諸郡枹鼓絕響矣先生勉哉先生瀕行訪予苑西草堂問弭盜狀故告之如此汝寧士夫仕郡者聞之謂宜書以贈且知先生並行切於臺省而後之顯擢大用自蔡始也

送龍澄源年丈之黃州序

昔人謂詩必窮而後工予不知詩窮以爲宦途亦然夫詩言志志有邑鬱言以宣之故片語使人魂銷雙字可爲茲下豈唯樵悴沉痛與無病而呻吟者不同而其磨鍊閱歷感憤攄洩境界自別鬼神且通之矣士也挾策萬里一命

亦以爲榮娶淖美秩孰不欲之顧有遇有不遇者其遇者自外之益非望之福順風大鑒未足喻也而其不遇也者仆酒見笞投杼致走跋涉畏途汨沒苦海逐子去婦亦不足以喻之嗚呼豈亦有幸不幸乎然歷覽往牒名臣碩弼表樹偉卓多蹶而後起其不然者亦迹愈遠而人愈賢身日摧而名日著雖乘除之理如斯而憂患之助甚大矣茲非窮而後工之明較歟澄源龍君與予同舉進士十年矣其爲人嫻於文詞而爽朗凝定可當巨重乃偃蹇郡僚久之不調稍陟河南守復謫倅黃人咸爲君不平君豁如也說者謂以君之才之階小渝柄鑒即騏驥仕不難君顧

謝不能也此可與患得患失者道哉夫通塞脩短倏忽變幻與蕉鹿柯蝗奚殊所不與俱滅者何也即使君終不遇世要必有知君者矧主上明聖綜核詭舞逾越前代烏知君不蹶而大起表樹偉卓與古名臣碩弼軼美耶君友湯子奇士也亦尚未遇而詩文工甚予未識其人每觀其作輒歎賞惜之君至黃州葺元之之樓理子瞻之舫暇以予言馳問棘堂當必大益君矣

送孫梧岡年丈之夷陵別駕序

梧岡君之判夷陵也其同年友信陽王子偕鄞趙心堂氏無錫秦舜峯氏往賀焉二君曰梧岡初舉進士坐笞郵吏里才別駕之任恐未足展其驥足耳何王子曰孫君非百城之責而與民社之寄君之往也奈何

毛瑣細事耳又奉使乃覓以此判州左矣吾子之賀之也何居王子曰否否夫所謂良驥者非馳騁康莊迅快適意而已下覆車之坂過迴馭之道而疾徐容與不失尺寸可以觀德焉梧岡才甚高年甚少甫薦於鄉遂登高第湜洼之產寧有凡步者然天之屬君甚大茲授誠左殆試諸峻坂險道爲任重致遠地耳洛陽賈生于佐才也每讀其文輒忻忻慕願爲執鞭所以來浚恒之諸者則用之驟爾使當時君相愛惜成就俾試諸艱待其德性純熟志氣堅定然後大用雖百絳灌孰能短之而簉進之士置諸老臣宿將之間其所論列皆在廷不能指一辭者也欲行其志其將能乎故生之弗獲大用當時君相之過也予嘗與梧岡君辦事銀臺情誼最洽君喜談民事至疾苦之狀令人動色斯所謂大受之器也郵吏之章非吾君相愛惜成就且廉無他狀鮮弗爲蓼菲所中君之是行當感激淬礪副上所以大用之意固知峻坂險道爲重遠之資漢文賈生愧明良之遇矣二君聞予言喜曰吾始爲孫君弗平乃今知茲往將大用也然聞之夷陵荊州鉅郡頗稱難治判無專

送廻川沈先生之忻州別駕序

余讀兩漢書見其亟稱長者不一而足竊疑長者何關於家國治理乃史氏惓惓若此哉既反覆其事咸惇厚懇惻不言躬行鄙夫狹士與之相接若春和煦物陰慘潛消可振薄俗君子謂其澤流振遠非虛語也每攬其傳則低徊太息思一見其人不可得今接廻川翁庶幾乎古所謂長者哉翁嘉之西河里人三世科第族姓蕃衍舉厚德篤行不隕家聲人擬萬石君稱西河沈云翁少爲博士弟子嫺於文詞聲稱藉甚既以父北軒翁命遊太學復爲大司成古沖李先生器重一時名士咸樂與交翁既數試主司弗利則喟然曰嗟乎君子得時則駕不則蘧累而行耳惡能

白首握鉛槧與鄉里小兒競一日之技耶遂絕意科舉業日與高僧羽客談玄理如是者十年今年謁選銓曹翁貌既長者書判又高等乃任忻州翁從弟儀部少河君問所以治忻州翁曰吾少有四方志乃數奇鄧舊每見閭閻疾苦輒惻然傷之思親民之職以自見忻州河東鉅郡吾佐太守環州境內事皆得蒞之於民最親吾盡吾心焉耳矣儀部君歎息以爲盡心一言可爲親民法先是儀部君爻西河翁者早乏嗣以翁弟墨山君爲之後晚得儀部君翁慨然攜弟歸分其貲之半人以爲難性復至孝事繼母盡子道閭里無少長咸得其驩心所至呼曰高階翁來矣高

階者翁所居巷也其重於人類如此翁五十有二北軒翁八袠高矣尚善飯健步所舉丈夫子四人皆有聲藝林益大其門戶然皆恂恂若不出口固知長者之風其所繇來遠矣余初不識翁其館甥太史黃君余同年友也數道翁家世行誼余謂翁長安旅寓古貌古心恍與兩漢長者揖讓堂上語有之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今之蒞民者豈在喋喋哉悃幅之吏何所不可以翁長者曰默然坐堂上民且感化矧又盡心耶余見河東之治忻州稱最西河之族與石氏並聞人代矣

送聞野羅年丈令景陵序

凡進士之官郡邑同年同辦事者例有言閒野君最厚余相與從事銀臺者幾三月君喜談民事至閭閻疾苦吏胥狡僞案牒棼賾若懸鑑鑑物毫髮靡遺蓋經濟之全才匪徒工鉛槧擅藝圃而已秋八月奉天子命出宰景陵漸行肅然過余曰古別贈以言寧直伸繾眷之私爲行李之榮已耶有忠告之誼焉友道日漓惡規喜諛即以令言綰符出宰重之以辭亡不爲循良吏者究其實民最易爲親民法先是儀部君爻務繁近多水生也蓋茲行懍懍懼而景陵密邇陵寢賚冗移患子何以教我乎余聞歎曰君天下才也何有於景陵君雅樂聞規余又最厚善茲行也忍諛乎哉夫爲政有體令體主愛如保赤子愛之謂也君好讀遷固書令視所紀循良吏也亡甚赫赫也顧所居富所去思彼明察搏擊赫赫著譽者其富與思何如哉寧寬毋急寧容毋苛寧民易我毋爲豪壓行之毋畏我寧遲歲月毋急旦夕寧爲悃幅毋爲矯飾以誠持之以永即蹐斯民於三代可也豈惟軼美漢吏已乎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學該人已治人之道稍求人知即非實惠保赤子者惟知有赤子爾矣豈緣此致慈愛譽哉聖天子旁燭無疆尤惻民隱保民之吏部使者必踰常格特疏聞矣漢制三公卿相往往擢自郡邑矧明昌之運千載一時也哉君天下才也何有於景陵余復爲是說誠

藁古忠告之誼君所樂聞者也

贈陸錦沙進士令合肥序

自君子贈人以言之說與而後之行者無不有贈然古之贈也規而懋之愛而成之俾奉以周旋若明鏡可以鑑貌良藥可以已疾是謂以德後之贈也直訣而已矣誠訣而已矣則滑稽俳優稱頌便捷取適目前足矣而何以交遊之言爲也夫滑稽詼士也俳優賤工也諷諭諫諫未必盡訣也直訣而已也者是滑稽俳優之所羞也亦何榮其言爲也夫訣非由衷徒博一喜施於好名者或可而非施於務實者也施於泛交者或可而非施於相知者也吁此後

之所以無善贈無善受哉錦沙陸君四明奇士也丁丑得儋南宮以憂歸歸而讀禮之暇日治吏牘讀兩漢循良率有味乎其言人謂陸君曰子將廷對何亡亦亡萬言取上第或詞賦備館儲不亦鳴珂都市坐躍清顯乃預計鹽米期會也君笑而不答庚辰成進士愈益究民事居無何果令合肥固儕率重內輕外君獨沾沾喜夫君之喜令也毋亦以親民之職易行厥志也乎然而行厥志有二有揮霍風生畏如神明股慄背汗舉吾之所欲爲亡敢扞閣者有家人父子聚議一室無赫赫之譽而舉吾之所欲爲亡弗樂趨者此恩威之辨也君既有味乎循良之蹟其不以惘惘

贈仁軒李年丈令平山序

海內郡縣獨畿內稱難治者何以故重且邇也夫地重則撫循難周勢邇則柱抑難掩又部使者冠蓋相望於道非如他省歲一接監司即按牒夢蹟餘多休沐可即而理也仁軒李君鄴下名士也戊午魁兩河譽燁燁起顧五上春官不第僉曰咄咄怪哉李君之學之才竟落落也乃李君澹如無抑鬱之歎今年再試入殼矣限於額弗果錄於是李君喟然太息曰嗟乎仕貴行志耳今天子沖齡神聖勤政講學罔輟寒暑始集公車適大計羣吏綜核嚴審績尤

異者玉温語諭勞錫宴錫金玆非委質者希代之遘哉夫
志弗期行弗行顧曰吾未第盍需焉使需而第爲上所任
使有所持而或渝何貴於第不則河清難俟髮且種種矣
吾尙及狗馬餘力可以報主遍投牒銓曹有平山之命一
時交遊咸壯李君能行所願不惑羣議也夫平山臨滹倚
恆俗襍人悍土瘠多逋蓋重遝而瘁畿內之甚難焉者然
慷慨任俠木疆之俗可變禮義茲得李君蒞吾見駿駿乎
以樂土稱冠三輔矣除目甫下李君謂予曰子長傳良吏
掇葵去織類皆瑣細而反覆致意乃赫赫者不與也斯非
千古苦心哉言未竟色勃勃動予是以知李君之良於吏

也嗚呼赫赫者上逮而惸幅者優蹇古今至痛矣今天子
深惟治理慨然成周之隆二三大臣與監於外者咸夙夜
兢兢奉上德意其不以赫赫右惸幅也明矣李君勗哉繼
今奏績首承温諭量資擢置諫垣風親民者舍平山令誰
也安知後之傳良吏者不有味乎子長之言乎若爾則李
君所得多矣第不第寧足道

汝南王祖嫡胤昌著

序

贈趙肖軒年丈之官仙居便道歸省序

主上嘉惠元元覈精政理慨吏治日靡特增甲科制額充郡邑之官辛未錄禮闈者四百人銓曹以次授任繁簡難易邇近各當其材蓋承上德意務在得人福利氓庶興起太平之效士與茲選罔弗感激礪思樹於時甚奇遘也余待試都門已藉藉聞趙君吳中名士也引榜則幸與君連名及辦事銀臺相周旋者三月出則聯鑣入則共楬時知君雅閑當世之務彼藉藉譽君者烏能窺君蘊耶居頃之奉上命宰仙居事甫闔即過余曰某蚤奉家大人誨以忠孝耿耿弗敢忘家大人數不售於有司分教仁和家大父亦七旬有七矣恐官西北迎養就便兹幸承乏仙居便過浙會城省家大人家大父適屆壽辰並跪捧觴額沾沾喜焉仙居浙鉅邑夙稱難治則又慄慄懼不知子何以語我俾我弗墮庭訓答主上任使主意以慰仙居父老子弟父兄師友交相誦謂工此而可立取顯榮胡舍是而理也余曰君是行竚天下之道具矣豈惟仙居而已矣君曰子謂予是行裕於仙居何也余曰體之而已矣夫君之計偕北上也君父大父不旅次念乎君第不忻然慶乎家信往來不飲食起居詢乎君歸不日夜計程思亟見乎蓋君父大父所以體君者何弗至也夫令之於民亦猶君父大父之於君也故曰如保赤子又曰民之父母豈徒出而導從辟人入而肅然坐堂上使民不敢仰視為也夫識有父母之道而饑寒疾苦冤鬱廹切不一體焉惡在其為民父母也君忠孝人也其於民固已能體而余以君父大父譬之毋亦以愷悌之心此為最切易為感動耶趙君勉哉他日躋膺仕卓然為世名臣基於此矣故曰是行也宰天下之道具矣豈惟仙

居

刻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序

注左氏者自張蒼賈誼無慮十數家而杜注為當刻左氏者自吳越閩豫無慮十餘處而鄴下為猶侍御李惟中氏督學南畿患其不廣也再刻於留臺而本益善矣汝潁古稱多奇自吾鄉仲默先生與李獻吉氏並驅中原閔文日臯菱以左氏樹赤幟學者翕然一變嗣是習博士家言者交相譁謂工此而可立取顯榮胡舍是而理不可字句之左氏為故童而至白首不知注為何人傳為何語而程士者謏謏以典淺顯為則學者愈益畏忌其視

左氏不當科斗其文侏儒其音矣噫左何妨於博士業而
慮之若此豈聆下里者駭薤高之曲憚脩詞者爲藏拙之
具歟河間祁君之守汝南也政歌黃霸教頌文翁暇進諸
生揚搉菁藻思以左氏振之乃與貳守諸君校讐捐俸刻
之郡齋遂爲左冊之冠淮康千里僻壤寒士人人知有左
氏家傳戶誦矣工竣司理君介申守華陽李君屬余序之
余惟評左者謂其工倂造化思涉鬼神六經之羽翮述者
之冠冕知言哉而范武子謂其失誣不知左主記事疑信
具傳史之體也無論子長史記張本丘明多神怪詭異間
春秋亦有然者六合之內何所不有奈何以耳目不及爲

誣耶余又聞之洪景盧氏左書晉惠背秦如獄吏議法皐
陶氏聽之無所伏竄其書趙鞅與鄭戰誓衆古郡縣名制
因以可考其所載占筮如爲厲敗姬伐齊則可等語探賾
索隱非後人可到至若引以斷獄則終軍詰徐偃龔勝議
朱博中丞衆奏薛況此類甚多不止衛太子事而已是豈
侯劉歆移書而始宜列學官哉太守往恤刑西蜀民稱不
冤而司理仁恕佐郡晉流循良之譽蓋善讀左氏而用之
者今茲剞劂固曰辭不可已而經世之具寓焉學者其毋
但爲元凱之癖郎曰素臣惡乎不可

孫子註疏序

昔趙括談兵父不能難然不謂善也而括果敗然則兵不
可談乎夫兵猶水也無定形猶醫也無定劑水泥必舛兵非不可談蓋有不易談者爾太史公曰世俗所
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三篇也者談兵者未之
能踰也顧其詞簡其意該其機洩而不盡露註者不知凡
幾家往往泥其陳言參以臆見索及幽眇而反失之眉睫
此何以術焉予友曾子澄氏幼爲諸生蓄有藻思既以古
詩文自雄而猶長兵法以戰功蓍海上會有盜警之誘頓
致投杼之走竄天王明聖專幸賂雪而固阨極矣乃避地
商城山中閉關絕鑿燃牧所不能到架四巨柮爲屋緜梯

動封狼居胥念子澄信善談兵哉雖然虞卿非窮愁不能
著書以自見於世而丘明病子長刑乃擅千古絶藝使子
澄蚤爲大將雍容油幕而不知畏途之貧獄吏之貴即百
戰百勝未必有是謀也今天下承平久主上遑暨深計時
時與拊髀之思子澄行且推轂駿駿大用其不爲空談也
必矣臆足無傷儀舌尚在予言曷能爲子澄重聊識徒讀
爻書之愧焉爾矣

師竹堂集卷九　代

重刻稽古緒論篇序

趙公燮谷所著稽古緒論若干篇平遼舊有小帙淮海孫
公督學閩中復梓示多士顧坊肆新刻盛行刻緻往談假

託時彥前輩鉅筆揮棄謂非近式此何異村社俗伶聚觀
隘伏匿藉評議曷籲闔揚故孔篇二十謂之魯論固非駢
儷併偶末藝小技而已賈生通達治體過秦之著毋論文
辭妙絶而嬴氏得失之故千載而下歷殽函之墟尚使人
低回太息不能已斯不與百二胥重耶公秦人也蚤冠南
宮世擬之雒陽少年經濟之略弗竟厥用又頗相類今觀
諸論雖不越場屋繩墨而卓識宏才雄詞古調庶幾過秦
遺響乃知文尚西京不專繫之時矣自予髫年談兵哉雖然虞卿非窮愁不能
著書以自見於世而丘明病子長刑乃擅千古絶藝使子
澄蚤爲大將雍容油幕而不知畏途之貧獄吏之貴即百
戰百勝未必有是謀也今天下承平久主上遑暨深計時
時與拊髀之思子澄行且推轂駿駿大用其不爲空談也
必矣臆足無傷儀舌尚在予言曷能爲子澄重聊識徒讀
爻書之愧焉爾矣

重刻稽古緒論篇序　代

趙公燮谷所著稽古緒論若干篇平遼舊有小帙淮海孫
公督學閩中復梓示多士顧坊肆新刻盛行刻緻往談假

老氏玄如揚子博如遷固藻如鄒枚君子不謂之統也何也一而已矣一則非統天下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醫之爲道昉於軒黃非所謂至聖至神者乎靈樞素難開物先天綱是以旋代有作者其理微其詞賾然全天地好生之德跨斯民仁壽之域則正派坦途遵流合轍亦若治統道統之不可奸若也夫僭亂弗平則治統弗尊誅邪弗放則道統弗著繁無弗芟則醫統弗昭雖道有偏全功有鉅細而其爲統則一而已矣是故醫統不明而著書是猶不知治統而作史不知道統而立訓者也予故曰即命名之義而知徐君之蓮於醫也

師竹堂集卷九

刻太上感應篇序

六合之外存而弗論論而不議聖人以是待鬼神明晝夜循環對待如天地然烏可置之弗論也予今春請告歸卧白業山房不見一客惟與高僧羽士話報應事無礙禪師問予曰儒書如見大賓如承大祭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俱着如字而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不着如字何也予曰出門使民齋明盛服心存乎敬故以如形容之幽獨之中聞寂易肆而不知略布森列十手十目猶以爲少蓋凜凜乎真有臨之者非假借以勉人也禪師曰子言固是第未廣耳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不但幽獨自幼至老不可須臾離之者也人能知此雖欲爲惡亦不敢爲吾之戒律子之進脩一而已矣太上感應篇一目一手至於十百千萬算數譬喻所不能及子盍奉行毋曰輪廻幻妄君子所不道也予大以爲然故約郡人持齋禮佛二百餘人作爲義會每以善惡報應鐫銖不爽者令各勗其子弟行之數月感化者衆方苦是篇無善本擬刻而人給一帙清晨梳髮光州守王君書來已刻此篇與保甲事並行矣夫保甲約以王法是篇揆以鬼神相濟而不相病者也王君海岱名士予嘗與究二氏諸子兵曆律數亡弗精詣而寬平廉介光人有神君之頌夫所謂神君云者匪摘伏鉤鉅之謂禍善禍淫惟神之司君與民期行是篇大都爲善去惡不負主上惠養小民德意非不盡人事而藉口神道設教以愚其民者也王君良吏哉君屬予序故述所聞禪師語復之爲慎獨之助

讀疑子夕螢錄序

余師灤陽趙先生數爲余言其鄉有朱茂川先生者庶幾古博物君子哉居無何來教信陽以身率諸生若無事枝葉者每與談多發前人之秘靡兢靡厭上語溫而讓辨悉而婉匪范文子知庾辭而折委笄也茲見先生所著讀疑夕螢錄首辨春王正月爲吾夫子建寅憲天不言固是第未廣耳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不但幽獨自幼至

背時制反覆數千言以康侯爲正聞者韙之若潮汐固自
謂古無及者夫錢塘天下偉觀先生越產其不爲燕說也
明矣宋太宗殘冬改元悖禮忍心乃有謂可無開寶九年
不可無太平興國元年而以武德大業正續綱目之譏不
知此兄弟也與異姓革命者迥絶矣歐史帝溫謂爲春秋
之志而以魯桓公宣公鄭厲公衛公孫剽皆弒君自立聖
人書而君之不誅絶也難者曰使春秋於大惡果不誅絶
是有心於存惡也此二者咸余痛憤弗安而錄中誅光讓
慫狡之心疑永叔春秋之論又何同也或又曰食肉不食
馬肝不爲不知味事有未易明者闕如可也信斯言也微
之故窮事物之變庶幾蒞政弗眩耳故子產相鄭國人愛
之如親戚孔子遇之如兄弟博物之助不可誣也晦伯自
討握槧焚膏有如不及豈以精力狗陳編哉誠欲通古今

諫垣至憲臬所在有聲而兵備淮揚鋤惡植良法紀大振
頗得漢疏遺意心聲諸篇固祛病之藥石應世之龜鑑也
先生每持是鍰喟然太息世莫已知也則呼鄭生某及余
弟某曰其以紹介太史氏爲我敘之於戲今天子慎舉功
令廣厲學官脩稱制臨決故事海內暗然翳風部使者仰
承德意博士中明經修行可以資獻納爲六館師疇克有
出朱先生之右而推轂也者奚謂莫知也哉余益有感於
趙先生言他日倘能爲朱先生傳儒林也

學圃藏蘇序

昔子產使晉辨貫沈臺駘之卜平公及叔向曰博物君子
也由斯推之兩間至大何者非所當知而玩物喪志世儒
每以爲誡卽如若言唐參汾洮寧瞑目可默會耶喪志之
訓爲逐末遺本者發耳奈何寡陋者藉以自文也吾鄉陳
晦伯氏蚤負異質舞象之年問字隸事已驚長老迨登第
後購藏日富讐校益勤其在關中冏署多暇盡攬古籍摘
其奇僻成書六卷曰學圃藏蘇蓋取藏草忘憂皐蘇釋勞
之義而命名託意雅且遠矣夫學者祇祇戶牖間蒐輯探
討握槧焚膏有如不及豈以精力狗陳編哉誠欲通古今
之故窮事物之變庶幾蒞政弗眩耳故子產相鄭國人愛
之如親戚孔子遇之如兄弟博物之助不可誣也晦伯自
謙諱至憲臬所在有聲而兵備淮揚鋤惡植良法紀大振
頗得漢疏遺意心聲諸篇固祛病之藥石應世之龜鑑也
語具兩郡德政錄中抑豈馳驟靡泯徒擅該洽已乎說者
惜君轗軻宦轍弗究厥用夫虞卿不棄相印其所樹立不
過與穰應竝爭雄爾而窮愁著書千載而下猶爲藝林嚮
慕晦伯所著不啻十倍虞氏來代遼遠寧鮮子雲榮名無
既其謂是哉其謂是哉

童訓序

余嘗讀顏氏家訓及家範家戒諸書輒嘆然起喟然歎曰
嗟嗟所謂世家大族率藉其先蔭華堂珍味鮮衣怒馬蹄
交仰附陽施陰取其子弟以貴介自居雖淫慕謙抑而膏粱

統綺習與性成故諺有之三世仕宦著衣喫飯吁暴殄豪侈毋論人惡鬼且厭之時方艷羨若此亦可憐矣雖然不中不才寧獨其子弟罪哉余家義陽接壤楚鄙聞南郡上官氏家政甚肅且多嫻於文辭每登大龜絕頂眺荊門之墟未嘗不依依嚮往也今年春始識思澗君於都下蓋博雅篤行君子哉君間訪余安福旅舍出所輯童訓一帙自修祠祀主嚴守望凡二十八條幽顯靡遺鉅細畢舉教家之道備矣君泫然出涕以悲曰此先君子東澗公意也子盍序之嗚呼昔許魯齋於晦翁小學信如神明敬如父母童訓小學之翼家訓諸書之傳也是可以無紀乎學士大夫以編纂日事史館遂入暮出同儕檢閱率不過數册長夏多暇暇輒假寐木天清邃絕無暑氣往往作遊仙之夢睡起倚玉闌俯金水徐步脩廊循省默念大官之奉難消逃曜之陰可惜困憶歸極門外所嘗觀花曝茶中貴頗畜填興漫假二種則書傳會選尚書曰詔也其註解浩繁不能悉錄錄其訓詁名物可爲小學之助者次爲一編題曰書疏叢抄豈惟附猶賢之義亦以見詞垣之臣優游閒適無時而非君恩也

家庭庸言序

古今訓諸書不下百餘種而子孫能行者十無一二然而父母之心無窮固不忍逆其不能行而默默也或以小學一書考亭之心良苦今率不講而乃別爲一說何居小夫危坐而論揮麈而談性命之外直豎狗爾而著述自喜者倣帚是寶名山永藏謂一生之苦心爲千秋之大業其眎童訓不諗爲學究授雛之具耶悲乎哉悲乎哉上官氏系出吉豐代多貴顯至東澗公潛德獨行里人化之不啻彦方太丘也思澗天植孝友才復宏麗鼓其餘暇尚可使雄視騷壇者退舍顧獨汲汲於童訓如有用我執此以往姑置勿論而其脩身齊家之實可概見矣雖然楚人亡弓楚人得之孔子惜其不大童訓非上官氏之訓而天下後世之訓也思澗楚人也茲訓其人之也哉

書疏叢抄序

外無他說也以故子自童子至茲不敢爲一不義事每欲以身所經歷及耳目覩記可法可戒者爲一編邊巡未能也茲不幸高淑人棄予先逝而予胃疾大劇懼卒爾溘先朝露無以貽子孫廼於註籍養痾藥餌之餘隨所記而筆之曰家庭庸言不敢爲高遠難行期子孫可行者也長洲張幼于寄兒私語多載其所行善事或謂其籍是自揚非也昔趙營平振旅還所善浩星賜迎說謂宜歸功二將軍營平曰吾年老矣豈嫌伐一時以欺明主兵勢國之大事當爲後法卒死誰當復言之者予讀其傳未嘗不泫然歎忠臣謀國之遠如此夫爲國慮不憚自伐以示後爲家慮是皆一事而數出勤此以附彼而有所託以洩其憤有所

乃嫌自伐以貽後哉是非有定耳目難塗要之實不實耳以故子所行煦煦小惠亦偶及之不欲子孫忽卑近而慕高遠也漢陳咸小時父萬年召至牀下教之咸唾去頭觸屏風萬年怒責咸叩頭謝曰具曉所言大要教咸諂也嗚呼子所言雖不敢希冀古人然不敢教子孫以諂幸勿頭觸屏風也哉

空華錄序

善乎莊生之言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非不論也不能論亦不必論也而世儒於所不能論不必論者務欲窮之而六合之內所有者顧以爲誣爲妄嚴斥而深闢焉何

占夢類考序

子友張伯起氏蒐輯古今經籍旁及虞初稗官耳目聞見

之異凡徵於夢悉著於篇曰夢占類考蓋感其病之寖若與神遇也者其事甚奇其意甚正其採錄既博其敘述又精其用心良苦矣予見而反覆咨嗟賞焉爲增大官之奉與尙書筆札資俾刻以傳或問王子夢可信乎王子嘻唯夢不可信乎王子唯唯或人惑王子曰可信不可信斷之以理主之以心而已矣昔廖生謂夢大乾聞考亭之言而悟此占夢之準也人有妄念夢亦因之或造物稔其惡示妖以禍之若張敬兒范延光輩不可殫紀堅忠孝之志銷覬覦之心必有餘慶自求多福此吾占夢之神術伯起敬肆之說也伯起事母至孝躬調甘旨絶意公車日與幼子誦未竟惕然喟然不能自已以是知先生之善感人人心之易於觸也先生既纂諸君子玆舉之篇於義又以某

著書自娛蓋夢而覺者也覽是者悟蕉鹿柯蟻之非眞而不以身殉之其於死生得喪當亦超然矣

重刻河南戊午敍齒錄

戊午齒錄已刻矣重刻何居欒懼與思也曷言乎欒懼與思銳於筮進急於宦成通患也晤聚則驩離索則感恒情也靡觸於目罔動於衷是故必觸焉而後懼與思也始與諸君子錄河藩而讌遊也有弱冠者有壯者有强仕者握手舉觴仰誓天日亡弗期表樹於時曾幾何時弱冠者壯矣壯者强仕矣强仕者鬢種種矣迅曜駛波勢寧復返勖聖人本意而人子至情可想矣顧其間有大不易者國家令甲在內者必三年滿考中於賞率及覃恩始得之外則三年六年非騰薦牘不與而他部使者雖薦亦不與也而悲攬鏡肉感生髀能亡懼乎往與諸君子尋信陵之舊蹟

又有時勢兩不相值登第不沾一命者余見多矣此不可謂難也哉鶚峯祁公兄弟同出舉進士公牧襄陵以治績召贊廷尉所平反甚衆久之擢守汝南前後膺封典者四次時太夫人就養官署逾八旬望九康強若少年人鶴髮鳳冠早坐堂上公出視事必以善仁恕戒退食上壽觴以所莅事告太夫人大喜爲加飯率以爲常故公治汝四載餘汝人愛如慈母則太夫人之誨也公間出四次綸綍陸離煜奕輝照庭廡則焚香北嚮再拜爲非常隆際復以奎章珍襲不敢輕啟則敬錄制詞付剞劂氏爲世寶而屬余敘之余理詰勒久每銓曹以應得姓氏履歷世系送內閣給撰述

儒臣參以輿論酌以月旦不爲駢儷諛謂閣臣改竄定然後進呈御覽發下儒臣仍用文淵閣關防始付中書謄寫用箋葫蘆之嘲殆不然也大臣非剔歷久恩眷渥亦未有多獲者乃祁公甫二千石已獲四矣由此藩臬開府卿孤龍命方來有加無已不尤爲希世奇遘也哉雖然人子顯親以德不以位人臣報主貴實不貴名公以道娛親以誠報國以廉律已以愛理人庶乎鄭重之錫非濫而頻繁之獲非倖乎美哉樂哉可爲臣子勸矣

哀樂錄後序

夫積善餘慶配命多福自昔紀之矣所謂善所謂命有大於忠孝乎所謂慶所謂福有大於昌後乎甚矣哉天祐忠賢之篤且遠也我忠節公之死寧藩難也等性命如鴻毛置妻孥於虎口當是時豈復慮宗祧顧血胤哉然一傳而有南岡公再傳而有少岡兄弟天地幽遠於此何顯耶往集公車得以梓里後進謁南岡公私第退竊歎曰漢世重長者吾不識長者何狀今接公顏色聆公議論殆所謂不言而躬行者與公日侍上左右錫予疊渥又職司綸誥前騶一出市人辟易貴顯矣乃垂髫之童被褐之士亡弗折節下之而質諸鄉評稽諸宦績孝聞於家忠聞於國豈徒如萬石君區區醇謹得名已哉公之捐館舍也主上震悼

翠工悲惋既錄其勞又祭於社是錄所載大畧可覩信數矣矧長公佩符禁旅宸眷方隆次公譽重藝林廷問待對文武濟美許氏實擅之是不可上徵天道下勸忠賢哉由斯以譚琬琰之垂擬諸鼎呂不重也乎

敬思錄序

士君子濟時遇主茂建勛猷史氏紀之爲後人法宜矣若夫瑾瑜弗售丘壑是甘所謂獨善無與於人者也而亦大書特書使人讀之感歎忻慕願爲執鞭豈非標卓行足以風世垂顯融樹立者尤烈歟余先世歷下佺攬往牒齊魯之士姻於文學固其天性而嵩潔隱遯在在不乏耳目視

記未有若雲岡潘先生者先生達於經術蚤冠東士再上
春官不第卽絕意進取遁近從遊皆一時名士科第貴顯
者甚衆而先生教人以忠孝節義爲本有洙泗餘風有勸
先生仕者笑而不答反躬實踐不求聞達先生其眞儒哉
古之隱者由光尙矣或儉德辟難或忿悁長往人未易識
也先生發解鄉閭聲揜籍甚循資敘晉何所芾蹐乃終窮
約不肯低頭就之此豈無階而進有托而逃者哉白首韋
布海岱爭勝儒林獨行光映汗簡所得顧不多耶先生有
子文行如先生起家進士筮牧洛陽聞先生計而奔也哀
毀踰禮再補固始爲循吏第一說者謂先生不自用而貽

之子可徵天道不知先生所以貽子孫者不在富貴利達
也夫孝子顯親行誼爲上崇階峻秩乘時遭遇有幸不幸
焉固始君兩領邑符茂著廉平節愛之績由斯駸駸家爲
孝子國爲忠臣與世之人爵顯親者自異是父是子殆不
虛矣固始君以余同桑梓出所刻敬思錄示爲之廣書以
歎凡綴此慰君永念俾善爲身謀者知別有榮貴善承先
志者知別有顯揚是錄所貽愈宏遠矣

師竹堂集卷之九終

序

贈郡侯玻陾張公上續殊嘉敘

汝南王祖嫡胤昌著

自昔談吏治者以惠養拊循爲本覩子長孟堅叙宗所列大效可覩已而發奸摘伏豪猾大俠斂手者顧安可少也梁肉不可以理疾藥石不可以供養有味乎崔氏之論乎牧羊而不去敗羣力田而不鋤惡草雖勤奚補審時酌勢期於民之安而已矣信陽俗著雁淳數十年來稍稍滴渝飲博不逞畜異幸變旦混四民暮爲羣盜其出入公府雄縣陰狡持吏長短托寄耳目妍媸涇渭恣其雌黃鼓其餘焰武斷鷙橫莫敢誰何斯豈所謂漸化魑魅者乎侯西川儁傑雖以文鳴藝圃而志存經濟蚤登上第再守南邦惠養拊循殫竭心力積蠹俾省稔惡不悛侯歎曰此甘扞文罔奈何使上下脊魚肉哉盡法剪治居間萬端終不聽也久之始擢守信陽會璽下貍田議起撫臣特疏醴泉令惠愛有心計請就近陟寇羌必使污萊變膏腴便太宰楊公謂其屬曰沈令淪落數載又俾經營荒郡非所以勸良吏也信陽雖中土而繁鉅難理竟持初議侯感激單騎踵來値歲大祲殫力賑救服進父老詢疾苦凡所興革咸孚輿示姓氏里居藏匿主名約會處所亡一脫者而盜遂絕跡其梟魁爲人言惜哉圄情訟累年不決者片語立斷人稱神明以是他邑詳讞多耳蓋盜多驕勇爲謀已久先以村落警我早捕則激少刼則蔓而侯緩圄秘算鬼神莫窺不動聲色弭此大亂它日肩鉅應變可徵遠畧矣侯以世悌之心出精明之政持冰蘗之操務節省之實課士禮賢重農抑末不事鉤距閭閻鉄雨之奸悉知蓋慈母與神君並稱脊泳與飛霰胥潤矣侯牧申三年尚臺及各部使者所奬薦之牘以十數而政成中率主上嘉予錫以褒綸時也大計復偕海內長吏奏績闕下特膺殊渥說者謂靖獻之忠顯揚之孝循良之異綜覈之明一行而四善具焉馬州佐河東孫君謁予乞言祖帳淮門之外予雅辱侯知故自謂知侯諗侯善政多不能悉舉聊紀其大都俾留心吏理者審時酌勢獲通儒之譽

贈郡侯星吾沈公首薦序

沈侯之牧常熟也異績冠一時乃中於忌者歷藩幕邊邑久之始擢守信陽會璽下貍田議起撫臣特疏醴泉令惠愛有心計請就近陟寇羌必使污萊變膏腴便太宰楊公謂其屬曰沈令淪落數載又俾經營荒郡非所以勸良吏也信陽雖中土而繁鉅難理竟持初議侯感激單騎踵來値歲大祲殫力賑救服進父老詢疾苦凡所興革咸孚輿示姓氏里居藏匿主名約會處所亡一脫者而盜遂絕跡其梟魁爲人言惜哉圄情訟累年不決者片語立斷人稱神明以是他邑詳讞多耳蓋盜多驕勇爲謀已久先以村落警我早捕則激少刼則

信陽大治所旌牘以十數侍御毛公按部嚴肅特薦侯績第一郡縉紳先生謂侯大造我申宜有紀以揚盛美予適請告歸里諸先生曰子知侯公車例古進賢義當受上賞侯偃蹇迄茲始鵲起子雖病可靳一言予謝諸先生不佞識侯博士業耳博士家類文墨議論侯顧超逸若此人固不易知知人亦未易也昔子貢爲信陽宰孔子教以兼平斯吏之蓍蔡也士而不廉如不貞之女不義之臣雖有衆善不足道矣侯通籍十四年三領縣一領州家無餘貲官無長物澹泊儉素弗殊寒士所在密譽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者也豈與艷容容而躐赫赫者計工拙較尺寸哉主上

嘉惠閭閻深娛貪墨四知罔恤三尺卽隨聖心注繫宜有良吏第一公遑遑若無以承者夫晏子相齊人知其顯名純白苦節之臣仰副德意侯茲推轂庶幾廉平之訓風勵當時聲稱後世而其深念自下其御之妻亦識之豆不掩盖章不但爲信陽故實而已昔人有言天下有一知已而不恨蓋痛憤之語也侯修潔潛懿本不求知斯知者多矣夫受知之多已自不易矧人臣而受知君父非千載一時也哉諸先生休矣當有善頌如王褒者出矣

贈桂亭綦公首薦序

世儒談王道率卑管晏蓋尊孟子之說不知戰國時王道陵夷人心溺於功利孟子不得不振之不然孔子何有亟今受賜之稱而太史公忻然願爲執鞭也今二子之書具

贈王太初先生兩臺交薦序

汝南諸邑士風淳美明陵爲最紀述圖牒者可攷也顧今大渝其豪俠者敢扞文罔奸黠者健持訟牘簠人模叟追蹤羅法莫知厥由稍爲振飭蜑語蠭起吏茲土者率曰淮蔡遺悍也嗟乎蔡人吾人矧朋啸風稱善俗哉太初王侯蚤以文藝擅浙中丁丑成進士來令是邑予適請告歸侯過申訪予瀕濱清曜秀雅若不勝衣私計此詞林之英也胡百里畀哉及與譚吏事芬頤幽隱不啻遊刃觀火也侯推誠馭下恥鉤距摘發而垂寃滯滯如神明武斷弗悛輒亦靡敢玩令秩小殿而臺省缺恒取諸此自非會城附郭環邑內外彼蓋獨尊州秩雖大夫而無臺省之選上蒭於

海內自郡縣來視封建爲便予以爲守令均親民而州爲難府秩崇事簡總大綱而已稍陟卽藩臬大吏上重拂下或臨以憲臣參以衛署米鹽厨傳瑣務猥事亦皆其責故府則有所掣而弗得專下統乎邑則有所觀而弗可肆間曰州難信陽豫西南隅層巒複嶺深麓幽壑嘯聚淵藪吳楚通途冠蓋相望武弁襍處屯營尺籍贋符陳牘靡可究詰咸付勘覈觀察駐節屬邑數十錢穀兵刑往往昇之余嘗謂州難而信陽尤難匪特以勢亦以地矣會前守與監蒞之而尤侯鑑峯舉進士高第丰神淸逸太宰及選君奇之俾守茲土侯下車務休息節省訟牒必親仍揭喻亡能出入儳徼寬緩人願爭輸納凡所勘覈罔弗當侯靜泊爽武異途儒法殊軌信斯言也鉛槧之工案牘之拙也侯業

明銳意牧養邠邮嫌怨雖無赫赫聲而年豐盜息軍民帖然庶幾惻愍惟古之良吏哉居一年拔院張公鹽院董公交檄旌異侯踧踖不敢當別駕潘君黍軍萬君過王子曰以侯之理信陽尚不足一薦乎王子曰否否少年高第美官世所極欣艷者先正固以爲不幸而通達如賈生所上治安十未酬一諭者乃惜其君相遐棄淵矣侯弱冠第釋褐爲大夫居無何而譽命上逮無論意溢志滿損益乘除之妙茫然矣故千里之駒必俟銜勒萬鎰之玉必假雕琢愛之深故慎之至也異材簪佐而弗培楠掾養導以驟徑敢以燥心是驅汗血於鹽車付良璧於庸匠將誰咎耶乃銳意講求蓄積不直藏之官卽窮鄉僻落皆以貯儲爲命居無何公裕而民饒令行而樊釐中丞周公侍御張公廉之嘉歎交檄奬焉需其成薦之備臺省之選邑父老士夫諸生里胥謀所以敗休美而子表叔耿子馳申索言

客秋請告歸入君境無蕪田無游民固以異之抵館識君秀雅溫粹允稱長者及與譚世務則嫻於文藝習乎經術睚獨以吏見而已夫今爲吏者率媚上取譽媚則怨罔懼罔恤罔懼猶以良譽茲不特吏矗上矗甚矣衛君實心任事惟下之恤之懼而媚弗知卒之下頌而上譽何論衛君賢二臺衡鑑過人遠矣予又聞君之莅西平也崇節義燭隱辨冤獄慎改作米鹽瑣屑經畫悉精庭間雀啄吏散琴鳴輿人興歌梱鼓絕響蓋以儒術爲政以儒術爲吏全材大受不獨積貯一事獲乎上焉而已

賀田子藝先生旌薦序

史列東方生於滑稽要未爲知生者而漢武遺事及他稗官小說載生異蹟甚多亦未爲知生也生自言陸沉於俗避世金馬蓋玩世之雄卽以爲俳優爲仙爲歲星爲諫臣爲常人爲非常人亡不可者夫惟不知其爲何如人此所以爲東方生也子藝田先生毓秀天目受尊人豫陽翁庭訓蚤以文鳴詞圃而又欲以材武樹行間乃又爲俠爲落拓爲禪爲玄爲名理爲風流曉乃以經術教新安爲良師當道薦擢旌薦之牘交馳昔蓍齋子藝漠如也居久之以給綰鄰父老士夫及厮養牧豎歌頌鼓舞交相慶忭屬冰掌申敎其譽藉甚新安而中丞部使者藩臬二千石所吏湯陰魏令與余同里躬逢盛典則遣使渡河而南索言爲壽余嘗讀方塘釣叟集以爲君二尊人齊德偕隱如冀

缺梁鴻鹿門之儔無與於世焉者而余州守李仁卿氏與君俱蜀人數爲余言方塘翁家教嚴每手一帙誨玉車至惨磽陰鷙未嘗不投書於地而太夫人恒以偪毋爲則以故玉車受教惟謹郡稱神明也夫翁誨玉車時固知其必貴然豈逆知簪笏仕理官而以平反一事授之哉仁恕之心天地之心也人誠能以是心爲心治已治人壽親壽國取之裕如翁之期玉車宏遠矣君家釋之徒以盜環犯蹕三事迄今以爲美談君理郡四年所賂雪者更僕未陳由斯特台諫垣剔歷崇膴贊主上好生大德康濟元元樂名而永譽寧有既哉余又聞河北大祲君攝邑講求荒政殫力

吻自解何哉子藝有志用世寧惡游揚豈以造物忌名欲全厥真不欲犯其所忌處毋近毋遠之間也乎夫遠名而名隨者真名也遠貴而貴至者真貴也子藝之所謂全其真者離不在此而亦不出此不然是以王子之言爲炙輠也夫

贈玉車張司理上績榮封序

玉車氏理鄴郡四載矣案無滯牘獄無枉繫隱隨疑繼老吏莫辨一訛立白不惟鄴無冤民卽他郡固弗質成蓋仁恕明決得之天性而精研經術賅淡文藝注流觀火未足喻也三年政成課冠羣吏天子嘉之封二尊人如其官錫以綸綍鄴父老士夫及厮養牧豎歌舞交相慶忭屬余湯陰魏令與余同里躬逢盛典則遣使渡河而南索言爲壽余嘗讀方塘釣叟集以爲君二尊人齊德偕隱如冀

區畫全活以鉅萬計翁夫婦聞之坐雙梅下舉觴謂親戚交游吾不喜膺封典喜小子活人多也吁今父母教子富貴利達而已位高多金之外遑恤其他乃君家夫婦父子一以仁恕爲心無論龍命方新有加無已卽徵以報應固知天道不爽也於是魏令閻余言歎曰始吾輩乞言藉手拜司理谷堂下宣屬邑吏民歆慕耳而王子本之於親乃知國恩家慶交相成天理人事交相感也至於父母教子不以富貴利達人子悅親不以位高金多又允爲名言不獨闡張氏世德已也請大書而張之清漳之上爲鄰父老告

師竹堂集卷十

劉如川榮封晉秩序

人恒曰天道遠夫其未定也微哉遥潤莫可究詰其既定也錙銖毫髮炯然莫舛蔑遠而弗近人將睨爲幻胥無復欽畏之心近而弗遠人或萌夫希冀遂忽順受之正要遠於近徵近於遠此閱世者則然耳吾人自脩惟盡其在我者而已矣其遠其近奚庸恤哉乃茲於如川翁益信云翁孝友純篤襟身清苦有古獨行風少爲諸生有儁才數不合於主司竟以歲薦高等爲南漳令南漳愛之如慈母會歲祲積穀不如額應降級而縣人號泣訴於監司至擁馬足不得行乃以州倅仍攝縣事居久之陟判興化與守潮

也予曰如斯言劉君信良吏哉夫父之教子未有不以富貴利達望者翁獨不以第慰卽厥子之不回策對不慕館職所以慰翁者豈世俗區區顯揚已哉然此可徵天道焉翁之自與化歸也豈有吾姑奉身退留有餘貽其子亦自適其適而已乃未竟者子竟之如上農力田而獲有年貽穀食報取之目前是不可以觀天哉使厥子自平湖鄉往也始終崇庳不以富貴利達閒則所以竟翁者當不止此而予所徵榮於翁者亦不止此也劉君懿哉雖然自予禮闈得君也倏忽六載矣君一邑自效信如夙志而予役役未若公家永也吾不敢自侈而侈乎公凡我綴弁孰不同

予侈乎夫侈同則榮同榮同斯賀之爭也弗戚矣奚偕纔貴也吾以侈吾祿而珍賜禁庖未若公家渥也吾以侈吾胄而統綺膚胤未若公家賢也吾以侈吾誓而書香道脉未若公家永也吾不敢自侈而侈乎公凡我綴弁孰不同

師竹堂集卷十

按誠予聞之斂衽起曰茲所謂際爾知際而已明興以來衍慶萃祉宦業盛熾豈無遠過萬石君者侈何氏者當論其功而際非所先也夫文之隆汙世遘士習成敝關焉弘正之間振起衰弱翁復爾雅至於今日作者迭興超軼往哲非我先正大復公之力乎小坡公承而衍之以餘吏治某甥也誼弗敢諼且幼與震川君游坡翁時時督教有師斯百世之利也南士化行北山罔誚成功者退是造物之道焉廼請曰是舉也奚弗偕纔按也舅氏曰吾屬武弁家所與也震川君居謀議之地膺敕沃之責宜獻贊化陰錫寰宇無得而稱統觀攸列是可與持戈鋌冒鋒鏑委軀疆場艱苦矣剖符事竣爰及苗裔未嘗不上感國恩下榮世賞侈諸遠遡詡爲奇遘耶夫濟美者際也承美者功也功愈溥則際愈隆是榮之至也天寔侈之人易與焉於是舅氏顧其僮屬喜曰何氏也何氏亡攻略之勞匪開承之命而翅翔

之樂吾以侈諸人王子乃侈之天雖然天視聽自我民視聽微人天曷徵哉坡公之賢極於公孤從茲始矣嗣是侈之者其必合諸天人

賀崇輔南嵐劉公晉陞三品服序

余束髮爲諸生數負笈試汝維崇建國斯土人人談王賢東平河間弗論也及會鄉先生長老則曰王樂善下士得於天稟然相匡弼者居多王雅重相言罔弗俞卽弗俞相以理爭弗俞已今郡邑一聞藩封有擯斥避者吾環汝千里內其庸庸者至白首不知有藩封其有知識亡弗願王干蹊屏翰淮康也斯可以知相矣相爲誰關中南嵐劉

先生也先生蚤薦於鄉中禮闈乙榜教諭高平無何陞武鄉尹武鄉近盤下甫月會胡騎蹂踐縣境法應罷世宗念虜大衆非尹能支釋不問先生感激居二年極力撫循瘡痍蘇息明年詮司大計羣吏竟坐虜寇事教授南陽又七年始倅保定理紫荊關務而虜復侵浮圖峪先生多方戍守虜引去有寶鎰之賜乃陟崇左相蓋先生兩爲博士兩居塞垣勞苦矣左相秩清貴王大賢汝又樂士特以優先生先生愈感激故事恭王及今王夙夜匪懈名益顯績益著矣先生之爲左相四年也王奏加四品服久之又給父母與妻誥命隆慶二年王復奏保三品服未行今天子嗣統初元先生爲左相十九年矣王念勞貴不置而汝陽强公晟者文章政事有聲爲秦左相十七年得加三品服王以爲言上命御史覈實特允王請嗚呼茲不爲儒生榮遇也哉詎賈抱經濟之才猶出爲王相人王今惜之然二子相王未以績稱同時顯仕者何限乃千載誦說不於彼而於此斯何故哉先生有用世大志所如不合人咸惜之及相王獨以績稱也此豈悠悠工兎圖之技終歲叟裾者乎固知爲人誦說矣夫章服至三品秩等卿貳矣仕籍重制科非敝歷久且賢弗輕畀也先生豈終於不合也哉予又聞之積善餘慶不於其身於其子孫先生冢嗣少嵐君舉

進士爲地官尚書郎緒甚諸曹駿駿嚮用崇時峻秩益以子貴今茲三品未足榮先生者倘攻懋哉部敝箱下而汝人官京師者識曰崇國以賢稱吾汝吾父老子弟飽食嬉嬉終歲不擾相之功大矣相獲榮典蓋圖所以頌之於是大諫議軒劉君以王子有簒札之役則使頌焉王子非能頌者以父老子弟誼不敢辭也

送北泉趙翁榮還崇國序

北泉趙翁者今中丞汝泉公從兄也汝泉守荆州爲海內良吏第一今撫全楚益優治郡時而蔡人稱汝泉必首北泉若曰汝泉命世才而成於北泉者居多稱北泉所以風

人父兄也翁家世歷下武宗時以材力選內侍嘗隨駕南
幸賜飛魚服時中貴人從者率肆婪虐蝮噬虎噬郡縣甚
苦之翁獨婉諭同儕多所匡救諸皇帝承大統諸侍武宗
者往往覬近倖翁每退抑越八年出役崇藩遂占籍汝陽
雖歷事恭莊與今王三世矣乃愈益退抑四十一年陞典
寶正專司錢穀務爲節省王病痰火甚又憚醫毋敢以藥
餌言翁正德中嘗供事御藥房雅諳藥性則詭爲諸小豎
曰王奚病飲食調攝愈矣若等欲以藥苦王耶王聞之喜
乃密以藥雜他膳王食之甘居無何病良已王知嘉歎握
手慰勞甚至王子十五有令聞翁奉王命請封而奏牘稍

有齟齬禮官持不下翁力疾數往返條析明暢廷議韙之
竟得請然不以爲功府中事亡巨細一裁以義性喜讀書
有人倫鑒汝泉幼負異質翁語人曰此子不特以文顯他
日樹立當匹休往哲題延師館穀廣購典籍暨夜督課甚
厲汝泉亦感激嚴憚勤苦弗輟卒如翁語云汝泉公之官
荆州也尊公學葬翁嘗一往而性怕丘壑不樂宦邸輒返
北翁爲養備至故汝泉盡心民事不復以甘旨掇情而翁
之家信往來皆勉以循良無一語及私會今上御極翁謝
册封入京師王念翁勞勤保陞承奉正用資輔理上嘉俞
焉翁年七十有五齒髮視聽步履飲啖如壯年人事竣還

送上林馬君之官江寧序

昔諸葛武侯對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
孫勤力自有餘饒臣沒之後不使廣有餘粟庫有餘財以
負陛下每讀其言未嘗不泫然垂涕也夫人臣有功於社
稷慶流後裔世世榮富此何足異然清介儉素之風微矣
郭汾陽窮奢極欲人無貶詞說者謂公祖王翦市田宅遺
意君臣之際不衰矣乎故太師端肅馬公勳伐行誼人人
知之無論已獨其清介儉素之操世靡未有知者予多病
寡交與一日有客謁者則端肅公曾孫上林君也布袍麤
焉弗殊寒士予心欽之未信也居無何君陟江寧丞而中

翰芹泉劉君雅善君開語予曰端肅公匪特中土士然中土人士藉公以重於四方不曾嵩高大河也上林君官京師往往嚮産以充薪水嘗過其第自先世詰敕御札外僅圖史滿榻耳毋論端肅公卽上林君父兩令鉅邑大父守大州晉參藩議累世仕宦亦應少裕上林君茲官白下攜孥以行至不能辦道途費非世守端肅公清介儉素之訓何以有此子職紀述又端肅公鄉人也可無一言俾後世知端肅公者不專勛伐亦庶乎與武侯並美哉予矍然起曰有是哉古人善遺子孫有以清白者有以安者然未必如意也白上林君西洋公少參公至端肅公四世矣清介

儉素有如一日昔人所謂彰美傳盛交相成者也夫清介儉素則無所愛無所求則心爲實心惠爲實惠實心實惠可以感鬼神貫金石而況子民乎江寧豐鎬根本又赤縣重地丞佐令以理民秩崇外邑譽易上隽誠持清介儉素之操終始弗渝雖天下裕如也獨江寧也與哉是故念祖孝也盡職忠也忠孝人之大閑也上林君懋哉君甫之官予顧略其治邑事蓋自其重者言爾君亡庶其所重則中土人士自今重於四方焉氏世世有籍矣寧直端肅公

師竹堂集卷之十終

序

送劉石孔鄉丈之略陽序

汝南王祖嫡胤昌著

石孔劉君雅善占詩文尤以賦自雄倜儻俊邁直凌往昔數應鄉舉不錄晚遊成均聲振六館今歲謁選訪予長安旅舍出所爲北征賦秉燭讀之如敲擊金玉逸韻清遠又如絕巖幽壑之間仙人長嘯天風忽來林木作鸞鳳音也君間語予吾來非謀升斗者華髮徧冠謂何授一秩歸展墓償書負郎制野服爲伺平遊聾莫易矣予曰否否昔人

青肓泉石類有所託非謂際全盛之時抱可爲之具藉得爲之階浩然長往者也君斯三者全矣毋亦以資應小官未攄偉蘊世方以格品士安得不知我也者而晉之嗚呼士患無用世志耳委吏乘田抱關擊柝聖賢不鄙也曷論崇卑哉聖天子厲精理道綜核名實邑丞尉以下敏幹廉明者卽不次超擢海內翕然嚮風謂千載奇蹤以君之才矣弗知弗晉患若雅抱不欲作吏廢挂冠返服由已爾君以語嵩望李君曰誠如王子言又何日除目下則得略陽簿劉君走告子僻遠柰何子曰否否略陽雖小邑捍蔽巴蜀控制商虢其人務農力穡質直好義考之圖經玉女厨

谷諸山嘉陵犀牛諸江與夫佐卿化鶴之遺跡吳玠拒金之故壘皆在境內簿佐令以理民職猶易稱民猶易親惠猶易被君誠盡心盡力靡怠靡阻勸課農桑之暇蒐訪名勝時出雄篇遍勒崖谷俾後之攬者慨然興峴山之思不愈於猿吟鷗狎自甘湮沒者耶君復以語滄浪李君亦以爲然又數日三君與予飲王氏山亭二李君酌酒賀曰劉君感子言將捧檄之漢中矣盍書前語以贈嵩室眞陽人時滯選調滄浪內鄉人尹永縣聲績方茂石孔鄠陵人二尚書公諸孫三君才名中土三傑也故交厚如此

贈瑞穀吳先生司訓應天序

余雅聞新都吳瑞穀氏以文雄藝圃王元美劉子威二先生盛推轂之謂文至瑞穀始無遺憾余私謂此標榜語耳畢從周爲先太恭人乞墓表於瑞穀未通姓名也瑞穀謂此汝南賢母慨然附陸遜之義余服其辭感其誼愈嚮慕焉丁亥冬余以禪除補官司業瑞穀久困諸生始以貢赴禹丁亥冬余以禪除補官司業瑞穀久困諸生始以貢赴公車持其集訪子數學軒出恂長者也與之談若不出口居數月見余所上革除附錄疏流涕拊膺謂不可不紀則累數百言無論其慷慨激烈千百世覽之欷歔不能已已而考覈精博卽白首東觀未之悉也瑞穀豈徒以文雄已哉余暇讀其集大抵西京以前語求解人亦不可得始信

二先生非盜訓而又私歎如此人主司不收卓識者謂宜
倣宏詞羅非常之士有味乎其言之也瑞穀居久之裘倣
金盡得應天博士蕭然將發又過余苑西草堂索言爲別
嗚呼古今賢喆窮餓無以自見不可勝紀然其名與天壤
同倣一瓢千扇夫子有明訓矣博士師儒官厥係甚重應
天豐鎬重地夙稱材藪瑞穀又砥節厲行以身先之六館
諸曹駿駿從此升矣雖然余有深感焉今天下文勝極矣
談經術者往往以升座說法別立門戶誚之而好異之夫
力詆朱子豈但操戈入室將使人以格物窮理爲瑣務上
乘玄旨卓乎莫知攸始斯道巨蠹也瑞穀爲考亭鄉人今

居首善之地以經術爲職請姑舍雕蟲末技而潛心精詣
俾學者由考亭以遡洙泗之正脉即不六館諸曹厥功偉
矣瑞穀勉哉毋寧使人謂瑞穀以秣陵佳麗翹思於山水
花鳥評其集者尚有遺憾也

贈張柳池先生署新城教事序

都陽吳公之守汝南也苦心實惠可質鬼神而明倫厚俗
有孝經註釋管見吳公擬刻未及以教多士多士其有興
乎新城畿輔鉅邑多奇節慷慨士部便者冠蓋相望譽易
上達吾見柳池君之駸駸庶仕從茲始矣予多病索居吳
公過臨誤厠檄末嘗聚講天中書院故知君獨深於其行
則公特重焉者君汝南名士蚤登賢書事親最孝母徐有
疾醫藥靡效焚香籲天願以身代凡轉側吐唾皆躬扶抱
比絕哀毀仆地久環拭良久乃蘇泣血三年寒暑弗去衰
經事父務娛其意兄雲翔弟雲萃先後病垂殆則又百計
愈之教姪如己子合族童子歌詩習禮雍雍怡怡者近百
人堰行鄉約爲里人式吳公擬薦於朝觀風者亦特嵇嘉
獎會吳公去乃其事竟寢今年試禮闈不利喟然歎曰仕
以行道奚論崇卑上書願就教職得請署新城教事瀕行

送古村杜太翁還遼陽序

往予已未在都下與遼士之試春官者談遼事皆以雪山杜公右文武才並道尊君古村翁事甚悉翁生長遼海山川險要胡虜情僞甚諳且悉每接談晝懦夫小兒勃勃有緊頸笞背之氣翁顧眺塞輒太息曰大丈夫當折衝萬里爲聖天子紓東北憂何至如兒女子老牖下耶舞陽侯生中國顧得十萬人橫行匈奴中或者笞其易不知管氏作內政得士三萬人無敵於天下矧遼陽全鎮當匈奴一支又士著勁士乎翁嘗應例爲戶侯隱然負封狼居胥志時重守邊不敢向虜發一矢撫鎮代更吾如傳舍一切苟

且莫爲遠慮翁知不可爲遂閉戶爲讀老氏書絕口不言兵事雲山公已薦畿甸聲稱藉甚矣予聞其言恨未識翁即稱人中訪雲山公亦不可得居嘗悵惘辛酉歲雲山公節推汝寧予復北上道過淮康歲暮天寒顧子僧舍怳慨激烈逾前所聞詢翁動履公謂子曰始子有汝南之命也以親且八旬不可有萬里之行家君以大義責子流汗莫敢仰視且曰小子第之官廉以律已恕以臨民勤以蒞事吾明年當策騎蔡地觀雪夜縱擒之獲矣子聞公言固喜識公而又知翁之必來並得拜翁稽前悵惘也今年八日公馳書報予曰老父昨歲來仲春將又去時年八十二矣則握手談藝評古時或飲食相聚驩然樂矣子念老母居

送友鶴冉年丈歸養序

辛未中州士之錄於禮闈也蓋二十六人云出則聯騎行

嘗悒悒諸君恠之以他辭對蔡冉君意有同予者亦未顯然詢之也嘗早朝進左掖君密語予曰家大人踰七衮僕鮮兄弟廸命計偕不奉甘旨者半載餘矣獨奈何遺老親於堂顧嗜進取哉因出袖疏曰歸決矣歸決矣予歎且贊之疏聞上嘉其孝允焉諸同年聞之罔不歎且羙其將行也同鄉例有言僉屬予予病初起頭岑岑然不敢摛管而覩君去離思黯然情誼俱弗忍默也則謂諸君曰冉君此行有關世教不淺哉宴子餞隸村傭野豎奚有師友之資誦說之敢哉而娛悅其親靡所不至矧士束髮讀書天經地義開卷第一義耶夫侈五鼎者寡養志之誠家仕宦者

罕倚閭之戀發寒素者諱負米之感哀躁競者文捧檄之說嗟乎年衰愛篤途沮思結即日列八珍極盡繡眷耳乃自解曰忠孝難兼豈陳情者爲迂絕裾者爲通與冉君初舉進士聲稱藉甚鉅卿先生咸以公輔期之間多慰留竟毅然莫之奪也此其孝思之純豈復有所易耶聖祖以孝教天下洪武二年幸後苑見巢鵲鳳卵歎曰誰無父母仓羣臣親老得歸養繼又著之典章烏烏私悰人人各愜惡有忠孝罕兼之令耶夫缺養於親而攄忠於主無是理也冉君以孝聞矣他日立朝績業炳赫奚俟問哉而聞君之風翼然興感遠追令伯李公之芳近並茂烈陳君之懿予是知君之茲行有關世教不淺也君大父強恕公宰邑以循良著事親至孝尊公村南先生起家進士歷御史參藩議所至有聲尤以孝聞然則君之是請也殆有所受之乎昔萬石君徒以醇謹稱於時至今讀其傳者尚忻忻慕之況君忠孝傳家者哉予有弱弟例不得請以是贈君聊識子之耿耿且以告世之爲人子者

送周進士請告歸楚序

豫楚接壤而麻城信陽僅數百里而近予諗聞故光祿卿周先生爲一時名臣恨未識也今春分校禮闈放榜之夕見周君應嵩者麻城人以春秋舉未敢必爲先生子及閱

世系信然蓋益篤嚮往思矣出闈君過予苑西草堂年甚少清癯儉素不殊寒士固已奇之而察其中若悒悒不以一第爲榮者居頃之儲養命下君雅好古文詞館閣諸公亡弗推轂君君顧潛然涕洟爲予言二尊人尚未襄事所以赴公車者冀副顯揚念茲幸見錄乃以一官滯情事未伸兩間雖大奚以自容歸決矣予執君手太息曰嗟乎父母之恩埒之罔極何以圖報生致養殁致葬久致祭如斯而已矣親之故也不幸而罹訟獄荒疫水火兵戈之變尚可諉也無故而停柩數年或十數年嫁娶生產歡宴一切如常而遺骸暴露不得掩三尺之土歲時祭掃曾不如皂

隸乞丐灑麥飯於丘壠固不獨感風水一節而已少有人心者睨而視之不知其顙有泚乎不也君少年高第時所艷羨即弗儲養列秩中外孰非顯融君獨愴惻亟歸若不以三公祿易一杯土者孝哉周君他日之忠無侯卜矣予家君每見久不葬親者貧則爲之資助爲之經營無主者徑爲瘞之有力者則曲爲勸譬或舉窀穸以怵之故信陽旅襯多歸窀窆其不信不從者爲之痛憤耳周君是行安知里中不爲感動哉光祿公平生大節當有名筆紀述不敢率爾獨於周君是行懷懷焉先生有知當不以子之一第榮而以子之一歸喜矣

師竹堂集卷十一

送玉峯程先生榮還新安序

新安程氏自梁忠壯公以來世以忠孝節誼聞於時而族之蕃衍寔甲宇內雖其地僻兵燹之變亦其恩禮浹洽聯屬有法故其子弟習聞孝弟忠信之教相親相愛愈久而愈盛迺玉峯翁少嚮學有才氣爲章句里人多販鬻翁試爲之輒有次第然好赴人之急不規規握算較錙銖獲利獨倍他賈他賈喜豪侈日痛飲縱博擁美姬飾變童歌舞狎玩者丙辰冬始識山人於濂溪公坐間信如意度詩可以知人未有並其貌得之者豈予與山人有神契者歟山人幼有用世大志然以性高潔不能隨俗俛仰又恥以經義章句求合有司遂寓意煙霞放情林麓寰宇名勝足跡

殆將遍焉故知山人者謂人物似晉詩文似唐不知非山人樂居也中古以來士大夫以仕爲家揮霍簡貴一簿莫屑小小黜謫至於涕泣自甘腐鼠竟忘首丘廉恥節義視爲何物嗟乎嗟乎解組挂冠豈誠忘世振衣濯足未必沽名桐江一絲栗里五斗有何勛業史乃大書毋亦以激頑起懦有補風化者乎山人之心要難與俗夫論矣山人家太湖往以島夷之亂攜家東魯今歲將還姑蘇道過申土而予適抱病因書此送之予方奔走求名而以此贈山人亦以山人之知我也或他日過震澤之墟花竹蔭欝調鶴鼓琴望之若神仙者必山人也其毋移文逐我哉

送閔山人南還序

予多病好奇嘗南游吳會北抵燕趙訪古所謂玄踪仙蹟技流劍客之類未遇也癸亥寓金陵僧舍邂逅新安汪吳尤善畫品雅稱精鑒每縱飲長鄭畢四君負氣任俠汪吳尤善畫品雅稱精鑒每縱飲長千之里必詣諸鬻畫家盡出所藏第甲乙辨真贋主人斂手歎服不敢出一語雖踵前人神妙能雜之說而意則遠矣予因是日與之遊頗竊一二今年秋蓬山閔君自淮遠來寓慈氏寺月餘未知也偶於友人處覩其山水人物不知金陵四君賞鑒如何而寓意簡澹出筆墨蹊徑之外往嘗因緣爲姦利也丁亥秋予禪除北上相見甚驩又年餘而逐客之令下泰甫蒼皇預遞夜寬囊伏僅以身免而緝寫真者雖酷肖細視轉覺索然山人所貌者不必問其爲

贈盛泰甫序

昔漢購季將軍重魯朱家不惟脫其難又能尊顯之張儉亡命所在破家迎之而孔北海尤烈嗚呼緩急人所時有也容容後福雖累千百烏所用之此俠士所以罵弗通也盛泰甫客都久門庭清閟花竹鬱茂茶果酒具事事精雅公卿亡弗折節四方能詩者咸與結社泰甫傭書自給未嘗因緣爲姦利也丁亥秋予禪除北上相見甚驩又年餘而逐客之令下泰甫蒼皇預遞夜寬囊伏僅以身免而緝

捕嚴急閭里震恐是時予在都門不知事所由起而人多爲君貤者今年春予以妻喪病甚請告歸無何而泰甫至不勝茫叔之歎痛定訊之始知逐客有由而君又波及者也夫小而村落大而郡邑絃歌繁盛必樂土也人物蕭條必陋陋也矧薈蔚都會薄海內外是萃是觀者乎君吳人也閭之長老嘗弘正嘉靖初吳郡日有燕樂優伶輪值取給里胥公私俱裕不相病也近則引嫌避詰不啻束濕而財愈絀民愈困矣節省有源不慎濫觴而爭潰決可以喻其餘也已予通籍每朝散或休沐輒有宴集旗亭茶肆絲竹歌舞間雜轂擊肩摩車塵馬足相間賸饘殘膏沾及貧賤因歎太平全盛主上曲體臣

下其周若此而挾矰躡蹻各以所長賦三都而擬二雅者癐癐也茲宴會有禁俳優有禁百貨有禁詩文雖不禁而陰亦忌之煌煌京洛奈何使人視如畏途哉或曰如子言客不當逐歟吁是何言也頭惡草弗除嘉禾弗茂鷙獸弗驅樵採弗往逐其可逐者耳驅逐非也今一命以上隸於三事可逐者豈盡無之而未聞其逐也間有逐者而人亦未以爲故也君自娛乎哉君行矣繹予之言當必示遂塵澣八極斯隘者矣

贈王蘆岡先生篤行序

或謂王子人有爲親割股也者孝乎曰孝哉曷言乎孝體也者親之遺也不聞之曾子乎其語門人也以全歸爲幸矣乃又曰戰陣無勇非孝也斯文何也君親一道也而天人別焉君急指躯赴之親急以不敢毀傷解斯又何也然

則親病不割股皆不孝歟王子曰否否聖人教人爲可繼而已矣故孺子泣而聖人以爲不可繼非以孺泣爲不孝盡人而孺泣卽聖人亦不能也是故親有疾如曲禮所載可也不必割股也割股也者孝之變也夫針刺蠆螫壯士變色持利刃而自殘斯豈易易也哉彼誠癐親之不起懼醫之技窮覬萬一可生不知其然而然也豈暇論孝不孝哉然割股之子親多愈而其體多易平精誠感格不可誣也然不可以爲訓聖人於親豈憚一支願未聞有割股者蓋聖人能爲而不爲又不必爲所以爲可繼也中道也非以割股爲不孝也夫苟以割股爲不孝則視親之呻吟委

頓付之無可奈何漫以待諸若爲孝矣故曰孝之變也斯可哀而不可非也吾申有廬岡玉君者諸生夢桃父也幼業春秋玉許子不嘗藥輒廢書而歎屬父病百計不瘳遂割股啖父父果愈嫡母病焚香露禱以身代母亦愈嫡母一女盤貰嫁之而喪夫無所歸復迎而養之終身里人有爭君爲君問亡弗聽者頃又甚施予赴人之急里人敬之若吾宗彦方也嗚呼玆不亦孝友篤行君子哉予往聞割股而無他善可紀者豈惟無紀人亦弗齒是孝而盜者也斯君子之所惡司敗之所禁也君誠心爲親恥於自衒予與君同里寂不聞君豈沽名者哉矧君可紀又不止一事叙巳寡婦清名至今不泯李氏稱未亡人家寖微能以耕織起稱雄郡中又秉節立孤可不謂賢耶清徒以貲故秦皇帝以爲貞婦而客之爲築女懷清臺名顯天下其事甚奇而節弗槩見未足槩也李雖止旌督學使者哉然以節不以貲視旌人主槩不多乎哉曰西平王餘烈遠而未熄故厥後多賢如此王子曰否否古以氏族相高若甲乙丙丁得入者爲四姓而隴西李趙郡李在唐最重大抵地勢相傾互相排詆各自著書盈編連簡見沈存中所著筆談大畧可考也夫芝草無根醴泉無源人顧自致何如耳狄武襄不認梁公何損其績彼拜汾陽墓者千載以爲恥也李氏顧名思義能以節孝世世勉西平不西平不必論

乘示予云出西平王後予覽之世系所載甚詳入國朝占籍信陽有諱樂者領鄉薦仕濟川衛參軍今南郭鄉進士坊是也凡幾傳而爲秀秀妻齊氏弟相妾胡氏相子軻生員妻周氏夫皆先卒三氏矢志弗奪歲寒相守辛苦畊織日以饒裕又夙夜課子讀書故天叙秀顯能文有出藍之譽歲戊寅督學使者西川李公校士至申祗奉璽書蒐羅節孝幽逸表揚風勵而父老以李氏三婦言李公異之檄有司旌其門曰三節郡薦紳先生僉謀賀焉予友岐陽周子與李有聯命王子爲文夫太史公志貨殖蓋自傷也及

也

師竹堂集卷十一終

序

壽元輔中玄高公六十序　代

汝南王祖嫡履昌著

嘗讀易至泰之九二茹茅征吉象曰大有慶也夫翊財成輔相之后際小往大來之運若無所事事矣而中行之尙聖人惓惓焉豈非以其責任隆重必動協於中而後可以成開泰保泰之功所望於後之君子不淺歟夫毛瑣匪包荒之體而貴於弗疎首鼠匪馮河之義而貴於弗悾狂近匪不遺之音而貴於弗馳比昵匪朋亡之訓而貴於弗避宅心

處事惟中是執而一毫之私弗與是純臣之道也故聖人贊之曰光大嗚呼論相業者孰有辨於此哉以予耳目所覩記今少師中玄高公有焉鑠秀嵩洛夙負神解蚤入詞垣歷踐華要茂躋輔閣始終事肅皇帝者二十六年造膝敭沃日侍菁密丙寅乙丑以來海內寧謐公力居多今上御統公以甘盤舊學眷注日隆首筦機務兼秉銓選懷疏偉猷援久視之說以獻豈公心耶雖然公既以身壽天下再上溫綸鄭重上下交而志同益千載一時矣自公掌銓拔茅彙征不仁者遠內君子而外小人一命以上孰非爲盛德也善而可繼者大臣之盛心也子故略詩書之所稱民造福者而北虜款塞發言盈庭公也獨斷廟搖廟祐舉泰交以爲祝冀後之君子尙焉其公心哉其公心哉

大司空貞菴曹老先生八十壽序

予嘗誦孟子達尊之說以爲時重爵位爲是信此抑彼耳及觀虞夏商周尙齒養老以燕以饗以食至誦南面之勢不敢抗禮然後知聖人用意懇篤王道易易不虛也夫褐身脩行式於閭閈人主猶崇敬不敢有所加矧年位胥高名德並茂淸忠粹節終始無議國家以爲典型人倫以爲著蔡者哉貞菴曹公起家進士歷事兩朝出撫巨鎭人贊機化凡厥建樹咸闕崇祉而沆毅凝定中外屹然推爲一代名臣曾留都大司空缺上以邦土重寄根本要地倚公以往居無何控疏乞骸溫旨慰留而請之愈力上重違公意特允致仕所以恩寵者甚渥當是時士競躁進甘以身

狗瘠綴是槩丘壑見鄙公之一去可謂君臣兩全進退以禮望隆嵩夫重逾九鼎者矣公既歸明農擁國以孝弟力田教其鄉鄉人化之公自忘其貴人亦不知公貴也七月十有二日爲嶽降之辰春秋八十康强悅澤壯夫弗若守臣方請于上恩禮存問而鄰大夫夫總披爻老子弟咸捧觴堂下乃高生崇謙兄弟以公姻連且累世通家目暑來申意給傳省覲未幾而太夫人仙逝人以爲純忠至孝全節完名未有如公者也公既禫除明農結社足跡不及公府部使者與臺省交章特薦壯猷元老不宜在丘壑間仲冬士寥廓久矣而古貌古心全德全社未盡知也公立朝則朝端重若鄉則鄉邦重如祥麟瑞鳳之應期和風甘雨之拂物達尊大老輿論攸歸不直孚於月旦爲吾鄉故事已也往昔耆碩脩齡極品更僕未陳伊呂周召姑置勿論漢之韋匡唐之魏瞿宋之司馬文范爛焉可考豈造物者特鍾私厚以鳴一時之盛乎猶未也衛武公朝夕警戒百歲罔替非公所誦說愛慕者乎予不佞尙俟他日歌抑詩爲公祝焉

少保大司馬張公壽序

慶曆名臣蓋有心齋張公云公歷事三朝所建竪最茂而最爲人所稱頌者安攘偉略也諸邊惟遼爲難處公在遼獨久士卒愛如父母夷虜畏如神明羣奚稟爲著蔡遠徼

乞言以爲祝予惟天地之大德曰生人君所以焦勞於上人臣所以奔走於下務全此德而已戕民之生惟賦役戰伐爲甚公在司農則祛箕斂之謀公在本兵則懲止戈之戒是所企活者睠睠吾寓中異域窮陬免鋒鏑之苦有陰受賜而不知者天鑒之矣六十四爲易卦一周由此引伸觸類寧有紀極乎哉主上方壽考作人尊禮耆舊予備員侍從每見老成宿德布滿闕庭竊歎成周之盛千載再見也知公受上心膂股肱之託精力矯健中外喁喁冀公復起欲爲洛社之適豈可得哉公家留侯辟穀之行託意甚遠公之所遭留侯不能有也顧爲周召而不爲期奚寧直

公之素心亦海內之心也易之諸卦惟謙最吉德盛禮恭光明下濟敬以是爲公祝若夫諸子諸孫述德繩武亦惟法公忠孝之心退讓之美張氏餘慶所以爲積善勸者不既多乎於是金吾君再拜謝曰家大父惡諛而喜規持此爲壽必歡飲累日不疲父子其敢忘大惠

大方伯龍池王公六十壽序

王子請告歸居龍華寺寺去城七十里山高十數里林木鬱茂泉甚甘徑流厨釜盎溢散之畦田大旱不涸昔人多避兵於此蓋靈境也王子既倦游得此地清齋禮佛誓不作人間綺語乃大宗伯龍江沈先生以書來謂擬作明禪之學對人言一切離之盡空所有其自序曰平生好性命之說

王先生也豈所謂夙緣乎般若四相惟壽難解說者謂八萬四千終爲有盡不知生死大事佛爲此出善度衆生豈意蓋祛貪耳諸欲難割莫遷於年此而弗貪何者弗舍人相我相衆生相皆原於此學人不悟爾王先生通籍四十年牧民則爲循吏治兵則爲良將斷獄則爲神明臨財則爲廉介語該浹則藝圃稱雄談名理則禪林推善稟受之全造詣之至凝持之力覺悟之蚤蓋所謂異人也方今六十黑髮朱顏蹻捷若少孰不以爲脩齡久駐之徵先生乃一切離之盡空所有其自序曰平生好性命之學對人言

洞見底裏與印空天隱方外交莢香危坐以是終其身味斯言也不貪不著庶幾不可思議之境者也先生之子閭所君尹商丘脩先生鄧州之政懇冠一時先生長憲中州雪寃鋤貪攻老迄今能道之是先生攻子胥大造我兩河也沈先生茲舉合郡士大夫不戒以孚正先生丘壑時可以覩人心矣王子摘詞不作祝頌語因感五臺夢要之般若壽相匪先生弗能解沈先生雖不談佛而妙契佛理且因以質焉

壽見山田翁七十序

閩有大儒曰見山田先生者今宗伯學士鍾台公攻春秋

七十孟冬二十六日其誕辰也宗伯門下士若大理少卿吳君通政參議田君刑部主事陳君謀所以壽先生以王子從宗伯詞林後又嘗佐宗伯成均爲通家子悉先生潛德儼然過而索辭王子斂容起謂諸君先生之壽所謂不朽之圖匪區區脩齡擬也盍先生幼有異質弱冠爲諸生試輒高等文未出已爲遠近傳誦乃厭苦時義潛心經術自漢儒註疏迄濂洛關閩諸說各有折衷嘉靖癸亥貢赴公車兩廷試俱第二當博士郡邑念親老棄去而專以詩教宗伯莊皇帝二年宗伯試南宮第一簡備中秘先生就養授訓京衛武學未幾念親老又謝去先生志戀庭幃雅

慕丘壑屏居山中部使者暨藩臬守令數訪不得一見有式廬歎息去者敦倫重誼二弟同爨白首無間言四十喪偶獨處一齋幾十年宗伯託所善者婉諭久之始畜一侍者恒悽愴憶宗伯母不釋也先生以嚴毅見憚里人有不善惟恐先生知而和易坦率又爭暱之每出布襪草屨以一童子隨輒有數十小兒擁前後日日競伺先生出以爲常人謂康節居洛後此風寥寥不圖復見灾謂有宣冠詠歸之氣象云嗚呼余讀往史見儒林隱逸獨行視功業赫奕者尤重豈非一時之績百世之風不可同日語乎先生篋經術多著述可傳儒林樂幽潛遠勢利可傳隱逸而孤

介自持苦節絕俗又可傳獨行三者有一已足不朽而先生寔兼之蓋靜而與兩間同安動而與四時並運者也將何以壽先生哉然此以理論耳養生之說黃帝廣成老子備矣而不出緜欲之一語先生外不近乎名利內不泪乎聲色鏟光葆和守貞抱一寡而又寡玄之又玄長生久壽尚落第二義而乃以文字壽先生豈但皮相已哉雖然先生負經世之略不自試而貽之子宗伯奉先生庭訓事上講幄仰贊邦禮旦夕爰立嘏勿謝爰是社稷之功寰寓之福也與先生身見之行矣殊視儒林託之空言隱獨甘乎枯寂何如也夫不朽之謂壽無欲之謂壽功德及人之

謂壽先生何居矣先生大儒也必有默契而不輕以語人者倘當負笈操几杖謁先生請焉

陸先生七十壽序

浙以文雄海內而俗尚靡麗敦本者有遐思焉章文懿公古道自持終始弗渝槩風土淳樸寧靜澹泊者甚多予鄉往數矣隆慶辛未幸出穀陽趙先生門先生蘭谿人謂予里有陸先生文行度幾文懿惜不遇耳乃丁丑分校鵝湖所首錄者今宮諭可教先生子也以是益悉先生之爲人壬午冬予奉使豫章便謁趙先生靈洞山房陸先生操漁艇訪予具若果先祠祠祀公嘗諫

毅皇帝南巡罄杖下者爲低佪久而不能去陸先生村居終歲不入城市入則蹙止祠中城內無居也是時風雪凌厲二先生送予嚴灘所瑒者俱非晉取穢艷語卽面承文懿豈逾是哉予因歎陸先生雖不還而宮諭君嘗詞垣不啻文懿貽穀略然宮諭每一文出人爭傳誦顧恂恂若不能言嘗有以下人者又歎是父是子俱可爲敦本者風也已丑冬予病請告歸宮諭君依依小齋黯然見於顏色問再拜曰可教不佞老父嘗誨至今日明年爲七十壽辰可教圖歸省覲老父於世味淡無所好卽膺封典終不以槃帶易薜蘿願先生一言或者少當因以藉手稱觴乎予

謂宮諭先生之壽維三不佞言而章也豈先生幼負奇蘊成以爲無雙而先達唐文襄公學使孔文谷公俱有國士之賞題十九首薦而不領鄉書詘亦甚矣詘甚矣詘其遇必信其齡是乘除之定理也人多欲則多營多營則形神儻而不知先生斂華鏟光湛乎昏默是廣成之微旨也造物所忌者名所變者盈先生損之又損宮諭雖貴弗矜弗爭是虛受之巨器也倘此三者故全也予何以壽先生哉予開先生博極羣書饒於譔述名山之藏行之必遠此不朽大業也矧宮諭鄉用方茂論思翊贊疇非先生之功其爲壽也宏且遠矣雖然天地所以悠久者始終如一耳血氣之軀

攻之者衆志以遷遷情隨境易有初鮮終古今同患也願先生期頤不忘儆誠願宮諭富貴不忘貧賤忠孝廉退靡搖靡眩予所以壽先生如斯而已矣予與先生有通家誼先生古道自持仰止文懿故於規獨詳焉是不唯先生與宮諭所樂聞趙先生聞之當以王生一念耿耿不忘風雪舟中語也

李杏山先生七十壽序

夫士無可爲之具可用之階而能量力安分不求晉者視躁妄貪昧亦已賢矣有具與階而不求晉者必有所忌與託焉者也有具與階而又無所忌與話而不求晉斯其人

世可多見哉若吾鄉杏山李先生是已先生幼負異質籍甚藝圃庚子薦於鄉罔弗以掄魁期顧數試南宮不利先生太息曰周官選舉之法廢漢氏徵辟猶有古意今直以文而已矣而防檢日密握槩入闈不啻伺諜詰盜上之待士與士之自待胥賤甚矣吾不能細已意博一第吾遊且倦歸矣蓋自是絕迹公車明農教子以著述自娛歲癸丑長公成進士官詞垣是爲少莊先生次公峙峪亦領甲子賢書長老嘖嘖曰李先生抱道蘊才不輕售茲大售二子也可徵天哉今上九年孟秋十一日爲先生七十壽辰長公前陟貴州督學憲使亟去先生側亦不復出次公尹赤縣著績擢比部郎間過予苑西草堂道末繇歸壽先生色動者久之已又拜曰願子一言馳寄伯氏庶藉手稱觴哉予家信陽與順陽同郡雖未侍先生杖履恒切仰止又獲從長公詞林後君即弗言亦欲闡先生潛德告里中子弟矧君儼然臨之乎予閭造物所最靳者年其所厚畀匪德則有所乘除者也先生負用世之具擢秀省闈即終弗第稍就銓選顯庸廡仕何所不至里推孝廉之譽生逢熙洽之朝曷忌曷託廼視一官如腐鼠然淵衷遐攬匪夷所思矣或者謂先生屈一身信二子用廉賈五之之術是大不然凡取必於天者皆私也先生雅志丘壑怡精葆神自適

而已其年永子之貴初無覬也惟無所覬故德必得壽謙必受益則前厚畀乘除之說也夫廉賈操奇羸去取而先有必之之念亦貪賈耳以無所必故日廉史遷曰陶朱公治產積居而不責於人今禔身約已顧責於天耶又聞先生幼孤事祖母劉盡孝類令伯性喜施予里人待舉火者百家類隴西公沖接引後進風神峻潔類元禮脩五賢祠以正學訓鄉人類處州公繁聚書卜隱不求聞達類廬山勃所著杏山集逸思不羣類青蓮慕長生神仙類鄴侯至於抱玄守黑則亦近代之猶龍予欲名之不能名之矣

重齋老師七十壽序

萬曆辛巳仲秋之望爲予師重齋先生初度之辰春秋七十高矣矍鑠爲文壽先生其於淵靜斂膚自致脩遐顏悉而於乘除損益得之天者固未及也今夕何夕佳節良宵古今賞豔請以月壽先生可乎夫月秉精太陰與日並麗繇朏而魄而弦而望盛滿極矣然不自滿也漸虧漸匿以至於晦而明復生焉往來不已循環無端蓋同天悠久者也先生少舉進士登譽藝圃聲郎署驟驟嚮用非盛滿之漸乎乃韜光斂耀損之又損綰綬州郡曳裾藩封竟拂衣歸也斯亦朓而反矣然直道清操愈匿愈顯昔與同晉矜圓而炫赫者今其人與名俱晦矣益虧盈益謙天道之

常而月尤人皆見之者先生之壽非天其孰爲之或曰日月並壽者也日弗虧何居此陰陽之辨君臣之分也處半戒盈先生蓋退默以明臣節耳其於月豈區區賞豔已乎雖然葆光用晦儉德隱身天且弗違謂先生之壽爲自致焉亦可也是夕也桂醑初浮蘭膏欲繼金波澄徹玉宇寂寥瑞露天風恍若聞仙杵而降靈藥者舉觴嘯歌迨曉始罷

兵憲安吾楊公祖壽序

先生之節鎮汝南也撫文奮武約法樹防憲度肅清風裁丕振維秋九月念有四日恭值誕辰農事告竣時稱有年遠邇欣欣咸祈純嘏門下士王生某則又稽首厥言曰大哉先生之壽其關世運哉天之生人匪但以長存久視蹻雲躡景望之而已壽國壽民責成甚重名臣賢相功被當時澤流後世雖謂之至今存可也三代以還周祚最永宣王中興爲姬令主侯辟分封何可勝紀維嶽降神唯申伯者詩誦豈非所關者大且遠乎汝南當天地之中信陽又汝南之中考牒索圖寔定宅庸地云柔惠且直式我南土吾申父老至今壽申伯者未已也夫屏翰錫圭秩崇勢峻嗣守若令名堂扁室往往自擬雖罷侯置守沿革靡常而蕃宣撫字委任遠絕烏可弭附也國初以藩臬大臣分制諸

道汝南中原巨鎮又開府建節於信陽控馭設施略倣周制遺蹟故墟始崇以陟茲土樂哉先生毓秀兆祥嵩高允符壽我南國是保是憲更僕未陳籲有感於大者焉往往師冤以烏合餘孽非有大志而奮梃一呼郡邑震動信陽環以萬山深林長谷亡命嘯聚乘之蜂起吾申素恃金湯千里開亂固已中夜恐惕咸思委棄矣使非撲滅即百騎簿城奚殊坦途耶先生下車不以時平弛備嚴賞罰肅部伍揖循激勵士氣百倍搴旗陷陣之夫爭言衙霍先聲震迭不逞潛消豈直潢池波清村犬亦寂然無警矣汝南古稱膏沃數十年來旱厲螽午閭閻凋瘁至不忍言千和致

青意者類東海孝婦事耶先生持憲如鑑如衡操以仁恕臨以剛決幽探芬蹟罔不洞燭無鉤距摘伏之術人稱神明弗敢欺焉是故無枉弗伸無滯弗濬感和召瑞年穀比登衍衍熙熙始知有生人之樂先生之政無間其他即此二者壽我汝南寧億萬已哉咸喜世功不知當時之祝申伯者視先生何如也我皇上壽考作人久道成化比隆堯舜下陋周宣斯千載一時矣先生名世應期保和履泰行將與二三元老調燮左右海隅蒼生咸躋壽域當不止南邦是式而已而天下之壽先生者擬之申伯不既薄哉某不佞家世武弁先子積窺往拘成案先生惻然雪之百戰

微勞賴以弗墜壽我王氏者世世矣值此慶辰少展虔祝
先生嚴毅剛介既不敢以諛詞進某受先生至教期克樹
立亦不敢自同俳優承色取媚獨以先生之壽有關世運
者如此不惟面熾而康而蕃而昌琳琳瑯瑯世濟休光亦
可以下壽八荒上壽吾皇以綿國祚于無疆

壽水陽亢老師序

吾師水陽先生自獨藩左轄歸臨汾十餘年矣明農課子
新貴舊交一切謝絕式廬就問默弗應也今年春長公偕
計集公車相見驩甚詢先生動履曰家大人六十有三往
遊宦多病返服迄今神精完粹壯夫不如也十月望值初

度孟禧酉旋謀所以稱觴者未愜諸子獨無意乎於是右
廷尉周君謂王生某曰吾儕蒙先生國士遇久矣茲何以
為先生壽王生曰先生於世澹無所好惟無所好故難老
此人所知者至出處之際則先生自信不以語人固知知
先生者鮮矣蓋先生弱冠發解登上第編摩史局者幾十
年始出督學河南歷藩臬又數載弗再名甫陟左使即為
嗾者摶擊去夫史臣滿三考藩臣秩二品咸去樞筦不遠
娥眉入宮妬婦媒孽寧惜餘力哉老子曰身與名孰親人
摶其位天汞其年斯乘除之理也有為先生解者國家需
賢才如工師求大木求之而得又多方指摘以為弗中程
度然以莊子散木獲壽之說觀之彼之愛先生也至矣是
不然天生美材自弱斡至參天自寸絜至百圍豈徒慿風
霜閱歲序自若其性已耶清廟明堂匠石汲汲棟隆之吉
壽孰大焉苟以沈腐液楠毀敗為適捨擊蘑伐折泄為苦
是穴居野處可以至今宮室之易聖人過計矣夫瑤花瑤
草仙家所謂壽卉也笑五穀曰烏歲歲為人刈穫為夫使
盈壤皆壽卉人曷以養此散木之喻也南華之意風世之
營營自戕者爾先生在史則為良史在臬則為名臬在藩
則為名藩在鄉則為鄉先生隨在沾惠所謂下自成蹊者
也豈與山澤之臞較脩短哉雖然長公曰先生游宦則多

病返服乃神精完粹弗苦厭生以自保莊子之言養生者
弗能易也先生之壽譬之木蓋清廟明堂僅得其枝柯耳
而深根直榦愈遠愈茂其所培蔭猶充棟梁之具非散木
自保者也

仙室何丈壽序

自穆叔對范宣子之言昉而世懿世祿之說始辨其所謂
三者有一昧保姓守祊已不可同語而況兼之萬石君家
重於當代但以醇謹退讓稱耳王元禮自修閉閣謂世擅
雕龍而鄙貉錦蟬聯不足道盛則盛矣亦未知與穆叔之
言無怍否也考世類族豈不甚難乎哉吾鄉何氏自仲默

先生文章道德狎主齊盟二兄同登省茂建樹先生仲子
仙室翁發祥流慶益熾而昌翁三子長宗伯次太史次孝
廉世擬三鳳諸孫矯翼奮翔苞輝掩映海內艷何不獨挨
藻秘叔之云殆是謂乎翁起家巍科牧懷遠有異政陟貳
德安兩地尸祝方不次顯融翁毅然挂冠歸時競躁進以
仕爲家淵識之壬謂翁一去重踰九鼎知言哉翁之歸也
明農治圃自附饁壠灌園者流而式廬操杖戶外之屨常
滿翁於藝無所不精而尤邃於詩邇源風雅取材漢魏近
體歌行開層遺響詩爲翁家青箱過庭之餘豈有別傳人
孰得聞耶翁淡泊鮮所嗜好春秋七十有二神愈王力愈

健咸疑翁有養生秘術不知清淑之氣天所特鍾先生負
王佐之才年位未滿襄益多寡以全界翁張弓之喻胡賠
灼歟五月十二翁初度之辰每避客山中俗駕罕接某不
佞翁愛如猶子又與宗伯兄弟締兒女之好思所以祝翁
不得則爲不腆之詞先期進翁行誼最高里人有不善不
憚三尺顧獨畏翁知宗伯公侍上講帷久啟沃最深天下
陰受其賜詒穀食報皆上壽徵文作子述兼際其盛文之
所以無憂也所謂秘術意在茲乎或曰子壽翁而侈其家
世何居壽者受也天之所授榮名爲大年齡次之穆叔所
稱論其大者耳神仙冲舉超甲子而軼日月然圇於四相

如來弗取矧其宅哉吾家元禮徒以奕葉重光雄誇百代
以翁方之不懌然自失耶不朽大業結爲長年吾將以翁
侈諸天下後世必不能奪吾說者

蔣翁八十壽序

予讀貨殖傳計然所謂脩備知物二者形萬貨之情可得
而視已又謂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則資舟水則資
車物之理也至太史公論貪賈三之廉賈五之則矍然而
起吾得養生之旨矣夫審天時制盈縮有餘不盡而又
持不欺之心易論貿遷師虞成子告黃帝弗遏也請貨殖
者咸謂太史公自傷有激之言孰知寓長生久視閟訣哉

吾鄉蔣翁年八十矣厚德篤行雅重閭閈幼操什一不汲
汲於蓄息而所在輒裕村嫗愚稚亦弗忍納性喜施予窘
窮咸惠許子居廛同爲二價韓康貨藥惟恐知名故喜怒
靡撓其直榮辱莫攖其念臞如玄鶴秀若蒼松霄灼宵鴻
楊驚闢蟻笑伏波之據峻陋廉頗之善飯譬猶生有術混
迹玩世隱於賈者也太史公謂鄒魯以儒術曹邴氏多去文學
而趨利翁獨教子承祚執經碩儒譚藝時彥廣畜鄴架殫
力韓槧青黎分太乙之光彩筆感生花之夢握瑜懷瑾以
待沽樂施燕閑而並提他日綸誥章義方之訓綽楔樹表
閭之榮此亦審天時制盈縮有餘不盡不欺之左券也夫

纖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變化有概葆頤之玄機也慎戒多藏貽後之懿訓也翁躋上壽子貴名顯所謂五之非耶翁子所與游皆名士而仰圖李君槐巷張君碧泉王君與翁親戚儼然過予曰蔣翁初度之辰開三徑延賓客待子言乃舉觴也夫諸君博雅熟讀遷史者試一繹之必有味乎予之言矣

左山趙翁壽序

予閱兗州山人集見壽趙先生文甚奇而友人公共父與予同館數言其鄉多耆耋期頤即其家大人以上至於不可知皆然其父與趙先生俱青州人雖不能至心嚮往之

矣歲丁丑春先生子繼山公錄御史擢守汝南數迎先生年餘始告就養先生雖逾七旬而齒髮完好健步善飯若五十許者繼山公躬御入郡城父老塞帷瞻拜如安期羨門雲輧翩翩從海上來也斯天申勝事哉正月人日爲先生誕辰貳守顧公偕別駕龐公樊公司理趙公謀所以稱觴先生澹泊寡嗜獨喜古文詞又以王子山東人視先生爲里中後進囑言爲壽王子躍然曰予始讀元美公之文得先生之行繼聞汝父老之喜得先生之貌茲於諸公之索言也得先生之心矣先生以經術舉業鳴齊魯間屢試屢首顧不博一第晚以文學高等教完完士多第先生舉

師竹堂集卷之十二終

序

田子藝六秩壽序

汝南王祖嫡胤昌著

子藝田先生分訓新安幾六年當路諸公亡不推轂田先生者而侍御褚公督學南畿特疏薦焉海內人士咸願交遊子藝之名滿天下說者謂博士中有子藝及南海歐君兩人者左提右挈爲詞圃樹赤幟大爲青瑣吐氣矣居無何褚公開府中土子藝亦陟掌信陽教公聲甚以書與子藝有天假良緣再值中土之語子藝之初至也以學舍湫

隘僑寓別署州守西蜀李公雅重斆序捐俸新其廨宇精舍四楹藏書設榻幽邃淨潔子藝居而樂之乃取褚公書中語扁其堂曰天值堂成甫月餘三月九日爲先生初度之辰春秋六十有嬰兒之色門下諸生請其師崇甫朱君惟哲張君過王子徵言賀焉王子謂諸生今文可厭惟壽章耳大者詡豔而不情次者詼俳而亡當田先生以古道自處以實行教人奚取於是余聞之隆嵩梦頤物之情也乘除劑量天之道也先生抱大才而阨於遇已有受益之理又所在自怕不以得失汨厥慮每稱拂意則六橋三竺爲文移我胡不遄歸斯人也邪可易老是故謂田先生之壽爲無所值而值焉可也謂人值焉可也謂天值焉亦可也予曷能壽田先生諸生以予言復先生喜曰吾堂落成擬記之未能王子壽我有取於天值吾姑以識吾堂

壽楊翁赤壇序

粵古賢哲多隱醫卜如韓康賣藥恐女子知名君平下簾謂富人不足豈直如神龍不可豢寔爲不可慕已哉風節矯矯足厲澆薄返哉卓乎不可及已有以方技小之者噫競蝸牛嚇腐鼠烏足窺其淺深耶吾鄉楊翁七十餘矣歲序屢遷厥貌靡渝精岐黃術診人脈闡發素難投藥輒效以瘍請以婦人小兒請醫應罔弗效酬者受不酬不問也

佛宮道院樂壞者仰成焉計德惠人樂從橋梁道路陰爲修葺官府大姓請無不往不則終歲不一謁人以是高之翁居近南壇南壇者郡祀山川風雲雷雨者也故別號赤壇雖倘其色而位可長養澤及於物志念深矣翁既以醫著而行誼爲閭里欽一切居問排難惟翁是聽家據漸濱河每泛漲買船魚舸帆檣隱蔽賢首士雅諸峯舉挹几席由木橋渡而西村落竹樹蘭若叢祠忘機之鷗馴食之鳥與夫騎者徒者負者憩者樵者釣者嬉而游者疏檮內毛髮可窺客至煑香煑茶譚方外養生或因果報應言塵俗事擊石磨止之呼若翁者非二子之徒也歟二子以高逸

徜其子孫不少概見翁諸子多賢清郡學生有蓆塲屋廬
毋之慕與姪某俱以孝聞采讀父書知合變化他亦秀頴
又二子所未有豈二子逃名混俗故無得而稱翁約己利
物故可券而責耶翁今年若干歲神愈王貌愈少或曰秘
術或曰食報皆予所不知第幽居雅況祛機械甘淡泊自
足致壽耳姪延西幼多疾翁愈之因以兒子畜之而予家
自老母及諸子咸資藥餌家弟世昌書來謂翁壽辰宜有
祝言夫身既隱矣焉用文之二子有聞非二子意也翁自
首菑布怡情丘壑何所事名其壽也其所自有何所事祝
雖然郡人受翁惠溥矣孰不欲名之祝之而予史官也如

翁潛德不紀述備郡乘采錄文獻失徵遺憾來者今日之
言固匪與情私願而已嗚呼予家去翁居不數百步不日
坐漸瀆精舍探其秘旨髮將種種猶戀一官不能去以是
壽翁得無且憐且笑我哉

誥封太夫人袁母何氏七十榮壽序

季夏廿有八日予舅母袁太夫人生辰春秋七十鄉人雅
欽徽則釀金張宴以祝右梅周子松坪王子靜山張子屬
予文藉手獻予同諸表弟數候太夫人精神完粹眸爽坐
堂上課諸子若孫讀諸婦女紅及米鹽雞鶩瑣務暇談古
節烈數事諸子若婦各奉甘脆食已勞苦兒休矣里媼故
嫗女史雜坐傳觴懽甚親戚喜會必往合座貴而壽且賢
又備介福無如太夫人者蓋袁氏世萬戶侯我外祖雷山
公雄毅忼慨我舅氏繼山公黍京營戎務樂善下士有古
名將風諸子獲遂娛養雖曰至性而流慶承藉不虛矣夫
易重女貞象歸言行蓋言教也太夫人爲先正大復先生
女先生灼風火之原建楣閫之極太夫人又婉嫕柔順熟
習內誡是故傍父母則爲淑女事舅姑則爲孝婦相夫子
則爲良配誨諸子則爲賢母鳳冠象服則譽逮風宸蘩藻
冰心則懿標梓里而又惠鄰饑寒識超穀綺能貧是師暴
殄用戒其獲上壽所謂以人勝者也海內人士咸謂大復

公昭代鉅儒年位未滿小坡翁躬承嚴訓鄉用方殷急流
勇退至啟閽兄弟始引而竟之如初月就盈巨坎受水勢
弗可遏蓋乘除損益之定理也太夫人託體先生引而竟
之亦其家事豈若他人竊末光潤餘波者哉矧袁氏世以
樹德聞太夫人爲其家冢婦我舅氏年位未滿匪太夫人
嚮克引而竟之其獲上壽所謂以天勝者也予又聞自魏
舒宅相之說起外甥貴者往往侈爲美談太夫人三子神
采英拔珠玉朗照引而竟之寧獨袁氏餘慶耶夫以人勝
者曰德壽以天勝者曰福壽要之交感互發捷於桴鼓誠
閭閻之甚奇也人知七十爲古稀孰知太夫人所遭往代

可多得哉予甲戌奉使閩內便過里中嘗撰述壽太夫人
秉節立孤事甚詳茲故畧而不書他日三子貴顯封典洊
錫太夫人期頤華筵傾動市野則有啟圖兄弟黃扉鴻筆
紀之彤管予唯樂觀厥盛衍衍醉飽誠不能爲役也

劉母詹孺人七十壽序

申楚接壤習聞莊襄公蓋政甚肅自予爲兒時先君以萬
戶視衡豪雲蔽劉公適以汝倅蒞州公莊襄子緜司徒大
夫左遷又少府攝也衡將士惴惴懼無當公顧獨交驩先
君隆慶辛未予與鳳嶼君同舉進士鳳嶼亦莊襄諸孫當
是時雲蔽公家嗣思雲君已武科高第爲大金吾帥緹騎

日侍上左右居無何又識玉阿君而玉阿父汝州公實莊
襄季子何劉氏多賢哉今年秋玉阿君訪予苑西草堂再
拜請曰守復不佞五齡先君捐館舍母詹孺人才廿餘嘗
從地下不言不食先大母撫守復泣曰爾殉節甚善如此
孤何予母始進饘粥而先大父憐守復不令就外傅母氏
自訓也守復數紬有司母笑曰仕貴行志何論科貢乃以
休寧丞奉母往丞三年兢兢焉懼負慈誨於是有粵令之
陟守復愚戇不善宦竟司理唐藩母察守復倦游又責之
曰小子蒞官廉慎不墮八世清白風榮也多矣豈是弗榮
二適常事耳兒子幸祿養我奈何先寒微無階而聞也者
以遷榮耶吾聞唐王最賢南陽去吾鄉僅數百里曳裾投
簡全身奉母無便是者若薄此不爲勿論江都長沙二相
即兎園諸詞客寂寂笑人矣守復敬受教將之宛而仲冬
十月七日爲母七十壽辰願子一言藉手簪母且逾列鼎
也王子曰唯唯今操觚家可厭者無如壽文夫人子既自
賢其親人何弗賢人之賢君觀壽母之作孰不嶷揚彤管
修鱗瑤池哉是何後世賢壽之母之多也予蓋緘歎之然
予爲兒時所聞莊襄公家訓及稍長聞詹孺人矣節教孤
事甚悉自予與玉阿君游又知其以誠事母不忍諫獻也
夫人知松栢之壽也以節而不知婦人女子之壽也亦以
節節也者不獨弗渝厥操如松栢之堅貞霜雪雨露如一

而已蓋節則必儉儉可遠暴殄節則必勤勤可祛凝滯節
則必敬敬可齊心志節則必嚴嚴可割愛慕秉節之母往
往上壽匪唯天道亦人事也方詹孺人之始爲未亡人也
不啻以舜華視其身豈知其間關萬狀介福脩齡如松栢
之參天蔭獻閱歷歲寒弗改柯易葉也哉肰而辛苦之念
鬼神感之貶抑之行造物引之莊襄靈教藉此宣之按州
未竟寄是熾之則母之壽雖盡歸之天道可也予又聞之
母冰蘗曰首有司欲舉之觀風者上聞表閭母曰婦人不
二適常事耳兒子幸祿養我奈何先寒微無階而聞也者
即此一事母之讞之心遠矣壽固無既哉

李母王孺人七十壽序

人子壽親而必以言何居永之也昌爲乎永之親教子有成于其生辰延賓張樂觴舉迭進或歌南山或頌西池簪履雜沓親孫且歡至樂矣然罷酒卽已言以揚之千百載後如新也故曰永之也然則人子有不欲其親耆乎揚親者有不使能言者乎尧頡竭楮未足殫盧誰復信之此實與否耳實之奈何盡其力之養而弗敢侈述其親之事而弗忍誣是永之之道也蓋永得其道則拾椹亦榮永非其道則列鼎亦辱親與子柴皆所當勉者也谷野李君楚名士也以文學高等分詶枝江捧檄沾沾喜謂宦其鄉便養母極力編摩曾何毫髮補使王子壽母假左馬諼詞鄒枚比巨邑業以明倫修行稱李君奉母往士見其師之事母者如此將不俟論之人人親其親門墻桃李君雖不言下自成蹊矣夫錫類宣化靚風者之所亟揚聖天子嘉歎所不次庸焉者也以此奉母母名昌寯以此視母母壽何既奈何榮科第之顯揚意若薄博士不爲也哉王子有母逾李母五歲雖數奉都寓而重去鄉土茲夏復旋燕去申二千餘里求如君之宦其鄉母安其養不萌家園念何異登仙君又作人有效所謂永母以道者也王子終歲握鉛槧雖

事曷能釋此愧哉然覩君去心旌搖搖行且陳情終不使君家令伯笑人也

祁太夫人八十壽序

儁不疑爲京兆尹錄囚遷廷尉所平反嘉笑飲食異於昔時不則怒不食由是不疑爲吏以仁恕著聲君子謂不疑能也子何以揚子母不直藉手捧觴且將告枝江多士惟子圖之叮此前后事永之說也君與母皆仁而善教齊田穉子相齊以金百鎰遺母母曰吾聞士修身潔行不爲苟得此非吾子也田穉子反金歸罪宣王大賞其母之義君子謂穉母廉而有化余讀二母事未嘗不廢書歎也仁哉廉哉賢母哉雖然屈法以信母曰不義出也往所誅博士績耶所稟耳所稔誠多是爲能教卽有弗養母者亦置不問不則門有曾閔弗最也此何說哉主上申明功令廣厲學官其有敦本尚實蕃俗與化者長吏矯枉以沽名曰不情求生以副母之不殘自汙以章母之

不取孝哉二子俱可爲世風厲矣鶚峯公爲廷正恤刑兩川辨冤濵滯全活不可勝紀其守汝南也庭無留牘容無慢金卓然爲良二千石冠則皆奉太夫人內訓云太夫人愛而能勞慈而有識既教二子相繼登第而長公鶚峯歿歷久誨廸尤至大抵以不疑毋爲師以爲服官者恕以臨民約以律己修此二者他美衆善斯兼之矣四月廿有七日爲太夫人設帨之辰春秋八十鶴髮童顏若四五十許者人以爲上壽之徵不知太夫人之壽受之天者也天道好生人能體之固天所與者也昔人活一冤獄不待人言往往期後昌熾甚央此非責報於天蓋自信之眞以身爲左券慈憑爲善者爾夫多取則讒怨多費則暴殄此二者造物最忌者也廉則於物寡尤于己能節曰慈曰儉老氏以爲寶今養生家希長年度世以老子爲宗而太夫人天資暗合故曰太夫人之壽受之天者也八十之齡世所豔羨其在太夫人則行遠登高舉足始耳別鶚峯公鬱用方茂綸誥鼎養如日初升如水滸至介福完祉邈焉鮮儷獨壽也歟哉余州守乾齋李君爲公屬吏又與次公鵬翥同舉進士視太夫人猶母乃繪圖爲歌詩識郡中士女祝願之私屬余言于末簡乾齋受公約束治申有聲家有賢母其誨肯大要如太夫人乃知楊芬彤管貴乎相成不獨

甲戌夏予奉使韓蒋同年次小圃張君餞宣武門外執手歎曰子使竣持節還里拜母至樂也予母七十八況船壽辰獨不能一稱觴堂下奈何予慰別去居無何君擢閩憲副蓋爲比部郎七年亦淹矣哉而君奉太夫人之閩道萬里致書苦炎蒸欲棄官歸予又慰止則又謂閩內太夫人曰兒第之官我留里中北適若勉報上恩愈日日觴我也君奉教之秦則又陟行寺問卿駐平凉予舊奉使地也容秋予歸省老母聞太夫人雖踰八旬健甚今春督學公按父遠官隴右嘗以弗獲捧觴憾公其一言持奉大母且寄慰子父也予惟人子之事親務悅之而已他非所計也太夫人出濮山公舒氏名族幼閑女誡里媼有識者異曰此所謂王母介福富家大吉者孰可當之而小圃尊翁封君胡室卒也太夫人甫笄歸焉是時封君貧太夫人紡績畜雞豚治脩灌蒭姑驩遞封君捐館舍益貧太夫人辛苦經營撫孤胡遺長公愛愈已出長公魁甲午鄉書小圃與予同薦戊午大年遂成進士太夫人之教不意尚在人耳目

戍小國君釋禍爲廣陵理官太夫人惓惓以弊寃訓至于
垂涕故小國君由司理陟比部恤刑江西所在以仁恕平
反著聲蓋活人多矣君髫駭膽仕將益溥太夫人之訓孰
與盟漱梯縰布席視具周旋堂廡問耶夫壽莫大於脩德
德莫大于活人活人之功辨寃爲大何也饑荒兵火流離
困阨止一身耳寃獄則株連蔓引茹毒飲恨至于干和召
珍甚可畏也由斯以譚太老人之壽當不知其紀極而小
國君之壽太夫人也至矣夫上壽榮名子孫貴顯娛身愉
志是完祉也聖媼之言信而有徵然匪張氏世積德曷致
是哉予曰握鉛槧于國家事毫毛亡補雖獲省覲求如小

國君之能悅親心汗浹背矣君顧欣豔我也何哉

壽焦母八十五序

先將軍備禦上谷時岷山尊公實同事予兄弟甫知句讀
即與岷山兄弟共几研太宜人亦時時與老母話紡織叙
親戚故舊之好予爲兒時知太宜人懿行甚悉今年夏予
自關中還登堂拜太宜人康强精爽如五十許齒落有更
生者蓋上壽之徵也秋七月廿五日爲設帨之辰春秋八
十五高矣岷山兄弟擬是日稱觴爲斑綵之娛先數日謂
予曰我家貧居陋巷中無車馬見過即過予母不樂也願
吾子一言藉手壽予母母聞子有言必大歡喜瓦甌蓬蓽
彼列鼎華屋者母且土苴視之矣予肅然起曰以母之貴
矣侯子言始章以子之孝矣藉子言始樂然予有祝母告
子者尊將軍在行間何烜赫也居無何稍稍索矣子兄弟
幼且弱匪太宜人撫育教訓辛苦萬狀寧有今日哉子兄
弟青衿連袂人稱聯璧胥有昂霄之譽太宜人雖八十有
五然稟之者厚養之者備即百歲可期矣安知瓦甌蓬蓽
不華屋列鼎哉抑予聞公服文伯之母貴而能貧老而能
勤誨予數言實委質者之蓍蔡不宜主饋者之標表已也
太宜人庶幾類之而兄弟痛思尊公之績與太宜人劬勞
兢兢憑憑所以樂母者必將出華屋列鼎之外太宜人之
樂又豈止綺麗溫飽取適耳目居處之玩已耶夫孝子之
養親也以志不以體賢母之望子也以立不以名君子之
壽人親也以德不以年蓋從所重也然志娛而體愈適行
立而名自彰德純而年益永又相須之道矣而兄弟念哉

壽朱母九十序

古者養老之禮最重夫以天子之尊饋醬而醋饌割牲而
於是長淮陸君小淮董君暨諸交游咸謂予言不文而意
頗切遂持以爲捧觴之具而里人聞賢母名兢拜堂下車
馬喧闐陋巷郡中侈爲盛事矣
總干玉自祖焉焉何哉孝弟非上率之不可上爲子弟

代役有不親親尊君者鮮矣是故養老之禮雖尊勸孝無
他覩而作忠之道寓焉夫九十曰耄王制九十天子欲有
問就其家以珍從蓋周衰而養老之禮廢養老之禮廢人
不知孝弟人不知孝弟望俗之厚難矣哉雖然今之養老
敬老者未嘗廢也視其子弟而已其子弟誠富貴有力也
其親即未六十七十毋問其賢否已羣趨具帳稱觴車馬
擁巷矣其子弟誠貧賤無力也其親即期頤即鄉里共賢
也誰肯捐一錢携一壺至其廬哉若然是以貧富異敬貴
賤移情古人所以重有慨於市道也歟朱母馬氏九十矣
能於燈下縫紉自醉補敝衣其夫諱錦登科令蒙城有聲

僅數月卒于官子生員孔陽雅飭有父風年亦七十其弟
南村司訓海州亦踰七秩蓋壽考康寧天所特厚故兄弟
母子咸如四五十許者嗚呼何物能移易人情若此哉夫
以母之秉節立孤可磨閨閫而孔陽之躬耕奉母亦古孝
兼之士且夫爲縣令弟爲郡博壻李倅府子郡諸生世居
城中非窮谷僻落靡可物色者子以爲使生三代時不知
隆養尊崇者如何乃寂寥破屋中不蔽風雨至拾薪以炊
業屨以食母子相依四十餘年無一問者而晝鼓綵幟錦
軸金觴日喧有力家人情可憐哉維八月廿有八日母設
帨之辰先是予與陸君子易孫君汝觀董君惟名岳君嘉

一問者一旦至杜郡守之車登堂拜母亦所謂數也乎然
微公下士之盛德蓋遺之虛懷風世之微悰表義之善政
爲以致此由斯養老之禮復孝弟之行起禮教之俗興孟
氏所謂親長而天下平者也豈但申士丕變已乎是舉也
可以勸孝可以作忠可以風吏可以倡義可以覈實可以
祛靡蓋衆善萃焉感之作壽母序

壽家姊方淑人序

易家人六四富家大吉本義謂陰主利居尊而在上位能
富其家者也余竊謂富家不專貴產家本寒微不振及嗣
息衰弱能昌而熾之吉孰大焉若區區拮据左右吝嗇於

米鹽機杼之間因以致富則築懷清臺者眞足以作內笵
當易旨矣予姊幼慧有至性父母愛之備禮上谷亦携以
隨迨歸方將軍仰橋克盡婦道將軍倜儻輕財重然諾嘗
理衙篆屯政值歲荒多逋負監司督之急盡鬻第宅以償
寓東門外竹圍窘甚姊則辛苦紡織雜婢嫗之間稍稍裕
矣生四子日夜誨之將軍復領踐更卒入衛姊請同往抵
京將軍以戎務勞卒而羣卒以他將尅兵餉各脫巾大譟
當是時奇男子不易支也姊與偉甥外安羣卒內理旅櫬
間關萬狀竟抵於家而益窘甚姊又愈益辛苦過東園時
復稍稍裕矣任甥蚤卒其子旭升姊爲承襲昭勇秩如故

俊伸偉感激向往相繼爲諸生孫男女十餘人信陽武弁
自萬戶至百夫長子孫蕃而賢莫如方氏也茲可不謂富
家者歟今年姊六十髮未白猶如四十許者僉謂上壽徵
十月八日生辰也諸子若孫羅拜堂下頷之而已盛矣乎
余與世昌弟謀所以爲姊壽莫如文以紀之夫吉莫大於
永齡姊辛苦拮据於家不振嗣息衰弱之際能昌而熾之
斯協於富家之旨矣天俾期頤何俟卜哉余母太恭人富
吾家而姊能如之是母是女允爲申家人法矣顧予與世
昌俱逾艾感昔人焚贅之義書此俾諸甥知其母大有功
於厥宗而勵顯揚之志姊當大喜慰哉

賀伍年伯夫婦並壽序

予攬往紀夫婦齊德偕隱若冀鈇粱鴻舉翠優游丘壑自
首無恙然子嗣不概見何哉豈逃名遯世子雖賢弗章抑
苟貧秉耜行汲甘同傭監史遂因而弗書也夫壽莫大于
脩德享名有後而齒弗與焉如前所列所謂散木自葆焉
用文之者也莊皇帝五年予與泉州伍用思氏同舉進士
同辦事銀臺昕夕驩甚君沉毅凝靜可肩重鉅暇叙三尊
人賢甌與齊德之歎又數月君令新會以良吏稱屬督府
入飛語論謫湖藩幕居無何所入盡白復令郊郊人頌之
亡殊新會也君在新會屆滿考例封二尊人以論調不果

二尊人怡然曰飲啄分定矧茲恩典可倖獲耶吾家湘山
中薜蘿藜藋鳥知文繡鼎食哉小子倖成名宦輸畏途欲
一瞰廨仕可得耶藉令拂民干譽吾夫婦卽洿膺綸綍之
榮視躬耕饋蓏且汗下矣昔人從牛衣兒游顧重登龍門
豈謂位哉小子第矢心報上吾榮多矣用思再拜受教故
歷官八年兢兢如一日則庭誨之篤也中秋前一日爲尊
公誕辰重陽前二日太夫人垂帨期也玉桀將完金英初
茂高秋爽霽佳節胥臨而君綵服張筵退食委蛇先月餘
遣使函書索予言爲稱觴之具夫巾士去百粵蓋萬里矣
宦遊者率不能躬奉甘旨用思水行陸馳間關萬狀不忍

一日離父母且祗承家訓不忍一日貽父母羞蓋以道壽親者也矧用思久淹外邑行內召矣始毓輒而終順適此乘除之理也雖然翁婦賢者也豈以此易薛蘿藜藿念者夫人有欲則命不在我無欲則命不在天有覬即爲欲而榮利則大矣冀鉄梁鴻董詹皆無欲者也故跡晦而名章年高而德邵翁夫婦持不覬榮利之念曷論脩齡即大隱食報共躋壽域獨行一節惡可同日語哉

諡封太恭人董母榮壽序

父母之於子也父常嚴母常慈慈易姑息又所主衣服酒漿主徵瑣矣乃名臣偉士多成於母氏詩書載籍之所紀

蠁丙則者十恒八九豈人子之心孤則思深恩深則易於爲善抑或秉節立孤之母多歷艱厄故所以誨子者泣論憤勵罔不眞切而覩衰容承懿訓者自不覺其感激而興起歟大中丞李村董公今所謂名臣偉士也爲御史時以風裁著中外顧不能與時俯仰自棄進士至今二十年始由閫卿晉南臺然自舉進士至今未嘗一日不佩服太恭人之教而太恭人之賢日聞縉紳間不獨兩河稱頌而已會今上嗣統恭上兩宮徽號在廷之臣得榮所生太恭人以崇福日以備而利日以溥矣其爲壽也詎有涯哉若夫乃晉封焉至是三錫命矣先旬餘爲七月十有八日實垂悅之辰又旬餘而李村公有兩臺之命賜恩晉秩與壽母孝公姑睦宗族相夫治産恩及臧獲惠逮貧窶在他人以爲難特太恭人餘事耳於是李村公聞之瞿然謝曰如王

子言何敢當然謂崇階非榮忠孝爲榮則予毋語不肖者自笠仕至今日無二詞也請識之歸而稱觴以壽予毋聞斯言必當其心舉觴觴焉融融怡怡樂也是則諸君之賜也

太淑人王母劉氏壽序

今海內世系大族蕃衍赫奕各具其家乘好事者又採輯爲錄用侈盛美每披閱之未嘗不歎我國家培植涵濡之深且厚也然遡源出緒實基壺範而叙次者弗及豈婦德不外見觀夫苕子可知抑中壘之傳各自有體可以互考耶子先魯人雖以軍功謚汝南然每飯未嘗不在歷下故也者受也言授之天人不得而與者也然而授之者有隆殺受之者有偏全兩儀分義爲後爲半王母介福僅一系于桑梓舊里節俠義烈有聞輒錄庶幾附好事者之後辛未幸與霽宇王君同舉南宮其尊人今少司徒見峰公方由都諫陟冏卿其弟中宇君爲儀部郎而諸父兄弟布列中外各以建樹表卓齊魯固多賢媺萃一門且同時也何其盛哉已又覩菟都一川宋先生所撰少參濼川翁狀爲歎息者久之濼川翁者司徒公父也謚之鄉人翁配太淑人蓋有古賢母風云太淑人劉氏新城名閥幼閑女誡有善相者曰此女貴徵當大夫宗濼川翁已棲棲負儁望遂以歸之拮据之勞儆戒之助里人式焉翁參議貴陽採木山中篳藍縷身先諸役竟致瘁没於官是爲嘉靖戊午

序

誥封管母陳太夫人壽序

汝南王祖嫡胤昌著

予束髮讀書窮巷慕古節俠義烈士至貞婦賢母秉節立孤可風頹俗者尤肅然興歎蓋閨閫之中鉛槧匪職誦法末由鑒誡曷悉矧制義無成難易攸判亦維世者所亟丟見也今歲計偕會浙中名士道悅齋管君藉甚藝圃並道太夫人之賢恨稠人中未晤君也居無何與君同舉進士又朝夕辦事銀臺而諸君白川胡君龍滙皆君里人競談里第再拜言曰穉不肖自先君瑞峯公捐館舍母陳甫二十二子幼弱門戶衰落母紡績經營辛苦萬狀時時撫子兄弟泣曰子弗從而父地下以而兄弟耳女曹胡不矢志進修承考用塞且慰我心也穉跪受教感激悲憤幸薦於鄉又叨末第徵母是無管氏維某月日實母設帨之辰歷寒暑五十矣顧藐藐執事弗能捧觴拜堂下也子辱知我何以壽吾母將遠惊耶子斂衽起曰如君言母之壽靡可紀極矣竊聞之太上壽德其次壽齡秉節立孤德莫大者彤管揚聲厥塾無敎子何以壽母哉雖然太夫人世之賢母

也殷勤撫育湖泣教君者寧宜取青紫爲溫飽計耶君所以慰太夫人者寧宜侈祿養榮翟薛已耶夫以韋布賤士脫躧釋笈結主上之知始膺民社終任台鼎誠千載奇遘也何以竭涓埃報萬一哉惟忠惟孝靡渝靡雜庶幾哉可以樹績可以顯親可以康民可以壽國斯不朽之恒圖永世之懿行也而紀宏猷傳偉烈者必閎先母氏出緒內則太夫人之算甲子弗能窮血氣弗能圄矣管君勉乎哉若夫竝上元之綺服獻麻姑之珍脯集西池之嘉宴降南岳之賢不取也

誥封侯母宗太夫人壽序

辛未子與侯君復吾同舉進士又同出瀔陽趙先生門下相得甚驩嘗詢家世知君文行璞卓出太夫人者居多云同年姚江管君嘗以其母秉節立孤事索詞爲壽君從管君處見之謂雖揚母懿而勵以忠孝無諛語持此可以壽母也遂過予曰母朱氏幼閑女誡甫十三以吾大母丘病亟歸先君白村公最盡婦職予幼厄瘵雨得危症醫環視技窮辭去母仰天泣曰適侯氏辛苦萬狀止此兒且目擊侯氏罔負於人罔外於神宜昌厥後天宜奪我母奪此兒額已強藥藥故不網乃徐徐開目漸啜稍稍愈宴既愈又俾就外傅督責甚嚴或言兒多病毋遽母笑兒命係天如

弗學與亡兒同教益力用是感激幸薦於鄉又雨喪偶遺
兒女並幼皆母撫養號復吾者識已非吾母無復之也昨
計偕塊臼母五上弗第母又老擬謁銓曹獲升斗供甘肯
可乎母怒曰若志竟此耶第行毋嬰他念用是益感激又
幸錄禮闈母今年八十一矣旦夕陳情歸省子毋知我且
知母寧靳一言爲壽乎予聞矍然起曰母之壽獲於天徵
於人綿延無數弗係子言弗言也君取號復吾識母恩意
若懇志則狹矣親恩罔極報之無從識之末由也且君謂
君之身母復之耶不知未復之先矣所受也不知所復者
止於形軀可見者已乎抑弗止於此也君嘗讀易曰復其

見天地之心乎天地之心非失而始復也萬古不息之妙
于一陽來復者可窺耳此孔子所深歎也是心也非吾所
謂眞吾耶吾之眞吾其盡復與否予不得而知也可但以
形軀可見者之復是幸已耶太夫人曰不學與亡兒同卓
哉兒乎豈唯閨闥萬夫之望矣君以奄忽如綫之身還其
本質爲吳中名士又舉進士高第在易所謂无疾利往誠
善復矣然天地人物皆吾也有一未復即非故吾古人建
立大小視所復之分量靡爽侯君勉矣哉行將翊贊聖主
復唐虞之盛俾須君者遡源賢母壽寧有既乎君謂予壽
母曰我閨閫人安知持憲事然每聞汝外大父及汝父
言官秩華要無如御史正笏忠厚兼之爲難小子勉哉侍
御君司理太
原毋以仁恕平反惓惓諭之績冠河東暨召入辟臺跪請
教母曰我閨閫人安知持憲事然每聞汝外大父及汝父
言官秩華要無如御史正笏忠厚兼之爲難小子勉哉侍

劉母王氏榮壽

士之成立資於庭訓尚矣孤奮起十常六七何也孤多
貧貧則內而拮据外而酬應率于母之一身艱難辛苦有
心知之而不能語人客蕭然相對惟孤耳其孤誠頴秀爲
之母者安得不誨之勞之如女紅然夜以繼日而期其成
爲孤者誠有人心見其母若此安得不感於慈慰如公家
索租亟輾轉稱貸能不思力田以償之耶往糜所紀更僕
未陳以子目擊則侍御泗州君之母豈不尤賢乎哉母汝
之上蔡人鳳翔倅清節王公女孫貢士籍公女也出自名

閥夙閑內則蚤歸處士劉公以淑懿聞里中處士公故宦
族倜儻好義不悶生產日以貧捐館時侍御君甫七齡門
祚益衰母撫侍御君時時泣辭汲紡績遇歲歉寧枵腹不
使侍御君饑也侍御君知向學俾就外傅母讀書知大義
日夜課之稍忘則欷歔不食侍御君感激嚮往舉日以起
嘉靖辛酉舉于鄉戊辰成進士提玉親戚競賀母曰士而
登第報主有階矣然我所榮者不在是也侍御君司理太
原毋以仁恕平反惓惓諭之績冠河東暨召入辟臺跪請
教母曰我閨閫人安知持憲事然每聞汝外大父及汝父
言官秩華要無如御史正笏忠厚兼之爲難小子勉哉侍

御君奉教益謹輶車所至如淮如泰如濮丙雖風裁大振而惠澤旁敷一時長執法末之過也則慈誨之繇哉今年母七十有八侍御君迎養京邸三月十三日設幌辰也兩河士官都下者擬奉觴爲母壽而杜史雲皐徐君給諫仁軒馮君儼然過玉子曰予聞劉母賢不喜綺麗獨喜古節孝事子盡言之庶當母心乎吁予言曷能當母然吾鄉諸君所揄揚者母壽耳不知人子誠顯仕不必問其母何如皆徵掩媛圖享逾仙籙者也如是而卽當其母其子也奚當與論哉予家義陽與母里接壤詮知其賢且與侍御君布衣有善非通籍後始交驟也又非曲當以要結者母秉

節立孤茹荼履困已有致壽之基其孤之貴也曰以活人訓無一語及富貴利達又有致壽之理孤果能奉母誨以推之又有致壽之報是皆天也人何與焉夫孤位日崇則母惠日溥母惠日溥則天心日篤吾鄉今日之觴也其爲母百歲華筵投轄之張本乎予又聞母以侍御君貴兩膺褒綸冠帔置之笥日御澣濯衣卽此一事文伯之母奚讓焉能勤能儉老氏之所爲寶壽不必言者過由斯以談予言雖不腆其得當於興論也又賢母之賜也

壽新安吳母序

近世之稱孝者率重顯揚與孔子之旨異孔子所謂顯揚

師竹堂集卷十四　六

子兄弟未沾一命每念跼蹐若無所容願先生教之予聞
歎曰賢哉母斯內範流徽宏遠矣子何彼之豔而慙阻哉
若以此憾是顏子陋巷爲沒親之善而遠遊爲棄親之養
矣且國遜以博雅籍甚藝圃季進脩日茂聲望昂霄可以
券取寵命赫奕何詎不如近尊顯者而以爲憾哉母賢母
也匪此亦適矧又有進於此乎國遜勉之持予說以壽母
必有味乎其言而以是勗人盡其在我而不在我者勿恤
是錫類之善者也

記

遊華山記

予多病雅有尙平志每逢緇流羽客奇士高人輒詢五嶽
之勢咸以五嶽惟太華最高而亦最險人不易登而仕宦
尤難何也他山之險可與者半是山陡削六千仞僅一線
而上扶掖且不能措手而何言與二難也他山之險凌虛
鵠空一二止矣是山自千尺撞至日月崖皆驚魂失魄之
所俗云捨命遊西華三難也盡日攀緣力在兩手寢具食
具俱出背負崖居泉飲其何以堪三難也結束單急狀如
手搏覩既不雅而步步危慄戒切垂堂志沮叱馭四難也
凡言遊華者率至二坪詢三峯勝蹟擬譔欺人耳予曰有
是哉他日必窮絕頂以償夙抱甲戌四月于役平凉古朝
郑地而回中則漢唐戎馬之區也是時關中饑閭韓藩宗
尉索糧數窘使車意頗憚之唯以王母之占蓮峯之願毅
然遂行濆關阻雨同館盛敏叔亦言登陟不便而予志甚
銳關外去襜帷隱隱見霧中一黑尖不知其爲山也又行
霧漸開三峯如芙蓉出水翠插天際不覺身騁明星之澳
區神遊募收之別館矣敬謁行宮默禱畢駐華陰署中以
語李令李臨汾人以才譖稱曰患公不能遊耳果遊當爲
公前驅奏章金天令玉女以旌幢來迓爾予欣然謝之借
從周出西門十里至雲臺觀而連趣惟賢候畢至玉泉院
希夷遽骨處骨在試鑿穴監司以爲惑衆遽此而風雷大

作水溢泉沸居人懼藏峽中乃安由院後入谷兩山壁立
中通一徑皆大石水流石下數里有泉扈下千尺聲驚迅
靄沫濺急雨當其湍處鑿飛泉二大字不知何代人書也
側身過五里關石級上屋數十間奇樹爛然桃花坪也又
五里至希夷峽峽在懸崖中裂二尺高踰百丈予與從周
捫蘿登崖約二丈不能再上望林麓間有車騎惟賢已至
峽下亦攀附上崖命道童上陟取佩骨手足緣巖面孔向
上而行使人毛竦倏忽伏黃祇而下至希夷祠盥沐焚香
再拜開視頂骨甚大泥丸二小孔脛一節長三尺紺碧光
潤作異香氣仍命童子竇峽上峽旁有無憂樹道人云峽

前後絕山魈木怪蛇虎之類眞靈境也度石橋曰已入峰
巓而霧尙未開汲泉烹茶悤道院拜金天祈晴一道人脩
葺偉軀長揖出升仙圖一幅洞天福地古今仙品咸載四
骰子以赤碧青分等級引至一澗澗二丈跨以巨石其平
如砥匪由人力水流淙淙共戲其上道人云吾等俱仙矣
又曰勿謂在兩此地爲此亦非偶然也袖圖長嘯而去予
問住持道士曰此甘肅豪將矢機論死後辨冤棄官隱此
者天又微雨入飯道院復禱金天約二鼓宣報月出驚出
視之月度林杪如流螢隱見三峯如三巨人擾臂欲搏蒸
雲高封不見肩項四顧悄然悵而入戶掩關挑燈聽道人

師竹堂集卷十四

諸黃庭牖隙松蘿已爽爽射日光矣喜而至青柯坪雨又
作相顧歎曰山靈拒我至此哉李令僧蔬食寥陽宮因上
玉皇殿拜禱禱畢下視亦倒壁也不知何由而上道人以
鐵絙係之乃持而下予謂二君雨若晴縱不能上千尺攓
峯道人云雲臺峯人不可至此又一峯名偶同耳峰側小
室僅可容膝老道士坐榻上從人云百歲外矣見予輩來
下榻迎榻上開小窻下臨絕壑予題壓吸雲卧月四字遺士
煮粥出葉裡花龍白芽二菜他處所無也食之甚美屋外
咸謂峽雖險天晴猶可登苦潛風雪寧足何所施請俟來
日或使旋可耳予雖然其言而利忍遽去姑坐石默念谷
口露青天霧飛捲自東而西日甫辰巳爾予三人向日拜
曰嶽神憫予辛苦不拒矣出銀二兩謂從人而輩願上者
西立有賞不願者候此不汝强也歡呼爭應亡一人不願
從者予與唯賢從周笑曰利在利來太史公之言千載一
日也一道人請前導以香布酬之方結束間忽有聲出峽
上從周已與道人上七八丈矣用手招速來無恙也乃魚
貫而登四人挽腰帛二人捧左右足予兩手攀石坎從人
戒以毋仰視毋下窺凝神定氣殊無恐怖久而撞盡入百
尺峽峽凡三折最上二大石空懸側身而行覩天光一線
耳峽盡一石潤九丈長丈餘特出千仞之上曰望仙臺定
喘而行又二里曰猢猻愁鐵鑄一猿作愁狀其處以鼻挨

絕壁橫足而行足趾外雲溟起莫測淺深也從人齊呼佛
號其聲哀悽予又默念人主此始發善心可笑也約二里
險盡而車箱谷老君犂溝又復如是度仙橋三里至雲臺
峯道人云雲臺峯人不可至此又一峯名偶同耳峰側小
室僅可容膝老道士坐榻上從人云百歲外矣見予輩來
下榻迎榻上開小窻下臨絕壑予題壓吸雲卧月四字遺士
煮粥出葉裡花龍白芽二菜他處所無也食之甚美屋外
望水簾洞甚悉洞在三峯下太華北門也上有二十八宿
潭通玉井共注流山中如人鼻涕然非若瀑布流山外也
眺久大呼奇絕由峯前小石峽行半里曰金天洞洞上爲

日月崖兩崖特起日月出沒從山隙射之得名而攀躋甚
險上崖一里爲三官洞又二里過閻王砯或作邊謂鄰於
鬼也如犖溝作離垢當是後人臆定耳又一里甜松下或
謂五粒松非也道人云五粒松在西峯上平如偃蓋上有
青蘿下生茯苓如人形服之返舉此松挺秀危巖不知年
代亦是仙種因採其苓併根嚼之味甘苦又一里小石坊
曰蒼龍神門長嶺峻脊潤約三尺左右陡削千丈猿猴以
萬計投以石亦不驚此山一線而上飛鳥亦少而況異獸
此類便提故繁育如此人行嶺上旁列鐵柱云漢武至此
以錦障風又蔽險也此嶺多風稍起卽厲勁旋轉數人擁

抱不能成步豈道家所謂剔風歟從周誦南華大塊噫氣
之篇調調刁刁空谷中若相和者予振衣泠然御之而行
過巨靈石二里一小廟曰靈官神像後一逕側而過曰一
天門又上二天門總土地廟或曰總作宗言華爲羣山宗
也旁有四仙菴爲譚紫霄馬丹陽劉海蟾丘長春脩煉之
所由玉皇洞北二里爲玉皇閣閣下爲玉井閣後爲鎮嶽
宮石壁上有十丈蓮三大字由閣右三里登西峯仙足跡
長約數尺亦曰巨靈也西一里金綵龜酤肖焉循陳香子
劈崖而南如倚城堞下窺亂石如劍戟植立又一巖曰捨
身凡所謂捨身者謂捨此身之欲佛之假令老之所患是
已今海內名山往往有此巖愚民不知甘於糜碎可哀也
由足跡而南爲老君洞其煉丹爐在危峯上四面陡絕又
一里爲南峯三峯最高處也上有仰天池黑龍潭祈雨輒
應宋崇寧二年封顯澗侯峯凡三層一層有希逸先生睡
像二層嶽帝祠俱屋數楹而已是雖絕頂無多地而一木
一艸必由背負險遠不易致也是夜宿二層縣崖爲屋鑿
石爲牀時五月二十一日下熱松火猶寒不禁旣食出所携天池茶汲天池水用松火烹之與二君連啜數
椀相顧忡忡恐隨天風去不能割人間愛也惟賢從周講
玄牝逍遥往復甚苦予與道人旁坐無語予謂道人予三

人孰愈道人曰以不二法門論公似羌勝耳二君亦歎服
大笑少頃出戶月從東峯峪中出星斗燦然知明日大霽
而西峯之顛有光甚異再再下玉女峯若列炬然道人云
此山靈異不可名狀或聞異香或現瑞靄或絳霓節旌或
乘龍跨鳳種種不一然凡濁之夫亦不能見公等見此非
偶然也乃焚香作禮入戶二君猶相講論予以攀躋倦甚
石牀松火欹枕殊適方向圖南乞睡法二君休矣勿妨吾
事遂鼾熟天未曙道人振予起起觀日披衣出崖外見東
際赤霞閃爍若飛電若晴虹目眩不能開道人云泰山日
觀近也此去海遠又羣山蔽之特以最高故所見如此昔

人所謂西觀昧谷之已昏東顧扶桑之已白更無峻極惟
藏穹窿詎不信夫因又久寢久方日出晴旭甚麗櫛沐畢
歷謝神貺飽食菜粥道人引予三人下視城邑村落畦田
道路錯雜如雲錦而秦漢以來故宮墟墓廢苑冢壘不勝
弔古之思東南微微如濃雲者太和也道人云二山晴明
正可互見餘千峯萬疊如波濤起伏蒼蒼茫茫不可窮也
予見樹影中有光類二金蛇蜿蜒赤其長不竟驚問何
物道人云黃河渭河也日映作金色耳予謂二君此何但
秦中大觀恐海內名山無以踰此歸向人間言必不信也
眺久已辰刻歎息而下東南二里小徑曰避詔巖架木而

度甚險里許至雷神殿朝元洞在雷神之南一巖如浮屠
小徑僅二三寸下窺深黑邃者如九級上相輪外墮而走
也予謂從周子好玄管有遺真之志此洞險絕如此其中
必有異子能探之乎從周短衣赤脚向洞睥睨繼之以拜
以爲戲耳乃面危壁側身旋轉而過亡不色變者久而復
回但連稱大奇驚訝之云過削壁路坦洞前一石突出洞
可容千人供玉帝像亦甚大不知何由措手相傳雷神劈
石而成洞西有巖北行一里爲郝真人避靜處巖下有物
狂有樓閣人物丹青煥發亦謂膏液遺漸偶然耳既又思
毛長尺餘非獸非人大怖至洞稽顙祈佑幸而至此吁亦
危甚哉從周復向洞拜乃逶迤至東華洞洞旁有八仙石

楊可臥數十人外有影娥池如半月淵清澈可見毛髮欲
甚甘東行密麓上玉女峯祠坐石龜上類巧匠鑿成者石
馬一靈異甚著祠前後白五貯水清碧不溢不涸洗頭盆
也予以拭日笑謂二君少陵往來嶽下覩得仙人九節杖
拄而到此竟不能至徒想其盛形之歌詠耳吾輩赤手容
與何由即玉女假神馬招拾遺來此償其夙願作驚人句
搔首問青天乎祠東望細辛菖蒲二坪拜斗臺混元洞俱
未至而東峯三茅洞道士以茶果來邀欣然從之斗折而
行忽黑雲谷內起隨風羊角而上迫人云雨至矣懼而止
遥見仙人基所鐵子亡緣一著也復委曲至七地祠下蒼

公痛哭作書與妻子別何處爲之一嘆甫下攝甫又大作兩崖瀑泼飛瀑交濺稍避青柯拜神之惠因與二君歎曰茲遊也天下之絶險而亦天下之絶奇恨廹於王程不能盡歷然出入烟霞凌駕霄漢穹日月之出沒闚滄桑之變更翠靄盪胸白雲捧足渴飲金莖之露饑餐玉井之蓮庶幾骨蜕玄都氣通帝座者矣予平生無他嗜好惟圖籍山水耳婚窆稍畢再問眞源縱不能見叔翔之鹿馭覩初平之羊城即道廣而訊王子禮壺公而挹貞晦亦豈能上悤冥鴻下甘腐鼠乞蓮峯道士之奏章貽華山處士之笑柄耶道人留飯而甫亦止復至玉宸李君已設燕張樂候盡登競秀爭妍甫霽天青上下一色移時而入石賭竹院事

日矣慰勞已酌巨卮爲壽曰始公謫之來甚銳予雖不敢尼而陰甫如此計必無登陟理茲入山而霏微抵撞而開霽既上則靈曜麗空甫下而滂沱盈道蓋素孚假何彰灼若斯哉公其紀之當勒石青柯道院俾來眞者視爲指南好奇者侈爲嘉話祗懦夫之畏怖闕名嶽之幽潛三峯且謝公矣因新飲極驩而罷夜分歸署栩栩遽遽尙作遊仙之夢凌晨西去回首依依使竣東旋步步驕縱事親之暇恐遂遺忘默計登臨之程次而爲錄匪云敢禽慶之遠攬寘少文之臥遊亦以一裨一瓢他日重來爲公案云爾

遊汝州崆峒山記

戶上出白犬常遊洞外曰玉狗峯政可與平泠啞嗣玄鶴洞作佳對也廣成子墓在蔓草中而啞峒有三安定臨洮汝墳也莊子述黃帝問道啞峒遂言遊襄城登具茨訪大隗皆與此山接而山下有廣成城疑此爲近第遂古咨實無從而考矣曁黙清淨守一處和寶爲猶龍公鼻祖無爲而治孔子贊易有遐思焉後人不察遂列黃老爲一途與儒術相絀所謂愈遠而愈失者也陸君太息曰此予感奮欲言者子能宣之茲遊不虛矣乃書付老道人留丹霞院中

雲夢山水簾洞記

師竹堂集卷十四　十七

伊陽在萬山中縣東五里雲夢山水簾洞相傳鬼谷子修道處丁亥七月予自嵩返伊令安肅張君指洞謂予此海內靈區也已具剪蠹顧水漲莫可渡予謝別君去山離大道僅半里色類精鐵陡若危垣青蘿碧草奇花異卉交亞互結如張錦幙驟雨忽來疑珠飛溜織成文理虛明瑩澈宛然千尺湘簾放鉤覆地洞正據其勝得名有以也覩之躍然謂輿隸有能畀我至洞者人犒百錢囉呼爭應而水流滿急波濤洶湧嵐光映之作深綠色令善泅者探之淺處及肩選長大有力者一人予坐肩上兩人扶予足兩人掖負子者隨泅而涉雨尚未止波來蹙停波去復行予赤腳逐流衣盡沾濕幸及洞口坐石濯足更衣而入可容百人石几酒肴張君夙備者飲二小后餘分從人漸入幽窅寒風颯颯從者懼而止予復進有光如牖仰視嵽嵲旁數小徑莫知攸往依光而行兩壁若楊若爐若鐘若旛若人物隱隱莫辨而風如箭射悚然而返土人云洞通南陽瑞雲諸處周廻屈曲不知幾百里往有異僧住三年深入數十里多巨潭蛟龍蟠據莫能進蝙蝠如箕殊不畏人一日僧方誦經有聲如雷自內出懼而奔遂無敢棲者予聞震澤山洞東通林屋西達峨眉南接羅浮北連佉嶽不知幾千萬里而中有銀房玉柱金沙白芝好奇者常見之即道

書十大洞天俱在人間非若夔脩子年所紀莫可致詰者

師竹堂集卷十四　十八

也伊陽雖汝洛屬邑幽僻險阻舟車不通干旄罕至以故洞在官道旁又鬼谷靈境知者且鮮矧探其勝哉予好奇之過不覺濡首又值急雨所謂水簾者的見其眞可謂厚幸矣鬼谷子不詳何許人鄭玄謂即鬼臾區黃帝往也史記云鬼谷先生蘇秦張儀之師今考鬼谷子春秋晉平公時人脩道於此儀秦從之辭去鬼谷曰二子輕松柏之永壽貴一旦之浮榮惜哉二子果不克令終予雅有幽棲志茲復泊沒爲浮榮所驅低徊洞口得無爲山靈逐哉避雨郵亭漫書作記不特章洞之奇且俾來止波來蹙停波去復行予赤腳逐流衣盡沾濕幸及洞口坐石濯足更衣而入可容百人石几酒肴張君夙備者飲二小后餘分從人漸入幽窅寒風颯颯從者懼而止予復進有光如牖仰視嵽嵲旁數小徑莫知攸往依光而行兩壁若楊若爐若鐘若旛若人物隱隱莫辨而風如箭射悚然而返土人云洞通南陽瑞雲諸處周廻屈曲不知幾百里往有異僧住三年深入數十里多巨潭蛟龍蟠據莫能進蝙蝠如箕殊不畏人一日僧方誦經有聲如雷自內出懼而奔遂無敢棲者予聞震澤山洞東通林屋西達峨眉南接羅浮北連佉嶽不知幾千萬里而中有銀房玉柱金沙白芝好奇者常見之即道

記

遊嵩山少林寺記

汝南王祖嫡胤昌甫

往予自關內旋也道經汝墳去嵩嶽僅百里而瞻戀慈闈恨不縮地懷之十三年今歲北上延世以信來欲子主嵩縣取道登封可徵夙願七月十六日自嵩抵伊陽過雲夢山入水簾洞深處甚奇出洞三十里北望有山如冠秀拔雲際盡目目之私念此豈中嶽乎十八日汝州北發登送嵖嶭稜磴坡險逾冥阨而是山漸近雨霽日高旻旻芙蓉露珠兢滴問之土人不知何山也又數十里則草木巖壑鳥道樵蹊歷歷盡見視前愈奇恨不一躋其顛去登封五里止隔一水問之老人曰御寨也昔有王者屯兵於此子又私念是山百里外見之其高其秀獨爲冠絕而非嵩也豈嵩又勝此奈何在是山下也夜宿登封月明如晝城外諸峯近挂屋角次早出縣酒門行兩山中即轅轅道也飯廊店鋪前所見山非復昔之高登而麗日映之嵐氣濕衣靈光啟日是山遠望如黛漸近則否此山去官道里許而孱微愈濃令人對之神爽飛越詢郵吏少林僅五里心愈疑之興行亂石上循山麓折而南已見二樓出林木表循澗渡石梁僧衆胡跪道左導以梵樂予謝曰子欲探茲山之勝上人奈何以世法縛我僧笑予攜之行棹楔扁跋陀開拥山門榜少林禪寺入戶爲四天王殿北爲大雄殿宋重建也禮佛畢升法堂石座律師說法處堂後爲方丈懸大千上人住持序令少師元輔申公作讀之一過而是寺首黃梅曹溪與戒律技藝二途無餘蘊矣法堂後爲廊廡亭亭後爲初祖殿石臺巍然棟宇已廢復至方丈東西俱官廳縣令鄭君已親來治具時予同方吳二生世申二兒擬短衣登眺而僧見令來執禮甚恭子以實告鄭君留其庠及一吏而去予易小半臂僧俱便服行童數人攜茶果

先循兩廊碑碣不可勝覽石柱勒名殆遍諸佛大士像居以前者甚多而漫漶完好各半凡來遊者必題名必刻詩石工藉爲生計有力者往往鏟滅而加己作其上甚灰於壁人苦不悟名根難除即一可例其餘矣山門左爲鐘鼓樓下供緊那羅蓋元神僧以威力卻紅軍不入寺者像約一丈卷髮圓目拄杖俯首而立衣以綺帛宛如生人僧云像自爲之旁二像後人依倣而成雖酷肖似而神氣索然矣寺以此爲伽藍而參棍技藝習者相繼寺有文武二山喇嘛師以經論授淨堂以拳奇授扁圃形勢氣脈不偶然也右爲轉輪藏殘在地下推之而行有梯架梁上可遠眺

未暇登也循廊而北折而西二三里至初祖菴祖像俊雅非今圖胡僧菴後小室祖面壁而坐二祖旁侍半立雪中前二石不盈二尺衣服紋理如水墨寫意人云眉目盡具非也石在洞中僧以觀者登陟不便畀寘於此菴前四柏一爲六祖手植三擁壽藤所謂三花也花如乾薷僧云孕婦過此必墮胎而花又治難産菴後多古柏仰視洞在五乳峯腰可六七里時正午熱甚以一大柏枝自覆攀躋曲屈凡十數憩始至洞口洞如一大屋爽塏潔淨亂石下垂如滴乳而作龍形者鱗爪具備傍一小洞深不可測僧云洞原龍穴初祖主龍遂移此延世於小洞上棟龍窩二字

洞前一石如碁枰鄭君亦具酒果石上因飲二屐出洞外面少室二祖洞及四天門之勝恨不攝衣奮往面著甚汗喘從者俱憊徐徐而下久而至甘露臺跋陀於此翻經天降甘露下臺入寺由六祖殿至方丈則武僧百餘立階下拳棍劒戟各逞其藝猛如熊虎捷愈猿猱寺以技雄四方不虛也顧無可與談者一僧隨予上洞秀雅不羣乃棄博士業學佛此地者問大鞋僧西去久矣東官廳前一僧自衡嶽來曰一粥數日不食亦不餒跌坐不語與之錢不受餅餌亦分與貧者冬夏一衲異僧也予往訪之頭覆一圓氈清臞微鬚問之不答僧云二年如此矣予歎息復至方

出少林玉柵家鋪日已銜望洛峯高阜處見孤峙若浮圖者唐碑也予昔使關中乾陵無字碑宏巨罕儷覩此欲至其下乃循太室山麓法王寺而東石垣竹逕僅容旋馬數里昏黑折而北碑在野田中四旁木架縣令打碑應人索香火光不甚了了知爲聖德感應紀天寶三載立也書法妙絶仰視巍巍與乾陵不相降伏當時規制非後世所能辦而輕用民力即此可例其餘矣稍北三樹漢武所封三將軍柏也下有石碣大可七人圍次五人次四人根蟠虬龍枝翔鸞鳳風過而笙竽鳴雨餘而蒼翠滴仰瞻則日月出則令世延長陛下定鼎嵩雒嶽神自見臣敢稱賀此諫

蔽虧遠睇而雲霞燦爛生平未覩目眩心搖眞神物哉樹北爲嵩陽宮舊天封觀基唐天寶建也至元中改爲宮今廢以祀二程則嘉靖初邑令侯君也夫唐碑在前漢柏在後而天封舊觀以祀二程於義何居二先生講道淑人所在從祀且嵩洛各有專祠此不必設即設別營可也奈何使古跡湮沒哉祠東爲崇福宮敬母石石前敬母廟俱荒蕪一視而已自此而盧岩龍潭諸寺青童玉鏡諸峯皆太室之支夜深不能遍歷紆而入城月轉嵩門矣嵩門在法王寺左八月秋分月從峽出

玉人峯記

詞不足道然亦可知峯名之義其他如浮丘子晉七佛羅漢藥堂瓊壁諸峯當各有義惜不能遍遊亦不能遍質也子又有感漢武好神仙一時詭異不可勝紀嵩呼之聲安知非方士爲之而迄今靦顏不改隋見玉人兆慶延長未幾有江都之事人君約己恣民深居簡出主於州嶽效靈歲豐人和此自不可誣者若夫封禪之侈心祥瑞之訣語豈惟明聖之主所當拒絶恐嶽神正直亦所不願聞也

黃蓋峯中嶽廟記

黃蓋峯太室東南欲盡廟在峯下遊少林之明日已戒行矣鄭君苦留曰已備一觴於測景臺道從嶽廟飯而往返

末暮也予重違其意延世復慈憩之乃出東門過頴考叔坊越闕廟地俱砂礫荒旱之後繼以水患民物蕭條爲之酸鼻八里一市肆僅二三家鬻餅餌度石橋道士二十餘人各持樂器道而行三緯楔南曰中天第一山東曰嵩呼聖壽西曰嶽降賢臣復循廟垣而北眞武祠後道院更衣處也盥沐畢由西門入兩廊盡傾方事脩葺北曰峻極之殿制倣宸居謁拜階下道流引陞階升廟贊禮至寢殿東一門北行胤嗣殿也香火獨盛階前老柏雖亞漢封亦千年外物南行折而北遡對峻極殿又復贊拜禮四嶽也泰衡而西恒華而東各一小祠予謂五嶽並峙原無差等今

以中嶽巍然南向而四嶽旁列豈惑於郭璞嵩惟嶽宗華岱恒衡巍然中立衆山之英之贊抑別有據也御碑亭俱前代及我朝祭告之文不能盡讀纂聖門外古柏蒼蒼東一小城惟一門西向城四旁鐵鑄四力士守之各高一丈四五尺曰汪死城也人不敢入予笑曰生必有死人復何傷攝衣而入荒草而已集灼詢之道士乃焚楮鏹處也天中閣高偉壯麗大司空鎮山朱公有記登而四顧二室若雙闕餘山龍蹤碑兀爭獻奇巧應接不暇因與方吳二生奕日去少室不數丈下閣飯道院擬躋黃蓋峯而峯頂雲起如車輪瀇然四布雷聲殷殷而遍而返卒未如測景之約測景者周公建土圭測日夏至之景尺有五寸而里人謂是地日中無景殆不然也始鄭君箸予於此可歷石崇玉溪嶽廟瞻拜而已茲盡日廟中不克一至峯所即黃蓋咫尺畏雨而止人生一舉足信亦有數矧其大者可強致乎

遊太和記

海內山川載之圖經者人未嘗不遊遊未嘗不紀雖荒絕僻遠之瀕詩人文士才一吟眺遂顯於世其異域幽境足所不至與荒榛敗棘淒淒無聞者不知凡幾十洲記疑曼倩寓言即有之非乘雲御風不可到惟太和介襄鄖之野

起兌出震應軫乘婁蟠踞八百餘里高列七十二峯三六殿之奇峭二十四澗之幽邃宮觀殿宇皆倣天府帝座之制雄偉絕麗不可名狀其爲崖爲洞爲廟爲祠不能盡讀纂聖門外古柏蒼蒼東數志云聚南五省之財用人二十一萬不知作之若干歲香火之盛遍乎寰宇故其奇勝皆有目者所共見有足者所共遊匪若荒絕僻遠之瀕必待吟眺始顯於世又非神怪虛誕恍忽夢想之外可以參詡而人莫之辨者也予嘗遊楚之圓通寺與僧談天下勝蹟五岳而外如池之九華歙之黃山括之仙都溫之雁宕夔之巫峽其餘奇秀品第無遺僧曰子遊太和乎諸山可盡覽已予雖疑其言之侈

然心動而神往者屢矣今歲十月有南陽之行過臥龍岡弔武侯登清高閣極目倘途行人如蟻祈拜之聲震動原野皆謂武當詢程不五百里遂憬然曜馬西去是爲十三日宿鄧州白馬寺十五日過小江宿漁人家五鼓行高嶺路極崎嶇俗名猿驚嶺樹二十里始盡月尚未落午未時過方山石磴下小坊書方山聖境四字循石欄至山顛有眞武行宮南望若黑雲撐天際者天柱峯也駭愕吐舌久不能定晚渡漢江江岸翠山羣屏羅列東岸有巨石立於山麓鼎鼐如馬首約百餘尺上有亭曰滄浪亭俯瞰大江可以垂綸泊舟其下神爽飛動過江即均州水蓼雉堞縹緲入畫夜宿淨樂宮宮半城中北麓宏敞甲於天下宮左爲紫雲亭圓起城中狀類垂蓋江行者皆見之亭下石欄可環而走脩竹長松遍植欄外次日午至草店舍騎坐肩輿南行三里爲遇眞宮二里餘入仙關迥然別一境界矣輿人云玉虛巖人所不至循九渡澗凡五里始至徑益險石盤奇蘗草異木不類人世紫廻曲折復由太子坡黑虎廟威烈觀至紫霄宮度蘇木溪橋之間俯臨幽谷萬仞莫測而輿人左右前後提若猿鳥隨其上下神色沮喪其實極且疑惟時時顧僕人一笑耳次早沐浴升輿十五里至斜穩經過杉樹蒼鬱參天有大十圍者極目無盡皆黎蒸雪橋經黃龍巖萬丈峯題刻大字如洞天絕勝日近雲低蓬萊深處字皆遒勁不知何人書自一天門至朝聖門歷路俗所謂南巖景致紫霄玉虛洞

門者四每經一門石磴曲折不計幾里旁皆石櫺鐵鎖攀援以升步步如雲飛鳥皆俯其背凡數十憩乃躋其顛平臺設眞君殿殿大如人小屋一間許冶銅爲質沃以黃金光耀天日眞君及四天兵像皆窮極精巧殿前諸峯不可盡名其對時而起遍几案者曰蠟蠋峯若鼎而獻者曰香鑪峯其下跪者揖者拜且舞者羅而拱者執戟而衛者擐笏而侍者冉冉而下作朝謁狀四望蒼蒼人云天晴北見華山亦隱隱莫辨也因憩太和宮贊歎瞻禮良久乃下往來之人何止萬數盛哉盛哉是夜復宿紫霄雲房清冷澈骨如生八翼白天而下不得合股不得定又如墮萬丈

幽谷忽躍而起視吾身若腐鼠然無復塵想約已夜分恐明日遂去因與旗峯道人坐竹院中汲泉烹茗聽童子吹笙孤月極明諸峯益奇怪如猛獸異鬼來相吞噬凜可畏怖旗峯因極詭紫霄之勝而宿南巖憩太和其主者亦相徃因以困乏辭不獲供筆硯侍杖履窮高賢吟詠又里餘尙不肯下昔人嘗評曰陵危顛憑太虛如承露仙掌擎出數十百丈日月出沒皆在其下不如太和立神以扶棟宇盤礴以開戶牖巧於懸巖亂石間因險爲奇逐在成趣不如南崖石虎左龍前雀後武雖當廉貞貪狼二宿之下而環抱天成楹石所棲各有次第則非太和南巖所得有未遊者詢及輒不能答答亦不能了了而詢者益多乃而有也故論太和之勝者於其高不於其大論南巖之勝者於其怪不於其麗論紫霄之勝者於其整不於其奇太

折蛇行入於東澗經自九渡自高山傾瀉澎湃數十里出石脇間與石渠合此去紫霄已五十里矣復出仙關遇方伯立山袁公憲伯望川孫公屏去騶從肩輿山行咸命再徃因以困乏辭不獲供筆硯侍杖履窮高賢吟詠又里餘遇郡守玻陾公郎君時回西川便道遊此亦一揖別去是夜宿草店次日渡江山居五日十得一二耳而五龍之勝竟悵悵不能已諸山之靈不我拒矣五龍獨拒我耶抑草草之遊不足以盡之將有待而盡探其秘耶晦日抵家客有未遊者詢及輒不能答答亦不能了了而詢者益多乃作此記以代口舌然非有泉石之癖者不敢示也

予使建昌事竣遄歸王使人留行曰已治具從姑矣偶大
參近溪羅翁來訪曰麻姑虛得名耳從姑雖小奇麗莫能
名狀予當爲主人謹翁世居山麓讀書其中予欣然謝而
郡貳守郭君亦先携美醞去乃出南郭渡圩姥由松竹幽
徑行二里強脫凡亭不百步入虎豹關攀躋而上至羣微
亭亭傍石壁有宋人竹洞歌稍轉而南躡石級崖端千尺
旁翼兩峯穹窿前覆若欲墜狀下有屋數十間風雨不及
寒暑互異崖上鐫飛鰲峯三字甚巨而遒勁翁同年中丞
王公詢題翁手書也峰最中靈峯寺嘉靖初年災翁尊人

比部公念其王母丘壠在焉而翁與少司寇東瀛朱公藏
修茲處乃盡力經營梵宇視昔差小而依巖傍壑深邃曲
屈殊類鬼工後虛洞房壁鐫悟空前懸小閣曰長春憑虛
遠眺盱黎二水若襟帶王已命承奉賈君長史魯鄭二君
久俟矣予仰視二峯神爽飛越欲躋厥顛諸君有難色翁
慨然短衣岸幘而前予亦結束輕捷以二童子善歌者隨
歷碁杵步蹬二石憩集英見雲二亭麻姑適與亭對循亭
而下至斗母殿殿上爲寶光閣益國瀟南書蓬萊島三大
字殿前爲白業堂方外禪衲習靜所也又轉入屏玉洞天
左立石一方可三四尋平若几席花卉欲然右則千仞削
戟上鐫聳壑凌霄四大字下高山仰止天子萬年以與麻
姑萬壽二山相向也石磴潔淨因呼酒命童子歌空谷中
若有和者俯瞰獅子崖仰視蓮花峯發狂大叫縱以長嘯
陰絕無至者崖北轉瞰叢篁密箐架壑懸崖列亭館二區
左則翁讀書處石則翁季子輅隱居玄虛閣也又南行過
靈湫洞以宋人禱雨應得名里人相傳洞出油米緣靈附
會之爾洞門隘而中寬扶梯去履磯出磧石磴甚危仰
卧徐徐入鼻去崖僅數寸入其中更復豁然見天光左右
各石牀一可棲息予與翁及二歌童飲其中不知去塵凡

幾許也洞前二小樓一爲玉皇閣一爲武當宮閣之西脩
竹千竿石磴聯絡峯頂所從入徑也徑旁石壁鐫乾坤正
氣及石竇雲梯俱東源公題梯竇數十武兩崖橫亘於其
中者雙玉樓也當樓一樹綠葉如冬青而朱實纍纍若丹
砂莫知厥名樹外崖石陡峻翁書玉立二字去地約百丈
鐫畢芟除其旁薜蘿中亦此二字不知何時何人書故樓
名雙玉仝憲使雲嶽朱公題亦甚奇矣樓以木架下臨無
地試俯窺令人失魄而翁倚檻出身摘朱實屢鑠哉當樓
斧劈一峽峽口垂塊石仄屣乃入入而仰視雙壁時削百
丈架以石梁有坊曰步天橋前郡守雙橋凌公立也橋當

天柱蓋珠二峯之中下瞰深黑予與翁對坐橋上二童子以巨尼進諸君從峽下仰視大呼爲飛仙峽口兩端各竪立玉樓孤峯其前獅昂其後象伏婉若生動二峯絶頂平敞百里盡見午後從西壁亭下至見雲堂與諸君飯畢散步扉酌玉冷泉爲翁尊人前峯書屋上刻制詞予因歎翁隨地不忘若父非膏肓泉石者又西至冲和石室翁家嗣軒隱君城崗構樓曰棲雲虛牖淨几出萬木丹青之表獨甲他所盡翁二子有冲舉志弱冠辭廩山居廿載而翁又急流勇退周旋其間地以人勝不虛矣是遊僅一日翁高年登蹻靡倦而二童子解人意扶掖慫恿乃倦則歌以勞

之歡清且激楚作孫公鸞鳳音故一日而盡窮其勝也夫峯崖洞壑互相隱蔽多鬱濕不可久居而茲山亢爽雖久雨愈爽周匝數里而奇勝不可殫紀去城市甚近而幽僻若遲壤冬溫夏涼晴晦各迥又絶虎豹蛇虺蚊蚋之類信方外之玄宮人間之靈境也夜二鼓入城清涼不成寐因秉燭記之付翁刻石雙玉樓側

遊麻姑山記

季冬朔遊從姑山次早辭王延入內殿奏雅樂曰已過午王曰從姑雖勝然以麻姑得名遊從姑而不登麻姑猶見小巫而不見大巫也已屆憲使朱君陪薄暮尚可返予敬諾出建昌南門昇仙橋折而西村落不斷輿行畦上兩旁俱水數里則朱公已候於竹舍因卻騎從並輿行十里許一平坂松杉蒼鬱則登山徑也輿以熟練拽之縈迴屈曲又三里至半山亭大宗伯郡人張公昇有記又二里有貞姑墓里人云此龍首也往有葬此者輒爲雷擊姑孝而烈葬此乃安又二里有亭曰觀瀑山峽二飛泉如二白龍奮怒爭下又如二素練拖翠微中奔激霆震濺沫百尺稍下則萬壑爭流四時不絶廬山瀑布自千仞直下信天下偉觀然止一耳此雖巨崖僅十數丈而二亦甚奇也觀久山風四來寒不自禁朱公取鶴氅衣我又二里有亭架兩石

之巔朱公曰此橋亭也渡橋即神功泉泉由石隙細流池可數尺掬飲之微溫而味甚甘羨即麻姑仙源也道人云天久旱不竭有氣蒸起必雨農以爲候而靈異無敢犯者池旁小碣漫漶不可讀泉側有亭侍御姚江邵公扁曰一勺之多此處多腴田一望平坦不知爲絶頂也麻姑壇祠去泉未半里甚宏敞而棟宇摧落門前小峯五亦曰五老峯姑像如好女子玉指瑩然殊不類鳥爪祀以七月七日仙降期也祠左爲滁州胡公松去思祠右爲三賢祠祀唐顏魯公宋文山公李文定公也祠前一松甚巨勒石其旁曰大夫松護以石檻眞千年物也道人請至別野飯畢出

所藏金龍云唐留此並象簡爲鎮寶象簡成化中爲中貴人持去僅遺金龍龍僅三四寸蓋銅而飾以金者製作精絶古色蒼蒼非近代手時日已入西嶼乃汲仙源水以子所攜虎丘茶烹之予與朱公各啜三椀朱公曰昔玉川子嗜此至七椀不知何水予二人共六椀得毋爲長鬚赤腳笑耶又柒一椀分飲之登輿而下入城約二鼓矣客有問麻姑何如從姑子曰麻姑山高氣象宏遠徒以仙源瀑布勝耳從姑雖小而奇麗之極莫能殫紀以閣閣言麻姑其青裙白髮之貞婦從姑其靚粧衩服之妖姬乎客曰子喻甚善第從姑靈境而以鄙褻語方之不幾於巫山黃陵之言亦必大笑不忍鞭我矣

遊靈洞山房記

子雅有泉石膏肓疾一壑之奇必欣然探之嘗冒雨欲窮崆峒玄鶴洞而險黑不可入太華丹洞非御風不能至子亦凌空架一木望之石牀藥竈歷歷見也太和諸洞雖勝而涸於祈禱猥俗匡廬佛手巖洞多水據石小坐耳從姑巧麗稍涉人力子厚石湖所紀自是嶺徼尤物亦以人顯且遠不易至讀宋景濂先生棲眞院記所謂洞巖之

詭乎子曰否否大姑小姑彭郎十姨流傳指點孰眞孰贋人間天上盡虛幻爾獨奈何疑於從姑吾家方平荀聞斯讀愈池雨掖分流入前池又引其餘灌溉畦圃黎瑤石秘書隸小碣曰天池上題曰金華第一泉池右高山之半有石數百尺形狀奇詭無所緣而特起曰飛雲逕紆仄一里許中有半山亭遊客樵叟多憩此折而東一峯若菌苔倚天亦曰蓮花峯此之玉井云先生爲子言茲山六洞寺僧厭遊者塞其三予時時策短節物色不可得一日樵人報日山外稍東里許一洞殊絶罕有至者因持炬深入題詠

字尙可辨兩壁削鐵垂乳如玉四時滴水皆露顆名之曰玉露此豈六洞之一爲僧湮塞者抑其餘也稍南北仍有二洞已得其處尙未闢信有數哉嗚呼自有此山卽有此洞翰墨固越材藏遊未必愛愛未必得也玆乃歸之先生蓋造物秘之欲洩於先生爾苟以數言晦而必顯不問其爲何人時至亦出豈以人勝之義哉先生翰林不容出臬憲臬憲不容出倅郡隨在湮塞固數也主上方求舊臣錄遺直不但復舊而已是洞之喻也先生曰予自得茲洞卽與松桂盟高卧不出矣子乃以是說我此山最靈恐爲文移子矣予矍然避席對曰巢由務光其名最高其行甚卓然非中庸之道也孔孟生亂世僅闇諸侯而栖栖弗止君臣之義重不忍一日忘天下也故曰果哉末之難矣先生抱用世之才際不諱之日遁戀戀一洞北山之移爲南山之徑發爾先生誠始終不忘此洞亦可遯金馬何必焚銀魚哉先生笑曰予命不及此雖然予姑舍是其以所遊者爲予靈洞山房記

汝南王祖嫡胤昌著

記

遊西湖記

壬午季冬廿八日至浙江驛十五里入鳳山門至湯氏園亭是日開府銅梁張公枉過邀明日飲湖上而三司府縣諸公相繼來訪次日咨拜臬司出錢塘門張公已艤棹久候乃登舟過保叔塔大佛寺望湖亭度六橋眉與行蘇公隄謁岳墳觀忠武遺像高宗手勅岳珂肅之勅告家藏物也祠廡之右檜中分而枝榦茂鬱曰分屍檜其宅樹枝南

嚮異矣哉樹前巨石刻精忠報國四大字北爲流芳亭石刻甚多不能悉讀由橋左至陸宣公祠祠後山曰孤山和靖隱居處今並祀敬輿等十二賢飯罷舟行憩湖心亭四望俱水寒侵肌骨予與公談歷下吳門天目南郡諸公事時雪初晴環湖諸山如玉筍森立信大觀也坐久日已沒西陵人湧金門次日爲歲除雨雪交下游戎徐君治具飛來峯復捨舟由栖霞嶺九里松市井連絡過神霄雷院數里至峯下峯高不越百丈而翠環玉削玲瓏翠碧千態萬狀蓋帝役鬼工鑿奇石爲之使顧陸諸人卧其下十日不能措手也峯下巖洞窈窕岭岈屈曲縈紆若行暗室檐牖

明豁各有門戶布鐫佛像遍滿峯壁晉咸和中西域僧慧理見而歎曰此靈鷲小嶺不知何以飛來以是得名而青林玉乳龍泓諸洞深入者往往聞江濤聲信宇內靈區也折而稍北過石橋半里爲靈隱寺寺在北高峯下舊有百尺觀勒閣蓮峯堂千佛殿延賓望海諸閣巢雲見山諸亭白雲松源諸庵及宋理宗御書覺王寶殿妙莊嚴域並廢詢宋之問遇駱賓王夜吟處山僧茫然莫對也寺前冷泉亭唐刺史元眞建舊在水中今依澗而立白樂天記所謂山樹爲蓋巖石爲屏雲從棟生水與階平可濯足於牀下垂釣於枕上者尚未盡其勝也予坐巨石取一缶烹茶甘甚欲躋高峯絕頂而雨雪不止苔滑不能上乃王呼猿洞折而東行客舊重嵐圍澗石竇泠泠爭瀉數里至玉泉寺寺故名淨空院南齋建元中僧曇超說法於此龍王來聽爲出泉遂建龍王祠祠前有池畝許清澈可鑑毛髮五色魚數百頭肯者可長數尺僧散飯池中爭來食游泳殊不畏人第寺摧落不可栖息小飲池畔雪益緊乃回舟中優伶鼓吹競作約二鼓登岸月色射湖中如畫怪問之乃居人除夕焚松柴若北方爆竹然富者柴堆丈餘貧者亦二三尺城內外數百萬家無弗然者此亦一奇也入城行火林中砲撚須髯輿人超越而過婦人盛粧立門首侑以簫

鼓蓋杭俗如此歸與世昌弟延世及鍾雲畢生望楚吳生
甥方生小集頗動年華之感而主人湯君曰來日元旦兩
臺諸司郡大夫稱賀往來可厭公二日遊湖未至三天竺
盡避客茲地予已具笋蕨上天竺矣予欣然從之次日五
鼓北嚮望國拜又遥拜親舍乃負小竹與七出鳳山門過
鳳凰山兩廻軒翥左薄湖濱右掠江濱形若飛鳳其麓爲
萬松嶺即報恩寺基建萬松書院設先師孔子四配爲大
成殿後曰明道堂又有居仁由義二齋顏樂會唯二亭以
孔氏子孫世守之乃由殿後石級登揖衣亭湖山諸蹟一
覽無遺矣時雪止風急寒甚約十里過長橋爲南屏山淨

慈寺山峯聳秀若屏障凌空而出中峙者曰慧日峯寺爲周
顯德元年錢王俶建用字殿貯五百阿羅漢塑像咸出一
僧而儀貌各異如欲語者像成而僧化去寺有鐵釜數千
斤易云梁貞明二年鑄又觀雙井萬工池寺後蓮花洞居
然亭蓋西湖之寺甚多惟此與靈隱相若爲南北兩山之
最云出寺過雷峯塔取道天竺所謂

雪不甚令盈數尺西施傅粉矣而吾在水晶宮與之勸酬
一奇也絲竹歌舞借湖爲名一紡之外卽非己有今凍壑
惟釣艇雪徑惟樵夫本來面目至此乃見二奇也歲除夕
晦兒復密霰而萬戶松火如皓日晴空秋毫可數玉壺金
鏡落吾杯中三奇也然更有大奇里人曰何謂也子曰杭
稱樂土而暴殄之咎造物弗予故方臘之亂殺戮不可勝
已陳通之叛焚劫日以千數金酋陷城烈焰三日不絕遊
軍斬關艷姿半沉於水山圍故國淚灑新亭湖山牢落可
想也日者軍變未已民變繼之瞬息之間事機叵測匪上
智屈羣策明見萬里特簡張公星馳爟迅部使同心藩臬

協力共弭大亂毋論若輩受禍慘不忍言卽予一介使臣
單輅銜命將懍懍望越境爲畏途而廻車疾驅之不暇安
得有今日之遊乎於是里人垂涕謝曰吾儕小人受大賜
而不知匪公言塊石等爾昔賢築一堤種一梅湖山誇之
爲勝蹟矧聖天子拯吾民於湯鑊而濯之清波將何以爲
報乎雖然君天也天不可名亦不知感吾將圖張公而下
凡與戡定之績者祠諸孤山之側以湖爲邵之棠羊之峴
雖然公遊信奇吾儕聞公言尤奇飛來峯有佳石吾將勒
其上以眙遊者可乎予不答爲賦蟋蟀而去

遊燕子磯記

何君啟圖隨尊君坡公懷遠官舍書來招予云二月朔理
金陵之楫先具毛穎知白數十輩俟子燕子磯其擊舟速
來予得書每夢卽在燕子磯平生未到恍惚注想已得六
七讀宗子相燕子磯記差謂如夢中所見三月中旬南行
二十四抵浦口過江鍾阜諸山翠屏圍繞龍蟠虎踞應接
不暇舟人北指云自此順流三十里至燕子磯盡江左之
勝日暮由儀鳳門至雞鳴僧舍啟圖僕人在秘密閣遥見
疾走報啟圖啟圖迎謂予曰燕子磯久汙俗客奇秀閟弗
彰子來何晚也是夜宿啟圖棲明日得小樓於萬竹叢中
因館焉下石階數級卽啟圖館朝夕謀踐前約苦無月色

四月九日月極佳燭肩輿明日來夜分陰雨覓日不休薄
暮雲開霽漸無寸翳予謂啟圖曰燕子磯靈哉閟予勞苦
上訴眞宰得請矣遊山具已宿備唯市酒肴果核眹爽輿
人來是爲十一日由山後小徑花木屈曲十數里出神策
門又數里出外城兩山對峙城樓高踞如闕盤去揚子江
岸僅二三百步別有小溪皆通江潮潤可丈許有漁艇數
百結網者釣者睡者炊者紛紛不一居人云擬明日開網
打鱘魚有中貴人督之築北卽關王廟溪南小山鑿路僅
容一人予與啟圖下肩輿由石徑登五六十步大小船泊
者以千數江岸懸崖有石級可上崖上一大樹倒垂江中

予攀援坐樹上以小刀括去皮索筆題汝南王祖嫡何洛文來遊下樹沿山巖傍江岸南行半里許至弘濟寺上佛殿少憩石洞僧引至觀音閣在高峯外就峯架木懸空而起外有朱欄試一俛眺長江洶湧從閣下過雖壯夫無不膽落啟圖有驚濤似拔危閣去幽壁還依巨浪浮之句下閣至江岸大石數千特起水中予拉啟圖坐石上石皆中空江流怒激嘈嘈雜雜如衆樂競奏復沿岸北渡小溪至關王廟童僕輩皆已治饌其中廟旁有大市肆闤闠如都城買得細鱗可二三斤舉網旋得者羽士一人秀雅可語揖入清江道院潔淨無塵几榻器用種種精妙茶極佳問此莫濟相顧大笑少焉月出返照映帆江山寂靜道人具

紙墨索題啟圖先倡予勉強繼其後得詩共若干首遂辭道人上肩輿回時汝成胡君汝器高君仲謨周君拱之王君方有事儀部不果同遊乃作記示之並貽清江道人宅日再來不爲生客

山陵扈從記

萬曆丁亥春禮官請上躬閱壽宮命明年秋舉行戊子先期復請欽定九月十日如十三年例例惟內閣輔臣九卿諸司掌印官扈從予時以洗馬署司經局篆先月餘以名進呈九月八日赴會極門欽賜大紅雲鴈羅衣一延世任神機營佐擊將軍守安定門賜大紅素羅衣一攵子同時

領賜歸第亦異數也冏寺給馬鶱部給夫諸從官俱九日行先旬日風雨寒甚至是開霽和煦如春出德勝門車騎輜重連繹不絕各鎮精銳沿途列營營分四門旗幟以方向別四門之內復有四門巡徼遊奕井井弗紊而戈矛甲冑目眩色飛監儒見此勃勃動請纓鳴劍想午飯蔣氏園暮度河橋巨蘢飄揚返照麗之馬鳴風急誦少陵出塞之篇千載如新也晚抵輦華城僦居殊湫隘同年宮庶黃懋忠盛敏叔暨予三人各據一榻從人無宿所會門人侍御具君訪爲覓東門官署寬潔甚適侍御又餽菜莆糕酒薪米蓋侍御巡倉與昌平有關此其餘廩盡以相餉月色如

晝與延申共飲數小巵以酬佳節次早登城樓宏麗巍峩千里入墟西北萬峯爭奇競秀清河之南已隱隱見虎賁龍旂塞道矣亟飯畢易紅便服繡帶懸小牙牌僅二寸而一文字側列某號倘寶司先期請給事畢繳還行宮兩旁各建廡舍百官憩息以次標識予同大司成田公同年學士劉宮庶黃懋忠盛敏叔共一室懋忠拉予至龍蹕門因共入龍蹕殿後上寢所俱吳簟餘以黃綾外列食品各以小黃帖書之不下數百不惟御庖珍異即市肆亦罔弗備方擬細視忽傳警蹕近蒼皇趨出恭候道旁千乘萬騎材官劍客控弦超距之夫不知紀極內監驍雄者數千結

束如天神狀別有小黃門百餘各持金字聖旨旗牌肅隊分導上戎裝白馬按轡徐行后妃嬪御後隨由龍蹕門入更衣進膳畢百官以次朝上御龍蹕殿奏事如常但不鳴鞭耳命與酒飯仍憩席舍晚朝免百官仍先發出城約一鼓乘月行三十里至紅門夜深寒甚予與黃懋忠聯騎十五里宿永陵旁中貴官署署規制如小邑四周疊石爲垣若堅城人馬不減萬餘小屋一間信宿索銀十兩屏帳諸具咸昌平州措置瀕行往往不給還州人不敢兢也十一日飯畢仍候行宮席舍如輦華上御感恩殿朝見畢仍賜酒飯晚朝免十二日五鼓素服角帶先候長陵昧爽上同

后妃嬪御由側門入更衣祾恩殿之東廡百官肅立上青布袍角帶盥洗畢由殿東門入祭畢百官亟趨出飛馬候永陵昭陵祀如前儀三陵事竣百官吉服列壽宮之複道候上入對良久上回首注入閤百官以次出仍候感恩殿飯畢仍先發輦華山空夜靜月色如晝秋毫可數連營列炬刁斗鳴笳莫測遠近大觀奇觀生平罕儷矣至輦華月已半挂樓堞十三日方趨候鶱則已由龍蹕後門入儀注是日上宿龍蹕行宮次日回鑾忽傳上遄發百官未及飯亦未及更衣急遽惶惑於百萬劍戟叢中突圍而行從者紀極內監驍雄者數千結

多失散不相顧驚悸莫知攸措隨予僅二人延申與諸家僮俱不見幸出城門行十數里家人有追及者言延申與衆僕由清河歸是日熱甚肩摩轂擊倦憊莫支而干旄戈鋌縱繡錯雜四望無際更以爲適又三十里至功德寺蔣氏已具饌妙應寺之毘盧閣據半山中由石級宛轉而上是日上宿功德寺行宮夜靜月明凭闌啸咏久而不寐次早免朝上欲知黃河滿急乃駐大景山觀渾河洶湧人命輔臣留意河工仍命作詩紀十五日上由阜城門還大內扈從往還凡七日

通政司題名記

通政司故有題名之石記之者爲宮保益都陳公其所詮叙沿革申明職守者詳哉言之矣獨引周禮謂此官爲周之司書以予考之司書掌邦中之版土地之籍若王計會之簿書云者于通政無當也然周無通政而有其通政第非司書之謂夏官之屬則有若大僕小臣御僕冢宰之屬明允忱恂通達國體所以標鴻建鉅之人也今少司寇張公視事垂二載欲復礲石以續前記而徵文於予爲道其所聞如此

瑞燭記

自予母還家也卽病兩月病起忽忽不知饑飽閱或手一編亦嚼蠟耳家人見予性情乖異竊惟之同年桂昌平託寄與古殊也夫通政古納言職也昔舜以邪說參行命龍

作岳兵憲賈文索者屢矣無以應也八月朔復促來促甚猥初四日晚乃秉燭濡毫而鄉園之念雜沓奪之書未數行忽燭爆有聲漫視之燄焰中倏起一枝如蓮幹上結小花作菡萏狀赤瓣綠蕚而旋轉不已若有物運之者予驚起凝對良久因祝曰予方念母而燭異若此我聞普陀大士慈悲現微妙像坐蓮臺有誦蓮華經者累刼舌不壞猶作蓮香予母虔事觀音誦經不輟斯豈有靈感乎如予母康強上壽花當漸大祝畢果漸大如榆莢而旋轉更甚逾時始落異矣哉古之孝子有湧泉致鯉生箏獲金章章非誣也然皆徵辟不就日侍定省故天嘉其躬養之篤志憐

其專一之苦心既而弗靳耳予母名旬有五所謂風燭也予乃戀此微官違違菽水徙於岩穴訊動定亦絕裾等耳奚所感而得此乎豈天惡予仕而忘親以燭花警予若曰紅英芳樹且易凋謝矧幻化炬形類之石火電光可久玩耶昔人誤書舉燭而得明揚之助斯瑞也即天憫區區念母之忱以壽徵睟予亦不敢覬蓮燭之榮而忘相對如夢寐之句也

奇石記

古人愛石幽貞靜重可比德爾苑囿之侈耳目之娛則石之寃也予性好石北寓燕市南遊秣陵歷秦隴趙魏梁楚

豫章吳越之勝高而極天小而如卷瞻玩移時不能去交遊知予有此癖亦多方爲子購訪許潁謝生雅負賞鑒爲予言徵蕭絕愛石不惜萬里之遠千金之費以故內苑獨多國除後珍玩圖史亡一存者惟石尚縱橫敗棘中而三者更奇咸平樂善下士濬無宅慕取而樹諸軒前謝生往來綫頰咸平嘆曰子嘗吠文饒遺誡忽遠大而重細微未聞遺弓之說也遂輦而致予其二高數尺瀉如高之五六峯巖洞壑種種俱備而絕頂數寸石白若積雪天欲雨雲氣勃勃應之其一高丈許宛若枯松正視作老龍奮鬣欲飛狀旁視又如觀音大士低眉俛首而立擊之清越或曰發清嘯幽竅中若互答者客曰此太華三峯也又數月同年友定菴葛君守袁州移疾歸輦二石貽予曰分宜物也高僅五六尺而古色黯黮積翠欲流蓋錦川佳者因竇三石旁又擬五岳云嗚呼予於此重有感也當主人全盛時一以赤社之尊親一以黃扉之遇合恩寵權倖奚啻炙手自非斐狎孰敢睥睨石下者暴殄淪流勢極而返國亡家破不勝頹垣廢圃之悲而此石者籍沒不收估鬻不售乃落寒士王生手雖曰有數亦可大爲殷鑒也豫之六三介

于石不終日貞吉而聖人以萬夫之望贊之使王人少知斯義寧詎至是哉更有大者宣和殫天下之力疊爲艮岳竟爲金人輦去半委沙礫忠臣義士往往切精衛之恨凡此皆石之宪也客曰欲石不宪奈何王生曰寘諸富貴之家不若寘諸隱逸之所寘諸隱逸之所不若寘諸無人之處何者貴全其天也於是舉酒澆石而與之誓曰吾姑寘爾於此聊與爾遊自茲以往吾全吾之天爾全爾之天請勒崖下用砭膏肓毋薄王生石腸哉

丘園記

丘園隱士之居東帛聘賢之禮漢儒已有是說而疏義謂爻象無待士之文丘園質素非華美之所五爲賁主不尙靡麗而貴儉約每事質素與丘園似盛莫大焉子既得吾意築臺數尺置石其上無他營也而基舊汙渚畚鍤甫施以漸傾陷時經暴雨遂成巨浸因而爲池跨以石梁池南爲臺樹石屹然護以石檻博士田子藝同郡侯仁卿李公憩之曰此亦海上三山也願何以慰息池北隙地石階七級爲亭三間爽塏幽邃憑虛臨池誦康樂白雲緣篠之句若爲子詠者茅平仲自蔪門返京口過此撫石嗟賞謂天上奇峯飛墮作漢篆瑞雲名吾亭亭後爲軒四檻翛以楮粉虛牖洞啟明月積雪素光瑩潔如濯冰壺赤城王中叔隸疊玉縣之楣間城中望山不易而亭左一阜巍然因築臺丈餘臺上起樓三間與賢首山對重嵐飛瀑近在眉睫西亭宗正題曰見賢樓西石階七級爲堂三間下蔽鄰居不妨縱眺故圖宗伯題曰四部藏書處也池左右各有門若兩翼然而亭之右堂之北別爲一齋童子歌詩肄樂又一小屋專主烹茶又庖厨四間延賓治具而樓左幽境僅可容膝爲精舍供佛酒人俗客俱不得入扁曰白業亭檐高廠西南透迤雉堞環抱仁卿爲書城隈丘壑四字外爲車門護以崇垣棹楔丘園二大字則俞山人筆也予雅不喜營建而力亦弗逮嘗著說戒子孫顧好遊好奕好與布

衣故舊話襍除後鬱鬱如有所失又病不能遠出輾轉稱貸殫力爲此匪但兎裘狐白之譏與命名合此予志也嗚呼富貴權侔豪侈相競園囿花石之盛極天巧而疑鬼工其載往牒不能歷舉賁誠賁矣而禍卒不免子園最爾剪茇蕪萊所賁者園石叢竹圖籍魚鳥而已造物弗忌而人亦弗妬始吝終吉有味哉易之繇乎苟取徵聘之注謂是爲捷徑則蔫厲玄纁蒲輪駟馬自有賢者當之予已通籍既非其義第淡泊儉約損而又損復於無色庶幾保身理人之術有取焉毋寧令人議我實渝初心有所增餘賁于東帛丘園乃如漢儒說也

京口金焦二山俱名浮玉予嘗登之風起波湧懼隨流去也蓋二山對峙大江中金以麗勝焦以幽勝故共斯名不復開小門別爲屋四楹南嚮左右各小軒一曲屈如行深洞牆外多大樹枝長者可覆軒檐而望月猶宜往宿廬山天池夜半月出坐茂林中清輝濃樾百萬虬龍互相挐攫差儷吾境乃摘柳子永州新堂記邇延野綠之句顏吾軒二客圍棋軒中枰奩盡碧一客覩扁曰昔人謂亭名難得佳者來青環翠沿複可厭柳子俊語千載爲吾子拈出可謂大奇然亦有當避者壯觀如歸之類宋人以爲忌不可不知也軒名甚雅得毋回祿之嫌乎予笑曰凡物有形未有不毀且有定數疇克轉移刼灰焦土今古如斯盈大之

撞四顧茫茫若獨立金之妙高臺危坐焦之海雲堂也吾亭顧以非常名不可名耶如以大江視吾池二山視吾亭顧以非常名不可名耶如以大小無論九萬里之與枋榆各適其適即一室中獅子座高八萬四千由旬於毘離耶城及閻浮提四天下亦不翅迮幻耶真耶客試以問維摩詰

延緣軒記

喬峯亭左有門西嚮下石階紅梅一黃梅一鐵榦交護紅梅下桂一株高約丈許枝葉葱蒨僅通幽徑俯首而過不十步折而上亭亭西梅桂與東峙立若雙闕然牆外城堞甚高蜿蜒如羣峯起伏嵐光雲氣寒浸几席急雨則飛瀑

濺沫萬葉皆響日出翠涓涓欲滴也門右構小軒與棟接復開小門別爲屋四楹南嚮左右各小軒一曲屈如行深洞牆外多大樹枝長者可覆軒檐而望月猶宜往宿廬山天池夜半月出坐茂林中清輝濃樾百萬虬龍互相挐攫差儷吾境乃摘柳子永州新堂記邇延野綠之句顏吾軒二客圍棋軒中枰奩盡碧一客覩扁曰昔人謂亭名難得佳者來青環翠沿複可厭柳子俊語千載爲吾子拈出可謂大奇然亦有當避者壯觀如歸之類宋人以爲忌不可不知也軒名甚雅得毋回祿之嫌乎予笑曰凡物有形未有不毀且有定數疇克轉移刼灰焦土今古如斯盈大之

室欲久存也不大惑歟一客曰子言固達然子世祿家也賞延之義允符喬峯茲名也豈若啟之乎王子遜謝曰是俱非吾所逆覩吾惟栽竹萬竿日吟嘯空翠中自適而已

錦湖記

吉內禍福在德不在名豫以汝南爲樂土兼山水而稱美無如吾州州西雖秀而崇岡前臨沃壤長河如帶疊巘若屏圖以巨池錯以佳樹水遶山障爽塏幽曠千里盡見莫如城東城東之地後依無如宗伯何公園圃舊稱盛公益治之濬池爲湖不漲不涸復於吳下買二雀舫遡淮入漣繫之湖陰汎者無虛日

蓋郡以地勝地以園勝園以湖勝湖以人勝不獨甲天中而已宗伯問名于王子王子曰錦湖哉湖易言錦蜀不有錦江錦城乎予嘗游匡廬雲封而上漸入佳境厥橋厥澗俱以錦名歷千載莫能易也茲湖雖一區而羣峯蜿蜒紫翠萬狀間皇蟠踞烟嵐異態喬木壽藤濃樾互掩奇花異卉芳郁交襲虛亭邃閣丹碧錯雜奇石珍禽璀璨煥發或翠欲滴或紅欲然倒浸空涵俱湖所有而揚舲鼓櫂清吹妙響縈迴於孤嶼危梁之下容與於鏡波淨練之間心目俱炫烟然若繡矣錦哉湖哉湖哉蓋宗伯之轂講帷而怡茲也正人君子胥切貝錦之恨乃宗伯顧

以得常奉尊大夫仙室翁遊爲幸共治此園人擬畫錦之堂而不知爲萊綵之具也王子曰君親大倫忠孝大節固莫敢軒輊而所遇不同不能無辨焉宗伯事上潛邸以至於今恩眷渥且久豈其以夔菲俾終以娛斯而學製焉如鄭僑沂云無寧重夜行之誚而忘補衮之思必不然矣芳亭葭莩前席綸扉錦湖運籌爰佇鳳池仙室翁健甚雅好客足爲浣花主人錦瑟錦纏與湖競麗此宗伯他日事也宗伯曰我寔倦遊娛親之外無他冀名湖甚善盍記之當朶芳英膾鯽鱗飛畫鷁以謝子

師竹堂集卷之十六

記

北嶽恒山廟碑記

汝南王祖嫡胤昌著

先是上以雲漢之憂有詔遣大臣分禱五嶽已乃就命中丞若御史之撫察其地者奉上旨即事於是撫臣三近按臣仕既上言北嶽恒山廟在眞定之曲陽去山百里而近歷代望祀咸於是焉在廟制故閎侈稱其威聲邇乃日就頹壞廊廡傾圮丹繪剝蝕明神弗蠲灾厲時作惟是畿東扆揩敫嗷待哺靡所歸命可以茲時鳩衆賦工取力流移匪妨

於農徵羨贖鍰匪濫于賦官不益費功因其成神以安靈民用濟命且以宣究德意諭仁敬於幽明于計爲便臣等昧死以聞制曰可於是命所司庀財用料木石具陶埏蒐人卒以某年月日就事且簡諸僚屬之強敏有心計者董其役既逾年而臣仕繼撫茲土申命郡邑慈慎如前凡閱三歲而工竣門殿廊寢厥制仍舊加以堅新垣墉階級巖巖棼宮圜神像彩繪威容燁如四遠走集改瞻易視是歲江南北鄰國百數員以旱告而自畿以東雨賜惟時禾麥豐穰釜庾之益施及道徙耿明祉古其可誣於是自監司郡守而下謁臣請記其事臣仕謹按故誌稱山有二其即今山所謂去廟百里而近者也其一在代之渾源州皆以飛石爲證其言誕謾不經無可稽信籍惟五嶽職視三公我國家北都燕上值辰極畿內衮職於制爲宜矧又歷代望祀咸於茲地方今聖神在宥百靈受職神之聽之其敢有二志是宜化祓爲祥具如上旨即事於是撫臣三近按臣仕既遍觀厥成乃遂伐石紀厥月日因略及圖牒所疑俾民悶貳聽銘曰維北幽都畢昴之墟有嶽崇崇華西岱東南衡中嵩茲維畿中歷代禋祀奠玉厥趾秩以上公或王或帝唐宋禮異祀孚攸同皇皇聖祖登庸蘄謬自古爰正厥封汾陽之邑有廟翼翼明神所宮惟歲弗登民叩於神皇

忡忡沖沖爰命牧伯相盈補謐迄茲崇工厥貌言言厥構巖巖稱其威容牲牢樽俎秩秩楚楚罔敢不恭巫覡麗好神具醉飽報之穰豐風恬雨時百穀具宜民罔時恫民曰神力匪神之德帝誠簡通帝受萬祉神亦萬祀享格無窮臣伐貞石嫩詞鏤刻爰告成功惟民益慶惟神益勵無替厥終

明因寺碑記

太古淳樸相安無事所在皆淨土也風開文著漸漸澆獲械智巧千態萬狀聖人不得已爲政刑以整齊之然有所畏有所不畏有所及有所不及西方聖人發慈悲心始

以斯教流傳震旦五密盛興三藏肇布法門廣大充棟盈車一言以蔽覺而已矣覺也者吾心之靈人人同具覺則如來迷則衆生善惡殊塗能明厥因自見本性翊教贊化所謂四海有聖人出此心同此理同也或者昧此以輪廻果報咸屬妄誕不足信木有根則枝葉茂水有源則流派遠未有力田而獲蔬種麻而得豆者甚矣哉因之不可不明也京師崇文門外之東舊有三聖寺僧雲岩者主之嘉靖閹宦爲大戒宗師而寺頗汲隘蔓歷攻元我聖母慈聖宣文明肅皇太后原係佛位特儷皇家憫蓋殺之下僉兆雜處相戕相害汨沒苦海厭以業風吹以颶浪種種顚倒不

自解脫欲新其耳目移其志念乃即舊基重爲修葺一木一石悉竊供御之費不煩民間殿宇山門講堂禪室鐘鼓庖庫金碧丹青光彩激射莊嚴美好風鐸天花異香清磬不啻覩舍衛城而入維摩室也聖母以大慈浩劫講肆經少復賜一藏計六百七十八函傳升座宣布聽者感泣獲悍之徒頓爲迴向又於右安門外置園地三頃建普同寶塔生有養歿有歸可謂大德同天神道設教者矣余嘗避喧茲寺主僧纘以碑文見委始紀其修葺之由用彰我聖母廣濟弘仁不可思議功德於百千萬億刼如一日也言已乃作偈以示大衆偈曰佛法如天地廣大不可測測之且不可而況爲講說天地可十言其大德曰生佛心同衆生其德亦如是有果必有因如布種收穫又如印印泥無一科錯者云何謂之明不出覺一語分別自饒舌嘗受墜舌報人在閻淳提如風颺黑海覺則登彼岸迷則轉輪沒仁哉聖母心慈航爲普渡施藏遍名山廣布濟生藥現此大士身極救一切苦布金施梵宇仍以七寶聚一佛千萬佛算數所不及八部諸神龍帝釋暨眷屬各據獅子座亦有蓮花臺以其大威力同作普提想願五穀豐登願萬民安樂願我聖天子福壽齊天地智慧堅固身永作神人主皇嗣及貴主長秋迪儀御同臻無疆域永享承平祉願祝

我聖母永劫陀羅教佛法無終始聖壽亦如是布施復經營佛悉知悉見各獲摩尼珠願諸君子進如檀越捨侍願諸小人退如郡魔摧伏非人天小果亦非有漏因吾因吾自明佛亦不能說云何不能說忠孝在已心願汝大千衆明心卽見性見性卽成佛當作如是解

宋楊將軍祠碑記

小商橋介臨潁鄢城南北各三十里宋楊將軍死事處也予爲諸生試大梁數經其地許俗好鬼神崇祀時享賽豪侈相競叢祠淄祀金碧輝映詢將軍血食所漫不知姓名也隆慶五年予舉進士同年洪洞劉君尹臨潁永平王君尹

鄜城因以語之二君愀然曰此令首務也抵任進父老考
圖牒故有祠有田侵逺莫可復乃於橋北官道隙地爲祠
祀將軍未竣而二君以治績召入劉爲御史王爲給舍無
何王僉河梁欲竟厥工屬臨潁令清苑劉君嘉平陳君前
後經營己卯冬予告滿北上過祠瞻拜美哉壯且麗矣王
君謁予首事宜紀會君衆罷蒲而大興趙君鎮翰林編修
陟少參代之趙與予同史局十年濵行問中州治狀間話
將軍事娓娓起必欲摛予文勒石遂稍次衆爲文曰楊
將軍諱再興不詳何許人賊曹成將也紹興二年岳飛破
成再興走躍大澗張憲欲殺之再興曰願執我見岳公飛

奇其貌釋之曰汝當以忠義報國再興感謝飛屯襄陽以
圖中原遣再興至西京長水縣之業陽殺孫都統及統制
滿在斬五百餘人俘將吏百人餘黨奔潰明日再戰於孫
洪澗破其衆二千復長水得糧二萬石以給軍民盡復西
京險要又得僞齊所留馬萬匹芻粟數十萬中原響應復
至蔡州焚賊糧飛敗金人於郾城兀朮怒合龍虎大王蓋
天大王及韓常兵逼之飛遣子雲當敵再興單騎入其軍
擒兀朮不獲手殺數百人而還兀朮憤甚併力復來頼兵
十二萬於臨潁再興以三百騎遇于小商橋殺二千餘人
及萬戶撒八孛菫千戶百人再興死之後獲其屍焚之得

衙鐵二升飛甚痛惜張憲繼至兀朮夜遁嗚呼茲毋論宋
事以二邑言兀朮驍黠大酋憤怒益兵寧有賸類而再興
以三百騎當十二萬之衆雖力屈而死而英氣神勇固足
以褫攘衰之魄矣故張憲甫至胡馬驚潰合境保全藉使
再興疑畏多寡弗致死力金人乘勝長驅憲即善戰恐未
可擬强弩末勢也禦災捍患具載祀典列全兩城百萬之
命又以死勤事若斯燦烈哉李陵稱國士以五千奇材劍
客射虎命中之士當匈奴三萬殺傷雖多卒虜大節再興
故從羣盜爲岳偏裨非有隴右之家聲漢武之責望也乃
甘受萬鏃不憚一死至於感忠義報國之一言卒能蹈之

長橋兮卧虹逝波兮崇崇據勝兮桂殿閟景兮若封觸吉
良兮羅醑脯鼈倪集兮橋之滸巫娑兮歌且舞神不來
兮心獨苦右迎神歡遑蹉兮以降建旃鼓兮旌雙白馬兮
拭汗青萍兮射蛟箭簇兮蜵集冠髮兮鵕張霧茫兮容與
紛吝兮酹酒既須臾兮毋遽與皇皇兮晚轉右降神曉陣
惻兮靈旞留風颯颯兮鳴前騶靈降只兮橋水關靈倏返
兮空啁流黃爲屬兮礹虜酋繫磔壘兮桑麻稠靈惆懌兮
祉豁疹福佑我兮尸世世右送神

固始縣孟公生祠

豐麓公之去固陵也蓋廿餘年矣既去民思之爲樹碑識

遺愛去既久人民思之不置僉謀祠公會來塡撫遂止居久
之移鎮幾輔復陟少司馬協典禁旅公感上特知痛釐積
弊每簡閱輒太息曰士貴實蔷斯蔷市井無賴與佽憑
城社者奈何廢縣官金錢糞土養此積蠹哉以故器械弗
精鑿則弗熟老幼庶廢冒名尺籍者持以軍令中外大不
便蔓省論公處置非宜上方大用公又不欲阻言者公亦
引咎求退甚懇乃命塹遷候召圖陵父老聞公解戎務初
甚驚愕既又稍慰曰今可祠公矣相率請其令邵君令嬰
然曰此予日夜耿耿耿者顧公大臣不敢頌德政茲旋里而
固陵首善地召棠羊幬千古同心寧能遏耶于是父老子

弟暨縉紳士夫捐貲搆地鳩工庀材同謀協力趙事恐後
遞爲堂幾楹中肖公像左右列庖湢諸室惟潔階植松桂
佳木清陰蒼色翠流廊廡儀門之外門隸通衢顏曰豐麓
孟公生祠圖以崇垣翼翼言言過者式入者肅歲時伏臘
歡呼羅拜若公儼然坐堂上詢疾苦而課農桑也工既竣
邵君與王生炎最久以王生備員史局名臣良吏例得紀
述則走使義陽請識其事義陽固陵同郡予未弱冠聞長
老談公異政甚悉已切執鞭恨未識公也丁丑秋歸省經
恒山公開府茲地延之鎮樓壯猷宏度屹然當代偉人也
而所控制南北千里枹鼓不鳴謳歌滿野此豈悠悠持文

人治國勝有聲蓋閻公之風而興起者

晉川劉公去思碑記

思也者識不忘也而曷以系之去赤子之於母乳抱計攀相安相忘何思何慮惟一去母側啼號戀慕飲久愈切蓋天機感孰自然而然思者不知見思者不知也聖人以機喻治蒞民者不曰官而曰父母服役者不曰民而曰赤子盧氏無少長男女思公不置而盧氏丞張君汝禎走使都門屬予再記之嗚呼使公翱翔瑣闥不親吏事傳盧聲而無實效所得孰多使公稍渝初志怠於宦成則僉泉於汝必非今盧氏時而黎藿於洛必非泉汝州時民愚而神烏能強之俾思汝者不殊盧氏思洛者不殊汝則公事可以風焉公起家進士儲養中秘即以經濟自負迫受諫垣以直振一時竟不容而出令盧氏而公之令盧氏也實心實愛無黍父母故去邑而啼號戀慕未已也而祀之祠未已也而記之公無所求而民無所冀俱可以風者也公去未幾而以僉泉屬汝盧氏其屬邑也民固公來不啻赤子去母久一旦冀諸懷抱公亦歷舉訖舊所興革殫力拊循公陟去而民又啼號戀慕祠之記之如初也予奉使豫章道經武林公時爲督學使者相與談周南故蹟惓惓

至巧而人力不能與者三任皆周南豈天大造斯地千載與甘棠儷乎公旦夕與撫兩河所以惠盧氏者當更切于潞泉時第入而握樞柄紀去思者末可以汝洛一隅私公故謂盧氏之系思於公者三可矣公之善政與名氏家世詳具前紀不述第述公之與盧氏之民一出於自然用風長吏之深省之也

新建巡漕察院記

國家建都薊燕所仰給於漕運者視前代爲甚既設文武大臣總厥事又有部屬漕泉郡邑長貳衛所諸將分理之而每歲簡辟臺有風力者一人奉璽書往凡事關漕者咸

聽監制數年以來儲積充溢斯不特立法之善亦得人之
明驗矣辛巳春侍御知江楊公奉命巡往至則稽考故實
參酌輿議風濤靈鼉長年三老悸無人色公屹不爲動或
循行河滸舍車而徒咨詢廛鞫人始憚公嚴峻繼而樂其
坦夷感其勞瘁罔弗殫力帆檣迅駛若有神助且無浥爛
遺失潤畧者亦鷩嘆以爲前此未有也故事巡漕使者舟
過德州即爲竣事歲庚辰始用省臣議仍駐通州訐察奸
蠹候漕糧盡入京通二倉與邊餉俱竣通關然後復命而
漕無存署往往借他使者署他使者有事地方即相讓亦
甚不便也州守邵君夙有心計謂舊城有署雖湫隘多

隙地任其頹敝滙爲巨浸守土之謂何乃委吏目李標率
長募夫役運土石除汙萊增卑濶狹高明爽塏遂據一州
之勝基趾完固然後鳩工庀材經營程督以間計者臨通
衙之門三儀門一左右門各一廳事五中廳五穿堂三退
息廳三東西吏舍房各三餘若庖湢精舍屏障之屬罔弗
悉備崇垣密棘嚴肅峻潔門施行馬庭列鍾鼗佳哉執法
名臣矣于是侍御公以書囑予曰不佞催儹迄今夙夜惕
厲懼無以副上任使茲漕務幸稍就緒而新署落成燕居
深念東南民力竭矣粒粒辛苦未嘗不仰屋竊嘆也夫建
署瑣屑爾何足辱君紀然有不可不紀者五焉往所未設

而朔之自今一也棲止定得專精綜覈二也凡臺臣有事
茲役者咸列貞珉俾後有所考鎮三也力取諸夫役財取
諸稅金公私無興費省而工亟四也規制壯麗毋令後有
所加爲通人困五也予喟然嘆曰是烏可以弗紀哉天下
事樂於因循而憚於振飭所由來久矣自孔子善仍貫之
言而委靡玩愒者遂以爲口實不知不可已而已之與可
已而不已者厥咎均也苟不視時勢之緩急事理之當否
操一切委靡玩愒之心何所往而不以傳舍視之耶侍御
公漕務已竣憲節將返乃汲汲於衆所可已者毅然不已
他日肩鉅任辦大事寧復有顧慮搖奪也哉雖然侍御公

屬予紀之也豈直一署蓋欲後來者懍斯潛斯靚石而思
仰屋而歎所以恤已竭之民力攄未盡之長策爲漕永利
者無所不殫用意深遠如此侍御公科第世家忠孝濟美
與予同舉鄉書常慨然以經濟自負是署當紀其前五者
固皆餘事爾

新建興安州城碑記

易曰改邑不改井說者謂邑能聚可改而就井井有常不
可改而就邑又謂古國邑之建必觀泉之所在故公劉創
京於豳相其陰陽卜其流泉而後居之是或一道也愚則
以事莫重於遷徙十金之產恒戀厥居制都邑之大者乎

地可澤物即謂之井不必穴地出水也金州蜀隴要害顧其地最下水一泛漲則以孤城爲砥柱湫池爲大壑民患久矣乃萬曆癸未四月下旬霪雨翻盆晝繼以夜千瀑萬川怒激橫奔漢江越黃諸河交瀉競放城郭人民席捲而去其有附木攀樹蕩而之丘者又無所得食守道劉公抱者若是溺也予敬諾則叙次往復語爲記若錢穀夫役之勑乘筏漩危幸免家奴溺者數人斯建置以來未有之大變也越二日水退存者僅半回望廬舍已爲巨浸咸咒曰是安可復歸而城南一皐平曠茂沃環以羣峯俯視衆流廣約四里形勝完美若造物貽此以澤金民者僉謂建城便于是督府石公巡撫蕭公李公張公巡按陳公王公前

後覆勘無異議具以上聞報曰可仍改州曰興安先是堪輿家曰州以金名金能生水宜有水患而州在晉曰興安歷千餘載復之異哉夫不有所廢則無以興去溺就平安孰大焉富哉聖天子命名之義守土者可顧而思矣是役也民知上之永佚我也羣力競趨羣策畢集財無餘算工無遺技蓋自營其私事半功倍者也故城高而堅池深而潤公署民舍祠宇衢巷觕次櫛比壯矣乎雄鎮哉予同年友愼陽陳君簽牧此州未至而城沒乃兼程遄往僦居別所與守道劉公拊循經理安第漸舉會調君寧羌而劉公亦以疾歸廣延代劉者貶縣張公率新守張君二南竟其

順德府修城記

順德古邢國商祖乙所遷之邦漢鉅鹿常山地廣衍平曠爲百戰之場太行蜿蜒適居斷麓又可據以守而城堞高堅隋圖經謂石勒所築號建平大城沈存中謂郭進築邢州厚六丈呼卧牛城則是地爲古今雄鎮尚矣周衰爲赤

狄甲氏所有東晉爲蠻胡所據宋南渡後爲金爲元淪於異域我高皇帝廓清腥穢奠土昇宿復爲名區文皇帝定鼎建極密邇蕃轂屹稱畿輔是故邢在職方自古重大我朝尤重勢使然哉城四門舊止二重天順中郡守濟寧楊君各增甓城起樓櫓其上成化中林君恭復益堞濬隍規制頗備嘉靖改元弘農王君郡倅袁君相繼修築又以餘土爲隄分二河嗣是此方議築彼復告傾民甚苦之識者謂是郡風門百巖之環拱濁漳沙河之襟帶不特咽喉孔道抑且股肱要區卽不能如往牒所紀獨奈何昧保障爲傳舍意外萑苻有警令揚鞭城下得意也顧拘者泥仍貫

之談狹者畏桑指之議財絀於舉贏謀多於作舍曾莫有任之者予友王君時化繇石諫出守適值荒疫死者枕藉乃不俟甲贖亟發廩庾多方勸諭尙義者投牒郡堂遠近聞之輸粟具饘相望於道又延醫煮藥巡行委巷遍示病者全活不可勝計而澤沾足賊盜屏跡郡內大治君暇登城周閱太息毅然請之兩臺暨諸郡使者估費若干金蓋郵卽此一事它日膺崇廡臨艱鉅寧有難處者哉雖然富鄭公河北救荒自謂賢於二十四考中書令君甫蒞邢全活不下數萬人尙奚他慕耶陳君曰不然發粟一時之惠全城百世之功君舊諫臣必不薄淮陽矣壬子曰然遂次其語勒之城隅俾繼者考鏡焉君名守誠字時化河南嵩縣

人陞慶辛未進士改庶吉士由禮科給事中守是郡其俗屬父老及諸豪長姓氏工役錢穀之數君自有記不具錄

信陽州重修譙樓記

麗譙助於魏莊子盛鶴列于麗譙之間則周末已有之或曰譙亦作噍壯麗而噍嘵也陳勝傳戰譙門中顏師古謂門上爲高樓以望故曰譙而漢書五行志王公車大誰取譙訶之義近時楊用修謂麗如魚麗之麗譙謂誰何之譙不取前說然詰奸禦暴觀象眺遠嚴晨昏之候昭懸布之典匪壯何以示威匪嶢何以設險匪崇何以臨下兼乎三義斯爲備矣信陽譙樓夐自國初歲久傾廢成化改元春事竣還望登臨四顧歲豐人和萑苻閒其無人枹鼓設而不用郡父老相率屬子紀之勒石樓左俾後來考鏡相繼修葺識侯惠於無窮夫燕臺延賢請自隗始侯莅申善政不可枚舉茲特一事耳嗣有鉅筆爰傳循良不朕之詞易足爲茲臺茲樓重亦聊付隗始之義云爾

棗陽縣重修儒學記

世儒執閔子仍貫弗改之說不問可已與不可已也咸援以自文蓋避嫌者率顧慮之意因循者憚經畫之勞事苟且者志切於自營急簿書者力分於塞責雖賢墨殊途公私異帙而廢弛玩愒其失均矣往海上之烽未息雉堞之役版揔相望若曰四郊多壘急於衛民時勢應爾而潢池無弄袍鼓不鳴所在學宮建置非宜與夫敗垣殘宇草礫相依羊豕交跡莫之問也豈可已與不可已別有說耶棗陽襄巨邑介唐鄧隨鄖之間地沃民樸額科第往往無人

址與家謂學宮非宜弗信也子友王君令茲土省風俗詢疾苦撫循勞來化敷惠浹先謁文廟見櫺星門在城樓之右且南逼危垣面墻而立明倫堂視廟若坎中仰丘陵也而周圍地曰侵削爲民居君低佪太息謂博士諸生曰嗟呼斯爲廬舍且不可一朝居況茲誦遊息地哉亟檢庫藏得羨鍰若干復節省措處規畫詳盡請之某官某官咸嘉躍如君議于是改城樓與櫺星門對明倫堂升而崇之堂後建尊經閣視城樓若兩峯並峙者又移泮池于櫺星門內復侵削補未備凡門廡齋亭庖湢寢廬垣衛綽楔之類翼翼言言幽邃壯麗趨蹌而廉階峻瞻拜而廟貌尊升堂

而鐘鼓作考業程藝矜珮雍容肅廉動衆公私靡擾信政之善哉工竣君書來索詞用告多士子不習堪輿說有無不可知即有之藉此致利達非建學本意也然非利達又無以行厥志志也者所以用世之具而學也者所以辨志之區也今夫挾貲貿易者必通都大會修廛棟舍者必深巖絕壑誦法孔氏而鄙雜湫穢機仍貢弗改居肆之言毋乃舛乎夫養之非所有司之責也有其所安而弗自養其何解于父老里閈耶且多士知學宮之創始與今日之改作乎始之創未有不偉麗壯固者也歲月寖久漫不葺理故徼隙致夫汪溜寸蠹朽乎全棟使桑土慮周高明厭惕

烏圭傾仆耶此檢身之說也堂何爲崇惡其卑也何爲明惡其閟也澗而大之惡其狹小也無一弗其惡其弗備也此進學之說也夫居室期于美志道期于樂學茲美矣多士群聚其中寧無仰屋竊嘆思所以自解也乎試以營建喻明倫修行克家者也專意進取傳舍者也藉以媒利隙蠹者也多士愼哉願爲克家不願爲傳舍即爲傳舍不爲隙蠹庶幾乎上不負主上右文之熙運下不負賢令任忽之苦心愼斯以往棗陽之士彬彬乎盛矣多士勗哉是役也經始于某月落成于某月爲費若干不具述惟述建學之意風多士用著王君之績王君名應辰字

拱之爲子里人隆慶戊辰進士簉宰榆次繼倅茜至今官所在務實惠不求赫赫聲而況叡敏斷可當大任毋論其他即爲學宮罔眩罔搖急於城堞信非拘儒俗吏所能辦云

師竹堂集卷之十七終

記

栢鄉縣學田記　代

汝南王祖嫡胤昌著

余讀易曰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則作而嘆曰嗟呼民物之待於養也若是大乎夫士也者民之則也養天下與有責焉然必待養之者何也弗養則弗能養人是故聖賢養賢非爲賢計也故曰及萬民士之不可不養也如是哉先正曰古之養士也以詩書禮樂不聞以利後世鮮力耕青衿之士資身無策非重有以鄙其私則弗勸非

爲利勸益勸於義也今天下學校咸有氣稟顧限於頒諸生貧窶者乖弗能舉婚喪有司者亦漫視之靡爲動念嗚呼其於養賢之旨何盭也贍學有田自宋始皇朝稍易其制然不恒設必良吏而後亟此餘傳舍核簿書覬譽赫赫者且日爲迁矣栢鄉古鄗地俗尚禮義士多慷慨而薪水靡給者居半劉侯甫下車政通人和百廢俱舉於學校尤惓惓焉郊行過王郎故城得五舖馬遵灘等處空地十頃有奇喜曰是久棄者不可以養多士耶申之府守楊公按院楊公撫臺宋公咸嘉允之以二頃四十五畝贍諸生於是栢鄉之士始得所養爭自淬厲以副侯責成與聖天子

盧氏縣均田記

今天下最患者田不均古者井地之法至爲詳密上以公使下下以公事上如天施地生其益無方遐哉淵乎不可尚已迨去籍之後寖微寖亂大略猶可得言至於變爲阡

陌聖人良法無復存矣夫不存者迹而不泯者心通變宜民無井之名有井之惠人存政舉聖人復起不能易也盧氏洛中鉅邑周公之所經營汝墳之所漸被者也明興迄今稱爲樂土數十年來日入凋瘵則田不均而糧偏累之故也澄者率視爲傳舍其有慨於中者又公私掣肘勞怨縈心仰屋竊歎遺所不知何人嗚呼信若是將無民無邑而後已乎郭侯楚鄧名士其家食時即以經濟自任來牧茲邑延父老問疾苦稽之故牒參之輿情知邑巨蠹惟田糧不均也毅然誓之神明白之當事嚴駁周容里甲案者十五租稅詭者十四磨算誤者十三版策遺者十一乃絕

交遊杜請託鍵別署屏他務案者蘧之詭者正之誤者清之遊者入之低昂損益如鑑如衡不惟窘此獲直者歡呼鼓舞以爲更生即兼併依憑莫敢誰何者亦帖然心服無敢譁者嗚呼此可與俗吏道哉主上軫念閭閻綜覈吏理而伊洛之墟人至相食薊鄘漏惠視他所尤急宇實私歎主上之憂民至矣使長民者仰體如天之仁寧有傳舍視厥土者夫不以傳舍視厥土則一切勞怨成敗舉所不計田未有不均者田均則賦平賦平則輸納不累追徵不擾訟牒自清民力自裕雖有水旱疫癘未至於斯之甚者也郭侯知本而又不爲異議搖宜乎臻厥成而曼如也部使

者聞之於上其顯陟爲良吏勸也寧俟卜哉邑父老以此舉不可無紀以詒來者相率白之厥倅張君張君復走使京師屬予爲記予雅知郭侯賢而又憤郡邑之蠹莫肯自任委罪天時民無所控故於侯事爲之樂書張君贊侯當興有勞而不居其功俱可以風也侯名之翰楚潛江人張君名汝楨保定新安人其均平之績別有記不書

固始縣重修春河橋記

汝南諸邑固始最巨而又爲吳越燕趙孔道縣西七十里曰春河者要區也地勢卑墊雨岸陡削每雨輒洶湧涸亦淖淖淪陷若畏途舊有石梁久而傾圮前令潘君慨然欲

捐貲服役者俱載碑陰

羅山李侯救荒紀

汝寧在中州稱沃壤而信陽雖山諸處水田獨多瘠人惰

而無力有塘堰者任其壅潦遷徙不常停蓄無法雨暘時若則爲有年不幸而旱潦東手無策矣自予所見乙卯辛未俱荒而不甚遠米價雖貴僅三四月尙可支也乃甲申麥大熟膏雨及時民競糶麥爲插秧計大麥一斗僅十五六文小麥則二十五六文而已蓋所貴在穀期秋當大稔故罄所收二麥不恤也插秧後雨水更調人心益侈復尙富家大姓取青稻錢青稻錢者谷一石糶時值銀三錢則先時僅得其半主翁之禮錢說合之保頭又十之二三此輩非盡浪費亦有婚喪徵催不得不然者至夏則旱風炎日萬里赫然入秋熱甚河流盡斷村落遠汲往返十數里

牛畜渴斃不可勝紀八月十日乃雨又日夜滂沱菽黍之類亦浥爛民始大困當炎旱時李侯徒行赤日中遍禱於山川諸神騎不張蓋以二三從人歷積谷者家叙述婁恒言與淚俱慳吝守財虜亦爲感動爭相勸借侯自立券償之大約百口之家有穀五千則計其一歲之食及周其親戚婚嫁諸費然後取之有侯不及知自持其籍來獻者侯又遍以所轄境內嚴保甲法煮粥食老弱病廢互相稽覈以故盜賊不起而民無饑凍死者侯嘗以書與予云大雪旬日粥內和以薑椒無衣者亦活惟二百里外一村落命一老人馳往未至而死者十三人以是爲恨嗚呼昔人

議會記

信陽大旱二年河流亦竭村落汲者率十數里外得缶水不啻玉液困可知已予以庚寅正月十二日得請歸里雖事而私記之爲良吏勸李侯不知也侯名弘道河東襄陵人丁丑進士由南陽令補茲邑

雪不封條二麥漸稿信陽以水田爲命至三月半狂風烈日溝渠成陸栽插絕望穀日湧貴人心皇皇是時蔀荒甚老幼男女纍纍來就食者相屬於道不知信陽亦鄙荒甚老幼男女纍纍來就食者相屬於道不知信陽亦自無食哀乞之聲盈於委巷無肯捐一錢者予覩其狀愴然傷心雖濟之不能周且不給也因思信陽父老戚於輸

迎請應之說茹素誦經者以千數而城東朝陽巷城南豐泰巷二菴主僧皆耆宿持律極嚴然燈飯依者不啻親見如來也乃於二菴集大衆環坐語之曰信陽軍民祼處告訐成風相欺相凌造無邊罪業諸善男子斷葷戒殺迴向三寶此不可思議功德信陽希有事也但汝等心雖善而事未善持念佛然燈禮佛作會爲修福如往西方卻向東去必不可至也大衆驚疑願聞其說予曰佛在舍衛城說法度人足矣達摩初祖何由來震旦震旦者東方也即我中國蓋佛以慈悲爲心不忍中國戕害故來覺之如吾堯舜周孔欲萬物各得其所是也夫萬物有一不得其所聖人之心終不自已視人之饑寒流離委於溝壑佛乃趺坐合掌漠不動心有是理乎饑鷹餓虎僧不憚以身布施況同類者哉昔梁武帝問達摩朕建塔修寺舍身布施功德如何達摩曰全無功德帝又詰之達摩曰此人天小果有漏之因故曰全無功德帝止知敬佛不知利物人能利物雖謗佛而不爲謗不能利物雖敬佛不爲敬也武帝不悟達摩遂去今汝大衆止知燒香點燈爲敬佛吃齋飯僧爲修善不知此之謂不善固不可謂之盡善亦不可何也不能利物故也今方旱甚四方來乞食者至多汝等視其號泣而不顧死者至多汝等視其暴露而不恤乃日日燒香夜夜點燈不知神以清淨爲香普照爲燈賴汝等之供也我今勸汝大衆別作一會以十之一點燈燒香飯僧誦經以十之九賑此垂死之命既不廢汝等之善又可廣利衆生但願入會者諸色人等我與平等無有分別如何大衆踴躍喜甚敬聞命矣乃於二月十五日於朝陽巷三月初二日於豐泰巷每會約二百餘人以有心計者報利益事不但飢者食之死者瘞之即不能婚嫁不能喪葬者苦於征求病於逆旅者一切咸周之先是予每煮粥食餓者爭奪顛仆粥流通衢簋缶俱碎予甚患之雖嚴諭不止也二巷主僧先命其徒煮粥不甚稠不甚熱理大缸土中以擔盛粥擇其最老最瘁者爲一處婦人小兒爲一處病者爲一處俱坐每一行約六十人則以二人主之人先給一甌一箸以次與粥周而復始食竟無一譁者徐徐鼓腹而去因歎賑饑有法不如僧遠矣自是每會食者不下千餘僧又蒸麵食包以菜人各携去二菴僧晝夜誦經祈雨至三月十九日雨二十二日大雨如注願還鄉土者計道里遠近資遣之予又密囑舊頭有幹者持錢遍行市野恐病不能赴與不知者自後食粥者漸減而會亦不廢予初立會時守錢慳夫笑爲迂爲褻而捕盜者以危言恐愒謂人衆致寇也予毅然不恤嗚呼視人之垂斃而

不救甚則幸災而因以爲利已獲罪於天地矣而人有救
者又笑之阻之不思千瘡百蠹起於荒歲成於饑民雖有
粟吾得而食矧有慘禍耶父老以燃燈禮佛爲功德率不
可破予一言感悟即二葬主僧亦以予言爲是又知天下
未有不可化導者存乎人而已矣列爲隊伍以次列坐以
次傳食又煮粥賑饑之妙法是俱不可不紀因私識於此
以告仁人君子若夫攘善沽名則欣然領受不辭矣

紀

司馬張公戡定武林民變紀

丁仕卿者上虞人幼習舉業屢詘督學使者棄習刀筆善

持人長短里閈不容倘寓杭之平安里交結猾胥以訟贖
託必深文巧詆往往取勝市有鬨不解或以事爭居間立
散人以此畏服往來湖市睥睨怪誕人莫之測也杭故有
溺逕營率雇役遊手無賴而市鬻牛酒諸食物通宵不絕
藉以糊口市民與值外飽食安居甚便也萬曆八年更雇
役爲力役遊手輩不得一錢富有力者多免遊手輩儻居
我富貴可立致也揮霍之間響應雲集縱火焚宦室次
及商賈富民合城鼎沸一紳縉家計所無出則治具堂上
婦女頂香跪迎門首仕卿據上坐餘以次列坐巨卮大嚼
歡飲而罷戒勿動其毫毛有司往諭擁不得前蓋四月二
十九日也而右司馬西蜀張公先奉特簡兼御史大夫往

戡兵變甫抵嘉禾聞亂星馳赴之左右諫曰往營卒譟以餉不給尙爲有詞雖辱撫臣而公私安堵如故乃今變者咸飲博惡少雜椎埋姦俠而仕卿更稱雄黠且勢已焚刼非可傳檄定公單車入虎穴卽置一身勿問如國事何請止於此分部決策可論諭之不則翦滅蓋先聲遠謾可制其死命惟公思之公曰不可羣不逞敢於蜂起恃營兵耳彼見我奉璽書便宜行事謂必戰取之又料我遠來未暇調兵食若聞變止不進軍民惶惑勢必相合相合反益決如收筦鑰釋獄囚脅三司長吏我進不得入頓兵堅城下非可猝取毋論遺上東顧憂武林百萬生靈立遭荼毒仁人不忍也今馳赴之彼不測所以來必不敢輕動不惟良民恃以無恐諸將麾盖壯相機審勢操縱在我斯萬全之計也何言虎穴哉乃兼程遄往以是月晦入杭月朔視事時亂民已踰二千鳴鉦樹幟奮臂招呼不從者戮之或投之烈焰薄暮洶洶屋瓦皆震公若不聞也者屏去騶從肩輿秉燭隨數孺夫循行廛市亂民環向公訴公曰汝等不便吾已悉知卽爲除去吾此來惜汝衆命欲保全耳若屠戮汝當於嘉興調全省兵及各邊驍騎湖嶺狼士汝技幾何當無噍類顧吾不忍輕身入城開汝生路能聽吾言解散首惡外一切不問不則任汝殺我我非躍死者亂民聞

公言稍稍引去而仕卿謂衆曰斯事可以聽撫卽張公不殺吾輩尙有殺吾輩者不聞騎虎說乎衆惑其言夜復大掠火光燭天哭聲達旦昧爽公急下檄遍揭通衢諭以禍福民裂其檄猖獗益甚公太息曰吾所以爲亂民者至矣身親撫之又檄諭之蓋懼玉石俱焚耳豈難用兵哉乃密詔遊擊徐君景星謂曰民恃兵乃爾而兵莫知我意指時懷反側汝速召兩渠率來又以秘計授徐君少頃馬文英楊廷用至公開誠語之曰汝非前自縛軍門者乎不畏死奠壯士然爲衆兵死曷若爲朝廷死今民亂如此汝能討平之且錄爾功不特釋前罪而已二人叩首流血曰此吾更生之辰敢不效死會兩營留衛鎭城者至公復備諭之衆兵叩首曰吾屬終歲勞苦兩不得一飽妻子凍餒恕之無從事急卒擾然不敢秣鞏犯縣官公至甘伏斧鎭身首異處爲鳥鳶食公廼待以不死僵屍遊魂曷敢自愛爭奮而前公又誡申軍郡邑各嚴部署而徐君復謁公曰城中兵少玆兩臺三司府縣各有衛勢分而力寡盍集諸公幕府盡徹衛兵把截街巷且護庫獄釜魚安所逃乎公從其議鼓勇競進日方午遇亂民菜市橋搏戰火場亡弟一當百乘勝至褚家塘官巷口章家橋皆其掠所也凡擒韓謹等一百五十餘人並丁仕卿縛以獻轅門公會巡臺桂

林張公暨三司郡邑長吏訊之惟稱死罪乃衆首五十餘
以殉餘黨未滅未獲者不問指顧之間大亂平定當是時
汗邑貧窶坊市惡少覩望待發各股慄潛散而仕卿臨饒
靖公上疏陳亂之由且言根本不可輕搖裁削不可太驟
有司奉行過當徒務虛名不恤疾苦兵變未已民變繼之
離心怨上幾釀大禍我首易生特發於兩端耳請簡用良
吏培養元氣捐勞來盡父母之道雖驅之爲亂死不從
也事聞上大嘉悅特賚公飛魚服並巡臺張公白金文綺
錄徐君及郡守劉君伯禮仁和陳尹良棟錢塘孫尹琰討
亂功各有差

史嫡曰予至杭詢公所以定民亂者人人能言之若夫
忠勇誠智則有未易知者夫狥國孤城而死生勿恤可
不謂忠乎叱馭危地而意氣彌厲可不謂勇乎披肝露
膽而逆寇感泣可不謂誠乎應變倉卒而響捷抱鼓可
不謂智乎然予所以服公者斷耳當公駐嘉禾也使戚
於浮議而不進進矣而濡滯次且二凶合從東南之禍
未已也公出其不意捲甲而趨所謂脫兎敵不及距逃
雷耳不及掩是以俄頃之間而大亂底定也雖然當營
卒變聞而循例會推或以虛名往或以貲禍避遷延玩
惕賊得爲計事未可知也乃上徑簡張公星馳神速知
人之哲將之專卓越千古矣凡蔡之功惟斷乃成彼
唐事烏可同日語哉

司馬張公戡定浙鎮兵變紀

浙未有募兵募兵自禦倭始蓋括蒼婺甌民多躋捷督撫
胡公撫馭優厚得死力寇靖巴西趙公代之稍事裁省月
餉一金南城外羅木營者羣聚其中又合一大營分而爲
九每小營把總一員兵五百鈐束則杭嚴兵備臬使簡校
則中軍兩遊擊咸節制於督府三月防汛二留鎮城七哨
海上六月汛畢而旋三十餘年沿爲成例萬曆九年省城

以倭熄而餉如故糜費無既議減三之一居無何又議新
鑄錢給餉三之一而鑄錢市無受者兵生計漸窘憤怨日
甚十年春汛迫期愬復餉不可愬新錢不可既無溫語且
恫危法衆怒大譟擁督府至其營詬辱備至三月之二日
也當是時變起倉猝合城擾亂盡失常度權閽水部蒲坂
王公聞之先往巡臺臨桂張公萊陽孫公相繼馳赴宣布
朝廷威德且誡以勿爲滅族計衆稍稍解散翌日兩渠率
馬文英楊廷用自縛請死諸公知其嘗我爲兵端慰遣之
事聞舉朝大駭廷議方難其人乃上特命右司馬張公兼
御史大夫授以節鉞得專誅殺與情欣然以爲得人而遊

擊徐君景星者故簡校杭兵久會他事歸醫醫不得志寓
鄞鎮不見用倦還汝上有爲張公言者追及涿鹿携以行
公益悉營兵機宜公之始發也有爲公謀調邊兵者有進
材官劍客者公謝去驅車終已不顧甫入越境而踐更之
變作公謂徐公曰是固有由彼坊市惡少倚雇錢爲生今
改刀役是役如故而不得一錢也彼又見營卒如是始則
效尤終欲相濟宜及其未合而猝趨之出其不意俾相猜
忌而後可圖也廼以五月朔視事密召前自縛兩渠率及
兩營留鎮城者諭之曰若輩之脫巾譟也雖甚不得已然
於法無赦我奉天子命仗鉞來曰夜思所以活汝者無以

爲計茲坊民挾刼罪大浮汝輩此轉禍爲福之日天爲汝
開此路也其勠力自贖眾感泣爭奮不移時盡擒亂者詳
具民變紀中公疏請復餉又給兩渠率冠帶置之左右杭
安堵如故而營兵自度終不免且不測公意旨反側益甚
布耳目要盟誓所以自防者無一刻怠公默計處叛之策
上焉握重兵以討之其次假他罪以誅之其次設陰謀以
捨之而無一可者旦戮叛貴正法正法止首惡數人耳今
數千人爲一心復在肘腋智如貢平勇如賁育疇克措手
必首惡數人爲一心餘黨數千人爲一心一獄吏可辦矣
乃時其糧餉優其賞賚問疾病同甘苦更將領明紀律無

大奸爲力且無以示杭人乃授計徐君復委憲副徐顧二
公多方部署既擒文英廷用二人其七營不與討亂民者
各把總擒本營首惡一人若陳得勝方子龍李文高張賢
陳文滿吳章成盧舟俱罪狀顯著杭人切齒者以閏月二
日昧爽爲期匿形畜鷙破山疾霆無一免者縛獻轅門集
眾鞫之惟稱死晚咸梟首以殉公又下令兩營討民亂立
功暨諸脅從朝廷盡赦汝罪於是驩聲如雷亡不北向叩
首皇帝再生恩又相率詣都府叩首謝公再生恩又各拜
其父母親戚曰吾儕今日始爲王民非張公死且爲叛鬼
矣而郡士女欣躍相慶賀者典衣沽酒始知有生人之樂

公乃叙錄文武諸吏功於朝下大司馬議其疏略曰張某文武長才安攘偉略當盤錯而猷益壯處危疑而謀益周定民亂於倉卒之頃擒逆豪於指顧之間功績獨優宜加特叙其餘論功有差疏入上大悅曰逆犯伏誅法紀始正張某定傾覆亂茂著勞績遂晉爵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回佐部事憲副徐顧二公加俸一級徐君陞副總兵仍管遊擊事餘以次叙賚復追治首禍釀亂者遠近咸服朝廷處置得宜云

史嫡曰予入鳳山門主湯氏園亭徐君以鄉曲誼携酒過話嘻偶語屬耳驷目者甚衆予覺之謂徐君曰予使

驛遞一官每黃昏狐嵐縱橫迫陰雨則窮枕嘯梁蓋不如請室之尚適也予以為此翁種盡當喜繼以滌遂首丘願江蒋便經此閒西湖勝來遊君為我作六橋三竺主人即遄歸也徐君解予意大笑曰明當治具飛來峰下因以二卒隨予蓋營兵之點者少頃張公枉過次日邀飲湖上絶不及杭事薄暮散湖心亭四面俱水唯一童子行酒予咨詢公處民變甚善而營兵首惡尚在左右如旦夕召公還不知何以為計公笑不答雜以他事予不復言抵家未旬月而戡定鎮兵之報下矣昔晏子志念之深其御之妻能識之自公撫越曷嘗一息忘營萃乃往事南面之樂且不易覩么麽一庳官乎翁曰是固然吾里中少壯大半遊岱矣修短有數吾當死南宮沙門島不能死也設當死萊司命者能強予南宮哉日者縣令尊大

君追送離杭翁遠舟中促坐歷歷為道其詳故叙次之如此

紀李翁事

南宮李翁自予入史局已七十矣鬚髮如銀絲為太倉守庚官暇訪其居庚高潤人相視真若粧耒用葦茅葺一小室炊所在木榻前布被瓦缶風蕭蕭四壁來不可留也不揜妻子又無童僕月支陳粟一石往出納有微利近大司農嚴竇不敢取一錢即取人亦無與者所守旅放盡乃外轉驛遞一官每黃昏狐嵐縱橫迫陰雨則窮枕嘯梁蓋不如請室之尚適也予以為此翁種盡當喜繼以滌遂首丘願萊州庫官刺謁者則翁也鬚髮光可鑒駕訊之用藥烏之且即之萊矣子鑿處曰古稱七十致仕翁踰八載家不貧萊瀕海庫官卑賤奔走趨謁動遭笞辱聞翁復不攜妻孥以一力往不幸霜露疾誰為供饘餌者翁固特矯健不聞春寒秋熱耶願翁勿行守老妻課子孫與耆舊話鄉曲往事南面之樂且不易覩么麽一庳官乎翁曰是固然吾之深其御之妻能識之自公撫越曷嘗一息忘營萃乃左右親狎莫窺即其黨巧為詞伺不疑也沉機遠略凝重堅定古稱社稷臣張公近之矣予既解纜武林門徐

吾淨頭搶地且據案受耳旦夕催租鷄犬不得寧非自食
力孰肯捐一錢吾里俗薄見吾棄官歸揖拱且改故態吾
之官笞辱我職分應爾饑而食寒而衣不聞取之家也而
又有服役我者諺不云乎一日為官勝百歲為民公以弁
走趨謁為子苦流水戶樞是致壽之道也公休矣予兼程
東矣嗚呼區區一庫官遠瀕海上八十老翁以身殉之婉
諭剴論不能入也況善於此者哉翁所言市井賈販之見
不足折獨修短有數則易以惑溺不可不辨也今有人日
毆擊人有止之者則曰吾當死刑獄雖戴笠過樹下不免
吾不死刑獄赤丸殺吏白晝報讐司命者不能強桎梏我

也由是推之凡可以扞文網戕壽命覬非望圖倖免者孰
非是言啟之哉雖然翁亦未可盡詰也漢郅都有言曰已
倍親而仕身固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論者固
未嘗以子長列之酷吏而少斯言也李翁官雖卑亦天子
所命也守庾十年布袍如故不顧妻子由其言以考其志
不死官不已也第翁死官非郅都旨耳是故兵一也有是
之以為亂者顧用之何如耳李翁之言使嗜腐鼠攫市金
鐘鳴漏盡不知止者固將以為口實使鞠躬盡瘁死而後
已薄全軀保妻子不為者不將為他山之石也哉

紀夢

古今紀夢灼有奇異者大率皆偶然耳予夢若甚神而不
盡應漫記之乙卯鄉試七月三十日寫一禱詞擬於五鼓
焚於城隍廟祈夢是夜即夢予家書房東牆上畫一人據
牀危坐如世所畫鍾馗之像其下形狀無分毫異亦據牀
危坐而似差小又其下一虎皆獰惡可怖上寫武廟二字
武字草書廟字真書傍二人持花侍立瞻顧之間久呻而
醒已三鼓矣心竊自喜即赴廟再拜以謝是科下第叩之
人無有知者後質予師咸唐先生曰得之矣信陽武胄登
科者惟竹塢公一人竹塢以萬户應襲魁弘治戊午予亦
萬户應襲而來科又適戊午夫武而草書實兼此二義焉
況竹塢又子外大父精神所感非偶然者由此言之武廟
二魁無疑矣至戊午予果領薦然名列十一既於所畫之
魁不合而終未省廟字之義已未偕計春官入試之後夢
人謂予曰子憶武廟二字耶武字之義子知之矣廟也者
二月二十九日也予躍然而覺詳廟字之畫二月二十日
五字最明顯思九字之義忽悟曰數目字自一至十惟九
字有廟字傍畫然殊驚懼惟恐揭曉之日非念九也至期
果然予益自負乃是科予竟下第夫以
此而神又告予予非欺人者然則古人奇異之夢皆偶然
乎姑記於此以俟博雅者質焉

終

傳

清白吏劉先生傳

汝南王祖嫡凡昌著

余讀往史立傳不可勝舉而良吏卓行代不數人豈實惠清操出於真誠不易得與然而二者有一足爲世望而兼之尤難蓋理人持已爲道雖一拘循孤介爲途則殊天之生人若專一以成名者勢使然也人亦有言國史多誣家乘多諛夫禮失而求之野野失將求之無何有之鄉乎人心有直道天下有公論奈何避誣誣諛之譏使高賢湮沒也

余於劉先生既歎其才之兼又知其事之審感而作傳庶幾附有道之碑云劉先生名容字汝大汝寧羅山人生而恬淡無所好成童時動止一以禮授經於叔祖東東發解中州行誼爲里人重而尤負人倫鑒每撫公謂族人曰是兒他日不但功業顯當以令德著惜吾不及見耳自是邑人稍稍奇公而公益韜晦嘗慕徐孺子非力不食之義恒習勞甘苦刻意向學二十娶姜氏以公貴封宜人閑內則與公相敬如賓人擬之冀缺恐鴻而家貧居恒教授以養父母父母安之每舉節歎吾食藜藿不知列鼎之爲美也嘉靖庚子薦於鄉上春官不第從遊日衆青袍草履寒暑不易坦夷不校人望而親之嘗之館塾無賴子醉詈公遜謝不已久而方解次日人共責無賴子非人哉胡爲犯劉先生無賴子悔恨欲自經竟遠去公友愛甚篤二弟宋官授室治生讓先廬與之而別搆草屋於其側里之悍往往感化時邊儲缺馬大括郡縣不惜重價人競趨之公若不聞也者令鄧君雅敬公又憐公貧密以馬與之公謝曰我無馬鄉人共知今又有馬乎姻黨被誣乞公居間公諭之曰吾人處世所恃者天道神明而已爾誠誣人即不直神亦直之奈何舍正路而鑽別竇令聞公言乃白誣者公不喜女色友人疑其矯強飲外墅而先置美姬於空室

夜分各寢一所謂公好靜宜居此鎖戶出而姬出公危坐待旦天甚寒姬啼公以衾與之終不一顧友人太息曰坐有魯男子而吾不知何云交厚哉公遊南雍宿正陽主人婦少而新寡夜就公婉轉誘之公作暴疾狀呼童篝燈煎藥味爽馳去僮爲人言公終不洩也已未父母繼卒哀毀逾禮令陳君造廬慰諭摘禮不孝不慈之文示公矍然汗下始有起色辛酉禫除矢感風不不赴公車或曰公不忍仕是也如夜臺寂寞未沾一命何公又翌然汗下跨一蹇驢去試復不利謁選判黃州抵家而養宜人卒公泣曰此與同幸若事父母者父母不及祿養而宜人宜以荆布從

之吾何忍再娶且有牛衣鹿車之誓矣營葬畢即赴任
黃號難治而公職專催科逋負至二十餘年公務日趨誠
開諭不事鞭笞爭先輸納他郡糧不完及錢穀紛擾亦以
委公立辦監兌蘄州黠吏悍卒相戒斂戢公布袍蔬食不
殊寒士人或諷之公笑曰惜福礪行吾自甘之不知其他
也自是廉平之譽孚於上下薦剡旌牘莫可殫紀乙丑景
王柩回京中貴人僕從橫甚兩臺以下凜凜恐獲譴公力
任之中貴人素聞公名持其青袍歎息嚴諭其下一無所
擾撫臺徐公謂其屬曰吾儕嫉閹宦如讐畏之如虎每每
激而取禍覩劉君事良媿矣居久之擢同知府事監收船

料夜泊蘆洲賊扳刃突至詢知爲公叩頭謝過仍衛送出
境而崔苻之警稍靖剏推倉臬者數黃人恐公去環訴兩
臺竟從民情不遽奪也隆慶改元籍沒閹氏公當其事無
一波及守缺例入覲一饋白鏹自隨見者垂涕公任既久操愈
厲而吏事益習潛院檄造運艘數十工竣而洲洄百八推
挽屹然不動相視無計公命通一小渠布以田間淤泥數
人曳之利涉如川遂達江濟矣酉擢南戶部員外郎任黃
十一年矣士女攀卧號哭之聲震於原野爲立生祠歲時
伏臘若水旱疾厲禱無虛日公抵白下未幾權閩武林公
私稱便久之值滿考堅欲乞歸少司徒汪公曰知公志不
可奪顧不爲二尊人地下耶公又嘿然汗下貸十金行銓
曹二人一爲公門生一爲舊部僚嵐公少露嘗有顯陟公
不謝亦不辭而去又久之擢知滇之廣南公貧既不能行
又疾作懇疏乞休上知公非矯特允致仕獨居索處一榻
蕭然親知勸公爲主饋計公流涕曰老而再娶是曰辱悖
其賢耶且有累如不賢敗德破家所不忍道吾即忘糟糠
約可以四十年苦行頭陀萌還俗念哉公俸入盡散親族
至不能舉炊陋室湫隘不蔽風雨讀書課子泊如也每出
仍布袍草履婦人小兒見公來亦斂衽起里有不善惟恐
公知絕迹公府達官貴人避匿不見式廬造請亦不及公

府事也壬午大慶覃恩晉中憲大夫甲申五月痰疾大作
猶手一編冥牀頭誡諸子甘貧安命毋爲市井計六月三
日索湯飲訖就枕少憩卒時盛暑顏色不變咸異焉公自
少至老無一戲媟語無一欺罔事誠之所積人自感孚使
大行厥志雖不能盡挽澆漓而實心實惠覩智術駕馭者
當必有間乃止二千石而又未見諸行事也惜哉公奏績
入都余謁旅舍見其行李飲食恬悴累日不能出及余癸
未使旋道經羅山公與余談四鼓始別僅歲餘公捐賓客
古人不可見得見公私自厚幸乃不及朝夕侍側爲觀法
地而又不然嘻何如哉公之訃也識與不識莫不悲悼其

祀諸鄉賢亦未如往例覆勘邑稱健訟近爲蓋俗桃李成
蹊有味乎其言之鴟呼先生往矣其良吏卓行孝子義夫
克兼於先生者忍寥寥參紀耶公疾革屬其子毋求貴人
志銘若曹必不已令王子爲一傳足矣吁余何人斯而先
王使操筆耶詩人薄感恩而重知已使余記之而復爲溢
爲諛何以見先生地下乃據聞見之真略其微細而列其
大都作剡先生傳邑令西蜀李君以表節義闡幽潛爲首
務式公之廬低佪不忍去索公志狀諸子以余傳呈因恤
其孤而菊之邑署爲里人矜式俟他日修史者採焉

李中丞傳

李公天寵者其先洪洞人國初徙孟津五世祖諱信生棻
棻生端端生鳳鳳仲子瀛以貲殖至新安慈溪愛其風土
遂家焉娶鎮北柴氏女生公幼穎異不好戲弄從塾師讀
論語能通大義十二柴孺人卒鞠於祖母力學不倦方城
楊公視學中州見其文奇之補諸生始娶新安處士孟公
女次年父卒公傷二親早逝悲奮冀副顯揚嘉靖甲午舉
臺省交章薦公可當安攘壬子冬入覲父老擁泣尸祝焉
癸丑江北飢盜起公以卓異首徙按察副使兵備徐淮賑
飢民簡良吏三月袍鼓絕響是秋師賊流刼中州薄近振
勤公大破賊於五河甲寅夏倭犯如皐公復敗之時鄭端
簡公開府特疏薦公擬吉甫方叔賞賚有加公驅馳軍旅

致瘁以病乞休鄭公疏留感稱公文武才可當大任而倭
寇閩浙急太宰古冲李公推公僉都御史往前衙者滋不
悅公至浙賊掠柯橋公督將士擒斬以數百計提上賜金
幣而已而權貴乘衙者怒謀祭海上伺公人人危之公不
爲動乙卯夏賊犯嘉興公借督府張公禦城上者七晝夜
又督參將盧鏜等大敗賊於王江涇擒斬至一千二百有
奇又於餘姚擒斬六百四十餘老言海上之捷未有若斯
者而俱爲忌者裁抑公惟循行郡邑修城郭除戎器積穀
練兵無幾微見於色伺者無所得則索萬金治第公又不
可而失律之章上公先已爲蜚者別疏削籍至是逮至京

坐失陷崇德論死議者謂崇德無城公始築之又填撫大
吏職異將帥與律無一合乃竟與椒山公同歸也冤哉冤
哉公卒僅四十五是歲日月交蝕秦晉地震死者以數萬
計未幾古冲公亦死獄中又久之摛公者得禍尤掾隆慶
改元公子舉人根伏闕上書莊皇帝哀之下大司馬議公
冤盡白贈恤之典尚有待云史嫡曰嗚呼予往聞李公事
雖知其冤而不詳所以然及公子根爲信陽博士詢之則
淚承睫衣盡沾濕良久抆拭爲予述尚哽咽不能成聲也
蓋公忠孝天植以經術起家尤長將略輕財赴人之急至
於不附權貴寧得奇禍而不顧古所稱烈丈夫非耶或曰

蕭公佐南臺風紀大振居恒念太夫人遂請告歸歸久之
病卒於家其亟也囑厥子漢卿曰必傳我者汝南王子漢
卿萬里遣僕詣長安旅舍介大泰王公所爲狀涕泣請曰
先公治命也王子持狀悲不勝因稍次而爲傳公諱崇業
字允修別號乾養其上應天上元人有諱九成者毋慕氏
高皇帝時爲東宮乳母與宦官郁遣其子戍雲南臨安衛
遂家焉四傳而爲頤菴公配戎氏嘉靖乙未三月三十日
生公頤菴公謂戎夫人此非常兒善育之五歲能屬對多
警句九歲日記數千言里人啟仁胡公有人倫鑒以女許
公十四爲邵諸生試輒高等弱冠食餼廩聲稱籍甚嘉靖
辛酉舉鄉書第二隆慶辛未成進士改庶吉士時同館咸
治詞賦公獨考究政理及古今因革損益而尤殫精於兵

館師謂諸吉士蕭君經濟才也突酉解館授兵科給事中首疏五事曰崇正學以廸士趨核寔政以勵循良斥餘辨以重言路緝陰許以維淳風禁侈泰以敦禮俗明暢劉切大禕時政會安慶軍亂勘報齟齬公劾其欺蔽中外肅然轉工科右給事中繼內大祲復陳舉遺賢簡循吏固邦本緝姦民辨冤獄撫無告六事以弭災變時黃河泛溢議者欲開滑草灣諸處公謂不如開邳州泇河切中要害轉戶科左給事中巡視京營勳貴斂手莫敢犯驛禁嚴甚臺諫莫敢出一語公毅然上疏調停時雖未行後竟如公議先是琉球國王請封例當行者謀覆毀以避之至是及公人

爲公危且憤公怡然曰使崇業以言死杖死戍不者病邸中七日不汗死等死耳豈獨渡海旋死人哉生平大觀茲在殊愜吾將駕長風衝逆浪窮日月出沒奈何老牖下耶命下賜麟袍玉帶乘傳往公爲諸生時夢窺書笥得玉帶一圍秘而不以語人予訪公訊過海事乃以相告因歎一莊步有定數卽巧爲避者亦數也海艘所費不貲公與副使謝公議減十四五閩人德之入其國諭世子以禮世子如公教謂其臣生長絕域與禽魚搏茲見天使不啻出幽阱而覩天日也戀戀不忍別公瀕行餽黃金四十兩公峻拒之王遣陪臣謝因以金請公復言不宜受金褻天朝之

知遇飭將領嚴譏察凡所以戢盜安民者務見行事荏苒寂然驕悍相戒御史有侈用賄鍛者公發之厥長以聞上震怒逮御史公謂長御史信有罪然而逮辱且不測奈何復上書政府申救時論韙之公以炎海稽瘁堅擬返服會太夫人微恙家信至公驚悸寢食俱廢上疏乞休上閔其誠懇特允養痾還里杜門奉母絕迹城市然時時病又歲餘竟不起疾革時命童子設香案憑几北嚮稽首謝又稽首向母謝無一語及家事可謂不亂矣公偉軀屹如山岳自如巖電聲如洪鍾儉素淡泊出於天性而當大事濟大變片語立辨萬夫莫奪也公儲養時不屑蔬糲綺語而其

詩與文顧瑰麗之極其所著琉球錄一襍可知其餘矣予與公同讀中秘書出則並騎入則連榻公嘗謂予士君子不可一失足一失足不蹴則溺要以義命自安而流海之役談者色變公視之若佳月良友扣舷而歌於平湖宜其易簀之際不忘君親此非養之純持之定可以矯勉哉或者猶謂公年未六旬位僅四品未盡厥施爲恨不知公直聲振諫垣文章著藝苑爲光祿爲太僕爲中丞所在樹績而太夠爲忠臣爲孝子則不俟蓋棺而論始定者也嗚呼鮑叔知我我何忍負鮑叔感而作蕭中丞傳俟他日國史採焉

孟起巖先生傳

孟先生諱說字宗傳別號起巖信陽人生有異質逾歲能指字稍長不好嬉戲父善說詩早遊郡庠家貧授徒先生甫七齡教以句讀能成誦徐授以詩輒通曉大義十六充諸生郡博士馮君奇其才嘗語人曰孟生目不邪視步往來不失尺寸篤行士也因延訓子弟時分給俸金堅辭馮君曰吁子過矣我所遵當受東修當受子貧有父母當受先生唯唯然亦不盡受也無何父卒先生哀毀幾不起母泣諭久之稍起即治塋地北門外既襄事又手植佳樹百餘株時暑旱爍烈汲水培灌雨汗不少休樹蓊蔚

成林人咸異焉與二兄分產取徹者父老嘆曰往聞薛包誼茲觀孟君不虛哉伯兄早卒嫂貧孤幼先生輟轉耕貲撫給備至事仲兄尤謹孝友聞於遠近四方從遊者益衆里中名士多出其門修贄有無弗計也戈生少孤寒童子受業迄冠惟先生是依後補弟子員復助以擘生勉備儀謝先生笑曰此所謂君不知故人耶生感泣頗不起先生收披紅數尺曰是可以安子心矣歲時諸生稱觴爲先生壽則仲兄上坐先生主諸生子姪列坐談藝歌詩盡歡而罷廩金所入必置酒招親友門生娛樂能詩者相與唱和夜分忘倦齋閣瀟灑絃誦雍容縉紳長老過者顧瞻咨賞不忍去贈帖盈室如春風童冠諸曾點化雨門牆一仲尼髮爲談經短鬟因變士傾庶幾盡先生之狀云先生雅善古文詞博綜羣籍洞悉內典嘗有詩云安得面壁子相與語無生其所得者深矣食廩二十餘年七試不第人有稱謂者因濡毫大書牌曰功名原有分天地自無私蓋真以義命自安匪內慊望茹自解而已性度冲夷犯而不校非公事未嘗一至官府官家富室尤憚不往嘗自言平生無緇眉事人亦信之晚未有嗣妻■氏數勸始置妾閨闥肅如也萬曆甲戌十一月十四日卒於家距生正德己巳三月初一日享年六十有六丈夫子一大卿郡學生文行有

父風娶王氏生二子長吉先生所命名也女一聘黃氏皆
申名族先生既葬郡北門外祖塋予適奉使閩門便過里
大卿持狀泣請曰先君猶僻寡合數爲不肖談君諱願序
次爲傳俾我子孫述祖德若汝南先賢故事不肖不敢也
史嫡曰嗚呼往讀高士卓行諸傳輒廢書太息顧世方尙
進取不論其人如何一登第爲美官親疎遠近少長及素
侮慢有郤百計伸欵昵車騎闐擁委巷豔羨不容口詢其
氏里三尺童子能道也而明經授徒安貧修行之士白首
牖下誰問之者夫侯王至尊崇貴顯苟有命層狗販繒厮
養亡命皆可立致而明經授徒安貧修行高士卓行由此

充之孟氏所謂不謂命者也乃縫掖冠冕亦不知爲何物市
道奚責人情至此亦大可哀已抑予有深感焉憶總角爲
諸生與脩輩事同庠齒尊者甚謹少拂卽峻責如其子弟
不假借入學補餼廩謝師富者亦辭而後受不則微諷益
之雍雍成禮而去人知自重私謁官府必羣詆讓無所容
有司遇節序喜慶奚兄具肴觴命子弟往入公門次且恒
悃有終不肯往者非庭參止長揖亡非禮稱倅以下實主
如常儀貧甚寧甘凍餓不忍斬丘木鬻遺書與人忿競輒
蒙武斷名或以傖父目之富室子出不騎騎亦不張蓋以
布衣寒素爲尙有患難誓衆救仁敢後庶幾乎美俗哉二

十年來日漸一日曩所愧畏反以爲榮爭效尤至有不忍
言者予既嘉先生誼擬古高士卓行未知如何所謂明經
授徒安貧修行誠無所怍又痛憤士風日媟大卿奚士捧手
且仕宦子孫有力者紀述先蹟兢琰輝映大卿奚士捧手
澤歟欲湫隘破屋中曷由表見哉予悲之爲作此傳匪惟
使先生曆德不泯尙冀里中豪傑感奮興起復還美俗言
弗矯枉烏能激乎

烈婦傳

己未都下同陳思俞寓慈忠寺春夜閒話思俞眞陽人爲
予言縣有刼盜白晝張旗監司督捕甚急有尉某獲七八

十人至縣縣令某解府府黜視仍發縣秘令盡杖殺之時
盛暑屍棄城外穢不可近蓋尉懼獲罪所捕實非盜令又
紿至府當辯而申牘坐拒捕擒守命發縣七八十人者不
知卽杖殺也有婦人者確山人其夫亦在捕中同舅姑兄
弟來候其夫至則死數日骨肉狼藉不可辨識其舅姑兄
弟號泣無計欲去婦人獨不肯自往屍所逐一檢認稍稍
有覩者日暮不得次日又往覩者如市有頃呼曰得矣緣
在亂屍中不毀乃躬負出浴之衣之再拜哭謂覩者曰吾
夫農也妾亦農家女嫁甫歲餘卒謂夫曰官獎汝卽來後
聞反接去始惶駭不謂竟死使夫盜人一線妾不來矣寃

哉寃哉且哭且訴因撫屍長號遂絶觀者萬人靡不涕下乃同夫納一棺去令尉閩之戒勿言遂不得其姓氏思俞曰尋有別業近棄屍所婦人檢認時尋亦在糊人中此目擊不誣子盍傳之因相與歎悼不能寐是歲尋二人皆下第抵家罹先君之變憂病相仍竟未執筆辛酉四月陰雨淡旬頗有寒思深夜伏几恍有婦人往來矍然憶前事乃識之於乎彼一閭里小民婦耳非嫻於文誡誨於父師迫於權力脅於兵刃其夫又以盜死宜惡其名而棄去卽不去收屍以葬誰指議之乃於腐壞臭穢之中反覆檢認竟得其夫若神物呵護以成烈婦之名者何其異哉當其辨

認時一得其夫卽長號倒地安知好事者不以中惡疑之乃從容負之浴之拜之白之然後死也是不爲尤異哉使其生爲男子讀聖賢書習見古忠義節俠事炳炳琅琅烜耀寰宇奚怪也而爲一婦人意者天地間正氣互爲轉移或古鍾之男子而今在婦人耶昔人有言士君子立朝平日無犯顏敢諫之氣則臨難必無仗節死義之勇嗟嗟垂紳橫帶多矣白釋褐至老率以全軀保妻子爲事卒然有變網常大任將焉賴哉抑又有不忍言者張邦昌劉豫不先獲不貲縛之官官以爲奇貨也恐之以酷刑然後飲食之以佾誕列富家富家懼輒賂之然後捕外鄉貧民充數吾嘗見訊囚者其刑具十數而最慘者莫如腦櫳櫺

漫記

去命捶其鼻姑必擭臂爭先矣況死哉況死哉雖然尋又有深感焉真陽去吾郡未二百里婦人死事未七八年其姓氏已不能物色思俞爲尋言始聞之又二年仿彿有見始爲作傳毋亦所謂數也乎由斯言之忠孝義烈之士不過其人竟湮沒無聞者可勝道哉則前所言蓋一時有激而云恐未可概論天下士也婦人死守令尉皆相繼歷去此七八十人不知真爲盜者有幾寃死者有幾有婦者有幾能來收葬者有幾咸無從而考矣因並及之益以見獄情之難不可不慎云

略加首舌輒出數寸許從而扛之離地二三尺旁令健卒以短挺擊脇使囚輾轉搖動俾權愈緊不知作俑者爲誰死猪愁突地吼不是過也囚遭此刑已失精爽引讞監司雖有屈不敢言監司貴重多畏見鼎囚卽見亦視成案不復究問有留心獄情者案先爲姦吏入以賕證路温舒所謂奏當之成使咎繇聽之亦謂死有餘辜誠不誣也囚下之獄獄卒視囚不啻一鷄豚吾郡城西有瀰河一城飲者咸賴之往往有積屍十數狼藉沙上半棄水中州衛獄在西門裡棄者皆囚屍也予傷之且性不喜井飲飲河水思積屍輒嘔吐故見屍在河者必瘞之瘞未旬月又報有屍

復瘞之瘞一屍可費數十錢每一瘞多至十數少亦不下六七予貧不能給屍出又不卽知及知已爲犬啄烏喙爭啖過半矣貧民小五柳四諸者以傭力爲業見予之樂瘞而力不給也來見予曰吾小人也不知其他生長信陽見公之瘞屍已十數年矣夫一城飲河水而無肯瘞一屍者屍不獨盜賊流遺者亦多俾公日夜鬱鬱僕雖小人誠不忍見此自今有屍來報公惟公給我不敢較多寡也予謝之二人者不計直又有見輒報不獨西河他所亦瘞連歲凶四方來就食者多死二人亦報予瘞焉嘗以諷郡守亦禁獄卒毋棄囚屍禁不旬月復爾予恐有沽名嫌往往瘞不

郡守有事隣邑登車黜視甚略命送獄俟旋審之內一人在獄中曰吾屬非盜索我財繫我獄守來當理吏聞而懼以語捕者乃謀獄卒咸縱焉以瘦死報守回感於豪吏竟出其屍又有越獄者吏卒捕囚不得多殺丐者以爲拒捕攘獲復割其鼻毀其面使不能辨識官聞得囚喜亦不復究又一嗜飲先月餘有反獄之變適有捕他盜十數來者其人已醉又惡前變且虞繫獄如前盜遂不復訊令卒取油房鐵錘重五十斤者盜列階下每數卒捽一人者擊其脛有聲微微已斷矣復捽一人上每擊數人勞卒以巨尼宛號之聲徹天其人據案愈怒此盜初未一訊何

遠殘之未數日西河報有孝婦矣寃哉寃哉天下惟人命至重獄情難知捶楚之下何求不得爲此者與臨渭論囚何異耶此皆信陽事目擊不誣且不欲言其名不知天下之大尚有類此乎不耶因泫然出涕記之

予作此記志一時之感未出示人以其事有同烈婦故附於此嗚呼仁人君子讀之有不掩面沾襟者乎

節婦胡氏傳

庚寅正月予請告歸而病甚謝客理藥以延緣軒僻靜日伏几其中軒僅容膝几外一榻置佛經莊老素難諸書交游鮮至心殊安之冬大雪忽聞叩扉童子出視則友人畢

從周一褰數千里衝寒來慰相對歔欷欲次日從周投一帖向予拜請曰自子爲予家作汪烈婦傳里人無弗感動茲胡氏視汪更難而不一紀述何以闡幽礪俗子雖病可靳卮言予讀其事欽其孤貞而又傷其辛苦爲作胡節婦傳

胡氏休寧遮源里人父浩有隱操友十八以歸畢生時監時監七歲失怙恃養於伯母吳胡感而事吳夫婦如舅姑禮吳病視疾尤謹而吳之子婦忌焉形諸詞色胡不爲動時堅治博士業屢絀棄去從諸父賈易雲間累數千金年二十五無子子胡時時諷諭廣嗣爲宗祧計時堅歎曰婦人之妒天性也子乃若此然吾與子俱少壯何汲汲也庶人

四十無子始置妾盡俟諸胡知夫意不回密置一婢乘間力勸而竟無子又三年時堅病病且五月胡衣不解帶嘗藥餌必親必嘗夜焚香告天願以身代計窮又割股以進而時堅竟不起先是時堅知胡之必以身殉乃泣屬吳曰兒甫二十八而死命也猶不敢爲負心事胡有身矣寃哀忌餘夕孺泣日夜不絕聲不易服者十二年可謂至難至難者矣時堅卒之明年同堂兄弟有欲奪其志者胡歎

曰此欲利吾財耳盡以夫所積與之又十一年始舉夫柩並其舅姑葬焉或詢胡十二年不葬之故胡曰夫死我二十有八耳毀容苦行依於殯所守禮者當見憐而強暴者稍知畏也今四十矣一貧老婦可終身行吾志不然久露何爲哉王子曰嗟乎胡氏不惟見節亦見志焉巴寡婦以財自衛免於侵凌至使人君築臺以褒揚之此何以勸胡始終一致已爲不易而散數千金無所悔則遠慮卓識有丈夫所難者時堅雖無子而有婦如此可以不朽矣

師竹堂集卷之十九終

傳

任母聶孺人傳

汝南王祖嫡胤昌著

昔謝太傅問陸退張憑何以止作母誄退曰丈夫之德表於行事婦人之美非誄不顯斯語泛閱何足動念惟軼栢卷而歎欲試讀之不思闖蕊範以表徽音非人子矣中翰任君以所作母聶孺人狀示未半悲不禁爲棄去既又思君純孝人也數年之諸千里之懷何可使孺人之美不顯乃抑情竟之蓋予方罹太恭人之變甫十月既傷中翰因以自傷爲作聶孺人傳孺人皖世族諸生聶誠女也誠之

先有萬齡者以鹽筴雄郡中誠始用經術顯生男六女二即孺人長老有識者戲曰晉樂廣有言不以五男易一女君六男誣及一女乎孺人幼慧動以禮閑里有童張二媼習佛頗異嘗往來聶氏家終日無一語獨與孺人談聽者莫解也後二媼化去孺人奢精苦年十八歸徵仕公時任氏惟庶大母主內政而性嚴酷遇孺人無禮孺人謹事之人推其孝孺人舉三子俱天王子臨蓐獲奇夢乃生中翰而體質清癯每覩輒喜此非常兒也躬乳抱之寒暑晝夜瘡瘍洩溺不藉他人手能步不令出戶出必衛之執桃枝

半生教汝期汝何如奈何執菽水小節傷吾心第行吾當大快愉也復指所居此張將軍故地吾不安可營別宅佚老中翰君輾轉稱貸卜吉而遷又遲遲乃發既發孺人益病每家信往必貔嘱勿言病也時寒甚尤惻侍疾者夜深衣薄可少寢侍者如命迨夜分小婢驚呼曰適見二媼策白馬至楊孺人理髮乘白馬隨二媼西去亟視孺人則側卧枕左肱遒然逝矣吁孺人誓鳥求舜慈六旬有四竟如初志遒知淨土在方寸恒河祇園未爲遠也孺人善結搹治生尤長耕織農桑占候往往不爽縫衽飲食備極精妙其所釀酒清冽甘美至十餘年不壞而鷄犬蠅蚋不得近

徵仕公謂孺人酒可祀上帝卽此可例其餘矣予又謂
中翰君孺人柔淑出於天性自少至老無聲厲色里閈
親戚罔乏待濟不可勝數未嘗讀書通曉大義故徵仕公
優游庠序四十餘年不問家人生產則以孺人左右云史
嫡曰丁丑秋枝禮闈得中翰卷異之丹誠披露非徒言者
及見君貌又私幸言而中也君得儁數月予念母急歸歸
三年北上歲暮矣而君亦以念母欲歸無計則日奔走政
府宗伯門以情控不自知涕淚橫集也又旬餘始得請去
僅與予燈下片語耳君去甫數舍則孺人訃至嚙指動心
剜生死之際哉孺人愛而能勞中翰孝而能感俱可以風

或有謂中翰不克含斂撼者嗚呼此人子所遺之不幸要
之定數弗可渝也彼田舍翁嫗兒女盈前終身不出戶牖
覩車騎過門則歎覽累日何論顯揚讀左師觸龍說趙太
后又奚然自失矣

汪母鄭夫人傳

臣之事君婦之從夫一道也乃聖賢於臣道托孤寄命臨
節不奪並言之豈以一死自靖有未足爲難者耶雖然吾
儒束髮誦詩書長而從理思孝大閑講之熟矣而猶不能
踐婦人女子閨闈弱質縗紼飲食之外非所事往往有奇
男子偉丈夫之行視祿祿安顰眉者當愧死焉豈其性然

夫人余言何辭焉元甫懼哉

行狀

通奉大夫四川布政使司左布政使水陽亢先生行狀

水陽先生初卧病郎呼厥嗣孟禧囑上指天下指心曰吾平生無他長惟於此二者不敢負如弗起當令王生狀我王生者信陽王祖嫡先生督學中州國士遇之者也蓋先生嘗問王生近世文最陋可厭何者生曰誌狀極矣先生曰否夫人以言重言以人重公則相成私則交累生視誌狀豈詭諛墓物耶生再拜謝不敏嗚呼孟禧奉先生遺囑來也豈先生憶率爾之對庶幾不忍屈筆哉謹爲位哭哭已稍次孟禧行略爲狀曰先生姓亢氏諱思謙字子益世爲臨汾人讀書平水之陽學者稱爲水陽先生相傳出春秋宋大夫亢彰後石晉時已著郡中入我朝復成子通俱力田自給通子昇由歲貢授兗州府知事昇子逢湖爲先生父以先生貴贈翰林編修文林公文林即里人榮之稱文林公初娶賀氏以讌遊閫而賀卒乃繼鄭閫大族也正德乙亥十月十五日生先生先是鄭屢夢雲中旌旗擁偉丈夫自東而西者以語文林公公默識私喜甫生即異常兒六歲讀書一過即能成誦十齡文林公卒當是時旅櫬

屢孤滯閫者又十年先生感奮力學日與閫名士游閫士以爲弗如也癸巳秋間關歸晉適郡邑校士俱第一父老大驚嫉者曰此剽竊偶合爾督學至當落落矣而督學及御史試又第一甲午以儒士領山西鄉薦第一丁未成進士二甲第一人讀中秘書屢試輒首已酉冬投編修癸亥使淮藩饋遺一無所受壬子三年考績賀贈太孺人鄭憲文林公不見子貴顯語閫事泪盈盈下也居頃之命教內書堂寫歎曰中貴人不患無材藝患不知大義耳則摘漢以來宦者可法可戒諄諄論之閹者感動癸丑分校禮闈所取皆名士丙辰廷試充彌封官是歲陞河南提學副使額外嚴內寬循循善誘士翕然歸之中州豪猾往督學使者二歲不能周先生一歲遍歷僻邑王生與啟圖何子會文風雪不輟郡中苦志者競集幾四十人直饌者僦居治具數日僅辦而戊午秋先生簡信陽應試者五十餘人二子會中止遺三四人耳啟圖子尤先生器重延譽者王生最陋劣是科亦濫竽鄉書辛酉啟圖發解乙丑高第今爲少宗伯學士先生負人倫鑒即一何子可推矣是歲冬轉本省右參政分守洛陽是時伊庶人僭侈暴戾道路以目日侵民居廣府第有旨於通郡屬邑履畝加徵給銀八萬

雨爲工費旗校虎冠者四出繕辱長吏先生感然曰正供宜也而水旱頻仍民已瘁極矧額外誅求民不死則相率爲盜耳乃白兩臺曰王宮堅美已踰制民即不困非所宜遣人之乃叱馭西去蜀地卑濕多陰雨諸郡邑運米數十加矧殍已動之膏脂填無厭之谿壑嵩伊懷怦易爲亂萬萬散處露地率數月不收浥爛則賣補解者往往破家先生躬臨倉所有至即收僚佐吏視公私稱便屏三月會世一犯眾怒無論官府此豈王之福耶宜委曲亟聞附麗哭徙薪之義兩臺從之事遂寢偃師濱洛有孫家灣地饒粟梨棠已騐什一之稅有喜事者請什而三之御史稱其能先生以利微俾商不至是竭澤而漁者也仍舊便永寧令媚事上官惡其簿之直誣以帷箔事御史械簿繫獄先生竟爲昭雪分守署會城而洛下歲供復數十百金往供乾

沒先生悉登籍後大吏勘伊事冠蓋相望賴是不重斂貧民庚申夏薦魯燕趙旱蝗流遶渡河日以千萬計斃者病者相屬於道先生悉賑濟經理全活甚衆幸坐富而黠與甲搆甲察使監試所錄皆三秦俊彥耀州宰坐富而黠與甲搆甲不勝憤仰藥死以乙與甲素郤賕入而乙抵其辜案既上先生卒白乙冤而坐某罪憲長秩崇先生獨親鞫獄辦枉滌滯秦民大悅是冬入覲以身率諸吏無敢受餽者壬戌陟山東右使宗藩廩祿錢穀出納往往盈庭累日不了者立語而辦薇堂閒寂有盜白晝劫大璫怒其左右慫

一刺即解竟不與也丙寅太孺人卒哀毀甚所居建二祠左祀其師曰報知右祀所生曰致享一果一蔬必先獻別杜門謝客絕不與官府往來有姻族被誣勘者欲得先生治小圖羅列圖史日吟嘯其中暇與耆舊陳說詩書悖行鄉約待先生舉火者不獨其族而已善飲有酒德不喜聲伎優游丘壑十有七年雅善攝生康強無恙偶苦痔過服涼劑竟於庚辰五月十六卒處分條析弗怖弗亂異矣哉卒之日四埜皇皇相向悲悼不惟感施予之惠亦以里中視先生若陳太丘王彥方者云爾王生曰嗟乎自予兒時聞長老談督學使者指不數下也先生試汝合郡數千人魚貫入無一趾參差試竟無一欹側者而不聞夏楚也乃

尤重黙曰士而黙多慚沮淪落死耶去婦逐臣更甚牧羊者鞭其敗羣者而已自吾爲史官閱貢卷十數不忍置一下列清黙之世昆蟲草木咸遂長養奈何於寸磨文字禁錮爲也蓋仁恕天性故所在務捄人過治獄務求其生惠不責報善不求知子孫多賢世澤益遠天道不爽哉平生好學卧病猶手一編曰此葛金良藥也所著有館中稿及詩文若干卷藏於家娶盧氏贈孺人繼田氏封孺人側室二劉氏丈夫子六女五孟禩琪庠生盧出孟禧舉人孟祺庠生俱田出孟禋劉出孟禔劉出田女一適庠生李喬蕃劉女二一適庠生陳經科一幼劉女二一許桂喬一許

侯于齊孫男四以恒庠生孟禛出以愼以忱以清俱幼孟祺出孫女七俱幼孟禧等卜以是年八月葬先生於九州堡之新阡先生所卜吉著其瑣屑不具錄云

大理左少卿吉軒李公行狀

予與君同舉進士居相隣君卧病僧房予時時候之君執予手歎曰甫一第病劇若此家鄉遼隔如未竟何予慰曰治凡五載所薦以十數邑人祀之入覲舉卓異賜金錫宴丁丑授山東道監察御史戊寅巡鹺兩浙尤無名之供夙倚爲外庫者毅然革之開利源塞獘竇杜請托寬窘民死於所事足矣未幾君疾愈令陽城而予念母老請告奉使强半家居與君久不聞丁亥秋强起補一官君由御史歷大理寺左少卿矣相見甚歡今年九月二十五日與君同候六宗伯沈公次日同送彰義門外次日聞君疾痁卒痛哉時尚未殮予撫而哭之幾絕是時比部馬君經紀其喪周旋甚力馬司理盧州以平反著聲君巡按淮陽首薦之所謂知已者也又月餘馬君率君孤灼以狀請予雅知君而馬君高誼近世所鮮皆不可泯泯雖弗諛弗罔弗貢我良友俟銘君者採而附有道之碑云爾君姓李氏諱棟字尚隆別號吉軒世河東人始祖卜居涉曾祖大良二子長仁次恭仁有孝行見府志舉三子長綱次緒次紹紹由貢士令井陘有惠政邑人祀之配王氏丈夫子四長柵次君次枌次杭君幼有至性不類羣兒十八爲諸生次年起嘉靖辛酉舉賢書絕迹公府識者已知其偉卓矣隆慶辛未始成進士釋褐令陽城陽城晉巨邑里甲稅稞獘孔百出君爲釐革崴省萬金鋤惡植良賑荒雪枉遠近稱神明暇進諸生諄諄以孝弟禮讓相規勉身先倹約邑遂大治凡五載所特薦以十數邑人祀之入覲舉卓異賜金錫宴丁丑授山東道監察御史戊寅巡鹺兩浙尤無名之供夙倚爲外庫者毅然革之開利源塞獘竇杜請托寬窘民死於所事足矣未幾君疾愈令陽城而予念母老請告奉使强半家居與君久不聞丁亥秋强起補一官君由御史歷大理寺左少卿矣相見甚歡今年九月二十五日與君同候六宗伯沈公次日同送彰義門外次日聞君疾痁卒痛哉時尚未殮予撫而哭之幾絕是時比部馬君經紀其喪周旋甚力馬司理盧州以平反著聲君巡按淮陽首薦之所謂知已者也又月餘馬君率君孤灼以狀請予雅知君而馬君高誼近世所鮮皆不可泯泯雖弗諛弗罔弗貢我良友俟銘君者採而附有道之碑云爾君姓李氏諱棟字尚隆別號吉軒世河東人始祖卜居涉曾祖大良二子長仁次恭仁有孝行見府志舉三子長綱次緒次紹紹由貢士令井陘有惠政邑人祀之配王氏丈夫子四長柵次君次枌次杭君幼有至性不類羣兒十八爲諸生次年起嘉靖辛酉舉賢書絕迹公府識者已知其偉卓矣隆慶辛未始成進士釋褐令陽城陽城晉巨邑里甲稅稞獘孔百出君爲釐革崴省萬金鋤惡植良賑荒雪枉遠近稱神明暇進諸生諄諄以孝弟禮讓相規勉身先倹約邑遂大治凡五載所特薦以十數邑人祀之入覲舉卓異賜金錫宴丁丑授山東道監察御史戊寅巡鹺兩浙尤無名之供夙倚爲外庫者毅然革之開利源塞獘竇杜請托寬窘民死於所事足矣未幾君疾愈令陽城而予念母老請告奉使强半家居與君久不聞丁亥秋强起補一官君由御史歷大理寺左少卿矣相見甚歡今年九月二十五日與

地方災傷重大力請蠲恤上皆嘉俞著爲令庚辰巡按真定幾輔要害罷于供應依憑城社莫敢致訐君一切裁之以法相戒莫犯是時料田苛急長吏承望風旨冀中賞率君因上疏曰料民占田以實塞兼併均羸夷也臣郡扶風密邇輦轂穿兼併之訟無故動民而謂安之是益薪止沸也請鎮之以靜便陽曲等縣沙壓田數萬畝悉豁之時捕盜經月未獲有司懼羅織鄉民冀免已罪君又鞫而悉原之全活甚衆辛巳丁內艱回籍里中困於條鞭法閑不行君又言于府縣邑人德之涉連歲亢旱餓殍盈野復言於當道曲爲賑貸甲申服除出按淮揚辨冤獄百五十人往來

運河見糜費鉅萬而水弗治慨然理司冦潘公之枉而悉述其始河故績上雖薄罰君然心不能無動迄於起潘公編氓而大用之中外稱快焉乙酉江淮大水城不浸者數版君焚香告天按臣不法願受顯戮何至魚鱉赤子水爲退數尺乃發粟蠲逋所全活不可勝紀自奉甚約鍰金悉貯公帑行李蕭然不知其爲御史也丙戌擢丞大理歷任左少卿歎曰廷尉天下之平一有所撓即失其平千和多矣故力持三尺庶幾無冤抑之風云君生於嘉靖壬辰十一月初三日卒於萬曆戊子九月二十七日享年五十七丈夫子四長灼娶邑主簿董渠處士段鎮山省奈王應宿

女俱卒今娶監生王應奎女次煥娶邑庠生王來聘友俱太學生次熠增廣生娶義官王四魁女次煙聘邑耆張法女女二長適工科給事中王科孫生員德性次適處士孫尚科男自大孫男五堪增俱灼出基墊俱煥出墊熠出孫女四俱聘名家嗚乎良吏直臣死於所事君言若合符契齒踰五旬官居九列而子孫繁衍餘慶方來天之報君亦厚矣銘君所以不朽者又不在是哉延陵之劍未酬山陽之笛增感詠墓之詞且不忍施于他人而況君乎謹狀

明廣威將軍府君行狀

公諱詔字朝宣別號清泉性愛竹所居種竹曰吟嘯其間晚號竹里先世山東德州人始祖汝錫以軍功事太祖陞大寧中衛百戶後靖難師起戰歿夾河陞子悅正千戶調信陽悅生端從大司馬王公恕征荊襄禽斬巨冦陞署指揮簽事贈明威將軍端生瑀瑀生公未久而卒鞠於大父明威公公性嚴毅不喜二氏徒雅善僧慧昭每與談因果報應事不覺膝之前也公嘗語慧上人曰古謂三世爲將道家所忌豈非多殺耶吾結髮行間即以爲戒荊襄逐賊墮大阱中有三男子蹲其下蓋避亂者從人以爲天授奇功吾獨歎曰彼即真賊焉知非脅況非真耶資而遣之三人流涕滿面去吾將七旬三子惟一存尚未有孫吾豈宿

世有他惡耶上人笑曰公行有孫大公門矣是時僧已八十餘一日明威公坐見上人突入後堂怪而隨之聞兒啼先君生矣使人候上人以是日化弘治十六年正月十六日也公生而多病砭灸無虛日八九歲病良已從塾師習章句爲時藝又能五七言絕句明威公不喜曰弓馬吾世業汝欲作博士耶公遂棄去學劍學射猶時時不廢書年十五承襲羽寇白晳鬚長及腹日與繼掖遊城西草堂種竹萬竿畜書萬卷雅歌投壺諮如也嘉靖改元考選屯政催征有法糧完而軍不苦兩臺交獎十數次十年軍餘陳上者健訟善持人長短父子五人號五虎衛官畏之咸與

交驩指揮陳弘道管屯獨不加禮陳上對弘道溺弘道不能忍笞之上嘻笑受杖去遂訐弘道侵餉至鉅萬弘道慘刻異常實未侵餉也按院行部信陽犬駭行司理劉君勸弘道窘迫謀於老吏老吏曰此大不易獨有洒泒耳弘道曰上許止我名洒泒益敵奈何老吏曰侵餉至鉅萬勿論罪之重輕即斃三木能完否也司理公好賄而州博士黃君同領鄉書廣文官舍冷公能捐五十金博士託致百金恐公引決時時慰勞一針一線盡以易穀蓋身無完裙面目無復人色糧完會赦復原職出獄僅高王父手構舊屋存公持寻母痛哭哭已謝謝又哭家人輩無不泣數行下也公既復職念前坐侵欵有關名檢投牒莫知何事以詰持牒者持牒者怒投牒而逮公見道牒莫知何事以詰持牒者持牒者怒投牒而

分升斗弗虧也兩臺謂糧藁已入官矣乃給三十金曰此不疑償同舍金也玉是考選軍政者又十年餘嘉靖庚戌虜薄都城機各路兵馬入衛汝南隸卒數千義勇民壯應募者倍之大都市井遊手尺籍老弱讙啼泣不敢行而惡少緣此爲奸利兵道晉江黃公閱之太息屬公訓練乃治騎悍退孱憊優其衣餉激以忠義人人感憤亡不一當百黃公大喜統之行命公領千人先當是時道路闐兵上市肆閭寂公所部不敢動人一草居民爭出簞飯及鄰勇退黃公每語藩臬諸公曰王揮指大將才惜無推轂者會御史豐城徐公以清軍至徐嚴毅衛所謂之亡不流汗服慄

獨時時進公款語機公爲汝南王將製大纛寵異之盡奪衛印屯操捕屬公被奪者側目思傾之矣兵道關西宋公恢戾人也在都已入中者及境而公不稟鞫迎愈怒被奪者乘徐日夜短公而汝人有爲御史逵按浙中者濒行尤嫉公者餽二姬進之以意授御史至浙上疏言文武一逢文臣戍還者不敘武臣戍還者軍政如故是待文臣不如待武臣且使武臣輕犯法請自今武職戍所宥還者止冠帶閑住軍政不與便上如所議通行各衛來公遂呈兩臺十之三又募健步而黠者馳常值數倍遣之四出甫至小窖詗者馳報賊易服糝換我公厚集待之又言他帥他帥曰是惴疑虛喝者漫不爲備賊突起屠戮不可勝紀焦公初擬永戍也嗚乎浙江之疏明謂武臣自戍所赦還者公雖擬戍烈瘴亦無衛分即遇恩例還職考選軍政者又十五年茲未定衛分援入戍所之條未出里門率比赦還之例已經恩宥尚欲以赦前末竟之獄罪之必使兩代血戰微伐湮滅而後已吁何其忍也公既罷角巾就第輯醫卜種植相牛之書自娛而生計日窘僅先世所遺黃嶺田數十畝明農灌園與名士結社有集曰耐辱子又爲談錄三十卷紀平生見聞及陰報事自託齊諧諸舉而督不肖兄弟讀書甚厲漏下三鼓燭煌煌未滅也癸丑甲寅間師賊起睢陳兩河震動兵道涿鹿焦公提兵往而無一可用者詢之老卒皆言自公罷不復訓練百夫長以上朘剝見骨士卒貧者不能具朝糜奈何驅之戰哉焦公以屬公公辭以疾而焦必欲得公托寻師咸唐岳先生慫慂曰是行也寧直雪往憤金印可立致也公不得已出見焦公曰某久廢精力漸衰不當言軍事但中州百戰舊區賊起遷卒合燕趙青徐流刼驍騎其鋒甚銳而公所轄皆望風自相蹂踐者請勿拘文法某得專制庶不僨事爲公蓋焦公曰善乃簡閱留十之三又募健步而黠者馳常值數倍遣之四出甫至小窖詗者馳報賊易服糝換我公厚集待之又言他帥他帥曰是惴疑虛喝者漫不爲備賊突起屠戮不可勝紀焦公初擬永戍也嗚乎浙

永遠字方許子孫承襲祖職蓋以公

所統因而乘之賊大敗他帥慚憤且懼行千金掩餘賊平竟列薦牘陞一級公僅得一獎檄耳焦公每爲不平公歸隱黃嶺不再見焦公迫焦公解任公送百里以報知已是行也公冀建功疆場贖前罪不謂因焦公以達當事者而俱不如願乃連憩之兩臺兩臺不省家益貧公志未已也跋涉萬里求援有力者所如不合門下士盡散去公呼不肯兄弟曰吾幼讀田文市道之說以爲孟嘗量狹炎涼如逆旅序無足怪也乃今知人情真不能堪也因欲歙久之公生計雖窘而好客如故宁毋恐公欝欝病多方寬解之客至玉膾衣留盡夜飲以爲常公飲酣輒長嘯嘯已哭人莫測也寒食掃先壠攀樹而號樹下潰成坎自是遂病戊午不肯舉於鄉公始小懌而腰膝痛漸不能步不肯不欲與計偕公怒曰吾寃待汝雪不行何也已未春不肖下第遄歸公伏枕臥又兩月卻醫嘆曰漢高謂我命在天盧扁何益人徒知爲呂氏不知古今至言也我生五十六非不壽平生無一言人念果有地獄吾不怖吾母在堂不能送終吾不恨所恨者生爲寃人死爲寃鬼無以見祖宗地下耳執不肖兄弟手曰汝二人念之我死勿求貴人銘勿葬我先營當淺葬官道傍題曰前明威將軍王某之柩足矣言已長逝是歲五月十四日也痛哉痛哉公仁恕出於天性

嘗攝緝捕馮家庄左氏者世持妖術能令人見宮殿官府及鬼神異狀遠近事之吳楚多納香錢跪拜以百數左夫婦額之而已事聞監司命公速撲滅毋滋蔓公曰此愚民覬福利非有異圖第治首惡令解散足矣窮治恐激成大變亂不可釀亦不可激不見黃巾青溪事乎乃雍容集父老別而治之居民安堵全活以千計左氏行是術幾二百年從此遂絕矣公善書徑尺者尤遒勁射命中諸將推服澆花灌園必親爲之曰吾銷壯志耳故咸唐先生贈詩有汲泉灌笋身忘貴走馬穿楊射有神之句云公性豪侈輕財赴人之急類古俠士讀書自幼至壯不輟校讐矻矻類雖大醉不至毋寢所不已蓋數十年如一日也公嘗謂不肖汝曾王父明威公欲拓世秩徙荊襄三月不解塊鬌髮無一存至笞馬溺飲僅陞署級耳非塞下功莫由實授顧安可得乎已又歎曰吾大誤吾家署級且未白奈何他覬言已起淚下沾衣也則抆淚呼不肖曰使無鬼則已信有之當請於帝直我寃畢我志終不以遺汝也嗚呼隆慶改元不肖訟公寃盡白萬曆辛巳延世兒承襲以試第一例送遼左適虜數十萬寇廣寧隨大將軍斬一級寔授矣兀

何又出塞斬二級匪指揮使世襲嗚呼豈公果得請於帝乎不然不肖貧書生非有遊說先容胡能積憤沉冤一旦昭雪延世兒即有斬將搴旗之勇白首中土何所施也冤憤之氣結而弗散竟符厥語可不謂異哉公既不欲貴人銘其墓而始終被誣狀安可湮而不傳謹泣血忍死直書冀門下哀而傳之庶先君附以不朽且告後之慎獄者捃摭不根侈家乘以亂天下是非不惟不忍即先君地下不欲也謹狀

師竹堂集卷之三十終

行狀

亡母太恭人袁氏狀

汝南王祖嫡胤昌編

嗚呼人孰無母罔極之恩一也顧其間有順逆難易之殊幸而值其賢與難即使偉丈夫且不可措手矧閨閫之賢哉予母十四而歸我廣威公甫十年而陳上之獄起又十年而忌者追傳陳獄失世秩蓋三十餘年廣威公入繫請室出對吏部簿北走雲谷南歷吳楚東抵青

丘西窮張掖乞哀求援事竟罔濟產業既窮親戚莫顧當是時生有白頭之王母下有黃口之諸兒婚嫁以之擾情饑荒何以卒歲太恭人百計苦辛多方拮据在廣威公固甘償同舍之金在太恭人則必責無米之炊昔之挽鹿車而泣牛衣者貧則貧矣寧復有此哉太恭人每爲不肖叙述往事未半而淚已盈襟不肖亦失聲不忍聞迄未竟其說也嗚呼太恭人已矣誰爲叙述焉者不肖病軀遭此酷罰五內已裂藪感兼叢蒲摳之質易彫風木之懷更切一先朝露永恨終天用是扶淚抑情與弟裔叙而爲狀示我子孫倘仁人君子鑒陋陋之情不敢爲濫爲誣也憐而徵

肖生三歲矣適患痘臥太恭人腹他人近輒啼太恭人仰臥七晝夜不轉側炒粳米和茶進少許慮起入厠也痘愈太恭人下嫁逢仙始啜粥旬日稍健念廣威公無出期因市杵臼箕箒數事從鄰人借穀數斛試之利隣人攜米及糠去太恭人持諸具哭因脫簪珥服玩嫁時粧奩不足乞之竹塢公又不足置酒請合族少長跪哭乞貸族人相視有難色一老者奮髯曰此吾家宗子婦也繫獄何人所坐何事奈何以越人肥瘠視之吾請先鬻負郭田族人始各捐少許猶不足一針一線亡弗易粟也欠米八斗計無所出止寢所一舊綾帳外祖母親製亦嫁時物時外祖母

逝太恭人留以爲念亦不得已哭而鬻之廣威公始出獄
也初廣威公苦吏侵獄出片紙屢囑太恭人以宅售人太
恭人泣曰王氏上世貽後者此官此居耳忍以百餘年堂
構與他人已矣勿復言吾竭力經營不足償未晚也時富
家垂涎必欲得之太恭人窄身無完裙日午不炊竟不肯
鬻廣威公出獄遇有復原職管衛事又十年而黜卒王賢
以他事詿誤三年雖勝之然家益不振居久之忌者文致
陳上事落職家居廣威公憤甚投牒辯理無寧歲太恭人
復極力經營鉥金寸帛盡佐道塗費事竟弗白僅祖宅二
區黃嶺田數十畝而已廣威公好客客至太恭人必命童

子屬耳廣威公已治具豐約隨時客無不盡醉去皆質子
錢恐傷公心也姑耿氏生廣威公甫三齡而寡居朝夕禮
佛太恭人事之謹不肖及弟祖裔俱食郡廩屢試不利太
恭人所以督誨者甚力時時泣諭曰而父之冤待子而雪
歸矣歸二月病甚不肖請急旋病良已居二年太恭人又
不肖女適周氏以疾卒太恭人過慟乃有關西之役便歸
省覲七月初太恭人忽左手足痿痺次年春强逐赴都丁
丑不肖分校禮闈太恭人益喜曰此可藉手報國恩吾且
瞑矣歸二月病甚不肖請急旋病良已居二年太恭人又
諭不肖行恐以誓言遲指延世兒曰俟此子承襲酬盟未
晚而不意丁卯優給掌武銓者欲革署級耶不肖襲然流
汗奉太恭人行甫至都又歸辛巳八月延世赴部承襲咨
送遼左壬午八月歸太恭人七十七矣不肖忡忡心動是
時編摩事急又兼撰述更番入直歸無計也恭遇皇嗣生
父何我亦何顏見而父地下耶因展誦牘一一指示此爲
例翰林給舍報慶諸王不肖得江西十月抵家旬餘捧御

書往明年癸未春仲事竣旋適延世以邀左首功晉指揮使世襲太恭人益喜曰而不但還先人故物又大拓之而事畢可酬前盟吾事畢可歸報而父矣自是歡甚日乘竹輿遍之村庄與故嫗老媼話舊事八月初之洋河謁碧霞元君歸而病病月餘愈而精神恍惚頓殊往日不肖使期延以情控政府政府復書有親闈可樂簡書謂何之語又二月太恭人大愈不肖以酬盟事言太恭人曰家有牛馬苟盡其力亦當少休子勞苦極可少休矣盟不盟勿問也不肖頓首受教具疏乞休未發而太恭人苦頭眩熱作喝所善方生診視曰老人常態無慮又數日病亟至十一月

二十九日子時念佛三聲悠然長逝距生正德元年五月二十七日享年七十有八終天永訣乃在斯時粉齏此身莫能少贖痛哉痛哉太恭人性嚴整有外大父風內外皆偉之而心慈好施族人親戚孤寒貧窘賴濟者不可勝紀每風雨淡旬雪霰連夜或春艱於食必自煮粥食饗子復念有病不能出乞則遍童僕攜粥遍歷村落崩宇未卒前三日天欲雪寒甚猶施粥計米數石云課予弟兄讀書親侍湯藥敬承翰講議敬承曰王吉士診脈謂目下無妨且期迫矣予兄弟悲感泣自責若無所容早爲予兄弟授室無何相繼喪又爲娶俱荒年里中薄惡貸一錢不與咸太恭人紡織節省佐之中外親戚以是服太恭人治家才不可及也太恭人生二子一女長即不肖娣次祖裔嫡娶孟氏生一女適周之楨卒繼娶高氏生二子長延世本衛指揮使娶徐氏次延申聘何氏裔州廩生娶葉氏卒無出繼娶唐氏生三女次延酉未子長延庚生員娶段氏次延澤娶馮氏生二女次延申聘女三長適董紹祖其二尚幼女適指揮方大勳子四人任蚤卒子旭升襲世秩傍伸偉俱庠生餘盈前不能遍識楠觴頷之而已嗚呼予家自曾王父至廣威公僅一綫爾乃今子孫蕃衍世介胄無一爲諸生者自廣威公以詩書教子孫太恭人力贊之茲諸孫競奮亡不事銛槧不肖竊不能儉則太恭人未節不敢贅也惟鴻筆採擇焉

誥封淑人亡妻高氏行狀

萬曆己丑秋九月予有武關之役妻高淑人已病而起卧櫛沐如常唯瘦弱飲食減予雖甚慮之念當新春恐亟耳屆期與淑人議曰是役也業已力辭不允則以子病縈懷抱茲欲再辭於子意云何淑人曰此國家大事我聞竣事僅旬餘君第入我病纏綿未即有他慮也予心忡忡與陸敬承翰講議敬承曰王吉士診脈謂目下無妨且期迫矣即辭必不從當一意勉供事第日夜力早出可耳十三日

五鼓起將陛辭淑人猶勉以安心毋過念而往歲出關率
二十五六因言於共事者以三十二日出甫朝見惟不見
家人來甚以爲疑急趨至寓則淑人沒三日矣蓋十九日
夜半也是夜予宿聚奎堂之東廂閣卷過丙夜寢寢而輾
轉反側不寧甫合眼欲睡則若掣予衾者問之無人也已
睡復然私念棘闈之內鬼神呵護何以有此遂不復寢秉
燭起坐久而方曙計掣衾時正淑人氣絶候也異矣哉睽
夫三十年夫婦挽鹿車泣牛衣廝所不惜乃恐尺不能三
日待覩二兒擁抱推號及臧獲輩雨泣欲絶夙病大發蓋
予稟受弱慈衆善悲胃噎之症起於哭前室蓋淑人而又

繼遭先將軍先王母先淑人淚眼幾枯矣衰暮之齡一旦
值此矧在異鄉即欲抑悄自寬有不能者二兒懼予過傷
閭以筆硯請爲狀恐久而遺忘實藉是輟予慟耳予伏自
念先將軍以冤未白戒勿請賁人銘止懇大司寇奔州公
爲傳予母亦然茲曷敢銘乃收淚紀此有所溢諛是遂死
吾妻也妻而有知必不樂也嗚呼痛哉

淑人高氏者吾州鄉先達（玖）溪先生孫女也先生諱鑑舉
成化戊戌進士任兵部二事以直諫謫炎徼稍遷鎮江同
知藝州知府致政歸丈六子八最季諱迸者淑人父也諸
兄俱長各有內寵藝州（公）卒田宅書籍美好者迸一無所
得止僦宅一區田百畝親戚咸不平迸泣曰先大夫以廉
吏終奈何言生產人生分定宅一區田百畝勤力其中足
矣迸生三子二女而性忼直弗阿讀書未成棄去慕古隱
逸不喜見貴人郡有善否輒私識之善者爲起立歎息否
者舊髯大罵訓子嚴撻至流血顧獨鍾愛女或譏其偏曰
是非爾所知女稍長訓以忠孝節義事人聞高氏女慧爭
委禽迸俱不許諸兄曰女長矣不及時許人何俟迸謝之
終不從人或詢之迸曰此女有貴徵吾夢先府君戒勿輕
適以是待之耳人競笑以爲狂先是予娶孟氏者予母淑
人親姪也事予母以孝聞未幾以產育卒外家信讒所以

窘辱者萬狀幾致大獄是時予既遘慟病又念母氏以慈
愛被窘私仰天垂淚曰娶妻爲養父母顧貽父母憂何用
妻爲故孟氏卒二年餘絶不言續絃事父母念予世胄也
未壯不娶如宗祧何予跪白父母兒誓不娶茲不敢違嚴
命必得婦如孟氏又仕宦清白後家貧者父母勉從相與
歎曰安得如此者副兒願予未冠食郡廩多虛譽里中及
鄰邑富貴有女者爭來言一切拒之久而聞高氏女賢鐵
溪先生孫無餘貲與夙憝合父母懇請之迸曰願一
見王生因與所善者託他故訪予去謂妻蔡碩人曰得佳
婿矣蔡碩人者故縣令蔡公文女也事夫如嚴君力田紡

績不敢御綺羅人擬鴻光云淑人歸寧年十九嘉靖甲寅四月也是歲荒先君辦理產盡歲寧母辛苦拮据並日而食淑人與寧弟婦唐王母耿恭人至無完裙各畜一母鷄青卵以易鹽米王母好佛晝夜弗輟淑人率贊之戊午寧舉鄉書歲亦稔稍稍裕次年五月先將軍捐館舍自初喪至禫除議祭葬外淑人不與寧私言其秉禮如此孟氏遽一女淑人憐愛甚甲子十一月王母病卒寧與淑人承重如先將軍既襄事寧母泣語寧爾忘爾父宽耶寧哭告於墓盡屏頴楮書籍理訟牘凡四年而後雪隆慶辛未寧成進士讀中秘書淑人携女奉母來京邸癸酉寧母偕女還

相寧館師也以朝鮮屬淑人聞而謂曰姑七十七矣雖健寧可恃君差而南可以省覲奈何以一品浮榮易一日實養哉寧矍然汗浹背力請別藩得淮益二府同延世抵家旬日而之豫章癸未二月事竣歸母喜甚至八月母謁碧霞元君輿行速歸舍而病病二月餘雖愈而哀十一月望後寧屏人篝燈草休致疏淑人忽至見寧把筆愴然曰得非譖假本耶不若乞休耳寧遂以疏示之方遣使往而母病革竟逝是歲大祲內外百務倚辦淑人明年穀益貴而歲暮襄事祖塋破屋數間謀粉苑裘爲展掃憩息所蓋寧欲廬墓側不欲有此名淑人知之工役諸費寧一無所與數月落成即今尋遠堂也是冬安葬畢寧遂依楸松家事益不問丙戌二月服闋寧歎曰仕爲父母父母不待仕也何心且冉冉老矣逾歲不發丁亥三月復賚前乞休疏以情懇政府政府不允顧兩督趣之淑人謂寧君不仕爲夙病艮已淑人與弟媳唐見姑病痿而年又踰七事之益謹已卯冬請告期滿而纂修督趣寧苦不欲行母默知寧意盟然不肯盟之心鬼神知之君嘗言有疏未上爲大恨是不可勉一行乎蓋謂革除附錄事也寧默然又數月過期患之與淑人議淑人謂姑不勉一行必無去理母又治裝矣方膏車淑人不欲往寧惟之淑人曰自君南北無定踪寧不得已又奉北上母安家居所以不憚跋涉者恐寧不無論田園荒蕪棲身之所亦甚湫隘君了官事我了家事不亦兩全乎曰我年踰艾不知鹽米價以有子耳二千里外令我舍鉛槧日刺刺理庖厨瑣事能乎吝也且延世夫

月皇第一子生例詞臣報慶諸藩國蒲坂少師張公爲首

婦任嵩縣此行可經洛下俟到都上疏後同歸此時忍令我獨往耶淑人不得已復同發抵都未兩月尋承乏國子司業戊子春二月上革除附錄疏舉月餘延壯擢京營佐幕淑人喜歸念暫輟又一月尋陞洗馬回厎廠舊居延申補郡諸生同延壯夫婦來九月初也淑人謂尋君嘗言物忌太甚今忘之耶延申年十八尚未娶我當先歸君可乞差莫濡滯也尋遂乞差政府知尋歸志決許之今年正月十九日淑人率延申旋尋與延世送彰義門外趙氏園亭淑人登而四望甚懌升輿猶慰以蹔別無亂懷抱潛然分袂去時尋分校禮闈兼有文字委二月五日晚忽聞淑人至桓鄉病不能南復轉北次日尋辭分校命且下矣初七日五鼓尋入闈延世馳馬南逆二十七日出闈淑人卧延世寓自是漸愈至四月初弱不能健步尋念天暑如此何敢遠行乃又辭差淑人暫健步雖醫藥不絕而言笑如常詎意尋入闈之次日痰壅忽忽不寧竟爾長往乎淑人幼隨尋王母耿恭人及尋母淑人禮佛二毋俱卒於仲冬手足和軟顏色不變若睡未覺者淑人每向尋豔羨淨土之說不誣也茲淑人卒雖秋暮而嚴寒如隆冬瞑目危坐先一時猶問尋出否婢曰止三日即出矣淑人曰我何能待三日無一語及家事翛然而逝嗚呼痛哉淑人雖長閨閣而不殊男子凡事一倣尋母而性至孝其父迓之卒也病貧不能歛淑人爲經紀葬事甚力及母蔡碩人卒貧更甚淑人復極周旋尋時窮孝廉無力而淑人中不歸皆淑人輾轉稱貸其父永訣時執淑人手泣曰爾必貴恨我不及見又歎曰雖有三男不如一女里人至是始服翁明智而有女長未適者猶相謂欲效高八老耶淑人治家嚴而有恩笞人而人不怨曉大義尋有不決每質之片言立解衛有葉指揮者止一女而落魄飲博棄其妻與娼婦處無何死妻女流落無所歸尋壬午冬還聞而詘淑人淑人曰君雅慕右嫁孤事舅迎來我當以女裔之俟其長當擇婿嫁之女在尋家八年矣已聘周百戶長子今隨京邸凡粧奩諸物俱淑人手置一笥封識宛然不忍發也又郡馮氏亦遺孤女賣魏茂家爲婢淑人聞之贖而與葉氏女俱後有貴馮氏有力者曰咄豕家孤女不能育何詎意尋入闈之次日女但不失所何忍面目立兩間耶尋聞而語淑人淑人曰女獨爲君子以女付之尋性好施每赴人之急淑人未嘗不慫恿甲申冬春道薩相望尋在丘園以漿粥食饑者皆淑人親煮不令熱而稠念粥不給以錢佐之至麥熟貧人羅拜去人知尋區區小惠不知淑人居多也鐵溪先生八子其四諱遠者名士也女嫁令少宗伯震川公迓與遠俱鐵溪

先生子而二女同適詞臣同官都下予雖不敢望何公而內頗相類何夫人先卒於長安街南之寓淑人亦卒於長安街北之寓尤爲大異無亦一定之數不能轉移耶淑人生於嘉靖丙申十一月二十三日卒於萬曆巳丑九月十九日享年五十四子二長延世神機十營佐擊將軍署都指揮僉事娶徐氏封淑人次延申郡諸生聘何氏淑人先以單恩封孺人今年秋加封淑人猶及見綸誥淑人愛城東祖營山水秀麗予父母丘隴在焉淑人每至其處輒低佪久而不能去嘗謂予休官歸當卒老於此若葬亦當依舅姑傍他地卽好勿爲堪輿家移易也嗚呼淑人已矣予

亦漸衰老矣同穴之願當亦不遠悲愴中援毫紀此以付二兒且併告後之爲王氏婦者

墓銘誌

封徵仕郎兵科給事中邦野孫公暨配孺人趙氏合墓誌銘

萬歷丁丑予分校禮闈得渭南孫君而奇之謂異日必大有表樹而君由行人擢諫垣所論列咸人所不敢言不能言者直振一時會母趙孺人病聞家信不俟報單騎日夜馳數百里以是貶官三級以孝聞天下君歸而孺人已卒未幾邦野公亦卒君毀瘠不能起予兩使晤之且以書勉之曰君爲忠臣爲孝子可無遺憾姑勿論滅性之戒也君得書感悟同里職方南君持同郡侍御雷君爲二尊人狀請銘其墓此予宿諾曷忍負按狀公諱一誠字明卿居近下邽故號邽野其先晉之洪洞人元季遷福奉母避亂渭南遂家焉大父景暘父爵皆以行誼重以公伯兄貴並贈通議大夫順天府尹公幼弱多疾父憐愛不強力學而頴慧讀書輒解年二十四爲諸生數試不利公亦厭苦諸生慨然欲樹勳疆場肅皇帝念南北多警於世胄武科外羅智勇奇士公應例授潼關衛署指揮僉事歷管軍政士卒悅

服賢聲冠諸將訟不決者多委公理有貧子聘女約已成富家子艷女姿誘其父母私許之以二銀壺爲公壽冀渝盟公怒罪富家子而以女歸貧子聞者感泣兩臺各道愈賢公所旌牘歲數下然不與薦剡公歎曰古名將多起亡命屠販流今論資論援寧直有恨者不得侯已矣渭之陽先人菟裘餘地可圃可畊安能髮種種役行間于是棄去葛巾野服往來太華終南而日課給諫甚厲萬歷癸酉給諫舉於鄉丁丑成進士公日與父老子弟爲真率會幽居竹石携酒直造之邑宰式廬避不見也下邽城中有寇公冏頹甚公謂此宋名臣祭何爲樊牧墟倡而新之曰吾風

委質者清操也里中大祲以田售者多與之直或嗤公拙公笑是誠拙不愈巧攘乎夫售田急也吾不能赴其急而因以爲利鬼神其佑我哉公好規人而不爲峻人多感化德小必報怨大亦捐人人稱爲長者其塋也會送數千哭盈塗可以知公矣厥配趙孺人能左右公先數月歿公悒悒無何亦捐館客同德同歸遠近異之孺人邑大族幼婉靜視聽舉止不踰禮善相者謂有貴徵迨歸邽野公果以孝敬勤儉式閨閫孫氏三世同炊孺人維之力飲食衣服與大小同之內外無間言其愛給諫雖甚篤而教之則嚴給諫性至孝不忍一日去親側邽塋公患風痺孺人

謹事之給諫聞而泣曰奈何以湯藥遺老母而遠戀升斗爲遂請急歸歸而久不發公與孺人責以大義督趣赴闕補官數月而孺人病凡請告者報可乃敢行君謂厥長曰當此時身不邊恤而邊恤一官遂亟去太宰與政府議孫給舍不俟命徑去當罷官然無以勸孝請之上左遷三階而權貴近倖素忌嫉者亦謂君孝也予又聞君省母被播也公語所知兒爲親棄官賢九遷遠矣公病亟囑給諫兒爲諫官數觸諱上每優容以私情不俟命僅貶秩恩渥矣何以圖報毋卑小官毋懷怨懟小子勉哉嗚呼公易簀之訓如此生平義方勿罔之矣公生於正德庚辰八月二

十九日卒於萬歷丙戌十二月三十七日享年六十有七孺人生於嘉靖壬午二月二十九日卒於萬曆丙戌六月二十五日享年六十有五子二長瑋卽給諫娶姜氏贈孺人繼耿氏封孺人次瑛娶張氏女一秀玩適庠生郭斗南侍父母病盡瘁竟哭死女孫三其季適職方南君子居仁令殁公夫婦以上生元子俱荷恩綸而公以武階封諫垣尤爲異數司諫君以公卒之明年與孺人合塋於祖營東南之新阡又二年予始爲之銘曰握槩而儒投筆而將角巾而隱閑而廱放厥配齊德鴻鈌是伉食報詰嗣讜忠直亮清渭若帶太華作嶂孚靈發祥世熾玄貺勸孝作忠永垂堅壙

明承德郎兵部職方司主事賀公墓誌銘

義齋賀君之卒於京邸也同鄉同年既爲經紀其喪俾遺孤扶櫬還其孤又以誌銘屬予以予雅知君且職司筆硯也昔人有生友死友之分以交契言爾予則謂交友之道凡不負生前者可爲生友不負身後者可爲死友固不但如昔人所指而已予幸與君同舉進士同官於朝復同梓里然無毫髮益君茲蓋棺矣而孤以狀來毋論不忍視狀且不忍視孤也又烏忍爲諫語負君地下哉君諱一孝字子順別號義齋相傳爲唐知章後有仕江西永新令者家

于永寧以故二縣及 灃陵多賀姓始祖錫自永寧遷鄠縣
霞陽鄉遂占籍于楚 至永新永寧永寧生慶慶生鳳鳳生
宗廟號震峰不忘本也是爲君父以歲貢分訓成都稍遷
魯山諭配朱氏生一卿一相一忠君其季也卿相俱無嗣
蚤卒一忠子三曰介曰會是時震峰公致仕諸生重別公
固留之公感其誼卜居魯山時時教君博士業旁及古墳
典文詞未幾而震峰公卒君澹泊刻厲能成其業每搆一
語人人以爲莫逮也嘉靖乙卯補邑弟子員戊午食廩餼
甲子舉於鄉隆慶辛未錄南宮念母傷足請告歸侍萬曆
甲戌始奉廷對是年秋授山東歷城令歷城省會繁鉅君

以廉平治之巨細畢理而尤以辯冤達隱爲急三年考績
贈震峰公如其官母封太孺人庚辰擢南戶部主事先是
厝民王符四人以非辜坐大辟君力爲昭雪事雖白竟與
問官相左君又性不善媚人故僅得南部人爲君紬君豁
如也君既抵白下而太孺人以水土弗調足痺轉劇君懇
乞終養奉母回籍越二年太孺人以天年終君嘔血毀瘠
居喪以禮丙戌服闋授兵部職方主事督役壽宮君往來
山谿與士卒同甘苦竟勞瘁歿萬曆丁亥十二月十七日
也距生嘉靖乙丑五月二十五日享年五十九歲君清慎
自持所入俸祿咸散族友兒二子撫養教育不異己子二

汝南王祖嫡胤昌著

誌銘

明應天府治中潘公墓誌銘

公諱德元字子懋別號少泉其先汴人宋功臣美之後南渡居崑之雙鳳里今隸太倉十七傳至石泉公生公石泉公少遊都門就業顧天鄉薦是時學春秋者率尊康侯不敢一字有異議公謂胡王復讐沿襲深求之不鑿則迂使聖人大公至正之意不白乃取經旨玩味務虛以求諸古故門下士往往掇高第文喜左馬書得趙承

旨法詩宗初唐而五言尤冲澹論者謂不減孟襄陽公既自負而八上不第念王父年高嘉靖丙辰謁選得商河令商河故壯邑迺罷甚公拊循勞來未期而稱裕邑有惡少服殺人誣士人子田明等數人更持之急公一訊而惡少服海豐爲齊北鄙瀕海颶風大作漂沒廬舍人畜不可勝紀大司空萬安朱公時撫東土特俾公往公視流涕請以商河粟賑不足移陽信粟陽信人怒公温諭之無何陽信如海豐則移海豐粟賑之陽信始感服也由是聲大起陟貳承天承天楚巨郡且衝顯陵大璫諸舍人橫甚貳清尺籍動輿相關漢汚水溢郢人大困當是時玄佑宮役亟公日夜焦勞工竣而民不知諸舍人亦相戒不敢犯頃之景王就國宮殿爲霖雨摧毀監司囑公料理軍校北來者驕悍不可制有司稍缺供輒脫巾大噪公之至也衆議謂治裝空營而入刼以白刃左右辟易公屹不動徐諭所以來之意詞暢色温衆謝散去乃密語兩相寘首亂者于法衆爲斂戢會倅忌公者欲陰中之倅部糧留都于上計之牘紿方伯書公名粮不足司農按名責之公不辯麾守信陽信陽中南鉅鎮繁劇倍他州公治頗嚴人問何故異商河公笑曰商河民力竭如調攝瘵者信陽南北要衝軍民襍處深林長谷寔爲盜藪奈何進痴以梁肉乎未幾境内大治

公乃務崇寬厚與民休息時時進諸生課文談藝諸生欲得公書以錦箋素箑請公揮洒淋漓人人如獲拱璧而山東河南兩校棘闈所推轂皆時名士公留心吏事雅不欲以文鳴故閭巷婦女私語亡不知而公寬然長者非鉤距摘發不知何以如此先君指揮爲人誣搆鬱鬱殁不俟悲憤撰辯冤私錄有隙情令伯不逢明聖之朝贖父緹縈況是閩幃之質公讀而傷之爲言憲副宜興楊公命不俟投牒按臺屬公勘往所誣盡白至今王氏子孫世世尸祝兩公也公守信陽二年餘以治績高等擢應天治中適獲江洋羣盜波及巨商多以嫌避公殺然直之居一年太倉誤

以公名充粮役京兆王公不平爲移當道當道論罷公歸里杜門謝客讀書自娛或扁舟訪隱園棋松下神清氣健望而知爲上壽乃感微疾卒萬曆癸酉元七月二十一日距生正德三年九月十九日享年六十有六娶嚴氏先卒繼娶孫氏女一嫁舉人呂道炯酸氏出子允升孫出娶寧陵令秦露女孫男三長聘官生顧咸寧女文康公玄孫次聘庠生何存仁女次幼未聘孫女一許聘舉人諸壽賢子不俟奉使豫章便過吳門吊公不勝悼已之痛事竣還里允升走數千里持狀請銘曰先公意也允升妙齡能文予目久私慰曰天所以報潘公者在是乎在是乎銘曰畏江之

源清且長兮洞庭之嶧崔而蒼兮佳城鬱鬱鍾厥祥兮宜爾來裔永流慶兮

明南京大理寺評事申公墓誌銘

申氏之先順與山西潞州長子縣人也洪武年徙洎川家焉世畊讀積德至山公生文淵君始大其家聲云蓋隆慶四年冬予負笈北上經洎川飯逆旅主人爲予言邑久乏科有精堪輿者言改洎水不直便民且發科當有瓌奇非常建大勳伐令鑿其說顧工鉅浮議蜂起令不爲動工竣文淵君果薦於鄉予曰異哉申君何狀主人曰修髯偉丈夫也予默識之次年辛未君舉進士予倅附其後相見甚歡居頃之君授崑山令崑山吳大縣棼劇穢處十倍他所君至坦懷務得其情民初見君修髯偉軀目炯炯坐堂上股慄莫敢仰視及習君廉平愷悌則油油然若家人父子亡間也君雖寬以蒞乎諸不法一切裁制不假借故治中潘君德元卒子幼弱族惡聚衆奪其貲君閒使皂諭之俠少者笑曰此吾家事何與乃公又使吏諭之嘻答如前君大怒使尉率健卒捕之悉縛庭下以徇請示俠少大懼叩頭流血不辭其黨日跪士夫諸豪舉數十百人詣縣長跪新請自今不敢動潘氏孤毫毛君始責狀以孤付之治中賑飢恤患曹枉滯有古良吏風部使者前後薦君可大用而君兩覲闕下丁丑春始擢南大理評事人爲君紲君泊如也君自都抵家將之南偶病痰手書邀鳳田趙君尚謙讌語趙君甫發信宿而君捐館舍傷哉傷哉趙君亦予同年友尹嘉定有聲陟大理評事至都始聞君訃趙君以誌委不俟不俟思逆旅主人所談堪輿說謂君之德之才之貌足以當之乃未竟而卒豈堪輿家有中有不中耶君嗣甚賢僉謂有父風豈所謂不于其身于其子孫耶君諱思科字登甫別號文淵生于嘉靖丙戌正月二十三日卒

于萬曆丁丑四月二十四日享年五十有二君配白氏先君卒生男所藴娶樊氏繼娶張氏生所養遊邑庠娶顧氏女女二長適邑庠李際泰次適邑省相孫世爵男應魁繼配寗氏生所存聘新鄭郡御史高公提女孫女一許邑庠孫引男一清孫男二長自修次自治並所藴出擬以戊寅年三月初十日啟其妣白氏合葬于先塋之次堪輿嘗過之謂爲吉壤銘曰美哉洧平發祥若人淺之而大何必厥身其仕也循其殁也貧夫是之謂返頁

明禮科給事中二洲凌仲君墓誌銘

予罹先太恭人之變禫除數月凌仲君以治行高等召寅諫垣又一歲而予戀戀松楸不忍發以書督趣慮艱於行又委曲圖所導之予感其誼勉爲膏車甫渡易水忽聞君訃爲驚痛者累日不能已已抵都時則長公一洲率其孥士家言而五策通達賅決慨然以經濟自負主考火師蒲州張公長洲申公以下相賀以爲得人已賜同進士出身授合肥知縣未蒞任而朱安人卒無何張太安人卒明年五月建昌公復捐賓客君連遭三喪哀毀逾禮祥琴將御之日即下第者亦爲歎服也辛未甲戌兩罷公車屏山中充養益粹丁丑予分校禮闈首得君卷精粹爾雅不類搏之士家言而五策通達賅決慨然以經濟自負主考火師蒲州張公長洲申公以下相賀以爲得人已賜同進士出身授合肥知縣未蒞任而朱安人卒無何張太安人卒明年五月建昌公復捐賓客君連遭三喪哀毀逾禮祥琴將御感風木之義作歌自傷覽者靡不愴痛辛巳服闋補令興化時淮揚告災興化尤甚通賦至數萬吏益土著往往被罪去以爲畏逮授官曰太宰謂君此地非君莫辦盤錯別利勉哉行矣竟愍默而遣之君下車延父老詢疾苦知民

德配張氏以貞節孝音旌表封太安人生建昌守雙橋公君父也朱安人以賢淑稱未至時善相者謂其夫貴子貴迨歸建昌公舉丈夫子四君其仲也君生有異質顱骨徹頂目燁燁射人稍長日誦千言里中以神童呼之有疑問塾師未解復問建昌公公了了乃已讀史至忠孝俠烈輒愿為執鞭其姦回凶逆則憤惋扼腕援書於地識者謂是兒他日當以直節表見不獨科第顯而已年十五試大司徒畢公督學奇其文補弟子員自是每歲皆異等弱冠食廩饋聲稱籍甚庚午與凡登名同舉於鄉而君列第一是時蘄陽周公監臨三試文錯置各閱而皆不敢愈君榜出

所困在積逋而最患惟水亟請於上得蠲累年逋賦又漚
詣村落併脈戰塚講求治水術築南堤數百丈開丁溪白
駒二海港滄浪車輅海汸二河自是水有所歸不復泛濫
又稽覈租未盡者令民充役准糧貲夐躍躍爭赴遂補積
逋六千金併節省公費餘稞四千金上足國儲下撫凋瘵
民始知有生人之樂邑冊十年一造里胥黠猾奸利貧
富迺絕君洞其弊手自裁定裒羨益均平夙蠹蠹祛覈定條
鞭創平則加則之制催徵定載踐更之期輸年緩五日聽
比之限凡可以拊循休息者以身先之吏以不便言則曰
吾知便民而已有害吾自當之不以累若也邑東瀕海十

鹽塲隸蘇運有司率秦越視之而民亦獷悍難馭君歎曰
蔡人吾人剜我版籍邑役焉孚竈戚次日增皂不堪命則
計田派馬歲省供十八竈輸粮於邑儻屋轉徙厥費不貲
則建廢城北竈籍有丁總之覈其儻亦十年承委者一至
其地唱名爾君曰苟如是一吏足矣何以覈爲暇召諸竈
急而不以爲德有古烈士風干書無所不窺而文法左氏
商雒利病條上疏開墾定老匿禁包攬緒海河置罕盆杜
而讓之遂絕不爲飲酒可盡數升亦奉母戚終身不踰半
私販六事隸使者著爲令旁竈驩呼勒石頌德邑久罹水
薄徙猶常婚姻愆期每每背約君以理法論之咸爲感悟
曾也杭俗喜遊晏尚侈麗君顧潛泊寒素所至愛而敬焉
其發與化囊僅可供舟車費比卒非侍御公周旋經紀幾
哭山人南華高士也築室八寶湖上君數屏騶從造廬清
言竟日山人亦不報謝人雨多之范文正公故與名宦有

鄉評無媿官評無媿又以此清白見建昌公地下尙何恨哉君諱登瀛字玄仲別號一洲生于嘉靖甲辰四月十一日卒于萬曆丁亥五月廿日僅四十四歲娶王氏鄭府左長史皐亭公女三子長嗣德府學生娶朱氏寧州守九疑公孫繼林氏湄憲副懷玉公女次嗣功府學生出後長公一洲者娶馮氏南京通政松理公孫次嗣業娶沈氏醇林守龍洲公孫三子並有父風女一許聘贛州守青嶼公季子孫女一幼未聘長公擬某年月日葬君某山乃揮涕而爲之銘泉壤有知當必與鮑叔之感也銘曰嗚呼以仲子爲遂死耶循良之績忠諫之章午夜煥乎其有光以

仲子爲不死耶慢慢旅櫬遷遷素旌孤帆胡送乎江鄉左紀不朽史重榮名豈別有所謂彭殤乎吾始疑天不可問繼又知報有常也天目之勝鳳舞龍翔佳城鍾毓匪澤彌昌此不獨繫于堪輿而已而後之覽茲銘辭者得毋下馬以拜墮淚而傷乎哉

明郡學生陳惟功墓誌銘

予友陳惟功氏卒予往哭之尊甫居山翁垢面失聲盡持惟功素業長跪向予淚滔滔下不能出一語予揮涕謝曰翁意欲僕作墓銘耶此僕之心也僕之責也翁稍稍收淚置一啄君獨卓然不尊予亦有所感發乙卯補郡庠應試聲稱藉甚與予皆下第衆咸咎其遺俗不售君殊不屑意謀寸祿慰我衰病不幸已矣疾革時略微意屬銘足下惟仁人君子念之言已復哭嗟呼予尙忍銘吾惟功哉予多病寡合閒居靜處每歎知己之難晚得惟功不啻兄弟始予與應亭符君善應亭溫雅和粹類惟功爲人而文詞稍不及皆慨然以名節相砥礪二君亦毅然自任不爲世俗聲利諛順之態予每喜交游中得二君可爲士風一振無何應亭物故又無何惟功亦卒良友凋謝悲悼不禁嘗許銘應亭今宰木拱矣茲復忍銘惟功鯁士也生不喜阿諛死乃諛之相負深矣謹以其弟惟伊狀書之陳氏世爲信陽大族其始祖沛嘗任陝西僉事浙生原原生讓

讓生教是爲惟功父皆以畊讀自樂潛德弗耀教二子長惟功名如皐別號響泉生而岐嶷不好嬉戲五六歲知讀書即琅琅夜分不寢家人咸異之後習舉子業俗皆以書坊所刋時文競相傳誦師弟朋友自爲揣摩經傳註疏不復假目惟功獨疑之盡焚所積時義案間置尙書蔡傳四書朱註沉潛玩味又購蔡虛齋陳紫峰林次崖三先生說讀之故發而爲文流自肺腑無俗儒支離泛濫之弊予嘗厭苦記誦思一矯之以習尙方熾且筆力萎弱不敢對人惟功素業長跪向予淚滔滔下不能出一語予揮涕謝曰置一啄君獨卓然不尊予亦有所感發乙卯補郡庠應試聲稱藉甚與予皆下第衆咸咎其遺俗不售君殊不屑意

益勉前業戊午歲水陽亢先生以翰林編修視學中土痛懲剽竊陋習凡取文字一以經傳爲主士風翕然一變先生以藝苑宗工不輕許可拭試信陽見惟功文大驚曰中州有若人乎奇士也時惟功以胃疾猶未盡所長先生每爲延譽聲望益著是歲予厠鄉榜末揭曉後見無惟功名士論譁然稱屈惟功亦鬱鬱莫知所爲下第未幾聞惟功臥病予往問之惟功言論慷慨不減昔時察其形狀殊困憊不能支乃竟不起惜哉惜哉君誠恢恢樸茂怡然可親至聞不平事輒憤憤太息嘗以所見者手書小冊皆嫉世憫俗痛切悲激之言冀他日入仕籍舉而行之君歿後居山之後君雖未仕所樹立已可知矣彼汲汲升斗循資待次歷華要榮顯者自世俗視惟功何啻霄壤然有道者視之直一螻耳惟功何恨哉惟功貧廩四年所入盡供甘旨一錢不私積自爲兒至卒三十四年矣未嘗一言少忤父母弟惟伊友愛尤甚至鄉黨朋友咸得其歡心死之日識與不識莫不悼惜云惟功生於嘉靖戊子閏十月十三日卒於嘉靖辛酉二月十六日配劉氏子三宅聘郡學生蔡可遠女弟惟伊爲郡名士文行類其兄銘曰汝潁奇士萃申之墟靈異攸鍾徵君孰居修詞敦行弗佚巧辟施與嬉任貲自妓僉曰遠俗予曰不然粵我宣父禮樂從先俯仰造化圖平庶衆等之小兒雖能是痛若才若德而夭而窮自古皆然嗟乎惟功

明岩渠張先生墓誌銘

余讀往史見隱逸獨行大爲當世重則廢書嘆曰士之不朽豈在位哉夫建立彪炳匪位曷施然而連篇累牘至不能盡覽若夫蓬窗約身明經修行居也見化殁也見思所謂鄉先生窮約無所表樹者寥寥汗簡可多見哉感之作岩渠先生誌先生諱起隆字後明岩渠別號也世爲雲間上海人父曰南川公母譚氏南川以積貯起家豁達好義婉轉辟去知其窘也爲折前券更貸之既而舉先生人以爲陰德之報先生幼警敏誦習日數千言長而頎哲美鬚髯識者目爲國器少保淄恭定公見其文大異之曰二陸儔也安有如此人而老博士弟子者乃數奇竟不售其鄉先達有人倫鑒者語及先生未嘗不咨嗟三歎也先生孝友篤至年十二喪母哀毀如成人事兩繼母趙楊曲意承色順遊無衡命而楊尤恣睢里中謂先生善處人倫之變云南川翁避徭他徙命先生與二異母弟析居先生取屏而推其贏既南翁家益落先生悉偕所析業奉之身儉屋

而君晚歲至不能具饘糜意泊如也所善故人多貴顯迄不以貧困有所干謁或造請之輒匿不見見亦無所報謝其特立如此先是經生家株守訓詁語先生獨規模左國公穀先秦文洎韓讀之至不能句則相與日笑之先生爲之益力然迄用此終困比疾革顧謂子藻曰吾攻跬壑垂四十年碌碌以卒汝曹勿復事此噫嚱其言激且悲千古有餘痛矣藻博雅籍甚藝苑盛年謝棄舉子業專精詩古文詞日先生教也嗚呼是雖過矯然非純孝不忘能毋渝也與哉先生生於正德戊寅三月十二日卒於萬曆戊寅六月朔日享年六十有一配丘氏繼唐氏子三長振衣丘

出娶董氏繼董氏次振藻娶顧氏繼楊氏次振翰尚幼俱唐出女四孫男三宿羅宿奎振衣出昌緒藻出孫女一振衣出先生卒權厝于榆溪之域藻痛先生實志未竟謀所以不朽先生者乃託其師比部陳君作狀屬予銘其墓陳君者先生通家子知先生最悉而其文紀述有懷讀之躍然如操几杖與生生遊也何俟鄙言爲雖然予每憤世之爲誌銘者奚但諛墓中骨併諛生者十六七矣誠慎之不忍蹈也銘曰坎而封者塋也賤而貴者行也塞而顯者名也激而誠者情也昌而熾者禎也久而光者聲也庶幾隱逸獨行者張先生也

予讀易至積善慶餘之言未嘗不廢書歎曰善慶相因理之常也必有之詞聖人胡決於天若是哉或以爲勉人爲善夫善待勉而後爲是已有覬覦之私而聖人又以利啟天下矣要之必有云者決之以理而已矣予每持是觀人閱世視身警俗自謂超姑布季主之外乃茲於張隱君深感焉予與隱君之孫給諫善給諫舉進士司理鄴郡所平反賑救全活不可紀至脩葺岳忠武之祠與文愍愍以忠孝爲首務皆隱君之未竟意所謂積善之家者也給諫間訪予苑西草堂流涕請曰先大父有隱德窀窆啟佑我後人

歸窆六十年而誌銘尚缺家君命應登以屬吾子惟吾子圖之予謂誌銘諛墓語爾然而孝子慈親不忍死親俾有所考鏡安可盡廢也給諫以體事親信而有徵知之諗矣張世系遷邊自麻城避亂徙蜀占籍內鄉棣木里數傳至自守者天順六年舉明經爲耒陽丞惠愛臨民不事刑笞以卓異薦尹常寧命下而卒於耒陽貧不能殮士民經紀資送歌誰祠祀伏臘不絕子洪化舉五子長即隱君諱弼字汝能幼聰慧不凡隨耒陽公任善對句又能令對者詞窮人以奇童呼之自耒陽公卒家貧廢學操什一倣史遷兼賈而業日起性儉樸與僮僕同苦約赴人之急不以爲

德其所乘白騾若解公意還近旦暮家人以爲候咸謂公無機心海鷗豚魚不誣也先是里多逋負令索巨戶收解亡出應者公慨然請行令訝曰人視此役不啻遣戍若奈何弗避公曰民顧饒裕若自匿而以窶子往公私胥繇誠不忍爾令歎久之不復遣然貲半充官物矣公有酒德酣適慷慨人間不平事拊掌數之不善輒相戒寧受官府杖不受張公掌因而改行者多公孝友無間嫁孤恤困輕財樂施蓋其天性然也嘗供稅操小艇渡江若有物附舟者挽之少婦也稍甦自言夫貸富室貲商于外昨傳夫溺巨浸而大熾人遺以利公遺以義厥遺爲均孰軒孰輊公惻然佯慰曰吾與爾夫善室責償收妾義不辱自況耳公至物色不能得公疾革始區發祥毓瑞朝陽孤鳴翊我皇治慶耶餘善耶積耶莫能言者隱君貪報宏遠即給諫一時一事可推矣銘曰造物有知耶胡隱君之德而弗貴造物無知耶胡隱君之後

爲莫致吾邇諸大易

明確齋王隱君墓誌銘

予以使事道經浙之龍游則聞其人負氣任俠重然諾赴人之急燕趙慷慨悲歌今不盡爾有不係風土者後會王生邦泰溫推多藝而基品尤精同座數儒生貧甚生數濟之予雖心服其誼謂陽慕名高耳居無何生之汝上又南以貽後又手書男務於耕女務於織兒不習書爲犬爲氓故張氏子孫世以清白耕讀顯其所由來久矣公年七十五厥配七十八同日無疾而卒于正寢大異哉公生於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與元配周氏繼劉氏合葬於邑南四十里栢林溝之飛鳳山丈夫子三瓊瓚俱貢州庠椽以於外此最苦矣顧生平有足述者不肖將以仲秋扶襯還惟是旅魂栖栖待公一言而安易腐之骨得公一言而肉敢忍死以累記室予傷其意乃稍叙狀付焉君諱祚字子

恒浙衢之龍游人相傳爲宋王文正公旦之後四世祖慶
雨洼提舉生正由選貢歷國子監丞正生野斌五旬無子
商於澤潞盜掠千金去適漁石唐公撫晉逮繫緝捕吏及
鄰邑人償之翁太息曰商而遇寇與力田不逢年均之數
也奈何以我故而累無辜謝不受歸而生世第咸謂積善
之報云世第配徐氏舉丈夫子二長卽君次曰祐君九歲
而大父父繼捐館舍徐氏日夜撫二子泣遣就外傅君性
至孝所以察母顏色先意承者無所不至母有疾捧藥而
泣淚滴藥中不知也旁侍者莫不感動母尋卒居喪一倣
古禮是時君才二十強支門戶顧友愛弟甚口無異味囊

無私財爲投室成立里人稱之君既苦家事不得專力儒
業復念大父父爲商合貲殖本旨獲以資行其德而陶朱
公以猗頓之餘力數試數起非偶然而已商何負人人負
商耳遂操奇贏與時消息而一以史遷廉賈爲師人爭趨
之賈則下簾讀書彈琴焚香意泊如也君奕稱國手有叩
其秘者輒歎曰此雖小技妙理具焉視已有餘而視人不
足者敗已成功而不知戒懼者敗已勝而貪不止者敗小
而保身大而克敵大而治國胥此道也吾家積薪以仙姥
神其術此係人爾神何與乎君久寓汝汝人士爭交懽而
崇內輔北泉趙公性狷介人有過必面折之尊貴人弗憚

也顧獨敬君國有冠婚大典倘辦于君捐數千金任其所
之錙銖靡爽也族子材訟當罰金吏責之急走汝上君不
俟其言輒給之已而客死又經紀其喪歸君嘗剸金救盜
繫其珠價百金君知之盜窘自歸叩頭請死君慰遣之仍
濟其乏盜感泣而去主嘉禾夜亡金主人彷徨不自安君
曰君子爲諸生豈欲爲直不疑耶寓吳門族人九老喪其
貲貧甚君周之具舟俾還里中而淳化遂旅得遺金約七
十兩爲五日不發卒遷其主嘗如沐渡河幾覆同舟號哭
君危坐默禱雖極傾側卒濟人以爲陰德之報云君不飲
酒善飯長於攝生鮮疾病乃一病不起汝人士識與不識

罔弗悼婉不言成蹊豈謂是耶史嫡曰嗟呼廉潔之士耻
與商游而口亦絕不言爲其競刀錐而忘義又易汗也子
長所叙貨殖類具奇儻試於斯爾而周急赴難寥寥無聞
王君賈人乎又裒俠烈彼衒冠博帶誦說詩書乃陰操什
一之術於仕宦甚至攫金弗顧揚揚高自許而人有緩急
雖累百千何所用之此袁絲之所罵弗與逼者也予不獲
交君而幸交君嗣茲復銘君庶幾後有惡諫墓者知予之
心風世哉君生于嘉靖丁酉十二月七日卒於萬曆丙戌
四月九日壽僅五十娶舒氏確山邑博頁輔女有士行以
君長厚可託遂委禽焉親迎在官邸故取號確齋子四長

邦豪娶徐氏次邦顯娶李氏次邦芝邦蘭俱幼女一亦幼
銘曰仕耶商耶疇非腐鼠衢耶汝耶疇非逆旅慕義懷仁
宜宰樂焉歌些歸來桐江之渚美哉阡乎翠瑣危嶼茂茲
槐陰寧詎如許覽我銘詞毋徒豪舉

師竹堂集卷之二十二終

汝南王祖嫡胤昌著

墓誌銘

明孝廉上官伯子墓誌銘

汝南王生曰嗟乎孔子書延陵季子之墓數語爾至今昭揭日星後世累千萬言乃其言與骨胥朽矣此何說哉今世所傳誌銘大都貴顯不則子孫貴顯者也寧竊傷之故凡貧賤孝友行誼可表率閭里者輒爲闡揚附昔人傳隱逸卓行之誼所傳起巖孟先生事里中長者莫不流涕勉其子弟乃今於上官伯子益感焉其弟思澗博雅篤行君

子也與予友善嘗出其家乘童訓諸書命予序之且言所以維持者伯兄力也今年春思澗落第還楚又數月其州人谷野李君謁選至出思澗一槭伯子卒矣介李君狀屬予銘其墓呼斯予樂聞揚者曷敢辭按狀上官伯子諱約字守夫別號立齋世爲吉之永豐人曾大父靜修公與羅文毅公友始徙荊門大父任高公子四季東澗公伯子父也東澗公有大志弗就居恒鬱鬱每撫伯子兄弟輒慰喜伯子少穎異五六齡使屬對多奇語毋周孺人卒伯子哀毀甚東澗公憐之敕曰禮謂孺子泣不可繼乃今知之稍長治詩爲諸生試輒高等食郡餼廩與仲子有聯璧之舉

歲辛酉東澗公捐館舍伯子以冢嗣治喪一準于禮東澗公治家嚴伯子專力學未鹽薪水僮弗知也人咸以克家難伯子而伯子井井有條凡東澗公欲爲未逮者繼述靡遺閒語仲子若弟修故業諸弗以縈厥念時庶弟紹緜嗣子守邦駿長延師日夜誨之繩守邦俱補弟子員聲藉藉甚而思澗以甲子舉鄉書戊老嘖嘖曰上官氏故多賢自東澗公物故中衰矣匪伯子厥進取見弟子舉大起欲棄去諸生爲尚平之遊雖嬰于嫁婚而超然玄攬人莫之測也丙子秋守邦試武昌歸遘疾卒會王司以副卷旌伯子捧檄慟曰是兒謹恪先君鍾愛吾思先君念他日何所不至耶伯子抱子戚試歸病病一歲不愈思澗試禮闈念兄心動遄歸伯子迎謂曰弟歸來乎吾旦夕運弟未二旬卒郡人僉悲曰以伯子賢既天喆嗣又催中壽孰以問天乎谷野君過予苑西草堂談伯子不容口謂伯子天性孝友自東澗公卒事庶母陳甚謹撫二弟愛田廬不足分給自擇卑瘠者凡祀祠家訓與思澗力行之上官故鉅族繁衍難齊伯子正身率之大小雍睦謙損不校務掩人過所爲時義力復雅道古詩文亦進視俗謹然喜

推轂後進人以此益附之其他醫卜堪輿咸藝妙境俗師
莊然莫究也以某年月日卒距生嘉靖甲午某月日得年
四十七娶李氏卽谷野君妹丈夫子五守邦娶王氏守郊
娶曾氏守祁聘王氏守[illegible]聘某氏孫三某守邦生某某守
[illegible]生郊祁文雅如父兄其幼者亦秀頴不凡天之報伯子
者[illegible]哉愚濶擬以某年月日葬伯子某地予所敘誌者雖
庸[illegible]無卓越之績然求卓越之績于庸行外予未知也夫
子不云乎施于有政是亦爲政藉使伯子生異代其修身
教家章章若是予且願執鞭矧與思溯遊熟其人與政乎
貴顯之士世所尊禮豔羨時時不乏也孝友之士內外無

君嘗屬予銘于安人而君之哀無暇示狀茲不忍負凡諾
乃并君誌之君諱登名字道行別號定菴宛之泌陽人曾
大父麟大父昇俱潛德而隱父介以君貴贈兵部主事君
生有異兆長而秀頴嗜學不倦雖習博士家言而弗泥俗
儒說隆慶丁卯舉鄉書辛未成進士授行人三使藩國以
廉慎稱甲戌遷駕部主事時議開馬市君規畫印驗馬政
肅清又三年始轉職方員外武庫郎中而武庫司錢穀獘
孔百出公置籍定程盡剗宿蠹庚辰擢長沙知府長沙故
難治君以平易簡之民咸說服有奸民誣讐家爲盜而厚
取其貲獄久不決君爲直之其他詘牘一裁以法雖郡稱
神明而亦因之失上官指竟以此調袁而君之袁也有規
君稍易轍者君笑曰吾能以吾面目爲君面則可改爾而袁

墓誌銘

申去泌二百里而近聞有篤行君子葛道行者未識也隆
慶辛未同舉南宮君貌溫氣和傾肝膽示人交遊中如君
古所謂挹芝蘭飲醇醪者乎萬曆壬午冬余奉使豫章抵

人益悅服居歲餘以疾乞休當道勉留而君請益力民號泣而送相望於道也還家月餘竟不起萬曆乙酉七月二十一日也距生嘉靖辛卯十二月十七日僅五十有五以若人而年位弗永天可問哉配于氏封安人隱君鑑女隱君與君大父親厚而有人倫鑒故以女許君而安人幼淑慧既歸事舅姑甚謹君故寒士安人能勤儉佐之不辭勞苦舅歿執喪如禮與姑處先意承順得其驩心戊辰姑病革謂安人汝事我至矣願汝有婦如汝我復何憾語畢而卒時君赴公車在遂而安人含斂用情里人式焉君歷官中外必偕安人有疑必質多所裨益而綺穀金玉澹然無

好故君成廉吏尤閭閻所難云余又聞太守君鄉多惠安人室孤寒之族弟嫁無告之女姪則同德儷美是夫是婦矣安人生嘉靖壬辰九月初三日卒萬曆壬午六月二十二日享年五十一子二長上勳娶許氏次上圖娶徐氏孫男二朝京進京孫女一俱幼安人先太守葬三年至是二子啟窆合葬焉禮也爲之銘曰年至五十五壽已而德則長仕至二千石貴已而續則良厥配孟光厥嗣王烏繇弗亡

明昭勇將軍東河王公暨配張氏黃氏合葬墓誌銘

余讀史至魯朱家郭解之流頂任俠豪舉得名耳乃子長之陽尤曰佳藏日熾以昌於鑠弗亡

稱頌弗置言雖有激然緩急人所必有寥寥參來者孰肯捐一錢哉每會同年友司徒大夫蕭君輒談王君東河行誼有可述者恨未識其人居無何有持狀索銘者視其狀則蕭君作索者即東河冢嗣元登也予方養痾未能屬蕭君出守臨洮瀕行爲元登諸甚力予先世歷下與東河有桑梓誼而閩揚義烈以風澆薄又史氏職也于是稍次第薦若狀作王將軍墓銘公姓王氏諱袞字補之別號東河初例授東平守禦所千戶致仕後復以們遮授金吾前指揮使兗之曹縣盤庚都人係出宋文正公旦也世祖諱茂仕勝國至戶部尚書謚福建行省左丞仲子麟以明經舉國初翰林應奉遷隴州學正兄麒山西按察僉事都御史珣之祖也子孫蕃庶實三槐餘蔭云公高祖魯曾祖珀俱不仕父崇碧正德丙子魁于鄉任河東都轉運鹽使司副使母宜人班氏有丈夫子三人長襄次秩公其季也公少有智慮多力正德間河決曹境有舟失楫公拯三十餘人于瀕死時先壠被衝運副公日夜溯泣不欲生公沒入水良久得柩出人以爲孝感所致運副公計借北上卒業成均公徒步往來不憚勞伯兄卒其長子商於外少子襁且無主母公識其室中物長子歸錙銖無失也嘉靖十七八年及三十二三年間大祲穀貴公減值貸人於嘉祥鉅野之

境約三千石後旱蝗相繼盡焚其券弗問黃堧人有僧以第宅者拒弗受其人亦不復取遂成閭田鄉人以爲美談前後濟人婚喪不能悉數二十六年河決曹城樊家議改築費約萬金公曰水可禦垣可補奈何改作當順吾從之民利省便時倉庾蕩然新穀又未登公出私廩數百斛賑貸又念文廟傾圮而舊人困甚不忍重累則捐金五千餘請村庀工撤而新之公雅有心計凡所營建皎美且固絃誦復振而六年之間備力者藉以糊口全活不能勝紀擢按藩臬檄下褒奬者三十有七復建坊表其閭士大夫播之歌詩爛然盈帙語具修學記中四十三年河決胄沛遊

流而南溢運道沮塞蕭皇帝臨朝慨歎特命大司空治之工費浩大公聞矍然曰漢人有言賢者宜盡節于邊有財者宜輸粟以助困乏彼奮跡羊豕間能爲此言吾家世受國恩飽食安居不以動念毋論犯厚亡之誡卜式小子寂寂矣人顧予老矣不能荷鍤先迺約米千石佐工餉朱公嘉之建好義彌篤之坊而中丞霍公侍御羅公一時檄下冠蓋相望于道里人以爲榮有司每舉鄉飲公爲上賓無異議也公薦曆改元八月二十七日無疾卒先期命諸子婦矣繼黃氏處士隨之女性不拓忌家人宜之張生于弘治十二年正月七日卒于嘉靖二年六月十五日享年二十有五黃生于正德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卒于嘉靖三十六年十月初八日享年五十有一側室何氏賢而有子繼黃主中饋者十七年又沈氏子男四元登太學生聰選兵馬副指揮元發元濟俱太學生荷出也元馨沈出也女一適李繩孫男五士楷士材士木士樸士[illegible]孫女三庭闈玉映爲善之報不爽哉元登率諸子擬某年月日啟張黃二孺人合葬而蕭君復爲予言幼與元登同師河內婁先

生因獲識公狀貌魁梧忼慨論邊事令人勃勃有封狼居胥意常恨不得帥材官劍士獨當一隊如李陵故事報朝廷錄斯以談豈直區區任俠已耶爲之銘曰士欽好義斯何寥廓於維昭男夙重然諾學役河工捐貲營作賑饑急窶活我溝壑豈其覬之衷所篤樂鄭重表閭過者式恪賢配繼相內則尤饗鬱鬱佳城熾昌永拓讀此銘刻悲哉廢作

明居野王翁暨配孺人朱氏合葬墓銘誌

予與王君敬民同舉進士聯鑣共棚相得甚驩居無何君理刑大名予讀中秘書郊寺饑別執手泫然泣數行下則矣配張氏允孝先生女貞靜簡言勤儉自持內外罔間既

以尊公年逾八十弗便迎養且有仲氏例不得歸寧也恰然諭慰別去今年夏予奉使秦隴過真定君適丞部使者檄查覈兵獄錢穀諸務驛亭話契濶首詢翁動定君起謝曰老父林壑之性壬申秋迎官厮甫廿日竟還里中數得家信健步善飯猶昔也予且喜且賀及使竣便過家園則君儕持狀索銘矣東嚮悲怛遂敘翁行誼付君蹇諸隧道俾來者鏡焉翁諱稅字朝濟別號居野世金陵句容人大父鵬生訓訓二子長科次翁孝廟末年從父商河南年甫十四性嗜簡編然不爲佔畢縛裂獨觀大義有占奇驗者心慕之遂精于易凡決大疑必筮于易故終其身無大過正德中父母相繼卒乃營葬于頓丘之原又數年占籍西華居田家口之北閭墓延師集里中英俊與敬民兄弟游亡少長折節下之一時名士爭趨赴翁二子閒見日廣性樂施予以貧窶告必數給弗厭又爲置產經紀之族叔佩仁賴以植立若寒士尤曲賙給嫺黨張君富於財翁常稱貸張以嫺故弗爲券既而不復記憶翁償如數張大義之鄉人詹姓者夫婦老子幼詹没婦盲待哺于子不得已鬻子營葬翁哀之捐楮櫬葬其父仍贖子養母終身邑令訊一盜僧僧誣逮讐者十數人令掠掠甚慘有斃于捶楚者翁拊膺痛憤率衆詣縣庭爭之令雅聞翁賢餘獲昭雪是

教二子嚴督婉諭不爲姑息待翁側室李如姊妹終始無間言凡翁濟人必力贊之而慈惠貞淑可式閨閫蓋未易數舉也孺人卒于某年月日距生於弘治乙卯二月十四日得壽六十有九李柔順勤敏內外交譽長公在襁褓乳哺如已出翁起家殷裕贊襄爲多而房帷雍穆弗妬弗忌尤婦人所難者辛未秋八月廿五日卒距生弘治辛酉壽七十有一高矣翁男二長敬民登張元忭榜進士任大名府推官娶張氏繼武氏次錫民縣學生文行如兄時稱聯璧娶杜氏繼劉氏俱朱孺人出也女二長適太學生張一麟次適鄖陵學生胡一鳳俱李出也孫男二若時若宋女

孫一許聘李明敬民兄弟將以某年月日啟二孺人窆
合葬某地銘曰睠我彥方式廬表里西華之墟二少並時
實產哲人胥重國士寧直二少鍾阜毓只厥配惟淑庶亦
並美壺則雍肅邁俾彤史借妥古壤永錫完祉侈我三槐
爰聚翁誄

明勅封孺人蔡母程氏墓誌銘

中州諸道鉅且難理者無如汝南而兵巡駐守繁劇不啻
倍之奉璽書至者匪臺省有風力則郎署資望深重二千
石最良者也蓋雖分臬隱然開府矣丁丑秋余歸省老母
會侍御蔡公出按順天居無何觀察杜公還泗水廷議乃

雖代者則報公巖輔監務陟副河憲來蒞茲道余里駐節
地公雅下士時枉縱談而不及吏事久之察公色慘弗懌
又若羨余得請也者徵詢焉則愴然曰吾父幸健顧母苦
多病昔按關內心動移疾歸歸未幾母日促曰而母繫念
我我善飯無恙而第勉樹立報塞顯揚愈朝夕傍我也子
含淚出迄今心搖搖在親舍恨不縮地爾因慰諭散去今
年新正母訃忽至申父老子弟暨官吏將卒哭甚哀又痛
公西奔攀卧長號相望于道公去數月則走使持狀屬王
子銘之夫閫徽懿以風相閨史氏之職也重然諾以答知
己烈士之行也余即非其人亦何能辭按狀孺人程處士

女世爲德化大族生而婉靜閑內誠處士左方嚴諸于無敢
近獨鍾愛孺人值盛怒孺人在側立解家故饒孺人泊如
也酋歸□□翁益修婦道舅氏□□翁業賈多貲而慕俠
好急人之難槖金盡弗問至□□翁賈遂無以爲資孺人
急脫簪珥服玩畀之又辛苦拮据治生家漸裕故□□翁
操奇贏經年不歸知孺人善事舅姑無復內顧也□□翁
雖與賈人游乎乃性喜讀書爰纘掖既舉憲副公兄弟則
屬孺人曰大吾門者二子吾以什一榮念汝盍教之孺人
唯唯悉遣就外傅夙夜督責甚嚴時指里中佳子弟與不
肖者曰是皆人子而榮辱頓殊汝曹何慕焉二子感激嚮

往有聯璧之譽而□□翁客久故倦游長君有心計則以
貿易付之大倍本業次公得專力於學補邑諸生聲稱藉
甚甲子領鄉書明年成進士司理嘉郡迎孺人邸中郡故
繁又數從部使者行縣每歸必訊囹圄幾冤獄鞫讞者得無
羅織而力爭不次公出小牘袖中跪誦大畧兒不敢廢三
尺法是咸求其生而得者孺人喜加餐曰天道神明不可
妄殺吾常念斯語恐嚴母地下笑人小子如是吾復何憂
次公頓首受教理郡以平反讞最上嘉之召擢御史持繡
斧行部貴州關內畿甸再視禁旅所在雖風裁凜凜而恒
以仁恕行之則慈母之踪也至蒞我汝南案無滯牒獄無

窕民枹鼓弗鳴謳歌滿野方徽終惠而甫朔扶杖去攴老過鎭淮樓低佪欲歿有疾趨不忍仰視者此與召公之棠叔子之峴何異哉孺人卒于萬曆戊寅十二月二十五日距生弘治癸亥九月二十三日享年七十有六高矣丈夫子二長庭輔次庭臣所謂憲副公也廷輔娶劉氏廷臣娶戴氏繼劉氏女二長適邑庠生戚玉振次適國子生陳發孫男八士元士行士立廷輔出也士英士華士純士南士信皆廷臣出也孺人性惠慈樂施予里人德之卒之日識與不識咸涕泣悲悼而生平不喜綺麗遇今上正儲御極先後覃恩雨膺封典僉謂希曠之榮孺人固兢兢以能貧

能儉檢其身克忠克孝懋其子介福完祉近代鮮儔天所以報賢母者何昭彰若斯哉憲副公擬某年月日奉靈舉于仙居長嶺之原堪輿家賢嘖所稱吉壤也乃爲之銘曰

緊母之德淑且芳兮緊母之後熾而昌兮帝嘉令儀寵服章兮神洩幽悶錫壽藏兮仙居長嶺玄之鄉兮旣妥且藏兮永發祥兮

明誥封太淑人董母陳氏墓誌銘

予讀中秘書時雨河鄉先生以李村董公母祝詞見委是時母之賢已式遄邇又十數年而復爲詩寄洛下爲母壽又一年則聞母訃作誄奠之居無何李村公介憲副劉公

不便母怡然趣治裝抵鎭諭公曰我雖婦人不習塞下事嘗聞古名將以屯田養士又聞有誘降致恨者小子識之李村公頓首受教故撫甘二年餘經略偉績西人至今能頌也公數上疏奉母歸不獲未幾擢南少司空人謂曰下去洛不甚遠而司空官崇且無軍旅責母雖春秋高健步善飯必樂行母顧不欲李村公亦以家居適疏請終養上嘉諭焉母謂親戚仕宦如航海茲始登彼岸當與若輩話舊自娛耳母稟受既異生平多陰德咸謂百歲未艾竟以微疾終聞者莫不悼惜中州失賢母云予又聞母性儉嗇雖貴恒服澣濯衣食無兼味虔祀豐賓各適其宜御下慈

以嚴梱以內肅如也幼善女紅而機警巧悟若別有所承米鹽雞豚諸瑣屑一日不忘或籍或圖數十年可按索之家故力農而來耜占候老于田者莫及也嘗以瓦礫雜積糞爲識家僮得鄰翁錢以糞糞其田母以詰之叩頭服作室匠尺寸栝棗或他詭計以問匠汗縮不能語城西荒田汗萊久棄母授意指闢爲苑建亭樹檟花木遂爲洛陽名園之勝至于賑卹貧窶赴人之急有烈丈夫風趙孺人之卒也姨母喬實肖之母事喬不異趙孺人里中舉以爲薄俗勸母介福完祉近代罕儷卒修內誡大堇氏門陳翁可謂知人也已母卒于萬曆戊子十二月初七日距生弘治乙丑七月十八日享年八十有四始封孺人再封太恭人今加封太淑人丈夫子一即李村公堯封娶散官張孝女贈淑人繼娶贈尚寶劉濟民女今娶贈知縣吳澗女封淑人女二一適朱錫一適戴吉全俱庠生孫男五胤策舉人胤昌知府胤棨胤檟女延策聘舉人王正修女採策幼未聘曾孫男一玉生聘南京工部主事錢守成女曾孫女四一字庠生呂夾鍾子乾生一字舉人方誠子可教一字廩生史嘉言子洛一字舉人温溶子廷杞蕃衍昌熾流慶無既寧直大董氏門已哉李村公擬某年月日啟司空伊泉翁並伊泉翁恩卹隆渥信異數也伊泉翁潛德具大司徒孫公誌中不述卽述母徽懿亦彰彰焉洛人稱述者銘曰

壙合葬于邙山上店里之原先期公以卹典請上以公啟歷多樹績而西鄙晏然功在疆場慈訓足多且純孝可風內美天作齊德冀梁足擬篤生名臣宏翊至理得全全昌歸報夫子帝嘉壺範愍倫赫只恩賁玄扃光垂彤史餘慶源源有如洛水維孝維忠銘詞匪綺塵劫變遷佳城弗毀

明孺人胡室陳氏墓誌銘

陳孺人者雄縣令東皐胡君配也孺人光山世族父雲鶚

以學行重閭里子一田邑諸生女二孺人其季也孺人生
有異質幼不嬉戲烹飪女紅精巧絕人閒父兄讀書輒遍
大義未笄喪父事母以孝稱逮歸東皋君益修婦道事翁
石泉公姑呂夫人躬操井臼咸得其歡心小姑才數歲極
意撫育教以女訓及適人分已奩與之東皋君夜讀則以
績紡具置几側逾夜分乃寢友人過談藝課業卽淪茗治
具不以委侍兒也東皋君用是感激益肆力於學乙卯以
春秋薦于鄉無何石泉翁捐館舍東皋君哀毀遘疾孺人
晝夜謹視之又曲喻呂夫人閒關萬狀卒伸情事蓋石泉
公沒而家弗替誰力哉丈夫子二長孟清次自清督誨嚴

切而事呂夫人廿餘年如一日至難矣甲戌東皋君試南
宮弗利念呂夫人老謁選尹雄縣畿邑孔道長吏莅任靡
敢時刻違亟迎蔃呂夫人已卜遷官邸者公家升斗耳吾
已食舅氏夫君之祿且老矣烏能遠涉孺人謂曰兒負僊
才非不能需一第所以仕者爲姑耳奈何弗往呂夫人竟
不行而遣孺人孺人泣曰吾往誰夫人事者且姑家食而
太夫人始仙去公哀毀幾絕遣長公孝廉君持狀至京師
命王子銘之王子爲諸生時辱公國士之遇太夫人在申
久緻音謦行人人能道之乃王子獨眞且悉也卽公不言
且當書之用風閨闈別公悕悕屬哉母馬姓世爲新安六
里村大族馬翁三女母仲最賢翁有人倫鑒嘗曰此女不
則呂夫人病篤矣孺人跪候榻前呂夫人開目喜曰婦來
吾何憂孺人籲天請代同呂夫人起卧又旬餘呂夫人卒
孺人絕而復蘇力疾治喪致腹塊隱隱里嫗咸歎曰茲情
茲事木石銷鑠人何以堪至今年戊寅四月三日竟不起
距生嘉靖甲午五月十五日僅五十有五孺人性好施與
慈惠有恩內外咸德之卒之日識與不識莫不悲悼此何
必期頤哉孟清丙子領鄉書自清弱冠藉甚孫一拭孫女
三俱孟清出東皋君擬某年月日葬孺人于某地而請銘
于予信陽視光山爲隣封而東皋君雅善予故舊孺人懿行
詮知之夫闡貞烈幽淑之德用風楣內亦史氏職也乃銘
曰姑生能養姑沒用誠他善靡既孝哉首名受福昌後吉
壤是承安俟形史永賁玄扃

明張太夫人墓誌銘

南川公守申多善政顧植艮鋤惡強禦靡怵以是忤當路
慨然奉太夫人還新安躬耕養志恨拂衣之晚又十數年
太夫人始仙去公哀毀幾絕遣長公孝廉君持狀至京師
命王子銘之王子爲諸生時辱公國士之遇太夫人在申
久緻音謦行人人能道之乃王子獨眞且悉也卽公不言
且當書之用風閨闈別公悕悕屬哉母馬姓世爲新安六
里村大族馬翁三女母仲最賢翁有人倫鑒嘗曰此女不

凡當求佳耦遂歸公公勿有大志爲糧母王撫育遊岸存聲母躬操井臼得王驩心夜侍公讀書就燭光紡績夜分不倦公既登科母益勤儉娣姆四人怡怡乎無間也嘉靖丙戌公宰芮城莅任四年清苦如一日說者謂冰蘗之操雖公天性然內助爲多芮人思公至今祀不廢云公自芮城歸也值歲荒家益貧母無慍色公謂南川公曰貧而無怨自古難之吾輩讀書堅忍且不易汝母婦人也能如此異矣癸丑南川公試春宮不第居頃之念二尊人老又多病也慨然詣銓曹銓曹雅聞公名俾守東平迎養二尊人咸以芮城事誠厲又二月公捐館歲丁巳復除信陽時潯

暑母見與人汗浹背色惻然不懌抵信陽布衣蔬食澹如也信陽當吳楚要衝軍民雜處案牘棼隤母曰吁小子勞苦休矣而父遺薄田能勤力足供饘粥盍歸乎盍歸乎每聞敲朴聲恒蹙額南川公察母色有異則跪稟曰兒所撻皆蠹吾民者歷述其狀母乃解已未陟肅府右史母曰我聞仕宦類薄王官懼遠地惑也仕貴行志耳但我老不能循爲艮涯嘉內則式于四方神啟佳域厥庶裕昌靈之憑俾汝去我不去汝又不忍往在信陽令汝歸此豈王官遠地耶南川公跪受教曰此兒夙夜耿耿者得力田供甘脆寧復他覬母聞大喜相與還新安貴能貧老能儉極子孫之娛享清平之樂至是乃卒嗚呼異哉母大性慈仁兄寡

墓表

明遼東副總兵贈都督同知謚忠勇黑公墓表

汝南王祖嫡胤昌著

忠勇公死事甚烈予集公車已聞遼士言後延世咨遼鎮
獲友公家嗣恭戎君歸爲予道之未嘗不嘆然東嚮失席
沾衣也今年冬恭戎君走使函幣度關以狀請曰先忠勇
之死甚悽朝廷所以褒卹者甚渥雲龍待罪轅場不能膏
原潤野上報國恩下雪家難枕戈卧薪局敢一日忘唯是
先君宰木拱矣墓道之碣敢煩吾子慰忠魂而風臣節史

氏職也吾子其重圖之予既壯忠勇公之事而恭戎君之
言有足傷心者乃爲文俾勒諸石百世之後過者當下馬
歔欷弔也公姓黑氏諱春字景初別號西泉其先遼人爲
胡俘居山後始祖哈密哈率衆內附授都指揮使領建州
諸部生廣石廣石生德叟中衰併于別部公甫十歲即能
馳射如飛諸伉家相謂不除此兒吾屬無噍類德叟公聞
欲生得之再戰當易馬公故不易一虜直前公曰此射鵰
而患之謀內歸未果其所居半邊城山魈爲祟人咸徙去
公奮然仗劍以十數騎徃聞二石相語抄化將軍來謹避
之餘鬼屬不足畏公歸以告德叟公曰吾世爲漢官夷以
漢總兵爲抄化將軍爾當以是顯未幾向所從騎以捕魚

向公拜公亦下馬責其背盟虜謝遁解去甲寅由督府千總擢中固備禦時熱夷夾牆任牧蠭發爲患公欲勦之左右以爲難公提兵數其罪諸夷錯愕鼠竄徙去虜相戒不敢犯巡撫蘇公與論將公曰將內顧則心分分則勇奪兵所謂不憚死者無內顧之謂也蘇爲擊節嘆賞乙未陟廣寧遊擊歲祿軍多枵腹公極意拊循士爭奮起黑孛羅以二千騎犯細河猝遇于半山公誓衆躍馬直犯其鋭虜大潰幾獲孛羅妬者謂虜據半山我兵猝至不敢驟下則撫侯公以問公公謝曰虜據半山仰而擊之兵家所忌廼疑畏生故突擊之而勝稍遲彼必先下乘鋭從上攻我何

能克先入以奪其志此自兵法諸君未察耳侯公稱善是年冬與大將軍楊公照會兵清河虜勢甚熾公請爲先鋒諸將言賊初入宜遮其鋭公曰賊步騎遠涉山險我不以逸待勞反候其成列耶乃先登大破之斬八百餘級楊公解飛魚服衣之曰今日匪黙侯幾誤公面黑又以其姓故云明年虜犯薊鎮潘家口督撫王公率諸將連營禦之公進言曰賊初入勢驕謂我衆雖集相持莫敢嬰也誠分鋭之牛必滅此而後朝食王惑諸將議不決公退氣塞不食我黑總兵也快殺我虜喜欲質以求市公怒叱之曰我鋤虜果大肆焚掠揚揚而去尋以功陞左參將分守寧前路年殺汝血屬欲噉其肉而顧生還我乎因坐虜取被掠十七人次弟磔于公前公不爲動老酋下馬縛公以行公得部以貿某代軍中有真將軍來之語明年攻太

抵抗虜衝房大怒悉拔刀向公脅公跪公挺立益奮揮斥
廢畑罵不絕口虜裂公四體剖腸胃而去年五十六歲時
老祭遵發林中明日求屍不得老祭歸言其狀而夜大風
雨沙石漂蕩公體一無所失遼陽無老少男女皆披跣迎
哭先是有以公與虜俱北者有謂公脫歸者張夫人號踊
曰公素以死誓必死無疑矣而公陷虜曰雙白虹貫日府
第翠花遊皆變白色上聞震悼贈都督同知謚忠勇建褒
忠祠祀之楚祭錄蔭咸踰常制降夷言虜獲公甲變恠百
山隆慶三年海西酋長王台復以甲入公初治甲謂函人
曰護背不必精丈夫擐甲有進無退吾結髮與虜戰三十
年未嘗以背示敵老兵迄今尚能言之史嫡曰嗟呼忠勇
以死殉國臣節畢矣復何所言予獨于此見天佑忠貞甚
彰著也公被執而老察與公同公不屈而老察偶逸非天
道曷能如是巧哉昔淮陰侯母死貧無以葬乃行營高敞
地令其旁可置萬家景桓侯卒天子發屬國玄甲軍陳自
長安至茂陵爲冢像祁連山夫二子之功偉矣而忠烈未
聞忠勇公精靈之氣如日中天不必冢旁置守燕牧自不
敢犯而生爲忠臣死爲厲鬼至今敵愾日伸虜魄日奪環
遼諸山孰非祈連哉參戎君能讀父書克光前烈而又善
古詩文大雅自負都使君分閫薊鎮推轂方殷天佑忠貞

稱愛齋先生而不以官父好義樂施凡境內祠宇橋梁道
路壞者舉爲倡輩人有緩急輒赴之里閈德翁以爲必有
賢子孫翁嘗夢濟川舟將覆一緋衣偉人出載以歸而公
遂生翁點白頁稍長教之甚篤弱冠舉于鄉明年成進士
令晉之高平高平內地無虜患而邊備寖弛胡騎闌入亡
弗爲公危者公至練兵儲糧堅壁清野城門大闢聽民樵
採虜不敢犯迄今祠公如一日尋擢吏部主事進掌文選
公益感激嚴除陟杜請託守法奉公置毀舉恩怨于勿恤
是時分宜父子頗撓銓務通政使文華欲徑轉少司馬公
執不可屢久之始卿冏寺馬政久廢視爲故事公毅然綜

毅坐大校以罪時赤縣周瘁復值大祲識者有根本慮公尹順天力請蠲賑減微沉實舖商輦轂晏如晉佐司農日夜焦勞求所以褚國而弗病民者會有清理薊遼之役息者文致罷歸公不怨亦不辯明農課子恂恂退讓人不知爲卿貳之貴而樂善好施愈廣爻志維風善俗里人受公賜甚宏不獨惠恤一節而已公性至孝撫諸弟成立始終弗渝鰥居二十年不畜姬侍此尤人所極難予嘗入公內室見筐篚之類縣之壁卧榻蕭然惟圖史而已焚香烹茶僅二童子予爲嘆息者久之絣衣偉人之夢夫豈偶然也公之捐舘舍也訃聞上爲震悼予差予祭俱溢常格佳城

慈鬱恩賁無窮爻奚俟不腆之詞表墓爲也世系嗣續生卒履歷之詳具載于誌姑書其大都抒憲長君霜露展省之思焉爾

明亟中大夫陝西左參議村南冉公墓表

冉故爲中牟大族科第相望又多賢者蓋村南公尤顯云公前後作述始終歲序語具張太史所著志中蓋公歿三年而孫佳走數百里持狀來曰先王父墓道之碑尙虛以待敢以表請不佞年家子悉公行誼則採志狀與所聞長老者稍次而付佳公諱崇禮字嘉甫別號村南生而穎異十歲讀書通曉大義與伯兄運判有聯璧之譽而人以白眉歸公嘉靖戊子舉于鄉壬辰成進士授西安令西安附

也以養其卒也以襲雖一命未沾而三公爲輕矣孫佳部
麥奕奕射人天之報冉氏者何宏遠哉公不以余文重而
余文以公重隧道片石逾九鼎矣

明勅封文林郎渭南知縣林溪崔公墓表

林溪翁者今御史崔君廷試父陳留名士以子貴封者也
書皇帝之三十七年予與崔君同薦于鄉越七年君成進
士尹渭南以異績擢御史風裁茂著蓋予與君別十年餘
矣甲戌夏予奉使隴右君爲林溪翁服闋北上相遇鄴道
中停軺話離索甚久君因潛然曰先君行誼子悉知而紀
述又子職也敢以誌託予唯唯別去乙亥持節還則君拔

河東請告歸矣又二年丁丑秋予歸省太恭人君時疾愈
北上復相遇鄴道中四年兩值同駐是途異哉君則又潛
然曰冀以誌銘請顧卧疴弗能狀又恐作者弗知先君孤
介少涉溢是孤以諛奉親也暇因自誌矣敢請子表厥墓
予唯唯別去是冬君按淮陽又一年始持所爲誌來予兩
諾矣矣辭翁諱輅字任重別號林溪世爲陳留人父鄉耆
公以齒德重閭里教諸子躬耕供公家稅毋逐末吾不喜
而翁幼獨不好農數從儒生游購書甚富鄉耆公奇之俾
習舉子業翁有至性每外塾歸定省如成人事兄鳴和更
惟以修身報國惕無二語及私而視聽聰明健步善飯燈下
誦紫陽感興諸篇擊節琅琅人莫之測也史嫡曰深麓僻

壞多獲修齡然彼薄滋味寡營慮如木豕然無足異者翁生于通都巨邑又痒神鉛槧既臻上壽復備完祉殆異人哉玉于邨兄義子獨行高誼鬼神爲泣食報侍御天道不爽矣世系蕃衍詳具誌狀中

明南岡李翁墓表

小岡李君嘗邀余至尊公南岡翁墓所曰響山渡湄三里幽徑迂仄入山漸平折而北若升陸然溪澗潺湲田盡膏腴田上泝以池清泠可鑑巨魚游甚適池上四一樞門內竹閣奇花異草襲人衣裾中爲饗堂五間庖湢諸室咸備堂後由石級上爲南岡翁夫婦墓約山之半山不甚峻而龍

從容嘯環抱拱衛脈隱隱自天目來松楸蒼鬱嵐翠欲流雖不諳青烏子術知爲佳城矣而小岡一傾指隧道片石潛然曰先君捐館舍三十餘年未能表厥墓歲時奠掃未嘗不攀樹低佪不能去也因出所爲狀跪請曰願吾子留意也按狀翁姓李氏諱桐字伯琴別號南岡先世鳳陽人某世遷信陽勝生海郡諸生娶吳氏生翁吳卒繼陸氏翁幼孤依大父母受業大復何先生年甫十四補州庠弟子員弱冠食廩聲稱籍甚大父母卒祭墓以禮遺弟梓爲傳經授室後掌吕黎教一姊二妹一爲陸出資嫁如一翁少歷艱苦廩金錙銖弗妄費稍買田圃勤力耕稼歲有餘饒與人交亡貴賤賢愚遠近披肝直睬人有謀殫力爲之非其義千金弗視也諸生從游講習不倦貧者反給之由是感激多名士羣居燕飲非其任弗強翁有酒德醉後愈恭人以爲不可及屢試不第迨膺歲薦數年爲嘉靖丁未以疾卒距生弘治元年僅六十配史氏慈惠婉懿事姑陸甚謹陸無子十九媵居完名全節咸謂史氏成之斯又賢于他孝婦遠矣史與翁同歲生至隆慶四年乃卒享年八十三丈夫子二長朝陽領嘉靖丙午鄉書仕湖廣房縣令所謂小岡君也次朝旭郡學生孫七人盡性生員餘讀書能文咸稱偉器史嫡曰嗟呼天道人事至微至著莫過于報

應之理合曰昭昭舛曰懵懵皆非也大要乘除損益于其定者觀之耳自予爲兒時聞長老談里人某宜昌而衰某宜衰而昌意甚惑未十數年則昌而衰衰而昌若寒暑晝夜勢極而返倏忽如此何論久遠哉老子張弓之說誠有味乎其言之也南岡翁蓋恂恂厚德長者而上壽靡登偉抱弗竟合耶舛耶遠小岡君諸孫燁燁起乃知翁以不盡貽天以不盡報乘除損益之妙又灑然矣

明勅贈文林郎潮州府推官陳公太孺人程氏墓表

戶部尚書郎陳君搉闕河西務將發謁予流涕請曰應熙不孝二尊人見背勉力襄事庶幾無悔顧爰窆于龍山之

陽母葬于汐溪之陽拂同志之義擬謀遷徙二地俱吉壤
壹實妥焉茲乞表樹諸墓道不知各自為表抑一而已願
先生教之予太息曰合葬非古然而孝子慈孫多合也者
情也其不必合也者義也義與情非二也天地大父母有
合祀者有分祀者不以分而遂分不以合而始各也善乎
延陵季子之言魂無所不之也君父母業已各葬矣又各
為誌銘矣茲又各為表毋乃太二乎宜其為表而各樹諸
松楸所謂一而二而一者也陳君流涕謝曰微先生言

應照幾忘願合表以慰我二親以示我子孫也按狀公諱
榮字公宜別號西泉相傳漢太丘裔唐有文肅公自河南
固始徙閩建州至蔡華公第進士為元提舉六世生希仁
公事母至孝具載鄉志希仁生晉齋公晉齋娶黃儒人生
有源即公父也晉齋公隱居不仕依叢祠焚香不輟旦于
敗絮中得百金約百兩蓋延人外賈問母病禱而皇皇遺
者俟而還之名著里中晉齋公竟終布衣其捐館公僅三
歲季兩月耳資不能繼饘粥黃孺人携二子依其父家稍
長督誨甚厲公泣告黃孺人兒幸勝薪水願奉母歸歸而
嫂復妬忌詬于伯兄焚其所讀易令其自炊公晝炊而夜
潛誦不輟母捨据佐之伯兄多方齮齕母子私吞聲泣如
是者數年竟貧困棄而治生產稍稍裕為季授室已而應

熙應秋生咸令讀易曰此吾讀而未售者公博洽尤精筮
往往奇中豐頤美聲慨然以節俠自負事母孝竭力娛承
母病延醫躬禱無所不至母卒毀瘠幾滅性送終諸具毫
不令季知也族有搆禍者讒于李謂父有遺金李快快顏
見詞色公泣曰父死母寄食安所得金弟非盛族人言恐
累事力弗勝耳此書獨任之曷忍遺弟耶季亦感泣公伯
兄子不肖產婢氏唆伯兄將搆公公捐金市屋割膏腴
田與之伯兄媿見公待之愈厚排難赴急甚于白為徵
鄉人租率用小斛不能償者弗問有聚空舍謀盜者公慰
而資遣之羣盜感泣去內一族人因而改行公絕口不

道也公澹泊涓潔里人有不善惟恐公知公顧恂恂退讓
鄉氏夢月入懷有身已知其貴而孺人紹孝經九歲鄰居災父母惶懼奔外獨傭人與其幼弟在樓
厨養蠶無弗以身下之者而雅質品鑑其言諸子壽夭貴
賤無一弗驗與厥配太孺人齊德偕隱人擬莫鈇梁鴻云
太孺人程氏父諱清字太清其先亦自河南流寓建州母
郷氏夢月入懷有身已知其貴而孺人紹孝經九歲鄰居災父母惶懼奔外獨傭人與其幼弟在樓
默禱曰吾不足惜如三歲孤何亟抱而突烈焰出時救焚
者攀屋脊瓦石亂下孺人取竹箕蒙首緣梯登垣庶不能
下默禱如前奮躍而下俱無恙火熄父母號哭將索之灰
燼中有報女童扶兎垣側者趨視得之相持太慟曰吾夫

婦老僅此如纔微吾女永爲若敎餞鬼矣遠近異焉孺人
甫十六歸西泉公貧依黃氏姑貴介女嚴毅少當意孺人
爭之得其歡心嘗是時孺人上事姑又左右西泉公俾勿
內顧及舉二子復躬育之誨之凡西泉公有所施予孺人
率慫恿而伯兄謀操戈孺人謂西泉公此不過圖財耳賑
族義事政不必較曲直也二子稍倦輒泣對之以是二子
咸奮巨細咸遵慈訓而孺人治家嚴里婭勸其少寬愴然
曰吾嘗聽夫子及兒輩讀易至嗃嗃嘻嘻之辭知教家非
嚴不可然臧獲又煦煦有恩孺人之見遠哉辛酉應秋丁
卯應熙前後舉于鄉二季復爲諸生孺人獨以西泉公不

及見爲恨丁丑應熙成進士司理潮州奉孺人往每聆鞫
訛惻以仁恕諭司理治潮甚適會幼子訃至孺人痛甚不
君而頌賢母也孺人居潮甚不
可留須發執司理手囑善蒞官惟廉惟慈天道神明森列
可畏吾與而別大都不逾一歲復來矣而孺人既歸三逾
之皆不往越一年以疾卒無論司理擗裂幾卒即親疎遠
者授史局臺省給恩典父母榮顯矣且女受恩未報萬一
胡歸耶君不敢言然亦日計一程十二月朔至都孺人病
漸劇遍訪名醫診視又日夜焚香禱願以身代十四日竟
不起君擗踊長號絕而復甦真若以一官故致母若此予
寬恤久之丙子二月素櫬南發祖奠廣渠門外君哭拜已
姑以愛女之心視婦未有不慈實古今名言云孺人爲孝
婦爲賢妻爲儀母與西泉公齊德儷美不獨有光于陳氏
世乘而已是宜表之曰有明隱君西泉陳公暨配賢淑程
氏墓應熙勤問方茂恩卹方渥而不以官閥稱二尊人者
所重不在彼也其生卒年月及嗣緒繁衍具載狀誌不復
書

明待贈孺人楊氏墓表

隆慶壬申五月壬君時化扶母李孺人櫬南返抵家三月
尊翁清泉公亦卒越三年甲戌冬葬矣顧念楊孺人不忍
發乙亥十一月乃奉孺人北上孺人雅康強無疾中途忽

頭眩嘔逆心脾微痛君棁車跪曰母喜靜平生未嘗離鄉
土百里外奈何以兒微岩冒風雪馳驅遠道爲也幸有薄
田可供甘旨請自此旋不復願仕矣孺人怒曰吾何疾乍
離家耳女不記幼讀書受朴病我夜分績紡淚盈盈下簷
筍盡濕非惜朴女慮不學無成也今幸登第聞與女同館
者授史局臺省給恩典父母榮顯矣且女受恩未報萬一
胡歸耶君不敢言然亦日計一程十二月朔至都孺人病
漸劇遍訪名醫診視又日夜焚香禱願以身代十四日竟
不起君擗踊長號絕而復甦真若以一官故致母若此予
寬恤久之丙子二月素櫬南發祖奠廣渠門外君哭拜已
偏愛諸子諸婦厥生異也婦以愛母之心事姑未有不孝

出一紙授予曰此先孺人行狀實不忍一字欺第荒迷無
文子稍敘爲表樹之墓側俾先孺人區區辛苦不泯也因
悲怕別去遂按狀述之孺人姓楊世嵩人清泉公娶李孺
人久未有子而相言楊氏女宜子且貴甫十九歸清泉公
公母張治家嚴大小咸課以事刻期毋敢後孺人日炊爨
上舅姑食復理浣綴鷄鳴諸瑣務夜又績紡不少休姑佯
不爲憐私語人曰少婦至勤苦陰察罔怨恚每食我舉盤
怡怡孝婦也他日必生子大吾家矣孺人年二十七一夕

夢日墮懷中驚寤次日遂誕時化彌月操作如初時化君
餞啼則抱乳乳已復操作不輟鄰有申趙二嫗知孺人力
不能兼嘗過乳又時時代勞一日孺人炊正急二嫗偶未
過時化饑甚啼異常君大父嘗公聞之詢其故爲置婢
孺人始少休時化九齡就外傅所以督厲勉諭者備至時
化由此感激向往丁卯辛未兩提至孺人獨淚數行下蓋
思撫育之難又自憫其辛苦云孺人質樸不辨楮鏹真贋
端重寡言笑繡穀祫麗輒屏去曰吾衣布帛甚安此既不
安且損福也心慈樂施予親疎遠久愛敬如一時化怒笞
一僕遽前止之曰怒多過笞後悔無及兒他日爲官當愼
此鄰婦有傭者必飯之復與米鹽曰婦人鬻力可憐彼綺
羅女寧知此耶奉佛甚虔常蔬食每公姑忌輒泣曰人家

翁嚴婆慈我所遇乃相反今欲見嚴婆焉可得也中年與
李孺人同卧起者二十餘年和悅如一日清泉公奇妾多
競慧黠相傾孺人恩禮遇之人人敬服蓋天性弗妬非以
智術馭人也生子二一殤一即時化君孺人之病革也令
諸孫齊念佛曰帝送劄子來兒接之我不閑此禮燈燭音
樂迎我我去矣遂卒是爲萬曆三年乙亥十二月十四日
也距生正德庚午六十六高矣王氏家世語具予所撰清
泉公及李孺人誌中不述惟述孺人之行如此嗚呼王氏
自少保公迄今二百年世世皆一子相續也清泉公逾三
十無子危乎如綫矣孺人感異夢而產佳兒果大厥宗功

亦不細況勤儉慈惠始終如一由斯以談孺人之功王氏
論之耳若其德則閨閣所當法奚論王氏哉

師竹堂集卷之二十四

汝南王祖嫡胤昌著

墓表

明烈婦汪氏墓表

殉節死義有植之天性者有賚之講說者有時異勢殊不得不然者有感觸憤激遂自引決者要之死非難而得其所死爲難不能無辨也雖然此丈夫事也而婦人女子往往尤烈豈賦予獨異有不係其他歟徃予紀橫山婦事欲繼求其偶而不可得乃于汪氏女事始而悼之爲之欷歔而悲之爲之墮淚已而壯之爲之擊節賞也橫山兖山千

載不孤矣汪氏者新安汪洛女也十五而歸畢生竟可之子力行力行蚤孤惟母程大母趙同居甫十月力行偕舅氏之雲間歸抵富春渚舅氏先發一日而力行暴卒汪聞哭迎河滸抱屍痛絕投身中流保母急援不得死因勺水不入口保母婉諭曰子死節甚善如夫未葬嗣未立何汪悟始進餽粥然亦奄奄如泉下人一切人事如不聞也者系也斯豈惟吾宗光哉顧不能少揚徽懿一日不死一日之恨也今姪婦殉節如此可使三尺孤魂與樵牧狐兎鄰荒烟蔓草湮耶子史氏也其表諸墓道用風薄漓慰貞魂哀毀狀不忍發也姑有他詔不解汪氏爲代理家事惟姑之所命或嚼嫁時物佐之設已姑不歸而居母家汪曰一再候請其歸並以嗣請漫應而已汪不測姑意事之愈謹姑一日倉皇歸潛舉力行柩與其父竟可合葬焉汪知而驚號擗踴謂王姑趙曰世寧有葬夫而不令婦知者趙曰咄咄怪事即葬吾子而吾亦不聞何哉相與持炬迹求則封土成阜矣汪哀絕久而蘇矢諸墓曰妾所不死者冀立嗣後相從耳今父子同穴亘古所無之事妾何地葬螻蟻哉以頭頓地流血破面王姑保母扶之歸汪又泣曰人不難無婦以葬其夫又何難無子而憐其婦姑惟程舅之言是聽異日以他氏輿來強抱以升即死輿中已離畢門矣指其室曰歸于斯死于斯足矣伺王姑保母之怠遂自經死死之日遠近賢愚貴賤老幼無弗弔而盡哀者蓋萬曆

乙酉九月十八日也距生隆慶戊辰九月八日僅十有八歲云予友從周竟可諸兄也幕古俠烈每讀橫山傳輒廢書長嘆茲目擊汪氏以狀來曰武臣不肖大丗蚤寡終身不服紈綺不與宴會茹茶如飴九十始卒與汪並出兖山系也斯豈惟吾宗光哉顧不能少揚徽懿一日不死一日之恨也今姪婦殉節如此可使三尺孤魂與樵牧狐兎鄰荒烟蔓草湮耶子史氏也其表諸墓道用風薄漓慰貞魂于九原猶第二義也予感其意于是表其阡曰有明節烈新安汪氏之墓嗚呼爲臣不忠爲子不孝兄弟不友交游背義俱速回車不但再醮之婦而已嗟呼漢重霍氏之功

而以祁連象其塚安知黃山白嶽不爲烈婦食邑哉

明孺人童氏墓表

童孺人者上海塘行人父叔正母侯氏孺人生而婉靜通孝經內則大義女工精巧冠于一時年十九歸朱公軒公父昇母范氏俱嚴毅難事孺人咸得其歡心公弱多病孺人每籲天願以身代未幾病延于頸癤浸淫腦後而躁甚孺人諭以創忌怒當靜俟其平且已有身不論兒女俱喜事勿藥矣已而生女而瘡潰天暑侍者咸避孺人獨手摩口吮抱女慰公且慰且泣公謝曰子事我至矣我無以報子父母老子必能事之第女非男奈何孺人哭曰君斯言

欲我他適耶願先死以明志公力疾揮涕止之曰子不念我父母耶言畢氣絕孺人慟甚水漿不入口者五日姑范解之曰而忘而夫永訣語乎夠夫而棄舅姑而心安耶孺人爲强粥而舅姑衰老竟以哭子相繼没孺人絕而復蘇强營葬事毀瘠不可支里媼憐其少微諷之孺人指懷中女此非朱氏血胤耶當與並死見其父地下耐忍抱之呼他人作父耶自是人莫敢言三年喪畢依其父居父亡依其兄而兄又貪欲奪其志孺人嘆曰吾不難一死爲此弱息耳爲人繼紹春浣亦足糊口何栖栖傍人爲乃於其弟之爲母氏後名烈者旁一小室自炊自作備歷辛苦而教

明孺人陸氏墓表

女俱當剛强凡男子失守女子失節俱委靡之由也又曰家業之廢雖關天數而奢惰乖忤則受病之源凡此皆閱世名言律身炯誡寧直棁以內當誦法已哉孺人生天順癸未十一月初四日卒于嘉靖癸丑十月二十六日享年九十二與其女俱幾望百俱以賢稱可謂異矣乃堯封猶以未及表揚爲大憾嗚呼表揚者果皆節烈耶村谷者果皆湮没耶孺人始終如是安知不有繼中壘者而闡其徽音乎是宜表之曰有明節烈孺人童氏之墓男子失守女子失節俱當廻車矣

明令人陸氏墓表

自昔隱逸不仕必有同心同德之配若龔缺粲鴻鹿閉牛衣之類視象服魚軒不啻腐鼠也彼豔綺穀而薄蔬藿怨慙棄捐若買臣之妻何限翟公聚散之憤顏遠離合之詠且在閨閫內予讀往史至淑媛賢婦未嘗不咨嗟歎賞不能已已也吳人王百穀文章冠一時而行誼尤高終身不仕君不肯低頭就之者賢內助實左右之矣余春予奉使豫章便過姑蘇訪君半偈齋揖塵促席談論竟日君出其先德貞如遺跡也詢令人檄月下閶門櫬依依不忍別視簪笏直如敝屣也已而君潛然久之又六年餘君始以一億一牘抵都曰予妻歿二十六年表墓之石尚闕所以煩子者匪惟史氏故亦

誌君潛然久之又六年餘君始以一億一牘抵都曰予妻歿二十六年表墓之石尚闕所以煩子者匪惟史氏故亦以半偈愴懷薦而未發又見吾子橫山宛山二婦之作使人潸慨欲罷悽惋欲絕庶幾額中壘之業發陸還之蘊乎嗟夫百穀高士也其自爲令人誌銘已足不朽而復囑予表其墓豈客黃紹之辭重彤管之紀乎令人名坤寧長洲陸子紹女也母劉碩人子紹祖潯州公遂於易官至二千石學者多從授易子紹世其業出諸生上女四令人第二女兒適沈氏大賈也通貨於陸甚厚子紹責壻儉於禮守愚公歎曰是安得夷虜之道治令人二十始歸百穀劉碩人送女日念昌至毘陵道遠頗怨而例沈家壻觖望大哭與仲孰多然嚷吾業香季也慎勿以貲畀之令人日夜憂念潛出服御奩笥售之買宅一區默爲經紀癸亥令人病革執百穀手欲歔不勝曰仰事俯育惟君是賴宜爲主饋計毋爲逝者苦也屬纊之夕百穀持繡鼈步搖節令人小妹留念令人已祓面強開目視女鳳皇曰奈何不與若其精爽不亂如此明年甲子百穀應纂修辟客都下聞守愚公訃奔還蕭然矣歎曰匪吾妻幾不免寄食他人先是百穀習博士家言聲稱籍甚而屢不售令人曰以君之才即不一第終不湮滅無聞梁谿茂苑食力著書亦足自娛胡役役如此百穀已厭苦進取聞令人語歎曰子能如是吾

復何求嗚呼婦德不外見人知令人以百穀重而不知百穀以令人重也令人率後賓于無錫西村以守愚公嗣頑人及伯嫂未葬也又二十六年爲萬曆戊子仲冬始治墓于長洲西垂白馬澗三葬畢然後啟西村窆葬令人以家嫡殷耐焉禮也是宜表之曰有明高士王穉登妻賢淑陸氏之墓嗚呼伯鸞葬要離塚旁妻子還扶風同穴之義闕如也百穀所治墓當去要離不遠其爲令人銘有虛其穴以俟我之語是又德曜所不能有也雖然延陵季子不云乎氣無所不之也即謂令人墓與德曜並峙奚不可生卒

子孫婚嫁具悉誌中

亡女王氏墓表

世儒每誚子夏喪明此誠過矣顧有弗自由者仁人君子哀之可也誚之非也子命蹇阨十年內喪一女五子元患耳鳴因之益甚此與喪明奚異然方哭泣亦內自慰解第不能如木石無悄乃今年春復有長女之悼卧病旅寓陳雪必勸予煮粥食凍餒子數困場屋庚午北上女喜曰昨得佳夢父中必矣蓋女澹然無思慮每夢輒驗往下第夢必弗吉與子母相向歔欷殆辛未俾錄禮闈未報揆女已與母相向欣慶矣是年六月予奉旨讀中秘書秋七月女適周生之楨九月從予母至京邸勸壻讀書稍怠輒哨然太息楊君遇春守備安慶以軍亂被逮時君相怒甚擬叛逆大辟無敢抶者女悲泣累日至爲誦經冀解脫予感之徐抆淚敘此樹之隧道俾來者知予女之可傷且以志予之過也女母孟氏行九其母與予母皆竹塢袁公女孟氏讀書曉大義賢而孝語具予

復南還至安陽疾甚數日艮愈抵家日纏綿床蓐至今年
正月十七日卒於家時舅姑春皆之宦因寢中堂之右
室惟以不獲見子爲恨又悽惻屬子母弟願依其母側中
外悲悼不釋云子奉使瀕發以女言白閣師師曰女子謂
嫁曰歸死而依母將焉歸哉且不聞治命亂命耶予意女
賢有識依母之言子竊知之有深悲至痛者非亂也顧大
義當然雖拂之女必永妥矧周塋與女母塚僅里許使魂
而有知必精爽往來無間矣女生于嘉靖壬子十月十九
日卒于萬曆甲戌正月十七日享年二十有三壻之楨湖
廣竹谿令岐陽周君適子女淑行甚多病中十不一二聊
爲耳

誄

王元美先生誄有序

萬曆戊子仲冬王生某以書寄弇州先生於留都
先生時爲少司馬答書千言獎予溢分無何獲交
長公同伯次年同伯登第先生滿考北上中途晉
大司寇舟復南發未幾先生引疾歸王生亦病得
請還里始不相聞今歲五月乃知先生之訃前書
遂爲絕筆悲乎哉慨劣之駑不能越疆而弔乃力
疾撰哀誄遣兒子延世以生芻焚于柩前嗚呼我

明肇興二百餘禩人文之盛遠軼前代至我世宗
肅皇帝起自南服壬辰踐祚允符嚮明英儁彙萃
應期名世聊城下車興甫郡南海江都振藻揚
休靡由人力廼若著述之富考覈之精宏博之才
卓越之識鴻篇使人輟翰卮語俾衆斂手未有如
王先生者也先生蚤罹家難忍死自汙切覆巢之
慮迨權奸正法萬象維新始諸仲氏伏闕白冤幽
隱之枉既伸耆舊之錄是亟先生歷中外馴躋
卿孤說者謂先生不宜仕又謂司寇刑官顧名宜
揚吁司馬之禍本于嚴氏小相殊死足雪戴天若

顧名之語則顏氏之推所謂親以噎終子當廢食
已道之矣某丁卯春爲先將軍辯理赴都始識先
生於弘法禪寺嗣是大蒙誘引折節亡渝先生文
章寰海共推無俟喋喋惟忠孝之志鬱而弗白蓋
先生嘗以心事摛毫幾數千言獨以示我知己之
誼每爲感涕故誄詞少爲抒憤冀先生鑒于九原
而已

於赫皇明開天啟運嘉靖中興藝林競鶩婁江毓秀篤生
詰人神解鮮儷博雅絕倫弱冠登朝廻翔郎署逛牙青州
東土康豫旋遭家難棄官遄奔時異偉元血淚暗吞訶侗

號號若放是懼混跡銷形疇宣疇繼嗚　哀哉上玄靡爽
酉酌好選抗宛雖滌慈綸未頒伏闕長號帝心爲惻邱典
鄭重輝映兆域公卿推載壹省交章爰起田畝薦歷廟廊
公位日崇公心日痛卣釋我貴任此幻夢嗚呼哀哉返服
舁中精共二氏羽客高僧咸云久視胡厭塵綺泠然何之
不依大士則參大師東岱擢峯北斗慝曜大雅正宗孰傳
孰紹嗚呼哀哉某何人斯遇以國士感德懷知奚啻沒齒
戊子之冬寄我手書斐亹千言屢讀欷歔雅鉅平
遐讓征南淵博平原絕唱以彼美璧形我穢狀謂歲龍蛇
魏公倏薨陰張繼之長城頓傾意切隱憂詞溯于情膺墨

未乾公亦自撰嗚呼哀哉望七匪壽騎二匪貴耿耿忠孝
完茲正氣以其餘力抒之簡編三才萬古罔弗精研何論
近代恐亦無前不朽大業結爲長年矧伊詰嗣奕世象賢
介福餘慶惟公得全鑒斯蕪詞聊慰重泉嗚呼哀哉

王敬美先生誄有序

敬美先生謝南太常少卿歸潛園未幾病卒其友
人汝南王某開訃爲位而哭學士大夫識與弗識
莫不悲悼惜之以爲如此人如此才而弗躋崇秩
罔閱歷事三朝金堅百鍊光輔太平雲蒸龍變郊廟禋祀
駿奔殷薦講幄趨從周旋翊贊監史玉署總我赤縣嘉謨

造膝平臺便殿中使接踵上尊珍饌嗚呼榮哉方隆宠祉宜享遐算喬木胡萎摧我直幹嗚呼悲哉帝閽震悼無已宸眷王爵美謚奎章輝煥異數殊恩桓桓虢冠嗚呼盛哉維王德懋慶流後彥維弟太傅勤勞靡倦禮樂詩書文武是協王順且寧復奚遺憾　某等濫竽史局役役筆硯雅聆玄譚時辱清燕老成日遠愴焉瑞永歎東圖秘器施旌璀燦發象祁連師徒營繕擷芳挹潔敞詞灌獻鬱鬱佳城平楚目斷

祭諡封少師張公

嗚呼茫茫大界孰秉其全釋歸缺陷理勢則然於維太翁

鍾鯨獨厚介福完祉實集輻輳孰不有配德耀敬美內則出絕實發其祥孰不有子爲帝師輔翊贊熙昌勳塞寰宇仲肯堂上孫競禮閨聯珮丹陛接武黃扉莫艱者壽踰七望八洛社耆英高風賢達褒封鄭重貴極人臣腰圍虹玉蚪錦華身嗚呼人得其一已足豔稱公獲其全乃如不勝特厚某等叨從政府誨愛最深既慙倚玉復感鑄金公所貽能貲高而彌邵樂終丘壑憂先廊廟是曰大老胡不百年留斯未竟以還於天帝閽哀訃震悼無已渥郵殊恩畸克比擬東園秘器題湊黃腸封符焉鑱碑煥龍光中條崔鬼爰作華表世澤源源大河潔縻功由已出祿自天申終始盛美今昔幾人某等猥以棲材相君培植國士之感

同館公祭太師張文毅公

天佑人國惟賢是係龍變雲蒸應期名世於晉材數定淑

攸鍾嘉皇儲傅公寶儒宗早登清華旋參大政舟
翊我明聖正身率物開誠布公宮府一體薦貞同風倚毗
方殷倏傳駿訃扶杖遄奔摧號長路毀瘠踰禮勞瘁匪躬
狥忠狥孝善始善終帝眷元臣矣虛政府胡憖遺我
碩輔尤重震悼百辟咨嗟匪私之故惜我公家中條嚴嚴
毓公鍾概危峻自居清貞丞佩大河浩浩毓公壯猷理梦
應變剖決如流斐垍無私韋賢有後全德完社疑天私厚
易名增秩隆渥有加玄扃煜燿青簡分華某等叨侍門墻
猥承誨教感激曲成竊思自效登高西眺鬱鬱佳城未由
築室相向失聲祭酒墩詞風悲日暮諒爲明神鑒茲哀悽

同館公祭贈太保謚文簡豫所吕老師

扶輿清淑桂林稱冠篤生我師爲時碩彥蚤歲及第唱鑾
詞垣堅隆實化寧直代言後學楷模均廂秘館玉署冰銜
游匱華顯樞繁勞績遂正秩宗廼參密勿簡自帝衷光大
尚申德禮頒厚同心夾轉翊我明后辭榮引疾十上封章
豈獨吾儕潛爾涕零嗟呼公德足垂萬紀有子象賢克承
重違恬簡俾還故鄉護使給驛輝映遠道怡神葆和恭需
特召懸車雖適望霖甫殷曾幾何時忽以訃聞帝誄不慭
衆欵莫贖師謂已溢人曰不足易名賜邮獨渥獨隆清忠
粹德全始全終奕世冢賢宋惟文靖師也亢宗受經厥盛
某等叨溺下品濫收藥籠竊躍陋質復荷陶鎔分屬師生
情同父子築室末由爲位曷已淒淒桂嶺渺渺灘汝紙詞
萬里涕淚滂沱

又代

嗚呼桂林千峯輪菌盤鬱篤生鉅公爲世楷式首起詞垣
迄參密勿東觀橫經西清侍直造士南宮代言北掖外贊
王猷內培主德道足匡時才稱華國夙夜寅清終始純一
遽涅不緇鎮喧以寂公德彌瑰公文粟帛公操冰霜公量
洪渤憶同鼎軸十載於茲予媿房杜謀斷是資退口公能
偃僕以辭嘉謨嘉猷入告靡遺退口公功公謝不知譬彼
雨露不既而滋譬彼元氣入人肝脾古稱大臣有譽有訾

遂正秩宗帝簡名碩旋正台席海門翹首興頌平格同心
夾輔倚毗方隆致身盡瘁遽隕厥躬當宁曰咨奪我賢傅
優卹易名渥典異數祁連延袤象武功大畢何象沛澤
贊工某武胄庸流叨從秘館道德文章服膺欽敬丁丑秋
盖省覲南旋拜辭門墻師爲悽然誡我遡來綢摩孔邸毋
戀家園而曠女職黽黽勗別去釋轡義陽慈幃衰病絶裾內
傷靜惟師言中夜感結詎意數語遂成永訣榮階全德哲
嗣文孫豈直闕內寰宇鮮倫上悼賢弼下慙知己薈蔡典
刑九原莫起隴詞遷奠西望湖漣諒爲明神返之金天

祭龍山董給諫

嗚呼某嘗讀穆叔世德世祿之說而歎君子立身貽後之
不易也今之世祿大抵武功爾彼其遭際風雲之會遂堅
河山之盟自百夫長以迄上公爲兒稱勝衣固儼然膺官
服侈養此未足爲榮也若夫我身科第有幸苦皓首而不
見錄者錄矣而恒難其繼兩者孰非天哉而德至于世則
倚廬泣血若罔邮存嗟我先子抱寃長逝志感緹縈憤切
精衛閒闕闕下投牒本兵敦義略嫌洩我鬱情申誓帶礪
再貢世祿匪昵匪明閱識乃復君雖匪昵我曷敢忘君豈
望報我心則藏往過平靖案雞慰弔哀毀毀僅骨愕然驚貌
倩里衆彥追送寶林探奇幽壑縱眺高岑歌悲下里誼重
言路特簡留垣翁亦感激知遇思極論列未幾而疾且不
起淵逖忠讜鬱而弗宣此其痛寧一人耶翁子儀部君弱

南金分袂幾何忽傳訃報百身莫贖衆口咸悼嗚呼悲哉

人井木石詎能久生先民有訓人貌榮名君爲法吏德善
說讜繼入諫垣直旌樞居鄉可式仕靡遺餘賦追九辯
詞班三閭匪冠楚材實明之儁求志達道泯跡存順造物
遐邈夢也周蒸未艾之澤大昌厥胤再歷平靖涕淚漣洏
上爲國痛豈獨阿私山陽感舊生蓀比德印峯蕭森溳波
悽惻載歌楚些四野悲風魂兮歸來洞予素衷

祭太保朱大司空鎮山老師

蓋聞天佑人國家則必生貞亮篤棐之純臣以翊贊之功
業爛焉雍雍往紀矣惟公弱冠舉進士牧壯邑即以循良首
郡吏迨晉學則士習正總泉則風紀肅有宣則保釐著塤

篪撫則文武懽佐銓則流品敘至于晉司空平水土佐邦國
卓然爲一時名臣而治河之績說者謂並宋盛二公而肩
重鉅任勞怨決作舍之剪拆盈庭之議不啻過之橋山之
役竟以剔蠹杜濫忤時而去斯非精忠粹德善始善終者
耶林壑優游享和平之福里中外日望復起柄政而公不待
矣豈非天耶守臣以訃聞也上爲震悼追錄往績營兆賜
酹恩鄉有加列有子繼之奕葉象賢竟公未竟又近代大
臣之所鮮儷者復奚遺憾哉某中州豎儒幼習博士家言
公泰河薄即辱賞鑑收之門墻後通化籍又時時督誨古
人知己之誼寧逾茲者顧世路多艱葬踪靡定操杖既乘

執紼亦阻徒有登高西望相向失聲耳千里遥莫抒素肠
哀我師其鑒之否耶

祭文

祭大司馬居來張公

汝南王祖嫡胤昌著

予聞之長老天佑我國家每遇大難必有忠貞文武之臣以靖之若北狩之有于肅愍也討逆之有王文成也定策之有楊文忠也若預知而待之焉者吁三公之功信偉矣然一時一事也如公者筮滑邑脫頸于匕首而竟擒巨盜識者已知其雄略迫上谷之服猾虜睕城之弭悍將武林之勘定民變軍變即談者且爲股栗齒擊無人色矧當

之者哉督撫漸鎖而驅場寧謐人握本兵而安攘茂著竟以功高見忌持正蒙怨浩然歸矣公之歸也意辟穀長年如公家留侯故事詎意歸未年餘永乘人間世也悲哉悲哉說者謂公有社稷之功而悒悒以去不能無歉塞不知公如航海而免颶浪採穴而出虎口固幸之不暇矣第古人發兵頭趙爲白矧公所遭何時何事幸而底定而神色已憊極矣寧靜澹泊武侯豈不能養生而卒盡瘁以歿此可以知公矣予雅辱公知而武林之事實紀之公之既歸猶數寄書勉以詞林悠悠毋徒坐俟清華故予感公之知慨然不忍靡大官之俸公茲往矣豈徒下慰國士之遇且上爲朝廷惜矣雖然豐功完節崇秩盛名又有哲嗣濟美易名渥邮會何遺憾所憾者公志未竟耳一觴莫公重之以詞公嘗以爲知言也悲哉

祭大中丞近淮董公

於燦彥喆應運而生嵩朗毓秀淮汝儲精庚辛連第藝圃推英兩宰幾邑循良著聲帝嘉內召擢居多史掖浙與貴尚振風紀監築重城金湯頌美爰錄勞勤陟丞大理廼稽卿佐再晉中丞秉鉞兩淮宣布皇稜孰意白璧來此青蠅帝鑒忠直南臺用升簡督三省荒服緩奠惟彼甸寇雄黠鷙悍公計擒之頓殲大亂蠻酋天威士欽神算星馳露布

俞曰奇功公曰帝力臣則何庸投杼固釋推轂未逢歸里候用西野明農明農之暇抱孫課子窻閣層軒左圖右史眷戀楓宸優游梓里望重耆生咸卜再起天不慭遺隕此偉人訃乔閭巷哀動朝紳鄒興有待華表鸛峭敗歷鉅伐具列貞珉生也童穉質則謝陋公曰可進曲加誨誘既與長君交修競懋公弗鄙夷聯以婚媾永念知遇感激靡諼擬採凡杖日侍丘園仙馭易駛邈焉莫接登高南眺潛然溯漣秩崇開府年逾古稀子孫修翮鳳翥鵬飛兩世多繡逾昌有輝完名全祉又烏用欷籲贅佳城山川環護衍慶發祥恩光無斁靈舉迴翔悲感行路遠莫隩詞鑒此衷悰

祭和石王學憲

扶輿融結莫隃句吳鍾毓偉詰既洵且都兄弟師友二程在洛藝苑宗工士林矩矱季方聲譽小宋魁名文章道德畴與之京南北清曹旅進旅退匪三公輕曰二親在帝嘉最庸才最陋僻居寡與如醯無相辜附檠尾同読秘館同恬憎爰重師模傑教兩河廣厲諸儒乃彷經術乃布功令崇雅黜浮禮躬修行居無幾何乃告歸養青衿泣留行道爲恰既歸杜門壹意甘旨暇與相君容與山水綵娛數載尊公仙遊凡愛公者毀瘠是憂鶏骨支床竟莫能起彼蒼何心隕此孝子爲子死孝爲臣死忠是曰長年天地與終已逾艾官念如不然之灰君則百計噓之僊弗焉滅予盧居禫除五年餘矣君以書勉駕者三暨予抵都君又極力叔自詡知己埒之所生如予與君否也嗟呼予生多病齒語妻子者必以語君君亦出肝膽示予不知管子之與鮑游揚從臾不使予知此雖君之厚德然胡可望此于近代事吏局君不以子爲不肖時時督誨而誘引之至于把臂玻襟玄言清嘯慚奕諏講靡所不至而予或有所質未可期豈惟報嚮于絃亦且銷魂于哀篠摧動之餘不能韻哉嗚呼梁月猶在人琴俱亡徒想芝蘭之契永斷雞黍之語君之精爽如日在天如水行地當監予心不以幽明間也

祭戶部左侍郎受齋劉公

自古偉人厥生不偶名世應期實天攸厚於鑠碩彥毓秀天中蚤登上第藝圃宗工筮宰晉邑嚣聲卓異召寘銓曹藻別臺吏同寺京兆咸奏膚功帝惟國計特贊司農盈縮講求公私胥辦上法周官竈鹽鬲鬻用政茂勇退俞堅

辭榮返服聚書力田未竟之施詒諸茁嗣濟美象賢日昌
曰熾給事內省總憲外臺駿騶撫鉅倚俾方來凡厥勳猷
疇匪庭訓豈必厥身廼翊皇運洛中盛事共詡耆英執意
絕譽振此芳聲翁年彌高翁德彌邵幽壑微吟孤峯長嘯
雨河大老一代達尊胡弗久駐胡弗永存嗚呼哀哉世喪
典刑里亡矜式遠邇親疎罔不愴靈嗚呼哀哉世柔也後進
雅辱深知誨廸誘引久炙我師昵經朗陵獲操几杖尊酒
論文情舒神王獵餞北墅執手慇懃曾未兩月凶訃遽聞
嗚呼哀哉百辟愕驚九重震悼恩卹渥隆典垂榮報介福
上壽全德完名發祥流慶爵爵佳城恨寓京華末由南逐

緬懷教言爲位而哭生芻遥奠薦陳以蕪詞翁靈如在格我
永思

公祭少司寇朱東源老師

信美南城盱江環抱姑峯媚嫵融結秀靈應期名世擬降
申甫誥聲廷對歷歷中外所在惠溥緊惟衡陽鎖鑰重鎮
建節開府晉佐邦刑仰酬欽恤如陶賀禹帝嘉茂績筦樞
是畀用資弼輔廼聆初服晦跡逃名托之稼圃杖策以遊
揮麈而談逍遥容與二子承顏翩翩乘綠式歌載舞流鬘
發祥聞孫崛起雪達接武矧伊耆舊佇竢旌輪敦趣旁午
近代鮮儔五踐藩臬務操平恕既用馳聲亦因叢妬僉爲
憤慨公潛自如莞山返服明農著書待斃舉火感實攻行
胡遽厭氛葆真遐遊返乎邃古里喪典刑國失蓍蔡云亡

式於國中遠亦靡競賢而如愚貴而每下公府絕轍丘壑命駕槐光欽德庶幾喬松孰期未疾遽爾告終天乎不慭人也奚贖胡彼之溘胡此不足某姻離索質復頤蒙咨何涉湧亦收藥籠仕豈謀身才焉用世懼負師門敢忘懋勵方徵終惠遽聞訃音爲位而哭西嚮沾襟德與功言均曰不朽有一寶鼎兼之豈偶人共憾者位靳鈞衡奕世象賢何必厥身極贈渥典褒來喬琬琰表列雲霞爭麗九州佳堡預卜新阡封宜馬鬣吉叶牛眠執紼末由築室徒切江漢東流平水共逝師神在天師像在堂千里隙詞假我辨香

祭王清泉年伯

於惟公之偉毓分篤奇服而好修敭清維而洒濯分紉蘭與蕙以自周紛林林其世趨分獨不靡乎滔流味神明之真映分睨榮利于浮漚莞樹德以沃茲分甘雲臥而天遊相昔高之嵬峩分亶靈氣之所鍾繆乃鍾如之人分固宜簪纓鏗其是儔夫何少微掩芒于三臺鶴去以悠悠豈王喬謝凡之有期分俄羽化而接浮丘玉漿澡滌而不飲分石髓棄而弗收時人憮焉莫知分徒悵望乎山頭恣相羊其安之分蹇靈氣之颺颺嗟丹桂之向榮分方敷采于蘅洲遵薆花之遠委分辭帝閽而南投胡厥時未歷

再紀分大椿忽斷于海睠彼蒼蒼下濟光明分善閟曾不少留也槩若德而弗輔分孰云玄蘵之易求也憶先哲固有言分人也何尤驗厥昆之昌以頎分是其攸酬涉于古而考終分舜跖咸伴苟死而不朽分抑又何憂獨念乎梁木之既摧分望桑梓而悲愁爰敭斯詞以遞酹分庶來格而爽猶

祭孟我疆年兄

嗚呼特立之士世不常有所謂特立者隱逸則爲獨行守介則爲良吏臺諫則爲直臣翊贊則爲賢相卓然自樹屹如山嶽不可搖撼者也君爲諸生已負康濟之志及成進士樸素不殊寒士人固異之而簉宰昌黎告必實惠邑人至今尸祝伏臘如新也蹐墟聲者多躓顯要君獨謝絕遊揚壹行已意稍晉廷評再遷郎署人咸稱屈君泊如也出鎮巖關峻御竿牘會與時大齟齬毅然返服論者謂萬夫望庶幾無媿又久之公議明時輒易起而敭歷清華駸駸大用而君長往矣嗟呼卓立之士世不長有存之而遽奪之造物何心豈天所以不朽君者不在名位而因君以風厲世道者不在存歿耶君潛心理學粹然一出于正而卒于官寓囊笥蕭蕭惟圖書數卷至不能含斂嗚呼此可以知君大爲吾榜光矣同年兄弟官都下既哭君之堂又經

營俾孤扶柩歸而又爲詞祖君子道呼君可以自慰矣

祭諸暨海江部

予弱冠習博士家言則聞諸紫橋氏以舉業雄藝苑是時君已發解武林矣及予通仕籍君倘困公車未嘗不以爲怪丁丑分棓禮闈所錄卷甚奇迨拆閱則君也張申三相公及同事諸公咸賀予得佳士予亦不意得君良自幸也而中丞樂軒周公爲予言君數不利俱其鄉人怨家忌之盍周公嘗以御史監試故知之悉予以語君君笑曰有之莫非命也君以例執門生禮甚恭予不敢當則以雷文敏之說辭而以交遊處君授繕部郎所以贊大司空者甚力

當事者擬改銓部而君以疾請告良懇僉重君去俾以差往居無何予亦有江藩之役則聞君捐館舍矣悲乎哉君年壯而貌亦冲溢匪止是者且負儁才晚得一第又不獲盡究其用君寬然長者居鄉醇厚不知忌者何心至于造物亦忌此其故不可問矣嗚呼自穆叔與范宣子之言昉世所謂不朽者三而已矣而不知有賢子孫亦曰不朽君行誼甚高著述甚富雖建樹未竟而匿譽非苟祿者終異也哉先廣威坎坷茹恨幸而昭雪不及見也愚兄弟別有子善繼大厥宗復奚遺憾哉千里瞰詞直抒情愫秋風蕭索登高黯黯不覺淚淫淫下也

祭昭勇將軍方仰橋姊丈

人匪木石鮮有百年齒角翼足嘯隶其全靈鍾英特產于世胄以武功顯光裕前役督糧弗擾視篆著勞遂冠楚郢靖謐中郊人衛蓋下力疾行間身殲軍務弗克生還丈夫報國扁榻是耻朝獲所狗烏憾夕死矧三子者濟濟儒生拆羽嗟予兄弟幼自凰齠遠髮種種愛若同胞予父若母爰及諸侄愛如己有飲食游燕靡弗相從遂隔存歿曷尋舊蹤去年九月六日送別土門靳手竟成永訣江生有言黯然銷魂以之悼逝銷何可論敬將薄奠寫我哀懷恍惚低佪愴焉而顧流波迅曜倏屆孟冬登高睇遠旅櫬誼正首丘涓吉壤泉下優游

祭都閫陳松泉姨丈

憶昔先廣威嘗語愚兄弟曰吾與松泉同庚同爲袁氏壻同承襲赴京吾二人同秣馬從人不及也又同選同掌衛事天下其有若斯者哉已未先君棄諸孤迄今三十年矣乃翁竟壽八旬餘專閫梁秦享晚祉也嗚呼是何始同而

于翁之殁奈何不悲乎翁仲子以文藝起家仲採以棨鞬跡而佳城欝欝環震雷抱澗水秀靈鍾毓益熾益昌尚

何遺憾耶發引有期恨以薄官羈都署未由效靴紼之役
千里遣奠抒通家百一微悃痛先君言不知淚下沾襟也

祭崇府長史南嵐劉公

嗚呼鈞力無私器孰功苦用之無當復歸于土陛維鼎彝
珍重終古矧人靈萬寧靡自樹不死云三壽先福五於穆
明公賢書早通歷郡縣循良之風肅皇曰賢爰命相崇
先王曰賢終輔幼沖越廿餘載眷顧彌隆卓彼先矩矜式
于汝樂善化南再奉褒舉旋增峻階煌煌金紫超董軼賈
鮐背齦齒淮南仙謠壽天子桓桓長君庭訓夙聞明經
起家都運慈勲繄有家係空驥遒鶱贊猷司馬建儲上言

少年漆室念深本根孫謀祖德心同爲國改封義習冊立
豈歟僉曰義方邦之司直上感明詔朝野動色公曰懋哉
是惟臣職某神交有年辭祝耄筵世德世祿申重自天非
能滑邑永祝彭鑄條期汙漫八公與旋淮康哀怨歌柝碩
碩鶩訃心悸煩寃侹傑阻臨歔欷詞遣祭椿老大年清
芬蘭桂道遠數慟口碑史系薪窮火傳身世遺蛻

祭崇內輔趙北泉

嗚呼中貴人日侍人主寵暱之極易以階亂上下史冊卓
然稱良者惟漢呂强張承業暨我朝懷恩耳惟翁廉
潔之性果毅之才左石崇藩諫行言聽淮康千里安靖不
撓是雖王樂善術理遠軼東平河間而翁之功固不容泯
矣其尤不可及者冢宰公蚤孤撫育嘗誨殫竭心力冢宰
公感激弱冠魁鄉書成進士踐歷中外所在樹績掌銓兩
京爲時名臣而長公繼起奕世濟美遂爲天中世族之冠
冢宰公言及尚淚承睫不止也嗚呼使翁侍上禁籞其所
翊導當不使前三人者擅美惜厘藩國然亦足不朽矣年
踰八旬康强富貴善始善終復何遺憾哉某雅辱冢宰公
知曩翁以特恩晉秩加服奉汝士夫不以某不佞俾言贈
焉茲奠翁也惟闡潛德以厲親暱無殊往說若夫哀榮禍
壽則汝人知翁剛方之靈所厭聞也

祭孝廉胡莘野

嗚呼予覽往紀獨行隱逸之士心高其人如鴻不可慕龍
不可馴然亦隘其峻峭而弗適于用若彦方太丘之徒可
以式俗表里寥寥可易得耶先生行誼具予所撰誌銘自
幸無訣墓之諛是爲大年尚何遺憾顧風日淒趨日下無
貞介巖憚如先生者以維之將不知其底極桑梓世道寧
無隱憂私痛也哉某雅辱先生之誨反躬內省弗敢弗勉
然標歆而求景之端且爲汗下徒重莫贖之嘆耳靈曩戒
發奠以生芻今之哀誄率多欣豔語是爲生也者先生憤
惋久矣何敢獻之几筵即爲挽悼語則先生無可悼也故

爲此冀里中後進聞而興起是爲先生之心也

祭孝廉段至菴

嗚呼不佞嘗讀老莊書一以身爲患一以死爲息禮法之士疾之如讐達者以爲二子洞始終之故齊萬物之變而又當亂世人心將化爲魑魅故爲此恣睢放曠之言以醒悟沉迷而不知至理如是有味哉其言之也至菴幼負卓奇爲諸生固欲有爲于時而一柄鑿枘棄去若弁髦浩浩乎悠悠乎如御風而行無與于人世者此豈非于老莊微旨有默契乎哉一疾逌然脫歸如飴即君家于木稱逸遺恐解脫未若此也眞哉化哉化哉眞哉可與拘曲道哉人

非太虛又非金石上壽與下殤均之漸滅無迹也而百憂千慮不可盡狀叢之一身淚爲骨肉殫神爲患難槁誰謂生爲樂耶嗚呼至菴返乎眞宅何慮何營愚兄弟忝交誼最久而庚兒爲門下壻蓋百年之好焉靈櫬將駕深牲酌醴而復告以此文知必含笑無何有之鄉也

祭業師馬南村

嗚呼某幼顓蒙授經門下所以資責琢礪者甚至感激向往遂忘武弁庸胄晉縫掖薦紳未列陶鑄成就豈啻高厚哉迨某登第通籍先生適教海州海人士得先生陋昔絳帳爭副白眉彬彬興起爲南中冠先生倦遊拂衣歸里某亦請急日侍杖履先生年踰八旬蹻健若壯齡奕棋雅謔翩翩乎若交期美門從海上來塵寰也僉以厚德沖襟眞心古貌即弗能長生久駐期頤以上弗問矣乃覓厭紛化去也悲哉悲哉先生自幼至老與人處亡賢愚貴賤遠近一以至誠待之無厲色峻言故歿之日亡賢愚貴賤遠近莫不悼惜痛惋此所謂鄉先生沒則祭于社名實無媿矣發引有期某以假滿北上不獲勞執紼之役追築室之誼區區感慕屢愴之懷惟付之蕉詞一奠爾

祭處士胡仁軒

關之西墅君子隱居潛德弗耀于樵于漁賣劍明農散金聚書從者操杖過者式廬詰詞燁燁握瑜未售而碎與情共歇翁也委順達觀用愉宜修厥齡乃乘乃除烏亦澹盡化蝶鑒鑒有弟侍御既翕友于秉憲南臺萎被久虛陟守巴蜀朱轓過閭幸鋘翁榻執手躊躇在原義伸又焉用悢某獲交侍御金蘭靡如雖欽翁誼未御翁車里有太丘而弗步趨炎雞漬酒平常之墟聊識責沈實以媿予

祭賴懷山高士

嗚呼天道不可知乃今于賴先生見之先生醇謹弗衒奇抑抑卑卑暗室不欺明經修行爲人師弟子亦咸有聞于時人有過惟恐先生知寧遭官長咎彥方太丘疇克逾茲

先生諱攝生毋鮑寧儀微醺而已弗淋漓盛夏靡簟之屬沍寒亦弗火侵肌清心淡泊聲伎玩好絕弗遺雖貧乎又有待先生而炊斯人也即不美門安期何渠不由耄而頤一疾弗起泌何之嗚呼悲乎哉冀鉄梁鴻夫婦竟追隨門衰祚薄子奚以自持吾將問天決所疑天弗予剖徒漣洏憶予昨冬之行也風雨晝其先生送予淮之湄執手不發意遄遄車殆馬煩回首罔怕倘覩過也而予規吾將解組從先生藜藿甘如飴先生不待碌碌升斗何以爲高秋蕭索客易悲千里南鄉陳之以詞予欲希中郎兮不施有道碑何限貴而壽者徒羨眉

祭椿巷上人

往予計偕敝上必上人蘭若寓每談禪宗則引予大雄殿前巨刻金剛偈睇相與一笑二日予詰之曰一切有爲法夢幻泡影露電信然矣不知一切未有爲之先何以喻之上人無以應也丁丑秋予請告歸上人病久之良已己卯冬至都上人健復嘗曰今冬投矣予往吊暗舊跡宛然不勝悲愴既思所談偈語生而驩死而悼俱幻夢也執是以觀仙家所謂長生釋氏所謂不滅亦夢幻泡影露電耳矧吾人蜉蝣寄華曰溺苦海曰機火宅乃倏爾嬉笑倏爾啼泣何爲哉弔已命厥徒烹茶毀之而去因紀以告上人想

不如襄之無以應也

祭畏巷上人

憶昔先將軍伏闕時主上人蘭若歸語不肖即遣公之祉弗遇矣嗣是不肖追感往蹟每集公車五主上人竟以辛未登第上人喜見眉宇以爲先將軍茹恨重壤藉此可慰乃不肖聞斯言淚淫淫下也嗟呼茲豈泛泛旅中豹可擬哉談休沐之暇結驩聆無生之談大滌塵刼曾幾何時遽赴淨土夫夢幻泡影上人常爲予言之茲不足悲亦不必悲獨憶先將軍舊遊主客寂寂不覺凄然愴耳信有輪廻當與先將軍同往西方弗墮菩惱不肖方役苦海即不解脫奚恨惟上人鑒之

延世兒以遼功晉秩告墓

嗚呼我始祖考夾河陣亡也我高祖考倘在襁抱時以大兵後失黃我始祖妣躬負徒涉萬里始塋正千戶迨我曾祖考欲拓世秩從征荊襄答馬溺而飲之蓋三月不解甲賊平去冕爲盡落始進署指揮僉事至我顯考承襲慨焉焉欲以功業樹疆場乃爲人誣擠含寃重壞襲祖嫡兄弟庶然書生家業衰落閭閻萬狀始克辯白幼兒延世三歲優給已虔告我祖宗矣辛巳八月承襲兵部咨送遼東值虜大舉幸運斬三級昨以首次功敘陞世襲實授指揮僉事

本年三月十九日到任公堂此非祖宗憫家難之頻仍上請于天黙垂鑒佑即奮螳臂而竭蚊力也烏能致是哉上翅啟祐之惟艱下懼繼述之不易感激涕零莫知報塞敬再申告並焚關文惟我祖宗永庇俾益昌熾忠孝大閑子子孫孫其敢不勉

禫服祭大祓人

嗚呼子生三年然後免子父母之懷故人子于親之歿必行三年之喪此聖人明訓也然而昊天罔極三年烏足以報聖人恐人子有滅性者乃爲此制之若曰心無窮而禮有限也嗚呼宰予欲短喪遂蒙千古之譏不知喪有實有

文宰予所謂實也非文也烏謂實摧踴泣血哀慕皇皇自然蔬食飲水自然獨居屏處自然不與燕會自然不與談笑若夫衰絰之服孤哀之稱稽顙之制特文焉而已乃今人並文亦廢甚如春秋桐門右師所誚者不以爲怪如此即十年何爲故凡深罪宰予者皆未反思詳考者也兒輩不孝自我母背棄以來無能如古人之實萬一然亦不敢不勉獨年齒踰艾身多疾病未能斷除肉味以是爲恨耳嗟夫名曰三年實二十八月之內又遠如古人稍有良心稍知子道者終天之恨何以自釋哉罪積不滅奄及禫除崩裂寸腸顙泰難既亦惟我母鑒之不忍爲他人道也

汝南王祖嫡胤昌著

祭文

祭郭相公太夫人

嗚彼鄴下中士名封洹洗融衍坤淑攸鍾於曜禋靈壺範允懋彤管嗣徽璇閨挺秀齊德夫子貢于丘園雀臺之墟人擬鹿門維嶽降祥元臣天錫擴彼埋鬱禮容是廸蚤翔玉署晉簡黃扉下賢叶喻翊聖垂衣帝曰休哉惟予碩輔出綰邇源令儀有姆八旬鶴算一品龍章郡訚勝蹟畫錦開堂老勤機杼貴展敦綺秉禮慎敬姜並美鯫齒云還

胡弗百齡瑤萱萎茂寶婺韜熒受茲介福恩邮加渥賜酎授兆永輝辛木某等獲交詰嗣叨步後塵欽懿良切聞訃共辛酌彼寒泉爰擷芳芷遥聯遵濱逝波無已

祭誥封一品夫人張母陶氏

嗚呼今之闕揚內範者率侈其遇不知遇信難矣而偶值亦多略女貞而詳介福非遡源正始之意矣維靈毓秀名門偲德詰士相夫佐郡清白流聲撫育遵孤無殊己出中饋允宜前徽克嗣賢母之譽冠於燕趙司馬公起家廷對振直諫垣擁旄北門控制左輔經略安攘勳在社稷迨國榮封而康強壽考百之一二康強壽考而至期頤又見諸孫之有成也雖謂千萬一二可也太淑人實倚矣雖然此

吾君與延世胄騎射講孫吳矢表見于疆場以是論悉太夫人毓行而某奉使臨里遭先慈之變病卧荒廬不能遄出謹遣家僮抒悃太夫人之靈而重之以詞且俾爲臣子者懋忠孝大義是太夫人暨司馬公意也

祭誥封太淑人董母老夫人

嗚呼古稱賢母非謂相夫教子有功于國家耶然而時異勢殊恒難相值是故辛苦拮据而能享子之養十之四五享祿養而崇牓榮封十之一二崇牓榮封而康強壽考百之一二康強壽考而至期頤又見諸孫之有成也雖謂千萬一二可也太淑人實倚矣雖然此

但以遭際之盛言爾司空公塡撫隴右茂著安攘特簡邦
土旦夕膺樞筦重寄乃念母終養毅然靡奪所謂不以三
公易一日乃今見之出爲忠臣入爲孝子使悠悠仕進甘
心絶裾者媿死不暇又寧直詡常庭闈娛侍已哉某讀中
秘書時曾爲文壽母倏忽十九年今復操文以奠不能不
愴惻然而介福完祉焜耀一時恩卹隆渥嵩若增高洛若
增長矧司空他日簡用所以奉懿訓而揚芳徽者又不止
此雖謂古今一二亦可也太淑人賢母九原有知當不以
區區之言爲諛墓流也

祭誥封淑人外大母丁氏暨孝廉述山舅氏

嗚呼古御有是父必有是子而不及慈範豈以中饋之職
而泯棁外之譽耶然發祥流慶多本內則姚姒母論已斷
機和丸之類又何以稱焉我外大父雷山以武烈顯我外
大母實左右之篤生舅氏以文行冠申士已薦竟拘
于數監司之檄同儕至今惜之豈非命哉而孝養備至能
以母之貞操裘諸閭可謂克子矣母卒于前子亦逐于地
下雖人間極可悲者宇宙間疇不死茲生能養死能隨又
何必慕露電泡影之歲月哉某兄弟幼與舅氏同筆硯同
場屋外大母撫之誨之不殊諸孫今稍成立而外大母不
可見矣予母太恭人亦棄某兄弟逾期矣泉壤信有知其
棄而叙幽明之感悲耶喜耶當不異人世矣靈之塵邶稱
佳城表弟茂亭擬舉雙舉卜吉窆焉其佑茂亭福壽多男
當不俟區區之祝願也敬奠一觴抒此衷愫嗚呼痛哉

祭誥封劉母唐氏老夫人

嗚呼悲哉予尚忍操文告夫人耶夫人與予母同庚蓋自
丁丑春分校禮闈得令嗣禮卿沈毅粹雅固知爲大受詡
及家世知慈誨爲多云夫人生自名族女誡孟閻迨歸翁
仕雖不顯而佐邑著良績儆戒相成不可誣已篤生諸子
並稱儁彥乃禮卿成進士贊大司農裕國計鳳冠象服用
揚內則可謂榮矣而禮卿眷儲于外每念夫人輒欲棄官

去壬午秋予以思母奉使豫章便過京口拜夫人閫外夫
人命諸子治具金焦北固爾時甚健也予歸十月老母背
棄又一年夫人亦厭世長往悲乎哉禮卿純孝茲必毀眷
予不能強顏爲節哀之慰第以禮卿有重望鬱用方殷賠
鄒渥典源源未艾也而予病臥荒墜念灰神槁澆盡有期
顯揚無覬予母雖與夫人同庚又安得與夫人同福哉因
夫人而痛吾母不啻初喪千里隔詞亦以抒吾哀慄耳精
爽不昧倘地下與予母相見其不慰且勵乎情至之語惟
夫人鑒之

祭誥封夫人何母高氏

嗚呼余聞之父老云申多名喆若大復先生海內宗仰非
州人所得私又若鐵溪先生抗直郎署著績鉅郡備史氏
之三長擅鄭虔之二絕咸位弗稱才年弗滿德真宰疑憯
懵矣蓋自大復先生沒後魏科臞仕奕葉重光說者謂信
陽一出靈寶四明遂絀其盛高氏門祚稍微而清淑之氣
鍾厥孫息如夫人者蚤育閨椯已負貴徵迨歸震川公孝
慈貞順軼美往媛中饋恒瑣姑略勿述而斷機厲志于樂
妻舉盌式恭于鴻婦震川公奮起詞垣簡登綸閣固述祖
德寧泯內助耶夫人舉丈夫子二有出藍之譽又季少非
己出而愛逾二子余嘗謂婦人百行可勉惟妬不可勉夫

人此心鬼神爲泣矣夫功宜食報德宜永齡廼以末疾遽
爾長逝余悲且歎益疑真宰之憯懵徐乃知夫人之生特
畀天中既光厥宗又熾夫宗意者造物閔夔府之未竟故
鍾女德以報鐵溪耶余妻以娣事夫人常綺兒女之好故
微懿獨諗茲者靈舉返乎義陽祖奠一觴遥遥素髮悽恒
用傷若夫贈邺之隆握子孫之顯揚玄扃流耀彤管載芳
則世共豔羨矣俟鄙言始彰哉

祭誥封太恭人師母方氏

越以才甲海內而婺又稱雄毋論科第即忠孝節義之士
接踵又多賢婦眞女地耶人耶時所感耶予師澱陽先生

蚤慕古人思得婦如德耀者里中富室競欲得先生先生
不屑也乃夫人蘭芳玉潤志侍君子不欲苟然而已卒歸
先生斯非天哉夫人之歸先生也事上孝恤下慈待閨里
惠而儆戒左右先生者尤至先生及第官詞垣夫人不爲
喜出嶺徼謫河東夫人不爲愠賜瑣柄用所以儆戒左右
者猶夫布衣也可不謂始終內外一以德義相成者哉先
生甫佐南雍夫人遽逝千里將信最先生以報上恩毋內
顧斯其懷曠其識卓尤非臨嘯兒女子所敢望寧獨兩浙
之淑已哉夫人既以先生貴贈邺隆渥方來未艾且篤生
諸子聳壑昂霄和尤畫荻之訓益彰也介福完祉復何遺

闈弱覽委身中饋藻識賢哲匪宜所患其難一也賓號癉鄉侵醪易覺愚翁清癉若不勝衣夫人事之飲食興居罔不中度優游猶徉至和弗戕其難二也愚翁晚歲無子投荒遐域乃生用光雖夭佑忠鯁俾昌厥後而鍾毓秀傑實自夫人其難三也愚翁直並朱雲幾遭辜去名同唐介竟未生還旅櫬幼兒遥遥萬里夫人乃棄墳墓辭父母閭千狀自我申疆其難四也夫人至申力謀襄事橐有樊書家無石偕矢心永慕可泣鬼神屬志勤儉不間內外其難五也用光尚幼且多疾病夫人周旋保護備歷辛苦涕泣勉諭遣就外傅折節向學長老嘉歎謂有父風其難六也

嗚呼古垂四德之懿未聞六難之萃愚翁精爽如雷在天如水在地即相見何恨哉光耀迅奔流波瀾轉彭殤修短泡影奚言節義何物獨與兩間不朽夫人其亦自慰乎某誼辱通家詞多憤俗一觴再拜悲愴曷勝既以表愚翁之孤忠發夫人之潛德抑予用光兄弟不昌風木之哀詹顧揚之孝也哉

祭誥封太恭人陸母

某等義陽鄙人也往歲貢笈都門待試宗伯海內儁彥聚首晤語兩浙人士彬彬甲他省縱談今昔間及母儀乃知太夫人之賢不可及也是故慧嶷大家故擬德難孝擬龐姬教擬軻親諄擬滂母老能勤貴能儉也擬諸敬姜至其敦叱鄰之誼紓窶子之匀振卮散積惠數遐邇懿德粹精內則無漏所謂閨閫之良範賢豪之仰成非耶每聆斯述恨不捧觴稱壽覩儀刑逮迺孫慎菴公旌吾申也猶良之政廉敏之行溥洽之識益民無方遨流于源考茂于本雖未捧觴稱壽覩裹者徒聆厥詳不有聞乎太夫人怡神葆和迎養弗就純祜遐齡將謂層所不能窮序所不能究某等或他日通籍仕途奔走趨土登堂稱壽一慰素悰私慮方殷訃聞忽至長天萬里瞻望涕零豈貞淑靡常造物特厚若古賢聖一見亦靳耶遥拜隧詞山川修闊精爽周閭哀些何爲靈其鑒之哉

祭誥封淑人舅母何氏

於穆緯靈稟柔鍾順出自華冑徽音淑問卓哉丈夫寧直閨秀適我舅氏雞鳴儆戒舉由以茂詰究防汎晉參京戎膚功日奏於靈惠慈撓木逮下流慶機後三嗣翩翩爭馳競奮鳴于藝圃秉節立孤維世振紀俾益孔厚彤管揚芳母儀不朽是曰永壽明綸愍邺既以子貴亦以貞授疇曰玄扃茫茫幽泓如白晝不肖檄惠愛埒鞠育俯恩固隨欲報未遑星軺歸里俊憑素抵震雷之陽鼙鼓佳城禎祥輶轂覩舉之發愴恒墩詞將以清酎精爽如存同仁三子

是鑒是佑

祭勑封孺人高氏

伊洛名墟實爲材藪匪毓里傳亦鍾閨秀有美淑懿芳襲
瑾瑜大售秘苑備英諫垣糾繆股肱巨猷專城綰綬循良
異績簡在明后雞鳴勤儆象服章繡宜竟內襄聿享上壽
胡捐璇閨而御素輈嗟哉蕙蘭擬之蒲柳幽馨靡渝是曰
不朽矧產誥嗣大昌厥後萱榮即委槐陰逾茂某等獲交
夫子情誼篤厚詮悉婉孌用嘉左右風傳丹旐日匿白晝
莫罄形管遥將清酎精爽如新愴焉感舊

祭誥封太淑人董伯母劉氏

茫茫大塊噴棄其全齒角翼足理勢恒然於鑠褆靈貞懿
婉孌徽音介福遐邇欣豔孰不有夫厥配中丞偉績茂烈
內贊攸稱孰不有子厥嗣克肖慕史朝經雄詞雅調孰不
有孫玉樹瓊枝競拂霄漢奇越蕨猱孰不有壽踰七望八
文伯之母能勤是法孰不有貴曰太淑人象服鳳冠貴于
恩綸孰不有葬佳城萃祉邺典方來玄扃耀只某等雅受
慈惠矧屬通家仙輀遄發俘望咨嗟寶婺韜精瑶萱隕色
矣由斯以談夫人之功豈渺小哉食報方殷厥氛胡遽豈
知其子必能竟父志繩祖武大厥宗嘗不俟卜
驄蔨爽人謂竟乃父未竟之志繩祖武大厥宗嘗不俟卜
矣由斯以談夫人之功豈渺小哉食報方殷厥氛胡遽豈
知其子必能竟父志繩祖武大厥宗吾事已畢歸報夫子

祭待贈王母楊氏

嗚呼尊靈遽仙逝耶始聞板輿之北上也卜館舍具薪水
旦夕南望以爲登堂捧觴數娛慈謎曾未半月乃長往耶
痛哉痛哉尊靈辛苦環伊兄每述之輒嗚咽不勝夫辛苦
于前而逸樂于後此乘除之理也何環伊兄受職在目下
亦不少待乎豈生死定數雖一刻不可强抑辛苦于生前
顧寵榮于身後造物爲是巧歟夫妻道無成嗣續蕃衍則
其大者矧爲國生賢功不偉哉功不偉哉夫閨閫弱質下
之續王氏如幾之業上之贊皇朝無疆之庥即使里嫗村
媪碌碌無述而遡源出緒亦已不朽況嶽則如母有不貴

形管燿玄扃者乎由斯言之長往何憾耶靈辈南發婉詞
不能藻繪維靈慰之鑒之

祭待贈張母胡氏

吾申齒德名位並隆無如我大司徒宮保申翁翁諸子
最稱克紹無如仰臺公仰臺公薦于鄉已有公輔之望而
年位未滿壯齡化去匪有夫人張氏如綫之緒不絕幾何
夫人不惟冰蘗之操可泣鬼神且篤生二子泣諭痛勉齊
驄蔨爽人謂竟乃父未竟之志繩祖武大厥宗嘗不俟卜
矣由斯以談夫人之功豈渺小哉食報方殷厥氛胡遽豈
知其子必能竟父志繩祖武大厥宗吾事已畢歸報夫子

耶予爲史官烈女賢母例得書又從仲晏公游論悉檢諡
夫人發引有期奠而重之以詞用光彤管惟夫人享之

祭待贈袁母劉氏暨茂才廣哥

予聞之長老造物茫茫使人不測若舉兩問而鼓舞顛倒
焉者而後爲造物若人預知某也修某也短某也中嶄某
也昌後將慶業弛行坐以俟之而已必盡世皆茫茫雖聖
人亦有不能逆覩焉者惜陰愛日職思其居幸值其定也
可以爲爲善之報不幸而值其未定也亦盡其在我而不
萌怨尤之念此之謂命此之謂教有味哉其言之也孺人
之父爲良吏爲廉吏家世積德女誠所由來矣孺人之夫
奠未能敢率二甥敬承菲儀菲儀之具哀悰是將泉壤寵

爲名士爲端士家世積德乃生哲嗣齠齔即能文至久堪
翰者噴噴退讓天將昌袁氏非此兒哉乃以勤苦積瘁隕
孺人眞愛難割無何而亦逐子去是何造物哉子亦爲此
來定耳孺人嶽音遠播殁可無恨古人期頤何限不啻冀
須讀已獨子澄之罹火難而毋志弗渝則人未必知也古
今稱賢智母不曰曾母趙母哉然殺人之言三至而不免
于投抒代將之間甫行而即虞其連坐知之而未能信信
之而弗能止其可悲一也予澄幼孤母辛苦撫育誨以儒
業聲燁燁震藝圃取青紫拾芥耳子澄見疆場多事慨然
有請纓投筆之志鄉人竊笑毋曰兒有奇抱聽之既而果
樹戰功于海閩迨貝錦黠人圄扉對吏死灰遭溺寧復望

祭節婦曾母祝氏太夫人

嗚呼母之堅操苦節可貫金石可泣鬼神人知之無煩
榮尙需用慰

嗚呼母之堅操苦節可貫金石可泣鬼神人知之無煩
須讀已獨子澄之罹火難而毋志弗渝則人未必知也古
今稱賢智母不曰曾母趙母哉然殺人之言三至而不免
于投抒代將之間甫行而即虞其連坐知之而未能信信
之而弗能止其可悲一也予澄幼孤母辛苦撫育誨以儒
業聲燁燁震藝圃取青紫拾芥耳子澄見疆場多事慨然
有請纓投筆之志鄉人竊笑毋曰兒有奇抱聽之既而果
樹戰功于海閩迨貝錦黠人圄扉對吏死灰遭溺寧復望

然母以理自解靡咎靡動牛乎特發壁也竟完他日副聖
主拊髀之思膺大將推轂之任發源出緒知子之志智圖
卓矣成子之名功不偉歟奈之何子澄方秉耜圄奉母遽
鴈鞅長往耶悲哉悲哉某縞蔭梓里雅入蘭室擬瑤萱永
茂而寶婺韜光生未登堂沒阻執紼登高南眺潸然涕零
遥奠一觴攄此衷悰嗣徽彤管爰慰玄扃惟靈鑒之

祭節婦孟大嬸鄭氏

靈生淑美產自名家女訓夙閑兼承指誨迨適鉅門益彰
婦道夫子盃遊矢與同歸諭之百端抑情從義屏去綺穀
苦節終身遠近咸欽鬼神爲泣觀風屢上方事表揚胡弗

少需一疾長往松窀金石百代恒存彼二心者過閭顙泚
夫人之功不其大歟某忝姻末雅鄰孟母遥聞訃報執紼
末由南望仲尼臨風悽惻

祭陳母程氏

古之賢母見子治獄平反則喜爲加食嗚呼推此心也子
之禔身涖政寧有過舉耶往會聞士問其鄉貞淑可爲女
師者僉稱陳母迨丁丑春始識厥嗣司理君詢其家世而
母之懿行益詳司理君之治潮獄也持哀矜仁恕之心洞
羅織鍛鍊之奘一時詳讞全活甚衆每謂傑友曰天道神
明不可妄狡母氏愔愔之訓也奈何弗慎乎予聞之南向

師竹堂集卷之二十七

策己丑武舉程策

汝南王祖嫡胤昌著

問京營之設所以重本强幹威不若備非常示天下壯也漢之南北軍更而爲七校唐之府兵更而爲彍騎此二代者皆當承平之世而議變法意者不虛行以有法在也法在而制托以行若不能用祖宗之法則法壞不能用祖宗之制則制壞以不能用祖宗法而因以議祖宗之制則法與制兩壞何以明其然耶昔漢之置南北軍也南軍以衛宮城而調之郡國北軍以衛都城而調之三輔兩軍相爲表裏而相制伏爲後世計至深遠也自武帝增京師兵益置期門羽林七校之屬又罷二尉盡屬大將軍而南北軍之制變焉唐之置府兵也無事則

番上宿衛京師有事則命將以出事罷輒罷斯亦古寓兵于農之意也至玄宗時衛士浸益耗屬于是一切召募實之號曰彍騎而府兵之制變焉當其變制之初精神足以行其法豈不亦燁然澡雪一時耳甘誓乃其後浸靡元成天寶之季而後覩其害也向也制有所起而奚新始法者制之所托以行而法之不行則奚之所從始也將將之高帝南北軍必不奚將兵之法秦宗府兵必不奚向使武帝玄宗思所由奚而遡之以置乎所由起補苴其漏彌縫其闕而又無所侵撓于其間北軍府兵雖百世不易可也乃不務出此而徒輕狗一時之見二人之

御兵者無輕議祖宗之制爲也有祖宗之制有祖宗之法

誠故其始也以不能用祖宗之法而議祖宗之制其既也
更祖宗之制而猶存一時之法其終也祖宗之制壞而一
時之法亦壞故識兵者愼無輕議祖宗之法制爲也我太
祖高皇帝設五軍都督府將權分而易制古今善將將者
莫加焉成祖文皇帝設三大營兵分而易練古今善將兵
者莫及焉洪宣而後兵革不用士不能無弓而怠玩士木
之後幾不能軍故于肅愍更而爲團營武備亦稍稍振焉
所謂精神足以行其法者也至正德中兩官廳之設法與
制兩無取矣大抵兵制始未嘗不善而後稍弊弊則不能
無變變而復弊後必有受之者漢之法至文景而弊至武

帝而變變而復弊元成受之當漢之末季故不能復振也
唐之法至高宗而弊至開元而變變而復弊天寶受之當
唐之中葉故不能復振也我朝之法至正統而弊至景泰
而變變而復弊至正德受之會當肅皇帝中興之運擴然
大變積習之陋復爲三大營天下乃始復見二祖之制其
所以駕馭諸將束朝臣羣黃鉞亦與二祖將將兵之
肯符焉而天下玩愒久弊寶深二祖之法有所行而不必
盡行也至于今二十餘年而京營復弊矣議者見兵之弊
而不精也爲之說曰汰冗兵夫冗兵固不汰也簡精銳
爲團營而汰冗者爲老營未幾而團營消老營也簡精銳
爲正兵而汰冗者爲備兵未幾而正兵猶備兵也嘉靖中
營議倘精兵四萬人矣難者曰援十得四其六且安用也
且夫以今之將用今之法則兵不可得而汰也爲夫汰之
不可爲之說曰實行伍實行伍不過清句召募兩端召募
則嘉靖中民兵是已不三年而亡其半彼其易聚易散
而不可復聚者無尺籍伍符可按而稽也可按而稽者正
備兵也然清句之令下而吏以爲市一兵未具而民已擾
矣徵解既至而軍尉以爲市國未得一兵之用而尉已飽
矣且夫以今之將用今之法則行伍不可得而實也爲夫
減之不可增之不可爲之說曰重將權合三營而授之一
大將如嘉靖庚戌之制是也夫舉國之六師而握兵柄旁觀
非故也將而不賢則安取此如其得士心而握兵柄旁觀
者孰無置喙也即國家推赤心而任之彼寧無震主之懼
乎且夫以今之將用今之法則兵不可得而合也爲夫合
之不可則爲之說曰分將權分三營而授之六提督如隆
慶庚午之議是也然以三營而立三提督以三武臣而用
三文臣多指亂視多言亂聽師無成命雖多何爲且夫以
今之將用今之法則兵不可得而分也爲夫分之不可合
之不可爲之說曰京兵之弱不習戰也乃始有京兵戍邊
之議夫邊且奚以此爲也如以待戰是委敵也不然則安

用兩軍之士戲而京兵憑軾觀之爲數十年來曾有大建旗鼓當一血戰者乎戰猶未也習於何有且夫以今之將用今之法則兵不可得而出也爲夫出戍之不可則爲之說曰入衛京師以强本也乃始有邊兵入衛之議夫諸邊之卒列鄣而守令簡以入衛虛門垣守堂奥虛所必攻守所不至非計也正德中邊將嘗入矣所謂四外家者交通窺竊禍機不測說者謂彼見京兵脆弱而恣爲横也且夫以今之將用今之法則兵不可得而入也夫所謂今之將者何也謀帥必於勳胄則其選太監也協理以旬月驟更則其權數易也裨將之選太輕則其令不行也部將之屬

太濫則其禦難厲也所謂今之法者何也盛爲之聲容而不中其實則其事玩也多爲之禁令而不考其終則其法弛也顯爲之褒劾而不程其職則其聽紛也概爲之賞罰而不鞫其後則其權撓也故以今之人行今之法必且拘攣必且掣肘必且玩日必且視陰必且剥軍以自潤必且便文以自營必且逸于法之外而二祖之制乃始一切廢格而樊端滋起於是議者覩其一不覩其二覩其末流不覩其本始遂乃議增議減議分議合議出議入吸吸而起不知以此人此法也議增則益冗議減則益削議合則太重議分則太輕議出戍則滋勞議入衛

文皇帝諭兵部曰將士爲國敵愾必資之有素而後緩急得其力無以四方無事將士家恩不周也故以體將士文皇帝法在也諭行在兵部曰聽征將士多以羸弱應數所簡官須罪之軍士逃逸缺伍當奪所管官俸故以聚軍伍文皇帝法在也閱武營內指麾諸士卒坐作進退無不如指顧謂方寘曰節制之師雖幾可用然厥每御師未嘗恃其已習輕操練也故以勤訓練文皇帝法在也是故議法者與其自爲議不若取故府之載而條奏之柄法者與其自爲制不若取象魏之憲而申布之有所遵抑吾致明之有所廢閟吾致行之有所未備吾務成之有所太過吾務

平之如此則二祖之法必行而制可無議也
嗚呼今獨不得二祖之臣而與之行法耳何以呶呶議制
爲哉太祖祖宗行法甚易垂法甚難後人變法甚難守法
甚易祖宗不憚其難以貽後人舍其所甚易而圖其
所甚難則胡不引漢唐之事觀之耶彼武帝玄宗其精神
足以行其法猶爲麾階兒夫法之不行而議之者
哉蓋洛陽有凌雲臺焉衆木輕重無銖錙相負臺雖高峻
隨風動搖而終無傾倒魏明帝支以大木而壞說者謂輕
重力偏故也彼其以輕重增減分合出入議營制者苟支

凌雲臺之類也

閻昔人有言天下最不可爲名曰治平夫時際治平
相安無事而曰不可爲何歟今天下治平極矣顧
邊羽靖乎外而枹鼓警于內豈嬰孩之萌不在外
而在內歟說者謂邊塞之寇封豕長蛇也郡國之
寇鼠竊狗偷也或又謂邊塞之寇虎狼窺藩也郡
國之寇蜂蠆入懷也二者孰是上神聖統一
寰宇其于安內攘外之策無遺矣乃近者舉盜虞
盜湖盜敢于倡亂雖穿戲釜魚自取糜爛而荼毒
吾民亦已慘矣稽之往史有單車而靖渤海之盜
者有抵部而靖冀州之盜者有饗會而靖朝歌之

盜者有開警而靖廣陵之盜者當其時諸盜之勢
固甚熾也而數子不煩徵調不淹歲月弭之詘易
用何策歟其亦可施于今否歟連歲大祲人心易
動鋮芒蟻穴胡可以其微而忽之茲欲萑苻風清
演池波靜須何道而可諸士來試司馬以哉定自
負而遭會泰寧釋戈橐矢馳騁沙磧睨島嶼無
鎒也其先事弭盜之略爲莫夜勿恤助即蘊之遠
者可覩已

也邊塞之寇莫強胡虜控弦躍馬率數十萬小入小利大入大利封豕長蛇未足喻也郡國之寇則迫于饑寒誘以姦慝昔人譬之遊塗弄池鼠竊狗偷不足深慮此一說也邊塞之寇從古爲患聚我精銳竭我飛輓斥堠常嚴調諜日密虎狼窺薄未易入也郡國之寇則持梃猝起一呼響應昔人譬之門庭肘腋蜂蠆入懷壯夫失色此又一說也由前言之巨細之不論也由後言之遐爾之異狀也比度參伍要諸時勢何如耳我太祖廓清垂統成祖撻伐宏業列聖相承威靈殫赫至我皇上則日月出沒罔弗臣妾三塞此撲滅之當蚤者也蜂屯蟻聚各有渠魁盜欲大其聲勢必誘之以利劫之以威故脅從罔治至仁也亦大義也代之盛未之有也顧近者鑾羽未警而枹鼓數鳴粵寇虔

寇或警固圄或汙斧鎮固云么麼爾湖寇則爲徒實繁奮志頗異諸郡戒嚴三省震動雖幸薙獮而荼毒亦已慘矣連歲大祲人心易動鋤芒洩氣蝗穴壞隄可弗慎耶愚竊以治盜猶治水也善治水者非能遏之使不流也俾勿潰決焉可矣善治盜者非能絕之使無類也俾勿滋蔓焉可矣治之之策更僕未陳而其切且要者保甲宜嚴也奏報如敵國河朔視之爲存亡奈何以其賤而易之耶別立科條廣爲羅致資其幹力制其雄心此豪俠之當收者也人君立國紀綱耳賞不及善誅不及惡何以爲治倡亂之民也周禮士師掌鄉合聯比之法最爲稽密後世坊之爲保甲非不善也而什伍無制譏察莫辯徒文具耳今宜擇行神人共憤爲招撫所誤者通天之罪亦爲漏網揚揚得志俾不共戴天者飲恨而不敢報是欲天下以爲盜之利也諸爲鄉里所服或強幹有才者優而任之無事則相睦有

元本之謠可爲痛心此招撫之當戒者也治盜之策雖不外此而切且要者在得人耳何也同一兵也或一克敵或一自潰同一藥也或以已病或以殺人不可不察也是故保甲嚴矣不得其人僉派之擾科索之蠹不如休息之爲適也奏報急矣不得其人諜善要功小隙激變不如鎮靜之爲安也撲滅蚤矣不得其人見利競趨未謀躁發不如徐圖之爲嘗也反側安矣不得其人養癰待潰放虎自衛不如鋤惡之爲盡也招撫豪俠收矣不得其人屠沽鼾冠椎埋梟進不如甄別之爲清也招撫戒矣不得其人歸正途窮糾雖計絕不如受降之爲便也縱橫紛頤未可迹拘通變已我皇上親賢遠佞約己裕民無窮征遠討之師無離宮

別苑之役無加賦興利之臣而又振肅紀綱綜覈吏理過神明詎能言悉故曰在得人也姑以漢事徵之渤海之盜得龔遂而靖冀州之盜得張敞而靖京兆頻仍遣使鄭重所謂生之不傷厚災恣懼弭變勸勦卹頻仍遣使鄭重所謂生之不傷厚之不困扶之不危節之不盡三王迄今僅再見也有君如此而忍負之兩閒雖大奚以容哉今天下沙磧塵清島嶼浪靜梯航重譯俯伏闕廷蓋王會所不能圖職方所不能紀者也長鯨斂迹短狐何爲馬革攄忠螳背烏奮執事之滋蔓日月洞之眉睫玩之股掌若馴獸承蜩教狙捕蝮無所施而不可皆萬全而動非再試而敗者也愚則謂鉤鋤下問毋乃過乎雖然先幾遠覽哲后之宏猷也杜漸防微良弼之深念也危明憂治直臣之苦心也羞惡誅杞慺野人之私悃也忠愛無已執事之情見乎詞矣介胄之士受命忘家宿野忘親援桴忘身內外遠近惟所驅使知有此而已論四子所具之略酌其機而毋拘以文師其意而不泥其

矣他何計焉

論

人君無所不謹

人君之答天戒也求之于事不若求之于心心與事一也事不能相貫而心無所不通緣事應心故形用而易窮以心應事故神用而不滯天也者無方無體維玄維默者也欲人君無所不謹達天之道而通民之故諸子烏足以語此誠諸子之意亦主于儆戒故區區執象數之定迹挾占驗之末技而求合于聲臭俱無之表陰陽不測之神即有所驗君子不道也矧不盡驗哉今就諸子之說而論之仲舒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錯行其所著玉杯蕃露清明者也天之心即人君之心天以心警而不能以心答毋論竹林之屬近于誣劉向憤王氏之盛集上古以來符瑞災異推跡行事著其占驗曰洪範五行近于傅李尋知漢阨會以日月消息星辰五行山川變動人民繇俗考禍福近

于術京房受易焦贛長于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用事以風雨寒溫爲候各有占驗近于拘翼奉好陰陽律例之占以方向支干參伍進退五性六情推驗得失近于瑣雖各有妙契各有奇中然執此以應彼舉顯以驗幽若責券合符寧直理有不可而勢亦不能也人主喜祥瑞而惡災異示之也雖巨細微顯遠近久速之不同要之懼人君則一而已矣懼之者非欲其避殿減膳蕃樂索鬼蠲樂佚游而憚檢束百事百中未足動其懼心百事一舛不以爲微詘不可知則以爲遷就不可信亦將何所不至哉恤策免之虛文而已欲其儆戒修省去驕與侈之心也去驕則恭去侈則儉恭儉人君之美德天之心亦民之心也孔子之作春秋也災異必書至百二十有二之多日有食之而不著爲某事食也星孛星隕而不著爲某事孛某星隕也地震山崩而不著爲某事震某事崩也水旱饑螟而

不著爲某事水旱某事儀禮也宮室及列國災而不著爲某事災也聖人之意若曰天以心警人君何者非當謹之事人君以心答天何者非當謹之時不但一身一家一國四海之內當謹也即疆域殊絶亦不敢忽不但一時一月一歲百年之內當謹也即人代遼邈亦不敢肆譬之人子之事親不問其怒我者何而起敬起孝之心則純而愈純譬之人臣之事君不問其譴我者何而自靖自獻之心則篤而愈篤幸而天心可回天戒可弭也而無所不謹者不恃之而少荒不幸而天心未回天戒未弭也而無所不謹者不怠之而少怠必如是而理物之責塞事天之道幾乎

雖然春秋不書祥瑞聖人之意超哉淵矣國家將興必有禎祥非孔子之言乎是宜可以弗紀也是又不然孔子所謂禎祥者謂機之先見必有致之者不可不謹也人君以恭儉敬畏爲禎祥荒淫佚樂爲妖孽舍此而求諸玄象堪輿草木蟲魚之異非天所以立我民所以戴我之意矣是故和風時雨之潤物而景星慶雲弗問也耕食鑿飲之取厭之心詩書所紀恭儉畏敬之事咸身體而力行之淵然則親賢講學以辨之愼謹問弗謹也則箴諫規誨以儆之懼謹弗克終也則左右前后以維之凡帝王所存憂勤惕

而政亦非純王之政其可得乎必也愼于不覩不聞之際嚴於方動未動之間爲天型耶則謹而擴充之不使其遂也爲人欲耶則謹而遏絶之不使其潛伏懼謹非所謹也則親賢講學以辨之愼謹問弗謹也則箴諫規誨以儆之懼謹弗克終也則左右前后以維之凡帝王所存憂勤惕厲之心詩書所紀恭儉畏敬之事咸身體而力行之淵然淡然無一而不與天對越無一而不與天周旋純乎其純粹乎其粹無事于謹而自無不謹天心永眷人心永懷位育參贊聖人之極功王道之能事畢矣故曰愼獨可以行王道又曰其要只在謹獨此人君所當深思而服膺者也

欲民速得爲善之利

人主激勸天下之大典唯其中而已矣夫中也者無過不及之謂也非惟事之少拂者非中即將之少踰者亦非中也譬之天焉雨暘寒暑所以生萬物成歲功也反其常則同遝而致災渝其期則雖施而致怨人主奉天御世何以異于是乎司馬法曰賞不踰時欲民速得爲善之利蓋當言軍旅而意則遠矣請明其說兩間之內凡有知覺罔弗愛生而況于人乎援枹而鼓擐甲而趨冒鋒鏑蹈水火呼呶之頃存亡攸係于此而欲瞋目攘臂而競進膏原澗野而不辭者雖曰教以忠義齊以紀律而鼓舞激厲所以使

人視敵如讐視戰如飴者則以爵賞之利焉爾先王知其然也形弓以覩之鐘鼓以鬱之太常以銘之太烝以祭之策勳飲至開國承家凡所以恤勞懋功不少吝惜者非以利誘之也誠嘉其捐軀報上與他庸異也三略曰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又曰香餌之下有死魚重賞之下有勇夫故禮者士之所歸賞者士之所死也呼是可以後時也哉奚遑有遲速而吾酬之如水之決而弗壅也戰功有巨細而吾兼之如火之熾而弗藏也惟弗敝故亡有弗服惟弗壅故亡有弗悅人臣上之朝束手而蓐多金也皆已變其爲民也近而淺勘未亂弭變凡以爲民也勘已亂弭變其爲民也遠而深

荷戈而暮裂土也皆曰彼勇于報主篤于善也而貴如此利何大焉勃然作死綏之氣油然生敵愾之心雖非上以利誘之而下之應之有不知其然而然者斯鼓舞激勸之機也賞而踰時如當雨不雨後雖雨也何救于枯槁當暘不暘後雖暘也何救于浥濕寒暑德候爲舛爲異天也仁愛亦後儒遷就之臆說也人君憲天爲治寧獨賞功一節已哉雖然爲善之利非帝王之師也然亦近古焉降及末世則貴戚近幸濫策殊勳絝袴豎子肯磨上賞即不踰刻徂使血氣之士扼腕刺心陷陣之夫銷骨解體不若不賞之爲愈也故項羽之印刓賢于桓帝之封拜幕府之對簿復之所以也上下各盡其道是之謂大中節制之兵猶第三義也斯司馬法未盡意哉

順其時而要之以神　已丑武舉程論

聖人之不忘兵也何其爲謀之周而用意之正乎兵也者所以勘亂弭變不得已而用之者也不得已而不用也明矣聖人顧諰諰焉無一事之忘一時之意若深憂過計焉者不知勘亂弭變凡以爲民也勘已亂弭變其爲民也遠而深

淺近者易窺深遠者難測也聖人于此既順之而握其機又要之而歸于正以不去爲去以無用爲用所謂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者也知此則知司馬法所以首鼓衛公之言平嘗考周禮大司馬中春教振旅中夏教茇舍中秋教治兵中冬教大閱四時皆然司馬法獨舉鼓何也春則農事方殷取兵入之義以收其衆而就農冬則農事已隙兼用三時而通閱之舉鼓衛者以其重者言之也是故路鼓賁鼓晉鼓提鼙鐃鐸鐲各有器也王侯軍將師帥旅帥卒長兩司馬公司馬各有執也坐作進退疾速疏數各有節也表貉誓民鼓遂圍禁火獘獻禽各有次也

虞人萊所田之野自百步以至五十步各有界也建旗鼙鼓誓斬牲狗禁各有紀也振鐸作旗鼓行鳴鐸行及二表撫鐲奏旗振鐸鳴鐲鼓譟趨三表鼓車馳徒走及四表鼓戒三闕三發三刺鼓退鳴鐃御及一表各有律也大獸公之小禽私之取耳及獘皆騶皆譟致禽儘獸獻以享烝各有等也若是者聖人豈以法宮爲陰曠原爲適哉又豈以歲若爲迂擊刺爲快戒兵凶器也戰危事也徵發大擾也馳騁至勞也無故而數舉不以爲讀則以爲厲矣別人情好逸豫之道也豫則閑志不紛神凝氣定感之即通觸之即逸久則難使故因獵以訓軍旅而示之孝其戒嚴而罔敢後也莫不曰是非勤我也祭享

土之盟皆假之朝會因之巡狩陰用九伐以威不恪以佚道使三軍而忘其勞以教道教天下而趨其事宰之至秘而莫窺其原運之不窮而莫究其變者也何可以輕議哉要而言之豫而已矣豫之爲豫辨而已矣今夫農之於耒耜也工之於器用也商之于泉貨也士之於圖籍也未有不辨而能習者也況戰陣之法國之安危身之生死揮霍呼吸間不容變而可以嘗試哉故振旅所辨在鼓鐸茇舍所辨在名號治兵所辨在旗物大閱則兼三者而辨之皆豫之之道也豫則閑志不紛神凝氣定感之即通觸之即應以靜制動以伏待勞屹然如山沛然如川颯忽如風雨

迅擊如雷電難測如鬼神斯豫而辨之術也胡寇擬若豐雞犬縱之皆知其處詰辨者也不然有驍而走耳士卒不辨而猝與敵遇其不爲雞犬之驍也鮮矣胡可以弭豫哉

故昔文欲用其民先示之以義以信以禮及城濮之役曰少長有禮上下和睦民可用矣故一戰而霸彼所謂義也信也禮也正之謂也彼所謂先示也豫而辨之之謂也

勒者且然而況聖人乎雖然聖人之蒐狩用以供祀仁孝誠敬無所爲而爲者也聖人之順時用以育物撙節愛養無所爲而爲者也兵家者流窺其淺者遂以爲有所托而爲之是聖人爲此以愚天下而持其操縱之權不知涉于

陰詭聖人不爲也此言一倡邪僻猥得作譎曰外未威而內已荒兵未練而民已困信史具載詎如新意舉千里可不辨哉愚聞古者出師必告于廟其遠也有飲至之禮皆所以教民孝也未有教以孝而頑愚之者也當萃之時萬物聚矣王假有廟未已也而除戎器戒不虞繼之所以奠宗祊培國脈而衛民命至深遠矣聖人于時未嘗不順而于神未嘗有要也司馬法李靖之論晉直取其發取其辨用以保治云爾若夫王者之師仁者之勇與夫聖人奉天時行神道設教之妙彼惡足以知之

陰德論

或謂王子曰陰德之說久矣不特活人全物雖滑稽戲謔之間有可以排難解紛人被其利者皆謂之德古今報應紀之傳記者未盡誣也夫德曰陰德鬼神知之人不及知者也冀人之知皆鬼神之所惡者也今之拯人于危脫物于死大抵先有矯激之心又因欲竊名于世如賑饑瘞殯嫁孤恤阨之類非不爲美談已則善矣謹有司于何地昔人謂恩使歸已怨將歸誰大哉公乎其王道之言乎言未竟王子忽然出涕以悲徐乃謂之曰誰爲子倡此論者吾懼夫禍天下後世從茲始矣慎之哉慎之哉夫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心天地之心也以建官以立法以垂訓章

明詳盡無他焉惟是心而已矣聖人不能有其心也法也訓也亦不能不因時而或渝官其矣法制昭矣不曰施濟衆庶舜猶病諸耶是故凡可以利子民濟乎物雖謂之管仲劉政可也矣恩怨之施散夫無所爲而爲普聖賢之心非所望于衆人也世之勉于濟物者苛逆探其心而概沮之耶夫盜賊至惡也感孝子而投刃優伶玉賤也感故國而殺身未有人而無良心者也無良心者謂蔽耳蔽之之甚亦未有無一息不悟不開者也如賑饑如瘞殯如嫁孤如恤阨凡可以利乎人者雖素有讐隙之心安知其見可哀可傷之事遇于前惕然興感油然有

心忘之乎又安知其見可哀可傷之事衆人過之曾不一顧出于矯激憤疾勇于爲之雖有冀報之心亦不暇計耶夫以有所爲而爲善者爲沽名將以有所爲而爲惡者爲不沽名耶以見已益人者爲分慁將以已益人損者爲任慁耶有人于此饑垂死卧于路傍一人見之憐而食焉恤焉冀其心無所覬焉耳矣者所謂無所爲而爲善聖賢也又一人見之曰是人垂死吾救之必德我鬼神當報我人當欽我于是極力救之卒能全活也者是所謂覬獲而沽譽者也又一人見之曰我救是人人將以沽名望報議我視其呻吟輾轉之狀略不少動念也者視前二者何如也嗚

呼已不能仁又恐人之仁倡爲陰德不知恩慁孰勝之論俗之守錢慳夫援以自解而好善不篤者間斯言或生眩惑爲禍之烈若此皆鬼神之所必誅仁人之所深痛者也嗚呼不知者爲陰德凡古人已行紀載彰彰者不知其人自言耶鬼神言之耶如曰自言則非陰德矣如曰鬼神言之鬼神曷能告人也已既未言鬼神又不能言紀載奚從得之若夫恩慁之說則又宰相用人之大體非吾人日用之細事也吾申有張老者好行善事深雪有凍餒欲死者輒煮粥親往食之與以衣有死者瘞之而市人竊笑吾懼其因人笑而自沮也遁蒼此論且告來世之君子無所爲而爲者不必言有所爲而爲者亦愈于無所爲而又安知有所爲而爲之者不至于無所爲而爲者也語曰作之不止乃成君子

汝南王祖嫡胤昌著

辯

月令辯闕試

月令本呂氏春秋雜舉三代及秦事禮家記事者抄合爲此書中間多先王遺制其夏時所行之政令與其記十二月之候見先王欽若行政與唐虞曆象授時齊政之意同未可廢也魯文公元年閏三月置閏差春秋傳曰非禮也先王之正時也履端于始舉正于中歸餘于終蓋戰國儒者猶能知之國語單襄公聘宋過陳大朝覿矣道路不可

行也侯不在疆司空不視塗澤不陂川不梁野有庾積場功未畢道無列樹膳宰不致餼司里不授館國無寄寓驛無施舍歸告王曰先王之教甫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草木節解而備藏隕霜而冬裘具清風至而修城郭宮室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而陳廢之知靈公之將亡也由斯觀之月令所紀其所從來遠矣但其以青陽總章玄堂明堂別爲十二室爲明堂之制後世因之其說不一夫明堂者天子朝諸侯之堂也王者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如曰舜南面而立蓋也可使南面皆此義也豈有分向四方按季各居一方之理哉大抵王者居處有常與服物色有制澤梁無禁警蹕以時其敬天授時順時行政中和之德通于兩閒固不必區區于儀文度數之間屑屑求合也愚又觀孟夏命太尉贊俊傑之文而知月令不盡出王王之教耳學者知所慎擇焉可也

說

缺陷說

李文靖公所居湫隘不以屑意藥欄壞亦不葺曰豈可以此動吾念哉家人勸其治第未嘗答其弟維及之公曰身食厚祿時有橫賜亦可治第但念內典以世界爲缺陷則天地之大人物

得圓滿如意人生朝暮不可保巢林一枝聊自足耳達哉有味乎公之言也夫佛以世界爲缺陷則天地之大人物之微其不能圓滿者勢也隨其不能圓滿者而順受焉豈惟清心省事之助亦惜福保身之道也顧人必欲圓滿與眞宰爭何也即以治第言窮土之工殫營建之巧數尺之軀所需能幾然而廳事無鐘鼓曲旃未已也別墅無亭榭臺沼未已也廩藏無錢穀狼籍未已也後庭無新聲麗色未已也心之所思目之所接手足之所拮据而經營者固欲事事圓滿矣不知康寧壽考享此娛此亦可拮据經營否也且已仕而欲圓滿則擾剝之心滋未仕而欲圓滿則

覬覦之志切據已成之積而欲圖滿則造物笑其勞心恃姦富之貴而欲圖滿則行路嫉其非分閻訓楊子則高明者先畏惕戒老氏則多藏者厚亡以此遡德則鄙淸白之家聲以此節謀則敗絖綺之陋胄平泉珍石有力者負之而趨梓澤名區鍾情者過之而弔若夫垂涎豪奢貴爲禍基際時亂離首爲身累巢林一枝聊以自足達哉返乎文靖真聖人矣或曰居以安身必若斯言將盡人以傳舍視之任其敝陋傾壞而一弗關心乃爲賢耶是又不然桑土避侮巖穴遠害可以入而不如鳥入生顧安可弗備也第不可堅固蔣之心以遯身之所反而稱之人有古今心無古今故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也吾視以赤子則觸目皆哀矜也吾視以黜夫

棟宇之待輪奐之止勞身以狗之耳是故爽塏以養神精潔以怡志門垣以爲防內外以識別廁豆蕭虔鷄豚觴豫適如斯而已矣猶未也先人之業可守不可棄可葺不可侈以傳舍視吾身而不以傳舍視吾親以缺陷視事物而不以缺陷視德業在吾教中謂之安宅在彼法中謂之淨土茲文靖之引而未發者

長安歲除百感交集偶案頭一帙宋李文靖公事也讀至缺陷之言廢書太息援毫識此戒我子孫和威交游有悟斯旨不吝出示

如保赤子說送門人爲令

己丑二月南宮校士余與都諫泉皐公共閱禮經得二十二人居無何以次服官中外仕爲令者問治於王子王子曰是奚待問無已則如保赤子一語盡之矣赤子生未久儀寒疾痛口不能言而機智相通者也故曰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諸生曰斯言也聖人謂理本如是分當如是爾太古淳樸罷罷閔閔彼自赤子烏得不以赤子視之世變風移日趨日薄近則詭幻百出夫婦兄弟且不相信奈何猶以赤子視之乎王子喟然曰是安得塵闕慘激之說而稱之人有古今心無古今故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也吾視以赤子則觸目皆哀矜也吾視以黜夫

則觸目皆忿嫉也無論其他淮蔡獷悍寧可理喻吾人一語聞者感泣也況真心實惠者哉必如子言將盡化鬼蜮矣諸生曰催徵刑獄之類可盡廢歟鳴琴而治閉閣而化今可行歟王子曰不然赤子雖保而破冥或施所以保之也吾誠以赤子保民其生遂則輸納自易其俗敦則訟牘自寡鳴琴閉閣孚假自然非迂談也諸生曰赤子之於親天性也故可言保民之於我殊方異域而忽有勢分以臨之奈何保乎王子曰天地萬物父母也君天下父母也令一邑父母也既曰父母保奚容已耶保赤子者無所爲而爲天道也如保云者有所爲而爲人道也盡人合天一而

已矣諸生曰當官三事所謂清愼勤者與保奚辨王子曰三者咸統於保者也保赤子者乎有取於赤子者乎有肆焉者乎有意焉者乎凡莅官而不清不愼不勤者皆不愛其民者也如愛三者自不能已矣諸生曰保亦難言哉先生試言其狀王子曰余何言心誠求之聖賢有明訓矣夫保而不以心非保也以心而不誠非保也容保無疆亦是道也豈有加乎哉雖然有本焉赤子之心純一無僞眞心也故見圭組不愛見珠玉不喜見鷙烈不怖聖人之所以爲聖人不失此心而已吾能常持此心常保此心爲良吏爲忠臣爲賢相終身裕如也不然矯僞襲取卽赫然以功業

樹君子不道也矧末必樹哉諸生以王子語請之泉皐泉皐瞿然起曰王子斯說雖未悉治邑狀而根源具矣諸生第服膺行之善治眞儒率不外此毋曰吾以蒞民切近質而先生言涉講學意淺鶩遠博聲譽而忘惕愼蓋神忽忽也

奏疏

論革除附錄疏

爲循史職修缺典以昭祖宗心事以隆繼述大孝事臣竊惟國之有史猶家之有乘非詳之難而不失其眞之爲難也是爲詳藏巨靡遺幽顯畢具叙述周悉揚搉該贍是也

曷謂眞人之不同有如其面繪事者不能以愛憎易其貌猶編年者不能以好惡沒其實也洪惟我太祖肇建區夏列聖纘承大統睠烈鴻猷咸載實錄昭光日月雄美典謨信非三代以來所敢望矣顧臣至愚極陋竊有疑而未安者建文之革除景泰之附錄也是二者臣嘗詢之父老考之載籍大抵皆齊東野人之語而金匱石室之藏又非草茅所能窺測幸嘗備員史局獲與董修大明會典又蒙皇上嘉創輔臣之請爰命儒臣類編訓錄臣亦供役以故歷朝寶訓寶錄副本咸獲莊誦曩疑二事始知本末愈所不安敢敢陳膚見不避煩瑣惟皇上留神採納焉臣之疑革除何也高皇帝艱難百戰奄有天下挈神器而付之建文立嫡之大經也文皇帝際時艱危興兵靖難挈神器而完之高廟濟變之微權也鍾簴不移人代頓沒此何說哉臣愚竊謂建文紀年有不可泯者五焉自古大無道之君天人共棄闔革其命矣末聞革其年也豈惟用存殷鑒亦以實不可罔爾師曰靖難明非復辟胡爲追薄海內外已奉之正朔使之如死灰逝水也哉此其不可一也聞之長老靖難宜力之臣覬覦茅土日夜搆建文之過非成祖本心也事甫平定固已幡然感悟是故鄒孝實獨無封事之對諭吏部不念舊惡之旨榜文條例旋卽除毀文武職官仍依

見秩斯心也堯舜之心也革除之議惟三十五年六月庚午命五府六部一應建文所易政令條格悉復舊制今年纔三十五年而已說者亦謂當時之臣逢迎爲此後世不察遂謂成祖獨斷人莫敢言歸過君父使親親之心鬱而弗白此其不可二也或謂革除面後臣下亦屢以爲言而卒不可行者我成祖靖難定鼎功同再造如復革除則師疑無名如成祖之心何是大不然天下者太祖之天下也太祖之視成祖建文同一子孫也今日之視太祖成祖同一祖宗也不革除謂不能仰體成祖心必革除其爲仰體太祖心乎天下有跡異而道同者武王伐紂夷齊叩馬不

相悖也書靖難所以彰成祖再造之功不革除所以紀建文在位之實而亦何悖之有矧成祖謨烈昭垂豈以革除顯不革除晦哉此其不可三也國史野史上下並傳往往信野史而疑國史何也毋亦以國史多諱而不敢盡書或涉諛墓索米不若求之野耳不知紀言紀動閭見自頁誠擅三長足信萬世惟史失其職故稗官虞初售其欺爾夫年既革除事必散逸今紀建文事無慮數十家謬誤相承至有不忍讀者遑其雌黃遂淆宋紫此豈細故也哉此其不可四也所謂革除者不過使天下後世不復知有建文云爾不知天下惟史不可誣吾即不爲建文紀年立史或逢而千萬禩之後畢能以建文之實層爲洪武之虛數乎必將大書特書接洪武之統矣夫與其紀年立史於千萬禩之後孰如今日之爲得也此其不可五也夫以勢則不必能革除以理則不可革除以情則不忍革除以事則不必革除而顧莫之議者此臣之所宋解也臣之疑附錄何也屢皇帝赫怒整旅雖曰失討然非遊獵也景皇帝監國正位雖曰篡恩然爲社稷也名異而朝專總一錄又何說哉臣愚竊謂景泰之鋟不可附者亦有五焉伏讀成化十一年十二月憲宗純皇帝勅廷臣曰襲者朕叔郕王踐祚勘難保邦奠安宗社及寢疾之際姦臣貪功生事妄興議

搆請去帝號先帝尊知誣罔深懷悔恨以次抵姦於法不幸上賓未即舉正朕嗣大統於茲一紀間以帝號之復質諸聖母亦曰此先帝本意宜即舉行朕祇服慈訓用成先志其郕王可仍舊皇帝之號所有尊謚會議以聞嗚呼既加恭仁康定之尊謚而不去廢帝郕戾之舊名前後背拂此其不可一也臣嘗反覆錄中凡涉問安奉迎供爲裁抑每切憤歎繼聞耆舊又未盡然蓋編摩者承望云爾當時于謙王文之獄固已曰不如是則事由無名呼加人以惡侈已之功在是非未定之時無怪也茲何時也而尚附此其不可二也詩於兄弟戒勿相猶謂弟薄而兄效之也

景皇帝之薄自不敢曲爲之解英宗始雖惑於讒搆終竟
慨乎悔恨故寧宗之勑廷臣一則曰先帝本心一則曰用
成先志茲錄倘附不知者謂英宗猶之而不敢攻波虞舜
親愛之意鼎湜文粲希之議此其不可三也自古中興之
君與創業垺少康光武拱論已晉元宋高豈眞有勘定之
績徒以皇皇之際收拾人心稍能立國故雖江左臨安蕞
爾一隅作史者不得不與之社稷爲重也景皇帝萃渙傾
否外攘內脩北狩廻鑾神州如故七年之烈曾不得如晉
元宋高之例後世謂何此其不可四也自編年之義起史
家相承莫渝所以明歲時辨統系也是故僭僞附偏閏附

夷狄附大義也茲景皇帝之錄而從附謂之舛以景泰之
事而黎之正統天順之間謂之淆此其不可五也夫景泰
之忠臣皆天順政元所謂姦邪也修錄者咸正之而不從
至於景皇帝顧從之而弗正此亦臣所未解也自古有爲
之君每恨無臣有臣矣每恨無時盡勢有難兼而機有難
值非偶然也茲聖神在宥慨然志二帝三王之道丞弼卿
貳迄於庶秩莫不慶幸際逢懋思樹立而又斥嫉煙消霍
荷風靜雖水旱爲災堯湯不免拊循賑恤自可輯寧臣不
敢爲豫大豐享之說取媚獻諛竊以爲有君有臣而又有
時未有如今日者也當此之際凡可以舉廢救弊與利除

害靡所不講靡所不行至於前陳二者顧視爲當然目爲
迂濶而莫之議處臣所以感激流涕不能已於言也臣又
伏讀隆慶六年七月二十八日恭上兩宮聖母徽號詔書
內一款曰革除年間被罪諸臣悉於所事甘蹈刑戮有死
無二皆我太祖高皇帝所儲蓄思臣義士我成祖文皇帝
亦有練子寧若在朕猶用之之語今仰遵我聖祖遺意褒
表忠魂激厲臣節詔書到日各地方有司查諸臣生長鄉
邑或特爲建祠或即附本處名賢祠宇歲時致祭其墳墓
苗裔儻有存者厚加邮錄大哉皇言父老跪聽有泣下者
嗚呼削地狂謀皆建文諸臣之罪也陛下倘追原邮錄如

此矧建文者我太祖高皇帝之嫡孫我成祖文皇帝之親
姪臨御四年別無他過乃不得援其臣之例以慰其魂於
幽壤豈惟陛下之心未安太祖之心未安恐成祖之心亦
必有未安者矣若夫景泰附錄於例於情自當釐正特未
有言者故因仍未改雖於革除事體稍有不同均之史職
之攸關熙朝之缺典不可使後之讀史者憤恨痛惜於千
載全盛之時者也抑臣斯議懷之十年辛已壬午嘗兩白
輔臣俱以意見齟齬阻閼莫達今又荏苒數年矣桑榆之
景漸逼狗馬之病日侵一旦溘先朝露不惟上負先帝儲
養與陛下器使大恩亦且下負所學抱恨終古矣伏乞陛

下憐臣十載之孤忠察臣一得之末議勅下該部虛心會議斷自聖衷復建文位號如成化十一年十二月事例仍付史館將四年事蹟修輯爲錄凡野史不經之說盡爲毀棄其景泰自爲一錄削郕戾舊名正統天順承接弗紊使天下後世曉然知我成祖英宗不宿不藏之盛德以慰我皇上善繼善述之大孝其所關繫信非眇小而臣愚濫竽詞垣莊無寸補亦可少效涓埃於萬一矣

亢旱陳言疏

爲時久亢旱屢屢聖懷觸事陳言少裨修省事臣竊惟儒

者之談災異言人人殊說者獨取仲舒天心仁愛之語謂其意婉其辭正可以警賢哲而不可以警庸愚何也賢哲之君心本仁愛一遇災異必惻民之失所而思以副天惓惓之意庸愚者素草菅民命將謂天無奈我何其悍者直謂民多隱慝天仁愛我故助我以殺之耳且災異不同彗孛薄蝕草木蟲魚之變尙無關民事也若夫水旱兵疫禍最慘酷而尤以爲仁愛不幾於迂且忍乎孔子傳震之象志念甚決但受恩深重涓埃未效碌碌而去又所不忍攘臂思惟寢食俱廢又見皇上側身已兢兢靡寧臣顧以保位爲心出位爲解且不可言人何言臣乎用是敬據芻蕘少裨高厚於時政最切且要條爲五事雖閒經諸臣言

徒步祈禱不憚勞瘁近而見者遠而聞者莫不感泣頓遵年以來東南苦水西北苦旱今二麥雖幸薄收間遭冰雹畦田多損皇上端居深念惕厲憂勤亟命所司蠲禁宴會止屠刑惻怛施貸孚于上下然而恒風恒暘日甚一日塵霾沙礫盈蔽道塗間小震霖旋復開霽此自京師言爾人自南來言處處亢旱處處祈禱甚至河斷泉枯汲者率數十里外南方以稻田爲生茲夏已半耆無栽插之期農夫織婦望龜坼而痛哭此豈小故也哉人心易搖莫過荒歲近者湖寇虔寇海寇雖幸撲滅遑慮之士尙切隱憂未可以小盜易之數勝騎之也昔人謂天下最不可爲名曰治平而豐之日中泰之顚貞聖人致意尤至今天下可謂治平豐泰矣即無災異亦當深懼矧譴告如此奈何以停宴會止屠刑素服角帶瀕事數日爲消弭之策哉臣本武胄世受國恩猥以章句賤儒乘時厚幸驟躐清華感激圖報糜碎未喻且幼遭家難致耳虛鳴年入遲暮漸成重聽又有腷噎之症時時恐先朝露冗服山中苟延殘喘志念甚決但受恩深重涓埃未效碌碌而去又所不忍攘臂思惟寢食俱廢又見皇上側身已兢兢靡寧臣顧以保位爲心出位爲解且不可言人何言臣乎用是敬據芻蕘少裨高厚於時政最切且要條爲五事雖閒經諸臣言

及然弭變回天莫此爲急皇上不以人棄稍見施行而亢旱如故請先治臣妄言之罪死且不悔或貢臣曰翰林坊局以編摩講讀爲職奈何越俎而呶呶如此博名千進臺省已申戒矣臣應之曰詞垣供奉最親且近雖未以言責之亦未以言禁之也毋論其遑卽崇皇帝時詞臣論列前後相繼載之實錄歷歷可考惟近時以養望爲賢醇謹爲厚遂成故事耳矧翰林坊局多英俊名流或啟沃於目前或論思於他日攄忠殫策前途甚遠臣年逾艾復嬰痼疾遊岱有期俟河無竭與諸臣自大不同且身既隱矣何名可博何進可干要惟反之寸心不愧不作少效狗馬之報

萬一耳一得之愚謹陳于後惟皇上垂慈採擇焉臣不勝

隕越激切之至

一決建儲之議矣建儲之議輔臣者皇上之耳目也部臣者皇上亦俞而釋中外之疑矣輔臣者皇上之耳目也部臣者皇上之任使若手持而足行者也連篇累牘危言激論可謂至矣盡矣無復可加矣然竟不能致皇上之信從而在萬歲時莫測聖意臣何人斯敢復申瀆欲於輔臣言官諸臣所不能囘者而倖萬一哉願天愛皇上乃特畀皇子肇億萬載有道之基皇子甫生臣嘗銜命報慶茲已八年矣倫序久定儲位未建得無拂天所以愛皇上意乎天視皇上猶

薰灼誰不竟趨恐數十年後盈都城無置足所矣至若宮女老者病者久思父母與不中使令者尤爲可憐請簡而出之任其寧適此寔皇上第一美政不但召和祉戾而已伏乞聖裁

一寬疑似之誅夫誅極刑也用以懲惡止姦洩憤正法得其當則天下服失其當則天下懼不可不愼也我太祖高皇帝酌古準今定爲律令萬世遵守莫敢移易我皇上仁覆天下斷獄一事尤愼且重然尙有事最可恨而情未盡然罪若不枉而法未允協者錢若賡李材是也二人之獄諸臣力爭申救至矣皇上雖不函誅亦未未減當此炎暑

瘟疫盛行圄圄之中更易傳染萬一二人斃請室與棄市何異匹夫含冤尙致不雨矧二人者專城開府儼然臨於民上哉皇上試虛心平氣取二犯罪案併前後諸臣之疏勅下法司會同多官酌議上請量爲矜宥雪窓滌滯實與災之首務也錢若賡雖臣同榜進士生平落落絕無往來李材則無片刺之通半面之識者也臣孤蹤之跡既懼於廣交狷僻之性尤恥爲遊說一念激切不敢有他伏乞聖裁

一除枷號之酷夫枷號者示人知畏未欲寘之死也今大枷率三百餘斤通衢廣陌負荷而立晝夜皆然面黑髮垂

殷腫汁流千百人無一生者夫五刑至大辟極矣大辟褻臣編惟天下之大本係于太子太子之大本係乎講學人不學不知道學而不講雖簡編日陳亦無以析其精義之所在庶人且然況有天下國家之責者乎然帝王之學與韋布不同韋布之學其取聲利者既以詞章雕繢爲工而知自立者亦不免弊精力于訓詁著述之所若夫太子者上而宗社億萬年之統下而臣民億萬年之仰實寄焉則夫輔養厝德以爲作聖之地者可不豫哉臣嘗稽之經史

考之載籍知古之教太子者甚嚴且備是故未生則有所謂胎教甫生則有所謂襁褓之教能行立則有所謂童穉之教少長則有所謂出齒大學之教十八則有所謂孤候之教既立則有所謂三公之教既冠則有所謂膳宰諫鼓瞽誦詩誦箴之教是其儀若甚繁而其事若甚勞焉者無非漸摩其德防制其欲習于勤儉恭敬之懿諳于軍國閭閻之務如水源之澄而流莫禦本根之培而長不窮者也此意既衰後之所以爲教者或導之非其人或言之弗能踐如是而咎治之弗古若也不其惑歟恭惟我皇上見高千古登極二年即建儲宮以定天下之本預示出閤之期茲

一諸書咸切于身心治理之術是不可不反覆而誦繹焉者至于納諫之美秦漢迄宋毋論其君之何如但能優容言官不憚改過可以爲法者曰講一二條至不斷蒙于壅蔽覆敗不悟可以爲戒者亦曰講一二條至于六曹職掌別爲修纂務爲明白簡切如財用困乏民業艱難武備積弊士風不振其他吏弊國蠹分條附見專備詢覽交敕互誡必誠必恒將見膺資曰敢令德曰崇下陋漢唐邁成周而獨盛矣雖然臣猶有過計焉孟軻氏之告齊王曰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而宋儒程頤之告其君亦有一日之間見宦官宮妾之時多見賢士大

夫之時少臣每讀其書未嘗不泫然流涕慶曆而歎也茲非所謂治亂之源也哉儲宮雖天姿英邁然生于深宮大內之中長于保姆阿監之手寒煖之至而見之熟是不可以不謹也必也委老成長慎之人加開導維持之力毋見少麗以犯未定之戒毋見奇衺以長奢侈之端以天下爲臣而毋有私人以四海爲富而毋蓄私貨謙抑節儉之說聞之書熟他日血氣既定游息既安雖有快已之事放心之圖亦弗能入矣此易之所謂養正學記之所謂豫也講學要務莫先于此臣愚無所知識躬逢盛典感激慶幸輒效狂瞽之說惟陛下不以爲迂俯納施行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乞休疏

爲奉使事竣母老身病懇乞天恩容令休致事臣年四十三歲河南信陽衛人由進士改庶吉士授今職伏念臣父指揮王某爲人誠摯抱恨以沒臣痛父冤閱萬狀至隆慶元年始蒙昭雪臣嘗私誓父冤獲白仍蒙進取念昔鬼神殛之而臣母袁氏當父繫獄捐據辛苦身無完裙以大義責臣謂知有父而不知有母臣承慈訓遂遵初心勉與計偕叨登甲第蒙先帝儲養濫竽史局既拿汁血之功又蹶清華之秩受恩深重感激涕零臣更何言但臣圖報之

志雖切而不自由者有五輒敢披瀝血誠直擾哀控惟星上憐察焉臣稟父素弱不善攝生臣父生死舍宛門肇家難悲憤之極致耳蟬鳴然或間作閒聽未妨今血氣消衰母病未瘳寸心如割鬱悒自傷漸成重聽詞垣即乏人奈何以瞶廢之夫則其間縱獲優容寧不自媿是臣之當休一也臣母最鍾愛臣未嘗遠離臣嘗迎養者三彼時尚健跋涉無苦近患風痰手足痿痺步履不能寸移湯藥亦假人手或口漉凝而不知舌蹇澁而不語臣時扶掖覩其衰容五內俱裂乃捨之而官二千里外臣誠何心是臣之當休二也臣家世武弁受國家豢養之恩二百餘年臣係胄子不能荷戈挽強効死綏之義棄去學章句遊諸史官後編摩撰述藉給硯之役少稱報塞者區區猶力耳臣昨奉命恭報皇闈大慶于淮益二府雖已竣事而所經之途半係水程北人不習舟楫醫濕成病兼之痢母痢症形神俱憊臣之精力已銷歇矣騏驥過時不及駑馬況非騏驥是臣之當休三也臣聞之君親雖異罔極則均臣前之仕雖曰圖報國恩亦以臣母少經苦楚有人所不能嘗言所不能殫者同夫之患難而不享子之肩顯人情何堪矣故臣每言退臣母必責之進者臣母七十八歲復嬰危疾臣每言仕臣母必止之狗馬戀主之心雖切烏鳥反哺之念更

殷是臣之當休四也昔人之所以甘隱者上之就高潔之操次之鑒殆辱之誡若夫有所覬覦有所規避者斯患得患失者也臣初誓神冀父兒一臼即肝腦塗地無所恨矧進取乎茲兒臼矣又進取矣而猶不已無論鬼責其于滿溢何也臣之乞休非眞能慕高潔而鑒止足實有不容已者乃避咎非辭榮也是臣之當休五也陳情之章今古何限而李密之表獨傳誦不置者以其苦心苦語流自肺腑故讀之感動耳臣編歎密仕司馬之朝徒以一念眞實不違厥志可謂厚幸矣臣遭際聖明萬萬于密我皇上以孝事兩宮大溥錫類之化而可使臣遠媿于密耶臣備員史

局歷俸已踰八年非不知三考俾免幽黜可以循資爵往但母病如此臣病如此而猶徼非分之榮覬無妄之福且不可以爲人曷言爲子有臣如此陛下亦安所用之乎臣查得吏部題准凡自願告退官員不分年歲俱准致仕又查得吏部題准內外官員有疾願告致仕者聽本部訪其行實勑果歷官勤勞操持無玷京官係部院俱考稱職外官係撫按俱有堆異非怠棄職守有所規避者許陞職致仕臣待罪詞垣日厪大官之奉茲緐寸補豈敢冀陞職之榮惟是身嬰患病志甘退休與例相合伏乞皇上憐臣一念爲母別無規避勑下該部准臣休致朝耕食力奉母餘

年倘未填溝壑則鼓舞聖世欣同擊壤之民如遠先朝露亦感舊幽泉矢爲結草之鬼臣不勝迫切俟命之至

請告疏

爲抱病危篤比例陳情懇乞天恩容令回籍調理事臣河南信陽衛人年五十三歲由隆慶五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翰林院檢討歷陞前職伏念臣家世武弁受國厚恩臣忝胄子稟受庇弱不能騎射勉習舉業中遵先臣指揮王某兎獄家貧無力昭雪悲憤鬱悒致耳虛鳴脾胃噯塞方在壯年時發時愈不忍自棄迨先臣之冤既白臣又乘時厚幸濫登甲第馴躥清華犬馬且知報主豚魚亦可信及矧

舍齒戴髮稱爲人類者哉頃臣命薄質羸疾不離身藥不離口本年九月內臣妻封淑人高氏隨任病卒已令臣男神機十營佐擊將軍署都指揮僉事王延世解任扶櫬先歸臣勉服蘗俱竟萬一小愈供職又蒙聖恩墾臣庶子仍兼侍讀斯官禁之華選詞垣之美秩也臣又何忍言去但臣之疾原係悲泣過度所致年既踰艾血氣漸衰一旦感觸不惟重聽益加抑且米穀不下延醫診視咸謂反胃之症已成不亟調攝必將不治臣伏枕流涕私念皇上不以臣爲不肖而畀之編摩者區區精力耳今病若此猶濡滯註籍徒糜大官之奉螻蟻之命固不足言律以官守職業

亦爲大舛用是下拔恩歎上干聖慈查得臣同官洗馬張
應元以病乞歸已蒙俞允臣之事體與應元同而苦情危
病殆又過之伏乞皇上憐臣病在膏肓不敢欺罔勅下吏
部放歸調理倘鄙巾未盡尚可同擊壤之民如就木有期
亦可遂首丘之願臣不勝迫切哀鳴

汝南王祖嫡胤昌著

表

登極賀表

鴻業啟圖世際中興之運龍庭受賀躬膺大曆之歸草木交欣神人胥悅恭惟皇帝陛下聖德天成睿資神授聰明智勇實鍾禹會之山川恭儉慈仁宜主漢家之宗廟方侍璿旒之啐穆遽聆玉几之丁寧克遵古訓虔奉國經俯抑聖情正位宸極聖人有作夙當上帝之心朝覲攸歸咸屬吾君之子繼明而四方均照首物而萬國咸寧今古希逢之間遭百千萬世之利鼎湖龍去徒瞻黃帝之昇華表鶴歸莫憮蒼生之痛翠華雖遠皇極常新恭惟皇上恭儉與

華夷同慶臣等欣揚玄貺刓列清朝利見龍飛情同獸舞顧敬承之後憂勤諒甚于涉淵而更化之初珍重豈惟于奉璽伏願睿學常新皇綱丕振天長地久永臻平治之期日就月將敬獻緝熙之頌

進世宗皇帝實錄表

進世宗皇帝實錄奉命纂修世宗肅皇帝實錄成謹某月某日具官臣某等奉命纂修惟信史之傳駿烈鴻猷莫罄名言微爰及漢唐迄于趙宋頌功頌德務爲粉飾之觀紀動紀言奚取起居之注豈出乎身而見乎政三五經世之道概乎未聞故昭于今而式于後一二搢紳之臣茫然曷述所以論治者興希古之思而評史者發鮮才之歎也肆我世宗皇帝神聖撝謙龍長衍祚一敬傳心默契危微之秘四海作聖宏昭克復之機超尊親之典則濮議之謬明正效祀之章則俗儒之說廢威伸閫外棄鞬無跋扈之夫令戢禁中貂璫復掃除之役禎祥疊見年穀屢登雖四十五載之間遭百千萬世之利鼎湖龍去徒瞻黃帝之昇華表鶴歸莫憮蒼生之痛翠華雖遠皇極常新恭惟皇上恭儉與周敬承繼禹聿維御極之初爰切開局之念謂先帝德業之盛莫可踰揚思後世樂利之休宜有紀述是必備三長之善乃可效一得之愚詎意謬材猥承重與臣等受命戰慄惟日是兢內檢蘭臺石室之藏外參稗官野史之記自制禮作樂之精及用人行政之跡顯微闡幽錄巨細靡遺顧編摩之徒勤終潤色之未備附鳳之幸深慶所遭雕蟲之技實無餘力伏望繼述隆孝問察虛心獨秉乾剛防壅蔽之失茂昭節儉杜奢侈之萌不必遠稽古昔惟自古帝王之興咸有事功之蓄放勳之德非堯典何彰乎盡章庶幾赫赫鴻猷之烈與先帝比隆區區鉛槧之役重華之懿考虞書乃見思禹湯文武之聖志雖洎千載之

省徽忱火塞矣臣等無任瞻天仰聖謹以纂修實錄若干
卷隨表上進以聞

擬上幸石景山觀渾河泡湧因念黃河時有衝決屢
輔臣及時經理仍命作詩紀之謝表萬曆十六年

拓后憂民每切先時之慮聖人觀物不忘禍類之恩事恒
貴於豫圖微必因乎所感式稽往牒咸懋嘉謨惟人主深
居乎法宮顧地形遠陽乎封域欲悉知其利害能遍履夫
山川遥溯河源上通天漢瀛鰲星宿歷九折而弗迴灘涌
崑崙睨四瀆而稱長驚雷噴雪怒奪浙江之潮浴日吞天
險失罹塘之渡自漢渠之頻徙蓋禹跡之已湮滿急之流
乘防孰障潰決之患殫廣彌深投壁徒勤錫圭莫繼脂膏
已竭仍發水衡之錢寔蓋相望頻遣河隄之使斯實人力
之未盡庸詵水勢之難爭俯察仰觀亶獨稟之全智遠求
近取豈百姓之與哉茲蓋伏遇皇帝陛下仁覆羣生明見
萬里小心致治民已安猶若未安大德同天人之溺不殊
己溺謂地有遐邇推類可以相通事無顯微錯舉可以互
見壽宮閱竣吉典告成翠華駐石景之山皇覽渾河之
注覩茲洶湧念彼奔衝竹楗芟搴帳想宣房之役白狐玄
貉詎參滎澤之祥寧侈大觀用靡遠慮耳提面命欽承天
語之丁寧循澌尋源嘖若聖明之洞悉抑又論效雕蟲之
末技恭紀　馬之靈文君臣極千載之逢遊豫為諸侯之
度臣量同鼠飲識埒蛙窺念瘼療之苦而身欲負薪懼康
濟之艱而才慚作楫敢不宣布德意申飭臣工毋欲速以
邀近功毋玩惕而遺後矗謀求久湮之故道經理併瀹之
新渠白茅雲屯穢迸桃花之水錦帆風駛安陽飲子之宮
摩棄舉輸一勞永逸伏願鑑恩止水惕切臨淵氛滅針芒
凡事必圖于細隄潰蟻穴無念不謹乎微承至柔至剛之
義而行政務協于中繹載舟覆舟之訓而保民必用其極
出入公帑豈其源而又節其流調護聖功滋乎榮而復導
乎衛庶幾廣延喜起之遺黎奉宸游而再宣何幸獲于滄
浪之徽言與聖心而不朽綵綸掄奕典緣字以流光琬琰
昭垂並朱文之煥彩圖籙胥呈翠嫣協軒轅之瑞平成永
賴玄夷彰神禹之功

致語

擬萬壽聖節請兩宮聖母宴致語

伏以景運靈長實籙際中天之會慈闈啟慶瑞玉燭調而五穀豐登金瀛奠而八音迭奏祥主鶴棻
慶衍龍孫恭惟仁聖懿安皇太后陛下誕毓聖躬受蕃禧于九廟
于六宮慈聚宣文皇太后陛下誕毓聖躬受蕃禧于九廟
敢仁敢儉大聖夫慈芳徽遠播華夷同允舜之稱雍睦潛

孚中外式英皇之化交貽燕翼胄受鴻名迨我皇上道協
軒君孝奉文母當虹流電繞之佳辰適海晏河清之盛世
稱壽觴于長樂張廣樂于洞庭方舟弱水詎鴛齊飛連袂
遞天青鸞雙導雖踵排當之故事類非佚豫之新聲清虛
邃洞遠飄仙桂之香絳節高居數鷹蟠桃之實臣等仰窺
楓宸供專黎園慚未工郢上之詞幸雅書周南之詠九重
天子奉宸遊永娛三秋兩宮聖人受介福同躋萬歲恭颺
勝事輒賁伶歌兩兩雲軿鶱彩鸞上元王母降瑤壇齊天
此日呼嵩獄玩月前宵到廣寒玉露金莖承帝貺緤笙湘
瑟徵慈歡含飴樂事從今盛記取蘿圖次第看

露布

擬平嶺城露布 閻試

臣聞日照月臨普著熙明之化風行霆擊式彰神武之威
嶺瘴全消海氛盡滌逋賊其本我編氓潛懷異志始通猾
虐效妖狐穿密筒之中復結蜷徒肆長鯨吸颶濤之上屠
掠我城邑虔劉我人民商賈不行農工廢業圖撲滅者不
下十年轉饋餉者奚止三省夫何逗留玩惕驕悍不前遂
致鶩鶩跳梁兇淫益逞敢奮當車之臂頓忘游釜之燕誰
能爲陸賈口舌之爭迺漸覘尉佗狂悖之計厪至尊旰食
之憂亟守臣多疆之耻羽檄交馳面愈急詔書切責以加

嚴文武協心士卒用命一戰而思田之寇平再進而惠潮
之盜息勢同破竹易若摧枯虎噬者搖尾深窮桂月嶺雲
者垂翅敗棘之內荔山藤峽千里絕吠犬之聲四郊樂耕牛之牧非敢繼韓雍新建之勳聊以洩炎徼荒
陬之憤此皆玄威遠播廟算先成故川嶽效靈鬼蜮褫魄
蓋赫赫中興之烈何幸躬逢豈區區疆場之吏所能獨辦
顧鋒鏑之慘可矜而玉石之雜當判用是殲厥渠魁散其
黨與謹嚴首惡之誅仰體好生之德奏軍中之凱樂歡呼
飲至之尊想天上之鈞陳跽聽平蠻之頌臣等待罪行間
不勝悚慄謹差某官星馳露布以聞

啟

請丁后溪館師

伏以容臺儒雅官聯玉鉉之尊經幄清嚴位擅金華之秘
光分奎壁侈稽古于龍圖望切鈞衡重師臣于虎觀章縫
跧企鉛槧承休恭惟閣下劍水儲精會中天之閒氣蓉山
玉秀負名世之奇才筆鼓風雷胸吞雲夢夙稱神解三平
擅獨對之雄奎擢倫魁九萬搏扶搖而上檢鴻篇而載筆
晉鳳陔以鳴瑞誦說六經覲耿光于秘苑典司三禮稱妙
選于清卿文章追班馬之宗工德業儼夔龍而表著玉璽
冰檗識鑒玲瓏秋月寒澄標儀灑落讀易蘧子襲之精敏

斯道以東明經軼公舊之清勤甘心于約展矣儒林之龜鑑允爲後學之楷模媿某等志匪經時學慚博古承明射策幸已際平昌期天祿然藜茲濫叨夫華選望西清之帷幄目眩五墫聽東觀之鼓鐘神迷三昧賴有門墻化雨仰承桃李春風茲于修禊之芳辰爰展采芹之舊典梧飄金井同聆擲地琅玕雁背銀塘共奮沖天羽翼敞鳳池而止賁顓魚珮以增輝期早駕于蓬瀛慰快瞻于北斗

請楊虞坡冢宰代

伏以統百官而均四海寵高曳屣之班首八座以定九流位莫持衡之重妙簡巳膺于宸綍祥輝上燭乎台亘晉長驅場諴寧宸嘉悅職專九伐居爪牙祈災之司望重三公簡猴舌尚書之任丕延世賞載錫褒綸金分內帑光搖

天曹崇登政府恭惟閣下榮水涵精會中天之間氣條山毓秀負名世之奇才蚤奮賢科綵筆已行乎天馬繼專兵柄千將上射乎斗牛肆望重夫羣公實任隆于冢宰清通簡要凝重剛方公有天知上星辰而聽履私無實謁指風月以揮談雕渭分涇登奇收異岌岌連天之峻不與世道以浮沉澄澄徹底之清一洗人才之淹滯葬菲無遺下體桃李悉在公門甄陶庶品百辟咸賴以裁成霖雨八荒羣黎想望其丰采誠明時之柱石而當代之鈞衡也某等叨依梓里幸茁鴻庥仰虎變之有光恪敬效烹葵之典少伸領藹之忱從賈爾奇思分赤爲之餘輝薄言莅止聆珠璣于謦欬瞻山斗以儀刑

賀吳環洲督府

伏以禮隆宣捷方頒春省之章典重疇庸爰晉夏卿之秩光輝麟閣慶藉鵷班恭惟門下命世偉人熙朝良弼幽并開府茂敭保鑒之猷遽薊擁旄益著安攘之烈蠢茲醜虜敢肆跳梁閫左被其虔劉關西爲之騷驛勝決千里師出萬全不惟胡雛之潛踪抑且名王之授首唐擒頡利蓋曰得之已降漢斬郅支猶爲乘其無備豈如妙算奏此膚功疆場諴寧宸嘉悅職專九伐居爪牙祈災之司望重三公簡猴舌尚書之任丕延世賞載錫褒綸金分內帑光搖

霜雪之姿服出上方瑞映雲霞之麗驩聲雷動寵命星馳三鎮爲之改觀百寮因而生色某章縫賤士介胄庸流志切請纓視棄鞬而思奮業踈學劍握鉛槧以徒勞敢布蕪詞用將薄儀一家胡越無煩續車攻吉日之詩千載明良願恭上聖主賢臣之頌

請高宗伯館師

伏以鳳閣掄材際昭代文明之盛龍門接士慰生平瞻仰之私望協斗山輝騰奎壁恭惟閣下一代真儒兩朝元老丰神凝重毓天日之精華問學淵源湧湖江之藻思以發蒙爲心能包能納以天民自任先覺先知掌邦禮則神人

上下之感宜晉公孤則左右前後之是正迺併居瀛堅請
明農顧台鼎之望方隆豈湖山之娛終遂茲寤館之弘開
肆師模之特簡發蘭省石室之藏異鼓鑄甄陶之任青藜
垂照紫極昭祥某等地叅孤寒質仍謏陋南宮偉錄洎埃
之幸未酬東觀叨儲作養之恩罔極況值亨嘉之會獲崇
名世之賢敢不益勵進修靡圖溫飽雖慚藹藹吉人冀副
循循善誘謹詹某日肅具芹觴希通憤悱棟梁榱桷均儗
匠石之程黼黻經綸窺臯夔之緒迓仙仗于瀛洲聚文
星于玉署

請趙滄陽老師

伏以形庭覲遇欣逢御宇之初縫帳振承共際觀光之會
桃李均培於化日感切傾陽几筵肆設於春風情深獻曝
追攀爲慊瞻奉彌勤恭惟閣下蘭水涵精橫山毓秀釜魁
鄉棘干將上射乎斗牛獨對軒墀彩筆已行乎天馬秘館
編摩夙擅三長之譽禮闈校閱不遺一得之愚望重論思
功深啟沃某等才踈待兎跡厠登龍麾礪在昔敢云白璧
之投鋼冶迄今尚負青萍之選肆備員于中外妥窮祿于
熙明方拜命以服官自慚尸素茲荷事而考績特荷曲承
恩裳復會想當年釋褐之惟均衣鉢同傳慶此日參乘之
自念報章而莫展懷教思于無窮謹涓月日液氣迎和

陽休開泰肇舉需雲之典親承晉日之歡祇
款而親炙暫分星履聆提誨以服膺槐棘分陰俞詡門墻
之勝莽蒨可采永侈尊俎之光

請丁后翁館師

伏以握衣秘館栽培豈廊廟棟梁綰綬清朝造就實門墻
桃李敢忘所自欲報靡由茲涓吉以祇肅賓筵冀徼寵而
超承師席恭惟閣下得天間氣爲世偉人淮甸挺生協昌
明之期于五百形廷獨對抒禮樂之蘊于三千學有淵源
才堪經緯遂羽儀乎聖世即領袖夫詞垣薦歷崇階漸躡
風雲之會蔚隆雅望恒依日月之光楷模一著乎成賢衡
鑑兩推其校士昨者執經束觀朝夕惟勤頃贊治南宮夙
宵匪懈奉天顏于咫尺羨日錫之頻繁鳳池曾演綸麟
史仍資筆削舉朝廷視爲重典既萃一身以兼承屬館閣
難于得師復荷九重之特簡仰厪虎席俯賁鶯坡每乘啟
沃之餘更勞吐握暫借寅清之暇得侍光儀文欲起衰於
近習之浮靡無取教先敦本惟古人之節誼是崇何當藹
藹之倫均沐循循之誘春風座上既有因之可宗夜雪庭
前固無行而不與至誠動物惟嚴則道尊覩德傾心故逸
而功倍遂使章縫之侶叨聯舊芬之班玉署鎖閨咸躋禁
近蘭曹柏府並列清華餚儆需以千金何幸獲經題品效

鉛刀于一剖尙期不負陶成懷感激于無窮仰儀刑之不
遠謹卜某日時惟徂暑候且生凉爰燹葵烹擬仲芹獻暫
下黃扉之直少分赤烏之輝僭僣是將敢云恭敬之實蘄
蔡可薦用昭明信之忱瞻山斗于步趨復茲捧祓聆珠璣
于瞽敎從此書紳

請同館前輩

伏以東壁探書綉喜龍門之得御北扉通籍幸聯鸞禁以
同升望琰馬之林中奚羣覩半豹集夔龍于沼上式燕嘉魚
謹涓某日風薰槐閣日永花磚敬迓雲軿移景曜于文昌
太乙祇敷潤藻會神仙于瓊島蓬壺少分視草之陰暫枉

鳴珂之步光風霽月見君子而樂且有儀玉色金聲聆教
言而服之無斁

請餞陳楚石年丈入賀萬壽

伏以瑞煙籠紫極欣逢樞電之辰爽氣接清秋普際梯航
之會一人有慶萬國同歡恭惟閣下三楚名賢兩朝耆俊
升車攬轡西南著振肅之猷建節擁旄淮汝頌澄清之績
恪捧諸司之牘入稱萬壽之觴就日抒誠望雲祈藏長生
殿上躬宣紀鳳之編擊壤途中猶識乘軺之客別雖數月
思切三秋敬諏某日治具蕭寺祗候仙旌少展微忱肅伸
榮餞堯階莫莢懸知金鏡之先陳習池接羅尙冀玉山之
倒倚希臨睨昌既光華

請王四槐年丈

伏以署首周官夙擅銓綜之譽臬分謝地兼隆控馭之權
自非經略之長才曷克屏翰之重寄恭惟閣下科第承家
文章名世藎英廷對敬攄仁義之陳鬯譽邑符茂著循良
之績特膺帝命擢貳天曹迫內秩之既深乃外臺之是畀
多寇行部芳蹤繼乎尊人鳧舄朝京舊治憶夫長吏爰霑
隨車之雨式揚攬轡之風淮水同澄申邦咸喜某業荒鉛
槧系本橐鞬蚤遂登龍秉燭共譚于禪榻晚憐附驥看花
偕騁于都城久委珮于楓宸幸建旄于梓里年豐盜息既

爲國而先憂佳景良辰宜與民而同樂序當中夏地借西
園觴詠怡情登臨縱聘披襟濃樾欣千章喬木之清促席
幽軒挹一水繞田之綠襲帷而出慰父老之具瞻擁彗以
迎增山川之勝蹟蕭陳蛙部顒候熊輶

南城樓新修起請王四槐憲副

瓊郡皆山惟南樓之獨勝抱城一水美西浦之尤佳惜壯
麗之摧殘增登臨之怊悵匪緣改作疇克維新畫棟朱簾
不數滕王傑閣峯迴川繞遂爲申伯名區況瑞雪之乍晴
兼素月之初上恍憑玉宇如坐冰壺敬採園蔬爰攀道從
倒接羅而酩酊山翁之樂方濃擁胡床以嘯歌庾公之興

不淺

請陳楚石年丈

雨足申郊預協西成之厚望風清淮浙適揚中土之休聲矧當豐豫之時正值融和之候可無雅集酬此佳辰爰卜某日薄陳荒墅祗迓仙旌式歌咸喜寧直宣雨鄰父老之歌悰載詠重來亦以抒數月離索之濶愫供惟笋蕨席止松蘿花下接羅襪繢習池之勝事湖濱修禊聿追曲水之風流

請顏嶧皐憲使

西臺持憲郊關頒鎖鑰之勳中土建牙淮汝奏澄清之績

思深驅嶽願愜登龍時維仲春吉涓四日肅候家曛躬採園蔬見賢高閣眺瀹蕩之雲山登玉層軒玩龍褷之竹石冀光蓬蓽僭枉干旌惠然臨貺軼褰帷行部之芳蹤幸爾周旋侈折節下交之盛事凝香祗候撰几恭迎

請鄭聚井太守

伏以看花燕市初分丹扆之符捧檄申郊大愜蒼生之望識荆實幸御李爲榮恭惟門下閫海奇才考亭正脉潛心典籍蚤鑒康成之經舉足星辰先識尚書之履健翮奮九萬里之遥專城膺二千石之貴廉平繼蹻惠直揚芬嘗五馬雙旌之初至即兩岐五袴之興謠雨霈隨車風清閧戶

迓高軒俠慕平原擬爲十日之飲雄誇洞朔正當三伏之期仰冀寵臨曷勝榮藉

中秋請沈郡伯

海澄波靜雲斂煙消八萬二千天上之工已滿四時三五人間之景獨佳況值豐年可虛良夜敬隳桂醑冀泛瑶觴同看金鏡之升莫惜玉山之倒清游月殿顧予志已欲仙長賡庾樓知公興復不淺

跋

題辯寃私錄後

易蘇爲猶遲就援引文致其罪案牘既明情理又顯如先君所遭者迺拘成案莫之平反已誣于前又擠于後可勝痛哉可勝痛哉昔歐陽文忠公父欲活一囚獄已具矣公反覆檢閱夜分不寐夫人問之公曰欲求其生耳夫人曰生可求乎公曰求生于死猶懼弗生求死于生何往非死求其生而不得然後死者與我無憾也千載而下莊誦其言尙堪揮淚況當時哉某系出山東世勤南畝嗟予始祖任俠喜兵當中原逐鹿之秋適聖祖飛龍之候周旋行陣頗效微勞大戰白溝奮勇而死嘗諷豹皮之言竟副馬革之志錄死綏之節優延世之功始由大寧出調申土成化

閩妖起洊襄震動朝野上公推畯都憲贊戎我曾祖仗劍單門獨先諸將身經百戰體被數槍時賊絕汲道士幾渴死馬糞人溺笮而飲之事平之後始去靴螯首無寸髮論功行賞僅陞一階是何成功之不易也我先君幼嗜圖籍于奇禍牽于私愛擬議遷就引之而不竟談之而不激外蚤繼箕裘雖列韜鈐無殊韋布負氣尙義砥節礪名用貽後人冀光前烈不幸蠹吏仇家株連波及誣曾參之持刃執不疑以盜金眥以不堪之刑責以必伏之狀身危名辱產竭力窮未結獄詞旋蒙赦宥脫桎梏而加冠服出囹圄以坐公堂誓報國恩敢修舊怨蓋自是而列考選者十二年膺奬勵者八九次忽生銷骨之妍復萃鑠金之謗號天

呼地閒若不聞鬱鬱怏怏齋志泉壤矣寃哉先君之難言哉主上明聖寬仁逢怒之以主辛壬戌春試以坐公堂誓報國恩敢修舊怨蓋自是而列考選者十二年膺奬勵者八九次忽生銷骨之妍復萃鑠金之謗號天呼地閒若不聞鬱鬱怏怏齋志泉壤矣寃哉先君之難言哉主上明聖寬仁逢怒之以主辛壬戌春試

使人縮頸吐舌扼腕拊膺流涕悲憤不能已已未有如陳君之疏是疏之甫上豈惟陳君慨然不有其身而中外之人亡不謂不斃杖下必戊遠徼乃上持是疏且歎且思且道且閱竟無一毫薄譴即此一事主上之優容陳君之忠赤俱三代以來所不多見也或謂陳君之疏信能言務盡厥心而不知所謂術者惜竟留中未見之行耳吁是大不然猛獸在山藜藿不採夫猛獸未噬而人避之者誠憚之也謀寢淮南功首曲突障潰隄於蟻穴葆元氣於鍼芒豈不宏且遠哉奈何與一言之中一事之施比度長短也予不識陳君第讀其疏始而危之中而壯之既又躍然喜主

聖臣直躬逢其盛耿耿孤忠不敢出位乃爲嗟嗟歎賞私紀于此俾進言者慎毋以術云

跋抄附餘跋

葢抄二月而畢偶見楚靳周先生所著名義攷變其精覈又錄其日用常談而弗究厥旨者若干條因歎曰博物之難自昔紀之矣他姑無論如濫觴二字謂江始出于岷山其源可以濫觴及至於江津不舫舟不避風則不可以涉言水始微細僅可濫觴今以爲泛濫流樊不尖之遠乎夫家語非僻書本文非臾語則忽焉而不考之過也左傳自元凱迄今注者甚衆而近時傳博士屬事辨証如箋短

先將軍遺墨跋

右詩爲馮瀛王道作或曰宋齊丘非也馮爲人姑勿論而

詩語明切足爲躁進妄覬者藥石先君竹里公孟承世閥中遭誣擠晚號耐辱誦此自遣故辛苦備歷怨尤自寡嘗手書於餘慶堂前粉壁之左又時時戒子兄弟曰汝曹第如詩旨而行可保身家可祛疾患不必質妬布而訊季主也已未先君捐館舍門戶衰落風雨浸淫壁雖摧剝遺蹟尙可辨識敬臨一紙藏之笥中無何上先君冤狀南北奔馳日理訟牘丁卯事幸昭雪而所藏遍檢不獲嗚呼屏書古誠思房相之保袌符失常山知趙孤之不肖撫茲思往愴悢何窮昨偶閱先君談錄夾有薄號漫視之則曩臨者墨如新也悲感涕流字爲沾濕爰屬詹生勒之片石俾王

氏子孫知先人垂訓懇篤若此安分循理毋萌他念幸手澤之恒存冀家聲之弗墜略彼黃絹爲我青箱云爾

師竹堂記跋

右記爲予師司徒大夫岳先生作繼山子舄氏參戎公粲連述山郡學生近淮大中丞董公威南村海州博士馬先生奇也舄氏喜賓客園亭花木甲于一郡先將軍性愛竹城西草堂手植萬竹日吟嘯其中故號竹里公孟承世閥舄氏坍先生作記時予甫舞象之齒嘗憶書堂歸口誦是記先君擊節歎賞曰小子他日當取號此予敬諾以白先生先生笑曰而翁與此君莫逆欲子師之甚善子而師父有說乎予對曰周公不云乎文王我師也先生大驚異即語舄氏邀先君痛飲竹下極懽乃罷未十餘年先生督儲蘭州病卒先君已未捐館舄氏兄弟守丞公南村先生皆相繼物故所謂堂所謂竹無復舊跡矣予茲頗玉種種於此君之道百未師一撫歲序以獻欷誦誨言而愧悵恨乃購佳石爰托良工寄肖竹弟置寒玉齋中庶幾子孫蓋予之慾固不特存吾家子猷故事而已

刻金剛經跋

先王母恭人周氏耿氏先母太恭人袁氏俱篤信般若壽俱七十八九歿俱冬月顏色如生不驚不怖人皆異之余

癸未罹太恭人變椒岁幾不起延庚延世謹思所以節抑從無碍禪師假金剛經俾朝夕柩前跪誦友人王敬美管登之趙汝師各以書僦亦勸持此經又見南史王固母卒終身蔬食誓則坐禪夜誦佛經因歎昔賢亦有此者襄事後遂廬居弗輟時大侵百步外焚刼不絕而余共二童子孤墳深夜若有護持者顧是經善本願少余前後所購幾十數種今年春延世得小帙精妙易置囊袖乃翻刻與具善根者共且識余一念悲感云

師竹堂集卷之三十終

十六年鄭伯肯朝于桓公桓公三年鄭伯以璧假許田

吳興劉氏嘉業堂刊

泌園集序

吾師大宗伯學士潯陽董公既捐館之十餘年而其孫廷勳裒輯其詩若文而刻之曰泌園嗣茂嗣曈及曾孫廷勳裒輯其詩若文而刻之曰泌園集公歿居日久棲遲碩寬有味乎衡門之什故以泌名其園而茲以名其集者從公志也公以文章妙天下自起家中秘徊翔石渠天祿閒日食大官給尚方筆札雍容侍從者歷有歲年天子齋西宮公用時簡與勳輔同僚直一時金版玉函高文大冊多以屬公公所奏御多稱上旨其詞秘世莫得聞也而公卿大夫往往踏門通贄繳惠乞靈幾得片言隻字爲光寵公亦多所酬應蓋龜禁之所宗尚雞林之所購求重若鼎彝珍於珙璧矣而公常閟之篋中不以示人即門墻下士及子若倩踧請再三終不能得退然若有所深避者則余嘗竊怪之既而測公微指則公蓋有志於經世而不欲以空文自見者也國初妙選賢雋陶之禁林而儲之密勿豈徒使摛華掞藻稟筆優游而已所以賁飾大猷緝緯鴻業於是乎在公固厚自期待而默已注存直俟時耳乃公寢引寢拔既駸駸揆路俛得而竟失之者何公所事嚴主所居要地中制旁掣嶟沓滋興遂中蓼菲以去去而長潛鄉族具有規略皆經濟緒餘則公之生平蘊抱蓋有忡鬱約結而不得伸者何暇遑詞人之業爭雄鬬捷於觚翰之場固知公之不欲以空文自見也雖然世之所

其寶者若懸黎結綠明月夜光皆藏之深淵邃谷而精靈嘩敷光怪溢發窮人力以致之卒顯當世公即欲自閟能終閟哉曩公嘗爲余言文者心之聲而身之華也譬之於人百骸四體賅而存焉然搆而聚之者神也豈而宣之者氣也匪是則禽鹿强行者耳昔司馬子長上下古今混濫六藝百家以會其神遍遊名山大川覽聖哲之遺跡以昌其氣故涵茹苞括靡所不貫通疏宕遒邁廢所不超詣有出之神解而得之氣勝者遂能凌厲千古爲作者之雄此文之正鵠而秘林之型範也余猶記公年已耄耋而扼擘談事下筆亹亹若懸河倒峽其神完氣壯深於文詞得子長家法故其持論如此蓋子長既整齊世傳網羅放失成一家言猶曰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以俟後之君子公之意其或出於此乎至於今而公之文遂刻以傳則所謂當世其寶而不能終閟者也夫公志不施用而僅見於文讀公之文以推見公之志後世必有知公者是在茲集矣賜進士及第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予告存問門人申時行謹序

第一卷
五言古詩
寄題弁陽精舍
送王侍御南還五首
愛賢堂是茅謝費三相公故處
夜游白龍潭
養泉詩爲友人賦
入山同愼子
題六祖像
贈僧相守
感懷
夏夜張爲山王雲竹曹紀山三侍御林平泉嚴養
齋二太史過宴得竹字
病臥山齋得小池置石其中養魚數十頭游戲甚
樂
壽封君介庵七十
龔侯井在煙雨樓下
幽居言志
第二卷
七言古風
武溪行贈李抑齋備兵辰沅
王仙人行
朔風行
題列仙圖壽王隱君
北江彭君破賊歌
釣鰲磯歌磯在煙雨樓下
秋夜贈盛山人歌
與學博歷山張君夜飲南湖作南湖吟奉贈
詠易嘉靖丁亥歲作時先宗伯年十有八
龔使君新修煙雨樓戊辰余宴飲既有壯觀備極
歡情遂賦長歌用紀其事云爾
第三卷
五言律詩
贈大司空馬翁拜命南都
送藩幕卞君之東粵
送李一泉南還
送茅少溪南還因東乃弟鹿門明府
送友人之任二首
送沈臚丞之南都二首
春夜寄王侍御懋復
春夜寄茅明府
送張君南畿兵馬
對酒

送仝少尹之贛榆
贈陳學博
獨行
霽夕有懷俞侍御
曹侍御出按畿輔貽對月之作奉和一首
贈東洲楊太醫
寄芳川主人
送馬少府之南安
贈台州孫處士
野步
李氏園池聽琴

秋夜二首
月夜寄遠
送沈光祿南還二首
送楊進士奉使朔方因還蜀省覲
送姚江劉明府
許君山使君山守夔州月餘令弟石屋復拜留都
比部伯仲相繼言別
贈少府姚君之烏程
朱射陂出宰烏程贈言三首
寄朱明府
日暮東郊作

題雲峰卷
送滿城陸明府三首
述懷
酬王檢討子難月夜見懷次韻
秋夜送王光祿使還嘉禾
壽高都王封君二首
贈李太常出補磁州
送王及泉明府出宰吳江二首
病中送徐華原侍御
贈別虞部吳君分署錢塘二首
贈別同年高中玄太史

除夕送何春泉給諫
壽秋江戴先生
初歸山中作
秋日臥病應天山亭
七夕同子睿晚坐
晚坐寺中
山亭卜居
夜宴同盛山人莊處士
禪房中夜
亭中遲客不至
贈五臺山衲上人

弔愼處士墓
秋晚若溪道中
棲雲寺早起
過金子新第
贈張明安
鄭子長府言別道過靈壁縣往見王明府因贈此
作并寄王云
送嚴少府之任萬安二首
送唐邑博之京口
贈何元朗內翰之南都三首
送吳少府

送王明府之官因便道省覲
贈漳浦愼明府
送李子倅楚中因寄屏石使君
贈黃明府之潮陽
訪侯郎中
夜歸墮馬戲作
送學博陳子之任
寄懷章太僕
送胡使君之長沙
送沈君之滁陽
送郡侯李君之建昌二首

送蕭明府之任廬陵二首
贈戴司理之袁州
贈別駕王子之沅州
送朱刺史之潁川二首
送孫君之龍岡驛
送邊明府之任歸安二首
與陳少淇夜別
寄蔡子
贈醫師滕君歸吳
贈張復庵都諫參知蜀藩便道歸省
送姚侍御出副閩藩二首

送陳參軍之廣寧
送少府張君之將樂

第四卷
五言律詩
揮使戴君故西原先生之甥也因其南還賦此以
贈
贈太醫彭君南還
送吳霽寶督學山東
送林明府之任
贈藩理徐君之楚因便省覲
贈別駕沈霞川之任

臺肆伍 册995版 26B

送李少府之吳江
送內弟少府韶溪顧君
送太守包君之路南
送吳紿諫
送紀少府自保定遷元城
送別羯唐君
徐諫議魯庵奉冊使河南贈別二首
太史乾庵馬君奉冊使蜀中送別
壽泉石翁八表二首
送別
贈阮子元西登第後還家省覲
泌目 七
送紀明齋使君之光州四首
壽姜君泉南
題高君南圃
贈馬埭山之任南都
贈李將軍
弘法寺王侍御宴集二首
冬日送沂州林學博
送閔少尹還邑因寄孫明府
夏夜伍使君宴集二首
贈王吁山
殊勝寺唐郡侯宴集
夏日過楊水部清風亭
尋萬鹿園不遇
贈石林上人
昭慶池上夕步
同汪西潭方伯胡石屏僉憲游太湖
贈郭少府
湖上宴別王侍御雜詠六首
別潘太史
題楊水部山樓
臥疾早懷
秋夜懷王使君
泌目 八
過王東華使君同宿禪寺中夜有作
城下緩轡望王使君寺居
送別樂安郭明府二首有小序
送魯明府之招遠
壽許封公八表二首
寄贈雲石鄭使君二首
贈沈儀部觀頤再起南都三首
紀夢有序
招遠遊故人
壽太史倪君八十
寄沈玉陽

送觀頤沈公北上二首
嘉禾道中偶成
白蓮寺
送天官許君北上
對月寄錢選部
七夕風霾與友人別
客過詠雀
賞菊
次答王生
班婕妤詠
桐廬道中
泌曰
新都道中
贈嚴州楊使君二首
富春夜望
新安道中雜詠四首
山中人問官有作
贈廉水張君
過眞如寺
夏夜與客小飲二首
園中新秋
新霽與客夜坐
過釣臺謁嚴祠

大霧時萬厤庚辰秋日也
灘上阻舟
滄安道中贈令君
江望
望江上人家作
宿陽山寺
登愼侍御園亭
壽張學博八袠
送客北上賦得雲
贈滄洲嚴處士
夏夜園亭即事二首
泌曰
園中喜馮文學晚過
池上
泊舟鶯湖適王山人至
池上偶成
亭上
贈友人
寄曹中丞
詠鶴四首
山中贈客
茗雪道中二首
贈內弟朱君赴汀洲郡幕

百泉勳部枉過不遇有作見貽率爾次答
至夕
冬夜有懷
送郡幕鄒君還嚴陵二首
壽卜君六衮
壽憶竹張公九衮
園行
藩幕雙泉親丈暫晤言別賦贈
送下邳沈判官
送中翰李君奉使還閩有感
壽憶竹張君二首

雨後送別鴻臚朱君
贈錢明府之新建
六月菊盛開對飲
春夜延望偶懷親知率爾貽答眷然有飛蹇南歸之想
湖上寄萬鹿園山中
同友人夜酌次韻
諸子夜坐法華竹林敘別
舟中懷友
與楊水部言別
新安道中
自遣寄鎮山朱丈二首
春夜聽琴二首
新都道中
新安江
自滄安入新安江薄暮一首
過靈隱廢殿因燈致慨
文昌宮小憩一首
夜至獄館宿黃庭院
再贈王旰山
任郡侯齋中宴集
秋日過宴心山樓上

溪上夜坐
德清道中憶有周郡侯夙約不遇
第五卷
七言律詩
贈張侍御按浙還朝
送錢進士奉使
同袁元峰茅見滄二太史飲湯層簿第燭下看菊
和袁元峰賦堂中菊
和王槐野太史卜居
和王槐野過朝天宮
至日候朝

至日朝罷
出朝送上虞陳令
冬至日有懷院中諸僚友
春日同友人早過西苑
夏日靈濟宮同館宴集二首
乙巳夏旱詔禱郊壇陪祀有作
晨霽入朝
送蕭侍御按部貴州因過粵省覲
月夜寄潘二時謫海北
寄箬溪顧中丞
寄萬僕部思節
寄謝文華民部 謝時分曹維揚
寄傅中丞應臺
昔擬大閱頒一篇白石比部見而賦之因有子虛之贈遂答此作
贈李中丞
寄上尊師張公水南
山中送吳子奉使
發都邑贈餞送諸友
登金山寺
過呂梁贈陳華山水部
夜宿吳山人故居

出郭
西湖
送侍御斗城孫君巡陝西茶馬
病中喜蔡憲使自蜀朝賀初至
嚴太史邀宴席上占贈
趙兵憲將之薊鎮道過畿甸奉贈
贈吳侍御出按鳳陽諸郡 時方有鳥夷之警
送白溪先生之江陵
贈武林陳郡侯
贈奉常稚川兄之南都
贈月洲丈賜假還豐城
贈納言湯練川之南都
壽崦翁大中丞
新正臥病書懷
送王侍御按廣西
送范虞部監治遵化
贈徐侍御按滇二首
倣廬始成曹侍御過訪見贈次韻奉答
三茅觀同王侍御讌集二首
和王侍御同藩臬諸君遊雁蕩
山居夕步
春日張明府邀宴天寧閣上

送吳水部開省沛上二首
餞匡明府
秋日送張水部開省錢塘
送曹使君之南康
送王主簿之寧陽
病起諸君邀飲沈戚畹別業
題沈莊
贈金山姜將軍七袠二首
燕塞
冬至日寄王處士
贈聶將軍 曾中武舉
泌園 十五
月夜贈陳簿
贈張僉事備兵建寧
贈魏民部
贈陳將軍自楚拜山東閫帥因而使秦
贈給舍徐子奉使冊封楚藩
贈別晁太史使洛
贈申給諫使德藩
贈華鴈部改南都
除夕有作
朱明府以廷平遷諸崇德兼行諸縣事奉贈
第六卷
七言律詩
答贈吳藩伯有小序
夏日新莊
送大中丞蹇公之薊門
秋日湖上送客遊七里灘
壽詹貴吳君
杜史詹公按部還朝便道過豫章弭節奉贈二首
壽少司馬溫公
答少司馬溫公移書枉問
屠緯眞儀部枉過適予伏枕因貽雅什依韻奉和
答五嶽陳公
泌園 十六
送王侍御按浙還朝
壽范司成屏麓
寄贈羅水部
天尺樓詩有小序
侍御純吾鄧公按部還朝奉贈
壽施隱君南石七袠二首
贈大中丞三泉周公轉大廷尉
與趙明府同游太湖過飲二首
與虛白張君夜坐
夏日過吳門謁李中丞二首
贈禹門山人六袠

閭嗣成孫被放後往游泰山喜而作此問之
奉寄少保潘公并序
望昆山有懷潘司空有小引
旱秋同石翁學士苑中遊覽
上巳日逸老堂讌集
秋日過南石雙瑞堂宴飲
詠牡丹
詠紅藥
春日同錢子汎舟
初得葛山別業是葛仙鍊丹處
春日園行客至
泌目 十七
種橘
吳中丞貽示旱春溪行之作用韻奉懷一首
園中
斗垣龍君見訪贈別
晚過吳江宿姑蘇城外有感
湖邊風雨
齊雲巖雜詩四首
自白嶽歸閭雁
七里灘阻風次日作
病起湖上夜飲
李使君枉顧問疾即席奉謝
題元美小祇園
張使君誕辰奉贈
贈李將軍
浮玉山夜泊
病起得同麓余學士諸公書
贈方文明居士
郡倅羅君過訪留集
園居即事
夏夜留客
茅順甫枉顧敝廬有作貽贈奉酬
病起遊錢塘
泌目 十八
贈馮太史開之
贈孫小溪中丞二首
夏日與諸君避暑蔡蕩
贈刑少府轉昌平別駕
王中丞思質輟辭公即元美尊人也
寄鳳洲參知
送王荊石司成
壽愼山泉侍御
皇甫封公六袠壽詞
淇竹陳使君自括蒼遣使相訊寄謝
五日與客宴飲忽談爨事因感新懷醉中有作

送徐使君之任閩中
夏夜城南小園
奉酬存翁師相
中丞我渡陳公席上賦贈
湖上小飲
存翁師相誕辰用韻奉贈
北堂鳩瑞詩有序
贈大中丞盧山張公移鎮南都
寄履庵范宗伯
虹橋詩爲太醫蔣君賦
憲使沈劍南招飲煙雨樓

留別沈使君
贈使君方齋史公之任粵中
送太醫黃君
贈左使陳雨泉七十
和洞翁宗伯見懷之作
樂巖詩爲沈太醫賦
右湖詩爲周虞卿賦
送馬將軍
使君蔡公往在攜李曾過草堂久闕奉聞忽承貽
問既感高誼殊慰積懷因作附謝兼訂雁蕩之
約云
偶謁大中丞李公序時以積雨洪水方興至是忽
得晴霽雖將墊溺或可無虞喜而再贈二首
贈給舍葉子使郢兼簡郢都曹侍御二君皆同館
也
同友人夜酌敘別
沈朱二進士北上餞之有作
新夏雨初已池亭對客夜談
題馬方伯石渚別業
望海篇奉送陳使君行部鹽官作
馮開之夜宿瑤光閣次早予將訪之適其已行悵
望有作

安南納款
玄墓道中作
過光福題贈本立上人
太湖
郡侯謝公有贈次韻奉答一首
春日初霽西遊
同嚴子孚登道場望太湖弔孫太初墓太初自高
士惜其猶未聞也茲獨深致意焉
高士王君雅多山水之癖過余雪上登海天閣有
作見贈輒爾賦酬云
題榮壽錄

柱史張公按部還朝遂以贈行兼爲答謝二首
過吳君山園
早起書懷
寄林與吉
使君越湖邵翁八十初度令子侍御因以按部便
還越中得拜堂下奉贈
丁未春入朝呈院中諸友
第七卷
五言絕句
月夜送易憲副督學四川二首
贈空山人二首

思家中別業
題昭君畫
直廬偶成
懷陳中丞三首
七言絕句
方時湘訪予不遇別去金陵因寄訊一首
武城逢孫比部聞箴作
泊舟有感
朱太夫人壽詞
贈郡幕吳君之南陽二首
山居即事二首
詠獵犬有感二首
三月晦日張明府邀飲有作
草堂新成適子睿過偶作
溪上草堂
寄贈日者汪君
學博季湖賀君枉顧奉贈二絕句
小鳥
幽居
病臥荒莊辱林使君相訊賦以志謝二首
温司馬出師歌六首
怕春陰曲

題邵平圖
贈朱生說者
劉長興謫天台郡貳因錢文學往謁賦以寄贈二首
詠眞如寺纓絡松
贈誠齋紀丈壽詞二首
讀易嘉靖丁亥歲作年十七
聞秋聲有感嘉靖丁亥歲作
徐子自吳與馳入京都來療予病贈別
園中冬青甚茂偶題
紫燕

戲從溪上釣魚作
贈大中丞胡公塞上歌七首
六言
賀尹山人遷居東里二首
五言排律
題世芳樓茅相公故處
贈錢南郭
送吳侍御按部江石
送少司成文石之南都十韻
九日宴達觀臺上
贈左伯陳公奏績
泌園 三三
寄贈觀察李公十八韻
暘谷王使君壽詞十四韻
壽大中丞養翁李公廿八韻
邑侯鄰初祝公壽章
贈鏡宇沈公以大廷尉轉少司寇一首
送孫宮庶柏潭
夏日苦病忽致聾瞶寄呈孫學士龔使君
奉贈大中丞心翁常公遣將西征大捷詩有小序
壽玄翁相公六十韻
憲使劍南公轉江西藩伯贈別五十句
松亭詩爲宗藩賦
入西湖信宿靈隱寺
七言排律
陳使君邀飲天寧寺閣
王司寇元美赴南都奉贈長律一首
呂少府冬夜招飲西寺
贈龔毅所憲伯十七韻
讀王元美集有作時公起家改京兆故落句及之
訪淩工部作有小序
答王中丞有小序
健齋明府夜宴郎事十韻
泌園 三四
送侍御馬公十四韻
積雨後有懷寄承山宋丈
徐郡侯行縣江城因寄此作徐建安人也故以之發端云
晚寓禪寺龍使君攜酌過宴夜深言別奉贈七韻
詩餘
贈山人調生查子
春暮送客調王樓春
送人入山調何滿子
春日閨怨調鳳凰臺上憶吹簫
第八卷

書
謝京師諸老書
與王荊石書
與王荊石書
與申瑤泉書
與陸五臺書
與許敬菴書
與許敬菴書
與申瑤泉書
與王相公書
第九卷
泌目
書
與周衛陽書
與何震翁書
與叔孺書
答子肖玄書
答徐老師書
與胡梅林書
與李克翁書
與許鵬川書
與何吉翁書
答曾舜翁書
答念華張公書
第十卷
書
與王鳳洲書
與陳近衡書
與王守原書
與胡順翁書
與少宰王荊門公書
與少保豫所呂相公
與瑤泉申相公
答大宗伯水簾潘公
泌目
答大司寇西石王公
與大司馬鑑川王公
與太史余同麓公
答大司成余同麓公
與少宰同麓余公
第十一卷
書
與大司空印川潘公
與大中丞鳳洲王公
答郡伯及泉李公
與大中丞嵫山張公

與大中丞我渡陳公
奉少師存翁徐公
與太僕卿石東林公
答符卿戚中嶽公
與大宗伯履菴萬公
與大宗伯平泉林公
與少司徒吉陽何公
與大司馬金湖方公
與少司成大疇萬公
與少司馬蘭谷鄒公
答大中丞少渠張公

與大中丞松屏謝公

第十二卷

書

與大廷尉我渡陳公
與少宗伯正峰孫公
答少司馬南明汪公
與郡伯及泉李公
答大中丞鳳洲王公
答郡伯鳳坡易公
與憲副鹿門茅公
與大宗伯對山林公
與大中丞鳳竹徐公
與大司馬印川潘公
答大宗伯對山林公
與兵憲及泉李公
答大宗伯洞山尹公
寄淩斗城學憲
答大宗伯遠峰汪公
與學憲壽齋喬公
與京兆鑑塘周公

第十三卷

書

與大宗伯內山裴公
與大司馬近滄谷公
答定菴陳明府
答蕩伯蔣雲龍公
答劉處士
答憲使裕齋張公
答郡丞定菴陳公
答郡伯陳洪竹公
與大中丞東泉鄔公
答大中丞胡玉吾公
答左伯龍灣徐公

與宮端屏麓范公
答兵憲笠洲王公
答郡伯王越峰公
答大中丞近岡吳公
與少宗伯白野殷公
答憲僉蹇理菴公
答督學少松滕公

第十四卷

書

答學憲莊陽山公
與少司空五臺陸公
與郡推郝衡陽公
與郡伯張起潛公
與中丞春宇賈公
與藩伯賈春容公
答憲副呂鳳川公
答憲僉須成吾公
與郡伯段蒙岡公
答憲副見嵩劉公
與藩參弘軒張公
與左伯近野蒙公
與少司成王荊石公

與侍御次山王公
與中丞近野蒙公
與郡伯海岡鄧公
答郡伯曹如川公
與職方南離錢公
答侍御孫鶴峰公
與刺史馮源泉
與符卿鏡宇沈公
答水部淩繹泉公

第十五卷

書

答大行質菴孫公
與郡丞龍澄源公
與督學石洲林公
答勳部百泉皇甫公
答侍御周乾明公
再答侍御周乾明公
答憲使孫長山公
與藩伯九山張公
與藩伯南臺魏公
與太保傅鎮山朱公
答中丞漸菴李公

與左伯白野朱公
答謝衡沖侍御
答侍御肖玄于公
答侍御邵梅墩公
與學士余同麓公
寄大宗伯泗橋陶公書
答寅所方明府
與郡伯懋軒王公
第十六卷
序
贈侍御巽齋陳君考績序
泌目
送光祿少卿江子謫長沙別駕序
贈太僕介卿確菴曾公序
贈地官樵野崔君自廣德量遷序
贈禹城二尹近溪徐君馬政獎勵序
送尊師蜀山游先生任高郵別駕序
贈南虛丘先生擢四川理問序
永新尹氏總譜序
第十七卷
序
送邑侯璧山盧君入覲序
贈郡侯月川梁公轉荆相序
奉贈郡侯朗峰錢公膺召序
贈邑侯鳳坡易君序
贈玉溪包君授西城兵馬司指揮序
贈杜國大都督東湖陸公序
封君白溪鄭翁序
贈明府質齋李君膺臺獎序
第十八卷
序
蜀川譚公四壽序
祝尊師大司空退齋林公序
壽郡伯思湖黃公序
泌目
贈張母太恭人壽八十一序
贈東湖曹封君及劉夫人同壽序
贈憲副應臺先生備兵陝西序
贈淡菴戚處士夫婦同壽序
壽奚川先生年七袠得侍其父九袠同壽序
壽喬母儲太夫人六十序
贈蒙太恭人上壽序
壽封君蕙坡馬先生六十序
第十九卷
序
贈郡伯唐巖先生誕辰序

壽封君南莊處士澹淵晁翁序
大宮保太宰嶽丈默翁吳公壽序
贈朱母碩人六袠壽序
壽封君穀齋江翁六十序
題畫贈李君與配同壽序
送郡推周子壽其親西閒封君序
壽梁石紀翁七袠序
壽封君玉溪翁七十序

第二十卷

序

尚友堂詩集序

奉贈太子太保大司馬岷翁張公歸蜀序
奉贈右司馬大中丞一翁温公以大司徒召還序
仁聲錄序
吳江明府趙侯異政編序
奉贈大中丞志齋周公轉南少司徒序
奉贈邑侯袁公奏績適常袁太公七十壽誕以具慶貽褒序

第二十一卷

序

奉祝邦君觀瀛翁沈公五十壽誕序
奉贈吳邑明府章南周侯奏績因晉位天官北上

序
奉贈郡伯觀瀛翁沈公奏績序
奉贈少保大司寇御史大夫印翁潘公七袠壽序
奉贈大中丞心翁常公遣將西征大捷序

湖州府誌序

大司空南坦神樓序

第二十三卷

序

奉贈使君藩參中陽舒公轉河南臬使序
奉贈郡使君及泉李公考績序
奉贈郡伯及泉李公轉按察僉備兵吳中序

奉贈郡伯近岡吳侯膺卓異盛典序
奉贈郡伯東巖栗公奏最序
奉贈郡使君成吾熊公奏績序
奉贈郡伯成吾熊公入覲序
贈郡丞梅亭藍侯轉山西憲使序

第二十三卷

序

奉賀郡理順齋張公考績馳封序
贈明府文洲羅侯考績膺褒典序
贈明府鑑池李侯考績膺褒典序
奉祝元輔瑤翁申公五袠壽序

奉贈大中丞松屏謝公晉少司徒序
奉贈憲使鳳洲王公之任山西序
奉贈大中丞兌翁蕭公轉南都少司空序
奉贈參知使君幼川劉公轉河南按察使序
送東湖張長公赴任鎮遠序
送射陂邑侯朱君入覲序
贈璧山盧君令歸安序
第二十四卷
序
邑侯雲屏先生膺獎序
奉贈大學士少保礪翁八十壽序
泌目
壽封君玉溪翁七十序
大學士尊師存翁夫子壽序
奉祝少師元老瑤翁申老先生六十壽序
郡伯思訒李侯稱祝序
贈范母陸太夫人七十壽序
奉祝沈母林太恭人八十一壽序
第二十五卷
序
圓通神異集序
浙江鄉試錄序
浙江鄉試錄後序
雲巢餘樂序
贈蔚州衛經衛蕭君考績序
贈鞏巖節推小泉趙君還郡治序
贈鍾山先生擢廣東參議序宦
贈太史內山裴君奉使序
跋默翁遺草序
奉壽元輔存翁入袁膺聖朝存問殊禮序
奉贈浙參知九山張公轉閩臬使序
會試錄後序
武舉錄序
贈烏程令錢奚川入覲序
泌目
贈緒部鍾山袁先生奉使南還因便省覲序
贈別白石蔡子任歸德守序
贈經府浚君之任梧州序
鄧先生翁菴序
贈都諫韋軒鄉丈先生參知廣東藩司序
贈郡博石溪陳先生膺臺獎序
贈郡倅楚東湯侯膺獎序
賀封君陟峰徐翁榮膺貤典序
贈歙簿雙溪沈先生序
光裕錄序
第二十六卷

記
都督僉事掌錦衣衛事贈右都督陸公祠堂記
御史大夫左司馬嵎峞翁張公定浙變記
張君東墅記
達尊坊記
進士題名記
大鶴山人記
柳州鄧侯留鹿記
山西道監察御史題名記
第二十七卷
文
泌目
陳後梅入覲文
傳
平都蠻傳
姚廬溪傳
頌
擬上大閱頌有序
贊
雲厓公贊
方伯西皐公贊
雜著
奉贈大天卿章南周公北上帳詞
題湯磨簿遺像
題天聖寺重修册後
第二十八卷
碑
嶺南平寇碑
漢壽亭侯關公廟碑
重修朝天宮碑
擬撰御製太嶽太和山重修玄殿碑
分宜縣新城碑
淮揚紀功碑
第二十九卷
泌目
碑
海塘碑
長洲縣儒學重修碑
浙直分署碑
夏鎮鎮山書院碑
明贈徵仕郎戶科左給事中一葵湯翁配封太孺人何氏合葬墓碑
少保賈公神道碑銘
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熊公神道碑
江西重建貢院碑記
呂梁洪水部陳君去思碑

通州重建察院碑記
保定府知府題名碑記
第三十卷
祭文
祭岳翁吳太宰文
駱太孺人祭文
祭王愛荆文
祭李文定文
祭曹母文
祭孫封君文
祭陳松谷文
祭茅荼人文
祭徐雲翁文
祭潘夫人文
祭嚴心萱文
祭沈筠溪文
祭施南石文
祭紀明齋文
第三十一卷
行狀
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默泉先生吳公行狀
狀
成國太夫人行狀
封奉直大夫刑部員外郎孫柳西公行狀配徐宜人行狀
福建按察司副使監泉卜君行狀
第三十二卷
墓表
順天府府尹近川查公墓表
潘潘教授趙川蔡公墓表
墓誌銘
承務郎南京光祿寺良醞署署正中泂吳君墓碣銘
吳孺人墓誌銘
處士悅閒姚君配徐碩人合葬墓誌銘
處士犁雲淩翁墓誌銘
沈母徐碩人墓誌銘
陳母王孺人墓誌銘
第三十三卷
墓誌銘
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龍潛張公墓誌銘
處士南津杜君配劉孺人合葬墓誌銘
湖廣布政司右參議石雲沈先生墓誌銘

贈國子監司業夢山范公同配封太安人陸氏合葬墓誌銘
逸士夢溪胡君墓誌銘
處士董君配蔣碩人墓誌銘
慶陽府通判夷門唐君墓誌銘
第三十四卷
墓誌銘
南京刑部江西司員外郎進階朝列大夫綾藻泉公墓誌銘
雲南臨安府檢校東軒閔先生墓誌銘
封刑部員外郎固吾昌先生墓碑
贈承德郎南京刑部四川清吏司署郎中事主事黃雙湖公墓誌銘
贈徵仕郎刑科左給事中雲墟陳先生墓誌銘
棲筠處士張公配褚碩人墓誌銘
余山人墓誌
第三十五卷
墓誌銘
記南余處士墓誌銘
封翰林院檢討徵仕郎一溪王先生墓誌銘
朴齋巨處士墓誌銘
奉直大夫刑部清吏司員外郎明齋紀君配宜人吳氏合葬墓誌銘
太平府知事陸肅齋先生墓誌銘
刑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資政大夫訥菴吳公配夫人劉氏合葬墓誌銘
煙村先生顧公墓誌銘
散官直齋李處士墓誌銘
第三十六卷
墓誌銘
正議大夫順天府府尹晝溪姚公暨配椒人錢氏墓誌銘
通議大夫南京刑部右侍郎白石蔡公墓誌銘
徵仕郎工科給事中坡東王公墓誌銘
封孺人累贈一品夫人沈氏墓誌銘
處士竹墟顧公暨配巨孺人合葬墓誌銘
第三十七卷
墓誌銘
贈恭人莊氏墓誌銘
南京太僕寺丞王子敬先生墓誌銘
中憲大夫南京太僕寺少卿東臺銘
王公墓誌
秋軒李處士墓誌銘
南京高橋門千戶所吏目西野俞君墓誌銘

龍潛張處士墓誌銘
嚴母吳孺人墓誌銘

泌目

明烏程董份　著

五言古詩

寄題弁陽精舍

卜居弁山陽山陽足眞賞抗館出幽岑凌軒闢疎棐雲日共澄霽峰巒互開倣矚景有奇暘眄聲俱妙響遺情既超曠理愉得心爽粤予嬰塵樊久抱山阿想偶酬適俗心終然謝時網

送王侍御南還五首

山木自有枝結交亦有因豈無宅人故莫若心所親顧得展婉孌攜手同清塵變故出須臾離別在茲晨如彼倉卒匪我言所申

其二

同枝葉一旦東西分與子俱食茶孰知中苦辛含情各將子上河梁河水流瀰瀰蒲葦何靡靡白石何齒齒寧爲蒲葦枝不作水中石蒲葦相因依石轉無終極客行自茲始萬里安可卽願保金玉軀愼子馳驅日

其三

平生斗酒樂不知別離苦離人何草草相視各淒楚四坐屏絲桐旨酒忽不御遊子懷所生居人慕儔侶兩心同舍酸淚下忽如雨

其四

清晨鶩出門白日晚以暮何用解愁憂衆賓盈廣坐嘉議縱橫陳豈不慰情愫低頭私念君結我長思慕傷哉心踟躕行矣卽長路

其五

紫色易亂朱下里或陽春微言難可辨所貴聽者眞百家多憒憒願涉大道津鑽木會見火汲井會見深人生百年期流光如颺塵勉哉崇令德勿爲時所侵

愛賢堂是茅謝賛三相公故處

名區結靈契勝地棲上賢三臣繼登輔我公陟端台位信接踵宅第疑相傳經始改新構曩基實依然流風悵昔載興懷在茲年神期雖異槩襟賞聊同詮遠規符

上代近鑒沿目前魯尼稱竊比周旦務思兼君子貴取善豈曰徒勞謙道高積遐度德盛無遺筌往哲既有慕時彥俱見延優渥被廣坐浹惠周末筵攬俊日靡逮憐材意如偏協忠濟大業寧爲一身專光昭燭海內勳名薄中天元工稟洪造微物荷采甄仰承嫵婉心欲喻申難言

夜遊白龍潭

月出始微茫來行曲堤上蒲葦蔚參差煙波宛相望樹裏隨清颺沙邊蕩蘭舫美人悵有懷悠哉詠河廣

養泉詩爲友人賦

山中信可珍山下泉初洌始出每潺湲既流轉澄澈

影連星文石光寫明月漁泓一區裡蕩漾映天末主人
多靜觀養眞自怡悅理悟神更幽達生事靡閡日日泉
上游垂綸慕前哲

入山同慎子

休沐始歸來幸此乘閒適偶從谷口行復向林中息水
霽澄夕容山幽澹秋色忻然逢故人坐對長天碧

題六祖像

師自西竺來九年常面壁閒經祇樹林坐倚招提石非
寤亦非寐常忘乃常寂何言國王尊一見勢自失靜屏
徒御喧密欽旌旗色荼持浴日心敬禮彌天釋既吐無
聖言頓遣有爲迹空彼六根塵仗此三昧力甘雨歸路
深蘋率隊戲清淺乍若樂有餘亦似勢足展濡泳苟得

性江湖竟誰辯撫化心爽然省已任優蹇

移青溪覺花白

贈僧相守

上人崇戒行早暮禮西天眞空本不染善果恆有緣靜
堂嗣芳躅妙悟何澄然浮雲萬里淨明月一輪懸同時
沐恩寵法印相承傳登場稱二梵升座掌八禪無寂亦
無動永守玄中玄

感懷

人生如旅寓有去必有還忻戚復何爲徒自苦其間譬
彼芝蘭草培植何其難朝來方把翫夕暮成摧殘物理
固自有中情獨悲酸哀猿響天末慈烏啄簷端繁星將
欲散明月消以寒愁人不能寐披衣起盤桓頃刻萬慮

盈涕增汍瀾

夏夜張爲山王雲竹曹紀山三侍御林平泉嚴養
齋二太史過曼得竹字

中庭頗閒曠清夜遣煩潛初月出高城微風度蓼竹理
解形自忘意適景常足所願賞心人時時晤幽躅

病臥山齋得小池置石其中養魚數十頭游戲甚
樂

積痾情難懽淹臥時易緬翫芳聊自愉悟物暫可遣嘉
木陰始敷鮮葩落猶泫緩步忽周庭俯仰恣昧眄小池
盈尋尺石窟流波轉羣魚方出游初日光正閃揚鱗揭
深蘋率隊戲清淺乍若樂有餘亦似勢足展濡泳苟得

鵠本不遠眾鳥嗤孤鶩物性各有適志意兩不牽中路
忽進退無常羣所嫌絕引特易事正爾難獨捐嗟予慕
通達失據時頻連云胡已違棄依依望能援詎謂才有
取要是義自賢微衷良不偶感歎情難遷有生射蓬失
天隅歲空迫孱弱懼易朽徒負少壯年明時正更化禮
樂何彬然維新介聖慮萬機方精研遭逢閒垂古何幸
今親曠鶯聞制作理深仁兆其先垂紳拱玄嘿百職司
存焉淵風在厚養精神用匪偏昔人專擇任得一萬乃
兼願言臻至治行慰溝壑填居卑事易忽地遠嗟誰宣
職當樂幽居勿使外好纏至樂理無擇靜觀得所恬探
春萬物熹媚我以眾妍閒門晝寥寂頹然對前軒林鳥

聲屢變悠悠與化參我心不自知借爾代我傳天機在
耳目冥莫未能言采眞足自老此意君勿諠

七言古風

武溪行贈李抑齋備兵辰沅

君不見漢家世祖稱神明入纂帝統開皇京虎臣盡奏中興業雲閣齊標上將名上將桓桓定邦國闢除海內雄圖立當時若數承平功惟有伏波功第一交州合浦早揚旌隴西南嶠皆傳檄功成隴嶠眞堪羨據鞍更向承明殿應憐臣節本難渝定擬君心終不變自古名高謗易隨明珠薏苡誰能辯由來薏苡會生疑況復於今到武溪感時俯仰皆成漢懷古踟躕人孰知李君本是

憂時客盡道天生扶社稷題柱長傳伏省名持衡更有匡君策風神四海總相傾意氣羣公共爭識風神意氣天下奇闊達自信心相知誰言薏苡終成錦已見慈親早下機一時薏苡何須道自有功名永相保擁麾此日指全荆襄帷萬里臨南徼鳴鐘樹羽驅場靜賣劒投戈闘爭少李君之才世莫倫有文有武皆絕人運籌尊俎成餘事搖筆染翰長如神太平懽晏時時在文騎縱橫擁軒蓋花開作賦沅水濱月明坐嘯壺關外昔時武溪何毒淫今來溪上生芳塵賈生鵬鳥何須作朱玉悲秋未足論定知宣室須材子莫向溪邊淚滿巾

王仙人行

君不見漢家仙吏有王喬飛鳧萬里何飄颻上方競識尚書履太史長占月朔朝君今本是神仙籍早來更得長生術身經勾漏餌丹沙盡道河陽好顏色徒聞獻賦承明廬終見分符海濱邑海濱日日彈鳴琴坐對清漳漳水深冠裳早已通南粵禮樂今知化七閩七閩共謙神明宰一日聲名遍窮海還看化理至今稱更喜絃歌長不改絃歌正值太平時投簪謝紱爲君思人人莫挽平陵轍家家多勒峴山碑投簪今住盱江邊柴桑彭澤正依然壁房丹竈參差起霞室雲堂次第連洞壑泉林足游衍蓬山碧海應非遠桃花已見結千年靈藥初聞成九轉別有仙郎在帝墀鳳閣鸞坡更遙遞殿前珥筆趨丹禁闕下鳴珂入紫薇紫薇丹禁有光輝誰道王孫憐未歸瑞日祥煙瞻御極白雲青草戀庭闈此日樂昇平願言此日瑤池晏長侯他年河水清多嘉慶行看獻歲春王正年年壽域笙歌深處處星橋燈火盛星光南極轉分明丹桂靈芝漸次生天邊玉樹遙相映堂上班衣列自成天邊堂上捧觴情年來歲去

朔風行

朔風萬里沖雲霄赤日光撼崑崙搖天河翻水八柱撓地輿震軸萬竅號飛石走瓦不可數豺狼虎兕乘時嘷叱咤小物弄造化壯士側立首重搔出門三匝勢阻隔歸來憶昔江之皐乾坤建極有常位江海底定無波濤

拔劍獨坐神自足對壁寂靜氣斂豪把柄在手專特易
立命由我天何勞人生得失等羽毛壯士亦未終蓬蒿
莫以窮達觀吾曹

題列仙圖壽王隱君

仙人住在東海東十二萬里洪濤風蓬萊隱出雲氣上
扶桑倒映虛無中瑤池玄闕暗相接瓊臺貝闕開層宮
崇崖疊嶂若無地中有一路天爲通仙家日月彌終極
駕景凌空恣遊歷朝從溟渤暮崑崙雙劒成龍人莫識
桃花洞口彈玉琴紫芝筵前橫寶瑟悠悠回首八千秋
一咏一歌猶未畢知君學道應有年便爾成仙豈無術
五岳眞圖袖裏傳九轉丹方枕中得願君渡海跨神鰲

莫學當年坐鞭石

北江彭君破賊歌

海風吹暗扶桑日海波如山陣雲黑島夷盜弄潢池兵
大城晝閉小城噤鄉村往往生荆棘古來寇盜未嘗無
只今將吏何失職九重赫怒勞宸衷神謨密定帷幄中
詔頒轅門易大帥復令諸道選熊羆彭侯挺身自西楚
颶風出掀山浪勢與天逼日月無光天地黑千魑百魅
虎頭燕頷眞豪雄邊庭一奉羽檄召樓船即日來江東
東征仗劒報天子誓滅妖氛雪讐恥穫苴兵法世所稱
彭越威名疇足比一身已號萬人敵帳下盡是千金士
列戟晴飛六月霜揚旌夜捲三江水布陣三江如組練

號令分明若雷電衝鋒陷堅勢莫當推枯拉朽猶酣戰
楚軍先登遂破賊諸軍繼至徒爭羨非憑龍豹有奇韜
誰取鯨鯢梁京觀捷書馳報建章宮千官拜舞明光殿
將帥一時俱勒功君王萬里眞加見彭侯忠勇天下聞
天朝降勑褒殊勳得來金印掛兩肘賜出銀帛班三軍
輕身歸府下簾幕經生賦客常盈門橫戈昔草平夷奏
解甲重操招隱文彭侯彭侯才出羣只今戎馬猶紛紜
閩粵餘寇多游魂何不生擒賢王縛酋首坐令南北無
風塵雲臺麟閣不須論世受爵土皆君恩

釣鰲磯歌 磯在煙雨樓下

嗟余東海釣鰲客忽見南湖釣磯石湖傍父老皆驚怵
云是昨夜鬼神入渡海疑受秦皇鞭鑿山恐藉蜀丁力
莫非觸斷不周來或似太華巨靈擘不然何無斧斤迹
倏忽湖邊如壁立憶昨曾把珊瑚筆釣絲直下三萬尺
東過蓬萊西溟渤先探驪頷珠復涉鮫人室鮫人女見
捧頷泣散作羣珠走玉盤欲使驪珠更增色拾珠懷中
恣所歷翻身將捧扶桑日夜半出海照萬國此時洞見
巨鰲窟六鰲扑舞皆可得馮夷恐我驚龍宮忽鼓天吳
颶風出掀山浪勢與天逼日月無光天地黑千魑百魅
咸畢集身微力倦莫與敵歸來但坐仰脅息垂竿不餌
魚不食臨淵無羨忘得失何期眼前見此石使我恍然
復追憶會當乾坤有寧謐爲我語海若爲我勒河伯羣

靈護石勿搖扼鰲乎且莫戴山去留待萬憶十年鎭八極

秋夜贈盛山人歌

山人平生厭聲紱隱居雲霧甘山澤著書自貴知我希姓名長恐爲人識爾來往往愛玄宗甓向空門寄蹤跡詩卷多爲弟子傳嘯歌時徧高僧室予亦金門避世人一日投書辭紫宸千里遠臥吳江濱與君相見情卽親秋風昨度吳江水一夜吹入山齋裡明燈炯炯夜更深慷慨悲歌爲君起我歌君舞亦不惡結交惟有新知樂眼前浮名何足云人世榮華豈如昨持杯勸君君莫辭願君好惡無相疑與君拂衣從此去同向山中種紫芝

與學博歷山張君夜飲南湖作南湖吟奉贈

秀州南湖天下聞南山眾壑羣流奔匯成大澤偏浩蕩虛涵妙景常氤氳中有樓觀凌霄出屹若砥柱當天門傍有修堤渡河曲宛若銀漢星橋分是時冬初霜露白城頭月出無纖雲夜寒靜臥龍蟺窟波色恍濛蛟龍紋空翠千尋眇難極琉璃萬頃光相侵偶逢高客西州士自云漢室留侯裔黃石曾傳太素書紫霞親注陰符字大物蕃治不易漢家求賢與其理使君海內偉人當朝才子早飛鳧舄向專城仍握虎符鎭千里下車閉閤如有思長日垂簾若無事坐嘯散作鸞鳳鳴揮毫更走龍蛇字風流文雅世所稀前有謝朓後白氏使君喜與民

臨湖徒倚思沈醉嗟君一生江海客胸吐萬丈虹霓氣上書帝闕不見收謁選公車豈其志乃知捧檄本爲親詎肯折腰甘作吏雄心未遂廊廟圖靈性偶發堪輿祕

同樂行春數山城南郭湖擁平堤作習池樓臨江渚齊
滕閣樓前閣道兩翼迴文昌武曲光徘徊青蓮蓬拱普
陀座畫寢香凝定慧齋昔是荒蕪荆棘處變成璀璨金
銀臺名園茂苑相對開榮河夾漢象昭回神洲仙丈聯
蓬萊石梁雲闕接天臺樓船鼓舞日夜來使君對此何
樂哉樂莫樂時太平吏不擾民自寧枹鼓息絃誦興一
時參佐皆俊英四坐賓客何縱橫庾公南樓興不淺孔
融北海尊常盈同舟遊郭泰枉轡迎候生懽娛口白日
意氣淩青冥晚來更廖廓天水同澄清萬家燈火遶城
明雙湖影動搖列星忽驚漢女弄珠出疑是絃人織錦
成眾賓大叫醉復醒引商流徵發曼聲吹簫和秦史鼓

瑟來湘靈巨魚揚鱗湧浪聽五馬仰秣行不行使君將
行復留客傾心寫意樂未畢願客且勿喧聽我歌今夕
此時良宴會君愼勿輕卒君不見羊公鎮襄陽千載難
再得羊公去襄陽萬人徒灑泣他年欲借此樓中勒取
峴山一片石永永共戴使君德

五言律詩

贈大司空馬翁拜　命南都　明烏程董　份著

十年托交誼此日藐追陪余慕甘棠德君憐葑菲才微名應自笑離思轉難裁借問巖廊上何時聽履回

送藩幕卞君之東粵

萬里馳南粵雄藩早授官遙辭　丹鳳闕出入紫薇垣鮫市納常貢珠人稅總寬海隅同戴日莫道遠長安

送李一泉南還

子本窮途士偶趨京國塵卻因遠鄉邑翻得近交親千

里懽情洽一朝離別新不堪初服意惆悵霅溪濱

送茅少溪南還因柬乃弟鹿門明府

客有南歸者因君試望鄉吳關不可見倩思日茫茫明月亭皐遠浮雲道路長緘書懷令弟此別更難忘

送友人之任三首

已惜春將暮況堪重送君河津倚芳樹天際望征雲曖暖山川遠悠悠歧路分臨鴻未敢嘆聊此慰離羣

其二

君本名家子今來辭故園携書攀　帝閽捧檄贊雄藩別路殷勤贈離居慷慨言關門滿芳草何以緩征轅

其三

驅馬出門去悠悠旌旆遲投珠還自惜彈鋏有誰知闔越子山外風煙三月時春懷勝別意總是一愁思

春夜寄王侍御懋復

良夜耿不寐悄然思故人坐聽鳥鳴曙起看花落春明知今已遠景物故相親欲寄一言便茫茫何所陳

春夜寄茅明府

芳月臨天際令宵倍悄然遙思千里外光景倍堪憐緣樹澄新靄清江澹晚煙冷風如可御與爾弄潺湲

送張君南畿兵馬

金陵本帝都新拜執金吾送別臨畿甸光榮滿路途鮮雲隨去旆曉日照驪駒猶自多離緒微歌綠水隅

對酒

閒居皆是樂對酒即成仙細酌園林上弄杯風日前醉餘猶懊憹歌罷卻頹然試問人間事浮名何足憐

送全少尹之贛榆

君向淮陰去應知多勝遊朐山當縣出海水帶城流地與煙雲僻心隨魚鳥幽他年政成日高詠入　皇州

贈陳學博

昔自苕溪上十年爲故知今來　帝都下千里復相離

臺肆伍 册995版

白日談經處青山長嘯時一官聊足慰終以縶予思

獨行

策馬來芳墅閒行過小溪偶從深樹裏獨聽暮蟬啼問
竹難尋徑看蔬不辨畦臨風倍惆悵處處有幽棲

霽夕有懷俞侍御

積病多幽緒閒居更遶迴坐聽鳴鳥遠臥看白雲遲禁
樹涼氛下園亭霽景移徘徊不知夕正此寄相思

曹侍御出按畿輔貽對月之作奉和一首

明月正當滿幽人方倚闌思君千里內同向一宵看星
旆光偏駛霜臺照更寒誰言采風處兼有晤歌懽

贈東洲楊太醫

待詔金門下長多避世情禁方調六氣大藥鍊長生客
授桑君術師傳陽慶名東洲今日水何似上池清

寄芳川主人

愛爾芳川上悠然澄素心開軒見魚鳥下榻近泉林座
奏前溪曲琴多流水音予今亦歸去此處爲投簪

送馬少府之南安

聞說南安縣偏宜仙吏情人家傳荔譜形勝接桐城厨
傭山禽膳筵迷海錯名憐君逢勝地日日弄琴聲

贈台州孫處士

台州本仙屈君復學長生鍊藥丹丘住采芝華頂行年
年看歲改日日試身輕忽嘯青山裏長疑鸞鳳鳴忘

野步

芳郊一以步杖策每躊躇綠樹映無際青山澹有餘雲
溪聞野鹿水靜見遊魚延眺重林外應多隱者居

李氏園池聽琴

清池倚芳樹復此彈鳴琴已悉林泉賞況聆山水音白
雲映卮酒落日照衣簪賴此丘中調應忘世上心

秋夜二首

幽居無與晤欲寐復依依正此清秋夜蕭條涼雨飛年
華常易促鄉國轉多違惆悵平生意無言獨掩扉

其二

旅中縻歲月景物已蕭森急雨夜方靜無風秋自深浮
沈京國意迢遞故園心兀坐寒牕下悠然獨鼓琴

月夜寄遠

閒階恣游歷往往得幽心夕烏分空去秋蟲映月吟涼
風何嫋嫋清漢轉沉沉忽與情人遠徒令眺聽深

送沈光祿南還二首

平生締姻好此日轉情親萬里同爲客三年共卜鄰懽
娛方若故離別自茲新惆悵東門外悠悠送去輪

其二

暫輒西華侍兼辭尚食榮知君念丘隴不是厭承明雨
雪催征騎風塵暗去旌今朝　帝君別無限故鄉情

送楊進士奉使朔方因還蜀省覲

此日臨邛使方當英妙年請纓辭漢殿傳檄諭幽燕驛路高車動鄉關駟馬旋彩衣將玉節同慰二親前

送姚江劉明府

會稽形勝地美子得分符古石留虞井深山祕禹圖三年馴野雉千里憶飛鳧寄語神明宰何時到帝都

許茗山使君出守夔州月餘令弟石屋復拜留都

比部伯仲相繼言別

仙都趨白下賢守出巴東清漢移雙宿長天別二鴻含香辭殿裏分節入雲中異日豐城劍何時得再逢

贈少府姚君之烏程

自別山中日長懷林壑深因君新捧檄慰我故園心

種稏湖上看桑止道陰高齋吏人暇時見倚松吟

朱射陂出宰烏程贈言三首

君是詞林選予慚藝苑能羣工方運斧哲匠未操繩世載江東學人傳上國稱漢家推作賦父子數枚乘

其二

射策爲朝彥分符作外臣折腰聊混世强項獨持身江縣酬心逸山民化政淳遥知鼓琴處常有道情深

其三

花縣日遲遲風光倍可思峴山常近郭越水欲通池秦隱知道遠爲客覺情非拙宦誤通籍浮名空偃扉相逢猶讓席誰謂得忘機

酬王檢討子雝月夜見懷次韻

寄朱明府

徵祿成何事栖遲猶未歸懷鄉知道遠爲客覺情非拙宦誤通籍浮名空偃扉相逢猶讓席誰謂得忘機

明月自堪愛況當雲始收光華疑欲旦爽氣已先秋竹
樹看俱淨簾櫳坐入幽祗聞王粲賦何日共登樓

秋夜送王光祿使還嘉禾

與子當離別正逢秋夜長塞鴻初度月吳橘始經霜悵
飲辭　天闕觴歌憶故鄉臨歧何以慰綈綍有輝光時
藏欽奉恩典追
贈先世故云

壽高都王封君二首

高都本形勝栖隱亦悠哉雲氣浮王屋林光映鹿臺巾
車隨客往樵唱逐人來行樂年年盛誰言歲月催

其二

家近太行山崔嵬獨閉關種花依日吐驅鶴向雲還飲

酒能忘世成丹欲駐顏時時聞浩嘯疑在九霄間

贈李太常出補磁州

擁傳爲新守臨歧別故知秋風與寒日總爲寫離思鄴
下山川隔西園冠蓋移他年游宴處何以慰追隨在鄴
地

送王及泉明府出宰吳江二首

賢君多逸思出宰向江城遙識鳴絃處應多流水聲柔
桑通乳燕垂柳聽啼鶯最愛鄉園近因君一動情

其二

餞別念良宵追權路已遙君方宰名邑子姚列清朝捧
檄辭　三殿飛鳧向九霄他年推漢令定擬是王喬

病中送徐華原侍御

予已愁多病逢君復遠行遄思五雲外飛節向千城落
日依寒館秋風滿　帝京無緣奉顏色何以慰綢繆

贈別虞部吳君分署錢塘二首

我本江南客時時憶勝游遄看吳季子去上越王樓山
水無窮映煙花到處幽東情將宦隱心獨愛君侯

其二

一入尚書省今爲持節郎軺車去

春草隨人發清江逐思長無言悵離別早晚向明光

贈別同年高中玄太史

蓬閣敞天中追隨宰此同鳴珂承湛露　珥筆繼清風
寡笑生離思暌違結素衷獨憐朝漏裏憶爾百花叢

除夕送何春泉給諫

旅館逢除夜何當復送行歲華分祖席春色應離旌草
發題橋處花看負弩迎莫忘聯珮日太液聽鶯聲

壽秋江戴先生

海上神仙術金門避世情園林近　天闕杖履映簪纓
宴喜春雲滿攀留桂樹明願言開壽域長此奉　恩榮

初歸山中作

早來臥林壑別去幾經年乘此涼風候重看叠嶂前閒
雲時自往流水更悠然一悟殊忘辨聊爲達者傳

秋日臥痾應天山亭

微涼界秋節勝寺一經過悟法知緣靜安心識養痾日
移禪院樹風入慧池荷願住無生境時時共嘯歌

七夕同子睿晚坐

與君同巧夕拙宦更何云客難東方朔人嘲揚子雲煙
霞迎晚露竹樹送斜曛露坐天街下清光祇對君

晚坐寺中

人生嬰世網一往遂侵尋唯有虛空境長多怡悅心雲
林開曠景水木澹清陰薄暮聞漁唱悠悠隔浦音

山亭卜居

昔愛山亭上今來得暫過開軒芳樹映拂院綠陰多宛
轉連珠樹清幽瞰碧波何須問詹尹吾已卜維摩

夜宴同盥山人莊處士

暇日稱幽尋閒居愜賞心坐看秋雨歇漸覺晚涼深堂
有孔融客園同稽氏林一諳玄妙理寧復計投簪

禪房中夜

入寺意已寂聞鐘思更深能令遺俗累卽是悟禪心初
月懸清漢疎星出遠林蕭然坐無事中夜發孤吟

亭中遲客不至

向晚對南軒微風來遠村妙香開淨界秋水閉禪門默
坐長多念閒行時自言遲君猶未至白露濕芳蓀

贈五臺山衢上人

君從五臺上一啟四禪門自讀高僧傳時同靜者論山
光非有相鳥語到無言雲木蒼蒼外何人會法源

弔慎處士墓

幽人旣淪逝舊客此遙過尚識藏舟壑曾攀挂劍枝白
雲依墓道芳草入秋祠落日徘徊處悽然獨賦詩

秋晚苕溪道中

深秋復晚行蕭索倍含情野樹停煙色清江度雨聲山
鐘傳杳靄漁火起微明一泊孤村裏寥寥寒雁鳴

栖雲寺早起

雨罷不知曙起看秋草繁林風當戶爽山鳥下庭喧展
卷開幽閣焚香對小園無人會深意獨自理玄言

過金子新第

知君結華構宛在碧溪阿春水門前映江雲坐上多綠
陰移細柳香氣拂新荷欲向輕風裡時乘明月過

贈張明府

卿家多貴盛弟兄幾朱輪復此專城去遙看擁傳新花
堤初試驥荔浦待行春他日上方舄重飛入紫宸

鄭子長安言別道過靈壁縣往見王明府因贈此

作并寄王云

失意復臨別悲歌誰爲酬風塵迷寶劍道路倣貂裘王
吉方爲令長卿屬倦游交情付知己聊以緩離憂

送嚴少府之任萬安二首

嚴維方作尉捧檄向天涯祿薄猶能養官貧亦勝家塵

勞心不淺節苦鬢先華手版迎從事因親莫自嗟

其二

聞說廬陵郡天南道路賒灘寒通贛水地濕近長沙壯志違時暮鄉心切海涯俸錢如可給好爲餌丹砂

送唐邑博之京口

唐衢雖不遇時命莫須悲自昔儒林傳偏稱學者師春風常拂塵夜月或開帷此去談經處應知盡解頤

其二

贈何元朗內翰之南都二首

執戟余方倦摛詞爾獨雄人分兩都別官爲陸沈同長路多秋草虛堂急暮蟲更憐明月夜清影隔江東

載筆新供奉承恩舊　帝京離宮通祕署江水切蓬瀛待問稱書府高談謝墨卿還來閭紙貴知爾賦初成

其三

行行遠送將此去羨仙郎作吏眞成隱之官卻到鄉千峰繞城闕一水限河梁別後憑誰寄秋籬歲歲芳

送吳少府

君昔嘗多志青雲謂可期天涯正蕭瑟日暮欲何之正馬嘶風去孤琴帶月隨一彈山水處聊以緩離思

送王明府之官因便道省覲

乘傳出長安還家慰解鞍一官眞英妙三世共承權候吏當關識鄉人擁道看匕琴早携去好向縣中彈

贈漳浦愼明府

聞說閩中縣偏資坐理深千山俱到海萬荔各成林晝靜散羣吏春風橫一琴日對清漳水悠悠知爾心

送李子倅楚中因寄屏石使君

初奉鷹車塵河東奏賦新雖辭宣室去尚作　帝鄉臣天漢星辰近瀟湘杜若春他時郢中調知有和歌人

贈黃明府之潮陽

南粵稱多寶知君只愛貧稅輕通舶市奏罷采珠人海靜山川闊潮迴天地春乘槎無恨遠河漢本通津

訪侯郎中

還山聊暫出不是厭泉林要歷風塵裏能知淡泊心袖中磨一劍壁上挂孤琴始信長安市悠悠有陸沈

夜歸鹿馬戲作

玉山非自倒偶誤跨金鞍誰道康莊易始知行路難敢攀騏驥足欲整鷙鶡冠自笑塵纓積因茲得更彈

送學博陳子之任

廿載故人別一尊難自持山川秒層雪總爲助離思余病朝方倦君才世孰知宦游同寂寞徒有歲寒期

寄懷韋太僕

閒堵河漢橫雪後曙光生獨坐占星象依然想月卿地從南斗遠人與上台明更識君懷處層冰千里清

送胡使君之長沙

昔辱張廷尉交懽踰十年下帷慚盛世結襪荷高賢此去分銅虎憐余守蠭編長沙無恨遠宣室待君旋君自廷尉轉宦

送沈君之滁陽

爾去清滁上應憐吾道東莫辭　龍闕遠方握虎符雄

儒術稱文吏歌謠化土風他時問師授慚愧說申公

送郡侯李君之建昌二首

高賢稱傲吏建武本仙鄉石室秦人洞銅陵華子岡地

偏宜坐嘯齋靜得凝香時向姑壇畔清泉獨引觴

其二

承恩始在朝衙命擁旌旄暫輒承明侍無言州郡勞白

雲時聽訟青嶂獨揮毫他日循良傳應誇漢璽褒

送蕭明府之任廬陵二首

結綬幸逢蕭才名正滿朝如何愛花縣獨自駕星軺山

水隨看近春風逐去遙知君持畫一早見起歌謠

其二

江表多名郡廬陵縣更雄五峰橫郭並二水入灘同雨

露青冥外風光綠綺中他年徵茂令車從擁扶風

贈袁司理之袁州

山水宜春郡高才復此游雄觀三楚勝坐嘯二江秋治

化應酬國褒書數下州傳聞有萍實知爲兆賢侯袁郡萍鄉縣是楚王渡江處

贈別鴈王于之沅州

爾向潭陽去風流攜一琴且看沅水色莫畏武溪深芳

芷懷人處桃花招隱心丹砂遇王吉好爲鍊黃金傳言王陽

蘇而車服鮮明者以能作黃金也辰州丹砂所產地故以贈君爲廉助云

送朱刺史之潁川二首

直道今如此無言州縣勞一杯心共醉千里首重搔落

日驅征騎春風拂短袍遙看倚恒嶽惟有匣中刀

其二

漢家重循吏共理屬高賢此去看王霸應知化潁川花

開梁苑外春發洛城邊宣室行當問須令早着鞭

送孫君之龍岡驛

送邊明府之任歸安二首

邑在太湖幽清溪繞縣流人家緣樹裏官舍白蘋洲賈

船多成市歌船盡著樓高懷將餞地應稱令君遊

其二

及爾行春處遙看春意繁願言偏桑梓不獨爲家園曉

日溪魚躍和風林鳥喧凭高凝望裏千里需平原

與陳少淇夜別

即此良夜宴送君千里游繁星在河漢明月照江洲南

國鶯花節春風綠鴨舟無能拂衣去與子弄清流

寄蔡子

驅馬出門去自知心不閒紅塵淹日月青鏡改容顏興盡客中雨夢多江上山艮朋在苕水歲暮閉柴關

贈醫師滕君歸吳

君有韓康志嫌人識姓名忽辭京洛市歸臥閶門城藥草山中長琅玕海上生春風滿行路美爾拂衣輕

贈張復菴都諫參知蜀藩便道歸省

憶昔甘泉上文章奏屬車畫熊新拜命諫獵幾成書薇省三春節松岡百歲餘南親將問俗何似漢相如

送姚侍御出副閫藩二首

執法侍君王銜恩出建章班雖辭豹尾冠是舊神

羊報國看龍劍篤時憶阜囊寒威將苦節行莫厭風霜

其二

及此三春節那堪萬里情欲將楊柳色聊緩故人行攬轡酬嚴命驅車促使程非關輕遠別閫海望澄清

送陳參軍之廣南

書記從戎日文園餞別人關河無恨遠遠海本同春楊柳邊城曉笳吹野戍新誰言遂投筆草檄靜胡塵

送少府張君之將樂

閩中山水地勝在九峰西草綠高平苑雲生近海谿閉門花滿縣行部柳成堤此去知無事鳴琴好自攜

五言律詩

揮使戴君故西原先生之甥也因其南還賦此以
贈

羨爾樓船將熊羆練水軍報　君時拂劍似舅卻知文
犀關江邊月烽侵海上雲提戈兼草檄好去立殊勳

贈太醫彭君南還

余有相如病當秋意緒繁君今思故國誰復念文園肘
上方書祕山中藥草蕃臨歧送征騎何日枉高軒

送吳霽寰督學山東

魯國多才地鈞陶復自今泰山當戶牖滄海在衣襟雨
過關城淨春深桃李陰遙知行縣日處處有鳴琴

送林明府之任

漢室方圖治君行在此時無嫌萬里遠自有　九重知
抄理同單父英年勝子奇行看　聖書召飛舄到天墀

贈藩理徐君之楚因便省覲

薇省拜除書花香遶客車去隨衡岳雁好食武昌魚驛
路雲初霽鄉園日正舒高堂應色喜衣錦到親廬

贈別駕沈霞川之任

子向淮西郡神仙窟宅間煙霞七寶嶺桂樹八公山聽
鳥訟初靜鳴琴政自閒如逢枕中訣寄我駐朱顏

送李少府之吳江

君家越水上捧檄到吳城雲樹連行色江流接政聲清
風倚槐下白日聽琴鳴予亦五湖客應多枌榆情

送內弟少府韶溪顧君

中歲苦多病經年常閉關那堪送親愛猶自阻追攀每
憶客中路遙看海上山知君多逸思攜鶴向雲間

送太守包君之路南

京國久留滯看君作壯游問途雖萬里受命是諸侯龍
島侵雲出盤江接漢流承恩無遠近勉力惠方州

送吳給諫

君才冠三楚作賦準離騷自有遠遊志何言謫宦勞芸
香携琐闥草色上征袍早晚承　恩召應知慶所遭

送紀少府自保定遷元城

一別遂云久三年勞我心榆關親負槩花縣佐彈琴沙
麓連雲出清漳帶雨深兩經幾蒲地往往播佳音

送別駕唐君

一別數千里遙登百二關攀轅上谷郡飛旆賀蘭山自
識　君恩重何言道路艱臨歧倍惆悵頻指寶刀鐶

徐諫議魯菴奉　冊使河南贈別二首

屢向青蒲上承恩　玉陛前桐圭今作使蓬觀早登仙
意氣天中迥才名洛下傳梁園如遇雪援簡有誰先

其二

十年中禁侶此日暫離羣坐對燕京月遥看吳會雲夕
閣聊輟草天閣待披芸莫滯皇華節難逢是　聖君

太史乾菴馬君奉　册使蜀中送別

君才似司馬今向蜀都行暫輟圖書府遥尋帶礪盟紫
宸移使節玉壘傍飛旌他日經過處應多負弩迎

壽泉石翁八袠二首

君今躋上壽只是愛閒居客誦采芝咏人傳種樹書雲
霞歸島嶼鸞鶴在空虛寄問渭濱上何如載後車

其二

見說樓居暇盤旋築小山檻迴知有逕峰合自成關爲
影雲霄上碁聲薜荔間十年京國士何日得追扳

送別

章臺好楊柳送客折將稀六翮皆言邁孤禽猶自依朔
風思去旆落月把征衣寄語雙飛劍何時入帝畿

贈阮子元西登第後還家省覲

獻賦已成名甯親別帝君誰知出關者即是棄繻生
暫奉潘園樂還懸魏闕情驊騮千里道早爲入雲程

送紀明齋使君之光州四首

弱冠同遊日于今三十年窮途應歷盡天路冀相先壯
志君何忝微名予偶然古來重循吏青史至今傳

其二

少小得追隨何曾旦夕離片言常共話一飯亦相期日
月遂云久雲霄豈謂遲願言雷氏劍好露匣中奇

其三

君向汝南郡應知天地中旌旗飛曉日鼓角動秋風
勢三河壯謌謠千里通使君甯不貴願早播仁風

其四

惜別情未已臨歧思益深從茲一執手誰與復談心路
有重山隔人無流水音北風如寄問幸以比南金

壽姜君泉南

十年辭世網二華眞結緣戶外仙人掌門前太乙蓮雲
生隨履扇鶴起繞爐煙自得長生術何須慕列仙

題高君南圃

清夏過南圃看君獨灌園風來開北牖瓜熟滿東門汲
井泉成澗編籬槿作垣誰言在京邑幽事一何繁

贈馬埭山之任南都

予方依　北闕子獨向南征異日懷人處同憐在　帝
京鄉園頻接望山水更含情千里遙相問何如吏隱名

贈李將軍

李氏多飛將看君意氣雄請纓思報　國投筆始從戎
劍拂星河落旌搖瀚海空歸來見　天子麟閣畫奇功

弘法寺王侍御宴集二首

重殿行方盡幽尋遥忽深修林縈落日崇嶺墮輕陰藉
石時携酌披雲或鼓琴誰言祇樹裏拂歷度華簪

其二

披尋稍欲倦緩坐轉幽清酒罷諸香發談餘一磬鳴山光生枕席雲氣接簷楹莫以朝中聚能忘物外情

冬日送沂州林學博

朔風日以急征馬去蕭蕭落葉隨人別寒山逐路遙雞鳴侵曉色雁影度清霄何日憑尊酒同君慰寂寥

送閔少尹還邑因寄孫明府

散吏本蕭森君行復歲陰重雲凝暮堞孤雁下疎林沙麓凌寒迥漳流帶雨深遙憐共仙令談笑和鳴琴

夏夜伍使君宴集二首

春來常苦雨此日上君堂置酒當新霽披襟坐夜涼開

河澄月色竹樹淨雲光景與人俱爽悠然樂未央

其二

齋閣夜沈沈賓從宴喜深瑤驂嘶柳外清漏出花陰浩嘯酬高誼玄談愜道心公庭自多暇常此集衣簪

贈王旰山

當年青瑣舍出入侍　君王一輟明光草長凝燕寢香有心懷魏闕無意薄淮陽獨檢行裝在猶存倣阜囊

殊勝寺唐郡侯宴集

湖上有佳寺君侯宴賞開波光搖槳戲空影動樓臺花雨當杯落魚龍聽樂來名區自多幻仙侶況追陪

夏日過楊水部清風亭

適意每常足一亭聊自安輕陰落高樹涼吹拂幽閑水宅宜移艇山神許掛冠清標出塵表宵寢爲易倣官

尋萬鹿園不遇

一到林栖處塵寰隔幾重霧深知隱豹人遠嘆猶龍芳草連幽徑閒雲度遠峰悵然將別去猶自倚長松

贈石林士人

上人棲息處丘壑倚空門石悟三生意林開雙樹園拂雲常獨坐掃葉與誰論一扣禪關裏何知有世喧

昭慶池上夕步

落日下林樹清光猶映山偶從池上步轉覺意中閒雲起亦常澹鳥鳴時獨還所期遲不至帶月閉幽關

同汪西潭方伯胡石屏僉憲游太湖

太湖稱壯觀此日得追攀巨浸開千里中流鎮兩山憑高天地闊幽坐水雲閒若逢釣鰲者應知在此間

贈郭少府

數年佐江縣到處只冰心黃綬猶仍昔銅章綰在今花開時聽鶴吏散自調琴更道雙松下清風常獨吟

湖上宴別王侍御雜詠六首

峴首初開宴臨流共舉觴山川千爲別雲樹曖蒼蒼歸騎斷天上攀轅擁路傍他年懷德政何似在襄陽右登峴山

其二

湖內一卷石誰言經幾秋即從波浩蕩不與水沈浮俯

檻親魚隊張筵接釣舟君材同柱石好去砥中流右登浮玉山

其三

日出道場峰憑高望不窮萬家秋色裏一郡曙煙中禾黍多臥病虛館廢將迎自乏諸時調應多遺世情露臺

黍村村熟川墟處處通坐來天更淨鷹隼擊長空右登道場山

其四

說法有高臺僧今安在哉遷聞豺虎伏端避豸冠來鼓震千峰動旌搖萬壑開不知君別後誰與上崔嵬右登伏虎臺

其五

霽月正初上陰雲忽復開流光逼清漢何處有讖埃霜共山城淨星從斗極回羣烏方起集疑是在西臺右前山道中對月

其六

冠帶飛朝日軒牖忽晝陰祇緣雲出岫遂見雨成霖緣野隨車潤清流入澗深願留膏澤意長慰黍苗心右歸雲菴中對雨

別潘太史

相逢猶可嘆相別復如何欲識離心遠應看芳草多臨觴先欲醉把袂不成歌此後思歡悟常如夢寐過

題楊水部山樓

樓閣迴臨虛芝簷列綺疏雲霞栖几席星斗燦琴書丹竈春花裏玄言夜月初只今西蜀地不數子雲居

臥疾早懷

年衰多臥病虛館廢將迎自乏諸時調應多遺世情露繁芳草淨日出衆禽鳴一適閒居趣聊能悟此生

秋夜懷王使君

不知予病久一月見君稀栖息雖相滯襟期幸不違滿庭秋葉墜繞樹夜烏飛淹疾恒如此何時一振衣

過王東華使君同宿禪寺中夜有作

栖眞依上乘避迹托無生幸與迷津者時來扣覺城階虛聞葉響夜靜悟鐘聲禪坐多惆悵身名何所營

城下級轡望王使君寺居

亦有城隅趣驂驔映水波甯如野外寺薛荔隱山阿習靜諸天近觀空一法多知君非抱病祇是學維摩

送別樂安郭明府二首有小序

曩明府尊君佐守湖郡而予郡弟子也當君侯開閤之時正才予趨庭之日予方弱冠明府髫年同侍光塵竊多照映奇其志意每屬心期今相晤京師且將二十年矣追憶昔時恍如在目而予潦倒漸覺形衰明府英賢又方振步譬之軼羣之驥超絕景雲同閒之驁徒嘶末路而已于其別也申之以辭

故國相逢日皇京出餞年離悰迷處所往事總依然

華髮慚臨鏡青雲羨着鞭莫言多感慨廿載值茲筵

其二

城郭鬱參差飛旌不自持風塵一以別天路杳相期壯志應同切浮蹤敢預知人生何易老經聚復經離

送魯明府之招遠

聞爾多賢操茲行苦自持私庭無夜謁徹飯息晨炊今下民先便文行吏不知遙傳閉閤日更自有深思

壽許封公八袠二首

轅固居齊日申公入漢年儒林推舊德奕世有高賢杖履東山適簪纓北闕傳瑤池開慶祝青鳥報開筵

其二

正及中春日欣逢上壽辰桃花連步障草色接車茵吻鹿銜芹過遷鶯出谷新更看笙與鶴紛擁列仙人

寄贈雲石鄭使君二首

中朝重使君名郡播清芬一酌嚴灘水遙看戴嶺雲鋤犁春正滿絲竹夜將分見說中和頌曾令漢主聞

其二

西臺簪筆後南國領符初總布　天朝德誰言禁闥疎聰留桓氏馬鹿夾鄭弘車聞道形雲裡徵宣賜　璽書

贈沈儀部觀頤再起南都三首

廿年解簪紱一旦應弓旌自荷　國恩重敢躭巖壑情軒車龍詔促冠蓋鳳臺迎此夜客星去遙添　帝座明

其二

昔日諸同署今都在廟堂如何當盛漢猶自老馮唐暫屬螭頭草重含雞舌香從今題柱後應喜冠簷廊

其三

君多黃鵠志人詠白駒詩　主上求賢切公侯原爾思逢時應有數報　國豈嫌遲願展經綸術從容副所知

紀夢　有序

夢中遇一侍兒歌洞簫之章宛轉翩翩雲霄人也自言能鼓琴曉幽蘭白雪之曲意殊婉變因賦詩謝卻之寤而記此

琴心方婉然歌罷意嬋娟昔在楚王坐曾承宋玉憐但能知綠綺何必撫瓊絃偷得長生藥同來度歲年

招遠遊故人

我已倦從宦君行胡不歸在家貧亦得爲客計全非月其曾遊處雲依舊釣磯南還應有日好種北山薇

壽太史倪君八十

金門曾侍詔玉署舊聯班旋寓依天上神仙在世間千年桃已熟九鼎藥初還欲試長生術朱顏鬢未斑

寄沈玉陽

見說林泉下提兵靖海氛家居能報國身隱不忘君屢荷　龍宸問寧遨麟閣勳邇來無一事閉戶只論文

送觀頤沈公北上二首

江草日以綠王孫何處遊欲乘春色去千里到皇州聽
鳥趨閭閻攀花拜冕旒九重問名姓題在御屏頭

其二

余今臥林壑于去向京華趨舍既殊路別離徒芸嗟神
蛟騰霧雨洄轍困泥沙故舊如相問猶忻眠食佳

嘉禾道中偶成

正及歸耕日周巡南北阡青苗方插壟綠水忽盈田村
婦俱行饁江漁數送鮮野人何所事惟有祝豐年

白蓮寺

予本沈淪者逃禪似有因方忻離苦海誰謂尚迷津境
入蓮花淨經翻貝葉頻此中應已悟甯復慮風塵

送天官許君北上

羨子方持檄清朝去秉銓冰壺一以瑩藻鑑自常懸憶
昔棲遲地于今淪落年酬　恩嗟已矣懷舊總潛然

對月寄錢選部

小閣初成後涼颸天漢分方當對明月且喜淨浮雲鳴
鶴時呼伴飛烏亦戀羣幽懷誰與會聊以寄夫君

七夕風霾與友人別

高賢方出牧有客暫經過義以投簪重情隨傾蓋多當
朝稱卓異滿路頌中和獨愧綢繆意吾衰可奈何

其二

揚雄辭執戟黃霸擁高車閉閤談玄理臨軒賜璽書
山雲圍紫蓋江月映桐廬對此多清暇幽懷總澹如紫蓋

鷓須自避鴻鵠敢同論從欲銜珠去何由可報恩

賞菊

陶令歸來後東籬菊正芳繁花開暮景密葉護秋霜日
絢五紋錦風飄百和香自羞桃李質不是厭青陽

次答王生

我昔宴游日君方髫齔時艤舟追往事傾蓋誦新詩木
取莊周棄魚憐惠子知衰年何所得眞隱是吾師

班婕妤詠

容華冠一世恩寵斷三生敢謂君忘妾羞將色事人玉
階空見月紈扇已成塵一任昭陽近笙歌夜達晨

相廬道中

極目富春渚風光絕四鄰山蒼雲曖曖水碧石磷磷暫
弄舟中月渾消衣上塵子陵先得此肯作漢廷臣

新都道中

自入新都道方知行路難萬山夾兩岸一水遶千灘地
瘴人煙少嵐深天氣寒惟看釣臺在百里矗雲端

贈嚴州楊使君二首

高賢方出牧有客暫經過義以投簪重情隨傾蓋多當
朝稱卓異滿路頌中和獨愧綢繆意吾衰可奈何

其二

揚雄辭執戟黃霸擁高車閉閤談玄理臨軒賜璽書
山雲圍紫蓋江月映桐廬對此多清暇幽懷總澹如紫蓋

富春夜望

千里泛扁舟飄飄江上頭鴈寒爭啄粟魚夜不吞鈎戴嶺含明月嚴灘峙急流漢廷無處覓莫漫着羊裘

新安道中雜詠四首

夏夜與客小飲二首

江上人家好香醪處處芳激流成水碓擁石作魚梁禾黍登秋日松筠滿夕陽子方事耕鑿欲此寄行藏

其二

驅車向鳥道揚旆逐飛鴻地勢雲霄上人家山谷中水聲偏激石木葉易驚風卻媿身千里飄飄似轉蓬

其三

不厭山中路貪看江水清僅能深咫尺何事獨虛明有月如懸鏡無塵亦濯纓更憐風色麗遠送棹歌聲

其四

山深無過客野老廢將迎雜坐談桑柘相逢問姓名牛羊隨稚牧麋鹿向人鳴安得來居此熙熙樂太平

山中人問官有作

野老展慇懃官階欲備聞鄭門前太守漢室故將軍往事已成夢浮名何足云未能全混世臨問實慚君

贈廉水張君

知君多道氣託迹隱方書一諾如山嶽千金若土苴門常來遠轍家獨有空廬雖在人寰裏心思凌紫虛

過眞如寺

雙湖開霽景一棹入虛玄携此煙波興來參水月禪龍盤槐幹古虬偃栢屏偏自是人天幻誰能辨歲年

夏夜與客小飲二首

長夏足盤桓幽園景物繁垂楊成帳幄新竹長琅玕出樹鶯調舌臨流鶴弄翰留懽何惜暮初月照林端

其二

中林多飲者永夜可陶情月出看魚躍風微有鹿鳴竹深隨徑轉梧長與山平莫惜留懽久池虛暑氣清

園中新秋

霽夜水浮空明河景正中林端升皓月蘋末起清風把酒萬山遠懷人千里同流光易相促燕去復來鴻

新霽與客夜坐

園池喜開霽天漢失虛浮薄露疑清夜微颸送早秋琴聲隨鶴唳魚火帶螢流留得飛觴與仍爲秉燭遊

過釣臺謁嚴祠

高士曾垂釣名區實異哉千山開一水萬丈聳雙臺曲徑煙霞繞清祠日月迴焚香拜堂下伫立幾徘徊

大霧時萬厤庚辰秋日也

秋氣本清朗一朝昏霧生蒼天今不見赤日若爲明文豹徒能潤哀猿空有聲何時得開霽山水慰幽情

灘上阻舟

久知行路難今復滯江干利涉輕千里艱虞守一灘橫
舟空有楫遡水歎無瀾世事多如此高歌且自懽

渭安道中贈令君

遙望渭安路眞從仙境來山青雲擁黛江綠水含苔靈
洞龍門峙危巖蘗石開神明聞茂令況是出塵才

江望

江源似鑿空淼淼望難窮恰向千山窟中留一逕通臨
流疑禹蹟睹石駭神功坐使遠遊者高歌晤賞同

望江上人家作

碧水遶蒼山幽居築短垣丹楓問緣樹秋意滿平原煙
起知村落雲深隱洞門若令在秦代到處是桃源

宿陽山寺

偶行墟市裡別自有人天暫息青牛駕來叅白馬禪霜
清鐘響徹雲擁梵聲玄一悟無生理從知絕萬緣

登愼侍御園亭

早歲頻過處仙源許再尋撫松驚偃蹇見竹喜成林館
爲新題闢懽因舊契深莫言人易老廿載一登臨

壽張學博八袠

拂袖歸吳國結廬臨具區山川閒步處花木朗吟餘玄
圃禽成戲蓬萊鶴寄書卻嫌伏生老猶載漢安車

送客北上賦得雲

朝來何處別暫向楚臺分適送天邊客相看隴上雲出
山能布陣還岫亦成文行止俱無意悠然可贈君

贈滄洲嚴處士

君家洞庭口日夕愛滄浪雲氣當軒潤波光入戶涼觀
魚知樂在狎鳥識機忘莫謂江湖隱徵書出廟廊

夏夜園亭卽事二首

遊世人方笑行園客偶同窗搖楊柳月亭傲芰荷風鳴
鶴穿蘿逕遊魚戲藻叢生涯唯有醉莫使酒杯空

其二

宴坐當初伏開尊對小池夜涼魚躍水月出鳥移枝蔔
酋隨風馥梧桐帶露垂何當歌吹歇以歇時爲理琴絲

園中喜馮文學晚過

長日不知暑沈沈臺館幽微風初向夕枕簟欲生秋竹
香當酒泛梧響入琴流知已忻良覿清言聊共酬

池上

今朝賞心處池上共徘徊魚爲聽歌出花因對酒開輕
風搖綠篠宿雨長蒼苔坐見東流水悠悠無復回

泊舟鶯湖適王山人至

共向初秋夜來遊大澤傍舟中載餘暑水上長新涼氣
與天同爽波將月並光何當王子晉來此聽笙簧

池上偶成

故里存三徑臨池結數楹柳將波並綠竹與石俱清杳
杳看鴻去嚶嚶聽鳥鳴援琴鼓流水誰辨曲中聲

亭上
築圃通幽徑憑池架小亭簾虛凝水碧幕敞映苔青望野雲垂蓋開窻樹列屏倦游非好隱漫擬少微星

贈友人
晚來風扇景秋到水成文松架疎窺月梧庭密護雲紗聰連草色尊酒雜荷芬老去誰知我同心賴有君

寄曹中丞
故人在何許寥落暮秋天一別踰千里相思又十年雲迷夢津水樹斷越江煙幸遇衡陽雁裁緘更惘然

詠鶴四首
愛爾雲中鶴鳴時天上聞携來向林壑亦足謝塵氛

露知秋至支更識夜分霽姿原易辯何慮雜雞羣

其二
自入浮邱相仙靈最有名頂疑丹鍊就羽是玉鋪成見月時憐影凌風乍弄聲在陰知有和何必九皐鳴

其三
一舉能千里飄飄薄太清何當擁六翮聊此效孤鳴響合孫公嘯聲和子晉笙階墀甯足戀刷羽向蓬瀛

其四
聞道仙山鶴曾遊太液垣心常在霄漢跡偶落塵樊應日如流駛寒宵比歲長江梅方欲蕊何處寄幽芳

送郡幕鄒君還嚴陵二首
鼓偏驚世銜珠欲報恩難忘衛君德不是愛乘軒

山中贈客
春來入林壑景色自氤氳萬樹花成雨千山氣作雲啼鶯如喚客鳴鹿自爲羣拾得金光草芬芳可贈君

曰歌若雪道中二首

東發正聞雞輕舟過雪西曉山方吐霽秋水欲平堤嵐翠浮縠幕波光上練衣樵歌并漁唱合響滿幽棲

則滁其二
野放若溪棹來從田野間黃雲千頃稻青靄萬重山秋草客行路夕陽人閉關悠然看孤鳥飛往復飛還

贈內弟朱君赴汀洲郡幕
有美閩中郡高賢足賞心風煙五嶺接雲氣萬山深作賦芙蓉幕行春荔子林翩翩謝書記好去綰朝簪

百泉勤部枉顧不遇有作見貽率爾次答
君從白嶽去先向碧山來忽枉魚書至知題鳳字回桃源今未遠竹徑故常開若肯重紆駕無嫌折簡催

至夕
佳節轉新陽朝風何倍涼衰年憐歲逼愁夜識更長鶴唳高天月鴻飛滿路霜早看庭草色脉脉漸含芳

冬夜有懷
野老側身望懷人各一方風霜滿天地雨雪限關梁別日如流駛寒宵比歲長江梅方欲蕊何處寄幽芳

送郡幕鄒君還嚴陵二首
之子閩中秀交游海內賢居官多達識治郡實通玄混

世同方朔辭金似仲連飄然出塵俗意氣儼神仙

其二

羨君吏隱處門對富春山支笏看雲起揮絃送鳥還嚴灘七里瀨戴嶺百重關白首風塵者何時得共攀

壽卜君六衮

家多嬰組紱身獨在林臣吏隱東方朔風流馬少游醉花常中聖種橘比封侯願得蓬瀛上重添海屋籌

壽憶竹張公九衮

節屆重陽後天開上壽辰年踰渭濱叟書授濟南人庭有芝蘭秀筵多杞菊新知逢赤松子從此衍長春

園行

行園逢靜者入夜更忘機萬籟空中寂孤鴻天際飛月穿楊柳徑風動薜蘿衣忽向凭闌處悠然歌采薇

藩幕雙泉親丈暫晤言別賦贈

一自來爲客十年懷所親今茲權會處何事別離新以我杯中酒勞君衣上塵人生各有意去去擁朱輪

送下邳沈判官

茗雪幸追隨雲霄每共朝一官何獨暮千里復相離地上行春處淮南趨府時山川誠足慰惟是攪予思

送中翰李君奉使還閩有感

離別本堪歎茲行情更繁遙持鳳節去上鶺鴒原忽忽人間事悽悽醉後言歸多舊賓客誰道雀羅門

投老向湖濱幽居絕世塵雲霞常作伴煙水自成鄰種樹何知歲栽花不計春百年應自適俯仰作閒人

湖中多勝事秋後景偏佳西晤蘭芳秀東籬菊始華氣清天接水夜淨月明沙恍惚來笙鶴神仙路不賒

雨後送別鴻臚朱君

飛雨曉來過悠然庭院清繁花階下發好鳥樹間鳴偶此成獨賞何當送遠行遙看旌旆去藹藹夏雲生

贈錢明府之新建

洪都名勝地此日復何如雲擁秦人洞波生蜀水河花開時聽訟吏散卻成歌琅閣春深處遲君鳴珮珂

六月菊盛開對飲

屏居聊可悅草木共悠哉況此幽壇菊先秋仍自開素花叢石吐香氣襲人來卻愛當三伏翻持九日杯

春夜延望偶懷親知率爾貽答眷然有飛蓑南歸之想

徇祿堪多悔投簪卽未能寄愁偏閱歲酬贈轉思朋霑月聊舒眺浮雲獨撫膺心思出寥廓羽翮愧難勝

湖上寓萬鹿園山中

君從乞身日歸隱在茲湖携取穀城石重還合浦珠辭家常不繫住世暫爲徒獨望山中樹何時共倚梧

同友人夜酌次韻

蘭室寂華燈花容照素屏河明青嶂列堂冷白雲凝芳意春同逐瑤尊愁獨憑夜遊心未足歲月日侵陵

諸子夜坐法華竹林敘別

輕雲開寶閣明漢湧銀波勝地衣冠集離筵意緒多月宜疎竹看人好隔溪歌寂寂憐漁父盈盈蕩晚坡

舟中懷友

孤舟載寒雨盡日蕩浮雲鳥帶平林遠山從極浦分懷人意耿耿獨舞醉云云不盡暮天色蒼茫如見君

與楊水部言別

草色日以綠君方何處游春雲多曖曖江水正悠悠壁豈因蠅棄珠憐按劍投須知慷慨意不爲別離愁

新安道中

何處山家好無如曲澗傍跨泉成水碓倚石作魚梁翠溢菰蒲飯清分粳稻香予方事耕鑿欲此寄行藏

自遣寄鎮山朱丈二首

獨坐空階下悠然意自平萬緣皆有託一悟本無生月出鐘方靜林深鳥暫鳴欲思慚知己不記隔嚴城

一讀南華罷能令萬感平椿年與朝菌何者是長生天地原無極悲歡自有情頹然得甘寢曉日照窗明

春夜聽琴二首

芳春花月夜曳杖繞園行偶過清池上遙聽流水聲忽看鸞起舞似有鳳和鳴最是臨風處難堪徙倚情

清齋方學道何事動琴心爲賦絃中意應知霧下音幽蘭方被渚積雪尚留岑一弄堪三歎徘徊趣轉深

新都道中

一入嚴陵境浮埃絕點無山開排碧障水淨鑑明湖谷人煙少幽村竹樹孤惟餘釣臺色千古壯新都

新安江

江水何清淺潾潾色映人石如攢碎玉浪似湧飛銀響合秋聲遠光澄夜月新誰將一勺水濯盡世間塵

自淯安入新安江薄暮一首

江淺足夷猶乘虛泝上游楓岡映水底桂棹轉山頭石畔魚堪數波中鷗自浮弄流并擊汰日暮自成謳

過靈隱廢殿因燈燼致燬

佛性無生滅禪宮安在哉空花徒自現祇樹轉堪哀豈謂傳燈火翻成累劫灰何須問興廢世界總浮埃

文昌宮小憩一首

白嶽多奇秀茲山得地偏千巖連戶外五老列堂前洞壑開秋霽林泉淨暮煙不知有人世坐臥總悠然

夜至嶽館黃庭院

乘夜到天階劃然星斗開梯攀千級上人向九霄來碧洞雲爲館黃庭月滿臺慚非王逸少誰爲寫經回

再贈王盱山

酒半忽依然浮蹤更可憐同趨供奉日復值滯留年負

晤皆疑夢行藏獨問天揚雄獨不調吾欲爲嘲玄

任郡侯齋中宴集

春來常苦雨此日上君堂置酒當新霽披襟坐夜涼關河澄月色竹樹淨雲光景與人俱爽悠然樂未央

秋日過宴心山樓上

幸有王孫宅甯無東郭遊融尊賴常滿陳藉判須投高閣景難暝疎林色易秋小山饒桂樹自是得淹留

溪上夜坐

怡悅倣幽齋放歌臨水涯非關選地勝偶自適余懷竹色秋偏淨池光夕更佳悠然坐成趣白露濕天街

德清道中憶有周耜侯夙約不遇

昔有行春約同看縣裏花今當乘興去獨泛水邊槎見月人疑遁尋山路尚賒祇憐禽鳥意對客噪清沙

七言律詩

贈張侍御按粵還　朝

天恩臺向日拔江邊四牡與雲馳將鞭紫極朝周闕
御望蒼梧謁舜祠嶺表百城爭負弩粵南萬里遠峯帷
共看此日還朝寵總慰當年陟岵思

幸部送錢進士奉使

星通金籍天承明又奉　皇華出漢京宮闕星河搖使
節關城風日動文旌雁回歸思故國秋蘭寄遠情此日
暨驩為別不堪山水送將行

至日朝罷

西山落月曙鐘稀禁裏千官拜紫薇節應萬方同獻祝
共喜八龍諸　帝樂誰知六律總仙機傳稱冬至之日
而人主命八龍之土以諸六律故云

出朝送上虞陳令

朝罷天墀玉珮稀曉雲晴指遠山徽越王臺上鳴琴待
菱子城邊擁旆歸身向中朝分墨綬人從南國賦縞衣
帝京鵷侶眞堪念莫戀江鷗愛息機

冬至日有懷院中諸僚友

去年此日侍　明君身列千官鵷鷺羣陛戟尚能瞻氣
象香爐猶自想氤氳齋心靜夜三台迥極目清朝萬里
分遙憶舊僚方珥筆登臺早已為書雲

春日同友人早過西苑
幾年寂寞歸鄉國又覩光華入　帝京舊日班聯俱隔
坐新來宮殿不知名重關曉闢鳴鐘靜別苑春迴御輦
行獨有相如方侍從　聖王應喜賦先成

夏日靈濟宮同館宴集二首
同趨　金閼侍　朝迴別有玄都宴喜開蓬觀威儀天
帝府漢宮陪從列仙材中宵笙吹迎歌曲太乙雲漿薦
酒杯更值泠風御歸去飄飄知是采眞來
仙臺宮殿本逶迤置酒追涼晚更宜奕奕輕陰連閣道
瀟瀟飛雨近昆池洞門草碧琴尊淨庭院花深刻漏遲
爲是瀛洲舊時侶桃源長日鎮相隨

乙巳夏旱　詔禱　郊壇陪祀有作
上帝郊臣倣九天千官拜舞總祈年　明王避殿宣
金詔使者登壇展玉筵閶闔沉沉通御極神宮曖曖繞
祥煙卽今會有桑林雨不數周家雲漢篇

晨霽入朝
昨夜甘霖成　帝澤早來佳氣滿　皇州天中玉闕含
星潤雲裏金莖拂露浮禁苑池臺清轚道離宮草樹望
宸遊近臣盡擬甘泉賦何日趨墀侍冕旒

送蕭侍御按部貴州因過粵省覲
知君問俗向黔中共羨當朝繡斧雄郡邑諸侯行負弩
蠻荒酋長避乘驄夜郎城郭千山靜漢國樓船萬里通
更擬南親趨嶺外何如司馬使巴東

月夜寄潘二時謫海北
同趨北闕侍　明君獨竄南荒萬里雲每憶長沙人更
遠卻憐宣室意徒勤粵中會笑冠裳異世上誰將玉石
分小立庭除看霽月淸光澄徹慰離羣

閩嶽寄箬溪顧中丞
曾持節鉞鎮南蕃威德猶傳大將恩部下春耕通閩外
樓中夜嘯靜轅門籌邊策在還誰紀破口功成不自言
聞說漢家思孝廣肯容胡馬獵平原

寄萬僕部思節
傳聞謝病臥田園賜告眞憐　聖主恩北闕芳蘭何處

握南山桂樹待人攀林中自結葰康宅泉上惟同惠子
言我亦天涯思振翼愛君先已出籠樊

寄謝文華民部（謝時分曹維揚）
近來江左稱才子謝客風流作省郎爲憶奇觀在淮海
獨分仙署到維揚煙波萬里開天塹楊柳千家接水鄉
聞說使君多作賦登臨此日倍輝光

寄傅中丞應臺
漢家充國善行師重見元戎出塞時獨坐軍中揮羽扇
遠從天上下旌旗不須都護通張掖自縛賢王斷月支
遙擬盛時多奏凱可無吉甫續周詩
昔擬大閱頌一篇白石比部見而賦之因有子虛

之贈送答此作

漢家烽火照甘泉十萬材官總備邊其擬六飛臨霸上願看諸將勒燕然營門花柳迎天苑榮衛星辰拂御鞭不似當年誇羽獵姚君猶比子虛篇

贈李中丞

中丞謨略早知兵闕外爭傳李廣名持斧已平遼海上出車曾建朔方城邊庭草檄驚酋長幕府談經引後生見說玉關多納款祇于尊俎繫長纓

寄上尊師張公水南

春風綠樹拂長安此日聞公已罷官其惜當朝滿桃李極知南國佩椒蘭廟廊豈謂輕投杼海內方應重挂冠

祇是舊鷗尚爲渠欲從絳幘授經難

山中送吳子奉使

仙郎奉使幾時還旌旆飄飄別故山積水兼葭隨客遠隔溪楊柳待人攀慇懃把袂關城外悵惘長歌尊酒間更向林中步新月清光猶照薛蘿閒

發都邑贈錢送諸友

憲臺東游辭　帝京山川歷歷送飛旌春雲尚帶明光色路柳猶含太液情幾處林園分祖席一時臺館照簪纓縹江南風日今應好聊爲諸君慰此行

登金山寺

危巖絕壁倚江中飛閣層軒四望同日霽千山疑列嶂波搖萬里似乘空雲中冠帶深林度天上笙歌曲徑通何必微茫慕瀛海此身今已在仙宮

過呂梁贈陳華山水部

水部才名天下聞邇來開鑿定奇勳千尋懸沫平于掌百尺連檣度若雲山接風光開畫省庭叢草樹列清芬濯纓川上時成詠願借潺湲一贈君

夜宿吳山人故居

早時季子幽棲處此日登臨異昔年綠樹啼鶯人寂寂碧山明月夜娟娟碑書獨有青苔字琴匣空餘流水絃何必山陽更悽愴只今懷舊幾潸然

出郭

閒來出郭偶相從極目田原四望通策馬欲驅青嶂側驚鷗先在綠陰中幾家水映蘼蕪遍一路香傳荷芰風風景依然似南國可堪鄉思與君同

西湖

積水遙從天上來澄泓偏向帝城隈原知萬國朝宗處總爲千年壯觀開地壓鮫宮通海島晴分蜃氣接樓臺醉歸不記仙源路疑是乘槎銀漢回

送侍御斗城孫君巡陝西茶馬

十二閑分雲錦重更煩使者出秦中宛王詎敢留天馬茶女猶能誡避驄玉節護邊諸部集金符開市百蠻通蕭關千里還朝日苜蓿遙看接漢宮（國朝茶市有金牌與夷人爲驗）

病中喜蔡憲使自蜀朝賀初至

病客何緣數舉杯美人新自蜀中來峨嵋月向尊前共
巫峽雲從夢裡迴萬里驂乘遠至九重宮殿拂晨開
知君論蜀今應久　明主還憐賦獵才

嚴太史邀宴席上占贈

十年並命在詞林宮邸銜恩更蓋簪玉漏天淸雙闕迥
銅龍春曉五雲深濫陪托乘慚無術擬獻承華願有箴
嚴董漢庭嘗侍從非才何以稱如今

趙兵憲將之薊鎭道過畿甸奉贈

四野晴開曉日新使君持節過郊闉來瞻　北極雙龍
闕去擁東方千騎塵綠柳堤邊初送別黃花鎭口遠行

春臨歧欲贈崆峒劍拂拭淸光報　紫宸

贈吳侍御出按鳳陽諸郡時方有島
夷之警

幸向都城早盍簪那堪岐路此分襟欲攀叢桂淮南樹
不盡蘼蕪楚水陰野戍笳歌今日事隔江烽火故園心
行當一奏匡時略海外諸夷盡獻琛

送白溪先生之江陵

郢都自古號名州才子分符作勝遊巫峽氣連高閣曙
懸自古老臣毗社稷願言壽考格皇天
湘潭雲上捲簾秋靑山影裏彈琴靜流水聲中聽訟幽
定擬漢京徵茂令肯同楚客賦離憂

贈武林陳郡侯

錢塘舊是帝王都佳麗從知天下無此日干戈瀕大海

昔時歌舞滿西湖島夷漸欲供鮫賦刺史新看錫虎符
顧俟功成報　天子萬家絃管擁前途

贈奉常稚川兄之南都

旌旆南來奉　主恩又辭北闕向南轅諸生共欲留楊
子漢帝何當用叔孫閣道天開懸日月郊原雨過淨乾
坤秣陵佳麗曾游地此日重看花木繁

贈月洲丈賜假還豐城

昨夜天書下建章五雲親捧爛生光紫薇賜假膺新寵
玉闕承恩到故鄉鐵柱觀前遙駐節龍沙臺上好傳
觴來時帶得豐城劍虹氣還應貫斗芒

贈納言湯練川之南都

知君早歲有才名瑣闥長懸報　主情幾向明光騰諫
草欲從帷幄請長纓九天雨露承新命千里風雲到舊
京聞說海波猶未靖贈君劍氣與秋橫

壽滄翁大中丞

早聞崧嶽降生賢名應圖書侍　帝前八座舊題看劍
處三臺今見擁騶年彤庭獨立風霜淨碧漢還扶日月
懸自古老臣毗社稷願言壽考格皇天

新正臥病書懷

每從伏枕閱年華夢裡猶驚故國脽敢爲一身忘報
主祇緣多病切思家關山杳杳飛春雪城闕深深護早
霞强起倚闌情更劇望中千里是天涯

送王侍御按廣西

天涯草奏有才名白簡臺端氣象生雪霽曉山迎攬轡
冰開春水待揚舲南荒驛候通千里西粵威聲振百城
問俗若過銅柱界按行時訊伏波營

送范虞部監冶遵化

省署香爐別　帝京林泉深處向幽城天邊曉日開東
鎮塞上秋風起北平黃葉閉門書自校青山入戶賦初
成知君早已談玄理簪紱眞兼吏隱名

贈徐侍御按滇二首

知君名位動三台曾扣天門間閶開漢室宗藩驚按事
滇南人吏想風裁車巡列郡隨春至節護諸夷屬化來
句

其二

洛下材人最少年屬車先得侍甘泉校書尚帶芸香氣
直省爭傳芍藥篇聽馬暫時辭舊侶碧雞何處訪神仙
他年更擬梁州曲獻在明堂雅樂前

倣廬始成曹侍御過訪見贈次韻奉答

帝里初營水石居擬將蕭散當園廬漸栽蘿薜思成幄
愛種芭蕉爲學書臥向煙雲朝日過坐依河漢晚涼舒
非君載酒追懽宴誰慰談玄寂寞餘

三茅觀王侍御讌集二首

茅觀崔嵬迴入雲登高嘯語半空聞江湖左右窗中見
巖壑晴陰檻外分林畔晚風吹酒氣澗邊芳草藉衣芬
更憐同是看花伴欲折瑤華爲贈君

其二

玉虛杳靄靜相依仙史飄颻上翠微賓從宛隨笙鶴至
嘯歌遙入海雲飛坐深松子當衣落林暮山禽逐馬歸
宴賞不辭終暑日風霜先爲奪炎暉

和王侍御同藩臬諸君遊雁蕩

龍湫自昔標名壤冢史風流獨在今置酒傳杯千嶂上
賦詩染翰百花陰參差洞壑疑難盡縹緲神仙似可尋
卻道楓宸須補袞未容蘿薜墅衣簪

山居夕步

偶携短策出幽齋四望聊能適野懷春雨漸添原上綠
夕陽偏向樹中佳鹿銜仙果尋山逕鵲啄閒花下水涯
多病正宜來客少青苔應愛滿荒階

春日張明府邀宴天甯閣上

中天高閣絕浮埃共倚軒牕四望開春雨空濛園竹樹
夕陽明滅映樓臺焚香靜覺超諸界置酒遙疑接上台
不是雙鳧下霄漢勝遊那許得追陪

送吳水部開省沛上二首

知君早歲有材名奏對當朝列龍榮何事十年方執戟
復從千里遠揚旌虞廷貢賦通淮泗漢代鄉曹重水衡

聞說君王題殿柱好令三署動芳聲

其二

使君持節自天來開省山川實壯哉泗水欲浮周鼎氣沛宮猶見漢歌臺樓遲共羨含香侶登覽偏宜作賦材昨夜津梁增景色太微星曜動三台

餞王明府

楚江湘澤出奇材漢室明光奏賦來　天子分符新授縣羣公置酒共登臺琴絃入夜鳴初月劍氣當空動上台茂宰神明在何處仙鳧長起五雲隈

秋日送張水部開省錢塘

越王臺傍大江流水部遙看作勝游萬壑泉聲迎使節千峰雲氣接仙樓香鑪靜對煙花外省署晴開魚鳥秋見說觀濤起沉疾憐予八月滯皇州

送曹使君之南康

北闕新除奉寵光東南名郡壯江鄉彭湖百里常圍郭匡嶽諸峰盡在堂曉日候門開畫戟春風行縣起牙檣更傳覽聽多休暇深閣閒凝臥寢香

送王主簿之甯陽

新承黃綬佐銅章手奉　天書荷寵光地指東蒙開舊壤山連太嶽鎮名鄉春風遙憶絃歌動月朔應看鳧舃翔獨爲憐才歎離別躊躇偏向帝城傍

病起諸君邀飲沈戚畹別業

臥痾移時游宴稀招携此日逐芳暉漢廷告滿身猶病陳轄初投暮未歸臺榭逶迤開戚里風花拂歷上朝衣攀緣欲盡仍相勉共道臨觴願不違

林亭題沈莊

皇家貴戚侍　神京　帝賜園田荷寵靈千樹柳陰迴夾道百重蘿逕入林坰曲池張幕凌空應別館微歌隔水聽卻說五侯今好士更開高閣共談經

贈金山姜將軍七裘二首

爾向當年太白高早開幕府策勳勞樓船夜靜橫江岸强弩天空射海濤投老共憐辭虎旅閒居猶自說龍韜將門更有封侯種閫外重看建羽旄

將軍意氣本豪賢解組歸來樂事偏早向南山看射獵更從東海訪神仙石函光動龍文劍玉枕書藏鴈寶篇十載鵬揚定何似懸知絕勝渭濱年

燕塞

九月邊庭殺氣分百城烽火日來聞遂令老上橫燕塞空說回中擁漢軍玉羽每思三箭策寶力閒拭七星文村村鼙鼓寒風急欲向轅門看陣雲

冬至日寄王處士

早向名山托性靈更從避地結幽扃荆南作賦同王粲東海移家似管寧門繫畫舟多問字坐揮塵每談經

清臺雲物書方罷悵望南天有客星

贈聶將軍曾中武舉

憶昔將軍侍　帝京每從禁衛領親兵　殿前獨對平戎策　閫外常馳破口名其擬麒麟題畫閣卻躭魚鳥臥江城更聞學得神仙術欲伴安期海上行

月夜贈陳簿

太邱有道重朝端晚謁承明授一官南嶽諸侯同送遠北堂上客暫追懽月移禁樹人初靜漏下嚴城酒未闌他日雲霄重回首徒憐山縣有棲鸞

贈張僉事備兵建寧

聞君開府建安州地控全閩據上流棨戟樹門陳列將旌麾按部擁諸侯寒城鼓角千家壯野戍笳歌萬里秋傳說軍中更無事武夷閒嘯慢亭幽

贈魏民部

客館張燈夜漏微城隅送遠倍依依坐中漸覺鳴絃靜門外縣知問字稀一自教倉開別省幾時建禮護朝衣知君賦就無能薦自媿長楊奏御歸

贈陳將軍自楚拜山東閫帥因而使秦

芙爾能兼文武材牙旗高擁將壇開楚中新罷車徒獵魯國咸持禮器來馬上賦詩常擁槊軍前奏凱每傳杯太山豈少丸泥在願取西封函谷回

贈給舍徐子奉使　冊封楚藩

寓直清華切禁廬親持符冊下鑾輿漢家同姓封梁楚鄴下詞臣數應徐柳發上林榮使騎花深別郡曳仙裾遙知雲夢從游處作賦還應有子虛

贈別晁太史使洛

長安十載共馳驅知爾心情常宴如舊里不營三畝宅新裝惟束五車書銜恩早發燕京道覽古時行河洛墟

聖主好文兼重行傳經講席爲君虛

贈申給練使德藩

周家八百多姬姓首秩東藩重本枝城壓泰山原作礪水通渤海更成池盟書先載天王府鎮玉重班大國儀卻喜終軍初奉使英年爭覩出關時

贈華駕部改南都

自昔金陵本　帝州千官曾此奉宸游春雲尚想爐煙繞秋草閒生輦路幽禁漏沈沈仙掌月鳴珂寂寂絳河流更憐畫省多芳樹隨意追攀自可留

除夕有作

帝里常嫌車馬驅流光更速復何如殘年又度周家厯縣象將新魏闕書寒色凌霄辭漏箭春芳逐曉動林墟攝衣欲赴朝元會仁向雲端望碧虛

朱明府以廷平遷諫崇德兼行諸縣事奉贈

聞說彈琴不下堂何緣車轍到江鄉泳令本能兼六縣賈生新自涉三湘莫言滿宦多才子定有神明動　聖

皇此去　聖書徵卓異好擁彩筆侍明光

七言律詩

答則吳藩伯有小序

藩伯吳使君來自武昌道經潯上會余病困避居荒莊不知也已而遺書兼有贈什則且行過吳中矣伏枕遙望曷勝悵然因附答一首

千里方當命駕來若爲咫尺欠追陪十旬正苦劉楨病七發誰攀枚乘才闕上未能占紫氣天邊何處共瓊杯剡溪若肯重携棹瀼口有能有舊醅

夏日新莊

野外聽鶯意覺親幽居調鹿漸教馴風吹池沼千荷舞雨過園林萬卉新擊壤自忻逢舜世鑿坏非是避秦人下簾盡日焚香坐喜得高臺無片塵

送大中丞蹇公之薊門

重鎮方資節制才天朝推轂待君來風雲虎豹營中合日月麒麟閣上開千里烽煙消紫塞萬方歌舞集金臺況聞魏絳多鐘鼓幕府何妨數舉杯

秋日湖上送客游七里灘

幽居正在碧溪隈門對流泉獨自開夜火幾家漁父住秋風一棹故人來森沉林壑通行徑湛澹煙波映酒杯何日從君渡江去拂衣同上子陵臺

壽詹贊吳君

延陵舊第敞雲邊韋杜高連尺五天家近洞庭張樂地人逢赦獄降神年先朝劍有龍文篆閣閱書傳鴻寶篇誰道神仙難可得看君逸氣已翩翩

杜史詹公按部還朝便道過豫章弭節奉贈二首

古來三楚號多才況復洪都接上台百越本爲襟帶地九江新喜節旄回乘軺使者從天下負弩諸侯擁道來携取豐城舊時劍龍文遙遶建章臺

其二

山澤雖棲老病侵雲霄驄馬枉相尋自憐濮水持竿者難忘夷門執轡心越嶺千重盤海遠燕京萬里與天臨

因君益覺難爲別安得時聞金玉音

壽少司馬溫公

聖代方資文武才高賢應運自天來召公舊地甘棠在太尉新營細柳開幕府九霄懸日月樓船千里起風雷他時召在三垣上常奉君王萬壽杯

答少司馬溫公移書枉問

方當海上出師初先枉山中問舊書十道銅符催萬騎一封錦字寄雙魚花前燭醉江州酒柳下高歌彭澤廬恨不追從飛鶴後凱旋對飲晝熊車

屠緯眞儀部枉過適予伏枕因貽雅什依韻奉和

園林築就賦閒居簪組長辭亦晏如人歷歲年當易病

客來霄漢敢云疎杜門惟恐題凡鳥紆轍翻承寄鯉魚
何日玄珠探赤水佇看紫氣繞瓊虛

答五嶽陳公

漢室陳遵最善書更兼作賦似相如渥洼正喜來天馬
溟海咸稱有大魚藝苑先驅慚我老文場買勇借君餘
近聞草就東封頌珍重緘題奏帝居

送王侍御按浙還朝

正喜乘軺按海濱又看簪筆侍宸宮李膺自執朝廷法
汲黯眞爲社稷臣身挺雲霄回萬乘手扶日月轉雙輪
卽今驄馬天中去定作麒麟閣上人

壽范司成屏麓

與君聯珮上林遊此日華簪卻共投秋老淵明三徑菊
風寒少伯五湖舟龍鍾巨擘予何望經濟朝端爾獨優
黃閣若令徵漢相青門倘念故秦侯

寄贈羅水部

當代詞人屬水曹河隄使者更仙僚清通瓜步三千里
看君定是神仙侶意氣翩翩淩紫霄

贈太中丞三泉周公轉大廷尉

淮南桂樹攀留處何日能將隱士招

天尺樓詩有小序

天尺樓者左伯陳五嶽公建以藏奕世御誥之所而太史楊月菴爲題其名蓋取唐人城南韋杜去天尺五之謠也左伯歷數千里再遣使索

予言因賦之云

卻笑元龍浪得名君家樓閣偪天京振衣便可攀閶闔
舉手應看捫泰清八柱高擎蒼蓋起四隳開與碧虛平
若非咫尺連霄漢安得頻窺帝命榮

侍御純吾鄧公按部還朝奉贈

西臺位近紫薇垣北闕高擎鐵柱冠六月清霜飄殿上
九霄赤日捧朝端彩毫氣與虹霓繞寶劍光搖牛斗寒
閭說都人行且止共看驄馬入長安

壽施隱君南石七裘二首

憶昔侯芭受太玄卽今絳縣已疑年青雲雖負當時約
皓首猶存夙世緣幾向淮南攀桂樹更期海上看桑田

他時游戲蓬萊頂笑把洪崖手拍肩

其二

天目西來遶弁城君從此地得長生門開源水桃花色
人采商山芝草英命駕只憑麋鹿駛吹笙時作鳳凰鳴
看君定是神仙侶意氣翩翩淩紫清

贈太中丞三泉周公轉大廷尉

紫薇垣裏法星明廷尉張公入漢京敢以彈冠同貢禹
卻將結襪重王生林丘豈有瓊瑤報霄漢常多琬琰情
更向斗間看劒氣雙龍遙已繞延平

與趙明府同游太湖過飲二首

明府高名冠九州行春到處擅風流武城正喜絃歌滿

涿縣多從冠蓋游二水遠迎蘭棹出五雲晴傍彩毫浮
尹奇天下稱英妙何事車中載白頭

其二

星文昨度斗牛傍天漢遙瞻車騎光弭節暫題荀叔里
到門先表鄭玄鄉政成已見稱三異歌就慚無報七襄
倍覺齋中蘭蕙氣可知衣惹令公香

一白與虛白張君夜坐

一自歸來謝五陵幾經臥病萬山層漳濱歲暮憐公幹
江上秋風對季鷹擊筑高歌雲乍落倚天清嘯月初升
只今不淺南樓興更取胡牀次第登

夏日過吳門謁李中丞二首

泌六　六

瑣垣草奏動承明四海咸知直諫名不是漢廷疏汲黯
自將馮翊試蕭生冀江已息鯨鯢浪茂苑仍開虎豹營
好向東郊嚴鎖鑰去從北闕贊璣衡

其二

一自身爲石戶農十年屏迹萬山中王弘偶自思陶令
荷爽今來御李公正喜高談開白日更將作頌擬清風
天邊玉樹眞難倚卻媿金蘭契偶同

贈禹門山人六表

楊柳依依門自關桃花曲曲水偏灣欲知西郭幽人宅
正對南州孺子山早跨雙鴻隨日出暮騎一鹿帶雲還
何須別去求玄圃定喜神仙在世間

乍喜初秋暑氣清更從蓬侶度瓊瀛聯鑣楊柳陰中過
綴轡芙蓉沼上行雲母帳開天漢近仙人掌淨露華明
菲才每愧登高處司馬應知賦早成

上巳日逸老堂講集

身繫中朝二十年歸蓬上巳艷陽天拂衣幸入香山會
修禊重開曲水筵檻外晴花供迭酒林間春鳥和調絃
人生佚老知能幾塵世浮名詎足憐

秋日過南石雙瑞堂宴飲

偶隨宴喜到江鄉況復親知在一堂人到暮年經苦樂
天從秋節異炎涼沉歡此日方聯席驟別何時更舉觴
白露蒹葭溪上望美人只隔水中央

詠牡丹

春風藹藹拂華堂曉日盈盈照畫梁麗景正逢三月節
奇姿忻覩百花王五雲叢裏開成朶七寶光中簇作囊
天意似憐傾國色故將微露潤新妝

詠紅藥

園林雜卉正爭妍紅藥當階更可憐雲母屏前千朶發
琉璃燈下百枝然風翻錦繡香初亂露染臙脂色愈鮮
漫說玉堂根蒂別春芳原不異當年

春日同錢子汎舟

莫謂蓬萊道路賒早探仙笈好餐霞因君夙是丹丘客
携我同登銀漢槎時向小山攀桂樹卻隨源水泛桃花
坐聞鐵笛微煙裏更訪滄浪漁父家

初得葛山別業是葛仙鍊丹處

雞鳴客館曉寒侵早昇籃輿野興深買得一山稱小隱
薄遊五嶽是初心地傳勾漏成丹處人擬蘇門度嘯音
若道長生眞可學洞中石髓正堪尋

春日園行客至

掛冠早喜得還轅抱甕今來學灌園舊國山川如有待
新溪桃李本無言地深翻覺鳴雞靜竹密時看乳雀喧
已少世人來絕境任教仙客到花源

種橘

小園僻在越溪濱種橘遙從吳苑分但取數株娛逐客
何須千樹比封君預占苞實經秋綻已喜花香入夜聞
抽筆欲思爲作頌謝才媿擬屈平文

吳中丞貽示早春溪行之作用韻奉懷一首

路轉溪迴繞碧沙村深畫永度年華桃花宛入秦人境
柳色偏依陶令家幸向江邊來鶴使欲從天上問熊車
幾時小隊穿窮巷暫與漁翁理釣槎

園中

清溪迤邐曲通源野逕沉深晝掩門一鶴天空時自唳
百禽春到總能言柳因久植陰圍地花正繁開香滿園
珍重園公好培護莫教風雨妬芳蓀

斗垣龍君見訪贈別

使君旌節下郊墟時值窮鄉苦旱餘北望濃雲遙擁蓋
東來甘雨正隨車卽看沛澤霑青野漸喜分流到碧渠
共道騰空起蛟蜃肯忘涸轍有枯魚

晚過吳江宿姑蘇城外有感

扁舟來自五湖西路指江城日欲低張翰祠邊春草發
吳王臺畔夜烏啼風傳鐘漏聲偏急月暗關河望轉迷
慷慨尊前舊時事唾壺擊罷重悽悽

湖邊風雨

昨向安流駕小舟忽然風雨起山頭非關舟子輕長路
自是山靈妬勝遊捩柁有人聊自保掛帆無主益堪憂
巨川大澤皆爭愛險處愁君不自由

齊雲巖雜詩四首

白嶽高蹐萬仞巔玄宮更切五雲邊卽看輦輅來天上
突出香爐在殿前幢節似聞朝列帝笙鏞遙引度羣仙
石橋見說尤奇絕常有茅龍駕紫煙

其二

雲霞扶我上高臺一到天門迥異哉崖下峰巒開萬疊
洞中日月劃雙迴珠泉晴灑瀟瀟雨石澗寒生隱隱雷
絕境幾人能道得御慚孫綽賦天台

其三

門同帝闕拱崔嵬歷盡台階萬級來疊嶂總呈天地巧
奇巒疑是鬼神開空中石筍排雲出望裏蓮花傍日栽
曾忝大夫今已老登高欲賦愧非才

其四

地與塵寰隔萬層坐來轉覺道心生洞深惟有雲霞氣
山迥全無鳥雀聲幽谷草香風正細空林松響月初生
何當忽下浮丘笏縹緲同吹子晉笙

自白嶽歸閩隰

山水悠悠返旆旌神仙窟裏放歌行眉間覺有煙霞氣
筆底慚無金石聲落日千峰雲欲送秋風十葉鴈初迎
從今五嶽思遊遍莫愧當年尙子平

七里灘阻風次日作

山雲蒸雨望溟濛急峽驚飈勢轉雄萬里未乘宗懿浪
七瀧先阻楚王風翻濤欲撼鮫人國積漲還朝龍伯宮
天日須臾爲開霽輕舟鏡裏渡江東

病起湖上夜飲

自憐經歲臥漳濱漸覺初秋起色新對酒正逢河朔客
翻濤偏向廣陵人輕風影動橋邊樹明月光生水上蘋
其說少微今更朗可能衰老應星辰

李使君枉顧問疾卽席奉謝

行縣旌旄擁碧空豈知駐駕問衰翁一朝笑入竹林裏
十日香留蘭室中天撥陰雲開霽景人從暑鬱坐清風
相如若解文園疾荀爽猶能御李公

題元美小祇園

名園昔日喜曾來一自登臨眠界開怪底城中有丘壑
疑從雲裡結樓臺泉飛珠瀑當空瀉峰擁青蓮向日栽
憶昨池邊時泛棹不知迷路幾縈迴

張使君誕辰奉贈

曾携彩筆侍皇盧更見襜帷擁使車身奉紫宸三尺法
手持黃石一編書城頭鼓角閒清夜海上旌旗靜碧虛
不是嵓高誕申甫誰爲王室鎮方輿

贈李將軍

少年學得六韜文出塞曾經百戰勳勒石燕山應有幾
分茅漢社尚無聞獨弓徒自彎邊月寶劍猶能賡陣雲
向晚若逢霸陵尉愼無輕說李將軍

浮玉山夜

浮玉浮屠百丈浮月移嶼首帶滄洲魚龍穩臥寒潭夜
鴻鵠高飛碧漢秋北極星辰懸萬里南中山水在孤舟
蘆間忽有漁燈出鐵笛橫吹江岸頭

病起得同麓余學士諸公書

一從伏枕歷春寒曹起行園景物權山鳥似隨鳩鳥杖
家雞初訝鵾雞冠登高更覺雲霞繞長嘯應知天地寬
忽得玉堂書問至遙疑紫氣自長安

病起游錢塘

錢塘江爲天下奇千里屢折連海涯試看越王射潮處
何如枚叔觀濤時萬霄景倒星河窟兩曜光翻朝夕池
欲駕長風破高浪直從蓬島訪安期

贈馮太史開之

坐來蘅蔔微醫發聊贈祇園會裡人

郡倅羅君過訪留集

半刺聲名動上台當塗共薦出羣才東方行縣迴車騎
南國懷人對酒杯野逕微風清沁竹幽堦積雨綠滋苔
箇中陶令偏增興常得王弘枉駕來

園居卽事

五柳閒門晝不開一園高臥日悠哉池邊把酒聽禽語
竹裡彈棋有鶴來白石爛時歌已倦紫芝采罷曲新裁
少徵只媚山中色豈有祥光燭上台

夏夜留客

中園楊柳舞清風出水芙蕖浥露紅尊客從天來履舄
少兒對月理絲桐幸將禮法寬吾輩任有酣歌與爾同
投轄只今應且住驪駒何事便西東

茅順甫枉顧敝廬有作貽贈奉酬

築成水榭繞青蒲製得新衣紉綠蘿坐看羣鷗自來往
豈期駟馬暫經過閶門紫氣無能識石室瑤章卻較多
安得便隨黃綺去采芝同向北山阿

病起游錢塘

錢塘江爲天下奇千里屢折連海涯試看越王射潮處
何如枚叔觀濤時萬霄景倒星河窟兩曜光翻朝夕池
欲駕長風破高浪直從蓬島訪安期

贈馮太史開之

早向金鑾侍帝來定知蓬島上仙才揮毫萬壑龍蛇起
長嘯千山斗牛迴草罷北門初賜傳花牽南國暫銜杯
漢家閭道修封禪須待相如奉使回

贈孫小溪中丞二首

昨聞京口墜妖星遂有旌頭耀百城渤海但看驅將毅
潢池誰敢弄天兵秋高雲鎖鯨觀觀夜靜風生虎豹營
此云旌麾更增色千村枹鼓正無聲

其二

卽看叱馭有王遵那得攀轅借寇恂玉壘旌旗千里曉
錦城歌舞萬家春籌邊閣靜星辰繞問俗車行雨露新
聖主若還咨國士南陽高臥豈無人

夏日與諸君遊暑察蕩

漫擬當年河朔遊偶携佳客放扁舟天高月上夜如晝
水濶風多暑欲秋簫管拂雲來別墅酣歌達曙傍中流
若知世外須臾樂肯羨人間萬戶侯

贈邢少府轉昌平別駕

貳侯廉節如君少萬里空囊別我游始佐彈琴清鉅邑
還陪分竹刺名州南瞻宮闕青天曉北望園陵白露秋
當道正吾冰蘗吏聲名早晚達宸旒

王中丞思質輓辭公卽元美尊人也

曾麾赤羽走長鯨志掃烽煙萬里清草上血痕朝化碧
營中星墮夜含明誓扶社稷身先隕戰勝邊庭誇已成

最是看花舊時伴生芻一奠倍含情

寄鳳洲衆知

久辭北闕點朝班且把淮南桂樹攀坐下珠簾看日永
手揮綠綺送雲閒杖藜興欲登三笑伐木聲傳到幾山
幸得江州曾餉酒何時彭澤共開顏

送王荆石司成

才子文章湧八溟聖朝寵拔在天庭書傳太史紬金匱
字擬中郎立石經人向九霄瞻北斗門開六館麗繁星
若非皓首相期者舉世何人眼尚青

壽愼山泉侍御

湖中花柳弄芳春正是神仙降誕辰賀客喜逢週甲子

閉門知自守庚申葛洪本有丹砂術方朔嘗爲金馬人
携得西臺舊時栢風霜歷盡長龍鱗

皇甫封公六袠壽詞

玄晏先生日閉關煙霞處處得幽閒桃花水長誰能問
桂樹春深正可攀暫以種魚居海上預知翔鳳出雲間
他年捧得褒綸下錦服何如舞袖班

淇竹陳使君自括蒼遣使相訊寄謝

使君何事念窮居義氣于今孰可如暫向栢臺驅五馬
卻從千里寄雙魚賢聲已喜能酬主高論還期更起予
但得諸君在廊廟不妨野老臥田廬

五日與客宴飲忽談襄事因感新懷醉中有作

當年曾直紫宸廬端簡偏膺寵數殊宮線巧成長命縷
御毫親染辟邪符尚方賜扇當天降中使傳衣夾道呼
卻笑曩時渾似夢何加此日共權娛

送徐使君之任閩中

使君此去奉殊榮閩越遙看作壯行地壓滄溟開萬里
山連島嶼列千城當朝最重觀風使滿路爭傳執法名
我老何能申贈別願公早爲贊昇平

夏夜城南小園

廿年客路亦何功一畝之宮自可容隱几曲池生蓾荇
開門列嶂出芙蓉廬中點點漁舟火樹裏悠悠野寺鐘
向夜閒行歌白苧露華輕滿翠微重

奉酬存翁師相

林壑何當政府書祗因鄉國近園廬山中未效銜環雀
門下虛慙點額魚孫相舊開東閣在彭宣敢謂後堂疎
從今更喜趨承便別業新營接僦居

中丞我度陳公席上賦贈

中丞節鉞鎮蘇臺經略應知間世才東海風波隨地息
南荒日月劃天開佩刀夜解蛟龍吼幕府春閒燕雀來
正喜百城無一事儘容諸客共銜杯

湖上小飲

早秋雨霽景偏澄與客來登湖上亭流水垂楊同漾綠
遙天近嶂並含青風從野寺香成靄雲擁山莊樹作屏
對飲不辭陶令醉恐教人笑屈原醒

存翁師相誕辰用韻奉贈

早司鼎鉉侍皇闈蹔謝樞機海上歸共想九重隆晝接
尚思十載贊宵衣桑禪自悟今生是得道何言舉世非
正喜三秋開壽域南山相對映幽扉

北堂鳩瑞詩有序

北堂鳩瑞者爲陶明府頌其母太夫人而作也
始太夫人空牀獨守栢舟之誓彌厲而明府雛
黍克供板輿之樂何極是以天垂明鑒鳩示禎
符十載來巢七雛累育既而毋荷立楔之命子
爲捧檄之行華翟之封可期馴禽之兆將顯功
業伊始寵榮羣端于是維楚之良在朝之彥莫
不託于翰墨形之辭章因題卷曰北堂鳩瑞云
予惟鳩者詠于詩人載在史氏自古記之矣故
關雎稱淑女之美取其幽閒鵲巢頌之子之賢
嘉其純一是鳩之象女德甚明也歷山見鳩而
作歌顯虞聖終身之慕小宛因鳩而興感切周
賢明發之懷是鳩之關于道甚著也是以暐帝
膺圖則列鳩而紀職漢人御統則敘鳩而名郎
蓋盛世所以攬天下之才而哲王所以教天下
之孝夫固如此今太夫人女德既彰而明府子
道彌篤居在澤國出齊天朝夫其將由白鳩之

郎偏陟五鳩之職以聚萬民以表庶位者乎子

故輒賦一律繆劂同聲焉

南國才賢膺母教北堂貞節有深恩仙鳩應瑞來巢屋

彩鳳銜書遂表門秦帝懷清名已顯漢家褒孝寵仍繁

從今潘令迎慈駕佇看榮光映後昆

贈大中丞廬山張公移鎮南都

驅車茂苑向留京坐制中樞控百城卜洛萬年鍾王氣

渡江千里振軍聲風霜早落淮南木星斗遙臨海上營

好取勳名報天子始知定遠是書生

寄履菴范宗伯

聖朝訪洛藉論思道德如君副倚毗授館方增弟子室

傳經眞可帝王師璀珂早曳三天珮繡衮遙將五色絲

臺上鳳凰千仞起羽毛猶足用爲儀

虹橋詩爲太醫蔣君賦

林巳迴合翠微重門對茗西萬疊峰匣裏劒光騰白氣

天邊鐵鎖掛青龍隔溪賣藥千人度傍水開園二客從

陰德定知來駟馬後昆題字擬臨邛

憲使沈劒南招飲煙雨樓

高閣崇軒敞碧空淡煙疎雨映簾櫳萬家井竈霏微裏

一郡園林霧霖中近海似連圓嶠氣登臺初徙灌壇風

多君餘潤沾巳壑更洽恩波四境同 拾遺記圓嶠有煙氣數百里

留別沈使君

早時風雨共登臺忽覺天中景象開南極一星孤客去

東方千騎使君來洞庭水滿舟初遠吳會雲生首重回

此別林巳惟穩臥幾時旌節更追陪

贈使君方齋史公之任粵中

獨持三尺去南荒觀察威名不可當扶翊漢家新日月

肅清炎海舊冰霜干城指顧從天上百粵懽呼擁道傍

共說珠崖珉石在早時曾已紀循良 公嘗爲瓊守故云

送太醫黃君

幽人意氣最堪憐黃綺高風天下傳知爾采芝商嶺上

適余行藥霽溪邊早聞囊有金莖露更喜丹飛玉鼎煙

爲道衰年藉扶掖可堪離別向尊前

贈左使陳雨泉七十

早從行省擁華輪卻掛朝冠別紫宸遂泛扁舟同范鑫

共將尺牘重陳遵蕃書藏在名山上長嘯行當大海濱

終縣未須論甲子達壺知歷幾千春

和洞翁宗伯見懷之作

秋夜沉沉漏正長天河耿耿坐相望余今臥病荒三徑

公爲離憂寄九章錦字忽看來鶴侶彩毫曾記逐鵝行

十年祇切高山仰千里何能一日忘

樂巖詩爲沈太醫賦

爲愛名山作勝遊山中芳草足淹留平生自有煙霞癖

此日來栖巖谷幽與客共歌天目曉有時長嘯洞庭秋

遞來種得千株橘不羨人間萬戶侯

右湖詩爲周虞卿賦

大江千里抱都城一道秦淮曲曲縈知爾神同秋水瑩
只今門對鑑湖清朝看湛澹微雲淨夕弄潺湲新月生
自是山人無俗累不須重爲濯塵纓

送馬將軍

廿年夾陛聽鳴珂萬里臨岐送伏波海上尚看銅柱在
山中只有白雲多風光漸逐觥籌卻杯盡虹氣其如繞劍何
他日仍蒙漢家召願君勿記灞陵呵

使君蔡公往在橋李曾過草堂久闕奉聞忽承貽
問既感高誼殊慰積懷因作附謝兼訂鴈蕩之約

云

漢家西府接天閑獨有中郎冠世才招隱昔過陶令宅
懷人重上越王臺劒光入夜雙龍合書劄先秋一鴈來
不是交情千里切沉淪何路達三台

偶謁大中丞李公序時以積雨洪水方興至是忽
得晴霽雖將墊溺或可無虞喜而再贈二首

水勢何當橫地來中丞昭格亦奇哉身將漢室金堤護
人是天朝砥柱才羽扇麾雲千里淨虹旗颺日九霄開
精誠已荷穹宸應忠奏還看聖聽回

聖朝御極正當陽吳國東南財賦疆總計千方軍國貢
夜對江潮月上初夾岸園林澄景色臨流臺榭映空虛
他時廊廟功成後誰識當年此著書

望海篇奉送陳使君行部盥官作

漢使凌晨擁十乘秦王嶺上望滄溟暫開雲氣三山近
直接天河萬里澄一曜吐吞如合璧羣方羅列似繁星
知君觀海歸來後咲殺枚生說廣陵

馮開之夜宿瑤光閣次早予將訪之適其已行悵

望有作

白嶽峰頭飛鳥田紫霄厓畔重徘徊遙看黃鶴仙人去
枉使青蓮居士來欲締淨因徒有約高談玄理更誰陪
只今徙倚瑤光閣似覿君顏在上台

安南納款

周庭王會八荒通禹貢諸侯萬國同荒服獻圖南徼外

聖人高拱大明宮金標銅柱迴中土王羽綃衣致遠戎
不見堂階運籌策但看海宇屬神功

玄墓道中作

平生夙有登山興此日方尋谷口來佛塔迴從雲外見
人家多傍水邊開芳梅十里重穿逕古木千章又上臺
卻咲尚平婚娶畢猶憐塵世久淹回

過光福題贈本立上人

閒來古寺已黃昏高聳浮圖氣象尊水借具區成佛海
山開小苑作祇園殘碑字在經于禩舊井泉分惠一村
惠遠更知能好事笑迎陶令入松門

太湖

太湖遊覽素稱奇日朗天晴望不迷地近三吳包遠近
山分二嶺列東西每將積潤滋千里更瀉餘波作萬溪
試問當年釣鰲者何如此處押鳧鷖

郡侯謝公有贈次韻奉答一首

驥足當超萬里餘鳳毛初向九霄舒虹光夜繞匣中劒
雲氣朝浮架上書獻策已看同賈誼能文共薦似相如
他年侍從汾陰日好賦甘泉擬子虛

春日初霽西遊

無奈春來苦滯陰一逢霽日始知春天開綠樹千林曉
風送黃鸝百囀新望裏山山凝淑景行邊處處擁香塵
自憐老向韶華節也作嬉遊盛世人

同嚴子孚登道場望太湖弔孫太初墓太初自高
士惜其猶未聞也茲獨深致意焉

莫春挾友了勝事扳絕道場窮地靈白浪疑天北極動
青山臨日萬木明迴雪細草幽徑滑入路斜松野寺迎
何處高人早蟬蛻登臨空作鳳凰鳴

高士王君雅多山水之癖過余霽上登海天閣有
作見贈輒爾賦酬云

知君長揖謝公侯卻愛人間洞壑幽覽盡萬山猶未愜
圖懸五嶽作奇遊憑高遠識吳門氣懷舊方乘剡水舟
朗詠海天空閣上何如當日賦登樓

題榮壽錄

仙李盤根托帝鄉漢家何必數袁楊兩朝詔錫龍鸞字
三世恩懸日月光楚客歌聲來郢里騷人詞賦出沅湘
儒林一啟傳經業千載淵源自此長

杜史張公按部還潮遂以贈行兼爲答謝二首

斧鉞親持震海濱軺車歸覲向穹宸鳳凰臺上秋風起
鸚鵡洲邊夜月新江漲共看遙擊檝時清何必吏埋輪
卽今一鶚當空立萬里雲霄絕片塵

崎人遠卧萬山陲平子緣何有四思已識皐囊明主重
更看玉案美人貽栢臺向日霜華發楓陛回天斗柄隨
我欲贈君龍劒在夜來虹氣想先知

過吳君山園

家住煙霞深復深更於山上結園林逕從巖壑千重轉
窓落杉松萬樹陰鳥度薜蘿來別洞鹿呦芝草過遙岑
只愁迷卻仙源路猶有幽蹤未敢尋

早起書懷

卧起春來景物繁偶從行藥步朝暄祇緣習嬾常成病
敢謂辭名欲閉門枕石幽壇時有夢下簾高閣轉無言
初晴花木添微潤閒看庭前鳥雀喧

寄林與吉

早辭簪紱去園林欲問幽居何處尋南國幾看芳草綠
東山遙在白雲深每傳鳴鳳同清嘯誰向流泉辯古琴
方朔本來思避世誤隨金馬尚浮沉

五言絕句

月夜送易憲副督學四川二首

秋夜月初露長天無片雲送君明月裏見月即思君

其二

萬里一爲別三年何所期清光似明月長願慰相思

贈空山人二首

山中寂無人草木自開落長日閉深關禪心無住着

其二

空山無世味幽壑自沈冥獨步松間月唯聞清磬聲

思家中別業

青山并綠渚箇裏成新墅夜靜忽聞鐘披襟悵無語

題昭君畫

佳人稱絕代早入漢宮中玉顏原非遠何須恨畫工

直廬偶成

禁苑晝沉沉閒庭綠柳陰誰言宮闕近常似在山林

懷陳中丞三首

江豚鼓浪生海蜃連雲暗病子方偃牀歸人遥解纜

其二

斧鉞辭吳甸旌旗弄晚風情隨千里遠人隔萬山中

其三

桃水連天漲楊花滿地吹春光令已暮芳意語誰知

七言絕句

方時湘訪予不遇別去益陵因寄訊一首

閒居忽有題門客何日重逢載酒人遥憶益陵楊柳色

依然同作帝城春

武城逢孫比部聞簫作

何處相逢繫客橈武城春月夜寥寥誰言昔日絃歌地

紙與夫君聽洞簫

泊舟有感

舟中高臥日初晞病嬾偏嬴送候稀卻笑當年逢列子

誤將爭席作忘機

贈郡幕吳君之南陽二首

行行趨府莫辭勞聞說宗資擁漢旄誰謂此君恆主諾

府中原有范功曹

其二

鍾山高倚丹巳宅璧水遥開白玉堂青鳥忽傳王母降

紫簫歌吹擁仙郎

朱太夫人壽詞

此去應多隱者居行春莫惜蹔回車臥龍岡上時經過

試問當年舊草廬

山居即事二首

幽居綠樹自成村更傍清溪日灌園聽盡啼鶯人寂寂

數峰深處閉閒門

其二

白雲青靄路難窮萬壑千山一徑通野寺林深不知處
磬聲遙在夕陽中

詠獵大有感二首

東郊草綠獸初肥獵得平原白兎歸若向淮陰壇下過
幾人灑淚對秋暉

其二

曾逐蒼鷹去不遲只今郊野尚堪馳誰言秦相多尊貴
猶憶當年上蔡時

三月晦日張明府邀飲有作

幽溪曲曲重關隔盡千山與萬山惟有堂前雙紫燕
一枝安得似鷓鴣

幽居

春光九十愁邊過喜向今朝宴飲新夜半當筵對君別
尚憐馬首帶餘春

草堂新成適子膺過偶作

家住溱溪綠水隈臨流新築讀書臺應門只有雙黃鶴
惟許幽人日往來

其三

溪上草堂

碧溪深處絕塵喧自汲清流日灌園卻笑漁船長其到
不知是否比桃源

寄贈日者汪君

幾向甘泉作賦回陸沉金馬自非材屈原不是求名者
問卜聊從詹尹來

學博季湖賀君枉顧奉贈二絕句

洞庭山畔晚煙收震澤溪邊春水流乞得鑑湖傍一曲
欲從賀監泛孤舟

其二

石巖花發笑春風朝日晴霞綺苑中聞道大丹今煉就
童顏歲歲與花紅

小鳥

江邊苕葦漸蕭蕭小鳥飛鳴亦自聊黃鵠冲霄如失路
一枝安得似鷦鷯

幽居

幽溪曲曲重關隔盡千山與萬山惟有堂前雙紫燕
銜泥猶自到梁間

病臥荒莊辱林使君相訊賦以志謝二首

一自歸來東海墟任教蓬藋滿荒廬陳平陋巷今堪重
門外方來長者車

其二

子溪曲處轉孤村萬壑深中獨掩門自信野人堪避世
誰知高士喜尋源

溫司馬出師歌六首

閫外方成大將臺　中朝特遣重臣來營連虎豹江邊
去觀築鯨觀海上回

其二

軒庭曾授握奇經漢幄尤傳決勝名千里烽煙消塞上
六軍歌舞角東城

其三

一劍龍光天地知千尋虎將鎮疆陲島夷盡是游魚釜
滄海眞成飲馬池

其四

聞道南夷識姓名況當　北闕命專征定知一月能三
捷且統諸侯奠百城

其五

掃清江海若風霆坐鎮華夷炳日星羽騎候囊無赤白
麒麟高閣有丹青

其六

壯士斬蛟降怒濤神人鞭石血濺橋只今何必燃犀照
海怪江魔已盡消

怕春陰曲

不學人間老無賴不學天上春陰陰只向北牕縮首臥
時發南陽擁膝吟

題邵平圖

閱盡浮名豈足誇荒園猶記故侯家誰言秦吏多苛政
尙許東陵得種瓜

贈朱生說者

邯鄲市上熟黃粱北邙山頭吹白楊雍門一說興亡事
貧人安得寒衣穿

御笑田文泣數行

劉長興謫天台郡貳因錢文學往謁賦以寄贈二
首

從來劉阮有仙才曾遇神仙洞口回千載夙緣知尙在
明王重遣到天台

孫綽高才冠帝京天台自古號仙城郡齋若使成新賦
廊廟應傳金石聲

詠眞如寺纓絡松

古松千尺倚禪扉直幹凌霄枝葉稀忽見雲中動纓絡
恍疑大士降天衣

與君少長雪溪東醉酒彈棋日夜從七十只今皆已過
君何嬰鍊我龍鍾

與賀誠齋紀丈壽詞二首

其二

聞君煉就九還丹白日成仙定不難若得刀圭少分與
也隨鸞鶴戲雲端

讀易　嘉靖丁亥歲作年十七

茨香晝靜了無事坐對一卷羲皇編莫嫌終日不作語
此心已在先天先

聞秋聲有感　嘉靖丁亥歲作

董生讀書至夜半秋聲入竹心慘然西風怒號特地來
貧人安得寒衣穿

徐子自吳興馳入京都來療子病賦別
經年臥疾獨憐子況復當君返故廬欲諦子懷最深處
小窗閒坐檢方書

其五

園中冬青甚茂偶題

不隨桃柳鬬春榮獨向冰霜綠滿庭若道芳華有消歇
請君安坐看冬青

其六

紫燕

燕燕飛來拂早霞穿簾入箔傍人家如何黃鵠淩雙翮
四海遨遊未有涯

其七

戲從溪上釣魚作

五湖終日釣無魚豈是迂翁老更迂試問當年河上叟

緯蕭不願得驪珠

贈大中丞胡公塞上歌七首

太師軍令播幽都大振皇威朔漠區欃槍塞遂連諸部落
朝天並集五單于口中呼邊帥爲太師故云

其二

上谷遙聞息鼓鼙函關不必請封泥轅門高坐開邊塞
日接降箋西域西

其三

驃騎馳兵出漢疆渡河降取渾邪王聞君此地開文會
何似當年蹴鞠場

其四

鼓鐘本爲和戎賜旄纛仍從縛虜回出召將官同凱飲
入邀詞客更衙杯

其五

寶劍韜光射列星綵毫吐色逼青冥沙場盡是行歌地
幕府翻爲著作庭

其六

歷盡邊關扼塞多聊從戲墨寫山河漢家聚米圖形勝
卻笑當年馬伏波

其七

君從嶽觀望東吳千里曾看疋練無我有吳中水晶練
煩君五嶽寫眞圖

六言

賀尹山人遷居東里二首

春前喜見遷鶯燕雀來賀新成本是南州高士今爲東
郭先生

其二

門前流水一灣市外茆茨數間避世已知無事著書猶
未全閒

五言徘律

題世芳樓茅相公故處

尚書躋八座上相入三台接步趨仙省聯輝映帝臺銓
衡同秉藻鉉鼎獨調梅地是璜溪舊堂知綠野開家傳

杜石業人倚棟梁材巖室東山敞星軒北斗迴河流臨
檻瀉華嶽入牕來俯睇人煙外遙攀霄漢隈桂花連月
吐芝草拂雲栽遺舄今看在投簪昔暫回林泉多暇豫
臺榭總徘徊一自登庸日方資匡濟才幽期忽以邁芳
思正悠哉黃閣年光換清朝曉漏催獨憐登眺處千
里見崔嵬

贈錢南郭

早時從玉署作賦奏明光中路趨青瑣持書拜夕郎五
時傳諫草八舍擅文場祿閣仙人杖天墀侍史香君
王重神駿大牧簡時良一自驅沙苑長餘翰墨芳誰言
辭北極翻作向南荒才大終成患名高本自妨千山
連嶺表萬里入夷鄉野戍龍沙斷重關鳥道長溪深偏
隱菁徑險轉多篁漢道牂牁使秦通黔國王侍臣違近
地盛世切還方雲擁朝中別風從海外翔百城觀禮樂
列郡化冠裳共識文章貴尤看治理張廟堂應有待宣
室自難忘寄語長沙客無勞賦楚湘

送吳侍御按部江右

清望振巖廊蘭臺侍　聖王諫書初下殿　恩命遠巡
方攬轡臨吳楚驅車度豫章洪都開勝槩滕閣播餘芳
風震千林肅春回萬里光離心何以贈懷袖有干將

送少司成文石之南都十韻

蓬閣集羣賢高才儼若仙承　恩陪屬玉奏賦御甘泉
舊京資矩範新命屬陶甄東觀文章侶西膠禮樂年筆
將形管去經列絳帷傳春滿金陵地花明璧水天雄談
杜五鹿授講兆三鱣人豈周南滯心常一北極懸雨都
同日月列宿會星躔一　聖主方虛席還應着祖鞭

九日宴達觀臺上

秋氣澄新霽重陽景更融臺非同戲馬節已應來鴻令月
九月鴻雁來賓望遠連平野登高遍太空筵開蒼靄上客到碧
雲中嵐翠遙相接溪光曲更通孤松涉夕照萬竹動清
風絳席分英佩瓊巵泛菊叢村家有新釀何必藉王公

贈左伯陳公奏績

儒林多舊業弱冠早能文學已探丘索詞嘗擬典墳九
苞鳳呈彩千里馬超羣魏闕持隆望燕山待勒勳歷年
猶茬苒爲國祇忠勤客難東方朔人嘲楊子雲紫薇春
色暮蒼栢歲寒分世正資良弼時方際　聖君殿庭瞻
鶚立　詔綍繞龍紋一發雙虹祕當清四海氛

寄贈觀察李公十八韻

公本中朝傑今居南嶽尊九江開夢澤萬壑赴荊門白
水眞人地蒼梧王氣存　帝因嘉重望詔俾按名藩臣
誓風霜節天潢雨露恩始從避馬處復見畫熊轓日擁
觀風使星臨執法垣六條知有緒三尺自無冤憶昔草
玄徑曾承駐阜轓未爲李君御先過董生園對酒或停
酌臨筵時廢餐方期窮旦暮豈暇展寒溫皓首嗟何及

丹心矢不諼東郊憐廢馬北海喜騰鯤漆室雖憂世彤
墀誰叩閽忠貞知許國一眷命佇臨軒麟閣三霄敞龍
綸五色繁願言振經濟早爲整乾坤

暘谷王使君壽詞十四韻

憶昔來吳會提兵鎮海邊平江息枹鼓下瀨弭樓船一
王法持三尺神猷授一編折衝千里靜威德萬人傳正
以勳庸懋將膺簡眷先如何棄軒冕祇爲愛山川几席
雲霞滿軒窗蘿薜連壺中開妙景世外締眞緣一自青
門隱將齊絳縣年春逢上巳盛節以豔陽妍茂育自茲
始長生當可延方平初啟宴阿母並臨筵訣隱存中夜
丹成慶大年君家復近海願爾看成田

壽大中丞養翁李公廿八韻

公自趨朝日曾看拜夕郎丹忠思補袞紫極佐垂裳正
召捧　丹綸禁苑分青瑣仙班近　紫宸垂衣逢　聖
主補　袞侍　眞臣惟願輸忠悃無嫌拂逆鱗從茲調寶
鼎永永燮洪鈞

贈鏡宇沈公以大廷尉轉少司寇一首

聞說張廷尉明刑事漢皇只今參八座猶是約三章執
法名因起通經道轉光平中持　國議精白佐　天綱
曳履星辰上調樞斗極傍　聖朝知解網永永贊　垂
裳

送孫宮庶栢潭

公才是王佐宿昔侍穹宸漢代文章伯商家啟沃臣天

因明兩作日預現重輪學以甘盤舊光隨　主器新承
華尊置傳博望廣延賓托乘皆英俊傳經賴正人還同
周論道豈但魏懷仁（謝靈運擬懷太子詩師保齊姬召有由來常懷仁之語）師保齊姬召
遨遊陋應陳元良端國本輔導冠朝紳　紫極千霄曙
青陽萬物春孔門無佞鴞虞殿正頒綸願鞏東山宴遄
趨西沼濱孫弘延對後高閣倣平津
夏日苦病忽致聾瞶寄呈孫學士龔使君
炎蒸逢盛夏偃蹇嘆衰翁司馬方憂渴許丞尤病聾羞
慚見賓客應對藉兒童合避千山窟猶栖一畝宮十旬
痾未止七發賦徒工親舊多英傑盟言誓始終鵷雛趨
殿闕燕雀困樊籠離別忽云久音書杳未通張衡愁路
遠阮籍泣途窮玉樹藐難即金蘭本自同彈琴對流水
拭劍繞飛虹月出洞庭上雲生吳會東山川遙間隔河
漢正昭融撫己憐清景懷人望碧空欲思除積鬱惟待
挹高風細扣玄中妙還須河上公
奉贈大中丞心翁常公遣將西征大捷詩有小序
間者寧夏之變官軍集六師圍之久而未舉大
中丞常公遣一將征之遽有成功予始抱杞人
之憂繼爲吉甫之頌情之所至不容已也昔曹
參積功佐漢而鄧君首重蕭何李愬奮勇平淮
而韓愈專歸裴度蓋推其本也常公撫浙外嚴
敘儆內輯民和文武兼資治化旁洽而痛念西
寇之亂恐貽　北極之憂蓋心切于忠　君而
志深于報　國也但今西寇雖靖東夷未平縞
謂公建樹方隆威望彌震曩遣二將倘策摧陷
之勳若統六師必著廓清之績故序述其既往
而祝念其將來亦詩人頌禱相仍之意也詩凡
三十八韻
天下方多故臺端得偉人忠貞扶　紫極節槩挺蒼旻
命世才稱傑逢　君眷獨眞一編授黃石三略佐　彤
宸決勝廟堂上折衝江海濱憂時增砥礪守道不緇磷
執法風霜凜攄衷夙夜寅卉夷聲乍警桑土戒恆頻選
騎千羣鐵屯兵萬甲銀彫弧射巨浪寶劍躍平津幕府
貔貅臥閶闔烏雀馴威稜肅邊徼安靜馭黎民尊俎輸
籌畫干戈寓拊循征求謝俗吏談笑對嘉賓凱飲懽騰
越勤王遠戍秦盈廷議稍異爲　國志偏振管仲能攘
狄宜尼請討陳古來垂耿烈今詎敢逡巡議以精誠激
情因甘苦均平居深締結赴難歷酸辛凡此先登者皆
由憲令遵諸營聯郭外正馬越城闉李愬擒吳日裴公
封晉辰臨軒宜提表告　廟啟明禋沙漠妖氛息乾坤
正氣伸鴻勳宜共慶羽檄奈叢臻玁狁纔離塞鯨鯢忽
震隣　九重赫有怒　一統正無垠　天地豈終否雲
雷合解屯遙聞頒　玉敕爲召掌洪鈞口口狂將磔貪
狼禍未悛還驅虎豹旅淨掃犬羊塵更復催飛騎毋令

退隻輪社開盟白馬閣徼畫麒麟日月丹青耀河山帶礪新八荒方啟泰萬國正回春佳氣巖廊接欣瞻社稷臣

奉贈少師石翁壽詞四十韻

天啟明良會時當交泰辰商家方賚賙周嶽實生申始荷先皇識親題第一人遂承今上眷首擢冠羣臣綰印登黃閣迓衡上紫宸預徼雲五色快覩日重輪千載遭逢異三階寵命新豈惟崇位望自是富經綸才裕當時務心存太古淳精徼通玉關忠義動蒼旻密歛施爲迹參數造育仁更紘除急切調鼎適和均獵解商王網車污漢相茵寬弘能鎭俗清靜在安民

雕琢思還樸操持緩束薪八風熙玉燭九有順洪鈞黎庶皆含哺交游若飲醇聲名天有斗襟度海無垠貴顯同儒素紛華得道眞事　君情翼翼對客語恂恂共侈動庸懋誰言吐握頻酒尊傾北海冠蓋擁平津揮麈筵開謝凝香坐是荀遲齡當始度瑞應協佳辰甲子初周厤星躔又轉巡陽和從臘始淑令與時臻歲月盤仙李乾坤護大椿瓊枝聯五世黃髮拱雙親憶昔徼殊遇曾叨侍玉宸預徼雲五色快覩日重輪千載遭逢異三階寵命新豈惟崇位望自是富經綸才裕當時務心存太古淳精徼通玉關忠義動蒼旻密歛施爲迹參數造育仁更紘除急切調鼎適和均獵解商王網車污漢相茵寬弘能鎭俗清靜在安民

濱功成重賜履治定但垂紳瑤屋千籌進華堂百壺純無能申慶頌祇以慰沈淪

壽玄翁相公六十韻

聖皇方出震哲相正承乾氣運恆相會昊穹扶社稷王佐應山川自古中州地常生間世賢商閎開國邑河洛貫郊壓文武知材備剛柔秉德全昌期逢五百典禮蘊三千畫就圖書祕文膺科斗傳校讐登石室著作勒丹鉛託乘趨儲幄橫經侍講筵商巖採芝後姬室剪桐年師保參隆任論思切細旃匡襄資愼密調護賴周全雙手親扶日孤忠早格天銅樓問寢罷玉几受遺專魚水情彌洽鴛鴦音足憐金縢一

以啟繡衮遂來還誠貫三光朗心存百鍊堅立　朝崇大體信道得眞詮正色恆持議虛懷荷轉圜冰壺含月瑩藻鑑向空懸留滯皆蒙拔英奇悉見遷自能別涇渭誰可混媸妍獨斷靡停務兼收鮮濫員風雷同鼓盪宇宙廓陶甄仁澤濡羣動威聲震九邊單于請封冊部落獻降牋納欵蕭關下稱臣楓陛前恭裁龍鳳詔坐制犬羊羶朔漠咸稽顙寰區可息肩若非憑廟算孰與淨烽煙不戰收功鉅無爲贊化先　禁中居頗牧塞外奪祁連已覩軍猷壯還看王道平政成遵祝網治定念烹鮮改轍除庫捆和琴解急絃變調逾漢丙熙洽輔周宣歌舞閭閻共庶禎歲月駢茲當週甲子預擬比神仙寶籙

具茨野瑤笙緜氏巔曩時探勝蹟此日證玄詮桃實來
方期芝房降倬佺王喬名是晉彭祖姓爲籛詎似當津
路兼迴駐世軿弧垣呈壽曜鼎宿注祥躔氣轉鴻鈞泰
光敷玉燭圓二儀昭景象百辟慶喧闐憶昨鵷質曾
叨鵷鷺聯林臣歸偃伏枕席困迍邅公在千霄上予沈
萬丈淵懸知隔禮數敢望越拘攣自念工微藝平生締
夙緣詩書留璧簡雅頌布青編浩蕩詞如海鋪張筆似
椽揣躬雖淺薄綴學或鑽研彤管應非僭丹珉或可鐫
勳名瞻赫赫祝悃效拳拳惟祝松筠茂仍期瓜瓞綿箕
疇從此衍舜厥永昌延歲歲當茲度懽娛動八埏

憲使劍南公轉江西藩伯贈別五十句

東吳沈隱侯當代號名流樂道居江國承　恩鎮海陬
六條班憲令三尺壯　王猶擊檝波濤靜揚旗日月浮
千村息枹鼓百里播謌謳浹歲多閒豫乘春展宴遊人
瞻郭賀冕地起庾公樓每以巡行暇常耽眺覽幽興還
同北海望豈讓荊州滿坐盈珠履登門有前綅高風重
廊廟雅意屬林臣遠駐畫熊轍時停彩鷁舟經過五柳
巷游戲百花洲臨部移星象搦文射斗牛賢聲齊汲鄭
逸調邁應劉幾誦登高賦尤稱濟世猷黎民方共樂
聖主賴分憂捧檄從天上攀轅擁道周徒憐邵父去莫
借寇恂留況我衰遲日當君離別秋權騰丹鳳　詔泣
瀝黑貂裘對客抒孤憤懷人擬四愁暫叨玉樹倚聊比

木桃投雲外看黃鵠磯邊狎白鷗升沈愈相隔岐路轉
悠悠

松亭詩爲　宗藩賦

昔偃徂徠蓋今依菟苑亭　宗藩本龍種締搆亦虬形
密擁春林翠常凝晚歲青根連夏后社棟接漢皇庭隔
水笙簧奏團雲鸞鶴停蒼分八公桂玉結萬年苓封爵
輕秦貴延生等倔齡地因芽苴潔門爲草玄扃聞說吟
哦暇時時論五經

入西湖信宿靈隱寺

乍入西湖裏來參靈鷲峰池光極薜荔巒影散芙蓉殿
啟瑚瑜近壇開曜緯從有梁齊蔓藻是棟卽盤龍連井

非關夏天花詎謝冬夜輪月恆滿朝鏡日疑重意表恢
新界光中締舊容聊持燈作葉終以麈爲松昔玉猶道
辨還珠未有同四衢齊入幻八解盡明宗漢夢空成切
周星儻可逢疎螢沉照火陣雁度鳴鐘靜榻惟聞鶴蕭
階總聽蛩簷文連網密碑字襲苔封誰言來信宿遽此
躡仙蹤

七言排律

陳使君邀飲天寧寺閣

驄馬西臺早著名虎旗南國又提兵僊傳直諫趨三殿
總仗雄才鎮百城長夏筵開河朔飲高秋氣壓伏波營
使帷窈窕蓑初地梵閣崔嵬涓太清自有冰霜消暑熱

更看水月入虛明坐深轉覺仙香繞境寂時聞妙籟聲
龍象光中靈鷲動金銀界裏寶華生諸天雲擁熊車度
雙樹風隨羽扇輕歌發空山霄漢響談從永夜斗參橫
幸陪庾亮登樓興敢擬陳蕃下榻情海內幾人能意氣
莫嫌肝膽爲君傾

王司寇元美赴南都奉贈長律一首

只今海內有人豪獨任當朝著作勞千古文章歸統領
一時詞藝待甄陶詩成自許追周雅賦就咸稱逼楚騷
大將方當建旗鼓偏師總爲屬韝臺百川誰擬滄溟闊
五嶽惟尊泰岱高本是廟堂資黼黻遂令巖谷擁旌旄
玄溟已展鵾鵬翼樞府曾參虎豹韜謂且秉衡居北

極卻看專席坐西曹漢家正賜新題劍王傳原傳舊佩
刀縞闕星辰隨曳履鍾山雲氣護揮毫暫將執法匡
明主終見題才顯俊髦我病敢思仙掌露君行誰賦廣
陵濤最憐　帝閽須龍綍又見天池躍鳳毛

呂少府冬夜招飲西寺

佩刀自昔有名傳車騎今來識呂虔屢向專城稱卓異
如何佐郡屈高賢悠悠勞指西山爽日日尊開北海筵
總爲陳蕃能下榻遂令郭泰共登船閒時屋聚常多客
此日風流望若仙每到習池揮縱飲更從蕭寺細談禪
冰霜色映澄清境水月光涵寂照天坐嘯堂中弘靜鎮
行歌野外絕拘牽窮鄉處處無枹鼓深夜家家接管絃

讀王元美集有作時公起家改京兆故落句及之

性嘯歌時和鳳凰鳴當年玉樹深叨倚每幸金蘭獲締
盟空谷白駒徒皎皎芳林黃鳥更嚶嚶正思懽會重堪
續其奈沈痾久未平五日偶憐同趙簡十旬眞愧似劉
楨何能再入芙蓉幕相對聊陳薜荔情

訪淩工部作有小序

余與淩工部繹泉夙忝奕世之交同有林泉之好而余伏枕經歲泛棹橫秋君適築新園更逢初度因賦長律聊攄積懷云耳

當年起草奏明光聞道題名在建章最羨馬卿能論蜀誰言賈傅竟投湘自耽歌嘯滄溟上歸作神仙綠鬢郎鑿沼引來苕水曲築臺坐對弁山陽鄧着林壑棲中散應勝田園樂仲長載酒時時多問字揮毫往往雜稱觴賦成每有雲霞氣交誼常如金玉相嫗我衰年尋舊約逢君華甲宴高堂籃輿正喜來三徑蓬矢重當射四方回天應見泰階平四郊坐覺歌謠徧千里全無枹鼓鳴願得千場同酩酊遊遊五嶽共徜徉

答王中丞有小序

子曩過小祇園辱答王大中丞貽贈六韻茲將再過園中已有成約矣而公迫于王程先驅使轍念之悵然因相原韻云爾

秋風將過草玄廬豈意先驅問俗車芳草徒看連越嶠停雲遙自望秦餘無能入鄴從王粲敢憚窺園學仲舒扇擁章臺知走馬珂鳴魏闕想垂魚最憐別路江如練卻憶離時月似梳縱欲彈冠同貢禹可堪玄武掛當初

健齋明府夜宴郎事十韻

積雨後有懷寄承山宋丈

知君早已脫塵鞿盡室南還隱會稽避世共看同野鶴談玄獨許對聰雞千山天遠雙輕屐萬壑雲深一杖藜自憶同時辭赤紱御慚幾歲隔丹梯夢中每欲遊天姥雪裏還期泛剡溪正值門前春水漲鯉魚寄白浙江西

徐霖侯行縣江城因寄此作徐建安人也故以之

發端云

建安才子擅文名徐幹當年著論鄴下本稱騏驥足
朝端應想鳳凰鳴三災暫擁飛旌出列縣遙看負弩迎
伏暑隨車甘雨降行春夾道遠風生從天已跨華亭鶴
出谷時聽茂苑鶯駟馬肯迴河朔飲雙魚先寄下江城

晚寓禪寺龍使君攜酌過宴夜深言別奉贈七韻

正苦寒天落葉催暫栖初地雨花臺自憐客子談玄處
忽枉高賢載酒來入室早稱司馬賦通家應識孔融才
九霄星斗禪關敞萬壑煙蘿勝境迴車向蓝宮連弭節
筵隨蓮社共銜杯幸逢燕喜揮毫罷坐聽雞聲綾鷺回

荀令香留檀篆繞稽生笑逐竹林開只愁涸鮒懸東海
他日夔龍隔上台

詩餘

贈山人

秋來看雁飛春到聽鶯語無厭笑山家憑禽識寒暑富
貴要奔忙貧賤多辛苦閒爾北牕眠雲起南山塢右調生查
子

春暮送客

閒愁已不堪春暮別思何當向南浦漫空柳絮玉爲青
滿地桃花紅作雨人隨芳草天涯去獨對流鶯窗下語
香車游徧豔陽時豈憶河梁離別處右調玉樓春

送人入山

謝京師諸老書

明烏程董份蓍

份本菲薄命復乖違當此衰年復遭家難含哀茹戚已不欲生而斷魄銷魂猶復苟活茲乃適逢八袠兼值初辰八徒喜老馬之齒尚延而不知吮犢之悲彌甚遂欲屏無人之地逃之隔世之墟業已束裝未能鼓棹然三之野遵滄海之濱既踰數旬而賤內急疾連得三報而朽質復歸則我公之遣使至矣貴榜之盛卓冠本朝份嘗屢爲言之非自今日也今三相同居于政府九列分布于嚴廊而授鉞齋壇擁纛邊塞則總臺一節尤目前喫緊之第一著也且寧夏之變眞賴

起而上之威令不行夫議論易起則廟堂反爲動搖而威令不行則邊疆孰肯効命今東西有事則威令弗逮者誠慶諸公之輔翼于清朝而幸鄙人之遭逢于盛會因以見廟堂之上篤念舊交冠冕之賢惇崇古道播之海內足爲美談貽之後來其稱勝事匪徒爲傳家之寶奕世之珍而已也蓋其感刻之衷眞非言說所能盡而媿報之悃亦非形迹所敢辭遂因使旋聊以附謝伏惟鑒照不宣

與王荆石書

乙大患而古今所少有者莫過于下之議論易

常十人焉皆歷科所未有也此其內則變調王化保佑國家外則振揚天威擁護社稷固皆聖王之心膂昭代之股肱將自匪人者偶奉一日之役以締百年之誼眞爲大幸實復深慚今乃以林壑之癯而軫霄漢之念先之以太倉公之雄文固所謂一字之褒榮踰華衮片言見許重若鼎彝者也而長洲公與諸公並列其間譬若虞廷二八之賢漢臺四七之數揭之鉅軸懸之草堂眞足以照曜郡中夸示天下蓋山川增色而日月同光矣份是以于賤

弗遑者誠慶諸公之輔翼于清朝而幸鄙人之遭逢于盛會因以見廟堂之上篤念舊交冠冕之賢惇崇古道播之海內足爲美談貽之後來其稱勝事匪徒爲傳家之寶奕世之珍而已也蓋其感刻之衷眞非言說所能盡而媿報之悃亦非形迹所敢辭遂因使旋聊以附謝伏惟鑒照不宣

與王荆石書

乙大患而古今所少有者莫過于下之議論易

起而上之威令不行夫議論易起則廟堂反爲動搖而威令不行則邊疆孰肯効命今東西有事則威令一節尤目前喫緊之第一著也且寧夏之變眞賴

掠非有大志也今倭所統兵至號數十萬是比賊百倍不啻也而倭一舉卽陷朝鮮待畿輔耳其志之叵測與虜亦百倍不啻也則我所以備禦之者豈可不百倍其力哉竊恐聖衷見西之狠蹶終亦遂平而不爲加意焉則其寒心又不可以勝道矣今翁此入眞大機括也必得翁爲　上分別其原備言東西百倍之勢而勸

答焉必得　威令大震則督帥與諸將皆悚然休惕翕然奮興庶有可爲耳今言倭事者旣眾而鄙人曩啟已繁似于可厭矣然此等大頭腦處寧可言而見畿決不敢隱而自默也又寧夏事雖因河水灌城擒賊固神人所共憤天地所必不容者也今眾將力擒諸孥

稍易然書言功疑惟重而漢武亦言行疑賞所以申信也且孥賊者始而戕毒主帥一門繼而屠戮邊人萬眾之胥不足以鎭羣阜非砥柱屹九河之口不足以遏狂瀾決不敢隱而自默也又寧夏事雖因河水灌城擒賊固神人所共憤天地所必不容者也今眾將力擒諸孥

又異焉則將士解體忠義灰心恐必不可也且西賊雖平東夷方熾今出格而大賞擒西賊之功正所以鼓舞而掘起其禦東夷者之志也此亦大機括但恐翁至則賞典已行或不及耳且天下屬望翁久矣今當初至而巨敵方臨必須翁抖擻精神勸　上震刷威令務使君臣同心　上下揮霍譬之晦冥閉塞而轟赫雷霆則乾坤若開世界另闢而此等精采日月增光矣翁須稍

謝冗煩一路優養神思之蓄積旣深而臨時之抖擻大發則眞所謂達不失望而識者歸心聞者躍足矣千載一時四海共望決不可以毫髮因循也屢以自戒而又多餽舌古所謂竅發于口者也奈何奈何

與卫荆石書

邇來人心易動人言易淆或以科而論科或以道而論道或以科道而交劾或以部署而肆詆倏然而起紛然莫測其端莫知所底每閱邸報輒甚憂之夫人言是無主人心輕動則國體難持此非天下之細故也故古人以處士橫議比于洪水橫流而今則朝士橫議矣鄙人于此眞有發不恤緯而杞憂墜天者雖

爲甚迂而亦似非全妄也夫當此之時非太華立千仞之脊不足以鎭羣阜非砥柱屹九河之口不足以遏狂瀾鄙人之亂四國淮南者自外而圖逆者也其事顯而易見讒人利口者自中而爲蠹者也其釁深而難窺包藏異心乘間抵隙一旦發作如果實自中而潰其憂可勝道哉故曰覆邦又曰亂國其旨深矣汲黯庶僚耳猶能弭之翁以身許國且又將遂秉國矣非翁之望而誰望也

曩聞太夫人起居康吉飲食頗加份縞以太夫人一日
安于家則我翁一日安于國此　天地之大祐海宇之
大慶也而昨忽見翁疏欲請數日之休沐以便定省焉
蓋翁篤念慈母而又不欺　聖君是以稍有未安卽爲
仝上請耳然而份從數千里外不勝馳念焉縞以老年
之人起居時有未調其小小不安亦是
常事正不足過爲介念而況太夫人稟賦素厚且　天
祐　國家必當使壽毋康樂長生俾相公恬愉作輔固
必然之理也今觀事勢則廟堂之上決不可一日無翁
天欲治平必不令翁一日有他意且忠孝者固皆
節而居家則以孝爲主在位則以忠爲先況翁

何位受皇上特達之知倚毗之眷爲何等知眷
復有他意而可輒能自由乎份素忝談心當及翁
此心未動之初而預陳鄙見素承厚誼當以大義所關
之急而少啟至懷惟高明察其愚而不以爲誕耳專于
請質故不暇于寒温幷望照原不悉

與申瑤泉書

今自翁秉政以來天下之人無問中外無問賢愚無問
識不識莫不稱翁之相業固盛而相度獨優蓋翕然同
聲如出一口矣而份嘗覽史冊未敢遠引三代而自三
代以下賢相之以度稱者如漢之丙丞相宋之韓魏公
則上下一二千載間前後數十世內古今卓冠者兩人

而已是固稟天地閎廓之氣備陰陽混合之精會融一
身而包括四海者也及其至也則書之遵王之道無好
無惡詩之順帝之則不識不知此實相度之準而臣道
之極也茲翁于史冊所稱其度斯邁詩書所誦其道可
幾非兼韓丙之賢尤爲古今之冠者哉份之拙性平居
未嘗敢諛顧以至親誕辰則屢有祝然其祝也欲得其
似而非以爲諛嘗以人之擬其似者有優孟焉爲其言笑
舉止無不似叔敖也地之擬其似者有新豐焉爲其井里
廬無不似舊邑也然得其似矣而未眞也至于摹日
難爲光圖江海者難爲大則似猶未易眞復何能
份不敢別爲浦　　綴述而悉屏藻語獨陳

優孟新豐
望隆雖竭其形容罄其心力猶媿于日月江海莫盡
其眞亦徒執筆而躊躇臨楮而髣髴爾矣顧份以肺腑
之戚肝膈之交惟願仙算崇增以輔　聖主萬壽無疆
之治新禧滋至以保皇家千祥茂集之庶則耿耿獨深
倦倦靡已者也惟高明省察焉幸甚

與陸五臺書

鄙人不能早自樹立有所表見而陸沈雖闇以抵喪亡
無可追悔矣然自南還以來兢兢處家翼翼守法未嘗
敢以一事得罪鄉人未嘗敢有一字干涉官府則　天
日在上鬼神在傍公論在下而翁之德則參　天日質

鬼神而主持公論者也先塋在湖台駕數過其閭見豈不眞乎豈不能信份之無他乎且份果有武斷把持踰法爲害之事則吳江烏程兩縣之卷案俱在固可悉查者何自隆慶以來將三十年之間而絶無一事乎此豈一手一目所可少掩者乎而頃來不過因吳江刁民一人得利百夫萌心千人響應遂占據七莊搶奪米穀資財萬計而幸撫臺王泓老聞之始亦赫然曰此亂民也不可不禁乃急下示而吳江雖亂烏程帖然是以寒家猶可偃息而烏程與吳江接壤民見其告而有利莫不垂涎吏亦見其訟而有賄莫不染指千是垂涎者日呼噪于外而染指者密浸潤之每復收狀並無已時則中少年喜事者已爲之動

矣而鄰境移文有晉鏜之策爲則泓老不能無疑然因倣郡守卓然有見如漢史弼所謂天下有黨平原獨無而殺然獨持故上亦未易以發也及縣中躍然喜事以坐鎮爲無能以搏擊爲風力而又陰窺撫臺之旨爲可結知而其才亦足以鼓人而動衆也遂振足而起立收六七百狀爲蓋鄙人在宦途數十年未嘗見縣中于士大夫家而放手大做有若是者實異常之事也于是泓老如矢在弦上不得不發亦准六十紙而特託欝道吳鳳老按倣郡而親掬爲而狀既七八百矣凡家中幼而三尺僮子與稗孫輩侍讀者老而七八十與鄙人同病者悉被株連拘赴而鄙人應門之仵執爨之薪俱但費一錢買　復至少亦得數金此乃大利所在人何苦而不爲也昨祝吳江申上司之文有云董氏之財產有限刁民之貪欲無窮今雖竭其一家之財不足以塞無饜之欲雖罄其一家之產不足以副無已之貪鄙人每讀其文未嘗不爲嗄咽也今動准嘉隆間事而縣中所斷且不可勝數矣而准狀不已又將何所窮極乎故不厭繁詞以瀆清聽冀翁之慈悲惻隱爲一垂憐而已惟台亮台亮

與許敬菴書

奉別以來忽踰半載未嘗一日不念左右而流光荏苒知已睽違亦徒歎離索之寡閱而衰老之易逝耳且份

德本謙薄命復蹇乖當此危疾之餘忽興剝膚之患古
人所謂天高而不得不蹐地厚而不得不蹐者不圖年
已垂盡身親邁之偃伏杭席偪側牆垣抑鬱無聊方無
處所而忽得遠敎其爲浣慰如何可言曩者軺車一行
份正謂公政敎兼施威惠並播八閩遠近將有山川如
闢景界一新者茲承示正俗之編及大疏之草則知公
內以閫事所得自處者條列于下而俄頃之化將興外
以海事所不盡自由者布聞于上而先時之防以飭
歷觀往哲惟文成在贛能邁數千年所未有者首倡于
前今惟我公在閩能繼數十載所將湮者踵接于後此
皆以聖賢爲志以道德爲宗而非世俗所能拘簿書所

能限者固由于心得本於躬行而亦非徒講說所習傳
易見所窺測爾也且文成之才局甚大規格甚弘固學
者所難及而我公之行義甚高踐履甚實尤當世所共
推蓋略有柳下惠魯男子之遺意焉故文成特揭致知
之教以闢向來訓詁之非而我公特主格物之說以爲
近世疎漏之警蓋實以相成而非以相背也斯亦所謂
以不可而學其可者哉望公益平其心益深其學而無
別立門戶無專事語言則鄙人之忝末交而蓄至願以
稍露淺近之見効質直之詞或亦蒙鑒察而不鄙遺耳
又保甲之法乃安民之首策弭寇之良方而先行鄉約
者則孔子先正簿書之義尤策之當先方之最善者也

尋常支吾則如公文武之才經濟之學恐必有所不安
矣又海防之弛已非一日而間諜之闕尤最甚爲兵家
固爲多端而知彼知己之說則固識時之要領料敵之
眞機也夫已非難知而所以言知已者貴于知彼之形
而已足以當之故古之大將不但知彼之強弱與地之
險夷而謀之短長事之鉅細皆若觀火無不燭焉故百
戰百勝萬舉萬全者由間諜之得人而預待之有術也
況茲海道與彼共之彼懸隔萬里無故而入人國不數
月而舉朝鮮如探囊如拉朽必用謀有素耳而我則視
滄溟如雪漢但見波濤莫識地里其人之生死尚未能
知其眞而國之舉動又何能測其槩故近來閩失莫有

過于間諜者而欲用諜必須通商故昨觀大疏欲開海禁者匪但閩人利在于海開之足以慰民生而實用諜必資于商開之足以關國計非公有大識見有大擔當不能爲此議也然諜人者大龍蛇之淵蹈虎豹之窟古有千金百金之士蓋專爲此非縣重購何以得其捐軀而近來惜費太深則人何苦而輕生赴難閩雖非富國然幕府百凡節省則曲處此費或亦不難今海禁新開適乘此會萬萬不可失也然海禁之開其所關亦甚巨小蓋汀漳之間素爲倭類寬則民急則寇若潛以窮通則必爲我驅馳若防範稍疏則反爲倭引未見有卓偉失而安危繫焉乾之君子所以終日乾乾也夫見羅公雖

蓋聖學之要而心體當然耳此固公所恐必有所不安贅者以愛莫能助忠無可施聊致區區竊最甚焉兵家棄海禁既開必須留意加嚴庶不爲寇釁緝料敵之須從長籌略庶不爲民煩此則衰朽無窮之至情直彰無知之積悃也想在高明必當原亮不一

與許敬菴書

昨已遣一介之僕賫咫尺之書專謝臺端計達記室矣份非不知使者在此將即告旋而復爲遣僕蓋以公之此舉發于道義光明磊落可質日星而份之感激刻于衷腸懇切堅誠匪同木石向非專遣而但爲附聞則不足以稍自見耳然公之有道豈形迹所能拘語言所可

謝哉而份之區區若此正足以形其淺陋矣且份當此時雖日以苦楚之詞憶恕悃幅猶恐未能而今乃以迂闊之說妄瀆聽聞尤若無謂而份積之既久未獲布宣故有感而興不容自已耳夫朋友之交本列五倫之一而五倫者孔于並陳之以爲達道萬世永守之以爲大經者也顧世衰道微風漓俗薄自周時已有谷風之刺後世遂有翟公之題朱穆之論而友道浸衰矣乃若在漢則前有王貢後有范張史冊載爲美談儒林紀爲高義歷數千載至今有稱然王貢惟出處相援不以窮通異趨范張惟然諾相信不以死生踰期耳未見有卓偉大節照映天地間若我公之于見羅者也夫見羅公雖

與公同講性命之學向以志行相孚固誼如斷金心如介石矣而世方醜正時方忌賢見羅遂謂嬰猖天之讒而動 主上震雷之怒且將犯天下不測之禍蒙天下不韙之名矣斯其時爲何如哉蓋內而百僚外而四海見者痛心聞者酸鼻而雷霆不可干滔天者能反噬故高者扼腕下者魂消亦徒置之無可奈何而已獨公則眞見同志之冤深惡壬人之妄故明目張膽卬首伸眉移書廟堂達之當事而正論既興國是斯定昌言一發眾志協從然後稱冤之疏不絕于時執法之章日騰于上而見羅遂得脫九關之險離千仞之淵如去黃泉而見白日矣是雖一時諸賢共成其志而實公之一書先

開其端也是舉也上而使　清朝無過舉　聖德益顯
彰下而使正直不終誣忠良必獲雪其爲一時世道所
繫豈淺鮮哉其爲千古名義所關豈不甚大哉乃知君
子爲彝倫之準斯道之宗誠不虛也然而天下知公大
節之炳烺而其淵衷之粹純或未深識焉蓋公始自吏
部或謫或遷或出或入其輒輒已久其挫抑甚深夫世
之常情輒輒則其氣易詘挫抑則其心易隳故懲羹吹
虀又世之常態也況公新爲京兆則特承　殊眷而顯
被超遷子世俗尤有金注之意焉而況京兆列在九卿
九卿敢拂廟堂而不敢拂言路蓋廟堂猶有公心而言
路則不知所抵止也此又世俗皆然者也而公乃明言

其失直指其非曾不少爲依違少有假借眞足以定一
代之功罪決當世之嫌疑輔正闢邪褒善貶惡卓然不
貳毅然不搖嚮使其中有毫髮爲豫之心有毫髮顧忌
之念能至是哉故人皆稱公有浩然之氣是則然矣而
孟子言其爲氣也配義與道行有不慊于心則餒矣嚮
使道義本然之體不見之素眞養之素定則其心將餒
氣何得伸哉故份于公之此舉謂公之心學獨得其深
者蓋以此也然而公又嘗以此少挫矣而廟堂所以服
公者愈甚公之望在天下者愈隆　殊眷益崇而大用
蒸蒸晉矣此雖人心所屬而實天意所注今海內多故
時事日非將　天祚　皇明必使稟正氣而有心學者

以斡旋宇宙負荷乾坤而公之才與力實足當之意其
降大任于是人固有在矣而大任伊迺則他人處之其
吹虀益謹而金注益重又孰能越二千里之外念三十
年之交不待其求遙度其事而徧達當路解其至危者
乎夫鶺鴒之詩云雖有良朋況也永嘆蓋言急難之時
良朋亦無可恃惟有歎息而已矧地之相懸宜若可諉
而心之加切更若弗遑可見公道義篤于衷而意氣發
于外非遠近所可隔非緩急所可移金百鍊而益精玉
三燒而不變其本體既純而事勢所不能奪也故因迺
見羅之事而并一道焉不知者以份當危急存亡之時
若故爲遊談贅語者而竊謂百千年後爲公作大傳者
或亦有本焉何者以論得其實而能深究其心且有關
于大義也故不復屑屑子感激之私焉惟高明察之不
盡

與申瑤泉書

昔司馬氏纂述唐虞間有功德之臣而遡其苗裔別有
胤祚爲世家言份嘗以世家古所未有實自司馬氏發
之及觀雅頌者則詩人之所咏歌而孔子之所刪定者
也蓋雅著周室之所興則本諸后稷而有生民之什焉
頌美賢臣之所始則推諸四岳而有嵩高之篇焉乃知
司馬氏蓋采詩人之義得孔子之傳而知其所推本者
也司馬氏之紀世家凡有三十而其在春秋時皆列在

大國爲顯諸侯盡唐虞諸臣之裔也歷世千載而剖符定封其所由來遠矣斯可見堯舜治化之隆而稷契四岳輔佐之盛故曰盛德必百世者斯天之所祐而理之常也茲世俗重耳輕目忽所見而慕所聞一言古昔便以爲天人不可幾及而不知 皇上者今堯舜之主也我翁者今稷契四岳之臣也蓋古之所稱稷契四岳者不過以其忠而匪懈公而無私耳今翁之純忠則小心翼翼終日乾乾其兢業無貳之懷可以對越于 上帝其恪共秉一之念素已鑒肩于 聖衷蓋寢食不遑夙宵靡斁矣若翁之至公則奉威福之權歸之主上而皆昔日創痍挫逃之種也一聞此報則城廓皆修鄉村皆謀遷進城郭蓋倭雖未至而民間洶洶已不可勝言

毫髮無所專委用捨之柄屬之所司而纖芥無所與蓋遐邇無間鉅細不遺矣至于合四輔以同心視百僚爲一體議政則比于調鼎五味咸適其宜更化則譬若改絃八音皆順其則乃若人之深譬莫不以爲投畀豺虎者而翁則或爲超擢列于鵷鷺人之陰姤莫不以爲險踰山川者而翁則或爲顯庸昭于日月此寶枌之所性匪以爲名發于至誠弗待于矯語其心則無好無惡無黨無偏語其量則無涯無畔無岸嚮使稷契四岳而在其亦何以加之若翁者眞所謂盛德之極元功之首矣故太和之氣醞釀兩間至虛之靈恢廓四表凝爲瑞應結爲禎符熊羆之夢有徵麟鳳之祥斯出而元孫降誕百世肇端將有是繩是彌纘者矣故份敢

引司馬氏之說而斷翁爲唐虞之臣慶翁逢堯舜之主預占其世家之裔無疆焉固非但藍田生玉之奇斯干弄璋之賀而已也夫言若有當不可謂夸事果非徒効辭說之繁者也伏惟高明賜察焉不備

王相公書

昨倭寇消息乃琉球國之報也其報言倭王關白并吞六島其勢甚強其志叵測既已造船二萬隻聚眾二百萬人將以九月間大舉入寇矣蓋嘉靖間東南極遭倭患今其地方之存者皆昔日殘破之餘也人民之存者皆昔日創痍挫逃之種也一聞此報則城廓皆修鄉村皆謀遷進城郭蓋倭雖未至而民間洶洶已不可勝言矣夫談虎色變此固有然者況嘉靖間非眞倭也不過所謂汪五峰者勾結葉徐諸黨皆海中狙獪之徒椎埋之輩而招引中國寇盜無籍之類雜以倭奴僅及萬人耳而猶橫行數千里踩籍吳越閩廣間所向披靡無不受其荼毒猖獗十餘載乃得稍寧而今據琉球之報至有二百萬人則比前不啻二百倍矣其能無震駭哉然鄙人于此報則不敢信者二焉夫倭夷泛海比平常江湖不同必用針使風風便乃能入寇故閩浙屬歲止于防春以春多東南風彼所便也若夏則不防矣而九月又常得之海濱諸人與夷爲市者言關白故慈溪人姓

陸嘉靖末年從鉅賊曾一本反于粤中倣鄉陸巡撫名穩者討平之一本被擒而關白逃至倭國其國王信任作相凡十餘年遂行簒奪而又萌逆志欲犯中原然計其簒國以來特二十餘載耳倭國原不甚大所并諸島亦皆眇微何得遂有二百萬人哉若興二百萬人則必其國有數千萬人之眾而海中何嘗有此大國哉意彼或有逆謀琉球覘知之而聲張過當耳其不可信二也然于此月初旬而海濱來報言倭果泛海將近寧波之界而因風未順暫泊某灣倣省軍門一日至有三四報故總兵參將俱出而撫公亦將戒行則鄙人所不信者若實有之而今既已踰旬杳無再報蓋夷之入海爲市

者時常有之而海濱因聞琉球之說故遂倉皇如此然觀其更無再報則知其爲市倭而非大舉之寇明矣古言有備無患或者　天佑我　明故先倣以虛聲而使之預修實備惟翁秉國故敢奉聞焉且份復有說惟恐世以爲迂而亦不敢隱也夫琉球順國其聲張則或有之而何苦無故爲此虛報哉蓋今歲雖不來而明春或不免矣大舉雖未必而小寇則反有足憂若一時大舉則將自送死獨不見苻堅事乎昔苻堅據秦大國而又滅燕入鄴兼蜀平梁幾于有天下三分之二矣而及其率百萬之眾來寇晉都當是時晉處一隅地不及其十之三兵不及其十之一而淮淝之戰殄絕無遺蓋夷

夷攻夷此兵家之妙策自古之玄機也昔龐涓倡趙而孫臏救以直走大梁正所以奪其根本使其失所歸也今閩琉球來報者閩中禁錮方嚴不若朝廷特救出之而遣使押其人因宣諭焉嘉其來報賜之重賞以勸外夷忠義之心而所謂遣使者非縉紳也乃厚募其與夷通市素有膽智者多方說之以攻虛之術得其有激而起則最善矣否則亦招徠琉球以刺取倭寇陰事亦古人用間用諜之法必不可少者也今倭隔在海中茫無毫釐消息所甚幸者有琉球一線之路耳而乃重加禁錮則不惟絕外夷嚮義之心而恐反助其同惡之隙矣故琉球必當加意處之不可失也今古之名將不敢違

引矣只如胡梅林者其人固多可議而倭之方盛汪徐葉三大寇夾立諸小寇擁之而胡多方間諜使其自相攻擊而胡從中挫弄以收卞莊之功當是時也胡之潑皮揮金如土而當浙中繁富凡百庫藏皆爲搜盡而世宗在上悉爲任之眞有一應軍資不從中制者故此潑皮得以成功今士皆謹敕畏慎雖欲求此潑皮不可得矣縱或得之而事稍有出入好事者朝聞而夕撻去之矣故事之至難莫有過于今日也今賴　上天之佑倭若不來則爲大幸若或果來則鄙人此身亦無處所矣其又何言然此乃翁與份桑梓之地父母之邦也故煩瀆至此琉球之說惟千萬留神焉

十九

與周衡陽書

明烏程董　份著

貢榜之盛實冠　國朝不惟三事八座膺　眷方隆而皆碩儒大老負望猶重固當世之師表薄海之楷模也頃聞冢公去志甚堅必圖遠引而　聖主注懷甚篤方將固留恐雖數請決有不能卽遂者然萬一得遂則觀之公論已屬明臺矣所謂人心賢于夢卜者也顧當此時適值多故今遼陽虜患已不可言而釜山倭酋尤爲巨測茲既封貢皆絕而備禦未聞匪但異日之隱憂乃目前之大慰也夫臨機制勝其要固在樞曹而擇人任

嘉業堂校刊

才其本則在元宰故有蕭相則不患無平陽有管仲則不患無王子城父茲時雖甚急而勢尙可爲所以負荷乾坤主張寰宇只在秉衡持軸之人耳第以事多掣肘人多異心是以浮議易興國是莫定故諸名公皆不以位爲樂而以去爲快者誠歎其難也矧我公脫屣名位超軼世塵迫而後起不得已而後應者份豈以是爲公歟蠖哉然天之生賢正與世道爲對故伊尹自任天下而孟子亦自謂舍我其誰眞知世道之所屬耳我公受國恩甚久蒙　帝簡已深既爲　天之篤生又爲　王之大用而地既已近任復漸崇固有不得而避者故預一言之但份賦質固凡庸不肖而遘遇

貴乖寵異常頃者千人駱輿萬狀誣罔遂致惑當路者之聽鼓喜事者之心而羅織成文煅鍊爲獄絕無形影亦無據憑拔猖至此則須賈所謂賈不敢復讀天下之書不敢復與天下之事者正份今日之謂矣而豈能靦顏處世開口向人乎是以經年杜門終日結舌自以湮滅不復能通而春間曾承教言久闕未報每一□至無所措躬且份之于春也偶因痰暈忽然顚仆盡日不甦故孫輩奔號舉家聚泣皆以爲必不能起矣蓋其狀則史氏所紀貌大子疢而未收扁鵲以爲尸厥者也及過夜半而寤其兩股果若稍溫口若欲言手若微動眾乃共駭因震呼之遂若沈醉初醒大夢始覺因得苟活耳然踰八旬飢已憊極時歷數月尙未全廖形骸雖存神思已失惟恐病若再作則魂魄長逝遺恨無窮是徒寢此哀終不能以復高誼也故因少間勉爲略敘焉蓋當其始也鄙人聞君子之辱虜名爲上虜形次之今偶以窶菲橫被我汚挂之臺章羅之憲網惟恐爲士林之玷貽羞之羞故沈觀頤公雖爲舍親亦不敢以一字相聞誠媿之也而此公自從鄉黨爲公論不平爲世事深歎而以我公爲匡維世事之主爲折衷公論之宗且因鄙人曾忝舊游故不勝憤懣而特趨臺下以告焉然不圖公之卽發朱撫臺一書也當是時也朱公以嚴毅持法以峻絕待人以高抗行一意書固不可輕達人亦不

肯輕言而我公慨諾之餘遂爲卽致焉鄙人匪但不及懇而且弗及知也蓋我公聞言卽許見必爲實以自盡其心而非有待于外其光明磊落眞可以對之天地質之日星者不容人不感不容人不服也及沈見報之後乃敢具啟專求又承發王撫臺之書而取其回答焉此則已嘗奉懇矣而專使致書則亦絶不知也以是懷感益深稱服益甚故刺心刻骨而不敢忘摩頂放踵而莫能報者矣然乃危疾旣篤申謝甚遲則生何以自安沒亦何以自慰耶且昨承以王書見示則千刁萬罔輕陳于前王固以言出于眾而可聽也然孔子曰眾好之必察焉眾惡之必察焉孟子又推而廣之以爲國人皆曰

不可必察之蓋聖賢者眞知眾言之未可信而舉國之亦難憑使徒以眾與舉國而已則匡章眞爲不孝之子而鄉愿眞爲盛德之人矣而孟子則深爲不然者也故必貴于察焉然寒家之事則起于浙直兩撫臺皆同鄉同年而同志者也而浙之直指適屬風裁三公者皆有天下高名同膺斧鉞之任而共銳鋒鋩以處一老病幾危之叟譬之太山壓卵何弗可爲而屬官略有人心略存天理者則謂之疲輭而論去弗遑其過于剞劂過于煩苛則謂之有才而稱揚弗及故人皆視家下爲奇貨欲借以立名或又視僕輩如苞苴欲因以罔利蓋其以公文指斥者凡十有餘以私揭描畫者凡數十不啻昨

兩臺之交章皆一人之描畫也如此則又何暇察焉縱不察之蓋聖賢者眞知眾言之未可信而舉國之亦難憑使徒以眾與舉國而已則匡章眞爲不孝之子而鄉愿眞爲盛德之人矣而孟子則深爲不然者也故必貴于察焉然寒家之事則起于浙直兩撫臺皆同鄉同年而同志者也而浙之直指適屬風裁三公者皆有天下高名同膺斧鉞之任而共銳鋒鋩以處一老病幾危之叟譬之太山壓卵何弗可爲而屬官略有人心略存天理者則謂之疲輭而論去弗遑其過于剞劂過于煩苛則謂之有才而稱揚弗及故人皆視家下爲奇貨欲借以立名或又視僕輩如苞苴欲因以罔利蓋其以公文指斥者凡十有餘以私揭描畫者凡數十不啻昨足爲異耶夫錢糧之冊籍可查決難容隱者而誣謬若此則卽一節可以類推矣故此啟甚爲饒叨而其實有不容已也份老矣未知此後更能再通否故寧過于煩不敢簡略惟明臺察之幸甚

與何震翁書

緬惟先翁爲一代宗工百世大雅至今藝林言我　明而向來文人鮮跻大用惟翁獨承盛際早荷　主知視草北門細書東觀備歷清華之選而金華授講　鑾席橫經親膺　眷懷日有啟沃蓋爰立左右乃旦夕專耳

份以爲　聖朝繼三代之絶統文治方興而高賢介千載之昌期　明良適會意大用其在茲乎而向來文運之阨今將適值其通乎蓋佇目而觀跂足而望譬之蛟龍起于九淵則霧雨施于四海而涸轍之鮒亦舒鱗而思躍焉何者以其類之同也而況若子與孫皆出門牆冀其陶鑄者乎顧不圖名高則忌生位近則嫌偪遂以瑕釁橫被萋菲實足爲世道之興嗟不獨知已之私憤也昔太史讀屈平之賦而流涕前通誦樂毅之書而泣下蓋傷士之不遇時之難明而際會之莫乘功業之不易就也夫古者慷慨願忠之士而詘于流言貞潔厲行可與言惟叔孺乃始道之耳嗟乎仕宦若此亦曷足貴之臣而掩于浮議豈獨一人哉份今捧梱若之編固知

太史之非徒悲而蒯通之眞有感也夫翁昨爲　宸衷獨注　天語數褒搆排莫爲昭雪則階下遣于千里而咫尺若隔九霄彼離騷所謂黑白混淆高下倒置者又何可以勝道也是則有識而歎世者其激于義而觸于情亦有不容自已者矣然聖人不能違時君子委之有命古之達者進則以經綸之績勤之鼎彝退則以補袞之文垂之金石即如先翁位未通顯而其文與日月爭光山川不朽何李之名豈緣攀所能遏金張所可比哉

人主之前論思密勿之地敷陳孺至親又身受先公重託亦有不得不盡言相告者蓋叔孺質固美矣而或欠深沉才固達矣而或欠靜斂加之東吳之習素多浮華侈麗之風而親戚交游又皆鉅

有在況　天佑方篤人望益隆謝傅起自東山溫公召于西洛皆翁異日事也高明何爲而不豫鄙陋何必以介懷哉

與　叔孺書

叔孺此來適當吾冗劇異常之際遂使骨肉不能盡吐肺肝忽忽若茲人生之樂何在亦眞足慨耳自叔孺行後則繁冗更甚困憊更深起居不遑食息靡暇而弱體亦遂不支矣春夏之間作疾者再夏間益甚至于發暈援亂兩日夜始甦而適當改曹百務增劇力疾治事莫可與言惟叔孺乃始道之耳嗟乎仕宦若此亦曷足貴哉亦曷足貴哉時當清明而使病朽之夫輒叨華任其

宜引去何待智者後知而畏罪感　恩兩有不敢反覆輾轉莫能自由念之祇增病也如何如何使者既久令人一見即爲靦顏願日夕勞勞病復歉歉彼所目擊想當還道吾叔孺必亦憐之也吾老矣又病若此所望者全在叔孺與兒輩相次振起庶可以慰鄙懷而兒既匪才命復多滯區區屬意惟吾叔孺早孤更有家累乃能銳然奮發自致青雲上以慰先公九原之心下以杜薄俗睥睨者之念誠世之所謂豪傑也但吾于叔孺至親又身受先公重託亦有不得不盡言相告者蓋叔孺質固美矣而或欠深沉才固達矣而或欠靜斂加之東吳之習素多浮華侈麗之風而親戚交游又皆鉅

家名族其華侈更有甚焉吾恐此念一爲相入則有日浸月累而不自知者雖使深沈靜斂之人見稍不定將恐轉而之彼又況未必能者乎且吾叔孺孤子也向每見顏色微紅而嫩每切念之近尤痰火時作日夜多咳尤益可念者此必須萬加節養萬加葆固乃爲遠大之兆乃爲壽福之徵若從彼中稍有所肆漸不自知千金之體非可輕視吾不吐露以告則人孰敢言亦孰肯言哉誠區區之勞困極矣而猶滿紙眞不容已也其他皆小節吾可無贅惟叔孺深察不宣

答于肖玄書

曩在京華備承契誼雖過從未數蹤跡若疎而公之注存份之傾企皆有獨至焉及戊午之歲公爲文宗而份適叨典試其發省解者達其道卽公之考校爲學官弟子首而加以優禮錫以嘉名者也方其考校之時公對郡縣學官諸弟子曰今年京闈之解必達生也及其考校既竣還轅入都諸縉紳大夫問之亦曰今年京闈之解必達生也會份于至公堂開卷則卷吏報也達其道爲當是時也監試侍御矍然起而稱慶曰得人份問何以知之則曰此任邑弟子員之首于侍御數言之矣彼固謂今年京邑之解必是人也份亦矍然奇之而是年榜出則知諸爲弟子首而領案者蓋五十餘人而榜之居前列者皆案之前列也份尤矍然奇之而諸縉紳大夫皆翕然共稱以爲天下文宗當省試而一榜有領案者五十餘人此向來所未嘗有者也而公則歸之份曰天下典試而收督學所取領案五十餘人誠嚮來所未嘗有而賴公收錄以道于不明吾兩人遂締爲相知益深契誼矣然公之才名甚盛執法甚堅于是人之才有不逮者則怨生忌怨相扔而公遂橫以謗去矣當公之去而份知莫能辨義莫能施臨行欲獻至爲哽咽非獨離別之足傷實以愛憎之可畏耳今歲華莊再已踰三十餘年而二話二言宛若昨日事公所親歷豈不然乎今彼此罷歸山用懸隔邈不聞問遂爾睽違公既屏居華陽精修不怠份亦棲遲霅下偃臥無聊而身既衰朽復嬰奇疾夏秋之際屢已瀕危適奉德音不覺戚然有感未知能得再見與否乃以三十年前事爲公誦之夫老人好說舊事固其常態而份所以亹亹不厭者則以公爲文宗超越前後而歸臥既久世未必其盡知故特筆之昭示有識不徒爲奉復也惟高明察而亮焉

答徐老師書

昨吾老師奮不顧身以樹當世非常之績未有殊絕之賞而流言險膚巧摘微細羅織其事欲以于側公論排嫉有功設當名實混淆之時猶可諉也朝堂廊廡衆言宜定而顚倒反覆一至于此昔馮唐有言終日力戰斬

首捕虜上功幕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而吏奉法必用陳湯言臣與吏士共誅郅支單于萬里振旅而司隸反加按驗是爲郅支報讐也而當時耿育頌湯之功曰安不忘危盛必兼衰今國家素無文帝累年節儉富饒之畜又無武帝薦延梟俊禽敵之臣獨有二陳湯耳假使異世倘有此臣欲爲斥逐遠覽之士莫不身當聖朝功曾未久而邪臣尚望追錄其功以勸後進湯幸天下破遮江淮沮遏其勢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當是

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擅強兵坐而觀者相接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亦見其自比于逆亂設淫詞而助之攻也份嘗覽載籍編壯其說而痛其念爲然魏尙功未甚著湯功著矣而頗多不法其人不足言張許不幸當大難忠而未能滅賊今摧陷巨寇殲滅遺類至遣其地七八年之安爲天下障蔽而人乃從其後議之一言無不相應輒繩以法無過而加疵爲欲窴之甚危之地此非所謂爲倭夷報讐者耶非所謂制于脣舌耶非所謂自比于逆亂而助之攻耶此誠古今所深恨不願身親見之門生多奮激願媿駑弱無能効焉而老師書來深自貶損銀加奬許門生何以仰承徒有感于前言

貴之滿紙亦足知千載上下事固有可慨者往往若是耳不相知者則以爲繁蕪無益也惟老師亮察不宣

仲冬之初曾具啟附小堉人脩候所欲言者已略具矣不審曾達轅門否春夏之交賊至擁眾一二萬計數道入寇此其叵測之志何如哉當是時我兵未集而賊鋒方銳數郡之去賊未遠者皆以爲勢必不敵人人有自危之心雖京都聞之亦頗爲之失色特賴翁設羈縻之策陽許以降而陰爲之備是以得緩其方張之勢殺其熙熙跳號之氣離其黨與而散其交然後從中而圖之以能有濟不然彼以偏師橫行中原一時莫嬰而今擁

疾方瘥神思殊短言之無緒并惟照原

與李克翁書

頃承　新命朝端縉紳無不踴躍稱快皆以裴郭在唐
韓范在宋身繫天下安危一出則社稷增重而況吾夫
子力任斯道經濟之具皆有根本志于伊周而不屑漢
唐以下者則其茲出其爲　國家慶可知也是以互相
傳誦如份牆屏之士執灑掃之日久親見吾夫子用世
之學其間樞柄旋斡機緘鼓動有非淺淺所能測識者
其爲稱慶又當何如特份承訓教素深亦嘗有耿耿之
志幸在與進今吾夫子在上使得備一役于幕府或可
借籌以效尺寸之愚而乃羈繫于此進退莫據想望旗

鼓所向誠不勝馳神也東南廢弛極矣昨寇所至往往
披靡非盡力不敵以人心怠而令不行故也此非大振
刷之改易其耳目而作其敵愾之心則有未易以驟策
者竊以夫子既至便當深究要塞樹立規置而考尋利
害一切爲　上言之至于軍興之初建立之始欲以矯
墮飭廢必難盡狥衆口此亦宜預爲指陳先揭端緒以
曉未識者之疑策既先定則臨時自無紛紛矣凡百便
宜在夫子已有成畫何弟子之敢贊詞顧此乃鄙心所
偶及不敢不一言也不知夫子以爲何如本欲特遣人
稱賀偶值有便先爲附此令郎二兄俱隨行否此誠當
世美器恨不能即置廟堂明秋可早來否必俟嚴冬驅

與許鴻川書

襄實慮諸湖數有風濤之變船之漂者不可勝言人之
溺者易能勝計此固一時之大異當世之深憂也所幸
者明公倡無前之議建特築之堤而軍國百萬之漕賴
以利涉河津百萬之命賴以獲全而四方百萬之朝宗
者賴以無恐此其功在社稷亦易可勝道哉僕遙想其
堤如河漢之上界以長虹龍門之涯屹以砥柱明公勳
業亦將亘立天地之間與　皇明百萬年之鴻基鼎祚
羣固無疆矣而每聞明公精白之德足以質于神明恢

廓之才足以運于宇宙卓立之志足以挺于太華若明
公者則亦　聖朝之砥柱也詎獨是堤哉茲明公且奉
特簡承　專敕而按東吳矣昔神禹之功始于道河
暨子浮淮而成于震澤故書稱三江既入震澤底定而
禹之大功畢矣夫明公前日之堤浮淮之業也而今日
所按則三江震澤之區也天將啟明公以繼禹之蹟而
爲　皇明社稷之臣哉昨聞明公潛白溝諸河而通海
矣又修松陵諸塘以捍江矣而松陸所患則以田圃之
大而水不易洩故其田最易涸旱則圃大而水不易周
故其田最易槁蓋松陵之貢額甲于天下諸邑而宿逋
亦往往不貲蓋其田本腴而歲旱濟洧仍圃大而易于

道也夫禹之三江已入震澤已定河渠之大業已畢則因此而治田間之水道以竟其全功固亦禹之餘意哉然則明公繼周之井田修禹之溝洫而方當七聖皇在上迺二帝法三王嘉明公之功晉而在廟堂侍 宸極贊理海寓匡佐治平則又非召杜之可並言矣故因附謝而布其積悃焉惟高明覽而察之

與何吉翁書

自彭子歸後絕無便風雖欲奉聞莫繇自致每思特遣僕輩上起居而以山川阻修僕輩俱未識路因循歲月遂致曠疎弟賦性菲庸習于病懶求教未切學道不篤前即此可見其一端矣翁丈力任斯道獨語宗傳方將

固將不願孫陽之顧矣又敢望王良之御乎昔人云非但世不知我我自無知于世人也況弟衰柳之資未能譬之疲驁敝蹇既已不堪驅馳而放之山林解其羈的

丈一體之至情非獨通家之尚義也感甚感甚昨與洞
山翁邂逅吳江晤談夜半因問動履頗能略言且此翁
盛稱乎賢郎謂于文雅之中而有篤實之意可以世業
無忝家傳弟于坐談之時不覺稱慰之甚但云因翁偶
有小苦遂致急歸而適啟來緘亦云抱恙弟之鄙悃眞
若痌瘝之在體疢疾之切心也顧翁丈稟授本充完養
素固較之涼薄有若天淵弟同病相憐亦自有不容已
者耳然天于翁丈當有深意固無勞鄙人之耿耿也洞
老近有相聞否此翁才望素亦不淺而僅得一出又復
即歸蓋畏途之難居前輩之不易合如此古有往而不
返者非獨妍隱之過亦深慮其不易而務見其難耳如

弟不肖更亦有以自諉者此也因言及輒又有歎焉弟
不能飯者淚旬矣勉強具復草率不倫惟鑒而亮之

答曾魯翁書

每思辛丑越今已四十餘年翁丈當釋褐之初所謂江
夏黃生洛陽賈誼惟當年之英妙則此日之康強固其
宜也乃如份者本以弱質積多沈痾而黽勉苟延喘息
猶在雖千里之外睽隔相懸而兩歲之間通聞者再不
可謂非天幸也昔孔文舉貽書曹孟德謂五十之年公
爲始滿融又過二蓋古人邁年華之荏苒歎逝水之不
留其感慨有如此者今份已踰七衰而公亦邁六旬矣
昔日同遊凋落殆盡此時至誼耿切彌深使文舉而存

不知又如何其爲歎也然份則如絳縣老人爲齒而公則同伏波請擊武陵之歲便將爲漢
與輿人爲誦帝稱嘉矣茲四岳方薦拔側幽而
臺省布列巖穴幾空而豫章之區楚林之地蒲輪未駕
弓旌尚稽蓋東山之出有時而　北闕之命將下固可
佇而俟不卜而知者也如份者始其進也既不能以勳
業建立當世及其退也又不能以行義表率鄉閭徒讀
古人之書誦詩人之咏聊以永日因而自怡茲既益衰
每嬰危疾則昔詩亦廢而誦讀俱忘惟獨坐蒲團深掩
蓬戶優游待盡偃仰以終而已而翁丈乃因兒輩忝竊
亟以貽褒遂使弟之疲駑亦爲屬望此如隔世之事夢

境之談無可爲承而何以爲復耶然倘未填溝壑獲見
登庸則當聞抵報而騰懽酌杯酒以自慶非慕高賢之
進實爲斯道之光也楊使迫行殊多恩遽輒爾繁蕪統
惟照亮

答念華張公書

伏承高義甚厚下問甚勤而鄙人未及門牆未見顏色
雖有狂悃豈敢妄談但生自歸田竊見他處按臺舟行
則十里之外先爲淨河與出則數里之內先爲罷市淨
河則一船不敢過罷市則一門不敢開可謂嚴肅極矣
而昨聞使鷁過湖則他船任其往來但不敢近耳河固
未嘗淨也及駕入省則諸肆任其買易但不敢喧耳市

固未嘗罷也然而威不褻則益嚴刑不黷則益肅蓋人之畏服者益甚而知明公之所見益高矣彼其所以淨河而罷市也正以末世多擾亂兆易興故預爲之防過爲之備然不知渤海民亂而龔遂單車汾州軍亂而段秀實匹馬固不在于有應變之才不在于有護衛之多而在于有臨機之斷使變而未知所處機而少失其宜則車徒反啟其疑護衛反激其寇此龔段之所以聲色不動而變亂以平也況當無事之時而爲張皇之過乎故明公者誠超世之獨見而鎮俗之一端也遂因使便輒一道之且浙固善地向來未嘗有他而以軍啟其端民踵其後遂乃倉卒致人駭驚亦由始失其

宜繼無所處遂致此耳不然則今之民即昔之民今之兵即昔之兵也何昔之搏噬勢若虎狼而今之縛擒易若羊豕非兵民之有異而處之者之不同也故有處而得宜則強梁化爲羊豕失宜而無處則僿弱變爲處狼此固彰彰較著者也今變亂已平人心已定觀明公目前之聲色不動而此後之功業可知矣鄙人本無可言者但兒醇既誦明德而承教又見虛心則鄙人固不敢欺而于臺下尤不敢負也故敢忘其固陋而略陳梗槩焉其一曰嚴論劾夫浙中近日固平且定矣然當擾攘之餘乘荒災之後以輯綏爲本以休養爲先而欲施綏養之恩必急去贓暴之吏譬之醫然人有宿疾初蓬大

患初瘳固當補其眞元調其血脈故主之參本輔之苓堦補之方調之之劑也而設使臟有痼疾脾有積食則其痼益甚其積益深雖有補調反加堅錮矣故田仁奏事先剌三河范滂登車先澄冀境誠知吏之爲害民之所深苦也然份以爲劾不泛施亦不拘滿惟擇其泰甚發于不時則一人去而百吏以懲一吏除而萬姓欣躍矣此非有所指亦非有所聞但槩言之以待裁察耳如無其人則非所嘗聒也其二曰嚴防察夫臺下者代天子而巡狩者也古帝王巡狩之法專以問民疾苦而除其害菑故　國朝之制吏有橫恣民有兇豪皆屬之按臺所以代行　巡狩之法者也若橫恣而甚兇

豪而極然後訪而擒之如無甚且極也則雖大郡不擒一人不爲廢格也如或有之則雖小邑多擒一二人不爲黷刑也然不擒則可姑置而擒之則不可以少原譬之雷然夫雷者所以行　天之神威而震物者也譬之霜然夫霜者所以斂　天之元氣而肅物者也故春雷無聲則五行志紀其變隕霜不殺則春秋記其災蓋言雷之當必震而霜之當必肅也今凡稱諸臺則必曰雷霆雷霆一擊則民惕然而畏又必曰風霜風霜一過則民凜然而寒夫　天子端居而所以震四海肅萬民者獨賴諸臺耳今郡縣之蠹吏閭里之豪民設使未擒則如霜之未零雷之未發猶有畏志猶若寒心嚮令擒而

復原則反視霜爲非寒視雷爲不必畏而臨事益恣居鄉益兇矣然所以擒而有原者恐其訪之未眞而擒之或枉也故訪而未眞寧爲姑置擒而既得勿爲少原則人既不寃而法無輕縱所以代　天子之職盡矣不知高明以爲何如其三曰嚴詞訟夫地方之稱惡者莫過于風俗之刁而風俗之刁實起于詞訟之巧蓋彼徼徉一準則雖不勝猶足夸其能若或勝之則益肆其惡然郡縣猶之可也藩臬猶之可也惟臺下則位既尊嚴威復震竦刁者得準一詞則氣燄頓增財可坐索弱者見一詞之準則魂魄若奪事任所爲矧證佐附其強梁其相飾詐或問官慮其原告不甚加刑就令鞫其眞情間

爲薄責而刁者已多于勒賄弱者已苦于費財矣昔朱博爲刺史民之擁告者甚眾而博以不親細事悉罷遣之馬援爲郡守曹司之關白者甚多而援以當持大體皆置不問彼爲刺史郡守耳而猶若是況臺下綜核百寮統制千里者乎然非謂縱無願也但其始則詳覈所告之詞而准之甚少其既則倍加反坐之例而罪之甚嚴且刁訟之繁興皆由訟師之鼓舞若遇反坐必究訟師而所在訟師布滿鄉曲倘訪其甚者必爲除之則譬之塞一渴源而羣流皆潔拔一惡種而稼皆蕃矣并望

裁察右三者皆老生之談腐儒之語其或偶合者則高明當已願之其所甚狂者則有識或以見哂且以明公

與王鳳洲書

明烏程董　份著

昨兒還備言翁日來苦空茹蔬雖甚不得已時一出關而屢過其門不入以爲古之禪師居士無以復加矣然份正以禪師等向來本以茹蔬爲常齋苦空爲行逕雖復不易猶自習然惟翁放浪于嘯咏之場遊戲于歡醉之頃曩爲曠達而一旦遂入槁枯此非上智之人大豪傑之士外無牽繫內無滯留萬緣灑然一絲不罣何能遂至于此且入闕而槩不出既足爲難過門而猶不入其難尤甚蓋人情不經其地則中無動不溺于目則意

不萌今翁若此眞蓮花不染之心到處般若之域矣而來諭猶讓利根者何哉如份者本非有識而徒以益衰遂築流水之區借爲鑿坯之處冀可少息欲以苟延而頃因兒輩讀書暫假別館遂使老無所寓復止舊栖然亦兀坐蒲團時學枯坐小品下乘已不足言而塵緣雜念乃復屢作此暫得息彼又忽來適讀荆石學士之所謂求覺尚迷離覺安在者數言甚爲超悟而鄙人猶未發曚不能輒斷根因致有牽繞此其鈍之獨甚者視翁蓋萬萬遠矣兒又言翁于世槁枯而容色腴潤此雖昨所謂靈胎仙骨自有不同而實親得奥訣眞傳果有特異也健羨之甚囑往實深方擬

亟泛扁舟坐聞要道而尚苦伏枕正多鬱懷乃忽承注存遠貽教劄將俾從諸老之末結耆英之會份既不類而方苦沈痾固未能也且示及孫嗣之說尤見至誼份于舊歲先使杜門月餘將欲請告矣而京華諸公既嘗面督釋于又復移責鄙人謂新政方嚴而初進求勉勢既不可理亦未宜以是暫止翁今已一切遺棄百事不關而乃念人父子之間圖其永遠之計即交游有此猶復謂其義比骨肉感入肺肝而得之于翁則其義其感當復何似蓋翁雖人已平等發菩提心而假令不爲通家稍未知厚則亦何肯至是也兒久沈淪今且老大翁素同郭許特擅人倫見其墜閼假之剔翮謂不終墮落

尚可飛騰雖非其資尤乞感也朕覩并謝不宣

與陳近衡書

昨從者入都始以禁嚴不敢輒過已拘俗格矣既而又以轉官既而又將有校文之役一切避忌乃遂杜門其俗喻甚他不足論如吾丈者道誼至厚亦復簡略若此每一念及眞抱歉懷然公既已道誼相許則形迹或自可略當不深罪顧鄙人自負不安耳公本用世之才獨抱遠志而謬見遷謫古人所以歎仕路之難然自楚騷長沙以後詞人賦客卓行之士履此者亦復多矣想有道必能自遣不俟鄙言而喻也使來承教懇切眞惻讀之益多悵然承方議河爲襄人甚厚此業一成西河豹

諸賢有不得擅美者僕嘗言當遂據京掌居華要譽之飄風流景暫怡目前轉瞬失矣惟得一命爲斯民造福不獨君子自盡職盡心亦所以貽後世名爲不朽也有道者每不屑計名今且從第二乘言之亦自爲得豈若旅眾進退碌碌無所裨益者耶僕漸老矣性本多病邇更勞頓尤益無補每不自聊然則碌碌莫有過于份者是以見郡縣諸君苟舉民事未嘗不津津願之也言出惘惘非以相寬惟高明亮察爲朕既并附謝餘不能多及

與王守原書

份嘗讀史見直不疑之長者而誣以涔行陳景公之高賢而誘以辱事自古以來其顯倒反覆不可勝數矣故鵷鶵非醴泉不飲非竹實不食而鴟梟以腐鼠嚇之騶虞不履生草不啖生物而豺狼以毳狸投之此雖恣豺梟之性而何足爲鵷騶之損也然抵巇者其術甚巧而當路者其察不明則中之或深而發之或悖此巷伯之所爲作也今觀其投畀不受之說屢更其辭必徹其極固恨而過之疾而甚之也夫以詩人之和平斥而不已以夫子之至聖取而不刪豈以情至于眞有不可奪者耶蓋亦憤世嫉邪有不可廢者耶份是以婉轉誦之未嘗不再三興歎也而不圖于我公身遘焉且公以文學節治以恫瘝自將其恬淡無欲精白絕塵而臨事持平處之厚道此其所謂騶虞之不殺鵷鶵之潔清者非耶而乃以末下車之時不涉已之事無故誣之蓋外而方鎮重臣按部使者既多極許內而秉衡大老持紀臣僚亦無異持而忽以浮言橫爲指擿至于監司爭之而不能郡國欲言而莫愬蓋嘗問之親當其時者豈不然耶豈非所謂日月當天翳霧持掩者耶然事已往矣無可追矣而份偶于嘉禾獲見直指既爲扼腕相惜振足興嗟及所遇藩臬諸公則皆直見于詞義形于色其嗟尤甚其惜尤深而又聞撫臺特爲移書當軸以所誣之事開制列辯甚爲稱寃此則其所嗟惜者不但形之空言而且見之行事此則他人所不敢往昔所未聞也是以識者皆偉而服之然非親見我公之實德發自乃公之眞心則亦豈能至是哉故份嘗謂以公操持而橫遭此誘此固以見世情之莫測畏路之難居然以公去後而共爲直言則尤以見天理之猶存公論之不泯蓋公既去而賢名益彰矣份聞之君子之不求人知者貴自脩也而其不示人樸者亦以自表也今名既亦彰實尤愈顯正宜挺身早出奮志遠圖使諸司直者謂其果爲賢能而向來眞是枉屈使諸騰謗者謂其果難掩抑而向來徒加誣汚則一出不足言三遷不足豔而心事得以自白平生得以自明君子之所寵勉而趨時豪傑之所慷慨而赴會固爲此也傳不云乎贏糧躧馬惟時恐後

捐軀報國貴得其會今倘優游于草萊荏苒于歲月鍾期漸少伯牙倦彈則所謂誰爲爲之孰令聽之此何以解哉份懷欲陳之正欲遣僕特爲勸駕而適會使至得公之書至于不忍輒讀且恐其有難進之心也遂以附布悗悗焉書辭極有宜復者而份欲促公行志有所專不遑他及故并其答謝之語寒温之悰一切簡略而專槩出舊作則不足以仰答見知乃特撰塞上歌而書軸以就正焉昔夷狄之患莫有過于匈奴者蓋楊子雲之疏班孟堅之書論之悉矣其在嘉靖間虜小入則小衂大入則大殘諸所擄掠不足言而邊塞幾危京城盡閉近者屠毒遠者竄逃其殞命沙場身膏草野元元之塗炭極矣茲者百鍊之鋼化爲繞指肆行之強轉爲厥角

與胡順翁書

不穀曩承乏典藏史職在老掌故耳無能爲當世役已而齟齬去矣此何足道而翁固海内才于中朝鉅人即比肩猶若霄壤況懸千里天各一方而不知何所誤聞遂見存注忽從遠道貽之尺書照乘之珠來從天上連城之璧驟入懷中誠不知其驚異而珍重也昔孔文舉嘗致書劉玄德玄德歎愕曰孔北海亦知世間有劉備乎當是時文舉爲北海相方連挫左遷而玄德歎之如此以其有天下大名書不易得也今翁名同文舉而位望勳業過之顧亦知擯黜之人沈淪之叟有如份者而貽貺之厚乎其歎愕當復何如而稱謝當復何似也顧緣他故偶爲阻之夫四思而必有報古人是歌七襄而不成章詩人所刺今有瓊瑤之寄而無木桃之酬必將謂其妄庸嗟其衰耄寬之而不譴讓則已過矣而又繼之是照乘再投而連城重獲也即雖妄庸即雖衰耄而能有不感者乎感之有不切至者乎昨承遠論謂欲覽其所著得其手書而份失之於前將以少贖于後竊以

獨誰致之與夫豪傑以奮身砥功盡力効職運籌帷幄笑談尊俎間坐鎮疆陲翊翊衛社稷而媒孽其後者隨之上功幕府一言不相應則文吏以法繩焉此馮唐之所以慨份故于翁其寓意深矣然翁昌言而馬史之所深慨也份故于翁固命世之才濟時之略望重天下簡在 帝衷其功名所至將有不可勝道者矣他日紀之雲臺書之麟閣將有勒在國史昭垂後來者夫豈待穆下之談能爲輕重而郢中之調所可揄揚哉願申甫能藩王室則尹吉甫作歌列于周雅裴相能平淮夷則柳宗元是頌薦于唐朝此亦史氏之司而掌故之職也份雖甚耄其敢廢哉

頭方具啟付之小孫荼達記室而僕輩從舟北上恐其稍遲故因徐增遣人復爲附此昨兒還道我公欲得鄙人舊稿錄成帙而備覽觀焉因盛言公之意甚勤其屬之甚切份豈有敢辭者然向來交游不知其不肖欲採其橐而出之者多矣而份竟不敢出即兒醇自以其意請者亦數十百矣而份終不敢出斯何物而欲秘之哉其所以然者蓋份少嘗讀古人之書頗能窺作者之意究文章之旨亦嘗略得蹊徑輒不自量而欲妄追往昔成一家言此其蓄積者久矣顧其才有不逮性復多病大槩每歲伏枕者踰半心慊慊不自持故不能竭精畢思以副其意而徒因世俗區區勉應酬聊以塞責免咎既而展誦則曩之所得蹊徑者非但不能踐迹而且往往背馳相去天壤矣是以既成之後每當一讀輒復自慚惟以錄授其人不復更存其副即存者亦不自愛惜其間散落者多矣嘗以文自秦漢以來必有蹊徑得其蹊徑而既能登堂又能入室者此古之宗工大家卓然傳後世而不朽者也得其蹊徑而未能遂臻其堂室者則或傳或不傳後世或尊稱或否者其次也其有未得蹊徑而才亦足以自騁氣亦足以自凌有不得亦有偶得則雖不能以必如古人必傳後世而亦足以名擅一時者此又其次也而世之人才不足稱氣無可取不過巴

人下里耳而惟其不知蹊徑也故不自識其合否不自解其是非而落筆不休靦顏自許凡忝仕籍必梓一編人或憤之至欲借秦火餘威投之者言雖若過而其多已甚則其可厭亦宜也今份略知其徑而才與氣不能副之匪惟堂室即藩籬未越焉故深藏而不敢出亦庶幾古之知恥者耳而公不察其心數加慫恿而徐增泰時之奉使也公寓意尤勤且切臨別囑之再三且云子他日使還赴公車而見我當即以是爲贄矣于是徐數過請之兒復踵而助其請焉以爲公在交游則舊知在文章則識者今從數千里外數致勤倦而數謝卻知恐非古人所以待知已之誼而取正有識之心也且泰時方鼓篋公門將藉手以見長者儻不得此則何以復爲贄之命耶況古之子弟其家大人有一言必謹志之有一善必謹紀錄至勒之彝鼎示之子孫而宣則醇之不孝其誠未遂所請使家大人所著未一布宣深而疚罪莫贖矣且家大人自謂不能竭精畢思而數十年精之所勞思之所構實亦在此將天之意未肯遂泯斯文而假之有識舊知以回其深執不然之咫未可知也份因其言輒亦感動遂忘其恥而稍繙閱之則數十年間棄置已久南還舟潤而篋封不啟腐敗頗多蓋平生散落者十之四腐敗者十之三而鼠嚙蟲蝕漫漶不可考者尤多焉所存直一二耳而類皆手書諸無副

本堉雖遺人繕寫大略亦十餘冊矣適嘗校之則漫漶者腐敗者必沈吟記憶可漸補續而所遺人亦復自多謬誤更須屢校乃得無訛而份病雖漸瘳元神未復不能遂勞恐當淹至冬初方能再遣馳上也頃者緬閱之始兒見其漫漶駭而欲泣曰今向若此使踰數載當復何如茲令醇得稍爲加裒而獲免于不孝之萬一皆大造之賜也是以與堉喜躍而深感焉欲刺骨矣而不知份雖下慰兒女之私而上貽知已有識之醜傍萃儒林藝苑之譏則份感雖固深而恥實增甚耳病久精力甚乏不能翦裁遂致蕪蔓且因公通家誼篤故以家人語進焉惶悚恐惶恐

與少保豫所呂相公

份不肖曩承乏從公上鑾坡緡金匱珥筆奉橐登記載之府游著作之庭頗追隨歷年所矣份庸下奉職無狀削承明籍列編氓居草萊伏丘壑而公遂以元德簡注匡贊萬微統理四海晉鼎足受顧遺禮絕百僚位曠一代非不欲緣往昔之誼陳款款之愚而地分懸隔不啻香漢之與工壤也即欲自致路既無緣心亦不敢輒僭以是避畏迄至囚循茲幸兒醇謬獲計偕北上份伏而思之身在廢無故而上達者僭也幸嘗從游有便而不一通者恐也借似有援起亦自外份衰且老又有奇病惟恐蒙露不獲旦夕自知其不敢援矣乃十年之

庶幾哉秦誓之風矣今公才過於漢之諸公德尤邁出天下皆誦之而份之深知者則以其鉅人之度古道之遺篤厚而不可名閎深而無所露眞有合於秦誓而爲長者宗我明貽萬世之基上承帝王之業茲誠得其人而永永有賴矣份廢且疾所望者朝有道而國安則薄海蒙庥山林可以高枕惟旦暮歌嘯優哉悠哉以卒歲而已是相公之賜也遂敢布十年之舊而通其尺寸之私焉幸下吏察而置之份不勝幸甚

與瑤泉申相公

自秋來乘便有啟而份適當痰疾殊未全瘳大槩多病因之詞幽鬱之悃非所以聞于政府達于台垣也茲當

月初忽得京報知小孫庸稟謬獲甄收份以積衰方多宿疢惟恐一旦蒙霧露塡溝壑而後無繼者病中戀戀何所不思顧素無伏生之世傳又無鄭氏之家學而徒掇述章句剽竊誦聞亦何望其附英髦乘際會而有尺寸之進乎且相公爲當世儒宗一代作者其造就天下之士品隲藝林之文公如權衡明若鑑燭固低昂不爽妍媸無遁毫髮不可昧者也何物小子敢有叨踰而一旦得之已甚超越矣矧宰相座主自唐已來傳爲盛事而天下名相則當時稱重後世紀傳故韓愈出宣公之門其文益顯王曾得萊公之試其賢益彰彼以僞人猶有所託乃茲非類更復何云夫大匠必兼收天下之材

以待明堂之建而大牧亦博采天下之駿以備國廄之充故驥驥咸登駿躩躈者大牧之所以並畜也棟梁先集樻柄不遺者大匠之所以并包也今相公與稷契爲徒邁唐宋之上以道輔主以人事君眞猶大匠之建明堂大牧之充國廄也而彼樻柄者得集于堂蹊躈者得登于廄豈非一時之大幸而四海之殊逢耶夫天地無私而動植有感相公奉無私之德中外昭然稱子懷有感之靈始終靡已固其理也而份當飾巾待盡之時有繼武相承之慶倘賴庇而沈痾得解體亦覺輕縱自是而宿患未除目亦可瞑盡鏤刻之悃非徒飾詞而蕪蔓之言未能達意祇自慚耳進亮察幸甚

答大宗伯水簾潘公

昨公之入都也份以爲　天子必將遂留作輔俾與二三大老鼎立于中而股肱左右矣不圖復還留京有太史之歎然古今出處天固有以主之今不暇遠引即如司馬相公始而置之于洛者天也繼而起之相宋者亦天也所貴于司馬公者以其置洛而不慍相宋而不喜悉歸于天而我無與焉是以其德彌隆其望彌重一自入相而海內冀安四夷知警矣公之德望當不讓司馬而今之留京固宋之洛也行且有聖書就徵百官拂冠塵以迎劒履矣又何必以介介耶徐子來乃承公諭以歲以來經年臥病而夏間寢危幾不自保及至秋杪神魄稍稍復還然當此時譬之啁露之蟬凋霜之木萌蘖既衰氣息無幾矣天既示其廢之之意幸未隕絕我乃欲強而復興不亦難乎是以垢面蓬頭毀冠擲冕時時葺棬灌樹鑿池養魚與親戚故知鄉之父老雜坐劇飲引三白呼六博不擇好惡形骸俱忘潦倒酩酊匪朝伊夕以爲一日無恙感天之賜多矣嘗謂列子爭席疎公曳瓢彼專欲混之俗人匿之田野非過也誠知廢而自棄也即如公握樞秉軸欲茹葷而飾修之亦自知其難矣彼麋鹿之食萍飲泉自用爲趨鴆之決榆搶枋自

喜徊翔卽鵾鵬之運扶搖麒麟之游苑囿豈不爲天下所睹盛世之禎而彼甘棄者知其不能也茲寧非天之所限者乎所深願者惟望公卽登三事贊理萬幾匡乂九有使遂麋鹿之性保鵾鴝之安一日無恙則亦戴公如天之賜矣徐子還適有俗務卒卒附謝容更專僕闕聞不悉

答大司寇西石王公

昔賈傅以冠世之才而吳公一言遂得以同書于史傳馬卿以振古之賦而楊意片語亦獲以並載于簡編夫以賸儀申之彩幣雖野人初服相對深慚而賢者緇衣彌徵至愛用藏篋笥勒在肺肝耳來劉綱繆至情惻怛吳公賢守治平爲天下最猶賴賈以得書若楊意漢之一微監耳非附載于馬則人安知有所謂楊監者哉然

則其表著藝林昭垂後代蓋楊吳兩人之幸實由馬賈二公之賢也如份于我公偶緣遭逢得覩著作譬之荆山之玉偶隱璞中合浦之珠暫混沙礫此其爲連城之寶照乘之光固當世所共驚萬人所稱異者也而份第以一言之贊片語之知乃竊餘光列于識寶是則份之幸耳公固何有哉而執禮甚謙留神甚切凡其勤惓之悃懇篤之私施之平居者已不可勝道矣而京華報罷急難周旋林壑歸栖沈淪記憶苟可以用情者無不至焉蓋公以有道之衷敦古人之義誠非世俗所能窺者老朽睽違倍多淒楚蓋皆悃愊之語匪徒兒女之仁也份是以感刻固深而惟服尤甚願不敢輒于楮札多所瀆聞耳我公抱經世濟時之猷切愛君憂國之志始撫

遠海總督邊關當虜寇之方強適疆場之孔棘九重宵旰諸鎮倉皇而公身任其艱力赴其急忠義所感足以奮厲于六師精誠所先足以鼓舞于眾將坐成驕虜建殊勳而還來德望益隆眷注彌渥廟堂倚爲輕重社稷視爲安危昔裴相旋師卽司台柄韓公振旅實掌國樞凡在相知無不並祝而況骨肉之誼休戚攸關者乎願公留神娩美前列則馬卿賈傅曾不能拜下風而楊監吳公尤得以傳後世矣公之爲賜不既多乎而乃錫以賸儀申之彩幣雖野人初服相對深慚而賢者緇衣彌徵至愛用藏篋笥勒在肺肝耳來劉綱繆至情惻怛固多溢許知竇由衷但省菲庸更纏病困老馬在櫪雖復長鳴孤鳥擇枝聊爲偃息縱加翦拂曷克飛騰其于此懷久已絕望倘承尊庇尚獲苟延則當出其殘編時理舊業上紀當世治平之盛次載諸公匡輔之勞發爲文辭播之歌頌雖不敢附于大雅或亦可列之稗官此誠夙心而未知能遂所願否也側聞　主上以周成之歲邁漢昭之明篤任阿衡廣延丞弼固千載元良之會一時寅亮之辰也公于此行願爲促駕顧份伏在林壑益遠雲霄雖切瞻依永無會晤古今離別莫不黯然而老朽睽違倍多淒楚蓋皆悃愊之語匪徒兒女之仁也份是以感刻固深而惟服尤甚願不敢輒于楮札多所瀆聞耳我公抱經世濟時之猷切愛君憂國之志始撫

曩份承乏寓直而公方鎮邊疆未嘗有貽問也及份負罪偃伏海隅平生舊知轉瞬若不相識而公從數千里外越重關望天末勤渠轉附而致書幣焉當是時虜氛方熾烽煙四起赤白囊交馳閫者寒心臨事者失措宜乎食不下咽踵不遑息也而公顧念寂寞之濱懷擭廢無益之士發其櫝則石銘梓刻龍蛇走于席上珠玉滿于目前大槩多宴游之詞慷慨之作焉蓋公之意氣近而不昵遠而不遺固古有道之交而其臨戎急而不亂暇而有餘眞古大將之事至其見之詩歌垂之著述亦可以想其傑槩而識其英風矣既而公揚師振旅戡逐虜狼虎情不可測策不易施而議起卒然人所多駭凡人難于慮始易千擿瑕我方竭力于前而循常蹈故者已含脣擁吻待其後故此甚奇之功而亦甚難之舉也自非抽肝揭髓深得虜情徹其底裏者不能見此自非傾誠瀝血專爲國計忘其身謀者不能爲此自非有超時之識越世之才闊達不拘直行不顧者不能任此而自非上有不世出之　聖主傍有不世出之賢弼察世所未嘗見之事定世所未嘗有之猷則亦不能以成此也茲不不暇遠引即份釋褐以來虜之大入者每歲而有小犯者每月而有小則擾邊大則內掠又大則飲馬潞水火照甘泉京師震驚九門晝閉所募兵遣將騷動一時費以巨億萬而民脂膏遍野號聲震天尤不可以勝數蓋上下皇皇危慮者惟虜耳今邊城宴然胡塵不作內省不貲之餉外無不忍言之虜昔之侵塞轉而叩關人固樂其成功而特難于始倡也然則公之所以雍容暇豫俯仰嘯歌者固已先有定算又有以默結其心是以虜感其不欺知其不可犯而甘服焉夫與人鬬不扼其頷捽其咽未有能制之者也不降其心絕其意未有能制而不變者也昔漢賈生終軍之流欲以表餌胡長纓繫越而竟不可得而漢謀臣如雲猛將風起皆欲單于來朝匈奴內順而竟亦不能覩楊雄之歷敘可知矣何者戰不能摧而信不能結無以制之而使之不變也不圖公之奇功遂至于此然以爲罪而往歲兒醇抵京反益加厚令人甚慚茲當病瘵始痊勉力具此所言者關涉頗大徒以素所蓄積略

爲發揚而不計其諛否也公方受天之眷其功業不可量無俟野人之言不敢多及

與太史余同麓公

昨小僕還承教翰詳荅甚感而適當屏麓少司成枉顧復出華緘意義加厚夫相去數千里而一月之內貽德音自非篤交游之情敦古人之道何以有此且又彰念賤日重之雄篇珠玉在前爛然增采金石墜地鏗乎有聲大槩準之盛唐名家而博採六朝麗藻其結搆之密陶鑄之情可謂深造而份最愛者則以其出自胸臆本于性情事既逼眞辭非強綴此古作者之所獨得而近日之所尤難也份本菲才始亦妄不自量謂可略窺

古人蹊逕思與當世馳驅而當仕宦之時冗劇見奪及屏居之後嬾病益侵遂不能專力于茲中道自廢未嘗不屬意于羣彥而尤致望于相知也今得公謠泉並駕藝林卓軼海內份雖伏在丘壑而翹首雲霄可以云慰矣矧份菲薄幸兼獲之其爲慶幸尤復何似顧其推許過當擬議失倫甚非份之所敢承者而又謙抑益深損屈太甚固見至情然益非份之所敢任矣既感且媿何以拜嘉偶因人行少布稱謝銘之肝膈永矢弗諼餘不能多及

答大司成余同麓公

曩聞公有詩告之意嘗具書止之而公志決于中不可復挽譬之鳳翔千仞鵬圖九萬固非鶯鳩所可望羣鳥所能知也然久則鵬之積風也益厚鳳之梧雲也益深尤不可望而知矣而負于神霄則天下稱之則天下稱頌又豈可勝道哉願公于避地卻客之時益爲經邦濟世之學所養日厚所蓄日深他日出而用之恢恢有餘裕矣昔尹自耕野說自築巖不過畎畝之夫山林之役耳一朝起而爲相則足以輔成大業仰荅帝心治列三王名垂百世此二人者豈待屢聘而思術旁求而圖化哉蓋其于耕莘之時板築之下而樂道有素啟心有方固已預定者久矣矧公出入金華校讐天閣暫辭六館歸臥一丘休沐有期告滿難再知公身在田

野而乃心王家固未嘗一日忘也惟其所以經邦濟世者益加之意而已使旋所欲言者甚多而份自去秋偶患癉瘧醫者誤以常山截之而一截之後屢作屢止遂將經年迄今夏間遂發痰厥病且日劣恐不能自還矣邇于旬時乃得漸瘳若醒之初解夢之初覺而意猶忽忽殊不自持未審能復見相知一吐心曲否也而閻者偶進言公有書亟起展誦若吳太子之見客似有起色矣交游滿天下如公復有幾人一讀其書眞有味乎其言之也思之甚勞得之甚喜遂勉執筆聊一談心耳別論念兒下第極多注存過有慰藉且中間備詰其故事秘固不可知也然份嘗謂天下有可知者有不可知者

設使世之砥礪職業者必進爲顯官否則退博洽文學者必陟在高第否則黜如此則人皆得而主之詹尹無所用其卜唐生無以神其相而窮通自致貴賤有由天固邈若無與矣惟其進退倒置黜陟不倫若以爲別有所司而特不得其故屈原遂有天問焉以爲斯殆冥冥漠漠者主之而非人所能也今夫行川澤泛陂池者願其長年三老之能與否耳舟楫帆檣之具與否耳未嘗呼天而徵神也及涉江湖則有風波之險其神始靈及越海則風波益不可知其險益不可測恍惚左右若皆有神而其靈益甚至于鯨吹颶作雲黑霧迷則咫尺而安危殊瞬息而浮沈異故江海之上其神獨靈而海尤

甚者謂天所主而人不自由也今兒賦才本拙其學本疎固舟楫帆檣之未全長年三老之未力此當歸罪于人耳而場屋則司命之江海也有天在上有神在傍人何能專耶份每以是不獨不敢尤人雖兒亦未嘗譴也而公乃憂念謂或以此得無介然者豈其淪胥適與病會故見其迹而疑之耶感公至情實非鄙意遂以是復聊代解嘲焉使迫不次

與少宰同麓余公

頃得邸報知我公特膺新命以學士晉轉左銓矣夫唐堯之典命官爲先臯陶之謨知人則哲此固王政之首務帝治之元機也夫有道持衡則四海稽重正人綜轄

泌園集卷十

與大司空印川潘公

自古河患所從來久矣昔漢武皇以英傑之資聚智謀之士竭天下之力以治鉅野天子駐蹕羣臣負薪僅能塞之瓠子之歌至今足慨焉自漢以來無代無患然前代避河爲患而已明興乃引河爲漕則是前代止避其患而我明兼利其用蓋天下四百萬之漕賴焉固國家之大計社稷之重事億萬年靈長之祚所關也而公獨以一人任之厥圖且就緒矣是漢天子數年所難就而公暮歲所落成何其偉也份聞河之爲患也下流最甚下流梗則必決故大禹治河厥爲二渠厥者東而約之使下流有所趨而勢無所決也今聞公專治淮陽等堤洩下流東水勢而急趨于海此從數千年後獨用大聖人之遺法而扶國家社稷億萬年之祚斯非大臣不世之忠當代不朽之業天下所共慶而史冊所必傳者哉份不佞嘗欲一紀始末藏之私家附之稗官以貽之後日焉不知公于暇豫可以諸議諸疏及諸行移示之詳悉否昔柳中丞奏捷而韓吏部移書欲得其軍中事宜爲寄蓋欲知其讀書記其功序耳向來交人喜事往往如此願份不文而有此念良足慚也然今野史偏天下豈必盡文哉亦固各紀所聞見而已襄承遣使惠書中

間骨肉之義肝膈之眞宛若親承謦若而命勒之鄙悃感刻不忘願出處既殊途路懸隔每嘗馳邇莫緜附聞茲乘便風輒爲布此頃見邸報知公蒙眷甚厚且　明旨獨加賜衣以示優眷此固大用之漸而兆之先徵者也夫工未報完而業既若是則他日改玉改服寵任非常者固不待問而可知已　皇上聖神知人善用而我公勞勩報　主竭誠此固千載之難逢百世之希遇也蓋眞所謂不朽者豈特榮顯而已哉迫遽草率尙容更布不宣

與大中丞鳳洲王公

曩份病臥牀榻而公枉駐軺車存問甚勤慰藉甚切惻怛之旨至今在胸臆間不敢忘也且星家論命預言是日當有貴人而公默應其期不爽時刻乃知穎川之上名賢所聚太史古之古之明哲上動天象非虛語也但從別後僕病寢加往自丙子以逮戊寅猶臥起相半漸就疲羸頃由舊冬以抵今夏則癰瘵日增頓成危殆幾不復得見公矣昔劉楨病僅十旬猶有偕宗之懼而鄙人危積三歲乃免茂陵之求眞大幸也新秋既爽宿疹稍瘳且謂公方閒居久閟奉報遂于昨望強出泛舟取道蘇門將過梓里而偶因小飲輒復微酣遂中薄寒驟爾作惡蓋久疾方起本不可風而初寒易侵乃復增憊故倉皇返棹荏苒杜門竊惟公既念通家復軫夙好其

于衰朽每致勤惓而份夙懷明德屢感雅情顧于高賢反多踈曠昔之罪累非人可文而今之乖違若天所使靜言思之謂之何哉計公察其肺肝憫其疾苦或能見亮而份則自負不安耳適于故交偶見新刻而此君頗爲他人所借未閱其全然得觀目錄則已略覩其鉅麗矣昔樊紹述之文較公特十一耳而昌黎稱之曰多矣哉古未有也今公博識宏才高文大冊類分四部帙踰六十總之極百萬言則其多固何如而又豈古所有耶漢稱馬卿之賦遲而能工枚皐之文速而未善今公有馬之工兼枚之速工而能速是以若此其多而不可及也其文如廣陵之濤莫測其勢滄溟之水莫知其涯可

謂詞林之大家而作者之宗範已不揣固陋輒咏一篇夫鄭巫見壺子而反走河伯望海若以興慚物相形則易自失也故延壽賦成而蔡邕自隱其作陳思才贍而楊脩恥獻其文此亦自失之常也今份乃并題小祇園及返棹之作凡四首俱以呈上得無來落筆不休之誚而有僭篇自竇之譏乎然業已稿成不敢隱也幸公有以教之

答郡伯及泉李公

昨鎮署之碑非借公德望不足爲重況仰齋公始賴薦達今復遘逢亦仕路之奇也故輒敢及之并請敎正中間數語殊復寂寥顧體有當然未能少罄鄙意乃承特

諭令人增衒若公才操超凡政績卓異固當薦越海內前追古人歌誦畢興史書不朽且將世世爲倣郡增重豈獨目前而已哉份雖不文尙能爲公紀之顧恐鄙陋未能盡述耳諭中所論循良云云份不佞竊以所居無赫赫名而去後常見思者何君公也去後見思而所居名復赫赫者黃次公也二公皆漢賢臣歷至封侯拜相其名稍有小異而其俱爲循吏則同蓋君子取其心核其實耳故一時無赫赫者非矯以避名也而其有赫赫者非飾以邀名也大槩內有愛民之心而外多惠民之實則名雖欲避而不得雖不邀而自隆故漢人謂之循吏今公精明振發一郡翕然服之當路翕然推之眞可爲赫赫矣斯固黃次公之所不邀而致者也而公乃歉然自持惟恐于何君公之事不合份竊以爲過焉雖然古之賢者其道益進則其心益虛其名益隆則其志益歉昔舜之大聖而猶問之田野問之蒭蕘惟恐其治有毫髮不至而民有纖芥或遺以是汲汲焉耳份屢獲趨侍見公有惓惓不自滿假之思既已深服而茲讀來翰服尤甚焉夫心亦虛則德益盛志益歉則治益崇此固將有出于何黃之上者矣惟公益弘此心益厲此志則份何敢復贅哉而亦豈敢爲諛哉適有遠客極多悤遽使旋附復殊覺潦草容更面布不宣

與大中丞巒山張公

違曠十餘年相去第百餘里而滯留數月乃能出門蓋
田野之人少入城郭居遠成癖積懶致疎其勢然也會
當我公體中偶有小苦方戒閽者謝客而特爲出格延
至齋中日午對談秉燭乃散雲霄隔隱意義藹然恍如
曩昔游從時也久要不忘浮沈靡異高賢之交誼篤矣
特恐坐論稍劇起居爲勞遂爾輒辭頓成睽別念之未
嘗不悵悵也別來聞攝養益吉動履遂安殊深慶慰但
左右方當移鎮迫于治行而猶謬存鄙人賜之華牘惊
惘既切禮文復隆非知愛素深何以鄭重若此豈宜衰
廢有以得之顧公多情遂每繾綣耳感刻感刻辱示名
梓尤副夙懷芝蘭隨風金石擲地不覺宮商之振響而

芳馨之襲人也近體婉約長歌振迅皆協于初盛唐之
間而長歌尤更超邁譬之驊騮驥驦尋常或可及之至
其奮足康衢汗血長路則絕羣軼類瞬息千里蓋其才
不可強而力未易追耳且喜且愕因略布之非敢以爲
訣也然此特玄圃一枝崑崖片玉他時不惜全集肯爲
傾囊更當有喜而欲狂愕而反走連城不爲寶于金未
足珍者矣幸察而終教焉至祝至祝承許東巡乘便枉
駕則吳興山水亦當生光匪獨鄙庸爲之寵錫而已但
僻在窮壤恐無緐知雖復令人日探傳符倘有乖誤得
先命一使報之幸甚昔魏侯不失虞人之期郭令不爽
郡兒之約況在衰老知公必能踐其盟也臨書依依無

任延望不宣

與大中丞我渡陳公

曩在京師嘗獲謁後塵聽明教鄙人實切注嚮公亦似
不憒遇非一日于此矣昨當軺車泝浙霄漢文上達有
故人則田野之間寧不欲援夙義況公素敦古道尤篤
交情凡在縉紳慕荆州之風古仰北海之範者多矣矧
份嘗得趨承幸辱契誼固將恃以接納借以寵光慶慰
不遑敢自外乎但居在僻地不敢輒入會城蹤迹之疎
罪已莫逭每欲遣一介之僕奉咫尺之書又以公方秉
憲于斯職尊事重不宜輒以簡牘冒瀆明臺臨楮欲裁
撫躬輒已遽交之閾心尤不安然份嘗自思與其以煩

演取從寧以闕疎抱責雖不能伸其求親之悃而亦似
有相體之私公之高明察見肝膈必當原亮不俟布陳
也惟公以匡濟之才卓絕之操名滿海內望重朝端始
雖暫淹茲獲殊眷命下之日莫不以公論之有在當塗
之得人皆舉爲美談稱爲快事者達于遠近矣夫天下
承平則江海爲池烽烟寢息然亦必得擁旄出鎮仗鉞
登壇者拊循得宜填制有道乃可以銷其隱慮弭其奸
萌庶使有天塹之防而無揚波之患故計謀不以安居
廢而備禦不以無事忘也公雅抱壯猷素多威略行將
坐嘯江左臥治周南地擅固以安民式歌以舞在此舉
矣而公爲廟堂耽倚寧暇容且將正勞垂紳宰均握

軸布裔澤于天下揚譽問子後來固非一方所能留歲月所可滯也份困伏林丘漸積衰病頃來密邇尙復睽違自此別離更增懸隔其爲悵望如何可言會晤無期瞻戀尤劇用勒短楮敬遡下風臨緘無任耿耿

奉少師存翁徐公

恭惟吾老師天壽平格岳降載逢門生欣躍雖深而戒令有素凡稱祝之禮一不敢將矣祇侵晨而起東向百拜願海屋之籌益晉岡陵之算彌增太公越九十以保周家是稱王佐老子踰二百而至秦國實號仙宗吾老師邁姜望之功勳傳老氏之道術或出或處惟任其時而以壽以祺靡有其極是則門生之私願海內之同倚不待言而喻也而公一朝辭闕千里歸山當鸞用之時而追前日請告之說視榮名如脫屣等貴顯于浮雲人之所難公所獨易其眞可謂明哲矣夫言之于曩昔者而皆實踐于今茲可見公志已先定于中而非偶激于

外也蓋君子之允蹈而賢者之不輕言如此份誠重嘉歎焉每欲一乘便風布稱服之悃致屬願之私而路既阻修身復病困時或念及甚多悵懷茲蔡使行乃特附此今天下雖大治而災變時作人心日非頃者江南偶當洪水而攘奪卽起寇亂將生非獨一隅之憂實四海可慮之漸也公暫請告固與長往者不同身在山林自當心懸魏闕孔子有言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故學以經世爲宗道以濟時爲本不能經世者不足爲眞學不能濟時者不足爲至道故伊尹耕于莘野一起則足以相商司馬歸于洛中一出則足以安宋夫尹既稱聖當其樂堯舜之時其學其道固有其具矣是以

德贊三王功隆萬世光特爲賢豈其比哉然其學必有在道必有得是以後世服其德當時賴其功聖賢不同其經世濟時日可見之行則一也吾東林學既已深道既有悟茲其在告譬如行者暫息勞者暫休一奉徽書不能自遂矣幸乘暇時益究此學坐進此道則何必不如莘野何必更讓洛中耶大丈夫卑則齊賢高則希聖不于公而孰望哉故所以附此者非但通問之忱實寓期望之至也幸高明垂神察焉爲不多及

答符卿戚中嶽公

承顧敝廬良感至誼顧兒行甚迫方與治裝未能啟張禹之後堂留林宗之信宿誠慊慊也使來知公方苦徵

痁不能出聲大槩熱鬱于中寒擁于外寒治則熱之入吭愈深熱治則寒之入支愈固能者取之拙者疑殆不可不愼也此惟以至靜持之而公示所撰次方刺股劇腸極意著作卽非病亦且苦矣如何如何檇李名地文獻未章爲列傳甚善讀諸篇不溢美不隱過力追作者成一家言仲堅所稱實錄也份老不文何足爲助而公未以授梓先以貽教昔敬禮文成臨淄辭潤彼八斗之才如是況謝淺者乎然竊念公方竭思病且不顧將欲以齊馬班之駕邁今昔之轍也份忝骨肉承布腹心微有見而不言不惟負公亦乖友道矣大匠搆堂庶工效琢采其羣書以落厥功傍皆稱能主人置酒大匠首祝

庶工無聞焉以其能采也竊謂撰述其事者傳紀之司論贊其語者作史之志左氏不贊以釋經也馬班有贊以明志也公欲齊駕二家必當略倣其法故輒擬兩傳聊啟其端公一視之不必用其語或稍采其意可耳非公之憤不能以發份之狂蓋公憤而不自專故使份狂而無所諱心之相感固如此中間更訂數字益狂矣高明者亮而擇之

與大宗伯屢菴萬公

昨聞公顯膺新命且有特旨督趣謂必自南都馳傳北上矣不圖暫還又承貽教知復具辭份竊有不安者蓋人臣而不急進古人之所稱美世人之所當法者也份

何敢言但公受特達非常之知荷希闊未有之轉其與序遷者迥爲不同且　主上聖神天縱睿智日躋有唐堯則哲之明崇虞舜嚮咨之典而廟堂之上引同心而贊治期一德以格天此誠海宇維新之機社稷無疆之福千載所難遇百代之奇逢也古之君子道以隨時學以濟世學不能以世爲任者非學之眞道不能與時爲行者非道之體故求進而不顧其可者固時俗之罪專退而不適其宜者亦非聖賢之心也昔在唐虞之廷皐夔之徒豈不知由光之義者耶然皐夔者仕而得其中者也由光者隱而過於僻者也僻雖足以爲高而未可以爲道況由光與簉仕在位者旣異則與委質爲臣者

不同故其事猶得自由而其隱猶爲可諉若皐夔親際
唐虞之盛身受堯舜之知而猶欲遂山林之素懷忘君
臣之大分非惟道有不可而其心亦不安矣我公擴然
之衷如水無滓卓然之志如山不移斯固祿位不足榮
而軒冕無可繫者然公則居皐夔之時處唐虞之世當
堯舜之任用者也幸公勿固執此義翻然而與至祝至
祝蓋賜書之意公雖不爲明言而份密察公之淵微或
將再疎則甚非事體所宜也故傾竭其愚而繁蕪其說
聊以効忠告之萬一焉惟高明察之

與大宗伯平泉林公

昨歲趨謁既已及門而聞方以攝調適當閉戶忝辱至
厚惟恐爲勞故闔人雖復堅辭而鄙衷亦甚相體不敢
排闥旋卽還車然以爲此去雲岡亦不甚遠將歸湖上
可以輒來而不圖積衰每纏病患時獲小瘥旋復困羸
偃臥因循流光荏苒遂以閱歲且更經秋矣茲當訪落
之初將有爰立之命璽書南下蒲輪北行份自交游以
來契誼素切所當設祖道路談別河梁而適以舊痾遂
復中阻竊念室方伊邇尙復睽違而今地旣阻修更益
懸隔且公在日月之際而份處泥塗之中雖欲通閽尙
不可得況于曾晤亦又何期惟恐一伏林丘將塡溝壑
音徽無自肝膈語誰是以平生頗負丈夫之氣而于茲
日不覺兒女之仁眞有伏枕輿懷臨風增愴情非外至

詞實由衷者可與知己言難爲俗人道也然份間從親
故獲問起居皆以公始得徵書躊躇未決繼發傳檄征
邁猶遲謂其樂于幽栖薄于進取此賢者之所以難及
而哲人之所以爲高咸共咨嗟相與稱歎願茲至陋獨
猶未然蓋以大臣所處之時與隱士所執之志事既有
異道實不同故夫與世乖違而思不出其位者隱士之
所持也與國休戚而義不顧其身者大臣之所守也公
始列秘署儲養有年屢晉清曹眷懷尤篤此眞大臣之
表而非隱士之流矣且凡交游之人自夫敵體而下倘
有勤惓之意不宜峻絕其情矧數受于主恩方顯膺于
時望君臣之倫旣不可廢上下之意又豈忍辭況大行
之變非常皇極之御攸始朝廷恭已以待社稷得人而
安呼嘯之間治忽所繫側聞　主上尤極英明昔成王
賴姬公以中興周室哲宗相司馬以再造宋家皆以沖
齡維新大化今　新皇年齊于二主而德邁于百王四
海拭目以觀萬方舉手而慶謂將唐虞之復出匪但周
宋之重逢此誠千載難遇之辰一時不偶之會也公豈
肯守耿介之節而違簡注之衷耶願公力策星車早參
天陛則可以仰慰于當宁而大快于衆心矣極知公旣
就遂不待份爲趣駕願公本欲高蹈素無宦情今當不
得已而後行或將有所念而回顧遂乃過慮輒此妄談
夫司馬復出洛陽豈是宦情所累姬公不之魯國寧無

高蹈之思蓋君子惟義是從聖人以道自任故也幸公察其忠告亮其狂言臨啟勤悵無任懇祝

與少司徒吉陽何公

份自入春抱病歲已過半而時止時作未能遂痊又血氣向衰神思日短漸迫老耄矣而適來得書承公示以曩年病目今且益明方尋繹昔日之言細古人文字之指錯綜百氏欲成一家而讀所賜書則見其詞達意從字順非篤于鑽研何以有此然公本于斯道既得其眞方直截指明以開當世之疑發不傳之秘此其著作之大者當日月並煥江河同流豈復更籍筆墨蹊逕有所沿述哉此蓋公家居之暇偶以餘閒而精力益強心思

益妙遂本其所得以其所蘊時發于詞所謂戲弄翰墨此固君子游藝之一節而有道之善者機耳豈世之淺淺者所能窺哉新刻見教尤得古法而寓以已意因人模寫因事敷陳離而匪違合而無強雖云戲弄亦復苦心矣此非公精力有餘目光全復豈能若是份齒少子公而精日以疲力日以惰目日以昏二年來燈下遂不能閱字閱亦蹙眉締視數過乃能卒卷甚多艱難夫長者病目而復明少者無故而漸暗究其所至雖養有淺深而遡其所由實稟有厚薄蓋天之所獨縱子公者也今末世多故耆舊凋落所以主張此道撐柱乾坤者天意必有所屬茲公步履益康起居益吉天之所屬者亦可預見矣邇得之縉紳間聞海內宗依有素而廟堂推服方新或欲先借南都存秉北軸雖尚未爲超格而反喜其稍近得以數通蓋我公既出則大任不足言而目前可通則私心亦稍慰耳彭使迫行不肯少俟而鄙人久病亦復積羸急遽附之殊甚無緒臨發悵悵不能言

與大司馬金湖方公

昨份知公位陟三公禮踰八座至尊貴矣而平生有道不遺故人故因兒輩之行輒具短緘俾候閽吏而謂公方上贊宸極下統樞垣眷倚益隆職任彌重恐無暇軫廢遺之叟而使少賤之人得謁台嚴而領緒教也乃兒

還則道公一見忻然假之顏色加之訓詞其接引甚勤其愛甚厚切份之感刻已不可勝道矣而不待其請即賜以書中間自筮仕之初以至暌離之故歷四十年如一日越數千里如面談蓋公存注交游力追古道有如此者顧其奬與之過貶惠之隆則非謏淺所能當菲薄所可副耳恭惟公以命世之才匡時之德固常身繫天下輕重海宇安危而今已主畫廟堂密參機務遂使華夷寧謐中外晏然每思份在先朝曾忝末從親見醜虜數犯邊關烽火達于甘泉戎馬滿于畿甸四郊多壘九塞弛戈小入小殘大入大勝蓋邊民之慘所不忍聞而廣志之驕尤爲叵測當是時謀臣扼腕武將寒心以爲

社稷之憂恐或未艾而國家之計將莫可施矣茲乃能易叛爲臣反逆爲順背稱天之驕子今若朝之外藩然西土來王十載奠謐而東夷稍梗一旦殲除是以厥角稽顙者不絕于闕廷而陳俘獻馘者日登于郊廟而閒者南粵奏捷又踰萬計矣何嚮來事勢之岌岌而遽乃功烈之煌煌也此固由 聖皇御運有神武之弘謨而寘惟名賢贊謀成臯馭之茂績故主德之盛百倍周宣而我公之勳亦踰山甫蓋于載而一遇實萬國所同歡者也份曩叨近列親所震驚則今從遠方尤覺嗟歎故樂爲公誦之而非敢以有諛也高明其察而亮焉閒閒

帝眷益崇人望彌屬份前書所謂暫移樞筦借斡機衡者當在此際矣小孫嗣成例得叨在部署或可出入門牆知公必以父師誨之以弟子畜之但本穉齡未暗世務乞公留念常賜面箴不敢別望寵榮惟得稍免愆咎則不獨份之沒齒矢不敢忘而彼亦當捐體思所以報矣臨書不勝瞻戀不宣

與少司成大疇萬公

江右爲天下名省而浙亦次焉自份簉仕時江右諸老顯陟臺閣秉握機衡常不闕二三人其餘輿而馳者亦常數人蓋兩都九列大槩江浙翕其半而又布在津要何其盛也自頃年以來則浙既寥寂而江右比曩時亦甚少矣蓋逆波而挽者難爲力順風而呼者易爲聲嘗

用是少謝往詣并布積忱其言非敢爲諛聊以道其實
珥萬惟照察不宣

答曹興少司馬蘭谷鄒公

自公入滇以來不能問候者數年于此矣每嘗嚮南風而馳戀望微外以興懷思非不深念非不切而伏在田野遙隔山川魚旣莫通鴈飛不到亦徒咨嗟自慨夢寐匪忘而已公曩者以正色立朝直言寤主積誠貫于天地風采振于巖廊而頃來敗歷尤多勳名益著負常世之重望抱海內之巨猷固非一日矣竊以 新皇御極 睿聖當天固宜得忠鯁之人端方之士以匡輔君德弼亮皇圖不宜使遠于九重越在萬里廟堂之上當

必有致公卽還者而想望之餘志願未遂興言及此悵懷實深然周公居東是惟三載公今已應其期矣則樞軸豈宜久虛而衮繡且復遂返可預知也又何俟故人之介介哉但份老矣得公力贊政塗施澤天下則雖份廢亦有寵光且公邊塞非可久淹幕府非可久滯汲黯禁庭之慕班超玉關之思公雖不萌于衷而忝在厚知實均休戚眞不能不翹首而歎撫膺而切也公始至滇適當沐氏多事之秋昆池未靖之日 忘分經略神用必勞而屢聞邇來皆已就妥可見羊叔在鎭邊人自寧葛相秉麾蠻方悉服固其宜也然治夷取于不治安固貴于永安文法稍寬與之更始德意益布俾之自新則無

復動搖而式皆歌舞矣想公已用此道聊復申而言之所以自附于同心而略攄其所見也不知高明以爲何如賤體病脾方極困憊聞有華劄蹴起讀之不覺沈痾之若消而積悰之頓慰也但推許過當已非所堪而注念復隆尤莫能副寧不懷感實以增慚耳馮吏行促伏枕甚疲力疾具緘百不罄一霄壤懸絕欲晤無期途路阻修願言莫致臨書執筆倍多悵然惟祝公自珍茂延天眷而已

答大中丞少渠張公

僕附公交游之末者且二十年矣承公知愛勤倦契誼猥切表裏靡貳始終不移歷二十年來有如一日每謂

古人之義無以加之而曩承委命撰次先公事實媿以鄙陋無能闡揚潛德發其幽光甚懼不稱而屢承教指數四往來今公旣奉非常之恩蒙特異之典褒揚天閽馳及泉臺登再世于青雲回九京于白日宜託之如椽之介介哉但份老矣得公力贊政塗施澤天下則雖份廢及故人錄其曩作大筆以顯耀當代垂信後來而乃遠乃公不改初念遂締前盟非眞以拙俚之語爲足取也蓋公雖不萌于衷而忝在厚知所謂不貳不移有如此者此衷感服良不可言顧份久在擯遺復當衰病略加芟綴殊復抱慚然不敢大爲竄易者正亦以欲存其眞耳不知公以爲何如向在京華幸忝末議見公有敝省之命蓋下喜鄉邦之有主上慶廟堂之得人而不圖道體違和況高賢有不欲驟進之

意遂以請告莫挽回轅而份亦以菲才得還初服相去既遠通候遂疎每一懷思徒有馳遡昨閱邸報知公已奉新命填制舊泰夫份既偃伏林丘頭顱日老而公且躋陟霄漢體貌益崇瞻望雖殷蹤迹懸隔謂已莫緜相聞矣而忽承遣使特抵潯中遽捧貽書如來天上其爲況慰何待多言惟公夙抱壯猷久負重望而一辭榮路愈見其高公之歸臥雖堅而時之推嚮彌切今既履周召分陝之任必將有皐夔贊舜之功寅亮明時膏澤薄海在此行矣份雖出處殊途而道義一體不勝致祝非敢爲訣也當來使之告旋恐嗣音之難及臨緘覼縷極知絮繁顧不容自已耳惟高明察之不多及

與大中丞松屏謝公

份曩者忝竊宦途傾企有道久矣及歸林壑而公正涖藩垣非不欲自通姓名一布悃愊而身在擯廢復多病羸既不能親謁閽人又不敢輒瀆記室其于蹤迹甚爲曠疎然願見之誠嚮往之念則未嘗不耿耿也茲公受撫釐之命秉出鎮之麾分既益隆勢更懸隔尤非隱側所當僭聞但因兒醇謬忝計偕與其同儕參見竊念向因無便不敢遣人猶可自諉茲當兒行不爲具達何以自安用是謹勒短緘少抒積悃伏祈照鑒慕惟公以經濟之才精白之德昨聖朝特舉卓異遂爲首推名在第一入居上卿及漢宣時黃霸爲天下第一進列上相載之信史傳誦藝林至今有光久而不朽茲　新皇神聖迺邁于漢之兩君而我公高賢亦將超軼于漢之二子他日名位茂陟勳業崇臻自此可預徵矣茲公一至浙中夷氛已淨海上蓋威風所震賊膽已寒號令所施軍聲先壯固有如此者份方耕鑿實賴蚡幪故樂爲誦之然公既膺優眷必有超登固非浙人所能久攀者幸茲旄鉞之留益厲旌旗之色凡可以深弭後患永貽遠猷者甲爲勞神而立成底績爲此吾人無疆之至祝也餘不敢他及亮之亮之

與大廷尉我渡陳公

曩我公之開府東吳也以精白率百僚以威德撫萬姓遂使內無枹鼓之警外無烽火之虞遠近父安人士歌誦而公挺身自立直道不阿讐忌遂生功業未竟今新皇膺聖時政清明而公起家復鎮冀北蓋吳爲留邑輔郡冀爲都會大邦固古京兆之區馮翊之處也　天子念惟重地當屬名賢故使軺車復膺舊節而公攄才益展秉操不回政聲播宣風采振動是以驕將不敢恣黠虜不敢窺上下恬嬉疆域綏乂蓋益見其折衝之明

效匡濟之弘猷矣如公者資望既隆勳名茂著人皆言不宜置之閒局遠在周南而不知　聖朝用賢譬之造父馭馬千里息駕五百停鑣所以節其馳驟之勞而養其超騰之全力也頃觀縉紳諸公或自北而暫南或始閒而大用如是者往往有之蓋御世之微權而愛才之深意非衆可測匪夷所思也然則公之列樞垣備鼎足夾輔宸極保護　皇家固不卜而知可伫而俟矣吳中自公行後奸究日甚寇盜益繁而頃來偶被水災遂多攘奪庶民喪業識者寒心夫水旱固天之降殃猶未足慮而攘奪實人之鼓亂眞可深憂古所謂太平者以皆安其生各有定分也今一人得利百人染指一人橫行百人效尤事固有始于甚微而闕于甚大者故曰涓涓不塞將成江湖星星不滅燎原若何言其端不可開而漸不可長也公素有憂國之志而多慮民之艱者茲方持正議于廟堂襄大政于海宇其何以亟遏其漸而早制其端耶幸公留神萬萬份曩承公以意氣相厚肝膈相期眞有國士之知古人之誼者而偶涉多病遂歷數年丁丑春間已致幾殆戊寅冬杪始獲少痊然神觀未還形體非故視浮生如隔世視舊好如在天而況幕府崇嚴山川懸隔故感懷雖切竟闕奉聞馳遡雖誠莫繇自達每一念至甚負兢惶適幸新遷暫得稍近若宿緣之有假而積悃之可通也顧此衰齡當茲溽暑困憊既極序述無論如何如何

與少宗伯正峰孫公

今在京師以鄉義爲重而份于左右既忝同館之雅復附通家之私非直桑梓之厚而已也然奉別以來久矣而不敢遣一介之使致咫尺之書以問起居布悃愊者豈敢以自外哉伏在巨壑又迫衰遲昔人所謂仰瞻玉堂如在天上懸隔既甚則通候自難此固其分也高明必能亮之吾浙天下首省向時居政府秉國鈞者常不乏人而布在南都列諸曹九卿者尤不可以勝數近皆稍稍引去自份筮仕以來浙中寥寂未有若今日者然茲特見其外耳而詞林有如公者方與二三俊乂蒸蒸

而起其柄用爰立豈待問哉夫皐夔在中則十六咸敘周召作輔則三千聿興士固在倡之而已故曰時序肅者木搖落春氣至者萬物作崇山在陂峻坂有夷天地之道固有往復也又何疑焉如公者世載明德勒于鼎彝先忠烈公以忠貞節槩卓爲世訓先文恪公以文學行義蔚爲儒宗眞所謂日月同光星辰共燦乃祖乃父志在社稷而功所未竟澤所未周自公繼之治于海內矣三世接踵匡是四朝孰謂偶然致哉非天下之所共推而浙中之所獨望哉茲因兒行具此專候以久在擯黜則前之曠疎或不爲過以夙承契誼則今之繁絮或不爲嫌惟公覽而察之幸甚幸甚

答少司馬南明汪公

昨份偶遊白嶽卽謁玄廬謂千里戒行不虛至願而廿年馳企可慰夙懷矣豈知立轡雖勤摧塵暫出詩不云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今高山既陟而景行尙違每一念之徒切悵望然份將復嚮往既已治裝而偶因沈痾輒爾中阻秋且云暮當春以爲期耳今海內言文章鉅工能力追古人獨步當世者必以公爲稱首信藝林之範作者之宗也份雖已老而曩嘗有志焉願得附牛馬走竊窺豹斑計奉晤有時或可取質而公方膺 明天子隆眷爲中外共推或漢家須封禪之文議明堂之則必召馬卿授簡使申公加璧而況文武吉甫所用咸宜

答兵部伯及泉李公

份昨因民間洶洶出而觀之見水皆滔天坪皆如沼而寐俟之矣份謹白不宣

答興郡伯及泉李公

室家倒塌遠近呼號份望水則魂搖聞號則心碎不知天之降災何至是極也今稍窪者已蕩沒矣惟高者尙在救護然其間不過十之一二耳而天尙不雨則人力猶有可施今雨勢不但不止且時復傾盆恐不沒不已也將如之何聞公以惻隱之心懷焦勞之志日來爲民祈禱無所不至矣今所恃者惟有公至誠回天若稍得雨止或可救此十之一二否則一望皆湮矣乞公身率各屬檄下各縣大行停禁咸極焦勞眞有爲民請罪于皇天之意庶幾天或稍回民可稍活則萬民仰戴而亦公憫民窮恤民隱之至情也昨嘉禾流民聚衆擾動闔郡驚惶而我湖獨賴公撫綏有素坐鎭有方是以隣壤

如沸湯而湖中獨如安堵人實陰受其賜而不知其公也故份獨閭門感之逢人即誦非以爲諂亦自謂獨知其所由耳然舊歲我湖雖未可爲豐穰亦未盡爲荒歉是以民不敢動法猶可行今田既皆淪入將無賴矣頃聞自平望至苕城百里之間沿途多搶行舟將絕恐攘奪之端一啟而變亂之漸將生機已動于目前非細故也今所恃者全仗我公夫此時非爲處常實乃禦變夫禦變之道必先結之以恩而後重之以法所謂恩者公有焦勞祈禱竭誠之意民既知感矣而必當預爲多方賑濟之圖民知將有賑濟則庶以少安其心民知急圖賑濟則尤以感動其心民之恃公眞如赤子之恃乳母豈有赤子而忍悖乳母者乎如此則公之恩結矣而後以法制之昔在周禮治亂國則用重典而孔明以嚴治蜀實倣此意夫周家仁厚豈欲其用重典哉而三國當戰爭之時姑息不暇孔明豈欲其用嚴哉蓋亂國而待以仁厚則民無忌憚而其亂益滋戰爭之時而待以姑息則軍無統紀而戰爭必敗此聖王之法而賢者之妙用也今當此時雖未爲亂而其機已萌矣其漸已見矣若一人不治則百人效尤一處得利則百處染指此必須大爲出榜重爲禁戢而訪其甚者擇其渠魁轉申部使者示以嚴禁處以重辟彼見法令如此自不敢犯矣夫恩以結之而民有所依法以制之而民有所畏聖人所謂安民者計無出此伏惟高明察焉

泌十二　五

答大中丞鳳洲王公

份異旦者有頭風之疾每苦岑岑頃當微勞輒臥不起岑岑彌甚承教督以題琢僕病未能也公新從楚來貽所著作方調宮激商歌陽春奏白雪彼巴人者舌撟然而不舉口瘖然而廢足辟走仆矣自楊德祖之才見臨淄而辭賦況下此者病且委頓乎昨覽名園奪天工極人巧如奕秋布子歷歷妙趣所最難者從城郭中得大地足以施開鑿展陵架列峰迴溪分流眞若移二華於人間引九曲於席下也而幸與追飛蓋笙吹前導伶伎後隨出入洞天宛轉丘壑亦何異泛桃水之

泌十二　六

源迷天台之路恍然樂也已而發長嘯於林表聆玄言於亭中目睇藏經心游竺國青牛將度白馬欲鳴臨發躊躇又爽然失矣僕雖衰倘未即蒙霧露亦何能辭登高之作虛授簡之命乎病有間當謹如教附上也公此行且趨金鑾入綦禁秉石渠之筆曳承明之履以制作黼黻功業經緯僕當遠從南土移文北山爲大噱公能容其狂否使節有期治裝方迫佳箑之什金玉其章華緘之詞芝蘭有馥然碧山焚魚謹聞教矣五陵車馬徼以還公頭痛未竟所言

答郡伯鳳坡易公

份自奉別以來即抱痰疾一入長夏杜門者已踰十旬

及當新秋伏枕者又將兩月向見時頭鬢猶幸未白今一旦如銀矣向見時步履猶倘覺輕今一旦如跛矣雖喘息苟延而形神非故用是大懼遂辭舊里遠避荒莊闔荆棘之區栖草萊之野深扃蓬戸兀坐蒲團不敢見一客不敢吐一語冀絕俗念少完元神蓋視浮生如夢中視人間如隔世矣不圖我公從千里懸隔之外記七十衰朽之人賜之緘書重之慰籍意氣懇切詞指勤惓非公篤于交情力追古道何以有此公曩在江邑其卓絕之政精白之操眞可謂天下無雙目中少有者而公長于治民短于奉上過于執法恥于狥人遂使忌者掩其賢勢家鼓其釁而飛騰之路遂少滯留份每見相知

未嘗不爲興歎每逢當路未嘗不爲極言豈謂其足爲重輕哉徒以所見既眞而發憤不容已也然世能阻公之飛騰而不能終遏公之上進今已列二千石比古諸侯統數縣之符制千里之地當且懋著功業入備股肱矣此實素望非敢諛言也然竊謂公操有定志政有成規當即以施之江邑者措之閩郡不必更言矣若其他則官有尊卑時有變化恐亦當少抑其亢略從其宜然筆不休之誚又不能免也臨緘增悵

與大宗伯對山林公

份自罷還以來不能通候者六閱歲矣然偃伏田野閭公徧歷清華涉極要則躍然以喜既而聞其南也則又耿然以念然所以喜者非徒以故舊之情而所以念者亦可謂不容已者也衰病如此未卿會期臨楮悵

者亦非以世俗之見蓋今上神聖當訪落之初更化之始固社稷所攸賴海宇所其瞻也必有方正之士沈毅惇厚之人以左右贊襄出入啟沃上可以輔植 君德下可以匡弼治體反雕爲樸鎮俗黜浮公固其人也夫素在日月之際揖讓講議于前受知當亡而一旦離羣轂遠禁闥則雖有汲黯願忠之心蕭傅請留之意而莫能以自達矣份之所以始而喜繼而念者蓋爲天下而非公之一身也然 聖皇鼓舞豪傑駕馭才賢其道多方其機不測安知旦夕不爲疇咨召而爰立乎南都較之優閒去郡國近得以知民生之疾苦吏治之是非政理之綏急其傍觀也熟其預論也定而養之至靜蘊之

至深他日經綸固有不可勝道者矣公其得而辭之哉

份曩者幸附詞林獲追隨後塵忝竊末契侍起居浹言笑茲雖睽曠而向時跧迹宛在心目間往往形之夢寐然未敢輒及者以其所爲者大而非徒以交好也公必能亮之草率通候迫遽無論臨紙覼縷

與大中丞鳳竹徐公

份自歸田不敢以書聞于當路久矣況幕府崇邃尤不宜輕瀆閭人而林壑擴遺又不敢輒通記室則份之因循而自沮惶悚而不前者固其分然也然竊念當其始也我公臣遊京洛幸締交于廿年之前及其繼也我公出鎮豫章復貽貺于千里之外我公固篤于友道力追古人遠而不忘久而彌切身居津要之地而心注寂寞之濱其高義有如此者則份亦安能執其固陋之見守其退避之情而不思所以仰答高懷俯紓積悃耶用是輒敢致其欵欵焉恭惟明公挾經濟之術抱蹇諤之忠昔以正色立于朝端直聲動于天下固已樹斯道之標準爲同志之宗盟矣而暫忤于時益見君子屢更于外遂爲鉅人茲海宇之所稱賢廟堂之所資理宜莫有先于我公者矣而方踏曳履之班仍膺攬轡之任入而再出遷而復遷夫豈正直之難容蓋實才猷之歷試耳昔周召分陝卽夾輔于姬朝韓范巡邊亦疊相于宋室每尋往事固有同符矧 聖主傍咨清時延攬將授斗杓之倚以備鼎鉉之司則 璽書召還 宸衷簡在固可

俟而俟不待卜而知矣我公北行必由平望昨當秉麾之始實惟視政之初願自褰嫌未敢遽揭若登庸于八座將取道于三吳份當預伏鷁湖之傍以俟熊車之過追隨左右傾吐腹心則廢黜之人得少敘歲寒之誼而衰邁之叟聊以慰日暮之懷固至願也謹先致此聊布區區不悉

與大司馬印川潘公

曩公駐車濤湃既有卜夜之懽開筵昆岡復有通宵之宴精采既倍膂力方剛而意氣橫生情欵倍洽此固大臣之度長者之懷可以爲一時之美談後來之勝事矣

而份當遲暮之際乘病困之餘顧徒服公之高而不自量其力感公之契而不自分其衰輒爾發狂亦復酣劇譬之駑馬而欲隨騏驥馳驅鷺鴛而欲附鵬鵬飛越宜其搶攀而莫及委頓而足羞也始自別來卽嬰痰疾以爲暫然耳而延歷數月苦楚百端杜門屛居伏枕增慨追視曩昔公旣在天上而事亦眞如夢中乃知聚合不常懽娛難繼而擯遺之叟沈淪之人雖一遘逢旋卽傴臥固盛會之難則而薄福之易疲也言之正足鬱陶正堪笑劇耳份坐是久闕申候極多曠疎每一思之方甚抱歉而公旄鉞初至機務方繁而不遑寂寞之濱獨軫秩宗以公言之此特資格之常未爲超異之擢而縉紳稱快中外騰歡則以爰立之機大用之始將在於此而淸豫之念固公于故舊之素厚而亦見精力之有餘也

感刻旣甚欣慰實深非佞非佞留都固優閒之區而樞省爲黔轄之總承平旣久饑饉瘴癘邏觀賊盜之橫生亦時事之隱慮也所以振率諸將檢閱六師作其舊起之心革其積習之弊稍以其漸俾知所懲如孫武子之號令數申李光弼之旗幟生色籌畫尊俎坐鎭廟堂制江海千里之衝保社稷萬年之固在公必已先見預待有長策遠猷固何俟于鄙人之言而公勳業旣隆眷注當代之鉅典旣皆得其肯綮極其指歸一旦中朝宣黃方渥且將旦夕宣召左右弼諧北上有期非南中可滯尤無煩於迂儒之說然時有伏於未發而計當先於未然未至而圖之則優游而甚裕已兆而後議則迫遽而倍勞公雖卽行而略示規摹啟茲端緒貽之來者杜其後憂此亦爲國之大忠而濟時之偉略也份忝附腹心之意輒効肝膈之愚蓄積旣眞狂誕無似公能恕其率易而亮其至誠否濕暑旣甚困怠方殷力疾具緘迫行無次辛巳夏日具

答大宗伯對山林公

公之留滯周南久矣自　先皇帝甘盤舊學之臣無不登三事列鼎足秉國鈞者而公獨優游故京無幾微見於辭色非其志之堅定見之超越卓然自持者能之乎以是世人或爲咨嗟而有識更以推服頃得邸報晉公秩宗以公言之此特資格之常未爲超異之擢而縉紳稱快中外騰歡則以爰立之機大用之始將在於此而

時所自致公本無心尤見世道之淸明高賢之濬泊皆足以爲訓耳夫陽春一至桃李方華鑑治滿天人不知有松栢也及歲寒旣臻而松栢者凌霜雪出雲霄爲人世之傑觀棟梁之巨質故曰物有孤生士有特立孤生者不競美於衆特立者不受變於時此之謂耳公曩在祕館雖長文字之學而尤博經濟之書凡古哲之遺猷當代之鉅典旣皆得其肯綮極其指歸一旦中朝宣黃麻拜上相固出之有緒而施之裕如矣份衰與年至病以歲加倘賴庇於公得少須臾未塡溝壑尙能擊壤鼓缶式嘯以歌咏當世之太平誦元工之調燮固有日也公其許我否乘便附復卒卒不盡

份曩承公以道義深知肝膈至愛相與數年眞若一體斯實部治所未有海內所鮮逢也每一思之感已甚矣而公卓絕之才精白之操寬嚴相濟威惠並施茲儀範雖遙而父母孔邇蓋黎庶共戴鄙人尤獨深焉其於此衷眞有與日而遡馳臨風而懷嘆者矣適昨過松陵偶晤王倅此君乃豫章之彥於臺下爲鄉曲之賢暫與言談即述至意言公時值暇豫未嘗不道敝郡之簡僻爲可念而於菲薄尤勤惓焉夫王本可居縉紳之周旋爲偶言而份則重爲增感可見公之於衰朽雖既遠而猶切雖對客而不忘也昔揚州固思何武而朱邑實念桐鄉蓋古人之至情非一時之所可强有如此者然傳稱武爲楚內史則厚兩龔在沛郡則厚兩唐固以武爲當世之名公而龔唐有逸士之高節班氏遂並著之以共見其美耳今臺下有古名公之風而鄙人遠媿逸士之節然臺下所以厚之者則至矣倘後之作史者得附書之此又非其所大幸者與向專奉候未吐鄙懷每欲再泛扁舟復過開府而邇來痰疾屢瘳屢劇瘳未浹月而劇更殫旬此衰年之舊態我公所親見者也昨在松陵適聞傳符之至不勝欣躍急迎前路將及鳴山而報者言使旌已按行他縣矣遂悵悵而返然依依之私固無日不在左右也而病實阻之積願未遂又因欲圖必謁

遠辱華緘加以賜貺以鄙人之負咎而當長者之過施感刻雖深而慚惶特甚矣至於夫子乃念及賤辰之準而特以芝蘭之誼形之金玉之章揭之中堂光煥敝里傳之天下播誦藝林且使不肖之姓名得附大賢之編帙其爲榮幸尤極而於慚感則益加矣份何以承之而抑何以自處耶惟吾夫子蘊經世之才有匡時之德茲當廟堂圖治　聖主思賢而猶高臥林巨樂道山澤計璽書當下蒲輪以迎倘得復由浙河北首燕路俾份仍如昔日趨謁道傍此寤寐之不忘憬忱之至願也份當此衰年復多宿疾頃雖少瘥尚未獲平且于道無聞於世無補其逢初度益媿本心是以預謝親知悉辭

稱祝而沈幕在遠不知其然繆瀆尊嚴妄干清思而長者之貺則又分不敢違也如何如何小孫庸稚幸叨計偕以夫子通家之至情則亦門下之孫行也故敢附及因以鄉書進焉然此本至微無足多論也適當亢劇沈僕迫行奉狀無倫并惟慈照

寄陵斗城學憲

我公才望獨高志操超卓雖躋憲臬而遠在滇南人皆以公當黼黻清朝參贊盛世不宜馳逐萬里踰越五溪有去國之思與株方之嘆份忝一體尤切同情然吳爲東壁得子游而文學遂顯蜀爲南貉遇文翁而教化大行夫子游不過儒林文翁亦止郡守皆非有文宗之任

握瑜陟之權也而乃風動一時名垂千古學者誦述至今不衰況公秉六郡甄拔之衡膺九重啟飭之詔意者羅施之國域將齊鄒魯之絃歌耶不然何其得高賢而逢運會也夫地近則文明文明之教吾見其言易入其道易孚將樸之資而加之文明之教有彬彬而興蒸蒸而進者而公之政聲益振柄用惟新矣份偃伏窮壑況多沈痾出處既殊山川懸隔一自別後便復乖違莫往莫來詩人所咏其在今日尤勞我思適因便鴻乃爲致此蓋十年積悃一旦得攄以我之遐懷而知公之不鄙棄也行者甚迫殊無次序并惟照亮不宣

答大宗伯遠峰汪公

昨歲承公遠賜教言重以禮幣勤惓甚厚而份偃伏林壑不敢通候京華蓋義不敢援分當自遠然每一念至情則亦門下之孫行也故敢附及因以鄉書進焉然此本至微無足多論也適當亢劇沈深切遡馳漢人所謂置書懷袖中三歲字不滅者今有之矣公志操卓然德望素著此誠古所稱長者可以輔弼國家羽儀當世者也而曩緣枝忌推其所憾移以及公人遂乘其瑕疵因而排擠此份當日之所親見心雖抱憤而力不能爲之今言之不覺其眥裂而髮上指也然公持身精白足以貫神明行義堅貞足以等金石遂使勢權不能撼險詖無所容可以見誠無不孚實者難僞此天理之必至公論之固然也今　新皇睿聖政路

清明而公顯列秩宗首率侍從此其膺　天眷而蒙帝簡想已有其幾矣爰立之命可俟而期寅亮之功可跂而待使爲善者有慶醜正者有慚豈非斯道之亭君子之大快哉浙爲天下首藩向來秉樞每歲不乏而中間岑寂頗異往時茲有公顯庸旦夕爰立是誠山川日夜之望桑梓非常之光也然如公大臣匡贊盛世慶在四海豈惟私於一鄉而份身居巨園誼先鄉黨偶一及之耳份本匪才向來奉職無狀既遭擯黜宜益沈淪然俛仰嘯歌從容杖履脫於榮辱亦足恬愉而間者被疾甚奇瀕危殊苦茲雖小瘥尚有餘痾乃知天所廢棄之人匪特冠蓋車馬之區所難濫廁雖園池竹樹之地不

使安居必令其病而增衰衰而遂朽乃已耳如何如何
相去縣隔知已必無晤期但得公早策勳名而份未填
溝瀆則開口而笑亦不負其夙懷也裁復無次惟亮察
不宣

與學憲壽齋喬公

份不肖竊嘗謂明興以來作者沿襲元代氣弱而辭卑
未足以稱盛世之選自空同氏起始能上法楚騷遠追
秦漢決決乎有古人之風此後則槐野二三公相繼振
軼學古者取衷焉乃若尊翁三石公則與李接踵與王
比肩其學粹其意深其才達二三公者所造不同而各
有所至號稱名家皆關西產也乃至今日則又有公者

承其遺準嗣其芳徽名著海內則份衰老居在僻隅雖
未能盡讀公諸所記著而要其梗槩則皆三石公之遺
而尤極其至者也夫關中河山稱天下百二秦由是而
王其氣足蓋天下焉二三公者皆秦之氣也是以天下
卒莫能及蓋反弱爲強轉卑爲亢雄哉壯乎一代之大
觀已而公家獨父子嗣承尤足稱述份嘗觀古載籍奕
世顯庸致高位樹功業者間有之矣而父子以文章名
世者殆寥寥無人獨漢司馬談論六家而遷嗣之班彪
續列傳而固嗣之夫發六家旨趣其著論雖美而上下
數千載之間以成史記必綜於遷續列傳事實其肇始
或一命而遂止或數載而卽還譬之疎林其初豈無鮮

與京兆鑑塘周公

曩在京邑承公軫念勤惓存問懇切至今抱感未嘗敢
忘憶自筮仕以來轉瞬三十年矣中間分散甚多寥落
雖勤而博采西京二百餘年之迹以創漢書必纂於固

英宣乏秀卉而寒冬將屆氣序向嚴昔之繁華鞠爲稿
瘁惟有翠栢及彼蒼松則霜降而不彫雪深而益茂日
月既久枝幹彌堅今榜中諸公至此而敗歷有聲名位
俱顯者皆松栢之質而霜雪之所備嘗者也每當閒居
時覽宦籍見其甚少則眉睫不怡喜其尚存則喪懷自
慰然北闕既登二輔而南都乃有四公四公者惟其志
操端貞行義卓絕是以人所其信世莫能遺而亦以性
力隨俗調不諧時是以雖不見遺亦難速達郎如四公
雅望入座豈多而屢已踐更猶置閒散此非其驗哉若
公者其淹歲月尤甚其陟藩臬尤深履歷雖同勤勞特

著政聲騰播德譽崇隆京兆雖尊仕途猶滯當必有聖
書夕下擢冕朝躋公論允孚人心大快者可企而俟不
卜而知矣份忝道義之雅有骨肉之私每承賦書謹置
笥篋時一展閱即多遡馳愛厚之懷宛如昨日傾企之
悃敢異昔年而一伏林巨一臻臺省天壤懸隔山川阻
修悠悠我思落落難致亦徒付之感慨增其瞻依而已
茲因蠶子赴試留都念公方將有事京闈主張文柄雖
欲即叩自當避嫌故囑其踰秋方敢圖謁公必且念通
家之誼推一體之情賜以教言使知趨嚮披之肝膈俾
有尊承固不待份多懇也出處殊路趨捨乖睽惟有耿
耿不具

與大宗伯內山裴公

曩者公在南都曾承惠問而份歸田之後其於當路諸老槩不敢有所通藎以諸老之相知者頗多而份之致書必不能徧惟恐有所不及則或因而罪之以是公之見念雖深而份之奉候尚闕每思致此無以自容然三十年得隨後塵道義相孚肝膈相亮固非若世俗之交而已也則公固當索之形迹之外而份亦不敢以形迹事公必不以書劄爲親疎問遺爲厚薄也但公在朝而有所闕疎猶可自恕及其遘閔而竟乏慰問何以自安

故於閒居常欲遣使而相去甚遠欲達頗難以是因循遂成睽曠茲值李君杜顧一見卽問起居備知尊履益康既已馳慶又喜寄音有便尤復騰歡歡是天鑒其惘惘之誠而獲通其勤倦之愫也遂敢援此附致短緘第以李既發舟方爲執筆而恐行者已速追者不能匆遽之間草率殊甚如何如何公賦性粹醇制行端慤固漢之所謂長者而世之所稱碩儒也然公厚德天下誦之有識信之而至其當事則卓然自持晃義則奮然自任份誦之有日而信之獨眞及公暫署留曹解散暴卒以脫自然勢之必至者也昔充國行軍而羌人已驚老將汾陽在陣而虜酋咸呼令公彼其不戰勝人先聲懾敵蓋之入必藉內地之通諜以爲去來而內地之奸每視當路之舉動以爲進退故險不在地制實由人備禦少疎則中原先自有隙威名素著則大海當亦無波此事之名非偶得功若夙成斯其所以爲難耳而世見其甚易謂爲適然譬之稱莫邪之斷堅而不識其鋒鍔之利驟褒之歷塊而不悟其步驟之神豈不愚哉以份觀公自陽在陣而虜酋咸呼令公彼其不戰勝人先聲懾敵蓋市之眾斂衽而歸以擾臂之徒束手而服坐銷京邑數年鴟嘷之變而保國家萬世鎭定之基然不露幾微不

之援兵有訓練團集之實而人無呼召供饋之煩用財之比往時未能百一而取効之於今日動皆萬全坐鎮而人不知功成而迹不露蓋公養之有道出之有原固有如此者份于平生誠非敢以爲伎而今當遠別則亦不容無言公其亮之否公在浙省既已安又一方茲晉本兵遂將贊統四海此其運籌畫策正笏垂紳措斯世於泰山磐皇家于磐石在此行矣份承教已將念年而居家僅越百里以林巨之病畏遇霄漢之舊知固交游之難逢人倚之寵籍也而份歸田以來伏枕常半況會城之內乃冠蓋聚集之區使相之門尤機務嚴密之地雖切瞻企不敢叅承每欲一具緘書少布悰悃又恐煩

瀆輒復因循以形迹言之可謂疎脫甚矣竊自念本以菲薄之資幸承道誼之愛不能竭其思慮少助高明乃又徒以寒溫或褻尊重祇增巨山之罪而何以効毫髮之私故反覆其間躊躇其義與其進多涸瀆將不免於取愆不若退守拙愚猶不失爲相體蓋非敢於自外而實發於由衷者不知我公以爲何如昨聞公凡遇湖之士夫無不問份起居訊其欵曲意義甚懇眷念甚眞每因傳言益多抱感夫份在部治之下不敢妄干而公當柄用之時數爲存注此公之所不可及而份之所不敢忘賜也雨水非常流潦爲變而民窮據奪洶洶方興遠近疾苦而公部治之境獨晏然豈被災之界殊乎抑抑拊民之道得耶古有蝗不入境虎爲渡河者此神明之事也化且及物又何有於人哉份以是樂爲公誦之使行遽不備

答藩伯蔣雲龍公

曩忝先公至誼得附通家遂獲時承教言竊荷契分而將艤小舟圖謁中道冀以聞匡濟之略且欲質玄奧之談非獨以敘別離而伸追送也會晤有期不敢他及

答定菴陳明府

昨我公之分符而專城也始於休寧繼於崇德份嘗謂休寧爲白嶽之主居黃山之幽巖谷在庭雲霞滿案且地大而居僻民樸而賦輕較崇德懸絕矣崇德僅大如斗而錢穀倍之又當孔道之衝冠蓋接踵民頗凋敝訟訐實繁而昨我公居之恬如也份幸得見而知其爲有道之士幾所謂達觀齊物者焉而兩縣皆誦其精白感其愷悌始之遺愛未歇而繼之新政方殷份蓋慊然服之欲致一辭而未敢達也茲乃過承加念遣使惠書兼有貽貺份既廢且老矣偃伏林巨況多疾疾固當世所

共擯人情所易遺也公方膺察舉疇召命將入備省闥奉對明光行且疹陟霄漢何有於泥塗而顧存之乎讀赤舄之言持衡握鉉之喻皆異世語非敢聞也豈獨不敢承哉然公之留意寂寞垂神物外有足多者份固不敢忘賜也雨水非常流潦爲變而民窮據奪洶洶方興遠近疾苦而公部治之境獨晏然豈被災之界殊乎抑抑拊民之道得耶古有蝗不入境虎爲渡河者此神明之事也化且及物又何有於人哉份以是樂爲公誦之使行遽不備

答藩伯蔣雲龍公

曩忝先公至誼得附通家遂獲時承教言竊荷契分而

份衰年荏苒多病伎尋僻處草萊偃伏巨壑幾與人世
隔矣我公方策名當代經營四方躬履顯榮茂著令聞
雲霄既近鼎軸在前而乃存注寂寞之濱軫念夙昔之
雅楚越遠曠山川阻修而千里匪遙一緘特致敘綢繆
之厚意申睽闊之積悰遠奉音徽若見顏色何公之追
古道而篤交情也份老矣蒲柳之質本自易零樗櫟之
材兼之已朽蓋清時之禮數既絕而空谷之履聲亦稀
惟自治藥囊日就枕席暇則鑿池植樹抱甕灌花誦相
鶴之遺經理種魚之舊業綏帶自適擊壤而遊時或暫
怡聲歌間作當其既倦夢寐頹然聊以自娛何足爲智
者道也而公乃望以秉樞屬之曳履臂之劒方惴轍而

欲濡以海波鳥既墜弦而復期以霄漢匪徒踰望祇自
不侔耳如公者才猷邁種志操絕人茲已敭歷方新柄
用未艾矣向嘗得侍先公見其撽然而談世故抵掌而
論古人皆以爲天下無雙海內寡二而年不副德位不
稱材然無媿於天而有待於後其所未畢者公獨起而
振之他日流澤寰區效勞社稷則先公當爲含笑而世
講亦竊有光矣暑氣方鬱時肺病頓增執筆無聊臨緘懷
悵不宣

答劉處士

昨承仙臺之什眞若鳳翔千仞鶴鳴九皐調叶宮商聲
諧金石適當朔風甚雨飛霰將集反覆展誦誠有白雪

之音焉歌於郢中千人將遊去矣而僕乃不量輒以奉
酬所謂珠玉在前甚覺我形穢也夫大雅不作西京寖
傳僕嘗嘆之久矣茲才雖不逮而竊有志焉用追末塵
欲與公共進此道尚冀明教使有折衷尤至幸也外不
腆之儀聊附見意迫劇不悉

答憲使裕齋張公

昨承賜問已嘗附聞矣份素在知厚之餘又居部治之
下其欲遣候亦非甚難顧公當開府之時而份值屏居
之日不宜輒以書札致溷門墻故悵惘遲馳而蹤迹疎
落蓋皆由於相體之意而非敢有自外之心計公高明
必能亮察而份循省恐負罪愆今乃謬承諸公同念賤

日惠之華劄申以佳章諸公皆篤於交情而我公尤敦
於古道喜榜中之舊游方集嘉林下之故老尙存遂介
衰齡有此盛擧眞由衷之愛出格之施也而仰誦雄詞
始知妙筆既比之於洛陽之社晉國之堂已非淺薄之
所敢擬又勗之以君奭之篇公旦之誥尤非藐末之所
敢承背若汗流面如有靦亦徒搖手閉目反身側躬而
已份質本儜弱性甚菲庸始侍先朝既負伐檀之媿茲
還故里又抱採薪之憂進不能効其勤勞以俾當世退
不能勉爲著述以貽後來其無所短長之効已見於此
矣而偃息丘原行歌田野讀屈子離騷之賦則戚焉以
悲佩莊生曠達之言則爽然自失惟飾巾待盡閉戶自

娛云耳而公責之以大臣之業古人之事雖復甚美無乃非其倫乎然公意本六經詞綜兩漢且其中義指甚深使人不覺斂衽而興擊節以嘆蓋爲國休戚弊世安危者秉樞握軸之職避俗浮沈與時隔絕者巖居穴處之常惟道有不同則志有或異而公之指非有拂義非有違也且份當巖穴屏棄之辰已無可望而公方樞軸任用之始將有所歸則其所以相期者乃其所以自許幸益努力以答明時古云事不必成之於身功不必出之於已倘相知如公等進列於廟堂卓有樹建則菲才如份輩退老於泉壑亦與寵光匪致爲諛實多攸籍也使者告旋客方腫過尤劇無緒草率不宣

答郡丞定菴陳公

份嘗以公才操兼絕而其中有古恫瘝之風不染世塵不涉俗套謂如公者若登庸要路趨侍承明則可以君子之心長者之道而挽回時局力追古人故份雖無舊交亦非私好而惓惓不已懇懇有加者實以此也昨乃忽閱邸報知有此遷令人駭愕初以爲妄已而信然乃知論人者之言與官人者之事在昔固有不同矣夫使才而必用則賈誼無長沙之行使忠而必伸則汲黯無淮陽之臥此古今之所嗟也然自漢以來列在三台重於九鼎赫然一時者豈可勝數哉而其名與草木同朽煙塵並消今不知其何在而汲賈者如斗星在天山嶽峙地千載猶有生氣百代誦之不衰較其所得何如者且二子者息於泽灌排於公孫生不逢時志遂終抑今則　聖明在上賢俊滿朝必有持天下之公秉當世之直者明左右之心事而表其治能將見璽書必爲褒勞　恩命必爲超拔矣份聞之仕路之升沈譬則江行之遲速若帆檣有阻則旬日趄趄倘風波可乘則千里瞬息故始或少滯既而大亨者多矣公之耿介豈希冀於將來而卒望於未獲哉顧此乃理之自然勢之必至者也故偶一道之高明當不以爲過矣份居左僻得報甚遲及聞之則知道駕既已渡江遽公還轅而份又當伏枕是以未能通候茲乃先承注存其感雖深媿實增甚也份家居於浙而先世之墓皆在吳江故頗爲受廛實屬部治其於至愛若有宿緣矣賤體稍痊尚當圖謁否則當於平望一送後車蓋平望相去匪遙病人或尚可强耳使旋甚迫率爾附謝未盡欲言尚當遣人更爲專布不宣

答郡伯陳淇竹公

僕曩時承乏中朝叨陪末議嘗以臺諫耳目之司不宜於南都分別同異蓋仕宦以近爲要不免爭趨耳目以近爲難不可隔絕今以南北而分差等則是滋隔絕之勢而益起爭趨之端非古人不遺遠之意矣僕雖未嘗當事而每劾其說如此識者或以爲是而其時遷郡者

似亦頗少焉今不知何故而公次第皆出僕閥邸報每爲感嘆者久之至如吾淇竹者才操卓然風裁迥著尤當出入禁闥輔弼政塗尙不宜使在周南而況外郡乎然區區所以言及者蓋爲國家大體銓曹用人之法耳若君子就職不擇於官賢者行志不繫於地則吾淇竹內有夙養外多達觀豈毫髮之介其意哉而況剖符專城政有所施一郡由其制命澤有所及萬姓屬其更生故漢皇以爲與我其此者良二千石而已誠名言也公卿之位非不甚尊而欲其事可自由恩可卽偏則莫有過於郡者誠使政成澤布上悅下歸在位則父母其民依依不捨轉擢則血食其土永永無窮亦丈夫之所難

逢而人情之所大慰者豈以他貴顯易之哉而況柄用實自茲始貴顯尤不可量者哉然則形迹浮沈之間世俗低昂之辨固不當復言于有道之前矣僕自擯棄且復病衰偃臥林園日遠霄漢性與懶益習地與拙益宜蓋不能復與時周旋而人亦不覺其棄置矣而公獨從繁劇之時不遠千里貽問湖濱其意氣甚勤其詞指甚切此非有古人之道者孰肯軫交游之舊而不忘於寂寞之區也哉眞有藏之肝腑而非徒託於語言也感公厚懷輒布鄙悃高明以爲何如會晤未涯悵望靡已

與大中丞東泉鄔公

份本鄉居復當病臥去城既遠過客復稀眞不知公之

被讒也間或稍稍有聞而份謂人心不古俗易妄傳以理度之決無有此故一切不信而小僕歸舍得奉教言則知果有此說矣份嘗謂持正之人必有所屃於時故讒慝而謗明珠投璧而遭按劍其在往古或亦有之然載慝則蹈其嫌投璧則有其迹言雖失實而情或有因也今以公登第且三十年歷官於一十轉頃自京兆始陟憲臺仕宦不可謂不遲而進取不可謂不拙矣及自塡撫以來則精白自持節省爲政內而鎭之以靜守無震動之虞外而肅之以威戢有必勝之策運閫數月之內疊奏三捷之勳兵費大省於往時而軍功迥異於歷載遂使浙人心服慰其

欸茲雖復往留都暫居閒局而曲直有辯是非益明則車不遑停席不暇煖便將膺璽書之簡召握鼎職之尊崇矣何必以菲薄之區區爲高賢之介介乎適聞啟行甚迫瞻戀彌殷悰悃雖虔僭簡牘無緒惟高明鑒察不宣

答大中丞胡玉吾公

曩嘗承公貽以華劄重以賜儀遠荷高懷感刻鄙悃頃雖遣僕專布謝私而衰病無聊序述無次每當俯省方抱歉忱茲小孫稱齡偶有忝竊而公從千里之外嘉奬獨殷惠貺申渥蓋公切一體之義念通家之私故其事雖微而喜則獨至所居雖遠而心則不忘此其愛厚有加而禮文靡已眞力追古道而篤於交情者矣且兒輩

不肖向嘗投謁於京邸接引甚懽歸則每誦於家庭鏤銘已久而今復有來賜焉是眞閭門之感奕世之光也但份攢廢之人既無以圖報稱而兒輩皆凡庸之質又無以備甄收不知能自効門墻少展尺寸與否恐孤期望眞負慚惶耳嚮者因遭災荒頗多攘奪份以歲之豐歉昔嘗有之而民之橫行時所創見蓋此風必不可長而此端必不可開也非加禁嚴無以卽遏倘政或稍緩扁舟鼓枻與公一見而眇若隔世矣生也有涯別也無盡二者交劇祇足攪余心耳昨遣人至門下知公戶外之履常滿堂中之剡不虛方應答靡暇勞甚也而復以姑息爲王道謂宜且寬或以擊伐爲霸功謂不當急而南都縉紳所聚眾論攸關南臺綱紀所司國法攸總注衰朽問死生卽此意何以堪之且僕聞行者以贐而來聞行者反餽公固甚厚而逆施焉卽僕愚然何以自故因乘便輒爲縱言欲以仗濟世之宏才收救時之急

解抑重懷感而已湖下仕宦方寥落而江左藩鎮獨得二公如公與印老固皆當世之望廟堂之所倚毗也行且登鼎鉉握樞軸運量天下爲吳興光在此舉矣僕雖病每飯未嘗不在豫章也願努力努力病來已廢書劄而因公興感輒復强裁困甚不多及

與公端屏麓范公

昨公初畢京闈卽馳入都下已而有事南宮遂侍經筵不遑給矣而又典武試得其文讀之皆力追古人博攬諸史百家浹洽貫穿而施之今事其辭正其氣昌於文字議論間凜然鋒穎有捍闢折衝武庫甲兵之意蓋前此所未有而海內所少見也憶昔

已未戊午間份亦在再典文事相去厪十數載與公同爲邑人而相繼爲此在茗雪足爲美談然份如疲驚見騏驥之奔逸絕塵不覺自失又如鷹鳩聞鸑鷟鵬之扶搖而上尤復自嗤職事偶同而文之美惡頓遠誠足爲慚語有言將來者難誣而天道後至者勝得公一洗前陋以貽後法豈非甚美而至願者哉份以是不嫌於自附而樂爲公言之也但經筵日講乃儒臣之本業學者所以得自盡於明時獨在此耳份幸忝清華躋禁近丁年侍從皓首罷歸曾不得一厠橫經奉明問每嘗念及眞足興懷今當 新主臨朝英明睿聖尊用宰輔與議政劇則慶慰益深固不待言而見也夫公以大雅君子言不出口身不勝衣而一旦當變故之興任折衝之事氣

之難逢五三之盛際也份皓首而不得與者幸于公一睹之矣夫布衣之士懷致君之忠救濟世之策而不能立天階之寸地望魏闕之末光如是者古今不知其幾矣而公從容祕密之中誦說細旃之上揖讓 明主之前沃淵衷培 聖德固他日輔相之兆而治平之基也湖自開郡以後非無賢才輩出而輔相未有其人山川所鍾靈氣所積當在今日可知也幸公勉之勉之

答兵憲笠洲王公

份自伏田野日就衰遲其於舊知若隔霄壤蹤迹瞬曠聲問乖疎非人之棄遺實份之自分也乃若公者知愛獨切意氣獨眞而未獲修一緘通積悃者豈自分之過而蹈自外之愆耶蓋公開省之地執法之司以爲不當涸擾閣人妄瀆記室耳而昨歲兒醇少進曾何足言公乃約之諸公有鄭重之施張大之舉既已抱媿而徇感矣茲又特勞信使遠涉窮鄉詞旨益勤意義彌厚中間推許過當屬望踰常尤非菲薄所敢承取承衰朽所能副者使份感益增媿益甚耳頃聞島夷復擾海波未寧浙中當兵革之餘瘡痍初起而驟然聞此皆不勝談虎之懼剝牀之憂而份本以杞人慮切桑梓若有不佳者焉而繼聞公密運謀謨振揚師旅旋已蕩平矣憂懼既不出口身不勝衣而一旦當變故之興任折衝之事氣

先諸將心雄萬夫遂能揑叵測之夷弭方張之患此韓昌黎所以奇柳鄂州也且異日者浙之倭寇其始豈遂然哉不過承平既久備禦咸弛賊小試而披靡遂大舉而無忌耳今遏其初入殛其將來正史所謂徙薪易所蹻則異日之寇有不可勝慮者矣份是以樂爲道之蓋非爲公爲吾浙也特以相去既遠所居復僻雖得之傳聞之說而未知勝算之詳每欲具書一爲細訊又以如前所云不敢瀆而止不知他日有便可更寄示否適迫歲除又當使促匆遽無緒冗劇不倫統惟照亮

答郡伯王越峰公

居處相懸會晤不易而況我公行事之地不當輒爲遣人以是遲候甚疎禮文多簡然邇來政聲方播宦履日新每得傳聞未嘗不爲欣慶公在臺端則秉直居郡中則稱仁方歷踐更卓有樹建則自此而大用又可知矣份漸迫衰齡又苦多病惟以暇日聊治荒園鑿池引泉種花灌樹誦樂志之論歌歸去之詞時或託於篇章寄以賦咏而無補當世莫追古人亦徒適其餘年怡此終老而已此皆不足爲道者而鄙喪所切則每有懷知已屬望舊交但得策名當塗樹勳昭代則內省菲薄雖已絕意於人間而外藉高賢猶得附名於海內私心在此切爲之下問公虛心見待出於至誠如此則必能加意

悯者乎然則瞻企之悰勞思之悃固不待言而見也茲承遣使惠以緘書至情藹然厚意可想彼此相隔官守有羈間之往時雖或借便其在今日偶乏再三留念委曲則既知感矣倘天假足下持憲浙中則於見期猶有可冀若卽他轉相去益遙縱欲奉聞亦恐無自矣然古之有道專在久要固有几席非親山川非遠者固不在于一時蹤迹之間也適當使行偶値客過草率裁謝敘次無倫惟覽而亮之不悉

答大中丞近岡吳公

昨因敝郡有非常水災而節鉞又在海上故特爲具啟遠叩明臺不知曾得投入否且水旱之災古所不免而近代亦嘗有之雖爲可憂而猶非大慮也獨攘奪之風乃變亂之漸爲地方所最關繫而爲幕府所最當先份忝肝膈舊知附骨肉至誼份不直告則他人未必盡言故傾瀝鄙衷兩聒清聽雖爲桑梓之誼欲圖保安而亦竭蘧蒢蓑之私少期報稱也但漢室方當治平而賈生乃爲涕泣是以人或輕其少年譏其過當一時共擯而千載慨之茲份老矣猶復爲此詩人有云知我者謂我何求份之所以汲汲不遑喋喋無已雖恃見知之素而實多隱憂之忱耳方未卜果能亮原正懷悰惕而忽勤遣使賜以華緘惓惓虛在局中而切

見原肯爲俯采可知也以是甚多感刻甚自慶幸但曉
僕之貶仰荷至愛之情下車未幾出格有惠固所特注
誠非泛施也顧份承先世之舊業有積俸之薄貲尙可
聊生不勞過念惟藉公經濟拊綏一隅賴公威名鎭定
千里則鄉人皆感大造而衰朽猶有餘光況今當擾攘
之時尤仗保全之力常以爲地方不幸而有此患實大
幸而得我公天意之所存民生之至慶也鄉邦得安門
戶無虞雖日受千金不足爲比而又敢勞他賜乎言出
衷誠無任懇切并望台照不宣

與少宗伯白野殷公

曩幸同榜卽知公有力追古人之志眇然離遠世俗之

心非不欲竊附景光仰同雅好而以南北乖異蹤迹暌
違晤合無繇嚮往徒切嘗擬乘便一爲自通而以公簡
靜之喪恬愉之性稽康嬾於裁報白傅斷於相聞恐徒
以累故人而非以爲知已將作復止遂遝因循然闕別
忩年竟乏尺素雖復馳企孰則知之是誠菲薄之罪也
及公昨莅浙中而份適在部下所當率先候問少慰曛
忘鄙人之固陋究作者之指歸啟我勝游示我諸咏金
石夾擊珠玉在前眞大雅之音登高之賦矣且白嶽一
依顧文衡品藻之司不宜溷瀆而田野栖遲之老每易
曠疎亦欲專俟轉還更圖追送而病多伏枕居每杜門
況在窮鄉莫知行傳遂不能少致鄙悃眞若自外於高
賢者靜言及此其謂之何我公世味澹然等於流水遠
懷寥廓逸於浮雲方其謝事閒居閉關長嘯豈復知朝

端之有榮祿世上之有升沈而赤紱屢加素心未遂蓋
一E一壑達人有鴻冥之思而爾公爾侯
駒之念此上下相成之美而古今希遘之期也昔安石
隱東山之上爲晉室而就徵子房還穀城之幽迫漢嗣
而强食是知好遁者有不能以獨往慕仙者亦不能以
自由數固有常而命不可强也公果以爲何如份以衰
質幸有癡兒雖無雲霄奮發之才而頗存鄉黨自好之
願其於有道久已心師今赴南都適符積慊因嘉其懇
欵似識所趨乃布其忱恂俾持以往倘得賜之謦咳佩
爲箴規誠其終身之模而非一時之幸也所居懸隔申
問實難遂以繁辭仰干淸聽其唐突叔夜而煩聒樂天
多矣然以義以情亦不容終已也高明照亮不宣

答憲僉憲理菴公

份自南還偃伏田野日迫衰遲而諸君方登攀雲霄益
以懸隔自以爲不復得相聞矣公獨遠存之千里遺人
投之書貺其意甚篤其義甚高非菲薄所可承也而又
忘鄙人之固陋究作者之指歸啟我勝游示我諸咏金
石夾擊珠玉在前眞大雅之音登高之賦矣且白嶽一
行遂得詩數十首大篇間出短什疊陳外有奇觀內無
乏趣讀之如高山可覩佳境宛然令人心馳故鄣之區
而神飛齊雲之上矣昔屈原放楚乃有離騷賈誼浮湘
遂賦鵩鳥大槩古之詞人墨客寓迹益遠則著作益傳

載在藝林至今誦法公獨何以異此乎公才華超軼志操卓然本宜立致要津嚮用當世而曩以無故橫見擠排茲既有年尤復留滯此有識所爲稱屈而故人所爲不平也然太史以虞卿之書窮而始著昌黎以柳子之文謫而益工意者天奪之於彼而伸之於此耶公已早辯無俟鄙人之言矣承諭份著述有所折衷何敢當是然少嘗妄不自量亦欲稍異末俗力追古人而賦性本庸稟質復弱文園之苦渴漳濱之沈痾雖無其才而病實加甚遂不能自副其志以竭其所知雖或時有應酬間爲掇拾而要之取具倉卒固非實有準繩尚未能窺昔人之藩籬何況登其堂奥者乎是以執筆興懶纂成

輒棄誠不欲賣其僞箒啜其遺羹以致達人之議也然從事既久積思頗深或能見其一斑論其大指亦略有可與知已言者而偶當客過接踵坐談滿堂況值暑中兼以衰疾遂遝困憊未竟鄙懷倘徼福於天得公移我漸憲臬俟按部之暇尚當傾囊囊之所有以備斧斤之所裁也惟照察不盡

答督學少松滕公

今國家設科以網羅天下之賢俊而命執事者服役其間此不過一日之偶逢而非有平生之相益者也而自來過嚴其禮份以爲世俗沿習之常耳故於相知諸公每欲一切闊略而相知者亮之亦或稍肯假借自謂情

所眞確而義所當然矣若公者固相知之尤切者也宜其見亮已深而昨至湖中執禮殊過毫髮不移公於其間固各有見特份鄙悃倍覺不安耳然份嘗讀史冊觀李憩奏凱裴度勞師李戎服而甚卑裴雖辭而不卻蓋將示蔡人以禮而存漢官之儀也今公將表率浙省之士而過禮卑望之人欲以反其漓薄之風惇其崇厚之誼公固得之矣而份則何以堪焉嫗甚嫗甚份昨自南還每遇縉紳及諸有識皆言公才猷迥出志操卓然鄙人雖衰未敢自棄每思一相請質以副所期而頃當晤談即復睽別雖以倥傯未獲從容然大指亦可略覩矣邇來同志之士闡明至教剖析微言令人聞之非不踴

躍而或考其實或省其私則動相背馳不啻矛盾昔在釋氏有嗔佛罵祖不從其法者有假佛藉祖曲行其僞者二者固各有罪而禪師以爲不從者一人之偏無損於佛行僞者欺及天下佛之大蠹也今則何以異此而適觀執事篤務實造不落言筌躬爲力行不求祿祿於斯學已有其本矣此其日臻廣大益究精微將得古人之宗探聖賢之奧主持斯道擔負綱常豈可量哉惟公益加意勉之而已承諭知使節東巡恐自彼當聞新命暫抵仙鄉則會合未涯悰忱莫吐乃敢乘便稍爲布聞倘有順風時得寄教尤至感也臨紙無任戀戀不宣

泌園集卷十三

明烏程董　份著

答學憲莊陽山公

昨公開府嘉禾也數駐憲節特爲過存而份亦時泛扁舟所有所造詩披襟宴笑促席晤談語惟論心言不及事其情甚洽其義甚眞可謂傾倒肺肝同於骨肉矣一自睽別而道里懸隔山川阻修每欲具咫尺之書布鬱積之悃而莫緐自致徒因循然而公之風神宛若可即公之意氣藹若可親雖千里相違未嘗不依依在左右也自公下車以來聲震豫章望重海內縉紳無不稱服而諸博士弟子尤甚焉蓋吳越相去頗遠風教所未及

嘉業堂校刊

而贛宮之士靑衿之徒凡言天下文宗必以公爲首領份聞之頗熟實甚奇之不知何以致此也蓋公德旣有本足爲楷模學復有源足以陶鑄而況待士有禮用法不偏于時例嚴切之中而獨存君子長厚之意志有卓立事無詭隨則其近而皆感遠而多頌夫豈偶然之故哉而份又豈以是爲諛哉份嘗以今天下所關治化所繫莫有先於督學者蓋百僚諸司雖有善政不過一事之美一時之澤耳若督學者則所以主持天下之教養成天下之才他日所以維掖國家擁衛社稷功施永久也茲者旣延日月恐太遲違乃先具緘略布積悃伏惟亮察焉公有經世之才抱匡時之志而持正太過秉直不回遂或忤於人而未諧於俗耳然高風旣邁重望益也幸高明察而亮焉

與少司空五臺陸公

昨承道駕枉駐敝廬旣不能以倒屣奉迎又不能以攝衣侍教雖高明闊略或賜亮原而份之不安甚矣份以衰年復遘奇疾冬間屢發每至頗危春季稍痊尙未全復迺來亦欲勉爲梳櫛强攝衣冠而暫一出門經旬伏枕蓋時痊時劇或起或疲誠足隱憂亦徒自笑耳以是屢思進謁輒復稽留然所以不敢遺人者以必圖躬造也茲者旣延日月恐太遲違乃先具緘略布積悃伏惟亮察焉公有經世之才抱匡時之志而持正太過秉直不回遂或忤於人而未諧於俗耳然高風旣邁重望益

隆吳越之山川固不足以淹廟堂之履扃而昨見德容益粹精采倍常天之生賢誠自不偶賢之用世亦必有期公決非林巨人也獨恨份之庸鄙公頗見知幸其暫得優游而不能數相親就上以質公妙理冀有發明下以攄份愚喪祈爲取正而乃偃臥牀蓐仰視屋梁眞足興嗟用爲浩嘆耳份之快歉者實復爲此而非徒以往來之迹而已也討公必能察之餘容相晤更盡不一一

與郡推郝衛陽公

昨自我公之粒吳中也吳中政體民情其大者無不由公定議其小者無不屬公專行而我公明決之才足以洞晰諸務精白之操足以表率羣僚凡吳中千里之閭

四郡之內無不服公風裁感公德澤者不獨蘇郡也而蘇則車轂所經傳客所駐其感尤甚其服尤深蓋伏轍而欲留攀轅而不能去者固將接於道周軼於境外矣而份緣有荒阡頗營薄業幸在部治甚荷愛私則感服固同而攀留均切也然公方趨承禁闥出入披垣黍鄰廟堂補清明之遺闕輔拂　宸極贊　神聖之光華蓋正色立　朝直言匡　國而巖廊增氣海宇蒙庥者固自是而始矣又豈區區願留者所可得哉份冬春之際伏枕至今雖幸小瘳尚未全復況蘇望冠蓋會集縉紳往來尤非積衰者所能堪初愈者所能任也以是闔

璽書之下則爲騰歡當使節之行尤爲馳戀而竟不能

恭黍後乘一望末塵內抱怏觖之懷外負疎遲之罪惟高明亮之而已

與郡伯張起潛公

曩者公在南都特承遣使惠以華緘申之雅貺既非公力追古道萬念交情豈肯越山川之阻修而慰林壑之寥寂哉每念高誼殊勒鄙悃願份以衰年復多積疢每常伏枕日惟杜門公昨轉遷失於不知竟闕通候其爲抱悵殊不可言惟公正色立於朝端重望著於海內謂當超躋雲霄之上進附日月之光而忽奉除書又復外補蓋公歷十八載而未離郡庭可謂久淹而拙宦矣昔汲黯有淮陽之臥賈傅有長沙之屈或以才名見謫或以直道不容史冊稱嗟藝林嘆惜今公才不讓賈而直與汲同乃膺臥治之遷起自謫所且廬陵又漢長沙地也何古今之適合而高賢之偶符耶然公遇昭明之時逢　神聖之主方當闢四門以褒直虛八座以抡才如公者眷注方將日隆而功業自伊始矣又豈汲賈之能並哉茲因便風敬致短啟少申悃幅用候啟居萬惟照察不悉

與中丞春宇賈公

貴榜號稱多賢中外推重今歷十有六載而晉臺九列崇履三臺皆有當世之望焉如公者內爲中朝棟梁外爲北門鎖鑰而雲中據三關之阨當九邊之衝密邇虜

巢形勢尤迫固廟堂所選擇　天子所以毗者而公才略足以濟時精忠足以報　主遂能使疆場無事方圖晏寧此眞一時之難逢四海之稱快者也份曩忝仕宦餘二十五年當是時也　世皇之英明馭將之威武而戎馬入塞聲鼓徹於畿甸烽火達於甘泉份嘗承乏直廬親侍宸　極所怵目而驚心者屢矣茲得我　皇在上獨運神聖制御華夷而元戎諸公皆大展謀猷輯綏邊境以致稱臣納款者接於道背盟犯順者絕於郊而大同昔爲戰場今爲安堵以是　淵喪篤眷與日俱隆與論同歸爲時稱首行將總握邊閫之鎭入統樞轄之司使萬里無塵八荒咸靖自此而勳庸益震名位不可

量矣然戎狄獸心夷謀叵測自古紀之故不恃其不來恃我能禦不喜其稱服喜我能防蓋積穀待饑枕戈待寇古之確論今之要言也乘茲閒暇之時而大振兵機則我爲有備當此和柔之日而丕宣將略則敵爲寒心彼既寒心則不敢輕動彼知有備則益堅其來降此不戰不服人先聲而奪魄者也我公所以制虜者想已用此故得帖然而份乃恃故交之情援迂儒之說不亦足哂乎然份頗多杞人之慮復承惠予之知慮切則中有可懷知深則言無所避是以効其愚悃發其狂談且我公當邊事孔棘之辰受閫外莫大之任他人方運籌而非以爲諛也居在鄰壤屢承過情每思一泛扁舟特

廢給操檄不遑公獨於軍旋之中而念衰廢之叟數千

里遣使跋涉遠來此古道也翰劄勤渠禮文優渥意皆出格詞皆由衷此厚誼也份感在肝膈而不能達言語冀少言故以薦芹之悾而備采葑之察聊見其非泛語冀少以答高懷耳不知公其亮之否也份老擯林巳公寵臨霄漢瞻企雖切會晤莫由徒有浩嘆倘藉大佑得尚苟延俟公功成或能勉爲歌章略圖紀載如周詩之美方朔韓碑之頌裴公雖知不文無足爲擬亦欲以迷盛世之事爲藝林之傳耳并此發公一噱不宣

與蕭伯賢春容公

向嘗以我公正色立朝端直聲振海內而一麾出守二郡爲勞此中頗自不平今觀寵命新頒轉遷越次則可以見國是素定輿論有歸斯亦天下之至公而目前之足快者也昔蕭望之以諫議爲左馮翊朔而宣帝諭之曰所用皆更治民以考功効君前爲平原日淺故復試之於三輔然則公始徙雲間而雲間亦今之輔郡也其與蕭生可謂先後一轍古今同符矣何兩賢大夫又爲前將令人嘆羨嘆羨然蕭自馮翊而轉御史大夫又爲前將軍斯二者皆漢之亞相也其名譽甚重人品復高儒林稱之學者誦述至今有耿光焉公往者既同則此後可以預卜況彼逢衰世而公事　聖王然則大用之期遠到之業當有過之矣份幸忝舊知復承至厚蓋欲相勉而非以爲諛也居在鄰壤屢承過情每思一泛扁舟特

過高閤執手而晤盡日爲懽方足以展其積思紓我心
曲而不圖伏枕經歲杜門雖切鄙喪竟成虛語因念彼
此相去僅越二舍而行止牽縶乖曠若茲自此而秦越
益遙朝野懸隔雖欲通一問候尙恐無由而況得承顏
色領教言乎以是念之頗抱於邑然鄙人旣已廢棄伏
在林巨而得公飛騰光贊宸扆則衰朽亦有寵藉爲固
不敢以離合爲異形迹爲拘也故稍自遣不知公謂何
如餘惟鑒原不能一一

答憲副呂鳳川公

份自客歲抱病經年杜門茲雖小瘳尙未全愈正以公
有喬松養氣之術彭老延生之方尙欲竭誠求一指授

而今得來諭乃復云然豈陶弘景白雲之思張留侯赤
松之念將欲遠避人世暫憩林泉耶然陶本隱士可以
自由而張居上公亦當知止今公旣嘗筮仕位分有關
非所能自由也雖已成名勳業未竟非遂當知止也份
竊以公受親之命致身於朝則當存報　主之心効勞
於國將遂畢力以究遠猷此固哲士之良圖而知己之
素望也若此喪稍存厭倦則涉世愈覺乖違願公卽爲
置之勿以萌念可也夫脫彼塵樊乃高賢之志而靡我
好爵實世俗之言份豈敢爲拂懷而固煩洗耳耶顧以
歉茲又再辱軫念遠爲貽書以公愛厚之私而自省疎
曠之甚感雖益切而漸寘倍之如何如何吾蒙岡策名
淸曹負屈旣久謫徙海郡敝歷復多吾以爲資望日隆

一體遭聞調攝甚切遡馳第無能卽造省臺敘此悰懷
極爲悵望極多快歉如何如何

答憲僉須成吾公

份田野衰憊人也雖竊伏下風久聞高誼而旣無綦謁
之便以望臺階又未能飾固陋之詞以通左右蓋屬在
部治而若自棄於高賢者久矣此宜得擯絕之罪而不
圖公乃眷然存之旣不遠數千里命從者爲之攜書又
不遠二百里遣使者爲之致敎奬借太過慰藉甚勤甚
非淺薄所敢承也份聞古之賢大夫其乘時而在上也
遡窮壑若有弗及古之賢士其處困而在下也仰當塗
若弗敢攀如份之病朽謝淺豈敢望賢士哉而公高朗

曠達則當世之賢大夫莫有先焉者矣以故鄙人仰之
而弗敢攀公遡之而若弗及有如此者豈份所敢承哉
抑益見公之爲高而使鄙人之深感耳偶在蘇郡方有
應酬之繁而僕輩東追謹爲具此但匆遽之際未能剸
裁而通候之初亦未敢多及也

與郡伯段蒙岡公

曩承存問殊感至情雖歷數年而懷念如一日也顧份
在田野且隔山川曾不能具答高誼每一思之卽抱悞
歉茲又再辱軫念遠爲貽書以公愛厚之私而自省疎
曠之甚感雖益切而漸寘倍之如何如何吾蒙岡策名
淸曹負屈旣久謫徙海郡敝歷復多吾以爲資望日隆

必有超擢今自倅而伯蹔亦足爲超矣而黔黎之地荒
服之邦殊非所以處高賢而置遷客也以是一聞邸報
甚爲悵然夫汲黯出守淮陽猶以爲遠況在今日其枉
可知份忝道義相知休戚一體眞不能無耿耿也然展
誦來書其氣甚平其意甚適可以觀所見之達所得之
深而他日遠大有不可量矣夫地無遐邇民無要荒苟
撫之失宜雖中原之區或多梗化若紱之有道卽徼外
之衆莫不歸仁昔泰伯之居荆蠻箕子之避遼海越在
百世稱爲大賢古今同揆何爲其不可也矧中原禮樂
雖繁而詐巧亦劇徼外風俗雖異而質樸猶存詐者其
心難孚樸者其化易洽公之氣平意適而不鄙夷其民

將有報政獨先爲天下最者矣柄用之基握樞之任不
自是而始耶份頃患痔毒痛楚異常偶因公之遠遷不
覺馳念乃偶多言若此而襮緒既惡殊甚繁蕪讀之貢
自媿耳何如何如

答憲副見嵩劉公

曩公在榜中又有先公舊治之雅編附通家是以其情
義有道之至情也藏之鄙衷至今感刻顧以山川懸隔
居處暌違雖欲相聞莫由自致每一念及殊抱悵懷昨
知使車借重敝省心獨私慶謂地旣稍近勢易相通而
當此暮年復多疢疾忽忽伏枕日常杜門遂以因循成
此簡闕而公又從千里遣使矣公當攬轡之初繁冗交
集而篤念故舊益復勤惓此非高義素深至情不已何
肯久而彌切遠而不忘乃若此耶使來投以華緘重之

生光則衰朽有餘慰矣豈以見不見爲介介哉偶感厚
私不覺繁縷惟高明察之

與藩參弘軒張公

向者公從數千里外遣使林臣存問衰朽此古人之高
義有道之至情也藏之鄙衷至今感刻顧以山川懸隔
居處暌違雖欲相聞莫由自致每一念及殊抱悵懷昨
知使車借重敝省心獨私慶謂地旣稍近勢易相通而
當此暮年復多疢疾忽忽伏枕日常杜門遂以因循成
此簡闕而公又從千里遣使矣公當攬轡之初繁冗交
集而篤念故舊益復勤惓此非高義素深至情不已何
肯久而彌切遠而不忘乃若此耶使來投以華緘重之

腆貺愛厚之意溢於簡箋欵曲之詞發於肝膈使份感刻益倍矢不敢諼而簡閱實多慚乃增甚耳如何曩以忠讜立朝端貞處世謂當日侍禁闥匡弼明時而履方者或與俗乖秉直者或與人忤此汲黯所以致忌而阮咸所以見麾也然份聞之鵬鵬之翼豈不能決雲冲霄而乃爲圖南者蓋養其風力也騏驥之足豈不能歷都過塊而暫爲少逸者蓋積其馳驟也今姑蔑之墟寶婺之地事簡民樸山深澗幽其在浙中最號薄僻可以遂公恬澹之性學問之懷時時彈琴嘯歌以適其意考經質史以究其心則所得有原而經濟有本他日出之廟堂施之海宇遠大之業恢恢其有餘矣份是以爲

公願之而有此說焉湖郡雖陋而份屏居田野頗有林泉效楊雄之草玄雖未必似誦仲長之樂志時以自怡公他日一奉遷書暫紓使轍過我園亭坐晤日夕尙當請公新得證此舊盟不知以爲何如也因公厚知不覺覼縷繁蕪不剪萬惟照原

與左伯近野蒙公

頃嘗具書相聞未久不敢多及矣但惟尊堂太夫人就養則誠賢者之至樂而通家之共慶也昔潘岳奉板輿之歡曹毋有東征之賦勒之紀冊載在藝林莫不著爲美談稱爲盛事傳於後世久而不衰然岳爲河陽令曹爲陳留長而已豈毋有懿德則子雖薄宦而見稱子有才名則毋以承顏而益著其在古昔已足爲嘆矣況公始歷內臺繼總憲臬外則將膺幕府之任坐鎭方隅入則將列廟堂之司夾輔 皇室此其功名所至豈陳留河陽所可彷彿其萬一哉則公之所樂與人之所慶固無俟多喻而知矣而份忝同心之交附一體之義鄙衷尤更切焉謹此再啟少致積忱別具家纖不敢從厚者體公之清德欲公之可受不敢爲虛文也并惟高明亮之

與少司成王荊石公

今 聖主咨賢儲闈懋學詞林之士方睎光赴景若列宿之拱北極卿雲之附神龍也公博雅爲世首稱行義爲人心服方將受當亾之隆眷膺政府之其推而力請留都自遠輦轂所謂人各有志而賢者所爲眾固不易識耶夫鵾鵬之暫息鳳凰之高翔觀者其何能攀而弋人又何所慕也掩翮以需時而刷羽以有待固在此耳本擬躬候少談鄙衷而賤體入春舊痾增劇醫不離側藥不絕爐形神益衰襟抱甚惡未獲時願徒有悵懷謹此遣兒聊爲代謁份之悃愊公固必能亮原也兒漸當壯歲而愈困迷塗公何以教之振之使不終墮落否公詹於雅故厚於通家豈待鄙言方爲留意特因其鼓篋之便不勝舐犢之私輒一及之耳使節既行雖不獲晤而南畿頗近尙可數通如或臨風不惜裁寄至祝至禱

不宣

與侍御次山王公

曩者特枉使駕俯臨敝廬使份得以接清光聆緒教何幸也奉別既久瞻遡實深顧臺端崇嚴莫由申候而丘壑偃伏無以自通計公必能亮也份幸以通家謬承高誼追惟尊翁才猷豁達膂力方剛份竊隨後塵厠在末行每以爲此固公輔之大器廟堂之偉人也而命不可知志竟弗遂然頃者令兄抗章於南省我公簪筆於西臺同爲當世之諫臣並負清朝之重望斯固一時盛事四海希聞者雖紀諶之賢機雲之秀名固相稱而位未必齊未有如今日者也昔賈氏種桂五子聯興王公

植槐二郎應兆然則天雖靳尊翁之遐壽而賀閥公等之禎符再世其昌九原含笑矣令兄尚未及見不敢瓠言如我公者寬大有容比於山海溫和而潤等於珪璋車轍所巡紀綱攸振弛並用威惠兼濟五桂之徵固已疊茂而三槐之卜當有獨隆矣匪佞匪佞適承明教誤托鄙言偶苦沈痾頗稽尊委茲已勉撰敬爲附呈併申謝私兼請示誨份既困臥使復促行草率無倫照原幸甚

與中丞近野蒙公

公以精白之志經濟之才上結　主知下隆士望今勳業益懋眷注彌崇將爲廟堂謀爲國家計之不暇矣而猶勤念故人篤注林壑越二千里外而兩遣信使重貽緘書自非切於交情力追古道何以有此夫場屋一時之遇耳今貴榜在浙諸公獨多加意者由我公倡其厚義而諸賢皆激其高風也份於平居每遡所自卽復懷感未嘗有忘茲份以犬馬之辰而小孫偶忝鹿鳴之會伏承高文大軸賁飾儀詞意慇懃意義腆懇今四方君子或不鄙遺其贈以篇章投以翰劄者亦嘗有之矣至其吐之肝膈發之性眞使人有味其言而可想見其旨者則未有如公者也蓋我公泓渟獨久知份獨深所謂情溢於中詞發於外非若世俗之酬應尋常之綴述而已者故其美自有不同也但華藻過盛獎借過隆出

之公者雖眞而省之我也則媿是以惶悚欲汗而退避莫逃耳會晤未涯惟珍攝是望

與郡伯海岡鄧公

昨過嚴陵則山峻水清塵埃屏絕誠天下之勝境也而閤我公志操卓然惠澤交浹實與龔山比崇江水同潔焉份固遙望而願見之矣及承使節枉顧敝舟語次道及則份曾撰桂林公遺事者固我公之尊高祖也昔在姬室召伯撫綏西周以佐開基之業而詩人甘棠之詠是與及其孫穆公事之聿理南海以成中興之功而詩人江漢之歌斯繼祖孫効力王室載之詩書垂之後世千載有耿光焉襲見徐司空道桂林公之遺愛而曹中

丞尤數數稱述之二公者皆世之所謂有道賢人者也
言當不誣且乃公去郡十餘年而民猶有遺愛其留鹿
之事足媲甘棠故份輒序次之惜尚未究其業而公今
以精白卓異遠承華宗他日當建功　皇朝追蹤江漢
可預占矣份於初見豈敢遽言特因二公之誦桂林公
甚詳其於鄙頗甚熟不覺見公而感動也且向來拙作
已越三十餘載怵然如夢人生若此安得不老且衰哉
因又發一嘆耳使旋草率附此容還時面罄不宣

答郡伯曹如川公

兩役場屋幸與吾如川相知頗若奇事而又與洵川同
有一日之雅尤似夙緣眞菲薄之幸也願吾如川筮仕

即在南都途路阻修聲問寥曠及份歸伏丘壑益遠雲
霄出處既殊蹤迹懸隔雖欲具候無緣自通以爲莫往
莫來將有詩人之嘆矣而不圖二公自遠念之寄以華
緘宛若聯璧雅情厚誼溢於書劄之間感寧不深顧增
媿耳昆季並發世之所希而二公同掇甲科同牧大郡
博平與鄴相去匪遙政聲固旦暮易及也而二公又皆
以志操相厲治迹相符海內同稱賢焉昔夏侯夔之與
兄亶同以恩惠及民馮野王之與弟立同以德化感下
故郡人歌頌有大馮小馮前兄後弟之謠其在於今豈
讓昔也故區區樂爲公誦之年既漸衰病復多困而以
彼此頗遠書問甚難遂迫使行率爾裁復忽忽不多及

與職方南離錢公

份病臥之人牀略具賢郎書中然份本少於老丈頃聞
老丈起居如健虎食如啖牛飲如吸海聲如扣鐘雖少
年自謂弗逮也而份病益困劣如太山之跋牂東郊之
瘦馬嘗讀少陵詩所咏東郊者一言一字若與寫眞反
覆誦之欷歔不能已而份之委頓尤更甚焉夫烏獲力
能扛鼎而懦夫不能折枝造父日御千里而未疾者不
移跬步人之相越固有若是者鄔使言折枝之事於烏
獲之前論跬步之難於造父之側不以爲大嘆則以爲
大笑矣然則老丈之強健如彼而份之困劣如此即復
極言且以爲虛語耳肯遂信乎不見老丈者僅隔數月

而衰日甚矣方恐恐然懼岌岌然不能自持而因賢郎
行自知其疎脫也乃勉具啟輒復附聞且將發老丈之
嘆且笑也適得吳釀因奉少許願恐不足當一口之吸
耳病不能再及

答侍御孫鶴峰公

陳使來承惠書甚感僕纍在詞林幸隨先公後有忘年
交而令兄次公又附同館契誼頗厚既而立峰與足下
相繼以場屋之故忝在舊知是僕於公家直若有宿緣
者昨立峰枉顧倣廬因而縱談殊以自慶然份菲薄當
此擯遺惟有偃臥林巨嘯歌田野築園鑿沼灌樹種花
聊以閉戶自娛飾巾待盡而已其於廟堂之上霄漢之

閭固聲問所不敢通夢寐所不敢及也而公乃從數千里之外當驅馳按部邊塞多允之時而軫念不已遠托存問是非篤古人之義切通家之情豈有乘此允劇而不遺衰遲者乎展誦華緘實多推服匪獨稱感也公之先世以忠孝建節正直持身行眞神明名滿宇宙而公承其家學佩其訓言其志操卓然無愧前列而才猷當更加焉今既進用幸益努力使人謂三世所積殆非偶然而碩大顯融則自公始豈不偉哉份老矣惟拭目以望不勝鄙悃耑耳使旋謝并布區區不具

與刺史馮源泉

每見相知備談清德而地里頗近向來未獲叅承殊自抱歉昨來擊檝偶至海濱則黎庶之頌稱士人之推服達於山谷浹於里閭而又承我公陟塗泥以過談出郊野以言別禮意周悉義氣有加夫其得於所聞也則明察之政循良之德其卓然如彼而其幸於相晤也則撝謙之恫不自滿足之情其欽然又如此於是而驗公之遠度殆不可量而公之大用靡俟於卜矣今世尚苛碎人喜紛更而古者安靜之風渾厚之體刻削已盡將有不知其所終者份雖偃伏林泉嘗以漆室之憂杞人之慮或謂爲過而亦每有合焉今當盛明之時不宜有此迂論然而私憂妄慮每復耿懷以爲安得古平中之士慴悌之人嚴而不苛寬而不漏者以表率其間樹之準則而明作者不免於激柔裕者或失於弛以是嘆人才之難慨治化之不易乃茲得見執事而又出於吾鄉故爲樂誦之不容目已惟高明察之不具

與符卿鏡宇沈公

昨公之抱微痾而歸也份以爲厭承明之廬而思幽栖之墅暫一休沐云耳而繼聞遂圖乞身有此決志竊謂汲直在漢可謂輕仕宦而重名節矣然猶告滿復請以至再三今公當强仕之時而遽有辭名之舉可謂古之所少而今之絕無者也唐人有紅顏棄軒冕之語藝林誦之至今以爲美談不意高賢茲復再見也然達士之守每違巖廊而 聖朝之求必先巨壑公雖欲棄軒冕

而且當卽致旌旄矣份方欲具問而冬春之交偶苦疫疾屢致瀕危雖切鄙懷未能卽達茲乃特勤翰教兼枉幣儀感公之愛益深而媿份之罪彌甚也孫成偶有忝竊何足爲言而公兩爲貽書倍辱存念一體之誼藹然見筆墨間矣然昨因壽齋公考校得覩賢郎而覿顧公坐談聞其昆季尤勝夫冰神玉骨麟趾鳳毛固足徵其奇而當預賀其盛者也成碌碌何足數哉忝以通家固樂爲公言之想不以爲浮辭也謹先令人申謝容俟賤體稍瘥卽當過謁更罄欲言不一

答水部陵繹泉公

向自別來每苦脾疾時止時作遂淹十旬雖公幹之沈

痾沈約之瘦削不是過也頃雖暫得小瘳又因文字宿
逋甚爲逼迫或在一二歲前皆有必不
容已者聊復黽勉以充應酬而昨來偶過友人傷於飲
食瀉痾兼作脾既益困神思愈羸是以久擬撰銘又阻
執筆幸稍寬一二日當卽對楮不敢更稽也性本不文
年又遲暮所當行歌田野坐嘯園亭爲逍遙之遊適偃
仰之樂而繆追作者强其不能筋力既疲蹊逕俱失譬
之東郊病馬立而欹側猶欲騰驤西鄰老嫗見者牀驚
尙思粉澤祇足增笑云耳然先翁後誼我公至情又有
不忍卻者待成此稿便當取平生筆硯焚之通儒一以
謝夙昔之咎愆一以解向來之業障爲相知拍手耳自

今日以後稍覺略平便當塞命不勞再遣使也果肯之
惠雖感然督責之嚴則益見於言外矣慚甚慚甚

答大行質巷孫公

公信義孚於鄉黨志操重於縉紳份雖衰朽未嘗不爲敬服而公誤以齒髮過加禮文豈菲薄之所敢當徒有抱媿昨聞行駕已迫而鄙人偶有他往率爾具書未能宣悰乃承特賜翰教推許過當謙挹過深令人增慚無以爲喻鄙人老矣病患日劇精力日羸古人有云騏驥壯時一日而馳千里及其憊也咫尺不能自前況以駑馬之資而加之既憊之歲即欲鞭策其又何能祇聞洛中之諭唯竦竦汗浹背耳今　天子睿聖廟堂清明方

羅俊賢以資化理如公才行兼茂德望聿興譬之越冀北之羣邁逴洼之種過都歷塊軼景超雲在此時矣份伏林丘倘徼寵於公未塡溝壑時攜短杖執杯酒望長安而西笑拱斗極而北瞻喜雲霄之有人慶田野之無事斯亦已足敢聞其他乎使旋甚促乘遽裁謝未罄所欲言

與郡丞龍澄源公

份忝在部治而苦以病衰不獲時候門牆數展款曲其於形迹可謂甚疎矣然而仰服鉅才馳邈明德則未嘗敢有忘者公有此眞意料所不期夢想所不及而份於稱屈之意不平之懷略載前啟中不敢更贅矣昔賈太傅當孝文求治之朝而有遷謫馮敬通際光武中興之會而有棄遺蓋才高則忌生德修而謗集其在古昔固亦有之豈特今日耶然論久則自定事久則自明松栢不與桃李爭春而卒爲明堂之材者以節幹素挺也珪璋不與碱砆競價而終爲清廟之寶者以體質本殊也往而有復者理之常然屈而必伸者道之自至又何足爲公介介哉如公清望豈久淹幾郡而滯在江表者哉此固人之所共期而公之所可自信者也本擬躬謁臺端奉送道左實由積悃非敢飾辭但因涼燠不調感冒頗劇遂爾伏枕不能詣門呻吟之餘倍增懊惱如何如何

與督學石洲林公

鄙人幸託契誼而頑兒復附門牆昔忝通家茲當臨部則雖亟圖候謁數布簡書猶未足以喻慇懃慰離闊也而偃伏田閭復迫衰病未能望見顏色又不敢輒相通聞斯於形迹亦甚疎矣而其忱悃則可亮也我公道德淵源得之東魯文章蘊籍本自西京而耿介之心不同流俗精白之志直追古人樹立卓然蓄養有素是以世知模楷士樂陶鎔藉指授者卽有法程經品題者遂爲超異上下稱服遠近宗依莫不慕其景光想其風采而頃者璽書特下寵命崇頒當塗謂爲出格之榮議者猶有過時之歎蓋滯留旣久望實彌隆朝之伫用方新而

人之屬望尤切固有如此者況份繆緣意氣夙忝交知者乎歲月唯亭福履當倍更祈順時納祐以慰鄙私至祝至祝

答勳部百泉皇甫公

公固藝苑先登明時作者而猥以同志復念通家繆承獎借之私屢荷慇懃之雅昨周始甲已枉瑤章頃及稀年更墳綺調何公之善言必再而厚誼無窮也古有一字踰於千金片言等於華袞者而況我公采百家之英粹爲一代之宗工稷下談天面諸生皆退郢人歌雪而千人益稀此其遇之不常得之當重明矣份固當百拜以謝什襲而藏不敢忘也但份質本薄弱病復侵尋賦

非長卿而素多渴疾才非公幹而數苦沈痾加之阮籍多疎稽康積孀昧無言不酬之義懷有德未報之忱時一思之即復抱悵今惟有感刻之甚而增媿赧之深耳大雅之詞非鑿俚可步不能自已聊復效焉茲以答章敬書便面尙容專遣更布欲言不悉

答侍御周乾明公

昨聞我公下車以寬大之德出精明之政不假聲色而事體肅然不露威嚴而風裁丕震每見按屬之吏部治之人莫不愛載惟殷而稱服尤甚生嘗竊歎謂數年以前時頗溷濁矣邇來振刷雖號清明然而世喜紛更士多立異以爲不刻深則不足以自表不猛厲則不足以

取名故或於耆歲之間而盡革其一方之故專以操切爲事搏擊爲能而訟訐益繁刑獄益眾是以人心日以薄民俗日以偷此誠有識者之私憂而非盛世之所宜有也每以爲世之所尙士習已成雖知其非或未易變必其道足以自信才足以自持卓然有定於中而毅然不奪於外始克能之而以今觀於我公則誠有得於是矣今公不假聲色不露威嚴車轍所巡誠若無事者然人視公綱紀若山岳之不可搖遵公憲條若雷霆之不敢犯蓋山岳惟靜則望之者益尊雷霆惟不輕發則仰之者益畏此勢之必至理之自然也然非眞得於道則不能以違俗而自安非充裕於才則不能以輔時而爲

治公既兼備他日所以相太平之世成雍熙之風使天下得見有道之作爲服眞才之運用者豈淺淺哉又豈但浙中之感而已哉鄙人既託相知豈敢徒以諛言相奉而此實政體所繫治道所關欲公知所見之稍同可以益謀而欲世知所言之近正可以共勉以是雖多煩瀆而不容已耳高明必能察之兩承貺儀殊感厚誼但份擯居於草莽之野得公造福於桑梓之邦雖絕不相聞猶足爲慶顧茲貽贈屢致勤惓銘刻雖深而愧悚實切此後倘蒙存念但得一爲寄聲則寵籍多矣不敢復勞賜惠以軫高懷也言實由衷萬惟照察不悉

再答侍御周乾明公

適承朝教謙挹殊過慰籍甚勤感切之私不可云喻但所委錄序其事鄭重有非淺薄所能當者竊念浙雖甚陋向來頗列鉅藩凡典文衡必極天下之選況公道有深造學有本原自宜發之筆端著爲楷式使士心有所感動人才有所奮與不獨一省之光實舉世所賴也縱以場屋事大百冗方殷按部政繁諸務尤劇一時或有未暇亦宜擇其望實授之高賢方足以仰稱至懷不舜尊命如份雖嘗慕作者之門戶窺古人之藩籬而稟質素羸未能專力賦性復拙未能成章其在少年已無可采今當既老而精氣益耗衰病益增筆硯遂踈撰述絶涯且反覆華緘則忻忭之情踴躍之意溢於楮劄發於忱悰幸附通家切在一體固有若此者其爲感刻當復何如但份適感風寒胸動痰疢當其猖蹶頗亦自危頃方小瘳乃能致此使行甚迫草率不倫統惟亮察

與藩伯九山張公

份老不聞道毫無所知獨其好德之心服善之意則有由於性生結於肝膈而不能自已者非徒以是爲納交也昨一見公獲聞至教所謂獨得之語不落言詮躬造之行是爲實德者也以是爽然自失躍然以興蓋自周旋再三而不覺魂神之遡馳恒恒之稱服矣方將與公登弁巖探龍洞俯東吳之勝槩望西楚之雄圖盡日而遊中宵而返冀以繹有道之緒論親高賢之下風使塵心觀而自消鄙裹悅以自解也前嘗訂約既承允俞矣

答憲使孫長山公

曩以一日之役得交四海之賢茲皆荐陟天衢樹勳中

而適當緘符遂爾違願茲既踰月復值陽辰離別已深節序忽改而大計將迫超陟惟新恐茲僻區不復能留使節是以仰懷益切而欲晤方難眞有依依不自勝者外家織數事聊展菲忱徒見機杼之微申綢繆之念耳知高明或能亮察也臨緘瞻戀不盡所欲言

與藩伯南臺魏公

份以鄙愚獲附交誼其相知獨早相與獨深每憶曩時追從歷歷在目而迄今已三十餘年矣縱令人生獲至百歲而光景已三之一焉則此後歲月其可把玩者復有幾哉且彼此兩地相去數千里向猶擬公宦遊或過吳越則份之衰老尚可冀一晤逢而今公又謝政歸矣

閩越睽違山川修隔即欲通問猶每甚難而況望清光思素愛欲一見得乎以是臨書甚爲感愴蓋肝膈之交骨肉之厚所居既遠復當暮齡則其因而興思至爲淒楚者非獨兒女之仁亦丈夫之所難免也吾南臺以爲何如南臺竭力畢誠奉職樹業昨者謦平賊難輯綏黎元人方稱其勳勞而反以遘誣詆既而積久公論漸明遂乃踐更多所敭歷謂外則填撫方域內則贊襄廟堂有從中爲之地者耶抑名忌太盛功忌太崇或道家之所禁者耶將騏驥暫息然後千里鵬鵬暫徙然後九萬行且伊邇矣而公輒抱高志曾不少忍須臾一旦掛冠而去不釋毫髮縈心者能若是乎玉所以養其全力收其全功蒼蒼者抑之日意固有在而非人之所能知耶然觀去國而馳驛者少矣況乞退而進階者則份仕宦數十年所未嘗見者

與太保傅鎭山朱公

昨得邸報知公有此不勝驚愕以公之才足以斡旋四海以公之德足以卓冠一時以公之度足以包括庶品而尙生嫉妒致此搆排豈公之任事太眞執法太過或有從中爲之地者耶抑名忌太盛功忌太崇或道家之所禁者耶將騏驥暫息然後千里鵬鵬暫徙然後九萬所以養其全力收其全功蒼蒼者抑之目前而成之他日意固有在而非人之所能知耶然觀去國而馳驛者少矣況乞退而進階者則份仕宦數十年所未嘗見者

也此廟堂之微意可以竊窺矣蓋因言而求去者大臣之高節因勢而暫釋者國家之優禮今　聖皇英睿政路清明故許公之歸以成其高節嘉公之志以顯其優禮而寘旨之保傅之地以寓他日輔弼之基所謂以行與事示之者固以昭如日星不待智者而後辨也謝傅豈淹於會稽而司馬能留於洛中哉份老矣謂公方在當塗而身伏窮壑卽欲會晤必已無繇而幸逢此還暫假其便雖爲世道興慨實爲知已騰歡謹遣僕人遠候津吏份當特泛小艇前迎從車冀以日夕追陪言笑浹治數十年暌別之悃一旦可以略酬公其許我否也所欲言者百未罄一統容面布并望照原

答中丞漸菴李公

昨過雲間偶與杜郡丞相晤彼於公起居之吉及交承之期知之頗詳因而備訊不勝喜躍故於海上已卽具啟遣僕上閽計先達覽矣茲方抵家復得教翰中間許與之過愛厚之深義切於衷情溢於楮至云容貌不類七十而裔嗣可望三槐古之君子愛其人則問其動靜與其後人固通家之至情一體之至義也而公兼之則份宜何如其爲感而何如其可忘也但份連歲沈痾舊冬稍瘥而元氣未復弱質彌衰聞不類七十之言既已自媿且兒尙淪落孫復稚庸雖不敢以廢弛而實不能振奮讀可望三槐之語愈益增慚份蓋不覺其汗之沾衣而顏之有靦也然公之情與事示之者固以昭如日星不待智者而後辨也謝傅豈淹於會稽而司馬能留於洛中哉份老矣謂公方在當塗而身伏窮壑卽欲會晤必已無繇而幸逢此還暫假其便雖爲世道興慨實爲知已騰歡謹遣僕人遠候津吏份當特泛小艇前迎從車冀以日夕追陪言笑浹治數十年暌別之悃一旦可以略酬公其許我否也所欲言者百未罄一統容面布并望照原

與左伯白野朱公

份曩拜下風切忝末契之日久矣而幸辱使車開省敝郡以鄙人伏在巨壑而公來自雲霄追廿載交游之情極數年周旋之義存注勤切禮義隆崇承教言則肝膈必吐荷愛厚則骨肉莫加蓋公有長者之風篤古人之道凡諸舊好無不過施雖久不忘雖賤不忽非有強致實自性生而至其待份尤爲出格眞所謂目前者公下少雙者也獨份之薄得兼在衰年言無取裁行無足華而公徒念宿昔倍加綢繆其待之爲不倫而處之爲過當耳然海內服其爲長者而稱其爲古人則固以此也自奉別之後瞻戀未嘗不切馳溯未嘗不深風神宛然意氣可想而道里懸絕山川阻修以家居之人欲致當塗之上其路甚隔其事本難在高明必當亮原而惘惘每多踧踖每向關中而遙歎望太華而興懷者不知

其幾矣茲者適當病困之中偶聞翰劄之至乃推枕蹶起捧函手誦不覺喜溢於中神爽於外乃呻吟暫罷展誦繼之則知春間遣官既嘗貽教而冬仲命使乃復重緘兩扎之中千言不啻而字字由肺腑念念出衷誠固非若世俗通問之書尋常溫寒之套也然則公之義爲長者而道並古人不虛哉不虛哉夫公於份既以志意相知則於形迹可略雖累年之暌曠固不爲疎而一歲之再勤則尤見厚是以感刻彌甚而稱服不遑耳顧份瘧患纏緜痰厥每作昔丙子而猶瘧及戊寅而瀕危當公之啟行正鄙人之憊極而又因荒塋之宿愴遂使賤恙然公具經略之才何施不可抱曠達之志何往不宜古今之樹大勳建茂業者豈必擇宜而仕擇地而居耶況體之增羸故台駕南來既不能出餞湖上及使旌西發尤不能遠送江濱當是時也視道範如在天覩淨生如隔世自以爲必不能復見矣而仰賴大佑乃得小瘳每省此衷頗爲甚幸方謂可以勉事修攝自策衰疲或能稍保形神苟延視息也而不圖遽來天氣頓異常時當嚴冬而忽若春温及俄頃而驟增寒冽則可爲凍指温則可以單衣而份不善變調多所感觸致以新疾復動宿病痰病既加喘咳交作蓋目不能交睫口不能絶呼日夜不寧寢食俱廢者再越旬矣顧份久有極思既耒及以具候茲當便使又不能以附聞則心益不安而病轉增劇矣乃力疾布此然對楮則神惛執筆則手戰蓋中虛而痰盛也雖復滿紙而竟未暢鄙懷讀之反增

媿悵耳倘有天緣得再延殘喘則尚可別圖轉寄更布

夙悰也

答謝衡沖侍御

昨公之典文衡也則藻鑑當而甄別明翕然稱服公之持憲體也則法紀行而風裁振確乎不撓蓋兩湖戡呼諸郡鼓舞莫不想韶車之至止冀使節之來臨而一聞除書始皆不信及得刻報益以增疑夫時方清明世方延攬固當用正直之士以輔朝廷進忠鯁之臣以近輦轂而今顧越素望置之外臺眞莫識所由不知其故也然公具經略之才何施不可抱曠達之志何往不宜古今之樹大勳建茂業者豈必擇宜而仕擇地而居耶況聖主之用人以權 皇家之磨世若礪或自內而出或自外而入譬之權之低昂不定而礪之精密相成也然則聖書且拭目而頒廟堂將仄席而待矣智者固知其可信而不必以疑者也份曩承厚誼曾附短柬方所斧鉞之按湖中當曳屩履而謁增下庶得以少伸積悃嚴冬而忽若春温及俄頃而驟增寒冽則可爲凍指温則可以單衣而份不善變調多所感觸致以新疾復兼領緒言而衰年無緣高明忽遘方歎山川之迥隔而思楮札之難通顧辱至情又貽腆貺可謂君子之愛無已而遠道之念益加矣其爲深感夫崟翕詞且小孫稱齡本無夙教而昨者謬膺甄錄茲復遂有叨踰蓋伯樂回眸則駑駘厠於千里卞和垂盼則砆等於連城一出大賢之門牆而幸入明時之羅網追其所自固有因

也而復同荷惠儀尤增銘刻份久病初起積憊未除草
率附陳繁蕪無次尙當別圖通候不宣

謝侍御肖乞于公

邇來殊闕通問方抱快歉而春間聞公家事尤令人感
歎者久之每覽史冊見酷吏諸傳未嘗不痛心酸鼻以
爲黎元遭慘善類被殘一時之憯怛極矣而亦豈盛世
所宜有哉蓋酷吏莫甚於漢武時人知武之窮黷兵戎
爲耗中國之民生而不知任用嚴酷爲耗漢家之元氣
今時當開泰運啟清明可謂盛矣而頃者人心喜於更
張士風尙於苛刻有司以此而立名譽按部以此而示
風裁吏既相蒙而民尤滋蔽遂至衆人爭爲一國若狂

私心甚憂之而不意貴縣縉紳尤罹其毒在公更甚焉
向所吁嗟于史冊者孰知親覩於高賢也然天有定否
命有通塞屈之極者或伸之機況當旁咨嚴穴之晨清
朝一旦下詔書召公復立柱下事固未可知也公又何
戚焉份所慮者竊謂 主聖臣賢當此極盛不宜有搏
擊若是耳而非匡壑之所敢言也份自閩之每欲遣人
趨候而春來多病大半伏枕遂爾稽遲乃承命使遠臨
惠極知感顧猶慚耳暑中病劇草率附謝掛一漏十臨緘
悵然

答侍御邵梅墩公

伏自使車行後懷高誼感厚德未嘗不切於衷而楚越

相違江山懸隔且臺端嚴肅無緣自通徒耿耿耳昨聞
公主江右貢舉盡瘁宿弊弘闡至公合內外簾並用硃
卷參其符會而獨斷之是以諸司秩然衆美咸萃江右
人士皆歎以前無比肩後無與繼可謂卓然超軼者矣
顧恨未得其文而讀之也及使至乃亟啟函始閱嘉錄
則以義理眞趣發之於宏辭以古昔高調準之於時格
是以質而不俚藻而不靡其識甚深其論甚正眞足以
冠絕天下表著藝林不但程式江右而已也份已擊節
再三稱歎不暇而載觀刻卷則諸士皆燦然而出蔚然
並興可謂游采珠之淵照皆明月入聚香之國動皆馨
風者也昔者公按東吳所梓之卷學士今猶稱之而適

來所梓則更加精矣蓋由采珠得人則淵無遺寶聚香
有主則國無遺馨非物之難求而采之聚之者之難遇
也然則公校士可謂獨備其盛矣但份衰朽之齡固陋
之質曩者旅進既無以裨益於廟堂茲當擯還又無以
樹立於鄉黨而徒偃臥匡壑忝竊歲時每一念之方切
愧悚而公乃貽之華劄重之雄文比喻非倫推許過當
至原吳越之本始敘劉宋之宗工而謂其可嗣前蹤追
芳轍若足爲桑梓慶者則份之媿疎益增而背汗且浹
矣然公有倒峽之才有凌雲之氣而文皆就事實披肝
膽固非若世之徒飾浮說騖空言者此其詞所以益高
義所以不可及也顧份實非其人耳且公向所按部之

地其於當路不貽尺幣祇發空械世所共知也今乃獨從三千里之外念田野擴廢之人記其賤生喜其窮息而張以巨軸重以賸像意義過隆情禮兼厚世之所追逐者公獨違之世之所忽遺者公獨急之故份不惟知感而且稱服焉固當勒之五內傳之後人永矢勿諼匪但今日也顧份素苦痰厥而適值嚴寒喘咳浹旬晝夜不息寢食俱廢形神甚疲雖有欲言百不布一耳恩遠潦倒統惟高明亮之尤幸

與學士余同麓公

昨當公之赴徵也官程有期而迂道枉顧留連浮上者既信宿矣而又念及亡人之墜不遠百里特遡青芝而弔祭復移日焉昔太公之齊宿於逆旅逆旅人曰客寢甚安非之國者也今公乃盤桓日夕不但安寢而已榮名在前而不急進輿軸駐步而特躊躇抑其故舊之義深故進取之意緩耶然公自筮仕以來屢疏請告數年家居澹然不自知綽然遠也古言趨利者於市趨名者於朝趨市者足不旋踵趨朝者車不濡軌膏車羅馬惟以待時而公獨逸巡乃其志固有素矣份感公高誼誠不敢忘而服公遠志尤足興歎然公一至則已再遷茲且晉三禮之曹躋八座之列矣蓋君子之于仕如不獲辭聖朝之求賢如不及用此上下之皆得而明世之難逢者也昔元愷之在虞室同屬疇咨及姬召之於周家

是稱夾輔今詞林無遐政府有需醫如登山徑者前後接踵攀雲霄者扶搖直上在此時矣公固有元愷之才而將聚斯召之望者也夫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月儲糒言其所期者遠而所備者豫也公昔之優游衆道俯仰觀時其備豫者久矣古之人將欲有爲於天下必先志治於廟堂將欲建立於朝端必先心信於海宇其行磊落其義中和故正而不睽周而不比所以得道之紀而合時之宜者也幸公直以身任之萬萬無讓份老矣賴公等在上並崇相業力致太平使得以擊壤而歌抱甕而灌不敢謂清朝之遺老亦得爲盛世之閒民生而無營死亦何恨此眞積悃故樂爲公誦焉然居一

丘處一壑幸而無過者其事易贊萬機撫萬姓必欲盡道者其實難份以難望公而自處以易其分然也公則何以慰之別將閱歲莫寄我思茲乘便風聊復布此但胸中覼縷而臨楮茫然其言無從意不可了亦徒依依悵悵而已惟照亮不宣

寄大宗伯泗橋陶公書

份忝居桑梓之鄉幸有岑丈芝蘭之義亦嘗得侍台範領緒言荷謬知而附末契矣然份擯居巨壑而公晉陟雲霄出處既殊蹤迹懸隔遂以踈遠積成曠違然景企之私未嘗不切而高明之鑒或當見原也浙中號爲仕國而頃來頗少要津如公者綽白之德海內所推正直

之風朝端所倚今雖尊居八座統率羣僚而猶滯在周
南置之閒局其於天下之屬願識者之頃心尙未盡協
焉然新皇英睿時政淸明公暫屈鳳凰之臺高持羽
儀之望而九苞爲國瑞五象表聖徵他日來虞舜之庭
巢軒轅之閣光昭盛世顯弼王猷固可伫而俟矣以公
位表鳳臺德合鳳賢故輒爲公誦焉相通之初未敢多
及尙容嗣布不宣

答寅所方明府

昨承使駕枉顧荒園適當諸賢一時駐節屏輜車而行
樹下卻從吏以飲花間嘯傲楊柳之亭飛觴醉月逍遙
芙蓉之沼輕扇搖風形體頓忘肝膈傾吐昔孔融座上

之客類多名流阮籍林中之游本皆高士其于今日足
追古人不意衰年偶逢盛會而是夕承愛尤篤發興尤
豪份感之獨深服之益甚自非忘鄙人之滾倒念交誼
之勤惓豈肯委曲歡娛留連宴賞一至於是耶銘饌盛
德方切下忱而辱賜華緘更申至意仰懷我公之存注
俯省賤于之闊踈秖增慚耳修建水橋本同鄉之利涉
而闔郡之歡呼也今得示以墨刻則知我公法行於鉅
商而罰必得罪惠周於湖境而工不踰時民忘其勞事
得其體于此一舉而備見之矣展誦三四喜躍不勝但
又覩及小孫趣之赴試錫登科之錄取兆既深兼濟川
之文寓意尤遠甚非稗子所能當也此孫譬之篇馬而

我公識之童駒倘獲備於長驅總皆由於一顧固終身
之圖報而三世之不敢忘者也使旋并謝統惟照原

與郡伯懋軒王公

昨我公之在雲間也感頌之者固多矣而頃觀嘉禾則
自縉紳韋縫大家鉅室以至田野之叟貧窶之人無不
欣慶其來歎息其去者蓋公以精白之操明達之才而
賦性甚眞秉心甚恕寬嚴並用張弛不偏是以民皆服
其神明而信其愷悌感之尤甚頌之尤深也份與雲間
遠踰三舍故傳聞猶未盡覩記猶未詳今僅隔步武如
切依帶是以親覿而樂道之誠恐詞不能罄而非敢爲
諛也夫我公譽問彰著而宦路滯淹良足興慨然觀漢

循良諸吏如黃霸始爲揚州繼爲潁川者八年則并揚
州計之其歲月之久可知也而何武亦歷揚州改兗州
改沛郡凡三爲二千石則其久亦可知也然二公前後
皆卽進九卿宰相封侯爲名臣首蓋才久則愈練政久
則愈精望久則愈重是以始在郡國遷轉若遲後登廟
堂柄用反速份昨而誦所謂九日守三灘一日過九灘
者乃川江之舊諺使駕所屢經者也今以何黃二公觀
之益信公有道豈復計遲速於其間但論其理之必然
者如此耳份老矣倘徼如天之福得使衰質尙存當拭
目以觀公之功名與何黃媲美亦當以鄙言合符也悤
遽奉達布陳未暢遂復具此聊展積忱萬惟照察

贈侍御巽齋陳君考績序

明烏程董份善

昔秦漢置殿中侍御史典蘭臺祕書糾繩百官而漢復使衣繡持斧行天下風俗督察部刺史以下專擊斷不請以便宜從事稱直指使者　明興采秦漢制分御史諸道如天下省數總核所陳奏雜聽論識而歲按諸省比直指使事上及　乘輿下至大臣諸朝政得失唯給事中御史職專得言今內外庶司皆各有所分事多拘牽上下即尊官得自率屬耳不若給事中御史乃悉察百司而給事中直署參駁居中不治民唯御史入則領

嘉業堂校刊

奏論報出則問民所便苦一切興革大者驛聞小者條布察吏而舉罷之嘆如春噓威如風行意有所屬旦夕下究其事易以及民未有若御史者予嘗以天下欲治諸省按部誠得其人即吏莫不精白承德民震動趨化不須時而治達矣予所識侍御諸君數從其賢者游未嘗不私慕其有可爲之地功業易立而巽齋陳君與予游尤善往年予請告家居家故近吳而巽齋君適按東吳諸郡予所見吳父老皆相顧稱服歎其威名會予北上道吳所治郡益多如父老言初諸郡緒轂湖海勢最雄贍富者至跨州傾囷積著并兼蹄財役貧易相尊擅又多貴勢之家根株雜動搖而郡大者財賦兼藩省縣

大者至比數郡官府治文書理錢穀日不遑及而文無藩臬諸使臨轄其上民有欲告者不得直于縣至郡止矣郡縣既大且叢委民相懸不易求直則按部者懸絕又可知矣是以民益困而豪者得以爲俠郡縣吏至相連汙而胥吏又舞文巧弄甚動轉玳爲姦故最號難治而巽齋君獨成威名予往往見道上策老攜弱得除枉雪憤還產釋負人吐氣稱神明相煦鼓舞而豪家屏息遠迹人人戒不敢犯法即犯者無有得脫而郡縣吏皆振惕灑濯日夜與民更始務得其平其撟虔不悛爲大姦利而多游譽者首論去之胥吏之發罪棄業者不可勝數予乃歎人謂御史震撼山嶽者至如巽齋君近之矣然予與遇于吳中故事按吳者郡縣務爲尊嚴以相侈大與按諸省殊絕而君屏徒從先馳不遠人不前辟其出甚簡也省闥吏罷呼傳許人得自見見不休恐其所居甚易也供帳不備治具不飾與客飯如儒生氣夷色和言悛悛長者宜其無所自異矣而外所建立人崇憚之如此故君前後所案治者皆必曰君於人非過此法宜爾也其所持法必曰君于情非過此事宜爾也及子至京師而縉紳大夫稱君者如予所聞於東吳今年某月君亦事畢按部事得代還京師以三載之績報於朝矣臺中諸君皆欲予言君所蒼績狀君立朝無何即簡按吳郡子所親見其績如此竊嘗以郡縣者天下

治忽之本而吏益偷氓民益難理雖欲興化其路何
繇法度一弛即紀綱將廢此天下之隱憂大患而人不
之察者故按部之使尤末世之所甚急而予因樂道君
之事云君篤學苦操勑躬勵行卓然有古人之節嘗稱
古之直道正色匡弼人主補救闕遺先其要者則其次
以緒而舉此其志大矣則立朝未幾諸所奏劾皆務爲
慷慨動引繩墨如射之相機命中而發輒報下如響其
言固有當歟口口且以君之志益竭誠以輔翼上德廣
從諫之美正治化之原特達受之比古君臣之遇則其
績所較著又豈可勝言哉

送光祿少卿江子謫長沙別駕序

天下治平法易弛而滋蠹人見謂無事成相與習之苟
順其然其究也如土潰隄潰而不可止憤發而更張之
羣號而怨集如撲薑反噬并及其身謂之發難首禍當
其始也受譴于上則朝有矜之者矣見黜于朝則士有
原之者矣夫不得于位而其志猶有以自明彼所以茹
荼而甘也及其既久下者利于容垢高者趨于宜時借
文以自營固莫以解免緣轍走圜與世無害則賢矣一
切務因循以爲長厚善顧忌以爲練達曰是道當然耳
慷慨奮激者不以爲揚已則以爲好訐受譴黜于前者
隨而議其後雖賢者亦以爲過是爲國增是矣且其屈
抑于外而是非之論無以酬其中非有特立不回者其

俱論宦豎而罷提督不設歲所省又不啻萬計政乃一
歸光祿卿貳而靡牽制矣江子雖謫而其事有益于
國章章大者如此是其去就甚偉也 上雖薄謫之而
改革其政著在令甲傳于百世是其聽言甚速也在江
子亦不爲不得矣而世知者惜其去不知者議其去非
過論者與予觀古之君子奬佐直之士慕奮不顧身之
義非必人皆得也然而其論定矣古之仕者畢忠效直
志不旋踵非必事皆當也然而其氣振矣故世不患法
之易弛而患士氣之不振不患士氣之不振而患士論
之不明士論不明而習俗遂成矣予故感而著之使闕
世道者采焉不獨爲江子而已也江子宏才博識銳意

當世之故喜經略知大體嘗爲職方列天下阨塞形便繫以備禦得失驗其行事較然具載其書至今有述焉當強虜犯境鷹將擁兵人咸謂不涉江子獨身任之所以折衝于外而維匡子內坐弭大變者皆悉中其機蓋親嘗險艱者屢矣其爲人篤于知舊與人交調護之常謹兢兢修飭如不遑其雅素甚敦厚也至其遇事不避若自喜者蓋其所爲者大云江子行矣且將復召予聞孔子所稱斷金言其性不可易也詩人所歌匪石言其心不可轉也夫叢輕移鉄積而衡失其勢所趨也單紈縈幹久而疑鋸其漸所致也江子召具大用其恩孔子詩人之義無爲積久所移予之所重感於世者且大快

于君也其又何言因以此爲別

贈太僕介卿確菴曾公序

昔孔子嘗思見君子而當時及門之士七十子之徒皆以學識才辨號稱賢者顧無以澹其思豈其時顏淵既往而所謂君子必道德醇粹如淵者而後足以當之與蓋淵嘗欲爲邦孔子以四代帝王之制授之而後世言可爲王者之佐必以淵爲首豈用世者必君子而後能之與至漢而道分裂德益衰欲見君子尤難而董仲舒黃叔度則自漢而稱爲王佐之才顏淵之亞而舉世以爲不可及者也乃吾子今而見確菴公焉確菴公明經篤學孳孳如也即其志雖如二子終弗用不顧矣獨賴

非法不言非義不履如引繩設矩不失尺寸而其處人和持已虛內無藩籬外無轍迹窺之不得其問浩乎無涯故皆以叔度再生仲舒復出信乎大雅金玉君子者已而或言仲舒叔度隱而未仕仕而未竟皆未有所建樹而確菴公方將致身當塗流澤海內擬之恐非其倫嗟乎士乘時則爲龍蛇否則爲蠖屈二子之事固有可言者當漢武之世上好文法則張湯趙禹以刑名進上好武功則衛青霍去病以征伐進上好與利則桑弘羊孔僅以計算進上好從臾則公孫弘以曲學進上好夸大則司馬相如兒寬以封禪進此皆世所謂達人傑士身寵名尊爲世希覯而仲舒獨下帷發憤潛心大業貴

今天子睿聖察俊彦究名實自外藩召公列九卿膺委任其超異乃如此故不遇則爲二子遇則爲公而其道有獨深德有獨至卓然爲君子而稱王佐者固有在也吾嘗觀舜舉元愷在唐虞爲名相至今莫敢望之而每考典籍則謀謨未有聞功業無所指此其專以道德默贊聖主渾乎無可見者其亦深遠矣斯固王佐之準也確菴公參知浙藩未及莍而部治頌其政諸屬服其教道德之移風速而感人切往往若是他日以佐 主上其所建樹可勝道哉郡倅王子孫子諸屬之尤感公者也因徵吾言而致願焉

贈地官樵野崔君自廣德量遷序

余嘗讀史見漢所稱吏治惟曰悃愊籠疑焉夫治民之道亦多矣將其術之不足而專務樸茂者耶抑撟虔者之不可信而誠壹之足任耶然史言漢興破觚斲雕而宣帝尤號綜核宜吏之不可欺也而王成詔書所最褒寵以爲異等者而黃霸治功尤爲漢家第一然成以虛僞增加霸欲上計長吏爲夸詐向非敞言則鷇雀之祇又上矣成不足道獨惜霸之賢爲此而當武皇時仲舒之醇儒汲黯之直節皆斥在郡國遂見棄遺則是悃愊者未必知任用者未必實吾見吏之難爲也豈時至末世如裘貴表加禓貴華反而蒙之者見譏襲而文之者加美卽質有內非少加外飾不足見稱而習俗既成風

聲所嚮賢者亦自不免如是則士之專務其實者又將何所賴哉然古之君子在下位不閔人不知不慍無所賴而爲善者是遵何義哉嗟乎此則進于道矣匪直悃愊而已也子友樵野崔子嶺海才士博洽典籍而好深湛喜含蓄退若無能者其辨是非別當否皦如白黑而及居眾中悛悛不出口志修飭凜然自持而恥名章惡衒鬻歷官政績卓軼而收斂藏匿不示人以所長若崔子者眞所謂悃愊者耶蓋崔子不求人知人亦無由知之者始爲戶部嘗使楚督道諸督道使者日夜簿責務課盈以進而崔子獨緩徵科罷鞭撻當事者既以不及數譙讓之矣而崔子性簡公事辦則屛騶御輟從吏雖蒲梟不與多接諸公皆以崔子倨及待郡縣尤秉禮執法一切交際謝不受卽供儀亦輒辭去之郡縣以爲見絕尤恨會其所遺官註誤乃遂蓑菲坐崔子竟謫崔子不自明也崔子筮仕十四年謫遷又踰數年凡三轉而授廣德廣德地僻初號饒富民亦頗淳已而稍稍凋敝多訟爭最稱難治夫俗敝則益爭訟興則愈敝二者相循而崔以靜治爭以儉治敝始而漸定繼而相安而崔子不自言也又再踰年乃轉寧郡識者自其進取之迹可想見其爲人而崔子不以爲滯也異日者苞苴方馳請託咸薦擧援者必獲結納者並登以是人皆爲利厚而崔子寡營鮮欲意泊如也及今則庸瑣者回轅奮厲

者驟擢士或深文以采譽詭節以沽聲相與爲名高而
崔子履故步循舊轍默如也夫不以時濁而廢修不以
世尚而增矯斯則所謂進于道者非耶崔子不求人知
不逢上意而所至處其僚如昆季撫其下如子當其行
則昆季如失手足子如失所怙恃往往感而思之茲廣
德之民尤有甚者而州貳朱君爲余同鄉特造余廬而
言崔子指教維披其義獨深因乞余文以爲別而余素
知崔子因以進道期之夫道而窮也崔子勉焉時方有
道必能知崔子而大用之矣

送贈禹城三尹近溪徐君馬政獎厲序

予讀周禮至掌馬之政其言諸圉校趨巫之事至及其

細微其閑牧之職亦略具矣夫其治之詳而養之備也
古者盛世乂安猶兢兢所以政蕃馬厲士何必非常抑
亦先事制馭之道也　明興定都幽冀北控朔漠外際
四荒偃革效順然天下畜牧往往綦置內充京師外輸
邊徼間者匈奴內寇塞絕荒服　天子憮然振驚迺詔
羣臣有所以議之者諸言拒守之道雖言人人殊大略
飭士馬之備慎固厄塞而已古者掌兵之官謂之司馬
匈奴多馬故言戎馬然則馬之繫蓋急也昔周道既闕
而考王能使非子主馬于涇渭之間績伯緊之後馬遂
蕃息周史記之魯衛小國其在春秋微甚然文有桑田
之盛僖有坰野之牧詩人歌之予竊以爲幸當盛時

明天子在上遇變憂惕諮言邊事者無以復加誠得羣
臣實奉德意膺士致命儲餉足食監牧蕃養各舉其政
士馬充實斯豈憂匈奴哉始徐君爲丞其職主馬予嘗
稍稍與言於此或謂徐以爲丞上制下輔職守有限予
何言之深也嗟夫授事不遺下望治不擇官園人圃師
周之王官也丞予何敢易哉子聞之自上操下謂之責
自下風上謂之風言之于此感之于彼子將以有感也
非以爲責也世日以益下有司習於承平取報期會掌
馬之政益怠吏或擠虔縱弛百姓抏弊以巧避法馬取
具數雖更制改作上官振厲而下無別駕丞以承之孰
能親細擾微習知其情哉徐君乃在山東禹城山東古

齊魯之地衛亦魯之支國徐之先又出于伯緊徐君試
嘗論汧渭之迹望魯坰之野衛廊之墟而有感者乎牧
養孳息何必上世官雖有尊庳要其職等耳已而御史
黎君太僕祝君咸以馬政輒相與異徐丞予問之禹城
人禹城人皆言徐丞長者能因民爲政不多譙讓約束
簡易居官廉不煩百姓百姓得專養馬馬以時致也丞
固不獨善馬間迺署賦則自某君嘗獎之矣嗟乎
徐丞職有分限自丞而上者皆精白一心畢力輔治任
能以舉其官斯國家豈有憂哉故予蓄其大都而因感
于徐君言

送尊師蜀山游先生任高郵別駕序

古稱揚州大江五湖之閒多負海之利蓋江淮一都會也揚州爲縣七其州三而高郵之州最稱沃野有沮澤之饒通魚鹽之利事本業好稼穡飯稻食魚穀米漏于上都不出境而賈四方之貨方舟而集輻輳而至故高郵于揚較其地不過什一而富居其五其民畏法事上易于爲善蓋富贍之餘也予嘗泝江浮淮慨然問謠俗大略甚樂其人民凡爲吏于茲土者其州守視郡刺史等其出入擁從平居令行其人惟恐不當于上也銓衡吏持其地亦輒高其等未嘗不比方于遠郡云而爲吏者之得茲土亦其中有甘心焉斯豈必其私有所幾慕哉地饒而民足撫循不勞而治易施也今爲判于高郵

者吾師蜀山先生也昔小子蓋學易于先生先生以易學教授湖之弟子彬彬起于縉紳者十數輩矣而先生顧未第其經以不第故益習凡湖之言易學者必曰先生先生云初諸生弗第者必限格累年始得貢士先生獨未年會　今上勑有司議天下貢士以職業所敘用也而待年積衰非所以稱賢能之義其著功令更選天下諸生以充貢例有司試最與甲乙同次而先生首在選中衆皆喜先生能不廢其業以應　天子之盛典先生顧益遊太學太學之人輒尊事先生如湖時而先生又益弗第今年乃始得判于是州夫先生始貢　明天子所著典弗得與常選也亦奚至判哉信乎士有拔與之難而屈抑之易也子觀先生之言曰夫士業以秉身而効用矣今上逢明時下得守職子且庶息之患奚暇論崇卑之際乎予聞高郵既已饒足而治易施也而于職主焉若不敢與知其民人惟日贊長吏惠養其衆教民芻牧廛廛無自黠而已董份曰高郵銓衡吏所高其等者也安知其無意哉而先生又有以自稱如是賢矣夫賢矣夫子小子昔從先生于茗謦之間見其于賢否汚隆之際未嘗不再三也小子聞之明珠夜光者疑之媒也高壤沃土者謦之階也傳曰絶嫌去疑士宦者始未嘗不自持而末陵夷也先生其言如是斯其志豈可量哉夫百里奚卜大夫皆奮迹羊豕之閒自致功名之際彼其有以施之于政也況其志古之道卓然有賢士之心哉且夫因能就任庶官之業也精白承德扶義俶儻不令失時君子之務也先生茲行其砥行自持功名不可勝道矣

贈南虛匡先生擢四川理問序

南虛匡先生者予婦家丈人行也始予爲諸生婚姻時蓋先生已授荆衡經歷久矣先生世居桐鄉桐鄉人皆稱白馬匡氏匡既著姓而先生益務爲奇節慷慨好修行矜飭正色持論容貌甚偉人愈益稱先生每稠衆會聚一坐皆目而先生鼓髯談笑常盡傾一坐人人皆言匡先生才貌而屈抑小官固不當復言相人者當是時

予私獨奇先生會先生久宦游爲荆衡改靖州又改三河凡三徙衡蓋二十年于茲而予舉進士京師先生兩以補職待次留京師者踰年時予兒女一數輩皆任拜起趨走牀下予因起爲壽言曩日事而先生亦起大笑今年先生得以常牒拜官蜀藩人復言先生積日勞久會遷而復遠道授官非其好也然先生昔奉上官檄嘗泝湘澤並大江浮海上衡華遵桂林入岷峨諸山數往來京師計其道里所跋踰數萬矣既嘗習道遠勤苦服官然微察其意如平生懽未嘗稱勞瘁有厭抑年五十餘尚膂力善飯髮盡純黑皆如少年此豈必其稟與人殊哉亦其所以養之者有道也初先生居官性刻廉喜

操切不肯假借所至衡皆盡核其軍士持諸武臣奉上官檄至他諸郡縣皆一切論法號爲見忌當 顯陵之役數盡策用事者報可因以事忤中貴人中貴人欲中以危法卒不爲動名聞荆楚間諸他事皆立辦稱上官旨然至不可皆力爭專直節不阿以是數困然二十年間不變也此豈以遠近爲意者哉史董氏曰自古至治之極百職咸序大小陳力功多者上能高者用故敘賢勞而略等級人得以自奮矣自設科官士其來已久有司分別其原疏用殊路論敘一定卽終身不易雖欲卓絶其道無繇故官拘者業限位卑者勞微此由範繩而趨足非加頓其勢掩也以巨先生之砥行奉職經營二十年間使由甲第高等身近日月之上則其功名所樹立豈可勝道哉然吾聞建徳者易爲力趨培者難爲功所處之地殊也以巨先生所處僅不遇 明時善書及下洞察微隱亦何以表見如今日耶夫芝蘭不以幽闇而不芳君子不以不知而毀行巨先生周旋武臣間既有以自振矣而他日且爲理問理問者日事名公大人宣述徳意決疑審獄此播芬於道而顯知于時者也茲其所自樹立當何如耶巨先生既服官不厭抑刻廉持法予知其有以處此矣蓋子以姻黨至親故詳著之

因論永新尹氏總譜序

昔人有言國有史家有譜史之所從來久矣而譜獨盛于唐諸爲譜學者不可勝數當事時尚右姓定甲族至以譜上之朝廷頒之海內爲人物高下仕進權衡亦言重矣而唐書至宰相世系著十表列書中將譜亦得載于史與豈以唐重世系而宰相鼎臣其先世所積必深而族尤大宜按譜而表見之與夫譜者所以推其先以合其族者也推其先見所自也合其族明同本也知所自而孝敬之心生矣知同本而親愛之心生矣孝敬人之彝性親愛人之至情而莫爲推之則昧而不知莫爲合之則疎而不切君子懼焉于是乎有譜觀譜而先德彰矣族裔備矣古聖人之治天下必追其先而政在睦族生民之詩追始之義也行葦之詩惇睦之道也而

生民所以敎民孝也行葦所以敎民親也斯人倫之大而王化之首也故譜者與孝致親以敍人倫而贊王化非徒以整齊其世次而已也古雖未有而實聖人之遺焉詎不可通于史哉永新尹氏總譜者大宗伯公洞山先生所自作也尹氏汴人其徙永新自鄱陽侯始在唐乾符廣明間黃巢首亂唐祚幾亡獨鄱陽侯能折其鋒保障江南西諸郡邑遂封侯作鎭而天下滋亂朱梁簒唐義不登叛朝因避難永新卒而葬其地永新人感其功戴其祠而祀之相與守其葬處歷七百年而墓存感戴之者眾也顧歲久或侵圮尹先生起而克復焉遂大會其族共祭欷歔曰嗟乎吾先人功在茲土忠于王家義薄雲霄貫日月墓宜有神明呵護復之非偶然也乃吾子孫不能依耿光思大節策厲樹立以無忘其先豈得以爲孝乎且吾族日益蕃有加矣而不念先祖所自出以聯爲一體聚爲同心而或視若塗人甚若胡越豈能以有親乎今吾幸有識而不能推其始合其終明著爲譜而昭布之揭在耳目以感動其心志是亦吾之過也夫乃盡取尹氏諸譜總而修之初鄱陽有子三人長高行環溪數譜會而成焉繫之永新者本其始徙且重鄱陽也譜成先生屬予序之予惟先生以道德爲世大儒顯揚其先而尤篤于族諸所以維持匡調使族有所怙賴者無不至矣而又繩以先訓規以家法粲然可遵而先生以身率之爲族模楷吾見尹氏子弟且蒸蒸奮起不可量矣夫所謂右姓甲族者非獨以其徜冑門地足高也謂其行義可稱而禮教不替也今尹氏且三十世鄱陽在前先生繼後子聞天道後起者勝鄱陽以武先生以文皆尹氏崛起不遷之祖尹固右姓甲族而子孫世世引之天下言譜系者莫踰矣先生早從翰林國史茲以史法作譜其善固宜而于尒子實游先生之門嘗爲史氏牛馬走得以秉筆書其大略示之將來而先生抱經濟猷而下日望其爲相行且有史臣序其世系表之矣

送邑侯璧山盧君入覲序

予讀周詩豳蕭湛露諸篇未嘗不歎先王隆重諸侯之禮而知至治之盛也夫方國諸侯散在天下其懷慕天子之廷而欲瞻圭上之光也豈可勝道哉而先王尊居在中所望同心一德以共治天下之民者亦豈一日而忘天下之諸侯哉顧其上下有體覲見有期故先王尤甚重之而燕飲周洽喜慶交至慽然若家人之情歎其相離而喜其聚晤也其君臣之義如此諸侯有不盡力於天子之治者哉而當此之時諸侯各述其職而天子之賞罰行焉其治行有當而賞罰不疑諸侯固不得不盡其力者而天子于諸侯之賢者則加爵益地不但燕喜而已也而賢諸侯自明爲天子所知其燕喜之情亦有獨至焉故當先王之時則遠近之臣皆得已自通而賢否皆得以自見其治亦略可想矣今年爲嘉靖丙午明天子方大覲天下諸侯而歸安侯璧山君實往予始識璧山君于長安見其策焉學厲行慨然有志于世明敏闊達其意豁如也予既以心許之矣及璧山治邑而問邑中父老父老曰善察人倩明于事理邑中無留事者問于諸人士人士曰秉身潔廉敦尚雅飭見事不避嶷然有自持之心予乃知璧山君天下賢侯也　今天子崇興聖治將卓軼周室使天下復見先王之風內外不蔽遐邇一體其燕喜召見之盛當有可言者而璧山君以賢侯往此其于慶賞當何如哉歸安學校師弟子諸人士以予能知璧山則謂子有以贈之者予曰臣之慕君百姓之懷上此其義一也璧山君方治裝日夜思望見　明天子百姓則日夜思君而況諸弟子又百姓之能學者璧山教之進之固非百姓比而況諸弟子之師又嘗從璧山之後以教諸弟子者其于璧山宜其不能忘也然璧山方且入見天子躬睹當世之盛而予方幸請告伏在田野進退殊別其何以贈璧山予聞先王之覲見天下諸侯非獨以職守而已也將以博問天下之疾苦而訊其便宜以興治也今東南屢歉歲入寡而賦不給民往往轉徙不得休息獨湖中賴諸賢侯稍自集耳然亦急矣今歸安之民既感恩澤而人士歌謠以送君君行且趨　闕廷人禁掖更能以行所見聞者爲　天子陳其利病畫善策焉百姓歌謠君者豈有既耶于　明天子上嘉先王之意不深有助乎予知君賢故于其行而致望之以答學校賢師弟之請

贈郡侯月川梁公轉荊相序

我郡侯月川公之倅我湖也當其下車言悛悛不出口自治惟謹人未知其能及視長興事長興人稱曰賢侯

也繼視孝豐事孝豐人稱曰賢侯也初長興人喜訟侯至而投牒訟者數百人侯簡其非理者罷去擩其近情者論當之民知其不可欺越數日減半侯輒召其可與言者進而導以理喻以情俾各循閭閻樂田里解爭釋忿以安生息業民皆恍然悟躍然喜越數日又減半及侯至月餘而訟者數十人或十餘人侯固未嘗厲聲色重鞭箠而禁制之也孝豐多積逋侯未至而逋者以千計其民居深山中覭則懈弛急則負固侯乃諭父老訓子弟與定約束立期限越數日而輸其二三又越數日而輸七八及侯至月餘而孝豐錢穀輸與附郭諸縣等矣侯亦未嘗厲聲色重鞭箠而督責之也由是部使者

諸上官異其能屬視郡事而訟益日減輸益稱最侯又未嘗厲聲色重鞭箠而禁制督責之也蓋侯平生畏慎擇地而蹈其奉身如玉惟恐其有滓汚其在縣符未嘗下里有所徵取里不知縣之有視事也其在郡符未嘗下縣有所徵取縣不知府之有視事也其帑藏人不加益出不加損其鞫讞不妄一杖不費一錢蓋表裏無瑕內外洞徹所以自立者有其本矣以是人皆信其操而侯治事如櫛髮密而不棼御吏如彈絃調而不迫則政有緒不迫則意益閒以是人皆服其才而侯愛民如慈母不忍有傷待人如處女不自表見不忍傷則其仁益切不自見則其實益

柄之尊沐寵榮號烜赫者豈可勝數而草萎木腐姓氏莫知焉乃江都以下七八公者其名照耀史冊學者誦述至今有耿光此其所得孰多耶夫桃李春榮松栢冬茂榮者易靡而茂者挺節侯亦可以自慰矣于是郡伯及泉李公以名侍御守湖方篤古人之道念同寅之義與諸郡侯索予言爲贈遂書之

奉賜郡侯朗峰錢公膺召序

今天子御極易號令釐政紀勑百司按拭洗濯咸與更始外察郡縣之吏內重臺諫之臣絕苞苴簡精白錄正士容直言天下皆喁然嚮風引領而望治矣會吏部奏召郡縣可以備臺諫之選者吾郡理朗峰錢公實首在

召中蓋郡伯思湖黃公偕其寅諸公徵予言以爲贈余惟古者清明之世不諱之朝千載而一逢猶旦暮也曠代而一遭猶接踵也今朗峰公獨當　睿聖之興值訪洛之際啟昭曠之路弘聽覽之途治郡見知親被　明召堯舜在上而岳牧不遺謀謨茍建豈非難逢之會而希遘之期耶抑吾聞之君子之議政有本而其幹化以時夫天地閉塞則震之以雷擊之以霆此天地之肅氣也及其和以風雨露以日月此天地之生氣也異時者當塗混濁上下蔽蒙郡縣則政以賄成臺諫則言以勢沮譬之晦冥鬱結乃其用震擊之時也今時則汚垢滌而修潔進闊葺去而讜謨登然耳目改觀則務以益勝心志聳動則求以益奇吏以守常爲愚士以循默爲恥夫厭守常則不繇所安而剋核者眾矣薄循默則不顧其當而攄攄者繁矣譬之震擊之後乃其用和霽之時也天地因時帝王不能違時堯舜之道久而無敝者與時變通也故震擊不可數而和霽所當養古之人用法而恕所以保民命也得情而矜所以拊人心也責難而不驟所以全君德也務大體而不煩所以持國是也是以言發於意氣者可能動激于名義者可勉若夫上全君德下持國是聲色不厲而萬夫不能搖舉措不輕而當世不能奪則非天下之遠識定力者不及也吾觀朗峰公之治郡而知其足以裕此矣自公涖郡絕嫌遠微

其守身如冰檗而無表暴之行洞幽察隱其臨事如鑑燭而無過求之情剖繁斷劇其應務如鋒顥而無迫促之政蓋節廉而撲茂精明而慈仁敏捷而厚重民命賴公以保人心由公以拊公之于郡其養民者至矣則他日所以仰全　君德恪持　國是以養其和霽者非公其誰望哉昔曹參自郡守以至爲相皆以清淨稱丙吉由郡從事以至封侯皆以寬大用觀微可以覘著睹始可以見終故曰朗峰公裕于此矣嗟乎　今上堯舜之主也元愷滿朝皐夔作輔當其揖讓子百辟都俞于一堂蕩然天地之和霽也公將列名唐虞何渠言漢乎曹丙之事又何足爲公道哉思湖公以余言爲然遂書之

今天下郡縣人所稱難而避不欲往者有三其一曰錢穀之地其一曰津路之衝其一曰獄訟之繁三者有其一已號難治乃吳江實備之　明興漕天下粟四百萬石吳江且五十萬他徵繇稱是卽諸省大郡莫加焉賦重則逋積而或負固逮之不來或來而怙力忍扑掠甘庾繫雖憯懲不恤逋動以數萬計歲益增甚莫之誰何而其人懷忮喜文法鄉校授讀必先爰書閭里會坐互相析律好訟固其性亦其謠俗使然也其術能以寡爲衆飾無成有每訟則一人嘗之百人繼至以傾動上意變亂白黑起如鶩摯聚如蝟毛各有主師咸質盟誓雖

挫弗悔屢蹶復興其出無端而轉瞬詐生跬步穽設使人不能解免則遠近鮮有貳者而地屬吳會冠蓋相接驛無停轍傳無問符人既勞瘁事益叢脞緊坐是困而去者多矣豈其人之盡非哉抑以三者既備而治之難爲也惟我鳳坡易侯始以單車至隨兩僕持書數篇冠舊冠衣敝澣衣人不知其爲侯也至則絕問遺罷張具食不輟藿厨不擊鮮而里甲寧居庫役高枕不知其有供億也或上府下鄉落馳輕舟屏騶從以一笥備糒一楮籍茗攜斗燭與胥吏同炊不治裝不宿戒不知其行部也客或造衙坐而寒生庭有蔓草如久旅如窶人不知其爲官舍也蓋侯志操本定澹泊寧嗜欲不肯以纖芥煩民至追逋則曰有田有賦國額也額不可異而弱者均輸强者撟抗非所以齊下也額不可已而逾之一時患貽後日急則傾家或累其孥非所以保民也乃多設方略嚴爲之期寘爲之督使民畏而不敢後樂而爭往民無所逃又知其久駐勢不可追蓋逋之趨赴者十七八矣侯惻怛惟恐傷民至其有爭則曰訟猶火也不戢則焚良民猶禾也不耨則不茂惡猶莠也不芟則易蕃乃先治其尤勸道其衆使民傳相告語務相安輯而又以除莠有根弭爭有要主文之師訟之根也甚者必去次者可使則鄉籍其人立縣門下民有赴訴俾之具

詞詞誣者罪之事罔者坐之詞既漸實變詐漸消而侯之訊鞫也堂如澄水傍無一人座如神幕吏無一語案如明鏡一人無冤而爭之默寢者亦十七八矣而逋者曰侯不以煩我其督逋以釋累乃侯之深恤我也自是則逋者益少而錢穀集爭者曰侯不以傷我其杜爭以絕萌乃侯之深愛我也自是則爭者益恤而獄訟清而驛傳之使冠蓋之賓亦曰侯澹泊節約自其身始者無所不至矣非獨簡我也自是則相安而津路無擾是以衆人驚歎識者稱服何昔之甚難而今之易易也豈其地之有異哉亦在其人耳茲惟孟冬之吉實侯誕生之辰鄉縉紳大夫人而爲祝者侯輒辭謝焉爲縉紳皆以告

余而余所欲言蓄積者久矣因借以發之乃謂諸縉紳曰夫祝乃世之常禮侯之所得而辭也若余言風俗之難治及侯政績之易成將以垂之于後使人知其難則知勉知其易則知法是縣之受賜久而不窮非獨爲侯而已也又何可辭哉諸鄉大夫因受簡而書之

贈玉溪包君授西城兵馬司指揮序

國朝序正百官非武功不得謂之指揮指揮不得關與民事其以文資進職在治民而稱指揮者唯京師五城之兵馬使則然所以徼衛周廬詰捕奸究雜訊獄訟壹民率眾以重根本欲其一切用文而斷之以武也此其置官之意深遠矣京師天下萬國都會之地五方之民

輻輳而基列俗雜而性殊事繁而訟劇京兆之難治自古記之矣今京師之訟類多下之五城而城各以御史督視其上而金吾之掌衛中貴人之坐廠實總諸校以發奸緝伏而五城轄焉而法曹往往移訟而諸他獄成輒上之而司馬亦得以察其賢否故轄多而隸眾其遷遣諸司日不暇給簿問交至臺省促文書責案訊常接于道自精悍智略之士奔走往來揣摩傅會猶恐不及而中貴諸校氣勢籍甚事之益難而豪有力者多易憑籍每不能直法而治寬則事廢急則害媒故居其職者多碌碌救過之不贍何暇質有其文武哉然則始未嘗不重慎而末墮弛也玉溪包君予姻也其謁選銓部而得是職予以士大夫仕宦而列在京朝身近日月之光以治輦轂之民清都城之內爲職可以爲榮已而予深原其置官之始而備及其末所以欲其用文而斷之以士能持身厲官竭精畢思秉不二之操懷難奪之志以事諸公之間而在日月咫尺之地而何墮弛之患哉包君子觀其爲人喜自勑務循雅好儒術其嫺于文學久矣而能篤持堅忍當其所欲斷其必遂可知也斯以職事而趨諸公諸公必知其無害非氣勢所能折而有力所能爲已于是與之游而親好交善者請予言預爲包君慶因明置官重慎之意以觀成政焉

贈柱國大都督東湖陸公序

明與設武進士之科試步騎射革而復命儒臣策之取其文辭以進及其爲督率大臣則又尊寵以柱國保傅侍宴問備機密而贊謀謨所以並用文武兼攬股肱而佐成治化也自承平既久間者諸邊警而告急將帥乏人或言武科專步騎射革足也欲坐籌當大將之任秉麾授令策全而制百勝者非有文者不能欲秉忠義大節內持國家之重而外禦安危履廟堂之上不戰而坐勝者則非深于文武而有得于道者尤不能也使專以步騎射革則如斯人者何從見之以予所見今都督東湖陸公實其人也公嘗由武科進稍見擢用方　上南

巡以展大孝　駕衛輝蹕公扈心動徬徨瞻星象依斗
杓而趨繞庭而不輟夜過半　行宮火作驟及　寢殿
公望見遽走負　上衝火光出而是時親扈貴近之臣
以行道困或躃或蹶起或　駕出而不知倉皇相亂而
公躬捧赤日縣于九天蓋舜烈風雷雨弗迷武王火流
王舟而不動固大聖人之度遙想其百神擁臨恍惚閃
爍其間若有使之者公以精忠適與神謀翊戴扶衛其
功烈亦奇已而責近恥其不與忌其形色功遂不錄然
上亦繇是知其才且忠而益用之俾掌錦衣衛事錦衣
者領諸校諸隱伏而察非常其事甚秘受　詔獄而親
復于　上其委甚專其專且秘百司不敢難而一切文

法不得繩也故諸校有所緣而爲奸民亦得賈校以售
利公曰是不可不痛懲艾乃立取大豪多交通倚有勢
根株堅而難治者一日收論發奸贓巨萬黜賈校立盡
上下股栗取條法之不便者立更之衛中肅清其所受
詔獄壓如太山震如雷霆公皆以身當之得不靡碎
摧折諸所苦心爲地而用保全者不可勝數也其振飭
綱紀勇于屏惡衛善類如此當是時勢家仄目以視公
而公秉持清白絕嫌遠微人無投隙抵釁之便竟以服
公　上益知公任事不避難委身無二慮愈益用公天
下知不知皆以公之自持有素絲冰玉之操其事　上
有斷金四石之節故中外推服上下嘉慕其誠信于人
者素也去歲狂虜內犯京師戒嚴蓋虜在肘腋而城中
蹂籍慮且爲心膂之患獨公坐而鎮之驕軍不敢攘臂
而人無動搖遂贊帷幄以資平定之業非公威名夙著
忠義有本者何克堪此故小人之徼幸有事而乘非心
者賴公沮厭其邪雖不待露聲色而知其難奪也君子
之感歎王室而懷隱憂者賴公壯厲其志雖不待臨事
變而知其有恃也公其卓然許國而爲社稷之衛者與
蓋天下稱公者必以爲武科得人之選而其言武科者
必以爲公之法嗟乎盛已然予竊以公所樹立如此士
宜不敢復望下風而公數造請賢公卿大夫間多所引
賓客倏倏若有以自下者專就問天下大計經傳奧指

析其疑義方簿書交委應酬不遑而考德論道心常宴
如及客退掃堂廡閒下簾據几左右圖史好爲深湛之
思必究極其精微而止當其有得陶然也夫內爲沈思
而外多下士遡其學術之所發明其淵源遠矣人知公
功名之盛而不知其所得實由於學也然則于所謂忠
義大節內持國家之重而外繫安危深于文武而有得
于道者非公也與昔綵侯入北軍一呼而安劉紲天子
聖而授之帝可謂忠勳之冠而史譏其少文衛將軍立
朝淮南蓄謀至懼而不敢發可謂爲國倚重而人責其
無所知士蓋少文而不好士古之將帥之失也多矣惟
不學也公其度越古人者哉且以二子所就焯焯如是

而猶不可以無學爲人所譏責敦謂武科得人可不拘以文學非謬論者與今年十月爲公誕辰西河霍君專閭於浙數來乞予言爲壽懶甚予惟古人年至而後爲壽今公強仕且壯而予閭古之相見其起而贈言以祝者亦皆曰爲壽不獨以年也予與公厚善服公德而知深欲一發其蘊寫其行事以贈公者久矣而不得其便適當西河之懇西河與公舉武進士爲同榜予因序公之賢使天下知武科得人之盛實自公始用以爲祝

封君白溪鄭翁序

予嘗覽古先王之世縉紳諸侯卿大夫輔翼主上佐興化理動業著而頌聲作名實純粹流而不泯而閭閻田

野之間濡彼膏澤鼓舞歡樂詠歌治世之風何其盛也子竊心慕之嘗論究其治道所繇獨以縉紳之士依日月之際列土地之守握張弛之柄建功立名比于蹯屩樹表易以卓絕其勢崇也及若閭閻田野有父老處士之賢訓飭子弟率先鄉人而家化其德人服其教不資尺寸聲施四方此其事亦有難者觀其居布衣之位在齊民之中斯豈有約束期會哉而其賢如此故先王治簡易而民俗美洎縉紳佐其道父老處士爲之先也是以先王列俊在朝曠庸岳牧濟濟咸布而尤亟獎幽隱之屢譽先生比于冰玉謂臨民以仁愛爲端故先生至存禮高年示百姓趨法知其誠益于治化也今　明天子方嚮意儒術招延耆良加恩元元重念二千石以下不可勝計訟入府者無所施一錢府中不問譙訶聲論

當杖擊惻而不怒故民服辜而心感知罪之由已取也
吏窘餞而靡怨知利之自上絶也客簡易而不責知儉
之以身始也而實翁教之者素矣譬之于海浸淪涵畜
產霧雲而懷山陵包地維澤神州人知其功也而由崑
崙瀉天池發河流此實其源夫見其澤而不尋其源豈
所以言海乎今年翁壽七十八矣其配陳夫人賢而有
內德與翁同隱又同貤封翁長者四年而同以十二月
爲誕辰三山盛侯以別駕與先生協恭治湖樂翁之偕
老而壽欲子言以祝予爲先生弟于一宜祝先生爲湖
民父母予爲湖人當推及其父母二宜祝予則何辭然
予惟先生守湖潤及四境此特海之支耳自是輔天

子廟堂施及中外始盡四海之度見翁之原遠矣此誠
足以明當世之盛子故欲以是爲天下祝也三山侯賢
而有文當知子言

贈明府質齋李君膺臺奬序

始予讀司馬子長循吏列傳見其所引公儀諸人若無
以甚異于世卓卓可紀者特曰奉職循理足以爲治而
已及班氏續之始序述漢以來治能之迹彰明較著自
學士大夫相傳稱循吏者至漢始盛而予獨觀詩人所
詠甘棠素絲諸篇恨不盡見其事而獨其民之愛之有
憯怛一體之思至今可以想見非至德何以若此蓋召
公諸賢于昜深遠矣乃知司馬氏所紀皆有馴然隱惻
之心庶幾得人君子之風猶爲近古迹漢之方略教道
拊循其民多所可書者然古以德化此以政拊德者際
而難民政者顯而易見宜其所稱述者衆也然漢承秦
法之敝其俗急矣時方以聲名强力進用而諸循吏獨
以恣恣之政持久而待之斲雕去觚豈求合於上希見
知于時者之所能哉故其入于民者深而民之愛之也
亦篤此亦古之風也觀使進之以道親見古人德化之
懿何詎不若召公諸賢而已哉予竊執筆史氏所與四
方士交數好問其郡邑之賢者欲網羅見聞以補史職
之闕嘗慨然思得其人宜與沈子維賢者從予游數爲
予道其邑大夫質齋李君者天下賢令也曰宜與阻大

江之隅負具區之濱曩者民以僻壓而多醇本業而饒
裕號稱易治而俗與時改富者喜雍容飾形勢偷侈而
僧上貧者輕棄業而惰游賦日殷而民以日不足矣負
多而官急則相計以巧免歲彌月延情見勢屈而獄益
繁矣習文法持短長而訟益多矣下愈貧而上愈急峻
刑密網剋核至而民以不肖應之政益難矣自大夫至
則問疾苦察情實而訟簡節供億黜浮淫而民實立期
會明約束而賦充然愷悌樂易專以誠一感民未嘗有
所操切責厲之也登堂不譙讓訟者喻以意而罷之俟其
直而遣歸未嘗有所痛繩而苛督也於是人皆安其
上而息爭還其業而稍復輸其徵而不勞自邑父老皆

以數十年來令于茲者如某君才矣而抗已以拂世某君廉矣而矯節以病物有其材且廉而不過者唯大夫能之夫子所欲得其人者其在是與沈忠信士也予乃削牘而謹書之會御史鄧君按部于吳知大夫賢也既察舉而復檄奬焉蓋異典也邑人士以千數皆以御史爲知大夫欲乞言以表著其事而大夫謝不詳少府陳子四君者以謀于沈子沈曰昔嘗與夫子言矣是請之宜得四君者乃介沈以請言子予曰嗟乎昔所問者欲誠得其人以繼續往古明國家之盛也古之賢吏使其誠當于心雖合國人非之而不加改也使其未當于心雖以君上譽之而不加益也故能粹然獨行其心涵

濡化道沐浴膏澤揉民性而躋之中磨其習而至於善已之施政也不煩民之趨導也甚易惇篤誠厚事若不多而民相忘而相順此其所以若無可紀而實不可及也古之道也子既言大夫幾于古矣而曾以一奬之華爲大夫足榮而張大之哉因辭者再三沈乃曰大夫所以不許者亦猶是也而邑人之心有不能已且大夫惟其實德而不近名專誠而不求異故雖一奬而邑人重之以爲得其眞也方漢之于循良不數有璽書奬勉之乎豈以是爲循良足榮哉夫亦嘉樂之心所不能已也且召公聽政既去而詩人歌之咨嗟反復蓋亦有不已者今邑人親被大夫之澤相與歌舞休息而自慶者當有踰于詩人之倩願皆不能自言而欲乞之于夫子此四君之所以介弟子而來請也而夫子寧忍拒之予乃歎曰古之觀政者觀民憯怛之愛而已予雖不識大夫而觀邑人之勤如此大夫其眞有古之德化者哉使假以歲月當必有詩人之能歌史氏之紀實者出焉以上接周漢之事大夫勉之而予非其人也乃爲道其所欲執筆者如此

泌園集卷十七

蜀川譚公四壽序

明鳥程董　份著

在昔明王至德順治浹和海內保綏人民故各遂其生咸樂其業於是有期頤之老累世壽考之人蒙被化澤積累德善以陶太和而明王亦尊德貴壽有優老之政尚齒之儀明示天下以崇禮之義故德壽者盛世之禎而先王之所寵重也自後世風氣漓薾民生以蹙而世隆尚益薄亦不知先王有敬禮高年之道即有谿谷之間眉首皓白而衣食困苦上莫以問而世亦無繇見知其人亦稍稍自以終老而無以表見于世子此有以德

嘉業堂校刊

壽聞者蓋難矣而蜀川譚氏如金沙翁者與其配皆體善服義躬有隱德而厚施于鄉身享上壽而翁之子大理公服能承志善教親見其子成名于朝與其配孺人皆光被大理之封章服翟茀以顯侍父母而子觀察公舉進士甲第平廷疑獄爲　天子按舉不法名章外臺使父母祖父母之德益著天下斯其何以至是哉予嘗列考載籍古之夫婦同德而壽者蓋少矣而又未必其子即令其子偕壽矣而無貴者則不能顯即貴矣而未必賢則亦不能以自著此數者皆世之至願而不可必得者也而獨備于翁之一家非甚厚德何以有之予越在數千里之外不能見翁然聞蜀中人稱慈孝純篤忠信行誼足以表率其鄉者必曰金沙翁父子而予見觀察公博學通達有絶軼之材志在天下投之無不可爲任之無不可舉而其爲人務在長厚有惻惻惛惛之心簡易大度天下稱不容口居官治刑而所至頌之曰愷悌斯其得于性成而養子素教者深矣故躬積而身享家之禎也教行而頌歸國之禎也人皆知慶雲景星醴泉芝草爲天地之禎有國之寶而不知期頤壽考苞貞涵和如四老者優遊徜徉仰以成大平之象俯以樂豐亨之期教子弟而諭鄉人爲時所快覩將不足以驗國家化澤之盛與天地之景星慶雲醴泉芝草同爲國禎而比休在昔耶觀察公爲海內縉紳所指嚮知觀察公

者即知有金沙翁父子故稱壽歌德者盈滿海內其所表章子世亦益著矣而觀察之政尤於浙有恩凡浙人士及百執事之賢者尤爭相歌之而份幸在浙士之末以爲中瑞爲家上瑞爲國一家而四壽三世皆賢此瑞之上者家不得而專也故推本國禎以爲　明天子至治之驗以並隆先王之世翁父子壽考無艾而觀察公方益晉用他日將遂奉　天子再世之封綸章光寵明子日月斯爲國禎又不徒在倘齒優老之列而已矣予不佞敢以是爲壽

祝尊師大司空退齋林公序

吾師大司空林公以隆慶三年之正月壽七十矣朝之

卿大夫諸門下弟子有文辭者咸多所稱述爲公祝而
份不文越在海裔未能也會公以年乞引去　上弗允
又一年所客有自南都來者言公以未允數不自得將
復請份乃奮而言曰夫子弟之視其父母弟子之視其
師人之情也而其關國家之輕重繫海內之瞻依視而
規之則情之深而義之大者也昔在姬室召公告老而
周公留之今讀其書其辭懇其意迫數千載之下有餘
思焉當是時周道既成賢聖在位俊乂咸列召公以年
而告禮也周公顧惓惓強其所不欲而責其所必從若
是者獨何與蓋時當繼序世方多艱固大臣憂勞不遑
之辰而非得自暇逸之日也夫大臣與庶官不同庶官

其履事淺其受職微可則進不可則退以潔身爲義者
也大臣則先國而後身不避小嫌不專一節義在社稷
安天下寧否耳若老臣則國恩尤久毗注尤隆義尤有
不同焉故老臣在國人之望之猶繁星之麗斗極黑鳥
之附鳳儀固卽之以爲光而見之以爲慶者也國有老
臣猶泰山之宗羣阜砥柱之障洪流固高之不可抗而
卑之不可搖者也蓋老臣之關輕重而繫瞻依也如此
份聞之道難于鎭俗政莫先于抶時曩者卽臺之後以
爲弛而張之可也而求之者太迫應之者太驟乘間者
喜于紛更厲法者好于刻核鶩名者兢于撟虔譬之浚
井益求其深伐桑并弭其蘗而法罔日密元氣日耗蓋

天下亦稍急矣此正其用老成之時也而時益以滋敝
俗益以增巧善伺者得投其間隙倘爭者得持其短長
圖目而視掖臂而攻未能有益于時而先負累于俗則
其望本輕而瞻依之未厲故也如公者筮仕四十五年
出入踐更中外歷歷卓有樹建天下稱其才一矣志堅
于礪石操苦于茹荼天下頌其廉二矣簡禮文寡辭說
言必可復事必不欺天下信其誠三矣方于事上確于
持身始忤永嘉幾殆又忤貴溪益殆終忤分宜遂報罷
蹈險不悔屢折不回天下高其節四矣無分賢愚不見
喜怒內如淫渭不可得清而外若江海無不容納天下
慕其量五矣少學聖人之道長而力行老而彌篤在朝

不飾宴私不違表裏粹醇始終一致天下服其德六矣
此六者眞如金之精鍊玉之無瑕間隙無所投短長無
可議其本既已端矣誠得公置在左右握之樞機施其
安靜之政而紛更之說詘行其寬大之治而刻核之轟
消成其平和之化而擯虔之吏黜時何以不雍熙俗何
以不純厚實老臣之報國而舉世之當勉留者也或謂
周公以姬室之宰故得以留召公齊人無宣王之命故
遂以擯于孟于今居在田野而欲以談廟堂遠矣嗟乎
明聖在上龍雲會從固將邁迹百王希蹤三代安知無
周公者以成之有則召公亦安能以無周哉份不佞送
附君奭之義而因以爲祝焉

壽郡伯思湖黃公序

初湖之鄉大夫歸而家居者有社會會時誦郡伯思湖公之賢曰公古之循良也會之人翕然其言或乃云思湖公才操卓絶政迹特異循良當不足以盡之者余曰昔司馬氏始傳循吏班氏纂之所載各不過數人而漢武之世最號多賢乞建元後元之間其傳不少槩見循吏豈易得哉自武帝好操切而張湯等以峻文決理桑弘羊孔僅楊可之流興鹽鐵廣告緡以致獄而多遣使者暴勝之輩按行擊伐以樹威觀其設方略任術數趨發禁止鷹擊鷙疾固人之所愉快而世之所稱能也且上方尊用而顯示之矣此時而謂之循吏則必其瀹

然以居闇然以處不急上之知不求人之喜不規世之名而專心拊循一意德化譬之種樹長養成就不見其大譬之飲醇沈釅浹洽不覺其酩其德厚其化深此非眞有得于道者能之哉是豈漢武諸臣所可同日語哉故余知循吏之難爲也乃余觀于思湖公其持節堅固厲行精白卽三尺之童信之矣其治文書聽爭訟抱牘而請者無疑律執符而進者無隱情卽老猾之吏無以欺之矣謂公才操之絶政迹之異非虛也然審玉必察其璞觀人必究其衷余獨聞公始令嘉善其治爲諸邑最法當得召而轉南曹方其在嘉善也公之鄉大者秉政小者提衡使公肯遣一介何所不得而公則否及其在南郡詘矣鄉之秉政者旣去時方修諸詘者拔之使公肯出一言何以不伸而公則否茲公以積次乃守我湖會天下適當改絃時皆逐響人務揚潔士好振奇以爲不深刻則潔不彰不鼓弄則奇不著不著不彰不著則不足以震耀而奮起也前者張拳後者扼腕頗騷然矣而公則否閩公出則凝坐入則齋居湛若有思澄若無事于時之所爭馳恬如也至其鉅細必親宗理必密事以有緒治以益舉諸所拊循其民以佐德化者無不致其專一焉嗟乎公眞有道之士哉班氏之稱循吏以黃霸爲首公豈其苗裔乎今年七月爲公初度之辰鄉大夫皆謀于余以爲公祝余惟詩人之于賢諸侯也必本其

所生而祝之以壽崧高之篇言維嶽降神蒸民之篇曰天鑒昭假所以本申甫山甫之生而推其所自也閟宮之篇曰如岡如陵所以祝魯禧之壽而願其無窮也三詩皆所以歌賢侯而閟宮者魯之人以祝其侯者也故其壽臧昌熾之詞祝深而願切余與諸大夫皆湖人其祝公也能無深且切乎而余觀黃霸以下數人皆以年壽功名善保終始循吏之報也公可以預占矣

贈張母太恭人壽八十一序

予讀史傳至公父文伯之母敬姜親績之事觀其所論勤勞之節以爲敬姜特慮其于爵祿之重念及王室而身親勤勞以率教子愛逸惡勞未必其性與人殊也乃

予聞張母太恭人所爲予心異焉夫自古賢婦人以作
勞攻苦身務勑約甘茹啖之事抑亦性有然者哉太恭
人者張諫議君之母也諫議君父爲桂林郡守仕通顯
矣而桂林父爲參議公太恭人父歷侍御爲布政右使
兩家鼎貴相望太恭人席父族承夫榮華爲世家婦彼
其所見者大卽安居端坐衣綺繡飾珠玉列鍾而食顧
何所不遂太恭人廼愈自挹損日作不暇亶爲疏布單
衣與最下者分食孳孳不怠此豈有所強者哉會諫議
君仕於朝祿足養矣太恭人壽考此宜務自休而太恭
人曰雖逸吾不樂也諫議進膳豐曰吾自甘糲耳此非
其誠出于性者耶昔北門之詩衞之賢者也尙曰終窶

且貧政事一埤亦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適我夫窶貧
而勞人情所患苦向使家人之賢有以相持亦不至怨
敗夫其外有埤勞而內有交謫自豪傑以下非其人
鮮有能自振者木世中材之士漸漬日守固其所立繇
然亦其有以累之也今桂林與諫議既皆豪傑卓佚而
大恭人又有以持之此其所樹立宜矣予觀桂林起家
進士屢自徙謫以至爲守其艱難甚矣然家無宿儲好
恥節感慨之行位雖不終其意豁如也抑亦無自外之
譴者與及諫議以淸節立朝進竭忠以事君而退不謀
其家然太恭人曰吾樂也斯其異于北門之徒者非與
予聞諫議迺自少失父太恭人終教之今諫議勑身謹

行躬履德義擇地而蹈不失尺寸可謂醇儒君子矣語
曰種德有本植木有根詩有言教誨爾子式穀似之其
太恭人之謂與昔敬姜懼穆伯之不祀以勤勞訓之亦
其勢然也諫議之賢去文伯高下遠甚太恭人猶服勞
甘糲日夜勉其子曰必無忘先人之志勿以備養而溺
爾母茲謂其出于性者然與今年爲太恭人壽八十一
矣諸嘗與諫議游者皆來爲太恭人前壽而諫議盛言
太恭人之居頹無苦如少年狀衆皆喜且稱歎予獨謂
身通血氣比如流水水滯則塞人一多偃息則血氣壅
閼爲患太恭人既壽且勞不休宜無苦若此且夫天道
忌過養而過物者生之咎也自昔富貴之家其人侈而
盡養者斯其壽豈可量哉於是諫議謝予言而諸君以
次起壽矣

贈東湖曹封君及劉夫人同壽序

予讀史觀自古隱者夫婦同德之士如梁伯鸞龐德公
之流予多其在布衣之位蕩然肆志于時而其內行檢
勑有足稱者道不施用于天下而獨効于妻子誠身務
克約而外拂世俗觀其壟上之耕廡下之敬廩廩乎與
禮終始予未嘗不想見其人迺予聞東湖先生者于予
心竊有慨焉東湖者楚郢之隱士也慕獨行君子之德
好儗儻之奇行而不肯仕與其配劉篤善樂義務潛名

韜光之日久矣先生旣遺棄榮利有以自好而劉復秣
緇疏布甘苦茹糲志泊如也茲伯黨德公之儔歟世皆
言君子處世如圜隨時故安寧則適用叔季則多隱所
遇之時異也予以道不同不相爲謀堯舜之世羣龍在
朝巢由在野君子逢時見用以德輔主上功業著于當
時名聲流而不泯固無可言者至子巖穴卓絶之士砥
行修節以表於天下此豈盛世所可少哉故明珠不以
幽暗而不光君子不以隱匿而慢行東湖先生身處窮
約而行義較然不誣道信于室家而事不詭于古卽其
憲籍尺寸其所樹立豈可量哉而遂鬱而不宣及先生
之子侍御君適始光顯于朝侍御以經術用而尤務德

厚言悛悛惟謹而內辯于心與人交唯恐傷人而遇事
不可奪朝中士諸公皆以侍御之度比于金玉而翕然
見稱爲長者以此稍知先生而先生且名聞天下語
有言耕田待穫種樹待蔭先生身有處士之行而其子
貴顯此豈以有待哉而耕之勤者穫必厚植之久者蔭
必遠先生與劉夫人年且七十皆飽食強步益和于身
會侍御君奉節按部吳越間便道得拜省父母而侍御
乘朱輪華轂驅馳楚郢郊奉觴前壽嗟乎古有顯親揚
名侍御君卽已顯揚矣誠使侍御君益畢力宣職匡正
諸吏孳孳務民以佐百姓之急則是吳越間數十大郡
皆扶老樂生而侍御君以數十郡頌聲爲父母壽也且

侍御道德將益隆當顯功名于四海而父母之壽彌至
是其爲人子豈可勝道哉而先生與劉夫人方彈琴詠
歌以觀太平之治郢中又多善歌者行吾見陽春復出
將采之輿人列之大雅庶幾先王之風茲非盛世之効
歟故處盛世者身隱而情泰逢叔世者身避而志危予
觀先生之於梁鴈隱同而情異者其在是哉

贈憲副應臺先生備兵陝西序

明天子德茂隆治威罔荒服間者匈奴背逆天道侵擾
內地　天子爲震心怛悼屢下　明詔議所以禦虜者
諸言者皆曰　陛下聖德幸不忘邊圉以百姓爲意而
虜日益深人民數被寇殆邊吏不稱而戰守之道未備

也宜及時令九卿諸臣舉任邊事可以爲巡撫者幸加
意擢用之以稱獷狄方亟之意　制曰可於是大宗伯
中丞大廷尉等皆曰按察副使傅某往以御史歷按江
浙明國家之務通事之變閫達轉圜極慮盡忠宜稱塡
撫之職流上會吏部奏傅某以副使補陝西洮岷兵備
云人皆言虜數犯諸邊今諸邊近都城勢急而洮岷道
遠稍綏且又陝極西也方國家之急日夜望將帥如左
右手今傅公者不卽擢用使當單于而碌碌置遠地非
九卿所以察舉之意也史董氏曰不然夫爲策不同同
於能濟用人不同同於能任世皆知守其所必攻而不
知守其所不攻一旦有變策之難矣故善策者先遠而

後近善守者先緩而後急所以防卒而預變也今洮岷
昔西羌之地也諸戎雜居難服易動迺自古記之矣自
國家服屬號稱熟番然尙羈縻之不約備也予嘗問長
老言兵備孰事大熟不乏賢者顧其失有二急則厲之
以法一切不堪其生寬則以遠道快快惟旦暮自全而
已固非有至計慮久遠斯二者皆非所以安熟番也然
洮岷之外諸名爲生番者亦皆連壤境接阻阨而觀望
以計之德失爲安危久矣而孽虜竄處西海抵洮岷最
近蓋全陝之西蔽也誠得傅公之重坐鎭而輯之方略
禁導因其欲然能不援亂迺內固其志而外申約束卽
信義既喻以施熟番集矣然後飭士馬之備修行勝之

守宣威德以臨諸番堅邊謹候休寧西陲是不幾之患
無所起而變不足慮也世皆忽微而觀著豈知銓衡者
用傅公之微意歟吾嘗聞守有餘力者則戰有餘勝傅
公以時居洮岷親行閱阨塞籍皐蘭河山之險撫長城
觀秦所制虜之處覽華夷之要躬習軍旅之事悉知戎
狄之情不待履陣接刃而勝敗之算已定于胸中矣今
北虜數極當盡傅公行且爲巡撫總制施之戰守其功
名豈可勝道哉

贈淡菴戚處士夫婦同壽序

古有言玄文處幽矇謂不章言士當自表于世也傳稱
賈夫狗財仕者校祿達人遺名此亦各有所志也而世

獨不然今夫千金之子居閭閻設財而名役遠近窮士
旦釋褐于朝夕馳聞于天下至如質行之士務惇道賢
者之德身不言而修于家而名不挂于通籍無富利之
厚則世必笑之不比數于時也及有知者曰反裘而衣
之耳夫名實舛而至德隱所從來久矣世之君子將何
所折衷哉而古之人終不詭于世廩廩有以自信于天
下也而世獨遺此取彼務耳目而棄眞于獨歎之迺宣
宛之間其人戚處士者質行君子也夫婦底力仁義歿
十年于此矣而天下未有知者迺其子舉進士出于門
予觀其知六藝之指而意務篤行嘗與誦說博論當世
之君子予獨好問隱德嚴處之士而或謂予以戚處士

云子益問進士君乃歎曰嗟乎以處士之行使名公貴
人籍富貴之實則千里誦義而天下稱之豈足道哉夫
處士身履仁孝篤昆季之誼急宗族之親家貧好施專
慕懿厚敦淑之行而不務見德此亦古人所難已而處
士與其配同德體善教弟形于閨門而達于閭里然宣
宛之間稍稍化之不大表慕于世也此豈所謂處幽而
不章者耶而處士迺自稱曰淡菴夫處士旣已絕榮去
利而淡志于物矣名奚足存耶且夫若處士者所謂遺
名者非與予聞遺外者全內輕物者全生處士與其配
皆年且六十矣生同歲長同德同壽相樂而無患也茲
非全生者之効與予旣悉聞進士君之言會進士君授

建牢推官便道之任得拜父母堂下予以處士身隱而
夫婦教子以顯于天下非遺名于前而攬榮于後也節
推君亦非務父母之所遺而慕富貴之厚也經曰一出
一處處士今隱矣予聞其所教子者皆立身砥節之道
今方與其配壽康而節推君方精白竭思以砥礪官職
行且見其子樹功德于茲世即欲遺名不可得已昔人
有云制宅命子可以觀士以子觀于處士使其乘時自
奮其所建立豈待其于哉惟其不然而自隱故賢人之
道或龍或蛇而世不見知豈足以識處士耶節推君乃
起拜曰愼不肖今得奉夫子之教使父母之德有所附
以光顯斯固足自表于世矣敬以歸爲父母壽

壽吳川先生年七十裘得侍其父九裘同壽序

古者以百歲爲上壽中壽七十然自七十已見爲希曠
矣至近世以來風氣漓薄人壽完質即壽在下中固已
鮮矣然黔首眾庶年固易得唯富貴之家其人少壽豈
養泰者累生抑天不全畀有所吝借之耶而山澤之民
乃至皓白負戴不知樂生未見有貴慕之者也而富貴
之家即壽下中以上其交親雅遊無不設頌祝具宴飲
車馬供帳甚都而遠近稱歎亦已明其難也然古者有
言六十以上上所養也故古有燕食之禮七十備養九
十珍從其有德者則天子執爵親佐餕餘故古者
嘉高年而樂有德尊三老以明弟教燕養以道孝天子

所守也豈獨在親交之間而已哉今吳川先生七十于
此既已壽矣乃先生之父友蘭翁者年九十而益康而
翁與先生又皆世稱鉅人長者賢有德者也今國家比
隆三代尚齒貴德數申　詔有司禮進長老加惠肉帛
明諭至意甚隆渥也如先生父子者此宜自古所尊禮
有如舉乞言就問之典孰當先之況其交親故人宜如
何爲嘉樂哉先生嘗爲令於烏程予父母之邑也
予以是獨深于先生而知翁賢子與越間世所云吳
有大度而錢氏故王喬嘗顯功名于吳越間錢氏者也自先生爲令翁數所厲勉皆勿身謹行孳
孳務民要以不隕其祖使得攝尺寸其所建立可知已

而先生材大官海未必其志然其意較然不誣其所施
設于予邑者亦足表見于天下誠不爲親譽矣酒其父
子俱壽以有令名有以也且翁以世奢巨族不可謂貧
先生仕雖不終名聞縉紳間不可謂不貴然翁父子俱
壽世所獨難而翁有之斯天所全畀耶予聞淹數有期
隆約有度物有不全且天獨畀之耶而先生以父在不
樂爲吏遂謝去烏程歸見父于虞山海濱之間益治園
林修池館多從賓客游士賦詩酒歌日夜與翁爲樂而
先生二子皆孝謹有大志諸孫翩翩佳兒也每獻壽則
先生率孫子前拜捧觴爲壽而翁亦因賜酒勑孫子更
拜先生今年先生之長子起家爲京兆推官將奉職南

都而京兆得便道前壽父祖堂下善乎老萊子年七十而孝事其親子讀傳記謂先生符之矣然萊氏不聞子孫多賢如是非甚厚德何以至此乎于聞水淵深幽則龍魚生焉山林廣厚則木產茂焉君子停德則福履盛所稱彭聃萬石君之流厚德之至也然則先生父子其福履豈可勝道哉

壽喬母儲太夫人六十序

今年夏四月喬母太夫人介六十壽矣子方爲安吉守而與其子同舉進士于朝又同分符以湖郡又同以才廉卓絶稱者烏程叢侯長興林侯三侯因請子予將以

爲太夫人祝予惟古者內德不外見故彤管之職不越壺而書秉筆之士無錄述焉其傳之藝林載在紀籍則貴以子貴賢以子賢不可得而掩也今世之言母者必曰孟母夫孟母至善教矣而非其子身爲大賢號稱亞聖則亦不能使數千載後至今若是傳也而予觀自漢以來偁不疑之母喜子平反則傳陶侃之母卻子饋遺則傳崔玄暐之母戒子清白則傳呂希哲之母誨子德器則傳而不疑爲京兆嚴而不苛法行漢廷陶侃爲大都督忠而匪懈功匡晉統玄暐掌吏部銓正而不阿聲震唐室希哲世濟其美瞻而無欲家法尤重宋朝夫四子之所就皆四母之教也故曰非是母不能得是子茲

喬母與守之賢果有類是者乎二侯因言母始歸喬氏而喬公守村舍豁達俶儻人也居布衣之位而有大志好言兵謂功名不足取會蠻夷首難方繩騷幕府知喬公奇疏上檄用喬公以時方有事擢身赴行間慷慨發憤不顧其家喬公雖素能教家而所以親贊義方日夜督其子學以奉教惟謹者太夫人力也及喬公下世十餘年所而子始筮仕爲守諸所以教守砥行修職發人以無負其親勉力報　國者皆有古丈夫風二侯言其事甚悉而予聞守至安吉安吉人皆言吾守其門如水其心如冰其持義如斷金其臨事如介石蓋其清白章章著矣其急不迫其寬不弛其意閒其情暇蓋其德器

定矣性秉樸素躬自菲薄其事親以道而不以物其悅親以色養而不以俗好屏繁縟華別嫌遠微蓋饋遺無所用矣閉閤深思行縣布德昭明洞察民自不冤愷悌慈仁事無以任蓋平反無所施矣予數聞茲言乃作而歎曰嗟乎有以哉予雖不獲登安吉之堂拜喬母奧閫之外而自守觀之則他日宰鈞履軸入佐　皇明其所樹立何讓四子而太夫人膺褒奉資其所表見當與四母同傳學者以爲美談史書志爲盛世豈不偉哉林侯與予爲通家讓侯實于邑之父母也其請既不可辭而予老矣將營菟匠而藏焉所營者實安吉山中之廢壞也其閱守賢實詳因祝太夫人千百年既安且吉與吾子之所就皆四母之教也故曰非是母不能得是子茲

守勳績福社永無疆云

贈蒙古荅人上壽序

舊年蒙太荅人九十壽矣其子大中丞方提兵治虔坐鎮數省因迎太荅人就板輿奉祿養膺天子眷命加貤褒焉天下莫不榮之而中丞之友在浙藩臬者滕侯舒侯徐侯諸使君皆乞言爲壽而相去數千里諸使君徒能知大荅人之賢而問其事未詳也予惟中丞始爲御史即按浙繼爲浙藩臬最久浙咸戴最深予識之最早交最厚即有言義不可略姑俟之已而諸使君各轉遷去而太荅人壽且九十有一矣夫九爲天數一爲數始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太荅人自一而始數且無疆

天地所保也予固珥筆而俟會諸使君亦稍稍纂其事寄余皆言太荅人之歸先公也懿而無違順而無失有琴瑟之翕焉其持宗祀也肅將以時敬共靡斁有蘋蘩之風焉其待妾媵也恩以情浹事以禮周有樛木之仁焉而先是側室有子尚書郎是也太荅人有子中丞是也太荅人拊摩顧復飲食訓誨不知尚書郎之非已子郎亦不知太夫人之非所生尤有鳲鳩之愛焉宗人有不逞者杜其隙而無可乘防其毒而不敢肆其智足稱焉閭里有不給者瘠家而弗恤傾囊而靡顧其義足尚焉諸使君皆得之傳聞攷之其質頗而非溢美而非阿荒以廣吾惠而吾恐未盡也奠安方鎮而人不知其功輯綏黎元而已不顯其澤其陰德盛矣而曰是吾母之

揚詳而未盡也古言不知其父當觀其子而況子母乎昔史冊所載如稷契之母孟氏之母其子或爲帝佐或爲大賢邈乎不可及已由是而下則孫叔敖之母喜子陰德臧文仲之母勸子布惠雋不疑之母勉子恤刑鮑永之母不忘鹿車昭其儉也陶侃之母不受魚醢厲其廉也柳仲郢之母不離熊丸苦其學也上下古今名賢不可勝紀而母賢獨數人焉亦以母有聖善而子乏令人則不能以獨傳故也是以孫叔敖爲楚名相則母傳臧文仲爲魯名大夫則母傳雋不疑爲漢名京兆則母傳鮑永爲漢名司隸則母傳陶侃爲晉名都督則母傳柳仲郢爲唐名僕射則母傳古言母以子貴者不獨顯

子一時亦以傳子後世也今以予觀子中丞博綜九流旁及百氏其學贍矣而曰是吾母之朝聲夕飭以課吾學而吾恐未盡也矢志如冰持身如玉其廉絕矣而曰是吾母之屏瑕蜕濁以率吾廉而吾恐未盡也蠲革諸費簡黜羣靡其儉至矣而曰是吾母之服疏茹纑以成吾儉而吾恐未盡也鞫獄則求其生論讞則求其出疏節寬網解嬈釋苛刑無冤矣而曰是吾母之憯心切膚以助吾恤而吾恐未盡也歲豐則休息以阜民財歲歉則賑發以全民命其布惠溥矣而曰是吾母之閔災念荒以廣吾惠而吾恐未盡也奠安方鎮而人不知其功輯綏黎元而已不顯其澤其陰德盛矣而曰是吾母之善不爲外

積深植厚以培吾德而吾恐未盡也夫中丞之所建立其章明較著如此而大恭人之所貽謀其深遠難盡如彼今中丞將益晉用其勳業方新而太恭人亦正康強其壽考未艾行且親見其子秉握樞鼎益建茂烈爲當朝名公與前六公媲美而太恭人超邁期頤益貽明範爲當世賢母與六母並傳無疑矣此史冊所少而豈稱述所能盡哉因告之諸使君致之中丞以爲太恭人祝云

壽封君惠坡馬先生六十序

子讀載籍而歎古先王養老之義詳哉其言之也蓋王制陳先王之經法撮其要指子意其卓詭不倫而獨三

復于養老之事一篇之中數致意焉豈王者首政成化之端固莫有踰此者乎當是時鄉國之養既備而天子歲巡方嶽必載珍從高年見之惟恐或失而朝廷之所尊禮天子至自爲祖割親執酳饋而老者杖而見天子坐而受乞言斯亦隆甚矣然子聞先王尚齒貴德非獨體貌其老而已也所以著行誼責視效悼政本而重化所從出也而當先王之時則其道漸摩者深老者所浹洽浸漬習而善者久矣故年與德高有以訓厲子弟表正鄉俗而先王因養之序序子弟觀法焉是以治行休美民性雅醇緜老者爲之先子弟有所率也而有司因擇子弟而率教者升于天子列之百官而登之公卿而

或多具文報簿未見能實實德義而父老所以致子弟者或徒督訓詁文字之業以取第貴用而未必其積行稟德躬爲之先是以仕者賢否殊而蹟判矣而子所聞蕙坡馬先生者世所稱高行有德者也親教其子思參弱冠至成進士以學顯于時被選中祕子嘗與出入金馬聞游見其貫穿典籍考究六藝尋古人之秒論微指而博肆于文辭子以爲氣銳不可當及稍稍以鄉人從宴聚則清夷惠和循物惟謹心常有以自下者退而觀其所操持廩廩自立子竊奇之及子聞蕙坡先生乃知思參子之賢有以也人皆言先生少孤悉推讓其兄以父業不受而積纖起家然能時以施與佐人之急雖操

廢著贏縮而慨然有節槩之風性潔行方不與泥滓已誠信于鄉矣專以古大義趨勉其子其子可謂率教而蕙坡躬親先之卽　明天子施慶天下其襄錄孰有踰之者哉今年　月先生年且六十是日湖士人皆前起爲壽而予乃述古先王重老之義如此嗟乎以先生之德使益加以年其于杖見乞言之禮當何如也而予知思參子他日必爲賢公卿以贊　天子政化之盛其所取法者有不可勝道矣先生因徧舉湖士人之觴而命其子拜受祝

贈郡伯唐巖先生誕辰序

明烏程董　份著

嘉靖壬子夏六月十日是惟唐巖侯誕辰而郡之屬令諸君徵予文爲贈既又懼子之以不敏辭也則又懇子友王子馳雨中沾濡來督趨之唐巖侯與予雅素交善重以諸君之請而王子之來實勤誼不敢辭抑子讀古載籍所紀諸藝林名家文章所論著自學者所傳述其由生辰而作者不可多見至近世往往乃有之然亦必其人之耆壽乃用是爲祝而近者郡縣牧伯有德子其人則人戴其德而欲稱且祝之不得其便也則假其生

辰以進而予見牧伯之賢者輒自以方壯仕不肯應稱祝之列多所辭謝然其諸所爲祝者可謝而其以文辭進者其原不可得而止也蓋自近日而作者盛矣唐巖侯既壯年功名方未艾而又好古道惘惘簡靜多非近世繁縟之節則諸君雖欲以其辰進安知其得許乎然予竊觀崧高詩人所爲申甫作也詩人以申甫爲周室蕃翰之臣諸侯之式故推本所生之治以爲崧嶽降神之兆蓋賢者之生關國家社稷之運其端非偶然者詩人所以推而重之也世之以生辰進者儻亦有崧高之意與且詩人以諸侯而祝天子以大夫卿而祝諸侯必曰萬年萬壽云者豈必其天子諸侯之皆已耆壽而後

祝之耶抑其下之愛戴其上其所願望固如此也故臣之于君屬之於其長其義一也莫不皆有愛戴願望之心焉獨安得而不許之且昔人言申伯之先職領方岳故嶽神欽其德而降之有子甫侯之先亦嘗佐穆王受天祥刑閎恤有眾神之所畀也而唐巖侯三世明德其祖父相承皆以節操清白顯列卿貳勳勞著于朝遺愛及子世德人之後宜其生之不偶然矣而自侯之至郡則內勑其身而外務檢約以郡居吳越南北之間饒于俗而華于奉上財力稍稍而困又當孔道之衝冠蓋接于路益以不繼子是黜無名之供重憯侈之禁革靡麗之習一切與百姓更始勁雕反樸歲省民者不可勝計

郡又喜訟而獄繁好詰而竇實上惡其人而持之以深文峻之以法罔則文益多而巧避法益密而不勝侯獨親治文書詳論讞可矜者矜之不可矜者惻然置于法民之至庭者見得其情也而不能隱吏見民之情得也而不能以舞文文法少而獄訟益以休息郡中政清若懸鑒也故夫論侯者不必其知與不知皆以爲冰玉瑩然無疑也其士大夫不必其厚與不厚皆以爲君子長者其中無他也民不必其有事無事皆以爲身自節省不欲以煩民者也論罪者不必其能脫不能脫皆以爲愷悌惻怛愛人者也故自郡之七邑遠近皆歡呼鼓舞樂其得生其所以戴其德澤而祝之永久者何獨不如

古之人與頃侯道吳興過子于潯上子見其食不重肉坐不容席自言少苦弱質今屏欲絕好視天下之物一不敢嬰其中而專意以撫元元盡職業爲務蓋焦然慮其不及也因曰予顧何能幸七邑之令適皆得人有以輔予而竊用庶幾耳予乃起而歎曰斯侯之所以益不可及也夫使侯獨竭其心力以治郡此特一人之賢也今合七邑之賢而其治之古聖賢所以相天下之道也其事非稍闊略禮法而以精意相通則不可成侯深然之茲聞侯所以待諸邑者既如予之所云而諸邑皆摩厲以道以共成侯志一郡七邑其意之流通如一體也則其假一日之便而進視于侯當與世俗之爲祝者不

同矣侯又安得而不許之嗟乎以諸君之意使得有如古之詩人者出歌之于時以附于大雅之後則其文辭之所表著當何如也而予愧鄙劣不能有以副諸君之請因謂王子曰嘉郡文學之地而侯方振之必有能言者歌侯行事以媲美於古子亦當努力矣

壽封君南莊處士澶淵晁翁序

予嘗讀詩至衞魏之間誦考槃十畝之篇作而歎曰嗟乎魏舜禹故都周同姓之封而衞康叔之國也有先王之遺風焉宜其多賢也然予觀春秋時衞魏政亂矣賢者仕不得志而簡兮北門詩人傷之彼其往逝而不出幽隱而自寬夫亦有迫于時者與其託河澗場圃之區以終其身者豈誠得已哉予又以深歎其時也而澶淵在衞魏間地當兩河介四達之路諸侯數嘗會盟而楚漢方戰守鴻溝白馬之境軍歎往來而至宋人遂以邊虜用爲相持而予聞其中頗無名山巨險之限而扼以蔽蔽當此之時民亦亟已又何暇有隱者之從容乎予竊重歎之自　明興重閽列徼不啻百二諸衞魏郡縣不復被邊而殽處其中爲京師作輔澶淵實稱雄州焉百姓乂安涵濡政化而士大夫依日月之際功名俱著于時間者二三諸老列在九卿爲賢股肱而檢討晁子以文學侍從與諸老出入金馬間聲施籍甚其餘乘時奮起彬彬不可勝數自茲以來天下無不稱澶淵之盛

者矣蓋世亂則羣龍在野世治則鳳麟遊朝時之所值固不同也而子與晁子遊聞其尊大人古澶先生者獨以隱得居其鄉予又私慕焉先生自少時則當隆治之世顧不喜仕進安意田里勤身力作以率其下給公上之賦而不務殖產積蓄故其家常貧然先生多大度意恬如也當其平居時既已不振及其于貴終未嘗稍廣田宅治室廬爲後日計既蒙恩以其子貴賜封矣獨歲時北向謝益辟匿不肯入州府大夫請賓禮輒卻之閭里有宴會不往亦不肯數召人宴會獨親知就見之乃見設便食相對或語合輒連日夜不罷時時召子弟鄉人問樹藝教溉治占歲穫起壽爲權人或訊田野事有

味其言之也或夸羨世人寵貴厚利輒謝休去蓋泊然
澶淵之上者七十餘年矣人亦有言吹篪有嗃吹劒以
吹先生于仕進富貴猶一吹也子所聞先生行義甚高
嘗慨然想其爲人思欲一從先生游登望衞魏之墟觀
古人徜徉栖隱之處其迹或有存者而先生七十餘年
與父老相傳知往昔事多矣諸澶淵興衰之際更戰爭
平定之秋抑亦有可言者乎其間城郭臺榭既已敷易
而考槃十畝之徒所稱阿澗場圃之區又知其何在也
以子閒先生雅好傳記嘗益采山經地志齊諧外史稗
官說家之類稍稍誦覽之至其人奇行偉蹟未嘗不慊
歎焉方漢宣之時懲博陸之後而操切羣臣綜核名實
赫然爲漢中興非不甚美而其時稍刻責矣丙魏者固

逮者斯亦有異聞乎子既欲見先生而采有繇會檢討
君方奉使河洛驅馳四牡于澶淵之郊得拜先生于堂
下予乃餞而告之因曰自古隱處之士尙矣或乃政失
于上而備遭其窮幽思困阨有閔時之嗟雖考槃十畝
號能自寬而其睠傷宗國之志宜亦有不能免者獨先
生幸值治世得遂其高蹈之心此不必求之衞魏之間
而曠世之迹在是矣昔唐虞師師衆賢在位而箕山潁
水無人焉猶未足以明當時之盛唯其箕山潁水出而
後唐虞之治若培而高若湛而深乃予未知先生于箕
潁何如也澶淵之盛果如若人雖千百歲名未艾也故
予以告使君而爲先生祝

大宮保太宰嶽丈默翁吳公壽序

今年爲我太宰嶽翁七十壽矣自鄉之縉紳士莫不皆
祝以言而四方諸公大夫亦莫不皆有投贈蓋翁明德
故所昭著海內者益炳朗傳誦備矣余小子不佞輒以
論人當觀其微而考德當究其隱今謂翁踐更敭歷所
至潔淸惠澤在人閒令名滿當世其誰以爲不然也今
謂翁表裏粹醇巨細謹勅量無不納物無不容知不知
皆稱爲仁人長者其誰異辭也是皆觀翁之大矣而未
必察其微知其隱也余小子嘗讀漢丙丞相之事而竊
歎焉方漢宣之時懲博陸之後而操切羣臣綜核名實
赫然爲漢中興非不甚美而其時稍刻責矣丙魏者固
皆漢之名相宣之股肱一時同稱後世並紀而魏猶不
免以威嚴稱意蓋英君在上勢固爾也當是時獨而丞
相尙寬大不肯按驗官屬而人稱之然亦不過以爲略
小事知大體而已乃余觀丙實欲簡按治寬法罔以矯
操切之敝救綜核之繁而默挽孝宣之治縱未盡能然
足爲君德之補多矣而丙既不自露人亦無由知之若
丙丞相者其有古大臣之遺者哉唯我　肅皇帝御極
以來其明日月其威雷霆眞五帝神聖匪獨漢之英君
也而奉行者或失之過柄事者或因而爲奸翁以其時
掌天官受委任其亦有難者翁獨秉至誠厲精白如冰
之雜汙泥而其色瑩如玉之蘊璞石而其光含日夜思

所以斡旋政塗匡弼治道而或未可得則一切爲渾厚爲深沈用舍有當于人則推曰此及否則引曰此部之失　上誤從之凡所用才賢布列在位而人不知其爲翁力以翁未嘗爲已功也凡所黜不肖而人不知其爲翁能以翁未嘗爲已快也非獨讓權亦且辭名匪獨歸恩亦且分怨匪獨不露于言亦且不露于迹是以人鮮能知亦鮮能述而翁實以渾厚深沈行寬大之意以助　神聖之德培　國家無疆之基則心可通天地志可質金石非天下之大忠不能也處涸渭之羣而不滓居震撼之地而不搖至和之中有至介焉非天下之大勇不能也而人徒稱其潔清服其粹

醇謹物雖知翁矣而豈足以窺翁之微識翁之隱哉蓋翁眞古大臣之不可及者矣竊嘗聞之世之所章而顯者人之所知也其所微而隱者天之所鑒也鑒之也深則與之也至與之也至則厚之也篤今翁以七十而耳目聰明手足便利起居堅強若五十許人耳而又養性得道齋情怡神天將開翁以喬松之壽未艾也翁名位既極與其夫人諧老四子躋清曹秘署曳紫綬懷金章光采照映而小者亦奇如莫邪出硎渥洼汗血方騰躍而起天將貽翁以寶氏之福未已也豈天所以鑒而與之者獨殊耶抑其微與隱者有深契耶余小子忝子壻之列附肺腑之誼出而從翁朝著人而侍翁家庭或庶

幾知翁之心者而智術短淺不足以窺其淵微識其隱奧而翁又不露莫能知之唯曰世有如余之知丙吉者焉其必能識翁矣

贈朱母碩人六秩壽序

始予束髮與朱子鎮伯交善當是時鎮伯之嚴君尚無恙也而聞其家事往往從鎮伯之母碩人是快予固知其嚴君自布衣崛起世所稱賢豪長者也而顧以從中決事予竊怪碩人之能心獨奇焉以問鎮伯云父獨以儻蕩大度擇人爲端呼吸俯仰轉圜趨便識贏縮大指不失計算而已至其剸絜諸務錢穀出入僮僕食口多寡作業上下賓客往來穰惡豐殺之宜積羨纖微之較

父未嘗沾沾與也即大事入而容毋設難而詰疑詳晝而審策乃起而如鶩之翼風焉予乃歎其嚴君不階尺寸嵬然自振于時其事固有以哉彼世之較升斗積錙銖身佩鍰手提衡磨吻擢筋而不得息者此擔夫販兒爭一錐者耳非千金之度也縱微時而起齋亦非豪舉之業也獨朱丈乃爾然非有贊之于內亦何以輔其志而雍容以成之哉會無何而丈即世鎮伯尊未弱冠諸按行其家者不知其家之失嚴君也自內外上下交堵家亦不知其易世也獨纍纍撫其弱子相與爲命以豎于成立于以是重歎碩人之賢或言婦職中饋德在無非而已在昔禮之所載詩人之所咏其所可見者不過

賜醴紉紝蘋蘩縞紵之事所以施之室家承敬養而將宗祀云耳非有才能表見之盛而其遭値發嫥亦不過温惠淑愼矣靡他耳又無有持門戶而起其家者是則然矣然予嘗讀司馬氏貲穿數千載間序述古聖賢忠臣烈士壯偉之蹟而寡清者特以用財自衛不見侵犯秦皇爲築懷清之臺因而得書清翁鄉寡蘼上與數千載間賢士大夫同附青雲而垂不朽容有以遷史爲過然不循常蹈故乃世庸軼得一足奇可以表見耳且當三代時受田之制定故無甚貧之人亦無千金之家女生其時其才雖有富家之吉無所得施及其嫥也無甚貧則不待持無千金則其持不待力宜其所可見者惟女德而已此先王之治化則然也自周之衰而其民無制于是往往得致千金而貨殖諸人作以夫既以致千金之家乃其內不能持壹其丈夫之業無矣貽燕其子以保于後世則豈明知者之所忍哉且予嘗覽貨殖諸人非苟爲貲也彼其抱天下之才變而不能盡用因亂世以釣奇耳觀朱公霸業之餘烈可見矣予固嘗稱朱丈以爲朱公晚居五湖今湖濱之朱豈其苗裔耶不然何其意之奇也而碩人以發自持與寡清適合予是以兩奇之今年七月爲碩人周甲子初度之辰所嘗與鎭伯游者數十百人將以爲壽而湯子朱子相繼來徵予言初碩人以鎭伯弱而嚴君卽世縱其子多所招致賢者與游築館第設供張甚盛使歲時誦歌其中日夜趣其子與所游者舊厲千學故鎭伯學亦成矣而中忽以病碩人驚亦病鎭伯力疾多方以瘉母病病良已而鎭伯亦差至是率諸孫捧觴上壽相對以慶人以鎭伯孝感也二子與鎭伯游甚久言備知碩人往治酒肉蒸嘗甚敬事始吮疽割股力行所難甚篤故有鎭伯孝養知者以碩人感之也嗟乎碩人至是與詩禮將合當過寡清遠甚而鎭伯雅志道義日夜力學以待用士多稱嚮之昔朱公不得爲有子矣使太史而在其序述之者何如而予非其才也徒以爲碩人

壽封君毅齋江翁六十序

予讀載籍觀古先王養老之禮鄉國燕食之儀胡家杖見之節其道備矣然予竊疑先王明禮定制朝廷之上以示有尊百官趨事拜起就列而父老或乃起閭閻彼延進而乃坐而乞言祖割酳饋至有就而不敢致慤而不敢乞者如其義也亦少褒矣予意當先王貴爵尚齒必有元老耆舊有以稱其禮者未必其出於閭閻也然子聞先王之禮非徒以隆高年而飭體貌也所以尊有德而尚治化也設使閭閻如箕山渭水之間其人卽出此其禮當何如哉卽其有不稱德使先王舉憲乞就問之禮備惇史記善之官此其人何以爲壽而湯子朱子相繼來徵子下之高年殊德非必其老之云也而先王之時仁義浹

洽諸父老沐浴齋澤其漸摩所從來久矣故皆有以列先王之養其在鄉國者皆其善者也故皆能訓率子弟謹行從化力田勤穡以奉明教知法守是以先王化道淳美風俗長厚繇父老爲之先子弟有所率也要足以與化善俗豈必其德之大小哉而自近世以來養老之義不可復見而閭閻篤行之人往往被褐懷玉白首以老不知有禮節之殊其子弟親戚鄉黨具服其德而無以稱其尊崇之志則歲子生辰置酒張樂捧觴前拜起舞爲壽歌呼醉罷斯亦先王燕養之遺意已而又徵文辭廣賦頌附于青雲以施海內明當世嘉樂之心佐典禮之所不及此非其盛與乃予見南豐士人所以道述

江翁之事予心獨喜之夫以翁之獨行卓越隱于閭閻年且老而德益著郡邑歸誠千里誦善此其在先王之民之賢者矣其爲人廩然有古好義之心慕振施務急難輕假貸食貧乏修圮橋治廢道人皆言江翁家不裕而多慷慨之度其意豁如也無尺寸之籍而鄉人輸情有事就直民爲之罷訟此其所積累深矣明興當列聖致治之緒上嘉帝皇修近世之闕其千養老稍稍而備江翁獨仰承數十年之間涵濡久遠而明天子益纂統業務超軼自古議禮崇化歲時下有司存問父老申肉帛之詔而江翁之子職方君明經起家列在名署承寵恩受封錫則翁訓率子弟尤足表白故已託之青雲之上非復昔之閭閻矣是聖朝之所以尊禮者豈在先王下哉今年冬江翁以六十初度南豐士人方舉賦頌之典而屬之于予予未嘗識江翁而與諸士人游時數聞江翁賢職方君又予所善也以予觀子職方得博學文雅而謹飭好修志常有以自下者諺曰不知其人視其子子何愛不敏之辭爲翁壽哉是日也江氏子弟親戚鄉黨之眾宴飲之樂當不可勝道而職方以在朝念獨有不釋焉者然奉身事君他日益樹功名蒙光顯以爲孝親之大又不待予文矣

題畫贈李君與配同壽序

昔山海經稱崑崙唯帝之下都西海流沙之西有西王

母居焉儒者既以爲詭絕不倫而東方朔所著十州記又云扶桑在東海之東其地東王公所治張華敘神異經言崑崙銅柱其高入天希有鳥所棲止其翼東覆王公西覆王母蓋相去萬九千里而王母嘗登希有之翼東會王公如瞬息云其事尤不經見誦說者所不道然而多慷慨之度其意豁如也無尺寸之籍而鄉人輸情子竊以爲海外之區大荒之濱少人而多曠則神氣所通靈異所聚必有鍾而獨殊者且珍奇異寶金石草木之精變產于中國之外者抑已多矣然則海外神仙之說將亦有非盡誣者與然此乃從無人之地不與世接獨居而閒處謝物而絕嗜棄人間之所資而專務吐納以成其道其于懿親天性之樂室家人事之美則已遠

矣而世固輒慕之李生宏者京兆之弟子員也其父豫
菴處士與其母王碩人皆壽六十而其辰皆以九月碩
人長豫菴君一日耳于是有繪王公王母託諸仙以爲
壽者而宏請其說于予予惟世之人略近貴遠喜奇忽
常好聞一切誕漫之事以爲是不數于耳目而足詭于
人不知世所常有者亦正足以爲奇也彼仙者吾不獲
見不能斷其有無即有之亦予所謂海外大荒寂寞之
處耳不可以施于人世而古之言仙者亦復厭其寂寞
而云有瑤池瓊臺琉宮玄圃丹闕翠房謂蓬萊方丈諸
山皆金銀爲室光碧照映度爲高明疏朗眞仙所居今
繪者亦稍取此然則仙者猶有待于外以爲侈耶夫京

師天下之樞而帝之上都也宮闕殿庭之盛與天並隆
四海九州窮鄉下邑之人有白首望京師而不得入且
覩者亦何以異蓬萊諸山望其氣而不能至者耶今豫
菴君獨遊遊京師間爲上都之人仰觀太乙鉤陳象衛
之下如附天而趨其生亦榮矣即生上都而其人或困
于作業事詘于養亦無以自愉而豫菴君獨善積著騁
轂交馳坐而爲素封時從縉紳車騎往來造請有游閑
之名其配又能攻茹織僦力勤其家而治資飭具以助

始周子舉進士于朝數與董子游樂也而周于獨私念
其親西閒君之家居每時時與董于言之董子曰夫人
親之教其子也豈不欲其策名天子之廷乘時奮揚以
爲父母之榮乎夫人子奉其親之教也亦豈不欲致身
于時借日月之光以顯其親而遂其志乎然道有不可
必而時有不易致今周子既得之矣此父母之所深願
而西閒君之所至樂也子亦宜有以自解者而又何爲
乎然周子獨時時言之不置既而周子謁選得徽之節
推人皆以周子之材宜列淸朝備侍從居內不當以外
充郡縣之選而周子獨喜乃過董子而問言董子曰周
子之喜宜矣且毛氏當末世受一府檄耳而所以喜者

以爲親也今周子獨生明盛之時上逢聖天子親奉大
對顯擢名郡而因南還得見西閒君子武源蘭山之間
而宗族親戚交游之眾方泛樓船並苕霅設彩張旆百
里之間觴酒日至周子曳組垂紱率子姓昆弟百拜堂
下起舞爲壽紛羅雜穀陳鐘鼓調歌絃宴飲歌呼赴節
會響而西閒君朱顏緋衣與士大夫揖讓進退舉子之
觴諸閭閻父老相望歎息冠蓋接道雍容甚都斯比之
毛氏不亦盛與周子昔日之所以私念者至是而益釋
矣周子曰子必有進之董子曰子何以進吾子夫事君
策名通籍于朝剖符于外人臣之茂榮也顯親遂志上
得以効職下得以寵歸人子之至願也子何以進吾子

雖然予竊聞古之君子所以事親者非獨以顯親也所
以顯其教也故夫洗心濯德畢義願忠事君之道也勵
精淬志竭能盡勞刻職之法也內勑外愼精白謹嚴者
持身之矩也此賢父之所以爲教而孝子之所以不違
者也予聞西閒君古道篤厚隱德田野有積仁稟義之
風可以爲賢已其所以訓周子者其言必知大指其要
歸于忠孝其辭凜凜不渝可謂知所教已而周子慷慨
俶儻恢洽奮厲于自少時游知其不羣也今其之郡子
知其以儒雅飭政內多平恕之心而外有不可犯之法
世士皆羞語焉故曰何知仁義習俗已成而不可返矣
雖秦失其道而魚爛河決亦民之勢然也故夫古之易
治與後世之不易返亦自其人之愿慤與否而已矣紀

壽泉石紀翁七袠序

予嘗讀載籍而觀古先王之時何其人之慤而愿質而
不文而其俗之易于爲善也老子言土德不德漢人稱
良玉不琢夫以其本質而施之未雕琢之化民不見可
好上不見可述安常順故而已其何與德之有自先王
之教衰而戰國諸侯之間士以縱橫短長捭闔反覆一
切險詖之說用而秦又厲以權術文法至君臣父子親
戚之間瞬息異變人不可保愿慤忠實抱義而久孤子
世士皆羞語焉故曰何知仁義習俗已成而不可返矣
雖秦失其道而魚爛河決亦民之勢然也故夫古之易
治與後世之不易返亦自其人之愿慤與否而已矣紀

子宗周者少長與余交善于嘗與上下古今而論世變之異慨然思先王之時之人而其尊君紀翁者數聽而稱之因獲從翁濤上移日夕不能罷去濤吳興之僻鄉也而吳興浙之僻郡也其人寡貲介游閑而亦無甚貧者僻陋之故也予少時見其長老往往多麋鹿食飲有終身不知官府者少年力田作治桑枲鮮爭而簡訟而濤又吳興閭所稱腐濤者言其不能堅訟如腐之易潰也及予壯而郡稍好侈而務勝心竊慮之及宦游以賜告歸則見其獄訟蜂興至不可勝數而濤赴臺司告攝多者至數十百人每訟入濤居邑之十六七焉昔稱腐者化爲金鐵矣何俗之易變也愈益慮之及于去復仕

而茲歸則爭逮日繁郡或持裓格捕負固樹幟吏莫敢問而海上攻據城邑勢尤震動而吳興城門亦嘗晝閉因竊歎詩之國風以一國之風形天下即此以見彼也小雅以小已得失其流及上因微以驗大也故夫民俗之變自一鄉一郡而可知矣夫俗之數變寔攘之所由起也豈必前世蓋于今爲烈矣豈必先王之人之不易見蓋予雖欲追數十年以前所見諸長老純樸之民而不可得矣獨憶曩從紀翁以來其宴游起居行事大略可一一記也其言久不久皆可覆而稽也故予獨幸見紀翁翁少讀書不喜經生業不樂仕進嘗居一園種菊數百本四方人皆稱紀翁菊每秋時菊始華客至者冠

蓋填集翁乃悵然曰豈可使爲貴客媒耶遂拔不種乃獨行汲灌畦藝他樹木取蔥蔚而已濤近市嘗居市肆間守不二價雖三尺童子知紀翁價不易也其家約遺穗墜粒行掇俛拾不得輕一錢然義所不可雖千金不動平居怡然與人周流當其見所定雖百夫不能奪也交友不爲嗃嗃然久不見不加勤及見不嫭自持身及繩束子弟皆有法度不得失尺寸予曩見紀翁以至于今蓋始終如一日矣使儒者論之其居市有康伯之風其拔菊有支遁放鶴之意其灌園有漢陰丈人之高其家約有任公之勤交友有晏子之義訓勑子弟有石氏之醇謹而翁獨以身隱矣安用文之反裘而蒙不欲知子世而世亦無從知也貌不踰于時人名不挂子朝王貴齒尚德所以維持風俗而懼其變也而其民亦率從而聽法焉所以不遂至于變也使濤皆知老成者爲法則猶可以及返使在所皆得老成者以有取法則何以異于先王之時也故稱古昔極世變而濤吾土也欲其急返尤切焉故以告濤人士而爲翁壽宗周翁仲子舉于鄉其季與孫皆游於學而孫爲選首紀氏彬彬與矣然皆知其古道必喜子言而爲翁稱觴之勸

壽封君玉溪七十序

古之人宴飲相祝則起而爲壽詩之歌君子曰萬年祝之至也然未聞有用生辰而爲祝壽者自漢以來諸名家藝文所載其賦頌多矣獨不見所爲由壽而作者近世生辰之祝始盛而其當紀之年則尤盛焉或言其非古予以孔子稱父母之年當知也其逢辰度紀則親之加年始焉其人子有不當知而慶者乎其親戚交游有不同其所親人子之情相慶而祝者乎故用辰爲壽子之慶其親親戚交游同其子之情而相慶可知也異乎古而合于義者也予嘗見士大夫家當其親壽則親戚交游往往屬名家藉重徵文辭廣歌頌張縣前堂布列陂壁

燦然盛矣蓋近世藝文所載卽名家由壽而作者得什之三焉斯亦多已戶曹吳子定夫與子同進士于朝相善也其親玉溪壽七十今年之冬仲實逢其辰而先是天子以太廟成加恩廷臣封玉溪以其子官戶曹主事會主事君方奉使還報守官曹中而玉溪翁家居于是與同進士而在朝者咸相慶主事君而屬予文以爲玉溪翁壽予惟古之人所以貴壽者爲其積德體道身率行義足以式邦人而示四方也故文辭歌頌者所以形容其德美傳誦其實播之詞林垂示永久立邦人四方之準者也故行而作則言而有稽觀風者有采紀傳者有述非徒以相慶之情而已也予乃聞玉溪翁好讀書

負志意多感槩欲一有所施用久矣嘗試爲丞專以德惠佐百姓而未幾乞老雖不能受其志不可量也既罷居益務惇睦尚質本業崇雅黜浮南海人皆重其家行敎子弟有法訓以忠孝博書傳考當世之業定夫既進用貴矣而諸子及孫皆彬彬盡與于學每爲書與定夫未嘗不反覆事君厲官之義三致意焉顧屈下僚不竟其志然其所自樹立者亦足自見已今七十而壽康躬荷天子之顯命有子立朝諸子及孫族姓內外親戚交游羅拜上壽德厚明著而文辭歌頌之設皆有其實矣豈徒以世俗之相慶者比耶其著于詞林固當而惜子非名家不足以表章德壽之略然如玉溪翁所自見定

夫文砥淬任職多士人所樂與其自朝之名公彥儒及其親戚交游之賢而有文者必有起而述之使邦人可法四方可誦矣乃謝諸同進士而告不敏曰子姑以是爲定夫之當慶可也

明烏程董　份著

尚友堂詩集序

龔使君之守嘉興也有詩二帙其門人諸文學纂之屬邑諸令君梓之而傳之藝林播之天下皆以其不煩繩削而出自性情無事琢磨而動合風雅得韋左司之沖澹探王右丞之雅醇詩信美已而予獨美其嘉興之政因論次焉蓋予嘗觀畫家之說矣夫畫有神品有逸品畫至于神極矣而識者以逸品爲最上何哉蓋神者精畫之諸法而至其極焉者也逸者超畫之諸法而至其極焉者也故宋元君見畫史之盤礴而稱其善者固以

其逸也夫政亦有之昔宓子賤巫馬期皆孔門之弟子春秋之高賢也巫馬期戴星出入勤勞而單父治宓子賤彈琴不下堂暇豫而單父亦治然數子載之下誦宓子之賢者至今益盛不衰此亦以其逸也謂之逸者若有意若無意越拘攣之見登昭曠之原單父之政以琴而益賢嘉興之政以詩而益顯古今不同其爲逸則一也夫嘉興者吳越間一都會也地大人衆而物蕃其人輕心足智習文法喜訐爭間者因睚眦乘瑕釁三人成虎十夫撓椎民既蜂擁蝟興而屬以鷹擊毛摯大獄數起訟多無窮而數百千人方攘臂以繼其後人皆錯愕謂莫可爲矣獨龔使君至則斲雕破觚闊網疎目一切

與民更始去其苛察繚繞使得反其眞除其煩憯疾苦使皆安其業而使君嘗爲令茲郡矣民皆稱其神明戴其鎭靜神明則不可欺鎭靜則治不擾服之既久令之益孚民皆悟其爭之爲非而知其訟之無益數年之搆結者不踰時而散百里之赴愬者望庭而還遂曠然一變其俗銷其萌弭其隙若使君者眞有大造于嘉興者也故觀嘉興之政者見其案無停剖獄無繁逮事無淹刻應無愆期何其綜理之周若彼也及其與使君晤也則見其文無操切法無糾纏內無懲凝外無牽掣又何其優游之適若此也而使君性本恬愉度復弘廓方與郡之諸僚及其諸屬皆簡其禮文浹以志意怡然無間

也而諸僚諸屬亦皆同心壹德佐其治化贊其弛張翕然相成焉蓋使君益以逸矣郡故有二湖稍稍起臺榭而使君以湖爲習池臺榭爲滕閣往往偃息于此居則坐嘯出則行歌俛仰無累樂也而郡之諸紳及諸過使客冠蓋接軫類皆閑于文學善子辭賦使君咏而紳冠蓋和焉諸僚諸屬亦相次酬答其樂滋甚而烟雨微茫田原錯雜則植耒之輩鼓枻之徒與子作勞悠于遠逝途謳溪唱交響互發而使君于此樂不可言歌咏日益富矣故使君雖蒞郡政而其才灑然出繩墨之外其趣眇然在江湖之間其氣翩然出霄漢之上予嘗謂使君之才天下之逸才也使君之趣天下之逸趣也使

君之氣天下之逸氣也斯所謂若有若無越拘攣而登昭曠者乎以是三逸者成之于政託之于詩則雖天台之聲作金石楚郢之調引商徵推而續甘棠芘蔀之章續素絲委蛇之什將無不可者何渠不若王韋乎又何渠止于王韋乎古言河潤九里子家切壤滋使君餘波之潤久矣故本其德政而並著之使君錫山人別號毅所適天子美其政之卓異超晉浙藩參知藎異數云

奉贈太子太保大司馬崐翁張公歸蜀序

初大司馬張公辭位上固留而公數引疾稱篤重違其志賜乘傳歸矣不穀之子醇奉使蜀國將過公縣車第謁爲瀕行踖而請曰昔漢李司隸爲當世望數戒門弗

受謁而孔融自詭通家得召見史冊載爲美談今公望重于李遠甚而異日者數進小子醇慰籍之固以通家義也茲萬里往而無家大人一言其何以授謁乎子曰醇來汝即無請吾固當發之汝獨不聞過河洛而思禹功者哉夫公有大造于浙者也公身事三朝所策樹功炳朗在天下吾老弗盡著獨嘗著其定浙二變者爲記矣浙人一日無忘父母之國則一日不當忘戡定之功吾是以重申之使汝子孫世世弗忘以附河洛之義非獨爲授謁貢也先是浙以兵變閩矣天下方承平而浙首難廟堂愕焉會公自邊鎮召還佐司馬矣皆以當今有文武才爲國家緩急匡濟其艱者非公不可乃白上命往綏焉公方還席未煖而朝辭暮即出叱其馭驅之再浹旬抵浙未至百里而民變有端矣報數十至始公從邊鎮來宜自長安出客有建議言浙鎮無他兵今公所任將提之以遂請益募三河六郡良家子而令邊故所任將提之以壯我軍勢寒賊心此制浙一奇也公笑弗應至是客見爲失計皆起曰急矣恨不早募以至于此今且駐旁近郡徵兵審進退察機宜而令士以空拳冒白刃縱自輕奈國體何公復笑不應疾驅之驅且至以日中入幕府車未及解驂餐未及下咽參庭之僚未畢登壇之令未施而反者攘臂羣噪幕府前蜂屯蟻擁即大澤之斬木揭竿不驟于此矣因分劫里閭呼號擊撞即武安之屋

瓦皆震不慴于此矣遂乘夜縱火焚杼燎閭即咸陽之慘不烈于此矣而公行不提偏師至無一旅百官辟匿左右鳥鼠竄乃大開轅門挺身介輿出牆屏外而前無列挺後無闕戟旁無指使即郭汾陽之單騎龔水衡之單車段太尉之匹馬躉卒勢不孤于此矣而乃驀地運謀令人鑿空往說遂能使脫巾犯上之兵轉而爲反戈討賊之役于是露顙提鼓者盈塗連鐮獻俘者塞路而公徐自轅門外登堂皇據座梟其鼓懸藁街受其俘縶諸社或箠或釋事定直須臾耳語載于定變記中定既久公獨念剋伐者一時之微權名分者百世之大法反戈餘黨權或可原而脫巾渠魁法必不宥乃下檄明諭

俾每營縛首難者二人則一營千人可以免矣于是千人皆稽首願縛而二人亦延首就縛而公亦無偏師壓之一旅督趣顏色不變聲氣不動而綱常以正國法以伸事益大定矣亦直須臾耳夫兵民之亂相乘其勢相倚民既踵亂而兵無助虐已幸矣而今以亂兵攻亂民天下之至奇也兵既已効討賊之勞又追治其犯上之罪而坐令自縛不迫以威尤天下之至奇至奇者也微乎微乎人莫能窺淵乎淵乎鬼莫能測不圖蔵難定亂之神速深妙至此也浙自是得爲安土復稱樂國吾謂不可一日忘公者然與否與然此特自吾浙言之也自

撫釐諸公以來鮮有兼鎮者有之亦二三鎮耳而公獨易五鎮有事則馬首北嚮南有警則車轅南指車轍馬跡徧天下半公所經略亦勞矣凡在五鎮皆捍大患當大事其奇略與浙等公所樹立亦顯矣有大臣如此方鞠躬畢力圖報稱于前而忌才妒功者從而媒孽于後此巷伯之所欲投畀有昊而屈原之所以問天也天乎人何尤哉然詩三百篇皆賢聖發憤之所爲作而屈原之賦尤有離憂焉公文章追秦逼漢而詞賦出騷入雅自英少有天下名天將使公益究其業爲一代宗耶而子聞蜀大巂之山高出五嶽接崑崙西域上與天通將有神仙往來其間公庶幾一遇焉而漢留侯者張之先世也佐漢興帝業而一過穀城山載黃石從赤松子遊

何宜遂得人及其定益安輯之爲久遠無窮計乃嚆咨九卿大臣有天下重望任匡濟者鎮撫焉而大廷尉温公晉右司馬大中丞以往蓋異數也而温公者早以弱冠發省解天下言才猷超出者必推公繼以高第領鉅邑天下言治行卓異者必推公繼以召選居諫垣天下言忠貞特立直節慷慨者必推公繼爲廷尉而守法不阿斥強佞不顧則忠直益顯蓋温公側儻非常人也或言公神采飛動名滿宇宙志薄雲霄文武運動不測今載旗鼓持斧鉞而來其將有所震撼乎夫御軼馬者急其銜浙雖定而始嘗多變公或有以懲之矣而公則以施政有時而議治有本方變興而振揚天子之威靈奮

迅襲伐以杜釁難固一時制禦之權不可無也及已定而播宣天子之德化懷柔綏戢以保黎元實百世治安之本其可忽乎故雷霆之後必有霽日霜雪之後必繼陽春此天道也順天道以安天下者聖皇之仁奉天道以莫一隅者疆臣之職吾知所處矣且浙自知其夙負大憝則懷疑斁罹重懲則抱怵古云傷弓之鳥見虛弦而驚脫餌之魚望鉤影而逝言其易疑而怵也故古人之治民如烹鮮惟恐傷之而古人之臨民如馭朽惟恐或失當其疑且怵而寬之不暇慰之不遑又可急乎故公至而兵變民變一切置弗問曠然與之相忘豁然與之更始熙然與之休息使之洞然無疑坦然無怵而公

益飭吏加意拊循除其疾苦俾吏敦悃愊尙簡易則人不苦煩文矣崇節儉去奢靡則人不苦浮費矣黜苞苴罷掊剋則人不苦橫征矣察誣罔辨屈抑則人不苦沈冤矣公大槩破觚斲雕闊網疎目其條令約束莫非便宜操縱弛張皆有端緒諸治績不可勝道者而其本則公精白之操凜如冰霜端介之守確如金石而鎭靜如太山聲色不動淵嵩如渤海涯涘莫窺故人服之既深信之有素不驅而自順不迫而自從也蓋天下知公之才而公實厚于德天下稱公之政而公獨先于教公以人性莫不善而蹈辟抵禁不能自免則無以曉之也人心莫不欲善而按途求轍莫能自繇則無以導之也此所使之教未形而部治之率未順也故著吏奉行人傳誦教以孝弟焉而人知愛親則不敢犯上矣教以禮讓焉而人知守分則不敢踰法矣教以稼穡焉而人皆樂業則不肯輕生矣公在鎭既久其教益行幕府不勞郡國無事旗鼓載而不弛斧鉞陳而不試鞭箠用而不數犴狴設而不繁嘗閱兵較武而行伍踴躍轅門肅齊祗金革挺干戈居則誓以捐軀行則爭相愾敵而兵皆勝兵矣每嘗按民問俗而閭閻効勤田野歲力家機杼戶耒耜入則懷仁出則慕義而民皆良民矣而倭黠夷也蠢中國有故則蝟興蜂擁莫遏其端詗中國有備則狐竄鼠伏莫知其所于是外之刺赤白囊以

報警者既皆無閫內之探赤白丸以行斫者尤絕無迹干里息烽烟百城免箠戍歌謠興而頌聲作宴如也謐如也夫浙之封疆如故控扼不改也本爲首省而倏爲亂區今又仍爲樂國今之捐軀愾敵之士固嚮脫巾之徒今懷之仁慕義之儔固嚮攘臂之眾也何嚮者繹騷之如彼而今輯安之若此也此其明効大驗章章矣至是而天子以公能稱任使副簡命亟馳召公而陳守者最能奉公教而率吏以安民者也因與其倅敬子言書之

仁聲錄序

吳江當孔道之衝紳往來其郊者帆檣如織而其民

喜文法習律令好氣舞智獄訟之繁比一大府矣而錢穀尤甲天下比一小省矣以是縣號難治者必以吳江爲首稱而士之待選公車者莫不畏避之獨仁宇徐侯者大梁世家洛陽才子性倜儻爽朗視天下事無不可爲意豁如也當下車而民投牒愬者一日以數百千計吏抱牘上者一日以數十百計侯俯仰指顧牒至立剖牘上立判咸察其情而異其治所治即愚弱雖有坐必輕比原之所治即豪黠雖巧文必重法案之如秦鏡發函無遺照如太阿出匣無留鋒原必宜於案必當罪以是吏皆束手民皆斂迹而吳江之獄訟益簡矣至于貢賦而縣額歲以數十萬計民逋亦歲以數萬計侯俯仰

指顧條其當急寬其可緩咸酌其期而與之約即約未及雖上有督責弗加催即約及之雖下有強梁弗敢後如理亂絲引其緒如解糾繩挈其端緩而不弛急而不紊以是上多報課下多樂輸而吳江之錢穀益集矣然侯虛中坦蕩闊達不小拘喜交游好接納望枌檣出郊不厭周旋揖讓雍容縉紳間數款洽自暢人若不見其有事者而臨事事辦臨民民服非才之卓絕而所至裕如者能之耶蓋天下所難侯所獨易茕亦已奇矣而侯心惻怛燭民隱憫民窮視民窘若鼈若己偪側視民疾苦若己痌瘝而縣左江右湖數被水墊溺侯既多方救護振悼不遑矣乃壬午之夏湖忽震蕩風如颶作濤如海

翻吳父老言湖嘯者是也而簡村諸區屋漂如墟赍積如孚眞有漢所謂殫閭爲河者直須臾耳侯登城望洋日夜爲民慟會塡撫中丞按部使者皆駭亟檄府丞行水侯與行水僉益哀淚承睫沾臆不止見之有傷心者府丞亦惻怛人也亟辭去還白兩公尤惻怛亟以具聞荷天子浩蕩恩賜蠲與賑而吳江所賑蠲獨爲諸他縣先侯精誠之感也當是時也侯既爲民哀慟而未知中朝軫憐故作詩二章以寫其憂時之思而志其顧天之懇蓋仁心爲質而發于幽愁寓于詠歎非徒以詞也而吳江士人皆戴侯之仁而悲其意咨嗟興慨激烈和歌遂彙以成編題其名曰仁聲錄而別駕王君者

世與予善數過予乞言予惟吳江爲天下至難而遭湖嘯至變獨賴侯得蠲與賑是歲災而不害今歲則夏霖秋霽稱大有年雖亭于所言甌窶滿溝汙邪滿車而周頌所賦十千維耦萬億及秭者靡以加矣故侯轉難爲易者固才之卓絕而化災爲豐者非感之精誠耶昔春秋齊魯之諸侯皆以一善言而同天意非徒以言也及漢王遵誓以身塡金堤而弭河決亦非徒以誓也蓋其感之者深矣然予觀太史公纂河渠書以繼禹貢謂爲瓠子之歌而作也夫瓠子豈足當禹貢哉而太史美其歌序其意紀一時之變而附于古之典焉蓋史家之體然也予嘗承乏史氏茲方伏田畝間而吳江實先人墳

墓處幸松楸之無恙喜禾黍之生
君之請而紀之以附于甄子之義云

吳江明府趙侯異政編序

此明府趙侯奏三年之績而邑中大夫士敘述其異政
而頌稱之者也予惟天下之馬一也而渥注之馬獨有
異焉者以其行空而無迹也天下之劒一也而含光之
劒獨有異焉者以其觸物而不知也故漢之善治邑者
必稱卓異而中牟有三異焉若趙侯之異政多矣而予
請以其大者爲當世誦之可乎夫趙侯之在眞州本以
卓異被選擇而改吳江者也吳江以一邑而錢穀之征
四十餘萬蓋合天下轉漕四百萬吳江以彈丸地而當

天下十之一矣賦既獨重逋亦獨多故征科甚難而旱
潦荐仍逋益甚焉當路恐逋之積而益弛也數下郡縣
督趣之刻責之甚急諸他縣恐逋之弛而負累也數追
逮之比併之益急而侯獨曰當荐荒時民方多流亡吾
弗忍以征逋而促之亡也屬春夏時民方就田業吾弗
忍以征逋而廢其業也遂曠然與民休息悉罷遣縣中
諸役歸之農或親行阡陌勸之農數月間未嘗一言及
逋也及秋而立期限征之則民如期爭先趨恐後而
侯不動聲色不煩鞭笞以數旬間而數十萬之額足以
此一異也轉漕之卒在通都大郡彈壓者眾猶恣睢焉
而官無濫費役不踰時又何其速也此又一異也凡此

之車輿者矣其魚肉我民者何如哉及是而諸卒入境
閭侯之政者則皆驚曰是赫然威名不易犯也及其長
至庭而侯諭之以禮馭之以法則又皆服曰是毅然禮
法不可犯也蓋長以誠卒卒以語長其銳稍沮而意銷
矣侯乃進其長而言曰夫漕所以多競者以其眾且雜
也今與汝約凡兌米日有數毋緩而計其兌數以爲人
數每日而卒之應兌者若干人則吾民亦若干人必懸
牌以驗無驗而闌入者卒則汝治之民則吾治之有競
者加治焉各無貸約既定其長奉令惟謹卒亦承命不
敢違遂按序而進循次而兌自始至終自朝及暮匪懈
無競亦且無言蓋市貿未必若是其平而軍法未必若

是其肅也此則予自束髮以來目未嘗覩耳亦未嘗聞
也此又一異也侯好與利禦患嘗築石堤十里以捍湖
矣又嘗行堤而見田圍大者二千畝小亦千餘畝乃嘆
然曰夫圍大而潦則車厝之力不能齊是坐視其淪也
旱則車厝之水不能到是立待其稿也乃請之河堤使
者而宦給其費民自爲役鑿其中爲渠爲子惟禹爲古
聖王而孔予稱之曰盡力于溝洫溝洫者田間水道也
召杜爲漢賢臣而史書之曰開渠濬溉陂池而陂池渠
濬者溝洫之遺也是溝洫者豈細故哉侯纘聖王賢臣
之遺蹟創吳江千載所未有而垂百世之基功何偉也
而宮無濫費役不踰時又何其速也此又一異也凡此

三異者皆侯政之大者也故特著之若夫侯當百訟叢集而須臾折之則如鏡之垂光燭之秉照莫不稱其神矣侯當百事雜至而從容應之則如弩之發機矢之中的莫不稱其當矣凡若此類則更僕不能道編竹不能書予固不得而盡著之也而予所最異者則百訟既斷之後而侯恬然愉然若無一訟也百事既應之後而侯恬然愉然若無一事也故至繁至劇而獨多暇暇則從容宴游雜以歌嘯陶陶乎樂也又暇則引諸弟子列坐賢以文史亹亹乎其不厭也而侯雅善琴事已則鼓琴客去則鼓琴又悠悠其若有餘也此則眞所謂行空而無迹觸物而不知者尤異之異者也今天子方召諸

卓異而寘爲耳目晉爲股肱則侯所以佐天子之神聖者又可勝道哉別駕王君及其弟大行君與予通家善也茲將纂諸大夫士所敘述而梓焉予遂書此授之云

奉贈大中丞志齋周公轉南少司徒序

今天子命大中丞周公填撫吳之諸郡固特簡也周公者廟達之才宏博之學自往古經世之業皆所包羅及當代濟時之猷尤其蘊蓄至于察陰陽之消息觀象數之盈虛驗五際之因合五德之運探賾索隱其術無所不該若其審推步于玄虛定經緯于元度齊玉衡之七政平泰階之六符睹顯晢微其說無所不備乃其傳黃帝律法受黃石素書證尚父之韜應封胡之籙達權知

變其機無所不通蓋公于天人之故古今之宜文武之用可謂有所總括矣然公于諸子百家或知而不存或存而不議挹之不竭注之不盈其中浩如也顧獨默而潭思淵乎深造究道德之奧遡性命之原極其精微會其統貫故公學則知大本政則由至誠其所獨得者然也始吳之遭亢旱也禱祈之事有司之職上官弗與焉而督府尊嚴尤弗與焉乃公毅然行之自轅門至壇壝凡幾里當酷暑行赤日中而撤蓋卻輿徒步往返即從隸皆有弗堪而公日夕不休終始靡倦抑且側身思過閉閤引愆焦勞之意過于悛焚鞫疚之思踰子槁瘁雖其故道禾亦不至盡枯此則公以誠格天之應也公每有變異數爲具陳或懼其煩或議其甚公則憂在社稷慮切閭閻犯諱忌而不辭蹈抗激而不顧悉以黎元之困迫田野之窘艱憯怛甚深慷慨披瀝執筆則幾于慟哭對劾則備極哀號雖鮑宣之言民有七亡鄭俠之繪民有萬苦莫能加矣當是時也司農以國計爲重而諸鎭以歲荒並閫方恐太倉之虛縣官之乏故所請多格事未及行而公疏獨切聖衷閔之請蠲則得全折請賑則特發內帑三十萬焉固非常之大賚特異之天恩也此則公以誠籲帝之應也夫吳天府之國沃壤之區也

故其民喜驕溢作奇巧而俗侈多機械習變詐而俗漓公則以樸治漓以儉治侈而太樸之極百僚承之則悃幅不華敦厚無飾而漓者有可返矣至儉之極百僚承之則節省益崇簡約無貳而侈者無所施矣蓋公之所以化俗而納之善者類如此公又以吳之賦額極重而額則甚繁故奸吏得以舞文而黠民得以逋額甚大弊也而公數學本精不用勾股之法不資弧矢之文而會融九章輪旋六指則錙銖不爽毫髮無遺矣于是委之高賢授之方略總一郡之額而彙爲全書名曰經賦斯固垂之永久確然不刊者也分一戶之額列爲片楮名曰長單斯乃便之目前燦然有據者也蓋公之所以曉

民而防其欺者又如此然公又立鄉約而勸民爲善者眞有禮讓之風焉又立保甲而防民爲非者復多條禁之密焉故民爲善者有所厲爲非者無所容吳庶幾復爲樂土矣此則公以誠感民之應也既而潛山者吳之遠邑其地險其民悍而逆寇劉安國者自外于治化而造亂焉公實往平之予別有紀載弗盡著茲特著其甚奇者三有大不可及者二焉夫公之聞賊警也朝得報而夕召兵夕會兵而朝趣駕往如迅雷其奇一至則用間誘賊出巢勿使負固如弄狙其奇二賊既出而凡有所之必知其道預爲伏兵兵不妄投賊無遺類如罝兔其奇三然公預料賊方驟興協從必衆故賞格以生擒爲重以斬馘爲輕則是于張皇討賊之時而體聖朝不殺之意及其任事于一身而推功于二鎮則是于欣躍奏凱之際而存昔賢不爭之心茲二者非皆所謂大不可及者哉會公轉少司徒而水道副使許君請予言爲公贈夫許君者職專治水而吳中之水則大禹所導三江而定震澤者也蓋三江不入于海則大水無所歸支河不通于江則小水無所洩故吳中遷來旱則易涸潦則易滄職此之故也今許君往來于數郡勤劬于千里之間湮者開衝者塞至是而三江咸入百河順流而吳固千百萬生靈所叢數百萬軍國之儲所出也茲豈細故哉而許君復築吳江石塘以捍湖鑿吳江田渠以通

水子方勞苦之而許曰豈小子之能實督府之賜也非督府寬其文法何能自由非督府略其趨承何能自暇凡諸司之効力皆督府之運謨也予是以知公于屬僚蓋之如天容之如地尤非人所可及矣遂因其請而備書之

奉贈邑侯袁公奏績適當袁太公七十壽誕以具慶卮祝褒序

昔予嘗承乏掌外制矣諸所撰述者不啻二千餘道而其間具慶者百無三四焉予未嘗不歎曾子之榮三釜者爲其逮二親也而仕之遠親者亦難矣故事宦在內者凡閱三年一由部考即名稱職遂得膺封矣而郡縣

奏績必有諸臺之察舉者再而後得之而兩幾則諸臺頗多其察舉猶易也自浙以下則益難焉而吾邑袁侯獨得之袁侯者生有異資質近于道而道氣涵蓄蔚然太和情性沖融粹然大雅望之者知其爲德人也昔漢荀靖荀爽皆有當世名而汝南許章稱之曰二荀皆玉也慈明外朗叔慈內潤今侯于內外實兼之矣抑祈昭之詩有言式如玉式如金蓋玉比其朗潤而金比其堅剛二者皆不可闕也今侯于金玉實兼之矣故侯聲色不厲而嚴毅中存其于人檗若可親渾若無間也而至于其所持義其所秉法則賁育不能奪舉世不可搖矣此其金玉合德所得于道者全也故其居處從容政令

有緒其馭吏不爲鉤鉅而別疑似定是非若懸鑑焉巧者無所欺黠者無所隱而吏不敢舞文矣其臨民不使機械而總綱維引繩墨若樹標焉強者有所抑弱者有所依而民不敢越志矣其鞫訟不假鍛鍊而推腹心察肝膈若觀火焉直者無不伸曲者無不服而訟不敢飾誣矣而其大者則視民如一體視縣如一家當客歲之亢旱也始則惻怛矜憐劬勞祈禱凡可以救旱者無不爲繼則加意軫恤多方拊摩凡可以濟荒者無不至當是時也蓄實已甚而民得聊生則侯之力也遂皆稱侯有雲漢鞠疚之心有麛鳳鷺閔之愛有羔羊簡儉之政有鴻鴈安集之功故歌謠徹于閭閻察舉按于臺省而

諸所移書皆精白至訓讀之凜然而予聞侯之始在孝感也太公嘗卻暮夜之金如楊伯起之事而太公以爲乃解蓋其迹若儻蕩而中甚端方類如此及侯之官其伯起專潔其身故但遺之去而弗用吾欲永絕其後必當律之法以示懲于是遂至獄焉斯舉也千載而下當齊名伯起而峻絕過之雖與日月爭光可也若太公者不徒以言爲教而以身率之矣然則侯之操履純備卓然冠天下固有自哉蓋侯以四月上其績而制辭以七月下頒七月者固太公七十初度之辰因與其配陳夫人皆鶴髮朱顏斕衣華弗北向謝聖主榮恩而南面受子弟稱祝不先不後適值其時固當世之難逢人間之盛事也而予又聞侯之弟侗繼有俊才侯之子妙年才

尤奇甚而太公伉儷偕樂壽福無疆親見其子孫蒸蒸而起且將以重慶膺褒矣斯又非至盛之極所至難得若哉遂因木部凌君合郡之諸大夫而請予言爲贈也輒備著之

奉祝邦君觀瀑翁沈公五十壽誕序

昔崧高之什所以稱申甫之蕃翰周家也閟宮之篇所以敘僖公之保父魯國也或言崧高之辭簡閟宮之辭繁以是爲周魯之別然崧高者周人之稱其賢諸侯也詩人之義也而閟宮者則魯人之自頌其賢君公也國人之體也夫君臨則分尊屬治則情切懷德則感深發于中而溢于外以頌以禱不得不繁者國人之體宜然也茲沈公者湖郡之君公也而予郡人也則其援詩人之廣照物無所隱矣振迅則如風之披拂雷之震宣物無所撓矣故公一下車則遠近咸服眾庶同歸眞若斗

嘉業堂校刊

極之當空砥柱之中立而宰握樞軸則又以其有此本末也公于是而閔民窘艱問民疾苦所以恤民者無不周檢帑藏發倉廩所以賑民者無不至廣招徠勤撫輯所以慰民者無不殷民遂免于溝壑脫于網羅聚其室家安其田里雖范希文之保綏西浙富彥國之全活青州其恩澤不加于此矣而湖之不造巨潦方已大旱繼之公兢惶益深焦勞孔棘服麤飯糲以致齋于內撤蓋卻輿以走禱于外凡以請命穹昊乞靈山川者坐無寧居寢不貼席雖雲漢之稱鞫疚康誥之切痌瘝其憯怛不踰于此矣公雅尚潔清至是益崇簡澹飲冰酌水不易其心噬糵茹荼益篤其志用以率先撲素屏黜侈靡雖

周大夫羔羊素絲之節齊相國羸馬敝車之風其儉約不殊于此矣公以荐荒每赴民急而亢陽之熾煽爲鬱攸郡城屢將延燒則侵晨出中夜夜出疾驅所抵烈焰頓消雖劉崑之返風欒巴之噀雨其神奇不顯于此矣蓋公以精誠默運不涉彌文以惻愍潛通匪徒致飾是以天人交應上下昭孚當是時也旱則五湖皆涸萬井盡乾而湖地甘霖時時霈澤此天之所以佑公也當是時也潦則三吳枕戈四郊多壘而湖民安堵稍稍樂生此人之所以順公也茲則萑葦無警鮪鱣之浪消禾黍茂登鴻鴈之歌作曩之攘奪化爲晏寧曩之逋逃轉而還集何嚮者之洶洶而今之熙熙也是則誰之功歟

設使魯人而在則其鋪張盛德揚厲洪庥以傳之後世者將不可勝道矣故予因公五十之辰維嶽降神之日而兼取二詩之義獻焉詩言申甫之揉萬邦又言僖公之晉三壽而俾爾壽臧俾爾臧昌則予頌禱之至意也遂并書之

奉贈吳邑明府章南周侯奏績因晉位天官北上序

今天下言邑之難治者有三曰錢穀之繁曰獄訟之劇曰道路之衝也三者即有其一已稱難矣而吳邑獨兼之焉予嘗覽吳中經賦之冊以爲吳之諸縣雖名爲邑而其賦不啻天下一大郡也斯亦可謂繁矣而諸縣顛多沃壤獨吳邑則帶湖負山夫帶湖而潦則易洊負山而旱則易稿其勢然也而頃年以來非潦則旱難益甚矣此其一也且吳人輕心而好氣足智而喜文則能飾其詐易動好氣則多爭足智則能行其欺喜文則能飾其詐故眉睫一運而機械橫生口語一交而瑕釁頓起皆以萋菲成錦蔀障蔽天詰之莫得其端推之莫究其極則未有甚于吳者此其二也夫二者誠繁且劇矣設令時或優游日有暇豫猶可免而及也而吳固天下之都會四通八達之衢也陸則輅車之接軫者旆如聯裾焉水則樓船之並艤者檣如茂林焉凡天下之部使不過二三而吳獨以八九或一日而虎符數至或四郊而騶騎

並馳東趨則失西南顧則違北故嘗戴星而出薄漏而還還則輿方解轅坐未暖席而郵吏又叩門矣此眞倥傯不遑之日須臾無間之時也夫以無間而能治繁以不遑而能理劇則吾未見天下之或贍者也而周侯則有餘裕焉周侯之征科有法固未嘗有所追逮于鄉也又未嘗有所縲紲于一也又未嘗數鞭撻于庭也特先日而示以期則趨而赴期者惟恐後矣先期而示以額則趨而應額者惟恐緩矣故一當其期則負緡而賫金錢者人如蟻聚焉而帑藏其充矣鼓檝而載穀粟者舟如鳧集焉而廩庾皆滿矣是錢穀之難而至周侯則甚易吾不知其何故也周侯之聽斷有方固未嘗鉤距以

逆探其情也又未嘗事羅織以文致其罪也又未嘗加煆鍊以趣成其刑也第列兩造折以一言而直者稽首曲者榨舌驚猶神明矣又披累牘判以數語而羣胥奪晚老吏褫魂斷猶山嶽矣故當其始也則人挾其黨衆引其儔如蝟之興如蜂之擁何其芽也而及其既也則人與解仇衆與釋怨如霧之散如冰之消又何快也是獄訟之難而至周侯則甚易吾又不知其何故也而周侯之應酬有體心無怠忽禮無過施皆酌之中行準之大義高不爲簡抗卑不爲邃簾故當路鑒其至誠每多傾倒過者樂其任質莫不瞻依蓋侯揖讓而不勞恬愉而無累因得以治繁理劇政化益崇矣是衛道之難至

周侯而甚易吾又不知其何故也蓋吾嘗問之吳邑之縉紳而得其大略矣或言侯之才如逢蒙之射然逢蒙者仰而制鞏俯而磴走百發而無遺者也或言侯之明如秦人之鏡然秦鏡者外辨妍媸內徹肝膽四照而無隱者也或又言侯之德如璞玉然含其粹純蘊其温潤極天下之無瑕者也或又言侯之操如冰壺然凝其精白蓄其潔清極天下之無滓者也予乃歎侯之才明冠世則其動罔不宜微無不矚施之天下無難矣而又德無事也夫郡當無事則尋常高枕而有餘及其有事則足以爲楷模操足以示表率則所謂王道易易者而何有于邑乎間者侯方奏績而松陵趙侯實徵予言予且將受簡而藉之矣會侯以重名膺殊眷晉位天官而趙

侯遂請竟其說焉予惟漢治近古而漢之拜相必先試以治民而試之治民必自令長始昔黃霸爲河東均輸長積貲而爲宰相封建成侯夫霸猶積貲也若卓茂則特自密令超擢爲太傅封褒德侯矣夫自古之不次用人如此今天官者六曹之長三垣八座之階也侯既已膺殊眷肇其端矣安知聖主不以黃卓之事而預待之乎趙侯者侯之同心而聲望亦相繼者也遂合二郡之諸明府而爲侯贈焉而諸明府者亦與侯同心而聲問相繼者也皆以予言爲然遂書之

奉贈郡伯觀瀛翁沈公奏績序

郡伯沈公治湖三年而當路諸公察舉其治蹟上之朝

矣郡丞呂侯因過予而議所以贈公者予惟漢最近古郡縣之治最號得人而漢尤重二千石宣帝尤益重焉諸有治理效者輒賜璽書黃金表異之公卿缺則以諸所表異者進用不外求也而至于宰相亦必試以治民故蕭望之將拜相矣而以其守平原之日淺復試之左馮翊蓋其重二千石而尤重考課如此而黃霸治潁川則考卓異第一遂爲宰相封侯此其尤大章明較著者也然霸固爲漢稱首矣而潁川承韓延壽禮化之後本無事也夫郡當無事則尋常高枕而有餘及其有事則明哲馳驚而不足其難易天淵也而湖曩時何時也潦則郡將化爲湖矣旱則湖將鞠爲墟矣斯其變豈淺小

哉而沈公下車適當巨潦之後大旱繼之公蓋憯然戚焉視潦如己墊溺視旱如己焚側身省躬忡忡造化可爲閭閻奔走徬徨禱祈而天實監之潦則得霽旱則得霖其睽蠁甚奇其報答甚顯人皆言公至誠惻怛造化可回民且恃以無恐矣然積祲既久則荒菑不能盡免此數之定也而治功既成則旱潦不能爲害此人之定也公于是毅然自任必欲以回天而靖民焉然先是郡既薦饑則民皆凋瘵矣俗將動搖矣而其時政多姑息法多假借者亦漸靡使之然也而公則以姑息者憯悪之階假借者陵夷之漸也以凋瘵之民而厥其陵夷之敝以動搖之俗而開其憯悪之萌不驅之爲亂不止也故其秉直則如大華然削成四方壁立萬仞莫可得而撓矣守正則如太華然削成四方壁立萬仞莫可得而撓矣

固先定也予乃深歎呂侯之言以爲審如是則沈公且進于道又當遠過于漢矣其以卓異蒙今上璽書黃金之賜而用爲公卿其勳業可勝道哉于是趙侯吳侯龔侯周侯與州縣之諸明府皆躍躍請書遂書之

奉贈少保大司寇御史大夫印翁潘公七袠壽序

初潘公爲御史執法守正有重名及爲御史中丞治河而河功最顯積功至太子少保大司寇矣而時有新幸臣以十二嘗試見謂敢言稍擢用而佔寵負才欲盡空政塗奪之位天下洶洶而勢籍甚莫敢攖潘公者執法守政不撓者也乃抗疏力諍焉而諸曹謇諤臣繼之眾正方集矣揚王庭而彼獨恨潘公之發端也積睚眦乘布殊恩下則竭帑藏以廣德意而又通商平糴俾無壅

瑕釁以危言投忌諱中公而公歸矣乃臺省謇諤者益憤不平相率爲公暴白而上亦旋寤諸新幸擢用者輒屏之天下稱快而首正倡義實自潘公始也蓋潘公以身許國其蹈虎口犯不測者爭國是耳國是定于九鼎燕冀南面而受四方萬國之貢漕數百萬之粟實京師肇億萬年平成無疆之祚蓋山川受成百神聽令者哉已而上駕幸西山親臨觀河慨然念禹功而思河大呂而天下安子泰山身雖退甘之矣斯非古社稷臣其忠誠精魄足以勒山川百神同爲拱讙以承祐助之河不得而獨違之此天助非人力也而人臣効力者非一臣焉會百千人築堰幾成而餘者其疇能之哉予聞公嘗督數百千人築堰幾成而有異物者鼓風濤不就公患之會有神降河上者甚靈因禱焉而神憑夢以告曰勉之吾在此無患恍惚如見公因亟起築焉役夫見其傍有窟探之則見其骨成畚有首峙兩角而色黃蓋神蛟徙宅讓堰蛻其骨去矣此非神助之明効者哉予觀自古豪傑曩河決則漕道梗矣漕固天下咽喉也其爲社稷慮豈可勝言而公治之輒復故道及公再己再出河亦數決數復此其尤大章明較著者也昔漢武駕馭四夷轟赫罔不如意而治河少詘矣竭鉅億費歷二十餘年而宣房不就瓠子歌作天下聞而歎之今公每以暮月奏効費不及漢千百之一而大築諸鉅堰塞決口又築長堤東河注之海又築遙堤夾輔之屹然勝宣房矣而闕陝者禹所導龍門積石處固河源也河源決尤可慮而河濟間無害則諸堤力也及公再出而河源亦定矣公屢息廢枕席其形勞如役而苦心百倍之此宜少壯所不堪而公年益高氣益銳神益王筋力益強健耳目益聰明起居益康吉公其異人哉其以身許國忠誠極而精魄副焉志壹帥氣者哉而推其本則神實相之矣公顧瞻不凡長髯飄拂望之神人也而長君舉進士有卓異才髯與公同勤名亦足相繼而二三兄弟髯與長君同

而才亦足相埒間者當公誕而長君與弟皆誕于焉異
人間生而英物疊見潘祚其蒸蒸未艾矣然公之生本
爲社稷而天佑皇明以無疆之祚則所以祚公者豈可
量哉

奉贈大中丞心翁常公遣將西征大捷序

初寧夏之變大中丞常公請遣將討之客有言于公者
曰鎮撫有分疆而秦越相懸古所稱南海北海之不相
及也茲從數千里而討之可乎公乃慨然曰昔孔子作
春秋譏臣不討賊而陳恒之亂則沐浴請討爲所以正
天下之大分明天下之大義爲萬世訓也今孽賊首逆
據堅城而拒王命挾強虜以抗王師荼毒邊人騷動海

宇即春秋所書叛逆無以加矣叛逆之賊人人得而討
之天下之惡一也不得分彼此夫齊魯兩國也而孔子
猶請討之今皇朝一統而天下之疆域一也不得分遠
近且間者上念寧夏未平賊未滅也赫然徵諸道兵集
之連發內帑數十萬給之而易大帥置監軍賜御劒諸
所以震天威壯軍懷者皆向來所少有而此日所間見
者也上誠神武哉而宵旰之憂亦深矣吾忝撫臣與國
同體誠不忍見賊亂極于下而主憂深于上此固人臣
捐軀畢命時也又安敢以封疆爲解遂因報可而立遣
及者四焉當賊之猖獗也談者寒心聞者股慄人皆避
之如弗遑矣獨公則挺身當之竭力仕之忠誠積于中
而激烈形于外明目張膽爲天下勤王先此其志與日

兵至而騎皆如飛射皆命中無不一當百者而部伍整
紀律齊其行肅然也數萬人皆變色稱之而是時諸大
帥監軍皆身親臨城援枹鼓當矢石數號召城下兵而
兵畏賊強莫敢動獨楊將軍者鼠摧有膽略每先登陷
陣爲軍鋒冠數萬人尤嚙指讓之而呼賊承恩者賊之
元兇罪惡貫極神人所共憤天地所不容也而圍久勢
窮將設詐約降因潰圍圖竄焉而楊詗知之則念賊而
果將必其解甲釋兵泥首而縛者法也而擁眾南城結
營如故其降謂何今乘其不意衝其中堅賊固可襲而
取也乃躍馬疾馳大呼震天搶承恩以出而諸大帥監
軍皆譁兵亦大呼震天搶諸酋首以出而況既擒

賊皆失措官兵四面臨之諸酋首無一人得脫者而寧
夏遂平夫一寧夏也其始則如虎豺如狼殘何其慘也
此中國百年之大變也其繼則如摧枯如拉朽又何其
速也此中興千載之大功也凡若此者皆上神威武靈
所鼓動非諸臣所及諸大帥監軍振揚威命所贊成非
諸將所及而楊則所謂殲厥渠魁有嘉折首者固當超
出諸將中而推其本則常公者如蕭相國之發蹤指示
而鄂君稱其功第一者也蓋于于是而歎常公之不可
及者四焉當賊之猖獗也談者寒心聞者股慄人皆避
之如弗遑矣獨公則挺身當之竭力仕之忠誠積于中
而激烈形于外明目張膽爲天下勤王先此其志與日

月爭光氣與雷霆並奮公之不可及者一也夫兵貴有制而公從數千里外能使將遵號令士受約束是其制素定也兵貴先機而公從數千里外授將有成算料敵無遺策此其機能先決也故曰其制既定百戰百勝其機能先萬舉萬全固非嘗試爲之而以冥冥決事者也其不可及者二也自承平既久翫惕既甚因循者謂之愼密專越者謂之乖違利害怵其前毀譽奪其後鮮不尖其度矣惟公登昭曠之塗越拘攣之見苟利社稷排衆難而弗回事關國家拂羣言而弗顧固非常格所能限常情所能窺也故曰非常之原常人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其不可及者三也昔管仲相桓公從北海

伐南海而楚人服今常公從南海征北海而寧夏平古今英雄若合符契天下之至奇也然管仲連八國之師而常公任一將之力則又奇之益奇者也此其不可及者四也予廢棄人也而舊列史氏其于中國之大變中興之大功職宜得書故備著之若常公撫浙其勳得不可勝道則別有紀載云

大司空南坦神樓序

神樓者司空南坦劉公名其所繪之樓者也始公嘗語客身退且老欲遂經營一樓閉關其中者久矣而力不能于是翰林待詔文衡山告之曰吾能爲公遂成此樓乃綰以貽公而公因命之曰神樓云或言公授神仙御虛乘氣之術而神樓者即海上神州仙丈宮闕之屬在雲氣有無之間此公所以志于神仙之道者也而予嘗觀公弱冠登朝歷郎署二千石以避六卿所至治行卓異皆顯樹名迹持高節正色以匡翼國家勳勞著于當世此皆廟堂彝鼎之事及其謝休而居坦上方益與鄉縉紳諸老歲時結社從冠裳車騎歌乎宴飲登游山川自郡邑牧守令長得以造請躬問所不及學者從而考德質疑鄉閭田野父老子弟得以伏臘往來揖讓就見欣然無絕之者此又非離遠之世不欲與之接而思海上者也然予獨疑所謂神樓者蓋嘗謁公于坦上矣入其庭而蓬蒿映堂至榻次方丈之室戶牖不啟其間悉

習俗深而識陋未易以正說也故先極閎大之論作怪
迂之變使人入其中窈冥不可考而原也而後所爭土
地功利之小不覺爽然自失于心此衍之所以爲教也
及神仙家爲海上神州宮闕雖後世附而益之然予竊
意其初必有遠引高蹈之士睹世益陋務紛華勢利以
矜顯榮膠不得解故一切委之于虛以爲別有天宮貝
闕壯麗可悅之地非人俗所有而人必遺棄世味所好
以淸虛得之斯亦所以廣大世俗之心而化其見聞者
也故其爲教本同而其所從入之途人有省不省耳而
學者一切屏之不敢道此與以耳食何異公以世漸澆
末流其古益遠人方浮湛于俗益以卑下思得襟居
以爲教者又其餘也故曰公之神樓吾已得之坐間矣

在雲霄之上軼寰宇之表者聖人之道也公學聖人者
也故方其早樹勳業而翩翩于進退之際功成而不有
者此公之神樓也及其退居而與世親人得而親之而
莫得而及之也此亦公之神樓也故人之見公也愷悌
惠和雜以笑謔而其中所不可易者卓然巖立冠絕海
內此亦公之神樓也其望公也眇然儒者而讀公文章
閥公行事誦公道德或以爲泰山梁棟此
亦公之神樓也合則雲從不合則龍蟠行不小拘言不
詔故與時委蛇無有輸迹此又公之神樓也故公之子
茲皆學聖而有德者其事實可據如此而其托之于神
以爲教者又其餘也故曰公之神樓吾已得之坐間矣

而或乃求之海上不已踈乎

湖州府誌序

昔在周禮職方氏掌天下之圖辨其土地之界司民掌
天下之版登其人民之數天子受而藏之天府以施政
事焉左史紀言又史紀事總其會于太史以紀其成而
當是時列國皆有外史各書其土地記其人民書其政
事行人采之輶車之使上之而職方之圖列國之所奏
矣此亦公之所以爲教之意也夫涸澤于俗與世爲端
圖也司民之版列國之所入版也太史之紀列國之所
分紀也故周禮統天下之同布之列國聖王之挈其綱
也國史明一國之故形之王朝諸侯之序其職也或因
大以貫其細或沿末以會其本譬之于身百骸成體而

血氣會焉精神貫焉聖王端居九重而知萬國之情察四方之隱疏遬不閉幽窅不違不下堂階而運之天下以有此具也及周衰而諸侯各擅其國版圖不入于王號令不請于上各專土分民私制其政王迹息國史亡而魯周公之後猶存其初季札觀之曰周禮盡在魯矣孔子于是因魯舊文而作春秋焉固善魯也當是時諸侯之國多矣而其能秉周禮爲春秋所因者獨魯而已國史可以言哉今郡之有誌其國史之遺乎而博者騁于曼辭藻者靡于麗思僻者淆于異說或華而不典或典而不實或疏略謬淺至有觝牾大槩不求施用而剽于見聞不資化理而眩于觀覽非誌之本指也夫誌者

鑒古而推之今考實而見之治者也紀諸已往待諸將來按之則其實可稽施之則其效可睹小足以序職大足以經世故君子重焉湖東南之僻郡也郡伯栗侯實來爲守嘗登湖之諸山而望曰美哉湖之地乎吾東望震澤禹之所底定也南望夏駕禹之所巡遊也北望具區禹之所藪澤也禹受帝玄圭平成天地功在四海而此魯之所以化邦民也而周公之訓曰平易近民此則湖有其三焉居吳之陽負越之陰枹鼓不鳴車轍罕至地足與治矣樂哉湖之民乎地如斗大而頗稱土膏民力田作勞樹藝無有遺隙蠶絲被天下其人野而樸陋而儉樸則近質儉則近約不足與善矣而侯本以精白主以仁愛凡以保乂其地輯綏其民使閭里無愁歎之

聲田野有樂生之慶居三年而政成事集歌頌興矣而侯以郡誌尚缺無以徵前而示後也謀之吾師唐先生先生學孔子之道講于湖濱有志廢不用不獲經世而爲侯序其職焉乃曰土地人民政事侯邦三寶捨是未有能爲誌者也于是召諸弟子而分授簿之類其總條其目類以燦然目以不紊類土地則郡建以下其條十類人民則戶口以下其條十類政事則守令以下其條十類凡有三條凡三十要以削其繁言去其蕪議創格立體即事見義緣流遡源不唯其文而專歸其實覽之則其故在目求之則其軌可循後來者得之而因革之宜廢舉之當悉由是而備矣誌成栗侯屬子題諸首會

侯轉山西憲臬將行而郡推張侯視郡事數趣之子惟周之盛時豈獨其君以周禮致治于上哉抑周召入爲卿輔出爲蕃宣召公繫諸侯之風周公繫王者之化而自其封魯世不乏賢詩之詠僖曰奄有龜蒙保有鳧繹此魯之所以奠邦土也史之稱伯禽曰變其禮易其俗此魯之所以化邦民也而周公之訓曰平易近民此則魯政事之原所以獨賢于列國者也是以史爲實錄而孔子因有取焉茲栗侯既賢而張侯復以精白仁愛相繼而起將庶幾周召之徒而郡因以爲重何詎不若魯哉始先生作誌而子病不獲與聞已而先生且卒矣此固其絕筆也雖聖賢迥異而子傷其與春秋之事偶同

因附匡明之意掩袂而題辭云栗侯名祁別號東巖山
東人張侯名應雷別號順齋江西人唐先生名樞別號
一菴則郡人也諸弟子有校讐之勞者得書左方

奉贈使君藩參中陽舒公轉河南臬使序

明烏程董　份著

初論事者建以藩臬之長皆大吏職在宣德意挈法令下表帥郡縣統輯黎元而上備股肱夾輔天子匪輕也宜令部以時覈次之俟上財察因妙選以稱任使便于是非大計而案去者數人而浙藩參中陽舒公轉河南臬長夫藩臬故遞遷而當妙選之會如舒公者實稱服焉始舒公嘗爲東莞令東莞倚南海稱盜藪民懶枝雜夷難治而舒公以弱冠離蔬屬不勞神思獨運方略捕盜盜得拘民民安雖尹子奇之治阿不是過也南海爲

珠璣犀瑁金貝珍異之藝而舒公潔廉無欲精白確然雖吳廣州之飲水無以加也蓋名已翕翕震矣今藩長少松滕公數爲予言推讓之而當是時滕公爲番禺令與東莞抵足立政竝卓絕南海稱一時有神明令者兩人遂相次召爲天官郎而兩人持高節名益起得忌復相繼出之而舒公自楚少藩轉徐兵使徐介漕濟間漕濟二開府往往多同異牴牾而徐居間易瑕釁前使數被累去獨舒公心誠信于二府事多調護之二府交善會河溢舒公導河斷隄漕順流濟免墊溺遂轉浙藩守三郡駐湖中湖僻少事舒公提綱維立標準坐嘯治之而湖負具區與海近時亦有大盜籍販鬻阻蕉蒲恩發

緩急所以亭法也且次卿與武漢吏也請以漢喻昔漢自約法三章蕭曹起刀筆耳而蕭以畫一曹以清淨實開漢基及張廷尉之持平丙定侯之寬大竝篤漢祚夫漢興豈無疏節闊目而網漏哉然大槩號稱長者渾渾悶悶斯近古之象而漢之盛時也及太史所傳建元元光以後諸人網稍益密其禁奸止邪寧不鷹擊毛摯而愉快乎而奸亦益繁盜亦益甚斯可以觀矣夫民猶火也使遏焰者壓以重薪則少遏而彌熾夫壓薪欲以彌焰也而其勢反熾故重薪非彌焰之術而重法非制民之原次卿與武之論是欲其少遏而不知其彌熾者也曷不取漢事終始省之乎蓋予嘗讀孔子對季康欲善

之說曾氏告陽膺勿言之意惜乎旨哉有味其言之也及觀大禹下車而泣罪成湯開網而祝禽又怛然增歎焉嗟乎聖賢之道帝王之心固如此曩舒公之治湖也法不假借而意寬刑不縱弛而情恕才敏政覈而大度豁如也是以郡縣感其德教湖人歌其治績而公沖然欿然其志念之深固學聖賢而爲帝王佐者也漢事何足道乎夫河洛成周舊都有姬召之迹在焉舒公停車而問其遺俗晻然想成康丕式之風其思尤深長矣于是李侯及諸君稱善因上之舒公而滕公者與舒公出處略同今固當妙選之會自廣臬長浙藩舒公行與晤而問臬事焉以予言爲何如遂著之

奉贈郡使君及泉李公考績序

始及泉公爲侍御秉正直持綱紀厲風裁名重天下故事諸侍御無按數省者公獨持節兼按楚粵川貴諸省以才用也而或以才忌之出爲湖郡人皆爲公屈予獨以周建國而漢承秦置郡然周建千八百國矣蓋周之諸小國未必如今之郡而今之諸大郡固古之國君也何屈且按之地廣而郡之治專廣則政之所及者未易徧而專則澤之所被者深自漢以來當塗之士顯榮一時尊寵海內者豈少哉而功或不聞名遂以泯獨史冊所載二千石諸臣上與天子共理功名顯于當世于著春秋一郡戴之千載興頌至今有耿光何者以其澤深而不忘政成而足紀也斯則爲公計者孰取焉公頗然之而公操履精白志意潔修固已較然不誣翕然信于一郡之人心俾皆砥礪濯磨以奉令承命則既有其本矣而公如太阿發型施無留鍔明鑑出匣照無遺形身不下堂周察一郡郡有一善如親見之有一不善如親見之乘間忽發無不中疑有詢者而問之左右左右不知問之閽人閽人不知皆言公出坐堂皇湛然如水人不得近入閉齋閤窅然如寂尤空無人即有詢何從遣亦何從達耶眾皆莫測以爲漢稱善擿發者多矣然或用鈲箝是有迹也或設鉤鉅是有術也迹可指術可窺而今窺者無由指者無據終遂不知其故而皆稱焉

明焉以是吏不敢抵讕讕即敗民不敢造舉舉即得吏見公皆震慴或承牒齕舌捧案戰手而公乃諭曰吾奉三尺法以內檢諸吏吏自舞法爾吾不敢蔽必無舞者吾不譴呵使也何懼民見公亦震慴或聞逮說首赴訊股慄而公復諭曰吾奉三尺法以外輯吾民民自梗法爾吾不敢赦必無梗者吾不掠立致也何懼諭已公乃歎曰夫法有縱舍情有出入先王緣情置法蓋佐民以遠罪非誅罪以厲民也譬之馬然御黠者利銜駕訓者緩策始郡政廢吏滋弊而民慝吾故深燀而整齊之今吏兢兢救過不暇民亦且騷騷嚮風矣曷寬以俟其後乎于是務一切闊略簡節舒目吏欲瀏灑與吏更始民

欲扶拭與民休息醇爭解嬈仁漸而義摩之震慴者懽沐懼者感熙熙乎有樂治之效蓋公之政成矣至是部使者諸公按治行上公第一藩臬諸司議治行推公第一而湖人士則曰公直爲天下第一豈惟浙也而公胎書予曰昔人在位無赫赫名而去後常見思今何遼爾哉書且在予反覆讀之其心虛其氣下有餘思焉因復之曰夫在位無赫赫名而去後思者何君公也去後思而在位尤赫赫者黃次公也此皆漢之賢公卿功名相望而次公尤賢公何獨疑之然吾聞器虛則受大水下則流長故天道注虛而地道厚下公方當赫赫而虛心下氣數讓不居其功名尤不可勝道矣今年十月公奏

三載績會奉大計將行歸安李侯烏程羅侯合七州縣諸君請予言爲公贈予惟前年當大計天子采周路車玄衮之義倣漢璽書黃金之賜詔行卓異之典親御殿宴之天下稱甚盛舉而浙之方伯謝公爲藩臬第一蘇守吳公爲諸郡第一居無何謝公擢大中丞先撫浙又無何吳公擢大中丞繼撫浙此卓異第一之明鎮而浙近事也且黃次公非漢之第一乎予所與公曩昔言者今益信遂以贈公云

奉贈郡伯及泉李公轉按察備兵吳中序

吳負海畫江沃野千里號稱富國而其人輕心好鬬易動海濱之風也正德間海多警特設兵備道駐婁鎮之諸臣皆以攘奪奏上赫斯怒有惟恤荒民不宥亂民

及嘉靖間倭首難吳千里蕭然矣至今痍痏未復而歲仍洊饑吳外蒙富名內實貧竇賦額益負征責不已而吏誅求有加民無聊多椎薙剽攻稍稍竊起日未暮探丸擊城市中枹鼓連作間者歲一潦攘奪即興警益甚時議以婁當江海要衝非稍重其官不可乃數以按察使領之按察使領道自此始蓋婁鎮爲天下重莫與比矣而我及泉李公則以副使往者乃李公獨以人重也于是李公將行或說以公履天下之重而吳數警宜嚴治之或謂政有縱舍宜寬假焉言人人殊客有問于予者予曰寬嚴有定名而無定法在用之以時耳昔漢崔寔著政論大槩以嚴爲指欲以救時其指是也至謂漢

不能純法先王宜稍參以霸政則以嚴爲霸其言非也夫寇賊奸宄自唐虞無殛矣故古稱戮祉亦言殛市誠用得其當則欽恤固王也赦戮亦王也蓋武以止戈刑以止辟正王道之大也而世徒尚寬貸即以爲王一見嚴餙輒名爲霸何繆甚與曩吳之攘奪其流及湖也予謂李公曰此不軌之端亂之萌也端不可開萌不可長昔之揭竿大澤弄兵潢池者以其端莫懲而其萌難遏耳故易著牿牛之文猶豕之訓言當遏萌于始絕端于微斯用嚴之時止辟之義也李公偉予言而公已先下令亟縛其首散其黨當是時四鄰如沸湖獨不驚會吳之諸臣皆以攘奪奏上赫斯怒有惟恤荒民不宥亂民

之旨而當事者嚴奉之狥以軍令斧鉞不瀆吳遂晏然
人皆歎上明聖以一御彌亂勝于六師斯神靈威武所
變化也而李公已先冥合所謂識時之傑天啟其符其
功名不可勝道矣茲李公行于乃復有告焉夫明統萬
國則壤成賦吳在萬國內地如斗大耳而賦天下四百
萬吳將半焉是天以此斗大之地先萬國之貢開明萬
年至盛之基豈小小哉然吳旣饑而今者潦又見告矣
昨惟恤之旨亂則不宥荒則憫之蓋皇仁惻焉李公誠
與方鎭大臣按部使者同心爲民協忠憂國而方鎭按
部者復以激切具聞安知不益側仁衷而更下寬詔乎
李公奉神靈之緒承寵貸之餘于以化強梗之風馴易

公之俗使剽攘者感而投戈悅而賣劒在此時矣如是
而有弗率則彼自膏吾劒試吾戈又何慮哉此無他寬
恩結于民而威嚴益可震也始李公之治湖也其持身
潔清冰玉爭營秉志堅定山岳弗搖臨政精明鑑燭無
隱而其要以拊循爲本安集爲元視民所資若已是利
視民疾苦若已痾瘵去疾如治田惟恐遺莠興利如趨
市惟恐後期節府河罷供億民不知費省獄訟簡擾逮
民不知勞大者布于所司政皆足法小者施及甿隸事
皆可遵是以諸縣鄣鄉深山窮谷莫不稱公而顧首頌
公而刻骨者蓋恩之浹于民者深矣故緩則守其條章
急則聽其禁令嚮湖之所以輯寧者以恩有素而威得

七

轉旋何弗濟哉然公方爲天下稱重自是而握樞軸
登廟堂綱柔不偏弛張並用以佐王業而成治功豈獨
吳而已耶郡倅羅侯賢而知言者也與諸君請以爲贈
因書之

奉贈郡伯近岡吳侯膺卓異盛典序

昔周室重諸侯大比之典至則有迎勞之使宴喜之禮
賢而有功則有車服之庸爵賞之駟而詩人亦咏其路
乘之錫衮黼之華鸞旂之和龍光之盛傳之百世學者
至今誦習之蓋其章顯極矣當是時諸侯率職牧伯效
殺亦各緝寧其民助流治化其最著者有召公甘棠之

政鄭桓錙衣之愛南國大夫羔羊素絲之節形于賦頌
播於歌謠此其臣主俱榮功名紀於詩書竹帛垂而不
滅此非世之希遘哉及周衰而諸侯廢大道弛而王澤
息漢興分郡國布守相備師帥之任有共理之稱核名
實考治狀擇尤異者延見清問下璽書褒美賜黃金彤
襜高蓋緹油夾車入爲公卿列在股肱或治相位蓋卓
異之選由是始而在是選者如黃霸文翁諸循良之類
皆能以拊安元元保乂境內光贊國家照映史冊亦靡
靡有古之遺風焉今皇帝沖年登極英睿神聖追軼帝
王乃上觀於周近取於漢而卓異之舉行矣固千載非
常之典也卓異凡二十五人而蘇守近岡吳侯實衰然

首選是舉也皇帝親御殿百辟在傍議邑九州來比之
臣在下而二十五人者揖讓宴飲頌賚有差譬之天高
懸而二十八宿拱北辰耀寰宇炳炳烺烺不尤古今所
希遘者哉蘇爲南北要衝過使客舟檣如林冠蓋接踵
又多部使者遇其分路按郡參謁未竟他傳符又報矣
逢迎一左謀讓立致人人各爲條教莫知所從民吏緣
而爲奸互投其隙勢易觝牾而郡錢穀甲天下天下輸
縣官漕四百萬蘇乃百數十餘萬以彈丸地抵天下半
習俗作淫巧好侈靡外華內空積逋亦數十萬計民視
爲常甘庾繫耐朴擊弗顧健吏無能如何而其人善眩
喜詐工語言熟爭訟立官府庭下變態叢出黠猾生眉

睫間莫知其端投牒待問者一日以數百千計少亦百
計民旣黠而事益繁匪惟明有弗及而力亦弗逮始郎
強勉而繼憊且瞽矣蓋郡之難治天下莫有過於蘇者
吳侯至則務儉約多節省未嘗餘廚傳供饋稱過使客
也而過使客須之載道行必循禮事必軌法未嘗詘分
以要上伺部使者指以求合也而部使者之薦滿朝徵
輸有緒期會有時未嘗下郡縣騷動多所繫擊憯楚以
迫之也而見者樂輸逋者漸入莫敢後矣至其鞫獄則
心開目明羣眾爲朋數言卽折未嘗設鉤鉅之智羅織
之辭鍛鍊以成之也而弱者稽首強者吐舌黠如燭照
繁如迎刃莫敢不服矣以是人所共難侯所獨易世言

絕塵之騎遇險益馳屢策之駑康莊亦蹶地無微惡事
無難易在所用之耳會吳侯還郡而郡理澄源龍侯請
予言爲贈予惟周漢之世豈獨其君臣之賢抑其詩書
所稱史冊所載至今有耿光焉遂使召公而下後世望
之若神而黃霸諸人炯炯如在今予嘗掌史職幸主上
聖德舉曠典郡伯賢明遭其逢而默而不紀予則恥之
遂因龍請而書焉龍侯達才高操亦卓異士也他日聯
翩而登企召過黃有地故并敘云

奉贈郡伯東巖栗公奏最序

予嘗觀太史公傳古循吏自公儀休諸人潔廉謹厚之
外無稱焉至其敘郅都以下十人者操文法挈律令厲

威武禁奸止邪如東淫薪煮豪怵強如雷霆震吏民懾
服天下愉快而公儀休諸公兢兢自持奉職循理不務
表見繩使諸公與十人者比權量力較功論名于當世
不可同年語矣要以體道經德爲世長者安民生樹國
本貽無窮計循吏曷可少哉故曰上德無近功斯豈與一時愉快者等乎湖爲僻郡其始號樸陋
民有生長不識城郭莫知部使者爲誰而閭者時方喜
擊鼜開購告遂以十餘年間一大變其俗民皆鼓刀篋
以薄物細故餘成危辭赴部使者臺憩至數百千章章
大者株連數十百人小者數十人章或下或不下而民
騷動一郡若狂矣當是時郡縣非不欲靖民而以時既

擊鷹緤之則嫌于怠弛反之則抵于沮格卑者恐無以保位高者慮無以見才人人相承勉于急政蓋時之尙然也會郡伯東巖公至則曰吾聞絲亂者引其緒馬勞者紓其銜民方繁訟而吾以急持之是與之爭也故解紛不張拳勸鬬不持挺懼益爭也古之人弄丸而難釋閉闔而訟銷吾知所以治湖以于是坐而鎭之專捌循牧養閭略一切與民更始俾之休息而公臨下怡然未嘗作聲色懷忮怒而悚惕以振之也視民惻然未嘗忍掠立暴摧挫而煩憯以苦之也治事恬然未嘗行督責多譙訶而追遽以趨之也用法曠然未嘗施鉤鉅設鍛鍊而文致以內之也然而諭下下從導民民順趨事事

集按法法平有不知其故者豈所謂德厚而感深道德而治治者哉是以湖之訟者始如霧擁繼如雲消始如火炎繼如煙熄狂者儇迹黠者瘦謀莫不退城郭而安里閭去狃狉而樂田里臺章益少郡讞亦稀幾希乎斷雕破觚復歸于樸矣此實公之有大功于湖萬人竝稱世世不朽者也斯豈非長者之化哉由是諸部使者則曰公執而匪異同而匪隨入不求知出不市譽是長者也諸僚案則曰公交而益敬久而益眞貞不拂眾和不沿俗是長者也諸鄉大夫則曰公遠而彌親近而不厭寬不失已嚴不絕物是長者也諸屬邑則曰公包之如山涵之如海而言必有準動必有繩是長者也諸庠序則曰公愛之如父教之如師而善從其長過覆其短是長者也蓋察舉盈于朝頌歌徧于野其言人殊而稱公爲長者則一矣名不虛立功不虛致其亦有所本哉茲非所謂無近名而名遂無近功而功顯者哉先是公嘗以南曹出摧關稅政淸爲諸關第一及公在郡而罷里甲之費黜庫局之贏數以萬計如冰壺不滓璞玉無瑕又當爲諸郡第一諸他治狀甚多予弗論論其大者將附古循吏之後而梁侯諸公以公報政徵予言于惟公齊魯間人也昔周公封魯太公封齊其報政異期而皆以道德隆重夾輔周室功名垂數千載有光公生其間他日列爲股肱有鄉之先哲在又非漢循吏所可擬矣

諸公者以高賢佐公與公同稱長者予故并著之云

奉贈郡使君成吾熊公奏績序

始使君成吾熊公之入覲天子也予爲言周王所以親禮天下諸侯稱歌陳詩最重豈弟而漢亦重循良舉卓異之典因郡倅諸公請爲公贈而公既行也浙之鎭撫大臣按部使者皆察公卓異列上之而天子臨大朝冢宰亦引公卓異爲天下首稱而天下識者皆以予言爲有當云夫漢以循良爲卓異而漢之循良卽周之豈弟也當是時周以仁厚開國至于成康丕式固圄空虛諸歌興而頌聲作騶虞之章稱其不殺甘棠之篇愛其勿翦貊衣之詠樂其改爲上下熙海內一體何其盛也

至秦則變古昔姻帝王以仁厚爲姑息以操切督責爲
功苡立徙木刑棄灰廢詩書任法律赭衣滿市槖車盈
郊斧鑕日施獄犴無閒殘民既甚背叛隨之不二世而
難作矣漢反秦之政績周之統其始約法甚簡民遂以
安其繼刑名益繁盜是以起太史氏所敘建元以後郅
都以下十餘人智足以深文才足以析律大槩鷹擊毛
摯以快桀心而厲鷙氣觀其方略權數禁奸止邪一切
質有其威武焉葢秦法復用周道益微天下靡然服之
霍然震字內矣于此時而有豈弟循良者出于其間天
下不以爲王道迂而莫爲則以爲儒者緩而難竟故曰
下士聞道大笑之非虛言也彼非卓有天下之獨見持

以定力則何以能反世俗追古道濬焉無營默焉無言
不急功不近名不求合不希進而專務深仁施德厚以
庶幾于周漢之賢哉予故樂爲公誦之葢予稱公精白
之操堅貞之守明察之識剖決之才具載前所贈公入
覲語中然公舉進士授上虞轉貳東吳兩郡上虞轉會
稽名邑兩郡者東吳奧區固才賢之鄉縉紳之仕國也
而縉紳才賢稱公之操之守之才者至今不衰益盛與
予語同若公者固當振翼天衢絶迹霄漢而遲回廿載
所至輒數年在湖郡又三年矣是豈卽速進者可比哉
異日者執政方喜操切務督責依稀有秦之遺政建元
之餘風矣而諸按事當途者又從而薄之寬則嫌于怠
弛否則抵于沮格卑者恐無以保位高者慮無以見才
有自保之心則凡可以文致者無不用有自見之志則
凡可以深刻者無不爲公獨以爲法者欲其近罪非徒
以摅罪也刑者欲以爲民非徒以罔民也故法正則民
從刑中則民服雖以是而失執政之意弗恤也當途者
令而當則順命弗當則衡命順命則喜喜而公弗動衡
命則怫怫而公弗變惟引繩墨蹈矩矱不干世之譽不
求人之知雖失當途之意弗顧也此其與傅合者可同
日道哉葢公專以惸惸本之純誠紓徐以俟之積久以
成之其政如河淵百里漸漬浹洽不見其滋如土培百
稼發生長養不覺其茂其持身如懷玉光而不耀溫而

能澤其與人如斷金鍊而不變攻而益堅諺有言碔砆
連車不如片玉鉛鐵盈丈不如寸金貴其眞也今公在
浙歲計勝月月計勝日歲月既久而僚采佩其德屬吏
歸其恩具溪之南大江之濱其州縣有七其民億萬而
權忻鼓舞感恩戴德者遠近如一焉非眞之所積耶故
曰至道無淺功無邀名而名自彰功不可掩也若公者
非周之豈弟漢之循良者哉公昔奉計而當途者既察
舉其卓異而上之矣頃執政方改絃更化體大崇寬將
以贊聖天子邁周駕漢而成于載一時之會焉然則公
之功將不可勝量矣

奉贈郡伯成吾熊公入覲序

昔周以朝覲會同之禮親邦國而蓼蕭湛露之詩則周王宴邦國來朝之諸侯而作也觀龍光鸞和之咏所以親之者至矣而其稱諸侯之德者不一曰豈弟焉當是時統西方之諸侯者則有召公而卷阿泂酌之詩則召公之所以陳于王者也觀鳳鳳高岡之咏所以樂其親者至矣而其稱王之德者亦不過曰豈弟焉豈弟者周家仁厚之道天子以親萬國諸侯承天子以親萬民固皆用此道與及後世尚操切喜督責操切之政興則見豈弟之功緩督責之法效則見豈弟之說迂子此時而欲得豈弟者亦難矣非力追古道者不能爲非眞見古道者不能知而非盛世之以道爲治者亦不能用也

故予于郡伯成吾熊公而有感焉予嘗觀公志操如飲冰如茹槩其精白莫以加矣觀公執持如介石如斷金其堅貞莫能奪矣又嘗觀公剖決之才明察之識吏抱牘而進者牘判則嘖舌而退民投牒而入者牒判則稽首而出事無枉決亦無遁情案無淹期亦無隱慝其才識莫能踰矣此皆卓絶天下無疑者而公既舉進士號稱高賢越以數年再倅兩郡踐更廿載始秉一麾何其卓絶之甚而滯留之久也予嘗言公之治民如馭馬然昔東野畢之與顏父皆所謂名馭也韓嬰嘗稱之矣東野畢之馭馬也掣其銜轡猛其鞭策馬倦而復騁之馬險而復驟之東野畢者以奮迅而竭馬之力者也顏父之馭馬也銜轡不掣鞭策不猛馬亦不倦不險不驟而道復見于今哉然子以爲顏父一馭耳獨賴孔子論著于春秋名垂于後代然孔子者聖人之在下者也若今天子則在上之大聖人也襲于御極之初當天下人覲

之始固已舉周家親邦國之禮宴諸侯之儀而首行之矣頃方發明詔布洪恩其仁如天其厚如地葢崇寬大奬豈弟千載一時也而公適以時進焉此則夫聖人之超用賢諸侯之功名不可勝道矣故因郡丞諸公之請而備及云

贈郡丞梅亭藍侯轉山西憲使序

夫天下之劒一也至于陸擊犀象水截蛟鰐觸之則剖遇之則靡者非干將莫邪無以見其利天下之馬一也至于歷塊過都追雲躡景馳之則飛指之則到者非驊騮騄駬裹無以顯其能故曰所貴于干將莫邪爲其立斷也所貴于驊騮騄駬裹爲其立至也假令曠日持久則泰

猶可以穴石單釭可以鍥幹漸靡致之也慘悴可以負遠跛牂可以踰高積累及之也又何必于利且能哉葢天下之才亦有然者使循常守故程文書靡歲月中庸之士或亦幾之惟投繁置劇責之以所不資試之以所未嘗人方徬徨而指畫獨裕眾方擬議而奏成獨先授事事治畀政政集而莫測其故莫知其端斯所以貴于天下之異才而非世之所能及也乃若我撫亭侯者非其人耶始侯嘗仕關中爲郡理部使者方密緝關中諸郡豪逮訊而實多傅致者獨侯分別其原上之即豪必按論即詿誤必釋凡一日而免痍罷繫者不知幾何人葢聲自關中震天下矣方蒙璽書徵將顯用而以藩封

親格于例量移湖郡丞會湖諸倅以遷謫皆去而附郭二令皆關侯遂攝三館視兩縣事人故聞侯聲皆詣求直而浙自部使者及藩臬以下尤皆重侯即事有難則以非藍郡丞莫能辨即訟或滯則以非藍莫能決諸檄侯嘗數十百計而詣直者嘗千餘人每侯出則人塞衢巷入則滿庭侯口訊手揮頃刻皆畢案無留牒鞫無踰時獄無淹禁自諸老吏皆吐舌驚人皆撫心服其庭一時如掃而懽騰衢巷間湖連具區近海多大澤諸惡少販鹽爲奸有罪者倚澤負固不悛官嘗統雄兵弗能捕顧獨畏侯即侯遣一介持咫尺符疊將雖暮夜必赴雖遠匿必歸而諸鹽盜亦稍稍屏息湖境漸清而湖宗人有數

十年不解之仇數年不決之訟得侯一言而轉仇爲睦化訟爲和郡尤翕然稱戴葢侯之論識明敏多所感動類如此侯其所謂異才者耶予嘗聞才大者不小拘才高者多露才察者必深文而予見侯志操卓立中外潔修務儉約尚節省兢兢檢勑如弗遑葢大而有制矣予又見侯韜光斂能虛心廣問存淵默好深湛翼翼惟恐失葢高而能卑矣又見侯有張有弛有嚴有惠喜縱舍善更始恢恢乎無不容葢察而不苛矣今天下雖治平而緩急世所有也誠得異才者當之所謂以非常之人待非常之事及臻厥成裕如也豈但秉憲而已哉侯將往山西憲臬我郡伯東嚴栗侯率其僚湯侯王侯謁予

言爲贈予因以親所睹記者次序其說而深屬望焉

十九

本衙藏板

奉賀郡理順齋張公考績賜封序

明烏程董份著

明興采虞帝陟明之義廓周家崇厚之仁中外諸臣効勞底績者皆得以推及父母賜有褒封蓋聖皇所以加人臣之盡職慰人子之顯親國以勸忠家以教孝甚盛典也然典制則一而中外之難易不同中朝臣以績上天官曹曹司不復可否按歲月即得矣而外諸郡縣必有部使者察舉曹司嚴覈而後賜褒行焉而南北畿輔部使者每八九人多至十餘人諸郡縣一歲而察舉者數矣他諸省則部使者既少察舉甚難而浙首省諸郡

理縣令皆以甲第選擇俊彥畢臻而察舉有數其得之尤難自非才操卓然治狀絶異者不在數中乃吾郡侯順齋公爲司理以來部使者咸推服之察者交至屢爲舉首尤益難矣夫郡理主獄而獄事甚棼獄情甚隱獄牘甚繁棼如纏蔓隱如覆蔀繁如叢絲三者固世世所苦難而多沮也獨侯以片言立部頃刻綮成譬之千將莫邪斷無停顫明鏡止水照無遁形曳電流颸至無移晷獄有三難侯有三易解髀中窾披亢擣誣其弛張得宜操縱有度民或拘繫文法人以爲必不能釋者可出則輒出之或巧脫法網人以爲必不能制者當入則遝入之凡沐無辜者若干人坐抵罪者若干人出者無嫌

九里夫潤一方此其德澤近之矣人皆言侯所居績顯所至風行固其才殊亦由躬履堅貞志秉精白其操素樹而行素孚也于是部使者察其才則曰倜儻非常豁達無滯雖賈誼之通國體馬周之切世務不是過也察其操則曰始終不移表裏靡貳雖公儀之御魚子罕之辭玉不是過也蓋察舉接于公車曹司列上其績有詔嘉許而侯父母內外咸得以蒙厚恩沐光寵制辭爛然可覩矣初侯父醫齋公者讀書不仕懷獨行君子之德居家以至孝聞勤勞事親剖股愈疾大節偉義多類此好棲慨立然諾耿介質直言不苟合行不比周鄉有爭者曰非獨侯能也乃

翁固傑士也翁處布衣之位而鄉人歸之即階尺寸而起其所施可勝道哉又聞翁還途路遺金拒報恩者謝金嘗自郡邸返家橐中不攜長物聲動豫章則侯之才操其亦有所自哉而豫章人言侯贈母熊孺人封母王孺人二母皆賢母也夫熊有樛木之風而王安小星之分遂叶大人之占有朱芾之兆而王出入顯復保護訓教慈尤篤焉而侯之配徐孺人者又能嗣熊徽音奉王懿範以樸素澹泊相爲周旋然則非獨翁也亦其內外相成眞有以致之也其蒙恩沐寵不虛哉由是郡紳皆稱賀而門牆之士陳子輩凡幾人來乞予言予惟侯

沮未用承恩方未已而陳子諸君亦將隨侯奮登他日當有名世之言爲侯重者而予特擘其端云

贈明府文洲羅侯考績膺褒典序

予讀詩至騶虞未嘗不咨嗟而歎也夫騶虞者咏列國諸侯大夫之仁而作也周世積仁厚至于成康而刑措不忍欺也至其聽訟亦未嘗設鉤距而刺取以成之也而訟者曰侯明如止水照如懸鑑止水以不動故益明懸鑑以不偏故廣照斯其洞燭我者深已而今則直無端貞可貫金石斯其表率我者備已而今則挈律令以趨之立章程以守之緩而不縱責而不苛侯固長者我不忍欺也至其聽訟亦未嘗設鉤距而刺取以成之也而刻深以求之也而吏曰侯潔修精白可質鬼神方介庶士一錢懵悌周詳不枉民一杖斯其拊摩我者厚已費民一錢懵悌周詳不枉民一杖斯其拊摩我者厚已而今則和顏色而道之諭事理而遣之寬而不弛嚴而不迫侯固長者我不忍悖也至其馭吏亦未嘗用伺察布之惆愠邑人莫不感而戴之信而服之矣故其臨民未嘗持文法而操切以制之也而民曰侯儉約樸素不滌慮有閉閣思道之心畢力竭精有側身求治之志其志篤是謂有基其心醇是謂有本發之惻但推之至誠豫章人固已視爲楷模宗爲標準矣及至予邑而凝神庾逮曲無株連情從可原罪從可釋侯固長者我不忍爭也至其定役亦未嘗張網羅而搏擊以驅之也而役者曰侯平如持衡正如立矩衡誠持則錙銖不爽矩誠立則尺寸不移斯其稱量我者定已而今則富無倖免貧無濫繇輕者騰躍重不過苦侯固長者我不忍違也

斯亦有古德化之遺意者哉而邑稱侯之大者九有二焉先是邑有洪潦侯茹蔬虔禱者越月矣已而潦益甚侯乃奮曰吾義當與民同患今縱不能如古之誓以身塡堤也而安坐可乎遂屏車從黜供具以三櫂夫駕一扁舟破巨浪歷諸墟而行水焉其墊溺者勞苦慰之未溺者多方略救之以是水不爲災災不爲害侯之不避艱險以爲民如此及問者邑當步田而諸他郡或有揣摩傳會以飛弓縮步增虛田者侯復奮也吾義當與民同憂今縱不能如古之請減賦也而增田可乎吾官可罷而弓決不可飛步決不可縮也以是田按其實賦按其故賦額不減田額亦不增而侯不顧利害以爲民又如此然洪潦者一時之患而虛田者世世之憂民尤戄之會明天子知民苦吏急也乃下寬大之詔除迫切之政特錄憫災之吏改步田之法至仁厚也天下方欣欣然望周道之復興意者騶虞之風可再見乎今年適侯奏績大中丞部使者交察侯上深嘉之而賜褒之典行焉鑑池李侯因徵言爲贈李侯者與侯同心爲政同駕扁舟行水同不肯爲飛弓縮步增田同當上意者也自是而二侯之建立不可勝道矣因著之云

贈明府鑑池李侯考績膺褒典序

明興倣唐虞考績之法稍推廣之而內外百辟咸以三載按格黜褒與賜焉而涉明繼之矣然內而九卿之屬合諸百執事三載則告之其長其長移之天曹非大點汚指摘有迹即褒矣而外則自令長以上必三載而察舉者再焉而後得之而令長人獨多見察舉者少其得之難矣而天曹頃著令甲其察舉再也必其鎭撫大中丞按部侍御史又交察焉而後得之蓋益難矣故內而三載蒙褒者百不失一外則百不得一非尤卓異名實不誣者不與焉先是令長考績有察舉蒙褒則召矣其不得察者亦往往待次稍遷固未有因考論列也而頃用言者以考績有舉無刺則是有明陟而無黜幽非唐虞法也乃復著令甲下中丞御史嚴覈之無論敗職抵禁即舉事一不當而攖摭者至矣以是得交察尤難乃吾鑑池李侯獨得之李侯楚世家其先以武功顯而侯之兄仲季皆以文學振仲篤學舉于鄉有古道而早世業弗竟季學尤篤爲翰林庶吉士出爲紿事又出爲參議參議公讜直弗容亦未竟其業而侯少年崛起以經術明魁楚士楚中皆言天道後起者勝李氏不可量矣越數年而侯舉進士爲歸安侯本世家英妙吏事未數數也而一旦離經術治簿書事至則心開精爽溢發早至早決暮至暮決乘機而應迎刃而解人驚曰何速也坐縣堂屏羣從堂如水清引兩造鞫之折以片辭鞫如燭照直者伸曲者詘伸者呼天謝詘者稽首服又驚曰何神也合一縣貧富而籍之戶戶釐其等人人列其序

遇役則以所釐者別其高下以所列者第其重輕人無濫徭戶無追役則又驚曰何當也以是察舉者皆稱侯有卓異之才焉初侯以闈內不飭則無以整外乃繩胥吏檢奭隸胥吏惟供案牘無敢舞文奭隸惟任奔走無敢譁語而侯始博問廣聽開忠益撤壅蔽權無所移繼則特立獨行斥假借卻請求柄無所竊故約束明而人不敢詐諼者知其不可惑也法紀定而人不敢沮撓者知其不可搖也蓋闈以內不嚴而肅闈以外不勞而理問事事治問民民安四境之歌謠興萬人之感戴浹矣以是察舉者皆稱侯有卓異之政焉而侯以潛流自下澄源自上行法在人作範在已故其精白則秋霜不足

爲凜寒冰不足爲瑩也其執持則斷金不足爲堅介石不足爲固也以是察舉者皆稱侯有卓異之操焉侯閔民窮恤民隱憂水潦軫荒災諸善狀不可悉著而三卓異者其槩也以是中丞御史交察移之天曹天曹總核上之天子而褒典與貶褒之典下矣是何人之甚難而侯之獨易哉予聞之相馬者歷百駟而弗顧則千里出矣市璧者棄百璞而弗收則連城者得矣彼其求之難者固欲其得之易也天子明聖注親民之官以待諫諍之選而備股肱之悶則所司之嚴論列多察舉慎褒嘉者固將難于得人而易于輔治也然則侯功名可勝道哉文洲羅侯者與侯同年而同心夾立同德相成同稱

卓異者也故因其徽言而遂舉近日之新典以彰一代之盛事不獨爲侯贈云

奉祝元輔瑤翁申公五表壽序

昔崧高之詩尹吉甫爲申伯作也夫申者炎帝之後四嶽以神明之裔當唐虞之治之闕功德格于天感于嶽而嶽降神焉蓋天監有周自炎帝歷千載而生申伯及天監有明又歷數千載而生申公古今相符先後相望豈非世所謂天人者耶明興以肱元大拜爲輔弼者十人若其年四十餘而大拜年五十遂正宅揆爲宰衡首則惟申公一人矣天生申公以方剛未艾之年延國家有永無疆之祚非偶然也然申公鼎貴矣而其心常若自下其念常若不及凜凜若對上帝兢兢若執玉若捧盈而精白承之忠貞靡懈故聖主深知而篤眷焉適當江陵既敗遂委之秉軸俾其改絃而公與江陵眞有劉玄德與曹操爲水火者非故相矯乃其性然也夫江陵輔政始亦銳志可觀而任太重則益專寵太渥則益恣既專且恣靡弗爲已而其甚者莫過丈田無故發大端持之甚堅行之甚驟動天下億萬之眾費天下億萬之財無一人無寸土得寧焉而公則力除之次則急逋負輕民生而設嚴刑陷重法刑書既播有司奉行天慘無色公又立除之次則諱言荒饉守土不敢告司農不以聞民多流離顛以思亂公則非惟蠲之又重賑之次則

惡言盜賊始罪郡縣繼及監司而郡縣匿弗言監司縱弗究盜既充斥亂以釀成綱紀陵夷畔者四起公則非惟定之又重安之至其意忌文深操切士大夫如束濕薪星礙如叢棘密設機阱動中網羅而甚則自負其非攻之者眾諸所以行其胸臆壅閼耳目閉塞語言者無所不至始而遠擯繼而從戎從戎極矣又置之大察廢百代之典錮一世之才其意非魚肉之不止嘻其甚也而公則非惟釋之又重拔之大則參廟堂小則列津路凡今之俶儻慷慨揚眉吐氣而振舒者皆昔之幽愁憂思屈首斂足而怵惕者也蓋公熙然與民休息曠然與民更始翕然與士大夫維新太和溢于朝協氣流于野

莫不殫冠其慶擊壤以遊脫險阻而臻坦夷易晦冥而爲開霽天若重啟地若重闢而暮月俄頃旋乾轉坤豁爲再造固皆主上神聖威靈之所變化而實公精忠參贊之所仰成也而公本以虛心廓之大度有賢必進而其進屬之所司與眾共之公若不知也有不肖必退而其退屬之所司與眾棄之公亦若不知也而進者自知其賢不以私德退者自知其不肖不以怨公可謂兩忘矣而既無比周時有同異蓋莊稱忘機列稱爭席而惟其爭席乃益見其忘機自非大道爲公至公無二者不及此吾不圖公爲相之至于斯也而公乃以議道自已作則自家家有兩子仲子未仕則俾之下帷讀書攻苦茹緜簡約敦樸人不知其爲相之子也長則座仕不與清曹而特與請告俾之閉門卻客客遂絕掃而門可張羅人不知其爲相家也吾不圖爲相之至于斯也昔周墀爲相韋澳勸之無權墀甚善之史氏紀焉而或曰權者相之所以柄國而壹政者也權而或避必有所移何以致壹哉予曰是大不然也昔洪範者萬世皇極之準也其言曰遵王之道無有作好遵王之路無有作惡蕩蕩平平無黨無偏夫事皆遵王而無好惡無偏黨權安在耶然則公固得洪範之深者不圖爲相之至于斯也今年八月爲公五十誕辰天下爲維嶽之祝者多矣而須惟甫公之年厘踰衛武公之半耳以彼較此雖謂之

富于春秋可也而何待于祝夫武公者諸侯而相周室者也當其年九十五矣而作抑自警作箴以警于國故孔子列于大雅而後世謂之叡聖焉以其近于道也公今大中丞松屏謝公晉少司徒序

奉贈大中丞松屏謝公晉少司徒序

今大中丞松屏公始以藩伯入計而當主上登極之次年也執政者議以上方臨御而藩臬郡縣諸計吏咸集其爭席乃益見其忘機自非大道爲公至公無二者不及此吾不圖公爲相之至于斯也而公乃以議道自已動天下勸賢厲眾以興事功乃下所司條其志狀尤章著者得二十五人表爲卓異而松屏公實居第一遂

開皇極殿上親御而召宴焉斯曠古之希榮不世之甚盛典也昔漢重循良嘗以其卓異者表之矣每公卿闕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在孝文時吳公爲第一孝宣時黃霸第一蓋吳公遂入爲廷尉而霸由京兆至宰相封侯固表而用之者也是歲果自藩伯簡公爲大中丞鎮撫吾浙此亦表之實而用之漸與先是倭嘗犯浙矣小入百里深入千里甚者墮城郭蹂會省遠近生棘村市爲墟民被破不可勝道而當事者請兵告急調發半海內往往稱乏軍興至盡括帑藏預斂賦額浙蓋蕭然不聊生矣及倭去歷十餘年而創痍未復空乏未充故繼者號爲獨難積歲相仍偲偲恐倭之復來也今日議廣

募明日議益儲惶惶恐倭之來而無以備也獨公至浙悉已之兵視其可汰汰無不宜財視其可節節無不盡居幕府靜若閒時動若無事惟綏帶曳履日開門接士大夫談道議論治理人莫測其所爲謂倭不來多暇耳久之倭忽來海上烽報公乃駕輕車叱徒馭夕報朝發師朝至暮暫戰倭方乘銳破浪鼓濤而前軍壓其艫後軍披其堅戰如刺蜚勢如雷擊須臾悉擒矣此皆倭之梟勇先嘗者也夫先嘗不殲後繼必速異日者倭之擊亂始不過兩牌數百人耳我兵鬨聲股慄望風先竄恣倭屠掠擢諭而還彼見中國之多貨財而兵之不足與也然後益聚眾深入進無狐惑退無狼顧而遂成此荼毒者則以先嘗故也故識者謂殲海上倭一當內地者百殲始至倭一當深入者千如公此功誠軍鋒之冠凱捷之首古不云乎萌芽不伐將尋斧柯言杜微以絕後也而荼毒者易見杜微者難知此人之所未盡識者一也予聞公度如泰山小事不撄大事不驚其經略素具策畫素深布置素定故賊猝來而制勝將驟遇而奏勳非偶然之數也而公不動顏色不煩語言靜馭深沈視若無有此人之所未盡識者二也予又聞公操如秋水噲然不滓澹然無欲秉公持正爲百僚師鞫躬厲精作諸將主夫以德爲威者威不播而令行以身爲率者身不勞而事集人見其功之所成而不知其所本此其所

未盡識者三也其尤大者則當浙兵革之後虛耗之餘公勦繁去靡敦樸素尙檢約所裁省甚鉅而猶謹尺寸惜錙銖惟恐不及解嬈釋苛崇寬大務休息所全活甚眾而猶問疾苦閔艱虞惟恐傷之此則扶民之元植民之命羊祜所以恩流于江漢闕子所以藏富于晉陽固浙世世無疆之賴而非目前之功其所未盡識者四也予嘗以此四者數爲人誦之會侍御鵬峰公按部過予而言及公予復誦茲四者躍然有當焉既別而公晉少司徒將行鵬峰公乃貽書曰曩夫子所稱公有味哉其言之也者始嘗識公及同事久而益識之公蓋表裏粹然始終不貳誠古之所謂長者而今之鉅人也夫子識

其深矣今公且行試以所誦者稍傳益之以爲贈可乎
夫予何傳益之有獨念上英睿超古帝王漢不足道然
既略采漢事表而用公矣黃霸之名位功業可立致惟
公以其所以治浙者佐上治四海則有古帝王之臣在
又詎止于漢乎侍御史山公同以予言爲然遂書之
奉贈憲使鳳洲王公任山西序
昔在孔氏弟子分列文學政事而後世遂岐爲二途然
皐夔稷契輔弼唐虞陳謨爲經佐主作聖其道尚矣而
春秋侯國管仲晏子皆爲齊相相繼霸顯而管仲九府
及晏子七篇甚爲史所稱述其最著者內政燦然周官
法也而兵家穰苴孫武子之流從戰陳立功業披甲冑

成書而後世經生學士莫及焉是遵何道哉豈其去古
近聖人之支流遺裔猶有存者其施之于時既各自表
見而傳之于後亦有可觀覽與自漢尤號多才然蕭曹
周勃申屠嘉霍子孟諸公頗以不學無文見譏而文如
司馬子長長卿班固楊雄輩又皆以綴述紀載終老事
功不少概見至今藝林未嘗不扼腕振足歎也是又何
故哉夫宰鈞當軸之人不自備衛則所以補闕王路者
何繇含毫秉筆之士不達時宜則所以經綸國家者何
措欲望風雅之復作治道之綦昌難矣斯其所關于世
者豈小小哉明興治軼古初而一時以文名者大抵猶
襲元陋弘治正德間學者始知法古至于嘉靖士益翕

然而鳳洲公與山東李子者上下其議朝夕賦咏當是
時羣彥景從其尤卓絕者七人號七才子比子建安而
王李爲之宗乃鳳洲公稟才獨殊往往準古作者七人
相視驚服莫不以太史復出孟堅載生建安以下弗論
也蓋鳳洲公之于文雄矣然鳳洲公獨好觀近事自當
世大典禮大憲法靡不窮究洽貫穿網羅放失舊聞
每與論利害考廢舉有味乎其言之也性精敏讀書數
行下由郎署至藩臬分道列圖史吟嘯自若或召賓客
酣飲飲徹夜罷早起羣吏奉牘擁案引囚盈庭判畢指
揮論讞須臾輒竟兩造具當諸老吏皆咋舌去若無事
者已則召飲吟嘯如初人皆言鳳洲公知大體熟國條

章奏清察勢施無不驗裕如也即他日入贊廟堂握統
紀其所樹立可不問而知者是管晏不足奇而馬班無
可歎矣鳳洲公與余通家曩京師數相過存余見其喜
高節佐急患遇忠義慷慨奮身雖百挫不悔好直氣持
天下當否雖萬夫莫奪余甚壯之及余廢居湖而先是
鳳洲公亦以家難投劾已而起家轉參知越十年所再
見覩其胸中氣益平折節益和此其思深矣承命輒稱
疾乞骸骨躊躇逡巡不得已而後往此其念遠矣夫以
準古之文而好循近代之實以高節直氣之素而有深
思遠念之心非幾于道者哉夫道譬之子天吐辭而爲
文學則日星之貞明也任職而爲政事則人物之發育

也失于道則兩失得于道則兩全古今未有能易之者也皐夔稷契輔二帝而獨盛歷千載而稱賢唯其道得耳吾因于鳳洲公獨致願焉會鳳洲公以參知掌憲山西浙守黃公及其僚諸君徵余言爲贈遂書之

奉贈大中丞允翁蕭公轉南都少司空序 王世貞

始蕭公嘗以侍御按浙矣當是時振紀綱飭法令持正體若泰山之陵霄漢砥柱之障河濤屹然不搖挺然莫撼昔李元禮之風裁而強梁屏迹范孟博之清節而貪墨解綬實皆有焉而公不怒而威不嚴而肅是以益難而貪墨既除則黎元無擾強梁遠避則良善以安條章所貽世爲遵守聲望所及人知歸依故公去浙且十年

而浙無遠近無賢遇莫不視公如神明戴公如父母至于今益盛不衰會浙有兵民之變鎮撫張公既已揚天威震天討取亂民鋒鏑間殲之又取兵渠魁凡七營每一殛之蓋法典彰大分正矣而居無何張公以簡眷行廟議謂浙事方定固治平之始安危之幾也非浙中歸心有海內重望如蕭公者不可而蕭公先以撫陝矣乃轉秩而自陝移鎮焉蕭公將行或謂浙方多變宜檄他兵以從又宜請益兵以衛公獨叱馭疾驅罷軍仗減騶從示人無疑而至則開轅門坐堂皇屏侍甲進諸兵而諭以天子厚恩憮法赦汝固天地好生之德神武不殺之仁也汝無怙終則善否則法不可以瞞假赦不可以

再檄莫府奉弁鉞來固爲此汝其無悔公本儻蕩無他腸言爲實慈大指務在開釋而兵因公按浙知其不可犯而信其不欺又見其坦夷服其簡易喜其意欲全活之皆感泣欲獻繳以歡躍相率稽首曰公神明也父母也吾屬得所矣而公益寬其文法撤其緹防足其餼糧時其校閱賞賚則感益倍歡益深久之事益定而公獨念曰夫兵首難者也其渠魁雖得而黨與尚在今徒以其自縛而不究其餘則法網有漏既以蒙赦除而復付之法則天恩有虛乃條其數十人數之以始嘗鼓釁而末復不悛不忍誅而責遣之又簡其僕忮不可使疲駑無足用者三千餘人而分散屬之而留其三千餘人并

爲二營以益練焉于是責者曰吾罪不止此公僅責我此欲全活我也散者曰吾罪不止此公不責我而僅散我此欲全活我也而留者曰我有罪而公不責我又不散我此欲全活我將用我也以是道路無片言營伍有奮志相率稽首曰公神明也父母也吾屬得所矣而公又念曰夫民效尤者也時政操切既過而奉行者又胺削之役繁而弗均財匱而莫贍成于有激起于無聊而鋒鏑既殲亦足以快人心而當其罪矣故兵不可貸而民有可原乃一切置弗問而獨悛吏察其禍本絕其弊源俾其財無征求役無枉濫以爲此吏職也而公又以論政自下議道自已故薄廚傳黜供張其檢約則無所

復加其節省則不可勝計故清風播于宇宙精白表于
屬僚吏有準繩民無愁苦而民既宥其罪又慰其私枹
鼓益希頒聲方作則又相率稽首曰公神明也父母也
天固使之終始全活我也蓋浙自是復爲樂土轉變亂
而成治安矣而予聞公之撫陜也陜適亢旱赤地千里
而公數疏請縣官百萬錢穀活陜之百萬生靈每當具
疏時則淚與筆揮心與言咽有足感傷者故其忠誠動
廟堂格天意小請小得大請大從而邊境無虞國家有
賴夫浙爲貢賦奧壤當江海之衝南之腹心地也陜爲
金城天府負河山之固北之股肱國也而公北鎭則北
寧南鎭則南諸有道之繫安危如此昔周召分陜實皆

撫釐而周公入爲太宰召公入爲太保固腹心之重任
股肱之元臣也而主上聖神察公秉憲踰十年驅馳踰
十萬里故且授以閒局息公南都而他日以周召之事
寄腹心列股肱使繡衮復還甘棠載咏可旦夕期矣會
公以將代暫駐湖郡而郡守陳侯數聞予言因率諸僚
諸屬請爲公贈予曰營兵之爲浙患甚矣孰敢攖其鋒
散其黨而公不添與衛不動聲色笑談頃刻而弭變兆
銷亂萌此揮霍非常之功永久無疆之績也當事者勸
公奏閒而竟寢弗上其深湛避名若是而又何有于予
知浙藩閫省湖郡予得間謁焉則見其地望冠世而守
之以謙祿位逼人而承之以讓言唆唆不出口而至其
論事質道鑑燭不遺行循循不拂人而至其任職秉法

之
舉贈參知使君幼川劉公轉河南按察使序
子聞蜀有大峩山其高摩天蓋出五岳上云而故相趙
公蜀人也爲子言登峩巔則白雲垂天衣帶小如車輪
往來交互以萬數瀰漫太虛渾淪成玉世界而光怪恍
惚變現非常有鳥鳴佛光現而應焉予謂非佛光也意
者山峻高之極與日月近其精光千古凝結而時閃爍
掩映者哉亦天下至奇至奇者矣予因語趙公高山大
川必有鉅人生焉而當是時諫議劉先生者卓偉特達
方以正直摩切當世人翕然歸之而趙公因言劉本蜀
世家其先文簡公者以文學經術輔贊先朝持重不阿
雖不至相位而以德厚貽其後人自是烝烝起矣而諫
議其一也予與趙同爲史氏而文簡故太史氏之
幼川公者實纂緒而興而予曩識長君中丞者則諫議
之從子也劉故以昆季並顯而使君與長君復然同有
重名于天下有味乎趙公烝烝之言不虛矣始使君參
知浙藩閫省湖郡予得間謁焉則見其地望冠世而守
之以謙祿位逼人而承之以讓言唆唆不出口而至其
論事質道鑑燭不遺行循循不拂人而至其任職秉法

貢育不能奪先是會省變作也四方震恐遠近驛騷而
湖亦休于邪謀稍稍無固志人方隱憂而使君毅然獨
以浙爲天下首善地湖本良民具有不靖者或擾之也
其有思亂者或激之也夫鳥驚不可以虛繳馬佚不可
以驟鞭吾惟靜鎭之耳故顏色不動號令不繁動雕破
觚闊網疎目謂民窮不可以復費則躬率節儉以振其
艱謂民急不可以復傷則大弘仁恕以恤其隱于是薄
廚傳黜供億而民無橫征省詞訟減逮繫而民無淹獄
民之所利則與郡縣計其便而趨行之使民如市之朝
趨而不知其所使也其疾苦則與郡縣察其情而亟去
之如良醫之扶病而不知其所由也蓋一切拊摩與之

休息而民皆樂其業安其生矣安生則其感上也殷樂
業則其內顧也重故會城之與湖郡其民襟相連裨相
接也而彼尋干戈此甘耕牧彼多枹鼓此興絃歌非撫
綏之有人而治道之明驗與予嘗以地無難易民無美
惡惟在上者有以御之御之得其宜則消萌弭釁而人
不見其功否則長亂貽危而世莫措其力若使君者其
有大造于湖者矣嘗覽史冊曹平陽以淸靜相齊而齊
國安集黃建成以寬和守潁而潁川化成何汜鄉以仁
厚刺揚而揚州治定其後皆身列鼎職爲漢名公使君
實有焉其勳業可勝道哉今使君方以新命轉河南按
察使會滇酋負固怙亂而長君中丞以樓船師下昆明

擒酋以獻天子寵嘉晉秩適亦同時而昆弟顯庸其孫
烝益盛矣昔君牙之誥曰乃祖乃父世篤忠貞今命爾
股肱式和民則江漢之篇曰淮夷既鋪疆理南海蘼爾
珪瓚自召祖命豈非二公他日事哉蓋使君且行矣而
郡伯陳侯與其倅王侯胡侯張侯實徵予言爲贈予因
敘大我之說見高山鉅人之應而並爲二公昆季祝焉
欲其同爲峻極與岳齊也郡伯諸君皆喜其言遂書之
送東湖張長公赴任鎭遠序

東湖張長公于母氏之兄子也母氏初乏于最愛長公
其後予份生亦最愛於外氏翁舅以母氏乏子故
尤絕憐之兩家既至親子又各相愛也故份自少長尤

親事長公及份舉進士奉母氏于京師而長公適來謁
選因主焉母氏則數從長公稱說家世道親戚故舊相
對飲食卽竟日喜長公間出從諸先生游母氏卽竟日
遲具待長公至飲食卽未至雖飲食不喜也長公來適
予兒女十二輩皆勝衣任拜起母氏以屬長公使授誦
讀則皆稍稍能讀誦每長公進就母氏子女輒攀隨飲
食左攜右援牽裾問字義母氏愈益喜自長公之來使
母氏樂而忘逆旅者久矣今年長公始就選鎭遠母氏
既不快及得鎭遠問道里所指日月往來之數欷歔曰
孀自歸董氏夫病子少不絕如綫將恐將懼以至今日
幸矣賴天之靈得奉宗祀於此而伯子適來誠莫有今

日之樂也獨奈何以升斗之祿萬里適官用傷老嫗之心乎因泣下份與長公及子女在傍皆泫然相視長公亦遂出而母謂份曰嘗記而父言仕宦於四方獨行巨濤中視舟力大小足以免之耳今爲小吏猶浮葉波濤也將若之何且吾聞爲小吏者皆敏利捷給候上風旨揣意所嚮今伯子言悛悛不出口多實少文而道遠路絕無平生之素上之人何知焉兒則何以助之份拜而起出而致命於長公因曰忠信道薄世上下相蒙所從來久遠此母氏之所憂也然石慶數焉漢世稱之嗇夫利口廷尉絀之固患忠信不足無賢者在上耳孔子稱忠信篤敬蠻貊之邦行矣況兒鎮遠雖遠迺正朔文教之

地賢大夫章章較著使長公茲益進此道心誠信於上下於諸賢大夫當獨蒙萬石君之賞不當爲釋之所笑也傳不云乎禮義不愆胡恤乎人之言以子觀長公篤孝醇謹算言劝行既已不愆矣其知不知固以俟賢大夫耳然吾計且歸不能久默默居此長公亦有田苕霅之上他日當奉母而行與長公徜徉足矣即知不知又奚恤焉予於長公至親無文故專道家庭之事云

送射陂邑侯朱君入覲序

董子曰甚哉文學之有益于治也世皆言儒者屈首受學專事誦習浹洽上古而未必適於當世之政及其授政則當按繩墨謹簿書考已事覈情變而昔所誦習者

服化四境順治且將有彈琴絃歌之風斯非文學之效與今年射陂君且以人覲至京師貳侯姚君等謂余知君深請余文爲贈予惟文學固君之餘也而予何以贈君獨念京師天下名公縉紳賢士之處而君父子交游之所聚也斯皆知君文學而未知君所以治邑者故予以言宏二子爲言明天子方以文治天下今大覲天下諸侯將問有爲古人之治者諸名公必知舉君以東觀石室之事矣二子當周氏之末而君遇我明之隆其進用不同可知也

贈璧山盧君令歸安序

夫民俗善惡與化道高下隨時轉移迺自古記之矣吳與昔號易治民務本力穡怯鬬而寡訟自予爲郡弟子時見民有訟縣者縣長吏攝之民見訟振恐鮮有卽至郡吏者不得已迫至郡吏鮮有敢望臺司者民訟臺司則一郡皆驚當是時臺司甚尊長吏甚簡而民甚易治亦其勢也迺今自宦遊以來直一數年耳每見郡中人言臺司逮繫者近以百數下郡縣者若至數十百人相連案者不可勝數民望臺司若出門適市攘臂而遊矣予與語道故未嘗不歎長吏之難爲而民俗之易下也歸安郡之附邑也盧子以甲第高等出爲是令予以郡人先與言獄訟之事或言民訟之興大抵盡因瑕訾妄相証證臺司一下郡縣而長吏持之不堅則上信其然而下滋其僞一人得志什百效尤而民俗成矣誠得賢長吏者分別其原察枉釋逮一持而不可變夫法正則民慤罪當則民從如是而訟乃可息也或言一羊敗羣十羊不寧好訟舞文亂政之大者也烹其大豪以警中猾斯弭訟之端矣史董氏曰傳稱伐木有本塞流有源法制禁令者所以輔治而非致治清濁之源也先王明德以施教體道以成化所以約已而則治也民性之流漸漬以成俗其來遒矣賢長吏者本道德之繇原政治之則積躬累行察微眇之化述彝倫懸禮樂教習子弟移易風俗民曉然知大道之歸務本分而安作業居家則興讓當官則修法興讓則不爭修法則重犯其何與訟之有故曰正其本而萬事理修其身而民化教化行而刑罰清斯賢者之所勉也今予觀盧子誦法聖賢之古今之故明當世之要然予見其志念深矣其修身若不及心常有以自下者是其道可致而治可成也矣興本善俗其失未久因而亟治之可以立反而盧子居矣興附邑與諸賢令相勉吾知治化有所出矣

邑侯雲屏先生膺奬序

昔漢選擇牧守令長分治郡縣又雜遣使者稽天下風俗察吏治得失舉其卓異者天子賜璽書褒勉之使居其位或遂擢至九卿所以別賢與能警否而振惰也當是時賢吏以治行稱者彬彬而出皆誠篤惻愊實務政化其亦盛哉毋乃褒厲鼓舞之得其道有所感奮者與明與略倣漢制以繡衣使者出按諸郡縣得察舉如法而獨璽書不輕賜然使者舉故有數其所不及舉者則檄下褒奬之以明嘉與之意是亦璽書之遺義也而諸至治之盛宜其不以一言爲喜一名爲足也此其器度

曹尚書郎亦時充使者以職事行部則制不得舉而獨有奬事畢皆上之天官天官按其舉與奬之等而行擢用焉其法亦備矣今戶曹徐君行漕事至浙而吾邑雲屏張侯首在奬中蓋先是侍御宿君以侯治迹而察舉之矣夫侍御制得舉也故其次乃有奬若尚書郎則法特止于奬然則在尚書郎則奬亦其至者也以侍御得舉則舉之尚書郎不能舉則奬之是合御史尚書郎皆以侯爲獨至者矣然舉者得榜于朝布于天下而奬者若是諸部使者之奬賢者又各若是則所以成明世之獨行其一郡一邑故奬下則一郡一邑之人皆率而宣行之所以體承使者之意而不隱善也亦以明褒厲者治者獨不在此與侯奬有璽書召用他日擢九卿股肱列在左右亦必有詩書之所褒美者明天子上嘉帝王之示勸也詹侯奬檄下邑人父老百姓千人以上白侯

不獨漢世而已也願侯因諸君之請而卜之饒君乃以是強侯而予遂述其說如此侯所至有異才始授江右之進賢縣不數月以有服去至今江右稱治能高者必曰張侯及來烏程徹壅去滯清政飭紀民有訟者下其辭于鄉直卽罷之不乃置于法故庭無淹獄攬繩墨斷事情黠滑吏不能爲奸故斷無惑聽盡疏縣之名戶大小各有籍有事則按籍而上下之如親行里中故賦無枉役縣之諸負者催督有次輸不逾約徵不畏禦故官無宿逋人以是服其能而觀侯所稱瘼乎不自止也予以是益深服之云

奉贈大學士少保礪翁八十壽序

嘉靖壬寅七月十七日實少保毛公八十之初度也先是公辭相退居者蓋二十年矣深惟仕宦之至卿相遠甚卽有至者皆膂力經營求有不出入外內廩廩得之者也少保文學經藝親授採拔職在啟納揖讓而談道德委蛇而圖政治不出長安城門而至輔相未嘗執奔走之役服有司之事身在日月之際通籍禁闥者四十餘年歷事四帝皆與知意靡有一日之讙斯已寵榮極矣武皇帝倦勤之末閹豎干內賊亂騷外加以大漸之臨而乏委裘之嗣惟公與二三大臣正色戮力贊宸凝命援立眞主雖天啟明聖謚謂所歸而負重任責總綱維制大計鎭天下匡國家之急處禍變而中外不搖易

臣未見其端一朝而去固世俗之所駭明哲之所疑也比之絳侯抱持兵之讒魏公有出守之謫君臣相嫌而後得免不亦殆哉夫主上明聖盛德惇厚任故方孳孳所以爲治而公稱老臣優養之意留之彌去堅之彌疾不待幾微乃所以足尙也寵榮若彼蚤見若此進則有絳侯魏公之績退則過陶朱赤松之高無漢宋之嫌年躋八十仕宦四十退居二十耆壽不衰益詠歌當世之盛身繫天下之望諸子彬彬咸興于縉紳之內上者列九卿小者不失郎吏皆賢大夫夫內外孫成行身所舉用皆知名天下深覽前世如公者亦可謂全名盛德矣非厚德其孰能如斯哉東萊古海上之地予睹傳記諸

言方術神仙之屬皆依于海上海上之事眇茫不可原
也而東萊迺亦有神仙三島之處意者其在異人云卽
如公始終福履而謂別有神仙蓬萊十洲之屬予所未
信也于是太僕諸君以斯言壽公公乃敬舉諸君之觴

壽封君玉溪翁七十序

古之人宴飲相祝則起而爲壽詩之歌君子曰萬年祝
之至也然未聞有用生辰而祝爲壽者自漢以來諸名
家藝文所載其賦頌多矣獨不見所爲由壽而作者近
世生辰之祝始盛而其當紀之年則尤盛焉或言其非
古予以孔子稱父母之年當知也其逢辰度紀則親之
加年始焉其人于有不當知而慶者乎其親戚交游有

不同其所親人子之情相慶而祝者乎故用辰爲壽子
之慶其親親戚交游同其子之情而相慶可知也異乎
古而合于義者也予嘗見士大夫家當其親則親戚交
游往往屬名家籍重徵文辭廣歌頌張縣前布列陂壁
燦然盛矣蓋近世藝文所載卽名家由壽而作者得什
之三焉斯亦多已戶曹吳子定夫與予同進士于朝相
善也其親玉溪壽七十今年之冬仲實逢其辰而先是
天子以太廟成加恩廷臣封玉溪以其子官戶曹主事
會主事君方奉使還報守官舊中而玉溪翁家居子是
與同進士而在朝者咸相慶主事君而屬予文以爲玉
溪翁壽予惟古之人所以貴壽者爲其積德體道身率

荷天子之顯命有子立朝諸子及孫族姓內外親戚交
游羅拜上壽德厚明著而文辭歌頌之設皆有其實矣
豈徒以世俗之相慶者比耶其著于詞林固當而惜予
非名家不足以表章德壽之略然如玉溪翁所自見定
夫又砥淬任職多士人所樂與其自朝之名公彥儒及
其親戚交游之賢而有文者必有起而述之使邦人可
法四方可誦矣乃謝諸同進士而告不敏曰予姑以是
爲定夫之當慶可也

大學士尊師存翁夫子壽序

今年九月惟我尊師少傅存翁徐公誕辰也先是公以
一品三考上賜宴賜敕眷寵優渥翰林陳子謹曹子大

章皆公門人二子以份之及門久也來議所以賀公者惟時公方謝一切諸縉紳大夫之賀未得問而陳以轉南司業行矣茲當公誕辰曾子復援前議欲申弟子之祝份乃請言輔相之道而因致其所以爲祝焉嘗竊惟古之聖帝明王未嘗不資輔相以端化原弼政本故曰三公坐而論道言不以事也自昔稱舜舉十六相而天下治嘗博考史籍十六相之事見于紀載者少矣而言唐虞之際得人爲盛者必歸之豈其專以道爲輔佐非事可得而指與及讀典謨諸篇皐夔稷契四臣者其事略有可見要之粹然皆道也唐虞之治所以不可及者以其爲道化之極哉自秦漢而下當塗之士明智之公

卿因時赴會建樹功業者豈乏其人而其世日以降治日以卑則以于道有未足耳問嘗觀公浹治貫穿海涵地負包括古今之學廣矣而視之若無知也折衷國是彌綸物情運用當代之才宏矣而卽之若無能也特立之志精白之操皜然不受世之埃垢其行高矣而處之若無異也以其所得于道者深也以是入而謀謨密勿補益主上參贊萬機燮理天地安國家定社稷而持之以虛恊恭和夷調護大體裁成庶務而守之以謙風形廟堂之上百僚師師庶位模楷而成之以默蓋其中之所得者深故其外不易露道之所就者全故其恣不易矣有舊恩而不言何威福之有蓋知大體調陰陽順四

奉祝少師元老瑤翁申老先生六十壽序

傳曰法後王何也爲其世近而類已議近而易行也予嘗論漢相而獨取丙定侯焉夫丙繼博陸而爲相者也博陸有擁立功而漢史譏其不學予謂博陸之不學者不知洪範耳洪範之書曰惟辟作威惟辟作福惟辟玉食臣無有作威作福玉食此萬世人臣之大戒也假令博陸學道謙讓盡謝威福從尙冠里大駕迎入之後卽還政告老退而之國北面就列侯位若將終身則庶幾哉于漢家勳可與周召爭烈矣而見不及此此以威福勝者也彼定侯者嘗挺身拒難極力保養擁護亦不小

時掩過揚善穆然成一代治化而已則以德勝者也間
者主上纂大統富于春秋受遺執政者無博陸之功而
有其威福頗善專擅名而少師申相公實繼其後人言
申公者今之丙定侯也而學術過之予嘗觀申公學無
所不通而獨深于洪範蓋以小心事上而以大度臨下
者也自其小心則如上帝之鑒臨而無敢荒寧無敢暇
豫顧諰對越兢業有加焉昔仲山甫保王躬補袞職而
翼翼匪懈愼之至也自其大度則如滄海之涵納而無
有涯埃無有畛域洪闊深遠包含靡間焉昔秦誓好彥
聖樂技能而休休有容虛之至也公嘗言治天下之道
其莫大者惟法與人宰相執三尺佐天子以整齊天下

用法之司實主之宰相惟求其法之當而已何與用法
宰相建六典詔天子以進退天下用人之司實主之宰
相惟求其人之當而已何與用人于是遂以其權上歸
天子下歸諸司人皆謂宰相無權皆是申公始然予觀
庚辰之前宰相惟恐權之不出于己而深謀密計攬機
握牙權日尊而世道悖辛巳之後宰相惟恐權之在己
而別嫌名微遠疑去累權漸減而人心安故庚辰之前
操切督責重以煩苛而辛巳之後慰籍撫摩加之膏澤
庚辰之前猜衅忮忌若操干戈而辛巳之後忻懌會融
並無矛盾庚辰之前如怪風暴雷遠近震駭而辛巳之
後如卿雲齊日山川朗昭庚辰之前如側目而視重足
而立若不欲生而辛巳之後如鼓腹而游擊壤而歌若
逢再造蓋申公曠然與人維新眞所謂
旋斡乾宇轉移坤宙以成其蕩蕩平平之治者公得于
洪範其深哉過定侯遠矣初公嘗得請而賜膏沐暫歸
今年爲六十壽予竊惟公遭逢大略與平津等而平津
自蓋川西正六十矣是平津發軔之年乃公懸車三載
之後也公樹勳之早而見機之決如此人見公方壯盛
而上正眷懷皆傳有安車駟馬蒲輪加璧以迎申公者
或遂請以蒲輪之璧爲公壽或言孔太師賜靈壽杖請
以賜杖爲公壽或言齊太公九十嘗蒼兕請以蒼兕爲
公壽或曰留侯辟穀載黃石從赤松請以赤松爲公壽

于曰公歷密勿有年首三事總百揆功名已極諸頌固
美未必公心惟赤松爲佳而公之爲壽尙未在此也夫
壽者天地之仁心而太和之元氣也故周南騶虞之詠
其于物不踐不履召南甘棠之篇其蔭弗翦弗伐斯
仁之徵而和之應也故成康丕式者四十餘年幾致刑
措開周家八百之基今公反庚辰之政而施辛巳之仁
實有大功德于當代是與天地同心永永不朽者也昔
路溫舒進尙德緩刑之疏班史謂其子孫皆得大官徒
一言之尙爾況公身親行德者哉公兩嗣皆天下英賢
讀書博學長君旣已超拔仲子亦方奮興麟趾鳳毛蒸
蒸而起以爲仁者之報豈可量哉昔申甫有介圭之錫

固公家物也敢敬以爲壽

郡伯思訒李侯稱祝序

始李侯嘗爲烏程令矣治績卓異召入爲兵部尚書郎而烏程人思之每語必祝有從京師見侯而還者必擁問起居每問必祝已而侯以兵部郎出爲郡伯守嘉禾而嘉湖比壤李侯行縣或以其間大湖界乘高蓋車朱輪華轂驅馳苕霅郊烏程人見者懽呼曰此吾李侯也近者擁而拜馬前遠者羅拜于路每拜必祝而烏程人謂嘉禾人曰吾賢侯也汝郡奪之嘉禾人亦曰吾賢侯也汝亦先得焉兩地人益懽相聚而祝每祝必願侯旦夕爲卿輔永永樹無疆業而以其餘照臨吾郡邑云然

烏程地小而僻俗陋而樸僻則事簡樸則少文驛符傳益稀諸使者非按部罕至侯坐而成治暇則嘯歌專以仁愛拊摩之得意深而上下浹論讞則情易得供賦則力不煩民既感侯撫安而侯亦樂其仰體是以政聲稱異而既去思之不忘當是時若無事也及爲郡則事十倍子縣矣而嘉禾大郡錢穀甲兩浙獄訟益繁胥吏擩仁愛拊摩之得意深而上下浹論讞則情易得供賦則力不煩民既感侯撫安而侯亦樂其仰體是以政聲稱異而既去思之不忘當是時若無事也及爲郡則事十倍子縣矣而嘉禾大郡錢穀甲兩浙獄訟益繁胥吏擩

稍首老吏吐舌傍觀歸誠舞文無所施奏當無所追罪以不濫民用不冤而積寇之區大蠁之藪機牙將發境土相聯眾方危疑侯乃立斷顏色不震枹鼓不鳴而獲其渠魁散其黨與弭累年叵測之謀銷將來無窮之患功尤鉅焉而侯謹于事上喜于交游非其禮則尺寸不移跬步不假如其義則往來不厭勤勢不辭露宿登途見星視事曳履對客緩帶涖民每多從容繼以談笑侯不自知其繁而人亦不見其繁也識者言侯當無事之地則簡而不疏及居多事之時則繁而不脞綏急隨用弛張以宜眞世之達才國之大器也由是嘉禾之人縉紳播頌黎庶騰謠人無異詞若出一口以烏程今日之舟長年殷慄言其大小異也夫才有所詘而用有所異以其所具者不同也惟侯則綺白之志可屬冰霜堅定之質可貫金石人固以服其操而信其心矣其秉政則引綱維正統紀定分序別等差如衡誠懸如矩誠設外若難犯而其中坦夷愷悌藹然與人親蓋以立體非以示峻也其臨事則辯是非當可否究始末知顯微如水不淆如鑑不惑外若難隱而其中寬大長厚渾然與人居蓋以祛蒙非以眩智也其決獄則扶弱小黜豪強矜凡愚鋤宿黠如鎮不動如山不搖外若難撓而其中慈祥仁恕勃然與人更始蓋以植法非以行苛也是以人尤信之更相感悅而造具備折以片言負者膺寒直者

恩而嘉禾異日不可勝道矣維春之仲月之望辰實侯誕期崇德蔡君與子善欲徵言爲祝而俟戒闔者謹謝曰祝誕非古也卻之予曰祝固非古而古人相見必前爲壽其于所尊則捧觴爲壽起舞爲壽蓋居常祝之矣斯固載之史冊傳之藝林崇德之請亦猶行古之道者也何卻焉予烏程人也烏程之祝有素豈能卻之會平湖李君嘉善顧君桐鄉濮君與蔡同志因趣予言四君者固皆倣侯烏程之政而稱卓異者也予固樂道之而進爲侯祝

贈范母陸太夫人七十壽序

予聞古閨閫之行不列於外史無得而紀焉其有紀者必其婦以夫見母以子傳下爲當世所推稱上爲人主所褒顯而後勒名于春秋垂懿于竹帛載在往昔彰章不誣也夫閨閫之下山澤之濱豈無賢淑足爲世法者哉而伏在窮僻人無繇知縉紳之士瓔珮之人豈不願光寵足爲親榮者哉而居在隱仄世亦無以自異故君子奉親命以事上而籍君恩以顯親非易易也而予觀其所慕著者昔趙隱爲相有母康壽諸宰相率百官以次參謁國有大慶百官進而賀君退則傾朝候母列在唐室爲台典可謂人臣之極榮陸贄爲相有母康壽德宗詔中書省迎之京師張齊賢爲相有母康壽太宗敕賜手札下中書省存問加以隆禮可謂帝者之極寵斯

孝而太夫人有二子長卽中允次大學君中允嘗請歸侍太夫人趣之去弗許數欲迎侍大夫人拒弗從而太學君留左右朝夕走膝下周旋伺顏色諗起居太夫人兩嘉之夫陟屺之詩人子之思侍其母也閒居之賦人子之樂侍其母也二者異趨而孝同則以其殊地而各宜也非仕者則何以遂鼎養之志非居者則何以奉板輿之懽而太夫人兼得此二者人亦有言蜾蠃能祝祝之則似烏烏善哺哺之則報今太夫人身行孝而二子各以孝承之詩云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其斯之謂夫今年甲戌秋七月爲太夫人七十始辰蓋太夫人已三承封命矣庭擧濯曳長裾強食善步神覩炯炯人視爲仙

而朝之公卿大夫鄉之交游嫻戚搆毫之彥子墨之流莫不侈君恩引令典明寵榮以爲太夫人頌而子與中允君有雅兒醇又出中允門下與太學君石交其兄弟義至厚而予嘗忝國史幸覩斯事不可無紀予惟趙隱始嘗與弟膺謝徵辟同養母已而先後舉進士隱先至宰相膺亦並踐省閣蓋栢去特十餘年耳當傾朝候母之時計必膺行揖讓其間可想見也今中允以冠世才受肅皇帝親擢魁天下歷清華禁密橫經啟沃托乘輔導勵志操抱經濟爲廟堂重今皇帝沖睿神聖用人不測師一旦越次爰立可伫俟而大學君才名與兄齊自兄魁天下亦十年所矣二趙省各之事將有合者他日

被詔存問迎母京師兄弟膺行以答傾朝之候端有在矣故予有二相之說而交游嫻戚諸君因踴躍屬書之

奉祝沈母林太恭人八十一壽序

林太恭人者湖郡伯沈公之母也沈公有大功德于湖固湖之召父也而太公人者亦猶湖之太母也湖爲澤國負巨浸齷齪有桑麻之業而無沃野之饒民纖嗇競錙銖起瑕釁易動搖地最近會省間者會省連有變俏諸郡皆岌岌焉而湖連遘大禍故上數寬假之積遂爲廢弛而齟齬之積益以背戾其漸靡所從來久矣及沈公至而湖復被潦而越明年則亢旱繼之人皆以爲蹔有善者將莫如何而沈公精白足以服人心正直足以畏民志神明足以察物情民莫不喁喁嚮風麕麕相戒孳孳望至治而沈公之治專以持紀綱飭體統振法範而當其執持既定如斗柄之指天垣泰華之鎭地軸其標準高不可抗卑不可踰自謂賁育不能奪此其本已肅矣而沈公爲民甚勤蒞事甚敏公家之事知無不爲閭閻之情問無不悉提其綱必挈其目舉其大不遺其細原其始洞見其終合諸州縣之事而綜覈之除民所疾苦與之更始集諸令長之賢而究議之圖民所紾輯俾有寧居故湖荐遭旱潦而民懽若更生安若樂土焉予嘗以自沈公至湖而後郡始成其爲郡也若沈公者非有大造于湖者與

會沈公報政而當路交章察舉天子下璽書褒嘉之因賙公父九山公爲中憲大夫如其子官而封母爲太恭人云予聞先大夫治經術明習博學貫穿稱名儒而數舉弗第末以貢入太學授寧海簿益挺身效勞勤弗顧而秉身修潔大著冰檗聲當事者方共驚異而公特稍自表見非其好也遂一旦拂衣去去而民思弗忘將請之當事者祀公名宦而識者言世之祀名宦不少矣宦尊者未必眞而卑者必非假今先大夫既逝使非功深德懋恩加于民則民曷爲思而又奚以祀哉蓋予于是而益知先大夫之賢又以是而知沈公之功德有以也而林太恭人者則嘗力讚先大夫之學而仕未遂因以

先大夫之世學而教子成名者也始先大夫嘗篤念同氣欲爲同居而太恭人贊之竟成其志合其昆弟以下若干人聚爲一體身不知貴顯而諸昆弟亦不知賤貧蓋有張公藝之義而太恭人至性嫻睦嘗乳養其猶子自始生至長若干年鞠如一日無異所生子而猶子亦不知其非所生母也蓋有鄧伯道之風夫太恭人以閨閫而行古丈夫之所至難非誠天下之賢母哉斯自足以傳矣而子閎母以子貴尤以子傳夫母之封大國加名郡翟茀車障繡襏褕衣象應河山翬飛日月殊榮渥寵此其以子貴者也至其子之德冠當世功施國家勒之鼎彝紀之竹帛而其母亦得附以並見焉將與河山

不朽日月同光此則令閎永譽以子傳者也然以子貴者世皆知之而以子傳者或未盡識今沈公子溯實有大功德惟皇昭鑒焉褒封之詔墨未乾簡用之恩綸連渙業已轉公爲粤之觀察矣會公將自湖往粤奉母以行過予言別因告予曰子知我者吾母老矣茲因閩粤伊邇方得親御板輿否則吾且旦夕投簪耳予乃正色曰公不欲母之貴而傳乎昔陸敬輿有母德宗遣使迎之京師唐室以爲盛事而張齊賢之母正八十矣在京師而太宗數詔存問宋史尤爲美談二公以相業隆崇功德在國而二母亦得並載至今庸之我公簡用擘畫策樹方始而太恭人壽八十有一矣十者數之成一者數之始適與大用擘畫端然則太恭人壽福無疆而公之德望功業可勝道哉予是以知其必傳無疑也府丞呂侯者咸公至誼而請予言以爲太恭人祝因書之

圓通神異集序

明烏程董份著

圓通神異集者諸學士大夫爲劉左伯序大士之神通而作也佛教以虛無爲本而大士獨顯神通蓋虛無之極而神通現焉其事固奇其理則一也然自佛入中國而九州內外四海遠近無不知有大士者矣而奉之者或靈或否有求者或應或不應何哉譬之地道資生冰性潤潤而江皐之種則繁墝埆之植多萎地非不生水非不潤也物之賢殊其所受者異也故大士雖多妙應而實重善因左伯公家在靈壁靈壁人稱劉善族自先

大公世有陰德其所從來久矣而先公益勵之母夫人益培之劉氏善固有以也初太公仕潭州得木異焉命匠雕大士嚴奉堂中會先公嘗攜左伯寢堂側鼾火發不知也適堂下繫馬踶嚙驟怪之亟起因滅火而馬故寂然從火光中隱隱見大士一堂皆驚母夫人旦夕奉益謹及母夫人偶下堂蹶蹙不屈伸在牀蓐者閱九月左伯憂悴亟欲棄其官侍母歸而母夜忽夢藍衣嫗慰撫之曰甚苦吾習治此因取花名鳳仙者按爲糜雜他諸藥搏膝俞纏踝循其股踝綢繆之已忽不見遽寤寤而恍然憶其大士也霍然汗出灑然病已厥明左伯方趨問疾而母夫人已先起坐步履如平時大駭詢故則大喜出意外而諸學士大夫議左伯者聞之亦駭且喜相與爲文辭紀其事成帙焉予聞母夫人性清淨所居焚香潔掃端坐誦經御綺纨薄肥甘服疏茹啖澹如也自左伯爲令至藩臬數奉母而母聞鞭朴呼譽聲輒蹙蹙聞民疾苦如刺數稱如保赤子諭左伯以崇惻怛務寬大憯然有味乎其言而左伯素厲志操秉精白卓然爲天下稱首其政提衡持紀令不繁而事自治上下安之母夫人清淨之遺也數亭疑獄出冤繫解苛穫嬈與民更始所至誦焉母夫人慈悲之訓也佛以清淨爲宗慈悲爲主劉氏稱世善母夫人善與佛教合誠奉大士復殷其福之固宜夫福善禍淫天之道而古帝王

治世之經也自王政既遠天道廢常有善而未必福不善而獲免者焉民是以有倖心而善日以微不善日以恣故佛因而警怵之而大士子教尤顯其靈光感應窈冥恍惚不可得而原也使民致其不測以爲在彼乎在此乎故有百千萬億身之說說雖甚神而其欲勉人爲善以怵其倖心則大士固深遠矣易不觀劉氏世善母夫人培之而大士顯應其明效大驗彰彰較著在人耳目不誣如此乎予恐愚者說夢妄者循迹而不知其善原也故備著之今天子睿聖接古帝王之統博舉諸善類疇咨夾輔以補王政之闕倣福錫民左伯將左右之而母夫人手足健利靡恙不已介茲景福以永壽康帝

恩益隆則佛力彌顯其善徵可勝量哉

浙江鄉試錄序

嘉靖三十一年浙江鄉試巡按御史某先期宏闢試院使執事有所諸士得展其意焉匡飭中外約束有紀實監臨之巡鹽御史某咸篤文教協志而圖事乃聘某及某爲考試官某某爲同考試官提調則某某監試則某某進提學副使某所簡士三千有奇拔其雅醇者錄其氏名與文而某序而告諸士曰竊惟浙自昔吳越之地列在南裔賓于中國嘗讀詩書之際秦起西戎邶鄘曹檜或微或滅而猶得以歌謠誓辭爲詩人所采史臣所述孔子取而繫之國風續之典謨以垂後世而吳越獨無以自見自先王盛時名世之佐賢聖相望皆在中土以北而吳越之地未聞士有顯其間者豈其居在僻遠其聲教有未純耶然吳實泰伯之後有季札之遺越之先出自夏禹封于會稽以守禹祀而會稽則禹所親巡南方而會諸侯之處也聖王之所過化遐想其執玉鳴珮之盛至今有光烈焉而地經所載禹之南巡實得圖書告成功于上帝而秘之會稽之山意其精靈之所鍾伏必有與河洛同符以開人文之兆者而昔未之見豈其發固有時與夫晝大江以爲國鎮以名山表以巨海歷數千載以抵于茲其氣之鬱積盤薄必有所種而出者時則有然矣某嘗聞之山川者因天地之氣而受靈者也帝王者宰天地之氣而運之者也故

家絃而戶誦奏對天子之廷者歲以益多天下莫比蓋浙之人文彬彬甚盛矣夫春陽至者潛蟄作水澤動者萌華沃言其氣之感也大明當天而景星列神龍奮翼而蒸雲興言其感之從也人徒見吳越數千載以來數經聖王而士靡顯者詩書無可採述而今得人之盛甲于天下首爲文物大邦相歎以異而不知帝王所生天地之氣隨焉山川積其靈以有待而感其所受以發其特盛固如此也諸士當茲盛時將進用以顯而其文又得爲執事者所採錄固信美以某聞先王之佐皆洗心滌慮不受世之埃垢曠然與日月爭明而詩書之指天道決人事備貫心性之原施之清廟明堂藏之金匱石

室頒天地而炳古今此其爲盛也今諸士將顯已其思
所以比于先王之佐乎其文見錄已其實能當於詩書
之指乎必如是而後可以讓吳越之無人而稱今日之
盛固執事者所深願也諸士勉之某又聞先王之時其
臣皆極天下之選而其傳於今者可僅指而舉也豈非
王佐之難而姓名之傳不易耶詩書之所採述必皆知
言之人而孔子有刪有取明其不能全也豈非言之難
爲而採述者之不易耶諸士知其所必傳而能信其言
之必取于後世則執事者之所採錄亦得因附以自見
矣諸士勉之某乏執事之末故本其山川慶其逢帝王
今日之運慨歎其昔而相勉以成其盛焉是役也某某

以入賀行某某以上績皆嘗與勞書之

浙江鄉試錄後序

上御極之四年浙江再當舉試試既竣錄其文與氏以
獻某忝執事之末乃敘其後簡曰嗟乎美哉夫浙古之
會稽夏禹親巡南方大會天下諸侯之處也當是時會
而朝者萬國遐想其車轍馬跡所至玉帛所陳聲教所
班布巍巍乎至今有遺烈焉而地經言禹南巡當地平
天成之後實得圖書告成功于上帝而秘之會稽之山
此其精靈所藏有與河洛同符以開人文之兆者猗與
盛矣而錢塘宋都也宋建國最淳以理學飾治諸儒彬
彬而起有鄒魯風迄南遷不衰意者人文其將啟乎而
宋偏安未足當此明興實纘禹蹟自高皇龍飛一統其
運籌帷幄則劉基爲元功表其黼黻制度則宋濂爲詞
林宗是爲名世之臣佐命之首至革除則方孝孺捐軀
盡忠以伸大義及土木則于謙戡亂反正以建大勳而
宸濠稱兵海內弗靖入則孫燧折其叛逆而君臣之分
明出則王守仁覆其師徒而國家之勢定自我明履運
三百年以來而開創基業弘濟艱難其最著者皆浙產
也而章溢王禕章懋之徒不可勝數皆能以道自任作
士楷模而守仁尤能得斯道不傳之旨使天下有所師
法夫浙之淵源所從來遠矣某既美斯地而幸執茲役
遂裒諸士之文而讀之見其藻而雅華而不靡則曰斯
浙之秀麗粹醇之氣之所鍾也取之見其博洽條貫涵
蓄指歸湛而不淆通而不滯則曰斯浙之江深海泓澤
流長永之所發也取之見其高自振拔卓有負荷抑而
不撓抗而不回則曰斯浙之岳峙山立林壑盤鬱之所
出也取之某蓋作而歎曰美哉信浙之多才乎哉其有
諸先哲之梗槩者哉因用以自慶而又懼曰夫言之非
難知言爲難知言非難知而得其實者爲難士當平居
孰不希聖賢稱堯禹尊王而賤霸後利而先仁扼腕而
談發憤慷慨自以功業不足樹節行可常保而及其臨
政授事寬則弛慢急則背馳夐然轉瞬異矣故玉表而
石中則賈者目眩彪文而麋質則獵夫神驚言僞之亂

眞也素絲以染而化君子所悲剛金以鍊而柔詩人所
惻言欲之惑志也夫以易亂之眞而有可惑之欲守以
時奪遇以境殊其能允蹈其言不媿其始者幾希故曰
馬不必腰裹貴其服衲士不必才辨貴其知道使士而
知道德之本究性命之原施之文辭則爲卓者效之世
用則爲達人贊之治安則爲良臣批之患難則爲節士
惟其所措無所不宜譬之渾儀雖旋而其極不動門戶
雖闢而其樞不移此得道之驗也浙士于道其淵源既
遠庶幾可免于懼乎且浙自夏禹數千載間暨于有宋
而地氣尚鬱人文尚未盡宣迨高皇肇其端列聖繼其

軌而後才賢輩出與古有光至今上方弘聽覽之途廣
咨諏之路樂育不倦採納有加是以鬱于曩而發于今
鍾于彼而宣于此有必然者蓋軼三代之綦隆攬百王
之曠絕誠數千載之奇逢也諸士崇體道之心採文明
之運方將與前哲相爲後先以彰當世之盛某又何懼
之有是役也御史某殫思秉公夙夜砥礪相戒期得士
以報茲既已竣將進諸士而諗之故某竊相歎美而深
致勸勉以副思報之意云

雲巢餘樂序

始吾郡侯順齋公嘗築讀書之室名曰玉鶴雲巢蓋取
其潔白粹純軼埃塵而遊霄漢之義也已而侯擢進士
持法吾郡嘗奉其親謦齋公至郡中一幸臨之而公不

臺肆伍 册99版

至孝間嘗還人遺金卻人厚餽昨來吾郡子不敢以一物爲獻公亦不以一物自隨歸而解其裝惟故衣履泊如也人皆翕然稱之然則潔白粹純云者殆公家教然與夫潔白之人粹純之士固海內所推而中朝所急也侯政聲方興輿誦載道他日進用將必爲稷契無疑則且以由光歸之其親悴安于隱居益優游從容以怡性情以介壽祉而其樂有餘矣茲乃復慕故居而羨初服是古之所不能兼者侯既兼之于家而又欲兼之于身也寧可遂得哉故子謂雲巢之樂侯以思親是也而欲以懷隱則未也因以是復侯之請而題其端云

贈蔚州衛經衛蕭君考績序

經衛古掌書記之任古書記所以贊軍政輔戎機治籍幕下以文事佐諸武臣常以辟致甚慎其人至國朝始以資選累世承休平之運偃兵息旅軍戎按其故政不勞而備幕府無事故授經衛者自以材無所建用不樂于職然京師諸衛則所以總領爪牙之士備在禁衛其體不同而諸經衛剏天朝官不如外方多所轄屬其禮差異而其始謁選銓部銓部授其職名而試之太倉使掌收發之事能其職者以績奏而實就官然後得以序擢今爲蔚州經衛者江右蕭君在太倉能其職而奏績矣而潘君寶代之潘君與予爲同邑素以醇謹明信爲子所善蓋十餘年于茲而潘數來言蕭君之爲人賢寔

而予不當事任無益之言也然予以爲能遂曠其格于上廣延序予下者秉權衡之職存其議於時振庶位于俗使上有所採下有所興者亦論思者之事也故予不辭潘君之請而于閭蕭氏世以文學嚮用蕭之先君子嘗發省解爲國學遷刖駕佐理大府以明經飾政有清名蕭君奉其先人之教不敢失始嘗師授麗誦其末由諸曹通法家言雖以是進然其人循勑喜儒數好從縉紳游聞于禮義其遺風餘雅尚存先君于之澤彬彬士人間其醞藉固有自也以太倉錢穀之地而能謹廉自持終始無點自此而贊佐軍戎之事率王之爪牙爲神京擁護其材績可知矣故予又樂爲蕭君言之夫人不

能自振于下而後上之守格者視爲當然使誦起而自振卓軼墨纏之間則格不容于不曠矣嗟乎子固非徒爲蕭君言而已也故書之

贈肇慶節推小泉趙君還郡治序

今天子德茂隆治治化覃被猶嚮意還遠頃用言者益愼置遠徼守吏刺史二千石以下諸郡邑之官所以扶德施化總一海內而宣㬎遠邇也會有司奏銓選之途品格次第多所拘撫固有軼材異等而不蒙甲科終身厭抑者卽賢能何勸乃詔自今貢士宜察其優者勿得與常例於是浙趙君實在選中此乃得廣之肇慶推官擇陳異哉天下有識人智量如此哉廣爲古南粵之地絕徼道遠雜獷難治並海踰嶺犯瘴

癘而居趙君顧卽日治裝去居一年所而肇慶刑清法平治聲籍甚于嶺海之間已而賀入至都下都下人咸心欲識趙君者予承乏幸與趙之壻陳君被選秘院相善也陳君爲予言趙桐江世家其人倜儻有大志讀書專究旨趣不希世速進以故不急中當世之選博學明天下之務志意修潔行義甚高予聞廣號難治漢所稱蒼梧合浦之地蓋珠璣犀象玳瑁瑇瑁布之湊多毛齒之珍困徵求而易凋瘵頃者島夷方發難吳越吳越之間罷焉又轉而淮揚諸郡騷然問又轉而入閩矣閩粵固輔車之國也天子方赫然遣將下兵俘馘不可勝數遠近震慴于嘗以夷譬蠅聚倏忽轉徙惟在守土之臣甚然予聞趙君廉潔行義彼誠有以信于天下也卽雖漢之蒼梧合浦予知其愈有以表見何渠獨今日之肇慶人皆言新推官祇嫡以盡法精白以守官職誠不欺

于民故人亦不忍撓法者自新推官所讜反人人無不當意故肇慶大治子自古今人言某所難治子獨不信之矣夫世所稱難者道里遼闊易阻難及顧未得其人耳彼乃見慮遠道既鞅鞅多望自顧不贍何暇論興治理乎今海內一統明天子更制挈令登拔賢者軫念遠道愼選明吏德意至厚非畢力一心以稱上旨將遠方元元何格哉至如趙君近之矣陳君謂予言趙自未束髮也卽嬉遊之時其志固已遠矣先是某官某公見而奇之請以爲壻至今人多某公善知人也今趙君又能擇陳異哉天下有識人智量如此哉

贈鍾山先生擢廣東參議序

鍾山子始嘗爲湖郡理湖人思之弗忘今年以參知于粵將行湖紳大夫在朝者謀贈言焉董子曰夫仕至爲國藩屏鎮方岳列中二千石之上亦榮矣然予聞粵故桂林象郡自古所弗屬民負固阨隘遠在萬里往往多豪強并兼散法而梗吏號稱難治有珠犀玳瑁象齒之珍困徵求而易凋瘵頃者島夷方發難吳越吳越之間罷焉又轉而淮揚諸郡騷然問又轉而入閩矣閩粵固輔車之國也天子方赫然遣將下兵俘馘不可勝數遠近震慴于嘗以夷譬蠅聚倏忽轉徙惟在守土之臣有以待之今寬不爲計而急則以煩君上非事之得也其道莫先于諸藩省大僚督率郡邑務內輯其民崇禮

義先教化布德意稍稍訓齊飭厲使人人皆勝兵而所
在與敵即萬夷不足道矣此古內治之術而鍾山子適
蒙茲選其亦至重哉吾閩粵乃負大海列百島而居商
舶所至易以爲奸海與吾其夷旦發而夕至尤難于禦
以往事策之夷方枕兵而睥睨必且及粵勢不乘始至
一大挫之後靡及已鍾山子之行上與當事者其諗其
便而下與郡縣輯民以待夫弭患貴未形而用兵貴無
戰古之道也天下之事以大智防微德常施于民而弗
覺以先機備豫功常大而難名及患至而圖之雖功顯
德見而民急矣鍾山子襄在湖也潔廉精白兢兢有以
自樹解釋煩苛輔民不逮一切使得自寬而法實未嘗

弛焉是以施之于粵彼其難治之俗以弊之民皆舉之
矣予固無慮茲子所與鍾山子言者特先其大者云鍾
山子懷慨有志天下事又爲今相公館甥相公方以道
德輔佐天子以成至治他日以粵事爲問即圖微思預
之道莫先于此矣乃因諸君之請而書之以爲鍾山子
贈

贈太史內山裴君奉使序

古者太史氏掌四方風俗之孅惡政事之得失以詔王
而四方之奏風俗政事者皆先上太史副在王所故太
史專居中以備紀載務知天下美惡得失之故而國家
將見有典謨之興爲史氏之光采其榮名不可勝道矣
今于方與內山紬金置石室之藏以勒成當世之紀竊

私慕唐虞史臣之風會逢其時而予非其人也子行且勉之哉儻望見蒲坂之墟爲予延企焉內山且發自京師或題其卷曰金華使節而予序之云

跋默翁遺草序

太幸默翁有秦誓大臣之德稱漢家長者之風爲四海具瞻負一時重望固已久矣而孟嘗未沒高臺先傾黯公方徂平莊頓盡延睇陳迹祗足興憐獨有故園猶存遺什夫山陽之賦歷廬舍而增悲西州之遊抵城門而慟哭昔賢所紀今實甚焉爲適令弟鳴泉公者切急難之思篤孔懷之感閔其家變而被髮纓冠痛其身亡而絕琴罷調雖馬伏波之行服趙弘智之過哀無以加也茲乃哀其篇章集其翰墨裝潢成卷特過示余捧誦之間音徽如在慘裂五內涕淚數行嗟乎高山既摧流水徒奏顧賜之聲宜失伯牙之操安施華鄂既傷冰清永隔因跋而歸之云爾惠連早日負詩名康樂當年其啄情故苑棠花正蕭索可堪春草向愁生延陵季子有高名之人續大服也舊乾剛秉離照獨斷萬機總核庶務固已撥亂爲治易危爲安而布宣威靈誕敷文命接千歲之統建一代之儀巍乎冠中興而邁往古矣及其端拱穆清玄默思道而木茂者生蠹治久者萌奸或乃竊其太阿侮用魁柄事以利集官以賄成天下靡靡日趨子涸濁矣于是皇赫斯怒簡公當軸授之元樞而公則以當軸者莫患于專利莫甚于攬權非人臣所宜有也昔

領諸侯弼亮四世此其壽尤彰明較著者矣故耿光大烈雖文武之昭貽而疏附後先亦四臣之壽之夾輔也公者八十而載後車九十而表東海而召公畢公皆統蓋老臣之關世道如此至我世宗肅皇帝者英明睿知是稱聖主而元輔徐公者忠貞篤棐是爲老臣方世皇之入纘大服也舊乾剛秉離照獨斷萬機總核庶務固已撥亂爲治易危爲安而布宣威靈誕敷文命接千歲之統建一代之儀巍乎冠中興而邁往古矣及其端拱穆清玄默思道而木茂者生蠹治久者萌奸或乃竊其太阿侮用魁柄事以利集官以賄成天下靡靡日趨子涸濁矣于是皇赫斯怒簡公當軸授之元樞而公則以當軸者莫患于專利莫甚于攬權非人臣所宜有也昔

奉壽元輔存翁八袠膺聖朝存問殊禮序

或攬之矣攬必有還故以威賞還朝廷以人才還銓綜以政事還諸曹以議論還臺諫凡昔之所攬者無所不還昔之所專者無所不絕闢大公之路立至正之門而有內朝賜杖之榮有殿闕肩輿之異今上之遣使舉其疑然處中澄然無事曠然舉天下而掃除廓清之日月晦而復朗乾坤蔽而復開此則公卓偉光明之大節天下豁如也且前之八臣固皆以壽而輔相者矣上方稱爲至聖豈其有遺老乎故吾未敢以今之殊典爲獨慶而將以義法周書顧命之文播昭王言導揚明德發不諱之詔啟維新之基世廟得遂其本懷嗣朝弗嫌于改政蓋禹後之龍異爲預期固理之必至也公福祉益昌子孫益盛列簪纓羅俊哲是日從公拜詔侍公舉觴固海內希逢當世罕貳者子小子門下士也未能鋪張則以天之待君此尤卓偉無前光明超越而非後世傅會流俗依壽公本爲天下故引天下之大義而未假祝其私云

公乃以在位者或有不同一朝拂衣去去則角巾歸第供帳出都辭盛滿而不居做成功而寂若天下謂之大老稱之逢尊年益高壽益晉蓋天之生公篤以厚稟充其元神稟厚則堅神全則王而公本以得道寧心定性以滋其原歸于守玄專氣養虛以植其命天下之壽者固有而公所得深矣今年九月爲公八十初辰先是輔臣以闕今上知公有大勳勞而念襲皇考在儲地近勢者固所謂正人直士介然無慕于時者也彼豈戀承明之廬厭牧守之事若世俗之策要津而希當路者哉然形蒭疑啟問非公誠格上宮力踰九鼎則不能捧日于暘谷回天于密微故復念其舊恩重其人望按存問之所以惓惓不忘者彼固爲社稷計矣今使君九山張公固自諫議出者也吾聞張公爲諫議時有匡國大志濟世遠謨而好深湛喜淵默當稠人廣眾中逡逡不出口

奉贈浙參知九山張公轉閩臬使序

子嘗覽史冊見漢武時汲長孺爲中大夫而折庭爭伉而不屈稱古社稷臣及漢宣時蕭長倩爲諫大夫明經持議折而不撓亦稱古社稷臣蓋漢稱古社稷臣者二焉然漢武嘗出長孺于淮陽長孺不欲行願留禁闥而漢宣出長倩于平原長倩亦不自得雅意本朝夫三公者固所謂正人直士介然無慕于時者也彼豈戀承明之廬厭牧守之事若世俗之策要津而希當路者哉然所以惓惓不忘者彼固爲社稷計矣今使君九山張公固自諫議出者也吾聞張公爲諫議時有匡國大志濟世遠謨而好深湛喜淵默當稠人廣眾中逡逡不出口

及論天下是非閑國家當否如峽之傾如山之立自謂
莫能奪之性孤立獨行恥比周媿附麗凝然自居及當
大事趨大義如齊車而馳秣馬而赴惟恐不及故直聲
著于天下正氣振于掖垣人以爲長倩之不撓長孺之
不屈在此時矣然竟以此出爲臬臺副使轉爲參知而
張公則以古之事君者官不擇事惟其所使仕不擇地
惟其所之夫事有大小而忠同地有遠近而志靡異苟
有裨于黎元有益于海宇則其所爲社稷者一也故內
無幾微介于心外無幾微見于色人又以張公之識益
遠矣張公爲參知實開省湖郡湖負具區左震澤固水
國也水易沃易浸沃則有田野之業桑麻之饒而浸則

蕩然矣以是民少蓄藏多皆竭力勤而甚苦公數閔之
間者浸漸泐且潦而雨不止予嘗見公公惜惻視天甚
懇憂民甚勞言之有傷心者會潦益甚民失業不逞者
鼓譟稱穰公亟曰夫攘亂之端也端不可開亂不可
長乃嚴示而重禁焉攘以頓息其撲燎于未熾而防潰
于未決者乎而公又曰夫攘本于荒始于恣攘不可恣
而荒可忿也乃發倉廩蠲多方處賑焉荒以漸慰
其飲如投醪溫如挾纊者乎而公又曰夫救荒莫如節
費乃簡供億薄廚傳革靡浮黜奢侈身服疏茹糲以率
先羣僚風示百姓其試蠲減膳之義乎而公又曰夫救
荒莫如省訟乃治文書綜論讞論讞有當出而入者立

希禾黍方秀將有轉浸爲沃化災爲豐者此固上穹造
育之恩而實公仁智參贊之力也將公所謂碑于黎元
濟于海宇者亦略可槩見哉湖方感公相與爲懽呼爲
謠訟會公轉臬使將行而郡守熊侯偕其倅詣予以郡
屬與民之感乞予言賄公子惟公在諫垣人已許其忠
社稷矣夫諫諍之臣以論議而補社稷者也股肱之臣
以政治而輔社稷者也天子神聖且大用公而爲社稷
輔矣何待予言熊侯者以才廉貞恪公知之深而感之
尤甚者也遂力請而書之云

會試錄後序

嘉靖四十二年當會試天下士先是上簡用禮部尚書

臣詢而左侍郎臣珙右侍郎臣陞皆一時並命蓋爲會
試也既而部請典試上特命大學士臣煒學士臣份往
惟時臣煒方朝夕直贊未嘗離左右以重試事遣之將
大院之日恭請迎和門稽首辭上特馳賜金緋酒饌臣
份亦濫與焉蓋非常之恩創見之異數也臣竊自惟念
才至不肖幸皇上收錄拔擢生成比于天地昨嘗典試
者再皆蒙優渥之賜茲復膺重委被賜尤渥非臣之愚
所能仰稱惟踴躍奮勵冀有所得士以少圖報塞而是
時會有宮建之役擇以月之九日迎棟西內實聖斷也
當其日百官皆擁從于道鼓舞懽忭臣宜從而以職事
奉役特于院中望其氣見其祥光屬天北向稱慶而九

日士初試之日也古以士爲梁棟易言棟隆吉而其時
不先而後適與之合大事固有先而期固有兆意士將
有如茲棟者以出而應其時乎臣聞匠氏貴于得木典
試者貴于得士木而有棟室之幹也典試者得之而羣材皆
後矣而有如棟者國之幹也典試者得之而萬木
下矣臣甚爲諸士願而臣復觀我皇上睿智天縱總攬
萬機端拱九重明照四海人臣方奔走不暇何敢仰望
清光而況耆賢翼戴俊彥在列治化方隆豈後進之士
復能裨補萬一而輒望以爲國之幹則以大海雖充而
天下之水畢歸者各聚其流也太倉雖足而天下之貢
畢至者各率其職也自皇上御極以來凡舉會試者半

四矣而于此尤軫聖心至親爲加念夫聖皇之心一動
則百神效職萬靈供事卽如宮殿之役天人協贊上下
闔懌億萬年無疆之基不日成矣士號有知者獨無激
發以自效于國者乎臣固于是而卜之矣雖然願竊有
言焉臣嘗往閱工所見匠氏者左援矩木之中
尺度者無不收矣大者爲欐小者爲桷收而不顧欐
顧而不專以其材之未大也臣私識之異日者又往而
見匠氏左引繩右引墨木之從直而中堅者無不收矣
其直而堅者雖小必收否者雖大弗錄以其大而無當
于用也臣□□之旣而臣悟士者貴于取材而尤先
于立本夫砥節礪行貞士之所以成信也秉德持操賢

語亦公也非臣之所得私也錄成用敢述其語以聞之于上云

武舉錄序

嘉靖丙辰當武舉會試皇上命學士臣份侍讀臣景浚典終試事而同考試則某始諸臣同陛辭而臣份蒙皇上收錄撰述恭詣迎和門稽首辭蒙皇上賜臣酒飯蓋殊典也伏念臣以庸下竊備侍從有年幸叨任使固臣圖竭報稱之時今未有尺寸之效而先仰厪聖念臣誠榮感顧宜何如以爲報稱乎臣乃日夜祇懼與諸同事者胥相飭之乃進諸武士步騎射中格者殫力校閱遵

及皇上卓冠超軼自黃帝以下弗足道也正令五帝之臣復生猶恐不足以稱指而今所舉士方離草萊一旦備選其何以奉弁走而補塞哉臣是以益懼然臣聞之有道也昔史載黃帝得力牧四征不庭諸侯賓服爲帝者宗文王得尙父伐崇遏密寘開有周爲三代最盛其見于詩則宣王中興復修周室之政方叔召虎克廣壯猷而尹氏吉甫號文武爲憲宣王之賢雖不及二聖者以應其求赴中興之會懋建厥忠勇力畢膺昭布勳業彰天子之神明臣與同事者將藉以報上宜切白幸否則爲冤置所笑臣之懼且益深矣古先有道之世士

相警戒之語皆得上聞所以示昭明之極也故臣敘其言如此云知是舉者爲某同知是舉者爲某監試爲御史某其餘自提調而下咸與有綜理之勞例得書于左焉

贈烏程令錢奚川入覲序

天王建國分野樹承羣上制三載之典以台天下邦邑以察遠邇以會方志以資明德惟皇帝十有三年實惟其時乃我侯奚川夫子自我烏程啟行二三子之辱在門下者咸謀解以將祖道之祝曰古之君子有志天下者卽未得爲相願得邑而委心焉五方異齊而同愿萬事異機而同造百里而展錯之與民習知而熟其細

微參互其得失微情變幻其遠隱卽爲相天下更設矣然則侯之茲行詎其微哉夫侯固視邑閱二稔耳而庶務咸飭百度明備其又何道至此哉世之言邑者曰眾劑而多拘制非有長材廣度牽率顧慮未有能直行其志而可與論繩墨之外者自今言之要其人何如耳夫事案約結則無遺力軌迹局摯則自若不伸繼以碌碌苟歲月又繼之以諂黷故常又繼之以誇嚴博大而獘極矣故爲政者要在於有餘力則不苦如是則能多及又能振宜其氣以達事則爲能豫爲之所未暇思今夫數侯之事則觀其幾微其所謂有餘力者耶昔之善觀政者入其境可知已夫吾嘗因行之其窮暇而津梁無不修者其傳舍按里而列秩秩無或流行也茲起人之思所謂不及者乎非素節休民何以具此優游其誰暇至此泛觀都聚進而至于學宮侯則以邑之故其民鄙而不興學士質而不知文則爲之趨鄉塾以勵其父兄以聯其子弟則又爲之整齊官舍開閎振講以嘉美德義以相觀聲物則又爲之廣致文獻以飾其雍容以博其所見及其習而默趨之因其慤而爲之資緝而固未必不以爲非務也已因進而至於庭與士大夫日周旋其問不擇閭劇攝衣裳以交學相況指決經傳言議之任彬彬如也其有武城之風乎將竊存其風旨其集事不抑厭其志兼總其神能操多端其遇輒

益勵其約束章程持以法其行不蹊徑常曰吾惟目前如砥而已其所持久不能動卽強有力者無能如何不問勢要落魄惟視至當有力者或比周萋菲之而道益光其力益不可變嗟呼古有不撓之臣亦何暇牽牽顧慮而又曾何足以苦其餘力哉自此而議天下之大猷夫焉往而不可哉然則侯之行詎其微耶君子曰是可以祝侯矣天下勢異而治同有能竇不墜其任者無往不可矣其亦不諂於天子之庭是不虛天子樹承之厚而不忝聲聞者哉

贈繕部鍾山袁先生奉使南還因便省覲序

今少師相公有甥也鍾山袁子者賢而有文始爲郡節

推擢南刑部主事改北工部員外郎而袁子之尊大人
西園公亦嘗爲節推而業以乞休去會太廟成加恩羣
臣袁子得封其親員外郎秩居崴餘又以奉使道還故
郡得拜其親于家于是自相公而下朝之名卿鉅儒彦
士皆著爲歌詩文辭以重袁子之行子惟古之君子去
鄉辭親而事君上者固欲以展道攄德樹勳業于皆流
功名于後而亦以內奉教子親以顯忠揚孝光遂親志
又賴天子之寵恩加施其親爲榮養計也此其心有不
日夜思念其親者乎蓋嘗讀四牡而見周之盛王所以
體其臣者至也夫人臣以奉使不遑其親懷來詫之志
而人君爲先念之上下一體至情通流何其盛也而及

周之衰也則大夫行役執掌勞瘁畏貽父母之念有不
均之嗟而北山作焉及汚水慮亂虞讒懷其父母則又
甚矣嗟乎人臣委身事君以言乎親彼特其私耳而上
及國之盛衰闕世治之大端如此今袁子幸當聖天子
在上休明融鬯下體百僚本祖考之熙祀廣施人親昭
被榮典茲又得以奉使還郡乘職事之間數從親游勢
無不遑事不待詫斯其所際逢者過周盛皆遠矣方馳
輶車華轂與其尊大人發天子金泥龍函褒賜之書綃
章炳組耀流國中因置酒上壽攜縉紳詠歌聲被管絃
協比風雅豈不至盛與予聞西園公異日仕大郡上下
推信年強食而一旦解綬不可挽止然乃督學袁子持
身厲官凜然甚備袁子本世家出相門而俛受覽誦好
勤博爲儒生先篤務檢式其心常有以自下者雅度甚
飭人以是重袁子而袁子曰家大人之教某不敢不自
持也始袁子在湖郡方使者急法而袁子釋細苛黜深
害罷淹繫閔窮瘦一切與民更始最號愷悌而其所操
勅謹廉不失尺寸其者所繫治有力者不能奪也湖之
人以是稱慕之而再改郡署人所稱者逾子湖郡以是
益知袁子之賢而袁子曰家大人教以官守其不敢不
慎厲也夫西園蓋有道者使袁子所以持其身厲其官
守者少不如教指不由矩矱則榮恩雖施有道者未必
樂也今袁子既顯奉爵祿而其所樹立者又卓卓如是

所謂能遂親志者矣今相公方以精白忠貞比德周召
以佐天子三代之盛袁子畢使事益承親教以道贊翊
即其勳業功名又可勝言哉曩日袁子拜湖郡予始得
謁見袁子在郡而予不嘗候問而袁子不以予踈及京
師不亟見而不以予簡茲乃固以言屬子知不以予誣
也故序其大略如此

贈別白石蔡子任歸德守序

始予少而狂易好論天下之士然已知有蔡子矣當是
時子始弱冠而蔡子讒東髮耳兩人相遇子召嘗之上
不問而知其姓名一見意合皆自以爲奇無何而蔡子
薦于鄉遂舉進士爲行人奉使四方經齊魯燕趙閩楚

之地多覽觀天下年少意博慷慨自喜而銳于文辭其所與交皆天下知名之士縉紳諸老先生爭相慰藉朝中人無不知有蔡子者而予乃家居十數年方屈首講誦見號迂遠然蔡子獨念予也時時還家過茗霤見予出其歌詩數十百篇皆燦然雅麗其指在沈謝陰劉之間而意義獨遠間與論議其精爽飛動翩翩有凌雲之思予獨憶髣髴日之見知其益奇也及予官京師而蔡子以郎官兩入都與予見于京師間其始則嘿然念聲歌之非務深自裁抑而欲專心大業畢志經濟予既驟異之深歎其爲人及其再至則曠然大變其要一歸于正翕精斂神其志醇如也蓋非復昔日之蔡子矣繇是朝

中士諸公更皆以蔡子爲難子觀自古綴文之士已嘗力究詞藝馳騁古今而晚能自悔黜其少作唯楊子雲有之當其依慕相如擬著賦頌可謂竭力矣而一旦盡棄好爲深湛此非豪傑振世之士孰克能此嚮使子雲有作聖之志遂益探性命之源本道德之指繇躬行之路而獨得於心則上可以繼顏曾之傳下可以正漢儒之統惜乎能自見其非而不能約于聖人太玄諸作徒賢于昔日之賦耳終未能粹然于道也孔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也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此二者君子知道之辯也故空者道之體也而多者道之累也然多則有以自見于世而空則人不及之故曰洗心以退藏於密人不知而不悔譬之飲食然其中已有所屬饜所與交皆天下知名之士縉紳諸老先生爭相慰藉朝中人無不知有蔡子者而予乃家居十數年方屈首講誦見號迂遠然蔡子獨念予也時時還家過茗霤見予出其歌詩數十百篇皆燦然雅麗其指在沈謝陰劉之間而意義獨遠間與論議其精爽飛動翩翩有凌雲之思予獨憶髣髴日之見知其益奇也及予官京師而蔡子以郎官兩入都與予見于京師間其始則嘿然念聲歌之非務深自裁抑而欲專心大業畢志經濟予既驟異之深歎其爲人及其再至則曠然大變其要一歸于正之歸德其于爲邦有以自驗矣故予無他言而唯論著其學如此

贈經府凌君之任梧州序

予嘗愛漢世循良之吏而深跡其政令大槩因民之俗善選擇丞吏從事與百姓更化而已夫郡守長令上幸委之郡縣得自擇諸吏猶人之有家彼其所以自爲也故其擇必賢守令所自爲而又賢也其親信任用之必篤而諸丞吏從事皆至于其土而習知其俗親被守令之選其感之必專而相得必至其於土俗必宜而其賢者往往得自丞吏從事即稍擢爲長吏二于石或乃列于九卿彼見守令任用而其地吾他日亦可以爲此也故當其時丞吏從事皆以守令之事自爲也而守令特總其事而名歸之故守令易爲而丞吏從事人人皆有所奮厲自漢以後則守令之任已稍稍節損矣而諸從

事之官又不得以自擇銓選者著爲令甲懸格以待天下之士諸士甲第者不復從事而其在從事者所遷擇皆以有等故士之不得已而爲從事者猶絆艮曠之足而繩趨之也而守令非本所自擇無有慰藉信用之心上疑而下惑方以法網操切而已何暇論政化之際乎予　欲天下治安莫若愼擇守令欲責成守令莫若先謹從事之守令銓司稍曠等格諸部使察舉卓異並見登擢從事者莫不奮勵矣今外受掩抑而內見困棄彼以無望必自沮失而守令復何賴乎故子歎後世守令之難而從事之不可不謹也曉泉凌君與予姻好相善

予知其賢久矣而竟以限格爲經歷於梧州人多以道官通者會先生之子虞部君虞于學悉以歲所廩數代遠官薄屈于從事爲凌君惜者子以郡守吏之於從事猶木之有枝也豈固有疑貳哉其始以限格而選不能皆賢故守吏見忽而從事勢不得展勢不得展則其賢者引去而其下者苟且圖以存其又下者染汚以自敗則始謂從事果未必賢而守吏之治否不在從事嗟乎使世無漢之循良則已果有之必資資從事使從事無漢之賢則已果賢則守吏必知守吏之望治其得賢者以共濟甚于從事之望知也彼其才足以濟政行足以濟德斯守吏之所以日夜而求也故傾蓋而晤立談而合言其相濟之相得也豈有畢力一心潔身謹行周旋

雜魚目其光易知使賢者在諸從事之中其當卓越又易矣今誠使有賢于此足以備漢世公卿之選而抑於下僚然後察舉備至銓司考始得曠然一大變其格使天下謂從事有人斯固一快也否則默默居此人則視以爲宜然可無重歎乎今凌君誠賢自此益勉其德當必有賢守吏相資以爲治而明天子方簡用賢俊不蔽幽隱他日部使者察舉君矣

鄧先生益菴序

楚有隱德君子曰鄧先生者高志德行人也慕義好振施尤篤友愛盡推諸昆弟先業恤宗人甚厚宗人有負官逋者會先生之子虞部君虞于學悉以歲所廩數代逋歲侵官募民出粟先生不待募立輸粟入官及歲又侵嘗貸人千餘輒焚券棄責不收諸他所全活人甚眾人無不思鄧先生者先生少讀書知大指而不喜仕然日夜督其子學益追從經師游塲貲財共具惟恐不及至虞部君學成仕于朝而先生殆矣虞部君述其父德用易損益之義追名先生所居亭曰益菴而告于予曰古者子孫論譔其先世之德美而明著之後故禮閟器有銘今先人有燕寢之居而未名也窃惟其所爲孳孳佐人之急重懿親周鄉黨赴公輸而不辭者豈不知爲已損哉誠以推益于人也至今蒙益者見思而小子賴教澤獲有啟誘以不墜子茲茲其益復者至矣將附古

銘閈之義敬成斯名庶幾顯彰我先人惠子幸爲我序

之予嘗覽古史傳至俶儻之士居布衣之位抱輕施之

節有德于其鄉者獨慨然奇其爲人然竊怪其所表著

者甚少而漢世諸豪號稱素封其貲跨州傾郡蹄物役

財不佐縣官漢天子設爵利尊寵以風民出錢莫有應

者用微文嚴法以骨肉之釁端成錙銖蓋其弊極矣而

史稱鄒魯文學之地至以賈故皆去業而就利其勢如

赴子嘗深歎之以爲民之馳騖于財如此其甚也今子

觀先生其產特如中人非有素世積累之籍也其身以

儉力起家宜親知其財之艱難而稍稍有餘卽所施與

之體見義而不私利其爲世益大矣而終以自益利者

爭奪之本患害之媒見利而不度義其何能損已益人其輕若是

耶夫民之爭刀錐逐什一知取而惡與者非獨私其財

而已也其究背公罔上蔑親斁倫權贏捨縮獵產擅業

攘奪生而獄訟繁民棄義捨學俗不長厚一敗而不可

振其爲世之損有不可言者誠如鄧先生則昆弟相讓

宗族相恤鄉黨有無相通卽凶荒不至相窘縣官興事

亦易相集子弟皆知有敎彬彬□興起先生之俗成君

子之道著斯其益之在人者不窮矣先生雖殆而虞部

君能表于是堂以示其鄉鄉之人過是堂而思先生者

必有咨嗟涕洟而不忍去戒浮薄而勅敦厚以成先生

之賢斯其益固未艾也且先生以處士不階尺寸特居

中人之產而其所自致如是嚮使得躡其柄有土與民

卽展其志其所爲益又可勝道耶予觀昔人以多財爲

祠史傳所載者往往甚眾當其握籌積纖起富厚計餘

羨此其心益求不止寧有涯量乎顧其終欲遺一廛子

孫或不可得者多矣今鄧先生殆而虞部益勵力于學

務究斯道之指躬行其德以大展先生之志而虞部諸

子皆芝芳蘭茁茂彼堂階間斯其所得又何如耶彼求

益而損之以損而爲益其不可同日而語明矣然先生

豈逆計其益如此哉感于心發于念顧義當否耳子乃

爲題其亭曰君子好義小人知利義者性命之眞無欲

之體見義而不私利其爲世益大矣而終以自益利者

爭奪之本患害之媒見利而不度義其爲世損大矣而

終以自損楚之人思鄧先生之益者其亦有所感也夫

贈都諫韋軒鄉丈先生參知廣東藩司序

今年春上命少保相公及學士公知貢舉事而禮部請

以翰林史臣及諸諫議郎官十七人者從而都諫韋軒

姜君以文學志行被選而子承乏亦謬在選中異昔在

選者以立遷其事而言人殊往往持不能下而相公獨

使人人得以自盡而折衷之曠然一大變其格樂善轉

圜氣如春和人不覺其意融也故十七人者蓋驩無間

言出而定交數游相慶皆稱以茲舉也相公及學士實

倡之而二公亦以十七人驩如一家固曩所未有者此

實極一時之遇而韋軒君在眾中尤長厚有德二公及

諸君所見亟稱者云頃之韋軒君以參知東粵將行而
君貢舉所得士方樂出其門而咨嗟慕思其去相與屬
予言以贈先是予從貢舉中與韋軒諸君嘗言竊以古
今之治忽不同然要之其世治者其人和其皆否者其
志戾此其大較也昔唐虞爲萬世至治然言其極不過
曰萬邦協和及其致之則以君臣賡歌九官讓德百僚
師師神人以諧鳥獸率舞此和之成也三代之衰則有
朋仇吻訾之臣作而無良相怨詛懟瑕釁之風行諸侯
交爭四海頗僻又何其戾也夫和非一人戾非一人盛
衰所基而積漸固有致矣今幸與諸君得同于此使自

始終以之是其與唐虞之百僚何異顧在所努力耳蓋
韋軒君嘗亟然予言今而君且行矣予閒藩臬之問其
人皆天下賢豪才智所集比肩而立如車之交轂並軌
而馳于長楊五祚之途先後疾徐之易見也其持不能
下尤甚而按部郡縣皆伺上而興者也末世用法益急
寬大之德微而嚴切政舉諸部使以文繫縷繞操刺郡
縣設疑而備防而郡縣亦以具文巧法寄治而苟免而
其施之于民者皆鋸鉏譬察鷹擊毛舉使民一切不得
反其情而民中猾以下亦皆舞智攘律詆譋以與吏抗
而其甚者無聊撲臂以爭一旦之命吏莫能誰何此其
民吏不和甚矣獨幸當盛世上方與輔相隆唐虞之德

治化孚洽擇選明吏固將以和之也而東粵遠在萬里
地限帶嶺海阻陬阨其民多武斷爭喜訟抗吏彌甚推
蘼剽輕相攻固其俗蓋其治甚難其要在部使諸君同
心而布德意開誠與郡縣更始側然輔百姓之不逮稍
休息之使有以樂生上下和悅而後可以成化矣予聞
化之施也必由予近而觀其成也必極于遠君且將自
遠倡之以形協和之極哉昔皐陶之告帝曰在知人在
安民知人則哲安民則惠惠者和之致也唐虞所以至
治其大端在此君子貢舉知人之事既嘗以和始之而
于惠民之道有不終之以和者耶君少發省解有天下
名嘗甚邁軼而後折節恭讓若無能者志潔行修其才

甚茂爲諫議多所論大體而獨蘊藉世莫由知之所居
韋軒君嘗亟然予言今而君且行矣予閒藩臬之問其
人多所推信不但在貢舉皆也故予知其必能有濟予
既與君同任使又嘉君所得士能慕君不忘故爲本其
初而言之因以請于相公諸君皆曰是善知君者矣于
是吉士趙君胡君俾予書以贈云

贈郡博石溪陳先生膺臺奬序

古先哲王所以隆治本政涘道化于天下莫先于庠序
之師故選擇名德以其嘗仕于朝歸而處于四方行能
爲眾所服者立以爲師大夫爲太師士爲少師其鄉亦
皆以其國之故老爲師至天子巡方岳審樂考禮率公
卿就庠序親質師而問義延弟子而敦學師道尊而教

重而其爲之師者亦皆身履至誼潔白粹醇卓然高世心孚而明化道術深而教易達由是天子得以登賢序才大者股肱輔弼小者百事布列上下而既載效職者皆師之所以教成者也斯不亦至盛歟自王迹熄師道弛而教廢然漢猶加念郡邑之博士諸員閔然興學其諸博士皆專經世守各名其家雖未能盡究先王之微指而其所授弟子亦皆有法自國家及郡邑有大政大議則諸博士皆得以經處之時皆斂容而從聽焉歲皆遣冠葢之使相接于道察舉博士弟子徵而用之往往列在九卿者不可勝數故漢之得人爲多亦近古之效也世既益遠先王之風寖微士皆希政途而略化道仕

之倦而歸者既不得爲博士者又少所徵用祿不足養隸不足導慕顯融者不由也朝不列議不與政不及務進取者不遵也官既積微人人自輕而怠教學舍化爲養廢觸爲灌蔬亦其勢然矣豈盡師之致與于此皆而樂爲學師者必其奮然于道以先王之教自任造成材賢以備國家之用其所自處尊者也否則厭聲華而甘寂寞避世于吏者也不則杜門謝俗以誦法爲課最以進作爲動業泊然有不與事接者也以予觀于石溪陳子其志將在是與陳子舉進士以經學魁南宮可必得召見立致顯融以成進取而□若此且今之仕者譬之爭涉驚濟惟力是視舟楫不具不得其途此如望洋而止耳陳子凌巨舟而握堅楫當一日而馳千里何不足之有乃方涉而遽弭修途在前逡巡不進此其非志眞有所見者哉予聞陳子在郡學齋方日取古圖篆自九經諸史百家上下數千載間博極貫穿求聖人賢者之所論著而遡其源流當其有得豁如也暇則嘯歌賦詠持觴擊節陶然有以自樂者睥睨海內自謂莫能易之乃陳子之志深矣去年御史王君檄獎郡邑之賢者而陳子首在獎中予是學訓四君者皆來請言以

贈予竊以古先王之重師道固視牽公卿而下之至漢都使者察舉以至卿相猶有先王之風今陳子以縣大夫而在郡學正今古大夫爲太師之職使在先王皆不知所尊禮何如也今縱已不及亦宜如漢使者察舉之條而四君者徒以檄獎爲陳子贈哉且陳子既已忽顯融而薄進取此其視人間所豔富貴權利之際如流風逝景一切不存者久矣而又以獎爲意哉因辭不佞者再三而四君固請曰今夫視獎與察舉異者此士之亟功名之心日夜求知于世者也陳子可以致顯融成進取而既不事矣則其視獎與察舉何異知斯受之耳陳子寧得而拒之且陳子往以直道忤上今陳子不改其

道也而上之知之則御史之賢亦有不可不書者又奚
者御史所以與陳子而勵羣僚者也于羣僚實賴以有
勵焉願先生勿辭因託予友人張氏子固而申其說予
乃爲書之嗟乎陳子諸君實有先王之教之任使皆以
心得躬化所教成者列在國家則斯道之尊固不與先
王皆同盛與又何可以不書也

贈郡倅楚東湯侯膺獎序

先是楚東公爲太子主簿與予以職事數相從館閣間
甚善既而楚東公出爲湖郡倅于與別于長安而館僚
諸君皆託予言贈公既而于以請告還吳郡諸山中而
楚東公執事之間稍亦從山中相語道故甚驩既而楚

東公在湖政益有聲御史察治行獨最亟獎公以風勸
守吏而屬承諸君輒復來徵予言予惟武皇帝朝有大
臣一人湯沂東公者好直節不懼爭國家大體數犯權
貴予竊以爲謇諤匪躬士心獨慕之而沂東嘗爲浙布
政使至今以材廉稱于浙浙之人思焉而湖曩時山寇
且叛沂東公提師與諸公討叛底安湖人故湖尤獨思
沂東是爲公大父也予既數慕沂東之爲人又與公善
湖之人又皆思沂東以及于公而公之政又足以慰湖
人之思是公祖孫世爲惠于湖尤于所獨慕者予何以
無言獨記予曩時在長安皆稱公有大父風槩而公方
自引慷慨持論侃侃自諸老先以下亟見推納予以外

念者皆過計也今御史爲大長吏見稱獎至難而御史
楊公尤慎許與多訊察務持重其稱獎尤難固宜諸屬
之以相慶也是舉也姚君實貳予邑予因其徵言若此
而旁諸邑皆來謂曰自公攝郡事一日而免郡之坐縣
奉檄者數十人縣小吏不苦追牒事承白速報民得安
堵宜賴子言諸人士復來謂曰公加意學校振興諸弟
子與士大夫接皆彬彬有文宜賴子言而公方引讓不
已歛然不自居曰吾聞君子以內定爲基以自樹爲績
故譽不加喜梗不加惕其所樹者先定此吾祖家法也
其何敢以一譽而承于言而于以是益知公所志者大
也沂東公功名有後矣而于何可以無言哉而予何可

以無言哉

賀封君陟峰徐翁榮膺賜典序

夫君子奉身委質立人之朝以效忠于國者固以秉大義而盡人臣之道也然其藉君之恩以顯揚其親榮施海內者則人子之心亦有所獨至者焉始予承乏太史典制誥受命而敘述者數百人及予陪天官綜司封所上宜敘述者又若干人諸臣於其閭未嘗不踴躍戴天子恩而爲親幸也然故事奏三載勞得賜及親者謂之令甲其非三載而曠蕩頒中外臣俾咸得賜者謂之殊恩非國有大慶則無殊恩即殊恩布矣其通籍京師者不問人賢否職高下皆得之而郡縣則有定員非部使

者察舉察舉而非至再弗得也其感恩則同而其得之也非至難至難者哉而嘉禾守徐公獨得之嘉禾在江南號稱大郡其錢穀訟獄繁矣又當孔道之衝日不暇給他守即敝精竭神唯恐弗逮上者兢兢守繩墨謹尺苟免譴責而已徐公至則從容揖讓不下堂而政成事以不煩政以有緒人皆稱歎而徐公泊如也使者拔其實交上公卓異狀適會天子以建儲恩有司校察舉籍錄徐公父而陟峰鼂褒矣夫難益甚則恩益深恩益深則感益倍于是徐公之寅鄭侯輩與公同感相率來索予言而予聞陟峰翁葢世所稱厚德長者也自爲諸生

贈歙簿雙溪沈先生序

予嘗讀漢世文景之間樂觀其時事大槩郡邑多惸惸之政而二子石長令務擇丞曹部尉之賢急慕世之長者先行義而尊德化獎敦厚而綝浮薄壹耳目而漸民志其政易行而化醇也故文景之治比隆成康學士大夫稱之不衰然予獨歎其時有能益勸上以本孝弟之教重道術之指進躬身行之士如古鄉大夫舉德義之法則士之鄉用者未必不如成周惜無有以及此而賢良有道諸科皆不聞有以實應之者良足興慨然自漢以後則專以文學進矣而及其鄉用則考核黜陟之典亦未嘗不謹察其行者然進之以彼而責之以此非所

以興行之事于竊以諸舉士之科既不可改宜稍倣古
制雜命有司務采實行間一拔用以風厲士心庶知所
嚮方而每慮末俗益偷有未可以實采者或乃躬行篤
踐不爲名章亦非人之所知故其用之難也予是以好
博問天下長者往往欲究其爲人少嘗侍先人左右先
人數與予言雙溪君長者也雙溪君始與先人以材聞
于嘉湖間而相務爲德厚嘉湖間皆期其貴顯而重其
行者然先人雅稱雙溪君賢予則謹識之及予長而與
君之子通婚姻知君益詳而嘉之士人諸生無不道雙
溪君之家行者方部使者按嘉嘉士人諸生相牽上雙
溪君至孝就養竭力席苦食蔬如一日毀瘠著于鄉閭

爲士行先宜表于朝以敦末俗而雙溪君謝曰子而事
親當然耳此何足以聞于上者以是籍名吾不忍爲也
而子益聞君性篤友愛惜昆弟而撫其孤急故人之難
立然諾重意氣其他諸行甚高而輒自閉絕人無由知
者予是益賢雙溪君而及其從君游則其言若不出口
其貌樸如也其平居無以踰人至其臨性分其所自樹
立如此嗟乎如君者誠古長者篤行之士也惜君方不
欲人之知而予又陸沈金馬間力不足以知君于世彼
有司者則何從而采之今年君乃授歙簿而行別子于
京師或言今世既益偷而諸郡縣吏益巧宦以蒙上上
之人亦視其應對奔走其善不耳彼方夸嚴矯能以

爲明績疏附趨習以爲輸勞精閱審伺以爲知意如脂
如韋與變爲宜俗既成矣即有貌璞而中玉言訥而心
辨者孰從而察其閒哉然予獨以爲承敝通變物反其
極國家方厲精于上郡縣之賢必有承休德而慕古治
者將有舉惸惸之政必將先長者而采行焉以爲民師
今吏益蒙民益抗弊以姦法誠得長者坐而理之率先
行義篤厚之風諭之孝弟誠信緩以歲月必有足觀者
譬之章甫縫掖服之始蹏視之則端捷給之吏則猶黼
臂涓裳趣用則適不可以臨眾也昔孝文帝悅一嗇夫
耳張廷尉折之且以嗇夫自對其簿亦固其職者而不
知當文帝更化之始即嗇夫以口舌進用士大夫風靡

矣故折一嗇夫而使文帝得聞世之長者終文帝數問
長者于人然則啟惸惸之政成漢家之業未必非此言
也夫一嗇夫甚微而所繫若是即世無張廷尉耳設有
之豈以簿尉之微而不知問哉彼以利口見斥則必以
長者獲進矣且郡邑之賢其爲張廷尉何恨子固無患
于雙溪之行也雙溪君與先人俱世所期貴顯而有志
者先人既已矣而雙溪君復以縣簿行予力固不足以
知之于世也而徒序其所以知雙溪者歸之然君非樂
知者何以予言爲哉

光裕錄序

甚哉士之自立於世之難也夫以士之修飭砥礪儼然

列于冠裳矯然有以出於眾似亦可以爲難矣又況乎等而上之而其祖若父猶蒙之以爲榮等而下之而其子若孫猶庇之以爲福則其所自立者宜何如要不可以倖致也夫人莫不以其出於已者而取諸子物斯二者欲其相稱是故君子寧其出於已者之有餘而不欲其取諸物者之或過也君子之設心雖未嘗屑屑焉以其過施於物者以自計而天之所自在不容不以其過取於君子者以直其施而平其報也其亦感應自然之理所不容已者歟余讀太僕戈君所編光裕錄而竊有感焉戈故浙之嘉禾人先世無仕者仕自大司寇蓼溪公始由公而上遡三世皆蒙大司寇寵章由公而下逮

再世猶受太僕薦典統計前後以姓名登于朝籍者凡六代不可謂不盛也其所自立于世與取酬于物者不可謂不宏也吾嘗略考蓼溪公歷中外四十年間行事之迹自爲御史以至司寇皆任執法當其立朝正色慷慨論天下事甚多至指及宮闈受杖闕下言人所不敢杖而復諫尤人所不能平生操持繩墨廩然不可奪往往與權貴相忤及力抗逆瑾士大夫益爲危之公獨不顧前後示罰將貽禍階公獨不改此豈世之浮沈上下以重爵祿者耶然公每事持大體不爲小苛激纔所舉刺平反務協于當隱然有憐恒之心天下識不識皆稱爲仁人長者此其中所蓄者厚矣閣監盍柄邪倖交

刑余之私慕公典刑久矣雖無乃嗣之請當表著之而況惓惓者哉遂備列其說敘諸首簡以見公之光裕于前後者其報未足後世固未艾也錄凡三卷冠以聖制誥勅而中載學士大夫所贈諸篇以及于諭祭銘誌之文皆以見光裕之意云

都督僉事掌錦衣衛事贈右都督陸公祠堂記

明烏程董　份著

介菴陸公既卒其子都督公搆公祠堂成來請記予曰古者公卿大夫身有功德顯名爵于後者其子孫祀之爲世世不毀之廟或子孫名爵之顯追其先人以本功德所自者亦得以立廟今制廟不得立而祠堂者實廟之遺意也予聞陸氏自唐開成以來吳越間號稱鉅宗及其支徙平湖自明興鮮有顯者至公始從獻皇帝于藩扈今上纂統起家掌錦衣衛事授都督僉事又以子貴贈右都督平湖之陸顯自公始方上銳精圖治一時

百司靡當其意者獨公與二三輔弼之臣雅見信納詔獄務分別其原雖上所震怒反讞卒持其請犯雷霆而保全者不可勝數昔于公爲一縣尉其所活者有限而自許高大其門至封侯累世于氏爲漢世家今公所持皆天下大獄所株連縉紳而關國體者也公之大節如此固卓然開陸氏宗矣其平生謹醇躬行孝弟終始精白遺範餘度施之家者皆足以教後世而子都督能奉其教茂忠崇德以擴大前業受隆眷而列峻班陸氏功名益顯公之貽也然則公宜世世得祀而都督追本所自特祠以祀公實宜祠堂在今承天府某地或言公本生浙而祠在楚何也都督曰嗟乎先公之志也始先公藩府儀衛之一隸臣也遭值獻皇帝知遇服在左右者三十餘年未嘗有一日譴訶之過寵注深渥獨踰等倫因緣舊恩遂得進用雖今上拔擢之明實秋毫皆先帝之賜也當夫鼎湖攀髯先公恨不即死以報今其驅策甫効得下從九京足矣夫精衛填海而不息烈士結草而不變言其性之不可移而心之不易化也先公雖歿使其有知豈以一日而忘顯陵之側乎故即其地而建祠焉彼山川之勝昔之所嘗託乘而游也宮闕之壯昔之所嘗扣閽而謁也土風謠俗之美昔之所嘗憑軾而問也仰藉寵靈生死如一妥神而佑享先公之志畢矣于是識者皆曰休哉夫死不忘君者謂之純忠善成父志者謂之大孝斯祀之建而忠孝之節備焉不可以不書也抑予嘗從駕承天見其父老語及獻皇帝豐芭之仁往往慕思感歎子田野隴畝之上至有泣下欲獻者此其于當時左右之臣可知也公勤勞猶久尤有德于其人此其望公之祠徘徊咨嗟而不忍去者又可知也子聞朱邑之于桐鄉叔子之于襄峴其人尸祝祠守悲哀歷世而不已承天在江漢之間峴所近也儻亦有聞昔人墮淚之事而作者乎公豈但爲陸氏不毀之廟也與哉子辱交公父子故備著祠之本末而并載都督之言以告于後且欲附于峴首之義云祠堂凡若干楹成于某月日

御史大夫左司馬崐翁張公定浙變記

初浙之有兵變也按部使者以閫因請重臣鎮之而朝議以右司馬張公者自僞令有應變才名重天下及四所司議矣而兵既聚洶洶不能即還復詣治餉僉事憩爲填撫而定皖難定上谷虜難彰彰著大功名益重即治餉羈聲罵眾益激而二酋攘臂前欲捽治餉治餉亟辟匿眾無所發怒而二酋謂眾曰業已搆不可解矣遂皆至幕府譟而轅門閉乃斬門入靡發其橐意有重貨而盡發無有也因蹶尋吳公擁至營所以犯吳者不可勝道復詭責吳朘削私橐勒手狀而以官帑金二千贖之其時天久陰晦冥乾坤幾易置矣以是浙中人日夜望張公來定變而張公夕受命朝辭闕以單車疾馳數千里過嘉禾而謀以民變告矣二變交作兇逆參會人

來兵無事而浙中儲已括盡乏軍興繼者不得不節縮月餉益減校閱亦益希賞益薄夫其始汰而末簡徵也兵皆有怏怏心會執政務節省名多刻核言者承指復議減浙餉部既覆矣而中丞吳公性節廉多畏慎悉加部覆行兵怏怏益甚又見浙無他兵而九營者其七防汛二居守皆藉其力因自恣執羈的効扞衛積有勞虔不公踐更有私不法憩上官見抑不平公乃笑曰是特易耳何至以細故取族罪乃下檄悉如憩責吏除之而餉益減不聊生遂從汛甬東而營中譟吳公曰是有言者覆者已者令吾知奉詔旨行事耳豈吾得專數論撤已囚遣散去民不意公初至挺身出不敢動因皆陽之而譟不已遂治其甚甚者以軍法兵益恨之而執政行散去而民先一日燔縉紳家擄金錢得利又見兵變有錢法益峻餉既減又雜錢而市中錢不行食益不給而利無害以爲官莫奈我何也夕益聚各據諸巷以所奪諸絳縞裙折竿爲旗矯令令每家縣一燈十家插一旗

馬文英吳廷用二酋者兵之尤桀黠者也遂畫謀率眾

巷如白日而一燔諸大姓攜金錢一多燒掇焚村火光赤天震呼動地公乃密召遊擊徐景星曰民果反矣顧今無見兵而能制民者獨營兵耳營兵方負重罪汝試往說之宜動動卽與來徐知兵善辭說一緩頰得要領且宣布公威德無貳兵果動而是時七營兵已出汎獨兩營與二酋在因悉來公乃召其伍長曰前幕府誠過欲汝捐軀而食不給又軍法治汝非盡汝罪也然汝亦甚矣今有可以轉逆爲順易禍爲福者于汝何如夫汝衆皆鷹揚甲士而亂民烏合取之如几上肉耳汝能自効否皆叩頭曰願盡力又召二酋諦視曰昔首難而自縛以獻者非汝耶曰死罪有之公笑曰誠壯士然古壯

士死義耳昔自縛爲逆鬼而今自効爲忠魂二者不可同語矣且汝知不免而不知立功知重負而不知贖罪何不智也以鷹揚士而不能取烏合民何無勇也卽智且用是轉逆爲順易禍爲福在須臾時矣二酋復叩首曰願盡出力以諭衆衆皆叩首曰願盡力于是以徐遊擊偏示各營以幕府雖尙寬而天子必無赦然誅一以警百者天子之法而借一以安百者幕府之仁誠各營皆送一渠魁則五千人安矣于是一日而得七渠魁皆反接就戮曰罪自取無怨而二酋者既陷諸營于大惡又斂諸營之鉅財稔惡不悛衆憤所積有不可再得俾不可屢徼諸營棄出之亦仄接就戮曰罪自取無怨而諸營以有罪既得無辜益安皆懽呼感曰公天人也吾屬自是有生矣然予聞公始受命也有勸公請調兵益問諸郡疾苦而小者立斷大者疏聞曠然與更始諸郡人亦歡呼感曰公天人也吾屬自是得生矣而公以民心既定軍志當安安之必自月餉始月餉者前如胡公則太浮後如吳公則太減乃損胡公十之五裒吳公三之一而酌其中焉兵足食矣乃錄平亂功而二酋得冠服諸營得賞資兵知信矣乃開顏以接之虛懷以待之眞實不欺表裏靡間兵無疑矣而公獨念名分者國家之大體綱常者天地之大經故君臣無將上下無越者將之漸也漸不可長微不可忽故權宜者一時之術而法紀者萬世之防當其變則權或可行及其終則法所當正是以脅從或罔治而渠魁必先決然公又念

又單車出臨衛斯亦岌岌哉而竟能轉瞬不旋踵成是功也使非成算定于中斯豈以身試者哉及其以一身居五千人之上可謂虎穴羣使舉事一不當可勝道哉而戮者無怨存者騰懽斯所謂抗其背扼其喉卒取虎子以出者哉夫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至其正名分定綱常光明磊落益不可及矣史董氏曰始張公成浙功而子浙人也以父母之邦親所聞睹而蔑賢公卿之勳業弗錄心恧焉遂稍次爲記而會天子眷寵轉公左司馬晉御史大夫召還將得代移幕府湖郡而湖守熊侯舊爲公屬欲公功名垂永久與其倅來乞予言賄公予遂以所記著者授之云

張君東墅記

潯地小人眾民稠居而櫛比無閒曠之隙曠特在四野其東倚大道有廣原莓田益東頗有林澤之饒歲時好事者每多東游而予家潯東也曩予甚困時時行林澤間道誦其書罷即時與客取飲醉臥歌呼與游者相應樂也已而感歎坐中欻獻莫知其所爲者然好數往率以是爲常其後仕宦京師陸沈金馬間多默不自得每思潯林澤之可游者積一數年乃得請告歸而居潯好事者益駕艇設樓施多從鼓鐘笙歌招邀載酒爲樂慨慨道故歷歷曩時事而諸公雅游輒授簡爲文辭賦詩得任職他日得究其度使巨壑者有所庇而安焉不亦偉與而顧爭勤于田墅之間左矣徐子因挾一卷請所

以贈張君予既高徐子之義又美張君之言遂記其本末如此雖然予病不適用爲我謝張君甚厚予當歸溥水之上與張君言于東墅矣

達尊坊記

達尊坊者侍御君爲大司馬甘泉公湛先生作也達尊之說起自孟子所謂德一齒一爵一者學士大夫多誦習之三者遂並重于世矣而不知孟子蓋首貴德也當先王時設爲高爵重祿以待士非獨榮以位也食三老五更于太學天于冕而執干袒而割牲年九十則就而問之載珍而從仄席而坐非獨貴其年也如徒以其位則世之乘時自致居巖廊之上者位不乏人矣如以其年則夫深山窮壑麤眉皓首之人與草木榮瘁終其生以泯泯者亦多矣故爵與壽之爲達尊者蓋皆自夫有德者言之也今先生起掄魁爲國史繼爲大司成晉大宗伯大冢宰復爲大司馬前後四十餘年其爵尊矣年九十餘而康強未艾其壽尊矣然先生自弱冠志聖賢之道方計偕時見白沙公于江門解裝不出深養而靜蓄之一出天下翕然以從願爲弟子者數千人嚮往恐後蓋自弱冠及計偕時天下固視之爲泰山北斗矣爵愈高則望愈重齒益隆天下之達尊宜莫踰于先生者蓋天下非爵與齒之難而難乎其爲德也德尊矣而齒爵益尊其斯所以至難與予嘗觀古先王盛時光嶽氣完有德者必貴用而多以壽考商湯聿求伊尹俾作阿衡而尹歷湯太甲太丁之間年百有餘歲周文王載太公望爲尚父當文武成王之際亦百有餘歲而周公召公畢公浦弼數世天壽平格皆一時元老故欲觀商周之盛者觀此數公可以想見已及周衰以孔子大聖而轍老子行至如顏冉之德號稱亞聖匪惟不用而年亦不永彼其氣之所鍾可知也今先生之出實當孝皇焚香祝天求士之時際治平之極而舉用貴顯則自今皇帝始今皇帝禮樂教化熏蒸宇宙間駸駸過三代矣是以光嶽之氣復完而先生實鍾之足以上配伊望周召之尊侍御君特爲表揚所以顯當世之盛也

不其偉與予舉進士幸與先生同年同出入史館同後先爲宗伯冢宰今壽不敢謂同也而年亦望八矣特其德不類無可以稱爵與齒者故樂道侍御君表揚之意而自志其媿焉是爲記

進士題名記

國朝每廷試進士畢必勒石題名太學命輔臣紀之彰盛典也迺嘉靖十四年乙未皇上親制策問賜進士三百二十五人又親品第其一甲而御賜批焉尤至甚盛也乃題名之石業奉成命而二三臣相繼以去迄今又十四年而紀勒未就臣大懼闕遺以請上乃命臣份敬撰伏見明興以來加意進士科題名勒文寫碑貞珉前

後林立相繼照映皆仰成摛辭以表著當代制科之重
鋪張國家延攬材俊之心以對揚詔告諸士其意美而
說備矣然士方其離疏釋褐持衰尺書奏對闕下光被
進御遂躋賢途一時名聞而人有榮施之慕故侈是科
而勉其後者蓋當筮仕之期而未有入官之守也今乙
未于茲歷年既多士皆已布列中外百執事而各効其
守顯者稍稍擢用漸進九卿而或則擯去雖欲効用無
繇矣其始未嘗不重而進退異據則所操者殊也昔虞
書稱舜之治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當唐虞時士皆務
實而誠上宜信其言足矣然必明試而庸者蓋言者所
以敷治而功者所以驗言功與言合此聖帝明王之所

務而政化之所以隆也諸進士始之應是科也雖言人
人殊要之不詭于經傳以被采錄則敷奏既皆已善仕
宦十餘年而知增勉凜凜守其官與廢斥者異而方進
不已則明試又已有徵此虞廷之所必庸者也即欲附
益其說當無所復贅然嘗聞之產闐出崑經三燎而不
變斲瑚璉薦珪璧價連城而爲國鎮者寶玉也啟礪發
土越百鍊而益剛吐虹切玉制鼎列鉉首五材而耀牧
貢者良金也當其士之初進銳志孰不欲砥礪自見謂
勳業可立樹其始節非不能慎及其所遇者眩于前而
所持者惑于內能不阻于中道者難矣至于任煩引重
利害易遷而負荷不易舉歲月移而精神憊久而不變

者又益難矣若夫佐國家翊社稷致主于帝王之隆澤
流于海內名垂于後來善始善終與世不朽者則天下
之所至難也蓋嘗觀唐虞政化同天地永久其一時之
臣見于典謨諸篇而稱賢者其人千載有榮聲焉至今
讀其名者有不稱歎而忻樂之者乎斯所謂不朽者諸
進士題名必以窮碑貞珉國家固欲傳之世世紀得人
之盛圖不朽也然始節不慎者其名既已矣中道者不
能保其久久者不能勉其所至則名之視昔人何如哉
今上至聖大智宏照旁燭物見宅俊翕受敷施以成帝
王之治巍乎冠古今而莫及已他日史臣紀豐功盛德
必與典謨並傳諸進士之在中外百執事者亦嘗思列

名其間乎夫其始節既已能勉而至此矣由今至後其
道等耳嘗聞唐虞之官維百號稱師師夫豈乏賢而典
謨諸篇之所載者何其少也將必其邁德于眾而能爲
世所難爲者斯得以列名耶爾中外百執事當以不媿
于維百之徒今既勒名矣其尙益思勉諸夫致主期于
唐虞爲臣而思以唐虞之臣自法皆至義也況逢主上
之聖已居唐虞之時而不能圖不朽者何其不勇與臣
奉命不佞謹作記

大鶴山人記

始予聞蜀多山川之奇古所稱華陽天府之國有劍閣
石門岷嶓之觀自昔司馬相如楊雄王褒之徒以文章

顯于世見號巨麗而閩青城諸山往往多化人羽士棲
息其間予竊心異之意其山川所鍾結當有然者乃予
好從蜀人士游數問其卓絶之形勝又閩大鶴山在城
都亦諸山一奇也而高子嘗隱其麓予生平數聞高子
賢既得言大鶴山益奇之每縱言天下名山意未嘗不
在蜀也及予見高子于長安益問知大鶴山良信大鶴
者山形如鶴奮兩翅而下似翔而起勢如振空壯偉崒
特雲霞峰巒所隱見其下而青城諸山皆在左右登望
劍閣石門岷嶓之虛憑沃野陸海之饒千里棊布而其
巔特勝多異靈之迹高子蓋居其巔之阿云高子始爲
學務極廣博貫穿浹洽而婾于文辭已乃棄去專務含

精苞神反視內固塗彻守眞閉關大鶴山之阿人視其
息深深多自怡悅而采色坌溢以爲類古之有道術矣
而高子益復棄去則與其徒講習山中遂究性命之旨
察道德之原務離經釋辭而有以自信其志醇如也予
嘗怪蜀之多奇而相如諸人以文章表著迄千餘年未
聞其有以聖人之道而特起者意其靈氣所發獨深得
于文亦由其源淵所自其從來久矣而山澤之間化人
羽士靈異之迹去華存根要不在于彼而在于此固其
理也而高子迺皆游其樊而瓢以棄去此其所得者有
獨異耶今高子方見用于朝矣當其內信于心雖舉世
奪之不能變也人方翕翕訾訾知者心恐而

高子曾不內介子中不須時而眾定矣予嘗觀高子醞
藉深遠而直造逕詣有不可勝道者其殆卓然志于聖
人者與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他日想望大鶴山之
厓當與岱宗五嶽並照日月豈但蜀之諸山而已耶予
聞蜀人士近方彬彬皆振於道其義良足多者予且不
待游蜀而能言其山川矣作大鶴山人記

柳州鄧侯留鹿記

柳州爲百粵地上古弗屬秦漢始置郡綰粵駱之會列
在南徼去國萬里自昔見放遠者所徙謫也鄧侯爲侍
御史俶儻好抗論直節不阿徒失權貴人意遂出補是
郡守故事御史非得罪于上或有他故不得輒補郡當

是時鄧侯在御史中獨賢當萬里之郡朝中人多不平
之鄧侯則曰嗟乎此自足爲政太守上承明天子剖符
下與諸令長惠養百姓俱天子民何得以遠道爲解至
則問民所疾苦亟去太甚稍與民約法立爲章程大槩
因其俗爲政輔以寬大不一切操治專務以醇德化民
因曰郡去國遠化未易達非其民天性殊也守吏道民
之路寡而民無緐率教也教之未形而先刑罰即民何
格哉迺修次學官弟子舍多其鍾鏞琴瑟籩豆諸禮樂
之備益令士劇切經史明孝弟事上之誼民懽忻從之
郡多溪洞諸夷侯多方備禦數諭以威德諸酋感悅無
犯郡境者由是柳翕然爲樂治之國矣侯性廉寡嗜好

意潛加也願獨喜一鹿暇則親飼之及政成遷去民相聚留之者以數百千計知不可則嘗前詩留其鹿以侯所嘗飼也曰庶幾如見侯乎鹿留郡治中凡數年所歲時百姓上郡皆聚觀鄧公鹿相物謹飼鄉父老至傳問鄧公鹿無恙否未幾憲吏且奪之柳父老遮道告曰此賢侯鹿民不忍殺願備直買他鹿吏以易憲吏怒皆盡杖其人卒奪鹿去於是柳父老相謂曰吾與若藉留鹿以思鄧公計已踈矣今復見奪且大窮奈何相顧感歎因復曰卽鹿易奪耳公治能較然著明恩德永久誠得學士賢人爲論著其事傳諸後人且世不泯絕詛但鹿在耶于是廣平徐子仕於朝爲諫議矣父老因寄謂

曰徐君策名清朝多所與游能卒念鄧公事否徐以謀侍御史曹子曹子曰此吾里人素不欺爲仁義者也今治能果然有以哉史董氏曰仕莫患於擇官官莫患於擇地使士皆怏怏辭遠則遠方之元元何賴哉夫賢者既不肯遠仕卽以謫去默默自恨其下不肖又見放棄益不務檢省及敗則曰道遠難治今誠得如鄧侯者多道遠徼爲國家拊循遐方之民亦足明易治之效矣且鄧侯去而民不忍一鹿是其在郡豈忍遽其身之教令哉昔在召公聽政棠下而民不忍翦伐詩人歌之列于國風蔽芾之篇是也今夫留鹿之事蓋亦甘棠之遺者而予遽爲史氏使賢侯之業闕而不傳予甚懼焉故記

之以附于召南之義云鄧侯名鉉南郡江陵人也遷廣東按察副使徐子名養正曹于名忭山西道監察御史題名記

古御史爲柱下史記事之職秦漢時始執法彈事初秦設郡縣命御史監理謂之監察史今監察御史是也然秦惟監郡得稱監察而是時各監其郡其權尙輕至漢命直指使者巡行天下雖不名監察而任滋重晉嘗分十三曹唐宋間有三院其一臺院掌臺紀其一殿院掌殿中儀其一察院掌按事明興諸御史皆稱監察分其道十三略倣晉制而各隸以諸省因名焉每朝儀則得以其序侍直無殿中常員罷殿院其諸按事則皆稱察

言稍難已非有卓立特持之上未有不受變于時者故其巽輭遷避者既多以自容而其憤懣之喪謇諤之志亦皆紓徐隱忍于世往往其說婉而其慮艱故察耳目風紀諫爭之臣可以觀世矣然古之賢臣豈特嘗試于事一慷慨激烈之發而已哉彼其體道經德納已于正者確然自信于人時皆知其不可奪而吾必無以動于外故傳稱金石之不可改者以其質之素定也而屈原歎蘭蕙之易化者以其美之難持也故耳目風紀諫諍之臣亦可以自觀矣題名凡若干人始自口迄于嘉靖甲寅以待將來無窮云嗟乎我祖宗創業至我皇上開聰明攬羣策統體大備成太平之基者且二百年諸

君盡直于其間時固非有難者然其賢者皆持不可改之節足以明世治者也後之人指其名而求之其于爲人又可觀矣斯事體甚大不可不書而楊君吳君志操懍懍其立朝按部皆有持正名茲能力搜闕遺備所未有之典使後有所覽觀尤有足嘉者故予因論著之雖然二君親舉其職而記事柱史事也其何有于予言楊君名某吳君名某其詳在題名中

陳後梅入覲文

明烏程董　份著

今天子至仁大聖加意天下閔念元元間者深詔冢宰御史大夫敷諭郡國先化道省刑獄所以父安民生至甚厚也茲將以明年大計天下吏治而冢宰御史大夫察郡國之能稱詔指宣德意而民生得安者爲首舉明陟焉于是郡使君陳公發自吳興入奉計將行而郡僚諸公過予議所以贈之者予惟先王制朝覲會同之禮所以聯比天下而安之也自唐虞爲千古治化之極不過在安民而已故其四朝羣后咨十有二牧以柔遠能

邇夫柔遠能邇者招來拊綏馴擾循習所以安之也而至于仁厚之化抵于刑措九服式序萬邦來王則安之極也遡漢而先王之道微矣然當其始也長者用而破觚斲雕則網漏而治公及其既也法吏進而鷹擊毛鷙則刑繁而騷動遂使民棄田里而趨獄犴亡本業而競錐刀爭端既開亂階斯啟漢于是幾殆矣故予獨思周之君子焉昔詩人于周南則有騶虞之篇于卷阿則有鳳皇之什此皆所以咏周之君子者也夫騶虞者不履生草不食生物此眞天地慈祥之氣也夫鳳皇者非醴泉不飲非梧桐不棲此眞天地清粹之氣也而騶虞鳳凰者愷悌樂只之應也予讀其詩未嘗不想見其人而深屬望子陳公焉予聞陳公始舉進士爲尚書郎也賃逆旅傲陋居三楹中接賓客右爲蒼頭兒竈養而左扃戶讀書歷數年恬如也會執政或同桑梓歌鹿鳴而公少過從絶請謁執政益見重嘗身親邀致之遂遴巡乞補郡眾皆以公爲郎久有高名例不當爲郡皆莫得其故而公終不言嗟乎此豈以爵祿入其心者哉予嘗觀公潔白如冰霜堅貞如金石其在郡檢約節省不可勝道而公才

不自露廉畏人知要之則軼埃塵而絶塵者也予以爲非清粹之氣鍾焉不至此其與人交則藹然若可親溫然無間其臨民則惻然閔其不逮憯然惟恐傷之其論獄未嘗深文其訊鞫未嘗動聲色而上無枝意下無違言是以獄日以希刑日以簡雖可原不可原有釋有不釋而一念不忍眞可以對日月而質鬼神者也非慈祥之特鍾焉亦不至此故郡之歌諸興訟聲作其稱公不同而謂公爲君子之遺風長者之宏度則四境翕然千人靡異而郡亦自是爲樂土爲安國矣天子至仁大聖固嘉唐虞美周室者也昔唐虞有車服之庸而周錫以路車乘馬介以玄袞赤芾則亦車服之義而漢亦賜

聖書黃金高蓋緹紬泥軾漢不足數而實采虞周用之
然則公之功名樂寵何加哉郡丞王侯與吳侯兩張侯
皆盃然予言遂書之

傳

平都蠻傳

都蠻者古西南夷自博望以邛竹造端唐蒙以蒟醬開
道遂出牂牁臨巴筰建越巂啟沈犁地乃入中國然道
遠阻險武帝揃二方而始通武侯亦七擒而後服蓋桀
獷數反覆難制所從來久矣明興設縣置吏蠻屬叛圖
居封域而或服或叛凡遣將十一征其最大者至遣大
夫蠻據九縣怙天險而以都寨爲左翼凌霄爲前障自
謂鼎足不拔之勢也然法有攻瑕有固堅攻瑕者乘其
易固堅者奪其援乘其易則敵不及救奪其援則莫與
其守此形格而勢禁者也今誠先取凌霄以撤其障障
蔽闕則堂奧孤繼勦都塞以翦其翼羽翼折則巢窟喪
九縣如拉朽矣此固賊天亡時也疏遂上先是元輔張
相公數以蠻當征而難其人顧獨注公謂辦征蠻者非
公不可及見疏知計所從出乃撚髯起曰嗟乎有以哉
吾固知其辦此也斯所謂虜在目中而玩蠻於股掌之
上矣因貽書勞苦公曰甚善旦暮當捷然奉橐鞬稟韜
略奔走以成公志者必大將劉顯而郭成其次也顯束
髮與蠻戰著名蠻人言顯輒震慴而成父被賊殺譬不
戴天而勇故可用公留意焉又曰夫戰當以蠻攻蠻而
人心者所不忍也而計身以避難緩賊以滋禍將謂民

尤當以讐攻讐六縣之讐變深矣因收之以効夫兵無常形戰無定變善之者出奇無窮茲若以大兵屯堅城壓其重而別以死士從前道擣其虛此亦制變一奇也公得書與意合大喜會頻以閫事被重劾公遂疏以臨敵忌易將而用人貴使過屬征方始顯振厲常冠鋒其所摧敗功足暴天下而閩地遠事久不可知宜稍闊略放拭之顯遂釋復用而公以顯才可操縱使也數面諭數以劄諭諸所慰籍如春煦而時有督責如霜嚴顯得與諸將諸兵繼之果如公本計先破淩霄踰月破都寨再踰月布十餘壁爲連珠營偪九縣下適積雨阻攻變亦恃峻死守會九日變賽變故重賽面是日晦冥雨益甚謂不能攻也且守疲遂聚飲大醉顯訶知之密令所

將將統勁卒千以夜半銜枚攀懸絙縛危堞斬重關直入讐大營帳內變皆醉臥者癰起者愕我兵亂斫如刈麻須臾斬營中人略盡夜漸闌成亦率衆隨至而朝與澤及諸將繼至酋兵與六縣兵及諸官兵皆大至鼓譟震地攢矛戈橫擊勢若壞城分斬諸營亦立盡間有遯者顯復遣將追獲之都變遂平人皆言諸葛公以五月渡瀘而公亦以五月大舉裴晉公得李愬以夜半乘大雪入蔡而公得顯亦以夜半乘大雨入九縣古今忠賢智謀勳烈相類有若是者亦奇已是役也僅數月而摧兩重城踣數大寨剿數十百小壘縛首叛虜名王以下三十六人擒斬五千墜厓窴死者無數築鯨京觀傳

義也幕府受命膺斧鉞以誅叛討賊爲職誓滅此朝食

懸槩衛除千年未滅之強夷收明輿十一征未有之全
捷洩萬姓慘虐之憤弭全蜀百城之憂振天朝三尺之
法而適當天子御極元年明四海八荒底定之兆肇億
萬載太平之基斯亦甚偉矣公因獻諸俘馘并以所獲
古面牛寶鼎諸葛名弩鼓淳子彝器凡若干以進附周白
環楛矢之義天子大嘉之因肆類上帝禋祀祖廟薦功
與器告武成焉而公與顯等晉官加蔭有差云是役也
拓地五百里闢良田二十萬招蠻人數千授耕而度地
制中立城建屏鎮以大將重之憲臣所以防微杜萌控
險壓阨者備矣而上又賜戎縣名崇文置學師弟子蓋
化逆爲順用夏變夷而兵始如雷霆繼若時雨亦誠有

先王之遺意矣予曩承乏史氏身雖退數好紀當世勳
業雅知平蠻事甚奇而詩使君者嘗爲蜀令以才略選
行間親睹事終始茲使君以侍御轉浙臬與予言甚詳
予因得備書之至是會公以中丞屢遷至大司空矣史
董氏曰始予與司空善見其遵道德樂詩書履繩蹈方
雍容儒者也及當疆場非雅素任險難而張弛隨時臨
敵變化又何異也豈所謂文武惟其用之而臨事乃見
耶然相公獨先識之至其預畫廟堂授計幕府大者論
將小者論兵而未卒以奇勝也數言決策萬里若符百
不失一異尤甚焉頃者邊數奏功虜皆納款廟堂所以
制之者謨秘不可知然觀都蠻事可想矣昔在周室召

姚廬谿傳

姚廬谿名旭字景陽歸安人也其先世居廬谿身移家
石門甚悼困輒稱廬谿人曰廬谿君云廬谿君家世有
行義名族旨大父能華更饒益貲甲邑中父玳坐邑長
賦多負單竭逮繫廢產業什九然廬谿君性闊達自喜
不樂閒處時時從所游知交爲不嘗省即羨餘主者不
得計後業屢匱念任施不忘人以廬谿君雖乃貧能輕
散千金卓犖不顧籍丈夫也廬谿君少補邑弟子員數
射省試不中中貢爲太學生尋拜高郵州判治水郵故
苦水廬谿君至則乃召訊興人徒察視水道修維揚漕
達淮三百里民人歌之曰誰爲揚堤者吳興暘淮水浩浩
繇維揚堤成又治堤筒以便旱潦瀉父老慕思言水
利者必曰姚君所爲也郵湖某年忽大風舟楫猝覆溺
廬谿君亟至湖上天黯黯震蕩湖上諸眾人善溺人皆
盡怖亡計乃趣召募設方略掩救重與約給賞民氣倍
往赴全活者死得屍葬者凡數十百人當是時獲舟貲
萬計立剖皆識還主無主者犒與約賞給者皆立盡然
其人不親惟察之見金貲多或疑君君聞乃曰長吏幸
奉命川澤之任無所逃罪即幸有全活抵獲慮不免適
矣用是被語言誣汚不亦微甚耶人亦自信其心民眾

如蛾日何懼不顧嘗假州刺史氏千戶劉者武皇帝南巡卒至郵郵夫不具劉使人持檄徵徒徒懼自縊有望劉者坐論死幼繫郵非其罪也使者雜問凡歷年逾十數輩且就決會蘆溪君行因囚貧久繫念且死不敢言則爲出廉得其狀歎曰吏傅致罪一至此乎白御史出之御史甚異君君益習數引可否凡爲平讞其它者皆報當郵富人宗驅爲橫株連勢家介其權豪暴侵甚民人告言貨州刺史勿治刺史卽問挾上官義格往往莫能制蘆谿君卒爲考立上之君性健決遇事不疑難敢自任不能鄉上官意便私附有勢動創大端結怨富家至轉相飛語搖惑並瑕釁之居官好慰籍賓客賓客往往而有稍稍關說性多易壹語意合便見情素好大度專慕誠長者處人不虞爲欺卒爲人所負終以此失官云然蘆谿君不悔也益甚每居常見客則心開嘗言往在郵碌碌無可紀惟涼夏入郵諸湖從二三好游繇百餘里抵芙蕖中行獨此兮猶暢耳其爲人軼蕩不能沾沾從宦思可想矣初蘆谿君家多故弟仲主出進多侵君佯不省破已業推與償貸仲復流落傾力收養葬之貧昆弟疏遠謹護之尤厚賑人之亟篤于親故非必有所事學其質行性慤然也其在郵邵烈女善果者許聘未嫁而夫死父憐有司改適掠苦之邵窮自盡蘆谿君修因難施醫固中興之茂主而帝王之軼節與及至晉侯定襄則大蒐示禮楚子與霸則五年簡兵皆以橫行中國扶衰起微位在藩臣而膺于征伐君子懼焉春秋

夫兵者聖王御世所以戢亂致寧誓遠殺近助化道之流保安長治之微慮也故急則施戰寬則訓習形實相加用之有先後也孔子稱不教而戰是謂棄民三代以來至周所載其言簡閱之事詳矣當是時九夷通道西旅底貢永清于四海蓋安不忘危逸能惟始所以繫苞桑而固磐石爲萬世計也周道既闕軍旅盡廢四夷交侵宣王能選車徒之盛會諸侯於東都復文武之境土則詩人美之車攻吉日所由作也若然者豈非遇變而修因難施醫固中興之茂主而帝王之軼節與及至晉侯定襄則大蒐示禮楚子與霸則五年簡兵皆以橫行中國扶衰起微位在藩臣而膺于征伐君子懼焉春秋

擬上大閱頌有序

頌

不非者以善用其民能存先王之制也夫治平盛時有如彼令王名侯則如此信矣兵之簡閱上世之務也明與光有四海外拯百蠻重譯殊俗盈溢闕廷施于奕世至明天子益修禮樂致德順遠方之物異國之奏請謁獻見不可勝道主上躬於明堂臨觀而四方輻輳焉間者匈奴丁運再入內塞山西被創天子憮然詔下廷議于是羣臣皆言曰北虜爲患不靖之日久矣自古而記之賴皇祖威德驅逐絕遠斥候達乎沙漠闢地萬里經日月所出入至異績也今陛下躬親神武體行遠德奉承天統明開聖績振累世之業握萬國之籍廣制馭之道顯懷來之路響應方外四荒嚮風稱臣來王厥角稽

首日不暇給泰階熙和欽若上下恭輯羣后可謂至治而蠢夷干紀至厲上慮臣等愚不逮事竊以陛下當百王之運監于上古憲法祖宗捐益潤飭興制改作補前人之未遑成一代之宏典甚盛備也而簡閱之禮有司缺而未講夫禮有六者君居其一非所以示制作之全也承平偃武卒遇有事一旦奮勵之難宜及國家小警舉中冬大司馬之法略采近世之制折衷明之典章陛下幸時臨之六師訓教威靈顯昭外以備國容而振軍實內舉制度以貽永久實萬世之策非但震慴夷虜而已也制曰可其下大司馬舉行朕將親往焉可不謂聖人覩微而作者乎非大聖人孰能當此受命而創制者

耶臣乃作頌曰於皇上天肆畀有明厥保定耳其德克承克君克長萬方來王夙夜惟靖乃戢于兵厥惟戢之匪厭數之帝受孫子卽戎秩之乃命宗伯咨爾軍禮司馬致民爰振其旅芒芒大田野有林麓虞人萊田衡師待閱中冬之月馳我君輿自于王宮載馳載驅革路有就四驪孔昕龍勒僊纓樊鵠大麾弧旌枉矢鳥旟龍旂天子至止原野之區艾蘭爲防置旃轅門選徒既戒陳之如雲百官象事六師受成樹表有五卽車于營懸鼓鐃鐲振鐸授鉦識其旗物辨號與名聽誓于陳狗以斬牲乃坐乃作進止以聲陳師簡眾戰陳不逾鵝鶴魚麗箕張翼舒天運其軸地潛其樞我司我局我展我維羣

力並作眾勇咸附受夫既同捨矢如破挾其戈矛力如虓虎如霆如雷助王之威甲如日張旗如雲興是鼓是震不譽不奔是訓是戒止如千城乃獻天子公言錫福武夫腹心既優既渥戎狄是膺萬世侯服皇皇穆穆有萬斯祿

贊

雲厓公贊

嗟乎我公其貌雖癯其中則腴苞括圖籙枕籍詩書質行堅確金石不渝秉性温粹璞玉渾如其古之長者世之醇儒與始嘗分符出宰名邑彈琴化成強項不屈繼把郡麾益以恫愊篤務循良緣飾經術政不尚威威以

道立治不近名名以實溢遂躋憲臺甄陶東國講業齊
魯觀風鄒嶧遵崇遺教振揚明德匪直也文身以作則
衡鑑昭懸矩矱靡忒善類以興多士咸植廟堂方推泉
路奄及何德之有餘而命之弗恤也份昔忝宮牆幸侍
几席本慚周樸視同趙璧方媿鴛搶期之鵬翼歷五十
年悅如一日高山既摧景行何即茲睹丹青若覿顏色
憮然內省惋焉心泣言不敢阿褒不能悉貽之後來庶
備采述

方伯西皐公贊

維吾紀公天之所篤和不隨時介不絕俗碩德清操如
金如玉宜登巖廊允秉鈞軸一陟微垣遂稱止足遵彼

西皐宛在空谷謂當永年何遽弗祿覩其遺容矣想芳
蹟傷哉若人悲我心曲

雜著

奉贈大天卿章南周公北上帳詞

伏以漢室寵卓異之政每拔萃以超倫周家重端揆之
司必陳殷而置輔凡此天曹之特擢總由宸極之殊恩
慶洽巖廊懽騰寰宇恭惟大天卿章南周公門下冠世
之才經邦之學德卹全璧內温潤而外光輝操若斷金
性堅剛而質精粹惟此吳都之鉅邑素稱天府之奧區
而留遺愛新詞聊展于羣情詞曰天上春生覩一朵紅
雲捧護瑤京擁出丹詔煥下青冥專畀掌握銓衡便題
才三殿預啟事品隲羣英贊皇心蕩蕩王道平平朝堂

正清畫省把寶鑑高懸玉燭和凝照耀文昌昭回霄漢
參贊日月光明滿三台垣裏諸星宿接引同登勒勳名
商家彝鼎漢閣丹青　右調春從天上來

題湯詹簿遺像

予始見公入而趨銅龍門其氣翩如也繼見公出而攝
竹虎符其志豁如也方其授簡援筆則藝林不能踰焉
及其操牘斷案則法家不能難焉予猶想見其材而推
服其槩也然在朝譽流而忌集在郡政播而謗隨其直
道之難遵而國論之靡定耶予嘗觀世蹟趣而闊達以
遭議者不可勝數然古人貴奇節而末世重小拘則將
何從哉公之睥睨當路則王公大人雖恩之而或不當

其意其濡煦故人則貧交下士雖負之而終不悔于心
蓋公之所懷已出于榮毀之外故其所遇卒損于愛憎
之途亦其理也又何恨之有雖然公往矣天下知其名
識者誦其義其風神如常存也其襟抱如可挹也見公
丹青之遺者寧獨不感而辱公金石之契者寧獨不悲
書此悵然吁其嗟矣

題天聖寺重修冊後

天聖錯龍盤柱奇已佛氏善幻其神通不可知往往如
此然非趙學士表著之亦未必章章至今顯也寺有古
槍相傳自齊梁間植所從來久學士數登其堂咏焉又
嘗圖其四壁爲瀟湘烟景二墨竹二識者稱其妙品迄
元至明興天聖之盛爲郡第一既而柱龍以雷雨夕躍
去尤奇殿遂廢古槍堂亦圮數十年來或圮或侵且漸
湮滅而四壁之圖獨存其三郡侯金溪張公以政成暇
出遊尋錯龍盤碑得之草莽間雖殘缺喜其與圖尚存
想前賢之風流遡名剎之遺迹慨然咨嗟低徊不能去
因捐俸畀僧葺修好事者咸樂爲助舉廢飭圮工漸奏
成公遂爲碑紀其本末而縉紳大夫相與爲文若詩播
傳詞林積之冊帙蓋天聖且復盛矣僧攜帙來乞予言
予惟古大寺之興必有神通以運其始而亦必有紀載
以述其成然後足以貽于後來垂之永久凡張公所以
依依天聖者重學士之碑與圖也學士在當時其文辭

爲元首稱而書法繪事妙天下宜公重之若是天聖復
興以有碑與圖耳今公文既卓絶善大書兼長行楷其
碑與學士相照映且公自司理以來郡之廢者舉之圮
者飭之諸所維持法紀保護民生者有大功德民亦皆
大懽喜則古槍與甘棠勿翦而寺碑與峴首相望永永
無墜可知矣予遂題其後以附于召南之咏江漢之思
俾千百載寺倚之重云

嶺南平寇碑

嶺南古粵地自秦棄弗屬當漢盛時武皇遣伏波樓船二將率十萬師征定之分其地爲珠厓儋耳諸郡而未幾輒叛及元帝而珠厓乃大叛益遣都護以下十一人興大兵歷數年費以三萬計弗能討罷之亦棄弗屬而漢亦遂衰矣夫粵數反覆好亂自古記之而其關國盛衰亦如此明興統御萬國際天極地皆入版圖而粵爲天下兩都會朔南暨聲教矣然治久則孳生地險則易阻而嘉靖間巨賊李茂陳德樂二酋者乘倭外訌而

內造亂焉當是時亦嘗聚兵會剿矣或言兩難並發民恐弗堪不若且撫寇而專事倭便而賊猶窺指亦願就撫乃撫之而于海濱之側所謂鋪前者安置焉而鋪前與珠池最近珠池者國之大禁賊之故所睥睨者也撫既久遂擁眾數犯禁盜池而椎鞹剽攻遇商賈則掠商賈有居民則劫居民與官兵格殺無忌于是前直指蔡公夢說悟安置海壖之非也亟以計徙置城內焉然賊雖徙而徒黨在海澳者亡慮數百千人大者稱澳主小者各有名號皆分布諸澳中而益造桐艚諸戈船亡慮數十百艘亦密藏諸澳中而數召集天下亡命奸人豪俠劻客與羣黨雜居其志叵測矣當事者欲置弗問則賊

方縱橫恐爲大亂之漸以貽後憂欲亟治之則賊既受撫恐發大難之端以嬰始禍皆相顧莫敢言而西粵開府劉公膺特簡晉少司馬總制兩粵至則奮然曰春秋議不討賊而酋本首逆蒙宥不悛因撫益恣固于法之必討者也且酋既叵測而結搆益多倘一日定謀俾在澳者自外起酋從中應之可無寒心哉吾固計之熟矣彼二酋者擒亦反不擒亦反擒之則反速而禍淺不擒則反遲而禍深深則莫可爲矣吾寧任其淺者遂決計擒而置獄焉公預料二酋朝擒羣黨必夕起起必自清獍始與澳近也乃命鎮城戒嚴而檄參將楊友桂者提兵謹斥候防禦勿失既而賊果如公料飛書城中約內

外並起而遷卒以戒嚴輯得其書遂閉城大索計不得行而是夜犯清獍者友桂違節制亡備賊遂突入猖蹶勢洶洶矣公乃與直指黃公正色極論友桂失職罪亟去之而以可任者攝焉直指公者秉綱紀振風裁飭厲文武與公同心討賊軍令益嚴而總戎李君棟者具謀勇倘忠義數踴躍赴敵名將也而布政司右使程君拱宸分守道左參政徐君應奎右參政熊君維學左參議李君一陽按察使徐君用檢兵巡兼提督學校副使孫君秉陽兵巡副使黃君時雨古君之賢海道副使趙君善政兵巡僉事許君國贊提督學校兼兵巡僉事郭君子直或臨敵或督餉或紀功雖職不同而皆運謨略贊

才猷竭精思佐石畫皆極一時之選者也公于是檄總戎駕艨艟親入海而兵巡孫黃諸君統舟師繼之分其兵爲三道一從中出一繞其左一夾其右三道並進而出其不意橫擊之屢戰屢勝轉至碉港則遂陷其中堅而澳黨所謂蔡番鬼陳二老者賊中稱爲澳主倚爲冠鋒者也而一時皆磯焉則諸黨遂不能支而我軍大呼追擊遂俘斬六百有奇溺死無算而澳賊悉盡矣公方凱旋饗士而妖賊李圓朗者作焉圓朗以符呪蠱惑楚粵間而楚粵間好鬼信禨祥從之者眾遂刻符造印祭

旗分遣其徒約期日各從所在自韶州起而粵以北皆煽搖動矣公急馳檄授計先其未發剿之不旬日而俘斬百有奇梟其首妖盡釋所協從者翕然遂定焉而珠池之賊又報矣珠賊者澳之別黨與澳故相盜犯而犄角者也至是乃大集焉公復檄總戎出海而兵巡孫黃與徐許諸君繼之分其兵爲四哨大約與澳戰同而珠賊之數與澳則倍我軍乘勝益舊進擊益力故其所摧敗益多遂俘斬壹千壹百捌十有奇合前共壹千柒百玖十有奇凡公所俘斬處皆漢故珠厓地也此其功亦可想見矣而是役也予獨甚奇焉軍志曰客倍而主人半言必十而攻五者攻之常法也而官兵攻賊則兵易

弛賊亦熾即以十攻一或猶有慮焉公獨銳然用之以我之一攻賊之十而一者無損十者無遺所謂得全全昌者也其奇一也諺言雖有烏獲不能以一手舉雙鼎雖有后羿不能以一失殪兩狼言敵多則難爲力也今粵適遭兇會一賊方弭一賊繼之而公左投則左勝右投則右勝終投則終勝鼓鐘而奏凱者宴不停于轅門露布而獻俘者使不絕于朝闕其奇二也傳言搏牛之蟲不可破磯蝨強弩之末不能入魯縞言戰易疲而勝難再也公于澳戰兵不遺力矣而珠賊益倍俘斬益多其奇三也夫兵固貴速馮奉世所謂一舉而疾決與曠日相萬也甚言遲速之辨遠也蓋遲則軍興易乏師饋難繼而賊既數至矣倘不疾決則于彼爲樹敵于此爲分兵分兵則此孤樹敵則彼眾而持久情見勢格力窮益自敝矣今公每戰則鼓不再疊旗不重褰而如迅雷之驚人無不震衝颺之激草無弗靡蓋七旬而三捷焉其奇四也古言兵與則糧隨故賊之戕民者七而兵之累民者三其苦均也今公止用見兵給以常餉而兵不別調餉不加益故賊凡三戰費止千緡爲粵平大憝除大害而農不廢耒女不罷機吏不叩門市不輟貿恬然若無知焉是以懽聲震天歌舞亘地蓋喜其地既無賊而民不知有兵其奇五也公本儒者敦禮義誦詩書揖讓尊俎間耳而聞公御軍有法應敵甚閒見始而慮終

因微而知舊策一籌則千里響應計一定則百變合符雖司馬法之雍容穆苴之秘奧無以加也當其時狼烽數舉羽檄交至而神色不動起居晏如方與客嘯談即席賦咏雖葛相之麾扇臨陣曹公之橫槊賦詩蔑以過已其奇六也然予聞公之始擒二酋也亦有苦心者已非專于爲國弗顧其身者不足以任危機非壹于報主弗貳其志者不足以斷大事夫專千爲國者古之所謂樸忠也壹于報主者古之所謂純誠也而公忠感天地誠貫日月此其立功之本而天下所不可及者也于是天子嘉悅自公以下賞賚各有差而公之功當勒在旂常垂之竹帛永永無窮矣子是布政司左使張君大忠與徐按察同請子言徐則已在行間而張之下車適當飲至之後然公以其明哲沈毅方于善後有賴焉遂併書之頌曰昔在周宣爲中興主南定海夷北攘獫狁維時良臣有方有虎實翼王綱是經常武於鑠我皇統天御宇萬國版圖四方安堵矗茲么麼曷足膏斧始焉造逆宜即醢俎如天之仁宥其遊釜匪恩是思惟兇斯怙陰懷叵測陽爲就撫爲逮逃藪造作樓櫓犯國大禁抗兵格阻剽攻居民鈔掠商賈赫茲王法藐焉敢侮慝不知畏走死如鶩以彼稔惡如虎負嵎恐蹈虎口敢撄虎鬚民不敢指吏亦踟躕桓桓劉公爲國忘軀正色持法少保銳意築之既築堰又築旁堤二千餘丈而中有龍門未合龍門者兩堤湊處堤將成則水益束

歷千餘年如一日自赤縣神州及四海內外莫不尸祝嚴事之顯赫赫靈昭響昭答恍惚精爽至今若在天地間則未有若漢關公之神者也毘山之有關廟則潘少保公所特刱也始少保公嘗以大中丞治河矣當是時河大決淮揚間而淮尤甚即瓠子之舊鉅野之溢當不過是世錯愕莫知所爲而少保馳至準親詣決所推究本始知淮故恃堰自漢陳登築高家堰而淮與陳平江加築焉迄二百年淮無河患及堰廢而河獨矣是堰之爲淮利害章章明甚也遂力主築堰人或沮方沮格而少保銳意築之既築堰又築旁堤二千餘丈堤且就矣而中有龍門未合龍門者兩堤湊處堤將成則水益束

勢益衝故俗稱龍門者言如禹治龍門之難也蓋是堤之將成而潰者再矣而少保鋭欲成之末且合衆力大舉益以汔成而怪風濤陡作堤忽大潰衆皆失色而少保志益堅篤益鋭乃芟蘆堤上居之排衆難拂羣言而弗顧涉沮洳毳泥塗櫛風沐雨歷勞瘁而弗辭履冰霜膺霧露茹荼嚥蘗甘苦辛而弗懈其捐軀報國捍患救民眞若王遵之誓墳金堤者而當堤之既潰則慷慨振悼憂愁幽思而神遂顯靈示之夢矣其詳載少保所撰淮揚廟記中其事甚奇而夢之既寤則堤上人譁傳有神像漂至亟輿而致之宛然夢中所見也少保志本堅而會有神符其鋭益甚乃復大舉期以五日報成而

躬往督之屆期則水忽遽退風日霽和波流清淺見者莫不駭異而羣僚稱慶萬夫懽呼龍門一舉合矣夫一淮揚也始則河決百里固天下非常之大變繼則堤成五日尤天下非常之奇功少保所以感神貺而不已也蓋少保業已奏請而立廟淮上矣又捐貲而卹廟毘山焉蓋以淮上之廟國之所以報功也而毘山之廟已之所以報德也惟其感而不已故其祀而益虔然淮上則皇朝賜額寵靈之而毘山之額有獨異者予嘗與少保謁廟而覩其門額曰武安王廟其殿額曰漢壽亭侯闕公廟而旁署羽書則喑曰異哉今天下皆爲神諱而北人諱尤謹一及之則變色噤指避弗遑而此何署也少保言有奉鸞箕者而神實降之筆如飛不可掣此箕書也夫箕不經見而書家言龍臥天門虎跳鳳闕者予視其書良然而晶光外溢內入木理數分此必神書非世所能假也及謁兩楹間而其題柱曰昭昭與日月爭光悠悠共乾坤不老則又歎曰嗟乎予固謂神至今若在天地間而神所自許信矣然予又聞少保往者既去淮而淮有大風濤震堰神必謹護之晝則冉冉有黃雲覆廟夜則熒熒有紅鐙行堤其顯靈如彼而今于毘山復若此予竊謂神子四海內外其靈無不之也而今獨于彼乎于此乎戀戀依依若不忍去者何哉或言古大臣將建天下大業則必有神助焉或言神者精之極少保

治河其精誠格而天神以精靈自天應之精之相通也斯固有然者予獨以明興定鼎燕京而淮轉漕四百萬內實京師外給邊餉所以鞏萬年之國祚受萬國之朝宗而淮實爲咽喉焉其關社稷非小也故予每謂少保有社稷功而神實馮依之社稷與天地久長則神與乾坤不朽而少保亦名垂無疆矣故予記毘山之廟而備著淮堰之功所以追其本也毘山在湖郡東北湖受天目萬山之水而此山鎮之今復鎮以神廟而湖世蒙其庥可知也因并著之廟有前後殿皆三楹而後殿則兼祀先主及張車騎者亦仰成神意云

重修朝天宮碑

朝天宮者我國家虔事上帝祝釐之所百官萬國朝賀習禮之地也明興皇祖受命于天肇造鴻業既嘗卽金陵首建此宮而北京未備章皇帝始卜都城西北隅倣皇祖之制建宮于茲其時有景星之瑞天應甚明後五十年憲皇帝復卽其故而大新之度爲層殿翼宇閎邃壯麗與金陵比隆而加盛焉至今上皇帝又數十年某官某請于上而又新之雖規制不改而盛麗益極矣乃命臣份謹紀于石竊惟自古聖皇御極纂統必其爲皇天顧懷百神擁護靈答嚮應而後足以錫疇福于兆民永丕圖于萬世故對越于上照臨于下昭融顯赫不敢厭斁皆所以爲元元至計邦國遠猷也昔詩著祈報之

文禮謹禳祝之典其事閎嚴所從來久矣然而菴有弘服光覆四海宅中圖大于其建置亦必其殊偉卓絶足以聳神明之瞻者有以稱焉而況紫微天地之居擬象太乙潔修不蓄則精靈不降而民何所蒙福耶故有豐功厚德恢大之業必有明祚默祐光顯之實自古以來莫之改也恭惟皇祖神武維揚振興海寓秉鉞定鼎時不暇給而九有旣戢茲宮先建所以昭格上天凝集大命光撫有眾爲民請祉也而二聖繼承實弘此道率由先烈祇事不遑暨我皇上履世協運纘祖宗之成功秉天人之大順制作準于往初禮典備于一時其治隆矣澄神穆清齋心凝默外應樞極極內含泰元其德至矣故

自臨御以來雨暘應時旱潦不作甘露靈澤之瑞史不絶書叢芝嘉禾之生殆無虛歲禎符塡委協氣駢應亦足以明道化之感而章神祇之貺矣而我皇上心切閭閻慮軫民物嚴奉玄穹精修夙夜所以祈報穰禱之禮必躬必親靡有不至凡大小臣工罔敢不虔而茲宮實祖宗所以妥釐者又某官某之職守也故得以輸誠効忠而俞請焉唯我皇朝爲中外方國之主其歲時之節萬壽之辰遠近畢至稽首闕廷者其儀必先習于茲宮蓋人主敬天而人臣之視君猶天也故曰朝天云於是清都秘府琳宮絳闕妥侑神靈者無所不備金繩玉簡蕊笈芝鑪降集妙感者靡有不飭可以凝祥致和流慶海宇而我在朝之臣以及薄海之國凡擬金鳴玉垂紳綰綬之士梯航鏈譯貫鯈皮弁之人皆得以趨承堦墀恍惚天上而鸞和仗御之容時與金支翠旗照映炳閃于太清玉虛之間於乎偉矣非極盛麗何以當之是舉也不煩睿思不費公帑皆某官某以某項錢充之庶幾善體我皇上敬天尊祖之意而仰成者已斯所謂知識守者也臣幸乏輔道而材識庸下不足以補裨萬一然將順聖德託于文辭以形容國家之制垂之于後亦臣之職守也猥奉成命其何敢辭乃繫之以詩曰昊天曰明帝握其樞鑒觀四方穆居清都乃睠攸顧維皇之匪皇受成命撫世作祖翼翼神宮瞻帝侑妥繩繩孫子實

繼厥緒纘祖之制庸闓斯才勾陳環衛象帝之處我皇
烝哉日靖下土夙夜宵寐篤帝之祜曰惟帝宮其敢暇
豫有臣仰成皇曰與汝汝新汝搆厥惟汝舉茲宮既新
惟帝斯旅帝臨中壇百神承所煥焉有赫爰祗厥敘熙
典備成釐事斯與以祝以祈于福于祉陰陽五行四時
布敘屢豐穰穰慶雲甘雨帝勤時登於皇樂胥神用有
依民是以撫四方萬國來朝來覲爲天之子作天下父
聖壽萬年爰推本紀參伴闕闕昭于世世

擬撰御製太嶽太和山重修玄殿碑

太和山者玄帝鍊神棲靈之地也山在均房之間臨雍
豫之野當翼軫之次據江漢朝宗之上發源萬里延袤

八百餘里其著者有七十二峰三十六巖二十四澗之
勝層巒疊嶂不可勝數蓋帝天樂壤神仙所都自玄帝
升舉之後歷代以來數見奇異咸于此祠祀不絕至我
高皇帝義旗戡定天下實有陰贊之功逮我成祖靖難
底業飈馳電擊神威赫奕尤顯用感其靈尊山爲大嶽
作五嶽巨宗示天下名山無與爲貳盡改歷代所建諸
祠廟而鼎新之至治銅爲宇飾以黃金範金爲象度爲
別殿重關閣道佰屬弸亘峰嶺壯偉殊絕務稱天帝太
哉斯事體至大不敢不敬朕始自入纂考求一代禮典
之制稍正禋祀祈報之儀其文略備用以對于皇天上
帝肅將明神懿德之不類方凝思化原恭已于靜冀于
恍惚耳目所共記睹不可殫盡山之雲氣草木之瑞駢

玄默之道有合焉猶慮弗鑒休徵之治未洽乃日夜爲百姓禱禴請命罔敢康寧幸天之福甘露靈澤之降于上同頴連穗之叢于下以示寵綏閒者逆臣既得邊慶奏功海防振師苗人效順化南暢而威北逐用釋朕憂其敢謂能無亦有祚之者乎是皆我玄帝之賜皇祖之所以遺我後者也朕寶生江漢之國庶幾茲山之靈曩南巡顧瞻慨然如見祠宇玉清碧虛之上于茲修建惟朕之夙誠云是役也光現巖谷者凡十餘處屢有大木漂流之應靈異疊出與

分宜縣新城碑

予嘗讀詩至烝民韓奕黍苗諸篇而歎周人蓋重于城之役也當周宣中興其功烈盛矣詩人咏歌之獨于築城之事再三致意焉見其君臣同心以憂天下之治所以待寇者固有此備不待特戰勝之具也明興承平已久城之備漸弛頃歲倭夷作難數犯浙直閩粵間動踰千里勢如颶風所至有城者輒入收保寇不能久持即去無城者至則魚爛百無一全故人始以城爲急建言者因謂郡縣皆剋期築城遂下所司督之會寇方轉掠贛州江右俱震中丞何公適往填撫嘗行部歎曰夫慮患圖于未形而爲備乘其未至今江右與浙直閩粵地相錯也寇形見矣顧可以其未至而不速爲備乎乃慫宜民貧而免其勞與費固非以私一邑而已也而邑人往事奉明旨慨然以興築爲務凡城若干處而分宜城

何公先所未至而備之民或未知設萬分有一或他郡小警播聞邑中其感何公之賜何如哉夫古之君子當其始也知其有所益于民則不顧其費知其有所德于民則不恤其勞及其後也民見其德而忘其勞受其益而忘其費故有不可慮始之說茲何公既無所費且勞于民而成大役矣其始事之日既以感之而況于後耶昔召伯之營謝仲山甫之築齊燕召公之城韓載之于詩以爲美談而韓謝之役實率燕眾以往豈以本國新立不欲即勞其民耶宣王之善體人如此今何公以分宜民貧而免其勞與費固非以私一邑而已也而邑人之感自有所不容已者予邑產也感公之義尤深故敘

其說如此公填撫諸善政甚多予特因城事而論之當
城之初議代巡徐君紳實贊其謀繼而鄭君本立實趣
其成何公之有成功二君同心之助也若參政王君宗
沐憲僉鄭皆與綜理其事法得並書之

淮揚紀功碑

初倭寇凡三掠淮揚間當是時賊不過數百人嘗調發
諸省兵不能禦剽州縣以十數所至焚燒殺戮荼毒不
可勝道會賊別流過南都者數十人轉略千里官軍以
萬計皆靡至皆言賊有神不可與鬬遠近傳相恐議者
曰急矣淮揚重地也宜專設撫撫便因共稱前中丞李
公賢以爲卽欲平賊非李公不可乃自家召拜李公公

至則日夜治戰守備按行伍法置營房校武場造戰艦
數百艘合馬步水兵校之百具咸飭賊覘之不敢犯已
未四月乃合衆萬餘分道並入一時皆震公駐出如皐
與賊遇于白蒲諸將皆言賊初至宜及其未定擊之勝
公曰夫戰貴得地今賊方厚陣而我軍未嘗見大敵卽
小挫難復收矣乃堅壁懸賞約以五日不發一矢而令
軍中有敢言卽戰者斬賊求戰不得乃益進公因召諸
將策曰賊過如皐則諸道必合合則道有三自泰州逼
天長鳳泗陵寢在焉道最要自黃橋逼瓜儀以搖南都
而梗漕運次之若從富安而東當至廟灣絕矣是吾得
地時也乃以海防副使劉君景韶巡遊擊陞守黃橋諸

路而身當泰州之衝于是海防等皆稍稍勝賊賊見黃
橋泰州兵盛果由富安東出公喜計得因命海防遊擊
及沈思學兵躡之戒以晝則稍近使不得休夜則稍卻
以杜其後務致賊廟灣相與擊而其時他賊復攻丁
堰諸處以分我兵公乃益以陳忠與海防等兵合勢而
親提大兵從中疾走淮安以夜半入城賊果如公料次
日至馬邏矣馬邏者廟灣近地也先是公嘗調徐邳諸
處兵聽用而總督胡公所募山東青沂等兵適過淮公
因留之部分中軍馬兵爲前鋒曹克新兵爲中隊青州
邢鎮兵爲左翼沂州何本源兵爲右翼倪祿梅三錫合
徐邳曹兵爲後繼列營姚家蕩以待而賊始計謂公方

禦丁堰勢未及前淮安無備可掩至則見姚家蕩兵皆
驚乃據高衝左翼公亟麾前鋒橫截其陣賊分爲二曹
克新貫其中堅邢鎮等攩其左右梅祿等疊出薄之自
寅至申鬬數十百合我軍憤發益奮大呼震天無不一
當百賊不支遂大敗而公所遣海防遊擊及沈思學陳
忠等又敗賊丁堰丁堰賊盡絕而馬邏賊得脫者奔廟
灣時他賊復有自西亭犯海安甚急公乃馳往揚州督
海防等出奇擊賊敗之賊退張莊又敗之西亭賊又絕
而廟灣賊乃以其間得假餘息固守時視師唐公提援
兵與公共剿兵小鄧唐公以巢堅非可歲月拔捨去公
按行知賊據水爲險雖有堅巢可計破也乃益具畚鍤

多積土平塹奪其險撤其傍近屋縱連砲番休繼進賊
巢露情見益窘復大敗會霪雨遂遁諜者言賊來酋首
八人死者六其衆得遁者五十之一二蓋賊果絕于廟
灣云是時公方高會諸將論功犒士罷遣所調兵而七
星港又報有三沙之賊三沙者崇明海渚中始江南嘗
盛兵圍之數月弗剋藉屢勝之勢乘我解嚴來犯氣甚
銳上下惶懼無錯公獨宴笑自若時曹克新已轉副總
兵巨遊擊轉參將矣公先期以紀賢等兵隸曹守狼山
分中軍等兵隸巨守如皐命陳忠守海門遣楊縉守金
沙而檄海防兵守泰州布列已定賊果由金沙入海防
等咸會先整兵舊場一戰勝賊賊趨仲莊追及之再勝

又及之鍋圍復勝又及之十竈又及之牛王河又及之
劉橋劉莊連勝而江南副總兵劉顯者以三沙失利總
督視師二公責與諸將協力又大勝賊潰圍走欲西而
公預調曹濮等兵制其西遂北而我兵兩及之于北輒
勝乃奔唐家潬唐家潬者僻遠賊意無兵而我兵復卒
起遂終勝賊蓋無一人得免者自公與賊遇三閱月餘
凡前後斬獲四千一百四十九俘七十八奪器物萬二
千三百九十焚溺死數千亦可謂非常奇絕之勳已報
聞上嘉悅賜勑褒資公再廕子轉南兵侍復轉北海防
以下皆遞遷有差海防今代公爲中丞贊決公勝算獨
多焉公既行父老思公動輒泣下議伐石狼山之顛謁

南都根本漕運國計一搖豈小小哉而淮揚間前事可

勝言哉是宜有紀昔周伐淮夷詩人作雅唐收淮蔡韓
公作碑以其關當世者大也主上神聖威武遠邁周唐
而公適成功此地蓋數千年間三見而已宜有作者以
附于常武之義平淮西之文予非其人而不敢辭也用
勒之信石垂之後來使有所考焉公名㠯號克齋江西
之豐城人

海塘碑

明烏程董　份著

鹽邑在海中若浮瓠然獨石塘號稱捍海而邑當秦柱白塔乍浦諸山南北夾峙激海鼓颶其衝撼特甚故數被患與瀕海諸郡縣迥不同而塘輒易敗明興數苦之矣丙子歲颶作濤一搖而塘敗十六七民漂不可勝計數十里室家爲墟而浙西數百里間水微鹵有海魚游焉識者皆寒心而大中丞謝公侍御吳公奏狀請治塘議費以十六萬金有奇既戒期興役部署有緒矣居無何而謝公入貳戶曹吳公出副憲臬去而上簡少司馬

徐公兼中丞來下車首問塘事或言議政覈往牒舉事占近世塘自正統間嘗築矣其費三十九萬載在誌籍今事變過之而議費減半恐不可且創大者難卒復工鉅者難趣成勢非數年恐不可曷再請而徐圖之公乃歎曰夫人臣下當憂民上當體國今縣官屢乏而浙帑素虛何再請也且古稱拯溺救焚言其速赴不旋踵也民既漂溺吾有速拯之任憯然不能須臾何徐圖也昔漢稱王遵以身填金堤吾其身許是塘矣乃亟親按行數橛泥跋塗蒙霧露冒寒暑勿懈因晉藩臬三道召郡縣諸屬引父老集士庶而訊患害審便宜究長策與侍御鮑公條上得報可而公銳意督之蓋每飯未嘗不在塘每夢寐未嘗不慮塘事心兢兢常不遑而藩參朱侯舒侯前後相繼爲守道憲僉張侯爲巡道陳侯爲水道三道皆以才賢著名極一時之選與公同心日夜殫思畢知以効匡贊而公虛中盡下與相周旋然公擇善以人而任難自已其志意奮厲足以感動而身親勤勞尤足表率以是諸屬皆奔走爭前諸役亦輻輳並進罔後上下合爲一體以有成功本皆公竭精致之非若世之授指而責成端居而論績者也工始于丙子春二月成于丁丑秋九月僅閱歲云初公于石塘內加築土塘間行塘曰夫築土塘所以爲石塘扈齒護也然潮過石塘而無河以洩之則勢悍而益漂今從二塘間爲河使潮過有所容宜足以殺其悍亦古廝渠之遺意也乃亟鑿河而石塘之難難于聚石公既令博采洞庭杭湖諸山會河濬舟行轉石益便而舊石墜塘下者匿土中悉募人出之得石益多矣蓋塘之速成者以此先是議費十六萬者徒以石塘耳今加築土塘又鑿河又樹盪浪樁無數以抵湖又鑄鐵獸十二以厭水又朔橋五以通道而匱費十萬有奇其存者五萬六千有奇焉余嘗適海上觀塘見石磨如珉其縫如繡外極精矣蒸秣如脂傅土如膠內極固矣工速費省而既固且精慮無不周事無不備邑人言自有塘以來未有若此者因登秦柱望海無際潮怒如震雷瀉如建瓴獨石塘力抗之亘如金

城屹如砥柱土塘如重關如疊障而河經其中如長虹
余乃作曰嗟乎壯哉其東南之奇觀而永久無疆之茂
業哉于是邑人出于波濤安于衽席息于弔問興子謠
歌思欲得余言紀功貽後世而三道遂以民情來懇余
以當什費是以省成是以疾一年之工百世之績爲邑
作鎮脫其艱厄異時邑田浩瀚無所窪者爲河高者被
鹵今得耕耨是成樂土厥襄穰穰汚邪膴膴異時邑居
頹垣敗壁葭莢之宮魚龍之窟今作百堵妥其家室桑
梓維陰燕雀來集異時邑人或漂或墐生莫厝足亡莫
招魂今有寧宇長子育孫烝畀其祖洽比其鄰邑有兹
塘欣欣相語異時哀號今式歌舞兹塘屹屹關國實大

浙之咽喉吳之門戶是稱奧壤克溢天府百萬軍儲副
以筐篚四隩雖廣取足于里惟公之功社稷是輔朝之
鼎臣時之砥柱公之精忠格于昊穹夏無霆霖冬無烈
風歲以晴霽以庇鞏工公之精誠通于神明楊憲正直
屢顯儀刑異人蓬跣來告厥徵厥惟默相功是以成公
拜稽首惟皇寵靈天祐皇家百神拱極四海底寧徽福
一邑豈臣之功實皇聖德皇祚萬年永永無斁史氏紀
功昭垂珉石

長洲縣儒學重修碑

初長洲學因福寧寺基改建歲久且圮諸博士弟子員
詣大中丞陳公白狀公按行學歎其山川美控帶勝宜

不乏賢而廟庭迫陋門偏泮隘制未足稱即殿且垂隳
不白今振葺謂後來何甚非所以妥聖靈示尊崇廣樂
育之意也乃檄縣修舉加規廓之既成而縣令陳君屬
予言紀始末予惟古先王宰世理物所以形化道移風
俗莫善于學是三代之所先也故魯侯作宮思樂歌之
周衰學廢子矜刺焉棫樸譽髦之風始未嘗不盛而末
陵夷也今中丞不惟干革之哉而銳意經文首務飭學
令匪簿書之急而勤勞營學旦暮以趣于成固一時甚
盛舉也意者吳之士其有興乎蓋長洲古吳地其始諸
夏擯之自泰伯逃吳讓天下有至德吳始重及子游游
孔子之門列在文學爲高弟而吳遂爲文學之國然予

獨怪泰伯居吳其文章號令無聞焉而子游在當時亦
未嘗多所論著其文辭不概見何哉其至德無言而所
謂文學者固別有在歟至吳自建業歷六代以來作者
相繼而起以辭賦妙天下雲蒸霞蔚不可勝道天下言
文之鉅麗者必推吳矣而或以文盛實衰羊質虎皮石
中玉表固自昔之所歎而有識之深憂也然則語文學
者果何準歟而先王設學以立教又將何本歟盍予觀
先王之學制備矣陳簠簋俎豆鐘鼓管籥之器習揖讓
進退之度搏拊舒疾之節游息詩書之府錯綜六藝之
林此皆所謂文也而孔子之示門人曰爾以爲必升降
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爲必綴兆疾徐然後謂之樂

忠信行于蠻貊不階尺寸而天下重之教之効也而先
王之用于朝廷薦于郊廟達于邦國者則垂之爲謨列
之爲雅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此文之有本者也昔子游
學于孔子得其所宗夫固有本而泰伯之德尚矣是皆
吳之賢也子聞教以俗施而道由古則教以俗故知敝
而易返道由古故遡原而有歸今天下文益敝吳尤甚
焉予將求先王立教之本以返吳俗因追其古初舉鄉
之先哲以告學者而曰庶幾哉其有如古之士者出焉
亦中丞令君之所望也是役也始隆慶五年之六月成
是年之月數閏月耳而庭之陛者闕門之偏者廣泮之
隘者擴殿之垂隳者堅度爲昭曠華爲丹漆巍乎煥哉

而明倫之堂敬一之亭尊經之閣博士之舍或葺或搆亦難矣凡其爲費若干中丞公給錢金三伯奇米四百奇而按部侍御劉公亦助金二百奇米五十奇其餘則令君力圖之中丞名道基同安人侍御名曰睿南昌人令名用賓晉江人掌其役者縣丞某法皆得書書之

浙直分署碑

初烏青鎮地大如斗而分隸浙直兩省三郡六縣閭形錯如繡令甲諸有逮者踰界勿攝而鎮既雜隸駐步即踰諸逋逃如刺蜚蓐能逮以是人多抵讋俗益玩敝廢格沮事不可勝原吏甚患之而地去鹽官近諸煮海私販大者艦以十數艦大者數十人往往薄鎮浸連大盜

椎蘍民尤疾苦異日者部當議設別駕因即鎮建署矣而別駕多檄委無寧居徒虛署空文無益會署毀別駕革焉而久之涇山賊起涇山者鎮之密壤賊潘榜禽而徐龍起徐逸而周道士起三賊相因出則剽攻居則負固而周尤猖蹶于是中丞謝公侍御蕭公議以鎮本雜隸難治今賊方充斥而諸縣艦牾是賊合而我分滋患未艾也宜改設郡貳總轄之郡貳者例無機委而職有專統便上報可因特給關防俾轄諸縣稟約束焉郡之給關防異數也而不由下請特出上命則尤異之異者也以是郡貳益難其人而羅侯爲道州守部使者察舉有才廉名遂自道州轉湖郡貳至則因故劉侯所建署

諸縣具兵食資而署自召募則募皆土著人皆勝戈而署有選兵矣因日坐演武堂援枹鼓出帑金懸賞格而侯俸十一在內十九在外以供賞勵眾而署有綿兵矣由是周道士者數獗兵強不敢犯遠迹至海海濱縛之然周縛而盛賊復起尤榮鷙嘗白日殺人吳市劫掠無常舊臂一呼百人辟易而怙力思亂有叵測心遠近震恐侯獨以吾兵固足制賊而此當以計取不宜與力鬬昔慶忌勇冠吳國要離細微而能刃之者計耳乃密遣兩卒授以秘計斬賊太湖而太湖吳地也正與要離合亦奇已侯法紀明威令振屢獲大賊戢諸偷治蹟不可勝數而斯舉也兵不移壘不劒鋒而銷無窮之隱憂絕

方萌之禍本人方興頌于外侯亦坐肅署中鎮自是化爲樂土而署遂稱名區矣然追原其由則謝公蕭公議設官而少司馬徐公繼之藩參朱公議建署而舒公繼之此四五公者皆以名賢參會方略督率以成此功而實由天子寵靈萬里不遺合諸縣爲一體使得効職而盡能也豈非遭逢之至異者哉先是侯在道州實侍御李公察舉而李公今轉郡守爲侯長僚其精白亦相成云

夏鎮鎮山書院碑

初河決沛縣閻殫爲河成陸而漕壅塞大司空朱公治徐通漕徐沛底定中外咸服士人尤感之以公治渠

廬夏鎮夏鎮者公所勞苦立功處議即其地祠公公謝弗許而水部錢君季君議曰祠業搆而公弗許今諸郡邑弟子員從公游者日益眾方無他廬令諸弟子野處露從非所以羣肄厲學之意也今即祠表爲書院授弟子室而公儼然臨之則學者有肄不乖土人感戴祠祀報德之心而因可以興教以請宜許公果許而二君者走使千里徵余言余惟祠本祀功公讓以明教余請先言公之功而因以爲教可乎蓋公之治渠也數問策或言開新集或言開龐家屯新集龐家屯者舊渠也公遣按視還稱新集亘二百餘里費三百餘萬金工三十餘萬人作終歲乃就公蹙然曰今縣官方匱費何出且河

冊自上古無治河至禹而隨山濬川九河始著自開闊以來聖人崛起非常之蹟則一也夫琴徽者有肄不乖土人感戴祠祀弦途窮者改轍豈不欲守其常哉時不得不然而勢有必至也故時窮則變勢敝則通聖人不凝滯于時而與用河至明興而宋尚書引河爲漕利其用自尚書後漕或塞或開無不遵用河至嘉靖間朱公避河爲渠杜其決雖聖賢不同其崛起非常之蹟則一也夫琴徽者有肄不乖土人感戴祠祀弦途窮者改轍豈不欲守其常哉時不得不然而勢有必至也故時窮則變勢敝則通聖人不凝滯于時而與勢推移賢者識時之務觀時而動夫隨時以順變者性之原也沿是以會通者道之本也昔孔子取水以喻道而孟子稱言性比于治水固以道有本而性有原也因性以明道者謂之善教由性以悟道者謂之善學朱公

繼禹之蹟識其變通此其學之所得深遠矣其所以教諸弟子者當不外是夫拘學守常經不越誦習以裨見聞者其至蔽也俗師守常訓不離佔畢以傳口耳者其知淺也故聞道則笑語性則惑學之敝也極矣而君子之教窮矣夏鎮去鄒魯近鄒魯孔孟之鄉性命道德所自出也當是時三千七十子之徒孔子獨稱顏回爲好學而參也卒得其傳以子貢之辯智猶歎性與天道之難聞也其教有所待而學者未易至耶及孟子言性論道發孔子之道尤大章明而其受業者無傳焉豈學由心得而非教之所能爲耶今諸弟子生近孔孟之居以高才從朱公之教而起其間必有非常之士越常經超常訓聞孔門未聞之指傳孟氏不傳之緒者予從千里外望之矣朱公名衡號鎮山以渠功晉太子少保書院門三楹儀門三楹堂五楹堂後東西舍各六楹閣五楹閣後游息堂三楹井竈庖湢皆具爲夏鎮傑搆云錢君名□□季君名□□議表書院者也宜得書

明贈徵仕郎戶科左給事中二葵湯翁配封太儒人何氏合塋墓碑

贈給事湯一葵公者秀水人其先有隱君子敏以才賢聞明興詔天下察舉巖穴士進用敏在察中方赴公車徵而渡河溺憑一木浮數里不死人驚異而敏故不喜仕因謝病瑯琊僻徵不復起避居秀之麒麟鄉是爲湯

不可汚仕不擇途而志不可隕乃又棄去然性倜儻思自奮嘗數從諸公間發憤懣慷慨論天下事究極本末諸公皆驚弗及而竟坎壈以終則又歎曰吾欲全吾身而遂吾志尙安能鬱鬱俯仰人間乎乃築一室淨灑掃閉關卻謁焚香坐其中興至援琴鼓一再行賦詩數篇意豁如也時一出遊所至擁而觀之長軀脩髯遠視輕舉翩翩有雲霄氣見者如神仙人而溫和粹夷不與物忤浮湛眾中歌呼諧謔彈棊六博務得人懽心人人自以親我平生立然諾樂振施嘗以一言許人即殫貲竭產弗惜尤篤大義有女弟父愛之甚恐遠嫁父念爲勞力請館姚甥視姚如己兄弟自錢穀室廬田業器具皆

推與均姚受分輒復盡廢而賜給事家遭燬倉皇流離
僦居轉徙必攜姚與處如初及姚以貢調選預計諸道
里客邸費悉稱貸以給尤人所甚難者焉居常能忍詢
卽有犯弗校或毆犯亦好謝之人以懻忮來者輒斷去
與人言必傾竭誠心不欺亦不虞人欺已悛悛懇篤人
皆感化其風可謂厚德君子者已配太孺人何氏本著
姓祖孟原福建提舉司提舉父諱處士太孺人生而端
重寡言笑嚴教如法度士及事舅姑則愉愉恂恂務先
意承順恐弗遑舅姑亟稱之始湯起儒素而贍給事閫
達不問家有無以是家日益落太孺人內勤作積織纍
徵拮据以贍家外治供帳儲具備黽勉以待用諸所以

恤宗黨親賑及閭里故舊者尤力贊之贈給事居家不
訾省而人誦義不衰則以太孺人之助也贈給事歿且
十餘年而其子通政君舉進士授分宜令再轉戶科左
給事中蒙恩得賵父如其官而封母爲太孺人云予聞
太孺人之隨子分宜也茹燼藝蔬而其子以清白著及
其子入諫垣也憂國忘家而其子以忠直顯及其以九
卿報罷也順時安命而其子以賢達稱蓋太孺人之知
道乃不佞爲文辭授公之孫中書舍人曙俾勒石以抒
子悲因藏副史氏使後來者有述焉公諱詠字鳴和其
先中山人也相傳漢膠東侯復之後始祖拜天祐將軍者
生子漢臣爲元萬戶居趙之柏鄉萬戶生清甫徙鄭
郭店清甫生景山元季爲陝西行省參政兵亂依部將

氏子男一日新通政司謄黃通政配倪氏繼張氏孫男
三之伊國子生娶劉氏之淑聘吳氏之和聘卜氏孫女
三長嫁黃鑑國子生次嫁孫成泰舉人次幼曾孫男一
夢龍先是贈給事居祖營之偏塋在象賢鄉桃花里至
是通政君卜新塋左啟厝奉太孺人合葬焉而予系
之辭曰伉儷齊德葬在象賢事由祖始兆實見焉子孫
百世永以賢延

少保賈公神道碑銘

今皇帝初纂大統疇咨元僚夾輔聖德興致化理維時
少保賈公以宿學重望簡置左右甚見進禮而賈公以
疾乞骸骨去賜馳驛居久之河南守臣以公壽八十閭

詔遣官存問劾有司加月廩輿皁又四年而公卒訃奏
輟朝贈太保謚文復遣官營兆賜祭蓋公之乞去距其
卒時且二十年自近朝以來樞輔耆碩久在林壑榮履
康壽惟公一人海內想望風采及其卒縉紳皆傷之曰
老成亡矣份爲公所取士踵官詞林晚入內閣思公昔
所踐歷之地泫然興懷爲位于家哭公之葬宜樹碑神
道乃不佞爲文辭授公之孫中書舍人曙俾勒石以抒
子悲因藏副史氏使後來者有述焉公諱詠字鳴和其
先中山人也相傳漢膠東侯復之後始祖拜天祐將軍者
生子漢臣爲元萬戶居趙之柏鄉萬戶生清甫徙鄭
郭店清甫生景山元季爲陝西行省參政兵亂依部將

楊奉南于臨潁之商城家焉因爲臨潁人景山生彬通經史百氏學有高行彬生瑛號樂菴翁瑛生公公少而頴異祖父奇之曰必大吾門稍長以材盛稱河潁間諸名公卻文莊輩咸亟歎奬之舉河南試第一登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授編修充經筵講官再充會試同考試官劉瑾用事怒不附已者改公兵部主事稍遷禮部祠祭員外郎瑾誅還公編修尋遷左春坊左中允兼修撰主應天鄉試復主武舉試遷侍讀學士掌南京翰林院復遷南京國子監祭酒故事諫議御史有闕選國子博士等官充之而南監每不得選公獨疏以南北一體宜稍采擢以勵有志報可而南博士等官自是彬彬出諫議

御史矣其好拔引材俊類此而嚴章程布條教諸生徒皆人人自以爲得師云爲南祭酒二年轉北祭酒而父樂菴翁年九十有五公便道歸壽其親於潁上潁人六榮之遂留潁草疏終養而父疾作卒矣服滿遷禮部左侍郎命詣承天題獻皇廟尊號神主有白金文綺之賜充會試知貢舉官改吏部左侍郎尋兼翰林學士入內閣管誥勅仍掌詹事府事充修武廟實錄副總裁居數月晉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參預機務實錄成加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尚書如故命主會試考充殿試讀卷官復修獻皇帝實錄成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光祿大夫柱國尚書大學士如故屢有鞍馬金幣寶鎚襲衣玉帶麟蟒飛魚之賜嘗召見平臺賜詩褒諭蓋上所御書示異數云公在內閣持國體數抑貴徒奏止太監閻宏奪牧馬草場不得與貧民爭利而定國公餘光祚請薊州莊田事下復奏罷之人皆以公有古大臣風然當是時方吏化飭治士皆喜趨功名見事輒取而公更酯德雅度挈綱經元專爲維匡納之太和不爲聲聞其所啟沃調護甚多人不及知也要其惻惻誠厚卓然稱鉅人長者天下方倚以爲重上數加意焉而公亟稱疾矣在時內閣者二年年六十四耳雖不究其施用而其知足之義視三公如脫屣超軼榮名杜門田野詠歌太平使海內知有元老爲國家宗臣豈不美善始善終極輔

弼之盛哉公性沈毅好深湛之思在翰林常扁門讀書不從同舍宴游其志恬如也務博極典籍而其學主于雅醖爲文章稱說理道究約指趣論事引繩墨當是非皆足爲世楷式屢主考試文一出而天下誦之所取士徧列中外多時名雋至今稱得人雖老猶著作不倦精力益壯聰明如平時揮毫運思酬答遠近四方趨慕焉居常謹勑貴且老益甚鄉閭不知其爲尊貴人戒子弟不得放逸各有法度子弟皆彬彬興學舉于鄉者數人自是未可量也歲時必朝服趨拜公所五鼓必先至拜起弗敢掖扶居二十年如一日每旦必早謁家廟焚香再拜而後食有時物必薦饗祀必愼忌辰必哀蓋公之

忠孝出于天性如此好賑施尤厚宗族嘗置田以贍其貧置冢以歸喪之不能舉者盡讓諸兄以先人產業所得祿因以與之不自私其家如公者可謂篤行全節者已公生於天順甲申冬十一月六日卒於嘉靖丁未秋八月三十日曾祖參政祖父三世皆以公貴累贈少保兼太子太保柱國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妣皆贈一品夫人元配張氏累封一品夫人繼室趙氏子二葵萱蔭國子生皆殤女五長適舉人王儆次周府奉祀梁汀次李森次王廷次谷裒以從子芳爲後封中書舍人孫男三長曄早卒次晞蔭中書舍人次暘孫女三長適趙中次陳二典次幼皆芳出曾孫男二鑰曄之子鑰口

之子芳以某月日葬公董村之新阡某乃掩涕而爲公銘曰瞻彼嵩高實生申甫懿彼明神降畀有所河嶽之區厥爲中土含精毓和赫昭靈祜誕肆元德應期作輔厥德伊何於鑠孔純洵美外嚻內葆令淳追琢金玉有炳其文爰以文興珥筆入侍粵惟周旋掌帝之制實簡帝心登踐三事三事既踐受命益紊秉心不回夙夜在公寅亮左右允釐百公庶祇厥敘以奏膚功如何勇退安吉陬阻山谷之間而孝豐方湯許二氏作亂至集數郡兵平之其孽黨往往而散懼誅民又譸言縣有亂者法當屠乃盡恐無固志上官遂署公攝縣因大布威信開示禍福民皆安堵則覈籍均繇益立政紀祛弊澡垢究施治端化爲善邑復攝長與縣事縣故多逋民株逮嚴嚴維獄其石磷磷惟公之德高山崇林四方所宗萬天所欽我作銘辭列于詩人百世而下視此貞珉

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熊公神道碑

安貞熊公諱佐字尚甫南昌之東壇人也祖秉治父邦皆有隱行邦篤學苦操鄉人重之稱之曰熙貞先生遭世亂不肯仕明興弘治初詔舉懷材抱德有司上名奉召亦不就人愈益加重更稱曰徽逸先生徽逸先生有子六人而安貞公其長也安貞公俶儻有大志少不喜爲舉子業嘗自言曰學不必趨俗要適于用仕不必擇途要行其義乃辟府從事授浙江壽昌丞壽昌民黠好訟善持官府短長中之以法縣官鮮能滿三年去自免

者公獨爲丞七年攝縣事者半民皆服之終以擢去竟七年無敢譁語在縣時桃源盜劫城邑至浙旁諸他郡被害者不可勝數方掠開化遂昌乘勝趨淳安甚震諸長吏皆竄伏無敢出計策守巡曰是必熊丞辦此乃檄公守梓潼源諸路公扼險奮義設方略日夜隄賊賊不敢犯當是時淳安以小邑獨完其擢去爲安吉州判官安吉陬阻山谷之間而孝豐方湯許二氏作亂至集數郡兵平之其孽黨往往而散懼誅民又譸言縣有亂者法當屠乃盡恐無固志上官遂署公攝縣因大布威信開示禍福民皆安堵則覈籍均繇益立政紀祛弊澡垢究施治端化爲善邑復攝長與縣事縣故多逋民株逮

瘦禁者甚眾方盛夏獄且疫悉召訊枉繫者出之活三四百人郡守大司馬劉公甚異其政上官數移文推奬焉在安吉者又五年以病乞去去二年卒甲申十一月十三日也凡公爲丞若判者踰十有二年所攝事數縣皆能檢身勵行始終兢兢如一日當州縣强梗悉拊循惠和去皆見思至今兩郡人猶有能言其事者而其位不稱德材不盡展竟止于是良可悼惜然其所自施見者亦足表于天下已使其據重持柄可以遠施其功名又可勝道哉然而公之子家宰公遂能奉遺教力學自致奮庸策勳顯躋首卿統正百辟赫赫盛矣此天以酬公之所未盡卽予曩承乏吏部獲與家宰公周旋省中

見其秉公持大體守繩法不阿意爭天下是非慷慨正色履道弼違可謂有大臣之節予私心服之及久而知安貞公行事甚詳古云世德不誣也及予見江右人言安貞公配萬夫人者又婉淑有志行能與公合德公性孝篤敬養友愛諸弟仁睦宗黨周鄉人之急而夫人恪以婦禮朝夕饋公事父母不懈公弟夭者夫婦皆殁與公撫其孤如子傾貲爲小姑嫁具嫡媵懿親悼惠鄰曲而至其處身服勤攻苦好取疏糲與最下同衣食以助公羔羊之風而又薄榮知止亟勸公引老以成急流之義是又有可尚者夫其夫婦明德以昌啟家宰公固有以也公先卒而萬康壽親見家宰公貴顯天子加恩贈

公爲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知其子官而家宰公曾祖及祖皆贈如公封萬爲一品夫人而曾祖妣祖妣皆贈如萬家宰公以萬夫人老再尚疏乞養天子溫旨弗許而勑有司禮問萬夫人蓋夫人年九十矣方彼疾猶強起拜詔數月疾益甚卒與公合葬于松岡故阡公子五人長浹卽家宰次洽七品散官湉邑庠生先卒浚饒平縣丞漳松江府通判女一嫁李瀧孫男十二人瑗珩珖皆國子生瑛璟皆府學生瑨琥璋珵琚孫女九曾孫男八人壙蔭國子生曾孫女四於是家宰以父受明贈制得樹碑神道屬其事於予予謬在太史銘當世潛德以貽後來職也乃系之詩曰昔在熊氏系出軒后

周始啟封以續神明之胄俾鎮南服建國于楚今茲南昌楚之疆土豈其苗裔遠率其祖祖有明德作師周王赫赫家宰百辟紀綱端笏于朝匡翊聖皇惟我安貞實肇厥祥德有本始式穀以臧天作其合配亦似之篤生明哲以昌熾之惟皇錫福推本及親褒存恤往曳玉帔麟熊雖舊宗寵命實新我作歌詩以告後人相爾孫子百世其振

江西重建貢院碑記

江西舊貢院自明興設科時建正德間宸濠叛舊貢院遘兵燹多毀遂卽宸濠所搆陽春書院者改新貢院焉方兵亂初已有司嘗塹壘不暇給因書院營置謂權宜

得策然議者竊非之事寧數議更建嘉靖丁酉侍御陳
君上其議爲當事者所持遂寢會壬子新貢院災今侍
御吳君因鄉大夫請集藩臬議君議曰昔孔子作春秋
有災必書說者言人之所忌其氣炎以取之剔而爲災
書之著變也逆濘首難闕覬身隕國絕爲世大諱而所
謂陽春書院固其淫材橫欲以宮室是遑蓋民怨之府
而聚謀不軌之地也而賓興有國盛典有司當齋潔以
貢才賢望之忠孝而始進由是地而出非所以示訓也
且禮所宜藉其宮者而更加飾之本末舛甚天將醜瀆
德灰燼之以示藉乎吾屬遷而與之不可乃議卽舊貢
院而重建焉初新貢院在城一隅士就試患苦不便而

司試者執事諸所東西不相屬察訪尤難監臨者每慮
焉卽靡有災固議更建矣而舊貢院者當會城之中士
道理均矣居湖之陽水土蕃厚風氣所聚候望者稱其
鬱鬱始設科所建也事實則反其本今其基尙存天其
意者有待哉于是吳君議上報可繚以崇垣重門闢爲
文場度爲前後堂室旁及諸所庖廩皆具瞭視如亘始
入宏廊深遠而中聯絡靚幽所以示嚴密而愼防者無
不咸備煥乎美已工始于某年月日成于某年月日凡
爲室若干楹吳君以舊地頗隘稍拓旁近地廣之云其
成始來請記今制諸省每三年試士上之禮部謂之鄉
試禮部以明年合諸省士去取之貢之天子謂之會試

其年親策而高下之賜之以第謂之殿試然皆由鄉試
始也鄉試者卽古鄉舉里選之遺意其法備于成周觀
詩書所載周室得人之多雅頌鹿鳴鳳鶚皆嘉賓吉士
周官得而序之以舉其職小大之臣罔非正人咸懷忠
良以承弼厥辟底于至治蓋孔子稱唐虞于斯爲盛猗
與休哉然惟鄉舉里選彼其所以修于家者皆忠孝大
節綱常人倫之懿得于實行者深也漢雖重文學經術
然數詔天下興廉舉孝廣招賢良方正之士猶爲近古
是以其時皆能以行誼自立及其弊臣權豎執國僭命
遂繫禁錮之慘死徙交迹相踵不悔漢卿鼎賴以重輕雖
不及有周之盛而猶能維持其衰其大義可睹已明興

上鑒周法倣其遺意雜采漢唐宋之制而校之以文去
古益遠世益以薄稽行則不勝其僞校文則猶有可考
故也今所校皆根本六經傳記大聖賢人之微言奧趣
博極諸子百家六藝之文貫穿數千年上下備其興衰
治亂之故察當世之務而究極其用其實甚廣而約之
于正其不合于道者寡矣至其綱常人倫之大其說尤
皆統焉士亦自此而躬行以實之而已吳君以更建之
始特發其義徙去逆藩故地昭然示人以跬步不失忠
孝之指其繫世教大矣而其制嚴密悉具所以益防其
僞而欲得其眞也將有如周漢之士出其間矣翼戴其
世而著得人之盛者乎予故論其大者使士有所興起

爲江西號稱巨藩士之由貢舉而掇第者往往甲天下位通顯者相望于時始嘗有朝紳半江西之語蓋其樹勳名者亦不可勝數矣是皆由貢院出者也故尤深致意于後云先是旌忠祠附新貢院今貢院更建而祠仍舊以見專祀且曰此二公死忠之地祀之以明忠也是役以吳經理得宜故舉大役有大費而民不病云吳君名某浙之海寧人某君某君某皆贊其事與有勞者也得並書

呂梁洪水部陳君去思碑

呂梁自關尉開鑿通道而其間怪石爲險始于家居時聞言呂梁者皆心戰而惕及予北遊京師戒舟而度中

洪而幾敗蓋兢兢而得脫未幾舉進士實與陳君通藉而陳君授水部郎奉天子命督呂梁事士大夫從呂梁至京師者具言陳君鑿洪肰子竊奇之比于請吾將母氏還苕霅間並呂梁而南春水方至舟行不戒度以瞬息蓋無復異日之險矣子固亦奇陳君而洪父老數十百人皆謁子請紀呂梁事子趣問所繇諸父老乃前言曰往者洪爲險者水滿石隱出水中以故舟遇敗不可勝數而前後郎皆置不問即有問者民以爲天地設險上人往以洪險道舟楫要金錢甚眾而洪石平人無所復藉陳又重禁要舟楫金錢者舟楫即授金錢亡敢受洪上人宜夫其業而思陳君皆而輩也故烏趨于林魚懷于淵人譬于德德厚而靡弗思者至公之效也予喜在我無慮鬼神鬼神爲民主常相應即有菑患郎以神

諸父老思陳君以公故許之勒文紀其事

通州重建察院碑記

御史按行方鎮郡邑在所有察院所以召見吏民布宣重民力民方備虜而圖吾所居乎于是州有識者皆以政先大體昔陳小國而客不授館單子譏之吏氏有取焉方其時陳豈無事之國耶而所以譏者蓋小國而當其事政易苟簡足覘其爲國也彼于客館若是面況察院按部之重哉且方虜急面州上下俱震以御史之重臨之威外播而人心內安于國體孰大且州在畿近而部使無所居無蒙單襄之譏乎復入固請乃許而通州察院成外爲重門度前後堂最後爲樓列爲兩廡東隸庖湢之所皆具綠垣而屬之崇廣靚密其可以明上下閫內外而重使事之職者已是役也守蒐蒐成之取材于他所廢廨取費于輿皁之餘直稍益以贖金役舉而財不及民蓋奉君重民力之戒也工始于今年癸丑八月七日畢于九月之十一日僅閱月云予嘗閒自古畿內難治其民統于尊而近上情玩而法不易施寬之益怠操之則忮吏常有所舉動旁顧羣掣議久而不集故威武成大業固德其要如此至成帝定閩燕建萬世策而州在京兆最爲近鎮東控密雲西連紫荊中諸邊漢之治京兆三輔者一切用猛以勝之而每患不克今而立南以一面通海江淮之運多藏粟其間有陳留菽以茲役觀之可以見治道易行知蔡君之政已君嘗令溧陽溧亦畿邑也廉潔才能至今號爲卓絕及按畿輔務安靜簡供億所至若無事者及其當事遇有警驟馳薄城下幸逐出塞至是邊復急御史蔡君曰急莫踰州牽先風采甚茂故茲雖一役而有可書者嗟乎御史按部居則與郡吏守紀綱以拊綏元元急則勵將士援桴者乃疾馳而至是時以察院毀居西察院西察院者御史巡倉者也即有急巡倉且並至又遠弗便州人白其

敦知要害之區舊長策以拱衛社稷今時方多壘而京師屏蔽莫如州爲妥者予備著之使後來居是院者有考焉蔡君名揚金衛輝人州守劉堤宜得並書云

保定府知府題名碑記

昔召公奭封于燕建國于易州葢保定燕地也其後爲燕趙之際或合或離皆爲大國疆明興而燕而保定在畿輔稱股肱雄郡議者言漢置三輔鼎立而衛京師今畿郡固猶漢扶風馮翊也而權不稱宜置輔郡高秩比京兆以效鼎足承君之義而置郡莫亟于保定易州之簡即召公故都據形勝扼紫荆諸關之險屹爲西障便予友人西安趙子爲保定守當其獨難而趙子多任劇才具經略能呼鷸立斷大事性精白持高節不細除民接迹民奔命罷矣吾固見保定之難爲也然燕地石公用之矣陵夷至其後裔北抗蠻貊內措強晉社稷血食者八九百歲彼召公之烈也故地不必難易在所用耳

所最疾苦者一切裁省與休息更始民權呼思奮庶幾知義而可用矣部使者交察其治行上之咸曰卽有緩急趙子其人也子是趙子以其郡之題名碑來請時方數患虜而保定繫京師最重故予論著本末葢急其所先者而保定召公地獨故致其意云今召公治燕不可考然周之王化始子召南當是時聽政棠下而民不忍伐甘棠之詩作焉葢其得子人者遠也誠如是則是碑其甘棠之屬乎否則民聚而議其後是瘉于剪伐已可不懼哉子故備載之使後之守是郡者覽焉趙子名忻號尋齋與子同舉進士其詳見于趙名云

泌園集卷二十九

祭岳翁吳太宰文

嗟乎我公天之降衷秉世全德爲時人龍太華車立滄海兼容不吐不茹和而不同匪激匪隨履道之中蘊如完璞氣貫白虹用若太阿顯厲颿風三爲督學儒林鉅宗歷更藩臬懋著勳庸勳庸伊何文武爲憲鳳節斯持虎口是踐海外強國輸誠化叛尉佗稱臣南粤琛獻闐中巨酋負固怙亂白羽親揮綠林黨散險阻既夷方岳以奠維彼宿州建業之衝朝受齊斧夕禦賊鋒孤城抗敵睢陽之忠奇謀制勝卽墨之功神將效靈天兵震疊

鼓無滯嚮旗不再掣一戰雷轟萬眾景滅惟公銳志以身許國下固封疆上衛社稷陵寢不驚留京靖謐帝之股肱時之桂石始當徐淮河決爲災千里墊溺萬姓興哀受命賑之廣惟艱哉縣無儲帑倉無見穀具疏奏請經月往復卽緩須臾民皆溝瀆乃輒專制先截漕粟爾州爾縣以分以給地既甚便人各霑及開口待哺枵腹得食震天呼號伏地喜泣嚮非急賑旦不能夕惟皇之恩惟公之力民式鼓舞播爲訟聲謂覽傳記于古有徵活千人者其後當興矧公茲賑百萬獲生世世未艾爰肇此行追原公心非爲陰德急民之生躬不遑恤專制機杼無廢績夫子宦遊四方涉歷海北天南皆有職跡強與偕行固辭以疾夫子顯榮安處幽寂詩稱樛木貴之罪宰任其責惟皇明聖天高聽卑匪惟不責又寵嘉

能逮下至于小心分亦無假其若夫人委之能者推其
家政身無與焉色無幾微人無間言心迹兩忘和氣藹
然史載班姬求養長信班本婕妤其理亦順豈若夫人
尊而能遜築成靜宇悠悠屏居焚香潔掃早暮潛如其
行逶迤其意恬愉凡若此者總爲夫子委畀得人家可
以理事苟以集功不必已閨壺睦雍刑子伊始是謂有
相用成其美遂俾夫子益顯令德淑懿祗承表儀靡忒
厥惟夫人實生予室撫育之恩乾坤罔極當其盛時二
老垂白有五丈夫金紫間立諸女來臻交映翟茀予亦
追隨燕喜侍側以祝以稱舞綵駢集親心既懽子姓悅
懌如何未齔皇天不弔家難薦臻外患彌急致此二親

相繼憂卒冠裳之禍縉紳之測行道酸悽矧茲至戚我
辭欲陳徒以嗚咽適當兩甥素獲過庭聯舉南宮並對
大廷甥既先驅子孫必興陰德之報當可益徵相湖蔚
蔚或應嘉名悲莫自遣聊慰二靈嗚呼哀哉尚饗

駱太孺人祭文

於乎孺人生自茂族作嬪高門淑儀維則令問夙振履
和蹈順蘭郁其芬奉君子之休範託內史之徽音稟肅
雍以成德每敬將而服勤羞中道之不造遘哲萎其痾
心嗟育鞠之惟恐懷離啓之長辛諼樹背以代怙斷餘
機而示箴懷遺緒之不墜儼惠教于前聞子擢穎以發
祥服明訓之可珍聊假翊于天路遂翱翔于藝林依日

月以振曜望天雲而抒忱指枌梓而就養爰息駕于湖
陰何靈曜之忽匿迫婺景之夕淪豈化途之不處抑遄
運其相循嗚呼壽毋實喪哀子悲號駘悼些于京國慟
秘苑之羣僚份等傷懿德之不見念令子之可徵緣幷
誼于省閣標芳輝于典刑雖裔美其克揚終毋善之有
成羌明盛之嘉渥赫雲章而是承冠六珈而爲副享五
鼎而在庭斯御乎生者未盡而得乎亡者亦足榮矣嗚
呼象設虛在翟度焉憑信時命其有當即泉臺而杳冥
將痛往以送哀亦緣存而慰誠

祭王愛荊文

大海湯湯百川所注婁江瀰瀰五湖交互吞吐日月襟

帶裹宇是惟輿壤足稱天府巍巍洞庭天之南戶金簡
玉文實藏其所惟帝閼之寶茲千古間氣涵凝精靈翕
聚宜有異人以乘運遇誕啟我翁實生賢輔命世而興
篤天之祜昔貳秩宗佐王典禮匡贊帝猷黼黻皇紀用
有寵嘉推其本始錫之絲綸分以纓組龍蟠其章鳳儀
其羽惟翁荷之承以愼默樂道子鄉屏貴于國匡園栖
遲州郡絕迹脫彼塵樊蹈此逸躅中林射雉平原駕鹿
鴻飛青冥白駒空谷其顏沃丹其人如玉豁達有容高
曠無束翩然陵虛眇然離俗惟此賢輔素膺訓迪道德
是崇綱常是植卓如泰華萬仞壁立巖若砥柱中流挺
出惟彼持政肆其專愎蠕蝀經天天光眩藏人不敢指

又誰敢拂決裂大閑彝倫將斁褒衰去之不與同國上
疏陳情親老是乞匪徒律人以身作則匪惟憤時念我
罔極不以三公易養一日亦有賢仲才名相翕金昆玉
友聯珠合璧大山小山並歸巖窟同氣同心同時侍側
二老在上章甫翟第二難在下金紫繞膝鼓樂稱觴聲
諧琴瑟先意順志承顏奉色性分之樂天眞洋溢謂集
至和益延壽袞如何彼蒼弗弔弗恤宜膺百罹遽奄一
疾孝子摧心路人酸鼻出入哀號晝夜血泣病莫能興
毀而彌甚時有否泰運有通塞天佑皇明賚以良弼默
啟淵衷夢與卜叶神之聽之好是正直帝曰念哉予惟
汝翼爲商伊尹爲周旦奭格于皇天以成一德于里築

隄九重仄席喜動萬方權騰百辟外夷閭之亦慶中國
人心之悅天意可識自昔卜相未有今日孝子諏期方
營兆宅寵自天頒適與會值黃麻宣綸白驥引紼曠古
殊恩一朝而及用籍宸光洞照泉室顯有明徵足占永
吉入輔何辭大事既畢相麾前行仲輪繼出比肩立朝
猗與美哉其疇克臻維我肅皇英明睿智祈天永命欽
若上帝妙選詞臣夙宵直侍公與常熟實先應荊藐茲
匪人亦復忝厠同荷眷知超越故事西清築室內禁賜
騎居則連楹行則接轡警欬聲聞步趨踵繼公實謂予
遭逢豈易世之懿親莫如兄弟幼而茲育長則分異惟
吾與爾實踰同氣匪朝伊夕靡往有離非仗殊恩曷乘
奇會予曰然哉宜勉終始數不可常期不可恃惟各矢

祭李文定文

於惟我公閭氣篤生晁孫之策卓冠漢廷房杜之業光

心益崇道義奉以周旋庶無乖戾公既大拜予則匪類
秩宗序遷承乏代匱緬惟疎慵當軸見罪滔天之瀾起
于平地機械滿前罔擭曷避前言未幾須吏自罹雖由
德薄命亦有制予固甘之公乃勤慰千里貽緘十年至
誼介推歌蛇孫陽泣驥鼎湖龍髯抱者已墜郊墟罷駕
顧而彌媿瑤華先投木桃莫寄豈敢有忘政府難致及
公南還角巾東第維揚雖遙一葦可至顧嬰沈痾遲違
累歲牖陵之濤小山之桂欲因招隱起觀其槩僕病未
能公已長逝梁棟之摧邦家之瘁惟有慘裂曷勝涕淚
子與夫子霄壤既懸詎宜茫昧輒有攀援獨念往事似
忘爾有父母賜之寵章母及夫子惟以壽康拜帝之賜
翟茀于光人曰天只惟善降祥云胡母氏罹此疾殃亦

自附未敢輒宣今已隔世夫復何嫌秣陵之答有懷泫
然西州之慟其曷敢諼不能奮飛自阻山川雖有斗酒
莫奠橋玄雖有長劒莫掛徐孺兒之奉使天若爲憐含
悲寫愫俾薦几筵憶公顯庸祖考康吉諸昆是偕錦綬
駢集茲公懸車孫曾羅膝諸子牽之玉樹森立位先三
事齡踰七袠道應洪範福錫皇極有司訃聞聖朝震惜
禮官議謚天曹班冊晉之太師尚父比秩易之嘉名延
之世及榮哀之典光照今音於惟我公永安窀穸尚饗

祭曹母文

天振曹宗孺人來歸玉範其度蘭郁其儀溫溫惟恭淑
慎不遑思媚諸姑徽音是齊博綜德藝功容自持紛有
此美亦復勤止雞鳴夙興矜襬櫛縰靡事不親靡勞以
弛饘酏是將爰及酒醴適于姑所以御畜旨豈曰在中
實贊夫子蒸洽祖妣敬共孝祀惇睦懿親穆和閭里內
外咸宜相惟在爾既嬪于曹曹以日昌天祚令德篤啟
俊良恩斯勤斯于鞠于將匪惟恩之厥訓孔彰匪徒勤
之以翼以匡雖微必勑雖晦必臧於惟哲嗣敬訓不遑
寶象母德以勛周行秉心寒淵易直孔良令聞令望如
珪如璋仕于天朝在帝之傍藝林始涉桓署于翔秉國
之紀以肅典常乃巡于南四牡煌煌天子曰俞予不爾
忘爾有父母賜之寵章母及夫子惟以壽康拜帝之賜
翟茀于光人曰天只惟善降祥云胡母氏罹此疾殃亦

既七十非以殞傷人曰善祚百歲未央胡寵之集乃病
之戕琛等早同哲嗣出入徜徉珥筆負囊鳴珮鏘鏘慘
我母氏實悲我腸無謂壺儀不聞子外周旋哲嗣備歷
年載我書所闕遺細紀大無謂千里其傷不情哲嗣于
我惟弟惟兄銜悲奠案有淚如傾尚享

祭孫封君文

昔在萊子乃若於陵咸有淑媛作配幽貞伯鸞繼之孟
光攸稱並以合德避迹藏形珥管惟彤削簡惟青是紀
是訟千載垂聲茲惟孫翁古之逸民賁于巖穴不出戶
庭亦有劉母克佐儀刑翁不希榮實與昔賢仕母不希榮與昔賢
前後照映潛德雖同運履其盛時當昌熙主逢明聖有

子冠世賢良方正著書五車名動萬乘遂率瀛侶首膺
寵命惟翁之生性甘寂寞不雕不斷獨全其璞仁人之
心惻隱憯怛麟不踐生蠋不喜殺長者之度坦夷恢廓
不設城府包弘海嶽動無過舉語無虛諾家秉成規鄉
遵遺躅導啟來裔以引以續惟是夫人高門望族盡儀
蘭芳母慈蕙郁嬪藥澗沚絺綌中谷肅其宗祏昭示內
則攻苦茹淡匪以家恤力勤積纖賑施姻戚內外同心
惟善是植一年樹穀百年樹德天心所祐間氣蓄積祚
嬴發祥異人挺出自膺首寵繼以優渥視草北門橫經
東幄銅龍金馬石渠麟閣晚下蓬萊朝啄芍藥豈徒賦
歌匡輔聖學格君有道經世有略惟聖眷懷不忘厥沃

遡其源淵貤以子爵褒晉清華殊恩特達簪紱光輝翬
翟聯絡高堂二親紅顏白首恩自九重錦帔紫綬學士
宮錦裁爲舞袖斑爛絢綵笙鏞繁奏鵷雛翩躚鸞鶴交
湊食以列鼎酌以大斗禱其萬福祝其千壽釐拾庭闈
慶浮宇宙昔之隱者嘗有此否人視二老儼然若仙造
物何忌胡不永年將厭人世欲離塵樊並駕黃鵠上陵
紫烟踐十州之外三島之巔耶哲嗣純孝泣血漣玆
薤雙璧宛若珠聯我聞具區吐納百川亦有洞庭萬嶺
蜿蜒高山拱后大澤當前蔥蔥蔚蔚眞氣昌延份黍肺
腑之親道義之契哀固有因淚非無自來臨穸多聊慰
予志永安厥靈垂蔭百世嗚呼哀哉尚享

祭陳松谷文

昔在世廟總攬乾綱嗣聖作配懋建元良天之歷數在
我穆皇如彼曦日未臻扶桑外韜其耀內蓄其光浴于
咸池應于少陽惟茲少陽養晦東極雖有明睿運之玄
默雖有神武藏之于密敬天之命順帝之則帝篤儲宮
樹之輔翊惟我陳公是匡是弼性本眞誠神與正直道
之三善傳以四術玉裕金聲周旋贊迪鸞輅龍扉罔不
昭飭鮑俎之登太公避席桐圭之封周公建國雖微必
謹几動咸秩兢兢執玉以全嫈璧終日乾乾小心翼翼
歷此百艱用成一德承天之運厥惟其時同瑁在作玉
几受遺躬率六螭挾日以飛照曜天下萬國同輝殷周

伊旦虞室龍夔四岳咸讓三事是躋元首正位股肱以
隨乃齊七政爰贊萬機轉斡洪鈞密察璇璣以斷國是
以決羣疑有言必吐無鱗不批金石可貫玉鉉是持太
華特立砥柱不移四方拭目顧覩雍熙百僚振足咸共
瞻依功業有緒易爲棄之惟時新鄭位在冢揆亦有江
陵並參鼎司皆自潛邸荷恩講幃謂當同心式贊康哉
如何轉瞬自與睚眦權既相軋勢遂以攜廟堂密勿戈
戟交馳胡越起轂豺虎成蹊不狎不義不履其危六龍
御天已遂所期一蛇在野何必復追几几赤烏翩翩羽
衣主眷方崇臣節固辭苑鑫霸越號稱鴟夷張良興漢
赤松與歸婉彼明哲非公而誰惟公超矣用行舍違大

人之道與時委蛇時不自作道以推移知進知退知幾
知微不言其故莫測其機鳳翔于仞匪夷所思黃鵠四
海弋人何施巍巍大我高出五嶽積石巖巖表以劒閣
莫茲梁益作鎮西極亘地四維去天咫尺惟公之高實
與壁立萬丹具拱百靈咸輯我聞華陽神仙之宅中有
至人不飲不食夕餐灌露朝霞與吸奉藥一丸生羽
翼胡不千年遂以奄忽天柱西傾誰鍊五石豈厭塵世
蟬蛻涸濁上遊帝側鈞天聽樂王喬左吹洪厓右拍生
既無生樂兮莫樂安知公神不在寥廓嗟于小子自惟
不類顧緣始日幸乘其會同舉南宮載涉中秘天閣石
渠玉版金匱圖書之府靡往弗覽著作之庭有行必與

惟予與公二三兄弟雖殊所生實爲同氣規之正言問
以善戲和而不同親而匪比切劘以道豈曰游藝行義
相質志意相厲高山有崖是仰是企崖木有枝是攀是
慙賴其夾持以不廣墜緬惟世廟夙重王言謂茲制體
豈宜蕪蘩昔在典謨百世是遵漢猶近古見號雅醇迨
于末葉以君譽臣遂發明諭妙選詞林俾隨內閣試之
絲綸追邇古昔作範自今九重特命一代鉅文公才燕
許迴□□雲秉筆東觀視草北門簡而有要約而有倫
皇風是穆國體彌尊片辭之出華袞爲榮黼黻治化粉
飾太平公之大拜兆已先行顧予不佞亦被誤掄濫竽
雖媿琱毫益親借光鄰燭增明愈深晚契重篤初

祭茅蔡人文

緊與夫人出自華裔毓德閨闈受書姆氏茂有令聞實
多夙慧稱詩引禮知其大義牛衣止泣仲卿是厲織刀
斷機樂羊銳志桓喜輟車孟甘椎髻日則攻苦夜罔寧
寐欲佐其勤身先勞瘁琴瑟雖諧圖史淬礪遂相夫子
學冠當世奮登王朝名成高第振發才猷恢弘經濟出
入踐更懋建勳勩當其宦遊不遑家視及其旋歸嘯歌
自慰是惟夫人綜家巨細外運謀謨豈獨中饋力持堂
搆何但絲枲壺政肅宣家日昌熾默以贊襄匪曰攸遂
份與夫子早期樹立以文孫磨以道羽翼情同琬琰義
賓金石締之肺腑據以肝膈如彼碱砆得依珪璧資雖

不類光則相襲如彼蔓蘿得附松栢質雖先凋心則匪易越五十年以歷茲日惟切通家用知內德緊與夫人淑慎淵塞毅而能和嚴而不迫張弛有宜操捨靡忒穆木其猷恩能下及鳲鳩有子愛則均壹顧復之思不違頃刻義方之訓浹于旦夕爰有哲徽遺教是率夫子先登嗣人繼迹碧漢聯翔金閨接籍皇華祇奉大事斯畢懷毋之仁荷帝之力鄉人寵榮孝子悲咽惟予冢婦夫人自出穆木鳲鳩式遵母則緜我宗祀藉此餘澤匪徒以詞感結胸臆醴茲絮酒涕沾鞶綍瞻彼武州封禺之國夏王南巡千方玉帛勝槩留傳車轍馬迹佳氣猶存蔥蔥鬱鬱龍岡之陽卜其兆宅山山拱護世世集吉顯

祭徐雲翁文

榮伊始福作無極九原有知永安魂魄嗚呼尚饗

嗟呼我公實懋厥德對策大廷封符兩邑仁人之心惟多隱惻長者之度專用惆悵操履端嚴斷金介石襟抱洞明光天霽日鉅量汪汪小心翼翼森然臨事經綸縝密藹然待人珪璋潤澤剛柔不偏張弛有則惠是以弘政是以集愷悌之歌咏于周室循良之傳載之漢帙公實兼之遺愛無斁始蒞上黨以憂去國繼徙恆山赴召而入兩地攀轅萬姓伏軾至今慕思崇奉血食惟公德厚實感嶽靈嶽神是降英嗣雋生奕世甲第亦宰松陵鵷雛翔白駒維縶與子同朝荷天眡倚九鼎夾持三台接履予日望之心其何已云胡一旦哲人先萎予未議

公識公賢嗣是惟我侯屬在部治藐茲弱孫附侯而起
以斯駑足得隨驥尾聯題鴈塔追趨鵷侶遂以通家謬
忝一體猥是畸人特承知已昔在言遊濳臺是喜至于
宓賤楊橋是鄙人皆樂彼侯獨取此察予知拙不求不
枝諒予之愚無隱無諱赤心頓推皓首相締始終不渝
表裏襞異肝膈之交骨肉之誼嗟予朽衰世所擯遺命
之不造家難頻罹孰予爲憐侯獨存記金玉之音遠而
藪惠琬琰之懷久而篤志烏鳴嚶嚶求其友生亦有鶺
鴒義比兄弟侯之意氣實非世情予之悰悃敢不鏤銘
休戚攸關變故倏更一聞公訃曷勝震驚八十之叟百
病交嬰歲月荏苒弔唁未能念之蹙額言之涕零聞侯

按遼四牡歸迫中途心動夙宵惶急食不下咽寢不帖
席軒車倉皇人馬辟易兼程而趨見星靡息僅及還轅
公將易簀孝感昭彰弗違時刻公當彌留執手而泣訓
之立身矢之報國其息漸微言無他及我公忠貞靡間
存歿我侯永懷益秉正直以答宸衷以匡王室功書旂
常名紀竹帛公志以慰公事以畢雖歸黃泉有如白日
獨嗟予生居限南北朝霅可瞻渭樹懸隔遙持絮酒灑
公窀穸哀些有盡鬱紆靡極嗚呼尚享

祭潘夫人文

天爲國家篤生明哲必有淑懿俾作之合詩咏鵲巢專
靜純壹遂顯君子能正其室至于雞鳴警戒畏惕克佐
君子恪共厥職乃知二南肇端四德惟我潘翁占鳳叶
吉亦惟夫人乘龍是擇潘楊之睦秦晉之匹當其始嫁
百兩來集資送之盛豈無絡繹顧如少君悉去華飾其
爲輓車獨以行汲蘋蘩是采箕箒是執及其既歸羣媵
擁立女工之勞豈無任役顧如敬姜貴而猶績匪敢即
安荼盡其力朝夕是訓內外是率迨其承恩屢賜翟茀
山河之服豈不赫奕顧如曹家女誡斯飭葛覃是遵布
裳是懌薄汙薄澣服之無斁暨其益顯列鼎在席山海
之珍豈不易得顧如樊姬諸肉不食藜藿是甘嘉蔬是
植持齋茹素守之無失猗與夫人厥有仙質駟虞之性
不善生物鵝雛之饑必資竹實葦稷屏除潔清是適名
香日焚淨宇弘闢誦經奉道朝元禮佛翁之操履素厲
冰蘗爰藉夫人成其精白規範肅肅崇庭戶慎密交際之
餽雖微不入非禮之干雖親必斥一塵不染四境咸寂
其門如水其心如石用俾我翁彌著忠赤慮無反顧事
專報國遂臻八座確持三尺持法過堅乃啟讒慝巖谷
潛蹤廟堂動色聖心頓寤帝簡載錫弓旌特招蒲輪加
璧澤水興咨金堤斯築宣房既成瓠子遂塞通漢之漕
繼禹之蹟萬里底貢千方咸謐夫人孔嘉和顏可挹聿
來幕府同輿宴息瑤池會啟青鳥先集樂以鐘鼓翁以
琴瑟謂當遐齡茂祉並迪夫人離家偶懷返室如何暫
還遽以奄忽惟邦之媛寶邦之戚夫人高行足爲婦式

至其善教又爲母則勸學斷機近俎徙宅家法之立有嚴有翼義方之贊以訓以勑自其拊摩雖每置膝諸所督趣必爲正色威儀凜凜德音秩秩晉之陶母宋之申國保護既端英賢斯出昂昂長君大廷對策伏龍已起鳳雛奮翮周公拜前魯公接迹名振洛陽符授京邑神明之政海內傳述卓異之稱漢家第一奕奕仲叔昂皆超軼俊傑之才博雅之識如鵬如鵬亦將聯翼嗟我夫人胡不覿覩天豐其德胡年之嗇翁既悼亡子乃泣血我獨何人能不軫惻惟份與翁素忝同心曩嘗結綬獲附盍簪意氣相許道誼是敦寧獨杯酒以展殷勤三十餘載一浮一沈翁登霄漢不遺巨林誼重當世道追古

人謬以舊好申之婚姻肝膈之契肺腑之親迹同倚玉義實斷金緬茲耄叟藐以弱孫欒卻衰亂王謝高門私忝自撫曷其能任顧聞夫人每獨權忻孫嘗病瘝意甚注存至厘禱卜遣問尤頻休戚一體痾瘝切身勒之佩德敢忘至仁興言及此涕與沾襟閨壺之懿人莫能聞幸屬通家梗槩略陳其詞雖繁其事則眞嗚呼尙享

祭嚴心菴文

蒞與我翁篤生相公受天之寵爲世顯庸凡能言之士載筆之雄固以纘福履之純備極盛德之形容份雖擬議無所措其工矣而執紼興哀薦芻灑泣淚非無從悲由中出則以早承話言幸覩顏色想其梗槩記其髣髴

蓋翁眞有所不可及者焉人徒見其豐頤廣額嶽峙山立以爲倜儻非常魁梧傑出而不知其載信以行推誠待物握手同游咽吐肝膈傾蓋相逢亦披胸臆本無睚眦何有別擇如履周道盡去叢棘如撥陰雲以懸朗日就之可親望之可卽不問賢愚無論交識而皆稱其爲時之鉅人古之遺直翁之心事光明此其一也若夫內藴淵弘外多坦易豈曰諧俗行非尙異道貴兼容人無可棄片善咸資一長必譽卽或負之亦罔攸悔事不夙憂情靡留慰終裕雖權始窘無枝式歌且舞以遊以憩用以延年常適其志翁之度量闊達斯其二也至其佐人之急賑人之艱施不辭匱求不

諉難匪以爲俠惟義所先視人患苦若予痾瘵憯然動念慨然發歎惠浹宗黨周及里閈寧獨親昵踈越亦然雖不能及意必至焉人之有過每以情原務成其美以救厥愆私則勸戒明則獎宣發之自衷有味其言翁之性資仁厚又其三也然翁本有揮霍之才閎遠之識動有成算策有定畫立談解紛安坐弭亂而集倘蒙際會獲階寸尺譬之神魚躍鱗鷙鳥揚翮屈伸變化飛騰卓軼必有可觀詎無建立而不在其身在其後人海亦有源木亦有根培植既久涵蓄者深明堂作棟大旱爲霖布澤無已任重惟殷惟德獲報匪天有親厥報伊何帝命屢崇錫以章服袞繡來從其德如玉

其光爲龍禮絕百辟爵等三公豈爲爾私粤與子同份
與令子若有宿契南宮附攀東觀注記禁廬寓直銓曹
參侍黽勉同心婉如一氣而才薄分踰本同末異其燈
若躋其失若墜升沈既殊迹雖有媿休戚相關義不知
背昔份遭閔旅襯是扶翁來會葬白馬素車痛失怙恃
哀此煢孤慰唁備至期望實多顧我若是負翁如何舉
柳在道薤露興歌光景悅昔傷感倍初臨風一慟翁其
鑑乎嗚呼哀哉尚享

祭沈筠溪文

曩予與翁俱遊鼇宮翁固才同倚馬學比雕龍思如涌
泉氣若吐虹當是時也翁爲先進予則蒙童嘗挹其遺

響拜其下風謂當擅藝苑之荃爲儒林之宗豈意翁之
不遇鼓琴徒工子之多幸遙竽獲容昔在楚國客歌郢
中陽春寡和下理多同斯蓋翁之高調時適不逢而子
之偶合實以凡庸也然古言一年樹穀百年樹德翁之
家教源淵厚德培植積其鴻休詒以燕翼厥有令子是
繩是式長公先登伸翁之屈多歷年所踐更出入仗鉞
晉郊握樞漢室正將贊畫廟堂勤勳社稷奕葉駢繁本
枝茂密鴈行比肩麟趾接迹喬興有始功業崇赫俊髦
繼之志行卓軼雲蒸而起天祐從集方當養以九鼎砰
之萬石顯揚踐著夔封未極何其遽厭塵凡之世高蹈
玄冥之域耶然翁發軔青徐參佐郡國政尚循良治用

祭施南石文

嗟乎南石實古遁民鴻冥混濁蟬蛻風塵昔在厥考是
曰菁陽始以文學倡興湖邦儒雅蘊藉意氣激昂曰孫
曰劉結社翱翔義比琬琰追琢珪璋嘯吟巨壑名動廟

堂如彼麒驥霄漢于驤千里方騁一蹶斯傷未究其業以貽後人君從弱冠名動縉紳朝霞標格秋水丰神謝庭蘭桂棨室鳳麟凡彼高賢以逮懿德並屬品題共借顏色染翰雲興禔躬壁立尙及千秋砥行三益君實瑰瑤予惟山石詎有寸長謬長一日情投肝膽義堅膠漆戴崇惟洽彭宣簡率惟吾與子兩者兼得五十年餘陶陶永夕余謝纓紱歸于柴桑君亦卜築彭澤徜徉徑同蔣詡志邁向長溪山策杖烟水流觴卒夷列館紫莉名房蘭諧竹戶芰製荷裳與子同老樂亦我藏君復善修皓齒華髮顏茂渥丹談霏玉屑僉曰松喬共享日月奈何一疾遽爾永訣露繁星隕珠沈玉缺蘿薜春消烟霞

盟絕絃從吉卜逝將永藏顧予不造適有斬喪莊生哭惠潘岳悼亡泱旬與慟期適相當屬纊執紼莫將嗟乎南石余曷爲心雖有絮酒孰爲余斟雖有素車孰駕余輪極目遙睇菁山之雲振足銜恨潯水之陰辭尊于楮淚滿于襟北邙樹鬱西陵草深夜臺風響幽壑霜零余腸已割余身幸存君有令子足嗣徽音哲孫伊茂必振方塵九原可慰奕世將興靈乎有知照格來歆嗚呼哀哉尙享

祭紀明齋文

通家之誼合葬之辰輿櫬同舉具溪之陰旌旐雙逝簡田之濱時良日吉風和氣溫我酒既潔我肴既陳靈其

並鑒尙冀昭歆既乃告以文曰子自束髮卽從公遊班荆而語傾蓋相投坐而接席出則同舟握手宛轉聯袂庭蘭桂棨室鳳麟凡彼高賢以逮懿德並屬品題共借顏色染翰雲興禔躬壁立尙及千秋砥行三益君實瑰瑤嗟予惟山石詎有寸長謬長一日情投肝膽義堅膠漆戴崇惟洽彭宣簡率惟吾與子兩者兼得五十年餘陶陶永夕余謝纓紱歸于柴桑君亦卜築彭澤徜徉徑同蔣詡志邁向長溪山策杖烟水流觴卒夷列館紫莉名房蘭諧竹戶芰製荷裳與子同老樂亦我藏君復善修皓齒華髮顏茂渥丹談霏玉屑僉曰松喬共享日月奈何一疾遽爾永訣露繁星隕珠沈玉缺蘿薜春消烟霞

庸偶乘遭際金門先達石渠早詣念公睽違惜公留滯柳下未登臧文之罪太丘未徵弘農之媿用挫子愆告表僕引其繩墨約之進趨粵予父子師友咸宜子本菲之有位羣公咨嗟高賢遙企適公計偕實來都會平津開閤授館納贄戶有集履巷多結騶公獨閉門謝不與事逸巡辟人競業辭勢磨而無瑕泥而不滓予知其深天鑒其志表裏光明始終靡貳公處京邑久而不愉亦既屢瀆謁選公車中有蘊蓄欲一發舒嘗冀階尺寸自展寰區汝南之奧河洛之都是惟地中亦曰天樞江淮屏蔽楚蔡鬱紆本稱沃壤末乃荒蕪公至惻惻憯然嗟吁不先安集曷施拊摩罷其征催寬其負逋有費斯革有弊必除公之臨民父母勤劬愛若一體滌蠲苛刺膺公之

視事神明與俱堂如水清心如鏡虛萬姓鼓頌四境懽呼及轉比部政如其初省減文法飾之以儒司寇倚任僚案同孚名之所集忌亦實多方形晉用忽賦歸與公之未歸予日望爾及其既歸謂天所啟陶令開園柴桑伊邇莊生觀濠亦有惠子棄于時介居子此豈令昔人獨擅其美劒合豐城珠還玄水四十年來服能聚止子既大幸公亦甚善人命靡常天不可恃權樂未幾吉凶相倚詎知一朝捨我而逝晝猶含笑夜遂不起藏窀舟遷櫝中璧毀莫識其由安知所使撫心如摧有淚如雨公不愍留子亦曷底形骸雖存神觀往矣憂來無從悲何能已惟此紀氏世稱德門至公昌大肇啟縉紳匪直光顯行義是惇篤于孝友重于彝倫信如貫石交如斷金作則鄉黨遺謀後昆二子俊穎復以雅循璵璠之器廊廟之珍流澤既遠遺風未泯粵惟宜人比德來臻譬彼田稼耦耕以耘譬彼築室並構而新親歷諸苦備嘗百辛恪共中饋旨蓄惟殷肅嚴壺政茂嗣徽音順于舅姑睦于懿親女工兼擅善刺繡文廢彼華綺好是儉勤績比共姜樸同少君裕能思約貴不忘貧要于有本先績有因內外協力成此令聞穀則同室沒則同墳蔭爾世世緜爾雲孫嗚呼哀哉尚饗

明故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默泉先生吳公行狀

吳公其先海寧人世居邑之園花里明興處士徵者雖不仕實大吳宗微生裔裔生岳池公昭始徙秀水而吳遂爲秀水人昭生長葛學訓履菴公方而長葛實生公云初長葛篤學才高倜儻有大志喜奇節嘗授經館舍閭家方誕子亟趨歸道逢里中人方釀金鑄像弗就里中人皆奔走徬徨無計長葛至咄嗟出袖中金私祝曰即兒果奇像當就金二投立就矣莊嚴如天成眾擁集

詫異歸視兒亦宛然有似者心益奇之而像即道藏所謂上元天官者也公生而夙慧讀書知大義甚奇與同郡大司寇鄭公曉同稱奇童方五歲長葛嘗攜之謁戴泰州經戴方扃其門縱橫其木曰將以禦盜公哂之問而不答固詰之則曰所禦者即大盜耶木不足固即小盜耶穴竇皆可入也木何爲焉戴大驚曰此胠篋之論童子何知之異日者必爲國器遂以弟之女許聘焉即戴夫人者是也稍長爲郡弟子員學博洽貫穿每考校數冠諸弟子弟子從而受學者常數十人弱冠舉進士授工部都水主事治南旺泉源有異政聲綽然起以父喪去改刑部復改兵部時方議妙選諸曹文學行義之臣名實著者特遣典省試如兩京閩例公遂與山東試而是年山東最號得人文亦爲天下式天下翕然稱之轉曹郎轉貴州按察僉事督學以母喪去改廣東督學轉福建參政故事按察督學少有再者公獨立三省前後且十年所察舉士于困汙中而知名當世者不可勝數持憲紀立章程施之後來皆足爲法蓋公益以文學行義重天下矣其在廣西也肅皇帝方罪狀安南將征之先遣公奉勅往諭而安南酋莫福海者強黠夷也陳兵其界甚盛名爲迎勅實欲休使者折之人皆戒公勿輕公獨挺身叱馭往福海以驚至則宣布上威靈神武邊吏請討而擴天地

好生德弗即誅先遣使諭此誠化逆爲順轉禍爲福時也福不可徼時不可失大兵方壓境毋敢後後即滅國無種矣公貌偉氣壯詞直而意和從容中要領夷皆灑然變色稱天人福海亦大悔悟伏地稽首惶恐謝死罪具表隨使者乞哀上因赦弗征安南事遂定人皆言公重厚長者至其臨大事蹈虎口不避而壯國體銷夷釁蓋一使之任勝十萬之師焉其在福建則有平洞之役初福之覆鼎佛耳諸山勢甚峻洞險賊陳日輝等擁眾據之官兵數仰攻弗剋賊益熾公親入率梟將批亢擣虛奪其險日輝失據就縛諸洞悉平乃相山川圖要阨畫六策以弭絕賊計全閩遂安至是公又以方略經濟

重矣轉江西按察使復轉右布政使尋轉左遂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塡撫江西時虜數寇邊邊餉乏部議悉裁天下費佐餉西江西則盡裁諸郡兵快等役錢方趣解虜急餉重人莫敢言也公獨以南昌五郡皆臨瞰江湖南贛二郡尤連接閩廣故皆大盜藪若裁備則賊發莫制一時裁之易悔而復之難因力持遂寢及公去而諸郡盜果起贛尤甚江西人幸有備弗裁服公慮事遠守正持重不阿意得大臣體焉始吉安有殺人于道者賊不得捕方嚴適一樵傍睥睨遂執以赴獄而郡治獄者鍛具論死樵不勝鍛輒妄承獄上公獨內疑密令人勑許便宜然非忘身爲民未有能越格而直任者也斯可謂至難矣其繼也公職專賑耳而以無田無戶者賑

者巨猾善書計積掌郡賦冊潛竄賦額萬餘于他諸郡諸郡不知也公盡得奸狀置張重法而諸郡冊悉清人莫識所從稱神者尤重公政持大體不細苛而往往明察多此類轉工部右侍郎改刑部右會河決徐淮間而十七州縣薦饑荼積道路上聞憫惻特遣公發所在米麥四萬白金五萬往賑之公馳赴因疏請曰夫淮徐間非常大變今所發幾以十萬計實非常大恩也顧災鉅道遠臣以一身驅馳其間勢不能復問錢穀乞以部署才廉者一人專主錢穀籍俾臣得一意主賑使便乃別遣主事莊菠民者隨公行公因以錢穀屬莊又分遣諸郡縣才廉吏咨詣其地賑而公以民方饑餒死我祠心

獨豐膳哉乃卻供帳薄廚傳而竭思殫慮焦神瘁行以節儉勞苦感動督率之由是吏皆如公親臨民皆如公親給人人得哺而僵者起幾絕者蘇皆感泣曰使賑少須吏緩吾儕皆道路孚矣蓋公一出而活百萬命懽呼者聲震天焉而徐淮間有識者曰是役也公有至難者一得法外意者二其始也公雖有發錢穀令而所在倉庫一虛無可發者例必復請復請則踰月而徐淮間以呼吸爲存亡者也不能待乃截漕糧發之而令甲漕糧不敢請況敢截乎雖春秋大夫出疆得顧制而公亦奉勑許便宜然非忘身爲民未有能越格而直任者也斯可謂至難矣其繼也公職專賑耳而以無田無戶者賑矣有田有戶者賦不盡蠲則賑者得生而不蠲者亦不免于死也乃請并蠲焉得法外意一公賑者十七州縣耳豐沛碭非賑地也而災實同乃請并賑焉得法外意二公挺大節不小拘是以全活者眾而建祠樹碑以頌公者不可勝道矣遂改兵部左兼右副都御史撫淮督漕先是公以賑得兼治河而修河道千餘里矣及至淮則方草灣河復決前督漕者費十六萬金弗能築決口公親往視一經營決口立塞而當公未至也有神降于桃源自稱柳將軍通祭祀能人言數與大風濤河中顯靈異遠近言柳將軍輒搖手畏懾忽一日曰吳公且至吾去矣問誰吳公則曰前賑此地者是也及公至而決

口塞人益神之時河南賊施尙詔起攻陷歸德府竊名號擁萬人震旗鼓將攻宿州公適謁陵還抵州治將士言州無備不可守不若去而就堅城勁兵處公大臣也賊方熾不宜自輕公乃毅然曰此逼近陵寢者南都要衝也吾守此兵當有應者賊烏合不能久當可與力持設吾棄去則歸德與宿孰大小彼陷歸德何有于宿乎宿陷則賊益難制矣且吾爲督撫稱折衝臣而城棄弗守令賊得驚皇陵一草木罪何贖哉吾固以死守之守一夕備稍具乃檄參將梅守德專禦宿檄副使李天寵守蕭碭遏賊東奔檄僉事朱舜民守潁亳防賊南向或言公太早計敵未接而先慮其逸乎且兵宜聚宿而各

使他守則勢分公弗聽已而賊大至有王千斤者賊軍鋒也出陣大呼躍馬爲賈勇狀公使素所奬用沈思學者亦出城大呼躍馬擒千斤歸賊一軍失色稍引退而公方假寐夢漢壽亭侯來助曰第疾戰吾當贈精兵三千至公干破賊如其數矣因驚寤而城下果有應兵三千至公異之急驅力戰遂敗賊而斬馘亦三千焉戰已因引俘鞠之俘言賊始謂宿易陷因長驅泗州而以一枝窺南都一枝奪漕路本計甚狂逆顧不意驟敗又覘蕭碭潁亳間備皆嚴遂不敢越東南而反走勢失尙詔遂爲他伏兵擒誅矣人皆服公料賊不失錙銖而本兵亦稱公以孤城折賊銳使尙詔擢喪走死宜錄爲首功公數移

書固辭執政亦嫌其無求遂中沮然公所具疏亦不名其爲叛但云流賊而已其不欲張大者正以讓功也賊平賜白金四十文綺四勞公已而晉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晉工部尙書初上以賑事重公嘗問中貴人以賑濟吳侍郎者何在及公爲工部數上議議開密雲河以通漕道議城瓜步鎭以障南都議罷福建諸鐵冶賦額以寬閩徼三議皆利國便民之大者也上益注之會冢宰缺上特命輔臣餘姚李公暫行冢宰事居無何又命李公台六曹九卿正貳諸大僚侍從諸要職分別三等列其次以賢不以官蓋異典也而李公疏上以公爲諸臣第一上重注公見第一益喜無何而李公事峻還輔

復具缺上御批推忠正者來及推上遂用公爲冢宰矣公爲冢宰以大柄歸天子以銓綜屬所司渾然淸而不濁嶙然泥而不滓終身無瑕如完玉虛已無執如懸衡嘗有所親及故所善者自以爲必當進用人亦以進用目之而公第屬所司平平耳亦嘗有乖悟負公者自以爲必當平黜人亦以屏黜處之而公第屬所司平平耳以是人莫測其度或規公握進退權不自專無以震耀天下而有識者折之曰昔漢丙吉張安世皆賢相也兩寬大吏有過不案而張尤愼密用人不使知之公固行古之道者已而有識者又曰斯亦未盡知公之心也書不云乎無有作好無有作惡斷斷兮無他技休休然如

有容此則公之心矣公乃矍然曰吾薄德敢當書傳所稱哉然天子神聖過五帝所進用皆自決吾敢專耶至于睚眦報復以屏黜行已私則鬼神實臨之吾死不敢惟日夜兢兢救過過不自我而已故當是時天下稱公終始清白而持以寬大愼密不作好惡其間者蓋舉天下如一口焉然公嘗奉命薦文武士而文薦胡參政松壬副使崇古以下諸人武薦馬芳李賢以下諸人其後胡公歷至大司馬列三孤皆爲賢臣著重望焉李亦爲名將顯戰功而以下諸人亦皆能有進立無一失者則天下稱公知人能得士又彰彰較著者也以冢宰奏績上特加公太子太保方寵任而公終不

樂重地會有言其衰老者忻然曰此誠知我者也遂懇乞骸骨歸歸而棲止舊閭偃仰一室圖書在前鼎彝在後泊如也自部治諸當塗皆以公爲邦之典刑國之師表相與推崇之而攜李諸縉紳亦皆以公爲鄉之標準士之楷模尤相率尊事焉公嘗病諸縉紳合一郡共禱病尋已則又皆合而稱慶如初此其風何盛也居數年公復病病益久公既與世隔絕而時俗移易訛訐大興或乃引繩批根株連其子者公聞之不恚病雖甚無恙也會中子紹先病天矣而仲子緝以訟故復天乃驚曰吾薄德人既魚肉吾子矣而天復割絕之耶病寢篤遂卒已而戴夫人亦卒蓋先後皆以憂死亦天下之至痛傷者哉公性至孝母夫人嘗寢疾醫謝弗治籲天請代弗得因刲股以羹進垂殆輒驗痊皆駭異久之而戴夫人見其刲處驚問焉乃知母之復生公之孝感也雨遭父母喪皆摧毀欲絕或責以毀不滅身之義乃稍稍啜糜始甦尤篤友愛待二弟恩意甚洽自少拊摩訓教如子而起居有禮如賓數賑施諸族圜花之族屬遠矣猶買海寧田給之親知之托其藐孤者以身捍强宗而卒護全其于其厚誼多如此初長葛之爲博士也嘗娶其邑中女劉爲妾有身矣及長葛謝病歸劉亦病甚不能從家居數月生子男而劉竟死公常遙念之忽有自稱劉子男者來眾皆以道遠莫辨公獨愀然曰人以父

遺體來逆詎不忍因發其足駢拇曰吾父固駢拇當信遂收之築舍授田如復得弟焉命其名從厚也吾厚以親也蓋構李人素稱公厚德而此則尤服其至厚云好讀書自經傳百子道佛之藏星象歷數卜筮諸家捭闔禽遁諸術涉獵廣博而見人若無知者人亦無能知之器度宏遠而勤小物周細故纖芥無遺行履坦率而按矩矱謹法程尺寸不失平生莊敬天未明起盥櫛焚香布几席肅然雖老不衰雖病不廢居凜凜若對神明而所至亦有神異者初廣西一解宇乃故韓中丞開府基也堂甚壯偉而相傳有祟莫敢居公獨移往諸藩臬皆力止不肯從及夜方寢而左右忽寐中起爭髮皆相糾

結公徐爲解之復寢中夜乃有長巨人自屋梁引其足至地及見公則驚曰嚮正人也吾當避之而解中之祟遂息人皆稱公爲鬼神所畏云卒之月郡城忽無故陷數十丈其去公家亦數十丈豈天地爲震動耶公諱鵬字萬里世稱默泉先生生弘治庚申卒萬厤己卯享年八十所著有歷任奏疏十二卷飛鴻亭藁二十卷行于世始以督漕績贈祖岳池公父長蔦公皆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祖母□毋黃皆淑人配卽戴封淑人既而以吏部績贈祖若父皆吏部尚書而祖母及母皆夫人戴封夫人而公則以伯子繼都事績進階光祿大夫而戴晉一品夫人伯子雅醇忠信人也與子

相嚮哭謀纂公事上之當世之秉國史者而予小子從公宦遊久知公獨深故伯子詳子家庭而予小子詳于宦履各從所親見也子男五長卽繼尋甸府知府以道遠親老上疏不之官而侍養焉娶屠氏次卽緝中書舍人娶嚴氏次卽紹廣東參議娶郁氏繼娶顧氏次紳鴻臚寺署丞娶鄭氏次綬國子生娶高氏女七而國子生包汴錦衣千戶項元淇庠生朱珶國子生張夢傳錦衣都指揮陸繹庠生蔣子嵒與予皆壻也孫男十惟貞國子生娶卜氏成德時敏尚幼繼出惟臨娶徐氏惟泰娶俞氏緝出惟觀惟豐未聘紹出民悅娶王氏紳出惟巽惟震未聘綬出孫女十一長嫁鄉進士潘大復次嫁庠生張汝誥繼出次嫁湯之萊次嫁周應侃次嫁庠生馮伯禮次許聘王鳳毛紹出餘尚幼曾孫三顯科庠生聘黃氏惟貞出餘尚幼民悅惟臨出繼等擇某年月日葬公于相家湖之原公所自卜云

成國太夫人行狀

成國太夫人陳氏成國公諡榮康之配成國公太傅希忠都督同知希孝母也其先邳之睢寧人四世祖諱政從文皇帝平難以功封睢寧伯諡榮靖賜第金陵爲金陵世家而榮靖孫二長諱鐸爲濟川衛指揮次諱鉞有高志弗仕人稱曰大隱君配伍氏實生太夫人云初榮

靖公葬時卜地者言當有錦雞玉兔見主女德大貴吉已而葬果然葬逾年太夫人生穎異精女紅通經書大指性孝友父母疾日夜侍不離不喜逐宗族歲時宴聚獨從兄弟間談說古今忠孝事輒有當子心不忘于是父老有識者咸曰曩雉兔之祥其應是乎陳大功之後天不乏其世當有興者今未見其人必在此女且兆所卜也及笄歸榮康公榮康事其父榮僖及母夫人張氏至孝太夫人躬親起居服紉將饌勤且有禮凡所以成榮康之孝咸足爲法榮僖嘗兩被命守備南都已而還朝榮康數從往來南北間嘗獨留太夫人南都內持其家外奉宗廟守墳墓規畫綜理事皆肅然其在南都數

嘗以四時饁果盥手封識先貽京師爲舅姑獻而後敢嘗食其誠敬多類此舅姑喪而榮康治喪祭惟謹尤任瘁勞人咸歎睦之榮康以兄居承天有疾將往視會江水暴漲或沮其行太夫人輒曰兄弟急難古之義也脫不諱將何及耶榮康乃矍然趣渡江見兄子楚郢之間執手悲感數日而兄卒人皆以成榮康友于在原之義者太夫人也榮康所以飭身慎職保有國爵爲世祿元臣令始淑終當世稱美其亮節碩行有足述者至其隱微規助太夫人實宏益焉榮康嘗病劇太夫人不解帶不交睫禱于神請以身代得愈數年疾再作憂且禱踰忌旦必衰服獻食致未亡之悲蓋二十年于茲如一日焉性儉約敬慎子數受賜子皆襲藏惟謹卽一饌弗輕授曰主恩不易也然急親誼好賑施待宗屬皆有恩意貧嫁娶不時者給之所娶殘又爲之繼往來請給終歲數有之不厭子弟可教者使就學喪不能舉者爲之助恤孤拯患靡所恡吝曰上賜不可隱也其知大義如此榮康薨治家益嚴飭約束有紀戒婢僕不得踰中外閫限堂奧秩然慈仁溫惠視子婦如女躬撫育諸孫自服食寢興咸親調護不假保姆然稍長則摩其髮曰成人之漸也勉之勿復爲童子嬉女孫嫁時適病侵甚尤親

視其匳多自其手出然必舉女範數持之故皆服其慈而畏其毅用成其家法云始榮康數從父南北而大傅學歸必程其學所都督尙幼太夫人親課教之遭就傅進稍惰卽不喜徐諭之曰家世承茅土之祚剖符列爵與國長久固將以勿替其宗也今不自勉勵卽與市井兒何異耶吾非不汝憐願欲汝明忠孝大節以紹先世必自今日力勤始耳及長俱拜官太夫人念榮康之逝語及曩昔輒悲感泣下因曰此汝盡忠孝時矣家庭間未嘗不以此爲訓今大傅承大國之封備三公之位以忠賢結之主上直贊左右攝代郊廟躬近日月之際爲勤臣首眷顧之隆嘉賚之盛恩寵赫奕莫有居其右者而都督新被渥命躋進崇階官列二品伯仲曳玉照映于時可謂富貴得意之極而太傅身在禁密蒙召接最久能以恭默終始不涉勢權都督周旋謙抑以隨伯子之後皆有漢石傅之風其盛矣未可量雖二子之賢實榮康太夫人之教也太夫人享有其子之貴方日夜兢業以訓其子而誡勑其家是以益知所守不致危溢有自來矣太夫人以希忠貴再封成國太夫人公侯母得封太夫人異數也而再封尤所少有者太夫人厚德淑儀殊恩全福固間世所見至是雖免之祥始驗云太夫人兄弟五人曰維曰緯曰綸曰約曰文質維緯文質皆先歿太夫人痛之文質者最少太夫人尤鍾愛且教爲

之娶搆廬與居而尤早世重悲念焉文質中武舉嘗有
武功授錦衣衞世襲百戶約應天府庠生茲適來自南
都實襄太夫人殯云子二長卽希忠以成國公加特進
光祿大夫太傅兼太子太師先掌五軍十二團營諸軍
務總兵官今掌後軍都督府事娶張氏前軍都督府右
都督襄女次卽孝錦衣衞都指揮使以建重城功陞後
軍都督府同知仍掌衞事娶湯氏靈壁侯紹宗女庶子
曾娶徐氏永康侯源女孫男一時泰卽太夫人所摩其

髮而敎之以成人之道者也聘予女孫女一適少師元
老介翁之孫錦衣衞千戶嚴鵠卽太夫人病時所親視
其匜而訓之女範者也皆太傅出太傅嘗內直太夫人

無問寒暑必起詢早暮時而趣之其自直歸雖中夜必
慰勞之至是疾作太傅方在直上覺其色慘問元老知
其故乃使歸侍及不愈太傅數欲請告太夫人亟止之
曰汝受上知眷宜一心供職豈得復顧私耶愼勿以我
故瀆上且汝弟在側汝婦素善事我今皆以竭盡心力
又何必汝爲哉因再三戒遣之太傅不敢違旣而疾且
革太傅乃匍匐哭請命良久語曰吾家承國恩深厚榮
極已所願汝等益全忠孝以勉盡報稱卽吾死何憂復
語都督曰宜急立子都督嘗生子時霖而天故大夫人
尤念之云始都督之拜新命大夫人疾亟已猶起坐執
玉帶以賜是日喜劇甚太傅兄弟皆以將有瘳也而未

幾遂卒太夫人卒時方有大慶禁常封勿進上乃諭輔
臣先以其意示有司使以時舉諸施典而後以聞蓋上
所以加禮勳賢近臣哀其私而念之者惟恐不及故特
踰明禁而致優渥恐後之情其君臣一體之誼至矣太
夫人生榮死哀天寵蕃錫當代鮮儷非內德之盛何以
承之且太夫人始終敎其子以忠孝今二子以此特受
上知寵殆未艾太夫人九原亦可以無憾以太夫人生
弘治甲寅正月二十五日卒嘉靖甲寅七月十三日太
傅將以某年月日葬拊榮康公塋乃哭跣求狀於予予
深謝不敏然獨念先太保公與榮康公同仕先朝太傅
都督與予又同事今上在世講相善獨切而太傅又與

余婚姻子以通家往來久知太夫人深且熟者莫過予
也則子狀誼不得辭乃詮次其事以俟當世之巨儒宗
工秉國史者擇焉謹狀

明故封奉直大夫刑部員外郎孫柳西公配徐宜
人行狀

孫封君其先松江之上海人明興有道迪者成都留
家焉因爲蜀之綿州積善鄉人道迪生鑑鑑生本洪皆
有隱德本洪生鵬是爲封君父嘗以醫名于蜀往往起
痾危卻報謝弗受人感其德尤厚皆言孫氏世善能稱
其鄉名其家當必昌云封君少穎敏年十三爲州弟子
員州弟子皆推讓其才服之尋病癇棄去專意養生之

術久之病始愈有州守者檄而爲散官非其好也性慷慨自喜負奇節有大度諸守皆目之會鄢藍賊起勢且犯州境甚急守素奇封君使督兵五里壩禦賊當是時賊方熾而封君所驅兵皆市人咸爲君危封君竟往弗顧至則日夜治戰具盡召諸所近鄉中人喻以利害以義激之皆願前死籍其勝爲兵者人咸奮無不一當百揚聲嚮振兵威賊聞不敢進是時縣中諸鄉所殘破不可勝數惟五里壩獨全已而縣旱斗米至五百錢疫大作死者接道人行皆厭苦之封君蹙然曰此爲時所阨日夜泣乞休部使者以虜警弗許會奏績復交疏留之卒卒若是願不悶念而厭苦耶吾賤不能救其生而掩咸謂其可起而封君逝矣哀哉封君元配徐氏贈宜人繼配邵氏封安人加封宜人徐性慈懿善事該古之道也重募工周長子者日給米倍值俾循途而

轉藥焉時遂無暴骨人以是爭慕之然封君峻峻自持更折節退讓居常若無能者愼言謹行擇地而蹈望之知其爲長者碩人也事伯兄萬鍾撫庶弟萬鈞咸有恩禮分產取薄倩愛備至孝友行誼卓然表著于鄉尤足多焉封君諱萬鎰字良玉別號柳西以子績貴封承德郎刑部廣西司主事晉封奉直大夫刑部廣西司員外郎續嘗迎封君京師時諸縉紳與績交善而其父在京師者凡九人日往來爲會皆有高德厚誼龐眉皓髮冠照映都邑好事者或繪爲九老圖以附于香山而侈其盛云封君居乃歎曰吾聞水木本源今松江吾始姓先人之墳墓在焉移家五世而吾不知其何以爲重本乎且吾老矣恐不及往乃亟南下徘徊故里歛貲祭立石而還厚賑其族人釗輩之不能自存者蓋其知大體周宗族多此類南還而績拜命守眞定凡所以飭厲子者皆事君持身大義留眞定踰年歸蜀郡中人瞻之卽其于同官皆一切謝卻解其裝橐長物初績自郎官守眞定有精白操治能最高超絕諸郡一時皆以爲弗及諸公咸異之至是乃歎曰有以哉封君之教也諺曰欲知其父觀其子其是之謂哉已而封君歸蜀病績日夜泣乞休部使者以虜警弗許會奏績復交疏留之咸謂其可起而封君逝矣哀哉封君元配徐氏贈宜人繼配邵氏封安人加封宜人徐性慈懿善事該古之道也重募工周長子者日給米倍值俾循途而厥明鄉人有以地告者封君駝往則故嘗所督兵地也地主羅氏李氏故所與同督兵者願減價而納地爲封君方議其便有識者咸曰吾聞活萬人者後必昌此公所保障意者天其有以報乎不然何其適值也且夢先其子人皆稱賢焉先是徐宜人歿長子夜夢得葬地吉告之矣于是遂葬徐宜人葬之日實壬辰十二月二十一日也葬五年而績舉鄉薦又三年舉進士又十年而封君歿又一年爲壬子十二月十一日績與其兄封君而合葬焉是爲五里壩之象山有甘露再降其地云封君生年月日歿年月日年六十有七徐宜人生年月日

歿年月日年五十有四子三長繼娶左氏次卽續直隸
眞定知府改雲南大理知府娶王氏徐出次紀聘張氏
邵出女三長嫁生員張繼徐出次嫁生員金湘次許嫁
楊邵出于是績見份于京師哭而告曰昔張季友不得
昌黎文則不葬王庾諸家不得孫興宗文則不勒石古
人之重銘如此然太史氏敘荊軻則徵夏無且敘大將
軍則徵蘇建蜀在遐方不能走數千里乞銘且懼其無
徵也夫葬而無銘是委于草莽矣于其爲我圖之因咽
不自勝份與績善悲其志乃具述其先德次序爲狀上
之當世元老宗工有所徵而采擇焉謹狀

明故福建按察司副使監泉卜君行狀

卜氏自明興以來世居秀水之思賢鄉有積慶塘在其
左人稱積慶卜氏亦以世德名云其先有諱璿者以財
雄里中璿生顯顯生周三世皆隱厚長者而周雍容結
冠蓋游諸公間益飭以文矣周生宗洛闊達有槩顧不
喜禮節好飲酒務一切與世脫落自稱長醉翁屠太史
志其墓以附于竹林醉鄉之徒要其抗志適意良亦有
足多者長醉翁實生君君少穎悟能日誦數百千言始
通春秋已而授尚書居一室不履閫外篤苦于學嘗讀
書至旦見牖中光驚曰月平問之知旦也遽馮几寐忽
又復起當爲諸生時督學楚汪公閩林公暨今少傅大
學士徐公皆數稱許而少傅公尤奇之嘗指謂郡守曰
此其人當爲國器少傅公以當世宗儒按學所至得一
言之譽輒相慶而君獨見奇乃益奮已而弗第嘗夢詣
國子有泉涌上出周棻肅公居泉側謂曰泉上出及物
象也其命汝矣宜謹志之覺而大悟遂自稱監泉以貴
入國子舉順天鄉試再舉進士授刑部主事奉命錄蘇
松諸郡囚以廉平稱轉員外郎又轉湖廣按察司僉事
督江防勒黃間始江防無專職時往往盜起攻剽州縣
急則阻險與有司爭一旦之命緩則匿崔蒲負牆浪出
入爲撫奸議者言控扼全楚居江上游宜專置憲臣便
未幾而君往事皆草創君乃按行謠俗悉問民所疾苦
畫郊圻固封守立里保設形勢之利定經邦之制其法

纖備又以地當皖汝淮楚之交轄在諸省民輾轉易脫
而吏亦私其人法易梗而奸不易得也乃與約關白勿
違異按捕勿格失弗察者與同論以故犯者輒覺發輒
獲期年而令行如流盜弗敢作惟君壹意以誠行之郡
縣轄諸省如一家焉于是郡使者皆上其治狀稍遷湖
廣布政司參議會諸軍征苗寇弗克君乃慷慨發憤曰
夫兵如醫矣病之患恆多而醫之治道恆寡以寡道而
欲愈多患此以人試者也以寡術而欲弭大寇此以國
試者也遂著征苗圖記其略有九大槩言兵貴先知其
情以形合之知勝而後戰定策而後進如秦越人視垣

兵與張公會沉水上遂以平苗多有力焉再遷福建巡
海副使倭方作難海所在皆震客有爲君危者笑曰夫
倭聯絡洲島倚海而居譬如颶風擊電其源豈能盡絶
獨恃吾有以備之耳夫禦外者必內固今不恃吾固而
外與倭逐是馳颶而擊電也乃益審方略飭將吏練士
卒謹烽堠制險要大治樓船積糧糗以待賊又輯備倭
圖記凡十事如所輯征苗者云初閩諸郡多人海爲賈
而漳泉間尤甚大率與諸夷爲市平居縱弗禁則法廢
禁嚴則牟利之民失職而徉亂稍稍爲賊內導或且攘
臂而起助賊爲勢最號難治而海禁兼握利權每船至

有珠瑁象齒犀香之湊下者往往多自敗而潔廉者避
弗肯爲獨君怡然居之皆以其精白數十年來所未有
而政務寬大一切與民爲宜民既安其令而賊亦知有
備弗敢犯焉當是時賊屢寇甌會吳越閒攻城掠邑數
千里被其毒至動天下之兵歷歲餘而不能制閩最當
海衝君在閩三年始終宴然民不知有兵及君歿月餘
而盜起立名號擅署置者不可勝數倭亦益侵矣此非
其明効大驗與君少卓立志聖賢之學嘗受業吳興唐
公唐公雅重之退而與諸儒講論質義人人皆自以弗
及然君默而深湛躬務篤行蓋其中所得者深焉與人
交言不出口至可否若辨白黑寧所游納一見若落落
久而益親居官持獄平無害而文法檃人不得出人每

論讞成老吏吐舌嘗悛悛見人若無能者及其當利害
秉法持正勇于爲義雖有力不能奪之每按部輒先審
慮定計核已事驗成畫不嘗所疑毅然行之故君雖儒
者而嘗周旋兵間每試輒效其神定者素也君諱大同
字吉夫父卽長醉翁國子生不肯就選以君貴贈承德
郎刑部主事再贈奉直大夫刑部員外郎前母周氏母
賀氏封太安人再封太宜人君至孝始舉進士而長醉
翁歿辟踊走數千里窮日夜號哭而先是君以餬家獨
行人國子已而奔訃歸泣血哀毀終不近室者六年人
皆難之事多此類初長醉翁有四子君最長次大有大

觀次順大有大順皆舉進士君嘗與其弟同學煦然和
也責以大義視如嚴師長醉翁歿大宜人欲分異諸弟
君泣諫而止其三弟舉進士輒貽書勉以家素貧賤幸
蒙恩有此宜深以爲懼共圖報國有貽書觀以兄弟鼎
盛古之所深戒宜益謹飭以無爲門戶憂故三弟治邑
皆以行能卓絶稱自致通顯而觀亦守其家戒吏茲土
者每相代去必曰卽士大夫皆如卜氏吾復何難焉子
是稱以長醉翁雖醉而能教子非眞醉也實君有以倡
之云君性恬退善自閉匿在刑部時遇有佳選輒閫門
惟恐及之及補外未嘗一自通貴近卽貴近問遺者亦
弗報也人皆以爲過而君行之如常然時方重其爲人
且大用而君已矣君夢所謂及物者其止此哉斯亦可

袁與君以嘉靖乙卯九月四日歿于官距其生正德乙巳月日僅四十有七檢其囊不能具棺云配周氏封安人再封宜人周卽前母家恭肅公弟之女也先君歿子男四曰雨娶薛氏曰蒙娶屠氏皆庠生聘吳氏未聘皆幼孫男一孫女三予嘗與君同受業庸公又同出少傅公之門慕孔氏請車之義而弗及也君弟考功君以子知君深屬予狀其事將請于朝之總國史而道德文學足以垂後者勒墓中石以爲君慰義不可以不文辭輒序次如左謹狀

明故順天府府尹近川查公墓表

明烏程董　份著

查氏本姬姓周惠王始封于查因氏焉其來久遠多顯于世者故嘗居休寧京兆公始祖自休寧遷攜李又遷海寧之園花里中園花人稱顯族必曰查氏凡六傳而生益益有子五人繪約繙繼經約都察院副都御史父封奉政大夫福建按察司僉事而繪有子四人秉中秉直秉衡秉彝秉鈞京兆公也父贈禮科給事中加贈中憲大夫太常寺少卿而秉直亦爲南京刑部郎中園花之查益顯公幼有大志中憲公奇之使從諸兄學學成

舉進士授黃州府推官至則專務矜恤惻怛中于民心嘗攝麻城麻城人喜爭訟持縣長短巨猾數犯殺人罪縣不敢詰公摘治之一縣帖服至今號爲神明公本用寬大爲治而時有所鉏擊其可快如此聲籍甚囊楚間上官皆推重公而公廩廩持當否不肯阿上官意有勢家奪人地者公執弗與因飛語媒孽公欲以激怒上官上官愈益重之前後薦公卓異狀不可勝數以薦徵爲吏部歷轉文選司郎中公初改當冢宰李公時李公主刻嚴而公意在疎節簡目每相忤是時李公氣盛犯輒當莊敬太子將出冠讀議未定公奏以陛下上鑒文武隆古之規近稽本朝已行之制舉甚盛典天下方拭目以觀而有司爲繁禮苛節未足仰稱臣鄙愚謂禮有以少爲貴者宜別具儀以俟裁擇或因時日未可亦宜竭吉布告以安中外心不宜但已奏上采納會九廟災更建郭希顏等方持異議公又奏數百千言大略謂羣臣之言有可以當陛下之心即可以當祖宗列聖之心即可以當天下萬世之心蓋欲上順人情而遵祖制異說不得以亂正也三事關宗祀爲天下本當其時人未知上意所指不敢言言且抱不測罪眾相視洶洶公獨從容言之詞婉而義直竟以感動時適有楚藩之變楚世子將以討賊之義遂定楚獄而公月情見僞得因按春秋嘗藥討賊之義遂定楚獄而公久而禁嚴事重相循以爲諱則是坐視其敝也乃條六事曰處封祿三曰重恩典三曰肅閫教四曰正交結五曰飭藩度六曰擇府僚事皆切中而封祿尤世所難言者公素謹厚其有所激發不顧忌又如此所言事甚多予不著著其大者凡爲給事數年轉戶科右又轉左已而謫定邊縣典史轉建寧府推官又轉刑部主事改吏部歷轉文選司郎中公初改當冢宰李公時李公主刻嚴而公意在疎節簡目每相忤是時李公氣盛犯輒當莊敬太子將出冠讀議未定公奏以陛下上鑒文武隆古之規近稽本朝已行之制舉甚盛典天下方拭目以觀而有司爲繁禮苛節未足仰稱臣鄙愚謂禮有以少爲貴者宜別具儀以俟裁擇或因時日未可亦宜竭吉布告以安中外心不宜但已奏上采納會九廟災更建郭希顏等方持異議公又奏數百千言大略謂羣臣之言有可以當陛下之心即可以當祖宗列聖之心即可以當天下萬世之心蓋欲上順人情而遵祖制異說不得以亂正也三事關宗祀爲天下本當其時人未知上意所指不敢言言且抱不測罪眾相視洶洶公獨從容言之詞婉而義直竟以感動時適有楚藩之變楚世子將以討賊之義遂定楚獄而公月情見僞得因按春秋嘗藥討賊之義遂定楚獄而公久而禁嚴事重相循以爲諱則是坐視其敝也乃條六事曰處封祿三曰重恩典三曰肅閫教四曰正交結五曰飭藩度六曰擇府僚事皆切中而封祿尤世所難言者公素謹厚其有所激發不顧忌又如此所言事甚多予不著著其大者凡爲給事數年轉戶科右又轉左已而謫定邊縣典史轉建寧府推官又轉刑部主事改吏部歷轉文選司郎中公初改當冢宰李公時李公主刻嚴而公意在疎節簡目每相忤是時李公氣盛犯輒當莊敬太子將出冠讀議未定公奏以陛下上鑒文武隆古之規近稽本朝已行之制舉甚盛典天下方拭目以觀而有司爲繁禮苛節未足仰稱臣鄙愚謂禮有以

無留客客至延見弗及乘款段數造請諸公間而公法本畫一杜倖窟祛弊源所選舉皆當人益稱之轉提督四夷館太常寺少卿又轉大理寺右少卿又轉太僕寺卿轉順天府府尹官日益進所至皆以潔廉精白爲縉紳望方冀其旦夕柄任而公甫履順天卒矣哀哉公豐肉廣頤厚頷裒腹巨肩舒坐緩步而多笑人稱爲奢佛言其大度忘物我喜怒也或曰佛性善以公好善故云爲人坦易一切多閫略及臨事動有矩矱不失尺寸平居訥訥不喜有所分別意惟恐傷人及持論若辨白黑與人交無他腸不設機穽不立城府休休可親于故人謹護之尤厚每委曲致其意至其所不可者雖有力不

能強也然惟公誠信于士大夫其所委曲人不曰私曰公之厚也其所不可人曰豈以公而薄哉乃其所甚不可者耳是以天下識不識稱公者不同然必曰公表裏洞然長者也及卒哭之者皆哀曰長者亡矣性孝友事父中憲公母恭人周皆可爲後法父卒事兄刑部如父自刑部仕宦所歷公每飯意未嘗不在兄所也伯兄殁遺其二孤公所育督教之如子周恤宗黨施浹族里人無間然若公者可謂惇義質行之士矣稱長者不虛哉不虛哉公字性甫別號近川生弘治甲子四月十三日卒嘉靖辛酉閏五月十六日年五十有八所著有近川蕪稿掖垣奏議藏于家配蔡人陳氏子男三志文國子

生志宏舉順天府鄉試志立禮部主客司郎中女二適徐善肖朱來旬皆國子生孫男五允揚允揆允擣允光允元孫女三皆幼始查氏自都御史後三十餘年而公舉進士又二十年而公之子志立刑部之子志隆相繼舉進士行義皆有父風而諸子弟方彬彬而起查氏其未可量哉公卒志立乞予表其墓予惟古者葬必有誌名公貴人制得以樹碑其有隱德者爲之表今公得樹碑矣何以表爲雖然碑以崇制表以彰德如公之德而表之使過者有式焉亦以闕世教也于與公游久兩人爲忘形交知公起居行事獨詳茲序述較備蓋皆親得之見聞者云

泌三十二

明藩藩教授趙川蔡公墓表

蔡氏其先永年人元末避兵他徙明興七世祖士亨復還永年遂爲永年世家士亨生成成生興興生恕恕生智智生芳是爲公父始蔡爲世家皆以力田孝悌稱而不喜仕公母王者慧而早卒臨卒勉其子以讀書光顯先世公甫七歲痛母亡感遺訓閭里師有善教者挾冊往受讀不待介紹里師奇之又聞郡師盧文學者善經術亦挾冊往受講家貧每日中未爨不恤也惟專精湛思求微言質奧義盧益奇之學成爲郡弟子員先後督學使者皆奇之拔諸弟子中列高等諸弟子皆以弗及也而命奇數舉弗第已而子國熙舉進士第矣進士授

尙書郎底績當封尙書郎轉蘇郡守膺穆皇帝登極恩當封而公謝曰吾極知褒封寵然人各有志吾數十年屈首受書苦矣其不遇也願亦欲效尺寸以畢吾志而已矣國熙乃不敢強其父而僅以例封其母居無何公遂貢爲輝縣學訓縣有蘇門爲天下勝公以絃誦暇數攜諸弟子游悠然示以舞雩意指諸弟子亦爽然得也以是諸弟子學日益進而公之教亦日益有名遂轉開州學正開累年乏舉于鄉者公乃謀建奎光閣選諸弟子穎異者肄其中而身督趣之士皆奮然起是歲遂舉三人教益章章顯矣而公益命其子推古聖賢治性之術立身之道勒之碑而諭之不敢懈也久之轉滑藩教授不赴歸而卜二園開三徑引溢水傍注雜蒔花木益植荷芰渺然有江湖之思偃仰嘯歌翛翛人世之外望之若仙郡縣守令咸高之而廣平趙守題其園曰葆眞語實也然公嬋蛻塵壒而加意鄉黨時趙守防行鄉約重公欲禮爲約正疑其不屑而公直受不辭因孳孳勸人爲善儆其不及懲其怠違鄉既慕義懷仁服公有素是以似之公父子之謂也公父子以行義相高道德相慰輕去就忘榮辱食菽飲水視富貴何有哉而公晚益神悚至有閭聲引咎望廬息爭者人皆比之陳仲弓王彥方之風焉性儉約常服疏食糲乘敝車羸馬終其身不厭而好賑施數周人之急分田以贍宗族傾囊以給所親諸待以舉火者若干家有王郡博潭者山東披人也卒官不能歸公憯傷之遣僕數人舉其柩至披人又以爲與范巨卿送陳平子之喪有合焉其義舉類如此然家無宿儲屢空晏如也人尤難之性剛毅當其定見自謂賁育莫奪而臨事采善歸于中和外秩介若難親而與人無過求又甚坦易人有嫌者忘之犯者不校始若牴牾終遂化從以是遠近皆誦義無窮懷德不已焉蓋公雖不盡効千官而所施於鄉者亦略可見矣先是自守擢憲皆在吳中吳最號難治公戒以持已秉法副國委任以緝熙其民而其子奉命惟謹其持已如冰玉皦然不滓其秉法如雷電昭然不疑當是時稱之者皆以精白無雙神明賁貳當卓冠天下而予與其子善獨規以持已不可太峻太峻則忌生秉法不可太過太過則釁集而于奉父之教不悔也然亦遂欲乞歸駟使以請公曰獨不聞古見幾明決之說乎世稱操刀必割標弩必發言貴決也何請之有子于是棄其官歸會公亦歸自開州矣詩曰非苟言之實允蹈之又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公父子之謂也公父子以行義相高道德相慰輕去就忘榮辱食菽飲水視富貴何有哉而公晚益沈寃喜禪寂結龕趺坐臨絕使人歌歌竟逝蓋其所得深遠矣公諱逢光字實卿別號東林又號趙川生口口口口日卒萬厤戊寅十二月十三日壽六十有八配李氏以子貴封恭人子三長卽國熙蘇州知府轉太倉兵

備副使復轉山西提學副使再轉陝西兵備副使配郭氏贈恭人次國相國賓皆庠生國相配郭氏國賓配曹氏孫男二長繼之娶張氏賓出次肖奇熙出孫女五崔珩馬兆祥唐欽亮王睇芳冀登雲其壻也珩欽亮皆庠生兆祥武生而欽亮早卒國熙等將以公卒之次年十月朔葬于滏陽東家堡之原而予論著公之大者表于墓以示後世云

明故承務郎南京光祿寺良醞署署正中河吳君墓碣銘

中河君吳氏吳江人也明興父子致位尚書者海內凡十五家而吳江之吳其一也祖南京刑部尚書贈太子

少保立齋公洪而立齋公長子訒菴公山亦爲刑部尚書是爲中河君伯父而次子維石公巖爲四川布政司參政實生中河君中河君少頴慧感槩有大志方祖父鼎貴時慨然思繩前業刻厲自許弱冠父維石卒而立齋公哭子疾篤亦相繼卒于家一時承祖父之變人謂年少且不支而君嶄嶷自立反起其家皆以爲難然君亦用是棄去舉子業以貲入國子積歲授南京鴻臚寺鳴贊非其好也居嘗不自得數欲棄去所親輒覓喻之已而轉南京光祿署丞又轉署正復輒欲棄去會賊犯吳路梗道適疾作遂止無何歿于官君廓達好賑施有俠氣多所交納自祖父行朝之尊貴人及天下有名豪賢之士皆折節與游其在南京官最薄然門獨多車馬至閾隘里巷忌者目之幾敗官然自喜益甚日夜治具設供帳沈陰積戶列炬在庭興愈劇相歌呼達曙而門者又報謁矣數造請諸公候問不絕或嘗貴而失勢者慰籍尤至賢有才者即踈遠深慕之即未貴尊禮焉所與交皆有終始人以是重君無問識不識皆知中河名居官喜以才自見爲鴻臚時寺久屋圮且墜前後莫有言者君以未僚獨白工部繕治因捐貲成之今寺聿新君力也故事月食諸司當赴護先期報署名中府屬獨不署名鴻臚卿難焉未有以發君獨爭遂署名如例卿因甚奇之在光祿擿剔蠹弊下無緣爲姦緒紳皆禽

然稱君而君曰是瑣瑣不足錄也蓋其志如此至性篤孝甫十歲喪母哀毀踰成人及父維石公卒號慟自擲幾絕事繼母尤謹具滫髓備鮮飫珍有可以悅母者靡不至即病召醫藥每一揮百金極盡勞瘁稍已輒踴躍喜方署丞次當遷數遺書貴近乞緩遷待考爲母封也其誠孝多此類初立齋公祖有陰德遇異人相地曰葬此當世世貴果兩世尚書進士接踵予嘗行覩其地乃前當太湖峙馬蹟諸山而背負其城氣蔚蔥云而君葬父言幸列藩岳不別樹阡而祔非也乃爲維石公卜地已而君無子或有議當徙者而君言已無子而徙父葬吳路梗道適疾作遂止無何歿于官君廓達好賑施有俠氣多所交納自祖父行朝之尊貴人及天下有名豪賢之士皆折節與游其在南京官最薄然門獨多車馬至閾隘里巷忌者目之幾敗官然自喜益甚日夜治具設供帳沈陰積戶列炬在庭興愈劇相歌呼達曙而門者又報謁矣數造請諸公候問不絕或嘗貴而失勢者慰籍尤至賢有才者即踈遠深慕之即未貴尊禮焉所與交皆有終始人以是重君無問識不識皆知中河名居官喜以才自見爲鴻臚時寺久屋圮且墜前後莫有言者君以未僚獨白工部繕治因捐貲成之今寺聿新君力也故事月食諸司當赴護先期報署名中府屬獨不署名鴻臚卿難焉未有以發君獨爭遂署名如例卿因甚奇之在光祿擿剔蠹弊下無緣爲姦緒紳皆禽然稱君而君曰是瑣瑣不足錄也蓋其志如此至性篤孝甫十歲喪母哀毀踰成人及父維石公卒號慟自擲幾絕事繼母尤謹具滫髓備鮮飫珍有可以悅母者靡不至即病召醫藥每一揮百金極盡勞瘁稍已輒踴躍喜方署丞次當遷數遺書貴近乞緩遷待考爲母封也其誠孝多此類初立齋公祖有陰德遇異人相地曰葬此當世世貴果兩世尚書進士接踵予嘗行覩其地乃前當太湖峙馬蹟諸山而背負其城氣蔚蔥云而君葬父言幸列藩岳不別樹阡而祔非也乃爲維石公卜地已而君無子或有議當徙者而君言已無子而徙父葬吳路梗道適疾作遂止無何歿于官君廓達好賑施有俠氣多所交納自祖父行朝之尊貴人及天下有名豪已圖吉非也不肯徙然君亦無子予悲焉維石公與其

兄同舉進士歷都給事慷慨敢諫諍號直節有維石碏諸集行于世自給事十三年轉參政以君考績贈中憲大夫君母封孺人徐氏加贈淑人繼母封孺人沈氏加封太淑人皆以君績而實從維石公秩也維石公三子君最長弟邦栻邦材皆夭無出君且殁召昆季議所立嗣眾逡巡讓君曰伯父有大恩德于我而吾弟子望嘗挺身脫我于難吾是以得殁正寢乃以子望次子承廉爲子蓋訒菴公諸孫也而君初已育子望次女一人爲女云于是承廉遣人至京師奉君弟比部君子寧狀來乞銘曰父殁時遺言也予既與君游久聞其殁憐之又與比部君締婚有葭莩誼而承廉數千里遣人日候予門者凡三月餘予固不忍辭也乃敘其事而銘諸碣焉

君諱邦模字于範別號中河配王氏封孺人巡撫江西副都御史王公哲之孫女有賢行君所以成篤孝子內而周旋士大夫于外者孺人中匱之助也承廉配凌氏應天府承雲鵠君汝志之女君生正德丙寅三月五十八日殁嘉靖丙辰二月十六日卜以是年月日葬君地銘曰維石有火維膏有明胡然美矣弗永其生悲哉佳城

明故吳孺人墓誌銘

孺人姓吳氏皇甫進士渙之母吳氏居烏程之溝溪在予里中而近儒人父東原君與予府君交好兩家數

通往來予少與渙游學長尤相愛前後舉進士于朝既而渙以南昌令奔孺人喪而歸會予先太孺人亦以是歲殁于京邑予奉襯返葬渙逆予相哭甚哀居二年所而孺人亦將葬渙來乞銘予予始不敢應也久之乞益懇書月至繼則日至予讀其書未嘗不嗚咽者曰嗟乎古人有言悲者不可以傷感言其情之易爲激也方予喪太孺人懼無表章潛德遂湮滅以重不孝蓋日夜懷痛以幸得之彼皇甫顧獨異哉而予廢賢母之行不述卻孝子之請不承殆非以孝體人之義也故予敘孺人之事有傷心焉初予聞東原君無子獨愛女擇壻人謂曰必欲得賢壻無如皇甫氏子者而渙之父東墅其歸也及吳有子而東墅與孺人歸皇甫氏歸則盡讓諸昆弟分不受諸昆弟不知其歸也予是孺人不攜吳氏貲不有皇甫之業獨嗇節力作旦起輯絡親爲艱劬與家人均事適苦茹纊服敝以起其家反得與諸皇甫充裕者等益加盈焉然東墅性闊達好賓客日治具高會謹呼飲宴孺人常預勑備客愈進而不乏時東野有所賑與佐宗族親戚里閈所知之急欣然勸而出之有貸不能償則勸棄責與之故孺人積纖而東墅有俶儻好事喜義之名不關費而實施不踰營而實裕由孺人知

所務而得其理故也當是時自皇甫疏親及遠近皆以孺人爲能渙常言孺人惠和慈愛居諸妯娌中常懼人以爲親已諸女婦至皆以温言接之有所指使慰籍不已不及則再三論之故家人皆有恩意惟教子嚴甚每東塾督責輒亦厲曰父望爾以早暮策立亢其宗如樹藝之望獲也兒獨不自奮以慰大人乎子恐至不敢視益豐餼食縱使廣師友過從質問德藝聞其進輒曰勉之毋怠如是以爲常其待女尤嚴辭色不假借進退有法故雖孺人歿而家守之以爲範云史董氏曰自古內行非有奇節異行不書以在閨閫而學士大夫無由得而著也予獨與吳氏同里渙又最善少長聞孺人甚

詳予傷渙之思表章其母而其志足悲也遂備著之孺人生成化丙申十月六日歿嘉靖己酉十月十五日年七十有四子男二長即渙娶南昌令有聲將召用而孺人歿渙娶沈氏次沛先卒娶陳氏女三壻温希明莊閻倪恩孫男二長禎縣學生聘朱氏次孫女二適吳璞黃坦今年辛亥十月日葬孺人儒林里珍字圩之新榮銘曰具區湯湯水所歸奔流未至成漣漪澤爲諸溪當鴻陂水源深長土則夷樹木蓊茂蒸靈奇爾往宅之神魂依佑爾世世矛爲期百世之下視銘辭

明故處士悅閒姚君配徐碩人合葬墓誌銘

友人翼具述先大父母事告史氏乞銘曰嗟乎禮有之親死必求仁者之言以銘論譔其德善其先有善而不稱隱也稱而痛誣也世獨不忍以隱而每多痛稱窮非之翼大父不幸無策立顯名起閭閻要亦有自異者惟子著之而異何敢痛焉大父處士性倬儻好奇節少讀書不善從儒生受經見儒生輒曰吾不能齷齪守章句磨厲吻舌積日累勞拘文而牽墨也且丈夫偃仰天地及時态睢玩世而自樂耳吾聞之服祛者志靡則是鄒魯無衰行也故吾燕趙無奇士也紳趨者無非則是鄒魯無衰行也故吾願布衣肆志游而從吾好矣其後邑署賦長處士輒趨邑受條約謹會計爲郡賦長先儒者皆讓曰子不樂詩書間以爲勞而乃算斗斛提貫衡出長吏側奉趣督較

錢穀贏縮間顧不勞而樂乎夫儒者固自有樂予不覩其深而議其淺今遂以自苦哉處士復之曰夫珍鼎鮮膾世之所染指也而或薦以草菹味固無定嗜也絲竹鼓鼙人之所快耳也而或間以貧缶聲固無常節也燕處堂序而鴻鵠卑之然鵬搏扶搖而鶯鳩亦笑之及有以自適其性則大小一也子而知樂又何詩書錢穀之殊乎否則皆自苦耳其言卓詭以自用儒者莫能難焉處士遂以此自終然處士初饒于財而竟以賦衷單竭至受產以償縣官家日落而處士不悔也嘗數散千緡以給里中立名義好然諾里中甚重之每行賦出人人前後反走具食爭先爲壽所至空里擁道有爭訟因就

曲直曉以所犯令各具服遣之最護貧下常多方爲地
卽有勢者責以義法咸歸誠乃止其重處士若邑長吏
云邑長吏數有疑事更取決處士至無不立辦邑
中交重之故處士嘗有俠名然心非是曲暴豪以武干
禁逶巡退讓常若有畏不敢過舉人以是益重爲子按
處士姚氏姚故桐鄉名族元秀有季五者始徙歸安之
姚自秀五孫能華而益著能華生亮亮生處士予嘗聞
姚所居南北溪皆名姚溪以姓顯也見處士家世能重
其里云處士名圯字瑩之刖號悅間配陸氏徐碩人其
繼配也陸有賢德早歿徐能撫陸之子而恩之愼默簡
重不數見喜怒簪珥無蓄以爲女私其內行足稱焉處

士生正統己巳十月八日歿正德庚辰九月十三日年
七十有二徐碩人生天順癸未十二月十一日歿嘉靖
壬子年三月三日年九十初處士歿而子州判君以歿
之明年辛巳葬後悅鴻里之陰會家難葬而無志翼以
碩人歿之年　月　日奉其柩與處合葬乃以碩人之
葬乞子并志處士墓云嗟乎處士不喜儒能禮儒生以
詩書教其子爲學至孫翼學益有名遂能述處士以顯
然處士蓋惡儒之章句而小拘者也其行誼指意實亦
有得于儒者多焉以處士所見良有絕異之資要其所
自得使有儒之通大道而深于所樂者以告處士其可
量哉然處士在布衣之位而隱不滅名俠不犯義亦足

明故處士犁雲凌翁墓誌銘

犁雲翁諱淇字本清姓顧氏予按譜記漢顧雍爲吳相
封醴侯而梁顧野王者以文顯世爲吳人宋顧臨以館
職修經武略而臨孫隱元從宋南渡徙吳興東部林居
焉遂爲部林顧氏而隱元持高節不肯仕宦其名所以
識也後世化之皆不仕迄今無顯于時者而數百年間
稱郡名族必曰部林顧云然部林顧以不仕無祿往往
多貧而翁之父耕樂翁諱行者乃以貧故贅凌氏凌卽
晏如之後晏如以書進歷都給事中至僉都御史掌都
察院事甚見尊寵而晏如以清峻其家亦貧顧雖以貧
爲壻而猶擇世系不慕饒富亦先德之遺也然耕樂翁
依其外家故姓凌氏而翁曰始外氏實以子吾父而孫

我吾不忍背也乃仍凌姓而命其子復顧焉翁亦有隱
元之志讀書不仕而奉其父耕樂翁之教自稱犁雲犁
所以耕犁雲言其稼如雲而耕足樂也或曰犁雲者言
身隱於耕如雲之悠然以適而不繫世累也初耕樂翁
積纖儉治家節食用力本作藝桑麻時有累羙兢兢謹
繩墨而已及翁乃勸父曰昔唐詩蟋蟀山樞之篇有今
我不樂何不鼓瑟之詠傷其俗之苦節而過勤也父老
矣曷亦稍用爲樂今兒得以壯任而稍展其家慶焉父
乃歎曰嗟乎兒志之大也然獨不聞季札稱憂深思遠
有陶唐氏之遺風焉故曰夏士瞿瞿卻顧而思後也夫

家始未嘗不儉勤而後稍侈惰也故用儉者易持思大
者難繼甫田之詩可悟矣故翁父子皆身行田里親督
趨作不敢自康以終其深然翁性闊達足智頗好節俠
稍廣其家而里中人心害其能坐以繇役而中困矣然
重義自喜益甚居常慷慨不戚戚也里中遂稱其度皆
推服云諸有爭者必居間解之無不立聽當是時翁以
字行其居問者必曰非凌本清不能也及翁居間則曰
凌本清在矣無慮故遠近諸大姓無不知有凌本清者
然翁和易坦直長少皆得其懽心未嘗以意凌物稠人
廣坐獨常吶然人以是益稱之嘗喜爲詩然不多作每
曰吾豈與少年較聲格逐工否耶以是適閒居而資偃
仰耳蓋翁亦可以爲達已翁生丁亥十一月二十三日
歿己酉三月初七日年八十五配夏氏繼配許氏始夏
與翁同拮据以持其家有賢德及夏卒而翁家亦稍衰
伯子椿夏出也能復振之今梓與諸孫皆成立翁死可
以無憾已子男卽椿娶丘氏繼娶周氏梓娶温氏女三
壻曹廂沈嵩張邑孫男五名□娶王氏娶蔡氏喏娶唐
氏□聘陸氏□未聘名聽選官喏郡學生孫女七長嫁

薑份次沈繼科次錢□次沈□次施守學次陸□次曾
□男二君簡聘潘氏□□曾孫女二尚幼先是翁卒一
歲份亦有太孺人之喪伯子數哭語使序翁事而圖葬
份以喪疚未能也既而份欲以力疾銘而伯子圖葬方
急會病甚病一年竟不起恨恨曰吾獨少此目將瞑而
淚承睫急呼名曰吾死爾速圖爲使死者有知可以見
先人而謝不孝也歿而名與喏請諸子以成父志將以
今年壬子七月二十六日葬翁某圩之塋因瞻偕來徵
銘嗟乎份安忍不銘其銘曰是惟犁雲翁之墳昔爾以
德爲犁禮義爲耘今爾子孫其從如雲惟爾詒穀後昆
世世食報以于茲墳

明故沈母徐碩人墓誌銘

徐碩人家世吳江人歸給事君沈水西先生爲側室而
邑學生嘉禾之母也給事名漢當今上朝數以言事顯
慷慨切直朝中人皆目之號才給事而最後以忤旨罷
而歸居吳江者二十餘年先碩人卒初予至吳江數慕

給事君以切諫罷往見之而吳江人皆稱給事君有子及孫更賢沈氏彬彬而起未艾也予因得交諸子而禾與予有姻特善今年碩人殁禾慟哭徒跣走乞銘至者數四愈懇慟益甚以予交給事君父子之間而附葭莩于禾哀其請不忍辭也問曰子之母何以禾拭泣言母歸沈時大母太孺人老而嫡徐孺人初喪母笄而始歸遂能經畫家事外不煩父而內教謹甚備得大母心家親之若嚴嫡也及嫡俞孺人繼而奉其家以復于俞唯俞指荼命俞視之若無能者然俞視若無能而趨事事辦諭指指得乃悟其實能而多其讓家視之若嚴嫡而柔夷惠和鄰嫗里婦望見顏色莫不可親諸女婢不及

不先謙詞而矜誨之恩意甚至乃皆服其嚴而感其慈故其生也俞孺人愛篤而其殁也家哭之悲若是者可以書乎予曰可以書矣天下莫難于閨閫之間而材莫忌于相形勢莫患于相逼當新故之際尤至難也徐碩人處之可謂從容而曲中已使在君于以此處世則有材而不露當世而匪彭施之天下何難哉然予聞給事君立朝人皆危其數諫嘗據榻草疏而碩人不止及疏上得忤人慮且不測妻子爲累而碩人不怖疏下報罷蕭然南歸家居久而碩人怡而不懟數慰籍給事庶幾若知君子之道者此尤可書也予惟古之史必有闕世者書之予職國史哀禾之孝而銘其母因爲世之君子告焉懼其無關而賣史也碩人父某氏生弘治某甲子八月十七日殁嘉靖辛亥六月三十日年五十四于男一卽禾娶巨氏女一適邑學生徐行孫女二長許嫁陳紹芳次幼禾卜以今年壬子月日葬洪圖之新塋距給事君墓四五里而近云銘曰鬱乎新阡云何其依言望夫子松栢東枝殊穴同歸神靡不知嗟乎其何悲

明故陳母王孺人墓誌銘

初錢塘陳子與予同舉進士交厚而陳予爲歙令去已而喪母時陳子父爲崑山學訓以書屬其子曰董史嘗與兒厚知而母賢卽幸爲銘母死不根矣陳子痛哭以告予遂志其母作銘按狀陳母孺人王氏諱志良陳同

邑饒州判王君宜之女始歸學訓君入門會姑病卽謝去紈綺脫簪珥爲勤苦侍湯藥數日姑死廬寢食號痛逾毀人固以奇之矣朱是學訓君父獲菴翁客游川廣間而伯父樂菴者無子孺人旦暮擇善飲食時寒溫躬製縣絡揣意所至死斂葬甚厚而舅方遠游孺人則日夜爲學訓君泣學訓君亦日夜相對泣會釀且熟指謂學訓君曰若翁及飲乎釀則何爲復嗚咽遂挾貲使往問游所學訓君且行迎其父而獲菴翁適歸時皆以孝感云孺人服蔬茹淡好攻艱勞平生于甘腴泊如也而善資計能以纖羨致積不累學訓君每計生則曰非丈夫也居家廛廛裁足甚愛惜餘棄然奉侍長上飾養共

潔祭祀備蔥物夫所當宴游子出從學即傾家罷勉性
知大義凡與學訓君相儆戒私相行處有古烈婦風煦
煦愛育諸子至教習不少假借故諸子進退皆嚴若師
以及于成若孺人者信可謂賢母已學訓君始爲名儒
爲諸公鉅人所推敬經所指授有行義顯達者凡若干
人歙令少長學于父博洽貫穿而飭躬謹蹈厲志古昔
以母憂去歙歙之人遮道攀哭以隨孺人之喪兩人者
以成立若此孺人死不恨矣而何以予言有無哉孺人
生成化甲辰九月十三日殁嘉靖癸卯九月十三日年
六十歲母陳子男六情禮部儒士娶沈氏道娶沈氏善
即歙令娶俞氏事娶吳氏師娶方氏猷聘方氏道事師

皆郡弟子員事繼族父天祿後善既倡率諸昆弟而諸
昆弟皆且將及時自奮孺人之澤可勝道哉女二寶葵
適沈繼武賽菊適吳承祖孫男四植桂植槐植椿植楠
孫女九柔嘉許聘傅和柔正柔中柔順柔巽柔賢柔淑
皆幼二在襁褓某年月日葬孺人于西湖馬塍嶺之原
銘曰猗與賢母勤孝攻苦室家自持德義是輔有美夫
子粵賢維嗣迺附青雲名施後世

泌園集卷三十二

明故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龍潛張公
墓誌銘

明烏程董　份著

張氏其先博野人明興諱貴者爲潛白濮驛丞嘗行其風土樂之曰是惟江漢楚之粵區其地膏壤可以植吾後而蕃焉會職滿謝去而丞有二子乃以其次子端爲潛劉氏壻而端遂爲潛江人居城東南白龍灣之里端生洪洪生公公家故貧躬耕田野間養父母甚篤嘗積纖致贏好賑窮乏事可濟者濟之不可者必盡意乃已無厚殖而人多蒙施焉咸服其長者會縣盜起督里中

追捕故事捕得賊者所捕送讞即囚脫重坐故每至得賊當送虞其道亡輒以討滅之里有郝璽者凡捕七人縛石將置諸湖而一心者以註逮公密聞乃攝衣獨行迹至湖所爲其人暴白請命甚哀眾怒挺楫擊公公奮不顧以身擁之泣益甚眾始悟竟免其好義佐人之急事不避難多此類居甚莊毅雖子女必嚴自燕游未嘗見狎侮數以禮折人少所假借人以事就直務分別其原正色論之否者輒責數不置俾以義媿其心往往面發赤謝謝皆云寧被縣官鞫無寧張公知公居布衣之位親在貧賤而人憚之銷其邪心踰有司諸侯之權嚮使得階尺寸握賞罰如建瓴而下可知已古之豪賢困閭閻而不獲施用者可勝數哉人以是奇公然公謹身約行必由矩矱兢兢自持未嘗以俠加人其所爲發于至誠而人服化之識者尤重焉初公不喜仕而好經術所以訓其子者皆古大義躬儉薄力苦茹荼至延師儒益闢館舍縱其子學不問貲費嘗摩子中丞曰是子大吾門者中丞舉進士一年所而公卒已而爲嘉興令卓絕嘉興去予家甚近予備聞令賢遂定交相善已而令轉諫議數規切朝政指斥當事者以正直顯天下遂歷中丞始予列國史中丞數泣謂子曰先公下世久而墓石未勒予小子念其砥志厲行有不偶然者而當其存無以顯揚聲施于朝卒又無表著大懼泯滅而非是信

史不能紀載傳也小子故有待焉惟子哀而銘之予敬諾會中丞謝病去而予亦罷歸矣先是中丞筮仕二十餘年未奉貤典及今皇帝登極布浩蕩恩中丞方病家居而得贈父如其官蓋異數也于是楚人皆曰士厚者藝蕃水深者澤博獨不見張公有蘊德而中丞蒙殊榮雖人子之奇逢實其親之攸致也已而中丞病且愈起家撫陝乃遣人自陝走數千里抵予家請益力予惟中丞喪其親久既已鼎貴豈無當世秉筆之士託之顯名而跋涉山川屬在林壑豈眞以予言爲足傳耶又豈若世俗浮沈之見耶乃序而銘之公諱永祥字詒徽別號龍潛處士生成化甲辰某月日卒嘉靖戊申某月日窆

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配胡氏封大淑人子男六師載師哉師成胡出師栻師儀師戩側室龍出師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配胡氏封大淑人子男六師載師哉師成胡出師栻師儀師戩側室龍出師載銘曰古者士不得志則龍蛇其得志則從龍澤雲流濩等處今巡撫陝西等處師栻庠生女五適某某孫男□國家爾其淵潛爾于雲興江漢湯湯爲沱爲潛其氣毓蒸永固爾宅以究其澤世世無斁

明故處士南津杜君配劉孺人合葬墓誌銘

進士杜君鵬翔以其友歸安令邊君僕所爲狀來告曰嗟乎先人下世久矣翔竊念其終隱約懼卒泯沒無以表見于後惟當世之立言者以圖不朽茲獲出君子之門翔得以其間請而不幸毋氏適喪痛心摧裂靡及已雖然君子哀而賜之一言則是肉白骨而噓枯也卽下從九原無恨矣予聞其言而悲爲按狀杜家世霸之瑞麥鄉人祖諱敏起家湖廣通城令謹厚稱長者治行高有廉潔名在通城十八年及歸惟故衣囊家居疏糲霸人言廉吏必以通城爲首通城有子諱清美髭髯睥睨絕俗眇然如神仙人博學能文辭有大志嘗爲弟子員數試弗第歿人多惜之配盧氏霸之名家有賢德是生處士處士讀書好禮義悖篤孝友口不言而家行有足多者性濶于耆欲專務儉素與人交立然諾慷慨終身

諸子方幼孺人親與爲艱難內劬勞鞠育而外力持其家備歷勤瘁至老益篤不倦云初處士教其子嚴暇則事者皆曰此誠杜處士配也處士先孺人歿且三十年數勞之日甚苦篤學然欲以立身亢宗顯融光大非學弗克也勉之及處士歿孺人益趣其子于學日夜取其師程不中程輒怒曰而忘而先人之教乎因嗚咽感動諸子共相率勵蓋孺人誨戒之力多焉霸古幽燕地自昔多悲口勇力之士少以詩書見者明興稍廣文學今孳孳盛矣子觀翔方刻志遠大而諸子弟相繼以興杜氏蓋未艾也此固處士所屬以亢宗者然處士身弗及見孺人且見其成矣方逮祿養而未幾以逝故翔尤哀焉處士諱銘字自新號南津生某年月日歿嘉靖乙巳

年五月二十三日孺人生景泰壬辰五月二十六日歿
嘉靖癸丑十二月二十九日子男四長延齡次鵬舉徵
休寧丞次鵬遠次鵬翔卽進士君也孫男九萃芊芍芹
芥茭艾芫萃鄉進士芥茭州弟子員曾孫男四允讓允
繩允荼允蹈女二適韓鶚劉卿孫女七長適鄉進士顧
廉次適鄉進士趙子宗孟次適孫遠次適臧樞次適布
政司參政次適鄭良相餘未字曾孫女二始處士葬某
地先塋翔與其兄延齡等卜以孺人歿之明年甲寅某
月日祔而合葬焉進士與歸安君皆予所薦士其言足
徵乃爲銘銘曰吾聞種德者昌樹藝者穫爾鄉瑞麥知
爾之德有蕃有裔有蔚其宅惟德之瑞匪瑞者麥合德

流光往卽爾室並游以寧其無斁

明故湖廣布政司右參議石雲沈先生墓誌銘

沈氏世家汴宋南渡時徙會稽其後有庭芝者徙松江
又徙嘉善庭芝生瑾始徙秀水遂爲秀水人瑾生瑤瑤
生淵淵生度度生復自稱東園處士石雲先生父也先
生幼有氣略嘗與里中兒戲輒具蕞列隊伍行陣指麾
設敵制變稱雄眾兒中識者知其奇兒然數好馳馬一
日馬逸躓東園翁因間譴之遂折節爲學性穎異兒時
能日誦數百言通其大指至是益攻苦銳志學遂成充
邑庠生貲爲國子生舉順天鄉試登己丑進士授行人
嘗使代過滇源城會虜犯雲中而遣別騎圍渾源方糧

竭甚恐先生時在圍與其守議曰渾源雲中犄角而虜
雖強不能久今能盡發帑羨誠得十日糧因雲中爲形
援足持虜矣已而圍遂解當是時虜急人無完心其計
畫所以全者先生力居多先生由渾源趨雲中抵代與
虜騎間前後見者驚嘯指代藩以其馳不測致命重之
厚與金帛一切謝不受爲行人秩滿當詣部選諸赴選
者前拜冢宰更伏謁乃退獨先生拱不伏謁冢宰方切
誠論學者眾謹諱之獨先生就試輒論學遂擯不與選
然部皆目曰是不肯伏謁而好論學不諱者也再選因
得刑科給事中嘗條上四事其一言內閣輔弼臣宜首
選道德其二言明徵士吳與弼檢討陳憲章尙書王守

給事御史得論其當黜而遺者謂之拾遺卽不當黜而罷者不得復論而先生與給事中戚先生賢等先是上言考察當世大典宜最愼重其當黜不當黜請令臣等得以俱論會四人報罷乃奏以此四臣者治能卓絶徒以剛忤權貴而部挾報復亂白黑至此宜亟還以正國是事下部議以諸給事變例違令坐以重比人咸危之而上知其忠直且業以預請無以罪也遂得釋而四臣者卒不留初先生舍與冢宰鄰不往候冢宰冢宰固已銜之及是又無所發怒而先生已轉右給事矣乃出之爲山東僉事眾籍籍持不平遂交論冢宰一日至十餘上上以其言訐杖之冢宰亦竟罷而諸言者或黜或

死先生用感然日夜謀解印綬會母疾乃乞終養先脫身馳月餘得報許始先生聞母疾馳也甚憂忽假寐似聞蓬間語曰無恙無恙歸果愈人以爲孝感云然母終患未疾先生家居侍者且十年先生初侍母疾父東園翁方康乃治具日召故人所善賓客與父爲樂怡如也乃母喪闕先生爲父在益謀所以樂之者如侍母時而東園翁責曰爾本請侍母且母有疾宜爾今父無疾而欲以我爲辭耶因歎以君臣義趣去而東園翁故嚴每斷斷不可先生不可逆旨乃去改授江西屯田僉事轄池郡屯政廢而池民連他諸郡豪占屯者不下累萬積三十四年不輸軍糈骸儲有司莫能問先生廉得其弊

建白移有司躬勘還之官而貸其故逋貰其罪民既情見幸免逋與罪益願還田歲餘侵田還者數千嘗攝虔州兵備大庾酋李文彪賊其母兄質官以叛郡縣皆震或言宜急剿先生曰是烏合覽之則黨散急之則勢聚因其瑕釁可以立散而成擒也乃赦其黨而計誅文彪兵不勞而寇息南安諸屬邑各額機兵數千歲班赴贛操正德中割上猶增設崇義縣而上猶兵不減民苦之先生乃議裁上猶額三之一歸崇義而崇義守城免贛操兩縣稱平焉尋攝九江兵備河南賊驟自商成立舒南走英山掠將迫九江先生躬以上旬校舟兵以下旬校步騎兵務水陸得其便以制賊賊卒不敢犯境初

東園翁聞其子所至功業有迹歎曰甚善是如何日在我側乎我所以敎督趣之者有以也喜甚然先生竟以在九江時暑淫閱兵得之勞而強事疾發遂篤會上績抵家與東園翁見閱月而卒卒之前二日報轉參議云先生少有志慨然慕陽明先生之學讀傳習錄曰得吾心矣乃欲渡江從之游會陽明往征思田弗果及爲國子生始獲見甘泉先生及陽明高弟中離薛先生善益發其精義其學日進及宦游益與四方之賢士大夫切磋講明遂以學自任方陽明蒙詬奪爵眾懼且有奇禍莫敢復爲言者獨先生抗言請表章證祀在前四事中事雖未行竟不罪人乃知上本無意深過之時禁稍解

居山東建書院二于靑萊間江西修書院五于虔而虔故有陽明祠多圮益行縣具飭凡十餘所而先生所居舍傍亦有祠祀皆所以尊陽明進師儒諸生弟子歌誦修習其間務有所興起士彬彬嚮風焉蓋先生不及見陽明見甘泉中離而晚與一棘唐先生緒山錢先生龍溪王先生游益親其得于三先生者尤深且久自是篤信陽明尤益甚先生其解悟融會浹洽吾不知其與三先生上下也及其沈毅深湛之思各有獨至焉逸逸唯謹擇而蹈晝尺寸不失雖廣所建置延進同學然好推讓行之本于至誠不峻門戶故人多喜議諸公論學者長短獨無以訾先生云居官勤切常程日簿吏按事傳

發書互讞數夜分不休性敏吏抱按具前頃刻判數十按無留事至見人若無能者斷獄善中情隱造訊立辯然不喜鉤摭取辭具而已嘗慮囚盡係輒當出者俾贖或代其贖而遣之其仁如此家故贍食不重肉衣不重彩自米鹽出入皆有數或言其纖細先生曰道無巨細顧心之用何如耳使密察于細而不累本體此所以爲學也且君子于財與其取于人孰若節于已乎與其汰于家孰若能施于人乎故先生自奉薄一介不受而待以舉火若干家然其所施有制人請寄不遂者稍望之先生不加益亦不絕也以是其交皆可久蓋先生信心而不移于外多此類故人之知不知者其稱先生皆曰

雅醇篤厚君子云先生病人爲禱壇字者所在常數十百人多至遮道其死弔者哭皆悲焉先生諱謐字靜夫別號石山又號石雲父東園翁以先生貴封徵仕郎刑科給事中母賀氏封孺人配盛氏封孺人子男二啟原繼孺人出鄉進士娶禮部員外郎錢君萱女啟文側室潘氏出娶鄉進士王君愛女女三許嫁吳邦校項國亭盛朝綱孫男一先生弘治辛酉五月十一日卒嘉靖癸丑八月十八日至是將葬啟原以其友吏部進士余君狀又述遺事遣人走數千里來乞銘記予始受經傳得見先生若雪上當是時予方弱冠而先生顯達也一語意合定交既雅知先生有年悲原之意而嘉余君狀足徵也許之銘葬以某月日墓在里賢里銘曰公昔諫闕出馳憲垣二十年而不調何其進之難也閭調二日而竟死命何艱也公既聞道謂齊生死進退淹速又何語此予則悲公未究厥志俾其有待何弗能致乃勒此石垂示後世

明故贈國子監司業夢山范公同配封太安人陸氏合葬墓誌銘

贈司業范公者其先大梁人七世祖昇之爲宋廣德州參軍因徙烏程其支徙秀水者世有膺仕而烏程未顯然烏程范大宗也自廣德公五世而生悟菴公悟菴公生西巖公完西巖公娶于袁而生公公至孝年十

四喪父哀慟毀瘠人不忍見閱已而葬父菁山之陽因
自稱夢山志慕思不忘也公始生縣治西里既葬父乃
稍稍葺廬菁山下以慰夢思遂爲菁山人而縣稱名族
者必曰菁山范云事母備供養務極其懽母嘗病籲禱
甚苦已而病寖篤醫謝弗治悲號無所出乃刲股和藥
以進有頃母霍然病已起而更生者餘十五年人皆稱
孝感焉性友愛篤厚待季父禮敬備至周施宗族于貧
昆弟尤飲食調護之初公喪父時諸宗或陽浮爲好而
中旰衡欲乘喪利其危數齮齕公幾殆及公稍裕益親
睦賑其急佐其艱而諸宗挾憤忮心或搆縣長吏危公
嚴公同里善見公少而雍容閒雅甚都奇愛之以女歸
公弗計也數傾身下之施益弗懈諸宗有難往脫之忘

其仇而口不言嘗屬所親貸旁郡所親匿貸金而旁郡
貸者收責公念其窘售田以償弗問會縣檄公主帑藏
公復屬所親意其感媿贖過而復盜帑金公益念事洩
罪重售田以償弗問卒爲全好所親若不知也此尤世
所難者蓋公坦中闊節宏深隱厚多此類公幼穎慧授
書嚮應嘗治舉子業而以喪難憂苦致疾疾輒甚乃謝
去入山修先世之業而息之然不喜與時俯仰逐末利
而獨惇信義立然諾務力本起其家家亦有天幸其贏
得過當愈于末業遂日以益饒而言治生者推范公然
公大度恥纖嗇嘗貲息里中遇不足則焚券罷責不收
及有餘則廣施不惜諸所繕橋治道食梁槥崗往往不
可勝數而平居藉以舉火者若干家子是晚亦屢屢自
給而公持高節足不履縣庭身不見長吏長吏嗛不附
已又諸宗爨搆之數苦以錢穀重役公不出第任人代
所任者數侵負家漸單竭而長吏嗛不止舐糠及米必
欲逮致公公如棄敝脫垢寧傾家實吏橐卒不詘其身
以是單竭益甚而公慷慨廓達豁如也惟益闢精舍購
諸奇書多延四方名士與二子居督趣子學又數引古
人之道飭二子間雜論郡縣吏孰以廉與孰以墨敗孰
仁而昌孰苛而滅廩廩皆正言故二子以文學興而皆
刻志厲行卓然樹立公之教也先是陸長公麟者與西

子嘗觀古治生若范大夫蠡功成逃五湖數致千金喜分散公甚似之而烏程去五湖近豈其苗裔耶子嘗言蠡振世之傑何至沒溺于利而所以爲此蓋託迹以混時自汚以翫世耳古今豪傑借此翫弄者多矣非凡所知也公亦儻有蠡之意哉然蠡有傑氣而無簡行又乏賢子較公越逕庭矣公二子才皆高始亦同滯留而伯子一旦對大廷第一擢翰林修撰以忌稍譴遷轉國子司業蒙恩贈父如其官而封母太安人既而司業轉中允侍上經筵日講又轉諭德掌南京翰林院而太安人卒上念啟沃功又蒙恩諭祭其父母五品得諭祭蓋非常殊典湖自明興來未前有也至是而烏程之范顯天下矣伯子方負天下望且大用而數讓曰仲其才實勝我即一旦出而顯親者不啻是然則范可勝道哉公諱萱字思孝生弘治辛酉三月六日卒嘉靖辛酉八月一日太安人生弘治乙丑七月三日卒萬曆乙亥五月四日子二長應期即諭德娶沈氏贈安人繼娶吳氏封安人次應明太學生娶施氏女二長嫁縣學生沈泗春次聽選官邵堯化孫男二汝訥太學生娶温氏期出汝淑聘李氏明出孫女五長適太學生沈如封次適嚴浚明次適周次許嫁吳皆期出惟適嚴者存餘早殁次許温子望明出亦殁曾孫一尚幼始公卒而權厝薦之別業茲卜武康見龍塢之原將以月日啟公厝而奉太安人合葬焉禮也余世與二子爲通家知其事詳因序而銘之銘曰身有處士之行古稱素封克顯厥後不嘗其朔內外合德淑始令終孝義並植善祥攸鍾探山大澤實惟生龍見龍之原其兆克從伯也攀鱗捧日九重仲將附迹蒸雲大空天之所命人曷能庸克顯克昌世世無窮

明故逸士夢溪胡君墓誌銘

胡夢溪君者嘉興之雙溪人也其先宋安定先生瑗教授蘇湖間胡氏著姓吳興八世祖德一始自湖徙嘉興遂爲嘉興人曾祖璣祖奎父葵皆以貲喜施能賑人之急躬先行誼于鄉家既饒世有厚德鄉人盛稱服之而不樂是瑣瑣者遂罷去父早歿大父以君罷業不仕則強使授陰陽訓術君前讓嚴不可強一就而益不樂又罷去則治園廣亭榭蒔花木奉大父宴游時起觴爲壽自暢大父前曰即乘朱輪馳華轂有官賦自守孰與今侍大父樂乎大父歿益避匿山水間不與世接獨從諸公長者文士談說今古雅飲嘯歌著爲聲詩翛然若軼埃壒之外志有以自娛泊如也與人游務盡款治其慕賢者如恐弗見急諸窮交時其有無無不滿意以是諸公長者文士皆交口譽之然獨不能強合非意所得至

不忍見好面折長短即尊官貴人強有勢者不能借一
辭人稍稍望君弗顧也中歲忽遘疾疾已好道家養生
言謝一切事嘗言遇異人蔡者授修形鍊神之術謂海
宇士吳子曰凡人所謂競競者以益生也今高嘗富人
舉齷齪計贏羨貴者慮勢變虞得失此特自苦生耳故
吾願稅身汗漫游天下五嶽名山海外人之所不能到
方庶幾安期羨門之流吾又安能與富貴人論語言上
下耶且吾所未畢者已今年耳子幸謹識之吳子大奇
其言居一年所而君歿歿之日方授書其僕忽跌坐氣
奄奄逝吳子愕曰是嘗與我言將蛻去者非耶然君少
孤自治生業家日益起其既歿自室廬田宅器具皆省

皆有石畫非脫屣人間者將形遇而神不沒耶君性孝
友少持父喪號哭遇禮父嘗自稱守溪君則行號哭溪
上寤寐見父于溪因遂稱夢溪其所治事必徧謁父所
嘗厚者而後從事見父諸所嘗厚者事之如父親督弟
于學弟滯有雋材君督之力常備給其貲使畢學舉省
薦弟歿婚其孤撫恤尤至家在城郭終其身不入縣庭
不見縣長吏縣長吏聞君孝友或就見君于家君所以
異于脫屣者非在是耶君諱道字中甫生弘治己酉冬
十二月歿嘉靖丙午夏五月配項氏襄毅公孫女二子
宗虞娶沈氏參政圻女宗陳娶錢氏主事朮女繼娶詹
氏知縣奎孫女虞陳俱那學廩生有材名女一適張一

魯太學生孫男三白聘屠氏康僖公曾孫女泉皋俱幼
孫女一許聘同知范言孫應暘以丁未年十二月口日
葬君于漢塘德化鄉先兆君所遺有夢溪集若干卷藏
于家銘曰予聞君葬父母雘土窆木下錮泉德化之鄉
兆所安其德惟似世所賢過茲者式胡氏之阡

明故處士董君配蔣碩人墓誌銘

處士姓董氏予伯兄也董氏世家梅林村梅林村初董氏梅相
傳枝葉可覆畝許村以是得名宋高宗渡江至梅林蹕
召諸侍臣數十人宴董氏梅下賦詩歎異之羣臣屬和
焉時遂以人主所留宴改梅林村爲上林而董氏遂爲
上林董氏明興諱于復者徙居潯溪能以禮義啟起其

嚮意學縣數宣布令以好召而若攝逮避匿非也時不同而固守奈何指學論公曰是慧宜可就學處士祖大悟遣之學諭公始就學爲縣諸生考輒高等稱名士而予父後至名益顯皆弗第然董氏文學自茲始學諭公生處士早諸昆十一人處士最長而學諭公爲諸生貧不贍處士嘗甘苦從錐刀錙銖以給父及父爲名士諸生多所受學稍稍贈及爲學諭遠近受學者盛增裕處士獨無私一錢家不益及學諭歿而處士方販江湖間往來歷寒暑犯露露甚苦卒不能贍其家以死嗟乎可傷也已處士長者無他腸少貪讖廢著好權變而不能守不虞人欺屢被困又命數左數遷其術而竟不售用

是終困然里人言闊達隱厚忠信必稱處士初叔父嘗以事至都處士家方困不以妻予爲解挺身從不反顧會中道賊劉六等攻剽殺人屍被數十百里處士與叔父晝伏夜行從死屍中間道走至都而還時穀踊貴妻子餒迎告之處士慨然曰命也然幸叔父無恙終無他語其輕身好義類此嘗見予少從役多病輒曰勉之吾與若二父皆篤學而不顯董氏世德當有興者其必在子恐吾不及見爾處士歿而里中人皆憐之諸昆哭之哀而予獨傷心焉夫以處士豈有恩澤利益及人也此亦可以觀其善之不泯者已自處士歿而諸兄十一人乎余忍負存歿三世之款款者哉按狀唐氏其先天長人元末避兵徙烏鎮遂爲烏鎮人高祖章曾祖端祖繕官無以當董氏世德又

父禧禧卽西園君也唐徙累世不仕及西園君以積蓄
起持謹慤尙雍容教子弟以學而是時唐氏文學亦盛
孟與矣慶陽少顯異施青州識之曰此唐氏亢宗者也
其伯父博士君亦喜曰此能亢吾宗者也以貲入國子
時少宰程公爲祭酒每校文必列高等而少司馬蔡公
尤亟稱焉蓋慶陽名在諸公間籍籍諸公館競目之雖
慶陽亦自以爲青雲可立致顧性多病病歐衂血每血
下欲絕因棄去學爲黃老言久之病稍已謁選爲萬全
都司斷事萬全古上谷地懸邊微無郡縣比虜數入諸
將或戰或北中丞皆下斷事核上而少司徒遷公以中
丞撫上谷故知諸將選輿北則挾賄請解脫操之如束

溼薪而斷事持平數從文書中可爲地者微見其冤狀
不則強爭會一將官中丞欲深文論之斷事爭益力人
或譏其少戇斷事曰我豈不知迎合意爲便哉顧罪止
此若骫法媚上我不敢爲也中丞始疑斷事闌出有他
故察之實無他諸屬斷事論讞輒報當諸錢穀皆任斷
事總領之盛稱其謹飾節修守法不阿意署上上考而
司徒方以正直爲一時重素憤許司銓司覈其署異之
乃轉慶陽爲別駕在寧夏司餉初諸邊皆有尙書都督
餉事寧夏則別駕專之任專而地遠則易偷任專
則可以自肆前後以賂敗者甚多獨君益自刻屬僚罷
諸爲餉臺者故事餉羨歲若干例給別駕用盡謝卻弗

取部使者廉其實以爲難數勞奬君業且竟舉而君故
病在萬全時稍作自以邊域久冀遷得見父于吳越之
間乃益西極邊口身病父且老每忽忽數移告乞骸骨
歸諸使者固弗許益病病遂篤以歿使者皆驚愕畀傳
符護其喪軫恤甚厚藩郡奠賻相繼民成攀號其亦可
哀悼哉慶陽性恬愉常屏居冥坐一室掃滌浣清器具
精雅灑如也好圖書自經史載籍下至稗官小說多所
通曉見之默若無能者可謂翩翩塵世之佳士已慶陽
名國寵字光甫號夷門生嘉靖癸未某月日歿壬戌某
月日配趙氏繼施氏子男二長卽鍾吉次鍾德皆國子
生鍾吉娶錢氏繼李氏趙出錢卽水部君貢女也鍾德
聘稽氏女一許嫁愼口施出茲以隆慶戊辰之九月
日葬于某地之新塋而余銘之銘曰蘭馨桂芳早見伐
珠摧玉燔明晻滅天有所厚命有薄厚者善令薄者促
既畀汝哲胡弗穀倏分奄忽世喈嘆魂遊西夏路冥漠
賀蘭山前鴈飛卻魂返南青關塞黑歸來故鄉何不樂
吳山越水固汝宅永昌後人名不歇

泌園集卷三十三

宜有常核吏無緣爲奸不得復收其羨民困稍息馬亦益良矣而大夫政先敎化暇則數從諸弟子授書明經示以師法朝夕樂與游縉紳之徒咸來觀聽由是絃歌洽而頌聲起數薦聞于朝爲諸郡縣最顧稍遷知沔陽州州故大水積逋五萬餘監司屬徵督趣大夫曰民貧矣吾不忍急稍立假貸法聽民自輸民感之輸先期集監司亟嘉賚金弊獎大夫愀然謝曰民以逋負罪而守受獎是幸逋以爲功非與民一體之義也卒辭之已而沔復水捍禦稍平而大夫念沔當下區每春夏交荊湖襄漢之水皆會非人力所能禦也獨築堤可乃請諸所部而身親臨率之築長堤爲不朽計堤成沔稱凌公堤

因樹德政碑頌績焉再遷廬州府同知值三殿興採石淮徐間名花班石石事初起民不知所採聚徒斂財以鉅萬有吏多侵弁徒或咨怨工是以慢弛當事者懼不測罪振恐乃檄大夫督之至則躬節省卻供餉爲諸吏先而親勤勞按行諸徒眾由是吏不敢欺而徒眾爭奮石就緒矣殿成有白金文綺之賜外郡受賞蓋異數也而人所最奇者當在椒時賊師尚詔起將窺南都而椒近郊一夕十八報大夫乃誓眾曰南都天下根本賊過椒則長江勢與共矣吾必以外守之因扼險置哨益募勇敢移文請屯操兵列營千里布旗鼓揚聲嚮爲畿邑援部使者視師曰賊方追吾從西來大郡且鳥獸散彈丸地顧有貔虎士耶會賊寇謀而大夫威名震諸使者皆察舉之其在沔有胡延璧者始負固抗捕稍稍集亡命寖强因圖不軌官欲興兵討恐益激卽緩之慮其後不可制方莫如何大夫曰是烏合散之易耳乃遣兩力士受方略出其不意擒其渠魁眾遂瓦解蓋談笑而定之云王部數爲予言大夫與人和無町畦至其介有嶽嶽不可動者嘗奉檄權鹽諸商實金手奩名餽酒怒而責遣因以平榷廬有斷事某以雅故餽茶受置于室而實爲其親犯法求解發茶得金因追還竝抵其親手法海勢糜求郡縣賂不得輒加辱獨大夫義形乎色其人媿投禮焉嘗曰卽以請謁非義乎進雖斫頭胆胸弗爲也性至孝始舉于鄉當宴而哭及子舉進士報至亦哭其事足怪而實以父不及見痛之宦游奉母王太宜人周旋侍養者十餘年逮轉南曹母卒絕弗仕矣志亦有足悲哉事二兄甚謹悉讓分產弗受歿而諸後事一切身任之曰兄猶父也其篤行多此類好標奬後輩遇其鑒識必稱才賢因佐其貧乏脈其窮成就而爲貴人名士者不可勝數士尤德之居家厭埃塩閉門卻迹數引墨客與談立詩十格賦咏意灑如也末年喜禪旁及黃老自謂有得別稱淨因齋主有以仕進勸者瞑目曰吾已結淨因矣予因爲之銘銘曰嗟乎大夫洞覽古今采珠文淵擷華藝林卿雲爛漢蔚爲茵輪靈芝擢秀五色

紛綸有典有則如玉如金大雅之什清廟之音未用于朝郡縣三試不勞而理所至稱治云胡能哉儒學餘吏倉卒遇變與眾爲謀時無堅城文有武備豈惟守疆思爲國衛雖曰未戰亦壯敵愾弭亂銷萌卓哉足記既列南曹朱紱將至豈伊盛時虛此國士悠悠閟耜然離世昔在乃祖謫爲編民隆平之薦實合楓宸朝有遺碩功歸武臣片言朝人夕馳行人睨之閭閻欲授國鈞煌煌際遇千載無倫云胡大夫一往不復世無隆平孰與推轂豈乏才賢隨時反覆用則雄飛不用雌伏我何與哉任彼爭逐振衣高岡長嘯空谷或爲鶯皇或爲鴻鵠晚結爭因冥懷二氏百慮無營中夜一氣永綿爾神何

遽奄逝生本有涯祉遺來裔既榮謝蘭亦森燕桂此焉葆藏世世無替

明故雲南臨安府檢校東軒閔先生墓誌銘

閔氏其先汴人也宋寶慶中將士某者避亂徙烏程之晟舍里中遂爲晟舍閔氏六傳而生綏贈柱國太子太保刑部尚書綏生珵是爲先生父先生名芹字時獻所居東軒遂以自稱云初烏程有二族曰巖氏閔氏故皆爲世家而閔氏贈尚書公綏實生莊懿公珪爲時民臣多更定律令載在國典而晟舍閔氏始著于天下先生少有大志承其家問弱冠爲郡弟子以力學得疾幾殆迺以貲爲國子生起家拜雲南臨安府檢校受

屢乘間請立嗣弗聽而君雅敬信從母弟沈君宗殿亦力請弗聽志倚諭德君也諭德君乃先君未卒之三年建藏於父塋而君左焉君有養女一嫁太學生沈應暘而應暘亦先卒至是襄大事者唯諭德君一人諭德君以道藝進顯時方議以任大用而亟于請告唯以君故緝紳義之而君亦誠知人得所托矣銘曰嗟乎善可以延世而弗嗣也德可以自致而靈蹟也友于同阡享弗替也從子是顯名則豈也我勒子幽以不墜也

明故封刑部員外郎固吾昌先生墓碑

昌氏宛平人其先以千夫長謫興化成因徙莆田家焉遂爲莆田人蓋天下言經學必稱莆田而昌先生治尚書學經明當是時有卓先生者以尚書爲莆田宗門常數十百人獨毛生鄭生昌生稱三雋以次都授諸弟子而毛鄭推昌生謂弗及卓亦曰他日昌吾學者必子也已而卓舉進士顯毛生鄭生相繼登第而昌獨詘有東里黃公者識其才欲言當路伸之闔而亟止曰吾不敢不慎其始也會部使者將舉鄉試先合閩八郡諸弟子而總校之署昌先生第一故事部使者高等即試見遺必有優異而督學使反抑昌先生擯爲昌先生益困乃退而居鳳山之麓絕意進取不與世通而徒眾從者愈盛益誦說經指剖析疑義無不人人得所欲其弟子遂已所親林玉中醫廢數與其子錢穀贈養林歿見其子必泣蓋昌先生篤大義有長厚德多此類居常忍詢酎

先生數往來二子間名就養實欲觀其政親教戒之每引古循良寬大及諸他名臣節廉爲法二子用父教所至多卓異先生喜會漢川忤景藩中貴人且得罪而寧波亦以舊嘗忤執政奪刑部謫武攸先生曰人臣當奉職死節官下吾兒素無點即黜謫何憾哉其持政慷慨如此性孝友父嘗病躬率妻晝夜待不解帶者數月備極勞苦人皆稱昌孝子歲大疫死亡甚眾家落與貲爲門者戒毋犯昌孝子家人尤異之小弱弟家落與貲更給之不椽椽罷使治田田蕪售財財隨手盡每乏輒更給之不必泣蓋昌先生篤大義有長厚德多此類居常忍詢酎

侮與人不爭行之發于至誠多所感化比之王彦方焉然昌先生雖子貴而無家自漢川轉而客眞州依故舊而刑部在謫所馳歸將從先生臘未及至會先生疾亟卒矣哀哉昌先生卒後三年刑部奉其柩葬莆又踰年而刑部復補湖郡貳方兒予輒嗚咽以墓碑請適余病請益至乃勉而作昌先生事載誌狀表碣中甚詳子特著其大者墓在莆錦亭山云

贈承德郎南京刑部四川清吏司署郎中事主事

黃雙湖公墓誌銘

黃雙湖公者其先世分宜人已而徙南昌明興徙天下豪宗鉅家實金陵輔固根本謂之輔戶有司以黃雄貲

中徙而雙湖公高祖友誠者自南昌徙金陵友誠生應洪復還徙南昌而黃遂爲南昌人應洪生子禎稱坦菴處士而處士生三子長郎雙湖公數歲能通古詩辭善屬對鄉先生見者數稱其穎異奇之稍長益就學學且成會逆濠方括城中有貲者攫其財而繫以役當是時黃雖屢徙而貲實雄郡中濠亟逮之攫千金名隸役籍處士大窘雙湖公年十六輒棄學去捽身奉奔走役慮險艱靡辭閒道父曰兒已落虎口矣願大人勿復念兒第謹門戶趣二弟學以無墮黃宗濠益恣叵測今徐觀其變可也既而濠反皆爲署其黨官職驅渡江獨雙湖公拒弗受或迫之奮曰君臣天下大分也寧頫天下大

法也分無將法無赦死卽死耳何從逆爲且成敗昭然理甚易見世安有毒民如飴而天祐之者若輩相隨族矣又可迫我乎遂拂衣遁瞷濠發乃歸未幾官兵縛濠破南昌城而兵乘勝肆掠處士倉卒避被執雙湖公亟趨代兵得之反接架刃使導抵家雙湖公神色弗動陰語其弟裒金金至父子俱釋家人驚恐慰問而雙湖公曰是何恐使也吾獨恐其苦吾父而辱吾家然彼志不過利得金耳吾故已先見之矣何恐蓋其臨難慷慨中有定主類如此性篤友愛自傷早棄學弗竟日夜規弟奉父教有程家方免于兵又遭燬室廬荆棘舊業喪走數千里從商賈親爲艱難圖復先緒而一切弗以關弟

俾專意儒術二弟遂皆以文學名實雙湖公成之也廓達喜賑施外族有三喪不能舉者舉之閭里有急者佐守持狀詣余欲敘曰先人歿且葬蓋二十五年所矣而墓中之石未勒竊念其勤苦植德生既未有以表見而歿又無所附以傳是委其親于草莽而終無聞也始不肖孤家居時數聞太史以文章序述當世之賢德必傳而恨未有緣今乃以奉職適值于此是天所以不忘其先人而幸其孤有以託也惟太史念之余乃序雙湖公

事而歎曰嗟乎濠之造逆慘矣當其熾時如虎莫敢攖燎莫敢近而雙湖公弱冠往役義不反顧何其壯也及其首難竊名號從之者如蜂攏加蝟毛學士大夫甘心受署或忍不引決者矣而雙湖公服役肘腋間獨奮而起其志遠其言正何其烈也至其逃亡不贍而捐驅代父指顧輦金又何其屢蹶而不悔處變而裕如也蓋其忠孝蓄積于中而大節炳煥如是而守又言父平居儼然瞻視不苟起居有常屬纊時氣力寢微猶斥去女婢不使扶須臾竟絕其廉廉有足多者此其所廉者然也噫嘻是眞足傳矣雙湖公諱璽字國信生弘治庚戌閏九月十二日歿嘉靖甲辰九月八日以子貴贈承德郎

南京刑部四川清吏司署郎中事主事配茹氏贈安人子男樞卽湖郡守才操卓絕其與有未艾者娶熊氏封安人女四長適任某次適徐某茹出次適巨某又次適熊某側室鍾出孫男二愼脩府學生娶張氏愼習聘陳氏孫女二一適甘某一許聘羅某守以父歿之年葬雙湖公于灌城鄉陳家橋之原而今以隆慶三年　月日銘窆焉銘曰世皆患險艱然志以艱遂節以險全則譬之玉磨益瑩金鍊益堅蓋常人以失其度君子以顯其賢向使雙湖公不逢逆亂或且泯沒閭閻卽乘時進用亦未必炳炳烈烈如今之可傳也惟此令德久而有赫貽謀誓嗣光啟宗祏繩繩後昆世世罔斁

明贈徵仕郎刑科左給事中雲壠陳先生墓誌銘

予嘗觀漢儒林諸人皆碌碌未有奇節可自表見而獨起經術家名經世守其學多貴顯或至宰相九卿而史氏敘其世裔福祚與諸漢元功竝何其盛與而予所睹記吳興諸博士弟子卽篤學身弗遂者往往其後必顯若合契焉而范太史數爲予言陳雲壠之賢予甚異之會雲壠之子都諫君行健得請歸葬其父與弟行簡持狀涕泗乞予銘予與都諫皆從中秘義相厚不可辭而發函太史狀也因諾曰是固與予言久矣按狀陳漢中人其先有名仲實者徙烏程歷五世而孫昇有高節重義能佐人急人至今誦德實開陳宗昇生琦是爲雲壠

父能守身爲善而早歿時雲壠方六歲家遭燬眾爭取財帛器物獨挾書篋出烈焰中屬人曰吾他日事業在此眾皆笑而識者驚是兒奇稍長益發憤見陳世隱約弗振思以學自致脫迹閭里詘首受書務博治篤志自勵日夜吟誦不休當夏蚊時輒置足兩膝中每坐達曙見者莫不相勞苦以爲昔之懸髮刺股不過也蓋其篤如此好深湛窮究奇秘恥掇拾皆紬心繹思根極體要含蓄儁永下筆人傳之卽諸名士皆自以弗及諸名士更相聚結社推長盟資其益而諸先生後出門下者且數十百人當郡授時層列擁聽而雲壠剖經析傳上下采獲必極奧微而因人所長左提右挈俾各有所

就人人皆自以吾師愛我感之于是諸生學成去而通
籍有美名者不可勝數而諸名士自其祉發高第躋膴
仕者亦往往不乏其人然而雲壠顧弗第凡七試有司
落舉雖蹟不悔恬如也晚見都諫兄弟穎敏因雜諸生
授程而躬率程督之即中程喜不中程輒餒弗怠益著
四箴立十二格列座右警焉其言具道德仁義之指朝
夕規切聞者悚然遠近愈稱服性孝友痛父早世母孀
身服素茹纑親爲艱難而奉母治滫瀡供具褕衣旨食
如富人周旋曲當其意母病號籲請代歿哀毀如不欲
生事伯兄敬順家儘單竭而悉讓父遺業弗受推甘分
苦逮老益厚不衰少娶于章館其家不私一錢章無嗣

族爭立矯悍獨擇諸從子宜者立之章祀賴以不絕淸
脩立行外不設城府而內剛介有觸輒勃勃發不能忍
善者傾身下之不善者屏弗與見嘗自誓過激終亦不
能改也然坦易無他腸記人之美忘人之怨洞見底裏
人以是樂親焉持身端毅即病亟神氣弗亂勉其子忠
孝大節戒勿用浮屠事言已遂歿嗟乎可謂好學守正
有德君子者已歿而鄉之言師法者必曰陳先生云陳
先生云陳先生母方氏諱賡字欽之號雲壠以子貴贈
戶科給事中再贈刑科左給事中生弘治甲子十一月
二十八日歿嘉靖巳未九月五日配章氏封太孺人子
四長即行健戶科都給事中娶鄭氏贈孺人繼倪氏封

孺人次即行簡國子生娶王氏次行孝郡庠生娶張氏
次行道聘許氏女一嫁愈文言學訓君允之子孫男一
光祖行簡出孫女二其一許嫁陸用駿兵部右侍郎北
川公穩之子行健出其一許顧行孝出夫陳先生身雖
弗用而都諫奉其學顯功名未可量其弟又將以文學
進諸曰藝穀者獲藝木者蕃陳先生之所藝厚矣陳氏
其未艾哉予是以備蓍于篇而附之儒林焉葬以隆慶
三年某月日地在某之原銘曰兒時冒焰挾書冊篤志
勤苦視兩聲學自牲生功益密命有所制心不易座蓍
四箴十二格身雖坎壈中有得行義脩脩介如石士知
宗模鄉慕德光啟陳基永無斁

明故棲筠處士張公配褚碩人墓誌銘

史氏董份曰子舅氏家難可勝言哉始子舅死于毒官
方拨治而仇傾家財倚有勢者抵構以其間外大父棲
筠翁及褚碩人相繼以憂歿最後舅子仲兄需亦下世
人之云亡家亦殄瘁痛哉于是伯兄震就祿遠方自照
磨稍遷棄其官不赴歎曰所爲萬里仕者欲竊升斗以
葬先人畢大事耳今官既貧而業益窘即萬一先霧露
恨可贖哉蓋棲筠翁葬已久矣而未有銘碩人歿以久
而未葬震獨念曰夫葬而無銘與無葬同歿而未葬與
無子同子誠已死而孫不能舉與無孫同震何面目以
立世也乃與需之子四聰等來言銘事會予方以太孺

人喪未能就也居歲餘又泣而言曰惟不得銘以不敢卜日月而溫氏兄應祿亦數責予曰子傷母而獨不念母所自出乎且忍使二大人歿遂卒卒無紀載比委于草莽者哉乃摧心裂腸拭淚而序其事張氏者其先烏程潯溪人也翁曾祖華甫以高行稱潯溪人言大姓有禮者必曰張氏祖恕父敏皆有隱德居潯溪翁少有雅度自兒時爲塢村褚丈人所奇遂歸女爲翁配因依褚治田宅盡讓兄潯溪所居而徙爲塢村人性簡重俊悛悛口不出辭未嘗折人以辨然論理道識要指犁然有當于時人亦不能難也顧不喜仕不肯授章句業而塢村口潯溪西有沃野膏田陂池之饒乃樂其地益規治蒔

桑麻藝林圃親率耕耨其間入其境叢陰茂植流泉掩護曖然隱居也大槩勤身檢節以起其家而不事貨息不爭廢鬻以兢贏利其古之所謂以正道自殖者與治家不得閑費自尺寸有經而問義所當不小拘也人以是稱之教子孫有法繩束軌限毫毛不得違度數延經生博士使子孫爲次受學傳誦日夜趣問所進稍稍究以師說爲處其然否多中幻眇經生博士捐几而聽之無不許善其行已極慎進退步履皆有常處至遇人煦然無不得其歡心居常微行瑣節皆可述者予少侍先府君太孺人之側時時言翁而予早不解事久遠不能詳也要之誠謹篤厚表裏醇壹斯所謂善人長者足以貽后昆而敦薄俗者與曩記予數歲姆携戲翁膝下翁授以古歌詩能言其義數賜千錢甚喜而予好弄不驚獨溫氏兄卓然成人起立不苟而翁兩取之歎曰術者言我宅相當有甥貴而兩兒皆不凡倘在是矣丁酉之歲予幸與溫氏兄同舉于鄉人皆以翁之言有徵而惜夫翁與碩人其皆逝也碩人卽塢村丈人之女始歸于翁輟屏鉛黛斑白力作詰身紡績織紝工與婢最者校食與下酋等人無嫡指家無遺粒翁積治產業多碩人之助也然與翁孝養舅姑嫡睦宗戚事上惠和敬恭而閨門甚肅其遺範餘風凜如也人故益知其賢平生不踰閫閾獨以子死官驗屍與翁相持出哭屍下悲號甚

慘官乃動曰是父母將并爲子死因可釋哉乃卒按仇罪然無何翁歿而碩人失明十數年亦歿嗚呼哀哉予見碩人失明後常處一木榻不下每飯不過數匙肉三四舉食蟹不過一節而壽九十餘而歿問之碩人往故少食如此夫味薄則神清而氣堅碩人自少能以勤儉助翁而壽老固以神用也然則世專以極味窮嗜爲養生者不已汰與翁名鳳字某樓鵠其別號也生　庚申九月十日歿正德丙子八月十九碩人生　丙寅四月十六日歿嘉慶庚辰一月十四日遷卽死于毒者也娶沈氏女三長嫁沈次卽予母太孺人次卽溫氏兄母也沈淵予父璟溫氏兄父瀚也予父以貢士不肯就

選贈翰林院編脩温氏兄父亦以例貢不選將待封云
孫男二長卽震授鎮遠府照磨遷周府審理娶陳氏次
卽需早歿娶丁氏孫女二適蔡槐陳梓曾孫男四四維
娶金氏四科娶談氏四聰娶黃氏四教聘陸氏四維四
聰皆學生曾孫女三適閔隆慶陳汝登莊寅玄孫男四
嘉謨嘉猷嘉言嘉行嘉謨聘閔氏嘉言聘宗氏玄孫女
六長許嫁陶某餘俱幼翁以正德辛巳葬潯南之箋字
圩今嘉靖辛亥舉碩人合葬焉銘曰痛者子黛則孫痛
彼朝露其槩如雲雖以憂歿實慰乃魂古云作德祚及
其昆諸孫彬彬實興于文將大其門維祚之存銘稽葬
緩終歸茲墳史氏勒石以示後人

余山人墓誌

史董氏曰材難之稱自昔以來久矣予睹傳記詭時自
放之士多肆志佚行大雅所不遝而紀冊載之達者誦
焉蓋其材亦有奇也予獨傷世慕融顯而忽簡徼喜常
蹈而惡殊軌故齷齪者進跅弛者退彼徼貧俗者生
不得籍死不得誄而豐爵厚植之家力能附名公先生
振揚其先以施于後而名公先生亦往往假借于文辭
傳益其事以爲重故富貴之家仁義存而貧賤之士名
行晦予竊歎之乃予於余山人有足悲者卽使山人與
世之勳德馴行之士自較其長短予知其不同日而語
矣比之庸庸浮沉里巷積著親賓纔鄙而有所托以施

後者此其人何如哉予故稍撰敘其事毋令其蒙晦没
而不著焉山人字濟之始自稱月山後乃稱華陽山人
然月山之稱行于世吳越間自士人以至屺隸皆知有
余月山氏者其先餘姚人後徙海鹽至山人徙潯溪潯
爲烏程大里多士人雍容好辭賦山人喜遊之賃舍其
南里居焉性敏辨善記問少嘗從所親閒詣郡吏乞部
使者所下狀郡吏重有難色約以厚賂吏乃持牒手示
之山人方一舉目因蹔所親曰弟出而覆其辭所親復
以核吏不遺一字乃皆大驚人或口舉其歌詩至數十
山人覆之不遺有難以多者至十數人皆舉數十山人
益覆不遺當其舉時旁顧諧笑雜以酬答若不經意者

人以是稱服居常能日誦數千言然山人亦自恃其博
其於書不暇深也讀書不肯爲舉子業專爲歌詩皆取
立就常從人呼韻韻畢句成能輒至數十篇皆亮節遒
響慷慨超絶見者稱善而山人酣顏叫謹亦若不經意
者人以是愈稱服然山人亦自恃其捷其於詩不暇深
也好大言盛自詡奬徧易其坐中人坐中知其多端有
口輒交務相折而山人詼調鏟出莫能窮者坐中皆靡
其遇富貴人愈益甚富貴人聞其材有欲振其貧者見
之皆否終其身竟困然其所屈服如茅勳部蔡歸德則
又從少年識之傾身抑下此又異也家貧嗜酒嘉六博
常治小艇繫所居畔每出游吳越間好事者賂之滿舟

即還多蓄酒饌遇過從者醉飽歌呼旁羙所有數見擊鮮不自知貧也或時召博家一擲而盡則又泛空舟出遊而返返復如初人或規之以子之材稍自捐挹何落魄至是且不及此時稍以贈遺漸斂贏省一買田舍爲後日計乎山人乃歎曰吾非不知顧吾不能邑邑從人間選羙求活吾願適意以樂吾貧耳取死之日千金與虛筐等也吾又何後日之計乃益縱酒博然山人其後亦賴勳部諸子居田數畝畝屋數椽吳江某地之上遂卒於此勳部厚賻之移書告歸德及予經營其後事會勳部謫廣平郡而予北上夜遇于清河屬子志余山人既而廣平轉南駕部予乃寄錢爲山人買墓地寄志以告

山人嗟乎如山人之材予志之使人知貧賤而有奇者不至晦沒又惜山人不重愼其材而放達以死也山人死某年某月日年若干父某母某氏妻某氏繼妻某氏子某女嫁紀某某年月日葬某地

明烏程董　份書

明故圮南余處士墓誌銘

余之先歙人也其後徙崇德安巨里元亂譜散莫知其始徙者然崇德人皆稱安巨余云元以來安巨余最著明興有顯衷者尤以貲雄于鄉而剛直好義氣與諸豪家爲忤諸豪家害之遂中以法得戍罪余氏之業微焉然人稱安巨余者不衰顯衷生永銘永銘生慶農生瑨瑨能修安巨之業而余氏復著是爲處士祖而處士父東巨君僖者實繼之傷余氏之中微而念父之思續其先也慨然自奮受經師學攻苦厲志以必欲大余氏之

門而數就試弗第用例貢授浦城簿非其好也浦城劇難治而簿勞會處士從父浦城乃踶請曰大人春秋高矣獨能俛首屈膝隱忍州縣間鬱鬱爲升斗祿計乎兒即不敏力能具菽水以無勤大人願今歸矣東巨喜曰吾志也且世莫不利其親仕宦祿雖卑譬之過屠門而嚼亦寄厲焉兒獨能以歸勸父哉始東巨歸已先決顧以處士言用益喜遂謝歸而浦城人業知簿有賢子緡紳士皆投贈處士成帙故簿庫官而父子皆有名浦城云處士既奉其父歸益治宴飲召賓客日夜以娛其父嘯歌賦詩樂也少有至性髫時喪母即哀毀泣長益痛悲之常曰人孰不欲以時養父母而時者難乘而易失即干吾母雖欲如父一日樂不得矣故其思母不忘而其事父尤若不及蓋其中所感者深也閭達好賑施其于兄弟宗族尤篤弟仲喜俠爲惡少詿誤遣官錢者千金仲死而處士盡償其逋又恤其嫠厚嫁其女交游親戚以窘來告傾身賚之雖昏夜不怠必當其意不能酬者罷其責尤閔喪葬趨人之急惟恐不至要其哀窮振孤仁心慷慨發于隱惻故人識不識咸德之語溪暴風夜二航覆溺死者百餘人立往白令買地盡瘞死者令勒石載處士事有挾數女子潛渡者處士見而疑之密詢女所自日平湖良家也賊掠而挾我因執賊詣獄服

巽白還女子其重義脫人險艱好立奇節類如此然謙退不伐望之溫然長者也與人交恂恂不貳居眾中若無能者人犯則謹避之以是鄉黨慕行誼者益推服焉教子弟有法數勑以孝友具書數千卷修學舍督訓習其中於是彬彬興矣癸卯子田舉子鄉庚戌舉進士嘆曰此子大吾門者吾先人之志而惜不及見也以子顯益謝絕城邑與名士結社屏匿佳山水間興至鼓檝浩如也人皆曰種藝者穫種德者榮水源深則龍魚出土滋厚則草木叢此理之必至也以千觀余處士尤信予家去崇德百里而近子曩聞處士賢數見崇德人好閒不止樹萱草所居每對鳴咽諸公憐其意爲作慕萱卷

辭慘容瘠令人嗟傷之田懵怛篤孝他日忠義所建立當不可量者處士嘆田舉進士感其父不及見抑孰知田方進而處士歿又不見其成也以處士之德而榮不終耶痛哉然安巨之余積數百年至處士教其子以有達者亦可以無憾已處士名懷忠字進之號圮南生弘治戊午十二月歿嘉靖庚戌閏六月年五十有二母費氏配趙氏子卽田娶胡氏孫曰望聘姜氏田以某月日葬處士西安巨之祖塋田乃以其同年進士湯子狀來徵銘予因雜采所聞而次敘論載之銘曰玉沈在淵其光燭天或爲虹流精靈蟺蜒寧爾潛德光獨不然今此理玉苞光九泉望氣者當觀蔥蔚在余氏之阡

明故封翰林院檢討徵仕郎一溪王先生墓誌銘

王先生諱祿字汝學世稱一溪先生盱之新城人也王氏故盱郡名族先生高祖益曾祖灝皆篤于鄉益仕爲無爲州同知灝河間府教授祖鼎不仕父達以貢仕建德訓導家旣貧仕不至通顯然盱江人論世姓言高衡德門者必名王氏雖富貴纓冕擊鍾之家自以爲弗如也然盱江人亦惜王氏世有厚德而名位不顯于時至王先生而益發憤有大志好博觀古圖書諸子百家言折其眇微見謂淺洽其在諸生時則人以爲且大振王氏矣督學關西李夢陽務尊古文辭懸設殊格簡拔卓異之士士少有當意者行部至盱獨首引王先生慰籍

之甚篤先生亦自許也然王先生被鄉薦而屢就禮部試則亦弗中乃亦仕爲福建平和縣知縣平和爲閩會極南五嶺所際辟在重山谿谷之間國家新所置縣法度草創條束未備民居則剽椎急則奮臂而起或挾蠱道以窺伺縣官自縣之初置縣官至者二人皆以敗死而王先生其三也至則廓達不疑推誠直心于民與之更始民皆服其長者務解苛釋嬈以閔其不逮節縻費以佐其窮專欲以德化之益禮學官修饗舍建廬溪諸社學出私俸買田以食學生時延進長老俾各教習子弟遂曠然一大變其俗成禮義之化矣則繕城垣備器械以嚴寇立保伍設要約以察內姦當是時平和號稱大治部使者方欲上王先生行能第一而先生乃疏言正大禮養皇儲二事人慮且不測幸主上明聖稍逮繫福州罷去於是平和人老弱遮道泣千里擁送歸則諸鄉各立石書王先生姓名又各采王先生治迹播之歌詩梓傳於世嗟乎以王先生行能使少須臾忍且立致省闥然後陳納未晚而忠過其分不勝惓惓以取報罷然王先生雖罷失職而海內皆奇其爲人王先生亦自薄其官茹苦飲澹有以自樂泊如也而會其子于難且中禮部試選在中秘拜國史紬金匱書視草代制而天子加恩封王先生翰林院檢討徵仕郎視其子秩而子難因數欲歸侍左右先生輒棄其書扈曰吾旣已罷居

豈固責爾以榮仕者顧吾有耿耿之志而弗克終且王氏自數世至爾始振幸顯在侍從吾又强食乃不思以此時盡忠孝大義以畢吾志而欲戀戀親側效兒女子乎子難謝不敢獨念明天子方歲冊諸王國而史臣實行因得以其間便道省覲幸奉節持冊爲親寵光業以職事行不至譙遣無何禮官且以名上而王先生訃聞京師子難被髮踴地哭欲死曰嗚呼天慘烈至此也曾不留數月獲見吾親而屬其友人董子遜銘其親行始董子與子難同列史氏間及平和令之事知子難王先生子也卒問如前言作而曰嗟乎有以哉子難之爲王先生子也子難于學無所不窺其源淵自王先生浹洽

也子難其爲人節儉英舊中無他腸好慷慨論天下事志不可詘茲王先生所誠直忠鯁也語云人名樹影不知其父視其子子于王先生宜銘初先生罷歸好爲文章詩詞獨成一家言參歐氏蘇氏法修著宗譜創王氏廟歲時率宗人合祀宗人賴賑者親力賑之撫弟孤如弱可謂彬彬雅飭君子已年六十有二卒卒某年月日于母李氏配包氏繼配郭氏曾氏包氏贈孺人曾氏封孺人子男六長卽子難名材包出次休機邑諸生次臬棐槓俱曾出孫男一維熙孫女三材將以某月日葬某地新阡銘曰直道而詘官信已而合難尺有所擅寸有所患其裔繄符其躬不試用施後世以勸九原

明故朴齋巨處士墓誌銘

朴齋巨處士者今吳江令岳之大父也吳江予先人之墓在焉去年予以奉母槻自京師而南令嘗臨其喪又遣人執紼導葬而祭之怛惻甚備予竊以鄉壤在疚之人而令待之有禮此其于境內甫有喪者當何如也心獨知其賢會予方家居哀苦若未有以報聞而令以處士故制將承服邑人士攀號送令悲其喪而痛其去者不異令之傷大父也令且行哭語邑學生沈嘉禾曰岳不幸失父母惟祖氏實教督之今奉職于茲黽勉夙夜以不敢廢墜庶幾欲使祖氏之訓稍稍較著子時而祖氏已矣惟是掩墓之石得附之名世勒之幽潛垂示永久此亦所以下告先祖子九原而死且不朽者也聞董子嘗秉筆國史多紀述當世賢公卿大夫之事儻賜之一言是炯玄臺而見白日也顧今在茗雪諸山之間去江百里而遠岳方日夜奔遷勢不能越壤而見君子因益泣下以狀授沈生輩來乞銘狀言巨氏黃岡人處士祖某父端文世有隱德至處士皆不喜仕然黃岡人言隱居篤行立信義植本務實可以敦俗者必曰巨氏云巨氏既皆有德厚而處士益坦直與人無他腸皆樂其簡易愈親就之然至義所不可卓然自持莫得而奪也要之必不苟與者人以是服其有容而嚴毅居家逡逡務爲謹勅趣子弟就學卽惰日繩之卽學乃喜晚見

令舉進士及爲吳江有聲乃益喜曰茲不負吾教矣沈生輩皆言令歲時使人候問處士必勉以樹立大義而尤以慈愛爲本指惻惻皆長者之言也處士益厭世塵薄專瀰文而寡實以爲詐僞繁而世敝矣反之者其朴乎乃自稱朴齋性儉約能積纖起家力作業勤本務廣然古之遺民也予往往見吳江人頒令如出一口吳江當津道要衝賦稅甲天下易以奢泰而令一切節省之身先朴素率之布衣儒者也與人交言簡意深登堂不疾呼未嘗以急怒艱責人者吳江人以是思令而不忍其去以今言之抑孰知其皆奉處士之教也顧令以卓異數聞于朝行且大用而處士不及見以爲令悲然卽

其所以教者亦足明已處士其眞有德而隱者哉予不識處士而以其孫觀之良信法宜得書且予有先人之墓在令所治而令行遠獨不得哭處士于前以附于攀號者之衆傳曰重其親者必重人之親予何以報令之臨其親而致不敢忘先人之意乎今旣已無及已則銘史職也不當以幽憂辭處士名大鵬字廷霄生丁亥五月六日歿辛亥七月廿九日年八十有五母尙氏配宋氏子尙忠娶熊氏女適張大鳳孫岳娶黃氏女適黃勉然岳卽吳江令也岳子二一舉一鳴某年月日葬處士庶安鄉高沙村之後畝銘曰歲在亥處士生歲在亥處士歿年數應應有德德不售昌其後是謂不朽吾銘勒

之示永久

明故奉直大夫刑部清吏司員外郎明齋紀君配宜人吳氏合葬墓誌銘

紀氏其先汴人宋南渡扈蹕臨安元有紀秀者徙潯居焉遂爲烏程人四傳而爲存和處士旭生循朴處士榮榮生棲巖處士中而棲巖生鉞是爲泉石公泉石公不喜仕而好讀書務多所涉獵築小山雜蒔花木日閉門挾冊不與俗通居鄉篤行擇地而蹈尺寸不失與人交終始無貳臨事執不可奪鄉之稱長者必曰泉石公云而泉石公實生明齋君君名濂字宗周少頴敏善記誦父愛之而兄遲鈍父嚴誦有程不中程輒笞督君進則涕泣哀請與分痛而退趣兄如程免父責日夕兢兢如弗遑自少篤友愛矣及兄旣長廢學不治產家遂窘君本貧積纖時贏以佐其急而兄儻易無他腸事乏檢制君數引繩立準俾不得過差雖窘而弗墜初君昆弟四人君其仲也叔子嘗無辜被重誣抵獄幾危君挺身傾家往救得出人皆義之然君貧益甚弗悔晏如也季最少早失母君攜與居者十五年同衾併衣分甘均苦撫之如子教之如師及季爲諸生學成能自樹立始慰入其家四昆如一人焉性至孝母病晝夜宛轉披摩身不抵席目不停瞬越旬而眦繫骨立家人憐之病益亟與吳宜人籲天祭呼請禱誓夫婦同以身代母歿不食

者數日憒暈欲絕久而稍甦吮血一號開者摧痛君行義本篤嘗從吾師唐先生游授斯道之指學益有悟而與錢選部溫太史及予爲石交每推君不可及而于三人前後皆舉進士乃君亦舉于鄉矣顧試進士數弗第久益厭遂謁選得光州州故汝寧輿區而相繼爲貪墨者所魚肉民不堪命蕭然矣君至歎曰嗟乎樹伐則本枯水洩則源竭民括之如此能有生乎乃下令罷供億平收發除罰錢禁賤市省里甲諸所爲州費而胺民者數下令悉去之令既下自長老皆以昔所未見民舉手躍足讙騰四郊相慶得生矣然州介淮黃汝漢之問寇蓋絡繹取道而君既悉革諸費無應之士大夫或衙君

藩府中貴人爭益甚時適有行州中見君諸所布令者察其實驚曰彼方自苦如是豈獨嗇人會泉石公嘗念子抵州貿一蹇驢從僕來居無何復策驢從僕去州始不議既乃知之則又傳相報驚曰彼親父子間如是豈獨嗇人于是爭者稍息衙者亦益解至有引車郭外驅過曰毋苦紀君爲也然君事皆有宜毋已甚廩傳減而不乏徒役少而無道亡久之更稍便焉州積薄無蓄藏民齷齪憒忮好訟而盜多盜訟者自尺布斗米數十錢以上或以上或懇監司下州而盜自尺布斗米數十錢以上或皆可想若君者眞雅醇讜偫之君子已君自州轉工部株連坐罪者亦不可勝數君閔獄大笑因閔民愚抵罔至此輒盡論釋報允遣出而君決大獄寔大豪立斷不爽毫髮莫不翕然稱神明焉然君遇訟必先諭以理弭其競心言之發于至誠人人感泣以是訟益少而所釋盜尤閒諭與更始俾知自新人人尤感泣願死而州仇氏者大盜也椎埋聚黨剽光黃間歷數守捕弗獲一日衆忽擁仇至君愕問之則諸被釋者轉諭其黨同奮死縛以報効者也君大喜勞釋者案仇而赦其黨盜以是益屏迹民遂安堵而州號無事矣君仁愛感化章章較舊多此類當是時政遂爲諸郡縣第一在州部使者察舉凡五去州察舉有二而遷中丞顏柱史尤嚴明慎許可皆以君爲舉首有敝車羸馬惴惴卓異之稱云而趙方伯者剛介嫉惡人也或忌君者中之以事趙疑而使數輩至州偵歷月餘無他言反盡得君諸所布令者治狀因執君手曰君精白我幾爲人誤矣而曾汝寧者尤潔廉嫉惡見君所釋重囚疑輕貸下州反其獄凡三下州三釋曾頗忿及治他獄有與重囚連者悟其冤因執君手曰君論平我幾自誤矣兩君與君子是益結爲知已語曰金鍊益精玉磨益瑩其是之謂與君平居嘐嘐不出口及辯義當否歷數十百言無觚滯貌柔和可親至當事屢折屹屹不可動予與君交者四十年至今言皆可覆行營繕司員外郎改刑部河南司員外郎而以州績進階奉直大夫封父爲奉直大夫光州知州而贈母丁氏封至此輒盡論釋報允遣出而君決大獄寔大豪立斷不

配吳氏皆爲宜人吳宜人者即所與君禱母願以身代
者也性端靖莊慧少嘗讀孝經女訓知大義故能佐君
事父母盡力繕紡續補綴故能佐君貧約茹麤糲甘澹
汩故能佐君操持君之賢宜人實有助焉吳故多仕宦
爲松陵世家而父柏山公淮尤以信義見重其族配陸
氏是生宜人宜人精組繡潔滌瀡能力勤治其家懿美
極多予獨著其大者如此君生正德戊辰十二月二十
七日卒隆慶丁卯七月十三日宜人生正德壬申八月
二十五日卒萬厤二年六月十八日君繼母口氏子二
有章縣學生娶理問丁君女繼娶贈南京吏部郎中沈
君女有德府學生娶縣學生閔君女孫女四長許聘舉

人朱君之子某次許聘太學生朱君之子某次許聘太
史温君之嗣子某茲有章等將以萬厤四年正月合葬
父母于簡圩之新塋二子皆游吾門有才志哭而請銘
子亦哭遂爲之銘銘曰德爲君子治爲循吏轉擢未幾
繼以隕逝哭胡弗命則有子而賢能嗣君志簡
田之陽精靈所會埋此雙玉蔚蔚其氣昌延後人緜緜
百世

明故太平府知事陸肅齋先生墓誌銘

今吳興言世家彬彬盛者必稱陸氏陸氏貴自瀘州君
始瀘州名震有厚德以詩書起家宦不終而訓子弟有
次嘗任人興著不好事機利而數誠信將之其始非所
以逐時而其後可持久川是不益饒而業不易墜與人

言甚簡事已往往可覆即城市史隸鄉野微細之人皆信君之能肅焉然君于太平乃以肅去其守官勑行廩廩不悔歸而益嚴既耄踰謹終其身足不妄蹈事不妄求口不妄發兢兢有古人長者之風又君之大者云先是南平早歿君既歸而御史亦歿惟君爲陸氏老內外子弟咸尊君而君善自怡樂數置酒與縉紳大夫高會縉紳大夫知其不妄敬目之人皆言陸氏伯仲顯名而季獨康壽以禮終始天固各有所豐也彼樹名于朝立義于鄉夫固咸有當爾苟德之不愆又何殊焉子與君之子陵游相善而御史之予隅舉京闈是歲予亦舉于鄉爲同年南平之孫穜舉進士爲比部郎與予同朝蓋

陸氏益盛矣陵有雅才學亦益博而亦如君久弗第至是君歿陵來見予于家以比部狀乞銘而予方治行諸之而未及銘也予還都而陵遣人數千里趣銘以掩壙乃序而銘之君名崗字如崗歸安人生成化某年月日歿嘉靖某年月日配張氏子五陵郡學生乞銘者也某先卒某某俱太學生女五嫁施偉凌啟嚴治張某閔某偉口口丞啟梧州府知事治太學生孫某某陵等以年月日葬肅喬君錢柯山之新塋予與陵及諸昆善而堉治予姻也故知君獨詳銘曰錢柯之塋君生所營也產色土而化文石其精凝也游斯終斯志則寧也盛德不當世後將興也徵逐諸昆慰爾靈也厥來烝烝視予銘

也

明刑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資政大夫訒庵吳公配夫人劉氏合葬墓誌銘

大司寇吳公山者吳江人父少保公以功名顯弘治正德間忤逆瑾罷而公相繼起始舉進士由刑部郎歷按察布政使司三爲巡撫都御史轉刑部左右侍晉大司寇數蒇直節其爲郎諫武皇帝南巡震怒命廷跪五日復廷杖三十幾絕而公不悔其撫河南也伊藩豎挾王爲奸利擿虔恣虐民被其害者不可勝數而臨漳强宗附肺腑猗角招亡命掠民財人尤患苦之前後當事者莫敢問公獨疏豎罪狀因請薄責王使改而論强宗免

爲庶人于是伊藩不勝憤激庶人等走京師奏訴公執政者亦銜公素伉入巧誣落都御史左遷而公不悔及之所以折逆萌弭釁漸爲國大計而菱腰咋舌如噬臍何豈人臣砥節不顧身之義哉乃窮究論勳棄市讞上久不報勳竟死獄中肅皇帝怒公奪公官歸而公不悔因日臣家起布衣世承誤恩媿無尺寸稱塞今得誅賊臣除禍首獲奉骸骨恩愈渥矣即旦夕蒙霧露填溝壑

何恨命其子曰昔劉公大夏以罪戍邊卽日荷戈去何
健也乃做民車陸走不掇抵利國監驛病作遂卒公旣
卒而伊藩竟以蓄不軌削滅嚮使早從公言稍去其黨
芟其蘗牿牛豶豕豫銷害本豈憂其後哉嚮使勳不窮
論或因緣得出藉薪寢虎禍起肘腋間又寧渠伊藩比
哉公平生謹厚言若不出口號稱長者及其臨大議奮
謗人訥我奮執決不撓爲社稷慮深遠君子以爲不可
及也公字靜之號訒庵始配毛氏贈淑人繼配劉氏封
淑人公卒且二十年而子禎奏郎署積例宜有馳典扼
時禁弗得請值今皇帝臨御閔正直臣謫斥者生有殊
擢沒有加恤撫按臣皆以吳公聞乃還公司寇官贈太

子少保會孫甕以參政恩加贈公資政大夫毛氏劉氏
皆加贈夫人先是毛夫人已別葬葬久不可改而劉夫
人新卒諸子奉其柩與公合爲公葬亦久矣有誌傳甚
悉而諸子以適當啟封幸再蒙贈階遣使賜祭營葬至
難遘也宜易題重紀並告父母以昭曠恩示來世乃相
與涕泣請余而公始終履歷諸善政美行具載誌傳中
余不著著其大者而劉夫人未有述余特詳云劉夫人
者長洲世家有賢德識大體性莊寡言笑至事舅姑則
愉婉夙夜潔瀡灑供饋伺起居承顏色務先意得舅姑
懽前姑王早世尤哀惻每王族屬至必厚禮以寓思王
以潔修顯後來者以文學進皆謹飭有漢石氏風其興
行之至誠見者莫不感動其篤孝類如此吳俗侈劉夫

且未艾尤益難也故天下稱吳公獨盛而余并著之公生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劉生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其世系子姓詳並見前誌傳云銘曰吳公立朝秉志直夫人鞠子其心壹始則相成終合璧吳江之水匯震澤洞庭諸山當前出天帝閼之地靈謐積精鍾粹延世德後來方興永無斁

明故煙村先生顧公墓誌銘

煙村先生歸安之韶林顧氏也父犁雲翁爲淩甥用外氏淩姓而先生一日請其父曰顧氏得姓自有夏顧伯以來以封國爲氏所從久遠而譜諜可紀者醴侯以後代不乏人今祖父用一時困依外家義不可背獨奈何

泯顧宗乎父蹶然許之復姓顧氏先生以祖隱元始徙韶林本當世亂不仕而子孫數百年閒遂無顯者恐其後益以寖微墮其先而無以光世系也乃補邑弟子員日夜吟誦不輟思以續乃祖絕業努力自致于時者困既久益厭會犁雲翁老且病乃曰丈夫之處世也得其時則龍蛇奮興虎豹炳蔚吾祖顧伯以下是也不得其時則苞光含章淵潛露潤吾祖隱元是也今迄數百年以至於斯命則有所制矣豈吾一人實爲之吾聞命不可徼時不可强吾既已困而方欲騁筆墨間與新進者爭逐上下茲不已徼有制之命而强難得之時者哉且士所爲屑屑神摩歲月希升斗祿爲榮養也今既不

先生揣知之益鑿池繕亭闢園場治廬舍畜音伎日與親爲樂置酒歌呼示以豐厚內歎窘多所質貸或時無償儲而犁雲翁不知以爲實瞻也大喜盡先生多方悅親類如此性儻易數從閭里聚會善撫掌談笑竟日意常怡然時有所開說人人勉以爲善解爭懌忿各隨所及眾自以不甌蹄也篤親戚故舊尤厚招邀造請無虛日常若恐不及者緩急扣門不以難爲解不以有無爲辭必謹盡力嘗慷慨語客曰吾幸免溝壑欲以餘年築一塾以教里之子弟設棺以給不能斂者終不爲子孫後日計也語無何病甚而歿嗟乎先生有志不得施用於時而僅欲施里中者卒亦不得耶嘻又何甚也先生既不

諱楷字壽夫別號煙村生辛亥十二月八日歿壬子六月十三日年六十有二配巨氏能勤勞恭愼助先生爲學以過勞得血疾歿繼配周氏有賢智子男二長名聽選官娶王氏次啚郡學生娶唐氏女四長嫁董份封孺人次嫁沈繼科聽選官次嫁施守學次嫁陸口孫男一君簡聘潘氏孫女二尚幼於是名與啚痛哭擗地以告於份而亟圖大事爲且曰子必以銘吾父份曰亟葬禮也禮大夫三月而葬同位至士一月而葬中外之親至今踰月矣世之孝子慈孫始欲愼葬而未因循者非慢也其志欲備禮也與其葬不得速寧不備而舉亟圖之是也中外之親附肺腑而知先生者份于分深銘其何辭乃抆泣而銘之葬以七月二十六祔口圩先塋其世系載先生父犁雲翁志中銘曰哲人云亡世之痒傷其亡于何于此中藏人固其宅神呵不祥抱志而歿中有耿光爾佑爾後而熾而臧惟爾不亡

明故散官直齋李處士墓誌銘

李氏其先河南武安人武安言鉅姓推李氏至明興有從戎東勝衛者隸衛籍遂爲遵化人而遵化之李尤著處士性闊達好游年二十則出遊江湖間嘗慨然曰夫賢豪卓犖遇合仕進建功業而流聲名此固有所長也吾弗能已謹垂堂戒踰閾守田里拘咫尺之地以老且歿吾弗爲已並江涉淮犯風濤歷險艱安居者之所忌而亦有天下之壯觀焉此吾之所適哉少善蠶書覽物之所嗜興踦通能知時而遇變遂因遊行賈專積纑齊爭區所至無不得意者乃益起其家凡諸賈事處士乃更折節儉約尙樸素被服如儒者其術以能擇人而處當寬易大度傾心推誠不警察微細若脫而畀之故咸樂爲盡力至其施於家者自贏縮信誌規畫條貫森列備具皆可以爲後式用是人益多其能爲好義賑施有告以急者必謹當其意事毫若切已立然諾本忠信與人言皆可按覆也動止進退皆有法人稱爲長者甚禮重之然

其飭身常恐恐畏巽遇佛卽好謝讓道避室慷然自持睦宗恤鄉尤號惇慤故其歿也邑之賢士大夫深所嗟惜云處士名文宵字道榮祖恩父友皆有厚德不仕而處士正德間嘗授散官非其好也故以隱終焉生成化十九年二月二日歿嘉靖三十二年五月十一日年七十有一毋口氏配王氏子男一錄太學生孫男二汝漢太學生汝淮生員淮先公歿孫女三適歐陽撫歐陽格張其仁俱生員曾孫男四模栴校栻曾孫女一俱幼予與處士相善久嘗試詢往所游歷與言名山川顧盼矍鑠如在也其意有奇焉至其家行確然不誣蓋隱閭閻而自淑者與初予授汝漢經而錄遊太學交好其父子

居京師夏月淋溢未嘗數從敖也問之知處士家法焉處士雖不顯而子孫率其教彬彬將有興者處士足尚已歿之明年正月八日錄葬處士城南龍山之新塋請銘而納諸壙予既交善其三世之閒知之獨詳誼不可辭也乃爲之銘曰嗟乎處士有四方之志而老淹一室有山川之游而藏之窅穹龍之巖幽是閟是啟爾子孫曰靡有斁生于予交歿予銘石世世咸式石可泐銘不可息

明故正議大夫順天府府尹畫溪姚公暨配淑人錢氏墓誌銘

明烏程董　份著

姚故虞系生姚墟以地建姓而唐中書令梁國文貞公崇以名相昌厥宗而文貞九世孫宋禮部尚書延康殿大學士祐以文學繼其後姚遂益顯文僖生子侯守梧州而侯數世孫文爲元長興學訓因徙家焉然張燕公撰文貞碑云姚自吳興徙洛則文之徙長興固復其始也以是吳興言著姓必稱姚焉而文生國用明興爲民兵萬戶國用生貴貴生士傑士傑生岳岳爲宿松令實留人謂巨夕內轉竟以京營事出爲福建海道副使當代廷尉陳公憲陳公清名振天下而岳前後嫗德縣並樹祠皆吳興人也識者美焉爲治蹟宿松誌中而宿松生貞輔以貢入太學是爲公父方太學之卒也家益貧公以孤童治經明諸遠近弟子員從說經者眾已而舉於鄉又舉進士授行人選御史按山海等關刺舉不避風裁肅然以次按陝陝故織文絨輸縣官供尚衣進御以中貴人督之多乾沒不訾而織龐惡肅皇帝怒罷中貴人改命御史專督適當事首公頓發主者臧弊織精美而省費四萬兩免餼給萬餘上以御史辦治陝矣乃進俸仍令按陝一年蓋特旨異數也初陝內多藩封外沿邊境藩數責逋有煩言而邊乏軍興遺隱患公獨兢兢籌畫力節省而又蠲贖鍰出餘帑稍稍足濟矣然公以陝迫虜阻險民勞苦宜安靜務簡易而時乃有議專設管馬都御史增設靈州備兵副使而關西本有守巡道又設涇邠道公曰政不修而多置吏徒煩民耳乃悉疏罷之而撫臣張鎬之償敗總兵吉象之貪鬻公曰此尤竊民者也乃亟論黜之歲適饑因內發倉廩賑錢穀以拊民而外振聲威壯敵愾以爲民衛故公在陝虜不敢輒犯民皆安堵云陝事既竣乃巡京營初京營冒鉅萬計姦利不可勝數而提督臣爲宰執肺腑親人莫敢何問公輒奏去其甚者宰執銜之公爲御史久荷上特旨留人謂巨夕內轉竟以京營事出爲福建海道副使當是時海夷肇難而閩當賊衝公獨飭武略嚴備禦卒免夷禍轉江西參政以母憂闋改陝督糧陝故按部地因親歷諸郡縣人懽呼擁道樂輸不敢後已乃轉江西按察使又轉右布政使尋轉左會時政方更始而撫江西者稍稍取故約束紛更之以傅廟堂指公屹屹持不可因大忤數侵公公遂謝病拂衣去居無何用言者交章薦乃仍以左布政起公山東公兩爲左伯輒先下令諸解銀者人則所司緘封進而出則以原緘發之公據案凝坐惟縣衡謹權錙銖無所移莞庫不得與可謂風清而至是議賦者亦欲以則準焉諸大僚方主其議公獨塵絕矣先是山東嘗籍戶分九則遇徭役輒以則爲差

曰夫則壤成賦古先王制也萬世無改而籍戶分則起於一時壤有常而戶易變且賦固壤出也今捨壤而案戶其本末舛矣獨奈何廢萬世有常之制不遵而徒以一時易變之籍爲據乎議者遂沮退其援經證古執法不撓類如此公經術明習而學深沈長藻鑑其按陝嘗典試事所舉皆陝之儁也陝翕然服之既而兩以提調參試事而典試者悉委重公所舉如陝故皆稱公知人能得士焉初宰執掌銓者與公無雅素而采眾論卽家用公復自左伯轉太僕卿未幾轉京兆自謂有大德而公未嘗通書已不能無少望及見又長揖不謝乃深恨而公恥浮湛薄比周本不喜仕遂一朝乞骸骨歸識者

曰古稱仕貴遇合今宰執方用公嚮使公一造門少濡忍何所不可致而始不爲謝繼不肯留鼎軸在前棄去若敝屣史有云鴻飛冥冥弋人何慕焉斯豈可與世俗道哉然公歸而少保馬公方議起公撫陝議既定而公卒矣斯亦有命制之耶哀哉予少嘗學易於游先生而公母游先生兄弟也故早與公善及予從太史後而公爲御史同列侍從故知公獨深公平生悛悛如不出口至其引繩墨切事情必磬竭無隱家居渾渾如不暇別擇至其察賢愚辨當否必昭晰無遺與人溫溫如不欲峻絕至其砥精白礪堅貞必始終表裏無貳此其大略也然公要以寬大篤厚爲本較然不欺以是天下知不知皆稱公君子長者云公至性孝友親病叩天請代居喪慟哭哀毀幾絕旣葬廬墓不還痛父早世視兩叔父如父視伯兄如叔父撫兄子如子悉推讓兄祖業不受而稟白家業不敢專家庭肅如也雍如也益葺鄆南祖墓良封樹置祭田纂族譜遡祖源流推功德所自紀錄其語言爲家訓又博采古忠臣孝子各序贊成書以示族且曰教以忠孝古之道也每月朔則大會族而洽比之申啟廸焉而又助婚喪拯急難匡其所不逮佐其貧故族自數十年來少失所者仁矣哉公恬愉寡嗜欲屏翳好不近聲色終身無媵妾喜焚香晏坐夫婦相敬有古冀缺梁鴻之風雖子弟不冠不見雖病篤必盥櫛屬纊無惰容怡然而逝若公者眞鄉之模準國之老成矣稱君子長者不虛哉公諱一元字維貞別號晝溪生正德己巳五月十日卒萬厤戊寅九月十七日壽七十先是以奏績蒙恩贈其父太學如子官而母游配錢皆贈封爲錢系出吳越王爲縣鉅姓淑人父處士滔母張氏而處士君有知人鑒識京兆公賢當貴乃以淑人歸姚而游太淑人安貧性嚴重喜樸惡靡淑人揣知其指乃盡脫簪珥綺綸爲疏布衣太淑人乃曰嗟乎此眞姚氏婦矣淑人益竭勞瘁勤織紝治膳饋奉爲姑懽病則宛轉晝夜扶掖必調適而後已用是稱孝婦者籍甚初京兆公潔修門無夜掃或有乘公出投饋者淑人輒屬聲

遣叱出之子是士大夫皆曰匪獨公能也乃淑人亦烈丈夫也淑人遂著名而京兆公廉益顯淑人生正德丙子二月十六日卒萬厤己卯七月二十六日壽六十有四公三子將合葬而持左伯陳公武選錢公狀來乞銘子以二公有道言足信而子知公固所親聞見者也乃稍傅益著之云三子皆太學生篤志奮厲必能繼公而發者長紹科娶處士施君愈女次紹儒娶縣令趙君文炤女次紹憲娶左府參軍閔君道孚女女一許聘吳參政公龍子道坦蚤殤孫男十一長光宇娶陳君履貞女即左伯公孫也光宙聘太學生臧君懋德女光裕聘布政司經歷周君文政女光宁未聘俱紹科出光世聘虞部郎王君豫女光治光德未聘俱紹儒出光啟聘太學生臧君懋和女光薦聘曲靖太守顧君嗣衍女光祐光祚未聘俱紹憲出孫女十二一適鄉進士張君天秩子郡庠生彝訓一適選部郎沈君桐子邑庠生之方一適太學生丁君良材子邑庠生應謨一許聘太學生金君敬成子志立一許聘曲靖子明表二尚幼俱紹科出一適都察院照磨臧君繼蕭子懋完二尚幼俱紹儒出一許聘太學生凌君釋隆子洪初一許聘進士臧君懋循子爾煥俱紹憲出曾孫女一地在唐興山之陽以萬厤十年壬午正月□日合葬云銘曰猗與姚公言不爲異行不尚同如璞外潤如玉瑩中名以義立身與道從屹然不撓寬大有容君子之德長者之風何不留上寅亮天工意所不可不顧萬鍾皎皎白駒冥冥飛鴻白駒可摯冥鴻莫弋鴛鴦所棲梧桐竹實彼鵷何知仰視曰嚇物固有殊志各有適彼桑之間一鄙叹之宅彼鄙之東五湖之澤人以爲失戔以爲得優哉游哉聊以永日與妝終老胡遽奄忽如可贖予人其以百我閒周召化行南國大夫素絲秉是正直夫人鵲巢專以純壹豈曰偶然實惟躬率矣越之王貽厥婉質淑慎其心孝敬維則脫彼綺綸恪共紝織梁鮑抗蹤孟桓接迹黜絕饋遺助此精白穀則同心沒則同室爰篤爾嗣昌啟家祐延庥綿綿望氣蔚蔚山川不朽爾世靡斁

明通議大夫南京刑部右侍郎白石蔡公墓誌銘

少司馬蔡公其先上蔡人宋遷都而秘書郎源者扈車駕抵浙因徙德清家焉遂爲德清人七世祖舜卿仕元爲福建觀察副使舜卿生可宗可宗生文浩文浩生綱綱生本本生麒麒生玘玘舉于鄉爲延平府同知而同知生公年十八舉進士爲行人性頴敏有異才好讀書一覽輒過傅極古今九經諸史六藝所纂百家所傳墳典丘索之遺鼎彝篆籀之秘網羅涉躐淡洽貫穿而時發于詩含英咀華落筆妙天下年少官薄而天下言才子爾煥俱紹憲出曾孫女一地在唐興山之陽以萬厤十年壬午正月□日合葬云銘曰猗與姚公言不爲異行不尚同如璞外潤如玉瑩中名以義立身與道從屹然不撓寬大有容君子之德長者之風何不留上寅亮天工意所不可不顧萬鍾皎皎白駒冥冥飛鴻白駒可摯冥鴻莫弋鴛鴦所棲梧桐竹實彼鵷何知仰視曰嚇物固有殊志各有適彼桑之間一鄙叹之宅彼鄙之東五湖之澤人以爲失戔以爲得優哉游哉聊以永日與妝終老胡遽奄忽如可贖予人其以百我閒周召化行南國大夫素絲秉是正直夫人鵲巢專以純壹豈曰偶然實惟躬率矣越之王貽厥婉質淑慎其心孝敬維則脫彼綺綸恪共紝織梁鮑抗蹤孟桓接迹黜絕饋遺助此精白穀則同心沒則同室爰篤爾嗣昌啟家祐延庥綿綿望氣蔚蔚山川不朽爾世靡斁

時方選才彦充宮館侍從輔導凡數十人獨擯公公閉門嘯詠不輟恬如也嘗以行人奉使還報命而轉比部員外郎久之以母憂去起而復爲比部公故倦游益厭上書乞南復爲南比部優游郎署閒而前數十人在選者十敗八九世以是高之自行人爲郎凡十三年所而轉歸德守歸德故州也方改郡而公首至譬之墾荒磧諸無所承公翦草萊闢城郭郡治小者立斷大者議又方疏戎政敝將上諸中貴人益忌之時肅皇帝以虜事怒本兵而見公祝釐時足微跛不悅因中以飛語徙南刑部右侍郎公喜曰是固吾郎署時所上書乞者也遂行然公行二年而足益病醫誤治之竟卒蓋年屢五十耳哀哉公詩本奇而迹其所游歷登泰山上日觀觀日出海中問秦漢所故封金泥玉檢處謁闕里過洙泗並大江沿句曲遡武夷數居金陵瞻鍾山王氣涉雲夢望巫陽駐衡嶽徘徊祝融峒嶁七十二峰之上轉岷嶓臨劍閣渡河洛窺中極入幽薊以歸此皆天下大觀往于公詩見之靈爽互相與發是以奇恣甚焉始其于詩喜鮑謝多擬齊梁如珠璣錯陳藻繪在目外無遺景內無乏思亦天下美麗之極矣而公顧恥其雕刻睨節聲律益平與錢劉並驅高岑接踵然要之精詣各有至者文亦力追古昔成一家言引繩墨切事情春容雅醇有足觀覽今所著自知堂稿七卷樞筦集若干卷白石文集八十卷嗟乎多矣哉稱才子不虛哉然公生八歲使以父且老乞終養不報又轉江西參政再乞養不報竟以父憂去又轉山東按察使江西左右布政使晉都則其父嘗撝之大儒湛先生論道輒首肯

其天性固有合也及仕而與江西鄒先生羅先生吾師唐先生益質微言究指趣學遂日進觀別著五經札記足明其潛心子道矣卽未及公所至而縣令不死其學當何如哉悲夫公名汝楠字子木號白石生正德口年十月初六日卒嘉靖四十四年七月三十日父同知公號虎軒公以南曹績贈祖及父皆通議大夫南京刑部右侍郎祖母嚴氏嫡母陳氏生母沈氏元配臧氏皆贈淑人繼配吳氏子一炳齊官生聘陳氏繼聘嚴氏女二長適國子生茅仲籍副使仲子也次適吳稼心炳齊將以隆慶二年閏十二月三日葬公郭觀山之原初公精白潔修不喜問錢穀產業而臧淑人力佐之起家及臧

歿家落矣又多難炳齊勢不能立而寄子陳獨賴侍御朱公敷保持之侍御公固衡之高賢自石鼓出者也今參浙藩開省湖郡所以恤公家者厚道高義卓冠一時公葬固待之而舉乃以副使狀來趣銘子與副使及公三人爲東髮交而子宦游頗與公相值知之較詳故備著云銘曰嗟乎蔡公生而夙慧才冠一時名滿海內江夏無雙洛陽鮮貳作爲歌詩超絕羣類咀其英華含蓄精粹蘊山川靈發鬼神秘國之琛寶朝之鼎彝叶胡不薦于清廟嶓嶓當世而乃陸沈金馬東縛麒驥辟加太阿惟其所試珥筆文人分符循吏飾以儒學合子經誼歸德畏威有遺愛緩急以宜變化以概張弛不違惟

道是賴踐更旣多撫綏靡懈秉鉞天中揚旌河外股肱皇家折衝邊塞方恃主知將熙帝載扼于中涓阻其大拜我思蔡公夙秉明哲始不競進晚不求合優游鄙署尙持高節況臻政塗豈能枉轍德如玉溫操與冰潔乃如之人何遽摧折千里之足限于二豎郭觀之原惟公之宮山川崇深望氣鬱葱埋其文章化爲星虹百世而下光被無窮

徵仕郎工科給事中坡東王公墓誌銘

顓旗校領兵屯顓東七十里遂自東平徙顓聚族居焉而王氏遂爲顓人仲和生文興生志剛志剛生普者自蒙陰徙東平明興從大將軍徐公戰扚嶺破堅配通普通生琳琳生晃晃嘗治尙書爲顓弟子員弗第卒是爲公父父鮮兄弟獨生公二年而孤母錢氏亦蚤卒當是時外無期親內無長母王氏勢若綫而生母吳者未笄歷拮据履險艱嘗荼苦誓死撫其子以無墜王宗公感母劬勞痛家難而遭寡年十二則力耕顓陽勤豫穡以養母稍成立備甘旨而母吳亡矣蓋公方弱冠而慟瘁幾殄治喪盡禮營葬有法人哀其孝而稱其志焉少孤不務舉子業不喜仕進而好延名師禮賢士以篤教其子厚治具供帳數督趣之及子謨舉進士爲推官

則教以厲明哲恤民命無懈而謨奉命惟謹及謨召入爲給事中則教以竭忠盡事主上無懈而謨奉命惟謹謨爲推官有卓異名而其爲給事有正直名皆公之教也于是兩封公如其官故事郡縣非部使者察舉卽奏績不得賙封而謨以卓異數察舉自推官得封蓋殊典云而其爲給事也則以穆皇帝登極恩再閱歲而再膺褒命鄉人榮之至是而王氏赫赫振矣人皆言一年之計種穀十年之計種木百年之計種德王氏幾蹶而復興始微而繼振者其德懋也然公貴顯不自居出不具車馬衣不事文繡較之耕潁陽時如一日意恬如也居不樂與當塗交非元旦不入縣庭不能與縉紳罄折至

其遇鄉父老雜然閒處歡然道故攜酒促酌問桑麻序田里興劇而咏暇時而奕則又未嘗不爽然暢也平生重行義好賑施鄉黨有急者傾囊赴之不吝而緇黃者以禍福怵喜人則堅拒之不納蓋公之待其鄉甚厚而持其身甚端類如此人謂公德懋者此其一也而公素不飾言語不尙表暴其美行亦不能盡稱焉然吾聞公母吳之亡也適公生辰公逢辰則悲痛卻飲食有舉觴爲壽者輒益泣不自持迄公高年而家人愉其指未嘗以宴喜爲祝公亦悲痛不以既老衰若公者非庶幾所謂終慕者耶始給事君出參楚藩而念去公遠欲乞歸養公不許而謂所親曰吾兒早計吾近七十始足慮耳既而六十八而卒卒之日子孫羅側顏色不惻引鑑整冠從容而逝夫未卒而預知將卒而不亂若公者非庶幾所謂達生者耶公大者章章如是斯亦足以傳矣先

是子嘗承乏校天下士得給事君奇之而給事君于予門不數數也及子報罷而給事在楚藩貽書慰子義甚篤既而當事者怒給事以正直忤自楚左遷業又自左遷轉僉浙憲予居浙甚僻而僉憲君迂道過予義尤篤及僉憲君聞父疾亟疏乞歸未得請輒棄官去則復迂道過予益篤蓋其以父疾憂惕身亦病且殆矣抵予家匍匐不能見予亟往就之獨涕泗承睫咽不語意若有爲者及僉憲歸而父疾彌甚籲天請禱靡遑乃刺心血和藥進之越數月而公竟不起矣乃從千里外遣人計而乞予言誌其墓焉會予亦病病且久而僉憲君從千里外遣人者三予固聞僉憲君至孝有傷心者念其懇不可辭也遂次其事而銘之公諱邦益字子謙別號坡東生正德庚午二月十六日者卒萬厤丁丑二月二十一日封文林郎直隸保定府推官再封徵仕郎工科右給事中配郭氏工部郎中昇之孫女再封孺人子三長卽謨配姜氏贈孺人繼配劉氏封孺人次詰舉人配李氏□□增之女女一適楊益炳孫男五尙循尙衢謨出尙從尙復訓出尙徵詰出尙韻學生孫女五長適尙克孝百歲翁□□府通判□□之孫次許

聘吳倨國子生仕榮之子餘尚幼謨等以公卒之年四
月二十八日葬公韻東河之南鳳頭屯先塋之側其銘
在後歲者以予病且還云銘曰由洗顏濱莊樂濠梁幽
人之貞千古之芳公從往躅于彼徜徉從容靚化委順
之常鳳屯之原白雲之鄉優哉游哉業以無疆
明故封孺人累贈一品夫人沈氏墓誌銘
一品夫人沈氏今少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
大學士徐公之元配也公嘗過份出諫議龔君所爲夫
人狀屬份誌之因言夫人早世傷其賢懼遂泯沒葬三
十年而墓石未紀蓋慎之也茲以屬子矣份竊念公當
代鉅老以夫人之賢宜得位望崇重足信後世者序次

其事以傳而謬辱小子不稱非公始慣之意也謹謝不
敢居數月公益趣之遂復念份門墻士幸列國史紀載
職也公有命不可辭按狀夫人家世松江華亭人祖淮
雲南按察司經歷以文學名父錫邑庠生號柘山嘗自
奇其女擇壻惟謹初大司馬聶公爲縣令方以古學親
督率諸弟子鮮所當意獨少傅公年未及冠有大志喜
力學令數目之謂夫人父曰必欲得賢壻莫如徐香父
亦心奇公曰是公輔器也遂納聘焉未幾公舉于鄉又
舉進士及第授翰林編修故事進士未娶者得請于朝
公以翰林賜假歸娶蓋榮遇也子是郡中人皆稱沈氏
能擇壻族黨爭夸夫人乃夫人兢業若不自勝者事少

傅父贈少保公母太夫人顧孝敬甚備當是時贈少保
公端方飭厲動以道自持太夫人尤嚴家上下廩廩夫
人婉約巽順獨能得舅姑心既而從少傅公北上道聞
贈少保公之喪公哀痛欲絕夫人亦慟甚曰婦事舅姑
猶子事父母也子既不得奉湯藥視飯含婦復在遠何
以爲解乎歔欷惻怛聞者感動居常以不能事舅爲恨
事太夫人顧尤盡力數先顧意承之待長姒甚恭無大
小輒讓曰是吾舅之冢婦也待公母弟有禮勉以務學
撫恤甚至曰是吾姑之幼子也顧是以益歡而公弟太
僕公至今每言夫人必低徊歎嗟不能已歲時爲致祀
云公既貴家益薄夫人紡績售緡勤作積纖爲旦夕

具施棨紝簏縑左右紉綻服疏葯糲勞苦不自休或言
諸貴人皆珠璣綺綈坐而鼎食今即不能何乃自挹損
如此夫人慨然歎曰嗟乎夫儉者廉之操而奢者賂之
端勞者善之基而逸者縱之始也今仕宦而敗者未嘗
不由于奢與縱吾夫方厲志節吾敢以是爲累乎抑吾
樂此不知爲苦也人乃稱服然夫人性慈仁好周給親
戚有急者必視力所及賑之或不能賑即慘慘不樂會
父坐縣中役破其家吏縋以重法甚窘夫人遽出奩笥
陳于堂泣告公曰父迫矣何用此爲請悉以是償其逋
少延須臾命而公亦傾家所有資之事尋解然夫人竟
以憂致疾卒于京師夫人莊重知大體不喜巫覡疾且

亟家倉皇欲禱祀力起止之與公訣無他語但云當以禮儉勿用佛事恨其不得終養太夫人而已識者偉其言而悲其志焉夫人生弘治乙丑十二月二十九日卒嘉靖庚寅六月二十六日年二十有六封孺人贈恭人再贈一品夫人母錢氏子一尚寶司司丞璠娶季氏封孺人孫男三長肇泰聘朱氏次肇祥又次肇遷孫女二長許聘包漸林次許聘郁伯純始夫人卒之明年辛卯公以諫謫延平推官攢窆夫人于蔣涇之祖塋某年改葬于白洋灘之新塋今年庚申份爲誌其墓竊以詩人歌王者之化始于室家繫之周南召南言化自周召出也茲公實有周召之任將與二南之風而夫人命弗永

惜哉然公方以道德輔主上媲美成周天下所歸頌而尚寶君能循雅守家法夫人亦可少慰矣尚寶實奉明旨馳檄歸因以□月日安誌墓中云銘曰古者婦德不見于時維彼二南詩實歌之王化所始匪伊則私緊古邈矣疇是則倣猗與夫人實秉恭孝勤爲善基儉則明操胡德斯美而弗永年嗟乎夫人維邦之媛人何弗淑悠彼蒼天吾師少傅佐主于道海內頌之曰周與召匪毋我負人人有德于已者弗忘必報之至嘗所施德于人者如弗知也周恤宗人賑其急遇婚嫁大故輒趨辦治卽捐家所有無吝尤篤友愛親兄弟五人常同起居其筦鑰公錢穀不私均賦代役翁然如一家見者以爲古姜肱不過也會部使者喜鷹擊蝮蠚立威每逮鞫死

顧本名族其先顧臨者當宋熙寧時以給事中歷吏部侍郎龍圖閣學士而諸學士蘇軾孫覺等皆稱其凜慨論議凜然有古遺直風而臨爲會稽人臨孫隱元者始徙吳興之韶林遂爲韶林人而隱元五世孫煒元者爲元宿松簿官卑而治狀著得祀名宦祠而煒元三世孫原愷者當元季盜起大盜竊名號據吳中羣盜剽攻肆出而韶林吳之西界也當是時邑無完城里無寧墟韶林居其閒如斗大獨原愷號召集少壯爲兵築堡壘隱若敵國盜不敢犯會天兵平吳遂定焉人賴其保障皆感泣而遠近莫不知有元愷名明興采漢徙強宗以實京師之議號曰富戶而原愷首在徙中家輦轂下者四

十五年而復歸原愷生彥璋彥璋生儼儼生璇璇生佐是爲怡竹公蓋處士父也怡竹公娶姚邑令女孫因徙婦家居焉爲姚莊顧氏而人稱顧氏者必曰韶林云初姚母孕處士將就蓐處士父忽夢有袍笏貴人者至車從甚都衞仗甚設方呵擁入門驚起亟視則處士生矣甚異之及長倜儻瑰瑋立然嗜尚忠信嘗稱寧人負我毋我負人人有德于已者弗忘必報之至嘗所施德于人者如弗知也周恤宗人賑其急遇婚嫁大故輒趨辦治卽捐家所有無吝尤篤友愛親兄弟五人常同起居其筦鑰公錢穀不私均賦代役翁然如一家見者以爲古姜肱不過也會部使者喜鷹擊蝮蠚立威每逮鞫死

改吾銘弗易

明處士竹墟顧公暨配巳孺人合葬墓誌銘

鞭箠下者十八九民聞逮輒避匿不能者家必哭送之而處士兄被重搆逮急適病不能行方無措處士乃奮往挺身代如赴虎穴無難色及鞭箠幸不死既脫虎口無德容識者高之其重友于輕生好義緩急無二類如此初予婚于顧而婿翁煙村公者處士公之弟公蓋子丈人行也而處士之子富川令震者與于爲東髮交以文學道義相砥礪志趣相洽其游如昆季歡以是嘗數過處士家處士頎而皙樸而毅目光瞭而晶熒與人無煦煦言而意厚見人不喻喻熱而情親每予至雖病必出雖高年必終坐數而不厭久而益眞藹如也予乃退謂所親曰嗟乎漢人之稱長者有味乎其言之也今

處士公義甚高多大節而謹慤厚重專務實行黜窾詞非漢所謂長者其人哉而今俗益偷文益盛薄先進而喜後生不知其所抵矣孔子稱魯道斷斷者所以傷俗也予蓋重感歎之而予先淑人每歸寧顧氏數爲予言巳孺人者誠賢母也其敬養舅姑有禮惠愛諸子孫內外有恩拮据佐家事有法與婦婢分工共作作與最上者等食與最下者等唉苦習勞晝夜不遑息事事有緒其言猶在予耳不忘而富川言處士父輕財廓達始讓祖產千金繼讓外家產亦千金弗受蓋磊落丈夫也而家遂不振獨處士身率五兄弟盡力畝畝而巳操井曰爲諸妯娌先積纖累勤家以日起而好施賑無恡惜其

佐處士起家而多行義者巳實有力焉巳亦白馬鉅姓孺人祖璥以貢爲國學生父璧母凌氏大中丞晏如之後裔孺人生而早孤育于仲父某仲父有隱德人稱其爲王彥方之流數訓以內則女史家教肅然孺人之賢蓋亦有自云今年冬富川將葬處士以孺人配而匍匐過予曰震不肖無能爲辱而公實重吾父母矣銘非公不可會予病未亟就而富川之子御史自京師貽書來曰始爾行兒時嘗戲大父母膝下大父手撫之曰今日與汝出迎之而大母夙夜治具供帳如天人弗遑暇蓋董太史且來斯固目弟子員而吾知其爲國士矣嘗試行不肖不足以辱而大父母素重公矣銘非公不可病

有閒遂次其事著之處士公諱嶽字惟高別號竹墟生弘治己酉八月二十一日歿嘉靖乙卯九月五日壽六十六孺人蓋始葬北沈丸圩至是合葬焉子男二長卽富川震娶茅氏按察副使坤女弟也詳見副使公所撰墓表中繼沈氏又繼施氏次繼宗天女一嫁理問沈价孫男五長卽爾行陝西道監察御史娶施氏爾志太學生娶費氏繼閔氏爾德娶茅氏爾力邑庠生娶施氏爾功聘王氏孫女四一適曹某一適胡子升一許嫁吳繼祖一許嫁沈之壘曾孫男三堯京邑庠生娶沈氏爾行出舜京聘茅氏湯京未聘曾孫女一許嫁施某皆爾志出初處士公嘗語巳孺人曰吾先世自龍圖以天官學

士建功名熙寧間而數百年無顯者其思所以繼吾祖乎乃多方教震震亦篤志力學治經明諸督學使數考校冠湖士十不失一而竟弗第厘爲富川然富川學以弗第益博親以微言奧旨授之爾行遂取進士魁選頃嘗數上疏言事中外稱名御史而人言龍圖以諫議有古遺直風爾行以御史有龍圖風可謂能不匱其祖者矣而諸子弟皆有俊才益厲學顧氏眞未可量也葬以萬厤壬午正月朔日墓在北沈丸圩之原銘曰古稱盛德其世必興處士敦慤孝弟力行重厚長者老成典刑赴兄急難義重鵴鴒奮身代死不顧其生生應奇夢祀笏降禎天命匪偶未顯厥徵昔在陳氏實叶鳳鳴歷千

累世乃爲國卿周室掌夢與筮協靈身既植德配以順貞源深流長本固末榮不在其身在其後人子以經術比漢儒林孫乃嗣起振忠直聲父教彌著祖武有繩天子之詔赫赫明明將膺曠蕩蒙祂賁塋絳騶寶翟內外寵承理有先兆象乃預呈世冏替尙視茲銘

泌園集卷三十六

明故贈恭人莊氏墓誌銘

明烏程董　份著

莊恭人者今大中丞陳公元配也初予從太史後而陳公爲御史與予善至是貽書曰嗟乎吾莊恭人之賢而足傷也太史公方敘述當世賢公卿大夫之德窮不遺閭閻幽不廢閨閫甚盛天下莫不聞乃吾莊恭人歿十餘年所矣始葬東山未有識茲卜改兆吉以待太史公一言非所敢望也敢以請予謝不敏會予病閱歲寖加而陳公從數千里請數至不輟益勤已而病有閒乃稍按狀而著之狀言莊恭人者閩世家某郡守三溪公之

女也少頴慧至孝知大義始歸陳陳公念母恭人口氏早世有婦而不得一日見也嗚咽泣承睞哀不止恭人亦念爲人有姑而不得一日事也亦嗚咽泣承睞哀不止是日家尊章諸姻婭親戚及諸侍嫗從婢見者皆泫不能視滿堂皆驚既歸潔瀡灑醯醢外事陳公父大中丞雙溪公甚備雙溪公亟稱孝而內事陳公繼母高庶母王亦亟稱孝不置王始因陳公失母撫陳公有恩故恭人孝事高而事王與高埒重恩也子是二母皆懽人尤難之歲時恪共祀惟謹至恭人忌輒追慕嗚咽泣承睞哀不止如是爲常蓋篤孝其天性云歸陳甫匝月而陳公數游諸他邑授諸弟子經率歲一再返返則輒慰勞問指授若何業進有幾無兒女子刺刺言閭陳公家居益勉懋業夜則挾篋纘纘文或理絲枲泉助陳公誦不休倦則起欲祗日而忘翁大人堂上之屬望乎而忘母恭人地下之銜戚乎彼閉室出其書錐股流血者何如也陳公感益發憤及陳公數困弗第頗悒鬱則又慰曰夫桃柳春豔蘭桂秋華物固各有時也鶺鴒決起鵾鵬扶搖物固各有志也茲亦厲志以待時而已世豈有才如予而終困者哉何悒鬱之有乃身椎髻布衣悉解故嫁時簪珥綺繢裝貲以資陳公學陳公愈感發憤已乃舉于鄉又舉進士先陳公未舉時恭人嘗夢恭人勞之曰孝婦甚苦吾兒困不三期舉矣迨三期果然及舉進

士又夢曰孝婦亟起吾兒明日歸矣越明果至人皆以恭人孝感云自陳公以進士授推官察卓異召選御史寖顯而恭人服疏攻啖不異故椎布時儉約其家有加乃知所以日夜厲勉陳公者固非爲其身富貴計也恭人亦賢矣哉予惟古婦德不外見其著者固附其夫以傳也故羊叔子斷機鮑子都鹿車王仲卿牛衣載在史傳至今誦之不衰則以三氏固賢而三君子尤足附也今恭人事與三氏略同而陳公持風紀抱經世才他日所建立當不在三君子下其必傳無疑已而陳公又言映哀不止如是爲常蓋篤孝其天性云歸陳甫匝月而陳公數游諸他邑授諸弟子經率歲一再返返則輒慰

未幾恭人竟不診而卒當陳公待命公車倭寇薄樂城急眾懼無措獨恭人顏色不變第日懷三尺白綃曰即更急吾持此從恭人地下矣何懼其家及閭里皆異之蓋志節廉廉類如此尤足傳矣陳公名省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協理院事封父雙溪公如其官贈母及莊皆恭人而繼母高封恭人今轉右副都御史巡撫口口而以高喪歸得改葬莊恭人生嘉靖甲午九月二十九日卒嘉靖丙寅十月十六日子男三長潛娶主事林君朝聘女長源聘參政林君舜道次長濬聘長史君德女長濬長源皆生員女一許林口大宗伯林公翟公二子皆在彭取中嚴之則奪他考官卷也以是人

傳德足彰也附青雲之士有耿光也貽厥後世其延昌也

明故南京太僕寺丞王子敬先生墓誌銘

明興重翰林自庶吉士始昔周歌吉士未有其官皇祖舉數千載曠典開文樓置館駕數幸親校肆優異之而肅皇帝諭閣臣以翰林承顧問備輔弼宜慎選而王辰歲選而報罷罷復選之甚慎重也至辛丑歲上親命題覽卷定其次而浙王子敬者在選中浙首省而子敬發省解第一人爲東南才子海內博士諸生翕然退讓之目蔽日月又何可忍也乃抗疏疏上肅皇帝下其事詔獄逮彭張雜考之引繩批根得其實上盛怒立罷翟鑾其二于而彭張或黜或戍他考官謫有差蓋天威赫赫者也皆推焉而子敬獨善予予兩人自以幸居著作庭

震矣先是言事者多不測事至則錯愕搖手皆寒心及
子敬挺身撼鼎鑪犯忌諱而赫赫若此人乃謂天子本
神聖而下無正言卽言不當耳觀王給事疏一入而譽
之震霆一擊天地開朗矣于是人皆稱壯偉而權貴人
目之恐其建白益多將及己乃因事出爲湖廣按察司
知事轉廣東新會縣知縣縣負海習獷利好訟爭而憤
忮多豪豪皆賄官休民恣吞噬民畏苦之子敬乃密召
縣父老具列諸豪姓名奸宄狀次第翦艾人不知所出
稱神明而盡案諸訟訐傅爰書論讞考當無枉始而訟
者嘗數百人至是咸輸服稽首稱神明者益衆踰月訟
遂清縣故椎埋多盜而黃毛鼠者大盜也怙險聚黨數

劫掠莫能制子敬乃部民兵嚴號令設方略立擒黃毛
鼠散其黨千人戮有罪宥無辜而大盜既詠小偷咸息
袍鼓亦益稀矣而瀕縣海口最鉅數決于敬令諸犯載
土與石贖既具因多置破艘實土石其中沈之口遂塞
換地盡爲腴田新會稱樂土焉初遷謫者畏嶺海所從
來久矣或抑鬱失志自傷或負貴不親事廢職乃子敬
獨晝夜竭力爲民勞人以是益稱之暇則引搏士諸生
傳以經術親授師指而擇其俊乂厚廩餼勗其成而邑
人白沙陳先生者儒宗也延禮其裔梓其書使學者知
所誦法其在楚則校選文苑詩布天下而苑詩天下不
多見見則苦其繁及校選一出皆踴躍稱善蓋子敬厲

精任事而以其閒崇文重道孳孳如不遑多此類而楚
中諸生吳國倫者嘗以文投謁一見驚曰此我輩人也
當取高第以文顯既而吳亦發省解第一人爲給事數
遷謫而與李于鱗王元美稱七才子于大略與子敬埒云
子敬自新會轉南京太僕丞人猶以淹屈而終以權貴
人銜之言者受其旨論去爲夫士以挺身誓死披肝膽
言天下大事于前而望風承指之人乘瑕釁撻細微以
議其後此蒼伯之所爲作也亦可深歎矣然子敬至性
篤孝歸而父母幸無恙旦夕具甘旨治尊俎捧觴上壽
數自暢二大人前愉愉樂也若不知有罷官者及父沒
而摧痛毀瘠殆矣及母沒而積痛益殆數垂絕若不知

有生者尋遂卒哀哉然子敬卒十年而子荁亦舉進士
選吉士授國史編修纘其父稱才子而國史君奉使還
紆道百里枉車轡而臨予會予閒出而駐車解轡者越
五日見則欲獻持狀乞銘子因謂之曰古言求名于朝
今子自長安來欲顯其親名而以臨予左矣然子與而
王先生遊踰四十六年而歷歷在心目事本末非外人
所具知也子固當銘然于閻王先生將卜宅嘗夢巍樓
棨業有大槐樹亭覆其上旁有指之者曰此公家樹
也寤而立起如卜宅所則樹果在焉因定築居之今綠
槐堂是已夫槐者古三公象王之上世嘗植之且王先
生膺先皇帝懌重之選而其志未畢今在子乎夢實命

之矣子因論次其事歸焉王先生名交字子敬一字徵久別號龍田晚乃號同齋慈谿鄞德門里人其先義之仲弟璘之實爲始祖越二十世而大父琉爲廣德判官父睿舉進士母周氏配費氏早卒繼配薛氏封太孺人子男四益國子生娶張氏荃娶董氏堇娶蔡氏荃堇皆庠生萓則國史君也娶陳氏口口繼娶包氏封孺人女二長適包覲次適顏子望俱庠生先生生口口丙戌八月八日卒隆慶庚午九月七日益等卜以萬厤丁亥十月葬口口之原銘曰高山峩峩誕降厥靈大海湯湯通凝其精精靈鬱結明哲挺生荷帝之選禁秘是登圖書之府著作之庭珪璋既琢琬琰以承謂當朝夕式奉準

程始同末異獨往難并舍我偃息趨彼諫爭虎豹九關逆鱗是攖鳳皇千仞朝陽一鳴志貫金石力撼鼎鐺皇赫斯怒震驚在廷正國之紀顯主之明如日斯朗如雷以轟凡百有位孰敢不貞悠悠昊天不鑒孤立羣邪醜正黨黑惡白朝以言進暮以讒謫人不必用貴其正直言不必多貴其匡國維此一舉何媿竹帛要觀南海祝融之域九疑微茫蒼梧可質心既不昏人則何恤澤有可施地又何擇與民周旋帶星出入諸所建樹亦足暴白彼何爲哉復此詘喻孰取讒人投畀有北賦吊湘纍歌咏巷伯嗟嗟彼蒼曷其有極惟此王氏將必有興帝寘其人于獄而稽牒考序則固當封者也卒爲請封加召掌夢示以明徵有人在下欲輔其成再世而起莫之

與京相彼槐矣實應台星禎祥將集符兆先呈用占爾裔當秉國衡安此窕窈世世其寧

明故中憲大夫南京太僕寺少卿東臺王公墓誌銘

太僕東臺王公者名惟中字道原其仲兄愼中以吏部郎忤權貴出爲參政海內重之稱道嚴先生先生有冠世才作爲文章能博極羣書發以己意超出筆墨畦逕之外而洞見本指其義躍如固天下宗工也公自少受業尊事其兄如嚴師而先生亦推讓其弟如畏友大槩公貫穿浹洽得之先生者獨多而湛心潭思亦有深造遠詣卓然能並峙立一時稱三王焉天下雅聞三王名

及公舉進士待公車眾皆景嚮公美髭髯頎而白皙飄飄有凌雲氣望之若神仙中人及久與居則引繩而趨擇地而蹈循循質行君子也性沈默言若不出口及扣之則持論簡而當約而理莫不中要領焉以是諸老先生爭識之以爲國器而諸同進者皆自以弗及也已而以父憂去起家授武選司主事初武選隸武臣世系有本籍而撟虔吏故賢亂之使不得肯綮吏遂握利權甚重獨公嚴覈其籍追遡本始而吏不能爲奸人莫不稱快而大司馬聶公亟推許之名遂隆隆起尋改儀制進郎中有王子乞封者遣人以千金來致公正色卻其金寘其人于獄而稽牒考序則固當封者也卒爲請封加

故或問之曰公怒其人而遂其請何也則曰吾黜汙絕
滓所以正法也而玉版有成牒天潢有定序尤法之正
也吾豈可以潔吾身而廢法哉予曩在史局實聞斯言
則歎公守職甚峻而持議甚平峻則古高士之茂烈也
而平則古有道之至公也峻不可及而平尤難公其難
矣哉會東宮將加元服行大婚禮當是時肅皇帝睿聖
凡諸大禮皆宸衷親自裁定羣臣咸惴惴莫能當獨公
援據故典參酌時宜屢疏屢報可而少師徐公爲大宗
伯甚倚賴之禮成上甚嘉悅居無何擢公尚寶司卿蓋
特命也人皆以公荷上眷懷將且顯用而公逡巡奉冊
使徽藩矣久之轉南太僕少卿而建安李公爲太宰以

彊直自遂與執政牴牾而奸人乘瑕釁撓語言加以巧
詆陷李大辟而執政批根諸閩人爲李晉用者無論賢
否悉逐之公亦在行中人皆惜公之才爲公稱冤不已
而公灑然曰吾有母壽考而兄方家居吾歸而奉慈母
之暮齡聽先生之緒教餘論未必非得也居二年而母
夫人以天年終先生亦遂下世既已備極慘戚而三弟
復相繼以沒則公之荼苦莫踰此時矣公經紀其喪撫
其兄弟之子如己子又撫其女弟之子如猶子惜怛保
持恩恤備至蓋其天性然也公篤于懿親施及故舊凡
待以舉火者若干家每歲時伏臘發粟于庾發金于囊
徧存諸故人故人有急旦暮叩門未嘗以無爲解卽已

古人爭席爭竈呼牛呼馬言隨所遇而攖于懷也今吾
比竈席之爭牛馬之呼雖有甚焉而要之則所謂知其
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者莊生之所謂達也予聞公言
益歎服既而公仲子同休舉進士矣予乃貽公書曰申
包胥有言天定勝人人定亦能勝天公之能達此其中
固定也而天之報施如此人固能爲哉客有自閩來者
言公強食善飯雞鳴必起侵晨整衣冠坐堂中召問子
孫所誦讀校其業其神王其精采盎溢此達之效也而
同休以進士授比部識者稱其雍容雅飭以家學飾吏
事彬彬而興王氏不可量矣茲則比部數于里遠人以
詹公狀乞子誌焉詹公者卽少司寇曩公所不待請而

暴白其家者也其言皆身所閱歷良信而予與公同舉進士同仕于朝又親所睹記者也因加稗益而序次之云按狀王本光州固始人唐末始祖保隆公開府莆中因而占籍及明興有子元者徙安平爲晉江人子元生瑞昌瑞昌生寰皆有隱德稱長者寰復徙郡城而寰生紀以孝貴累封奉直大夫考功員外郎配徐氏尙寶司卿竹坡公女封宜人而吏部公生子五其仲子卽遵巖先生而公其中子也配□氏公生子□人長□□國學生先公卒次同休卽比部也女□人適□□公生子正德辛未九月十三日卒子萬厤戊子七月二十八日年七十有八歲比部卜以□□□□葬公于□□之原銘曰

惟閩奧區處天南極大海環之高山壁立蔥蔥蔚蔚其中有眞人宅焉二王之興閒氣所出若麟比駕如鳳聯翼公有師承能自振飭仕雖未竟確砥厥職峻卻千金厲聲正色我思古人惟揚清白涅而不淄于今有赫廉不失己貞不戾物旣峻且平光明如日匡佐大禮有典有則援經考制加以潤飾五帝神聖其臣莫及公達國體上契淵默皇命昭宣如綸如綍方期顯用遽膺抨擊崑山旣焚不辨玉石孰取讒人投畀有北公獨于歸瀧然自適優哉悠哉母兄之側昊天不弔愍凶于值夢棘之哀棠棣之戚死喪荼苦慘焉倏集公于此時痛安有極鶺鴒在原鳴鳩純一撫其遺孤佐其成立視若己子病若己慼篤于彝倫天性懌惻傍施宗親故舊咸及忘已乏艱赴人之急遠近誦義鄉閭歸德接引善類暴白冤抑名公播揚乃證其實匪以納交本由秉直直節不回卒抵于厄省躬不咎于人何恤昔在往聖猶有削迹豐于達士任其爭席公旣已達心乎曠遐聰明不衰加餐强食詡踰期頤何遽奄忽有子而賢天衢奮軼方如黃鵠振其六翮日夜衙泣卜爾窀穸高山巍巍大海湯湯公返其眞此中是藏子孫承之百世其昌

明故秋軒季處士墓誌銘

秋軒季處士者給事中科之父也始給事君嘗迎其父京師年且七十矣强食善步能覩聽不衰居歲所忽不樂久游念其鄉給事君乃上疏奉父還又歲所期當行而思父且老徬徨不能去處士輒趣之曰予先諫大夫之後也嘗以直顯于朝今數世幸復其始謂當旦暮努力竭忠畢思幾有補稗以續吾祖此孝之大者乃效兒女予依依親側乎且時固有宜事固有分吾年及而幸未衰此固汝自効之時也委質而盡其事者分也卽復數年遠吾衰而歸侍我豈非兩得者哉遂數趣之給事君乃復來京師又歲所而處士病竟不起給事哭踊自蹶曰痛哉吾不能違父命而至此極也乃以其友國史曹君狀來乞銘于與給事君善悲其志又數聞處士賢爲之敘季氏江陰人明興諱有開者嘗爲刑科給事

中郎所謂以直顯者也處士高祖恆曾祖瑞祖晟宗皆不仕而有隱德江陰稱爲善族父文昌邑弟子員別號墨軒以學善處士少頴敏能傳父學而遭值多故輒棄去經營其家供父母養歎曰此古人所以爲學也亦何必從儒生習呫嗶事筆硯閒而後稱學乎然處士好圖史多所涉略數究觀古人微義奧旨抗顏爲諸生師顧不務仕進鄉人以是知處士非不學者志固有在也性孝友能竭力承其親居喪有法親歿產單盡諸昆衆衆左提右挈力持之俾各有成立及子貴悉推居室讓之曰此吾夙心也既老友愛彌篤宗族調護之尤厚內外肅雍鄉人稱家行者必法焉與人交坦易洞見肝膈不

設機事不疑人欺人亦以季公長者不忍欺之遠近皆相慕而鄉先生湯廷尉者端介人也平生少許可獨稱季處士賢每與處士語必移日諸先生皆願交處士當是時處士聲籍甚吳中已而給事君方進用顯矣乃更辟匿吳中人尙雍容喜游俠諸貴家車騎甚都追從甚盛不則相恥處士獨布衣徒步數游里門問故所嘗謝與道夙昔踵趨接坐恬如也諸先生益慕之造請結社遠辦有劇委皆心儀君而君丁九江憂會南京高橋門千戶所上績吏部敘授口口郎性習文法稍飾以學術書手製良藥遇病者輒給焉嘗慨然欲置義田以贍其族建義學以待鄉子弟之無師者而竟未及惜哉處士生弘治戊申三月二十五日歿嘉靖庚申八月十八日

年七十有三母周氏配徐氏繼配葉氏千男一曰科禮秩給事中也娶邢氏女三適吳旻沈曜趙觀觀縣學生孫男三長曰同春聘徐氏次同寅聘葉氏次同芳聘張氏初給事君以處士言復還京師將少濡忍冀貤封處士曰月有期矣處士遂先卒子以是尤悲之茲以壬戌之八月十三日葬處士黃山祖塋之傍銘曰延陵季氏人所賢學不希進居林泉教子大義繩其先其行足法言可傳生有明德歿弗諼佳氣蔚蔚黃山原今往從之退眞元藏玉其中光燭天我銘茲石常炯然

生員明故南京高橋門千戶所吏目西野俞君墓誌銘

俞西野君字湯和湖之烏程人也其先有應符者宋之

僉書樞密事應符生與四川制置使知重慶府興生如珪提舉廣王府事如珪生口口生俊以子衡州府知府覩貴贈奉直大夫兵部員外郎俊生紹紹生敘曲江縣知縣敘生諱九江府檢校而九江實生君君少慧能讀書九江每奇其子使務舉子業而君輒不樂佔俾棄去爲浙藩掾滿授前軍都督府吏目府使徵閩器不逾月遽辦有劇委皆心儀君而君丁九江憂會南京高橋門千戶所上績吏部敘授口口郎性習文法稍飾以學術前後諸所事重臣皆以君無害任之君遂秉心直行壹意以報上官諸同事者稍見妬嫉有指揮張者號稱剛鷙喜陵轢操下持長短而多不法君值與典軍張盛勢

待之君不爲動乃陰欲與君務相蒙隱而君卒盡發其奸狀張遂抵辜君時與張搆南都人皆危君及其事證更以君能擿發大豪皆復讎君縉紳士著爲文章稱與君者不可勝數如鴻臚卿歐公南野輩諸鉅儒皆亟稱曰君直槩有氣略士也初諸幕僚皆故諸掾媕婀卑下務闕承有勢曲體宛轉齷齪規升斗人競相汙隸而君獨抗禮自持喜從儒生游爲雍容以是人多忤望而縉紳士名公反見慰籍然君自以世家貧氣槩爲下僚終默不自得而母董碩人年且老遂上疏乞終養詔許而君獲奉母氏親孝養者蓋十餘年母歿不之官非其好也君始善居著知義嚴取與家嘗饒給殖營九江湓阨手

西郭因多搆室廬稍廣園榭率多往來其中益從諸縉紳士談說古昔務博傳記綜軼事散閒相與爲辨難日多嘯歌郡守吏以下時閒臨之車從甚都宴飲甚設君嘗自稱西野主人人方交譽其盛而晚節末年家益漸耗君亦以寢疾不起矣嗚呼命之珍瘁如之何哉初九江生二子君董出章國子生陳出君配申氏無子章生而九江且老陳病羸君以父命鞠章子申申撫育備至義若子然而君以從子錫爲子錫國子生娶嚴氏繼娶湯氏女四長適國子生朱孔暘次育子申女弟潘室適國子生包大宇次適應襲千戶蘇英次適張時家君性勤鍊喜作勞務儉約獨知大體豐喪祭崇禮交居家有

瑞生洪洪生處士家故貧躬耕田野閒養父母甚篤嘗積纖致贏好賑貧乏事可濟者濟之不可者必盡意乃已無厚殖而人多蒙施焉咸服其長者會縣盜起督里中迫捕得賊者所捕送讞即四脫重坐故每至得賊當送虎其道亡輒以計滅之里有郝璽者凡誦七人縛石將置之湖而一人者以詿逮處士密閒乃捐衣獨行迹至湖所爲其人暴白請命甚哀眾怒挺擊處士處士奮不顧以身擁之泣益甚始悟竟免其好義佐人之急事不避難多此類居家甚莊毅雖待子女必嚴自燕游未嘗見狎侮數以禮折人少所假借人以事就直務分別其原正色諭之否者輒責數不置俾以義媿其心往

則人至今稱之生成化丁未三月十四日歿嘉靖壬寅閏五月十一日年口十歲今嘉靖丁未三月初九日葬西郭之原即今所營九江故阡也君母董碩人爲子姑氏予與君通家昆弟故予以伯兄事君而君亦自少奇予友愛義篤方君之歿予留滯京師自傷今幸請告歸而適値君葬予又忍無銘

明故龍潛張處士墓誌銘

張氏其先樽野人明興諱責者爲潛江白洑驛丞嘗口其風士槩之日是爲江漢楚之奧區其地膏壤可以植吾後而蕃焉會職滿謝去而丞有三子乃以其次子端爲潛劉氏婿而端遂爲潛江人居城東南白龍灣之口

往發赤詘謝皆云寧被縣官鞫無寧張公知處士居布衣之位親在貧賤而人憚之銷其邪心踰有司諸侯之權猶使得階尺寸握賞罰如建瓴而下可知已古之豪賢困閭閻而不獲施用者可勝數哉人以是奇處士然處士謹身約行必由矩矱兢兢自持未嘗以俠加人其所爲發于至誠而人服化之識者尤重焉初處士不喜仕而好經術所以訓其子者皆古大義躬儉淡薄力苦茹荼至延師益闢館舍縱其子學不問貲嘗摩子師誡曰是子大吾門者師載竟成名于時始子與師載善既而爲嘉興令子襄過嘉興自邑縉紳大夫之眾矛弟之門母死無以顯不恨獨恨無一言表著于世杰雖從事敘述閭閻之幽行以貽之其人爲不朽杰幸出夫子母地下不瞑矣臨遣對使者淚簌簌承睫舌撟然而不

卓絕者甚備子數嘆歎之顧不能覓令追之亦不及會子且上京師而令亦以述職至告曰先處士公下世久而墓石未勒予小子念其祗彌行有其不偶然者而當其存無顯揚聲施于朝歿又無以表著大懼泯滅而非是信史不能紀載傳也小子故有待焉惴惴惟子哀而鳴之又二年而令以召至復請予未識處士而善其子人又誦令賢知處士固有以哉且處士歿令已成進士抵今數年而未述非急于親名者有待而屬子竊悲其意焉乃爲作銘處士諱承祥字詒徵別號龍潛生成化某月日娶胡氏子男六師載師哉師成胡出師栻師儀師臯側室龍出師載郎嘉興令令轉南京吏科給事中師栻

弟子員女五適某某孫男六某某年月日葬處士崔家院之先塋銘曰古者士不得志則龍蛇其得志則從龍澤雲流護國家爾其淵潛爾孚雲興紅漢湯湯爲沈爲潛其氣毓蒸永固爾宅以究其澤世世無斁哉人以是奇處士然

明故嚴母吳孺人墓誌銘

侍御嚴君杰有母孺人之喪遣人以其兄貢士大觀狀來乞銘會予入朝馬驚墮方臥疾長安里中謝不敏去而侍御再致書甚哀曰夫子方以文學列國史載當世事敘述閭閻之幽行以貽之其人爲不朽杰幸出夫子之門母死無以顯不恨獨恨無一言表著于世杰雖從

母地下不瞑矣臨遣對使者淚簌簌承睫舌撟然而不能吐予發書問使者故悲其意乃敘而爲銘按狀孺人吳氏昔秦伯封于吳其後遂姓焉今三吳諸吳氏實多其苗裔廟里之吳能以禮義世其家三吳人稱之祖諱某喜讀書弗仕孺人幼而慧生甚端重父嘗奇其女擇賢者配乃歸侍御君之父夷陵學訓君初夷陵早孤嘗苦貧而吳故饒裕及孺人歸獨脫去簪珥爲貧家日夜躬績紝蠶織積織致微內趣夫篤學屬志而外稍稍起其家夷陵君學成知名三十年而竟弗第孺人弗憂曰是命也乃予弱冠舉鄉子登進士高第孺人弗喜曰是固才也及子選爲中書舍人又選爲侍御孺人弗加喜曰是清近耳目之職未易稱也及子爲侍御持法犯諱

忌抗中貴人忤强有力者聲聞或色變孺人弗憂曰是職也蓋其知義識大體類如此性勤約自其子益貴弗改嘗與諸婢分功課作食同最下者事等最勞者年且衰自喜益甚侍御深念之嘗欲迎之京師弗肯疾且亟侍御方按邊夷陵君欲馳報亦弗肯遂歿歿時無他言獨寄語其子勉竭忠義而已嚴固吳興甲族先尚書公侍皇祖有大功勞世世復其家維時天下得復者凡數姓嚴首與焉遠近語族姓必曰嚴氏然嚴氏自尚書後卓然振起于先有光實由侍御始侍御恢慨樹立能舉其官而謹身慎行所至殆未可量者雖夷陵君之教孺人實有力焉予嘗數從嚴氏諸子弟游侍御東髮執經于予及今且二十餘年既而予女亦歸嚴氏每還謁予嘗試問其家範必稱池南始嚴氏族大各以其所居名池南者夷陵居也予聞古婦德不顯非遇大有大節者史弗得書謂閫閾無蒸知也然哲婦賢母家行足爲世訓者亦不得而遺焉予既與嚴爲通家好幸知孺人賢悲杰之志義固弗可辭孺人生弘治丁巳四月八日歿嘉靖丙辰八月十有二日享年六十歸夷陵君名澐以貢授夷陵州訓導弗之任生子三長郎杰某道御史娶蔡氏次果次束郡學生果娶朱氏束娶陸氏孫男三臣義果出臣節杰出臣忠束出孫女二長嫁張承爵次尚幼杰等將以年月日葬孺人西塞山之親塋在尚書公墓左銘曰東吳之裔碩且賢西塞之幽永以安太史勒銘世弗諼

泌園詩文集三十七卷董份用均烏程人世居南潯鎮故別號潯陽明嘉靖二十年進士由庶常歷官禮部尚書歿後其孫嗣茂嗣暐輯其所著詩文爲泌園集前有大學士申時行序時行用均所取士也用均抱經世才起家詞科薦擢正卿寢登揆席以讒搆去官里居不出未竟其用論者惜之今讀其遺文不事緣飾而自然淵懿無何大復李空同摹擬習氣詩亦沖夷澹雅多委心任運之詞有唐白香山遺風由其胸次超曠不以富貴去來攖其念慮故能如此香山居士亦以文字受主知頗思奮厲自効爲當路者所擠屏居洛中吟詠性情逍遥自得用均自嘉靖辛丑通籍後歷隆慶萬厤

兩朝親見奸佞弄權內豎竊柄一二正人動遭排陷即夏言楊繼盛諸人且以無罪被戮心固愁焉傷之身既被讒遂絕意仕進不以軒冕易其山林可謂知幾者矣其難進易退正與香山居士同宜其詩之相似也里居與唐樞蔣瑤諸人爲逸老堂之會睦姻任卹鄉黨多被其澤乃其集中與陸五臺一書竟有晚年被誣之事亦可見明政之不綱而鄉居之不易也今刻其遺集後之人讀其詩文兼論其世可知其人之梗概焉丁卯上元節吳興劉承幹跋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丛书集成续编１４５
作者＝
页数＝７９２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ｈｔｔｐ：／／ｗｗｗ．ｚｇｘｑｓ．ｃｎ／ｂｂｓ／
子居　打包上传